叢書集成三編

六

新文豐出版公司 印行

WWW.DUXIU.COM

叢書集成三編　第七九册目錄

史地類

（地理之部）

山川

山海經存九卷首一卷……清　汪紱釋……汪雙池中研所　〇七九　〇〇一

元秘史山川地名考十二卷……清　施世杰撰……皇朝藩輿　〇七九　一三七

山

陽山志三卷……明　岳岱撰……峭帆樓台大　〇七九　一八七

水

浯溪考二卷……清　王士禎撰……王漁洋中研所　〇七九　二〇三

章水經流考一卷……清　李崇禮撰……經學台大　〇七九　二二七

水利

北湖小志六卷首一卷……清　焦循撰……焦氏台大　〇七九　二三七

西湖

蘿庵遊賞小志一卷……清　李慈銘撰……筆記小說　〇七九　三一五

風俗

大興歲時志稿一卷……清　張江裁輯……京津風土　東海　〇七九　三二七
宛平歲時志稿一卷……清　張江裁輯……京津風土　東海　〇七九　三三一
春明歲時瑣記一卷……清　張江裁輯……京津風土　東海　〇七九　三三五
瀛壖雜志六卷……清　王韜撰……筆記續說　〇七九　三四一
琉璃廠書肆記後記一卷……清　張江裁輯……京津風土　東海　〇七九　三九一

中國地理——先秦

穆天子傳地理攷證六卷……清　丁謙撰……浙江圖館　〇七九　三九七

中國地理——秦漢

漢書匈奴傳地理攷證二卷……清　丁謙撰……浙江圖館　〇七九　四三一
西南夷兩粵朝鮮傳地理攷證一卷……清　丁謙撰……浙江圖館　〇七九　四六六
西域傳地理攷證一卷……清　丁謙撰……浙江圖館　〇七九　四七二
後漢書各外國傳地理攷證六卷……清　丁謙撰……浙江圖館　〇七九　四九五
東夷列傳一卷……清　丁謙撰……浙江圖館　〇七九　四九七
南蠻西南夷列傳一卷……清　丁謙撰……浙江圖館　〇七九　五〇四
西羌傳一卷……清　丁謙撰……浙江圖館　〇七九　五〇九
西域傳一卷……清　丁謙撰……浙江圖館　〇七九　五一二
南匈奴傳一卷……清　丁謙撰……浙江圖館　〇七九　五二二
烏桓鮮卑傳一卷……清　丁謙撰……浙江圖館　〇七九　五二七

中國地理——魏晉南北朝

三國志外國傳地理攷證一卷……清　丁謙撰……浙江圖館　〇七九　五三一

烏丸鮮卑東夷傳
坿魚豢魏畧西戎傳地理攷證一卷……清　丁謙撰……浙江圖館　〇七九　五四二
晉書四夷傳地理攷證一卷……清　丁謙撰……浙江圖館　〇七九　五五一
宋書夷貊傳地理攷證一卷……清　丁謙撰……浙江圖館　〇七九　五五九
南齊書夷貊傳地理攷證一卷……清　丁謙撰……浙江圖館　〇七九　五六九
梁書夷貊傳地理攷證一卷……清　丁謙撰……浙江圖館　〇七九　五七五
魏書各外國傳地理攷證三卷……清　丁謙撰……浙江圖館　〇七九　五八七
西域傳一卷……清　丁謙撰……浙江圖館　〇七九　五九八
外國傳補一卷……清　丁謙撰……浙江圖館　〇七九　六一四
周書異域傳地理攷證一卷……清　丁謙撰……浙江圖館　〇七九　六二一
後魏宋雲西域求經記地理攷證一卷……清　丁謙撰……浙江圖館　〇七九　六二九
佛國記地理攷證一卷（一名：晉釋法顯佛國記地理攷證）……清　丁謙撰……浙江圖館　〇七九　六三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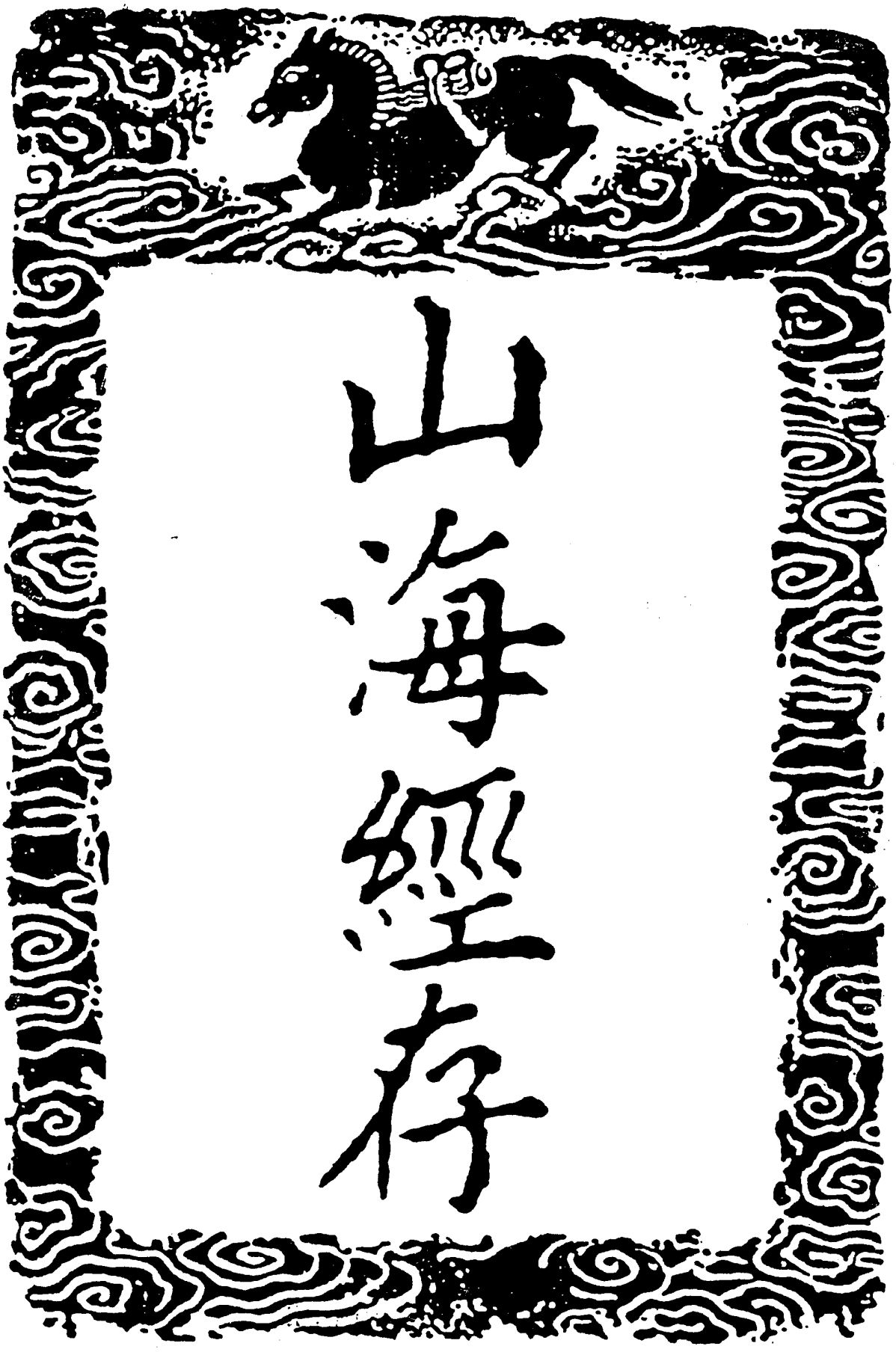
中國地理——隋唐

隋書四夷傳地理攷證一卷……清　丁謙撰……浙江圖館　〇七九　六四五
大唐西域記地理攷證一卷附錄一卷（一名：唐釋辨機大唐西域記地理攷證）印度風俗總記一卷……清　丁謙撰……浙江圖館　〇七九　六六三
經行記地理攷證一卷（一名：唐杜環經行記地理攷證）……清　丁謙撰……浙江圖館　〇七九　七〇五
新唐書各外國傳地理攷證八卷……清　丁謙撰……浙江圖館　〇七九　七一一
突厥傳地理攷證一卷……清　丁謙撰……浙江圖館　〇七九　七一三
吐蕃傳地理攷證一卷……清　丁謙撰……浙江圖館　〇七九　七二二
回紇等國傳地理攷證一卷……清　丁謙撰……浙江圖館　〇七九　七二八
沙陀傳地理攷證一卷……清　丁謙撰……浙江圖館　〇七九　七三五
北狄列傳地理攷證一卷……清　丁謙撰……浙江圖館　〇七九　七三七
東夷列傳地理攷證一卷……清　丁謙撰……浙江圖館　〇七九　七四六

南蠻列傳地理攷證一卷……清　丁　謙撰……浙江圖館　〇七九　七五二
新舊唐書西域傳地理攷證一卷……清　丁　謙撰……浙江圖館　〇七九　七五九
新五代史四夷附錄地理攷證一卷……清　丁　謙撰……浙江圖館　〇七九　七八一

中國地理——宋

宋史外國傳地理攷證一卷……清　丁　謙撰……浙江圖館　〇七九　七九五


山海經存

本書承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借用影印

謹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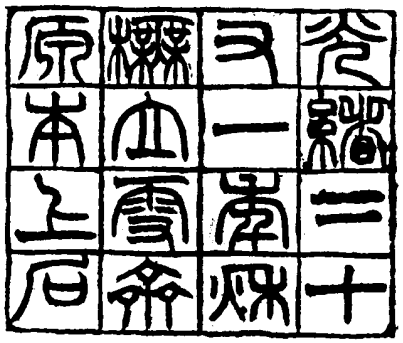
致謝

新文豐出版公司　謹啟

宣城劉景韓
長安趙晨如 中丞鑒定

山海經存

邑後學俞家鼎謹署



明楊慎注山海經序

左傳曰昔夏氏之方有德也遠方圖物貢金九牧鑄鼎象物物物而為之備使民知神奸入山林不逢不若魑魅魍魎莫能逢之此山海經之所繇始也神禹既錫元圭以成水功遂受舜禪以家天下於是乎收九牧之金以鑄鼎鼎之象則取遠方之圖山之奇水之奇草之奇木之奇禽之奇獸之奇說其形著其生別其性分其類其神奇殊彙駭視驚聽者或見或聞或恆有或時有或不必有皆一一書焉蓋其經而可守者具在禹貢奇而不法者則備在九鼎九鼎既成以觀萬國同彼象而魏之日使耳而目之脫輒

軒之使重譯之貢之續有呈焉因以為恆而不怪矣此聖王明民牖俗之意也夏后氏之世雖曰尚忠而文更過於成周太史終古藏古今之圖至桀梦黃圖終古乃抱之以歸殷又史官孔甲於黃帝姚姒盤盂之銘皆緝之以為書則九鼎之圖其傳固出於終古孔甲之流也謂之曰山海圖其文則謂之山海經至秦而九鼎亡然圖與經存晉陶潛詩流觀山海圖阮氏七錄有張僧繇山海圖可證已今則經存而圖亡後人因其義例而推廣之益以秦漢郡縣地名故讀者疑信相半信者直以為禹益所著既述其元而疑者遂斥為後人贋作詭譎抑亦軋矣漢劉歆七畧所

上其文古矣晉郭璞注釋所序其說多矣此書之傳二子之功與但其著作之源後學或忽故著其說弁之簡端

漢劉秀上山海經疏

侍中奉軍都尉光祿大夫臣秀領校祕書言校祕書太常屬臣望所校山海經凡三十二篇今定為一十八篇已定山海經者出於唐虞之際昔洪水洋溢漫衍中國民人失據崎嶇於邱陵巢於樹木鯀既無功而帝堯使禹繼之禹乘四載隨山刊木奠高山大川益與伯夷主驅禽獸命山川類草木別水土四岳佐之以周四方逮人迹之所希至及舟輿之所罕到內別五方之山外分八方之海紀其珍寶奇物異方之所生水土草木禽獸昆蟲麟鳳之所止禎祥之所隱及四海之外絕域之國殊類之人禹別九州任

土作貢而益等類物善惡著山海經皆賢聖之遺事古文之著明者也其事質明有信孝武皇帝時嘗有獻異鳥者食之百物所不肯食東方朔見之言其鳥名又言其所當食如朔言問朔何以知之即山海經所出也孝宣皇帝時擊磻石於上郡陷得石室其中有反縛盜械人時臣秀父向為諫議大夫言此貳負之臣也詔問何以知之亦以山經對其文曰貳負殺窫窳帝乃梏之疏屬之山桎其右足反縛兩手上大驚朝士由是多奇山海經者文學大儒皆讀學以為奇可以考禎祥變怪之物見遠國異人之謠俗故易曰言天下之至賾而不可亂也博物之君子其可不

惑焉臣秀昧死謹上

山海經存總目

烏程盧葆辰子純

婺源汪　紱雙池釋一後學　同邑程夢元雄園　同邑戴　彭景筠　同校字

同邑余家鼎彝伯

卷之首

楊序　劉疏

卷之一

南山經圖十四　南次二經圖九

南次三經圖九

卷之二

西山經圖二十九　西次二經圖九

西次三經圖三十一　西次四經圖十五

卷之三

北山經圖三十　北次二經圖九

北次三經圖二十四

卷之四

東山經圖十　東次二經圖十

東次三經圖八　東次四經圖十

卷之五

中山經圖四　中次二經圖五

中次三經圖九　中次四經圖四

中次五經圖二　中次六經圖四

中次七經圖八　中次八經圖十二

中次九經圖八　中次十經圖二

中次十一經圖十六　中次十二經圖六

卷之六原闕今補

海外南經圖八　海外西經圖十一

海外北經圖八　海外東經圖十

卷之七原闕今補

海內南經圖五　海內西經圖三

海內北經圖七　海內東經圖一

卷之八

大荒東經圖九　大荒南經圖十三

大荒西經圖二十五　大荒北經圖九

卷之九

海內經圖二十一

山海經存卷之一

烏程盧葆辰子純

同邑程夢元蓮園

藝源汪　紱雙池釋　後學　同邑戴　彭景筠同校字

同邑余家鼎彝伯

南山經第一

所載大概皆南海以北大江以南之山川凡三千五百四十七字

南山經之首曰此六字疑後人所加後倣此鵠山其首曰招搖之山鵠言山之首別名招搖之山也臨於西海之上郭注云在蜀伏山山南之西頭濱西海也案蜀之西南未及濱海多桂呂氏春秋曰招搖之桂案桂有數種有葉似枇杷長尺餘廣數寸者有葉似柿葉者其皮甘辛而香皆入藥用所謂肉桂菌桂也今出廣西桂林以西南及雲南蒙自及交趾國甚珍貴又有葉似凍青者曰巖桂

即木犀也中國皆有之多金玉今交廣多金玉有草焉其狀如韭而青華其名曰祝餘食之不飢祝餘一作桂茶此未詳何物有木焉其狀如穀而黑理其花四照其名曰迷穀穀構也皮可作紙其花四照言光豔也離騷曰若木華赤其光照地若木亦桑類穀亦似桑不花而實實似桑而大色赤如花也此蓋亦穀類但黑理為異耳佩之不迷言服其花能明目也有獸焉其狀如禺而白耳伏行人走其名曰狪狪食之善走禺音寓禺似獼猴而大赤目長尾或作牛或作猴皆非伏行人走其行則匍匐其走則如人也狪狪能言之獸音如小兒今交廣封川山中有之曲禮曰猩猩能言不離禽獸猩猩即狪狪也麗麖之水出焉而西流注於海其中多育沛佩之無瘕疾麖音凡育沛未詳何物瘕腹中病塊也麗麖之水疑雲南麗川江然其水東南流至交趾入海非西流也

又東三百里曰堂庭之山堂一作常此古人所圖謂在鵠山之東約三百里也凡此道里反山名今皆難以悉案多棪木棪一名連其子似柰而赤可食柰今林禽蘋果之類或以為桃類誤也多白猿多黃金猿似猴而長臂長腳便捷善援木常木栖有黃黑二色其聲哀嘯今閩廣交雲深山中皆有之而鮮白者有明及交趾占城真臘蘇祿諸國皆有白猿蓋國朝蘇祿國嘗貢白猿或近古堂庭地也蘇祿在真臘南真臘在占城南占城在交趾西南其國皆出黃金多水玉今水晶也

又東三百八十里曰猨翼之山其中多怪獸水多怪魚多白玉多蝮虫多怪蛇多怪木不可以上虫古蝕字怪者不可名狀之意今交廣海物多難名狀也蝮虫色如綬文鼻上有針一名反鼻其喉能大能小善吞鼓其氣則頸大於首而區俗謂之老鴉簿最毒不可以上言險峻不可登也

又東三百七十里曰柢陽之山其陽多赤金其陰多白金爾雅云山南為陽山北為陰赤金銅也白金銀也今雲貴之間產銀所謂銀生洞朱提之地是也朱提音殊匙有

獸焉其狀如馬而白首其文如虎而赤尾其音如謠其名曰鹿蜀佩之宜子孫佩謂帶其皮尾怪水出焉而東流注於憲翼之水今貴州有啞泉毒泉蓋怪水之類其憲翼稷翼殆盤江歟其中多元龜其狀如龜而鳥首虺尾其名曰旋龜其音如判木佩之不聾可以為底山谷中有龜其首如鷹其尾如蛇其名曰鷹龜與此相似而未聞有聲李時珍云廣中玳瑁人相取其甲鳴聲振地或此龜也玳瑁亦龜類其甲可飾器物或此所謂可以為底者也音如判木如破木之聲也

又東三百里曰柢山柢音帝又音帶多水無草木有魚焉其狀如牛陵居蛇尾有翼其羽在鮡下其音如留牛其名曰鮡冬死而夏生食之無腫疾鮡音肢一作脅鮡音六羽謂翼也鮡脅也言其翼在脅下也留牛犂牛也留犂音近而通用之冬死夏生蓋冬蟄如死也腫足病也

又東四百里曰亶爰之山亶音蟬多水無草木不可以上有獸焉其狀如貍而有髦其名曰類自為牝牡食者不妬一髦作髮類或作沛莊子云類自為雌雄而化李時珍云見有作二十八宿圖者其心月狐具雌雄二器騷騷有乘赤豹騷文貍之句或此類也或云今貆豬亦自為雌雄

又東三百里曰基山其陽多玉其陰多怪石廣之南及閩之澎壺島中皆多產異石有獸焉其狀如羊九尾四耳其目在背其名曰犕訑佩之不畏犕音博訑音施一作施佩之不畏使人大膽也有鳥焉其狀如雞而三首六目六足三翼其名曰鵸鵒食之無臥鵸音敵鵒音孚食之無臥言使人少眠也

又東三百里曰青邱之山見後海外青邱之國上林賦云田於青邱其陽多玉

其陰多青雘雘胡瓜反青雘勦屬如今湖貴之間多石青石綠也有獸焉其狀如狐而九尾其音如嬰兒能食人食者不蠱狐似犬而小前大後本妖溪之獸九尾之狐即其老而異者南方閩嘗有之能變化男女而溪人以致死故曰能食人食者不蠱食其肉能辟邪媚之惑也有鳥焉其狀如鳩其音若呵名曰灌灌佩之不惑灌一作蘿疑是呵呼器聲嶺南多異鳩英水出焉南流注於即翼之澤案此蓋大庾嶺南流之水入牂牁者也其中多赤鱬其狀如魚而人面其音如鴛鴦食之不疥鱬音儒曰如魚則非魚也此蓋亦蟲虫之類

又東三百五十里曰箕尾之山其尾踆於東海多沙石踆古蹲字此南海濱極東之山也踆於東海臨海若蹲踞然也東海東南海大約閩廣之間汸水出焉而南流注於濟其中多白玉汸音芳濟音育此蓋潮惠間之水也濟未詳或當作海

凡誰山之首自招搖之山以至箕尾之山凡十山二千九百五十里此總上言之曰誰山之首自招搖以至箕尾則是此十山皆誰山脈也其曰又東若干里云云者道里皆未能悉考蓋總可名誰山約自今川南夜郎以東凡五嶺山脈東南行海上者皆是而山川古今異名西南荒僻是以難合耳其神狀皆鳥身而龍首其神之狀蓋祭山之尸如周禮方相氏蒙熊皮黃金四目執戈揚盾及蔡邕謂祭蜡迎貓者為貓尸迎虎者為虎尸之類是也其祠之禮毛用一璋玉瘞糈用稌米一壁稻米白菅為席菅音姦毛者用牲擇選毛色也周禮陽祀用騂此蓋騂牲也周禮以赤璋禮南方璋半圭也瘞埋之也糈祀神之米也稌稻也一壁稻米四字疑衍菅茅也

迷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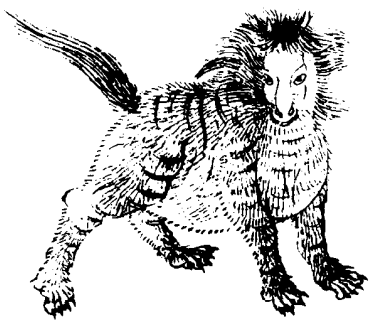
蛙蛙

同邑後學余家泉查美珂淮橅原本上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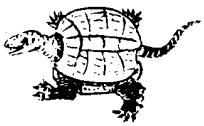
白猿

蛫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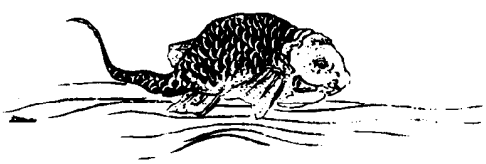
鹿蜀



旋龜



鱃



鵸鵸

九尾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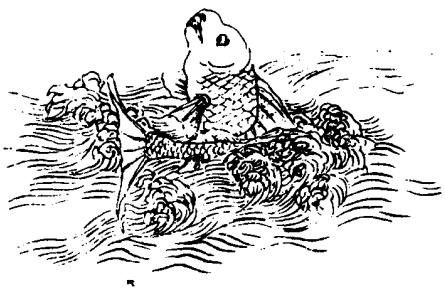
類

犰訑

南山神

灌灌

赤鱬



南次二經之首曰柜山西臨流黃北望諸毗東望長右舊注云皆山名而後有浮玉山東望諸毗又以為水名案諸毗有二大約皆澤名此惟長右為山名耳英水出焉西南流注於赤水其中多白玉多丹粟此又一英水與青邱之英水同名者也今貴州有赤水北流入江又雲南之外亦有赤水入河丹粟丹沙之細碎如粟者也今湖之辰沅靖及貴州省皆出丹沙柜山英水要當在沅靖貴播思黎之間也有獸焉其狀如豚有距其音如狗吠其名曰貍力見則縣多土功距足爪也有鳥焉其狀如鴟而人手其音如瘨其名曰鵸其鳴自號也見則其縣多放士鵸音朱放或作效人手謂其足如人之手也其音如瘨者謂其音如有喉病也或曰音如鵸鵸也放士放棄之士也

東南四百五十里曰長右之山無草木多水此大約在長沙辰常數郡

之間者有獸焉其狀如禺而四耳其名長右其音如吟見則郡縣大水以山出此獸故遂以此獸名其山也

又東三百四十里曰堯光之山其陽多玉其陰多金有獸焉其狀如人而彘鬣穴居而冬蟄其名曰猾褢其音如斲木見則縣有大繇猾音滑褢音懷繇音姚繇役也或曰其縣亂

又東三百五十里曰羽山其下多水其上多雨無草木多蝮虫此羽山非殛鯀之羽山殛鯀之羽山在淮北沂海二州之間此羽山當在南安贛州之間也

又東三百七十里曰瞿父之山無草木多金玉瞿音劬父音甫據下句餘之山擬之則此殆三衢之間也

又東四百里曰句餘之山無草木多金玉張氏地里志云在今會稽餘姚縣南句章縣北故二縣因以為名今無句章縣蓋此在剡嵊之間也然亦未敢的以為據

又東五百里曰浮玉之山北望具區東望諸毗案若自會稽以東則案諸毗又以為水名耳甬上海濱矣安得又千里而遂而後至會稽山也此浮玉山北望具區又苕水出其陰然則在句餘西北非又東也蓋此據所圖而言又或者承羽山而言也具區今太湖即禹貢震澤也在蘇州之西常州之南湖杭之北又以下苕水證之則浮玉之山今徽嚴之南之山近瞿父之間者耳或曰浮梁玉山二縣以此得名有獸焉其狀如虎而牛尾其音如吠犬其名曰彘是食人苕水出於其陰北流注於具區其中多黃魚苕水出臨安北北流入太湖黃魚形狹長而薄長頭小鱗今太湖及浙江中皆有之

又東五百里曰成山四方而三壇山形四方而三重如人所築壇也成重也其上多金玉其下多青雘閑水出焉而南流注於虖勺其中

多黃金閑一作閼音涿南一作西疑是虖音乎勺一作多豫章有三清山其水西流入於鄱陽湖又新安浙源其水東南流為錢塘此節若據南流之文則成山為浙源之山而虖勺即錢塘若以為西流則成山蓋三清山或林歷山皆是而虖勺為鄱陽也又案漠幽有滹沱水而禮記作嵇池周禮為幽州之浸蓋川之深者猶言汙池也此南方之汙池也

又東五百里曰會稽之山四方會稽南鎮也今在紹興山陰縣南上有禹冢禹井案此以為在浮玉成山之又東五百里則不可蓋此約略記所見聞非若餘山之又東千五百里則不可蓋此約略記所見聞非若以為在句禹貢有經有緯也其上多金玉其下多砆石砆斌砆也石似玉者今處之青田杭之昌化皆出美石可鐫圖章然去會稽已遠矣又紹興出砥石可磨刀勺水出焉而南流注於漠勺一作多漠古闥反漠水之急而大者若以此勺水為上文之虖勺則是錢塘也然紹郡之水多東北流不南流注漠也或曰漠今台處之水

又東五百里曰夷山無草木多石淇水出焉而南流注於列塗建寧郡武夷山山皆怪石成峯而寡草木其水東流會閩江東南流入海此或是也然去會稽山不止五百里亦不在其東或主上成山言則約在其東南五百里為近是也

又東五百里曰僕句之山其上多金玉其下多草木無鳥獸無水句音鉤或如字又一作夕

又東五百里曰咸陰之山無草木無水

又東四百里曰洵山其陽多金其陰多玉洵音詢或作旬有獸焉其狀如羊而無口不可殺也其名曰𤞷𤞷音還又音患洵水出焉而南流注於閼之澤其中多蚖閼音遏蚖音紫蠃古螺字蚖螺紫色之螺也閩地山澗中多有之

又東四百里曰虖勺之山其上多梓柟其下多荆杞梓楸類大葉而材美中琴瑟柟葉似桑而木似杉有文理亦美材也杞枸杞也叢生小葉子赤色可服食滂水出焉而東流注於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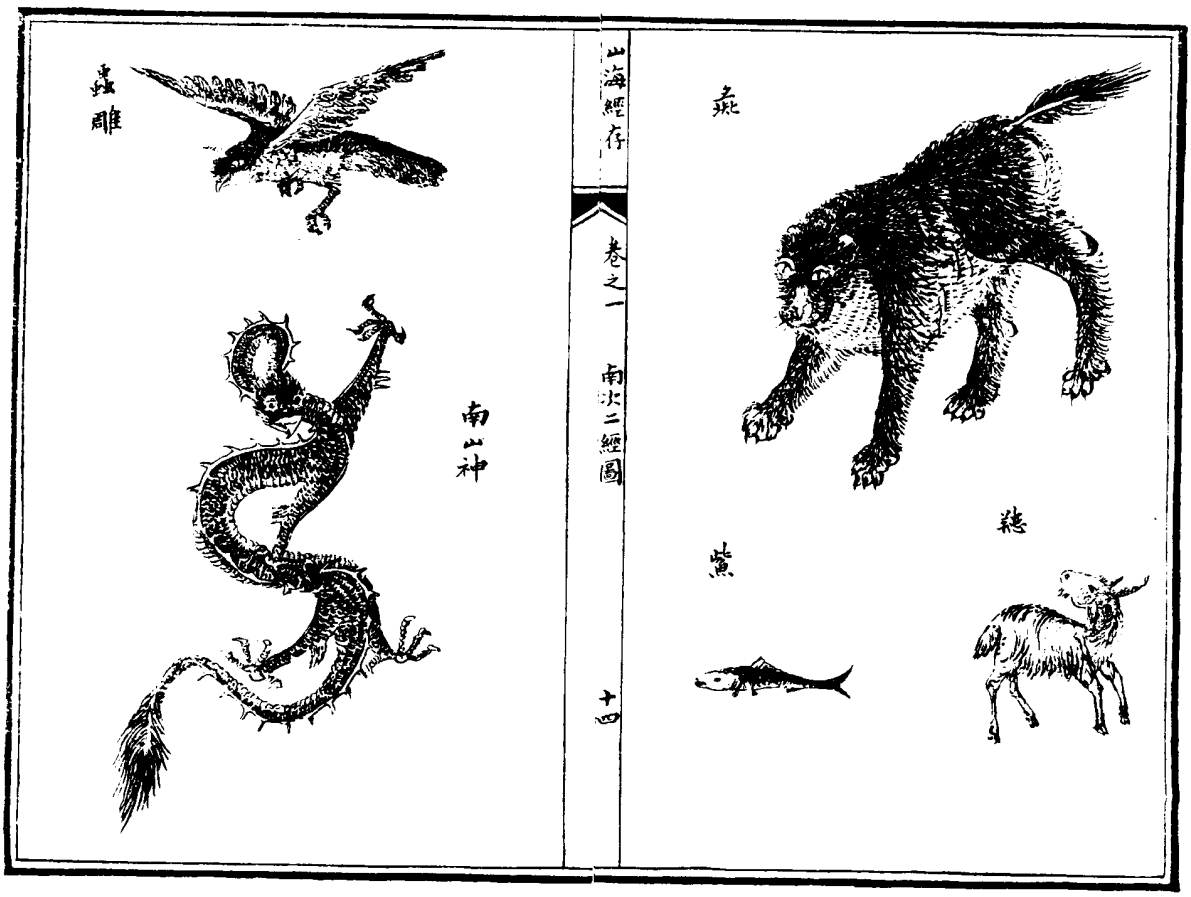
又東五百里曰區吳之山無草木多砂石麗水出焉而南流注於滂水案處州有麗水南流入永嘉江永嘉江東流經溫州入海

又東五百里曰鹿吳之山上無草木多金石澤更之水出焉而南流注於滂水有獸焉名曰蠱雕其狀如雕而有角其音如嬰兒之音是食人蠱或作蠱雕大鷹也或曰當作貂亦通

又東五百里曰漆吳之山無草木多博石無玉處於海東望邱山其光載出載入是惟日次據江右兩浙之山名吳山者不一此曰處於海東則或今浙東海外普陀也普陀山在海中望見之而雖至博石石可為博奕之棊也其光載出載入以海水映日之光照之若載此山而出沒於波濤中也是惟日次見日出時似於此山含止也然則此以上數山蓋皆閩浙間山如天台鴈宕括蒼之類所謂區吳者即甌中也

凡南次二經之首自柜山至於漆吳之山凡十七山七千二百里此經大約自湖南嶺北以及閩浙之山凡所云又東者鳥道盤錯雜記之如是云爾其神狀皆龍身而鳥首其祠毛用一璧瘞糈用稌

山海經存
卷之一
南次二經圖
十三
狸力
鵸
同邑後學余家鼎查美珂謹模原本上石
長右
猾褢


山海經存
卷之一
南次二經圖
十四
彘
䍃
蠱
蠱雕
南山神

南次三經之首曰天虞之山其下多水不可以上

東五百里曰禱過之山其上多金玉其下多犀兕犀似牸牛豕首庳足足似象有三蹄趾大腹黑色有三角一在頭上一在額上一在鼻上鼻上者小而不墮食角也好食棘口中常噴血沫兕亦犀類而一角色青而大有重千斤者多象象形臃腫高丈餘多力長鼻以鼻用其牙長一丈性如不畜溪子其膽不附肝舂在前左股夏在前右股秋在後右股冬在後左股今雲南交趾皆畜之有鳥焉其狀如鵕而白首三足人面其名曰瞿如其鳴自號也鵕音骰足一作手瞿音劬號平聲鵕鵲似兔而小其足近尾自號者其鳴聲若曰瞿如因以名之也浪水出焉而南流注於海其中有虎蛟其狀魚身而蛇尾其音如鴛鴦食者不腫可以已痔浪音銀虎蛟蓋今虎頭鮒之類南海多有之此二山蓋欽廉交趾之間也

又東五百里曰丹穴之山其上多金玉丹水出焉而南流注於渤海廣西南丹州有丹穴之山絕壁高峭不可上謂之鳳臺土人云於其下嘗得鳳毛及所墮鳳卵即此山也但其下近右江東流至廣東而後入海非南流也渤海海之岐出者山東之渤海亦以岐出登萊間故耳此渤海非山東渤海也舊注云海崖曲崎頭也有鳥焉其狀如雞五采而文名曰鳳皇首文曰德翼文曰義背文曰禮膺文曰仁腹文曰信是鳥也飲食自然自歌自舞見則天下安甯廣雅云鳳鳥雞頭燕頷蛇頸龜背鴻前麟後魚尾雄曰鳳雌曰皇案篆文德義禮仁信字作𡴀𡴀豐𡴀𡴀故其文或有似之耳

又東五百里曰發爽之山無草木多水多白猿汎水出焉而南流注於渤海凡南海間水多南流

又東四百里至於旄山之尾曰旄山之尾則未及旄山其南有谷曰育遺多怪鳥凱風自是出遺一作隧為是凱風南風也蓋其谷北嚮而風自谷出也今衢州府江山縣南六十里曰峽口有風自谷出亦此類也土人謂之龍風

又東四百里至於非山之首曰非山之首則未竟非山其上多金玉無水其下多蝮虫

又東五百里曰陽夾之山無草木多水

又東五百里曰灌湘之山上多木無草多怪鳥無獸灌湘一作灌湖射廣西全州之湘山其水北流者曰湘水北入洞庭其南流者曰灌水南流合牂牁其源一而流分有龍蟠三十六陡地名灌口是即灌湘之山也然自南丹州至全州無一千七百里是知古人撮記或鳥道盤迴也

又東五百里曰雞山其上多金其下多丹雘黑水出焉而南流注於海其中多鱄魚其狀如鮒而彘毛其音如豚見則天下大旱鱄音團

又東四百里曰令邱之山無草木多火山有出火者如火井硫磺山溫泉之類皆是或曰此燐光也其南有谷焉曰中谷條風自是出條風東北風也蓋其谷嚮西南有鳥焉其狀如梟人面四目而有耳其名曰顒魚容居二反其鳴自號也見則天下大旱

又東三百七十里曰俞者之山其上多金玉其下多青雘俞音論有木焉其狀如穀而赤理其汗如漆其味如飴食者不飢可以釋勞其名曰白蓉可以血玉蓉音臯蓉或作臯蓉可以染玉使如血色也

又東五百八十里曰禺槀之山多怪獸多大蛇

又東五百八十里曰南禺之山此蓋廣東之番山禺山也今廣州番禺縣其上多金玉其下多水有穴焉水春輒入夏乃出冬則閉佐水出焉而東南流注於海有鳳皇鵷鶵鵷鶵亦鳳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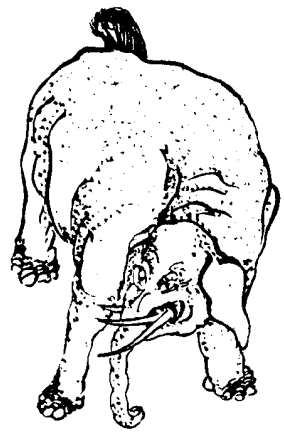
凡南次三經之首自天虞之山以至南禺之山凡一十四山六千五百三十里此又自雲貴間行左右江至廣州海上之山也其神皆鳥身而人面其祠皆一白狗祈以祈福也糈用稌

右南經之山志大小凡四十山萬六千三百八十里

山海經存卷之一終

兕

犀



犦如

象

同邑後學余家泉重美珂謹摹原本上石

鳳皇
虎蛟
鱄魚
顒
南山神
山海經序
卷之一
南次三經圖
十九

山海經存卷之二

烏程盧孫辰子純

婺源汪　紱雙池釋　後學　同邑程夢元蹤園　同邑戴　彭景鈞　同校字

同邑余家鼎彝伯

西山經第二

西山經華山之首曰錢來之山華山之首曰錢來之山則是華山東頭別名錢來山其上多松其下多洗石其石可澡洗器物去衣垢也晉張華遠霄凡此附近者皆華山也焕以華山下赤土使用以拭龍淵太阿之劒亦此類也有獸焉其狀如羊而馬尾名曰羱羊其脂可以已腊羱音針腊音昔爾雅云羊六尺為羱又月氏國有大羊如驢而馬尾亦此羊也腊皮膚皺裂之病

又西四十五里曰松果之山濩水出焉北流注於渭其中多銅此銅出水中者有鳥焉其名曰鵸渠其狀如山雞黑身赤足可以已臞鵸音彤臞巨脗反即黑雉也臞皮皺起之病

又西六十里曰太華之山削成而四方其高五千仞其廣十里鳥獸莫居華去聲下同此西嶽華山也在今陝西華州華陰縣西南山形上大下小唐詩云三峯似削成有蛇焉名曰肥遺六足四翼見則天下大旱成湯時此蛇見於陽山云

又西八十里曰小華之山即少華也其木多荆杞其獸多牸牛牸音昨山牛也今華陰山中尚多其陰多磬石其陽多瑤琈之玉鳥多赤鷩可以禦火瑤音樞琈音孚鷩音敝鷩華蟲也胷腹明赤其冠如金背黃頭綠長尾尾赤雜文毛彩鮮盛亦雉屬也畜之可禦火災其草有草荔狀如烏韭而生於石上亦緣木而生食之已心痛草音痺草荔即薜荔也一名石絡烏韭石上苔也本草云在屋曰昔邪在牆曰垣衣在石曰烏韭然薜荔梗葉堅厚殊不似烏韭但其附木石而蔓衍荒掩同耳此亦是處有之今猶用治心痛

又西八十里曰符禺之山其陽多銅其陰多鐵其上有木焉名曰文莖其實如棗可以已聾其草多條其狀如葵而赤華黃實如嬰兒舌食之使人不惑或云此即戎葵符禺之水出焉而北流注於渭其獸多蕙聾其狀如羊而赤鬣其鳥多鵸其狀如翠而赤喙可以禦火翠有二種山翠大如鳩青紺色水翠小如燕赤喙丹

腹青羽鮮好短尾此鵸鳥似山翠而赤喙也

又西六十里曰石脆之山其木多梭栟梭一名栟櫚無枝其葉如翼葉聚於巔其皮重重包裹細如馬鬣剝其皮可為簑衣其草多條其狀如韭而白華黑實食之已疥此草亦名條異物而同名其陽多瑤琈之玉其陰多銅灌水出焉而北流注於渭水其中有流赭即今赭色以塗牛馬無病渭一作禺

又西七十里曰英山其上多杻橿杻檍也似棣而細葉文理細結橿堅木材中鋤柄其陰多鐵其陽多赤金禺水出焉北流注於招招音韶水其中多鮮魚其狀如鼈其音如羊鮮音蚌其陽多箭鏑鏑音鏑漢中郡出鏑竹厚裏而長節根深其筍冬生箭小竹名也其獸多牸牛羱羊有鳥焉其狀

如鶉黃身而赤喙其名曰肥遺食之已癘可以殺蟲鶉狀如小雞有赤鶉元鶉此肥遺與前肥遺之蛇亦異物而同名也癘疫病也或曰癩也今麻瘋瘡也

又西五十二里曰竹山其上多喬木其陰多鐵有草焉其名曰黃蘮其狀如樗其葉如麻白華而赤實其狀如赭浴之已疥又可以已胕蘮音椎樗音樞樗山椿也胕胕腫疾也竹水出焉北流注於渭其陽多竹箭多蒼玉丹水出焉東南流注於洛水其中多水玉多人魚似鯩魚有四腳有獸焉其狀如豚而白毛大如笄而黑端名曰毫彘今豪豬也一名貆又名鸞豬其狀似貍其腳如貍以上八山大約皆華山左右之山也其水北流者入渭南流者入洛此山出蒼玉蓋藍田間之山也

又西百二十里曰浮山多盼木枳葉而無傷木蟲居之盼音普

苞反枳似橘其木多刺傷木東刺也無傷言盼木無刺也其樹多生蟲有草焉名曰蕙草麻葉而方莖赤華而黑實臭如蘼蕪佩之可以已癘蕙草也今謂之零陵香以今零陵多出此草也蓋昔浮山亦出之蘼蕪芎藭苗也莖葉似芹而香蕙蘭同類蘭莖圓蕙莖方葉皆似麻白黃山谷以一幹一花而香有餘者為蘭一幹數花而香不足者為蕙遂使人不復知蘭蕙矣山谷所一誤以山蘭花當蘭蕙也此所述乃真蕙也蘭今都梁香也朱子雜騷注辨之甚悉今人以五月五日佩諸香草以避邪穢亦此可以已癘之意

又西七十里曰翼次之山漆水出焉北流注於渭翼音俞此又一漆水非漆沮既從之漆也其上多棫檀棫白桜也叢生細葉子如櫻桃可食其核仁入藥其下多竹箭其陰多赤銅其陽多嬰垣之玉垣或作短或作根或作埋其義未詳有獸焉其狀如禺而長臂善投其名曰嚻此亦猿類也投擲也自攀援投擲也或曰以石擲人有鳥焉其狀如梟人面而一足曰梟琵冬見夏蟄服之不畏雷梟或作槖琵音肥凡蟄類皆夏見冬蟄此鳥獨冬見夏蟄故服其毛羽能不畏雷也

又西百五十里曰時山無草木逐水出焉北流注於渭其中多水玉逐或作遂

又西百七十里曰南山即終南山也自隴左以東訖武關聯華山山脈皆聯絡在關中之南故曰終南以上山多其別名而已上多丹粟丹水出焉北流注於渭獸多猛豹豹或作虎猛豹似熊而小亦似豹淺毛光澤又名白豹豹能食銅鐵又謂之白澤又謂之貘貘即猛豹二字合音也蜀中有之此南山中有褒斜子午諸谷通皆通蜀故亦有之也鳥多尸鳩鳩或作鳲鳩布穀也

又西百八十里曰大時之山上多穀柞柞櫟也下多杜橿陰

多銀陽多白玉涔水出焉北流注於渭清水出焉南流注於漢水褒斜谷中斜水北入渭褒水南入漢涔蓋斜清蓋褒也涔讀作潛音與斜近

又西三百二十里曰嶓冢之山嶓音婆嶓冢在今漢中寧羌州西南漢水出焉而東南流注於沔嚻水出焉北流注於湯水沔音免湯一作陽漢有二源東漢水出其北西漢水出其南至漢中沔縣而後合流沔漢上地也舊指湖北沔陽州言非也嚻水蓋西漢也始出東北流而東合漢禹貢嶓冢道漾東流為漢蓋漾陽音近而作陽又誤作湯耳其上多桃枝鉤端桃枝竹名鉤端未詳獸多犀兕熊羆羆馬熊也似熊而赤黃色長頸高腳猛憨多力能拔樹鳥多白翰赤鷩白翰白鵰也一名白鶴亦雉類有草焉其葉如蕙其本如桔梗黑華而不實名曰葺蓉食之使人無子葺音骨蕙即薰也桔梗葉如薺花花青碧色形如鈴鐸此葺蓉則黑花也爾雅曰榮而不實謂之葺

又西三百五十里曰天帝之山上多梭栿下多菅蕙菅白芒也有獸焉其狀如狗名曰谿邊席其皮者不蠱谿邊一作谷遺有鳥焉其狀如鶉黑文而赤翁名曰櫟食之已痔翁音饗翁鳥頷下羽毛有草焉其狀如葵其臭如蘼蕪名曰杜衡可以走馬食之已瘿杜衡今名馬蹄香其葉圓而缺後形如馬蹄其香味亂細辛帶此草令人便馬又治瘿瘤也或曰馬食之而健走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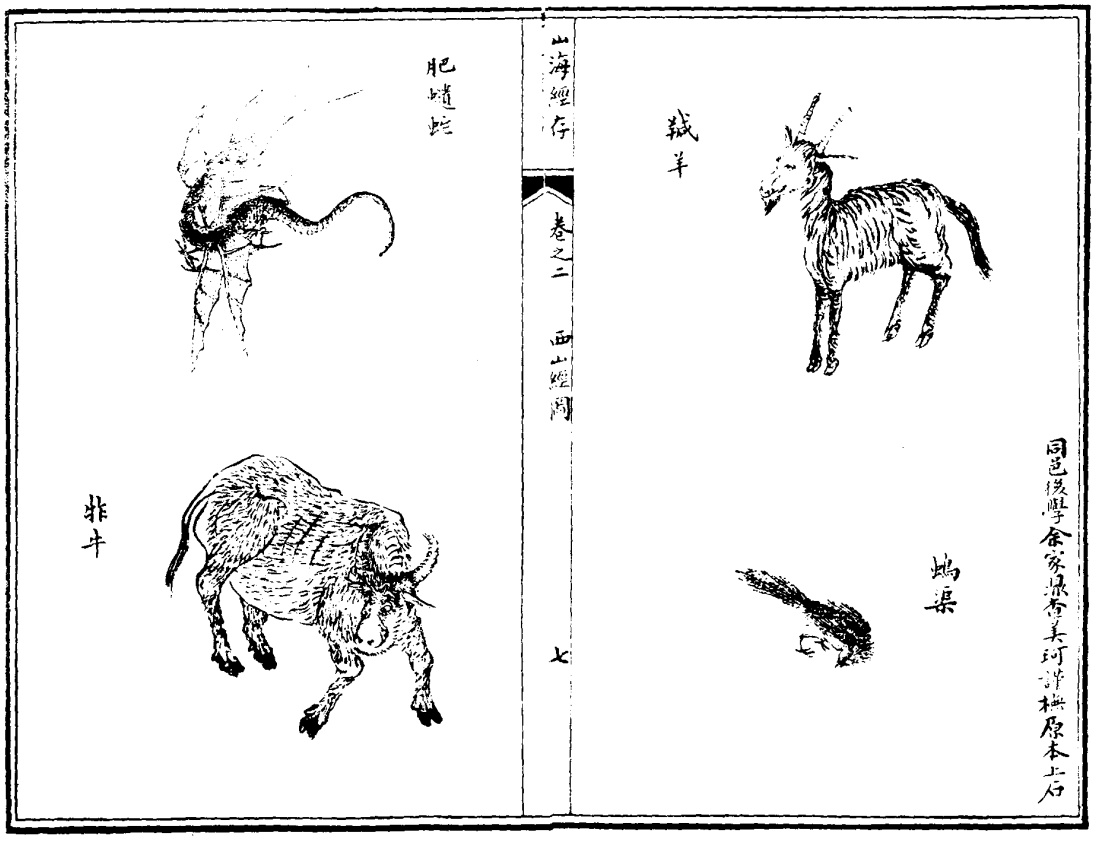
西南三百八十里曰皋塗之山薔水出焉西流注於諸資之水塗水出焉南流注於集獲之水嶓冢而西七百餘里則西傾岷山松潘間矣其間惟洮水北流桓水江水南流此或中間別有小水薔請作色或作薔又作蓄訛誤難考其陽多丹粟其陰多銀黃金其上多桂木岷洮松潘間皆出金有白石焉其名

曰礜可以毒鼠也礜有草焉其狀如藁茇其葉如葵而赤背名曰無條可以毒鼠藁茇今藁本也似川芎蘄無條今紫背天葵但天葵小草弱莖不似藁本有獸焉其狀如鹿而白尾馬足人手而四角名曰玃如玃音嬰馬足人手後兩足如馬前兩足如人手也有鳥焉其狀如鴟而人足名曰數斯食之已瘿瘿或作癭又西百八十里曰黃山無草木多竹箭盼水出焉西流注於赤水其中多玉有獸焉其狀如牛而蒼黑大目其名曰犛犛音敏有鳥焉其狀如鶉青羽赤喙人舌能言名曰鸚鵡鸚音武鸚鵡綠色紅喙紅足足皆前後各兩趾亦有赤者白者自隴以西及川西扶南皆出之禮記曰鸚鵡能言不離飛鳥又交中及南海有秦吉了亦鸚鵡類也五采皆備案隴山今鳳翔府西之隴州也在嶓冢東北非在西南亦無盼水西流此殆咸茂以西塞外矣舊以為黃山在始平槐里漢惠帝起宮室處非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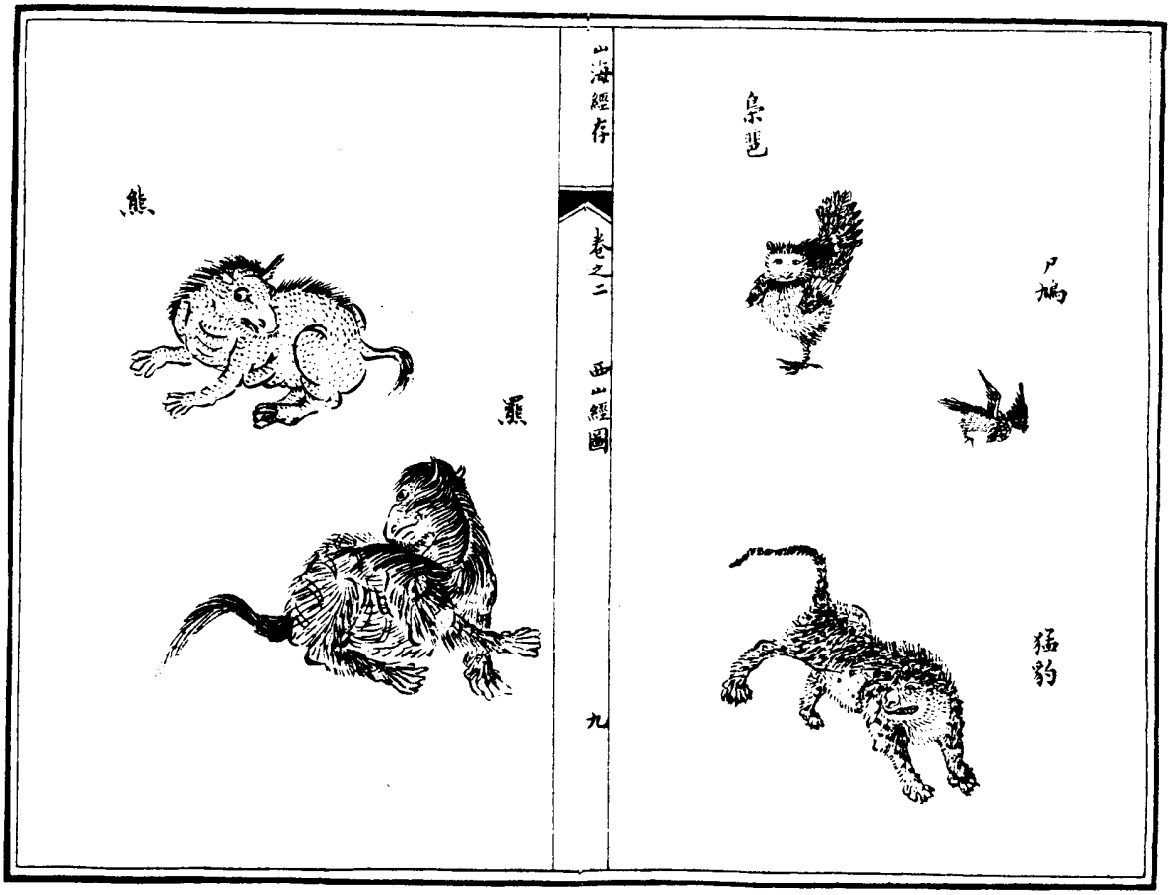
又西二百里曰翠山其上多梭栿其下多竹箭其陽多黃金玉其陰多旄牛麋麝旄牛一名犛牛長毛尺許尾背項膝毛尤長可為旄纛之用巴蜀之西南多有之麋羚羊也似羊而大其角細而尖銳好處巖石之上夜宿則掛其角於木上以防患麝似獐而小有懸牙好食蛇其臍有香今漢中以西巴蜀山中皆有之其鳥多鸓其狀如鵲赤黑而兩首四足可以禦火鸓音雷壘

又西二百五十里曰騩山是錞於西海無草木多玉騩音隗錞猶蹲也西荒去海甚遠而西北凡諸澤皆以海名所謂西海者殆如青海蒲昌海流沙之類淒水出焉西流注於海其中多采石黃金多丹粟淒或作淒淒水未詳采石石有彩色者今蔥嶺之西古于闐國有水中多玉及寶石

凡西經之首自錢來之山至於騩山凡十九山二千九百五十七里華山冢也冢猶冢宰冢子之冢言以華山為宗也其祠之禮太牢三牲牛羊豕也羬山神也言其山之神羬羊也羬羊屬祠之用燭齋百日以百犧瘞用百瑜湯其酒百樽嬰以百珪百璧以上皆祠華岳之禮也燭一作煬如庭燎之屬牲純色曰犧瑜美玉湯一作溫謂熟其酒也嬰以珪璧環陳珪璧而祭之也其餘十七山之屬皆毛牲一羊祠之自太華少華而外十七山其燭者百草之末灰此更釋燭字蓋以百草束為炬末灰者未經火化也白席采等純之純音準此復言祠神之席以白茅為席而以五采等而緣之也等如元蒼赤黃白黑之等純席緣也


同邑後學余家泉香美珂詳校原本上石
鵸渠
羱羊
山海經存
卷之二 西山經圖
七
肥遺蛇
牲牛

鴟
赤鷩
山海經存
卷之二 西山經圖
八
蕙聾
蚌
豪彘
肥遺鳥
鶯
人魚


山海經存
卷之二 西山經圖
九
熊
羆
狸
尸鳩
猛豹

山海經存
卷之二 西山經圖
十
獻斯
犛
鵸鵌
白翰
櫟鳥
礜邊
玃如

旋牛

麋

鵰

麝

鵸西山神

西次二經之首曰鈐山其上多銅其下多玉其木多杻檀鈐音鉗上西山經之首皆渭南之山此第二經則渭北之山也鈐山蓋荆山荆鈐音近也或作冷或作塗皆誤

西二百里曰泰冒之山其陽多金其陰多鐵浴水出焉東流注於河其中多藻玉多白蛇藻或作東音陳案浴字當作洛蓋延鄜之間有洛水東南流而入河也洛亦作雒今有雒川也藻玉五彩之玉也白蛇生水中者也

又西一百七十里曰數歷之山其上多黃金其下多銀其木多杻檀其鳥多鸚鵡楚水出焉而南流注於渭其中多白珠此楚水當即沮水乃漆沮之水也

又西百五十里曰高山其上多銀其下多青碧雄黃其木多椶其草多竹涇水出焉而東流注於渭其中多磬石青碧磬或作盤涇水出今平涼涇州西笄頭山東流南曲至西安之高陵而入渭然則高山即朝那笄頭山也又名崤山青碧亦玉類雄黃出山中亦丹雘可辟邪祛又有雌黃

西南三百里曰女牀之山其陽多赤銅其陰多石涅即礬石也其獸多虎豹犀兕有鳥焉其狀如翟而五彩文名曰鸞見則天下安寗翟雉也鸞亦鳳類

又西二百里曰龍首之山其陽多黃金其陰多鐵苕水出焉東南流注於涇水其中多美玉

又西二百里曰鹿臺之山其上多白玉其下多銀其獸多牸牛羱羊白毫白毫即毫毛也有鳥焉其狀如雄雞而人面名曰鳧徯其名自訓也見則有兵訓音叫

西南二百里曰鳥危之山其陽多磬石其陰多檀楮其中多女牀鳥危之水出焉西流注於赤水其中多丹粟女牀未詳何物

又西四百里曰小次之山其上多白玉其下多赤銅有獸焉其狀如猿而白首赤足名曰朱厭見則大兵一作見則有兵起焉一作見則為兵

又西三百里曰大次之山其陽多堊其陰多碧其獸多牸牛麋羊堊音惡堊白土也

又西四百里曰董吳之山無草木多金玉

又西四百里曰底陽之山其木多樓栩豫章底音旨樓木似松有刺細

理豫烏樟也似樟而葉及木色皆青黑章赤樟白樟也木似楸葉似樸冬夏常青其獸多犀兕虎豹牸牛豹之藥反一作豹

又西二百五十里曰眾獸之山其上多璊琈之玉其下多檀楮多黃金其獸多犀兕檀似槐材堅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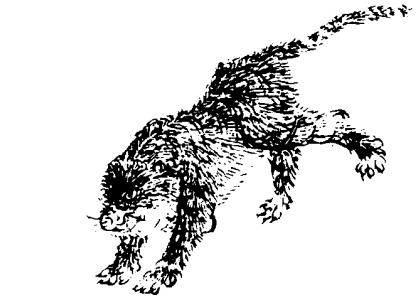
又西五百里曰皇人之山其上多金玉其下多青雄黃青雄黃即雌黃也或曰空青曾青之屬也皇水出焉西流注於赤水其中多丹粟此蓋踰河而西矣今西甯古之湟中也但其水東流入河惟其南有朋櫝之水西流赤入於河

又西三百里曰中皇之山其上多黃金其下多蕙棠蕙或作美蓋沙棠之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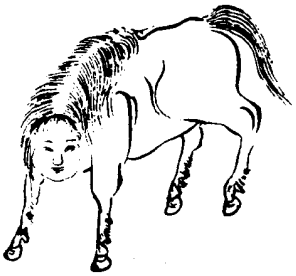
又西三百五十里曰西皇之山其陽多金其陰多鐵其獸多麋鹿牸牛

又西三百五十里曰萊山其木多檀楮其鳥多羅羅是食人羅羅未詳其狀

凡西次二經之首自鈐山至於萊山凡十七山四千一百四十里此自渭北以至皇中之西山也其十神皆人面而馬身自鈐山至大次十山其七神皆人面牛身四足而一臂操杖以行是為飛獸之神白董吳以下七山也飛獸之神言行疾如飛也其祠之毛用少牢羊豕二牲白菅為席此祠七神之禮其十輩神者其祠之毛一雄雞鈐而不糈毛采鈐蓋所用祭器也或作思猶祈也不糈祀不以米也毛采采色雜也



同邑後學金家鼎重去珂謹摹原本上石



西次三經之首曰崇吾之山在河之南北望冢遂南望蛮之澤西望帝之搏獸之邱東望蟜淵蛮音遥搏或作多蟜虔反崇吾猶崇牙也在河之南蓋今金城狂浪之間東連河套也有木焉圓葉而白拊赤華而黑理其實如枳食之宜子孫拊音孚拊花葉下之等也有獸焉其狀如禺而文臂豹虎而善投名曰舉父舉或作夸父音甫有鳥焉其狀如鳧而一翼一目相得乃飛名曰蠻蠻見則天下大水比翼鳥也舊說其色青赤爾雅謂之鶼鶼但爾雅以為南荒之鳥而此在西山未知同異

西北三百里曰長沙之山此蓋踰河而西北矣或以為洮鳴沙之地則鳴沙尚在河南洮水出焉北流注於泐水無草木多青雄黃泐音勒泐黑也河西涼州張液河流入黑水有黑水出汾關山而西流入流沙未知即此水否

又西北三百七十里曰不周之山蓋山形有缺處故名也此即所謂共工氏頭觸不周山崩舊說不周風自此山出北望諸毗之山臨彼嶽崇之山東望泑澤河水所潛也其源渾渾泡泡渾音袞泡音咆此書屢言諸毗皆不一處泑澤舊說以為蒲昌海渾渾泡泡水涌起之貌也案漢張騫使西域謂河出崑崙潛行地下至葱嶺出于闐國復分流岐出合者也東流注泑澤已復潛行南出於積石乃入中國此誤傳而東流注泑澤元鼎使吐蕃得河源於莫賀延積尾曰閼磨黎山其山中高四下所謂崑崙河源澄澈冬春可涉下稍台流色赤益遠他水并注乃濁元至元十七年都實求河源得之於吐蕃朶甘思西南有泉百餘泒沮洳散溢其光如錫不可逼視方約七八十里是為星宿海西語謂之火敦腦兒羣流奔輳瀦潴二澤曰可跋海東流曰赤賓河益東羣川合注其浸遂大乃名黃河然水清可涉又東流岐為九度河乃合流益濁自是經兩山峽間至朶甘思東北有大雪山即崑崙也土名亦耳麻莫不剌山自星宿海至此已三千餘里矣崑崙山綿亘五百里河隨山麓而東北流千餘里有細黃河自西南來注之又東北四五百里至貴德州又四百餘里至積石即禹貢道河所始處矣河自發源至入中國凡六千餘里此為得其實無潛行注泑澤復潛行而出積石之說也于闐國自有于闐河在葱嶺西東流注蒲昌海沒於流沙耳又案蒲昌海在玉門陽關之西三百餘里此不周山當在張掖酒泉間尚在玉門之內其泑澤未是蒲昌海也西嶺之西自有青海然謂河水所潛亦誤矣此書荒遠錯亂不可盡據也爰有嘉果其實如桃其葉如棗黃華而赤拊食之不勞此數句用韻語

又西北四百二十里曰崌山崌音密其上多丹木員葉而赤莖黃華而赤實其味如飴食之不飢丹水出焉西流注於稷澤案此稷澤蓋禹貢雍州豬野也地志名休屠澤在今涼州鎮蕃古之姑臧也魏大武北伐謂姑臧城外泉湧如河自餘溝渠流入澤中休屠澤其中多白玉是有閒乃無燥地是宜乃所謂稷澤者也其中多白玉是有玉膏其源沸沸湯湯黃帝是食是饗沸音拂又音費湯音傷言黃帝食此玉膏

是生元玉言玉膏中又生元玉玉膏所出以灌丹木五歲五色乃清五味乃馨言玉膏之用如此黃帝乃取崌山之玉榮而投之鍾山之陽言黃帝取此玉膏之華別種於鍾山之南也瑾瑜之玉為良堅栗精密濁澤而有光五色發作以和柔剛天地鬼神是食是享君子服之以禦不祥此言所種之玉也瑾瑜美玉名濁澤潤澤也古人以圭璧享鬼神君子佩玉以此德于閒國有綠玉河元玉河白玉河皆出美玉又北方翰海中出玉謂之翰玉玉之美者如羊脂但皆與此道里不合或古者甘涼之閒亦出之也自崌山至於鍾山四百六十里其閒盡澤也蓋即稷澤是多奇鳥怪獸奇魚皆異物焉

又西北四百二十里曰鍾山其子曰鼓其狀如人面而龍身蓋鍾氏之君之子也曰如人面而龍身者蓋其身體手足夭矯有似於龍耳是與欽鵒殺葆

江於崑崙之陽帝乃戮之鍾山之東曰瑤崖鴟音邪葆一作祖瑤一作嶠欽鴟葆江蓋皆當時諸侯以爭奪相殺而帝戮之也欽鴟化為大鶚其狀如鵰而黑文白首赤喙而虎爪其音如晨鵠鶚音鄂鵠音哭鶚鵰屬晨鵠亦鷹屬晨風也見則有大兵鼓亦化為鴟鳥其狀如鴟赤足而直喙黃文而白首其音如鵠見則其邑大旱鴟音俊鴟梟類也凡梟類鉤喙此直喙為異也言黃帝殺此二人而此二人各化為鳥如鯀化黃熊之說也

又西百八十里曰泰器之山觀水出焉西流注於流沙甘肅合黎河里水皆入流沙是多文鰩魚狀如鯉魚魚身而鳥翼蒼文而白首赤喙常行西海遊於東海以夜飛其音如鸞雞其味酸甘食之已狂見則天下大穰鰩音搖彎或作欒今東海亦有飛魚鸞雞即鸞也

又西三百二十里曰槐江之山邱時之水出焉而北流注於泑水其中多嬴母嬴即螺字其上多青雄黃多藏琅玕黃金玉雘州貢球琳琅玕玉石似球者其陽多丹粟其陰多采黃金銀采亦丹青之屬實惟帝之平圃穆天子傳云穆王升春山以望四野曰春山是惟天下之高山也天子五日觀於鍾山乃為銘述於元圃之上以詔後世舊說春山即前鍾山元圃即此平圃神英招司之其狀馬身而人面虎文而鳥翼徇於四海其音如榴招音韶榴或作貓南望崑崙其光熊熊其氣魂魂西望大澤后稷所潛也謂后稷為此澤之神也此又一澤亦名稷澤也其中多玉其陰多搖木之有若此澤中所生也舊說搖大木也大木之奇美者為若尸子曰搖木不生花也北望諸毗槐鬼離侖居之言此鬼居中也鷹鸇之所宅也亦宅於諸毗也東望恆山四成有窮鬼居之有窮之鬼居此恆山也淮南子云弱水出窮石山括地志云龜門山一名合黎一名窮石山此恆山或指此也各在一搏搏猶脅也言南望崑崙西望大澤北望諸毗東望恆山各在一脅也爰有淫水其清洛洛淫音搖非淫字也有天神焉其狀如牛而八足二首馬尾其音如勃皇見則其邑有兵此又槐江山淫水中之神也勃皇二字未詳其義

西南四百里曰崑崙之山是實惟帝之下都傳記所謂崑崙皆無定所水經謂崑崙去中嶽五萬里此安說矣穆天子傳謂自宗周至崑崙八千一百里亦為已遠據此則自崇吾之山至此二千餘里耳乃漢張騫呂英班勇輩俱不能得其真何也今案肅州南有山名崑崙晉書張駿傳大守馬岌為涼州太守言西王母所居石室玉堂珠璣鏤飾尚存而莊騷皆謂崑崙為西王母所居居是則此崑崙乃肅州之南山非河源崑崙也然此章又云河水赤水洋水黑水皆出於此是亦訛傳而附會矣穆天子傳云吉日辛酉天子升於崑

崙之邱以觀黃帝之宮而封豐隆之山以詔後世但又據此篇則西王母居嬴母玉山又去此尚一千三百里也神陸吾司之其神狀虎身而九尾人面而虎爪是神也司天之九部及帝之囿時言此神主九州部界及天帝囿囿時節先後也有獸焉其狀如羊而四角名曰土螻是食人有鳥焉其狀如蠶大如鴛鴦名曰欽原蠶鳥獸則死蠶木則枯螻音婁欽或作爰蠶螫同音釋據所言則大蠶也以其羽蟲之屬故謂之鳥有鳥焉其名曰鶉鳥是司帝之百服服一作藏服事也有木焉其狀如棠黃華赤實其味如李而無核名曰沙棠可以禦水食之使人不溺棠梨也沙棠蓋亦梨之異種耳禦水使人不溺舊說使人體輕浮也又云以其木為舟不沈也古銘云安得沙棠刻以為舟沈彼滄海以遊以遨李白詩云木蘭之枻沙棠舟然據此文則據其實言可以禦水腫之疾且使人不多小便耳溺當讀去聲也有草焉名

曰蕣草其狀如葵其味如葱食之已勞蕣音頻此即頻也俗名田字草以四葉同拊中折如田字也是處田澤有之何必崑崙而呂氏春秋云蕣之美者崑崙之頻河水出焉而南流東注於無達無達澤名也舊說河出其東北隅河源在崑崙西南尚甚遠此附會也且河非南流此據肅州之崑崙則若見河在其南而東流耳乃注又云河出其東北隅益之附會矣赤水出焉而東南流注於氾天之水洋水出焉而西南流注於醜塗之水此二水蓋皆其南流入江之水耳舊說赤水出其東南隅洋水出其西北隅洋一作清黑水出焉而西流於大杼西徼黑水不一禹貢道黑水至於三危入於南海而雍梁二州皆西界黑水漢志以為出犍為之汾關唐樊綽以麗水為黑水程泰之以為合而疑其不及雍西之境水經云黑水出張掖雞山南至燉煌過三危入於南海案今肅州西有黑水其北雞山亦名汾關西流入流沙此則在雍西而又不見其入南海又平涼甯夏皆有黑水則皆入河黑水終難的指矣李元冰則以瀾滄江為黑水游子六謂黑水既入流沙則潛行南匯可跋海而流為麗江瀾滄乃南經雲南至交趾入海亦未知果否也要之以為張掖之黑水則與崑崙無與焉若以為黑水出崑崙則於可跋海瀾滄江之說為近而此崑崙之形勢道里則皆不合是多附會也是多怪鳥獸

又西三百七十里曰樂游之山桃水出焉西流注於稷澤是多白玉其中多鰣魚其狀如蛇而四足是食魚鰣音池有東北入河非此水也鰣魚似鮎腹下赤前足如人足後足如鼈足多產於西流之水西水行四百里曰流沙二百里至於羸母之山神長乘司之是天之九德也其神狀如人而豹尾其上多玉其下多青石而無水豹之樂反又西三百五十里曰玉山是西王母所居也穆天子傳謂之羣玉之山豈西王母實都此山而別宮在崑崙歟傳曰是其山河無險四徹中繩先王之所謂策府蓂草木無鳥獸天子於是攻其玉石載玉萬隻以歸案此越流沙以西又多寶玉如此正似于闐國境西王母其狀如人豹尾虎齒而善嘯蓬髮戴勝是司天之厲及五殘案西北地寒人多戴貂皮於首因以為飾此豹尾或亦此類未必人而生尾也竹書紀年穆王五十七年西王母來見賓於昭宮又舜時西王母使人獻玉環禹貢有崑崙貢織皮蓋西王母者崑崙君長而女主亦西戎之國也後世援引以為神仙誤矣司天之厲及五殘言司其政刑也穆天子傳曰吉日甲子天子賓於西王母執元圭白璧以見西王母獻錦組百縷金玉百斤西王母再拜受之乙丑天子觴西王母於瑤池之上西王母為天子謠曰白雲在天山陵自出道里悠遠山川間之將子無死尚復能來天子荅之曰予還東土和理諸夏萬民均平吾願見汝比及三年將復而野西王母又為天子吟曰徂彼西土爰居其所虎豹為羣烏鵲與處嘉命不遷我惟帝女彼何世民又將去子吹笙鼓簧中心翱翔世民之子惟天之望天子遂驅升於奄山乃紀迹於奄山之石而樹之槐眉曰西王母之山有獸

馬其狀如犬而豹文其角如牛其名曰狡其音如吠犬見則其國大穰牛一作羊晉太康七年邵陵扶夷縣檻得一獸狀如豹文而有二角無前足時人以為狡殆未是也有鳥焉其狀如翟而赤名曰胜遇是食魚其音如錄見則其國大水胜音姓音如錄未詳觀兩言其國又西四百八十里曰軒轅之邱無草木洵水出焉南流注於黑水其中多丹粟多青雄黃又西三百里曰積石之山其下多石門河水冒以西流是山也萬物無不有焉案禹貢道河積石積石山在今河州之西河至此乃東入中國其在河源崑崙之東北約二千里在肅州南山崑崙之東亦千有餘里而此乃云在崑崙西二千有餘里何也以為西方又有積石而非河州之積石則此又云有石門河水冒以西流矣若謂道里不可憑此蓋崇吾之又西耳則此冒以西流

之西字亦誤矣抑或多錯簡訛字歟

又西二百里曰長留之山其神白帝少昊居之少昊安得遠居於此蓋少昊以金德王號金天氏而或後世祭四方以少昊配乃祭之於此山耳其獸皆文尾其鳥皆文首文或作長是多文玉石實惟員神磈氏之宮是神也主司反景磈音隗景影同反景日入而反照也司反景猶寅餞內日耳

又西二百八十里曰章莪之山無草木多瑤碧所為甚怪言多生怪物也有獸焉其狀如赤豹五尾一角其音如擊石其名曰猙猙音靜有鳥焉其狀如鶴一足赤文青質而白喙名曰畢方其鳴自訓也見則其邑有譌火譌火妖火也

又西三百里曰陰山濁浴之水出焉而南流注於蕃澤其中多文貝貝介蟲古人以其背為貨有獸焉其狀如貍而白首名曰天狗其音如榴榴可以禦凶貍或作豹榴或作貓陰山北山也今在套北

又西二百里曰符惕之山惕音傷或作陽其上多梭柟下多金玉神江疑居之是山也多怪雨風雲之所出也

又西二百二十里曰三危之山三青鳥居之是山也廣圓百里三危山為說不一漢西羌傳注云三危在沙州燉煌縣東南山有三峯故曰三危書禹貢三危既宅三苗丕敘又道黑水至於三危入於南海而今沙州南之三危與黑水遠不相及樊綽云今麗水即黑水三危臨峙其上此即在川西雲南之北而洮岷以西南有三危山山下皆羌蕃及宕昌苗貓所居當是舜竄三苗處也然此三危近陰山天山之間即是燉煌之三危也其上有獸焉其狀如牛白身四角其毫如披蓑其名曰𤞷猶是食人蓑音莎𤞷音徽猶音因有鳥焉一首而

三身其狀如鸞其名曰鴟鸞似鵰黑文赤頸此下篤有扶獸則死扶木則枯或云此在上欽原下者脫簡在此故刪之案穆天子傳及竹書云穆王西征至於青鳥所解此云三青鳥居之外篇又云三青鳥王母所使則此山去崑崙羣玉之山道里應不遠是燉煌三危也

又西一百九十里曰騩山其上多玉而無石神耆童居之見外篇老童顓頊氏之子其音常如鐘磬言此山常聞有聲如鐘磬也其下多積蛇

又西三百五十里曰天山天山又名祈連山在涼州之北凡此大概皆河西四郡之間之山川耳非必崑崙之西數千里也亦猶南山經會稽山已頗東海而其下紀浙閩間山又皆曰又東也多金玉有青雄黃英水出焉而西流注於湯谷溫泉也有神鳥其狀如革囊赤如丹火六足四翼渾敦無面目是識歌舞實惟帝江也渾敦即混沌又名帝江也

又西二百九十里曰泑山泑音黝神鳳收居之西方金神也詳見後其上多嬰短之玉未詳其陽多瑾瑜之玉其陰多青雄黃是山也西望日之所入其氣員神紅光之所司也員字下當重一字謂其氣員員焉渾圓之狀也神紅光未詳其狀

西水行百里至於翼望之山或作土翠山無草木多金玉有獸焉其狀如貍一目而三尾名曰讙其音如棄百聲郭云言其能作百種物聲也或云棄百物名是可以禦凶服之已瘴黃瘴病也有鳥焉其狀如烏三首六尾而善笑名曰鵸鵌服之使人不厭又可以禦凶鵸音綺鵌音餘厭當作魘苏魘也

凡西次三經之首崇吾之山至於翼望之山凡二十三山

六千七百四十四里其神狀皆羊身人面其祠之禮用一吉玉瘞糈用稷米此三經之山大畧在金城以西張掖酒泉燉煌以極於回紇土番之境之山也

同邑後學金家泉重美珂謹摹原本上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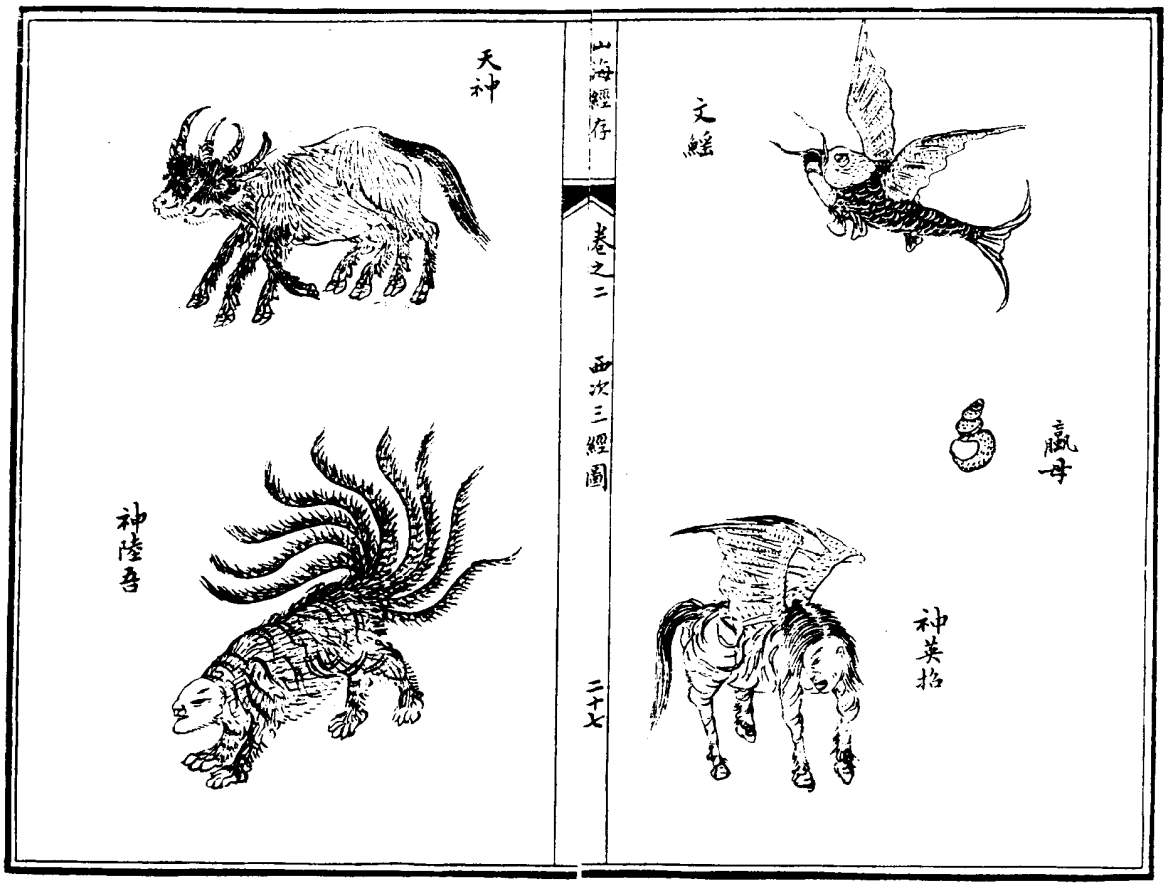
蠻蠻鳥

舉父

欽䲹大鶚

鼓鴣鳥

鍾山子鼓


山海經存
卷之二
西次三經圖
二十七
文鰩
嬴母
神英招
天神
神陸吾

山海經存
卷之二
西次三經圖
二十八
欽原
土螻
鯛魚
神長乘
西王母

山海經存
卷之二 西次三經圖
二十九
狰
畢方
天狗
胜遇
狡
神魂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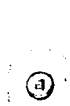
山海經存
卷之二 西次三經圖
三十
三青鳥
狍鴞
神江疑
風
雨

鴟

神耆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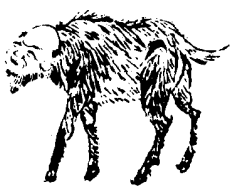
帝江

神紅光



雄

鵝鴣



西山神

西次四經之首曰陰山此陰山當在上郡延綏之間非漢逐匈奴所得之陰山也上多穀無石其草多茆蕃郭云茆鳧葵蕃也生於水澤不生於山此或當作茅古字借用耳莎香附苗也此青蕃似莎而大蓋三稜也陰水出焉西流注於洛此河西上郡之雒今在延安府洛川是也非河南伊洛之洛也北五十里曰勞山多芘草芘紫同即今紫草可以染紫弱水出焉而西流注於洛此弱水亦綏延間水非入於流沙之弱水西五十里曰罷父之山洱水出焉洱音耳而西流注於洛其中多芘碧北百七十里曰申山其上多穀柞其下多杻檀其陽多金玉區水出焉而東流注於河

北二百里曰鳥山其上多桑其下多楮楮亦穀也其陰多鐵其陽多玉辱水出焉而東流注於河

又北百二十里曰上申之山上無草木而多硌石石磊落然也其木多榛楛榛似栗而小楛亦荆也可為矢笴獸多白鹿其鳥多當扈其狀如雉以其髯飛食之不眴目扈或作戶眴音旬髯咽下須毛也眴目送也湯水出焉東流注於河

又北百八十里曰諸次之山諸次之水出焉而東流注於河是山也多木無草鳥獸莫居是多眾蛇

又北百八十里曰號山其木多漆椒其草多葯藷芎藭葯藷白芷也舊注分而二之未是芎藭江離也此今所謂西芎是也多泠石泠音金未詳端水出焉而東流注於河

又西二百二十里曰盂山其陰多鐵其陽多銅其獸多白狼白虎其鳥多白雉白翟翟亦雉類而長尾生水出焉而東流注於河此山川大抵自延安迤北以及綏德米脂榆林河套之間極閎夏豐勝之境其水多東南流以入於河而古今異名難考

西二百五十里曰白於之山上多松柏下多檽檀其獸多牸牛羬羊其鳥多鵸鵸似鳩而色青綠此今之苦鳥洛水出於其陽而東流注於渭洛即雒也雒即禹貢之漆沮也古漆沮二水合流入渭今則至鄜州而東流入河不入渭矣此古今水道所以難考也此白於山當在上郡北地之間入慶陽府界夾水出於其陰東流注於生水

西北三百里曰申首之山申山上申申首大抵山脈相連而此申山之首也無草木冬夏有雪申水出於其上潛於其下是多白玉

又西五十五里曰涇谷之山涇水出焉東南流注於渭涇水出平涼涇州南岍頭山然則此涇谷即郁郅長垣也是多白金白玉此章或無之山二字

又西百二十里曰剛山多柒木柒即漆字多瑤琈之玉剛水出焉北流注於渭此山皆在渭北不得云北流注渭或渭當作涇不則北當作南也是多神槐其狀人面獸身一足一手其音如欽槐恥回反欽作吟神槐亦魑魅之類俗所謂獨脚山魈

又西二百里至剛山之尾洛水出焉而北流注於河此又別一洛水蓋今固原靈州之間北流入河者如韋川之類也其中多蠻蠻其狀鼠身而鼈

首其音如吠犬

又西三百五十里曰英鞮之山上多漆木下多金玉鳥獸盡白涴水出焉而北注於陵羊之澤涴音宛是多冉遺之魚魚身蛇首六足其目如馬耳食之使人不眯可以禦凶

又西三百里曰中曲之山其陽多玉其陰多雄黃白玉及金有獸焉其狀如馬而白身黑尾一角虎牙爪音如鼓音其名曰駮是食虎豹爾雅亦云駮馬鋸牙食虎豹然不言有角及虎爪也可以禦兵

有木焉其狀如棠而員葉赤實實大如木瓜名曰櫰木食之多力櫰音懷棠棃也此櫰木蓋亦棃屬案槐之黑色者曰櫰而此木又名櫰此草木所以難言也

又西二百六十里曰郁山此即秦州之上郁地也其上有獸焉其狀

如牛蝟毛名曰窮奇音如猼狗是食人或又云似虎而蝟毛有翼未知獸的

濛水出焉南流注於洋水其中多黃貝貝甲蟲肉如蝌斗其背殼有錦文而光澤有黃白紫黑數種大小不一古人用其背以為貨通買青

鸞魚魚身而鳥翼音如鴛鴦見則其邑大水鸞音螺又音裸

又西二百二十里曰鳥鼠同穴之山山在今臨洮府渭源縣西南舊說其山有鳥鼠同穴而居鳥名鶉似燕而色黃鼠名鼵鼵如家鼠而短尾穴地入數尺鼠在內鳥在外而共處然此書紀異而不詳其說未知何如也蔡九峯書傳則嘗闕其說而明岳正又云嘗親見之詳見外篇其上多白虎白玉渭水出焉而東流注於河經鞏昌秦隴鳳翔西安至華州華陰縣東入河其中多鱃魚其狀如鱣魚動則其邑有大兵鱣魚鱣魚也口在頷下其背有連甲其大數百斤

濫水出於其西西流注於漢水濫音檻多鱄魚其狀如覆銚鳥首而魚翼魚尾音如磬石之聲是生珠玉鱄音如批

西南三百六十里曰崦嵫之山崦音奄嵫音茲其上多丹木其葉如穀其實大如瓜赤符而黑理食之已瘴可以禦火其陽多龜其陰多玉苕水出焉而西流注於海苕一作若此則當踰河而西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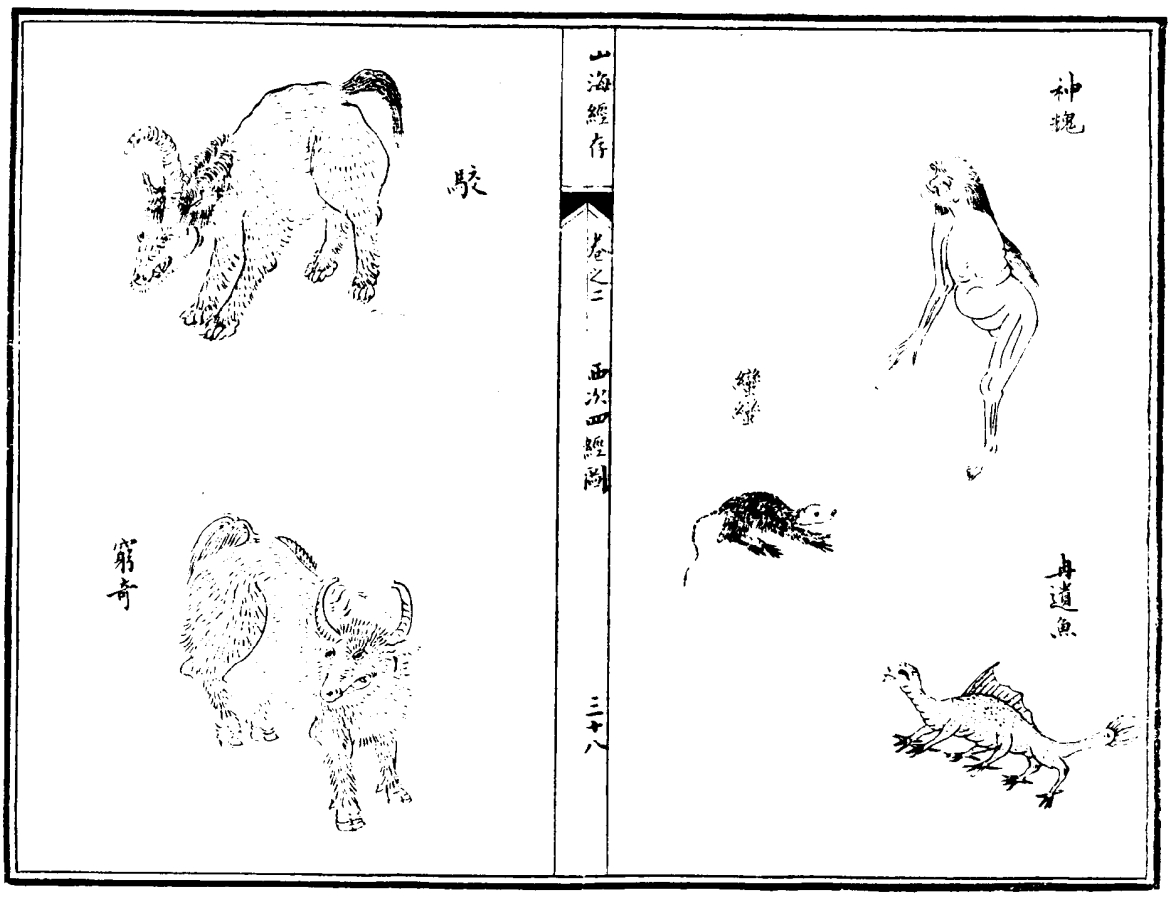
其中多砥礪砥礪皆磨石礪細而礪粗有獸焉其狀馬身而鳥翼人面蛇尾是好舉人好抱人而舉之名曰孰湖亦作孰胡有鳥焉其狀如鶉而人面雉身犬尾其名自號也見則其邑大旱雉音遺號平聲雉猿屬猱也善援木仰鼻歧尾此鳥蓋亦梟類然言其名自號而不著其名蓋偶有遺字也名當作鳴號一作設設亦號也

凡西次四經自陰山以下至於崦嵫之山凡十九山三千六百八十里此條大抵自河西上郡北行至朔方河套乃西折行北地扶風隴山之北經秦鞏臨洮又西南踰河岷抵西蕃之境與前第二經相並而行故川流亦多相似重複其神祠禮皆用一白雞祈糈以稻米白菅為席此條不言山神形狀

右西經之山志凡七十七山一萬七千五百一十七里

山海經存卷之二終

同邑後學余家泉查美珂謹摹原本上石
當扈
白鹿
鵸
白狼
白虎
山海經存
卷之二
西次四經圖
三十七


神槐
蠻蠻
舟遺魚
駮
窮奇
山海經存
卷之二
西次四經圖
三十八

孰湖
名自號
山海經存
卷之二
西次四經圖
三十九
䱷魚
鱯魚
蟹魚

山海經存卷之三

烏程盧葆辰子純

藝源汪　紱雙池釋　後學　同邑程夢元陡園　同邑戴　彭景筠　同枝字

同邑余家鼎彝伯

北山經第三

北山經之首曰單狐之山多机木其上多華草蓬水出焉而西流注於泐水其中多玈石文石机音飢蓬音蓬此西北之山近崇吾長沙二山北者也机木似榆其灰宜以糞田泐水即長沙山泚水所注之泐水是也

又北二百五十里曰求如之山其上多銅其下多玉無草

木滑水出焉而西流注於諸毗之水前不周山北望諸毗此滑水注於諸毗之水是求如山在不周山之東也其中多滑魚其狀如鱓赤背其音如梧食之已疣鱓音善梧音午疣音尤鱓魚似蛇音如梧其音如人相枝梧也其中多水馬其狀如馬文臂牛尾其音如呼漢武帝元狩四年得天馬於燉煌之渥洼水中案黑水經燉煌西流此滑字與渥洼字音相近殆即此水中也

又北三百里曰帶山其上多玉其下多青碧有獸焉其狀如馬一角有錯其名曰朏䟽可以辟火有鳥焉其狀如烏五采而赤文名曰鶬鴰是自為牝牡食之不疽彭水出焉而西流注於芘湖之水其中多儵魚其狀如雞而赤毛三尾六足四首其音如鵲食之可以已憂錯一作厝朏音敝鶬音敞鴰音餘憂音由一角有錯言其角有甲如錯

又北四百里曰譙明之山譙水出焉西流注於河黑水燉煌而北與河遠不相涉矣而此以下言注於河者凡五且此當已在河西而又每曰西流注河此皆不可曉其中多何羅之魚一首而十身其音如吠犬食之已癰一首十身蓋其形如肺然也有獸焉其狀如貆而赤豪其音如榴榴名曰孟槐可以禦凶榴榴當是貓貓禦凶辟不祥也是山也無草木多青雄黃

又北三百五十里曰涿光之山嚣水出焉西流注於河其中多鰼鰼之魚其狀如鵲而十翼鱗皆在羽端其音如鵲可以禦火食之已瘅鰼音習瘅熱瘡疾其上多松柏其下多樓櫃其獸多麋羊其鳥多蕃蕃鶉也

又北三百八十里曰虢山其上多漆其下多桐椐桐梧桐花桐岡腫節宜杖其陽多玉其陰多鐵伊水出焉西流注於河西域有伊州近諸昌海然其水不得入河其獸多橐駝橐駝似胡羊高大有肉鞍謂之駝峯蹄如囊橐足有三節力負千斤行流沙中日可三百里知泉脈所在嗜鹹西北方甘肅及番中多有其鳥多寓狀如鼠而鳥翼其音如羊可以禦兵

又北四百里至於虢山之尾此曰虢山之尾則綿亘四百里皆虢山也其上多玉而無石魚水出焉西流注於河其中多文貝

又北二百里曰丹熏之山其上多樗柏其草多韭韮韮似韭而大葉如蒜多丹雘熏水出焉而西流注於棠水有獸焉其狀如鼠而兔首麋身其音如獋犬以其尾飛獋音毫尾或作髯名曰耳

鼠食之不腄又可以禦百毒腄音采腄大腹病

又北二百八十里曰石者之山其上無草木多瑤碧泚水出焉而西流注於河有獸焉其狀如豹而文題白身名曰孟極是善伏其鳴自呼題額也伏藏也

又北百一十里曰邊春之山多蔥葵韭桃李邊春之山一作春山春蔥音近此似即蔥嶺也杠水出焉而西流注於泑澤蔥嶺之北與蒲昌海為近有獸焉其狀如禺而文身善笑見人則臥名曰幽鵌其鳴自呼幽鵌或作鵌鵌音過見人則臥佯死也

又北二百里曰蔓聯之山其上無草木有獸焉其狀如禺而有鬣牛尾文臂馬蹄見人則呼名曰足訾其鳴自呼有

鳥焉羣居而朋飛其毛如雌雉名曰鵸其鳴自呼食之已風鵸或作渴

又北百八十里曰單張之山其上無草木有獸焉其狀如豹而長尾人首而牛耳一目名曰諸犍善叱行則銜其尾居則蟠其尾犍音健有鳥焉其狀如雉而文首白翼黃足名曰白鵺食之已嗌痛可以已瘌鵺音夜嗌音隘瘌音擊白鵺白鷸之類嗌咽也瘌瘋病也櫟水出焉而南流注於杠水即春山之杠水也

又北三百二十里曰灌題之山其上多樗柘其下多流沙多砥有獸焉其狀如牛而白尾其音如訓名曰那父有鳥焉其狀如雌雉而人面見人則躍名曰蜚斯其鳴自呼也

匠韓之水出焉而西流注於泑澤其中多磁石磁石吸鐵之母也

又北二百里曰潘侯之山其上多松柏其下多榛楛楛音戶楛赤荊也其陽多玉其陰多鐵有獸焉其狀如牛而四節生毛名曰旄牛已見前今川西羌中及西域諸蕃皆產之邊水出焉而南流注於懷澤懷一作櫰

又北二百三十里曰小咸之山無草木冬夏有雪

又北二百八十里曰大咸之山無草木其下多玉是山也四方不可以上有蛇名曰長蛇其毛如彘豪其音如鼓柝舊說其長百尋案蛇色如文綬其文間有毫如豬毫此其類也柝夜行所擊柳也常山亦有長蛇形與此異

又北三百二十里曰敦薨之山其上多樓柎其下多芘草

紫草如蘭而赤可染西北人取其汁為脂脂疑此山即鹵奴之燕支山也今在山丹西北敦薨之水出焉而西流注於泑澤出於崑崙之東北隅實惟河源前不周山言西望泑澤河水所潛詳此文則謂眾川注於泑澤乃晉流地下而復出於崑崙之東北隅此泑澤實河之源也說與張騫流沙同而崑崙即為指肅州南山言明矣其中多赤鮭鮭音圭又音哇鮭鱖酢也今名河豚善鼓氣有毒其獸多兕旄牛旄一作犛其鳥多鴈鳩亦穀也

又北二百里曰少咸之山無草木多青碧有獸焉其狀如牛而赤身人面馬足名曰窫窳其音如嬰兒是食人窫音軋窳音愈爾雅云窫窳似貙而虎爪未知孰是敦水出焉東流注於鴈門之水此西北方別一鴈門非山西之鴈門也又東北亦有鴈門其中多鮌鮌之魚食之殺人鮌音沛鮌鮌未詳其狀

又北二百里曰獄法之山瀤澤之水出焉而東北流注於泰澤瀤音壞此非邊水所注之懷澤其中多鱃魚其狀如鯉而雞足食之已疣鱃音藻有獸焉其狀如犬而人面善投見人則笑其名曰山渾其行如風見則天下大風渾音暉

又北二百里曰北嶽之山多枳棘剛木此非恒山北嶽有獸焉其狀如牛而四角人目彘耳其名曰諸懷其音如鳴雁是食人諸懷之水出焉而西流注於嚣水其中多鮨魚魚身而犬首其音如嬰兒今海中有虎魚鹿魚牛魚海豨皆以其首似之也食之已狂鮨音詣

又北百八十里曰渾夕之山無草木多銅玉嚣水出焉而西北流注於海沙漠以北乃多北流之水有蛇一首兩身名曰肥遺見則其國大旱管子曰涸水之精名曰蝸一頭而兩身其狀如蛇長八尺以其名呼之可使取魚鼈亦此類也蓋蝸字即肥遺二字合音也遺字本音位

又北五十里曰北單之山無草木多葱韭

又北百里曰隿差之山無草木多馬

又北百八十里曰北鮮之山是多馬鮮水出焉而西北流注於涂吾之水漢武帝元狩二年馬出涂吾水中然未詳其地所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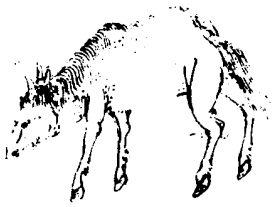
又北百七十里曰隄山隄或作陡多馬有獸焉其狀如豹而文首名曰狕狕音么隄水出焉而東流注於泰澤其中多龍龜

凡北山經之首自單狐之山至於隄山凡二十五山五千四百九十里大約皆甯夏以北之山自單狐至敦薨十七山並西山而西自少咸至隄山八山則並北而東者之山也其神皆人面蛇身其祠之毛用一雄雞彘瘞吉玉用一珪瘞而不糈但埋牲玉而不用米其山北人皆生食不火之物一作皆生食而不火此北山之西一條也

水馬

滑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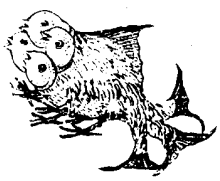
同邑後學余家棗查美珂謹摹原本上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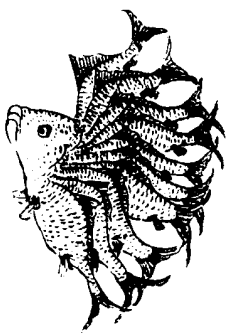


臞蹠

鵸鵌

條魚





何羅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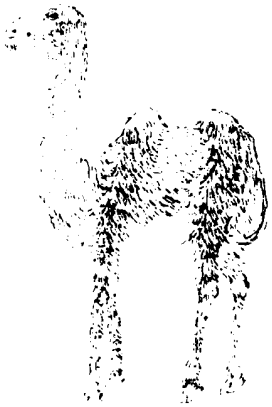
孟槐

鱨鱨魚

耳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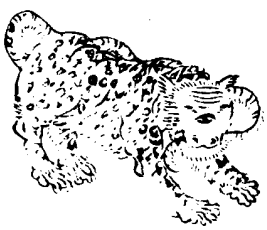
孟極

寓鳥



臺駝

鵸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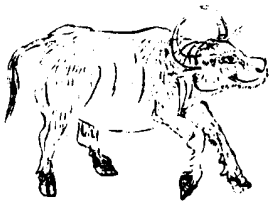


諸犍

幽頞

足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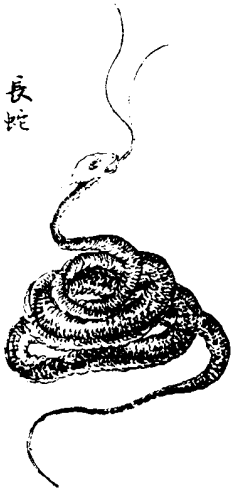
白鵺



那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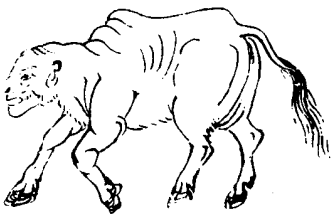
辣斯

長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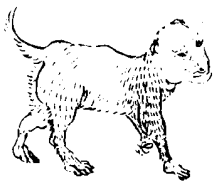
赤鮭

窫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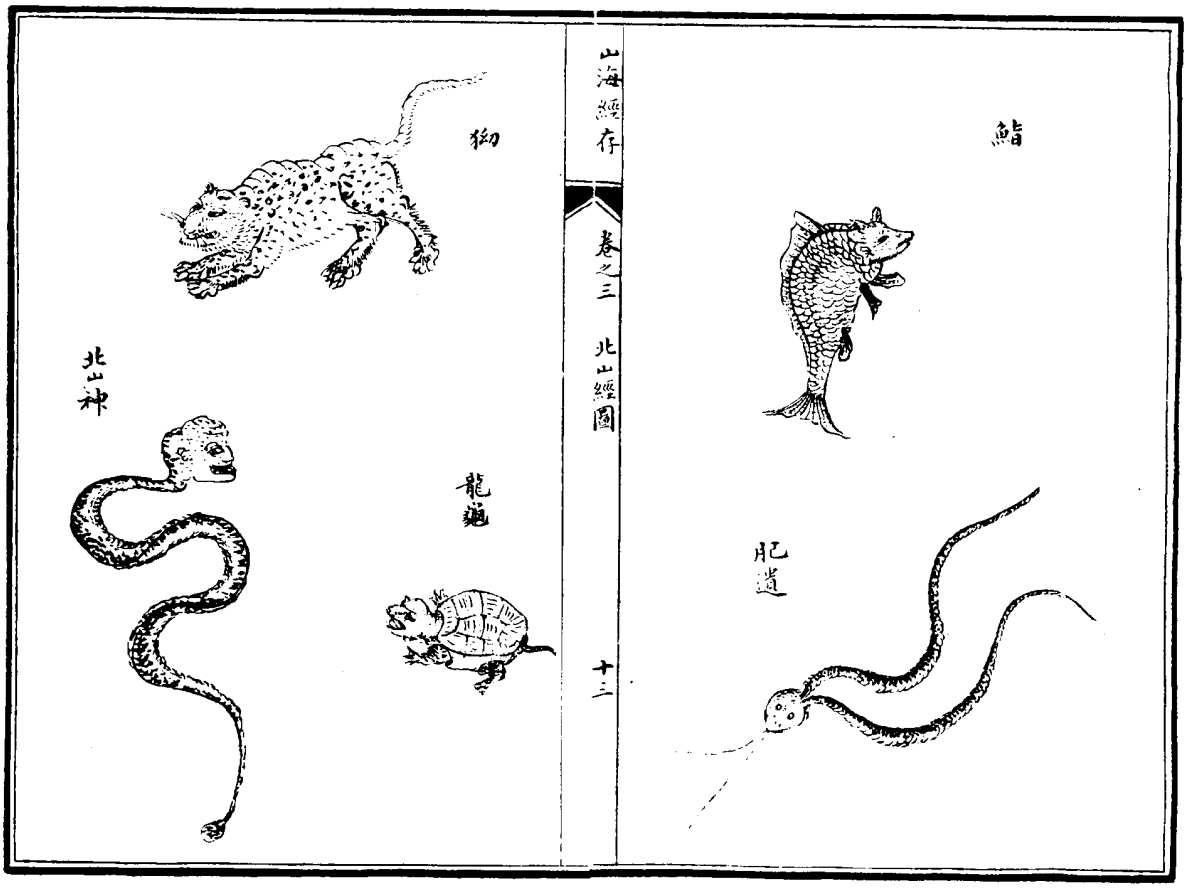


鱯魚

山彈



諸懷



北次二經之首在河之東其首枕汾其名曰管涔之山河水自積石入中國東北流過湟水過鄯部循賀蘭山又東北過三受降城至古勝州阻陰山始折而南流至華陰乃又折而東故河東為冀河西為雍此北次二經之首大抵冀州以北之山川也管涔山在今太原府汾陽縣北又名秀容山故曰在河之東枕枕之也其山臨汾水上也枕去聲涔音岑其上無木而多草其下多玉汾水出焉而西流注於河汾水出管涔東折南流經汾州霍州平陽以南乃折而西流入河

又西二百五十里曰少陽之山其上多玉其下多赤銀銀自有赤者酸水出焉而東流注於汾水其中多美赭

又北五十里曰縣雍之山縣音懸雍音壅今平陽縣西有汲甕山然非管涔以北也其上多玉其下多銅其獸多閭麋閭山驢也似驢而歧蹄有角如麋羊鄉飲酒禮有閭

中刻此獸形以受算其鳥多白翟白鶴鶴于六反白鶴即白翰晉水出焉而東南流注於汾水東過晉陽東入汾其中多鱄魚其狀如儵而赤鱗其音如叱食之不驕驕一作騷騷同臭也作騷為是

又北二百里曰狐岐之山無草木多青碧勝水出焉而東北流注於汾水其中多蒼玉狐岐山在今汾州介休縣勝水出其下東北注汾水

又北三百五十里曰白沙山廣員三百里盡沙也無草木鳥獸此蓋石州以北之山矣鮪水出於其上潛於其下出山之巔而潛其下蓋以其皆沙故也是多白玉

又北四百里曰爾是之山無草木無水

又北三百八十里曰狂山無草木是山也冬夏有雪狂水

出焉而西流注於浮水其中多美玉大同之北有山積雪

又北三百八十里曰諸餘之山其上多銅玉其下多松柏諸餘之水出焉而東流注於旄水

又北三百五十里曰敦頭之山其上多金玉無草木旄水出焉而東流注於卭澤其中多騊駼牛尾而白身一角其音如呼騊音勉凡此浮水旄水之類大抵自大同外入塞之水其澤皆北方小海也

又北三百五十里曰鉤吾之山其上多玉其下多銅有獸焉其狀如羊身人面其目在腋下虎齒人爪其音如嬰兒名曰狍鴞是食人狍鴞猶咆哮氣健貌舊說此即饕餮食人未盡還害其身者

又北三百里曰北嚣之山無石其陽多碧其陰多玉有獸焉其狀如虎而白身犬首馬尾彘鬣名曰獨狢狢音谷此獸實野犬類犬之性獨有鳥焉其狀如烏人面名曰鸞鵲宵飛而晝伏食之已瞀鸞音般鵲音冒瞀音謂鸞鵲鴟鴞之屬而大今人謂之訓狐又名夏胡其目能夜察蚊虻而晝不見邱山故宵飛晝伏瞀中熱病也今鴟鴞亦可治熱及頭風洛水出焉而東流注於卭澤

又北三百五十里曰梁渠之山無草木多金玉脩水出焉而東流注於鴈門此代有鴈門關然此當在直北其獸多居暨其狀如彙而赤毛其音如豚彙音位彙似鼠短喙短足其毛如刺卷伏則如栗毬有鳥焉其狀如夸父四翼一目犬尾名曰嚣其音如鵲食之已腹痛可以止衕衕音洞夸父一作舉父衕瀉泄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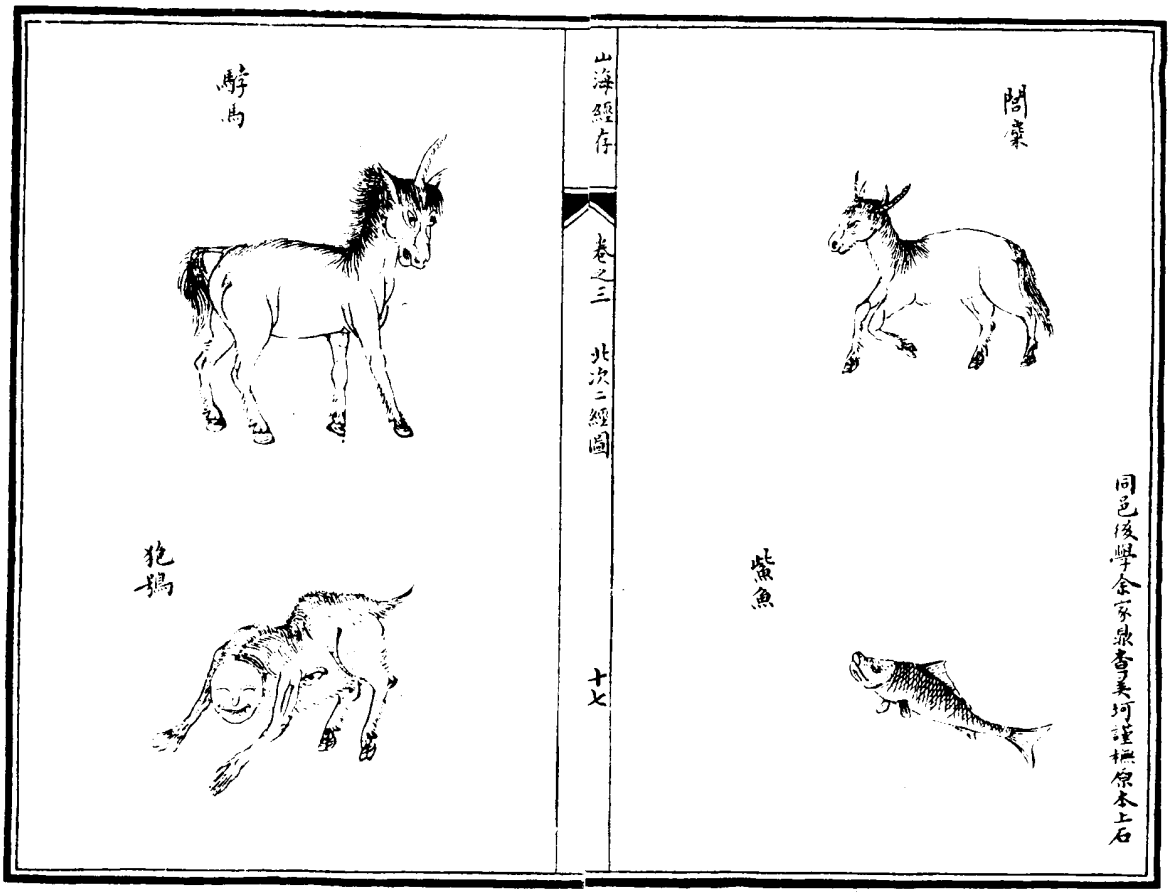
又北四百里曰姑灌之山無草木是山也冬夏有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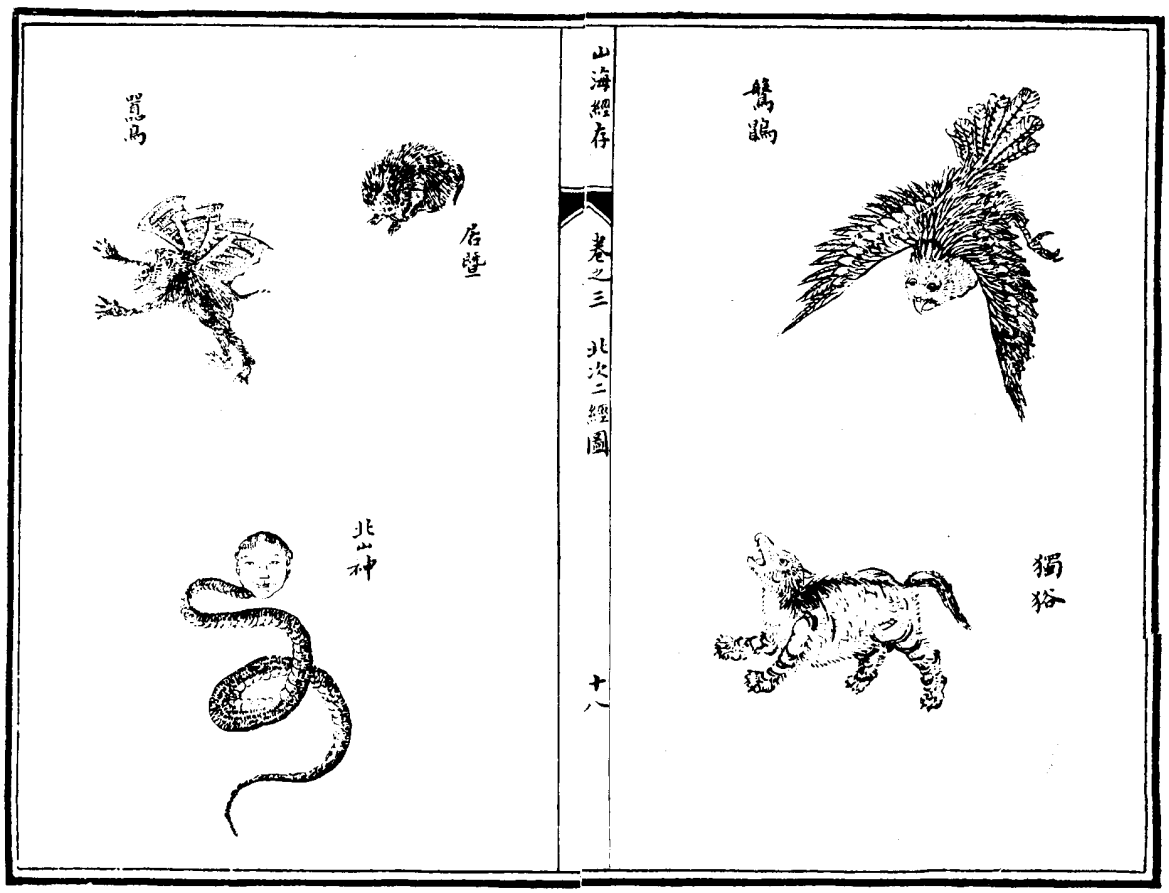
又北三百八十里曰湖灌之山其陽多玉其陰多碧多馬湖灌之水出焉而東流注於海其中多鮑鱮同有木焉其葉如柳而赤理未詳其名

又北水行五百里流沙三百里至於洹山其上多金玉三桑生之其樹皆無枝其高百仞百果樹生之其下多怪蛇此大漠之北矣

又北三百里曰敦題之山無草木多金玉是錞於北海

凡北次二經之首自管涔之山至於敦題之山凡十七山五千六百九十里此北山之中直北者其神皆蛇身人面其祠毛用一雄雞瘞用一璧一圭投而不糈其牲埋之其玉投之而不用米也


閼葉
同邑後學金家最書美坷謹摹原本上石
紫魚
騊駼
狍鴞


鷦鷯
獨狛
居暨
罵鳥
北山神

北次三經之首曰太行之山其首曰歸山行音杭太行山磅礴遼澤彰德衛輝懷慶路安六郡之間皆其山麓也太行山之南首則又名歸山今懷慶河內縣西北也其上有金玉其下有碧有獸焉其狀如麋羊而四角馬尾而有距其名曰驩善還驩音暉還音旋善還善盤旋而舞也其名自訓有鳥焉其狀如鵲白身赤尾六足其名曰鵸是善驚其鳴自詨鵸音奔詨依教反詨亦呼也鳥鳴曰詨關人謂呼為詨

又東北二百里曰龍侯之山無草木多金玉決決之水出焉而東流注於河此間注河小水今難悉考其中多人魚其狀如鯑魚四足其音如嬰兒食之無癡疾人魚似鮎而又似人廣中亦有之謂之海婦人此以有音為異

又東北二百里曰馬成之山其上多文石其陰多金玉有獸焉其狀如白犬而黑頭見人則飛蓋有肉翅也其名曰天馬其鳴自訓有鳥焉其狀如烏首白而身青足黃是名曰鶌鶌其鳴自詨食之不飢可以已寓鶌音屈鶌音居鶌鶌即鶌鴟也寓與誤通

又東北七十里曰咸山其上有玉其下多銅是多松柏草多此草條菅之水出焉而西南流注於長澤或謂此澤州陽城之濩澤也其中多器酸三歲一成食之已癘器酸未詳成成熟也

又東北二百里曰天池之山其上無草木多文石有獸焉其狀如兔而鼠首以其背飛蓋背有長毛而仰飛也其名曰飛鼠滚水出焉潛於其下其中多黃堊

又東三百里曰陽山澤州之陽城山其上多玉其下多金銅有獸焉其狀如牛而赤尾其頸腎其狀如句瞿其名曰領胡其鳴自詨食之已狂句音鉤瞿音劬言頸上有肉高起如斗瞿也有鳥焉其狀如雌雉而五彩以文是自為牝牡名曰象蛇其鳴自詨留水出焉而南流注於河其中有鮨父之魚其狀如鮒魚魚首而龜身食之已嘔嘔乾吐也

又東三百五十里曰賁聞之山其上多蒼玉其下多黃堊多涅石以上山大抵皆太行之屬

又北百里曰王屋之山是多石瀵水出焉而西北注於泰澤王屋山在絳州垣曲縣山形如屋沇水所出也沇水出其巔崖下既見而伏又東出於懷慶之濟源縣其源匯

二澤東源周七百步西源周六百八十步合流至溫縣是為沁水此瀵水即沇水也沁水今作濟水但王屋在太行以西相去不遠非太行北千餘里也瀵水出而東南流非西北流也或者其始出處向西北乃轉東南耳泰澤當作大澤蓋指濟源二澤言也鮪水滙水皆出山上而潛其下瀵水亦然而不言潛其下亦失之矣瀵沇音近也

又東北三百里曰教山其上多玉而無石教水出焉西流注於河是水冬乾而夏流貫惟乾河今關喜縣東北有乾河口或是其中有兩山是山也廣圓三百步其名曰發丸之山其上有金玉此二山又在教水中者也

又南三百里曰景山南望鹽販之澤北望少澤鹽下一無販字景山耿也今蒲州河津縣鹽澤今解州鹽池也少澤郇瑕也然此當在王屋之西耳其上多草藸蕪藸音著蕪音豫藸蕪即著也有赤白大小數種其苗蔓生葉似牽牛其根似羊蹄食其根以長細色白皮微赤而氣香者

謂之山藥今藥局以懷慶所出為佳懷去蒲解不產也其草多秦椒如川椒而細其陰多
赭其陽多玉有鳥焉其狀如蛇而四翼六目三足名曰酸
與其鳴自設見則其邑有恐或曰食之不醉
又東南三百二十里曰孟門之山孟門底柱三門也在今懷慶之孟縣南呂不韋
曰龍門未闢呂梁未鑿河出孟門之上穆天子傳云北升孟門此是也底柱山禹鑿之為三門以通河其上
多蒼玉多金其下多黃堊多涅石
又東南三百二十里曰平山平水出其上潛於其下是多
美玉
又東三百里曰京山有美玉多漆木多竹其陽有赤銅其
陰有元礵礵音小黑礵石也高水出焉南流注於河

又東二百里曰蟲尾之山其上多金玉其下多竹多青碧
丹水出焉南流注於河薄水出焉而南流注於黃澤自景山以
下皆沿河東流大抵懷衛間山川也淮南子曰薄水出鮮于山未知合否黃澤蓋河之旁所瀦澤也
又東三百里曰彭毗之山其上無草木多金玉其下多水
蚤林之水出焉東南流注於河肥水出焉而南流注於牀
水其中多肥遺之蛇
又東百八十里曰小侯之山明漳之水出焉南流注於黃
澤有鳥焉其狀如烏而白文名曰鴟鶚食之不瀸鴟音姑鶚音習
瀸音醮南方有鵰鶚似雌雞而白文北方無此鳥恐非也瀸目瞬動也
又東三百七十里曰泰頭之山共水出焉南注於虖沱其
上多金玉其下多竹箭此蓋又背河而東北行矣衛有共邑又其地多竹然虖沱猶遠在其北此共水不得云南注也
又東北二百里曰軒轅之山其上多銅其下多竹有鳥焉
其狀如梟而白首其名曰黃鳥其鳴自設食之不妒此當在彰德西矣奈經書所稱黃鳥鸝也一名倉庚今謂之黃鶯鸎者言食之可以療妒然此鳥不似梟亦不白首鳴亦非自設
又北二百里曰謁戾之山其上多松柏有金玉沁水出焉
南流注於河謁戾今沁州沁源縣羊頭山也古之上黨也沁水出沁州流經澤州至滎陽之東北入河
其東有林焉名曰丹林丹林之水出焉南流注於河嬰侯
之水出焉北流注於氾水此非河南之氾水也然未詳所在

東三百里曰沮洳之山無草木多金玉濛水出焉南流注
於河濛水即淇水也出衛輝之大號山古隆慮也沮洳即隆慮然東流非南流
又北三百里曰神囷之山其上有文石其下有白蛇有飛
蟲黃水出焉而東流注於洹洹音丸洹水出彰德林慮縣東流入於清水滏水
出焉而東流注於歐水滏水出釜山過彰德西北下流入濁水
又北二百里曰發鳩之山今在潞安府長子縣西其上多柘木有鳥
焉其狀如烏文首白喙赤足名曰精衛其鳴自設是炎帝
之少女名曰女娃女娃遊於東海溺而不返故為精衛常
銜西山之木石以堙於東海娃烏佳孤涯二反堙音因漳水出焉東流
注於河此濁漳也出鹿谷山流經彰德府合清漳而東入河

又東北百二十里曰少山今在平定州藁城縣其上有金玉其下有銅清漳之水出焉東流於濁漳之水清漳出大要谷東流合濁漳至阜城入河又東北二百里曰錫山其上多玉其下多砥牛首之水出焉而東流注於滏水

又北二百里曰景山有美玉景水出焉東南流注於海澤

又北百里曰題首之山有玉焉多石無水

又北百里曰繡山其上有玉青碧其木多栒栒音荀木可為琴其草多芍藥芎藭芎藭其根入藥似牡丹其花香而色麗其葉或以為辛夷誤甚洧水出焉而東流注於河此非鄭之洧水也然未詳所在其中有鑊鼄鑊似鮎而大其色白通青雌也或曰鑊鼄一物名耳

又北百二十里曰松山陽水出焉東北流注於河

又北百二十里曰敦與之山其上無草木有金玉漆水出於其陽而東流注於泰陸之水孫炎云大陸今鉅鹿廣阿澤也李吉甫又以深州趙三州為大陸然則大陸今深澤是也泜水出於其陰而東流注於彭水泜音抵泜水出中邱窮泉谷東流入於漳水然則此彭字當作漳槐水出焉而東流注於泜澤

又北百七十里曰柘山其陽有金玉其陰有鐵歷聚之水出焉而北流注於洧水

又北三百里曰維龍之山其上有碧玉其陽有金其陰有鐵肥水出焉而東流注於皋澤其中多礜石言肥水中多礜礜大石也敞鐵之水出焉而北流注於大澤

又北百八十里曰白馬之山其陽多石玉其陰多鐵多赤銅木馬之水出焉而東北流注於虖沱自泰頭至此繞太行之東而北行也至此則疑近北嶽恆山之境矣

又北二百里曰空桑之山無草木冬夏有雪空桑之水出焉東流注於虖沱此北方空桑非東之空桑也

又北三百里曰泰戲之山無草木多金玉有獸焉其狀如羊一角一目目在耳後其名曰辣辣其鳴自訓辣音棟虖沱之水出焉而東流注於溲水溲音樓虖沱今出朔州平鹵南武夫山東南流經正定並恆衛寇易諸水而東入海今自河已南徙北方川原或塞或開互相易位不可詳考矣液女之水出於其陽南流注於沁水案平鹵去沁水已遠液女之水不知何水也

又北三百里曰石山多藏金玉濩濩之水出焉而東流注於虖沱鮮于之水出焉而南流注於虖沱

又北二百里曰童戎之山皋涂之水出焉而東流注於溲液水前溲水液水兩分此又合言溲液水豈此皋涂之水分入於二水而約言之邪

又北三百里曰高是之山今蔚州靈邱縣此北嶽之山矣滋水出焉南流注於虖沱其木多椐其草多條滱水出焉東流注於河案滱水出靈邱經正定合恆水恆水出恆山北谷東南合滱水又南流入於衛水此後世經流也古之恆水入於易水而東自入海滱恆皆不入虖沱也滱水出靈邱東南流合恆水入易水入海滱不入虖沱亦不入河也河自大伾東北流至碣石入海而恆衛滱易虖沱皆不與河相涉易水最北虖沱次南河又在南也後世川瀆乃互異矣古燕雲恆嶽之水不能越虖易而入河也乃此言滱水入河下鄭般燕虢倫繩皆云入河是秦漢人之水道或然非三代之書

可知

又北三百里曰陸山多美玉鄰水出焉而東流注於河鄰或作郯

又北二百里曰沂山般水出焉而東流注於河沂魚依反般音盤

北百二十里曰燕山多嬰石燕山今京師也嬰石石之美者列子所謂燕石也燕水出焉而東流注於河燕山以東滦盧濡遼之水皆自入海不入河

又北山行五百里水行五百里至於饒山是無草木多瑤碧其獸多橐駝其鳥多鵸鵸似貓頭歷虢之水出焉而東流注於河其中有師魚食之殺人師或作鮐此未越海而水行五百里或即沂此歷虢之水歐今不可考師魚未詳

又北四百里曰乾山無草木其陽有金玉其陰有鐵而無水據此則乾當音干有獸焉其狀如牛而三足其名曰獜其鳴自詨

又北五百里曰倫山倫水出焉而東流注於河有獸焉其狀如麋其川在尾上其名曰羆川亦作州後竄也此非熊羆之羆

又北五百里曰碣石之山地志碣石在北平驪城縣西南河口之地酈道元水經云驪城枕海有石如甬道數十里當山頂有大石如桂章昭云碣石昔在河口海濱歷世既久為水所漸淪入於海已去岸五百餘里矣案永平府之南萊州之北河間天津之東渤海中有過沙焉蓋古碣石也繩水出焉而東流注於河碣石且淪海中則繩水亦無存矣其中多蒲夷之魚未詳其上有玉其下多青碧

又北水行五百里至於鴈門之山無草木此鴈門山又非山西之鴈門關也北陵西隃鴈之所出地在高柳北

又北水行四百里至於泰澤其中有山焉曰帝都之山廣圓百里無草木有金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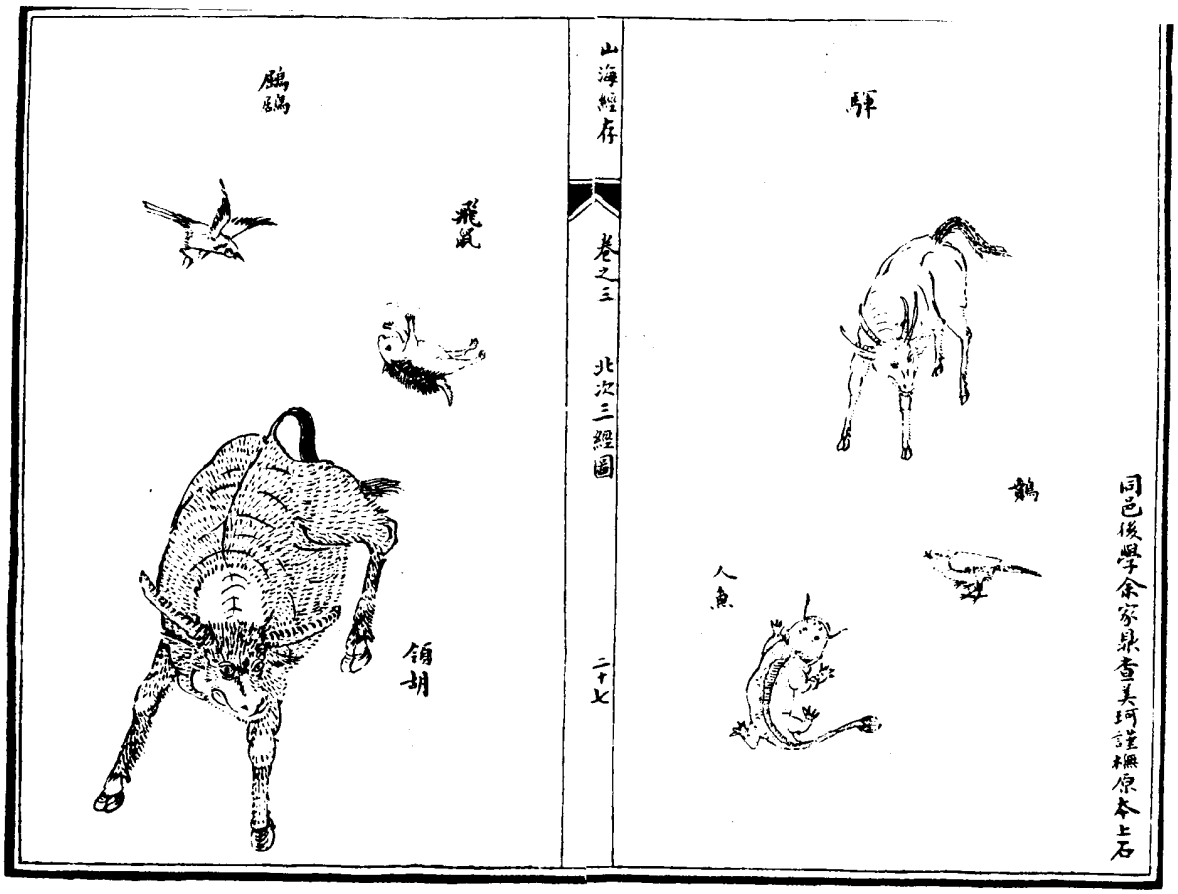
又北五百里曰錞於毋逢之山北望雞號之山其風如颷西望幽都之山浴水出焉是有大蛇赤首白身其音如牛見則其邑大旱此蓋東極於遼左矣幽都燕也浴水黑水也永平有盧水入海長白山有黑龍江皆里水也颷風急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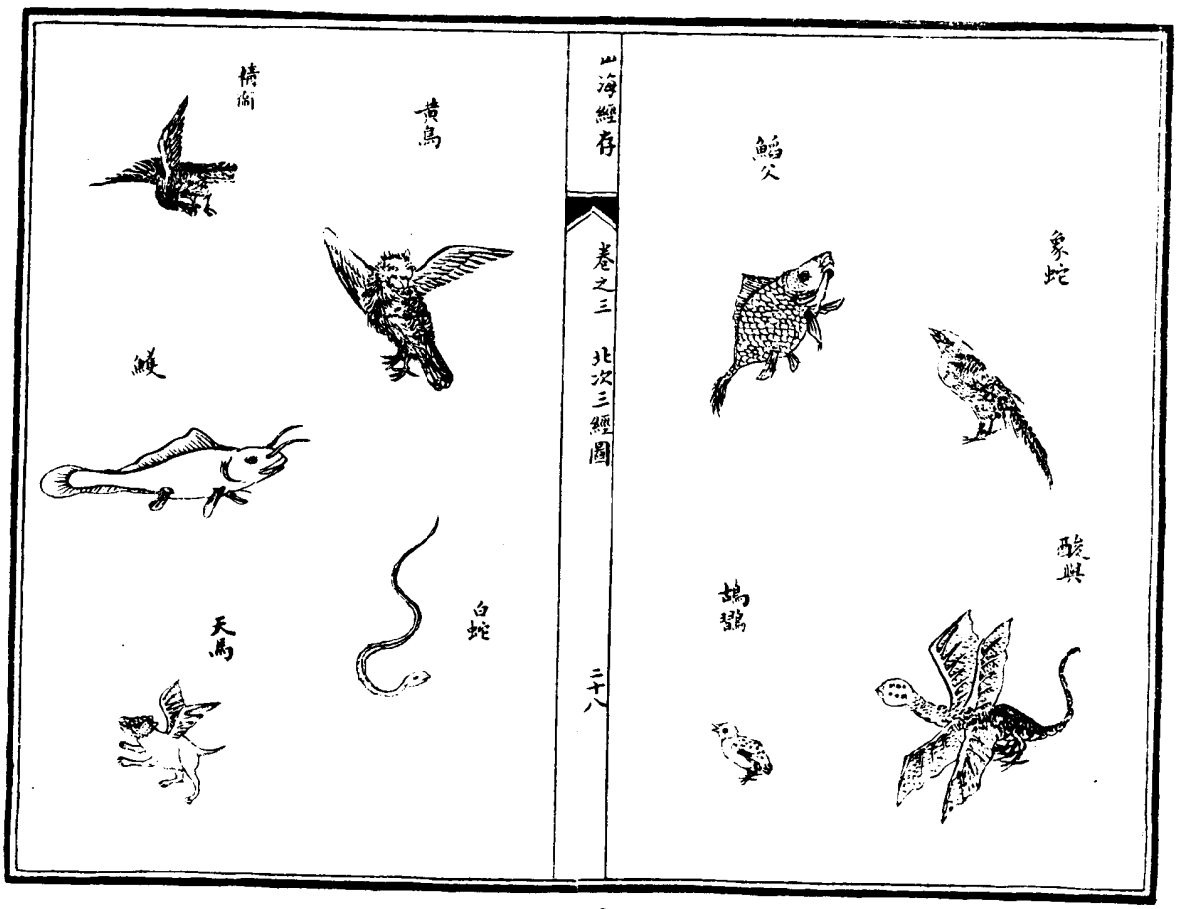
凡北次三經之首自太行之山以至於毋逢之山凡四十六山萬二千三百五十里此北之東條自太行而西南又循河而東又循太行之東而北

至恆岳乃自恆岳而又東歷山前燕平以北太約極於遼左而止其神狀皆馬身而人面者廿神其祠之皆用一藻茝瘞之茝昌改反藻字下有闕文茝今白芷也太行以下至少山二十二山主太行其神狀及祠之之禮如此其十四神狀皆彘身而載玉其祠之皆玉不瘞自錫山以下至高是十四山主恆嶽其神狀及祠之之禮如此不瘞投其玉也其十神狀皆彘身而八足蛇尾其祠之皆用一璧瘞之自陸山以下至毋逢十山其神狀及祠之之禮如此大凡四十四神皆用稌糈米祠之此皆不火食惟太行恆山高是二神用火食也

右北經之山志凡八十七山二萬三千二百三十里

山海經存卷之三終


山海經存
卷之三 北次三經圖
二十七
同邑後學余家泉查美珂謹摹原本上石
鵸鵌
飛鼠
領胡
鵝
人魚


山海經存
卷之三 北次三經圖
二十八
鯑父
象蛇
鵸與
蝸鵝
情𤞷
黃鳥
鯥
白蛇
天馬

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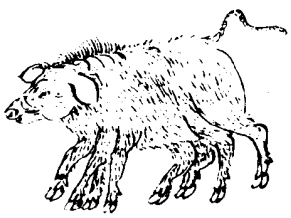
罴

罴

辣辣

鵸

北山十四神


北山十神

大蛇

北山廿神

山海經存卷之四

烏程盧孫辰子純

發源注—紱雙池釋—後學 同邑程夢元庭園 同邑戴 彭景鈞 同校字

同邑余家鼎彝伯

東山經第四

東山經之首曰樕蟲之山北臨乾昧樕音速蟲音食水出焉而東北流注於海其中多鱯鱯之魚其狀如犂牛其音如彘鳴鱯時公反

又南三百里曰藟山其上有玉其下有金湖水出焉東流

注於食水其中多活師藟音誄活師蝌蚪也爾雅謂之活東或曰東海之濱有魚焉似蝌蚪而味美其名曰蛇魚

又南三百里曰栒狀之山其上多金玉其下多青碧石有獸焉其狀如犬六足其名曰從從其鳴自詨有鳥焉其狀如雞而鼠毛其名曰蜚鼠見則其邑大旱蜚音肺沢水出焉而北流注於湖水沢音枳其中多箴魚其狀如儵其喙如箴食之無疫疾箴音針今江東濱海皆有之謂之針工魚

又南三百里曰勃垒之山無草木無水垒古齊字

又南三百里曰番條之山無草木多沙減水出焉北流注於海其中多鹹魚鹹音感黃頰魚也

又南四百里曰姑兒之山其上多漆其下多桑柘姑兒之水出焉北流注於海其中多鹹魚或曰此即齊東姑尤也

又南四百里曰高氏之山其上多玉其下多箴石古人治病用箴其砭以石諸繩之水出焉東流注於澤其中多金玉或曰即滙水在青州者

又南三百里曰嶽山其上多桑其下多樗濼水出焉東流注於澤其中多金玉齊有濼水出泰山北匯為黑水至渤海馬崖潛流出歷城西五十里湧出曰趵突之泉北注清沧其經流即濼水也或即此歟

又南三百里曰犲山其上無草木其下多水其中多堪孖之魚犲音柴孖音序堪孖未詳或曰即鱣魚也似鯉食草今人池沼養之謂之草魚有獸焉其狀

如夸父而彘毛其音如呼見則天下大水

又南三百里曰獨山其上多金玉其下多美石末塗之水出焉而東南流注於沔此非漢水之沔其中多僬蟜其狀如黃蛇魚翼出入則有光見則其邑大旱蟜時中反

又南三百里曰泰山舊說即東嶽岱宗今在泰安州西北自下至巔凡四十八里三百步其上多玉其下多金有獸焉其狀如豚而有珠名曰狪狪其鳴自訓狪音同環水出焉東流注於海其中多水玉泰山下有原山淄水出其北東北流入海汶水出其南西南流入沛此或即淄水也然則環當作原

又南三百里曰竹山錞於涯一作江非案此據岱宗以南則當作錞於淮無草木多瑤碧激水出焉而東南流注於娶檀之水其中多芘

嶽

凡東山經之首自樕蟲之山以至於竹山凡十二山三千六百里此經大約自東北海上迤西而南沿海至東岳以南也然沿海青兗之境海水多所淪昧今皆不可考矣其神狀皆人身龍首祠毛用一犬祈鯡用魚鯡音二其祠之用犬其有所祈禱則用魚也以牲告神欲神聽之曰鯡公羊傳曰蓋和其鼻以鯡社

鱄鱄

從從

活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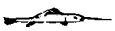
蛫鼠

同邑後學余家泉查美珂謹摹原本

鯥

如夸父

箴魚



東次二經之首曰空桑之山北臨食水東望沮吳南望沙陵西望潛澤潛音旻此非北山之空桑也前言食水出椒蠡山東北注海此山北臨食水是則此山在椒蠡之東也沮吳猶沮如斥鹵下濕也潛澤蓋即繩澠之水所注澤也周禮空桑之琴瑟有獸焉其狀如牛而虎文其音如欽其名曰軨軨其鳴自訓見則天下大水欽一作吟宜從之軨音靈

又南六百里曰曹夕之山其下多穀而無水多鳥獸

又西南四百里曰嶧皋之山其上多金玉其下多白堊嶧皋之水出焉東流注於激女之水其中多蜃珧嶧音亦蜃音腎珧音遥或曰此即鄒之繹山也在鄒縣北蜃珧皆蚌屬其甲可飾器物

又南水行五百里流沙三百里至於葛山之尾無草木多砥礪東無流沙而此云然豈渡少海而行歟

又南三百八十里曰葛山之首無草木澧水出焉東流注於余澤澧音禮此非荆州之澧其中多珠蠃魚其狀如肺而有目六足有珠其味酸甘食之無癘蠃音鸞案此或以為鱉蜬則鱉六足而形不似肺或以為鮓魚則鮓似肺而無目或以為烏賊似之呂氏春秋曰澧水之魚名曰朱蠃六足有珠魚之美者也

又南三百八十里曰餘峩之山其上多梓枏其下多荆芑雜余之水出焉東流注於黃水有獸焉其狀如菟而鳥喙鴟目蛇尾見人則眠名曰犰狳其鳴自訓見則螽蝗為敗犰音仇狳音余見則眠俾死也螽蝗為敗蟲害禾稼也

又南三百里曰杜父之山無草木多水

又南三百里曰耿山無草木多水碧多大蛇有獸焉其狀如狐而魚翼其名曰朱獳其鳴自訓見則其國有恐獳音儒

又南三百里曰盧其之山無草木多沙石沙水出焉南流注於涔水其中多鴛鴦其狀如鴛鴦而人足其鳴自訓見則其國多土功鴛音犁今鴛鴦之足頗似人足然其狀似雁不似鴛鴦

又南三百八十里曰姑射之山無草木多水

又南水行三百里流沙百里曰北姑射之山無草木多石上下節射字皆音夜莊周所謂藐姑射之山或此三山也

又南三百里曰南姑射之山無草木多水

又南三百里曰碧山無草木多大蛇多碧水玉水晶之青綠色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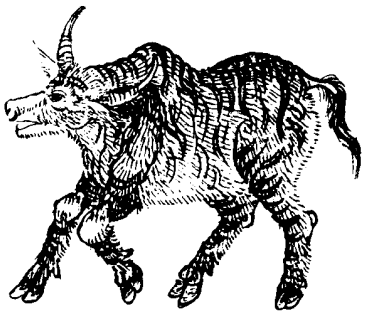
又南五百里曰緱氏之山無草木多金玉原水出焉東流注於沙澤緱一作維一作俠

又南三百里曰姑逢之山無草木多金玉有獸焉其狀如狐而有翼其音如鴻鴈其名曰獙獙見則天下大旱獙音蹙

又南五百里曰鳧麗之山其上多金玉其下多箴石有獸焉其狀如狐而九尾九首虎爪名曰蠪姪其音如嬰兒是食人蠪音龍姪音蛭

又南五百里曰硜山南臨硜水東望湖澤有獸焉其狀如馬而羊目四角牛尾其音如猣狗其名曰狡狡見則其國多狡客硜音真狡音由狡猣也或曰美好也有鳥焉其狀如鳧而鼠尾善登木其名曰絜鉤見則其國多疫絜胡結反爲本木栖鳧則不木栖故以善登木爲異也以上之山川皆無可考

凡東次二經之首自空桑之山至於硜山凡十七山六千六百四十里大約又在檄嶽之東東循於海其神狀皆獸身人面載觡觡音格觡角之中實者鹿麋之屬是也載戴通其祠毛用一雞祈嬰用一璧瘞



軨軨

同邑後學余家鼎查美珂謹摹原本上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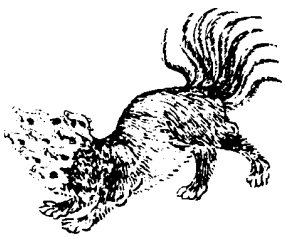
珠蟞魚

犰狳

朱獳

鵠胡

㣲㣲



蠪姪

東次三經之首曰尸胡之山北望狪山其上多金玉其下多棘有獸焉其狀如麋而魚目其名曰㜸胡其鳴自訓音狪音婉

又南水行八百里曰岐山其木多桃李其獸多虎東山而水行是

蓋在海東也以下之山川無可考記其名物音釋而已

又南水行五百里曰諸鉤之山無草木多沙石是山也廣員百里多寐魚蓋環山皆水也寐魚即鮇魚

又南水行七百里曰中父之山無草木多沙

又東水行千里曰胡射之山無草木多沙石

又南水行七百里曰孟子之山其木多梓桐多桃李其草

多菌蒲其獸多麋鹿是山也廣員百里其上有水出焉名曰碧陽其中多鱣鮪菌音郡菌蕈也海中如綸綬之屬今之紫菜石花牛毛海帶海苔之類皆菌蒲屬也今東海如日本琉球臺灣閩宋諸島中每多麋鹿及海菜桃李又東海度索山之桃亦在海中也不曰碧陽之水出焉而曰其上有水出焉曰碧陽見碧陽之水只在此山中山在海中無他注也鱣黃魚也其夾背有鱗甲一路其身無鱗其首似龍其色黃其骨脆軟可食重者千斤鮪鮪魚也似鱣而長鼻如鐵兜鍪無鱗其背亦脆軟可食一名鱣鱣

又南水行五百里曰流沙行五百里有山焉曰跂踵之山廣員二百里跂音企無草木有大蛇其上多玉有水焉廣員四十里皆涌其名曰深澤涌音勇涌自下漬沸而上如歷城有趵突之泉分陝有虞水之泉其深叵測皆此類也此澤只在此山亦環海也其中多蠵龜蠵音攜蠵蠏也似龜而大六足其

甲蓏而有文可人飾器今廣中亦有之或曰雄曰鳥雌曰鵜蝸有魚焉其狀如鯉而六足鳥尾名曰鮯鮯之魚其鳴自訓鮯音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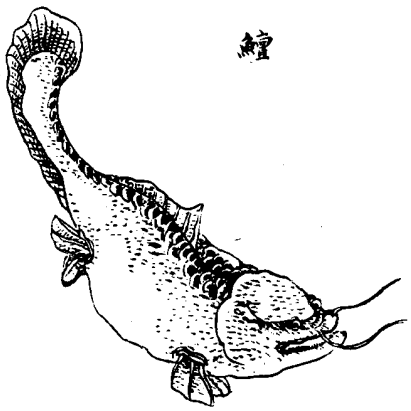
又南水行九百里曰晦隅之山晦音畝其上多草木多金玉多赭有獸焉其狀如牛而馬尾名曰精精其鳴自訓晦一作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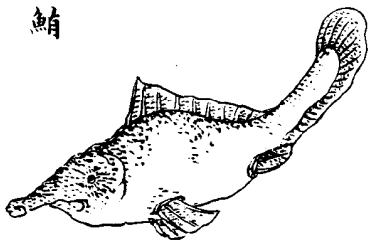
又南水行五百里流沙三百里至於無皋之山南望幼海又環中國者為少海少海外乃為大海也明此皆在幼海東矣文淮南子曰東方大渚曰少海東望榑木榑音扶或作扶桑謂海東有扶桑之木日出所拂者也無草木多風凡東海多風周禮曰東景夕多風是也是山也廣員百里

凡東次三經之首自尸胡之山至於無皋之山凡九山六千九百里其神狀皆人身而羊角其祠用一牡羊米用黍

是神也見則風雨水為敗

同邑後學余家泉查美珂謹模原本上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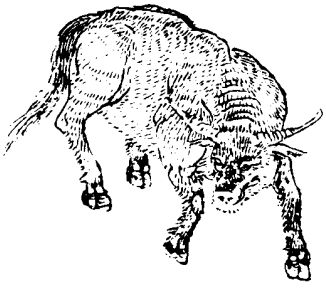




東山神

鮯鮯魚

蠵龜



精精

東次四經之首曰北號之山臨於北海有木焉其狀如楊赤華其實如棗而無核其味酸甘食之已瘧食水出焉而東北流注於海此又一食水非椒蘇之食水有獸焉其狀如狼赤首鼠目其音如豚名曰猲狙是食人猲音葛狙音苴有鳥焉其狀如雞而白首鼠足而虎爪名曰䲹雀亦食人䲹音祈

又南三百里曰旄山無草木蒼體之水出焉而西流注於展水其中多鱃魚其狀如鯉而大首食者不疣鱃音秋

又東三百二十里曰東始之山上多蒼玉有木焉其狀如楊而赤理其汁如血不實其名曰芑可以服馬舊說以汁塗馬能使馬調良也泚水出焉而東北流注於海其中多美貝多茈魚其

狀如鮒一首而十身其臭如蘼蕪食之不糨糨古屁字氣下泄也

又東南三百里曰女烝之山其上無草木石水出焉而西流注於鬲水其中多薄魚其狀如鱣魚而一目其音如歐見則天下大旱歐嘔同

又東南二百里曰欽山多金玉而無石師水出焉而北流注於皋澤其中多鱃魚多文貝有獸焉其狀如豚而有牙其名曰當康其鳴自訓見則天下大穰

又東南二百里曰子桐之山子桐之水出焉而西流注於餘如之澤其中多鱄魚其狀如魚而鳥翼出入有光其音如鴛鴦見則天下大旱

又東北二百里曰剡山多金玉有獸焉其狀如彘而人面黃身而赤尾其名曰合窳其音如嬰兒是獸焉食人亦食蟲蛇見則天下大水窳音庾

又東二百里曰太山上多金玉楨木楨女貞也木似冬夏不彫有獸焉其狀如牛而白首一目而蛇尾其名曰蜚行水則竭行草則死見則天下大疫蜚音翡

鉤水出焉而北流注於勞水其中多鱃魚

凡東次四經之首自北號之山至於太山凡八山一千七百二十里皆無可考

右東經之山志凡四十六山萬八千八百六十里

山海經存卷之四終

同邑後學余家泉查美珂謹摹原本上石

合窾
蜚
山海經存
卷之四 東次四經圖
十九
當康
鱯魚

烏程盧葆辰子純

同邑程夢元陛園

藝源汪　紱雙池釋　後學　同邑戴　彭景鈞　同校字

同邑余家鼎彝伯

中山經第五

中山經薄山之首曰甘棗之山薄山非一山以歷兒山為主餘相連者皆薄山而甘棗其西首也又案薄與亳通而殷有三亳東亳今之亳州隸江南西亳即河南偃師縣南亳輾轉也而此中山之經大約多自洛汭間始則此薄山之首殆主偃師言也共水出焉而西流注於河其上多杻木其下有草焉葵本而杏葉黃華而莢實名曰籜可以已瞀杏或作楛籜音托瞀音冒案此蓋決明之屬但決明葉不似杏楛有獸焉其狀如獸鼠而文題其名曰鼉食之已癭獸音厌鼉音耐或作熊獸鼠鼠類色紫紺漫毛其皮可表文題其額上有文也鼉與熊通說者云鼉化黃熊入於羽淵能三足鼈也與此互異

又東二十里曰歷兒之山其上多檀多櫟木是木也方莖而圓葉黃華而毛其實如稾服之不忘櫟音歷棟音煉棟木似槐子如指頭色白而枯可搗以沈衣服之益皆此服之不忘謂令人健記蓋亦棟類也或作簡非

又東十五里曰渠豬之山其上多竹渠豬之水出焉而南流注於河此經當在河南西北其中是多豪魚狀如鮪赤喙尾赤羽可以已白癬

又東三十五里曰蔥聾之山其中多大谷是多白堊黑青黃堊

又東十五里曰湊山湊音阿其上多赤銅其陰多鐵

又東七十里曰脫扈之山有草焉其狀如葵葉而赤華莢實實如棱莢名曰植楮可以已癲食之不眯癲憂病也眯目病也

又東二十里曰金星之山多天嬰其狀如龍骨可以已痤痤在何反天嬰未詳何物痤皮上瘡瘡病也

又東七十里曰泰威之山其中有谷曰梟谷其中多鐵有字下或無谷字

又東十五里曰檀谷之山其中多赤銅檀或作檀

又東百二十里曰吳林之山其中多葌草葌與菅同或曰當與蒯同即蘭

又北三十里曰牛首之山晉人伐鄭師於牛首牛首鄭地也當在鄭州滎陽之境或以長安西南之牛首山當之非也有草焉名曰鬼草其葉如葵而赤莖其秀如禾服之不憂其秀如禾蓋吐穗也勞水出焉而西流注於潏水是多飛魚其狀如鮒魚食之已痔衒飛魚蓋鮒之一種耳言飛而不言有翼其魚好超躍水面如飛也今鯽魚亦能治痔止泄鯽即鮒魚別名

又北四十里曰霍山名霍山者非一山西之岳陽江南之霍山此蓋擘之霍山也蓋此由薄山而東而漸南又折而西北耳爾雅云大山繞小山為霍其木多穀有獸焉其狀如貍而白尾有鬣名曰朏朏養之可以已憂朏音非言畜之使人解憂也

又北五十二里曰合谷之山是多蔭棘蔭音庆未詳或曰蔭蔭蔔合之梔子也

又北三十五里曰陰山一作險山多礪石丈石少水出焉其中多雕棠其葉如榆葉而方其實如赤赦食之已聾

又東北四百里曰鼓鐙之山多赤銅有草焉名曰榮草其葉如柳其本如雞卵食之已風

凡薄山之首自甘棗之山至於鼓鐙之山凡十五山六千六百七十里歷兒冢也此中山大略不越周鄭之境凡所總括道里多不相符合而此為尤甚其祠禮毛太牢之其縣以吉玉爾雅祭山曰縣此祠歷兒禮也其餘十三山者毛用一羊縣嬰用桑封瘞而不糈祠餘山禮也除歷兒當十四山

桑封者桑主也方其下而銳其上而中穿之加金此復言桑封之制也方下以安宅銳上以象山中穿空之象山以虛受澤之意加金飾以金也以桑木為之案此則封當作卦卦亦音圭其主形如圭故曰桑卦耳又凡祠山皆言其神狀此不言者惟以主依神故無異狀也

雞

直穿魚

飛魚

肭肭

同色後學余寮泉查美珂謹摹原本上石

中次二經濟山之首曰輝諸之山濟山非一山其山之首別名輝諸山也大約在伊洛之東河洛之會其上多桑其獸多閭麋其鳥多鶡鶡似雉而大色黃而有黑有毛冠性勇健鬬死乃止出上黨此濟山有之蓋洛閭通上黨相去亦不遠也

又西南二百里曰發視之山其上多金玉其下多砥礪即魚之水出焉而西流注於伊水

又西三百里曰豪山其上多金玉而無草木

又西三百里曰鮮山多金玉無草木鮮水出焉而北流注於伊水其中多鳴蛇其狀如蛇而四翼其音如磬見則其邑大旱

又西三百里曰陽山多石無草木陽水出焉而北流注於

伊水其中多化蛇其狀如人面而豺身鳥翼而蛇行其音如叱呼見則其邑大水

又西二百里曰昆吾之山其上多赤銅尸子所謂昆吾之劒也古人鑄兵器多用銅有獸焉其狀如彘而有角其音如號名曰聾蛾食之不眯號平聲蛾音池

又西百二十里曰蕕山蕕水出焉而北流注於伊水其上多金玉其下多青雄黃有木焉其狀如棠而赤葉名曰芒草可以毒魚芒音亡此即鼠莽也蔓生而畧似木形葉畧似棠梨之類而葉下有赤文其莖根亦有赤色大毒能殺人亦可制以治風痰之疾中其毒者甘草菉豆童便皆可解之

又西一百五十里曰獨蘇之山無草木而多水

又西二百里曰蔓渠之山其上多金玉其下多竹箭伊水出焉而東流注於洛地志云伊水出弘農盧氏之熊耳山郭璞曰熊耳在上洛縣南東北流至洛陽入洛地志非是葉上洛今屬商州上洛盧氏皆有熊耳山而伊水實出上洛也但古今皆言伊出熊耳而此言蔓渠是山川隨時有異名斯所以難盡考也有獸焉其名曰馬腹其狀如人面虎身其音如嬰兒是食人此即俗所稱馬虎也其面略似人面其毛長足高如馬實虎類也腹虎音近而名耳

凡濟山經之首自輝諸之山至於蔓渠之山凡九山一千六百七十里此皆沂伊而上以西南至於伊水之源其神皆人面而鳥身祠用毛用一吉玉投而不糈

同邑後學余寧泉查美珂謹摹原本上石

中次三經葛山之首曰敖岸之山其陽多瑤琈之玉其陰多赭黃金神熏池居之是常出美玉北望河林其狀如蒨如舉蒨音倩又音培敖一作獻美玉之玉一作石蒨音倩敖岸即敖倉也在河陰縣葛山非一山此其首也熏池之神未言其狀河林敖之北麓濱河者也蒨蒼蔥之貌舉謂其林氣之飛舉也有獸焉其狀如白鹿而四角名曰夫諸見則其邑大水

又東十里曰青要之山實維帝之密都未詳北望河曲是多鴛鳥鴛當作鴛音加鴛鴦鴛鴦類也南望墠渚禹父之所化是多僕纍蒲盧墠音善墠渚洲也左傳言鯀化黃熊入於羽淵而又云為古蹟者類似此也郭氏曰僕纍蝸牛也爾雅曰蒲盧蜾蠃也謂細腰蠭也沈存中曰蒲盧蒲葦也魋武羅司之其狀人面而豹文小腰而白齒而穿耳以鑴其鳴如鳴玉魋音神齒一作酋鑴音璩魋武羅神石鑴金璫也是山也宜女子言居此山者多好女也昉水出焉而北流注於河其中有鳥焉名曰鵸其狀如鳧青身而朱目赤尾食之宜子鵸音窈鵸亦鳧類有草焉其狀如葵而方莖黃華赤實其本如藁本名曰荀草服之美人色此亦蘭蕙之類也藁本似芎藭而香不足其莖似香蒿美人色令人色美也

又東十里曰騩山其上有美棗其陰有瑤琈之玉騩音規正回之水出焉而北流注於河其中多飛魚其狀如豚而赤文服之不畏雷可以禦兵此又飛魚之一種如今江他之類耳

又東四十里曰宜蘇之山其上多金玉其下多蔓居之木未詳滈滈之水出焉而北流注於河是多黃貝

又東二十里曰和山其上無草木而多瑤碧實維河之九都是山也五曲九水出焉合而北流注於河其中多蒼玉吉神泰逢司之其狀如人而虎尾是好居於葨山之陽出入有光泰逢神動天地氣也虎尾一作雀尾泰逢神司此山而又曰好居葨山之陽出此五山皆葨山屬也出入有光動天地氣猶所謂明靈蓋者此殆次雎之社之類而其俗敬信如或見之如此昔氏春秋云孔甲田於葨山之下大風晦冥孔甲惑入於民室史亦云孔甲田葨山為雷所擊死

凡葨山之首自敖岸之山至於和山凡五山四百四十里自敖岸河東之山也以其祠泰逢董池武羅皆一牡羊副醜同音劈用禮以醜牲體以祭也嬰用吉玉此祭敖岸青碧牲體以祭也其二神用一雄雞瘞之糈用稌祭魄及宜蘇也不言神狀

同邑後學俞家泰摹美珂謹摹原本上石

中次四經釐山之首曰鹿蹄之山釐不一山鹿蹄其首此伊北洛南間山大抵宜都伊闕間也其上多玉其下多金甘水出焉而北流注於洛其中多泠石泠或作涂泠石寒水石也

西五十里曰扶豬之山其上多礝石礝音輭礝石珉也有獸焉其狀如貉而人目其名曰麈貉古作貊麈音銀或作麋虢水出焉而北流注於洛其中多瑤石案西虢在洛之北去此不遠或初因此水名邑

又西一百二十里曰釐山釐山此經之主其陽多玉其陰多蒐蒐音搜蒐一名茹草也莖弱中空有筋葉如苦葉而褪每四葉對節而生其根可以染赤有獸焉其狀如牛蒼身其音如嬰兒是食人其名曰犀渠滈滈之水出焉而南流注於伊水此又一滈水有獸焉名曰彙其狀如猬犬

而有鱗其毛如彘鬣彙胡結反猬犬之多毛者此獸其毛出鱗間如彘鬣也

又西二百里曰箕尾之山多穀多涂石其上多瑤琈之玉

又西二百五十里曰柄山其上多玉其下多銅滔雕之水出焉而北流注於洛其中多臧羊有木焉其狀如樗其葉如桐而莢實其名曰茇可以毒魚茇一作犮此巴豆之屬

又西二百里曰白邊之山其上多金玉其下多青雄黃

又西二百里曰熊耳之山此上洛之熊耳也今在商州西五十里其上多漆其下多梭浮濠之水出焉而西流注於洛此洛之別源也故臧者猶以為洛出熊耳其中多水玉多人魚有草焉其狀如蘇而赤華名曰葶藶可以毒魚葶音庭藶音甯此草赤花成穗好生荒岸

又西二百里曰牡山其上多文石其下多竹箭竹箭其獸多牸牛臧羊鳥多赤鷩今商州猶然

又西三百五十里曰讙舉之山洛水出焉而東北流注於元扈之水其中多馬腸之物此二山者洛間也讙音歡讙舉山一名家嶺山易氏曰洛水出上洛縣西家嶺山東流七十里至上洛東北流九十里至洛南在熊耳山之西又四百六十里至盧氏之熊耳其道里與此畧合元扈洛汭間河之別名也河圖云元扈洛汭是也洛至河南鞏縣之西入河焉腸即馬腹也又云此二山者洛間言牡山讙舉夾洛水間也

凡釐山之首自鹿蹄之山至於讙舉之山凡九山千六百七十里此在洛南伊北泝洛而上以窮洛水之源其神狀皆人面獸身其祠之毛用一白雞祈而不糈以彩衣之

同邑後學金家泉查美珂謹摹原本上石

中次五經薄山之首曰苟牀之山無草木多怪石此經大略在洛北河南然則薄山又非甘棠之薄也或謂此在河北耿都亦名亳然則下首山朝歌似近之而尸山以下水皆南流注洛又不可通矣凡此宜姑闕也苟牀或作苟林

東三百里曰首山其陰多穀柞柞櫟也草多茱芫茱山萸也有蒼朮白朮二種其葉抱莖而生芫芫華也其花善逐水皆入藥用茱字今單作朮其陽多璠玟之玉木多槐其陰有谷曰机谷多鴟鳥其狀如梟而三目有耳其音如錄食之已墊鴟音地墊都念反錄刻木聲墊下溼病

又東三百里曰縣劚之山無草木多文石縣音元劚音斲又音祝

又東三百里曰蔥聾之山無草木多摩石未詳

東北五百里曰條谷之山其木多槐桐其草多苟藥亹冬

亹音門亹冬一名滿冬有二種一曰麥亹冬其葉如韭而黑勁大者葉如山蘭其根下結丸尖長輕脆而內白一種曰天亹冬蔓生細葉如松蘿根下亦結丸似麥冬而大皆入肺藥

又北十里曰超山其陰多蒼玉其陽有井冬有水而夏竭凡井泉多夏出冬竭此獨冬出夏竭故以為異

又東五百里曰成侯之山其上多櫄木櫄音春櫄木似檉而材中車轅可為棟其嫩苗香可食其草多芃芃蒲也或作芃音交秦芃也

又東五百里曰朝歌之山谷多美堊此非紂都之朝歌也或曰上薄山即耿壺苟牀所謂邮瑕首山即首陽在河之曲者條谷即中條山則此朝歌即紂都朝歌然此以東馬得復有入洛之水或曰下槐山又承薄山而踰河東南言之

又東五百里曰槐山谷多金錫

又東十里曰歷山其木多槐其陽多玉

又東十里曰尸山多蒼玉其獸多麋麋麤類似鹿而小其色黑長髮又大鹿亦曰麋尸水出焉而南流注於洛水其中多美玉

又東十里曰良餘之山其上多穀柞無石餘水出於其陰而北流注於河乳水出於其陽而東南流注於洛

又東南十里曰蠱尾之山多礪石赤銅龍餘之水出焉而東南流注於洛

又東北二十里曰升山其木多穀柞棘其草多藷蕷蕙多寇脫寇脫草其莖似荷莖中白瓣今人脫出之以染米作花勝其入藥曰通草能利水通乳又名通脫木黃酸之水出焉而北流注於河其中多璇玉璇音旋璇石次玉

又東十二里曰陽虛之山多金臨於元扈之水河圖曰蒼頡南巡狩登陽虛之山臨於元扈洛汭靈龜負書丹甲青文以授之出此水云

凡薄山之首自苟牀之山至於陽虛之山凡十六山二千九百八十二里此條多無考升山冢也以升山為尊其祠禮太牢嬰用吉玉首山魋也其祠用涂黑犧太牢之具糵釀釀糵為醴干儛用武舞置鼓建鼓也嬰用一璧尸特祠升之禮也尸水合天也肥牲祀之用一黑犬於上用一雌雞於下刲一牝羊獻血刲刲也嬰用吉玉彩之加繒彩之飾也饗之

鴞鳥

麋

同邑後學金家泉查美珂謹摹原本上石

中次六經縞羝山之首曰平逢之山南望伊洛東望穀城之山縞羝山在西此平逢山其首也此伊洛之北瀍澗諸水所出之山平逢山當伊水入洛處在洛陽縣之南也穀城山在河南河南縣之西北瀍水所出至偃師入洛或引瀍北之穀城以釋此非也無草木無水多沙石有神焉其狀如人而二首名曰驕蟲是為螫蟲實惟蠭蜜之廬螫音釋言此神為螫人之蟲之主而此山為蠭蜜所聚之舍也蜜亦蠭也今以蠭所釀者為蜜其祠之用一雄雞禳而勿殺禳祈禱以去災惡使勿螫人其雞則放之而不殺也西十里曰縞羝之山無草木多金玉

又西十里曰鹿山鹿音戾其陰多瑤琈之玉其西有谷焉曰蘿谷蘿音權其木多柳楮其中有鳥焉狀如山雞而長尾赤如丹火而青喙名曰鴿鷃其鳴自呼服之不眯鴿音伶鷃音腰不眯

使人通明也交觴之水出於其陽而南流注於洛俞隨之水出於其陰而北流注於穀水

又西三十里曰瞻諸之山其陽多金其陰多文石澍水出焉而東南流注於洛少水出於其陰而東流注於穀水澍音謝少水今謂之慈澗

又西三十里曰婁涿之山無草木多金玉瞻水出於其陽而東流注於洛陂水出於其陰而北流注於穀水其中多此石文石爾雅曰水自洛出為波周禮豫州其浸波溠而此陂水不自洛出為說不同意此別一陂水而又有自洛出之波歟此水今謂之百答水云

又西四十里曰白石之山惠水出於其陽而南流注於洛其中多水玉澗水出於其陰而北流注於穀水其中多麋石櫨丹白石山一名廣陽山在今澠池縣東之新安城北澗水所出東入於洛禹貢曰伊洛瀍澗既入於河而此云入穀宋輿地圖又云澗水合瀍入洛是川原慶有變遷亦知此書非禹益之書也麋石櫨丹未詳

又西五十里曰穀山其上多穀其下多桑爽水出焉而西北流注於穀水其中多碧綠爽水今謂之紵麻澗

又西七十二里曰密山其陽多玉其陰多鐵豪水出焉而南流注於洛其中多旋龜其狀鳥首而鼈尾其音如判木無草木

又西百里曰長石之山無草木多金玉其西有谷焉名曰共谷多竹共水出焉而南流注於洛其中多鳴石磬石之類也晉永康元年襄陽進鳴石似玉色青撞之聲聞七八里皆此類也

又西一百四十里曰傅山無草木多瑤碧厭染之水出於其陽而南流注於洛其中多人魚其西有林焉名曰墻冢穀水出焉而東流注於洛其中多珉玉墻冢即穀陽谷穀水出穀陽谷東北至穀城入於洛珉未詳

又西五十里曰橐山其木多樗多楠木楠音楠楠木似樺桃七八月中吐穗穗上著粉吮之其味酸鹹可以酢羹俗謂之附鹹桃其陽多金玉其陰多鐵多蕭似艾而香橐水出焉而北流注於河其中多脩辟之魚狀如鼃而白喙其音如鴟食之已白癬鼃蛙屬此魚亦鼃屬癬蟲圈瘡也

又西九十里曰常烝之山無草木多堊濂水出焉而東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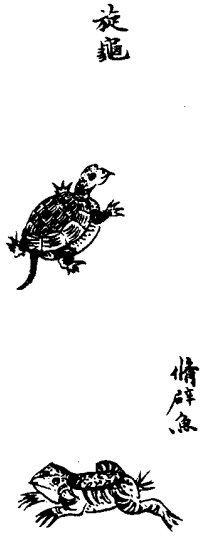
流注於河其中多蒼玉（瀍音旗）蕕水出焉而北流注於河

又西九十里曰夸父之山其木多樕枏多竹箭其獸多牲牛羬羊其鳥多鸜其陽多玉其陰多鐵其北有林焉名曰桃林是廣圓三百里其中多馬（桃林在今陝州閿鄉縣南谷夸父山當商洛武關之北）湖水出焉而北流注於河其中多珢玉（舊因湖水置縣曰湖縣在關鄉北）

又西九十里曰陽華之山（即華山之陽也）其陽多金玉其陰多青雄黃其草多韲蕖多苦辛其狀如櫹其實如瓜其味酸甘食之已瘧（櫹即楸名若辛而味酸甘亦奇瘧寒熱疾也）楊水出焉而西南流注於洛其中多人魚門水出焉而東北流注於河其中多元礪

錯姑之水出於其陰而東流注於門水其上多銅門水至於河七百九十里入洛水（錯音藉又音慈水經注云洛水自上洛縣東北出為門水北逕弘農故城東注於河即酈雅所謂洛出為波者通志云門水在靈寶縣西南北流為弘農澗業弘農今陝州也靈寶縣正當西華之東南而門水波水源流為說各異未詳孰是意者楊水藉姑門水之間別派相通以達於河故如洛消則門水入洛洛溢則入門而門豬為澤達楊水入河如濟之溢榮滎澤之被孟諸江漢之溢彭蠡瀫古今川原變易不能盡同或決或塞者多矣此條自洛陽以西南亦究於洛源而止而至門水之入河則總括之曰七百九十里入洛水實以見洛水之源委皆與河通也凡武關商洛南陽之間皆華山之陽為秦楚雍梁分限處禹貢云華陽黑水惟梁州）

凡繞羝之山首自平逢之山至於陽華之山凡十四山七百九十里嶽在其中（此條無中嶽而曰嶽在其中蓋以洛陽居天下之中王者於此以時望祭四嶽以其非嶽而祭四嶽故曰嶽在其中此殆東周時之書矣）以六月祭之如諸嶽之祠法則天下安甯（六月亦歲之中也月令季夏中央土）



同邑後學余家泉查美珂謹摹原本上石

中次七經苦山之首曰休與之山此條在伊之東南汝之西北之山也與或作輿其上有石焉名曰帝臺之棋五色而文其狀如鶉卵帝臺之石所以禱百神者服之不蠱帝臺猶言天帝之臺棋奕具蓋美石似玉故可以禱百神有草焉其狀如蓍赤華而本叢生名曰夙條可以為簳簳音幹簳箭竿也東三百里曰鼓鐘之山帝臺之所以觴百神也言天帝燕會之所也有草焉方莖而黃華圓葉而三成成重也言其葉三重也其名曰焉酸可以為毒為治也此蓋重樓金線之屬也其上多礪其下多砥又東二百里曰姑媱之山媱音遥或無之山二字帝女死焉其名曰女尸化為葌草其葉胥成其華黃其實如菟丘服之媚於

人葌音遥其葉胥成言葉相重也菟丘菟絲也服之媚於人言為人所媚悅也此草一名荒夫草此如虞姬化為虞美人草女子懷人滴流化為秋海棠之說又東二十里曰苦山南陽古有苦邑有獸焉名曰山膏其狀如逐當作豚赤若丹火蕃詈詈罵也其上有木焉名曰黃棘黃華而圓葉其實如蘭服之不字不字不生子也有草焉圓葉而無莖赤華而不實名曰無條服之不瘿又東二十七里曰楮山神天愚居之是多怪風雨蓋言天愚實為之也其上有木焉名曰天楊方莖而葵狀服之不喑楊音鞭喑梗喑也又東五十二里曰放皋之山放一作劾又作牧明水出焉南流注

於伊水其中多蒼玉有木焉其葉如槐黃華而不實其名曰蒙木服之不惑此今密蒙花也治目疾有獸焉其狀如蜂枝尾而反舌善呼其名曰文文枝尾尾兩歧也反舌舌善翻弄如百舌鳥也

又東五十七里曰大蜚之山多璵琈之玉多麋玉未詳有草焉其狀葉如榆方莖而蒼傷其名曰牛傷其根蒼文服者不厭可以禦兵牛傷牛棘也此草遍體皆刺牛且畏之厭氣逆病也今人猶用其根為傷損藥其陽狂水出焉西南流注於伊水其中多三足龜食者無大疾可以已腫爾雅云龜三足曰賁常州宜興之君山有池水中有三足六目之龜人言三足之鼈食之殺人故此特言食此龜者無大疾也

又東七十里曰半石之山以上山與苦山相聯大約女州魯山西境以下山連中岳大約女州在汝州北連登封境其上有草焉生而秀其高丈餘赤葉赤華華而不實其名曰嘉榮服之者不霆此草初生先作穗卯著葉花生穗間來需之水出於其陽而西流注於伊水其中多鱯魚黑文其狀如鮒食者不睡鱯音綸合水出於其陰而北流注於洛多䱷魚狀如鰒居逵蒼文赤尾食者不癰可以為瘻䱷音滕鰒音劇瘻音漏鰒魚大口有齒能嚼有胃大目細鱗鱗蒼黑文居逵謂居水中眾流交會處也瘻癰屬中之有疾有蟲者

又東五十里曰少室之山少室太室皆在今河南登封縣之北百草木成囷言草木眾積如囷倉然也其上有木焉其名曰帝休葉狀如楊其枝五衢黃華黑實服者不怒其枝五衢言每節分五枝如五逵之道也其上多玉其下多鐵休水出焉而北流注於洛其中多鯑魚狀如盩蜼

而長距足白而對食者無蠱疾可以禦兵盩音周蜼音雷盩蜼未詳或曰盩當作盩音庚青黑色也蜼蛙也此魚如青綠色之蛙而長距也對義亦未詳

又東三十里曰泰室之山此即中嶽嵩高山也嵩山形如室故有太室之名其上有木焉葉狀如梨而赤理其名曰楠李服者不妬即常棣郁李也葉畧似梨而長花赤木理亦赤有草焉其狀如茱白華黑實澤如蘡薁其名曰蕙草服之不昧蘡薁蔓生細葉實如小葡萄或以為櫻桃或以為葡萄皆誤上多美石

又北三十里曰講山其上多玉多柘多柏有木焉名曰帝屋葉狀如椒反傷赤實可以禦凶反傷其刺下鉤也此茱萸之類或曰即鉤鉤藤也

又北三十里曰嬰梁之山上多蒼玉錞於元石言蒼玉附黑石而生也

又東三十里曰浮戲之山在河陰汜水南有木焉葉狀如樗而赤實名曰亢木食之不蠱汜水出焉而北流注於河汜音范其東有谷因名曰蛇谷因當作其上多少辛即細辛也

又東四十里曰少陘之山有草焉名曰薗草葉狀如葵而赤莖白華實如蘡薁食之不愚薗音剛此草一名益智然與蘡薁不甚相似蘡薁莖生柔弱葉亦頗似葵實作穗生如瑣瑣葡萄其實青黑器難之水出焉而北流注於役水器難或作嚣役一作侵疑作嚣為是蓋河陰敖倉間也

又東南十里曰太山此太山在鄭非東岳太山有草焉名曰梨其葉狀

如荻而赤華可以已疽荻蒲也非蓋荻太水出於其陽而東南流注於没水承水出於其陰而東北流注於没承水今名靖澗水又東二十里曰末山上多赤金末水出焉北流注於投末水水經作末又東二十五里曰役山上多白金多鐵役水出焉北流注於河没役異文實一水也又東三十五里曰敏山上有木焉其狀如荆白華而赤實名曰薊柏服者不寒言能耐寒也其陽多璠琈之玉又東三十里曰大騩之山騩音歸今河南密縣有大歸山因溝水出焉蓋以上數山實皆連於大騩山而因溝即役水也其陰多鐵美玉青堊有草焉其狀如蓍而毛青華而白實其名曰蕙服之不夭可以為腹滿蕙音銀為猶治也今蓍實亦能益脊治腹疾

凡苦山之首自休與之山至於大騩之山凡十有九山千一百八十四里其十六神者皆豕身而人面其祠毛牲用一羊羞毛牲牲也用一羊羞別用一羊為薦羞也嬰用一藻玉瘞郭云藻玉玉有五采愚案此以繅承玉耳苦山少室太室皆冢也其祠之太牢之具嬰以吉玉其神狀皆人面而三首其餘屬皆豕身人面也此條皆南陽汝鄭間中嶽之山脈也

同邑後學余寄泉查美珂謹摹原本上石

中次八經荊山之首曰景山（今安陸景山）其上多金玉其木多杼檀（杼音序杼小栗也）睢水出焉東南流注於江（睢水出新城阿山東南至枝江縣入江此非入淮之睢也）其中多丹粟多文魚（文魚今石斑魚）

東北百里曰荊山（此荊豫二州之界也在今襄陽府南漳縣北）其陰多鐵其陽多赤金其中多犀牛（犀音鍾即旄牛）多豹虎其木多松柏其草多竹多橘櫞（櫞音又櫞似橘而大皮厚味酢其類不一）漳水出焉而東南流注於睢（漳水出荊山南流至當陽縣入沮水）其中多黃金多鮫魚（鮫魚似鱣今馬鮫也）其獸多閭麋

又東北百五十里曰驕山其上多玉其下多青雘其木多松柏多桃枝鉤端神蠱圍處之其狀如人面羊角虎爪恒遊於睢漳之淵出入有光（蠱音駝蓋其神常見於此也）

又東北百二十里曰女几之山其上多玉其下多黃金其獸多豹虎多閭麋麖麂（麂似獐而大四目亦麋屬）其鳥多白鷫（鷫音驕鷫似雉而長尾且走且鳴）多翟多鴆（鴆音朕鴆似鵰而大紫綠色長頸赤喙好食蝮蛇之頭雄名運目雌名陰諸大毒之鳥也）

又東北二百里曰宜諸之山其上多金玉其下多青雘洀水出焉而南流注於漳（洀水出荊州洀山至華容入江）其中多白玉（宜諸疑即今宜都山）

又東北三百五十里曰綸山其木多梓柟多桃枝多柤栗橘櫞（柤似梨而酢）其獸多閭麋麖麃（麋音主麃音獐麖似麋而大牛尾麃似兔而鹿足）

又東北二百里曰陸郍之山（郍音跪）其上多璵琈之玉其下多堊其木多杻橿

又東百三十里曰光山（今河南光州光山縣）其上多碧其下多水神計蒙處之其狀人身而龍首恒遊於漳淵出入必有飄風暴雨（今六安光州之間奉有金龍神宜似此但自光山而遊神見於漳淵似為已遠）

又東百五十里曰岐山（非雍冀之岐山）其陽多赤金其陰多白珉（珉音民石似玉者）其上多金玉其下多青雘其木多樗神涉蠱處之其狀人身而方面有三足

又東百三十里曰銅山（銅山非一處不敢妄指）其上多金銀鐵（名銅山卻不出銅亦奇）其木多穀柞柤栗橘櫞其獸多豹（蓋山狗也）

又東北一百里曰美山其獸多兕牛多閭麋多豕鹿其上多金其下多青雘

又東北百里曰大堯之山其木多松柏多梓桑多机其草多竹其獸多豹虎麋麃（麃一作麋）

又東北三百里曰靈山其上多金玉其下多青雘其木多桃李梅杏

又東北七十里曰龍山上多寓木（寄生也一名宛童一名蔦葉似當盧子如覆盆寄生於他木上）其上多碧其下多赤錫其草多桃枝鉤端

又東南五十里曰衡山（此當是潁州之霍山一名天柱山衡山南嶽則不在中山之南列矣然天柱山去光山已不遠此乃相懸千里此書道里之遠近多難據也）上多

寓木穀柞多黃堊白堊

又東南七十里曰石山其上多金其下多青雘多寓木

又南百二十里曰若山若一作前其上多瑤琈之玉多赭多却石未詳何物多寓木多柘

又東南一百二十里曰彘山多美石多柘

又東南一百五十里曰玉山其上多金玉其下多碧鐵其木多柏柏一作楠

又東南七十里曰讙山其木多檀多却石多白錫郁水出於其上潛於其下其中多砥礪

又東北百五十里曰仁舉之山其木多穀柞其陽多赤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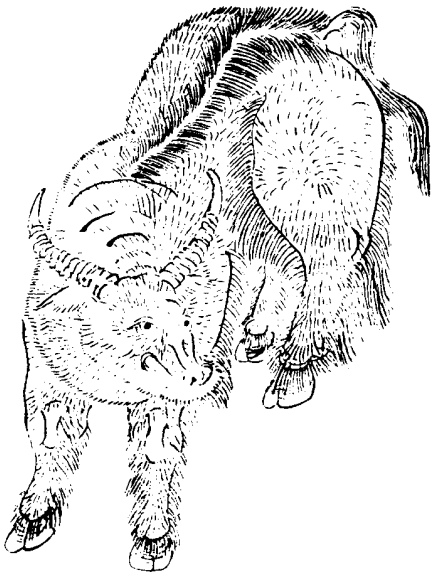
其陰多赭

又東五十里曰師每之山其陽多砥礪其陰多青雘其木多柏多檀多柘其草多竹

又東南二百里曰琴鼓之山其木多穀柞椒柘其上多白珉其下多洗石其獸多豕鹿多白犀今湖廣多白水牛然未見白犀其鳥多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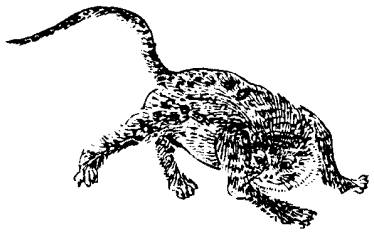
凡荆山之首自景山至琴鼓之山凡二十三山二千八百九十里此楚之北境淮南漢北以東行衡霍廬皖之間之山也而自衡山以東多不可考其神狀皆鳥身而人面其祠用一雄雞祈瘞既祈而埋其雞用一藻圭瘞用一璧常祠用羞酒少牢祈瘞嬰毛一璧羞酒少牢其有祈禱則瘞埋以毛牲而又用嬰璧也

犛牛



同邑後學余寀泉杏美珂譜撫原本上石

豹



鮫魚

文魚

麋

神囊圖

鴸

麈

中次九經岷山之首曰女几之山曰岷山也以之首則女几亦岷山也以此稱首耳是氏曰山近江源皆曰岷山連峯接岫重疊險阻不分遠近然則下之岷嶍崿高蛇高皆岷山耳其上多石涅其木多杻檀其草多菊菜蒼菜白菜洛水出焉東注於江不江一源此自西來注者其中多雄黃其獸多虎豹

又東北三百里曰岷山岷山自岷州衛以南及松潘江源以西南及威茂東及龍安之境江聚盤迴約七百里皆是而以青城為第一峯云岷亦作汶江水出焉東北流注於海水源至江源鎮而始大乃稱大江其始出膏東南流至嘉定始折而東至瀘州始折而東北至重慶合州始折而東經湖廣洞庭又稍逕東北合漢水然後東流至江南通州入海此言東北流注於海舉其大略也其中多良龜多鼉鼉似蜥蜴大者長二丈四足能橫飛不能直騰能作霧不能為雨善崩岸健啖魚善睡夜鳴應更漏皮可冒鼓其上多金玉其下多白珉今松潘亦出金其木多梅棠或云

梅當作海海棠亦木瓜棠梨之類也其獸多犀象多夔牛蜀山中夔牛重數千斤其鳥多翰鷩白翰赤鷩

又東北一百四十里曰崍山江水出焉東流注於大江卭州卭崍山江水所經流然在岷山之南不在岷山東北也此殆猶在岷州東境之山岷江之別源也其陽多黃金其陰多麋麈其木多檀柘其草多韮韭多葯空奪似韮而葉闊如大蒜李時珍以蘿當之誤也葯即蘧也空奪即蘧胠也舊以為蛇蛻非

又東一百五十里曰崌山江水出焉東流注於大江案海內東經云大江出汶山北江出曼山南江出高山高山在成都西而舊注以此為北江山名彼此互異未知崌山即曼山否其中多怪蛇永昌有鉤蛇長數丈尾岐在水中鉤取岸上人獸食之又名馬鮮蛇但永昌遠在蜀西而未知即此怪蛇否也多鱉魚未詳其木多楢杻楢音秋楢木車材多梅梓其

獸多夔牛麋奚犀兕有鳥焉狀如鴞而赤身白首其名曰竊脂可以禦火（案桑扈名竊脂此別名偶同耳）

又東三百里曰高梁之山其上多堊其下多砥礪其木多桃枝鉤端有草焉狀如葵而赤華莢實白柎可以走馬（漢中保宜之間有梁州山或此高梁山也草狀如葵蓋亦杜蘅之類）

又東四百里曰蛇山其上多黃金其下多堊其木多枸多豫樟其草多嘉榮少辛有獸焉其狀如狐而白尾長耳名狍狼（狍音包）見則國內有兵（一作國有亂）

又東五百里曰鬲山其陽多金其陰多白珉蒲鶉之水出焉而東流注於江其中多白玉其獸多犀象熊羆多猨蜼

（蜼猨屬仰鼻岐尾天雨則自懸樹而以尾塞鼻）

又東北三百里曰隅陽之山其上多金玉其下多青雘其木多梓桑其草多茈徐之水出焉東流注於江其中多丹粟

又東二百五十里曰岐山（此非扶風之岐山大抵亦蜀漢間山耳）其上多白金其下多鐵其木多梅梓多杜楠減水出焉東南流注於江

又東三百里曰句檃之山其上多玉其下多黃金其木多櫟柘其草多芍藥（句如字讀）

又東一百五十里曰風雨之山其上多白金其下多石涅其木多椒樟（椒音鄒樟音善椒木未詳樟木白理而膩宜為櫛）多楊宣余之馬出焉東流注於江其中多蛇其獸多閭麋多麈豹虎其鳥多白鷫

又東北二百里曰玉山其陽多銅其陰多赤金其木多豫樟楢杜其獸多豕鹿麋奚其鳥多鴆

又東一百五十里曰熊山有穴焉熊之穴恆出神人夏啟而冬閉是穴也冬啟乃必有兵其上多白玉其下多白金其木多樗柳其草多寇脫（寇脫活脫木中有白蟲即今之通草也）

又東一百四十里曰騩山其陽多美玉赤金其陰多鐵其木多桃枝荊芑（未詳）

又東二百里曰萬山其上多赤金其下多瑊石（瑊音瑊勁石似玉）其木多杜栗橘櫞楢杜其獸多麋奚其草多嘉榮

又東一百七十里曰賈超之山其陽多黃堊其陰多美赭其木多杜栗橘櫞其中多龍脩（龍須也生石穴中可以為席）

凡岷山之首自女几山至於賈超之山凡十六山三千五百里（此條大抵自岷嶓之間東行蜀北漢南東西川間達於上庸襄鄖而東接荊山也）其神狀皆馬身而龍首其祠毛用一雄雞瘞糈用稌文山（即岷山）句檃風雨騩之山是皆冢也其祠之羞酒（進酒酹神）少牢具嬰毛一吉玉（此祠岷山句檃風雨騩山之禮）熊山席也（言熊山神所憑依也）其祠羞酒太牢具嬰毛一璧干儛用兵以禳（以熊山恆出神人且冬啟則必有兵故隆其禮而干儛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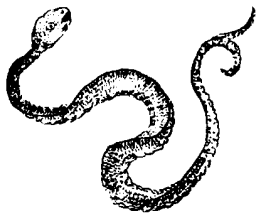
兵以禳之祈璆冕舞求福祥則祭用璆玉而舞者用冕服以舞也

鼉

同邑後學余家鼎查美珂謹摹原本上石

夔牛

怪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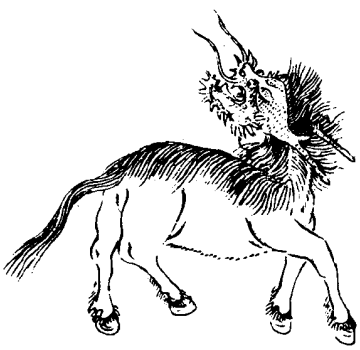
竊脂

狍狼

蜼

熊山神

中山神



中次十經之首曰首陽之山其上多金玉無草木此非當首之前陽

又西五十里曰虎尾之山其木多椒椐多封石其陽多赤金其陰多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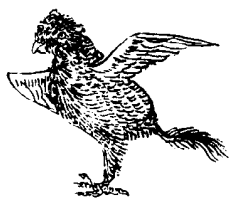
又西南五十里曰繁績之山其木多楢杻其草多枝句績繪同句音鉤枝句蓋桃枝鉤端也

又西南二十里曰勇石之山無草木多白金多水

又西二十里曰復州之山其木多檀其陽多黃金有鳥焉其狀如鶉而一足蚤尾其名曰跂踵見則其國大疫

又西三十里曰楮山一作楮州之山多寓木多椒椐多柘多堊

跂踵



中山神

同邑後學余家泉查美珂謹摹原本上石

又西二十里曰又原之山其陽多青護其陰多鐵其鳥多鸜鵒鸜鵒八哥也色黑而翅有白毛頭有毛幘大如百舌好羣飛人家畜之翦右其舌能穀人言

又西五十里曰涿山其木多穀柞杻其陽多瑤琈之玉

又西七十里曰丙山其木多梓檀多欒杻欒義未詳

凡首陽山之首自首山至於丙山凡九山二百六十七里此條未詳所在其神狀皆龍身而人面其祠之毛用一雄雞瘞糈用五種之糈禾稷稻粱黍也堵人冢也其祠之少牢具羞酒祠嬰毛一璧瘞堵山即楮山也騩山帝也其祠羞酒太牢其合巫祝二人儛嬰一璧此條九山中無騩山惟前九經中有大騩山然岷山條中已言騩山冢也祠用太牢矣豈此條乃自陽山西行而會前若山條終大騩山以止故及之與抑或有錯簡歟

中次一十一山經荊山之首曰翼望之山此亦荊山之別支折而東南行者湍水出焉東流注於濟湍水在南陽此濟水又名清水入淮者非王屋之沈水也貺水出焉東南流注於漢此襄樊間之水其中多蛟其上多松柏其下多漆梓其陽多赤金其陰多珉

又東北一百五十里曰朝歌之山此非河北紂都之朝歌潕水出焉東南流注於滎今南陽舞陽南有潕水入汝然去此疑遠其中多人魚其上多梓柟其獸多麋麋有草焉名曰莽草可以毒魚即芒草也

又東南二百里曰帝囿之山囿去倫反其陽多瑤琈之玉其陰多鐵帝囿之水出於其上潛於其下多鳴蛇此去陽城伊闕之間未遠故所產與伊洛多相似

又東南二百里曰前山其木多楮楮木似柞而高大色赤木宜為地板不腐其子亦似柞子而形圓有皁斗含之可食可濟饑有苦楮甜楮栲楮數種相似多柏其陽多金其陰多赭自帝囿山以下乃折行東南

又東南三百里曰豐山有獸焉其狀如蝯赤目赤喙黃身名曰雍和見則國有大恐神耕父處之常遊清冷之淵出入有光舊說清冷水在西虢郊縣山上神來時水赤有光耀今有廟祠之然去此已遠疑非見則其國為敗有九鍾焉是知霜鳴霜降則鍾自鳴其上多金其下多穀柞杻檀

又東北八百里曰兔牀之山此北字百字皆疑有誤其陽多鐵其木多諸蘇諸蘇非木也此疑當是楮茅茅小栗也其草多雞穀其本如雞卵其味酸甘食者利於人

又東六十里曰皮山多堊多緒其木多松柏

又東六十里曰瑤碧之山其木多梓柟其陰多青雘其陽多白金有鳥焉其狀如雉恆食蜚名曰鴆蜚負蠜也此又一鴆鳥非食蛇之鴆也

又東四十里曰支離之山濟水出焉南流注於漢此又一濟水在南郡之間南流入漢者有鳥焉其名曰嬰勺其狀如鵲赤目赤喙白身其尾若勺其鳴自呼勺音杓多牸牛多臧羊

又東北五十里曰秩筒之山筒音彫其上多松柏机柏机柏一名栝樓可浣衣垢置酒中避惡氣

又西北一百里曰堇理之山其上多松柏多美梓其陰多丹雘多金其獸多豹虎有鳥焉其狀如鵲青身白喙白目白尾名曰青耕可以禦疫其鳴自叫青耕即青鵲也

又東南三十里曰依軲之山軲音枯其上多杻檀多苴麻也有獸焉其狀如犬虎爪有甲其名曰獬善駃笄食者不風獬音吝駃音缺笄音奮甲鱗也駃笄跳躍跌撲也不風不畏風或云無風疾也

又東南三十五里曰即谷之山多美玉多元豹多閭麋多麋奠其陽多珉其陰多青雘

又東南四十里曰雞山其上多美梓多桑其草多韭

又東南五十里曰高前之山其上有水焉甚寒而清帝臺

之漿也飲之者不心痛清一作潛舊說河東解縣南檀首山上有水潛出不流葉此去河東絕遠非也此猶當在淮汝之間其上有金其下有赭

又東南三十里曰游戲之山多杻橿穀多玉多封石

又東南三十五里曰從山其上多松柏其下多竹從水出於其上潛於其下其中多三足鼈枝尾食之無蠱疫三足鼈一名能相傳為鯀所化然醫家言三足鼈食之殺人而此云食之無蠱疫豈此以歧尾為不同邪

又東南三十里曰嬰硜之山硜音真其上多松柏其下多梓楩楩音椿

又東南三十里曰畢山帝苑之水出焉東北流注於視視當作瀕今南陽汝甯間有瀕水其中多水玉多蛟其上多璵琈之玉

又東南二十里曰樂馬之山有獸焉其狀如彙赤如丹火其名曰狸見則其國大疫狸音戾

又東南二十五里曰敦山視水出焉見上東南流注於汝州南字似誤其中多人魚多蛟多頡頡似青狗而龍

又東四十里曰嬰山其下多青雘其上多金玉

又東三十里曰虎首之山多苴椆椐椆音彫未詳

又東二十里曰嬰侯之山其上多封石其下多赤錫

又東五十里曰大孰之山殺水出焉東北流注於視水其中多白堊

又東四十里曰卑山其上多桃李苴梓多纍纍音誄纍亦作蘂千歲藤也可以為扶老一曰葛屬一曰虎豆緹沙之屬

又東三十里曰倚帝之山其上多玉其下多金有獸焉其狀如猷鼠白耳白喙名曰狙如見則其國有大兵猷音灰又音吠狙音蛆猷鼠如鼠而大又似兔色紫紺其皮可裘

又東三十里曰鯢山鯢水出於其上潛於其下其中多美堊其上多金其下多青雘

又東三十里曰雅山澧水出焉東流注於視水澧音禮南澧水陽有澧水入汝非九江之澧水也其中多大魚其上多美桑其下多苴多赤金

又東五十里曰宣山淪水出焉東南流注於視水其中多蛟其上有桑焉大五十尺其枝四衢其葉大尺餘赤理黃華青柎名曰帝女之桑

又東四十五里曰衡山此又一衡山舊以為南嶽衡山則道里山川遠不相及矣此條大抵皆淮漢以北汝潁以南之山耳其上多青雘多桑其鳥多鸚鵡

又東四十里曰豐山此條有兩豐山其上多封石其木多桑多羊桃狀如桃而方莖可以為皮張羊桃萇楚也又名姚芃子如桃而小中有陷痕如小麥其枝莖畧方如荊其枝繁而莖弱其皮柔韌橫截而脫之成圈可以籠物亦可飾弓故曰可以為皮張謂以皮飾弓外體也俗名樺桃李時珍以此為藤梨獼猴桃誤也藤梨亦有羊桃之名然蔓生大葉絕非其類陸氏草木狀之說亦混郭注云可治皮腫起亦誤

又東七十里曰嫗山其上多美玉其下多金其草多雞穀

又東三十里曰鮮山其木多楢杻苴其草多薑冬其陽多

金其陰多鐵有獸焉其狀如膜犬赤目白尾見則其邑有火名曰狢即膜當作模狢音移膜犬即白豹也亦似犬

又東三十里曰章山或作童山其陽多金其陰多美石泉水出焉東流注於澧水其中多脆石未詳

又東二十五里曰大支之山其陽多金其木多穀柞無草木無他草木也

又東五十里曰區吳之山其木多苴

又東五十里曰聲匈之山其木多穀多玉上多封石

又東五十里曰大騩之山其陽多赤金其陰多砥石此又一大騩山

又東十里曰腫臼之山無草木

又東北七十里曰歷石之山歷一作磨其木多荆芑其陽多黃金其陰多砥石有獸焉其狀如貍而白首虎爪名曰梁渠見則其國有大兵

又東南一百里曰求山求水出於其上潛於其下中有美赭其木多苴多鱄其陽多金其陰多鐵

又東二百里曰丑陽之山其上多栩椐有鳥焉其狀如烏而赤足名曰駅餘可以禦火駅音枳

又東三百里曰奥山其上多柏杜橿其陽多瑤琈之玉奥水出焉東流注於視水

又東三十五里曰服山其木多苴其上多封石其下多赤錫

又東百十里曰杳山其上多嘉榮草多金玉

又東三百五十里曰凡山其木多楢檀杜其草多香蓋蔥之類有獸焉其狀如彘黃身白頭白尾名曰聞豨見則天下大風豨音鄰一作音瓶恐非

凡荆山之首自翼望之山至於凡山凡四十八山三千七百三十二里此條大抵由荆山東北行南陽之境又東南行方城汝鄧之間又東迤行汝潁之間陳蔡淮西之境然山川名不可考其神狀皆彘身人首其祠毛用一雄雞祈瘞用一珪糈用五種之精用五穀舂為精米也禾山帝也其祠太牢

之具羞瘞倒毛以上山凡四十七而此云四十八山又上無所謂禾山者豈遺之歟亦不詳矣瘞倒毛蓋倒埋其牲也用一璧牛無常不必犧牲具也堵山玉山冢也皆倒祠羞毛少牢嬰毛吉玉此條中無堵山玉山而堵山見七經若山條中苦山亦在南陽或與此相及歟玉山則一見於八經景山條一見於九經岷山條岷山條之玉山與此絕不相涉此條與景山條同主荆山蓋景山條行楚境此條行淮北陳蔡境南北相並故此亦及玉山歟又此二條皆有衡山蓋亦彼此互及也不然則堵山以下十七字為他篇錯簡也

謹案以上山凡四十七而末云四十八山當有遺漏他本於第三節帝囿山後尚有視山附載於此以備參考其文曰又東南五十里曰視山其上多韭有井焉名曰天井夏有水冬竭其上多桑多美垩金玉

山海經存
卷之五 中次十一經圖
四十九
鳩
嬰勺
青耕
神耕人
雍和
同邑後學余家泉查美珂謹摹原本上石

山海經存
卷之五 中次十一經圖
五十
頡
鵸鵌
狙如
猼
三足鼈
狸

中次十二經洞庭山之首曰篇遇之山無草木多黃金此去洞庭山五百餘里蓋遂接岷山女凡一經終於賈超者而又當荆山之陽以起漸東南行踰洞庭至敷淺原以止實與南山經之北支並行皆江漢之間之山及江之南山川也

又東南五十里曰雲山無草木有桂竹甚毒傷人必死其上多黃金雲山蓋雲澤之上之山也南方有筀竹大者圍二尺長三四丈實中而勁有毒多刺甚銳以刺虎中之即死今廣中及海南皆有之又曰篁竹臺灣種此以當郡城然此雲山尚在江北蓋物產亦有興廢其下多瑤琈之玉

又東南一百三十里曰龜山其木多穀柞榭椐其上多黃金其下多青雄黃多扶竹扶竹即竹也高節實中而節腫宜為杖又名扶老竹

又東七十里曰丙山多筀竹多黃金銅鐵無木

又東南五十里曰風伯之山其上多金玉其下多瘦石丈石瘦石未詳多鐵其木多柳杻檀楮其東有林焉名曰莽浮之林多美木鳥獸

又東一百五十里曰夫夫之山其上多黃金其下多青雄黃其木多桑楮其草多竹雞鼓神于兒居之其狀人身而手操兩蛇常遊於江淵出入有光于兒疑即俞兒而他書言其衣冠乘馬與此不合

又東南一百二十里曰洞庭之山此岳州之西洞庭湖中之君山也古有洞庭陂今因以名湖或以今蘇州太湖中之洞庭山釋此誤甚矣其上多黃金其下多銀鐵其木多柤梨橘櫞其草多葌蘼芍藥芎藭葌蘭也蘼蕪與芎藭同類而有

大小之異帝之二女居之是常遊於江淵澧沅之風交瀟湘之淵是九江之間出入必以飄風暴雨帝之二女謂堯之二女以妻舜者娥皇女英也相傳謂舜南巡狩崩於蒼梧二女奔赴哭之隕於湘江遂為湘水之神屈原九歌所稱湘君湘夫人列仙傳所謂江妃二女是也澧水在今澧州禹貢水道自入江今則自入湖沅水出靖州東北流至常德入湖瀟水自郴州北流入湘湘水出永州北流至長沙入洞庭湖蓋洞庭一湖實潴沅漸澨蒸衡泊辰九水而輸於岷江故洞庭湖為九江非也二女實主湘江而九江當湘下流故禹貢謂之九江地理志謂九江在潯陽南江自潯陽而分此言二女恆遊江淵鼓澧沅之風波以交於瀟湘而在九江之間然此已屬荒唐姑因其文而備說耳是多怪神狀如人面載蛇左右手操蛇今洞庭湖中尚多怪神及怪風雨多怪鳥

又東南一百八十里曰暴山其木多椐栟荆芑竹箭鍭箘

芑杞同箘小竹中箭笴者禹貢荆州以箘入貢今岳州長沙猶多竹箭其上多黃金玉其下多文石鐵其獸多麋鹿麈就今洞庭之旁尚多麋鹿就義未詳或曰鵰鶚也

又東南二百里曰即公之山其上多黃金其下多瑤琈之玉其木多柳杻檀桑有獸焉其狀如龜而白身赤首名曰蛫是可以禦火蛫音說

又東南一百五十九里曰堯山其陰多黃堊其陽多黃金其木多荆芑柳檀其草多藷蕖茱

又東南一百里曰江浮之山其上多銀砥礪無草木其獸多豪鹿

又東二百里曰真陵之山其上多黃金其下多玉其木多穀柞柳杻其草多榮草

又東南一百二十里曰陽帝之山多美銅其木多檀杻厥楮厥山桑也其獸多麋麈

又南九十里曰柴桑之山柴桑今江西南康府也地連廬阜禹貢導山條亦云岷山之陽至於衡山過九江至於敷淺原蔡傳以敷淺原為廬阜蓋岷山支脈盡處與此畧合其上多銀其下多碧多冷石赭九江南康諸郡出石膏所謂冷石疑即石膏也其木多柳芑楮桑其獸多麋鹿多白蛇白花蛇也出蘄州蘄與柴桑亦畧近飛蛇舊云即騰蛇乘霧而飛者

又東二百三十里曰榮余之山其上多銅其下多銀其木多柳芑其蟲多怪蛇怪蟲此大約在九江湖口

凡洞庭山之首自篇遇之山至於榮余之山凡十五山二

千八百里此條始江漢之間過九江而行江之南阻彭蠡潯陽而止其神狀皆鳥身而龍首以在中山之南條故其神之尸象亦與南山伸同大抵南山神多象鳥西山神象羊牛北山神象蛇今東山神多象龍中山則或雜取亦各以其類也其祠毛用一雄雞一牝豚刉刉割也祠山或太牢或少牢或一牲或雞蓋以山之大小為秩柳亦各因土俗也糈用稌粢多用稌蓋祀山神以米也座也凡夫夫之山即公之山堯山陽帝之山皆冢也其祠皆肆瘞祈用酒毛用少牢嬰毛一吉玉祠此四山皆肆陳牲玉而瘞埋之其牲毛以吉玉也少牢其玉洞庭榮余山神也其祠皆肆瘞祈酒太牢祠嬰用圭璧十五五彩惠之此特祠洞庭榮余二山也惠猶飾也以繡為惠音相近也

右中經之山志大凡百九十七山二萬一千三百七十一里

大凡天下名山五千三百七十居地大凡六萬四千五十六里

禹曰天下名山經五千三百七十山六萬四千五十六里居地也言其五藏蓋其餘小山甚衆不足記云天下之東西二萬八千里南北二萬六千里據西學推之地毬九萬里則其徑五萬里自南極至北極地面上相去四萬五千里東西亦如之蓋西學以北極高下經緯之度合日影長短參合之每二百五十里而北極高下度應之是為可據云出水之山八千里受水者八千里出銅之山四百六十七出鐵之山三千六百九十此天地之所分壤樹穀也分壤以山水言樹穀以平地言戈矛之所發也刀鍛之所起也戈矛以誅伐刀鍛以利用皆以銅鐵言能者有餘拙者不足事言人以封於太山禪於梁父此言王者於太山之上封土為壇以祭告於天又於梁父山除地為墠以祭后土此從世封禪之說所從起也蓋因名山升中於天古王者巡狩四嶽而柴望祭告此禮之常後世乃誇張其事而失古人之意且惑於符讖勞民傷財多矣梁父太山旁山名七十二家得失之數皆在此內是謂國用言古之封禪者七十二君也管子亦云然然所謂得失之數云云則未詳所指此必非禹之言也

右五藏山經五篇大凡一萬五千五百三字此又後人總括其數如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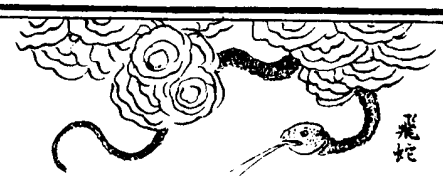
山海經存卷之五終

神二女

同邑後學余寀泉寄美珂謹模原本

神于兒

飛蛇



蜿

洞庭怪神

中山神

山海經存卷之六

烏程盧祿辰子純

同邑程夢元蹤園

藝源汪　紱雙池釋　後學　同邑戴　彭景鈞　同校字

同邑余家鼎彝伯

海外南經畢氏沅曰此秀所題也下同第六謹案汪氏原題九卷而闕卷之六卷之七案次分卷當以海外四經為卷之六海內四經為卷之七今謹遵畢氏校正本補錄經文及郭傳并節採畢說以便參考更為補圖於各經之後

地之所載六合之閒四方上下為六合也畢氏曰據列子夏革引此文有大禹曰此無者蓋此文承上卷禹曰天下名山云云劉秀分為二卷耳四海之內照之以日月經之以

星辰紀之以四時要之以太歲神靈所生其物異形或夭或壽唯聖人能通其道言自非窮理盡性者則不能原極其情變

海外自西南陬至東南陬者陬猶隅也音騶畢氏曰淮南子墜形訓凡海外三十六國用此經文而起自西北至西南方次自西南至東南方次自東南至東北方次自東北至西北方與此異也者說文云別事詞也

結匈國在其西南其為人結匈膻前胷出如人結喉也

南山在其東南自此山來蟲為蛇蛇號為魚以蟲為蛇一以蛇為魚

曰南山在結匈東南畢氏曰凡一曰云云者是劉秀校此經時附著所見他本異文也舊亂入經文當由郭注此經時升為大字

比翼鳥在其東其為鳥青赤似鳧兩鳥比翼一曰在南山東

羽民國畢氏曰博物志曰羽民國多鸞鳥民食其卵去九疑萬三千里在其東南其為人長頭身生羽能飛不能遠卵生畫似仙人也一曰在比翼鳥東南其為人長頰啓筮曰羽民之狀鳥喙赤目而白首

有神人二八連臂為帝司夜於此野晝隱夜見在羽民東其為人小頰赤肩當脾上疑此後人所增益語耳正赤也盡十六人

畢方鳥在其東青水西其為鳥人面一腳一曰在二八神東

讙頭國在其南其為人人面有翼鳥喙方捕魚讙兜堯臣有罪自投南海而死帝憐之使其子居南海而祠之畫亦似仙人也一曰在畢方東或曰讙朱國

厭火國在其國南獸身黑色生火出其口中言能吐火畫似獼猴而黑

色也一曰在讙朱東

三珠樹在厭火北生赤水上其為樹如柏葉皆為珠一曰其為樹若彗如彗星狀

三苗國畢氏曰淮南子墜形訓有三苗民高誘注云三苗蓋謂帝鴻氏之裔子渾敦少皞氏之裔子窮奇縉雲氏之裔子饕餮三族之苗裔亦謂之三苗又云三苗國民在豫章之彭蠡史記正義云吳起云左洞庭而右彭蠡今江州鄂州岳州三苗之地也在赤水東其為人相隨昔堯以天下讓舜三苗之君非之帝殺之有苗之民叛入南海為三苗國一曰三毛國

戴國畢氏曰戴舊本作戴非在其東其為人黃能操弓射蛇大荒經云此國自然有五穀衣服一曰戴國在三毛東戴音秩亦音替

貫匈國畢氏曰淮南子墜形訓有穿匈民高誘注云穿孔達背竹書紀年云黃帝軒轅氏五十九年貫匈氏

來賓括地圖云禹平天下會於會稽之野又南經防風之神弩射之有迅雷二神恐以刃自貫其心禹哀之乃拔刃療以不死之草皆生是為貫匈之民博物志云穿匈人去會稽萬五千里俱見李善注文選案竹書黃帝時已有貫匈民則括地圖之言未得其實也

在其東其為人匈有竅尸子曰四夷之深目者有長肱者黃帝之德常致之異物志曰穿匈之國去其衣則無自然者蓋似效此貫匈人也一曰在

戴國東

交脛國在其東其為人交脛言脚脛曲戾相交所謂雕題交趾者也或作頸其為人交頸而行也一曰在穿匈東

不死民在其東其為人黑色壽不死有員邱山上有不死樹食之乃壽亦有赤泉飲之不老一曰在穿匈國東

歧舌國在其東其人舌皆歧或云支舌也一曰在不死民東

昆侖虛在其東虛四方虛山下基也畢氏曰此東海方丈山也爾雅云三成為昆侖邱是昆侖者高山皆得名之此在東南方當即方丈山也水經注云東海方丈亦有昆侖之稱又案舊本虛作墟非一曰在岐舌東為虛四方

羿與鑿齒戰於壽華之野畢氏曰壽華淮南子齊俗篇作疇華高誘注云南方澤名羿射殺之在昆侖虛東羿持弓矢鑿齒持盾鑿齒亦人也齒如鑿長五六尺因以名云畢氏曰淮南子齊俗篇云堯之時鑿齒為民害堯乃使羿誅鑿齒於疇華之野高誘注云鑿齒獸名齒徹頷下而持戈盾案高誘云獸名以鑿齒與封豨修蛇並列其實非也經云持弓矢持盾者亦所見圖象然與一曰戈未詳

三首國在其東其為人一身三首一曰鑿齒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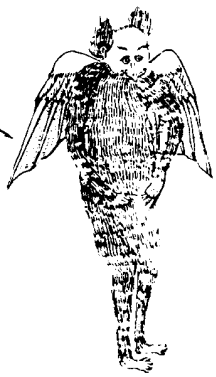
周饒國在其東其為人短小冠帶其人長三尺穴居能為機巧有五穀也一曰焦僥國在三首東外傳云焦僥民長三尺短之至也詩含神霧曰從中州以東西四十萬里得焦僥國人長尺五寸也

長臂國在其東捕魚水中兩手各操一魚舊說云其人手下垂至地魏黃初中元菟太守王頒討高句麗王宮窮追之過沃沮國其東界臨大海近日之所出問其耆老海東復有人否云嘗在海中得一布裙身如中人衣兩袖長三丈即此長臂人衣也一曰在焦僥東捕魚海中

狄山帝堯葬于陽呂氏春秋曰堯葬穀林今陽城縣西東阿縣城次鄉中猗陽縣湘亭南皆有堯冢帝嚳葬于陰嚳堯父號高辛今冢在頓邱縣城南臺陰野中也音酷爰有熊羆文虎彫虎也尸子曰中黃伯余左執大行之獲而右搏彫虎也雌豹雄獌猴類離朱木名也見莊子今圖作赤視肉聚肉形如牛肝有兩目也食之無盡尋復更生如故吁咽所未詳也文王皆葬其所今文王墓在長安鄠聚社中案帝王冢墓皆有定處而山海經往往復見之者蓋以聖人久於其位仁化

廣及恩洽鳥獸至於殂亡四海若喪考妣無思不哀故絕域殊俗之人聞天子崩各自立坐而祭醊哭泣起土為冢是以所在有焉亦猶漢氏諸遠郡國皆有天子廟此其遺象也畢氏曰文王所葬既與堯嚳不同所又此禹經安從紀文王之葬以為五臧山經五篇是禹所著也海外經已下是周時說山海圖之文詳其文義因圖有湯及嚳而兼及文王一曰湯山一曰爰有熊羆文虎蜼豹離朱鴟久鴟鵂鶹之屬視肉虖交所未詳也其范林方三百里言林木氾濫布衍也南方祝融獸身人面乘兩龍火神也

羽民國



讙頭國

厭火國

貫匈國

同邑後學余家泉查美珂補繪上石

交脛國

三首國

南方祝融

長臂國

海外西經第七 原闕今補

海外自西南陬至西北陬者畢氏曰淮南子墜形訓云自西北至西南方起修股民肅愼民正與此文倒知此經是說圖之詞或右行則自西南至西北起三身國或左行則自西北至西南起修股民是漢時猶有山海經圖各依所見為說故不同也

滅蒙鳥在結匈國北為鳥青赤尾

大運山高三百仞在滅蒙鳥北

大樂之野夏后啓畢氏曰此有夏后啓者証知周時說圖象之文于此儛九代九代馬名儛謂盤作之令舞也乘兩龍雲蓋三層層猶重也左手操翳羽葆幢也右手操環玉空邊等為環佩玉璜半璧曰璜在大運山北歸藏鄭母經曰夏后啓筮御飛龍登于天吉明啓亦仙也一曰大遺之野大荒經云大穆之野

三身國在夏后啓北一首而三身

一臂國在其北一臂一目一鼻孔有黃馬虎文一目而一手

奇肱之國肱或作厷奇音羈在其北其人一臂三目有陰有陽乘文馬陰在上陽在下文馬即吉良也有鳥焉兩頭赤黃色在其旁其人善為機巧以取百禽能作龍車從風遠行湯時得之於豫州界中即壞之不以示人後十年西風至復作遣之

形天與帝至此爭神帝斷其首葬之常羊之山乃以乳為目以臍為口操干戚以舞干盾戚斧也是為無首之民

女祭女戚在其北居兩水間戚操魚魚鱉魚屬祭操俎肉几禽鳥鶬鳥次詹兩音其色青黃所經國亡此應禍之鳥即今梟鵂鶹之類在女祭北禽鳥人面居山上一曰維鳥青鳥黃鳥所集

丈夫國在維鳥北其為人衣冠帶劍殷帝太戊使王孟採藥從西王母至此絕糧不能進食木實衣木皮終身無妻而生二子從形中出其父即死是為丈夫民

女丑之尸生而十日炙殺之在丈夫北以右手障其面蔽面十日居上女丑居山之上

巫咸國在女丑北右手操青蛇左手操赤蛇在登葆山羣巫所從上下也採藥往來

并封在巫咸東其狀如彘前後皆有首黑今弩弦蛇亦此類也

女子國在巫咸北兩女子居水周之有黃池婦人入浴出即懷姙矣若生男子三歲輒死周猶繞也離騷曰水周於堂下也一曰居一門中

軒轅之國畢氏曰水經注云南安姚瞻以為黃帝生于天水在上邽城東在此窮山之際其不壽者八百歲其國在山南邊也大荒經曰岷山之南在女子國北人面蛇身尾交首上

窮山在其北不敢西射畏軒轅之邱言畏黃帝威靈故不敢向西而射也

在軒轅國北其邱方四蛇相繞繚繞樛纏

渚夭畢氏曰舊本作此諸夭非博物志作渚沃之野之野夭音妖鸞鳥自歌鳳鳥自舞鳳皇卵民食之甘露民飲之所欲自從也言滋味無所不有所願得自在此謂天野也百獸相與羣居在四蛇北其人兩手操卵食之兩鳥居前導之

龍魚陵居在其北狀如貍或曰龍魚似貍一角一曰鰕音遐有神巫畢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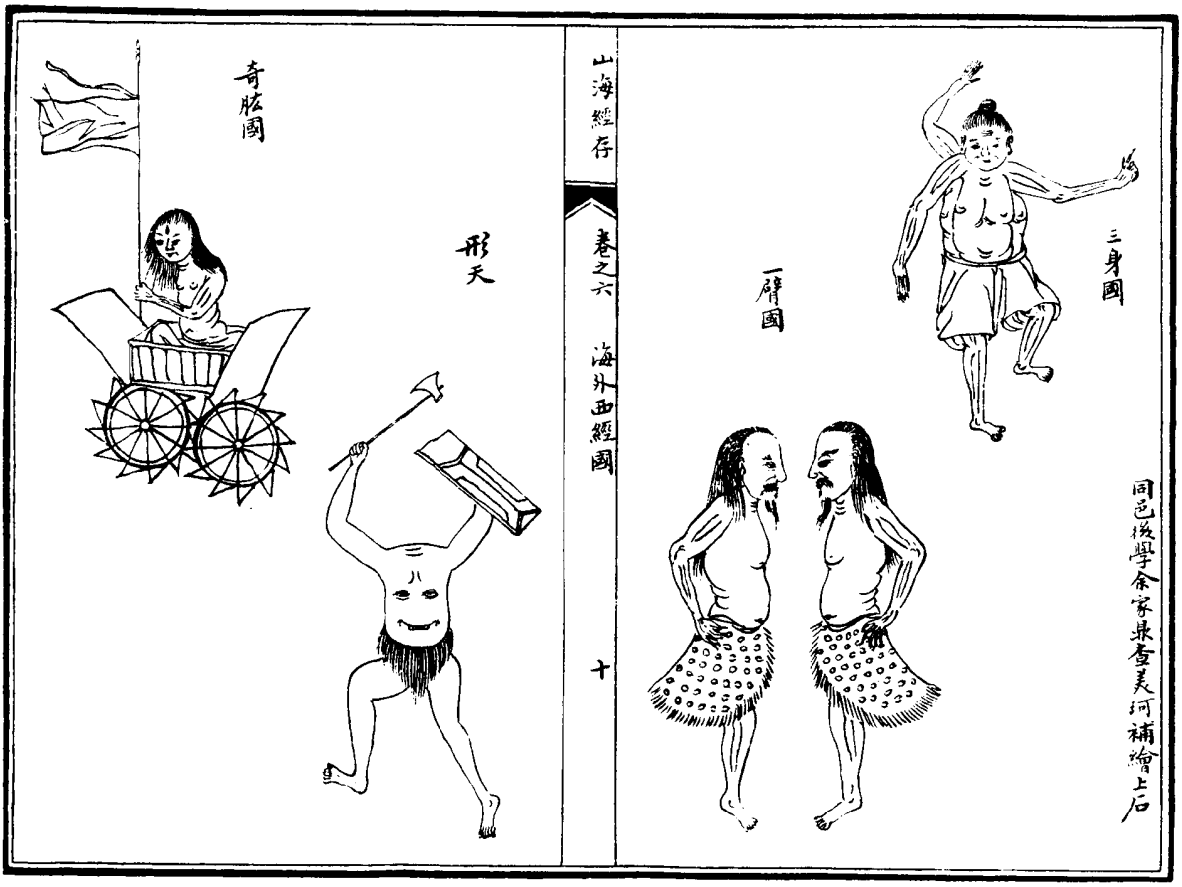
曰舊本作即有神聖據章懷太子賢注後漢書引此作有神巫上無即字是也乘此以行九野九域之野一曰鼈魚鼈音惡橫也在天野北其為魚也如鯉

白民之國在龍魚北白身被髮言其人體洞白有乘黃其狀如狐其背上有角乘之壽二千歲周書曰白民乘黃似狐背上有兩角即飛黃也淮南子曰天下有道飛黃伏皁

肅慎之國在白民北有樹名曰雄或作雒常先入代帝於此取之其俗無衣服中國有聖帝代立者則此木生皮可衣也

長股之國在雄常北被髮國在赤水東也長臂人身如中人而臂長三丈以類推之則此人腳過三丈矣黃帝時至或曰長腳人常負長臂人入海中捕魚也一曰長腳或曰有喬國今伎家喬人蓋象此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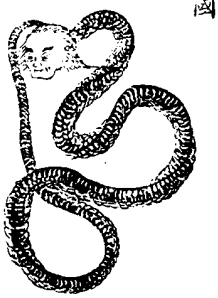
西方蓐收左耳有蛇乘兩龍金神也人面虎爪白毛執鉞見外傳舉氏曰西方大傳云西方之極自流沙西至三危之野帝少皞神蓐收司之淮南子時則訓云西方之極自昆侖絕流沙沈羽西至三危之國石城金室飲氣之民不死之野少皞蓐收之所司者萬二千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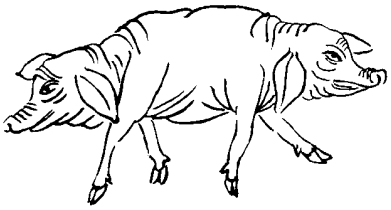
同邑後學余家泉查美珂補繪上石

女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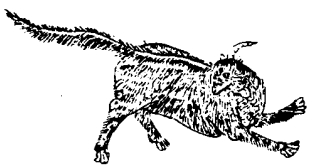
軒轅國



并封



龍魚



乘黃

長股國

西方奇收

海外北經第八 原闕今補

海外自東北陬至西北陬者畢氏曰淮南子墜形訓云自東北至西北陬同而起跂踵民終無繼民與此文正倒疑淮南子當作自西北方至東南方或傳寫之誤也

無臂之國音啓或作縻在長股東為人無臂臂肥腸也其人穴居食土無男女死即踵之其心不朽死百廿歲乃復更生

鍾山之神名曰燭陰燭龍也是燭九陰因名云畢氏曰此無臂國所有也山即陰山在山西陝西塞外陰鍾聲相近燭龍燭陰亦音相近詩含神霧云天不足西北無有陰陽故有龍銜火精以照天門中見李善注文選淮南子墜形訓云燭龍在雁門北蔽于委羽之山不見日其神人面龍身而無足高誘注云委羽北方山名一曰龍銜燭以照太陰蓋長千里視為晝瞑為夜吹為冬呼為夏案淮南云雁門北亦謂今山西塞外山也視為晝瞑為夜吹為冬呼為夏

千里在無臂之東其為物人面蛇身赤色居鍾山下淮南子曰龍身無足

一目國在其東一目中其面而居一曰有手足

柔利國在一目東為人一手一足反膝曲足居上一脚一手反卷曲也一云留利之國人足反折

共工之臣曰相柳氏共工霸九州者九首畢氏曰疑言九頭九人也首頭以食于九山頭各自食一山之物言貪暴難餐相柳之所抵厥為澤谿抵觸厥掘也音橛禹殺相柳其血腥不可以樹五穀種禹厥之三仞三沮掘塞之而土三沮陷言其血膏浸潤壞也乃以為眾帝之臺言地潤溼唯可積土以為臺觀在昆侖之北此昆侖山在海外者柔利之東相柳者九首人面蛇身而青不敢北射畏共工之臺臺在其東臺四方隅有一蛇虎色首衝南方衝猶向也

淡目國在其東為人舉一手一目一作曰畢氏曰據此則一曰當為劉秀校字在共工臺東

無腸之國在淡目東一作南其為人長而無腸為人長大腹內無腸所食之物直過通過

聶耳之國畢氏曰聶當為耴淮南子墜形訓無此國而有云夸父耴耳在其北方此文亦近夸父國蓋即耴耳國也說文云耴耳垂也與聶耳義同在無腸國東使兩文虎為人兩手聶其耳言耳長行則以手攝持之也音諾頰反縣居海水中縣猶邑也及水所出入奇物言盡有之規兩虎在其東

夸父與日逐走入日言及日於將入也逐音冑渴欲得飲飲于河渭河渭不足北飲大澤未至道渴而死棄其杖化為鄧林夸父者蓋神人之名也其能及日景而傾河渭豈以走飲哉寄用於走飲耳蓋乎不疾而速不行而至者矣此以一體為萬殊存亡代謝寄鄧林而逝形惡得尋其靈化哉

博父國在聶耳東其為人大右手操青蛇左手操黃蛇鄧林在其東二樹木一曰博父畢氏曰云二樹木疑釋鄧林詞云一曰博父言夸父一作博父

禹所積石之山畢氏曰當云禹所導積石之山此脫導字在其東河水所入河出昆侖而潛行地下至葱嶺復出注鹽澤從鹽澤復行南出於此山而為中國河逆注海也書曰導河積石言時有雍塞故導利以通之

拘纓之國在其東一手把纓言其人常以一手持冠纓也或曰纓宜作瓔一曰利纓之國尋木長千里在拘纓南生河上西北

跂踵國跂音企在拘纓東其為人大兩足亦大其人行腳跟不著地也李經鈞命訣曰焦僥跂踵重譯款塞也一曰大踵

歐絲之野畢氏曰博物志作嘔絲葉歐當為漚字之假音郭云吐絲恐非在大踵東一女子跪據樹歐絲言噉桑而吐絲蓋蠶類也

三桑無枝在歐絲東其木長百仞無枝言皆長百仞也

范林方三百里在三桑東州環其下洲水中可居者環繞也

務隅之山帝顓頊葬于陽顓頊號為高陽冢今在濮陽故帝邱也一曰頓邱縣城門外廣陽里中九嬪葬于陰嬪婦一曰爰有熊羆文虎離朱鳩久視肉

平邱畢氏曰淮南子云華邱在三桑東爰有遺玉遺玉名青鳥視肉畢氏曰高誘注淮南子云其人不知言也楊柳甘柤其樹枝幹皆赤黃華白葉黑實呂氏春秋曰箕山之東有甘柤馬音如柤黎之柤甘華亦赤枝幹黃華百果所生有兩山夾上谷二大邱居中名曰平邱

北海內有獸其狀如馬名曰騊駼陶塗兩音見爾雅有獸焉其名曰駮狀如白馬鋸牙食虎豹周書曰義渠茲白茲白若白馬鋸牙食虎豹紫此二說與爾雅有素獸焉狀如馬名曰蛩蛩即蛩蛩鉅虛也一走百里見穆天子傳音邛有青獸焉狀如虎名曰羅羅

北方禺彊人面鳥身珥兩青蛇踐兩青蛇字元冥水神也莊周曰禺彊立於北極一曰禺京一本云北方禺彊黑身手足乘兩龍

相柳

聶耳國

跂踵國

北方禺彊

海外東經第九 原闕今補

海外自東南陬至東北陬者

䟽邱音嗟或作髮 爰有遺玉青馬視肉楊桃甘柤甘華甘果所生在東海兩山夾邱上有樹木一曰嗟邱一曰百果所在在堯葬東

大人國在其北為人大坐而削船 畢氏曰皆言圖象 一曰在䟽邱北

奢比之尸在其北 亦神名也 獸身人面大耳珥兩青蛇 珥以蛇貫耳也 音釣餌之餌 一曰肝榆之尸在大人北

君子國在其北衣冠帶劒食獸使二大虎在旁其人好讓

不爭有薰 或作菫 華草朝生夕死一曰在肝榆之尸北

蚩蚩在其北 音虹蝃 各有兩首 虹蝃也 一曰在君子國北

朝陽之谷神曰天吳是為水伯在蚩蚩北兩水間其為獸也八首人面八足八尾皆青黃 大荒東經作十尾

青邱國在其北 其人食五穀衣絲帛 其狐四足九尾一曰在朝陽北 汲郡竹書曰栢杼子征於東海及王壽得一狐九尾即此類也

帝命豎亥步自東極至于西極五億十選 豎亥健行人選萬也 九千八百步 畢氏曰淮南子墜形訓云禹乃使大章步自東極至于西極二億三萬三千五百里七十五步使豎亥步自北極至于南極二億三萬三千五百里七十五步 劉昭注郡國志云山海經稱禹使大章步自東極至于西垂二億三萬三千三百里七十一步又使豎亥步南極盡于北垂二億三萬三千五百里七十五步案之此經無禹

使大章云云文或俗本脫之與又其數與淮南劉昭所引不合未詳其審也竪亥右手把算左手指青邱北畢氏曰此亦圖象然耳一曰禹令竪亥一曰五億十萬九千八百步詩含神霧曰天地東西二億三萬三千里南北二億一千五百里天地相去一億五萬里

黑齒國在其北東夷傳曰倭國東四千餘里有裸國裸國東南有黑齒國船行一年可至也異物志云西屠染齒亦以放此人為人黑齒畢氏曰舊本脫齒字食稻啖蛇一赤一青一作青蛇在其旁一曰在豎亥北為人黑首食稻使蛇其一蛇赤下有湯谷谷中水熱也畢氏曰虞書宅嵎夷曰暘谷說文作暘案湯暘暘皆一也湯谷上有扶桑扶桑木也十日所浴在黑齒北居水中有大木九日居下枝一日居上枝莊周云昔者十日並出草木焦枯淮南子亦云堯乃令羿射十日中其九日日中烏盡死離騷所謂羿焉彃日烏焉落羽者也歸藏鄭母經云昔者羿善射畢十日果畢之汲郡竹書曰允甲即位

居西可有妖孽十日並出明此自然之異有自來矣傳曰天有十日日之數十此云九日居下枝一日居上枝大荒經又云一日方至一日方出明天地雖有十日自使以次第送出運照而今俱見為天下妖災故羿稟堯之命洞其靈威仰天控弦而九日潛退也假令器用可以激水烈火精感可以降霜回景然則羿之傑明離而斃陽烏未足為難也若搜之常情則無理矣然推之以數則無往不通達觀之客宜領其元致歸之冥會則逸義無滯言奇不廢矣

雨師妾在其北雨師謂屏翳也其為人黑兩手各操一蛇左耳有青蛇右耳有赤蛇一曰在十日北為人黑身人面各操一龜

元股之國在其北牌以下盡黑故云其為人衣魚以魚皮為衣也食鰋鰋水鳥也音憂使兩鳥夾之一曰在雨師妾北

毛民之國在其北為人身生毛今去臨海郡東南二千里有毛民在大海洲島上為人短小而體盡有毛如豬能穴居無衣服晉永嘉四年吳郡司鹽都尉戴逵在海邊得一船上有男女四人狀皆如此言語不通送詣丞相府未至道死唯有一人在上賜之婦生子出入市井漸曉人語自說其所在是毛民也大荒經云毛民食桑者是矣一曰在元股北

勞民國在其北其為人黑食果草實也有一鳥兩頭或曰教民一曰在毛民北為人面目手足盡黑

東方勾芒鳥身人面乘兩龍木神也方面素服墨子曰昔秦穆公有明德上帝使勾芒賜之壽十九年

建平元年四月丙戌侍詔太常屬臣望校治侍中光祿勳臣龔侍中奉車都尉光祿大夫臣秀領主省

山海經存卷之六終

大人國
同邑後學余寮泉查美珂補繪上石
山海經存
卷之六 海外東經圖
二十一
君子國
奢比尸

九尾狐
天吳
山海經存
卷之六 海外東經圖
二十二
黑齒國
雨師妾

无股國

毛民國

東方句芒

山海經存卷之七

烏程盧葆辰子純

發源注　紱雙池釋　後學　同邑程夢元蹤園　同邑戴　彭景鈞　同校字

同邑余家鼎彝伯

海內南經第十 原闕今補

海內東南陬以西者從南頭起之也

甌居海中今臨海永寧縣即東甌在岐海中也音嘔閩在海中音旻其西北有山閩越即西甌今建安郡是也亦在岐海中一曰閩中山在海中

三天子鄣山音章畢氏曰山在今安徽歙縣在閩西海北今在新安歙縣東今謂之三王

山浙江出其邊也張氏土地記曰東陽永康縣南四里有石城山上有小石城云黃帝曾遊此即三天子都也一曰在海中

桂林八樹在賁畢氏曰舊本作番非隅東八樹而成林信其大也賁隅音番禺今番禺縣畢氏曰舊本傳文有脫字今據李善注文選注又水經注云浪水東別逕番禺山海經謂之賁番者也

伯慮國未詳離耳國雙離其耳分令下垂以為飾即儋耳也在朱崖海渚中不食五穀但噉蚌及諸蟹雕題國點涅其面畫體為也雕題國點涅其面畫體為鱗采即鮫人也北朐國音劬未詳皆在鬱水南鬱水出湘陵南海一曰相慮

梟陽國在北朐之西其為人人面長脣黑身有毛反踵見人笑亦笑左手操管周書曰州靡鬅鬙者人身反踵自笑笑則上脣掩其面爾雅云狒狒大傳曰周書成王時州靡國獻之海內經謂之贛巨人今交州南康郡溪山中皆有此物也長丈許腳跟反向健走被髮好笑雌者能作汁灑中人即病土俗謂之山都南康今有贛水以有此人因以名水猶大荒說地有蜮人人因號其山為蜮山亦此類也

兕在舜葬東湘水南其狀如牛蒼黑一角畢氏曰此言舜葬東圖此獸也

帝舜葬于陽即九疑山也禮記曰舜葬蒼梧之野亦帝丹朱葬于陰今丹陽復有丹朱冢也竹書亦曰后稷放帝朱于丹水興此義符丹朱稱帝者猶漢山陽公死加獻帝之謚也畢氏曰云帝丹朱者猶言帝子丹朱也郭說非氾林方三百里在狌狌東或作猩猩字同耳狌狌知人名其為獸如豕而人面周書曰鄭郭狌狌者狀如黃狗而人面頭如雄雞食之不眯今交州封谿出狌狌土俗人說云狀如豚而腹如狗聲如小兒啼也在舜葬西

狌狌西北有犀牛其狀如牛而黑犀牛似水牛豬頭在狌狌知人名之西北庳脚三角

夏后啓之臣曰孟涂是司神于巴巴畢氏曰舊本脫一巴字今據水經注增人聽其獄訟為之神主請訟于孟涂之所令斷之也其衣有血者乃執之不直者則於血見於衣是請生言好生也居山上在丹山西丹山在丹陽南丹陽巴屬也今建平郡丹陽城柳歸縣東七里即孟涂所居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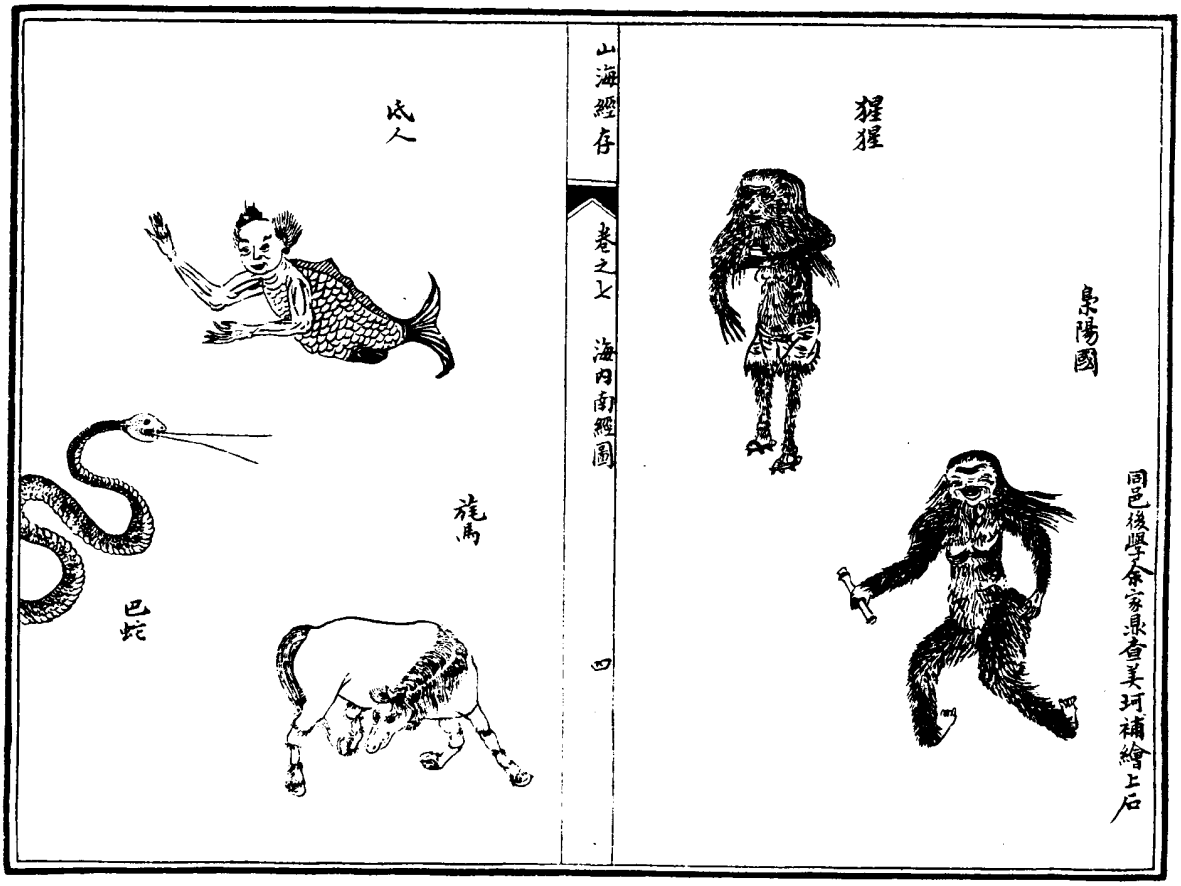
窫窳龍首居弱水中在狌狌知人名之西其狀如龍首食人窫窳本蛇身人面為貳負臣所殺復化而成此物也有木其狀如牛河圖玉版說芝草樹生或如車馬或如龍蛇之狀亦此類也引之有皮若纓黃蛇言牽之皮剝如人冠纓及黃蛇狀也其葉如羅如綾羅也其實如欒欒木名黃本赤枝青葉生霍山或作卵或作麥音變其木若蘣蘣亦木名未詳其名曰建木在窫窳西弱水上建木青葉紫莖黑花黃實其下聲無響立無影也

氐人國音觸抵之抵在建木西其為人人面而魚身無足蓋胷以上人胷以下魚也

巴蛇食象三歲而出其骨君子服之無心腹之疾今南方蚺蛇吞鹿鹿已爛自絞於樹腹中骨皆穿鱗甲間出此其類也楚詞云有蛇吞象厥大何如說者云長千尋其為蛇青黃赤黑一曰黑蛇青首在犀牛西

旄馬其狀如馬四節有毛穆天子傳所謂豪馬者亦有旄牛在巴蛇西北高山南

匈奴一曰猃狁開題之國音提列人之國竝在西北三國竝在旄馬西北



海內西南陬以北者

貳負之臣曰危危與貳負殺窫窳帝乃梏之疏屬之山梏猶繫縛也古沃切梏其右足梏械也反縛兩手與髮并髮合縛之也繫之山上木在開題西北漢宣帝使人上郡發盤石石室中得一人跣裸被髮反縛械一足以問羣臣莫能知劉子政案此言對之宣帝大驚於是時人爭學山海經矣論者多以為是其尸象非真體也意者以靈怪變化論難以理測物稟異氣出于不然不可以常運推不可以近數揆矣魏時有人發故周王冢者得殉女子不死不生數日時有氣數月而能語狀如廿許人送詣京師郭太后愛養之恆在左右十餘年太后崩此女哀思哭泣一年餘而死即此類也

大澤方百里羣鳥所生及所解百鳥於此生乳解之毛羽在鴈門北

鴈門山鴈出其間畢氏曰水經注引此作門在高柳北

高柳在代北畢氏曰北水經注引此作中

后稷之葬山水環之在廣都之野在氐國西

流黃鄂氏之國中方三百里言國城內有塗畢氏曰塗當為涂四方中有山在后稷葬西

流沙出鍾山畢氏曰此即山西陝西塞外陰山也西行又南行昆侖之虛西南入海黑水之山今西海居延澤尚書所謂流沙者形如月生五日也

東胡在大澤東

夷人在東胡東

貊國在漢水東北今扶餘國即濊貊故地在長城北去元菟千里出名馬赤玉貂皮大珠如酸棗也地近于燕滅之

孟鳥赤鳥名也在貊國東北其鳥文赤黃青東鄉

海內昆侖之虛畢氏曰言海內者是肅州之山說文云虛大邱也昆侖邱謂之昆侖虛在西北言海內者明海外復有昆侖山帝之下都昆侖之虛方八百里高萬仞皆謂其虛基廣輪之高庳耳自此以上二千五百餘里上有醴泉華池去嵩高五萬里蓋天地之中也見禹本紀上有木禾長五尋大五圍木禾穀類也生黑水之阿可食見穆天子傳面有九井以玉為檻檻欄面有九門門有開明獸守之百神之所在此自別有小昆侖也畢氏曰舊本無此傳今據水經注增入郭以此為小昆侖非博物志云漢使張騫度西海至大秦西海之濱有小昆侖則是肅州之山乃古之昆侖小昆侖在海外郭說正相反在八隅之巖巖開也赤水之際非仁羿莫能上罔之巖如羿者不能得登此

山之罔巔巖也羿嘗請藥西王母亦言其得道也羿一或作聖赤水出東南隅以行其東北西南流注南海厭火東

河水出東北隅以行其北西南又入勃海又出海外即西而北入禹所導積石山禹治水復決疏之故云導河積石

洋音翔水黑水出西北隅以東東行又東北南入海羽民南弱水青水出西南隅以東又北又西南過畢方鳥東西域傳烏弋國去長安萬五千餘里西行可百餘日至條枝國臨西海長老傳聞有弱水西王母云東夸傳亦曰長城外數千里亦有弱水皆所未見也淮南子云弱水出窮石窮石今之西郡那冉蓋其派別之源耳畢氏曰郭說非也此弱水即夏書弱水既西及淮南子出窮石之弱水非條枝之水

昆侖南淵深三百仞靈淵開明獸身大類虎而九首皆人面

東嚮立昆侖上天獸也銘曰開明天獸棗貧乾精瞠視昆侖威振百靈

開明西有鳳皇鸞鳥皆戴蛇踐蛇膺有赤蛇

開明北有視肉珠樹文玉樹五彩玉樹玗琪樹玗琪赤玉屬也吳天璽元年臨海郡吏伍曜在海水際得石樹高二尺餘莖葉紫色詰曲傾靡有光彩即玉樹之類也于其兩音不死樹言長生也鳳皇鸞鳥皆戴敦音伐盾也又有離朱木禾柏樹甘水即醴泉也聖木食之令人智聖也曼兒未詳一曰挺木牙交淮南作璇樹璇玉類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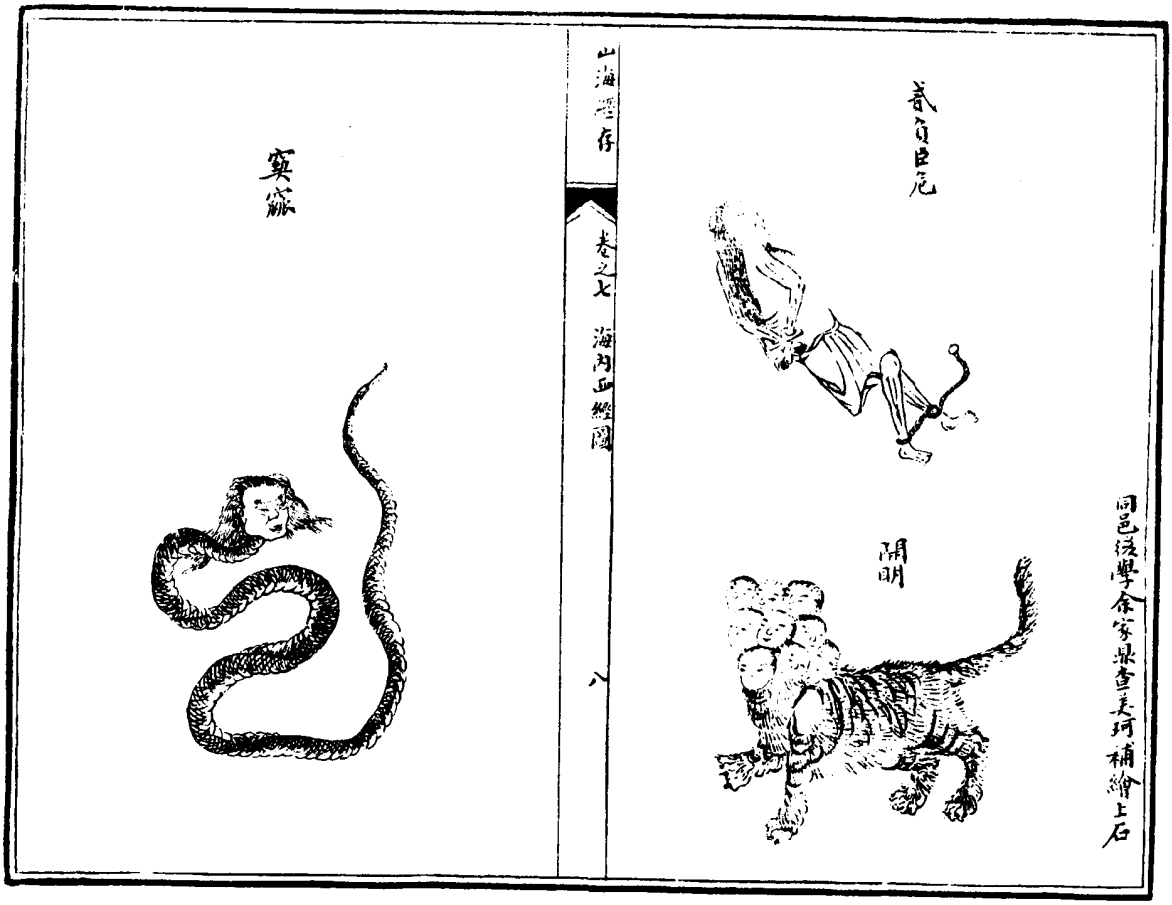
開明東有巫彭巫抵巫陽巫履巫凡巫相皆神醫也世本曰巫彭作醫楚詞曰帝告巫陽夾寘窫窳之尸皆操不死之藥以距之為距卻死氣求更生也

寘窫者蛇身人面貳負臣所殺也

服常樹其上有三頭人司琅玕樹服常木未詳琅玕子似珠爾雅曰西北之美者

有昆侖之琅玕焉莊周曰有人三頭遞卧遞起以司琅玕與玕琪子謂此人也

開明南有樹鳥六首蛟蛟似蛇四脚龍類也蝮蛇蜼豹鳥秩樹木名未詳於表池樹木言列樹以表池即華池也誦鳥鳥名形未詳鶬鶊也穆天子傳曰爰有白鶬青鶊音竹筍之筍視肉



海內北經第十二 原闕今補

海內西北陬以東者

蛇巫之山上有人操柽而東向立一曰龜山柽或作栝字同

西王母梯几而戴勝杖梯謂馮也其南有三青鳥為西王母取食又有三足烏主給使在昆侖虛北

有人曰大行伯把戈其東有犬封國昔盤瓠殺戎王高辛以美女妻之不可以訓乃浮之會稽東海中得三百里地封之生男為狗女為美人是為狗封之國也貳負之尸在大行伯東

犬封國曰犬戎國狀如犬黃帝之後弁明生白犬二頭自相牝牡遂為此國言狗國也

有一女子方跪進柽食與酒食也有文馬縞身色白如縞朱鬣目若

黃金名曰吉量一作良乘之壽千歲周書曰犬戎文馬赤鬣黃之乘成王時獻之六韜曰文身朱鬣眼若黃金項若雞尾名曰雞斯之乘大傳曰駿身朱鬣雞目山海經亦有吉廣之乘壽千歲者惟名有不同說有小錯其實一物耳今傅舉之以廣異聞也

鬼國在貳負之尸北為物人面而一目一曰貳負神在其東為物人面蛇身

蜮犬音陶或作蜮音鉤畢氏曰說文云北方有蜮犬食人則當為蜮如犬青食人從首始

窮奇狀如虎有翼毛如蝟食人從首始所食被髮在蜮犬北一曰從足

帝堯臺帝嚳臺帝丹朱臺帝舜臺各二臺臺四方在昆侖東北此蓋天子巡狩所經過夷狄慕聖人恩德輒共為築立臺觀以標顯其遺跡也一本云所殺相柳地腥臊不可種五穀以為眾帝之臺

大蠶其狀如螽朱蛾其狀如蛾蛾蚍蜉也楚詞曰元蜂如壺赤蛾如象謂此也

蟜其為人虎文脛有臂言柳有膊腸也蟜音橋在窮奇東一曰狀如人昆侖虛北所有此同上物事也

闞非人面而獸身青色闞音榻

據比一云據北之尸其為人折頸被髮無一手

環狗其為人獸首人身一曰蝟狀如狗黃色

袜其為物人身黑首從目袜即魅也

戎其為人人首三角

林氏國有珍獸大若虎五采畢具尾長于身名曰騶吾乘

之日行千里六韜云紂囚文王閎夭之徒詣林氏國求得此獸獻之紂大悅乃釋之周書曰史林尊耳尊耳若虎尾參於身食虎豹大傳謂之侄獸吾宜作虞也畢氏曰舊本史林尊耳作史林酋耳非

昆侖虛南所有氾林方三百里

從極之淵深三百仞維冰夷恆都焉冰夷馮夷也淮南云馮夷得道以潛大川即河伯也穆天子傳所謂河伯無夷者竹書作馮夷字或作冰也冰夷人面乘兩龍畫四面各駕二龍乘靈車一曰中極之淵

陽汙之山河出其中畢氏曰即潼關也河出其下凌門之山河出其中皆河之枝源所出之處也畢氏曰即龍門山也

王子夜之尸兩手兩股匈首齒皆斷異處此蓋形解而神連貌乖而氣合合不為密離不為疏

舜妻登比氏生宵明燭光即二女字也以能光照因名云處河大澤澤河邊溢漫處二女之靈能照此所方百里言二女神光所燭及者方百里一曰登北氏

蓋國在鉅燕南倭北倭屬燕倭國在帶方東大海內以女為主其俗露紒衣服無鍼功以丹朱塗身不妬忌一男子數十婦也畢氏曰括地志云倭國武皇后改為日本國在今濟南縣海依島而居見史記正義

朝鮮在列陽東海北山南列陽屬燕朝鮮今樂浪縣箕子所封也列亦水名也今在帶方帶方有列口縣

列姑射在海河州中山名也山有神人河洲在海中河水所經者莊子所謂藐姑射之山也

姑射國在海中屬列姑射畢氏曰莊子云姑射之山在汾水之陽是在今山西非此山也

郭注誤引之西南山環之

大蟹在海中蓋千里之蟹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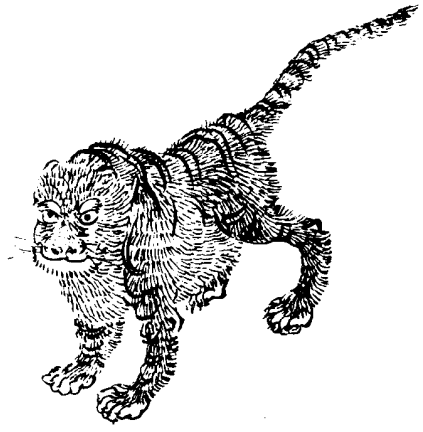
陵魚人面手足魚身在海中

大鯁居海中鯁即魴也音鞭

明組音祖邑居海中

蓬萊山在海中上有仙人宮室皆以金玉為之鳥獸盡白望之如雲在勃海中也

大人之市在海中



海內東經第十三 原闕今補

海內東北陬以南者

鉅燕在東北陬

國有流沙中者埻音敦端璽暎音暎或作蘭暎在昆侖虛東南一曰

海內之郡不為郡縣在流沙中

國在流沙外者大夏大夏國城方二三百里分為數十國地溫和宜五穀豎沙居繇畢氏曰裴松之注三國引魏畧作堅沙屬繇月支之國月支國多好馬美果有大尾羊如驢尾即臊羊也小月支天竺國皆附庸也繇音遙

西胡白玉山在大夏東蒼梧在白玉山西南皆在流沙西

昆侖虛東南昆侖山在西胡西皆在西北地理志昆侖山在臨羌西又有

西王母祠也畢氏曰詳上文此或大秦西海之昆侖而郭反以肅州昆侖注之

雷澤中有雷神龍身而人頭鼓其腹在吳西今城陽有堯冢靈臺雷澤在北也河圖曰大跡在雷澤華胥履之而生伏羲

都州在海中一曰郁州今在東海朐縣界世傳此山在蒼梧從南徙來上皆有南方物也郁音鬱

琅邪臺在勃海間琅邪之東今琅邪在海邊有山蕉莞特起狀如高臺此即琅邪臺也

琅邪者越王句踐入霸中國之所都其北有山一曰在海間

韓鴈在海中郁州南

始鳩在海中轅厲南國名或曰鳥名也

會稽山在大楚南畢氏曰此云大楚禹時無此國蓋周秦人釋圖象之詞

畢氏曰右海內東經古本為第三十四篇舊本合

岷三江首已下云云為篇非今附在後

岷三江首大江出汶山今江出汶山郡升遷縣岷山東南經蜀郡犍為至江陽東北經巴東建平宜都南郡江夏弋陽安豐至廬江南界東北經淮南下邳至廣陵郡入海畢氏曰山在今四川茂州東南北江出曼山畢氏曰曼山疑即蒙山在今四川名山縣西北曼蒙音相近北江疑即青衣水也南江出高山畢氏曰疑即邛水在今四川榮經縣北至雅州合青衣水也高山在成都西入海在長州南

浙江出三天子都畢氏曰水出今安徽歙縣西北黃山亦曰新安江水經云漸江出三天子都注云山海經謂之浙江也說文云漸水出丹陽黟東入海又云浙江水東至會稽山陰為浙江地理志云黟漸江水出南蠻夷中東入海史記索隱云韋昭曰浙江在今錢唐音折獄之折晉灼音逝非也蓋其流曲折莊子所謂制河即其水也制浙聲相近案此江出今安徽黟縣名漸江至會稽以其曲折名漸江說文云云最明也三天子都在今安徽績溪縣顧野王云今水康晉雲山是三天子之都今在績溪縣東九十里吳於此山分界焉見太平寰宇記在蠻畢氏曰舊本作其今據太平寰宇記引改正東案地理志浙江出新安黟縣南蠻中東入海今浙江錢塘是也蠻即歙音折在閩西北入海餘暨南餘暨縣屬會稽今為永興縣廬江出三天子都入江彭澤西彭澤今彭蠡也在尋陽彭澤縣畢氏曰今鄱陽湖也一曰天子鄣

淮水出餘山畢氏曰水出今河南桐柏縣西南九十里桐柏山說文云淮水出南陽平氏桐柏大復山在東南入海地理志云東南至淮陵入海水經云出平氏縣胎簪山東北過桐柏山餘山在朝陽東義鄉西入海淮浦北今淮水出義陽平氏縣桐柏山山東北經汝南汝陰淮南諫國下邳經淮陰縣入海朝陽縣今屬新野

湘水出舜葬東南陬西環之環繞也今湘水出零陵營道縣陽朔山入江入洞庭下洞庭地穴也在長沙巴陵今吳縣南太湖中有包山下有洞庭穴道潛行水底云無所不通號為地脈一曰東南西澤

漢水出鮒魚之山書曰嶓冢導漾東流為漢案水經漢水出武都沮縣東狼谷經漢中魏興至南鄉東經襄陽至江夏安陸縣入江別為沔水又為滄浪之水帝顓頊葬于陽九嬪葬于陰四蛇衛之衛守也言有四蛇衛守山下

漾水出漢陽西畢氏曰此漢陽言在漢水之陽漢水乃犍為入延之漢水也漢遂為縣入江漢陽縣屬朱提蠶陽西

溫水出崆峒山畢氏曰山在今甘肅平涼府西陰盤今靈臺縣在臨汾南畢氏曰汾當為涇字之誤也入河華陽北今溫水在京兆陰盤縣水常溫也臨汾縣屬平陽

潁水出少室山畢氏曰水出今河南登封縣少室山少室山在雍氏南入淮西鄢北今潁水出河南陽城縣乾山東南經潁川汝陰至淮南下蔡入淮鄢今鄢陵縣屬潁川一曰緱氏縣屬河南音鉤

汝水出天息山畢氏曰水出今河南嵩縣西南在梁勉鄉西南入淮極西北今汝水出南陽魯陽縣大盂山東北至河南梁縣東南經襄城潁川汝南至汝陰褒信縣入淮淮極地名一曰淮在期思北期思縣屬弋陽

涇水出長城北山畢氏曰水出今甘肅平涼縣西南笄頭山山在郁郅長垣北皆縣名也郅音桎北入渭戲北今涇水出安定朝那縣西笄頭山東南經新平扶風至京兆高陵縣入渭戲地名今新豐縣也

渭水出鳥鼠同穴山畢氏曰水出今甘肅渭源縣西鳥鼠山東注河入華陰

北鳥鼠同穴山今在隴西首陽縣渭水出其東經南安天水略陽扶風始平京兆宏農華陰縣入河

白水出蜀畢氏曰水出今甘肅臨洮縣西傾山而東南注江色微白濁今在梓潼白水縣源從臨洮之西西傾山來經省中東流通陰平至漢壽縣入潛入江州城下江州縣屬巴郡

沅水山畢氏曰山字疑美出象郡鐔城西象郡今日南也鐔城縣今屬武陵音尋畢氏曰地理志鐔城武陵縣象郡漢曰日南此云象郡疑秦時此縣屬象郡此秦人書也入東注江入下舊西下舊縣今屬長沙音昨宛反合洞庭中水經曰沅水出牂柯且蘭縣又東北至鐔城縣為沅水又東過臨沅縣南又東至長沙下舊縣

贛水出聶都東山今贛水出南康南野縣西北音感畢氏曰山在今江西南安縣西贛水出俗曰章水東北注江入彭澤西

泗水出魯東北畢氏曰水出今山東兗州府東南陪尾山而南西南過湖陵西

而東南注東海入淮陰北今泗水出魯國卞縣西南至高平湖陸縣東南經沛國彭城下邳至臨淮下相縣入淮

鬱水出象郡畢氏曰水即豫水也出今雲南寶寧縣西北六十里曰西洋江一源出今廣西歸順州及安南境水曰麗江至南寧府西合江鎮會為鬱江而西南注南海入須陵東南

肄音如肄肄習之肄水出臨武畢氏曰藝作晉據水經注改西南畢氏曰即溱水也水出今湖南臨武縣而東南注海入番禺西番禺縣屬南海越之城下也

湟畢氏曰舊本作潢水經注引此作湟水出桂陽西北山畢氏曰水出今湖南桂陽州西南即涯水也亦曰桂水東南注肄水入郭浦西畢氏曰未詳舊本作敦浦今据水經注引作郭

洛水出洛西山畢氏曰水經注引此云出上洛西山水出今陝西洛南縣西北冢領山自渭南縣境發源流五里入縣境洛西山即冢領山東北注河入成皋之西書云導洛自熊耳案水經洛水今出上洛冢領山東北經宏農至河南鞏縣入河成皋縣亦屬河南也

汾水出上窳北音愈畢氏曰水出今山西靜樂縣北管涔山而西南注河入皮氏南今汾水出太原晉陽故汾陽縣東南經晉陽西南經西河平陽至河東汾陰入河皮氏縣屬平陽

沁水出井陘山東畢氏曰水出今山西沁源縣北綿山東南注河入懷東南懷縣屬河內河內北有井陘山

濟水出共山南東邱共與恭同畢氏曰濟當為沛即沇水也濟出常山房子贊皇山沛沇也東入于海見說文經傳多以濟為沛非也云出共山南東邱者出今河南濟源縣共山在縣北十二里絕鉅野澤絕猶截度也鉅鹿今在高平注勃海入齊琅槐東北今濟水自滎陽卷縣東經陳留至潛陰北東北至高平東北經濟南至樂安博昌縣入海今碣石也諸水所出又與水經違錯以為凡山川或有同名而異實或同實而異名或一實而數名似是而非似非而是且歷代久遠古今變易語有楚夏名號不同未得詳也

潦水出衛皋東出塞外衛皋山元菟高句麗縣有潦山小潦水所出西河注大潦音遼東南注勃海入潦陽潦陽縣屬遼東

虖沱水出晉陽城南而西畢氏曰水出今山西繁畤縣北泰戲山至陽曲北而東注勃海經河間樂城東北注勃海也皆陽陽曲縣皆屬太原入越章武北章武郡名

漳水出山陽東畢氏曰濁漳水出今山西長子縣西發鳩山東至河南涉縣與清漳合清漳水出山西樂平縣沾嶺自合濁漳水東北至直隸青縣南合清河又東北屈東逕天津府北東入于海東注勃海入章武南新城汗陰縣亦有漳水

建平元年四月丙戌待詔太常屬臣望校治侍中光

祿勳臣龔侍中奉車都尉光祿大夫臣秀領主省

山海經存 卷之七 海內東經第十三 十九

山海經存卷之七終

同邑後學余寧泉查美珂補繪上石

雷神

山海經存 卷之七 海內東經圖 二十

山海經存卷之八

烏程盧標辰子純

婺源汪　紱雙池釋　後學　同邑程夢元飛園

同邑戴　彭景筠同校字

同邑余家鼎彝伯

大荒東經第十四

東海之外大壑謂無底谷也離騷所問降土大壑也

少昊之國少昊孺帝顓頊於此棄其琴瑟孺生育也有甘山者

甘水出焉生甘淵葉魯曲阜本少昊所都郯國在魯東少昊之後也郯臨東海豈此所稱少昊之國邪

大荒東南隅有山名皮母地邱傳聞有不能詳而記其名

東海之外大荒之中有山名曰大言日月所出凡言日月所出入者或望見之以為出此處耳

有波谷山者有大人之國春秋有長狄穀梁傳曰長狄身橫九畝載其頭眉見於軾又孔子家語載吳人得一骨專車訪於孔子孔子曰此禹所戮防風也大人之國或謂是歟春秋時大人見於臨洮身長五丈腳跡六尺或以為長狄遺種也晉永嘉二年有鵠集始安陵中民周虎羅得之有木矢貫之鐵鏃其長六尺有半以矢計之其射者當身長一丈五六尺也又倭國人嘗舟行遭風吹波海外見一國人皆長丈餘形狀類胡也河圖玉版云從崑崙以北九萬里得龍伯國人長二十丈生萬八千歲乃死從崑崙以東得大秦人長十丈皆衣帛從此以東十萬里得佛人國長三十丈五尺從此以東十萬里得中秦國人長一丈案西域有大秦國然無所謂長十丈人者地毬不過九萬里又烏所謂數十萬里者邪有大人之市名曰大人之堂舊說山形如堂也有一大人跪其上張其兩耳跪古蹲字

有小人國名靖人靖或作矮含神霧云中州以東南四十萬里得僬僥國人長一尺五寸東北有人長九寸神異經云南方有人長一分朱衣元冠擎而食之其味辛案國朝閩提督某嘗得二僬僥人畜之檻中長尺許食以果實然其頭大身小殊類猿猴耳以為有技巧穀食殆未然也外傳曰僬僥人長三尺短之至也長者不過十丈數之極也斯言近之其餘皆荒誕也

有神人面獸身名曰犂魏之尸魏音靈

有潏山楊水出焉

有為國黍食使四鳥虎豹熊羆為口偽反

大荒之中有山名曰合虛日月所出

有中容之國帝俊生中容中容人食獸木實使四鳥虎豹

熊羆中仲同俊音舜木實果屬呂氏春秋謂其國有赤木元木其華實皆美

有東口之山

有君子之國其人衣冠帶劍蓋東夷之有文物者

有司幽之國帝俊生晏龍晏龍生司幽司幽生思士不妻思女不夫言不待配合能以食黍食獸使四鳥

有大阿之山者

大荒中有山名曰明星日月所出

有白民之國帝俊生帝鴻帝鴻生白民白民銷姓黍食使四鳥虎豹熊羆

有青邱之國有狐九尾

有柔僕民是維嬴土之國

有黑齒之國帝俊生黑齒姜姓黍食使四鳥南蠻人好食柘榔故多黑齒篇中多言帝俊所生皆附託也

有夏州之國有蓋余之國

有神人八首人面虎身十尾名曰天吳主水之神

大荒之中有山名曰鞠陵于天東極離瞀日月所出名曰折丹東方曰折來風曰俊處東極以出入風古與不可解大意云大荒中有鞠山者其高及天其東方極於離瞀之地當日月所出處又名曰折丹東方人名之曰折其來而風聞於中國又謂之俊是山在東極東風所由出入也

東海之渚中有神人面鳥身珥兩黃蛇踐兩黃蛇名曰禺

虢黃帝生禺虢禺虢生禺京禺京處北海禺虢處東海是惟海神禺京即禺强也虢一作號

有招搖山融水出焉有國曰元股黍食使四鳥廣西有融縣有九股黑苗在其西北殆此所謂元股也

有困民國句姓而食有人曰王亥兩手操鳥方食其頭亦據繪圖言也王亥託於有易河伯僕牛有易殺王亥取僕牛此下述其事云也河伯諸侯也僕牛人名竹書云殷王子亥寄於有易而淫焉有易之君綿臣殺而放之殷主甲微假師於河伯以伐有易滅之遂殺其君綿臣據此則僕牛即王亥所淫者也河念有易有易潛出為國於獸方食之名曰搖民言河伯奉王命滅有易而又念其無後乃私放出之使為國於獸方食其賦稅是為搖民之國也獸方地名也今廣西多猺民俗與苗民畧同其此有易之後歟帝舜生戲戲生搖民海內有兩人名曰女丑女丑有大蟹上言有易之後為搖民此又言戲生搖民蓋海內有兩搖民而此戲所生者則又名女丑也舊說殊不通然此又言女丑有大蟹則又與貌姑射混

大荒之中有山名曰孽搖頵羝上有扶木柱三百里其葉如芥言樹高而葉大有谷曰溫源谷即湯谷

湯谷上有扶木一日方至一日方出皆載於烏湯谷當作暘谷扶木即扶桑也烏三足烏也載與戴通荒誕甚無稽卻甚有趣

有神人面犬耳獸身珥兩青蛇名曰奢比尸

有五彩之鳥相鄉棄沙惟帝俊下友帝下兩壇彩鳥是司此不可解殆有闕文訛字

大荒之中有山名曰猗天蘇門日月所生

有壑民之國有綦山又有搖山有鬻山又有門戶山又有盛山又有待山有五彩之鳥鬻音鬻

東荒之中有山名曰壑明俊疾日月所出有中容之國東北海外又有三青馬三雕雕馬之青白雜毛者甘華爰有遺玉三青鳥三雕視肉甘華甘柤百穀所在

有女和月母之國有人名曰鳧北方曰鳧來之風曰狄是處東極隅以止日月使無相間出沒司其短長鳧音婉狄音刻言其節日月之出入司晝夜之短長也

東海中有流波山入海七千里其上有獸狀如牛蒼身而

無角一足出入水則必風雨其光如日月其聲如雷其名曰夔黃帝得之以其皮為鼓橛以雷獸之骨聲聞五百里以威天下雷獸即雷澤中神也孔子家語云山木之怪夔罔兩水之怪龍罔象土之怪曰羷羊然夔本木石之怪後人所謂山中木客獨脚山魈獨脚公鐵鼎使皆此類也此特夸張其神耳

大荒東北隅中有山名曰凶犂土邱應龍處南極殺蚩尤與夸父不得復上故下數旱旱而為應龍之狀乃得大雨前後每言夸父以追日渴死而又言應龍殺之已決衝不合矣應龍既殺夸父又助黃帝攻蚩尤是蓋古者諸侯氏既昔伏羲以龍名官耳豈真龍哉而曰以殺蚩尤夸父故不得復上則是以龍為真龍也龍能為雨亦以雨作而龍因隨雲氣以升騰耳雨者天地之交陰陽之和豈盡龍所能為且冬月龍蟄不出而未嘗無雨可知雨不盡龍所為矣然荒唐之語不足深辯也龍有翼者曰應龍古祈雨之法為土龍而禱焉又貽水以養蜥蜴而祝之又董子春秋繁露祈雨之法閉南門開北門而以水灑人又以甲乙日使幼者舞青龍丙丁日使壯者舞赤龍戊己日使舞黃龍庚辛日使老者舞白龍壬癸日使婦人舞黑龍此皆各以類求亦以龍為鱗蟲之長屬木而生於水子母相從故雲從龍為有可感召之理而已矣

同邑後學余寀泉查美珂謹摹原本上石

大荒南經第十五

南海之外

赤水之西流沙之東有獸左右有首名曰跂踵跂音忯踵音惕有

三青鳥相并名曰雙雙

有阿山者

南海之中有氾天之山赤水窮焉赤水之東有蒼梧之野

舜與叔均之所葬也叔均商均也蒼梧西經見有所謂赤水及氾天之山者爰有文

貝離俞鴟久鷹賈委維熊羆象虎豹狼視肉鴟久鴟鴞賈鴟鴞委維即委鴟也狼似犬高前廣後

有榮山榮水出焉

黑水之南有元蛇食麈此所指蓋榮經之間

有巫山者西有黃鳥帝藥八齋黃鳥於巫山司此元蛇巫山即今巴東巫峽之巫山也巫山以西巴蜀之地多出藥草故言帝藥八齋麈好食藥草元蛇能食麈而黃鳥又主此元蛇也

大荒之中有不庭之山榮水窮焉

有人三身帝俊妻娥皇生此三身之國豈有此理姚姓黍食使

四鳥有淵四方四隅皆達北屬黑水南屬大荒北旁名曰

少和之淵南旁名曰從淵舜之所浴也

又有成山甘水窮焉

有季禺之國顓頊之子食黍

有羽民之國其民皆生毛羽

有卵民之國其民皆生卵

大荒之中有不姜之山黑水窮焉又有賈山汜水出焉又有言山又有登備之山即登葆山也有恝恝之山又有蒲山澧水出焉又有隗山其西有丹其東有玉又南有山漂水出焉有尾山有翠山恝苦八反澧音禮

有盈民之國於姓黍食又有人方食木葉

有不死之國阿姓甘木是食即食不死之木也

大荒之中有山名曰去痓南極果北不成去痓果痓寒濕病山名去痓蓋山上有木生果可以治痓其南面者生果其北面者雖華而不成果也

南海渚中有神人面珥兩青蛇踐兩赤蛇曰不廷胡余

有神名曰因因乎又一神名奇名南方曰因因乎夸風曰乎民處南極以出入風言此神南方人謂之因乎在夷風則曰乎民此山實處南極以主出入南風也

有襄山又有重陰之山

有人食獸曰季釐帝俊生季釐故曰季釐之國有緡淵少昊生倍伐倍伐降處緡淵有水四方名曰俊壇

有戴民之國帝舜生無淫降戴處是謂巫戴民巫戴民盻姓食穀不績不經服也不稼不穡食也言自然而有也豈有此理爰有歌舞之鳥鸞鳥自歌鳳鳥自舞爰有百獸相羣爰處百穀所聚廣之瓊崖闌之臺灣土地肥美則有之輿志言瓊州一年再稻一歲八籸臺地亦茹送臘荷菊迎春又海南島中定多彩鳥種類不一茲所稱述或近是歟而夸為之辭亦附會矣

大荒之中有山名曰融天海水南入焉有人曰鑿齒羿殺之廣西有融縣九股黑苗在其西北是蓋鑿齒之類其南則左右盤江東南流入海也

有蜮山者有蜮民之國桑姓食黍射蜮是食蜮短狐也伏以水中含沙射人影人中之則有瘡蝕之疾或云似鼈口旁有橫弩南越之人男女同川而浴故淫惑之氣生此然未聞其可射而食也此民治亦狼獾之屬射禽獸食蛇蟲者以其地多蜮而逐以射蜮為言耳有人方扞射黃蛇名曰蜮人

有宋山者有赤蛇名曰育蛇有木生山上名曰楓木楓木蚩尤所棄其桎梏是謂楓木楓木高大聳直葉有三歧經霜則葉紅如血其脂甚香楚辭云江南千樹楓此言蚩尤為黃帝所械而殺之已棄其械而化為楓也

有人方齒虎尾名曰祖狀之尸祖音

有小人名曰僬僥之國幾姓嘉穀是食

大荒之中有山名曰丱塗之山青水窮焉丱音朽

有雲雨之山有木名曰欒禹攻雲雨有赤石焉生欒黃木赤枝青葉羣帝焉取藥

有國曰顓頊生伯服食黍有鼠姓之國有苕山又有宗山又有姓山又有壑山又有陳州山又有東州山又有白水山白水出焉而生白淵昆吾之師所浴也昆吾古諸侯昆吾之師昆吾行師及此而浴於此淵也或曰此謂雲南昆明池也

有人名曰張弘在海上捕魚海中有張弘之國食魚使四

鳥張當作長弘當作肱即長臂之國也身在海上而捕魚海中其肱之長可知矣

有人焉鳥喙有翼方捕魚於海此即下條驩頭

大荒之中有人名曰驩頭鯀妻士敬士敬子曰炎融生驩頭人面鳥喙有翼食海中魚杖翼而行言驩頭人雖有翼而不能飛不過用翼以行於水中而已蓋其翼如魚鬣也案驩兜與鯀同列事堯今如此所言則驩兜為鯀之孫矣或曰士敬者鯀妻之氏而驩兜姻侄也人面鳥喙有翼者其後裔習居海中而為是形也然則非真生翼也殆如佩鮑及皮囊之類以渡水如與云爾

維宜芑苣繆楊是食有驩頭之國芑音起苣音巨繆音六芑白粱苣黑黍也或曰芑苦蕒苣萵苣皆菜也禾之後種而先熟者曰繆楊未詳言其地所宜之種如此

帝堯帝嚳帝舜葬於岳山即狄山也爰有文貝離俞鴟久鷹賈延維視肉熊羆虎豹朱木赤枝青華元實

有申山者

大荒之中有山名曰天臺高山海水入焉即台州之天台山也台州之水東入海海潮以時逆入而因謂海水入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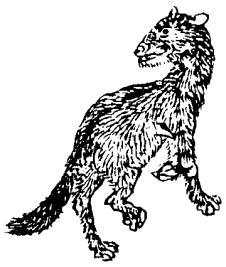
東南海之外甘水之間有羲和之國有女子名曰羲和方浴日於甘淵羲和者帝俊之妻生十日羲和帝堯司歷之官蓋羲仲宅嵎夷而其後子孫有出居海島者也今倭國在東海中改號日本又東南有大小琉球或者其裔歟浴日者傳說堯立羲和之官以主四時作璿璣之器以轉運於水中象日月之出暘谷入虞淵其後子孫發此於甘水中世不失職也女子浴日者傳人多女王故繪圖者畫一女子故說者因以為帝俊之妻亦可笑矣生宜作主篆文生與主字形相近而誤也十日甲乙丙丁戊己庚辛壬癸也

有蓋猶之山者其上有甘柤枝幹皆赤黃葉白華黑實東

又有甘華枝幹皆赤黃葉有青馬有赤馬名曰三騅有視肉有小人名曰菌人菌蕈也言其小如地蕈也

有泰類之山爰有遺玉青馬三騅視肉甘華百穀所在泰一作南

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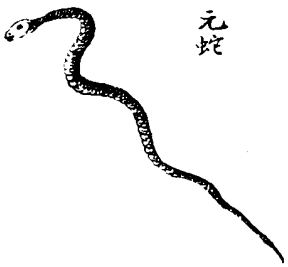


疏踢

黃鳥

盈民國

无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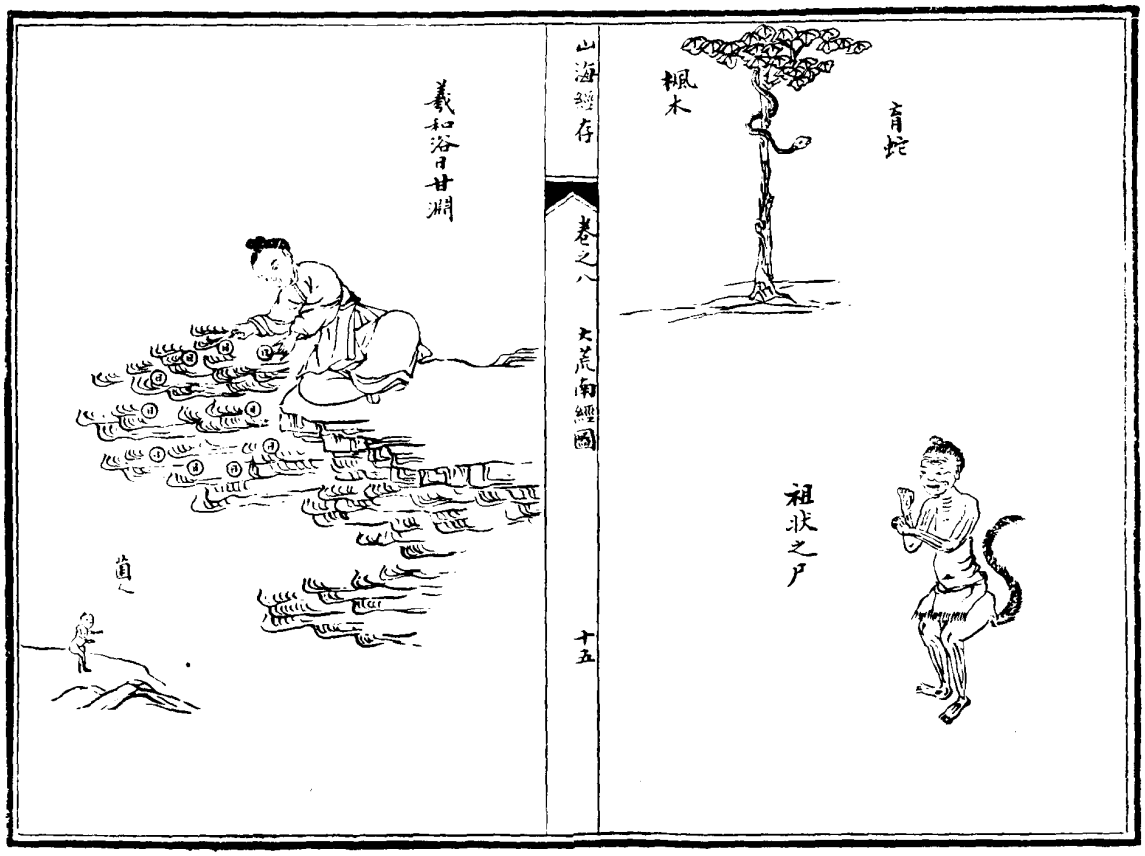
同邑後學余宗泉重美珂謹摹原本上石

不廷胡余

因因乎

季釐

域人



大荒西經第十六

西北海之外

大荒之隅有山而不合名曰不周負子羌戎語也有兩黃獸守之有水曰寒暑之水水南暑水北寒也水西有濕山水東有幕山

有禹攻共工國山即殺相柳處也

有國名曰淑士顓頊之子言顓頊之後也

有神十人名曰女媧之腸化為神處栗廣之野橫道而處

媧音瓜腸或作腹言女媧氏死而其腸化為此十神處此野當道中也

有人名曰石夷來風曰韋處西北隅以司日月之長短與東荒龜同也

有五彩之鳥有冠名曰狂鳥即爾雅所云狂夢鳥

有大澤之長山有白民之國大澤之長山即大沙漠也

西北海之外赤水之東有長脛之國

有西周之國姬姓食穀有人方耕名曰叔均帝俊生后稷稷降以百穀稷之弟曰台璽生叔均叔均是代其父及稷播百穀始作耕后稷帝嚳後而曰帝俊所生訛也此西周之國始前所稱稷澤后稷所潛者蓋不密失官竄於西戎其公族有居此而後裔亦謂之西周者也

有赤國妻氏有雙山

西海之外大荒之中有方山者上有青樹名曰柜格之松日月所出入也

西北海之外赤水之西有先民之國食穀使四鳥

有北狄之國黃帝之孫曰始均始均生北狄

有芒山有桂山有榣山其上有人號曰太子長琴顓頊生老童老童生祝融祝融生太子長琴是處榣山始作樂風（蓋祝融之支庶有居此者）

有五彩鳥三名一曰皇鳥一曰鸞鳥一曰鳳鳥有蟲狀如蒐胸以後者裸不見青如猨狀（言胸以前似兎有毛胸以後無毛而不覺其無毛以其青如猨色也）

大荒之中有山名曰豐沮玉門日月所入（此即古玉門關也在瓜州西北）

有靈山巫咸巫即巫朌巫彭巫姑巫真巫禮巫抵巫謝巫羅十巫從此升降百藥爰在（此即所謂巫咸之國者）

西有王母之山壑山海山有沃之國沃民是處沃之野鳳鳥之卵是食甘露是飲凡其所欲其味盡存爰有甘華甘柤白柳視肉三騅璇瑰瑤碧白木琅玕白丹青丹多銀鐵鸞鳥自歌鳳鳥自舞爰有百獸相羣是處是謂沃之野有三青鳥赤首黑目一名曰大鶩一名曰少鶩一名曰青鳥（謂西王母所使者）

有軒轅之臺射者不敢西嚮射畏軒轅之臺

大荒之中有龍山日月所入

有三澤水名曰三淖昆吾之所食也（淖奴教反）

有人衣青以袂蔽面名曰女丑之尸

有女子之國

有桃山有蚩山有桂山有于土山

有丈夫之國（即王孟所恩化者）

有弇州之山五彩之鳥仰天名曰鳴鳥爰有百樂歌舞之風

有軒轅之國江山之南棲為吉不壽者乃八百歲

西海渚中有神人面鳥身珥兩青蛇踐兩赤蛇名曰弇茲

大荒之中有山名曰日月山天樞也吳姬天門日月所入

有神人面無臂兩足反屬於頭上名曰噓

顓頊生老童老童生重及黎（世本云顓頊娶於滕均氏曰女祿生老童老童娶於根水氏謂之騎福生重及黎也）帝令重獻上天令黎印下地（重為木正句芒黎為火正祝融又國語云少昊之衰九黎亂德人神雜擾帝乃命南正重以司天北正黎以司地呂刑云乃命重黎絕地天通罔有降格是也獻印之義未詳其說）下地是生噎處於西極以行日月星辰之行次（司日月星辰之次舍也）

有人反臂名曰天虞

有女子方浴月帝俊妻常羲生月十有二此始浴之（浴月之說猶浴日也月有十二寅卯辰巳午未申酉戌亥子丑也羞亦和叔宅西昧谷而其後有逢國於西者或曰呂刑所云重黎即羲和也羲和實守重黎之職然則上文之噎即北常羲也）

有元丹之山有五色之鳥人面有髮爰有青鳶黃鷙青鳥

黃鳥其所集者其國亡鳶音文鷙音敖

有池名孟翼之攻顓頊之池孟翼蓋古諸侯之叛亂者

大荒之中有山名曰鏖鏊鉅日月所入者鏖昂毫反

有獸左右有首名曰屏蓬即并封也

有巫山者有壑山者有金門之山有人名曰黃姬之尸有比翼之鳥有白鳥青翼黃尾元喙有赤犬名曰天犬其所下者有兵流星亦有名天狗者自上而隕有光有聲所下之地主有兵起

西海之南流沙之濱赤水之後黑水之前有大山名曰崑崙之邱有神人面虎身有文有尾皆白處之言其文皆白點斑駁其下有弱水之淵環之其外有炎火之山投物輒然舊說扶南東萬

里有者薄國東復五千里許有火山國其山雖霖雨火燃不息火中有白鼠時出山邊求食人捕得之以毛作布是為火浣布又案西南有火海川中有火井水中且有火此物理之難以常論者魏帝嘗作論以辨火浣之証復

吳人乃進火浣於是自毀其文然此皆南極遠地非此火山也此火山垂即今火州之地其處有山土皆正赤日午與日光相映蒸騰熱氣如焚乃所稱火燒山也

有人戴勝虎齒有豹尾穴處名曰西王母此山萬物盡有崑崙之山廣見而每少異其文蓋作此書者非一手而各記所聞也前西山經言西王母居玉山而此云穴居崑崙之山說者謂是亦離宮別室云

大荒之中有山名曰常陽之山日月所入

有寒荒之國有二人女祭女薨或持臂或持俎

有壽麻之國南嶽娶州山女名曰女虔女虔生季格季格生壽麻壽麻正立無景疾呼無響爰有大暑不可以往前言壽麻所由來後二句言其國之暑

有人無首操戈盾立名曰夏耕之尸古成湯伐夏桀於章山克之斬耕厥前耕既立無首走厥咎乃降於巫山耕蓋夏桀臣名言為湯所斬而蹶於前矣乃復立起而無首因逃罪於巫山也

有人名曰吳回奇左是無右臂吳回祝融之弟此即奇肱國

有蓋山之國有樹赤皮枝幹青葉名曰朱木此疑即南方蘇木也

有一臂民

大荒之中有山名曰大荒之山日月所入有人焉三面是顓頊之子三面一臂三面之人不死是謂大荒之野晉王頌至沃沮問其老者云嘗有一破船至海岸上有一人項中復有面與語不解不食而死此兩面人也然則三面之人或

亦有之歟

西南海之外赤水之南流沙之西有人珥兩青蛇乘兩龍名曰夏后開開上三嬪於天得九辯與九歌以下此泰穆之野高二千仞開焉得始歌九招泰穆一作天穆一作大穆開即啟也所言怪僻迂遠之甚

有互人之國炎帝之孫名曰靈恕靈恕生互人是能上下於天互人面魚身案周禮以龜蛇之類為互物然則此互人蓋鮫人蜑民之屬在西南海上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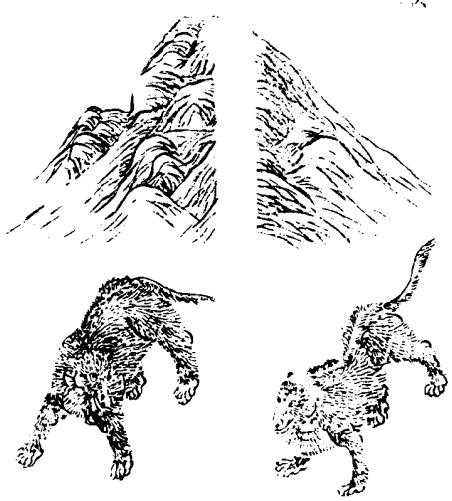
有魚偏枯名曰魚婦顓頊死即復蘇風道北來天乃大水泉蛇乃化為魚是謂魚婦顓頊死即復蘇蘇復生也言此偏枯之魚名曰魚婦顓頊也此魚乃蛇化北風而化如死而復生云

有青鳥身黃赤足六首名曰鶬鳥鶬音觸

有大巫山有金之山

西南大荒之中隅有徧句常羊之山句音鉤

不周山兩黃獸



同邑後學余字泉查美河謹摹原本上石

女媧之腸十人

山海經存
卷之八 大荒西經圖
二十三
石夷
狂鳥
北狄
太子長琴
蛾狀如兎

山海經存
卷之八 大荒西經圖
二十四
十巫
嗚烏
禽兹
噓

山海經存
卷之八 大荒西經圖
二十五
喧
天虞
常羲浴月
五色鳥

山海經存
卷之八 大荒西經圖
二十六
天犬
白鳥
屏蓬
昆侖神
二
青麻

大荒北經第十七

東北海之外

大荒之中河水之間附禺之山帝顓頊與九嬪葬焉爰有鴟久文貝離俞鸞鳥皇鳥大物小物有青鳥琅鳥元鳥黃鳥虎豹熊羆黃蛇視肉璿瑰瑤碧皆出於衛山邱方圓三百里邱南帝俊竹林在焉大可為舟言破其竹一節則可以為舟船竹南有赤澤水名曰封淵有三桑無枝邱西有沈淵顓頊所浴三桑考內篇北山經則洹山是此

有胡不與之國烈姓黍食

大荒之中有山名曰不咸有肅慎氏之國肅慎在遼陽之北甚遠穴居衣皮冬則以膏塗體以禦風寒其人善射弓長四尺以強弩以楛為矢石青為鏃長尺五寸此肅集陳庭所得矢是也晉大興時平州刺史崔毖遣使獻肅慎弓矢其鏃似鋼似骨問之云轉與他國通得用銅骨其國即漢書所謂挹婁國出貂皮赤玉

有飛蛭四翼有蟲獸首蛇身名曰琴蟲

有人名曰大人有大人之國釐姓黍食有大青蛇黃頭吞麈

有榆山有鯀攻程州之山榆山疑即榆關在今永平府然東北多榆不止一處也

大荒之中有山名曰衡天有先民之山有槃木千里

有叔歜國顓頊之子黍食使四鳥虎豹熊羆有黑蟲如熊狀名曰猎猎歜音矗猎音鵲

有北齊之國姜姓使虎豹熊羆

大荒之中有山名曰先檻大逢之山河濟所入海北注焉舊說河濟注海已復出海外入此山也案濟入河而復出者以清濁分也若海則吐納百川水既入海則皆海矣安見已入復出而反注山中者況河濟入海而北則遼左朝鮮之地未聞又史有河濟也積石則西北之山與河濟入海處相去絕遠又安得在此山之西舊說背謬甚矣今案此大則云此山在河濟所北流注海之處其積石山積字則當作竭此山在竭石之東也前海內東經記中國水道每先言入海而後言某地皆與北注焉同乃古人倒句耳積石亦作磧石故因相近而誤也其西有山名曰禹所積石有陽山者有順山者順水出焉

有始州之國有丹山名丹山者不一竹書云帝甲西征得一丹山若西北則或是山丹之丹山即胭脂山也

有大澤廣千里羣鳥所解此即瀚海也又名沙漠穆天子傳云北至廣原之野飛鳥所解其羽乃於此獵鳥獸絕羣載羽百車竹書曰穆王北征行流沙千里積羽千里

有毛民之國依姓食黍使四鳥禹生均國均國生役采役采生脩鞈脩鞈殺綽人帝念之潛為之國是此毛民采一作來鞈音稭毛民體生毛也

有儋耳之國任姓案毛人今云在東南海中儋耳則今在瓊州未知與此同否或云南方之儋耳以鐵環墜其耳乃效此任姓儋耳者也

禺號子食穀北海之渚中前篇言禺號生禺京此言禺號子即禺京也京彊古音相近通用

有神人面鳥身珥兩青蛇踐兩赤蛇名曰禺彊

大荒之中有山名曰北極天櫃海水北注焉有神九首人面鳥身名曰九鳳又有神銜蛇操蛇其狀虎首人身四蹄長肘名曰彊良據日影土圭算之地延只九萬里若果在北極下則去當高當一萬七千有餘里其地當半年為晝半年為夜矣此北極山未審果何在也

大荒之中有山名曰成都載天載戴通載天言其高也有人珥兩黃蛇把兩黃蛇名曰夸父后土生信信生夸父夸父不量力欲追日影逮之於禺谷將飲河而不足也將走大澤未至死於此前篇言鄧林在積石西此言成都山然則此山殆在川西湟中之南東連成都者歟應龍已殺蚩尤又殺夸父乃去南方處之故南方多雨既曰追日曰飲河則渴死也而又曰應龍殺之豈應龍不興雨澤以致夸父之渴則以為是應龍殺之歟考此書所康言夸父大抵不量力之人意者欲窮日出入之所而不能至遂道困而死如穆王之欲周行天下者耳又或且作亂而為應龍民所誅則蚩尤黨也南方多雨以山澤多而土薄日近水氣易蒸而上故多雨非以龍在焉故也

又有無腸之國是任姓無繼子食魚彊當作脣

共工臣名曰相繇九首蛇身自環食於九土其所歍所尼即為源澤不辛乃苦百獸莫能處禹湮洪水殺相繇其血腥臭不可生穀其地多水不可居也禹湮之三仞三沮乃以為池羣帝是因以為臺在崑崙之北繇柳聲之轉也歍歐也

有岳之山尋竹生焉

大荒之中有山名曰不句海水北入焉有係昆之山者有共工之臺射者不敢北向有人衣青衣名曰黃帝女魃蚩尤作兵伐黃帝黃帝乃令應龍攻之冀州之野應龍畜水蚩尤請風伯雨師縱大風雨黃帝乃下天女曰魃雨止遂

殺蚩尤魃不得復上所居不雨叔均言之帝後置之赤水之北叔均乃為田祖魃時亡之所欲逐之者今曰神北行先除水道決通溝瀆魃音鈸案史稱蚩尤能作大霧事或有之此乃言請風伯雨師夸言附會也莫州之野所謂版泉溪鹿也魃旱神詩曰旱魃為虐神異經云魃如人長三尺其目在頂行走如飛見者獲之以投厠中則旱災止又或云魃有男魃女魃如此所言則女魃又不知果有男魃否也術家每言九天元女教黃帝以兵法服餌家亦每稱九天元女此言黃帝乃下天女曰魃則魃又似即九天元女也此種好事之言自古有之轉相附會不可勝正也

有人方食魚名曰深目民之國盼姓食魚

有鍾山者有女子衣青衣名曰赤水女子獻

大荒之中有山名曰融父山順水出焉有人名曰犬戎黃帝生苗龍苗龍生融吾融吾生弄明弄明生白犬白犬有牝牡是為犬戎肉食有赤獸馬狀無首名曰戎宣王尸

有山名曰齊州之山君山鬻山鮮野山魚山

有人一目當面中生一曰是威姓少昊之子食黍

有繼無民繼無民任姓無骨子食氣魚

西北海外流沙之東有國曰中輻顓頊之子食黍輻一作輻音偏

有國名曰賴邱有犬戎國有神人面獸身名曰犬戎

西北海外黑水之北有人有翼名曰苗民顓頊生驩頭驩頭生苗民苗民釐姓食肉有山名曰章山今苗民多食生肉

大荒之中有衡石山九陰山洞野之山上有赤樹青葉赤

華名曰若木

有牛黎之國有人無骨儋耳之子

西北海之外赤水之北有章尾山有神人面蛇身而赤直目正乘其瞑乃晦其視乃明不食不寢不息風雨是謁言能請致風雨是燭九陰是謂燭龍此即所謂鍾山燭陰

同邑後學余家泉會美珂譯模原本上石

山海經存卷之九

烏程盧葆辰子純

同邑程夢元毓園

婺源汪紱雙池釋　後學　同邑戴彭景筠　同校字

同邑余家鼎彝伯

海內經第十八

東海之內北海之隅有國名曰朝鮮天毒其人水居偎人愛之朝鮮在東北海隅人多水居此所云是矣天毒一名身毒一名天竺即西方佛國今在雲南之西蒲甸之南而此以與朝鮮並言誤矣偎亦愛也言朝鮮之俗愛人而人亦愛之也或曰偎當作倭倭言其國近倭而倭人愛之

西海之內流沙之中有國名曰鑿市

山海經存　卷之九　海內經第十八　一

西海之內流沙之西有國名曰氾葉氾葉疑與梵葉同即天竺國也上節天毒二字宜在此下

流沙之西有烏山者三水出焉爰有黃金璿瑰丹貨銀鐵皆流於此中流聚也

又有淮山好水出焉

流沙之東黑水之西有朝雲之國司彘之國黃帝妻雷祖生昌意昌意降處若水生韓流韓流擢首謹耳人面豕喙麟身渠肱承止取淖子曰阿女生帝顓頊世本云黃帝娶於西陵氏之子曰嫘祖生青陽及昌意竹書曰昌意居若水生乾荒乾荒即韓流也字近而互訛耳擢首長咽也謹耳未詳渠肱大臂也止足趾也世本顓頊之母濁山氏之子名昌僕然則淖子之淖字當與濁同但自黃帝以下與上文二國文似不屬意者謂朝雲司彘皆顓頊後裔

流沙之東黑水之下其山名不死之山舊說即員邱也

華山青水之東有山名曰肇山有人名曰柏高柏高上下於此至於天言柏高常往來於此

西南黑水之間有都廣之野后稷葬焉即崇山稷澤也爰有膏菽膏稻膏黍膏稷百穀自生冬夏播琴即所謂玉膏也播琴猶播種此方言也鸞鳥自歌鳳鳥自儛靈壽實華草木所聚爰有百獸相羣爰處此草也冬夏不死靈壽木名宜為杖此段韻語

南海之內黑水青水之間有木名曰若木若水出焉有禺中之國有列襄之國有靈山有赤蛇在木上名曰蜪蛇木

山海經存　卷之九　海內經第十八　二

食不蠱人不傷物也

有鹽長之國有人焉鳥首名曰鳥氏佛書中有此人蓋亦近天竺之國也

有九邱以水絡之名曰陶唐之邱有叔得之邱孟盈之邱昆吾之邱黑白之邱赤望之邱參衛之邱武夫之邱神民之邱

有木青葉紫莖元華黃實名曰建木百仞無枝有九欘下有九枸其實如麻其葉如芒大皞爰過黃帝所為欘音逐枸音勾此段韻語

有窫窳龍首是食人

有青獸人面名曰猩猩

西南有巴國太皞生咸鳥咸鳥生乘釐乘釐生後照後照是始為巴人

有國名曰流黃辛氏其域中方三百里其出是塵土辛氏即鄲氏其出是塵土言殷盛也

有巴遂山澠水出焉巴中有遂宮縣蓋取此

有朱卷之國有黑蛇青首食象朱卷疑即朱提也音殊匙黑蛇即巴蛇也以上數條大暑皆川貴之間國

南方有贛巨人人面長臂黑身有毛反踵見人笑亦笑脣蔽其目因即逃也即梟陽也

又有黑人虎首鳥足兩手持蛇方啗之

有嬴民鳥足

有封豕翠所射也

有人曰苗民

有神焉人首蛇身長如轅左右有首衣紫衣冠旃冠名曰延維人主得而饗食之伯天下食音嗣此澤神也管子莊子俱作委蛇齊桓公田於大澤見之旃莊子作朱紫通帛曰旃亦朱色也

有鸞鳥自歌鳳鳥自儛鳳鳥首文曰德翼文曰順膺文曰仁背文曰義見則天下和

又有青獸如菟名曰菌狗菌音菌有翠鳥有孔雀翠出廣中孔雀出欽廉之間元身綠尾尾長尺餘尾端有圈如太極之圖金碧有光頭小足高首有毛勝

南海之內有衡山南嶽也在衡州府衡山縣綿亘五百里有菌山有桂山菌亦桂也廣西桂林有紫金山其桂天下稱最今則鮮有矣所謂菌山桂山大抵其境也

有山名三天子之都一作三天子之鄣山

南方蒼梧之邱蒼梧之淵其中有九嶷山舜之所葬在長沙零陵界中山有九谿相似故名九疑零陵今永州古南方之郡曠遠故此云蒼梧又云長沙零陵界中以上皆南方

北海之內有蛇山者蛇水出焉東入於海有五彩之鳥飛蔽一鄉名曰翳鳥蛇山或以為即蛇邱是濟上魯衛間地也翳鳥亦鳳屬一大者先飛而眾皆從之乃所謂朋也離騷曰駟玉虬而乘翳漢宣帝元康元年五色鳥以萬數過蜀都或即此鳥

又有不距之山巧倕葬其西倕即垂也舜共工

北海之內有反縛盜械帶戈常倍之佐名曰相顧之尸亦貳臣之類文法古拗不可解

伯夷父生西岳西岳生先龍先龍是始生氐羌氐羌乞姓伯夷父顓頊之師氐羌其苗裔也

北海之內有山名曰幽都之山黑水出焉此即內篇北山錄子母逢之山所云西望幽都者黑水即浴水也今之盧龍水是也舜分冀之東北為幽州其上有元鳥元蛇元豹元虎元狐蓬尾幽燕東北實多美裘元豹元狐元貂尤為珍重蓬尾尾大蓬蓬然也有太元之山有元邱之民有大幽之國有赤脛之民膝以下正赤色有釘靈之國其民從膝以下有毛馬蹄善走釘靈國亦作丁零出貂其人多毛以皮為足衣如馬蹄而便走即後世之靺是矣非真馬蹄也

炎帝之孫伯陵伯陵同吳權之妻阿女緣婦緣婦孕三年是生鼓延殳始為侯鼓延是始為鐘為樂風此以下述古事及制作所始同猶通也淫之也鼓延殳始為侯三子名也但此所述與他史各有不同世本云毋句作磬垂作鐘

黃帝生駱明駱明生白馬白馬是為鯀世本以鯀為顓頊之子亦未必然也

帝俊生禺號禺號生淫梁淫梁生番禺是始為舟禹乘四載已曰水行乘舟何至帝舜數世之後而始作舟乎世本云共鼓貨狄作舟

番禺生奚仲奚仲生吉光吉光是始以木為車虞書車服以庸禹陸行乘車何至吉光而始為車史稱黃帝始作舟車是也又或者至番禺奚仲而後舟車之制始益備云爾

少皞生般般是始為弓矢世本云牟夷作矢揮作弓帝俊賜羿彤弓素矰以扶下國羿是始去恤下地之百艱羿夷羿蓋舜臣名善射者也恤下地

之百艱謂羿當射十日除鑿齒殺封豕也然射十日之說誕而無當或以日為人君之象當時九國並起為叛自尊而羿能為帝除之是或然也後有有窮后羿或云是篡此夷羿之善射而以自名者

帝俊生晏龍晏龍是為琴瑟虞書已搏拊琴瑟矣世本云伏羲作琴神農作瑟

帝俊有子八人是始為歌舞伏羲作扶侏葛天作八闋三人持牛尾投足歌之神農作扶持黃帝命伶倫造律呂以後歷帝俱有所作樂何至舜子八人始為歌舞也一云朱康作舞

帝俊生三身三身生義均義均是始為巧倕是始作下民百巧案此則三身人名也而乃有一首三身之國亦好怪矣垂作舜共工亦非舜孫也

后稷是播百穀稷之孫曰叔均是始作牛耕大比赤陰是始為國用牛以耕秦漢間始未必叔均也大比赤陰未詳或曰大能和比其赤子而廕之始得以功而封國也

禹鯀是始布土均定九州炎帝之妻赤水之子聽訞生炎居炎居生節並節並生戲器戲器生祝融此亦互異其說祝融降處於江水生共工共工生術器術器首方顛是復土壤以處江水共工生后土后土生噎鳴噎鳴生歲十有二言噎鳴定十二歲之甲子以紀事如生十日及生月十有二之說耳洪水滔天鯀竊帝之息壤以堙洪水不待帝命帝令祝融殺鯀於羽郊息生也言廢生物之土地以塞洪水所謂汩陳五行績用弗成也不待帝令所謂方命圮族也舊說迂怪不通鯀復生禹帝乃命禹卒布土以定九州

山海經存卷之九終

韓流
柏高
蜪蛇
同邑後學余字昂查長珂謹摹原本上石
烏氏
一黑蛇
黑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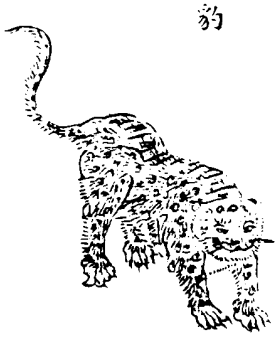
嬴民
封豕
延維
嚙鳥
崑狗
孔雀

相顧之尸

氏羌

元鳥

元豹



元虎

元狐

元郜民

赤脛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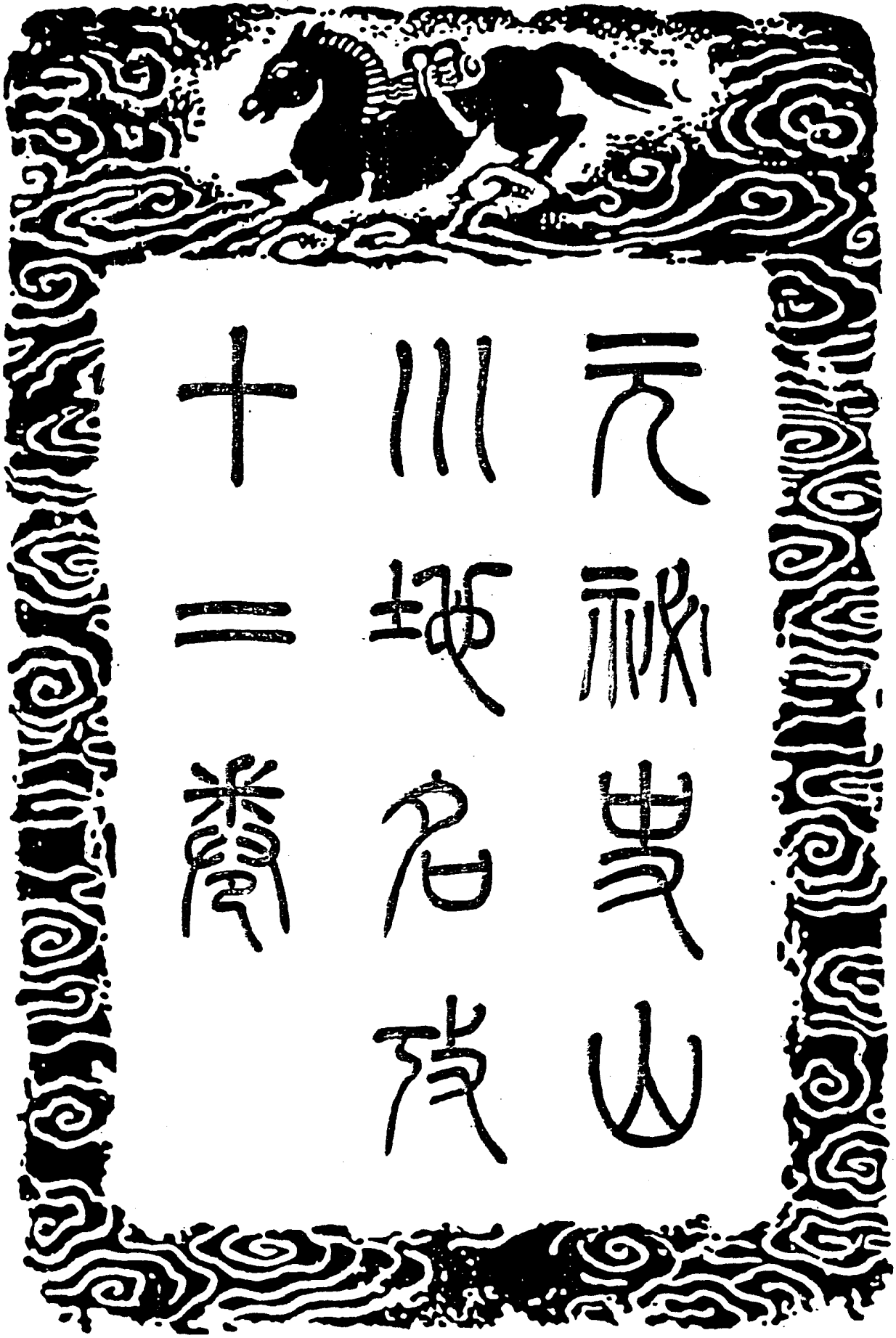
釘靈

山海經存圖終

跋

汪雙池先生未刻遺書二十餘種藏於婺源余鄉賢以秀書先生家二百餘歲矣其元孫彝伯明經始出其書於長安趙展如中丞倡捐集資次第刊行此其一也彝案與明經文家久嘗讀其大父黼山幸丈所編汪先生年譜知汪先生工繪事貧僑於江西景德鎮畫瓷稟規矩寡言笑時方居喪食蔬斷肉市儕羣訕侮之間為詩歌以見志同人以為謗不合而去法殆當時所傳筆者欲效其圖較吳氏郝氏本為尤詳顧缺六七兩卷明經有遺憾焉与其友查子圭繪以補之明經告余曰當兵燹時大父以百不顧先祖以健僕負汪先生遺書以出並諭之曰遺書藏我家歷五世矣當共之性命不可失也卒遁於泰山石室中倖免焉是蓋先生手書真蹟冥冥中或有鬼神呵護耶不然何以董氏所鋟副本

盡遭兵火而無存也今明經克承先志極本石印義也亦孝也以書見眎屬識數語以傳識陋拙名簡未良用愧報顧念藏書苦心世守布替尊師重道有足以風末俗者分又不可沒也爰志其緣起如此庶使後之覽者知華源宦川間世有黻勞之遺風焉光緒二十一年乙未仲冬儀徵後學時雯彝謹跋


元祐黨人
碑
十二

元祕史山川地名攷

十二卷

光緒丁酉孟夏鄦鄖學廬栞成

自敘

元祕史十五卷不著撰人姓氏其紀元太祖太宗事迹至爲賅備惟文辭鄙俚未經辭人譯潤故數百年來知之者尠近世順德李仲約侍郎始爲之注釋藁經四五易而尚未有傳本余自束髮受書即喜讀輿地之書而于西北徼方輿則尤爲惓惓家中藏有靈石楊氏祕史栞本暇時取而讀之苦其地名之佶曲聱牙乃徧加攷訂譯以對音證以今圖偶有所得誌于書眉如是者六歷寒暑戊子冬爲友人邀往吉林襄理案牘事蔵乃驅車徧游外蒙古各牧地身親目驗屢加改易是書

乃麤具大略然猶閉之篋衍不敢遽以示人也忽忽已十年矣侍郎之墓亦將宿艸祕史舊注仍未栞行余友奉賢阮君惟和砌古士也作祕史地理今釋就正于諸暨陳太守遹聲太守奬其勤并引仲約侍郎之說以正其譌余亟取其藁讀之見其與余說合者十得八九間有不同處乃更推究祕史上下文以證明當日所行之地或余說誤者則釐正之侍郎暨太守之說證以祕史而仍不合者亦不敢坿和之往復咨商漸就條理友人亘余藁者輒慫恿付梓謂示讀者之準余堅謝不獲因舉山川地名攷先畀剛氏并爲之記其端曰於虖讀元

史難讀祕史尤難元史書成六月扁略滋夥開國諸紀尤爲疏舛祕史以當時野言志軍行實事雖樸拙繁瑣而本史紕繆頗資是正官書采進豈爲虛譽然而烏焉塞目叢譙侏離難讀之端厥有數事一則同地殊名譯無定字兒而峏之不同扯撒徹之無別阿因勒卽爲阿亦惕兀勒灰又爲浯泐灰一鄂尒坤河也始曰斡兒洹繼曰斡列該一呼哈烏尒也前曰忽勒荅後曰阿剌兀巴勒主惕亦曰巴勒渚納康鄰禿兀又曰康里委吾不會其通幾爲所惑難讀者一或則名似同名地非一地統格黎克與統格理之小河實異巴兒忽眞與闊勒巴

兒忽眞又殊不兒罕旣非不兒吉岸撒阿里復非撒里黑崑字音似近準向實殊難讀者二至于音有短長字分多寡土兀剌原爲土剌阿勒台又屬拔台印度也而爲欣都思矣欽察也而爲乞卜察矣語苟昧夫急言緩言字每眩于二合三合難讀者三若夫字經繙譯蒙夏捉淆闊闊納浯卽蒙文之青海阿勒台嶺實彼語之金山唐兀河西原爲一部女眞金國豈云殊方一篇之中前後錯出不加尋繹歧誤終多難讀者四況乎涅坤塔納水經未載源流川勒合甲地志不詳基址雖可取證他書旁徵往籍然以張石洲之精覈誤以不兒罕爲汙山何秋濤之淹通又以撒阿里爲薩里默深淵洽烏尒會與烏尒匝不分仲約專精脫窟木與託穆科相捉自揣檮昧未敢謂補苴罅漏發擿要眇祗就管見疏其異同加以條核廿年片帙藉質通人當代閎達賜之箴言斯企予望之尒光緒丁酉仲夏會稽施世杰自敘

元祕史山川地名攷目

卷一

騰吉斯水

斡難河

不兒罕山

統格黎河

闊勒巴兒忽眞

豁里禿馬敦即豁里禿馬惕

阿里黑兀孫

脫豁察黑温都兒山

兀良哈部

巴勒諄阿剌

都亦連山

捕魚兒海子

闊連海子

兀兒失温河

豁兒豁納川

迭里温孛勒荅黑山

扯克撒兒赤忽兒古兩山

卷二

帖兒古捏山

乞沐兒合河

別帖兒山

豁兒出恢山

古連勒古山

桑沽兒河

合剌只魯格山

青海子即闊闊納浯海子

客魯涟河

兀剌黑啜勒邊隅

不兒吉地岸

土兀剌河即土剌河亦曰禿剌

卷三

騰格理小河

不兀剌客額兒

斡兒洹即斡兒豁水

辭涼格河

塔勒渾阿剌勒

合剌只客額兒

勒勒豁河

篾兒乞惕脫黑阿
不而罕合勒墩山
孛脫罕孛斡兒只
塔納小河
阿因勒合剌合納
巴兒忽眞
阿闊兒禿主兒不
合察兀剌禿速卜赤惕忽里牙禿速卜赤惕
忽勒荅合兒崖子即阿剌兀惕

卷四

札剌麻山
斡列該不剌合
撒阿里
阿剌兀惕土兒合兀嶺
荅闌巴勒主惕地即巴勒渚納
哲列捏即者剌捏
赤那思
浯泐札河
忽速禿失禿延
合澧泐海子
朵羅安孛勒荅兀
迭列禿口子

卷五

阿勒灰不剌阿即兀勒灰一曰浯泐灰
額洏古涅河
刋沐連河洲
額捏堅歸列禿
兀乞惕牙
闊亦田
忽巴合牙

忽禿忽
帖兒速
合剌溫山
合申
古泄兒海子
垂河
禿兀唐兀
荅闌捏木兒格思
失魯格只惕地即溼魯格泐

卷六

巴兒忽眞脫窟木
兀魯黑塔黑
濱豁黑水
阿勒台山
忽木升吉兒
兀瀧古河
乞涇沕巴失海子
巴亦荅剌黑別勒赤兒郎拜荅剌黑
合剌泄兀勒河
額垤兒阿勒台谷子

帖列格禿口子
忽剌安忽惕
者者額兒溫都兒山郎者折額兒
別兒客額列

卷七

卯溫都兒山
合剌合勒只惕額列惕地郎合沕合合兒合合合勒合勒等河
忽剌安不剌合惕
統格黎小河
勻兒合勒崑山　忽剌阿訥岈

三河源
阿兒合勒苟吉
折兒合不赤孩

卷八

阿不只阿闊迭格兒郎闊迭兀阿剌勒
的的克撒合勒
涅坤水
川勒
帖蔑延客額兒
客勒帖該合荅

康合兒合山
康孩
合池兒水
塔米兒河
納忽山
察乞兒馬兀惕
合剌荅勒忽札兀剌

卷九

台合勒山
阿來嶺

額兒的失水
不黑部兒昧
儻魯山
額兒的失水林木內百姓
卷十
客列亦惕國
撒里黑崑
林木中百姓
失黑失惕
萬乞兒古思種

失必兒種
忽剌安不合小徑
撫州
野狐嶺
宣德府
居庸關
龍虎臺
北平等郡
東昌
莫州撫州山嶺

潼關
沐梁
卷十一
北平失剌客額兒
燕京
大甯
女眞
浯剌納浯二江
討浯兒河
篾力克王城

不合兒城
申河
巴惕客辟城
子母河
巴魯安客額兒
阿梅河
兀籠格赤城
卷十二
兀都剌兒城
阿勒壇豁兒桓山嶺

亦魯等城
做出黑扯連城
巴黑塔惕種
欣都思種
阿魯種
康鄰等十一部落
亦的勒札牙黑二水
乞瓦綿客兒綿城
阿兒不合
搠斡兒合惕
賀蘭山
西涼
雪山
兀剌孩城
靈州
高麗
嶺北

元祕史山川地名攷卷一

會稽施世傑

騰吉斯水

騰吉斯水一曰滕紀斯海子一曰騰吉思湖一曰寬田吉斯海何秋濤李文田並以爲卽今俄羅斯之裏海友人阮惟和曰卽今科布多城西南哈弼察克旗西之青吉斯河世烝案何氏李氏之說是也元史速不台傳癸未年奏請討欽察引兵繞寬田吉斯海轉至太和嶺出不意至則遇其部長方聚于不租河遂收其境又至阿里吉河與斡羅思部遇一戰降之俄

國志略云成吉思之子拖雷率兵至俄國西鹹海旁之地後又帶兵至裏海繼又至尼泊河征服小國無算伐國率衆小邦戰于卡尒戛河之上該河入于阿薩夫海元史之阿里吉河卽志略之卡尒戛河其阿薩夫海卽今之裏海阿里吉河其水正入裏海則裏海卽祕史之騰吉斯水無疑

斡難河

斡難河一曰鄂倫河今曰敖嫩河皆斡難之對音爲今黑龍江之上源其源出喀尒喀車臣汗部西北境之肯特山東流有齊札婁河自南來注之又東流巴尒喀河注之又東流齊母尒喀河注之祕史之乞沐兒合河乃折而東北流科勒蘇河注之皆北流入敖嫩河者也又東北流有庫野河公古尒特河阿興阿河集尒渾河布裕克圖河鄂拉河皆自北來注之又東北流尼布楚河自北來會又東經尼布楚城而入黑龍江故一統志曰敖嫩河舊名斡難河也

不兒罕山

不兒罕一作不而罕卷三一作不峏罕卷十皆必兒喀之對音水道提綱云必兒喀嶺卽肯特山之東南幹山也張穆以爲卽今之汗山世烝案張氏之說非也今

汗山在土剌河之南距敖嫩河源絕遠與祕史云在斡難河源頭者不合是不兒罕山決非今之汗山今肯特山東南幹山名曰必兒喀嶺其嶺正在敖嫩河源頭則不兒罕山卽今必兒喀嶺

統格黎河

統格黎一作統格黎克河卷三卽通克拉之對音在喀尒喀土謝圖汗右翼左末旗境其源發于阿卽格肯特山之西麓西南流卽通克拉河也又西南流有揆河自正南來會至是而爲哈拉河然則統格黎卽今之通克拉爲哈拉河之上流矣

闊勒巴兒忽眞地面

闊勒巴兒忽眞與卷三之巴兒忽眞異卷三云脫黑脫阿順辭涼格河走入巴兒忽眞是其地在今俄羅斯白哈兒湖今拜喀尒湖濱巴尒古情河上之岸此卷闊勒巴兒忽眞既近禿馬敦部禿馬敦爲今土默特是闊勒巴兒忽眞其地亦當在蒙古非俄羅斯之巴尒古情無疑世燕案龍沙紀略云枯輪海以南喀尒喀河以西爲巴尒虎地巴尒虎卽此卷巴兒忽之對音則闊勒巴兒忽眞地在今敖嫩河源以東矣元史本紀納眞于巴剌忽民家爲贅壻正指此卷之巴兒忽

眞地元氏先代多有與巴兒忽爲姻戚者後納眞取海都歸八剌忽之地率八剌忽及怯谷之民共立爲君列營于八剌合黑河上跨河爲梁以便往來是元未遷斡難河以前固嘗建庭于闊勒巴兒忽眞矣以地望準之當在今黑龍江西南境

豁理禿馬敦地面

豁里禿馬敦一作豁里禿馬惕種卷十一作吐麻部親征錄丁丑吐麻叛卽今內蒙古土默特之對音何秋濤曰吐麻一作禿滿地在今俄羅斯東境白哈兒湖左右世燕案何氏此說非也今土默特部在喜峰口東北五百九十里其地東至養息牧牧場界西至喀喇沁右翼界南至盛京邊牆界北至喀尒喀左翼及敖漢界東西距四百六十里南北距三百十里皆土默特二旗牧地何氏不知吐麻卽禿馬敦禿馬敦卽土默特之對音故疑其地在白哈兒湖左右也

阿里黑兀孫地面

阿里黑兀孫卽訥呼遜之對音阮惟和曰阿里黑兀孫卽漢時之烏偈國地今之烏得河在俄羅斯境世燕案祕史云闊勒巴兒忽眞的主人有一女兒嫁與豁里禿馬敦部的官人爲妻在阿里黑兀孫地面生

了阿蘭豁阿女兒据此則阿里黑兀孫地必在土默特部內今土默特右翼旗牧地東至訥呼遜山訥呼遜正爲黑兀孫之對音是阿里黑兀孫地必在訥呼遜山之麓無疑阮氏以爲烏得河未免過遠

脫豁察黑溫都兒山

脫豁察黑溫都兒山卽今烏蘭溫都尒之對音阮惟和曰朵奔篾兒干于此山遇兀良哈部人元史速不台傳速不台蒙古兀良哈人先世獵于斡難河上遇敦必乃皇帝事與此合然則山近斡難河可知今當在車臣汗部西北境世燕案今外蒙古格根車臣汗

牧地東至烏蘭溫都尒山脫豁察黑溫都兒正爲烏蘭溫都尒之對音

兀良哈部

兀良哈卽烏梁海之對音語解云兀良合卽烏梁海今喀尒喀地名然則今自穆遜山西南阿尒泰山東北所居之烏梁海種人卽元之兀良哈部矣

巴勒諄阿剌地面

巴勒諄阿剌本紀作八里屯阿懶語解改作巴魯圖鄂拉皆喀里雅喇之對音阮惟和曰今車臣汗部中後旗西界布尒圖疑卽其地世燕案祕史云孛端察

兒順著斡難河去到巴勒諄阿剌地面住下文云不忽合塔吉順著斡難河去尋行到統格黎河邊卽今通克拉河詢問那叢百姓云但見西北風起時鵝鴨翎毛似雪般刮來所謂那叢百姓者卽上文都亦連山卽今多拉錫山後順著統格黎河之一叢百姓也西北風起則翎毛吹來是都亦連山在東南而孛端察兒所居之巴勒諄阿剌地面在西北無疑以地望準之巴勒諄阿剌卽今喀里雅喇山其山在哈拉河入鄂尒坤河之西南喀里雅喇山之東南爲陀羅什山一曰多拉錫山祕史之都亦連山此山正居喀里雅喇之東南又在通克拉河邊與祕史所言之形勢皆合則巴勒諄阿剌地必在喀里雅喇山麓可知

都亦連山

都亦連爲多拉錫之對音一曰陀羅什山其地在喀里雅喇山之東南

捕魚兒海子

捕魚兒海子一曰布雨尒池一曰貝尒池亦曰布伊尒湖一統志布伊尒湖在齊齊哈尒城西一千二十里喀尒喀河西北流至此匯爲大湖又北流爲五順河今曰鄂尒順河亦曰烏尒孫河卽祕史之兀兒失溫河黑龍江外紀云貝尒

池亦作布雨尒池國語布雨二字切讀成貝古名捕魚兒海方數百里在總管卽呼倫貝尒城駐處西南三百五十里蒙古境內之喀尒喀河是其源北流爲烏尒孫河水道提綱云喀尒喀河折西南流數十里分支渠西南匯爲巨澤曰布伊尒湖亦曰布育里鄂模形如瓜瓠自東北至西南徑百四五十里東西徑七十里亦俱倫泊卽祕史闊連海子之亞也自正北流出百數十里爲烏順河何秋濤曰鄂尒順河卽古捕魚兒海其字不同者乃譯音之異世燕案何氏此說甚誤捕魚兒卽布雨兒之對音其水在鄂尒順河正南一百數

十里今鄂尒順河祕史謂之兀兒失溫河說詳後安得指捕魚兒海爲今鄂尒順河乎是古捕魚兒海卽今布雨尒池無疑

闊連海子

闊連海子一曰闊灤海子今曰呼倫湖亦曰呼倫池古又名俱倫泊在齊齊哈尒城西北一千一百七十餘里東距呼倫貝尒城總管駐處二百五十里池周五六百里有潮汐故黑江外紀云黑龍江精奇里江嫩江三江皆無潮汐呼倫貝尒二池有之潮來以朔望水道提綱云克魯倫河又東北曲曲流三百里經

阿兒坦厄莫兒山之東北瀦爲枯倫湖自西南而東北長徑二百餘里東西闊百餘里周可五六百里湖西三十里有巴留拉泰山東北近岸有噶兒巴里山正北有敖勒卽塞克忒山故明金幼孜北征錄云闊灤海子有山如長隄以限水遙望水如高山但見白浪隱隱據是知闊連爲呼倫之對音闊連海子卽今之呼倫湖也

兀兒失溫河

兀兒失溫爲烏尒孫之對音一曰鄂尒順河一曰烏里順河一曰五順河在布雨尒池正北流一百數十里而入呼倫湖祕史所以云捕魚兒海子闊連海子兩海子中間的河名兀兒失溫也

齡兒齡納川地面

齡兒齡納川一作齡兒齡納黑主不兒卷三一作齡兒齡納主不兒卷九本爲一地特譯字有繁簡阮惟和曰今敖嫩河源側近地世烈案齡兒齡爲活兒活之對音齡兒齡納川卽今之活兒活河也一作訶尒訶齊又作和尒和齊水道提綱云喀尒喀河有數源其最西之源爲活兒活河自南來會折西北流而爲喀尒喀河攷活兒活河發源于其南之索岳尒濟山北流

入于喀尒喀河然則齡兒齡納川地面卽在活兒活河上矣

迭里溫孛勒荅黑山

迭里溫孛勒荅黑一作迭里溫孛勒荅合卷三一作迭里溫孛勒荅卷十元史作跌里溫盤陀親征錄同卽今集尒渾之對音何秋濤曰敖嫩河東流集尒渾河自北入之世烈案集尒渾河出卡倫外巴彥珠尒克山南流逕集尒渾卡倫又南流巴勒集河自西來匯南流而入敖嫩河然則迭里溫孛勒荅黑山卽集尒渾河邊之小山無疑元史云跌里溫盤陀者盤陀譯言

山也

扯克撒兒赤忽兒古兩山

扯克撒兒下文作扯克扯兒一作扯克徹兒卷二一作撒克撒列卷五親征錄作徹兒皆今托諾之對音赤忽兒古一作赤忽兒忽卷二卷五親征錄作赤忽兒黑皆今拖拉哈之對音張穆曰此二山當即今拖諾拖拉哈今圖名達尒罕兩山世燕案張氏說是也拖諾山在克魯倫河北爲車臣汗右翼中前旗境西南與大漠中拖拉哈山遙遙相望拖拉哈山在車臣汗右翼中右旗境內故卷二云太祖順河而行克魯倫河發源自北而南而東太祖既順河行亦必自北而南而東尋至扯

克徹兒赤忽兒忽山兩閒以地望準之其爲拖諾拖拉哈二山無疑

子銳校字

元祕史山川地名攷卷二

會稽施世杰

帖兒古捏山

帖兒古捏卽特勒尒濟之對音特勒尒濟山在必兒喀嶺南土拉河源之東爲外蒙古土謝圖汗中旗牧地殷化行北征紀略云五月十三至昭磨多其北大山千仞矗立爲屏不見所盡處大山之下平川廣數里林木森立有河流其間曲折環繞其南出差多于北漸坦而下有小山似馬鞍橫焉戰地也小山右連南山可二十仞自西折三崖如階乃至顛其東復一

崖乃坦其左右崖如削山根水繞之卽土拉河也前鋒遇賊於特勒尒濟口佯北賊勝轉鬬而前遂大敗之世杰案殷化行所見之大山卽必兒喀嶺其似馬鞍之小山卽特勒尒濟山也山多林木且有河流環繞故祕史云帖木眞走入山林被泰亦赤兀惕看見趕到帖兒古捏山攷太祖世居不兒罕山不兒罕卽今之必兒喀嶺泰亦赤兀惕欲得太祖因至不兒罕山太祖畏之避入密林是帖兒古捏必在不兒罕南今特勒尒濟山正在必兒喀嶺之南以地望準之帖兒古捏卽特勒尒濟之對音無疑

乞沐兒哈河

乞沐兒合卽齊母尒喀之對音內府圖敖嫩河出肯特山東北流有齊母尒喀河自東南來會西入敖嫩河水道提綱云敖嫩河又東南南疑北字之譌數十里有呼馬勒堪河自南大山合兩源北流當云西北流來會世杰案祕史云乞沐兒合河西通斡難河正與今齊母尒喀河西北流入敖嫩河合則乞沐兒合河卽今之齊母尒喀河可知矣

別帖兒山

別帖兒卽他拉凡尒之對音一名塔尒卽塔尒河發

源之山在齊母尒喀河東南塔尒河西北水道提綱云克魯倫河又東北百數十里有他拉凡尒卽河西北自必兒喀嶺西南麓合二源東南流來注之据此知別帖兒山卽塔尒河發源之他拉凡尒卽山也山正在齊母尒喀河東南岸故祕史云在河邊耳

豁兒出恢山

豁兒出恢卽活拉灰圖之對音水道提綱云僧庫尒河在巴顏烏喇山之東活拉灰圖山之西南世杰案僧庫尒河祕史之桑沽兒河源在齊母尒喀河之西南祕史云乞沐兒合河西通斡難河那小河邊有別帖兒山

山前有豁兒出恢孤山豁兒出恢山既在別帖兒山前以地望準之今活拉灰圖山正在他拉几尒卽山之前與祕史所言吻合是豁兒出恢卽今活拉灰圖無疑

古連勒古山

古連勒古一作古列勒古卷四卽今巴顏烏蘭之對音亦曰巴顏阿喇山也水道提綱云必兒喀嶺南百餘里起項爲巴顏烏蘭山勢甚高大是巴顏烏蘭山在必兒喀嶺之南祕史云不兒罕山前有古連勒古山不兒罕山卽今必兒喀嶺巴顏烏蘭在必兒喀嶺南

正與祕史所言古連勒古在不兒罕山前合則古連勒古卽今巴顏烏蘭山可知其山在今車臣汗部右翼中左旗右翼中前旗中右後旗三旗交界處

桑沽兒河

桑沽兒河一曰孫可勒河一曰僧庫尒河皆桑沽兒之對音水道提綱云僧庫尒河在巴顏烏蘭山之東活拉灰圖之西南其水長三百餘里以行沙地若隱若見南流入於克魯倫河世烈案克魯倫河自噶拉太嶺之西南二百餘里至冊山閒循山麓折而東南流二百數十里復折而東有僧庫尒河自北合三源南流沙中來注之其河在今車臣汗部右翼中前旗境

哈喇只魯格小山

合剌只魯格一作合剌主魯格卷四卽哈喇莽鼐之對音其山在今車臣汗旗之北少偏西車臣汗右翼前旗之東南正在僧庫尒河源之東居僧庫尒河邊故祕史云桑沽兒河邊有合剌只魯格小山也今曰哈喇莽鼐山

青海子

青海子一作闊闊納浯兒海子卷四語解闊闊改作庫

庫譯言青也是青海子卽闊闊納浯兒海子無疑今則名爲喀喇諾尒世烈案喀喇諾尒在哈喇莽鼐山西北僧庫尒河源東北故卷四云到合剌主魯格地闊闊納浯兒海子下營是也今車臣汗部右翼前旗之西右翼中左旗之東有喀喇諾尒卽此青海子也蒙古呼黑爲喀喇呼池爲諾尒水色青者似黑故古曰青海子今曰喀喇諾尒

客魯璉河

客魯璉一作客魯連卷七元史作怯綠連怯魯連曲烈兒怯呂連親征錄作怯綠憐西游記作陸局河皆今

克魯倫之對音世烝案張德輝紀行云自外堡行十五驛抵一河深廣約什虖沱之三北語云翕陸連漢言驢駒河也一統志驢駒河今名克魯倫河其源出車臣汗部中右後旗大肯特山東南曲曲向西北流三千餘里而入呼倫池源流詳水道提綱

兀剌黑啜勒邊隅

兀剌黑啜勒其地在拖陵山之西南岸克魯倫河曲處世烝案祕史云德薛禪與妻搠壇同送帖木眞夫妻回去到客魯漣河兀剌黑啜勒的邊隅德薛禪回家去了是其逆克魯倫河而行必在今拖陵山西南

克魯倫河之曲處可知

不兒吉地岸根前

不兒吉卽巴尒喀之對音今巴尒喀河上岸也陳遹聲曰不兒吉卽巴尒稽之對音河之自西而東入黑龍江者九一曰巴尒稽卽此不兒吉也世烝案陳氏之說非也水道提綱云敖嫩河又東北流有科勒蘇河自西南來會又東北有巴兒雞河自西東北流來會是巴尒稽入敖嫩河已在科勒蘇河之東北去克魯倫河源絕遠祕史云到客魯漣河源頭不兒吉地岸則其地在克魯倫河發源之處今巴尒喀河發源于必兒喀嶺東北流入敖嫩河正在克魯倫河源之東與祕史所言合則不兒吉爲今巴尒喀河無疑不兒吉地岸者卽今巴尒喀河邊之岸矣

土兀剌河

土兀剌一作土剌卷三一作禿剌卷十三卽唐書所載獨樂河之轉聲唐時鐵勒部居此亦卽鐵勒之對音今名土拉河又曰圖拉河發源喀尒喀中部忒勒兒几嶺之西曰圖拉色禽曲曲由西而南而北而東流一千六百餘里而入鄂尒坤河詳水道提綱此卷土兀剌河卽卷十三之禿剌河何秋濤以卷十三之禿剌河在俄羅斯境與此卷非一地世烝案何氏此說非也是卷云他如今在土兀剌河邊黑林子裏住此土兀剌河爲王罕所居卽今之土拉河也卷十三云太祖遂回至額兒的石地面過夏第七年秋回到禿剌河黑林的舊營內是由額尒齊斯河行八個月始回和林舊營則卷十三之土拉河非俄羅斯地明甚且前後之土拉河皆有黑林二字黑林卽和林今曰昭莫多本王罕舊居時已有此號安得以爲兩土拉河乎

子銳按字

會稽施世

騰格理小河

騰格理今名騰格里克爲外蒙古車臣汗右翼中左旗一等台吉駐地一統志云一等台吉揣音拉尒駐騰格里克据此知祕史之騰格理小河卽今騰格里克地面之小河矣

不兀剌客額兒地面

不兀剌客額兒親征錄作兀剌川又作不剌川卽今布拉之對音何秋濤北徼喀倫攷曰布拉喀倫南臨

布拉河世燕案不兀剌卽今布拉喀倫也客額兒元槩本云曠野也其地在今齊蘭喀倫西南九十五里恰克圖東六十五里今齊蘭河祕史謂之勤勒豁河祕史云篾兒乞惕脫黑脫阿在不兀剌客額兒地面徑直渡過勤勒豁河到篾兒乞惕脫黑脫阿地面夫元太祖世居不兒罕山在今齊蘭河東南其曰渡勤勒豁河則自東渡至西岸可知今布拉喀倫正在齊蘭河之西南與祕史之言合然則不兀剌卽今布拉喀倫無疑

斡兒洹

斡兒洹一作斡兒罕見下一作斡兒豁水卷九一作斡耳汗歐陽圭齋高昌偰氏家傳皆今鄂尒坤之對音程春廬曰斡耳汗今鄂尒坤河也世燕案程氏此言是也鄂尒坤河源出外蒙古賽音諾顏旗牧地境二水合東流北合一水經右翼中右旗右翼左末旗中前旗額魯特旗折北流入土謝圖汗部界自源至流曲折東北流二千餘里而與色楞格河卽祕史薛涼格河合詳水道提綱是今之鄂尒坤卽祕史之斡兒洹可知

薛涼格河

薛涼格河一曰仙娥河唐書回鶻傳一曰薛靈哥水元史一

曰偰輦傑河歐陽圭齋高昌偰氏家傳一曰錫蘭河耶律鑄雙溪醉隱集皆今色楞格之對音何秋濤引水道提綱云色楞格河有六源最北源曰哈喇台尒河出杭愛山頂西南麓卽會典圖說所云德勒格尒河瀚海集所云哈拉達尒河也次北源曰布克誰河卽會典之伊第尒河瀚海集之伊得尒河次南源曰齊老圖河卽瀚海集之貳吉兎察罕腦尒河又次南源曰烏里雅台河卽會典之特尒克河最南源曰阿濟勒克河卽會典之阿集拉克河惟會典以齊老圖河爲正源不取提綱六源之說蓋齊老圖河發源額尒哲伊圖泊泊在鄂尒

伯吉山之南百餘里周六十里東北流始曰齊老圖河世烝案色楞格河之正源自當以會典圖說爲塙若其旁源則水道提綱言之尚未詳以今輿圖證之德勒格尒河在色楞格河之西北布克綏河在其正西伊第尒河在其西少南齊老圖河在其西南德勒格尒河源出唐努山南麓東南流有伊克和羅河來會又東南流託尒和里克河自北來會又東南流布克綏河自正西來入之復東南流伊第尒河與齊老圖河皆自西南來會于是名爲齊老圖河由此折而東流額勒尒河自南來入之北特里河自北來入之

又東流阿察何自西南來入之哈拉鄂倫河自西北來入之復東流特里河自北入之又東流哈綏河自西南挾珠薩蘭湖努伊二河東北流來會再東流乃爲色楞格河其流詳水道提綱即祕史所謂辭涼格河也

塔勒渾阿剌勒地面

塔勒渾阿剌勒爲今即拉哈即圖布拉克之對音水道提綱云鄂尒坤河又東北經即拉哈即圖布拉克地南有西拉說博太河北自布龍山南支阜合三水南流來注之又曰布龍山脈西南自巴顏濟魯克山賽堪山緜亘而東北爲厄魯墨得衣山又東爲西拉克山爲布昆沙拉山又東北爲布龍山蜿蜒至兩河合處爲色楞格及鄂尒坤之界世烝案祕史云歹亦兒兀孫在斡兒洹辭涼格河兩間塔勒渾阿剌勒地面是其地必在今鄂尒坤色楞格兩河中間今即拉哈即圖布拉克地正居此兩河之間爲布龍山南麓其即祕史之塔勒渾阿剌勒地無疑

哈剌只客額兒地面

合剌只客額兒即今哈拉呼集尒之對音阮惟和曰此即今土謝圖汗右翼右末旗牧地之哈拉河世烝案哈拉河爲通克拉河下游距篾兒乞惕脫黑脫阿

所居之布拉喀倫絕遠且其時王罕在今土拉河北去哈拉河又甚近如果合剌只客額兒即今哈拉河則太祖當引兵往王罕處會合今祕史云見下王罕教二萬軍上馬從不而罕合勒墩山前指著克魯漣河不兒吉岸邊行了是王罕反引兵往會太祖即此可知合剌只決非今之哈拉河證以今圖色楞格河自西南而東北流復折而正北流其西岸有庫克齊老圖山此山之西有哈拉呼集尒地今時設有喀倫喀倫之西則爲哈拉呼集尒河其地與脫黑脫阿所居之布拉隔一色楞格河與歹亦兒兀孫所居之即拉

哈卽圖布拉克亦隔一色楞格河一則東西相望一則南北相應三種篾兒乞惕適成鼎足之勢故與大祖起釁然則合剌只客額兒其爲今哈拉呼集尒無疑

勤勒豁河

勤勒豁河卽今齊蘭河之對音何秋濤曰楚庫河折北流逕俄羅斯伊拜商西又北流逕鄂伯尒齊都勒拜商西又西北流有齊蘭河自南來入之世燕案齊蘭河出齊蘭喀倫外北流而入楚庫河一曰齊蘭淖尒亦曰奇林河河西岸卽齊蘭喀倫西南至布拉喀

倫九十五里此卽祕史之勤勒豁河也

篾兒乞惕脫黑阿地面

篾兒乞惕乃部落之名脫黑阿當作脫黑脫阿乃篾兒乞惕部之主也其所居之地在今布拉喀倫詳見上不兀剌條

不而罕哈勒墩山

不而罕合勒墩卽阿卽格肯特之對音所謂小肯特山是也阮惟和曰卽今之汗山世燕案水道提綱云敖嫩色禽在克魯倫河源西北三百餘里實小肯特山土人呼爲阿卽格肯特山阿卽格蒙古語以爲小也元太祖世居不兒罕山不兒罕卽今之必兒喀嶺爲大肯特東南幹山則不而罕合勒墩卽今之阿卽格肯特山無疑

孛脫罕孛斡兒只地面

孛脫罕孛斡兒只爲博羅努魯之對音今之博羅努魯山也在阿卽格肯特山之北與阿卽格肯特毗連祕史云札木合逆著斡難河來孛脫罕孛斡兒只地面又曰帖木眞王罕札木敢不三人相合往斡難河源頭孛脫罕孛斡兒只地面又云自孛脫罕孛斡兒只起程至勤勒豁河合而觀之知孛脫罕孛斡兒只

必在今敖嫩河之西而近齊蘭河矣敖嫩河發源阿卽格肯特山山之北卽毗連博羅努魯山由博羅努魯山而西北行卽齊蘭河以地望準之孛脫罕孛斡兒只地必爲今之博羅努魯山可知

塔納小河

塔納卽啟查魯之對音今輿圖作齊札婁河者是也陳澧聲曰卽他拉巴尒集河阮惟和曰卽哈拉圖魯河世燕案祕史云到不而罕山前塔納小河邊下了是塔納河當在今必兒喀嶺之前陳氏阮氏之說未免過遠以地望準之塔納小河卽今啟查魯河無疑

故水道提綱云敖嫩河稍東南流有啟查魯河東北流來會

阿因勒哈剌哈納地面

阿因勒合剌合納一作阿亦惕合剌合納卷四皆呼馬勒堪之對音即齊母尒喀河邊地也水道提綱云敖嫩河又東南流有呼馬勒堪自南大山合兩源北流來會世燕案今圖呼馬勒堪河作齊母尒喀河此河因呼馬勒堪之地而得名然則祕史之阿因勒合剌即今呼馬勒堪河邊地矣

巴兒忽眞地面

巴兒忽眞與卷一之闊勒巴兒忽眞異地而同名卷一之巴兒忽眞爲今喀尒喀河以西之巴尒虎地詳卷一此巴兒忽眞乃今俄羅斯境之巴尒古情河上岸也李文田曰卷三脫黑脫阿順薛涼格河走入巴兒忽眞則其地在今恰克圖之北順色楞河北流瀦爲白哈尒湖此巴兒忽眞地之在斡難河源西者也世燕案李氏說是也色楞格河北流入俄羅斯之拜喀尒湖即白哈兒湖其湖之東北隅有一小河西南流入拜喀尒湖者即巴尒古情河也今俄國于河上置一城曰巴尒古情城距悉畢尒部拖波尒司克省西三百二十五里即此卷三之巴兒忽眞也巴兒忽眞正巴尒古情之對音

訶闊兒禿主兒不地面

訶闊兒即伯楚尒之對音今輿圖所謂伯楚尒山也祕史云王罕從不兒罕合勒敦山背後經過訶闊兒禿主兒不地面打圍以地望準之今伯楚尒山正在阿即格肯特山之後與祕史所云從不兒罕合勒敦山背後之說適相吻合則訶闊兒爲今之伯楚尒可知

合察兀剌禿速卜赤惕忽里牙禿速卜赤惕二地面

合察兀剌爲禿兀剌之對音即今土拉河發源之處特勒兒几嶺之西麓所謂圖拉色禽是也忽里牙則在圖拉色禽之東南此二地並在阿即格肯特山之西南與土拉河源相近在王罕所居之黑林北祕史云王罕從不兒罕合勒敦山背後經過訶闊兒禿主兒不合察兀剌禿速卜赤惕忽里牙禿速卜赤惕三處地面就打圍望著土兀剌河的黑林回去世燕案王罕卓帳之地在今土拉河東北克魯倫河之西有東庫倫今其地名曰昭莫多譯言有林木也是即王罕所居之黑林王罕回軍從今阿即格肯特山背後

必先經伯楚尒山及圖拉色禽等地而後始達東庫倫耳

忽勒苔哈皃崖子

忽勒苔合兒一作阿剌兀惕見卷四即呼哈烏尒之對音亦曰呼哈烏蘭山其山在今黑龍江省西南邊境和尒和齊河之東南世烝案今和尒和濟河即祕史之豁兒豁納川也說詳卷一祕史云忽勒苔合兒崖子在豁兒豁納黑主不兒地面則必在和尒和濟河之岸上今呼哈烏尒山正在和尒和濟河之東南其爲祕史之忽勒苔合兒崖子無疑

子銳校字

會稽施世杰

札剌麻山

札剌麻卽吉尒馬泰之對音一作濟尒馬臺一作朱勒馬臺水道提綱云朱尒馬臺河源出額黑鐵木兒山南麓曲曲東北流入鄂尒坤河方觀承從軍雜紀詩注綠旗兵屯種于吉尒馬泰傍近鄂尒坤河元太祖曾墾種于此田鼠曰吉尒馬有曰泰張穆曰康熙三十四年六月費揚古遣土默特參領塞冷特尒至塔米尒等處哨探歸告曰職等行三十一日至塔米

尒以南四十里所有濟拉馬臺山之南遇厄魯特二十許人見游牧記賽音諾顏右翼中右旗注世杰案吉尒馬泰山在鄂尒坤河之西塔米尒河之南故祕史云札木合的弟給察兒于札剌麻山前斡列該不剌合地面住以地望準之今吉尒馬泰山東正爲鄂尒坤河斡列該卽鄂尒坤之對音說詳下與祕史所言合是札剌麻卽今吉尒馬泰山無疑

斡列該不剌合地面

斡列該卽卷三之斡兒洹卷八之斡兒豁斡兒豁爲鄂尒坤之對音斡列該又卽斡兒豁之對音不剌卽必拉蒙古所謂河也是斡列該不剌合卽鄂尒坤河上岸也詳卷三斡兒洹條

撒阿里地面

撒阿里一作撒阿里客額兒見卷八本紀作薩里河親征錄同皆今薩拉噶之對音何秋濤曰薩里河疑卽今和博克薩里河也李文田曰松漠草詩注北渡科布多河至薩克里山麓有石人相傳爲元太祖像薩克里山卽撒阿里地面今科布多河之北世杰案何氏李氏二說皆非也祕史卷八云太祖自合勒合河逆客魯連河至撒阿里地面又云塔陽遂順塔米兒

河渡斡兒豁水斡兒豁卽鄂尒坤河塔陽由西而東得渡鄂尒坤河是撒阿里地面必在今鄂尒坤河之東可知何氏以爲和博克薩里李氏以爲科布多河北薩克里皆不免過遠與祕史所言不合是撒阿里爲今薩拉噶山無疑矣其山在今外蒙古土謝圖汗部之東界中左旗之西南界

阿剌兀惕土兒合兀嶺

阿剌兀惕土兒合兀親征錄作阿剌烏禿剌烏二山是阿剌兀惕卽阿剌烏山土兒合兀卽禿剌烏山阿剌兀惕爲呼哈烏尒之對音詳見卷三忽勒荅合兒條土兒合兀

即吉忒圖之對音世烝案吉忒圖山在今訥墨尒根河哈尒達蘇臺河合而北流入喀尒喀河之東南葢札木合建庭于豁兒豁納地面豁兒豁納即今和尒和齊河東南地欲伐太祖必須先經此二山親征錄作阿剌烏山尤與呼哈烏尒之音近即禿剌烏亦與今吉忒圖之音相合也

荅闌巴勒主惕地面

荅闌巴勒主惕一作巴勒渚納卷九本紀親征錄並作荅蘭版朱思即今呼倫湖邊地也烏程沈垚以爲即水道提綱之杜勒鄂模阮惟和從其說世烝案沈氏

之說非也杜勒鄂模之水與克魯倫河不相連屬惟水盛時始合爲一況克魯倫河古名臚朐河又曰陸局河而元史速不台傳則曰班朱納海臚朐陸局爲班朱納對音而班朱納又即巴勒主惕巴勒渚納之對音也祕史卷七之巴勒渚納海子正即今之呼倫湖則此荅闌巴勒主惕地必在今呼倫湖西岸邊地可知

哲列捏地面

哲列捏一作者剌捏卷九即今伯尒克之對音世烝案祕史云太祖迎著札木合到荅闌巴勒主惕地面對陣被札木合推動退著于斡難河哲列捏地面狹處屯札以地望準之當在今敖嫩河之南烏尒匝河之北兩河相距最近之處也證以今輿圖惟車臣汗部中左前旗西北有伯尒克喀倫其地爲兩河相距最狹處伯尒克又與哲列捏對音是祕史之哲列捏爲今之伯尒克喀倫毫無疑義

赤那思地面

赤那思即吉拉之對音今黑龍江與喀尒喀車臣汗分界處有吉拉喀倫其地在呼倫湖之西克魯倫河之北阿拉勒圖喀倫之南即吉拉喀倫也是即祕史

赤那思地面

浯泐札河

浯泐札即今烏尒匝之對音阮惟和曰即烏尒匝河也世烝案此河源出今車臣汗左翼中旗東北之烏尒載寨坎山東北流入塔里泊元初時塔塔里部即居此泊之旁故名其泊曰塔里而其流入此泊之河今日烏尒匝古曰浯泐札也

忽速禿失禿延地面

忽速禿失禿延親征錄作紬剌禿失圖忽剌禿失圖元史類編作納剌禿失圖即枯布勒哲庫之對音世

燕案其地今設喀倫爲庫倫辦事大臣所屬地居塔里泊之正東謨果尒綽克山之西南塔塔兒在是地立寨以御金兵不圖太祖等之攻其後也以地望準之忽速禿失禿延爲今枯布勒哲庫無疑

合澧 泐海子

合澧 泐海子卽今杜勒鄂模也水道提綱云客魯倫河東經西拉得克西撥各山之陰原注漠中小山又東百里中有沙洲曰朮兒呼朮東北流百餘里經必拉城南原注漠北僅有此城又東經杜勒鄂模南原注池在城東十餘里陳遜聲曰合澧 泐當作合 泐澧卽今入呼倫湖之開拉里河也世燕案陳氏此說非也開拉里河源出諾民河源山之西麓自東合諸水西北流與呼倫湖東北流出之水會見提綱是開拉里河在呼倫湖之東可知今祕史云太祖落後下的老小營在合澧 泐海子邊被主兒乞殺十人太祖怒引軍馬至客魯漣河前將主兒乞百姓擄了則太祖未嘗渡呼倫湖安得以合澧 泐爲開拉里乎元史雪不台傳云太祖建都于班朱泥河班朱泥河卽克魯倫河將入呼倫湖之處太祖既建都于此則必有城郭今杜勒鄂模西十餘里有必拉城殆卽太祖建都之處此城距杜勒鄂模甚近故

其老小營皆居此池邊耳稱爲海子者邱長春所謂積水成海周數百里者亦卽指此池也然則合澧 泐海子卽今杜勒鄂模無疑矣

朶羅安孛 勒苔兀地面

朶羅安孛 勒苔兀親征錄作朶奕盤陀山卽古尒板包活特之對音水道提綱云克魯倫河又東流二百里至南岸小山折向東北至南岸大山東北麓折東南流其東岸山卽古尒板包活特也又東北則杜勒鄂模陳遜聲曰朶羅疑卽託納山世燕案陳說非託納山在車臣汗右翼中前旗境內與杜勒鄂模相去絕遠與陳氏所云開拉里河相去尤遠惟古尒板包活特山在模勒鄂模西距鄂模三百餘里且在克魯倫河前與祕史所言相合是朶羅安孛 勒苔兀卽今古尒板包活特山無疑

迭列禿口子

迭列禿本紀作圖烈圖又作帖烈徒卽札密霍之對音今札密霍都克喀倫地也主兒乞既敗則必順克魯倫河東南岸走至此地前爲鄂尒順河所阻故爲太祖所擒是迭列禿口子卽札密霍都克喀倫無疑今輿圖一作查未喀倫

阿勒灰不剌阿地面

阿勒灰不剌阿一作兀勒灰河卷五一作浯洲灰河卷七

元史土土哈傳作兀魯灰水道提綱作烏尒虎河一統志圖作吳兒灰河方畧則作吳兒會烏勒輝吳尒揮皆爲阿勒灰之對音不剌卽必拉蒙古語謂水也魏源曰烏尒會河疑卽烏尒匝河世烈案魏氏此說太謬烏尒匝河在克魯倫河北東流入塔里泊烏尒會河在內蒙古烏珠穆沁左翼旗牧地東境安得妄

合爲一一統志圖云吳兒灰乃今之和里河西南入鄂尒虎河提綱云蘆河土名烏尒虎河源出索岳尒濟山南流隨山麓曲曲而西南三百里許經烏珠穆沁左翼東六十里折而西流北合色野尒濟河南合音札哈河賀尒洪河入右翼界至克勒河朔之地洞据是知阿勒灰不剌阿卽今之烏尒會河無疑

額泐古涅河

額泐古涅卽額尒古納之對音今之額尒古納河也水道提綱云自枯倫湖東北流經黑龍江索倫界兩岸無山土人名爲額尒古納河實克魯倫河也世烈案呼倫湖自東北角溢出一支東北流有開拉里河自東合諸水西北流來會一支正北流者卽額尒古納河也流三千數百里至兩岸有山處而黑龍江自西來會

刋沐連河洲

刋沐連河本紀作犍河召烈折兀兒傳作堅河卽今肩勒尒喀提綱作忒兒布勒之對音李文田曰卽克魯倫河之洲克魯倫河有沙洲四以札木合所居之豁兒豁納川求之則由喀尒喀河流出者較近世烈案李氏之說非也祕史云順額泐古涅河至于刋沐連河洲

是刋木連河洲必在呼倫湖之北若云卽克魯倫河洲則尙在呼倫湖以南安得云順額泐古涅河乎攷今輿圖額尒古納河北流七百餘里有肩勒尒喀河自東南合兩水來注之此肩勒尒喀卽祕史之刋沐連亦卽元史之犍河堅河犍堅肩與刋聲相近以地望準之刋沐連河洲在今肩勒尒喀河入額尒古納河之處矣

額捏堅歸列禿地面

額捏堅歸列禿親征錄作捏干貴因都山卽厄勒莫之對音水道提綱云克魯倫河又東北數十里經小

山西北麓卽北岸厄勒莫山之西南麓也世烝案厄勒莫山在外蒙古車臣汗部左翼中旗之南托諾山卽祕史扯克撒兒也之東北其山脈西北自必兒喀嶺東幹東南至此爲厄勒莫山也

兀乞惕牙地面

兀乞惕牙卽噶鄂泰之對音今噶鄂泰嶺之麓也世烝案祕史云阿勒壇等至兀乞惕牙地面有赤忽兒忽哨望人來報赤忽兒忽卽今拖拉哈山詳卷一則兀乞惕牙地必在拖拉哈之西北克魯倫之西南岸可知水道提綱云克魯倫河又西南至噶鄂泰嶺之東

則噶鄂泰嶺正在克魯倫河之西岸且在拖拉哈之西北以地望準之兀乞惕牙地必在今噶鄂泰嶺之麓無疑

闊亦田地面

闊亦田殿本元史作闊奕壇改爲吹丹親征錄作闊蠻壇皆烏闌之對音在今內蒙古烏珠穆沁左翼旗之東烏蘭峰之麓世烝案本紀及親征錄並謂太祖與乃蠻戰時倚阿蘭塞爲壁阿蘭卽今烏珠穆沁左翼旗東百五十里哈尒站之烏蘭峰也方略云康熙二十九年六月十四日厄魯特自烏會河東北兩路而來我台吉巴郎沖諾和等各率所屬百許人甲而迎之又烏珠穆沁額尒德尼貝勒博木布奏言厄魯特至烏尒會河東烏闌之地烏闌卽元時之闊亦田也此卷下文云成吉思問者別闊亦田對陣時自嶺上將我馬項骨射斷的是誰可知闊亦田地面在今烏蘭峰之麓矣今其地卽名烏闌者殆因山名而名其地歟

忽巴合牙地面

忽巴合牙親征錄作忽八海牙皆呼馬勒堪之對音陳遹聲曰在今外蒙古車臣汗中右後旗大肯特山

東南克魯倫河發源處世烝案陳說是也水道提綱云敖嫩河又東南流數十里有呼馬勒堪河自南大山合兩源北流來會呼馬勒堪河今輿圖名曰齊母尒喀河與祕史之乞沐兒合爲對音詳卷二而呼馬勒堪又與此忽巴合牙爲對音此水一河兩名古今皆同是忽巴合牙地在今呼馬勒堪河之岸上矣

忽禿忽地面

忽禿忽親征錄作忽都溫皆托克托尒之對音今其地設有喀倫爲喀尒喀車臣汗所設十四喀倫之一在敖嫩河之東南烏尒匝河之北西至呼林納尒素

喀倫四十里其南爲珠齊河据此知忽禿忽地爲今托克托尒無疑

帖兒速地面

帖兒速親征錄作塔剌剌之野卽札尒噶之對音所謂札尒噶山也其山在呼倫貝尒城之西喀尒喀車臣汗中左前旗之東界

哈剌温山

合剌温山元史本紀及親征錄並作哈剌温隘語解哈拉袞熱也卽今烏蘭温都山也其山在呼倫湖西南敖嫩河源之東世烈案祕史卷九云合撒兒尋成

吉思至合剌温山不見乃至巴沕渚納海子巴沕渚納海子卽今呼倫湖合撒兒自西而東先至合剌温山則山在呼倫湖西南矣卷九云太祖卽皇帝位于斡難河源封木合黎東邊至合剌温山是其山在今敖嫩河源之東又可知今喀尒喀車臣汗左翼後旗南界至烏蘭温都山卽祕史合剌温之對音然則合剌温山爲今之烏蘭温都山無疑

哈申地面

合申親征錄作西夏又作河西之國本紀同何秋濤曰合申卽西夏也亦曰唐兀世烈案合申卽明代之河套今爲內蒙古鄂尒多斯七旗牧地東至歸化城土默特界西至喀尒喀界南至陝西長城界西南至甘肅長城界北至烏喇特界並在河套內卽祕史之合申地也以其地在黃河以西故又曰河西之國

古泄兒海子

古泄兒海子親征錄作曲薛兀兒澤卽喀錫拉克之對音所謂喀錫拉克河也其河在內蒙古鄂尒多斯正中近東之左翼中旗牧地東北流瀦爲納瑪帶泊故祕史稱爲海子也

回回地面垂河

垂河元史速不台傳作蟾河親征錄作嶄河皆吹河之對音李文田曰蟾河卽勒勒豁河之對音世烈案李氏此說非勒勒豁河爲今之齊蘭河在恰克圖之東詳卷三此垂河爲乃蠻地故曰回回地面也攷乃蠻地爲今科布多而今伊犂西北有吹河今已爲俄地卽祕史之垂河其水發源于特穆尒圖泊及那袞泊一泊西北流一泊正西流合而爲吹河

禿兀唐兀地面

禿兀唐兀二部落名禿爲委字之誤上文云委兀唐兀二種是也卷七云王罕經過委兀河西地卷九云

乃蠻古出魯克過委兀合兒魯種字皆作委不作禿此作禿者誤也亦曰委吾種卷十一阮惟和曰今其地在新疆東境世烈案阮氏說是也委吾又譌爲畏兀宋神宗時王韶取西甯畏兀畏迫遷于瓜沙之間後徙入交河降于西遼遼主封爲交河王令統別失入里之地爲畏兀兒國故元史孟速思傳云畏兀人世居別失入里也文正西游錄云金山南有回鶻城名別石把有唐碑所謂瀚海軍也是別失入里卽今濟木薩也元時畏吾兒地皆在今濟木薩以西可知至唐兀卽西夏之賜姓祕史凡言唐兀本紀及親征錄

往往作西夏蓋祕史雖紀太祖時事而其書必成于皇慶二年以後知者因元嶺北省始置于皇慶二年書中已有嶺北之稱是其證西夏之賜姓唐兀雖在元世祖時故書亦稱之也詳上合申條

荅闌捏木兒格思地面

荅闌捏木兒格思親征錄作荅蘭捏木哥兒卽索岳尒濟之對音今之索岳尒濟山也世烈案索岳尒濟山甚長大袤延數百里其西麓臨大漠其東北近喀尒喀河源與齊齊哈尒城相近祕史云成吉思于荅闌捏木兒格思地面與塔塔兒對陣戰勝了遂至兀勒灰河兀勒灰卽今之烏尒會河是荅闌捏木兒格思地必與烏尒會河相近可知今索岳尒濟山正在烏尒會河之北又與捏木兒格對音是荅闌捏木兒格思地卽在今索岳尒濟山之南麓矣

失魯格勒只惕地面

失魯格勒只惕一作溼魯格渤只惕水卷七本紀作薩勒札河親征錄作失連眞河卽色野尒濟之對音今名色野尒濟河也世烈案水道提綱云色野尒濟游牧記作色也兒卽河源出噶老圖泊西南流經烏朱穆沁左翼東北七十里入蘆河卽烏尒會河卽方略所謂索約尒濟

河者是也以地望準之其河正在烏尒會河之東故祕史以爲在兀勒灰河也然則失魯格勒只惕卽今色野尒濟河無疑

子銳校字

會稽施世杰

巴兒忽眞脫窟木地面

巴兒忽眞與卷一之闊勒巴兒忽眞不同卽與卷三之巴兒忽眞亦異此巴兒忽眞爲巴尒納烏勒之對音脫窟木又卽託穆司科之對音世杰案今俄羅斯西悉畢尒託穆司科省西南五十七里倭別河上有巴尒納烏勒城卽祕史此卷之巴兒忽眞也巴尒納烏勒之東北爲託穆司科城在託穆河上卽祕史之脫窟木地面也

兀魯黑塔黑地面

兀魯黑塔黑卽額魯特三字之轉音世杰案額魯特官書或作厄魯特或作額諾德或作客尒丹今分四部曰阿拉善額魯特曰青海額魯特曰杜尒伯特曰土尒扈特其牧地張穆蒙古游牧記言之甚詳不煩複述也

濆豁黑水

濆豁黑卽索果克之對音今之索果克河也世杰案會典圖說科布多河出阿尒泰烏梁海旗爲索果克河東流南合瑚尒噶泊輝漢泊和通泊水東北流西合噶斯河折而東南流經輝特下前旗杜尒伯特右翼旗南合塔尒巴泊托尒博泊水北合烏里雅蘇圖河根德克圖泊戴舒尒泊水遂名科布多河是索果克河爲科布多河之上源也今外蒙古輝特部下後旗牧地西至索果克河爲界然則濆豁黑水卽今之索果克河無疑

阿勒台山

阿勒台亦曰阿勒坦蒙古謂金曰阿勒坦是阿勒台山卽金山也今名曰阿尒泰山世杰案一統志云阿尒泰山卽古金山在特思河西北綿亘二千餘里高入霄漢盛夏積雪不消爲西北諸山之祖其頂在烏普薩西北支峰蔓蹙分爲四支正北一枝隨額尒齊斯河以北入俄羅斯境東北一枝遶特思河之北千里東爲唐努山又東北接杭愛山其河東額尒齊斯河一枝爲烏藍郭馬山繞奇勒稽思泊之北其南一枝蜿蜒不斷納鄰河呼勒秦河哈流圖河皆出其西麓然則阿勒台卽今之阿尒泰山無疑

忽木升吉兒地面

忽木升吉兒卽布拉青吉兒之對音水道提綱云畏隆古河出阿尒泰山之尾西南麓西南流有阿禮克

台河及布拉青吉兒河自北山前後來會世烝案布拉青吉兒河今圖名曰青吉斯河其源發于外蒙古新土尒扈特左旗北之哈拉泊西南流合哈弼察克河又東南與布尒干河合爲畏隆古河然則忽木升吉兒地爲今布拉青吉兒河上地可知

兀瀧古河

兀瀧古河一曰畏隆古一曰烏隴貴一曰烏龍歸卽今之烏龍古河其源流水道提綱已詳言之世烝案會典圖說云烏龍河二源東曰布尒干河西曰青吉斯河二河合流乃爲烏龍古河折西流經阿尒泰烏

梁海旗潴爲赫薩尒巴什泊其河在今新土尒扈特左旗南境

乞溼 泐 巴失海子

乞溼 泐 巴失卽赫薩尒巴什之對音今之赫薩尒巴什泊也一作噶勒札尒巴什淖尒一作赫色勒巴什淖尒又作奇薩勒比斯淖尒世烝案徐松西域水道記云烏隆古河過哈喇莽奈山北又西北注噶勒札尒巴什淖尒巴木丕勒多尒濟傳 明車淩巴勒傳 云康熙五十六年隨額駙巴林郡王烏尒袞由阿勒坦進剿準噶尒于赫色勒巴什淖尒方畧載乾隆二十三年副都統順德訥奏言正月初一日在烏隆古擒獲厄魯特巴圖詢知奇薩勒比斯淖尒相近之博洛尒托海有哈薩克錫喇之得木齊達什扎卜等藏匿今攷烏隆古河所潴之淖尒有二小者曰巴噶淖尒周二百餘里圓橢形在東南大者曰噶勒札尒巴什淖尒周五百餘里形狹而長在西北大小相聯正如葫蘆是乞溼 泐 巴失海子爲今赫薩尒巴什泊無疑

巴亦苔剌 黑 別 勒 赤 兒 地面

巴亦苔剌 黑 別 勒 赤兒一作拜苔剌 黑 別 勒 赤列 卷七 親征錄作拜苔剌邊只兒之野其地在今青吉斯哈

弼察克兩河合流處之西南岸巴亦苔剌 黑 卽拜塔克之對音別 勒 赤兒卽哈弼察克之對音一作哈布塔克世烝案祕史上文云成吉思與王罕回時有乃蠻種能厮殺的人于巴亦苔剌 黑 別 勒 赤兒地整泊軍馬下文又云王罕逆那合剌泄兀 勒 河起去了合而觀之知太祖追乃蠻于烏龍古河後回時又遇乃蠻是巴亦苔剌 黑 別 勒 赤兒地必在烏龍古河之東至夜王罕先去逆著合剌泄兀 勒 河合剌泄兀 勒 河卽今喀喇淖尒亦曰哈拉圖河 詳下 王罕起去時既逆此河而行則巴亦苔剌 黑 別 勒 赤兒地又在今布拉

于河之西今拜塔克之地正在青吉斯哈弼察克二河合流處之西南岸則巴亦苔剌黑爲拜塔克山麓別勒赤兒爲哈弼察克河西岸地無疑

哈剌泄兀勒河

合剌泄兀勒即哈拉圖之對音一曰喀喇淖尒兀勒蒙古語河也世杰案西域水道記布拉干河東南流百里右會喀喇淖尒水喀喇淖尒周數里布拉干河源南十餘里亦東南流百里入布拉干河据此知合剌泄即今之哈拉圖河也

額垤兒阿勒台谷子

額垤兒阿勒台谷子即今阿尒泰山東南截沙漠之阿尒班岳達察嶺世杰案何秋濤曰阿尒泰山又東南分二支如黑雲二道界瀚海中其東爲庫克西勒山又東北接巴頭山其南枝爲都特嶺布帶山圖克里河出其西麓又南爲布勒堪山空鄂洛阿濟罕山層接不斷千有餘里橫截沙漠爲阿尒班岳達察嶺攷元太祖回軍由今拜塔克山向北行必當踰阿尒班岳達察嶺始得折而東歸是祕史之額垤兒阿勒台谷子爲今阿尒班岳達察嶺無疑

帖列格禿口子

帖列格禿即烏里雅蘇之對音今烏里雅蘇台也水道提綱查巴哈河曲曲流二百餘里折西流百餘里而空格衣河東北自昂奇山合三源西南流三百里來會又西總曰空格衣河世杰按齊氏之說誤也以今圖證之查巴哈今名札布噶其河自東北向西南流二百餘里折而西北流三百餘里有烏里雅蘇台河發源于賽音諾顏部中後旗之西界西北流二百餘里經烏里雅蘇台城南折而正西流復二百里而與札布噶河合于是札布噶河又西北流百餘里而空歸河即空格衣自東來會齊氏既誤以烏里雅蘇台河

爲空格衣河故于空格衣河不得不加總曰以提一之雍正十一年四月靖邊大將軍順承親王錫保等奏言去年移軍至烏里雅蘇台今大軍于烏里雅蘇台山頭建築礮臺請于烏里雅蘇台內植木中實以土建立城垣報　可乾隆二十九年四月定邊左副將軍成衮札布奏烏里雅蘇台舊城圮應增修十一月復奏烏里雅蘇台土浮難興版築舊城在齊格尒蘇台烏里雅台二河間應照舊造木城增高丈六尺厚一丈周圍共五百丈內外排木柵中實土東西南各置門北迎河掘溝引水環之即以溝土築城由

是以觀烏里雅蘇台固爲自西而東諸路之要道祕史所以稱爲口子也王罕退軍自哈拉圖河折而東必逆烏里雅蘇台河始得順塔米尒河至土拉河黑林是烏里雅蘇台爲其必經之路乃蠻從後追之至此將其百姓擄去以地望準之帖列格禿口子卽今烏里雅蘇台城無疑矣

忽剌安忽惕地面

忽剌安忽惕卽馬喇噶之對音今圖作瑪拉哈山也世杰案山在賽音諾顏部中後旗之北境右末旗之西烏里雅蘇台城東三百里山脈自阿尒泰頂南行

分一幹東行爲烏蘇郭瑪山又東連峯相接東南數百里爲伯勒奇那克科克伊山又東三百里爲昂奇山又東北行百餘里爲馬喇噶山葢王罕逆烏里雅蘇台河退軍必踰此山始至塔米尒河乃蠻既于今烏里雅蘇台城地方擄其百姓復追至此山之麓故桑昆王罕子與之對陣也据此知忽剌安忽惕卽今馬喇噶山麓之地矣

者者額兒溫都兒山

者者額兒一作者折額兒卷七元史本紀作折折運都山親征錄作徹徹兒運都山阮惟和曰卽哈納哈達山東北之徹徹山也世杰案阮氏此說是也水道提綱云翁金河東南曲曲流入百餘里于大漠瀦爲呼拉喀五郎鄂模其東北五十里有哈納哈達山又東北有徹徹山皆沙海中孤嶼也徹徹山今圖作策策山在瑚尒哈鄂倫泊之東北土拉河之正南元初爲王罕地故其子桑昆居此也以地望準之者者額兒溫都兒山爲今策策山無疑

別兒客額列地面

別兒客額列親征錄作別里法沙陀其地在策策由之北今巴哈噶托尒山之東麓地巴哈噶托尒正與

別兒客額列對音其山之東麓正在策策山北與祕史云在者者額兒溫都兒山陰者合則別兒客額列地爲今巴哈噶托尒山東麓可知

子銳校字

會稽施世

卯温都兒山

卯温都兒山親征錄作莫運都兒山卽今錫喇温都尒山世烝案其山在內蒙古阿嚕科尒沁旗西北一百三十里土人名曰黃山蒙古名錫喇温都尒山今圖又作希拉温都尒山正在喀尒喀河之南

哈剌哈勒只惕額列惕地面

合剌合勒只惕一作合泐合河一作合兒合河本卷下文一作合勒合勒只惕親征錄作合蘭只皆喀尒喀之對音今喀尒喀河也只惕者蒙古語海子也額列惕地面本紀作哈闌眞沙陀親征錄作合蘭只之野皆哈尒渾之對音今哈尒渾河也世烝案水道提綱云烏里順河上源曰喀尒喀河有數源最東者出阿魯他拉奇嶺之西麓有池廣數十里西南流一百餘里受南來之哈尒渾河据此知哈尒渾河正入喀尒喀河在喀尒喀河南岸祕史云太祖于合剌合勒只惕額列惕地面歇息猶言在喀尒喀河南岸之哈尒渾河岸上歇息也然則合剌合勒只惕卽今之喀尒喀河額列惕地爲今哈尒渾河岸上也

忽剌安不剌合惕地面

忽剌安不剌合惕一作忽剌安不兒合惕親征錄作忽剌河卜魯哈二山忽剌安卽喀拉坎之對音不剌合惕卽巴尒達穆之對音世烝案親征錄作忽剌河者河乃阿字之譌知者因其明曰二山不得言河也喀拉坎山在今內蒙古浩齊特右翼旗之東南巴尒達穆山則在翁牛特左翼旗之正北董方立圖可證也此二山一在希拉温都尒山之東一在東南故祕史云自卯温都兒山前望見忽剌安不剌合惕地面塵起也以地望準之忽剌安爲今喀拉坎山不剌合惕亦卽今之巴尒達穆山無疑

斡嗎訥屼山

斡嗎訥屼山親征錄作斡兒努兀遣惑哥山岡世烝案祕史云忽亦勒荅兒卒葬之于合兒合水的斡嗎訥屼山是此山在合兒合水旁合兒合卽今之喀尒喀河詳本卷上今輿圖喀尒喀河南岸有呼恰烏尒山正卽祕史之斡嗎訥屼山也

統格黎小河

統格黎小河祕史蒙文作統格黎克豁羅罕豁羅罕者小河也親征錄作董哥澤本紀作棟格河卽今入鄂尒順

河之烏藍布勒克水也世烝案祕史云合泐合河流入捕魚兒海子處有帖兒格等翁吉剌成吉思既取了翁吉剌就起去統格黎小河東邊下了是此河在今喀尒喀河之西與卷一之統格黎河同名而異地董方立輿圖于貝尒池北鄂尒順河折西北流有一無名小河自西南東北流入于鄂尒順河此小河蒙古呼爲烏藍布勒克水水道提綱曰烏順河即鄂尒順河中有沙洲受西南來之烏藍布勒克水此水正在喀尒喀河西北以地望準之其爲祕史之統格黎小河無疑

勺兒合勒崑山　忽剌阿訥屼山

勺兒合勒崑忽剌阿訥屼二山即王罕舊居之土拉河黑林子也世烝案祕史卷六云王罕于土屼剌的黑林行會著成吉思結做父子共說道若有人離間休要聽信親自對面說話了方可信此卷太祖即追述前事是二山即土拉河黑林子山可知忽剌即虎忽剌之對音輟耕錄曰和林山二水出焉其一曰虎忽剌虎忽剌即今土拉河也其曰山者即土拉河邊之山訥屼者蒙古語呼山爲訥屼由此而推知勺兒合勒崑山即和林山矣今其山在鄂尒坤河折而北流之東爲元時之和林城今通行圖本以此山爲杭愛山大誤當以水道提綱說爲正

三河源頭

三河源頭者指今之喀魯哈河鄂尒坤河土拉河而言也王罕舊居此三河之源故祕史云你那三河源頭守得好著休教別人做營盤也

阿兒哈勒苟吉地面

阿兒合勒苟吉即今額尒克納克之對音其地在克魯倫河之西南岸外蒙古車臣汗中末旗之西北境右翼中右旗之東南界所謂額尒克納克山也或云

即土謝圖汗境之阿尒哈尒蘇巴世烝案此說非也土謝圖汗各旗地在鄂尒坤河以東土拉河以西距克魯倫河絕遠祕史明云阿兒合勒苟吉在客魯連河安得以阿尒哈尒蘇巴當之乎以地望準之阿兒合勒苟吉地爲今額尒克納克之山麓無疑

折兒哈不赤孩地面

折兒合不赤孩地在今策策山之北麓太祖圍王罕于此者也策策山詳見卷六者者額兒條

子銳按字

元祕史山川地名攷卷八

會稽施世杰

阿不只阿闊迭格兒地面

阿不只阿闊迭格兒一作阿卜只合闊帖兒格本卷下文一作闊迭兀阿剌勒見卷十四元史太宗紀作雕阿闌即今之巴顏烏蘭山也世杰案祕史卷十四云成吉思既崩右手大王察阿歹巴禿左手大王斡赤斤同在內拖雷等諸王駙馬并萬戶千戶等于客魯連河闊迭兀阿剌勒地行大聚會著元史太宗紀元年己丑秋八月諸王百官大會于怯綠連河曲迭雕阿闌

之地以太祖遺詔即皇帝位于庫鐵烏阿剌里親征錄已丑八月諸王駙馬百官大會于怯綠連河曲迭雕阿蘭共冊太宗登極三書所紀太宗即位之地皆在今克魯倫河濱親征錄言雕阿蘭不言庫鐵阿剌里祕史言闊迭兀剌勒不言雕阿蘭反復尋繹知阿闌阿剌同聲庫鐵烏阿剌里即闊迭兀阿剌勒而祕史之阿不只阿闊迭格兒阿卜只合闊帖兒格闊迭兀阿剌勒即親征錄之雕阿蘭聲有舒促以致文有繁約耳元史并兩書為一遂分為二地誤甚然則阿不只阿闊迭格兒即今車臣汗部右翼中前旗北境克魯倫河以西之巴顏烏蘭山無疑

的的克撒合勒地面

的的克撒合勒即元史太宗紀之揭揭察合憲宗紀之怯蹇又罕又作迦堅茶寒語解均改為齊齊克察罕即今之察罕鄂模也世杰案張參議紀行云過大泊周廣六十七里水極澂澈北語謂吾悞竭腦兒即察罕池自泊之南而西分道入和林城水道提綱云朱尒馬台河出額黑鐵木兒山南麓東南流繞布庫鐵木兒山足三面東北流曲曲二百餘里儲為池曰察罕鄂模廣數十里元周伯琦近光集云察罕者白海也

茶寒同義其水在鄂尒坤河之北塔米尒河之南今圖之察罕鄂倫是也据此知的的克撒合勒即元史之揭揭察台亦即今之察罕鄂模無疑

涅坤水

涅坤水即鄂尒坤之對音詳見卷三斡兒垣條下

川勒地面

川勒為沙磧之對音即唐書高昌主麴文泰所云沙磧二千里地也唐以高昌地為西州置安西都護姜行本碑碑文見西域水道紀卷三在今哈密北之南山口則知沙磧即川勒也即今哈密以北之戈壁

帖蔑延客額兒地面

帖蔑延本紀及親征錄並作帖麥該皆今托謨尒之對音世烝案土拉河隨山折而西北流入土謝圖汗中右末旗及中右旗境其北岸卽色勒弼嶺之支阜曰托謨尒山亦曰查木勒山卽祕史之帖蔑延地面

客勒帖該哈苔地面

客勒帖該本紀作建忒該親征錄作建忒垓皆吉忒圖之對音世烝案三史語解沁達罕舊作建忒垓譯言天馬也卽遼史太祖紀之壓得斯山其山在今喀尒喀河南岸祕史云至合勒合河斡兒訥兀地的客

勒帖該合苔地則其地必在今喀尒喀河南呼哈烏尒山左右以今圖證之呼哈烏尒山之東北有吉忒圖山卽祕史之客勒帖該合苔無疑合苔者蒙古語山也

康哈兒哈山

康合兒合卽杭亦哈馬勒之對音世烝案水道提綱曰鄂尒坤河東南流兩山間百里折而東北北岸山卽杭愛山東南支阜其南岸卽西自都蘭喀喇縣亘而東爲杭亦哈馬勒山一統志云杭亦哈馬勒山在西尒哈阿濟尒罕山南山之北爲鄂尒坤河山之南卽翁金河所發源也然則康合兒合山爲今之杭亦哈馬勒山可知

康孩地面

康孩一作杭海一作杭愛又名頡靄卽古之燕然山也北極出地四十六度偏西十四度外蒙古賽音諾顏游牧地直陝西甯夏西北二千餘里其山脈從阿尒泰山來縣絡科布多之西北折東南爲唐努嶺至錫巴里分爲二支一東北趨俄羅斯楚庫柏興一東南趨和林爲杭海山杭海譯言橐駝也山形似之世烝案元史大德五年叛王海都犯邊武宗討之師次

杭海大破其衆海都敗走西踰金山又太祖之征乃蠻也塔陽汗至自按台卽金山營于杭海帝與大戰擒之是知按台杭海諸山連縣不斷實和林西北門戶海都入寇之要道自今時圖本誤移杭海山于鄂尒坤河之東而和林故都乃紛紛辨論不能塙指矣今當從水道提綱之說爲是

合池兒水

合池兒水親征錄作哈只兒兀孫河卽哈拉河之對音張穆曰卽今塔米尒河東北所匯之台魯勒倭黑池世烝案張氏此說非也祕史下文云塔陽遂順塔

米兒河渡斡兒豁水是此時未到塔米尒河可知台魯勒倭黑池已在塔米兒河入鄂尒坤河之西塔陽尚未到塔米尒河安得至此乎夫合池兒水既在康孩地面則必在今杭海山之西今杭海山西有哈拉河正與合池兒對音是合池兒水卽今之哈拉河一曰札布噶河亦曰查巴哈河也

塔米兒河

塔米兒一作他米勒一作塔米尒水道提綱曰他米勒河有南北兩源南源出杭愛山北麓在鄂尒坤源之西曰阿索郭特河北源出枯庫東麓在杭愛山西

北三百里世烈案會典圖說云塔米尒河出賽音諾顏中左末旗東南山東流南北合數水經右翼中右旗察罕鄂倫河出其西山東北流來會又東經額魯特前旗至土謝圖汗部界入于鄂尒坤河

納忽山

納忽山張穆曰地近錫兒克袞諸山之側世烈案張氏之說非也祕史云順塔米兒河渡斡兒豁水至納忽山斡兒豁水卽今之鄂尒坤河是納忽山在鄂尒坤河以東可知若卽錫兒克袞山則在鄂尒坤河之北與祕史所言渡斡兒豁不合攷鄂尒坤河以東諸山今圖本誤以爲杭愛山者卽古之納忽山也此可據祕史以證今圖之誤

察乞兒馬兀惕地面

察乞兒馬兀惕其地在鄂尒坤河東納忽山之東麓今圖作杭愛山誤張穆曰在今錫兒克袞諸山之側世烈案張說非也錫兒克袞山在鄂尒坤河北非河東也今圖杭愛山之東南有錫尒哈阿集尒哈山錫尒哈與乞兒馬對音是察乞兒馬地殆在錫尒哈山之北麓

合剌荅勒忽札兀剌地面

合剌荅勒忽札卽喀喇塔拉額之對音兀剌蒙古語水也世烈案西域水道記曰喀喇塔拉額西柯淖尒亦作布尒哈齊淖尒在安阜城北一百三十里周四百餘里冬夏不盈涸岸水千岸自然成鹽水道提綱曰波羅塔拉河有二源一出西北大山一出南大山二水既合東流六十里匯爲波羅塔拉鄂模是祕史之合剌荅勒忽札兀剌爲今之喀喇塔拉額西柯淖尒地無疑

子銳校字

元祕史山川地名攷卷九

會稽施世杰

台哈勒山

台合勒山元史本紀作泰寒塞親征錄作泰安塞卽今賽坎之對音世杰案水道提綱曰賽堪山甚高大卽巴顏濟魯克山之北行正幹又折而東北爲厄勒黑圖諸山今其山在塔米尒入鄂尒坤河之西北外蒙古額魯特前旗之西北是台合勒山卽今賽坎山無疑

阿來嶺

阿來嶺卽汗阿林山之對音世杰案何秋濤曰汗阿林在中國科布多西北乃金山西北大幹隨額尒齊斯河東岸以北者也唐書偁黠戛斯依貪漫山亦作貪汗山當卽汗山之別名其山南起科布多境有烏梁海部落居之蒙古王公表傳所偁汗烏梁海卽以所居之山爲號也汗阿林層峰相接山脈向西北行其東麓有亨吉泊其西麓有尒喀斯喀拉泊又西北有數水出東麓注鄂布河其西麓有大泊曰惹謨斯夸湖水西流入額尒齊斯河祕史云到金山住過冬明年春踰阿來嶺金山卽今之阿尒泰山太祖由東而西追脫黑脫阿至阿尒泰山明年復西追踰阿來嶺是阿來嶺在金山西可知今汗阿林正在阿尒泰山西北與祕史所言合則阿來嶺卽今之汗阿林無疑

額兒的失水

額兒的失水元史太祖紀作也兒的石憲宗紀作葉兒的石武宗紀作也里的失皆額尒齊斯之對音今之額尒齊斯河也世杰案河有兩源一源爲華額尒齊斯河一源爲喀喇額尒齊斯河二河合爲額尒齊斯河西北流蘇布圖河注之又西北流罕達海圖河

注之又西北流奇喇河與克木齊河注之又西北流庫魯圖河卽固尒圖河注之又西北流經察尒古尒依特山北博尒集河注之又西北流阿勒哈布河注之又西北流哈布河注之折而西流諾恰庫河注之又西流塔尒巴哈台河注之又西瀦爲宰桑泊泊形橢圓周四百餘里乃從泊西北溢出復爲額尒齊斯河今俄圖名伊尒推什河西北流有倭米河自東來注之折而東北流他拉河自東南注之復折而西北流伊什河自西南注之再西北流衣色河自西入之吐拉河自北挾三源南流入之他勿達河亦自北挾三源來注之于

是折而東北流經拖波城即祕史之不黑都兒麻地西而北而東名曰拖波尒河何秋濤以額尒齊斯河入北海非是

葢額尒齊斯河入于拖波尒河拖波尒河西北流入于鄂畢江亦曰倭別河再西北流始入北海也近繆氏俄游彙編圖繪之極詳

不黑都兒麻地面

不黑都兒麻即拖波尒之對音李文田曰下文言渡額兒的失水則都兒麻在河東可知都尒麻急讀即託穆二字即今俄羅斯之託穆斯科何秋濤曰託穆河西流入額尒齊斯河世燕案二說皆非也攷今俄

圖託穆斯科雖在伊尒推什河即華名額尒齊斯河之東然相距千有餘里祕史云于額兒的失不黑都兒麻地面是其地必與額尒齊斯相近今俄羅斯西悉畢尒有拖波尒斯科省其城正在拖波尒河與伊尒推什河合流之東岸則祕史之不黑都兒麻地即今拖波尒城可知至託穆河自東南而西北流入于倭別河非入于伊尒推什河惟拖波尒河則爲伊尒推什河之下游何氏誤以拖波尒河爲託穆河李氏以誤傳誤遂以拖波爲託穆矣又豈知祕史之不黑都兒麻在額尒的失河旁與今之拖波尒城在伊尒推什河東岸者正相符合是不黑都兒麻即今俄國之拖波尒城無疑

儻魯山

儻魯山即唐努山之對音元史地理志作唐麓嶺又作湯努山今圖則作唐努山也世燕案唐努山極高大西十八度三分極四十九度五分在阿尒泰頂東稍北千一百里支峰緜亘數百里烏普薩鄂模在其西南水道提綱作湯努山

額兒的失河水林木內百姓地面

額兒的失河即今額尒齊斯河詳見上林木內百姓即

今之柳林也世燕案西域圖志額尒齊斯在塔尒巴哈台東南其開地名奇尒噶遜齊布哈達遜者有柳林乾隆二十年阿克諸尒叛以兵圍侍衛奇徹布奇徹布倉卒無備且戰且走入柳林內賊圍之數重懼其勇不敢犯此柳林既在額尒齊斯河岸且可以避賊其廣大可知則祕史之林木中百姓即今柳林無疑

子銳校字

元祕史山川地名攷卷十

會稽施世杰

客列亦 惕國

客列亦 惕親征作克烈部乃王罕之部名亦 惕猶言部落也其建庭在今土拉河之昭莫多地

撒里 黑崑地面

撒里 黑崑即唐西域記之颯末建杜環經行記之薩末建元史本紀作尋思干又作薛繼思干即今霍罕地也世燕案唐時康國亦曰颯末建即魏書悉萬斤之音轉後訛爲薛繼思干撒馬兒罕其故城在今霍

城南二里即祕史之撒里 黑崑地也

林木中百姓

林木中百姓祕史蒙文作火因亦兒干蒙語林曰槐因百姓曰亦兒干又曰亦兒格即今阿尒泰以北近額尒齊河一帶之烏梁海部落也世燕案何秋濤曰烏梁海事採捕非深山密林弗便也瀚海以外迤北近俄羅斯多深山密林烏梁海居之然則今阿尒泰烏梁海凡七旗阿尒泰諾尒烏梁海凡二旗即祕史所謂林木中百姓也

失 黑失 惕地面

失 黑失 惕爲額卜克特之對音西域水道記曰乾隆三十三年副都統唐喀祿偕厄魯特散秩大臣和碩齊率兵追捕土尒扈特台吉舍稜至布固圖河四月十九日獲其弟勞章札卜勞章言舍稜願降狀釋之歸舍稜又使請定地徙游牧唐公疑其詐和碩齊固請公莅其營二十日唐喀祿與侍衛富錫尒佛尒慶額往和碩齊又言恐舍稜疑懼令官兵下馬舍稜遣人送酒和碩齊飲之俄頃變作唐公與佛尒慶額俱死富錫尒射殺一賊賊競前害之賊衆大噪我兵猝起迎敵至額卜克特山此山在宰桑泊之西而與祕

史之失 黑失 惕對音則失 黑失 惕地即今額卜克特之麓矣

萬乞兒吉思種

萬乞兒吉思即靺鞨及勿吉之對音何秋濤尼布楚城攷引祕史乞字上脫萬字而以爲吉利吉思非也

失必兒種

失必兒即鮮卑二字之對音今俄羅斯有悉畢尒地即此失必兒之對音也

忽剌安不合小徑

忽剌安不合即烏拉尒圖阿林之對音今之烏拉嶺

小徑也世燕案祕史云太祖命朵兒伯朵征禿馬惕種朵兒伯朵于截殺孛羅忽勒處虛張聲勢卻從忽剌安不合獸行的小徑行去每人帶鏻斧鋸鑿將樹木除去行至山頂下視禿馬惕地面如天窗上看下一般禿馬惕卽今土默特蒙古游牧記卷二土默特左翼附喀尒喀多羅貝勒游牧巴勒布氷圖元太祖裔初爲喀尒喀台吉隸西路札薩克圖汗部康熙元年汗旺舒克爲其族羅卜藏台吉額琳沁所戕部衆潰乃自杭愛山率屬來歸詔附土默特左翼是土默特古時牧地在烏拉嶺今始徙牧于喜峰口也

今之烏拉嶺卽元史之太和嶺本何秋濤說而俄圖則名佛落克嶺其沿途皆林藪且地甚泥淖是以朵兒伯朵征禿馬惕先除去當路樹木也以地望準之忽剌安不合卽今之烏拉尒圖阿林小徑者卽烏拉嶺中小徑可知

撫州

金撫州在今察哈尒鑲黃旗牧廠西南二十里南至張家口百里

野狐嶺

野狐嶺王惲玉堂嘉話作扼胡嶺元劉秉忠藏春集有過也乎嶺詩扼胡也乎皆野狐之對音其嶺在今張家口外萬全縣東北三十里

宣德府

金史有宣德州無宣德府元世祖中統四年始爲宣德府作祕史云然者據當時已改之名偁之也今爲直隸省宣化府

居庸關

金史地志中都路昌平縣有居庸關國名查剌合攀在今昌平州西北關凡四重南口者下關也爲之城城南門至北門一里出北門十五里曰中關又爲之

城城南門至北門一里出北門又十里曰上關又爲之城城南門至北門一里出北門又十五里曰八達嶺又爲之城城南門至北門一里葢自南口之南門至于八達嶺之北門凡四十八里

龍虎臺

龍虎臺在居庸關南昌平山水記曰龍虎臺在居庸關南地勢高平如臺廣二里袤三里元時車駕巡幸上都皆駐蹕于此

北平等郡

北平等郡元史本紀作雲內東勝武朔等州親征錄

作雲內東勝武宣甯豐靖等州世烈案金北平郡在今保定府滿城縣北二里金雲內州在今吳剌忒旗西北金東勝州在今歸化廳西南一百四十五里金豐州在今歸化城土默特牧地金武州在今山西甯武神池縣東北金朔州在今朔平府朔州治金宣甯縣在今山西朔平府左雲縣治金無靖州疑淨字之誤今四子部落與喀尒喀部接界處

東昌

東昌爲今山東東昌府聊城縣治元至元十三年始爲東昌路祕史云然者据其已改後言之也太祖既取北平等郡因順攻東昌也

莫州撫州山觜

金莫州今直隸河間府任邱縣治撫州已詳上山觜者卽金地志撫州之旺國崖麻達葛山親征錄作野麻池今察哈尒鑲黃旗有阿哈拉吉山卽其地也

潼關

今陝西同州府潼關廳

汴梁

今河南開封府祥符縣治

子銳按字

會稽施世傑

北平失剌客額兒地面

北平失剌客額兒元史本紀作時帝駐蹕桓州涼涇親征錄亦云上時駐桓州紀錄與祕史不同當以本紀及親征錄爲正祕史之北平乃開平之譌阮惟和曰失剌客額兒地卽金蓮川也世烝案阮氏說是也金史世宗紀大定五年如涼涇改曷里澖東川曰金蓮川地里志桓州有曷里澖東川更名金蓮川一統志曰明統志金蓮川在雲州堡北金世宗納涼之地

產黃花水道提綱曰灤河源出獨石口外東南山中元史曰出金蓮川又東北經舊桓州城今曰庫兒圖巴兒哈孫城又東北經元故上都開平城南語解云失剌者黃也據是知金之桓州爲元之開平非北平失剌客額兒者猶言黃川也金蓮色黃蒙語呼黃爲失剌曠野爲客額兒然則失剌客額兒卽元史河渠志之金蓮川而在今上駟院牧廠境之灤河源矣

燕京

金燕京爲今順天府城金地志中都路遼會同元年爲南京開泰元年號燕京海陵貞元元年定都以燕乃列國之名不當爲京師號遂改爲中都

大甯

元至元七年始改大定府爲大甯金時無大甯仍遼之舊號曰中京大定府元初曰北京路總管府詳元地志一統志曰大甯故城在喀喇沁內蒙古右翼南百里喜峰口東北四百八十里老河北城周二十里南北四門東西二門

女眞

女眞爲金始國號金國本名珠里眞後譌爲女眞又曰慮眞詳大金國志世居混同江東之長白山下後避遼

興宗諱改爲女直

浯剌納浯二江

浯剌江阮惟和以爲烏拉河納浯江阮惟和以爲卽嫩江世烝案阮氏之說是也內蒙古郭尒羅斯前旗牧地東至烏拉河烏拉正浯剌之對音嫩江水道提綱作嫩泥江又作諾尼江古名難水亦曰那河明初曰腦溫江納浯二字正爲嫩字之切音又爲腦溫諾尼之對音其水之源流詳提綱然則浯剌納浯二江卽今之烏拉河及嫩江無疑

討浯兒河

討浯兒卽今洮兒河之對音世烝案洮兒河一作陀喇河舊作陀羅河遼史上京有他魯河金史長春縣有撻魯古河聖宗四年改撻魯河爲長春河皆卽此洮兒河源出西興安山其東麓卽索岳尒濟山也由西北曲曲向東南流千餘里至齊齊哈尒城西南而與嫩江合是討浯兒河卽今之洮兒河無疑

箋力克王城

箋力克爲鴉兒看之對音今之葉尒羌也陳通聲曰西域水道記喀什噶尒西有墨克國卽箋力克之合音世烝案陳氏此說非也水道記云西方有墨克及墨德那諸國所謂西方者指西域以西言非謂喀什噶尒以西也墨克國今西人地圖作麥加墨德那西圖作麥地拏二國並在亞剌伯西圖作阿拉伯之西南紅海西圖作勒尒西海之東南濱其地在今印度之西元太祖征伐諸國時並未至其地安得以箋力克城卽墨克國乎且瑪木特玉布素自亞剌伯遷喀什噶尒實在明之末季元初西域回教尚未大行則箋力克城決非墨克國可知今攷元世祖至元十一年四月詔安慰斡端鴉兒看合失合兒等城斡端卽今之和闐鴉兒看卽今之葉尒羌合失合兒卽今之喀什噶尒以祕

史上下文地名證之知箋力克卽鴉兒看之對音而爲今之葉尒羌城也

不合兒城

不合兒元史及志或作蒲華或作卜哈兒又作不花剌皆今布哈尒之對音世烝案今布哈尒卽漢西域傳之大月氏國元憲宗元年立阿母河行省主西域右地其城在葱嶺以西北爲拜尒哈南爲濟磔克蓋西方一大國云耶律楚材西游錄云尋思干西六七百里有蒲華城蒲華之西有大河入于海尋思干卽今之霍罕而布哈尒正在霍罕之西大河者今阿母河入于海者阿母河東北流入鹹海然則不合兒城卽今之布哈尒無疑

申河

申河祕史蒙文作申沐漣親征錄作辛自速河唐書作新頭河一作辛頭河一作彌蘭大河卽今之印度河也世烝案印度河發源後藏之阿里西北行繞雪山之北麓折而西南流經克什米尒城北復西南流拉維河隆德勒至河自東北流來注之又西南流經信地西南而入于小西洋海今名印度河口

巴惕客辭城

巴傷客辭親征錄作不昔思丹元史西北地附錄作巴達哈傷明史作八荅黑商西域圖志作拔克達山今之巴達克山也其地在印度河北博羅尒之西北城周十餘里

子母河

子母河阮惟和以爲卽今巴達克山部之葉什勒庫勒世杰案阮氏之說是也西域圖志云西域記之嬀摩川卽此葉什勒庫勒嬀摩與子母音近則葉什勒庫勒卽祕史子母河無疑葉什勒庫勒又曰伊西洱庫勒回語謂池爲庫勒其河在葱嶺中泉脈迴環自

成澤藪

巴魯安客額兒地面

巴魯安元史西北地附錄作八哈剌西域記作鉢露羅皆今博羅尒之對音世杰案巴魯安卽古時之小勃律亦曰達摩悉鐵帝國一曰護密卽魏時之鉢和北史云鉢和一道向厭達鉢和卽巴魯安厭達卽巴達克山今其地在巴達克山東南名曰博羅尒爲噶勒察三部之一

阿梅河

阿梅河卽阿母河之對音元史或作暗木河或作阿木河何秋濤曰今和闐之水名阿里木河當卽此阿梅河世杰案何氏說非也和闐地僻處東南與此時太祖軍鋒不相及況可失哈兒以東竝西遼故地當時不煩兵力而降具元史曷思麥黑傳中非若尋思干今霍罕以西皆算端所保須用力攻取然則此阿梅河非和闐之阿里木河可知阿梅河卽佛書之縛芻河今俄羅斯圖名阿母達利亞發源阿賴山向西北會布哈尒諸水入咸海桐鄉程同文以爲入騰吉斯海非是海縱一千五百里則阿梅河在葱嶺以西矣

兀籠格赤城

兀籠格赤本紀及親征錄並作玉龍傑赤耶律楚材西游錄作玉里犍城元史曷思麥里傳作月亦心亦心乃變字之譌揭赤耶律希亮傳作里虔城爲今俄羅斯烏尒根齊之對音何秋濤曰卽今回疆之玉隴哈什地也世杰案何氏說非也回疆非爲西遼地當日不煩兵力而降說詳前且玉隴哈什乃河名非城名西域水道記曰玉隴哈什河出哈朗歸山東北流逕玉隴哈什村西北是玉隴哈什非城名可知今据內府圖阿母河東北鹽海之旁有烏尒根齊城與兀籠格赤對音至近則祕史之兀籠格赤卽今烏尒根齊城矣

元祕史山川地名攷卷十二

會稽施世烝

兀都剌兒城

兀都剌兒城本紀作訛荅剌城西北地坿錄作兀提剌耳耶律氏西游錄作訛打剌城皆兀都剌之對音今阿克蘇城也世烝案西游錄云苦盞西北五百里有訛打剌城苦盞或作苦先卽今庫車之對音訛打剌城既在其西北五百里其爲今阿克蘇城無疑訛打剌爲兀都剌之對音是兀都剌爲今阿克蘇城可知

阿勒壇豁兒桓山嶺

阿勒壇爲回回部主之名豁兒桓爲巴尒渾之對音今巴尒渾嶺也世烝案西域水道記曰巴尒琿嶺幽險怪異盛夏殷雷飛雪如掌嶺陰之雪恒十餘丈終古不消据此知其地極寒故回回王于此避暑太祖既得今之阿克蘇城于是西北行至巴尒渾嶺過夏其山在特穆尒圖淖尒之西南是豁兒桓山嶺卽今之巴尒渾嶺無疑

亦魯等城

亦魯等城親征錄作馬魯察葉可馬魯昔剌思等城亦魯爲馬魯之對音馬魯又爲布魯之對音今之布魯特回部也世烝案亦魯唐書偁孛露西域記偁鉢露其地在蔥嶺之中在漢爲捐毒休循兩國地今納林河逾山而北霍罕之東北然則亦魯等城卽今布魯特回部無疑

做出黑扯連城

做出黑扯連爲可弗义之對音卽今俄國之可薩斯科省也世烝案親征錄云四太子攻也黑泥沙兀兒城本紀作匿察兀兒大典圖作那沙黑不明史作納失不罕此皆譯音有輕重緩急故其城名亦各異攷耶律楚材西游錄云印度西北行有可弗义國元史郭寶玉傳辛巳可弗义國惟算端罕破乃滿國引兵据撏思干聞帝將至棄城南走入鐵門屯大雪山寶玉追之遂奔印度可弗义正與做出黑扯連對音相近是祕史之做出黑扯連卽今俄羅斯之可薩斯科省無疑

巴黑塔惕種

巴黑塔惕卽報達之對音今之波斯國也

欣都思種

欣都思卽忻都斯坦亦曰忻都斯怯又曰痕都斯坦

卽今之四印度地也

阿魯種

阿魯卽今之阿富汗地

康鄰等十一部落

康鄰等十一部落元斈本云一康鄰種二乞小察兀惕種三巴只吉惕種四斡羅速惕種五馬札剌惕種六阿速惕種七撒連惕種八薛兒客速惕種九客失米兒種十孛剌兒種十一剌剌勒種是爲十一部落世燕案乞卜察卽欽察斡羅速卽斡魯思馬札剌卽馬札兒客失米兒卽克什米尒薛兒客速卽元史西北地坿錄之撒耳阿思孛剌兒卽西北地坿錄之不里阿耳撒連卽撒吉剌也阿速與史同巴只吉卽赤邪也何秋濤曰康鄰今俄羅斯東境喀山部地斡魯斯卽俄羅斯阿速卽俄南境阿索富城欽察卽俄所屬之奔薩部共餘皆當在俄境

亦的勒札牙黑二水

亦的勒水今俄羅斯之烏拉尒河也札牙黑水今俄之倭尒噶河世燕案此二水同入裏海烏拉尒河發源烏拉尒山縱二千餘里水甚淺西南流入海倭尒噶河元史作阿里吉河異域錄作佛兒格河俄國志略作卡尒戛河今俄圖作倭尒噶也其水發源處高一千餘尺郁夷而下其流甚徐極深之地百數十尺右岸多山高七百尺左岸彌望平壤春水發生漫延可三十餘里由薩尒巴達阿思特勒汗入海

乞瓦綿客兒綿城

乞瓦綿卽職方外紀之莫哥斯末亞乞瓦正莫哥之對音今俄羅斯裏海部之莫斯克窪省也客兒綿卽葛惹里之對音莫斯克窪之屬城世燕案俄國志略宋嘉定閒元太祖命其子拖雷等滅俄羅斯仍立一人爲主是時所都卽今莫斯克窪職方外紀俾俄國曰莫哥斯末亞者因其都名而名之耳其城今俄人猶以爲南京在倭尒噶河之西北逆倭尒噶河西北行可以直至其地故祕史云渡亦的勒札牙黑二水直至乞瓦綿城也客兒綿今曰葛惹里司克在莫斯克窪省東九十一里乃其屬城以地望準之乞瓦綿卽今莫斯克窪客兒綿又卽葛惹里司克無疑

阿兒不哈地面原卷十四

阿兒不合卽今阿尒布坦之對音世燕案李文田據西游錄以此阿兒不合爲阿里麻里後文雪山爲西域之雪山非西夏雪山竊意李氏說非也祕史十三卷末條云第七年雞兒年回到禿剌河黑林的舊營

是元太祖征西域共七年至西域平而歸國故親征錄云乙酉春上歸國自出師西域至此凡七年据是知阿兒不合決非西域之阿里麻里可知此卷上文云狗兒年去征唐兀唐兀乃西夏何秋濤說爲明代之河套卽今內蒙古鄂尒多斯部各旗牧地安得以爲西域乎然則阿兒不合地爲今鄂尒多斯右翼中旗西北境之阿尒布坦山無疑說詳蒙古游牧記卷六

捌斡兒哈惕地面

捌斡兒合惕卽今綽和尒末里圖之對音世杰案綽和尒末里圖地在今鄂尒多斯左翼後旗西北境元

太祖于阿尒布坦山圍獵後遂進兵至綽和尒末里圖下營以地望準之捌斡兒合地卽今之綽和尒末里圖可知

賀蘭山

賀蘭山元和郡縣志云在靈州保靜縣西九十三里夏州甯朔縣東北三十里山有樹木青白如駮馬北人呼駮爲賀蘭其山與河東望雲山形勢相接邇迤向北經靈武縣又西北經保靜縣西又北經懷遠縣西又北經定遠城西又東北抵河其抵河之處亦名乞伏山在黃河西從首至尾有像月形南北約長五百餘里眞邊城之鉅防一統志云賀蘭山在河套以西厄魯特旗東與甯夏府邊接界土人名曰阿拉善山

西涼

西涼卽今甘肅涼州府武威縣治

雪山

雪山在今張掖縣南一統志云甘州府張掖縣南有雪山

兀剌孩城

兀剌孩卽阿喇克鄂拉之對音今一名龍首山也世

世杰案乾隆時兵部督捕理事官拉都琥奏言龍頭山蒙古謂之阿拉克鄂拉乃甘州城東北大山脈緜延邊境山口卽邊關建夏口城距湟川堡五里山盡爲甯遠堡距龍首山里許有昌甯湖界之一統志龍首山在厄魯特旗西南與甘州府山丹縣接界蒙古名阿喇克鄂拉縣亘廣遠東大山之脈絡也距甘州城三十里山丹城三里据是知元太祖由今張掖縣起程東攻靈州定須踰此山也是兀剌孩城必在今阿喇克鄂拉之中矣

靈州

靈州在今甘肅寧夏府靈州治之西南

高麗

高麗今亦曰朝鮮

嶺北

嶺北在今阿尒泰山東南二幹山之北故曰嶺北世

燕案元地志嶺北等處行中書省統和寧路總管路

府始置于皇慶二年葢即和寧路也今喀尒喀中路

北路西路諸旗地皆是也惟嶺北置于皇慶二年而

祕史已云然者因成書時已置此路所以名之耳

子銳按字

陽山志

本書承國立臺灣大學總圖書館借用影印

謹此

致謝

新文豐出版公司　謹啟

陽山志

趙經申纂

峭帆樓依舊鈔本重校刻

陽山志自序

夫匪言弗彰匪識弗傳凡彼事物莫不畢然況茲山乎故名雖標於郡記而文實略於圖經談形勢則句吳之鉅望敘古跡則夫差之所棲述靈異則繆氏之產龍著草木則農輳之論餘若此之類是皆錯見於羣編而間出於民口者也是故討奇之士或辨析之未周博物之流亦鑒識之未悉豈非使人勞心於檢閱而困智於訪求不資敘述之謀寧免隱晦之歸乎予蓋家於是山爰自幼小逮今已廿餘年早捐干祿之業夙敦肥遯之懷蹤跡罕追於賓錄言談每狎於芻蕘故凡聞見之閒旋

加采紀玩讀之頃亦費考咨繇是隱者昭而晦者著矣而并集其詩文編成三卷目爲十篇篇各首述其旨而終讚之以俾將來之欲知是山者庶幾不出戶庭而高深之咸覩陟彼崔嵬豈文辭之有訛此非載勝之書而臥游之假哉予友顧君大有研文綜理索古窺今棲遲於山同邱共壑者也數相往來必有論討執予所作彌致稱嘉乃命工人梓而傳焉豈曰自矜其能良以顧君之意不能廢也予故忘其褊淺重爲序云

嘉靖庚寅仲春望後鄴郡岳岱撰

陽山志卷上

鄴郡岳岱撰　　峭帆樓

山勢第一　泉石第二
臺洞巖壁第三　古跡第四

山勢第一

夫玄黃判質則庶類咸陳牝牡分形則山川始定惟五嶽列鎮於天下名山特表於一邦大小雖殊厥理則一吳中山水沖融巋鬱標名而擅美者衆矣若夫出雲爲風雨獨雄而效靈者不在茲歟是用紀述其形勢以首諸篇

山在郡城西北三十里高八百五十丈周迴四十五里其勢首尾延袤南北東西面陽故名曰陽蓋取山東爲朝陽山西爲夕陽之義又以其勢四面飛動名曰四飛南北中三峯俱高北曰珠冠頂美之也中爲箭闕峯莫高於是矣總而言之有十二峯

山之南多荒峻其西北皆崇巖浚壑林木森茂鬱然幽勝

其小山在西者曰陽抱曰青曰寒曰圃在南者曰瓜在北者曰管曰金芝曰雞籠或名憩龍雖各立名然皆支隴相屬統於陽也

山之嶺南曰耙石西曰青山曰寒山北曰金芝東曰白墻嶺上悉有路以通山行

山之塢西曰白龍曰青山東曰紫藤北曰戈家曰瓜藤曰大石南曰菖蒲皆深靜

下有田皆就谿壑而成雨後則澗流高下以及於田山間之民得以耕也

讚曰鬱鬱者陽卓彼吳望疇曰四飛實以其狀亦有崔嵬霞表羣山巋然輔麗厥宗是焉吐雲泄霧神靈攸處若旱以禱隨獲甘澍翠深北塢玉聳西巖爰居其地可以游盤

泉石第二

夫坤儀既成必以骨脈自寶艮體亦峙豈外泉石得名故蘊乎內者見乎表美於外者根於中是以嘉山吐奇不言而人信君子體道逾隱爲益彰

丁令威井在山東麓相傳是處有宅故井尚存焉

絕頂石壁下有井鑿石而成雖旱水不縮清冽味甘非他水可及每至必屢啜而歸

雲泉在大石塢水自石上瀉納小池雖山下居民不以操罌爲遠者蓋亦泉之美也

上清澗在山北有橋亦從澗之名

有澗在白龍塢其水潺湲噴薄雨後益奇澗至山半有石積如臺是處可坐水於是分焉下而復合皆伏流亂石中又出而下去里許歸於谿吳興白鐵道人王濟以厥勢蜿蜒題曰飛龍

大石在雲泉之上石上有菴因名曰雲泉有石梁飛跨巖上又有石龕石磴石牖皆天然奇勝一石之間而衆美俱得者殆亦少也

山之南有石玲瓏秀潤儼出太湖白墻嶺亦有之多在土中

香爐石在箭闕峯北高聳數丈石上復有石生於天然

又無所屬勢如香爐故名

讚曰睠茲名山有美泉石既美斯藏匿探曷得石泓蘊澤在彼崇巔香爐數仞雲表峩然丹井千春遙瞻仙跡巨石盤陀翠開玉立紛紛塵世尠弗爲羈信俾來臻孰不稱奇

臺洞巖壁第三

夫山體始定隨氣以成骨相既存有奇必顯是以爲臺爲洞爲巖爲壁吾未嘗不閱而愛也故峭者可倚懸者可仰穴者可探平者可坐矣夫奚往弗得哉

箭闕之下有臺方廣三四丈上有古桂二株坐此而眺可極目於東也

又有一臺前臨深壑勢若千仞令人莫能下視昔有人好西方者於此捨身故名捨身

雞籠山有洞戶在巔中有石磴盤旋而下昔有探者曰其去甚遠燭盡而返上聞風濤舟櫓聲太湖林屋之通穴歟

石室在白龍塢上其寬僅可置牀几稍東又一巖有上下洞儼如樓居白墻嶺亦有石室不及此也

滴水巖在大石之東其石如怒猊掀脣其下可坐數人水自吻出冬夏不竭雨後瀑布益可觀也

箭闕之下有石壁高十數丈鬱然蒼峭下列僧房人之游者題名於此

白墻坑在白墻嶺上土人取白墻於此故坑中甚深四起石壁是處絕奇勝

讚曰崇山孔深莫悉其勝弗之探求詎造探靜粤茲仙洞孰造而然巖樓石室吐霞納煙臺曰捨身實以其峻垂堂有言臨此心震文殊石壁千古攸開懸石爲巖具曰奇哉

古跡第四

夫神怪其說君子莫之雅談民俗相傳紀作恐乎或漏

是以濡毫之士必求故實於前人詠物之流不謂蕪言於後述矣若茲山者高深而靜必假事以表靈故仙流異人往往可考乃錄其事以次於篇

有餘杭坡者周襄王時神女所葬也神多靈名蒸山南

夏駕大塚者越王不壽古塚也陽山亦名蒸山

吳王夫差義阡塚十八所相傳在山南二里今失所在

夫差既殺子胥游於姑蘇臺晝寢而夢召公孫聖問焉聖直言之遂怒殺聖聖仰天言曰天知吾之寃乎忠而獲罪身死無辜葬我深山後世相屬爲聲響於是夫差投之蒸邱及越入吳夫差晝馳夜走達於秦餘杭山采

生稻而食伏地而飲曰是公孫聖所言不得火食走偃偟耶因三呼公孫聖聖從空中三應之須臾越兵至擒夫差於于隧于隧者出萬安山西南一里也於是越王數夫差大過者六謂范蠡殺之者三越王與之劒夫差旬日自殺越人累土葬之卑猶曰蒸邱曰秦餘杭皆陽山別名或曰亦名卑猶萬安

吳太宰嚭塚在卑猶山嚭楚伯州犂之孫楚誅伯州犂而奔吳吳以爲大夫讒於夫差殺子胥及越滅吳嚭誅亦葬此山

箭闕者俗傳秦始皇射也其旁有巨人跡著於石上長五尺許

山有漢豫章太守陸烈墓相傳在山南三里

晉司空陸玩墓在雞籠山太康二年葬也土中得石鳳飛去其子納爲吳興太守終尚書令亦葬此山陸玩字君瑤有宅在靈巖

陸績墓在陽抱山元季崑山朱氏卜葬此山夢朱衣人謂曰吾陸績也墓吾墓也君能讓之爾後有興於是土中果得舊槨避而葬焉由是世爲吳中縉紳之族代不乏人至今盛科目者皆稱之

龍母塚在白龍塢塢之名由於塚也東晉隆安中山民

繆氏女出游水旁遇白衣老人故今山西二里許有龍塘焉歸而孕父母惡逐之乞食里閭明年三月十八日忽產一龍迅風折木雷雨晝暝既霽見白龍昇騰變怪母遂驚絕因葬於此鄉人乃祠於山巔相傳龍子分職瀟湘每歲誕辰必歸山中見於雲表又卽其塚而廟之至今立像祀焉

丁令威宅卽丹井所在之處又名其山爲白鶴峯

耙石嶺相傳有異人於此耙山故今嶺東西石上皆有齒痕非人所僞

讚曰瞻彼崇嶐鬱開古始遡洄求之異跡用紀若巔

之闕孰矢孰弦異哉巨人著跡宛然葬女何神於篇
有炳直聖因公孫聖直言故謂之直聖既投三呼三應丁仙歸鶴
繆女驚龍紛紛靈奇厥理難終

乙卯夏五月
趙詒琛授梓

陽山志卷上終

陽山志卷中　　峭帆樓

鄴郡岳岱撰

寺菴廟第五　草木第六

藥產第七　堂墅第八

寺菴廟第五

夫禪誦之學必由清淨而成精進之徒豈捨安閒而處是以金姿寶相閒開於巖壑之區列梵諸宗相望於雲林之表矣茲山支隴陂陀四抱塚麓皆建佛剎各據清勝雖僻遠鮮到人之慕而游者皆有棲息而忘歸焉

澄照寺在白鶴峯下又名白鶴寺有二院一曰仙泉一曰白蓮唐會昌閒丁某捨宅爲寺相傳即丁令威故宅某蓋令威之後宋學士謝濤嘗讀書其中

文殊寺在箭闕峯元至正閒僧法海開建或云大定四年蔚禪師建也國朝天順中僧順請額再新之山東麓以升悉治石磴盤折而上隨有平臺茂樹以憩至則殿宇依石壁而搆古樹藤蘿垂覆其上東望城郭隱然可見

淨明寺在山之南是處有奇石

正性山居在淨明之南始爲曲徑以入皆松竹交蔭有堂有樓皆軒爽至是者多游之

半山寺在山之東宣德閒僧信所建山半聳一巒寺據巒上一名源隱今已廢

大慈寺在山西澗之上元大德二年僧靜一創置是處有村村民以寺爲鎮

尊相寺在山北相傳最爲古剎然無碑記可考或云晉所創也元季毀於兵火永樂閒僧本閒重葺之廢址尚在

雲泉菴在山北深塢中元大德閒僧覺明自尊相入大石巖創置國朝匏菴吳寬曾記之但未及詳始欲循徑以入茂林幽澗若將迷焉行漸深有臺至是少憩仰望

樓閣勝不能圖攀磴再上即之有長松美竹列映石門有佛閣軒亭皆因宜搆架石上前臨深壑松竹森鬱於下太湖遠峯可收一望

景福菴在耙石嶺有竹林清池頗亦幽勝

顯濟廟在澄照之旁白龍母廟也宋太平興國閒廟在山南曹巷熙寧九年遷於是相傳昔京口江步有白鬚老云自長沙來買舟至陽山省親許錢十千先與其半登舟令篙師瞑目忽抵許市舟人隨至山間值風雨避於廟中忽於神像前得錢始知爲龍遂以錢設僧供辭謝而去逮今雨旱禱之輒應有司祀之代有封號有碑

東嶽廟在管山相傳宋皇祐間建也紹興中金兵毀之
淳熙丁未平江總管開趙（開趙嘗取肝救父見奇姓通）與道士周應
拳重建錄之者統於尊也
蘇司馬廟在山之南土地廟也
山神廟在金芝嶺
讚曰西疊羣峯惟茲靜深高低蘭若標隱雲林鶴峯
澄照令威仙宅箭闕文殊高倚石壁雲泉之菴稱彼
盤陀亦有諸寺各選巖阿爰棲釋徒逍遙三五誦葉
烹泉朝鐘夕鼓

草木第六

夫山林氣茂則百植駢生泉土攸宜則衆毛益美是以
奇秀之卉獨表於東南青蔥之木無變乎古今矣品類
甚繁他山所有茲不復紀焉
竹之類頗多惟毛竹高而美雲泉文殊皆有之人有分
之植者移輒弗活蓋亦種之貴也
靈芝山中時生者多赤色亦有黃紫者不易得也
馬蹄草生箭闕峯葉類車前其氣芬香可置衣篋中
長生草一名萬年松巖下澗邊生之拔於烈日中曝乾
藏之雖久沃以水則青蔥如故
有一草生山谷中細葉扶疏拳旋枝末著土即生根人
罕識之或名曰鳳尾
黃萱生山北岡阜間夏秋發花清香異於家植者眞鵠
鵒也
珊瑚樹高二三尺好生巖下竹間至秋子紅如珊瑚故
名或有植之瓦缶中鬻於城者
金鵲花有二種其枝葉亦異一開於春初一開於春末
花色黃赤狀似飛鳥故名
西白龍母廟有柏一株甚古大可二十圍相傳植於晉
也
蘇司馬廟前有古柏一株或云宋植也

漆樹春生白花結子作房秋時綻開其色紅豔如花甚
可愛亦山異木也
映山紅其樹尺許葉厚而深綠生子紅竹林中有之他
山未見也
冬青樹頗高葉經冬不凋生子紅至秋望之爛漫可愛
山鳥多食之
讚曰嘉茲異植媚彼岡麓或蔓或柯煙紺霧綠珊瑚
海樹奚產乎邱鳳尾載芬於谷之幽竹柏苞茂直堅
厥性靈芝秀發瓊芳曷竝維天維喬含姿吐香樂我
隱人功歸后皇

藥產第七

夫崇山氣粹必生療疾之殊英靈阜仁全豈乏通神之上卉是以攝生之士望巖澗以爲資采藥之徒瞻雨露而舉趾繁而莫辨未敢悉言故但著其常取諸品於篇爾

人參生山高處或有能采者

菖蒲生澗磧間采之芳香一名昌陽一名堯韭一名蘭蓀

薯蕷山下有之蔓間生子可食根食之尤美別名山芋

山梔夏初開花白而清香結實紅亦可染山頂麓皆有之

野菊九月采花或有結實者而人罕知也

麥門冬多生竹林中人采其根即羊韭也

赤箭山麓間生之

金罌子叢生山下籬中春花白而香其莖多刺子上亦有刺秋後可采

烏不踏草山下生之引蔓於草不問小黃花皆成串結子夏秋間碧色可愛子下及蔓分處各有一葉承之蓋以多刺弱脆飛鳥不能棲止故名方士云可製汞

半夏生山下溼處

金銀藤山上下皆有之

瞿麥生山北澗谷中別名巨白

山查樹高二三尺七八月人采之

草龍膽生山谷中花如牽牛即陵游也

牛膝山下生之莖間有節如膝故名

紫花地丁其葉類蟹齊二三月生紫花亦有白花者山人采之合米粉爲丸造白醴用以爲蘖俗名酒藥草

白墻一名白石脂出山北深坑中土人用以圬壁前代爲吳中土貢至今遠近取之

讚曰上古之民含眞具樸智欲肇興天疾乃作神農嘗藥軒轅著經雷岐繼出厥道逾神茲山陂陀靈氣攸萃草木孔繁采掘咸至維北厥產白石之脂雲滋雪皓遠近稱殊

堂墅第八

夫道以志隆情由居定故養心之士必嘉幽邈而棲超俗之賢豈以荒閑爲歉經旨重損益之爻詩人興澗谷之詠今之爲道亦庶幾乎

唐顧煉師草堂言在陽山李頻有詩今莫定所在

國朝虞公務白鶴山房在白鶴峯下永樂間公務抗俗隱居知詩好禮當時吳下名流並崇其志尚多題贈篇

什可觀

玉峯先生別墅在金芝嶺北南山如屏北嶺爲帶清流導前潺湲堂下殫厥幽閒先生名希周居鄉歷公有德有操本籍崑山陽抱山先墓所近益恆居之玉峯先生姓朱氏名希周字懋忠卽朱恭靖公也歷公猶莅公也

白鐵道人隱居在戈家塢是處巒壑咸奇泉石交美尤多松果楊梅獨饒白鐵吳興王濟也因游於蘇買山卜築之

陽山草堂在大石塢下顧大有居也其堂制壯而美又有園池竹亭顧君工詩兼善繪事

讚曰山居孔閒亦孔之勝苟非心棲胡寧有定名公釋組高士盤桓易貴酌損詩美弗諼或新其堂或鑿其室各求其志茲焉託跡松雲沓戶泉石交窗爰居爰處世慮咸忘

乙卯夏五月

趙詒琛授梓

陽山志卷中終

陽山志卷下

峭帆樓

鄴郡岳岱撰

飲食第九　詩文第十

飲食第九

夫德於民者雖鼎食猶慳寡於事者則一簞可恥故聖人設誡患夫飽食之徒詩人立言嘉彼伐檀之子茲山所產既繁有可食者焉山棲者甘之亦奚過乎

筍惟毛竹者生最先春初可食矣冬月生土中者曰圍筍斸而出之味益鮮美但不多得市鬻者皆遠自湖浙故味不及也

茶頗異別土者汲泉烹之其色碧綠香而味佳誠不厭啜

蕨以春初生者其葉未舒嫩可食根可作粉有毛者山人名曰狗脊非蕨也

青飯者色青黑甚香美山僧至四月八日以一種樹葉即曰青飯樹取汁漬米炊以遺人亦曰佛飯

蕈者惟山中有之蓋草木之脂入土兼得膏澤則生驚蟄時生者山人名曰雷驚莖高白而斑者曰谿鵝紫而青者曰青紫小而實者曰夫篇青赤色損之有汁者曰朱血色黃而味甘者曰糖諸種並佳凡白摺紅面者純白者與無摺者采者棄之生楓樹者曰笑蕈食令人笑不止飲以土漿則愈又法烹時以燈草數莖投釜中燈草黑有毒不可食

讚曰凡民有生飲食爲天紛紛粱肉世俗同甘藹藹山邱有美厥產以采以烹足充清饌匪沽匪市品品來陳朝盂暮盤適口俱珍詩不有言允規士德惡茲素食斥彼非力

詩文第十

夫游廊廟者以功業爲先圖游山林者以詠屬爲良務何則靜動之理殊而內外之感異也是以雲林清勝必

歌容與之言佛宇始經寧闕敘述之作昔人已往是恐弗傳後作殆多豈能備錄

唐李頻題顧煉師草堂詩云若到當時上昇處長生何事後無人前峯自去種松子坐見將來取茯神

宋范成大觀土人取白墻詩銀鬚玉璞紫金精犯難窮探亦有名白堊區區土同價哭儂何事亦輕生

謝濤題澄照寺主師壁詩登巘收雲拂眼明久依香社豁高情主人心似秋池水一日看來一日清

王禹偁令長洲時寄草菴禪師詩陽山山下草菴深寂寂香燈對遠岑莫怪相看總無語坐禪爲政一般心

元周南老陽山詩高出衆山上獨有秦餘杭煙雲度林麓青翠摩穹蒼中有神龍居以時司雨暘夫差昔夜匿于焉絕餱糧三呼輒三應道窮逾倖偟公孫言可徵山靈爲摧傷

顧仲瑛過雞籠山題山家詩雞籠山下野人家清曉寫詩邀品茶秋風過樹落紅葉夜雨滿谿流白沙

國朝高啟白龍廟迎神曲薦芳兮奠酹斫木爲梁兮葺荷以爲宇神不來兮孰處空山湫兮暮多雨渺吾望兮瀟湘雲溟溟兮水茫茫有美人兮在堂曷歸來兮故鄉其送神曲導赤鯉兮從玄鼉冷風回兮水驚波儷雲旗兮下來巫撫節兮安歌安歌兮未極倏回軫兮山之側

南有淵兮北有湫神不來兮我心憂願歲歲兮惠我秋

鄭善夫雲泉菴詩幽寺住雲泉湖光遠接連寺鐘山色裏林雨鳥聲邊盤曲松垂地崔嵬石倚天中原尚多壘此地合棲禪

吳興王濟游覽陽山有愛將岡巘夕陽時丹青貌上鵞谿絹之句

五嶽山人黃省曾寄題秦餘草堂詩幾月山中住清幽意不譁衣裳渾草木談語半煙霞屋僻生雲氣窗虛墮竹花漁源倘探入將謂避秦家

顧大有草堂雜興詩自笑謀生拙閒居興最優稽康元不俗顏闔自難求山近林塘密谿明几杖幽朝來頗疏快隨意看雲流

吳寬李甡張淵史鑑大石聯句詩巖巖者大石甡奇觀人所誦遐想十載餘寬來游五人共捨舟始登陸淵持策不待鞋是時日當夕鑑茲山氣逾翁寬入門信突兀甡拾級轉空洞落星何破碎寬靈鷲宜伯仲仰觀神欲飛淵俯瞰心屢恐鱗皴剝苔蘚鑑骨立冰雪凍神驅道攜訶甡鬼劈紋錯綜尊嚴凜君臨寬張拱儼賓送環列盡兒孫淵擁護等僕從欲假愚公移鑑諒匪雍伯種臥

鼓慨桴亡甡對曰怯杵重猊吻呀未收寬龍鬣怒難控凝血疑痛鞭淵立肺詎寃訟上漏還啟窗鑑中通自成衢大惟補天功小可砭肌用分矢肅愼來甡浮磬泗濱貢淵犀利竝攢劒兀臬側倚甕嶧山辱嬴秦寬艮岳遺汴宋節彼民具瞻淵壯哉客難奉鑑落照紅抹赭歸雲白流汞僧講點頭麐甡將射沒羽中塵緣契三生寬陣圖懷七縱淵在懸太師縶攻玉詩人諷仙煮充腹飢鑑俗搘免腰痛瑤琨產維揚寬琅玕出乃雍高題少室名甡怪作東坡供半空見玉蝙千仞附青鳳淵棲禪餘百年問僧僅三衆憑虛回曲闌寬架壑出飛棟竹幽補堂

坳鑑樹古嵌厓縫竇黑炊煙熏蚌坎平鍾乳瑩盤盤棧道危寬瀏瀏水泉動淵登頓足力疲眺望眼界空鑑松露髮欲濡潭月手可弄寬窮攀任生皷蚌醉吟微帶鼈列坐對彎跧淵大呼應鍠硐嗜癖牛李愚鑑詩戰鄒魯鬨拜奇得顛名寬憂墜成噩夢試與叩山靈儻售捐薄俸蚌

南峯先生楊公循吉雲泉菴和尚石聯句云偉哉此陽山有石俟歌誦形將水魄截勢與蓮花共仰觀一何高登陟不可鞚鳥飛必徘徊雲出自騰翥孤圓外成嶠空郎中含洞瘦如辟穀良清若食蚓仲深思殆天設乍至

令人恐濃蘿垂作陰寒泉滴爲凍戴菴亦顛危攜觴更友綜耳脇或駢攢勒拳時獨送巍巍上少竝森森下多從荒厓始離開倒樹諒非種在茲三吳間當以九鼎重崇巖借冠冕卑巒聽提控勞呼猿固匿被壓松堪訟曲躬始得門側身還八衢拂苔劣容眠收乳兼資用志猶記秦餘才曷遺禹貢立久氣溼袍嘯高聲苔甕論年越殷周言時晦唐宋一爲佛者居永作游人奉病宜謚著史寐稱摶養赤四方傳不誣諸公評切中臨谷足還酸乘巔目偏縱支頤詎厭看極口難竭諷鬼鑿手須胼鯨負背應痛東岱徒小魯西華繆推雍懸磬風發鳴香爐煙結供曝沙伏靈黿食罔停遠鳳是知隆拔羣所責秀令眾倫餘殿容榱就隙亭閣棟枯藤蔓穿竅長蛇舌撩縫輕清受指彈玲瓏脫沆瀣芾拜本無忝羽撼爭得動裁培稀尺間搆架靡寸空炎伏涼自生清秋月堪弄林深必賴燭嵐酷能作鼈星化猶立芒龍吟殊叶硐嶺獅馴已賓阜虎獰敢閑久嗟隔勝賞頻勞落清夢即欲營終榎其奈懷微俸

宋陳最澄照教寺記佛宇之興其來尚矣自竺乾八洛象教歸周琅函流貝葉之文寶塔閟玉毫之相莫不圖諸爽塏樹乃精藍苟非背山而面林左泉而右石則何

以延大千之開士啟獨孤之名園是故鷲嶺雄標世尊因而說法雙林秀拔惠遠由是奠居蓋人境之兩殊亦古今而一致蘇州郡城之西北三十五里山曰陽山山之下寺曰澄照先是唐會昌中丁某施白馬磵宅爲白鶴寺後有龍興寺僧智義因游其上縱目周覽嗟其年祀寖遠名額僅存榛莽靡除基址甚隘於是鴻臚卿左衛大將軍曹茂達六代孫玄祚捨祠堂基以搆寺不改舊額因而遷之始創茅茨數十間而已觀其岡巒環合巖谷洞呀眞佛者之津梁乃道林之形勝靈啟其地人興厥謀決智力而有閒獲神明之來儀寺中有靈泉潛

發莫窮其源決洩蓋自於神功疏鑿豈因於人力引山渠者數派溉民田者百塍水旱不更其淺深遠邇必沾其潤利僞國彭城威顯公嘗而異之因改曰仙泉我宋祥符初始賜今額乾德中義公旣沒上足蘊明嗣而續之香火無廢道者蘊與亦義公弟子也勇猛精進出於常倫痛先志之未終發精心而善誘由是智者獻謨壯者效用經始勿亟舉而新之敞廣殿以安晬容飾華龕而度大藏厨有庫香積之供成僧有堂如雲之衆集晨昏是警鼓鐘於百尺之臺水陸致虔設會於五層之閣而又置懺院法華院亭榭高揭房廊繚周耽然巍然不勝其壯觀矣開寶中太保韓公承德復捨梳洗樓爲塔院詳其始末敘厥廢興見徵蕪辭用紀珍琰時天禧五年十一月二十一日記

讚曰綿綿崇山鬱鬱林谷春霧爲容秋霞麗矚厥有名寺搜勝以居爲堂爲殿丹碧煥如信美於山羣公游屆悠哉詠歸載欣載嘅或記之文豐碑肆然金玉有爛與山永傳

乙卯夏五月

趙詒琛授梓

陽山志卷下終

王君培孫自滬郵示陽山志一冊屬余正誤適值休假又苦病足不得出門爰急取讀之悅若蹁躚龍湫鳳嶺間不知疾之在身也恨無他本可讐姑爲刊其訛者竝獻所疑既蔵事返之郵然與否與還以質之王君時乙卯二月蘇民識於寧垣第一農校

查蘇州府志岳岱字東伯先世以軍功隸蘇州衛至其父始好讀書闢草堂于陽山花木翳然脩竹萬挺岱結隱其中自稱秦餘山人又以系出相臺號漳餘子今陽山志卷首署鄴郡岳岱撰卽此意也志分上中下三卷自山勢起至詩文止其分十門每門仿郭景純註山海

經之例各繫以讚語亦志乘中創格也學南趙君出示此書因爲略正其譌字而記其崖略如此

乙卯暮春之月古倉李澍惠農氏讀一過謹記

今年春游滬晤王君培孫言刻書事王君曰盍刻志書余曰甚善惜未有佳志也因向架中翻閱見一書紙甚黑知是舊書亟抽出觀之乃明人岳岱撰陽山志也余曰頃議刻志書請從此志始王君頷之卽細讀一過亥豕魯魚不可勝計而有硃筆校改者什八九至卷末見一跋王君之友許蘇民先生筆也許君博雅多聞亦好讀古書者余卽錄副勘正謬誤十餘處郵寄婁東李惠農先生復校並加一跋李君於校讐之學甚精於是壽諸梨棗贈我同好不亦快乎余昔年在蘇州某鄉見一山聳峙雲霄青葱可愛令人興景仰之思問諸土人始知陽山其名而不克往游今此志適與我遇又能校正刻行可謂有緣矣他日履斯山察形勢補繪一圖則益臻完備未知能償此願否也乙卯夏五崑山趙詒琛識

浯溪考

本書承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借用影印

謹此

致謝

新文豐出版公司　謹啟

浯溪考序

楚山水之勝首瀟湘瀟湘之勝首浯溪浯溪以唐元結次山名得魯公磨厓書而益張之溪前後舊有兩集爲李仁剛綦光祖撰見於輿地碑目皆無傳今志乃出庸手總雜汎濫至不可耐族姪某知祁陽以一本寄余攬之輒太息以爲古今名蹟不遇其人莽鹵載筆與點劃何殊乃以退食之暇雜考新舊唐書次山可之豫章石湖誠齋鐵厓歸田升菴弇州諸集宣和書譜歐陽集古趙氏金石二錄廣川書跋石墨鐫華墨池編旁及揮麈錄程史

容齋五筆示兒編學林玉堂嘉話菽園雜記諸書窮搜遐摭要取精覈間錄詩賦雜文汰俗存雅多郡志溪志所未收者誦之若與次山之文宮徵相和泠然善也書成上下凡二卷恨不起魯公次山山谷三公而質之至李綦二君之書終不可見會當訪諸江南藏書家冀幸得之康熙四十年歲次辛巳二月上澣七日

經筵講官刑部尚書濟南王士禎序

敬告讀者

歷年來，本公司所整理出版古籍善本（孤本、珍本）皆一時精選絕版好書，經歷了數十年，甚至數百年木刻刷版，因彼時情景不同，致有好壞殊異，本欲重行排印，又恐泯滅原版價值，且手民校植錯誤難免，遺害更大，故仍其舊，深望仁人君子多所參攷，並乞見諒!!

新文豐出版公司　謹啓

浯溪考卷上

濟南王士禎撰

浯溪在祁陽縣南五里方輿勝覽浯溪在祁陽縣南流入湘江有清江白河江及三江水皆注之天下名勝志浯溪自雙井發源遶漫郎宅過渡香橋北入湘永州府志浯溪在祁陽縣上游五里瀟湘江之南岍水自三泉嶺發源北行五里與湘水合浯溪志環永之治百里北至于浯溪西至于湘之源南至于瀧泉東至于黃溪其間名山水而村者以百數柳宗元黃溪記元結浯溪銘序浯溪在湘水之南北滙于湘愛其

勝異遂家溪畔溪世無名稱者余自愛之故命曰浯溪銘曰湘水一曲淵洄倚山山開石門流水潺潺山開如何巉巉雙石臨淵斷厓夾一作隔溪絕壁水實殊怪石又尤異吾欲求退將老茲地溪古地荒蕪沒蓋一作已久命曰浯溪旌吾獨有人誰游之銘在溪口

峿臺銘序浯溪東北二十餘丈得怪石焉周行三百餘步從未申至丑寅崖壁斗絕左屬回鮮前有磴道高八九十尺下當洄潭其勢硱磳半出水底蒼然泛泛若在波上石巔勝異之處悉爲亭臺小峰嵌竇其間松竹掩映軒戶畢皆幽奇於戲古人畜憤悶與病于時俗者力不能築高臺以瞻眺則必山巔海畔伸頸歌吟以自暢達今取茲石將爲峿臺蓋非愁怨乃所好也銘曰湘淵清深峿臺隈峻登臨長望無遠不盡誰厭朝市一作士羈牽局促惜君此臺以縱心目陽厓礱琢如瑾如珉作銘刻之彰示後人

唐亭銘序浯溪之口有異石焉高六十餘丈周迴四十餘步面在江口東望峿臺北臨大淵南枕浯溪唐亭當乎石上異木夾戶疎竹倚簷瀛洲言無

由此可信若在亭上目所厭者遠山清川耳所厭者水聲松吹霜朝厭者寒日方暑厭者清風於戲厭不厭也厭猶愛也命曰唐亭旌獨有也銘曰功名之位貴得茅土林野之客所耽水石年將五十始有唐亭愜心自適與世忘情亭窮石上篆刻此銘

東厓銘序峿臺西面殿伎高迥在唐亭爲東厓下可行坐八九人其爲形勝與石門石屏亦猶宮羽之相資也銘曰峿臺蒼蒼西厓雲端亭午厓下清陰更寒可容枕席何事不安

寒泉銘序湘江西峰直平陽江口有寒泉出于石穴峰上有老木壽藤垂陰泉上近泉堪戚維大舟惜其蒙蔽不可得見踟躕行循其水本無名稱也爲其當暑大寒故命曰寒泉銘曰於戲寒泉瀛瀛江渚堪救渴暍人不之知時當大暑江流若湯寒泉一掬能清心腸誰謂仁惠不在茲水舟楫尚存爲利未已

黃庭堅題浯溪厓壁余與陶介石遶浯溪尋元次山遺跡如中興頌崿臺銘右堂銘皆衆所共知也與介石裴回其下實深千載尚友之心最

後于唐亭東厓披翦榛穢得次山銘刻數百字皆江華令瞿令問玉筋篆筆畫深穩優于崿臺銘也故書遺長老新公俾刻之厓壁以遺後人

山谷老人書

黃庭堅荅浯溪長老新公書專人辱書勤懇并惠送季康篆元中丞浯溪銘筆意甚佳以字法觀之崿臺銘亦季康篆也然猶有袁滋篆唐亭銘三十六行何不見惠滋唐相也他處未嘗見篆文此獨有之可貴也凡唐亭之東厓石上刻次山文合袁滋季康篆共七十一行爲厓溜簷水所敗當日不如一日矣若費三十餘人[illegible]厦更以吞槽走簷水其下開掘沙土見厓玲瓏水快亦使元公房祀乾潔院門免時有聒噪也

士禎按唐書袁滋傳滋字德深汝南人弱歲強學以外兄道州刺史元結有重名往依焉結甚重之工篆籀書雅有古法與杜黃裳俱爲相終湖南觀察使

歐陽修集古錄跋元結崿臺銘大曆二年右斯人之作非好古者不知爲可愛也然來者安知無同好耶

趙明誠金石錄第一千四百一唐唐亭銘元結撰瞿令問書永泰二年十月第一千四百八崿臺銘元結撰篆書無姓名大曆二年六月第一千四百四十九唐右堂銘元結撰篆書無姓名大曆六年閏三月第一千七百七十一唐修浯溪記韋辭撰羅洧正書寶曆元年五月第一千九百七十七唐皇甫湜浯溪詩

朱晨墨池編唐右堂銘元結撰高重明書

按唐書韋辭傳辭字踐之與李翺同拜中書舍人終湖南觀察使

王世貞跋崿臺銘元結次山撰崿臺銘見歐陽

永叔集古錄中次山凡文多從顏尚書眞卿李學士陽冰索書此篆書不知陽冰作者或自作之次山於文爾雅然不能高而愛身後名甚銘亦類是社襄陽碑峴首一絕頂一深淵曰吾懼千歲後之陵谷也嗚呼古人之于名如此

按集古錄止載峿臺一銘無浯溪唐臺二銘金石錄又載峿臺唐亭二銘亭銘注瞿令問書臺銘篆書無名氏近日于奕正司直又僅載浯溪一銘云李康篆浯溪志云浯溪唐亭二銘乃黃山谷與陶豫同遊搜得之意歐陽作集古錄時

二銘尚幽翳荒僻未之見耶然趙明誠既錄唐亭而遺浯溪奕正亦錄浯溪而復遺唐亭又何也

又按豫章集荅長老新公書云浯溪銘筆意甚佳以字法觀之峿臺銘亦李康篆也知金石志李乃李字之譌書又云猶有袁滋篆唐亭銘二十六行凡唐亭東厓石上刻次山文合袁滋李康篆共七十一行云云而山谷題壁又云唐亭東涯銘刻數百字皆江華令瞿令問玉筯篆更不云袁滋與書語矛盾金石錄後出蓋以題壁爲據略無辯證凡此數端皆不可解聊就次山文編後質之博雅君子云爾

又按山谷題壁有所謂右堂銘者今次山文編不載金石錄僅列其目皆無可考而墨池編以爲高重明書不知何據右五銘之外又有宖尊一銘載浯溪志考次山自序云道州城東有左湖湖東二十步有小石山山巔有宖石可以爲尊乃爲亭尊上刻銘爲志宖尊詩云若以形勝論坐隅臨郡城則宖尊在道州不在浯溪明甚祝穆方輿勝覽云在道州城中報恩寺西一統

志云在下津門外江北岸溪志誤收削之

陸容菽園雜記浯溪峿臺唐亭皆在今永州府祁陽縣治南五里唐元結次山愛其勝異遂家一其處命名制字皆始于結字從水從山從广曰吾者旌吾獨有也按峿唐字韻書無之蓋制自次山浯本琅邪水名古有此字湘江之溪命名曰浯則自次山耳

楊愼丹鉛總錄浯水有二北浯在琅琊南浯在九疑零陵

元結大唐中興頌序天寶十四年安祿山陷洛陽

明年陷長安天子幸蜀太子即位于靈武明年皇帝發軍鳳翔其年復兩京上皇還京師於戲前代帝王有盛德大業者必見于歌頌若今歌頌大業刻之金石非老于文學其誰宜爲頌曰噫嘻前朝孽臣姦驕爲昏爲妖邊將騁兵毒亂國經羣生失寧大駕南巡百僚竄身奉賊稱臣天將昌唐緊覘我皇匹馬北方獨立一呼千麾萬旗戎卒前驅我師其東儲皇撫戎蕩攘羣兇復服指期曾不踰時有國無之事有至難宗廟再安二聖重歡地闢天闢蠲除祆災瑞慶大來兇徒逆儔涵濡天休死生

堪羞功勞位尊忠烈名存澤流子孫盛德之典山高汨升萬福是膺能令大君聲容沄沄不在斯文湘江東西中直浯溪石厓天齊可磨可鐫刊此頌焉何千萬年

孫樵與賈希逸書元結以浯溪碣窮

歐陽修集古錄跋唐中興頌大曆六年右大唐中興頌元結撰顏眞卿書字尤奇偉而文辭古雅世多摹以黃絹爲圖障碑在永州磨厓石而刻之摹打既多石亦殘缺今世人所傳字畫完好多是傳摹補足非其眞者此本得自故西京留臺御史李建中家蓋四十年前厓石眞本地尤爲難得爾集本

右中興頌世傳顏氏書中興頌多矣然其厓石歲久剝裂故字多譌闕近時人家所有往往爲好事者嫌其剝闕以墨增補之多失其眞余此本得自故西臺李建中家蓋四十年前舊本最爲眞耳眞蹟

趙明誠金石錄第一千四百五十五六七唐中興頌上中下元結撰顏眞卿正書大曆六年六月

宣和書譜顏眞卿忠貫白日識高天下千變萬

化各具一體若中興頌之閎偉家廟碑之莊重仙壇記之秀穎元魯山銘之深厚種種不同至中興以後筆力迥與前異

董逌廣川書跋中興頌刻永州浯溪上斲厓石書之刺史元結撰結以能文卓然振起衰陋自一以老于文學故頌國之中興頌成乞書顏太師太師以書名于時而此尤瑰瑋故世貴之今數百年蘚封莓固遠望雲烟外至者仰而玩之其跡天下之偉觀者耶嘗謂唐之文敝極矣結以古學爲天下倡首發羅蓬艾奮然拔出數百年

外故其言危苦險絶略無時態氣質高古[illegible]
自將嘗曰山蒼然一形水泠然一色以抵以簡
潔爲主韓退之評其文謂以所能鳴者子謂唐
之文自結始至愈而後大成也
黃庭堅中興頌詩引并行記崇寧三年三月已
卯風雨中來泊浯溪進士陶豫李格僧伯新道
遵同至中興頌厓下明日居士蔣大年石君豫
太醫成權及其妖逸僧守能志觀等俱來又明
日蕭褒及其弟裒來三日徘徊厓次請子賦詩
老矣豈復能文強作數語惜秦少游已下世不

得此妙墨劃之厓石耳
修水黃庭堅字魯直諸子從行相梲梏梏春陵
凡悟超
黃庭堅云翟公與所藏石刻甚富然有妙墨數
種未入篋中何耶顏魯公永州磨厓東西林題
名宋開府神道碑懷素自敘楊少師洛中十二
碑當集爲一他日可爲跋尾
王明清揮麈錄崇寧三年黃太史魯直竄宜州
泊于零陵時外祖曾空青坐鉤黨先徙是郡約
遊浯溪觀中興碑太史賦詩書姓名于左外祖

止之曰其方爲流人豈可出郊公又遠從豈可
不過爲之防太史從之詩中云亦有文士相送
隨蓋爲外祖設也
輿地碑目山谷浯溪詩刻石後人目爲小磨厓
洪邁容齋五筆元結作中興頌所書天子幸蜀
太子即位于靈武直指其事殆與洪範云武王
勝殷殺紂之辭同其詞曰事有至難宗廟再安
二聖重歡言重歡則知其不歡多矣
黃魯直題磨厓碑尤爲深切撫軍監國太子事
何乃趣取大物爲事有至難天幸耳上皇局脊

還京師云云所以揭表肅宗之罪極矣○元次山
文編十卷李商隱作序今九江所刻是也又有
元子十卷李紓作序凡一百五篇其十四篇已
見文編餘者大抵澶漫矯元而第八卷所載睿
方國二十國事最爲譎誕悖理害教於事無補
次山中興頌與日月爭光若此書不作可也○
次山集載其道州謝上表兩通云云極論民窮吏
惡勸天子以精擇長吏有謝表以來未之有也
世人以杜老褒激之故稍誦其詩以中興頌故
誦其文不聞有稱其表者子是以備錄之

范成大驂鸞錄二月十九日遊浯溪浯溪近山石澗也噴薄有聲流出江中臨江石厓數壁纔高尋丈中興頌在最大一壁碑之上餘石無幾所謂石厓天齊者

范成大書中興碑後詩別載 乾道癸巳春三月余自西掖出守桂林九日渡湘江遊浯溪摩挲中興石刻洎唐元和至今遊客所題竊謂四詩各有定體頌者美盛德之形容以其成功告於神明者也商周魯之遺篇可以槩見今元子乃以魯史筆法婉詞含譏蓋之而章後來詞人復發明

呈露之則夫磨厓之碑乃一罪案何頌之有竊以爲未安題五十八字刻之石傷與來者共商略之此詩之出必有相詬病者謂不合題破次山碑此亦習俗固陋不能越拘攣之見耳余義正詞直不暇卹也

岳珂程史靈巖中宮爲蘇永勝槩近世王義豐楊誠齋各爲之賦植意卓絕脫去雕篆畦畛筆力到處便覺夫差肅宗無所逃罪

許衡稽古千文肅宗即位大分安在中興有賢功不贖罪

王惲玉堂嘉話劉太保云中興頌雄偉如斲之一字若千金駿馬倚丘山而立

瞿佑歸田詩話元次山作大唐中興頌抑揚其詞以示意磨厓顯刻於浯溪上後來黃魯直張文潛皆作大篇發揚之謂肅宗擅立功不贖罪繼此作者皆一律識者謂此碑乃唐一罪案耳非頌也惟石湖范至能八句云云然誠齋楊萬里浯溪賦中云使夫謝奉策於高邑重與於西帝違人欲而圖功犯衆怒而求濟則夫千麾萬旗者果肯爲明皇而致死耶其論甚恕

楊愼丹鉛總錄元次山集凡十一卷大唐中興頌一篇足以名世

趙崡石墨鐫華跋唐磨厓中興頌碑自歐陽公集古錄已謂其歲久剝裂字多缺殘好事者以墨增補之王元美最博雅乃云字畫方正平穩不露筋骨當爲魯公法書第一豈元美所見乃厓石眞本耶余獲一紙恐是棗刻雖筋骨不露而神氣全亡惜不得至永州厓下一證之

蜀通志劍州鶴鳴山有顏魯公書元結中興頌

漫郎故宅○一統志在浯溪東上元中元結罷道州歸愛其山水家焉

顏元二公祠○浯溪志古有兩祠不詳所始宋紹興中永州守許永祁陽縣令劉獬始合爲一明成化中僧正禰重建于中宮寺之右

浯溪書院○浯溪志在漫郎宅右元至元中湖南道廉訪使姚紱建僧正禰重建

石門寺

黃庭堅題名韓城元聿雙井黃庭堅同遊石門霜清木落山川高明掃逕上冠雲亭可以忘歸

中宮寺○輿地紀勝浯溪中宮禪寺本元次山故宅浯溪志宋慶曆中浮屠顯萬建于浯溪之北元祐中僧承亮徙溪上游僧正禰重建

鏡石○在磨厓碑之左高一尺四寸廣二尺三寸

渡香橋○一統志在浯溪寺前又望浯橋在祁陽縣西南一里

韋瓘題名

洪邁容齋四筆永州浯溪唐人留題頗多其一云太僕卿分司東都韋瓘大中二年過此余太和中以中書舍人謫官康州逮今十六年去冬罷楚州刺史今年二月有桂林之命繞經數月又蒙除替行次靈川聞改此官分司優閑誠爲忝幸按新唐書瓘累仕中書舍人與李德裕善李宗閔惡之德裕罷相貶爲明州長史終桂管觀察使以題名證之乃自中書謫康州又不終于桂史之誤如此瓘所稱十六年前正當太和七年是時德裕方在相位八年十一月始罷然則瓘之去國果不知坐何事也

夬字○磨厓碑之左一丈三尺厓壁上刻一符如夬字形旁勒小字云熙寧七年甲寅歲刻于浯

溪之右尚書都官員外郎武陵柳應辰府志載柳應辰維舟浯溪夜有怪登其舟應辰書夬字符于其手詰旦符見厓端因刻以鎮之字長七尺許仍紀一詩云浯溪石在大江邊心記閑將此處鐫向後有人來屈指四千六百甲寅年

洪邁容齋五筆予頃見鄂州南樓土中磨厓碑其一刻柳字下一字不可識後訪得其人名應辰既載之四筆今始究其實應辰以寶元元年呂溱榜登甲科今浯溪石上有大押字有詩云云閻中陳思跋云右柳都官欲以怪取名所至

留押字盈丈莫知其何爲押字古人書名之者施於文記以自別識耳應辰鐫刻廣博如詩已怪矣好事者從而爲之說謂能祛逐不祥大可笑予得此帖乃恨前疑之非又蔣世基述夢記云至和三年八月知永州職方員外郎柳拱辰受代歸闕郴陽令齊述送至白水夢一儒衣冠者曰我元結也柳公遊浯溪無詩而去子曷求之覺而異之遂獻以詩柳依韻和焉其語不工拱辰以天聖八年王拱辰榜登科殆應辰之兄也

按曾鞏集有武陵柳侯歸光橋記不言其名以時考之或拱辰也應辰自有濂山巖記載何鎧游名山記中

元結欸乃曲（本五首錄二首）湘江二月春水平滿月和風宜夜行唱橈欲過平陽戍守吏相呼問姓名零陵郡北湘水東浯溪形勝滿湘中溪口石顛堪自逸誰能相伴作漁翁

孫奕示兒編人皆曰柳柳州漁父詩欸乃二字本書爲欸乃讀曰襖靄既有山谷題浯溪詩可證又有元次山集中箋音可質胡仔漁隱叢話乃謂洪駒父詩話亟其音爲靄襖者非奈何廣韻十五海欸音於改反相然麐也謂之相然麐則正得一聲山水綠之本意當從駒父欸音靄乃音襖爲正故洪景盧尚書欸乃齋記云柳別本或併二字爲襖音又別出一靄字非也

王鞏國學林元次山欸乃曲曰千里楓林烟雨深無朝無莫有猿吟停橈靜聽曲中意好是雲山韶濩音零陵郡北湘水東浯溪形勝滿湘中溪口石顛堪自逸誰人相伴作漁翁柳子厚漁父詩曰漁翁夜傍西岩宿曉汲清湘然楚竹烟銷日出不見人欸乃一聲山水綠黃魯直題曰元次山欸乃曲欸音媼乃音靄湘中節歌聲柳子厚漁父詞有欸乃一聲山水綠句誤書欸欠少年多承誤妄用之可笑觀國案廣韻上聲欸於改切相然麐也然則欸音靄乃音媼爾今世所傳柳子厚文集漁父詩作欸乃又箋音于其下曰欸音襖乃音靄蓋世之誤用字誤切音者皆自柳子厚集始蓋編類文集者之過也又有合欸乃爲一字作勢者而讀勢曰襖副以靄字爲勢靄此誤之尤甚者也黃魯直所題今刻於

永州浯溪石矣

王邕後浯溪銘歸然峿臺枕于祁陽迥然楚方臨于瀟湘孤標一峰不止百尺嵯峨巨石峻潔堪礪英才別業雅有儒風河南元公高卧其中位爲獨坐人不知貴興愜茲地心關勝事松花對偃蓂葉交垂鑿巘作逵因泉漲池乃搆竹亭乃葺茅宇羣書當戶靈藥映圃嘉賓駐舟愛子能文弄琴對雲酒熟蘭薰何必番溪方可學釣何必衡嶠方可長嘯我牧此郡契于幽尋刻銘山岑敢告烟林

按戴叔倫有莊陽北嶺見野人所居呈王永州邕詩蓋叔倫同時人

吳儆祁陽石鏡銘楚之南粤之北惟祁之陽懿厥質江山千里何咫尺天之蒼蒼其正色

鄧浩甘泉銘序祁陽邑城之北有泉出焉瞻足一方不知幾千年矣零陵蔣淳恨元次山居浯溪去泉纔五里許又數往來訪尋山川之勝見于文字乃無一言及此以語晉陵鄧浩而屬銘之銘曰山下出泉其甘如醴井洌而食大國百里莫之令而自均民到于今受其利雲行雨施自今以始水不可以終止其孰止之

元吳師道汪氏浯村記歐浯水出琅邪靈門縣元次山中興頌湘江東西中直浯溪蓋磨厓處也浯水罕見稱而浯溪特著則以次山故爾嘗見次山名零陵七泉皆于字旁加水浯溪之浯亦此類至峿臺之加山塘亭之加土可見其皆以意爲之也新安汪氏改其所居吳村爲吾又加水爲浯其慕次山者歟今讀其所自爲記謂與世聲牙樂于隱遯信乎其慕次山也次山遯矣叟不徒慕乎其外而慕乎其中異時浯村之名亦將大著于世豈獨浯溪哉按唐字未聞加土此說不知何據

浯溪考卷下

濟南王士禎撰

楊萬里浯溪賦○予自二妃祠之下故人亭之椀招搖漁舟薄遊三湘風與水兮俱順未一瞬而百里欻兩岸之際天儼離立而不倚其一怪怪奇奇蕭然若仙客之鑑清漪也其一蹇蹇諤諤毅然若忠臣之蹈鼎鑊也怪而問焉乃浯溪也蓋唐亭在南峿臺在北上則危石對立而欲落下則清潭無底而正黑飛鳥過之不敢立迹余初勇於好奇乃疾趨而登之挽寒藤而垂足照衰容而下窺余忽

心動毛髮森豎乃蹟故步還至水滸削苔讀碑慷慨吊古倦而坐於釣磯之上喟然歎曰惟彼中唐國已賣育匹馬北方僅或不亡其一過曰日殺三庶其人紀有不斁矣夫曲江爲篋中之羽雄狐爲明堂之柱其邦經有不蠹矣夫水螭稅民之畝融堅椎民之髓其天人之心有不去矣夫雖微祿兒唐獨不墜厥緒哉觀馬嵬之威垂渙七萃之士欲離蹟尤物以脫焉僅乎達於巴西吁不危哉嗟乎美則失矣而齊亦未爲得也靈武之履九五何其下之事不易於處而不難於誠也使夫謝業高邑將稟命於西帝違人欲以圖功犯衆怒以求濟天下之士果肯欣然爲明皇而致死哉蓋天厭不可以人濟不可以復支何哥舒之百萬不如李嗣業千百之師推而論之事可知矣且士大夫之損軀以從吾君之子者亦欲附龍鳳而攀日月踐台斗而盟帶礪也一復莅以耄荒則夫千麾萬旗一呼如響者又安知其不掉臂也耶古語有之投機之會間不容穟當是之時退則七廟之忽諸進則百世之揚觶嗟肅宗處此其實難爲之九思

而未得其計也已而舟人告行秋日已晏太息登舟水駛於箭回瞻兩峰江蒼然而不見

楊維禎磨厓碑賦招猗玕之贄叟兮訪古蹟於祁陽聽穹厓之禁立兮摩萬仞之青蒼儼鬼靈之呵護兮曰頌中興於大唐觀其森鉤錯畫兮蛟龍蟠拏嚴辭密義兮日光玉華燕許既朴兮韓李未葩去雅未遠兮光價倍加當天寶之泰寧兮蔡襄兒於虎穴弄漁陽之劍兵兮積潼關之戰骨蹇鑾輿以西狩兮疲馬嵬之苟活釗既犯於怒鋒兮環又何尤乎汗血嗟靈武之收兵兮何履位之倉皇祚

殆危於贅旒兮機不間於毫芒翦孰溫凊之小節
兮不匹馬而北方則千麾而萬旟兮肯復致忠於
耄荒洛李郭之猷謀兮徇巡遠之大節成王翼其
小心兮尚書奮其英烈羌復復之不時兮偉三四
之俊傑雍夾道之黃髮兮復見唐之日月瑞黃河
之清流兮凱京師之汗血迎上皇以來歸兮嘑[illegible]
慶之驩聲歘南內其不祥兮起膝下之天兵使權
臣其鼠變兮何李父之貸刑嗟豺虎於厥家兮又
何律君臣於虜庭此殘碑之墮淚兮與凍雨而交
零至攷頌以論體兮掊磨石之小玭用魯史之筆

法兮寄清廟之歌詩挈大唐之罪案兮異瓊琚之
賞譏宜後來之墨客紛石刻之是非也亂曰已矣
乎國不貴於無難兮難貴圖於未形五王持兵兮
唐室再興胡封豕之復豢兮撼蟠李其幾傾幸[illegible]
聖之遺祚兮復鑾輿於兩京穹崖齊天兮侔德武
可臣結作頌兮佐唐光明嗚呼休哉配迹風雅兮
製作如經會日月之重光兮垂天人之休聲[illegible]
父以作頌兮又何羨乎臣結之銘
皇甫湜詩文山有文章可惋只在碎然長于詩[illegible]
[illegible]相應出句多矜對[illegible]

鬬拔戟成一隊中行雖富劇粹美君可蓋[illegible]
遇佳未若君雅裁退之全而神上與千年對李杜
才海翻高下非可槩文於兩氣間爲物莫與大先
王路不荒豈不仰吾輩石屏立衙衙溪口啼一作[illegible]
瀨我思何人知從倚如有待
洪邁容齋一筆李翺皇甫湜雖韓門弟子而皆
不能詩浯溪石間有湜一詩爲元結作云云風格
殊無可采
李諒詩湘江永州路水碧山岑兀古木暗魚潭[illegible]
雲起龍窟峻屏夾澄澈怪石生溪渤巨艦特遭迴

輕舠已超忽疾如奔羽翼清可鑑毛髮寂莫維漁
舟逶迤轉商筏我行十月杪猿嘯中夜發楓葉寒
始丹菊花冬未歇凝流絲可染積翠浮堪擷峭蒨
每驚新幽奇信誇絕稠峰疊玉嶂淺浪翻殘雪石
燕雨中飛霜鴻雲外別邇迴已勞苦覽玩還愉悅
鶴嶺訪胎仙唐亭仰文喆川間有漁釣山上多薇
蕨無以佐雍熙何如養疵拙此路好乘桴吾其謝
羈紲
黃庭堅浯溪圖成子寫浯溪下筆便造極空濛得
眞趣膚寸已千尺只今中宮寺在昔漫郎宅更作

老夫船檣竿插蒼石

趙汝鐸詩蒼厓插浯溪清漲濕元頌費墨今厓高聳千年此安用鮫翻天實末雲溯朔方泉還都迎上皇鳴咽抱餘痛兩宮重宴樂萬國盡朝貢當時紀成功小雅見微諷顏公發勁畫金玉相錯綜我於碑刻間衆羽得孤鳳艱危人物難忠烈鬼神重摹取桂野堂英氣凜生棟

吳杭詩周雅久不復楚騷方獨鳴溪蛙弄氣態汚我瀟湘清二公好奇古大筆時縱橫磨厓勒唐頌字字飛瓊英雲烟借體勢水石生光精浯溪在僻

迤自是聞正聲名傳播夷夏孰貴燕然銘絃歌入商魯永與神仙聽江流本可竭此文如日星

王偁詩客舟曉探奇與落浯水上寒蘿豁遠目所至窮異狀是時天宇晴物象自清曠烟開楚山斷千里彌一望遐延極覽眺近歷飽搜訪層厓劃中開峭壁摩萬丈顏公英烈姿元叟士林仗文詞金石奏字畫蛟龍壯伊予抗塵客所志在清賞孤雲寄微踪獨鶴引空杖豈無千載懷亦有高山仰同遊二三侶相與情頗暢芳蘭薦山庖林瀑灑行帳醉揮紫霞觴亂落白雪唱歸舟漫容與潭明吐雲嶂興幽任時遣心遠覺神王但云諧斯遊何以盡清貺

顧璘詩繫舟浯溪下策杖登重臺欽岑石壁古手撥蒼雲開媧皇乘空去遺此青玫瑰元公自奇崛首發雕鏤才靈光落台斗照耀衡湘隈白日映寒野曠望江流迴山僧指陳迹故宅久已灰宗尊依然好飲者安在哉感歎惜形役長歌下崔嵬

許宗魯詩夏汎湘水溢晨覽浯溪濆疏巖抗秀麗雜卉流芳芬徑折下入谷磴盤高躡雲衆木陰繁影叢篠扇微熏臺眺極虛豁檻俯辭喧紛披荒辨

故址撥翳求所聞魯公留令蹟漫叟煥遺文經營祖斯籀紀述宗典墳慨此連城璧炳然昭代勛照耀星日輝呵護鬼神勤石鼓載頌周銅槃始銘殷遐軌固有類至寶垂無垠

黃庭堅書磨厓碑後春風吹船著浯溪扶藜上讀中興碑平生半世看墨本摩挲石刻髣成絲明皇不作苞桑計顛倒四海由祿兒九廟不守乘輿西萬官已作烏擇棲撫軍監國太子事何乃趣取大物爲事有至難天幸爾上皇蹋蹐還京師內間張后色可否外間李父頤指揮南內淒涼幾苟活高

將軍去事尤危臣結春陵二三策臣甫杜鵑再拜詩安知忠臣痛至骨世上但賞瓊琚詞同來野僧六七輩亦有文士相追隨斷崖蒼蘚對立久凍雨爲洗前朝悲

又山谷評書云大字無過瘞鶴銘晚有磨厓頌中興

康熙四年祁陽令某刻推官某詩磨去山谷書一角

張耒詩玉環妖血無人掃漁陽馬厭長安草澧關戰骨高于山萬里君王蜀中老金戈鐵馬從西來

郭公凜凜英雄才舉旗爲風偃爲雨灑掃九廟無氛埃元功高名誰與紀風雅不繼騷人死水部胸中星斗文太師筆下龍蛇字天遣二子傳將來高山十丈磨蒼厓誰持此碑入我室使我一見昏眸開百年興廢生嘆慨當時數子今安在荒涼浯水棄不收時有遊人打碑賣

秦觀漫郎詩元公機鑒天所高中興諸彥非其曹自呼漫郎示眞率日與聲叟爲嬉遨是時胡星殞未久關輔擾擾猶弓刀百里不聞易五穀三士空傳殺二桃心知不得載行事俛首刻意追風騷宇皆華星章對月漏洩元氣煩揮毫猗玕春深蕭蕭竹九疑日莫吟哀猱紅顏白骨付清醥一官於我眞鴻毛乃知達人妙如水濁清顯晦惟所遭無時有祿亦可隱何必龕巖遠遁逃

按少游詩雖不云爲中興頌而作然心知已下四句非中興頌不可以當之故錄次魯直文潛之後

潘大臨詩公泛浯溪春水船繫帆啼鳥青厓邊次山作頌今幾年當時治亂春風前明皇聰明眞晚謬乾坤付與哥奴手骨肉何傷九廟焚蜀山騎羸

不回首天下寧知再有唐皇帝紫袍迎上皇神器倉忙吾敢惜兒不忠孝聽五郎父子幾何不豺虎君臣寧能責□鹵南內淒涼誰得知人間稱家作端午平生不識顏眞卿去年不荅高將軍老來讀碑淚橫臆公詩與碑當並行不賞邊功寧有許不殺奉常猶未語雨淋日炙宇未譌千秋萬歲所監多

閻秀李清照二詩五十年功如電掃華清花柳咸陽草五坊供奉鬬雞兒酒肉堆中不知老胡兵忽自天上來逆胡亦是姦雄才勤政樓前走胡馬殊

翠黛盡香塵埃何爲出戰輒披靡傳置荔枝多馬死堯功[illegible]德本如天安用區區紀文字著碑銘德眞陋哉廼令神鬼磨山厓子儀光弼不自猜天心悔禍人心開夏爲殷鑒當深戒簡策汗青今具在君不見當時張說最多機雖生已被姚崇賣○君不見驚人興廢傳天寶中興碑上今生草不知負國有姦雄但說成功尊國老誰令妃子天上來號秦韓國皆天才苑中羯鼓玉方響春風不敢生塵埃姓名誰復知安史健兒猛將安眠死去天尺五抱甕峰峰頭鑿出開元字時移勢去眞可哀姦人

心醜深如厓西蜀萬里尚能反南內一閉何時開可憐孝德如天大反使將軍稱好在嗚呼奴輩乃不能道輔國用事張后尊乃能念春薺長安作斷賣右易安二詩見花菜夜錄

楊萬里詩湘江曾聞有浯溪片帆今挂湘東西上磨石厓與天齊江頭落日雲凄凄山昏兩暗哀猿嚩步入烟蘿轉深峭元顏千古蹟不朽星斗蛟龍兩奇妙中興當時頌大唐大唐家國天爲昌妖環忽見誠非祥土花失色悲壽王明皇父子紊大綱從此晏朝躭色荒天下黎庶暗罹殃擊損梧桐[illegible]

霓裳誰知鼙鼓[illegible]漁陽肅宗靈武荷蒼皇回來張后年初芳前楊[illegible]李眞匪良養以天下理所常胡爲南內成凄涼三千宮女爲誰妝空遺兩髻愁秋霜千載父子堪悲傷修身齊家肇明皇後來歷歷事愈彰源流有自咎誰當豈惟當日留錦囊至今馬嵬坡上塵土香

范成大浯溪道中江流去不定山石來無窮步步有勝處水石清玲瓏安得扁舟繫絕壁卧聽漁童吹短笛弄水看山到月明過盡行人不相識

易祓詩湘江東西直浯溪上有十丈中興碑誰鑿

豐碑鎮山曲溪邊美人美如玉想當歌頌大業時胸蟠星斗光陸離鑿頭鑿危更清勁凜凜襟懷氷雪瑩水部之文魯公書兩翁寂寥千載餘後來更有黃太史健筆題詩起翁死一派清流徹底清溪邊鏡石堅而明我思古人不可見水石猶作瓊瑰聲偶來眞仙訪遺跡烟雨凄迷山路濕野叟棠頭看打碑君其問諸水邊石

陳從古詩浯溪一股寒流碧聳起雙峰如削壁兩公文墨照溪津到今草木增顏色想當忠憤吐詞時盡挽江山供筆力我來弔古不勝情豈但登臨

愛泉石漁陽舊事忍再論僅賴令公安反側書生百感夜不眠起讀新詩轉悽惻

聶古柏詩驪山馳逆塵輕紅朝元傑閣凌虛空羽衣未了鐵衣動戟眉劍閣勞六龍六龍西幸何當還蔓草荒烟迷玉環荊州長史不復作兩河坐見雒陽安嗣皇初御明光殿紫袍迎謁咸陽縣可憐不戒北雞晨南宮咫尺如天遠山靈呵護浯溪石星斗文章鑱鐵筆盛德大業總成空叢草汀花兩中泣

張養浩詩維君南面非自娛將使率土皆寧居一人縱欲萬夫病不惟亡國兼亡軀三郎初年亦英銳講武風動驪山墟姚崇力用破羣議嘉猷善政不一書台衡繼以宋廣平貞心烈日秋霜俱自從政枋歸偃月鴉爲鸞鳳麟爲豬幽陵乘隙弄王室愛之如子翔肯誅養成跋扈悔無濟六飛失馭蒙塵趨忠王但可盡子職因危被移徙嗟吁幸然天未斡神鼎盜手奪出驪龍珠唐家累世罹女禍一車纔覆又一車奈何目擊殷鑒乾陽甘爲羣陰驅乃知君德貴剛健不爾何以令八區於戲後來其鑒諸

馬祖常兩頭纖纖兩頭纖纖千畝梔半白半黑大纛旗腷腷剝剝解角麋磊磊落落磨厓碑

葛長庚詩英英雖足西風冷漁陽捲入來無影不思夜火燃驪山甘欲庭花喝宮井馬嵬山下杜鵑聲羅襪凄涼花草馨誰謂霓裳非有情教坊猶按雨霖鈴夸人先聲而後父此語悞君君不悟天下何思復何慮華清日送豬龍去已矣哉悲莫悲于南內悲危莫危于西狩危伊人事定有所制徒爾抱女成歔欷元水部顏太師截祿山骨爲之字瀝祿山血爲之辭未千年事幾如此風雨剝蝕蒼苔碑禹王乘雲去亦久客舟空艤浯溪濱

藍瀾詩浯溪之上磨厓碑尚書之筆刺史詞蛟龍澒洞雷雨垂虎豹慘淡風雲馳詞嚴義正意則微銀鉤鐵畫世莫窺是時妖孽侵唐基帝星白日西南移靈武倉卒事亦危一二老臣共扶持秋風萬里天王旗乾坤汎掃重清夸豐功偉烈何巍巍周宣光武宜同時臣結再拜瞰須詩勒銘不用鼎與彝磨高鐫堅厓石隳大書更藉顏公爲凜然抗賊氣未衰長戟大劍紛離披蒼石漠漠青苔滋字蹤磨滅猶可推乃知古人用意奇真與造化同等期

山空江晚舟楫遲蕭蕭落木寒蟬悲

沈周詩有卅有卅一尺畸嵗閱重是磨厓碑平原太守氣骨壯殺賊餘力存毛錐千年白石耀深刻風雨不剝神扶持銅柱莫拔魑魅走鐵網欲破珊瑚楷快觀書法十數過馴讀其語增噫嘻君王愛色不愛國金錢買禍由洗兒長安洛陽要自陷法宮蜀棧誰安危嗣君雖然返舊物以得補失終鱗緇此碑頌德實揭過有家有國留箴規晴窗日榻不輟手來禽青李生蛛絲

管大勳詩浯溪之山雲母石青厓插天懸峭壁中

有鐫鏤結構奇雷霆呵護神仙劃天寶以來幾千載螭盤鳳舞依然在元公作頌魯公書當時國事真堪慨翠華幸蜀宗社遷長安宮闕迷烽烟儲皇匹馬起恢復倉卒靈武誰宣傳吁嗟往事難具論於樂文翰微義存兩公忠膽貫星汨穹碑古篆垂乾坤宇內磨厓尚餘幾周原秦湫半堙圮三吾山水最幽奇維石鄰鄰雲氣紫上國韶華有消歇人間至寶常不滅湘南猶識漫郎居關西誰瀏馬嵬血

董其昌詩漫郎左氏癖魯國義之鬼千載遠擅場

同時恰對壘有唐九廟隨秋烟一片中興石不毀幾回吹律寒谷春幾度看碑陳龜蛇遠遠鶴歸來認城郭杜鵑聲裏含君臣折釵黃繩紛光怪舊國山川餘勝槩當年富貴腹劍多後代風流椽筆在書生何負於國哉元祐之籍胡爲來子瞻飽與惠州飯浯翁夜上浯溪臺扶藜掃石溪聲咽不禁技癢還題碣清時有味是無能但漱湘流莫饒舌

王士禛詩有客新自湘江歸登堂示我浯溪碑芒寒色正三百字忠義之氣何淋漓白日行天破幽曖走避罔兩潛神夔憶昔天寶初喪亂漁陽突騎

如飈馳二十四郡少義士平原太守獨誓師平生不識顏眞卿乃能一木支傾危清河年少氣慷慨十歲作賞平盧兒中興大業起靈武功成不死神扶持道州刺史昔漫叟振筆大放瓊琚詞請公磨厓書絕壁鐫鑱千仞青雲梯蠻蛮瘴雨不剝蝕萬古照耀天南陲昨者劇賊亂滇海盜據衡永爲根基太平祭告徧羣望山川一洗無磷緇宜有雄詞繼前代磨厓重刻浯溪潸

元友讓詩昔到纔三歲今來髮已蒼剝苔看篆字雜草覓書堂引客登臺上呼童掃樹傍石渠疏雖

水門逕巖蘘篁田地 [illegible]園盡廢荒蕪[illegible]
者[illegible]疆界指垂楊
鄭絃詩次山曾此隱溪壑水清潺宅廢羣山在名
高萬古垂修篁森鈞渚樂石聳豐碑惟有喬林色
蒼蒼似昔時
袁裘詩湘水浮天綠浯溪見底清揭來窺石鏡散
步愛泉聲宅廢野花發亭空山鳥鳴中興碑可讀
猶憶漫郎名
范成大書浯溪中興碑後詩三頌遺音和者稀丰
容寧有刺譏辭絕憐元子春秋法都寓唐家清廟

詩歌誅當諧琴搏拊策書自管璧瑕疵紛紛健筆
剛題破從此磨厓不是碑
蔡汝楠經浯溪詩夜帆湘船向嶽津數聲欸乃百
重雲漫郎不見遺墟在溪水厓風夢裏聞三吾道
中詩扁舟南觸火雲浮棹入瀟湘思獨幽始悟江
山清絕處騷人一到即疑秋
韋辭修浯溪記元公刺道州有嫗伏活亂之恩封
部歌吟旁浹于永故去此五十年而里俗猶知敬
慕凡琴堂水齋珍植嘉卉雖欹傾荒翳終樵採不
及焉仁聲之感物也如此今年春公季子友讓以
[illegible]知治衛爲觀察使袁公所厚用前寶鼎尉假
道州長史路出亭下維舟感泣以簡書程責之不
遑也乃罄橐資俸托所部祁陽長史盧歸喜獲私
尚會余亦以恩例自道州司馬移佐江州帆風檝
流相遇寶鼎竦然曰茲亭剏治之始既銘于厓側
矣至於水石之秀咏賦所及則家集存焉然自空
閒時餘□紀士林經過篇翰相屬今圮塡移舊手
筆亡矣將編于左方用存此亭故事既適相會盡
爲志焉余嘉其損約貧寓而能以章復舊志爲急
思有以白之故不能辭元和十三年十二月六日

記
許永祠堂記大抵江山之勝必託諸偉人然後名
顯而人樂之蓋江山雖人所樂而所樂非江山也
祁陽浯溪湖外江山之勝者也有顏元遺蹟在焉
士大夫過之未有不遊遊而未嘗不得所樂者以
此紹興二十一年予回永州夏四月過祁陽乃始
盡得所謂浯溪之勝者遠眺晴碧邇聆清籟遊儵
往來文禽上下殆非人間道旁之碑矻然中立雄
文妙畫徘徊而不能去者久之矣復謁二祠則上
兩旁風廟貌傾委懼將壓焉乃屬縣宰劉獬易而

新之未幾獬罷去復以宰李和甫董其事事既告休以書抵予曰願有述也謹按唐天寶安史之亂河北諸州皆陷魯公以平原烏合之衆獨挫其鋒事雖不成其志有足嘉者晚節不幸爲姦臣所擠寧殞賊手不肯爲不義屈天下之人聞其風者皆曰吾魯公也而不敢名元次山與公同時以討賊功累遷水部員外郎代宗朝爲道州刺史疎徭賑乏道人懷之爲立祠頌德後世稱次山者亦曰元道州而不忍名嗚呼是二公者皆千載人也使當時所植之草木尚在猶宜欽慕之況文章字畫之

工乎自晉宋以來以書名世者多矣以魯公書尤爲世所愛重蓋忠義之氣感人之深者也次山之文無慮數萬言而中興頌獨傳天下亦魯公字畫有助焉昔曾南豐爲魯公祠堂記取其名節而怪其溺于神仙之說謂不能槩於聖人以予考之自古忠臣義士死必爲神仙如比干屈原伍子胥之徒皆爲列仙見於傳記以是知懷義秉忠之士雖死而實未嘗死無可疑者故併書其說以告遊觀者使知此然後可以盡浯溪之勝不然未足以樂此也紹興二十二年十月日記

蘇天爵浯溪書院記至元三年春僉嶺北湖南道肅政廉訪司事陝郡姚侯紱按部祁陽之境舟過浯溪覽前賢之遺跡作而嘆曰昔唐天寶之季忠烈之士奮濟時難遂復兩京號稱中興水部郎元公結作爲雅頌鋪張宏休撫州刺史顏公眞卿大書其詞刻諸厓石迄今四百餘年過者觀其雄詞偉畫猶足以竦動惟二公風節文采一方之人獨無所槩見乎零陵縣尉曾君進而言曰圭家衡山世業儒術每讀載籍見言行卓者心慕好之況二公風流餘思在此山禱當作祠宇以奉事之并築

學宮招來多士庶幾遐方有聞風而興起者矣姚侯曰善於是曾君命其子堯臣獨捐家資度材庀工不一歲而告成中爲大成殿以奉先聖東西兩廡屬焉又於殿之左爲祠以祀元顏二公右爲明倫堂前爲三門周以崇垣規制宏偉下枕厓石前臨浯水表其額曰浯溪書院請於行省設官以司其教曾君又割私田三百畝以廩學者是年姚侯移憲廣西明年又拜南臺都司往來浯溪之上瞻拜學宮徘徊而不忍去嘉曾君父子之用心走書維揚請紀其事天爵少嘗讀中興頌有曰大駕南

巡百寮竄身奉賊稱臣又曰功勞位尊德烈名存澤流子孫甚矣人君不可不知節義之爲重也夫食人祿而忘其君曾犬彘之弗若也當天寶全盛之時中外公卿將吏可謂衆矣一旦遭值變故死社稷封疆者僅十餘人不受僞官者二人而已何忠臣義士之難致歟然以唐室之大文皇養士之久豈果無其人歟觀夫顏公以區區之平原倡義起兵討賊俾河朔諸郡復爲唐有賊不敢急攻潼關唐卒賴以中興者惟公倡義於其先也及在朝數進讜言李輔國遷上皇居西內首率百官問起

居元載請奏事者先白宰相又極論其壅蔽屢忤大姦而不悔卒爲所搆以死初安史之兆亂也元公受敎於其父曰而遭世多故勉樹名節觀所上肅宗時議三篇說來瑱之言孝而仁者可與言忠信而勇者可以全義則豈偷生自私者哉其爲道州刺史州經寇掠民生蕭然奏免民所負租稅及租庸使和市雜物十三萬緡流亡來居者萬餘夫二公言論直行若此像而祀之孰不曰宜嗚呼天之生才足周一世之用四方無事人才或不克顯及臨大節決大事則忠義之士始表見焉然則有天下者可不以賢才爲務乎夫學校者所以養

人才而風紀之司又所以敦勸其教者也刻浯溪之地山峻拔而水清瀉而人之生孰非忠義出於其性者哉今國家承平既久德澤涵濡雖荒服郡縣亦皆有學而部使者按臨所經又即山林勝地訪求先賢遺跡以廣爲學之所則其風厲治化樂育賢才不亦重且大歟傳曰志士仁人不求生以害仁有殺身以成仁蓋天下之事豈懷祿觀望之徒所可與謀必振世豪而後有爲也士之來遊於斯學者誦聖人之言思二公之烈尚能有所興起焉

衆褒遊浯溪記四月八日夜至祁陽九日登浯溪溪西湘過香橋溪水遶出溪左聲錚然不絕讀大唐中興碑及宋元人詩刻題名碑旁有鏡石高尺五寸濶二尺五寸厚三寸餘嵌置厓石間上有宋人詩跋石色黝黑如漆光瑩如鏡可鑑人鬚眉隔江草樹田壟一一皆見予意石甚小且奇恐好事者竊而去山僧云昔有竊去者石遂昏黯然無光一無所見乃復歸於此則更明澈如初此殆造物者之效奇不可以恒理推也謁魯公次山書院登

笑峴亭亭據危厓厓面江特奇峭略如嚴陵釣臺
厓石有窪尊次山所鑿也復登唐亭亭在危厓上
稍卑於笑峴而荒敝如之漫郎宅已鞠爲茂草矣
歸舟賦詩紀之并寄唐公
陸游跋皇甫湜文集右一詩在浯溪中與頌傍
石間持正集中無詩詩見於世者此一篇耳然
自是傑作近時容齋隨筆亦載此詩乃云風格
殊無可采人之所見恐不應如此或是傳寫誤
爾龜堂書
周用觀摩厓碑詩誰傳墨本來浯溪舉火夜讀
摩青藜曾公書法晉以後元子文字京之西中
一興事業唐可頌自古石厓天與齊幾時高閣觀
一虎卧千仞危巢憐鶻棲

卓水經流考

本書承國立臺灣大學總圖書館借用影印

謹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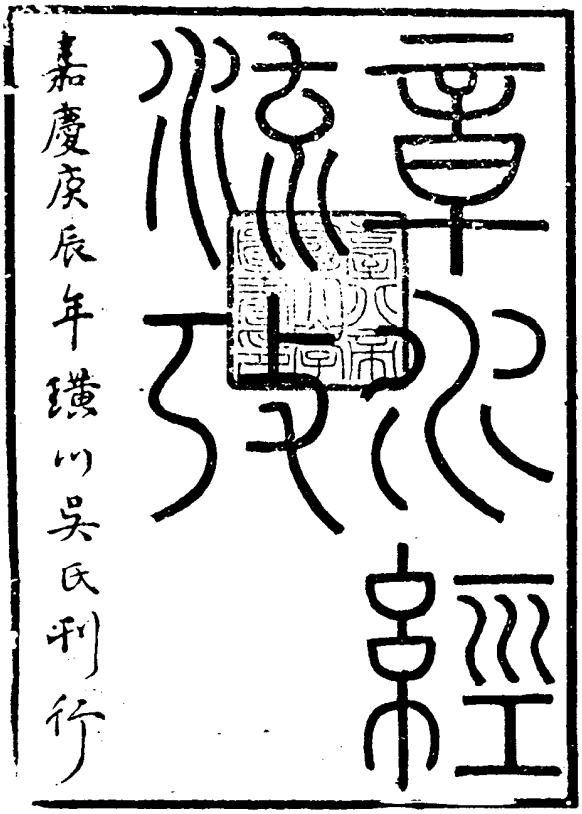
致謝

新文豐出版公司　謹啟

敬告讀者

歷年來，本公司所整理出版古籍善本（孤本、珍本）皆一時精選絕版好書，經歷了數十年，甚至數百年木刻刷版，因彼時情景不同，致有好壞殊異，本欲重行排印，又恐泯滅原版價值，且手民校植錯誤難免，遺害更大，故仍其舊，深望仁人君子多所參攷，並乞見諒!!

新文豐出版公司　謹啓



跋

章水經流考一卷不著撰人姓氏書中稱禮從大學士富陽董公校閱庫書審是乾隆間人而禮其名也但無從知其姓爾其所考章水經流實爲三江立論不繁引博采獨主蘇子瞻豫章江入彭蠡而東至海爲南江之說詳徵而確證之足破千古之疑謬三江之所以無的解者以禹貢獨未指出南江也今據豫章自南安之聶都山奔流一千九百八十里與彭蠡爲滙至尋陽合大江以貫南江於是蘇氏之說得符

左券而紛紛若班固韋昭郭璞顧夷諸人之說不待辨而舛誤顯然矣先儒曾旼程珌易祓夏僎程大昌黃度王充耘鄭曉周洪謨馬中錫邵寶張吉章潢郝敬袁黃等宗蘇說者亦復不少但或空言崇信依違遷就而牽引附會之病益滋後人疑竇胡朏明嘗謂三江之不明誤自班固竊謂漢以後班固誤之宋以後九峯蔡氏誤之康成書注出於東漢及僞孔傳出而鄭學微班志乃地里之專書學者不知鄭氏知有班說已蘇氏之言較康成指示更確乃蔡氏作書集

專首罔之集傳學者之所宗也於是後之言三江者
多排斥蘇氏者已蔡氏於地理本非專長更主持門
戶之見未免有意攻擊況味別之說子瞻自問其陳
而三江由是迄無定解是考源委條貫援佐切核雖
班定遠蔡九峯復起當無不爲之俯首惟章贛二水
本是異名同實故山海經水經並稱贛水其以章爲
贛者或係後人之俗省字今以發源之處爲章水繞
出贛郡之西者別爲贛水而反詆山海經水經之言
贛不言章爲誤似爲未允至長汀發源繞出贛郡之
東者湖漢水也不得混以贛名不得指爲貢江卽有
是稱亦當爲土俗之傳訛總由誤分章贛爲二遂致
展轉失實爾是又所當辨也時嘉慶庚辰十有一月
朔後三日吳志忠識

江右豫章之水有宋蘇子軾考定禹貢所謂南江也蘇
子之定以豫章爲南江蓋祖自鄭康成康成謂岷江至
彭蠡并與南合始得稱中第禹貢載導漾導江兩條雖
皆會于彭蠡只言北江中江而不及南江故後釋三江
者多不然鄭氏及蘇子之說率採取漢晉後圖吳越方
輿家偏說一曲之論而於大川經絡反遺蓋嘗推溯四
瀆自開闢以來經南條者未有如江之大且遠彼漢出
嶓冢至大別江出岷山至東陵分流各二千里所入所
過類非一水及既合并仍分謂之北江中江者從其經
流方地名之使不混也豫章一江雖尋源近在嶺北流
出江右數州邑境內不若彼發源梁益者之橫衍中區
爲禹迹所得紀然自今南安之暨都山出犇流直下凡
一千九百八十里亦與彭蠡爲滙至尋陽而始合大江
中間湖漢諸川所入亦不下十數故鄭氏因經文兩江
皆會合彭蠡輒逆得經意而蘇子辨禹貢三江定以此
爲南江亦顯據導漾兩條江既有北有中則便有南也

設南條經流祇江漢之水可盡則神禹奠川出自嶓冢之漢定爲北江出自岷山之江卽當列爲南江不曰中江矣其但曰中江者非讓豫章經流之水爲南江而何第神禹當日治水獨北條之河用決用疏施功最博次則濟荷淮泗諸流分合導之瀦之備載于冊南服之江則自開闢至今清深廣駛順軌安行亦更無他改徙故於荆揚兩境僅載九江彭蠡爲下流所畜納而其上流經由之道概不悉及非特以今之豫章前此僻在荒服故略之也惟其禹迹不經導川不載故後來豫章置郡

所說亦人人殊有以木名之者則如應劭漢官儀引豫章郡樟樹連理生于庭中是也有以水名之者卽雷次宗本豫章之名箸自水經是也以木名者其謬妄不待辯矣以水名者據水經贛水出豫章南埜縣西北過贛縣東漢之南埜實統今南安郡四邑在封內班氏漢志庾仲初圖經取證以爲卽豫章江蓋漢初立郡時本以此水發源國遠又其經流直達徧歷郡地故名之耳乃附會者因其自彭蠡入江輒復牽引左傳果楚交兵之豫章數處爲是水下流所委逐至雜入於淮右江北諸地名同而實去愈遠則皆由不審豫章一水其發源與經流孰在而妄執見聞以實之也夫水經雖後漢人作然其條列諸水原委則宗自山海經山海經有云贛水出聶都山東北流注于江入彭澤西聶都山今考圖屬南安崇義邑西南與大庾接界在古並南埜地山高百六十仞連亙四十里上有猴嶺獅子之巖攢倚壁立路僅如鳥道朝夕雲氣滃鬱盤薄無峰不洞無洞不泉章水諸源濑出其間其色紺碧初出如斗漸大成溪從此屈曲迤演至沙溪尚南行轉東入自郡西石陂頭復折

而南經今郡治橫浦驛五版橋邊合大小沙五版橋水下東山麓而始浩大此與班志所載之彭水仲初所謂大庾嶠水名異實同卽皆章水正源焉顧山海及水經皆不云章水而但云贛水亦以其流經于贛言之耳實與章水從其發源至贛流行已將五百里始繞出贛郡城之西而贛別有湖漢一水自閩之長汀發源入瑞金會昌境橫逕雩都而繞出贛郡之東乃所謂貢江章貢雙流會合治北鬱孤臺下晉劉凝之故謂以字名縣也然則章之與貢東西顯分道里隔別若論豫章取水名

郡之義其直下彭蠡則章爲經流而貢特旁附不可以章混入於贛也但漢初置豫章領縣十八贛雩南埜俱處荒僻其地或彼此互入故圖經相沿未得其眞而並以爲贛水班氏雖知正名爲豫章水而又但謂出贛縣西南至別稱南埜縣爲彭水所發東入湖漢水則曰彭曰章不過湖漢等九水之一是又反以湖漢之貢水統章水矣蓋漢時人率不辨章水原爲經流但知豫章有湖漢九水俱入彭蠡遂誤以湖漢爲十川之控引致地形分合成迹亦並差謬今當取江右諸川之分流遠近

而皆歸入於章水者明之章源從南安郡治下東山之麓合湛口靈巖和溪蕉溪諸流東北趨南康水始澄徹泝溯爲芙蓉江在今邑治之南復東流折北環邑治再東行以趨南埜口南康在晉宋尚稱南埜故酈道元注水經以爲逕南埜縣北是也而其西有長沙桂陽所出之猶水益漿水自上猶江入之崇義南源大嶂嶁山諸水並東流趨符江口入之郡之北境豫水又東歷南坑會蓮塘梅江之水至南埜口合之從此始又透迤東北行至贛而會合雩都東來之貢水是則不特湖漢一水入章並其上流引合虔郡以東發自宣都梅川安遠版川以及龍南興國桃滸二江之水類無不以章爲向若矣夫章流雖發自尚堅居民傍山懇田山避水峻沙石挾之以下然其源從高注瀉本自清于貢水於其流出蓉江北趨潭口瑩如碧玉可證也唯貢來自閩之長汀地平土疏藉諸漫溪雜湊爲源既散而贛則自金雞石貢川所經其上又別受洒口所滙之衆流從龍逕龍頭南下信豐兩岸盡高峯峪岈夾峙石齒鋸利與相吞搏灘名十數瞿塘灩澦之險殆不是過故從此入贛并合

章流直下分水嶺以至萬安也白波捲土濁浪排空舟子重加怖慄況復緣江巨石鱗次森立逆截奔濤檣柁爲敗道元所謂贛川石阻水急行難傾波委注六十餘里則今大十八灘是已迨乎出灘而之平地始東北行其萬安以西則龍泉左右溪水入焉氣既寬衍經流益大以肆又北行經泰和而下吉陽則泰和禾水自永新江西入安成發源之廬水又自安福江西北入橫波吐納瀰漫幾于無際而其下渟畜淵深前代吉州文獻又實鍾聚於此其又東北逕吉水文江則永豐上下一虛

之水自東入焉吉水於漢晉爲石陽地永平中分廬陵別立石陽縣水經所云江過廬陵又東北過石陽縣西者可證也經又云又東北過漢平縣南又東北過新淦縣西新淦古巴丘地淦水所出漢平置縣今不可攷然據酈道元注載有牽水出宜春縣東逕吳平爲即舊之漢平則當在今峽江至云牽水又東逕新淦縣而亦注于豫章江今不詳其道然宜春有南水自來列在九水之一考袁江從州南東行歷分宜新喻至臨郡清江東南始北折以趨大江則意牽水亦與宜流斜對而與梅

京畲蛇溪並當水門之衝所以[illegible]鎮閘係水防尤要是袁臨吉三郡之水又皆以章爲滙歸矣從此章水經流直下豐之劍江埶如萬馬衝奔故豐邑沿江馬湖諸塘藉以橫制其突而其東則受羅富二川之水又北至樵舍生米潭抵豫章郡今爲南昌治則東之盱水黎水發自飛猿血木嶺逕廣昌南豐界西北流至撫郡合臨川汝黃之水自南入之別有武陽水鄒子諸湖之水又分出自東注之其發自金鐘湖之蜀水又東逕康樂望蔡建成橫下而自西注之此水一名錦水其或以蜀爲濁康樂本古陽樂今爲萬載酈注水經所謂濁水故陽樂者是也從此始趨白社南塘逕谷鹿諸洲洪濤巨浪泊天繞城之西爲章江蓋本章流自贛又行九百里經流全滙於此故南昌郡城爲省治以此水名門焉從此又北行酈氏注水經載其逕津步王步左尉廨椒丘城以至鄱陽縣則出餘汗之餘水注之而又與鄱陽之鄱水合謂之慨口固漢昌邑王徙封海昏地也而上繇一水東逕新吳縣至此入焉艾之修水又自其北入焉修水鄱注以爲循水出艾縣西東北逕豫章本漢中

平年所立永循縣名之也而發自懷玉上饒弋陽諸州復西行逕瑞洪分遶東西鄱湖至饒之康郎山以下宮亭其全流又悉與章合埶則是洪信饒三郡之水無不以章爲會歸故遂名爲彭蠡所謂周迴四百五十里浸[illegible]四郡之境不減洞庭夢澤之潴在江漢而禹迹紀于揚州者亦遂以此爲稱首也蓋自是豫章之江始與彭蠡混合爲一言彭蠡可不言豫章鄭康成當日雖未必至吾江右要其所指獨自不謬焉而從此章之全流逕趨南康星子直下江州潯陽併滙潯之九派經大小孤

山石門馬當橫枕伦峙而始出彭蠡之口以合岷之大江水經所云北過彭澤縣西北入于江本其時九江尚未建郡故但以彭澤統言耳酈氏于入江注固以爲大江南顯水總納洪流東西四十里清潭遠漲綠波凝淨而會注於江川可謂悉得其實特所云十川同臻一瀆疑亦約舉成數耳其實江右諸川分流無論遠近而皆歸入豫章之一江固不盡於十也即考自劉歆所言入彭蠡者九水今取班氏地理志載按圖審之若南埜之彭蠡都之湖漢新淦之淦宜春之南經其上流者止四

水其若盱若蜀若修若鄱若餘五水又不過從其下流遶會此于全江支川所并合既已遺其大半攷古今江右水道者本不足徵信況又誤以湖漢之水統章而謂九水皆入湖漢乎道元生長北方而於考據江右支分之水所出所入亦麤有條理不紊獨其於大江經流或以豫章言或又以湖漢言是不免猶依違班氏之指而不能據信圖經以確宗一說惟雷次宗主豫章而別之於贛謂是十川均流此源最遠故獨受名然後說水經者有所依據而不惑若一統志於南埜則又舍鄱都之

章而以別出之良熱水爲豫者當之謂漢立郡名以此是又舉以章水爲出自郴州之苴章因以章名者同其謬妄曾不知章彭之遠發鄱都與嶓岷正等今江省治西所以表名章江在是即蠡尾湖所以爲名彭者其義亦取於是予故準古證今詳按水經及酈氏所注參之前代建置郡邑之與圖經左右者以證茲流之分合而後知蘇子特衷信鄭氏定以豫章之江爲南江其說確不可易南江之說定則以訓釋禹貢之三江庶幾大川脈絡井然可尋而凡自漢晉後圖吳越方輿家偏謬一

曲之論紛紛異指其亦可以廢已夫

禮學識弇陋顧嘗讀尚書禹貢三江既入載在揚州系於彭蠡既瀦之下其導諸水即顯載北江中江兩條而獨虛南江鄭康成推釋即以彭蠡爲南江然猶未及其發源經流所在本康成生長北方足迹未嘗歷吾江右不及詳知水道所經故目至宋蘇子始以今南安所出之章水當之其謂三江因不從漢晉後圖經所指揚州一境之水獨以出自嶓冢之漢岷山之江并吾豫章之水爲三江蓋以其發源均遠其滙

合則俱在彭蠡入海則同在揚境故禹貢特從其大
流記之若庾仲初所指吳淞江東江婁江者近在震
澤下流藉以分泄此湖之水入海原不過經由揚州
東境所謂小三江耳且吳淞等水按之桑欽水經載
其自長濬奇分疑亦兩漢時興三吳水利者因丹陽
笠澤諸溪流泛溢廣爲穿引逮渠既成通溉數州邑
遂系以三江之名不應三千年前神禹施功時早已
有之況揚州居東南近海其水自爲源而達于海者
又非此三地可盡所以班固韋昭郭璞顧夷之徒人

自爲說善乎程氏大昌謂諸家因經有三江輒隨其
所見指執爲言則是非有確據也乃後人徒見其文
連震澤牽不敢遠指遂力主彼說以排蘇氏而訾爲
謬悠夫蘇氏于兩江既合而以味別之爲北爲中誠
不免如集傳所譏要其貫串經旨特取豫章爲南江
以足三江之數則正卓識確見而非同于鑿空況蘇
子書傳伦于元符初年在儋州時其前被命正泛舟
彭蠡江南行以至南安軍身所閱歷視他人爲審則
增入豫章爲南江實足敷暢康成未盡之旨施於解

經眞堪俟百世而不惑者故嘗推論以謂三江五湖
各有大小諸書紀載有偏指一境者若吳越春秋范
蠡言與我爭三江五湖之利此五湖但因震澤一湖
分名爲五不兼饒湖[illegible]之鄱陽丹陽青草洞庭言
也則三江亦偏指吳越接境其或如仲初所引是已
至禹迹經濬之九川就使當日吳下之支渠早已開
通尤不應舍三江之大者而但及其細也孔安國於
釋導漾入海傳云自彭蠡江分爲三入震澤冀欲强
合前後經文則出澤又必分爲三以入海孔穎達固

覺其于水道難通因采及鄭說并謂三江揚州[illegible]浸
必非松江等小水所得繫信已乃後來說三江者仍
滯守圖經偏指在揚州東境遂謂江漢合流已二千
里至此不當別之爲三且謂彭蠡非必江漢所滙於
本文顯分爲二者直舉而一之若鄭漁仲諸人於釋
導漾導江兩條有以爲經誤者矣有以東滙澤以下
十三字爲衍文者矣雖朱子生在南服得之親見猶
不免信彼說以疑經及門人蔡九峰伦傳又從而左
右之其斷然不惑者惟太原閻若璩考辯尚書引證

傳同叔所解東迤東滙卒取兩江所行道里方向遠近屈折計之而知以經還經爲確不可易禮昔從今大學士富陽董公第校閱庫書見及此條益朗然有會於心竊謂得此而後兩江之皆會彭蠡與既會合而仍分言北江中江之實正賴彼此互見且因所書以概所不書并豫章水之實爲南江者亦賴以明焉第豫章一江原因章水經流得名其源發贛都山本載自山海經但稱贛水水經因之亦稱贛水出南壑本兩漢時豫章郡所領南壑縣與贛相入則地形初

未嘗差謬也惟班志取信劉歆遂誤舉發自閩長汀之湖漢水爲言致桑欽著水經並不免依違其說正由兩漢時人但知豫章有湖漢一水其來獨遠故以統領諸川而南壑之有贛都茲山介居嶺徼自山經載及外他無所見且此水發從高原散行平陸時或章彭並稱其流至贛又與彼自長汀東來者合是以班掾諸人於此考驗多疎不知此水經入贛者有章而又有湖漢一正流而一旁附亦猶漢川之有東西二源而導自梁境金牛之嶓冢東流以入南鄭者爲正西源下流雖同於所入說經者其不得主彼而舍嶓冢之漾爲言則論江右水者亦不得但據在贛之兼有湖漢而遽遺其在南壑所出贛都之正源也禮故案本山海經紀載參合酈道元所注水經其於班氏地志仲裡圖經所當守者依之所不當仍者正之幸司鐸南安復博采之志乘以古證今輒得次第其緒成章水經流考一篇冀申暢酈氏之言用補前代所未備將俟博雅君子得以稽驗焉耳

北湖小志

本書承國立臺灣大學總圖書館借用影印

謹此

致謝

新文豐出版公司　謹啟

揚州北湖小志

揚州北湖小志序

元但通籍儀徵而已實揚州郡城北湖人也元家在北湖九龍岡族姊夫焦里堂孝廉家在黃玨橋相隔一瀦幼同學往來湖中者屢矣嘉慶丙寅丁卯間奉諱家居亦常至北湖孝廉出北湖小志稾示余余讀而題之孝廉學識精博著作等身此書數卷足覘史才夫以北湖周回百里中水地古蹟忠孝節義文學武事悉載于是是地出靈秀特籍孝廉之筆以傳斯地之事也使各郡縣數十里中皆有一人載筆以志其事則郡縣之志不勞而成矣亟索其稾梓于板以貽鄉人觀覽以待長官采摘焉

阮元序

嘉慶丙寅寧化伊公墨卿來守揚州以府志八十年不修將綱羅軼事以表彰之令備贊襄其事備生也晚耳目所及不出閭巷何足以備著述然循世北湖人也北湖自明嘉隆以來偉人奇士相繼而起惜乎故家子弟淪在耕漁先正遺編消亡八九傳說不齊有同影響深有憾於載筆之無人也因理舊聞徵諸文獻次爲一編略具條理用以陳諸太守備採擇也凡敘六記十傳二十一書事八家述二共四十有七篇別爲六卷名之曰北湖小志謹列篇目於左

卷一

敘水上第一　敘水下第二

敘地第三　敘產第四

北湖小志　卷首　一

敘漁第五　敘風俗第六

卷二

開元寺記第一　翕芳社記第二

梓潼祠記第三　誦芬莊記第四

雞鵝記第五　黃珏橋東嶽廟記第六

倣姑寺記第七　沙香洲記第八

珠湖草堂記第九　六湖記第十

卷三

王銓部傳第一　忠節高僉事傳第二 唐時 文瀚

忠臣梁佽光傳第三　王螺山傳第四 方岐 方魏

陳歐村傳第五　徐志卷李栴舟傳第六

范石湖傳第七 羅煜 張元煐 黃溯閩 呂尊舟 元美 元端　孫柳庭傳第八

徐且菴傳第九　二吳傳第十

卷四

阮將軍傳第十一　文施畢趙傳第十二 孫晉 阮竹林

郭謝常周張王傳第十三　王郭謝陳李常傳第十四

吳千爲傳第十五 重光　孝子傳第十六

程翁傳第十七　裔烈娥傳第十八

貞節傳第十九　王夫人郭母傳第二十

私傳第二十一

卷五

書人瑞第一　書天時第二

北湖小志　卷首　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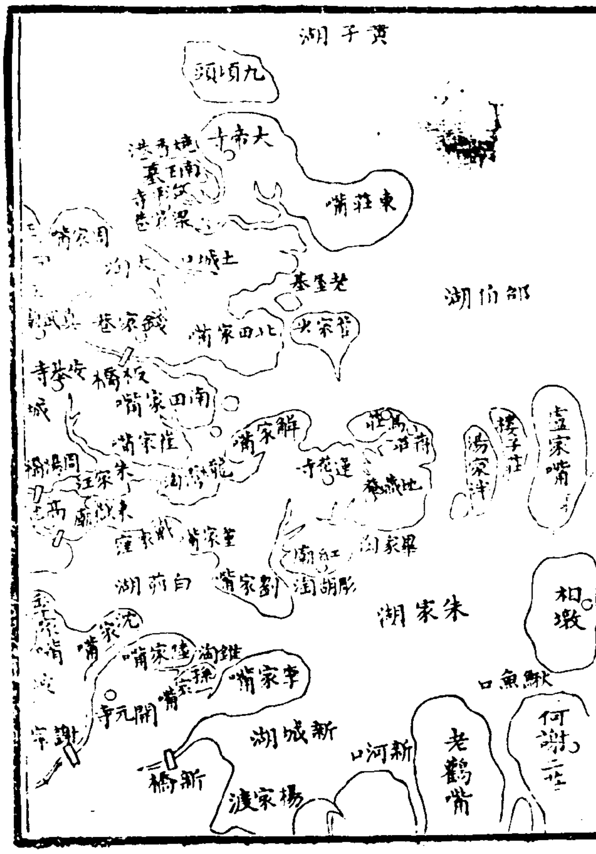
書物異第三　書名石第四

書詩話第五　書軼聞第六

書鬼神第七　書疑義第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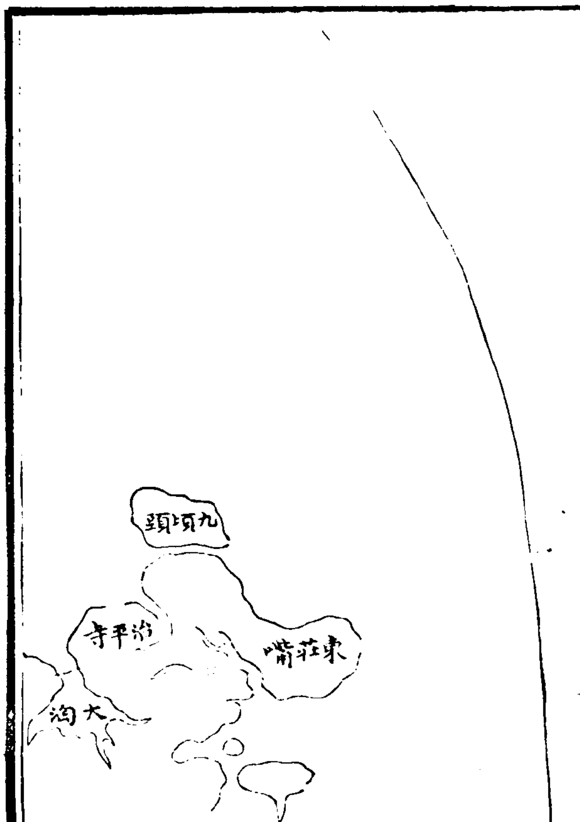
卷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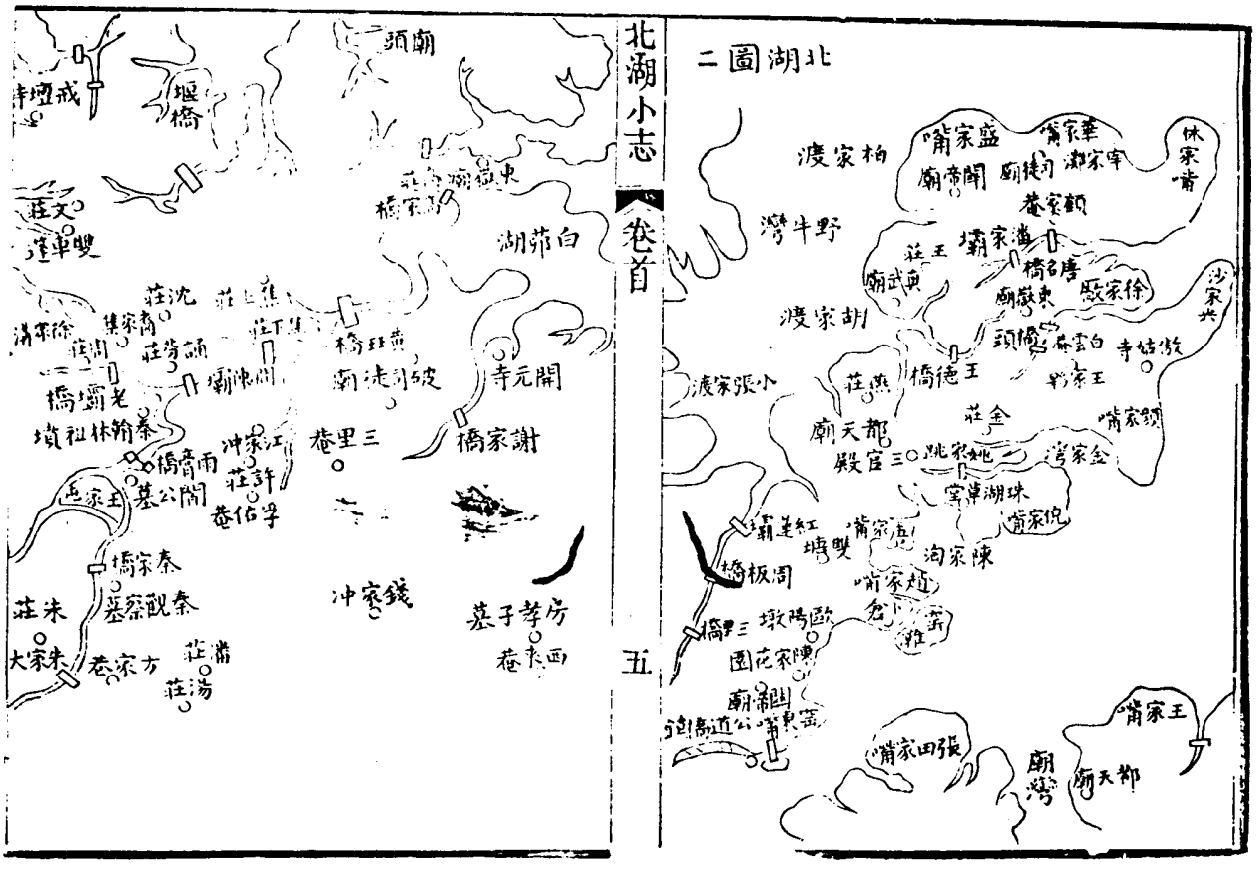
家述上　家述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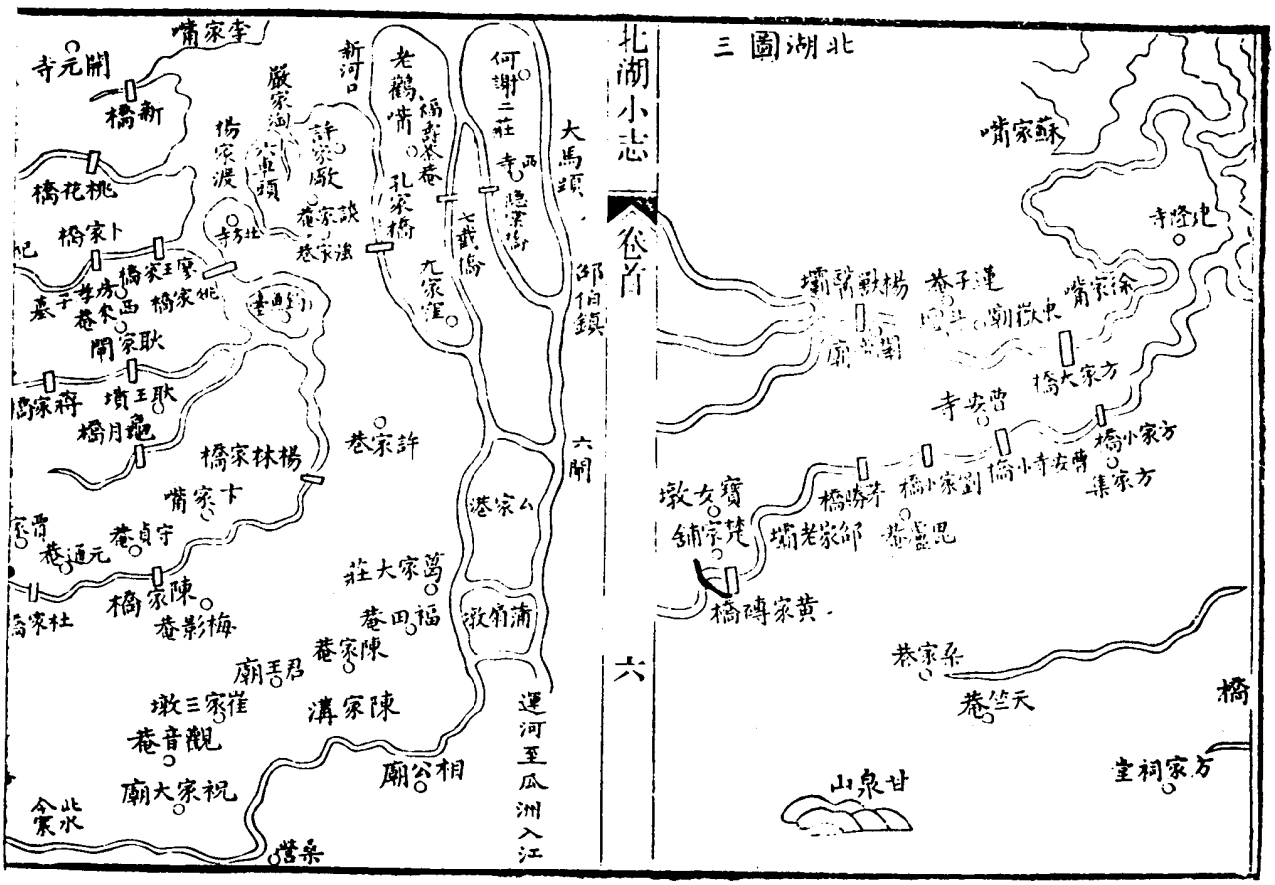


余既撰北湖小志六卷阮大中丞爲之刻而屬爲圖先是循以府志之役屬同里歐陽君錦往來高郵天長界上求諸山澗入湖之道歐陽君作圖以餽我今按而核之次爲六圖以明水地之形狀然十得六七而已又循舊蹟名勝爲十圖曰高忠節公宅曰九龍岡曰開元寺曰釣魚臺曰誦芬莊曰珠湖草堂曰沙香洲曰荒湖曰九頃頭曰黃珏橋市共圖十有六爲一卷足涉手摹帀月而後成有譌誤識者共正之嘉慶戊辰秋七月黃珏橋人焦循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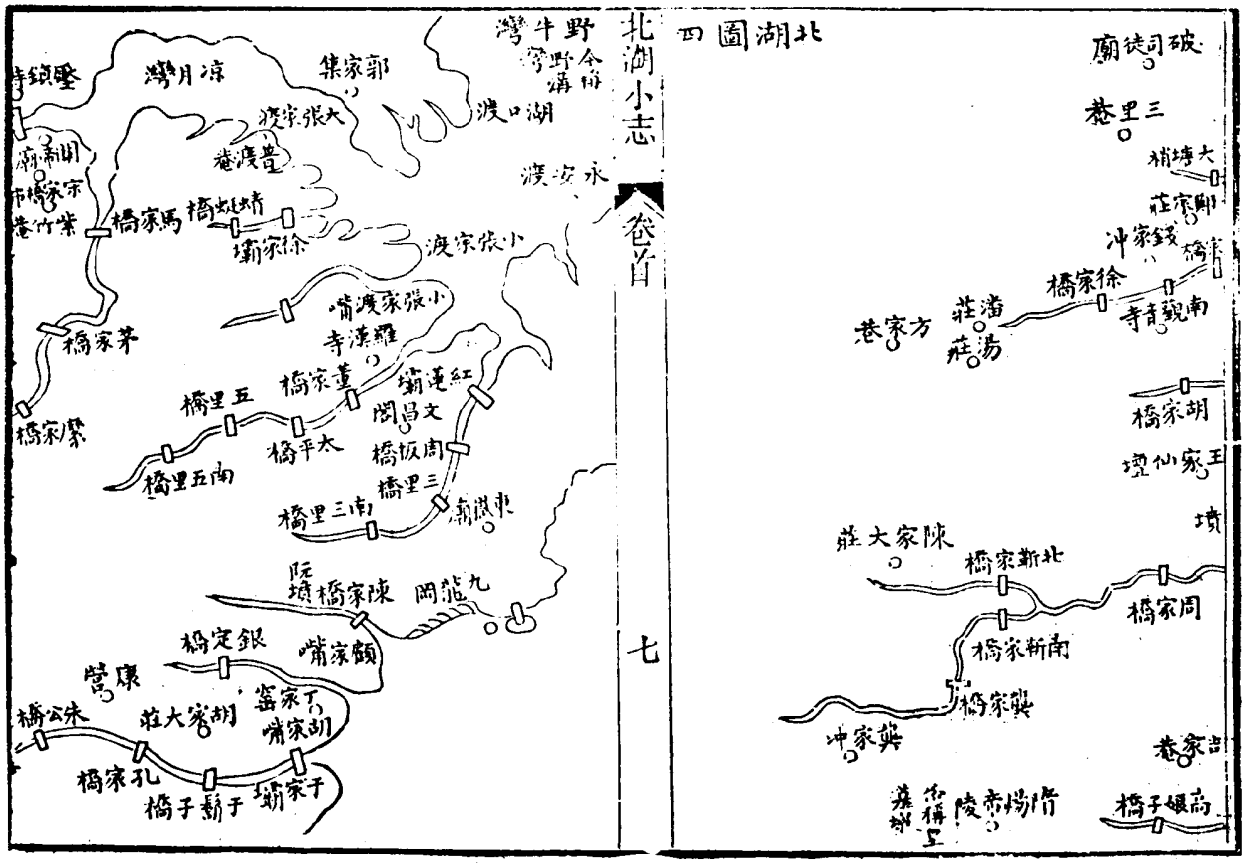
北湖圖一




北湖圖二
渡家柏
嘴家盛
嘴家華
湖家宰
林家嘴
廟帝聞
廟徒句
巷家顧
灣牛野
壩家滿
橋名唐
廟武東
廟嶽東
殿家徐
沙家兵
渡家胡
頭橋
寺佑敬
橋德王
渡家張小
莊燕
廟天都
殿宦三
莊金
嘴家鎮
宮家金
宮車湖珠
貢家倪
淘家陳
壩蓮紅
塘雙
橋板周
嘴家趙
墩陽歐
園花家陳
廟湖
橋道公
嘴家田張
廟灣
廟天都
嘴家王
堰橋
頭廟
橋家謝
湖茆白
寺元開
橋家三
冲家錢
墓子孝
巷家方
巷家朱
莊朱
橋家秦
墓察觀秦
墓公聞
巷佑孚
冲家江
莊許
墳祖林翰秦
橋壩老
莊沈
橋壩陳
廟徒劉
橋王黃
莊湯
莊潘
巷家王
墓家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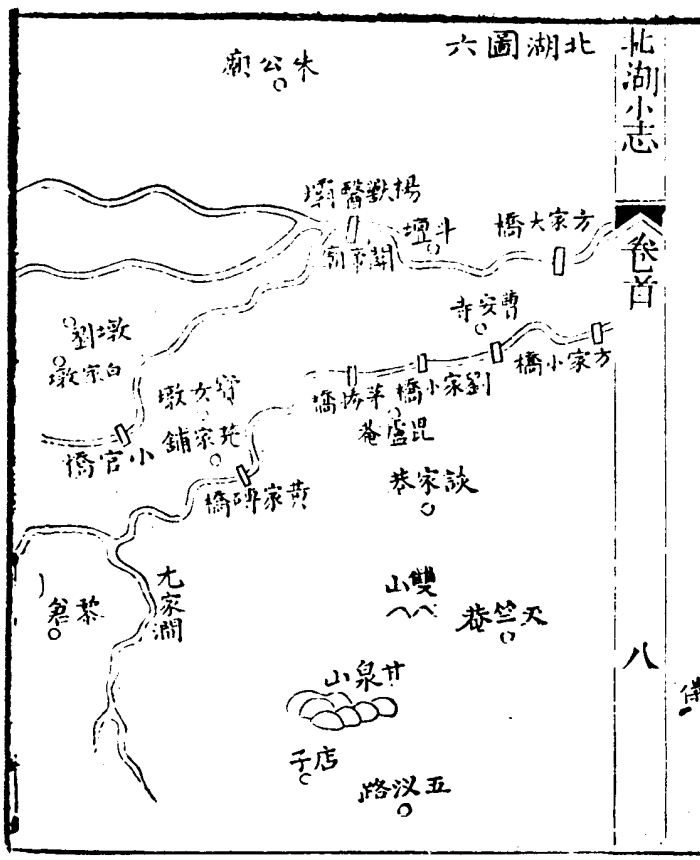

北湖圖三
嘴家蘇
寺元開
橋新
橋花桃
橋家卜
橋家王
巷子孝
巷家西
橋家他
閘家耿
橋家府
墳王耿
橋月龜
橋家林楊
嘴家卞
巷貞守
巷通元
橋家陳
巷影梅
橋家杜
莊大家萬
巷田福
巷家陳
廟王君
墩三家崔
巷音觀
廟大家祝
溝家陳
廟公相
運河至瓜洲入江
營桑
山泉甘
巷家朱
巷竺天
橋
堂祠家方
橋小家方
集家方
寺安曹
橋小寺安曹
橋小家劉
墩友寶
鋪家梵
橋磚家黃
墩老家邵
巷臺思
寺燈地
墩諸對楊
巷子連
嘴家徐
廟嶽東
橋大家方
寺元開
橋新
橋花桃
橋家卜
橋家王
巷子孝
巷家西
橋家他
閘家耿
橋家府
墳王耿
橋月龜
橋家林楊
嘴家卞
巷貞守
巷通元
橋家陳
巷影梅
橋家杜
莊大家萬
巷田福
巷家陳
廟王君
墩三家崔
巷音觀
廟大家祝
溝家陳
廟公相
運河至瓜洲入江
營桑
巷家許
港家ム
墩角蒲
何謝三莊
寺隱家
七載橋
九家渡
老鶴嘴
橋家巷
孔家橋
許家墩
巷家談
巷家談
寺方社
傷家渡
廟家閻
新河口
大馬頭
邵伯鎮
六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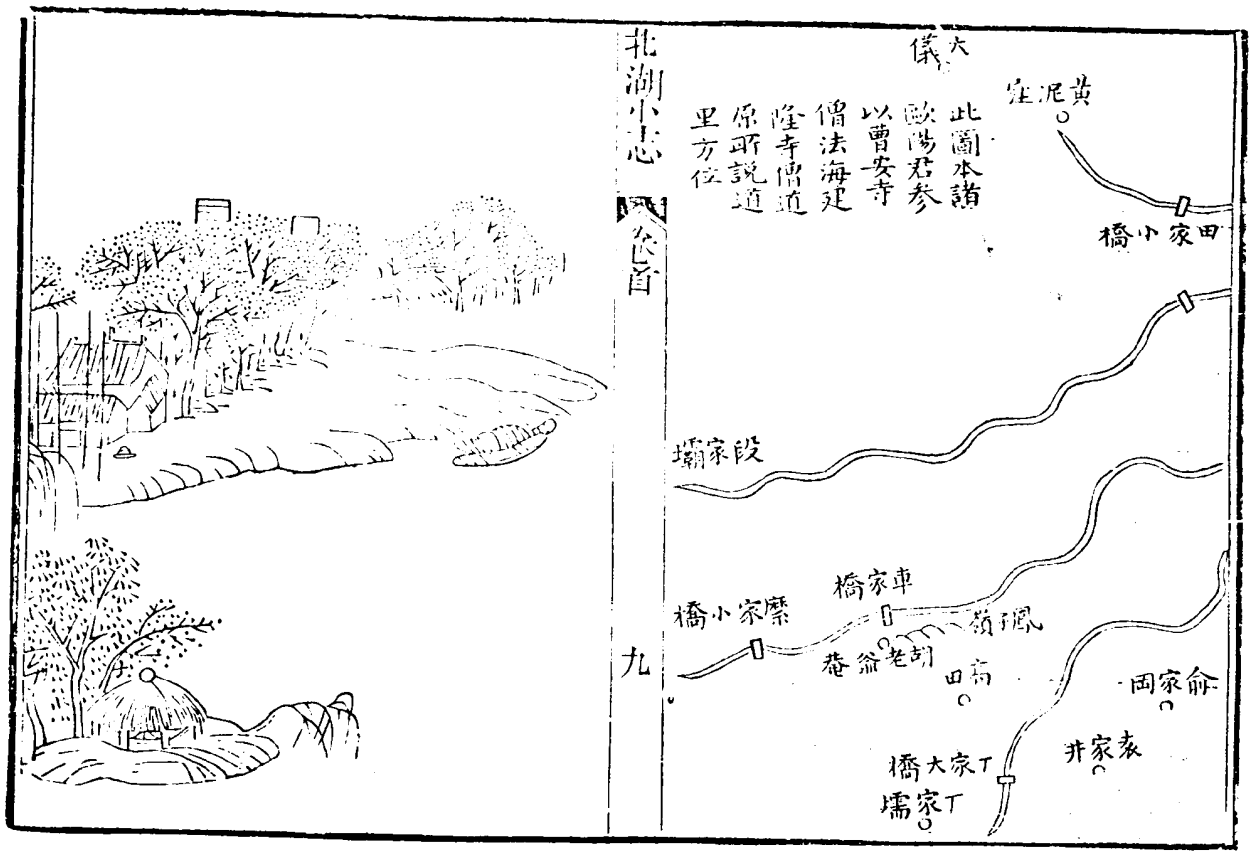
北湖圖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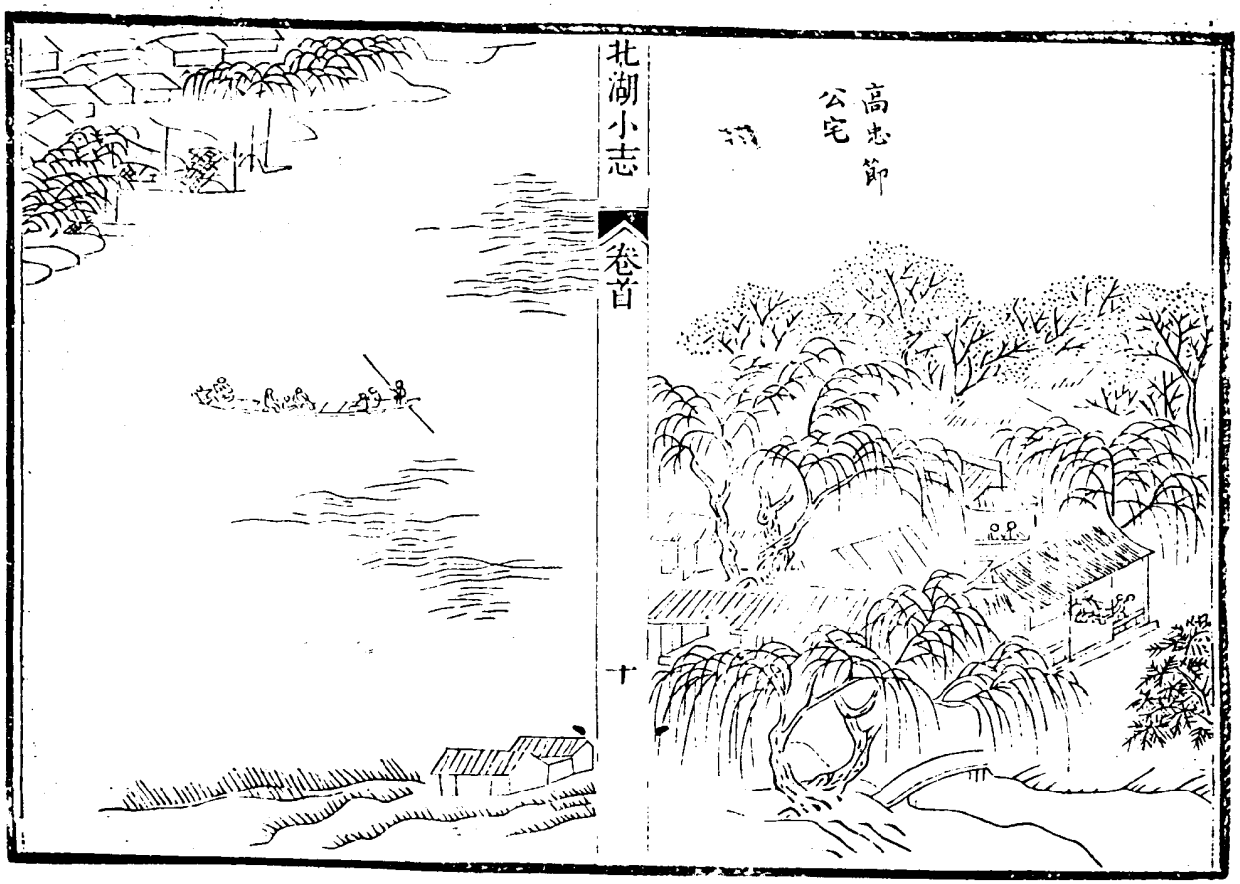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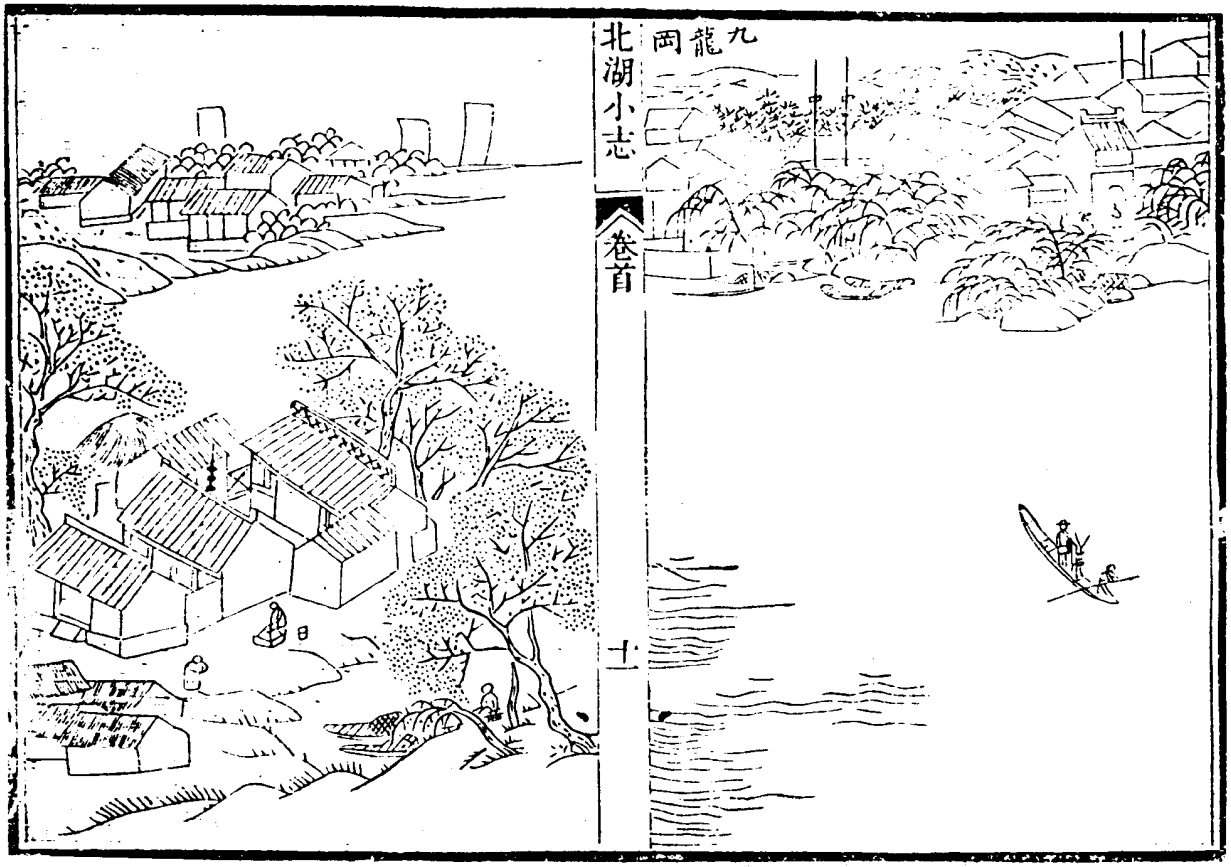
北湖圖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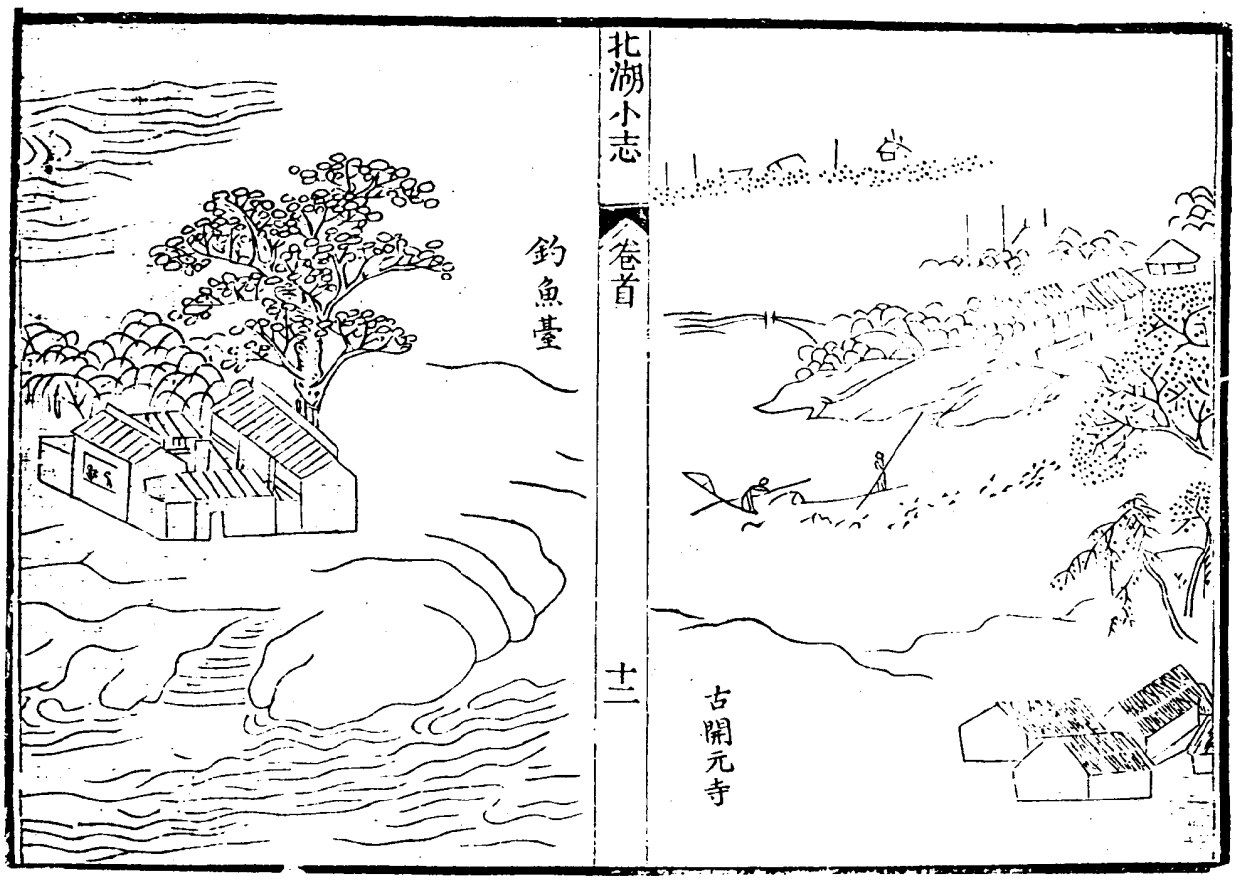
北湖圖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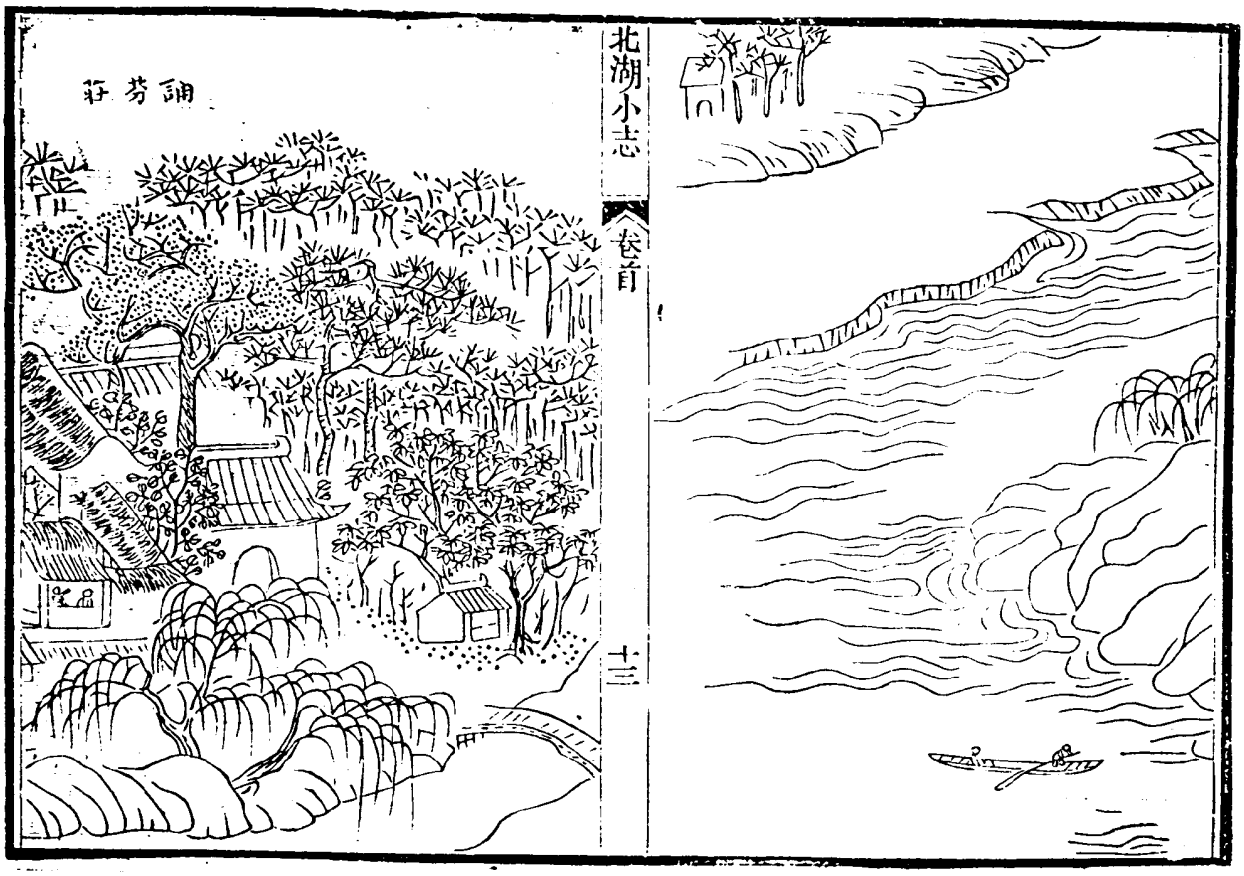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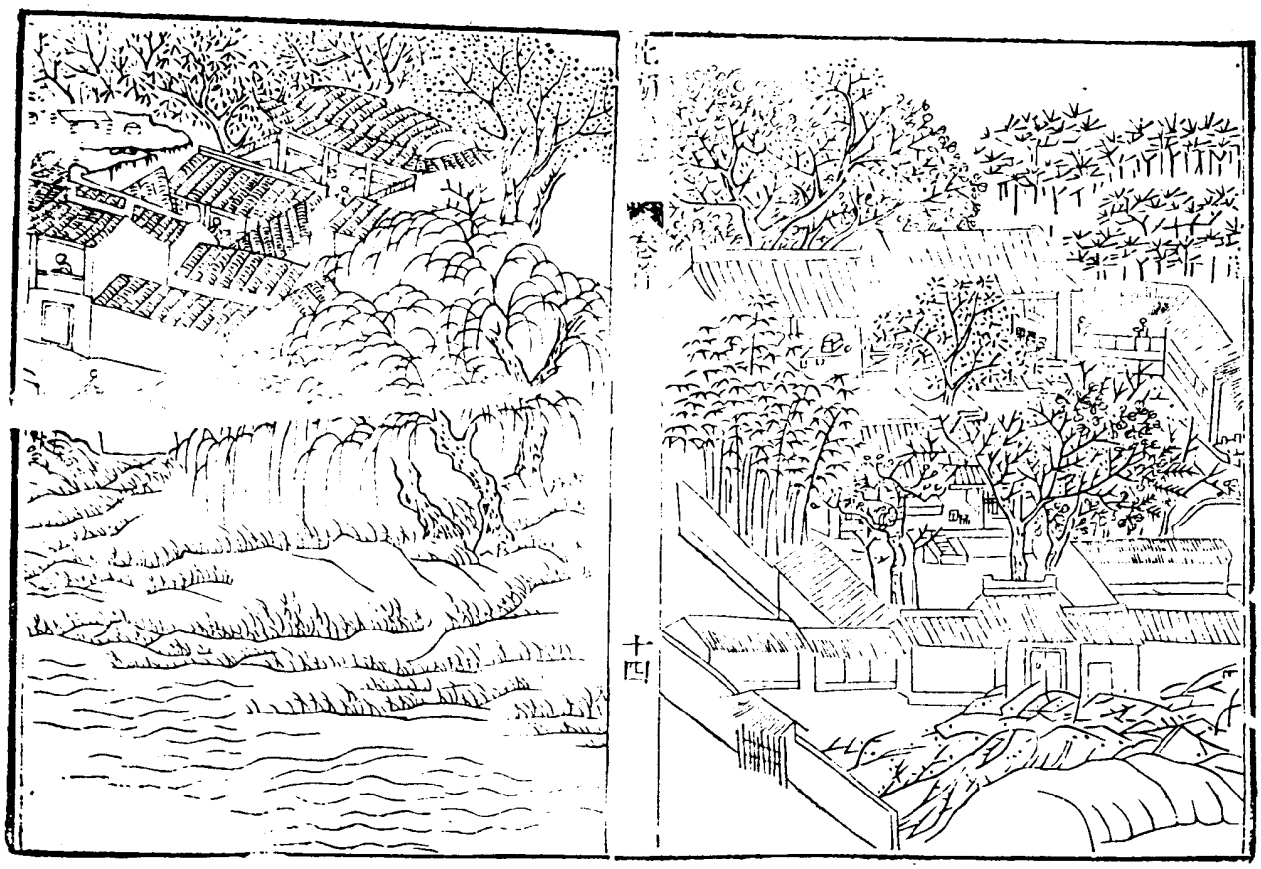

北湖小志
卷首
九
大儀
此圖本諸
歐陽君參
以曹安寺
僧法海建
隆寺僧道
原所說道
里方位
黃泥窪
田家小橋
段家壩
車家橋
麻家小橋
頌鳳
老胡
巷
田
俞家岡
袁家井
大家橋
家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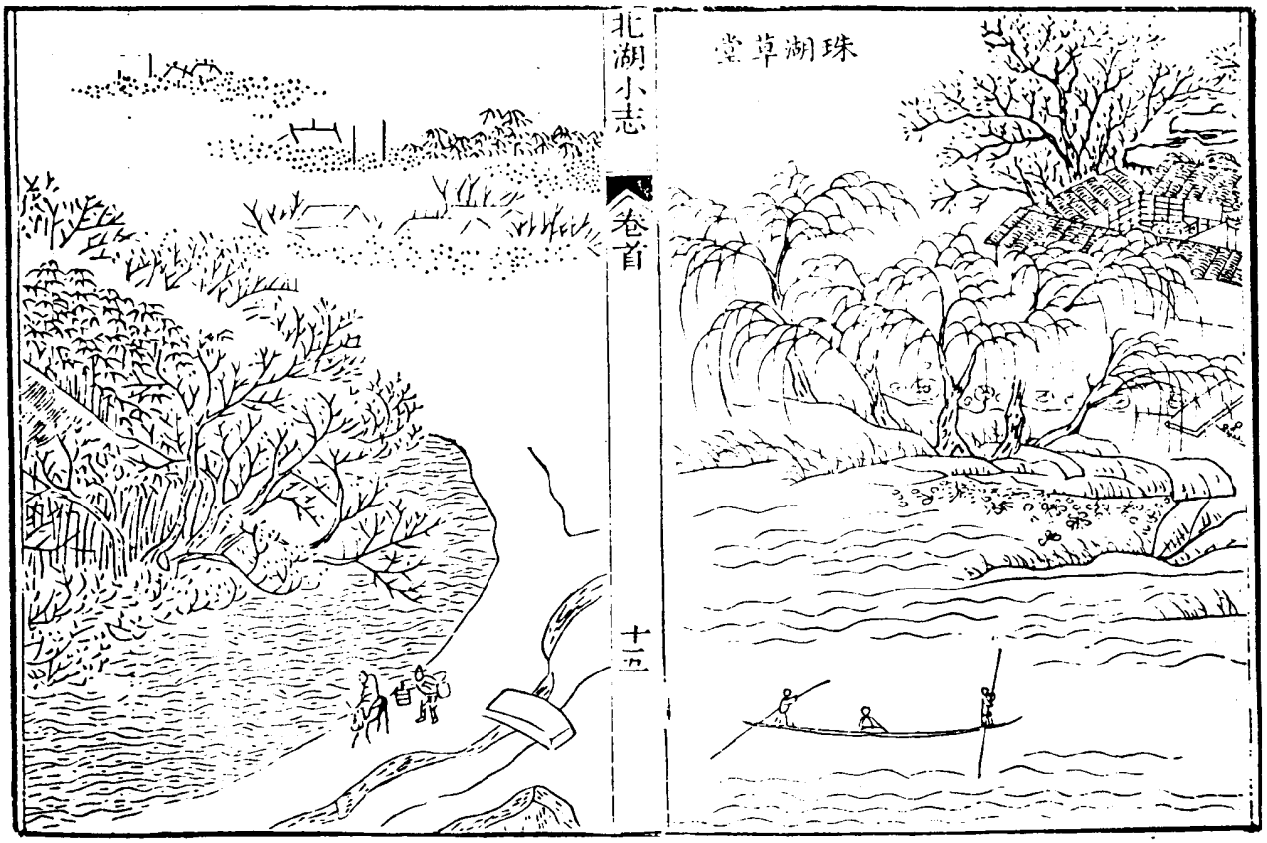

北湖小志
卷首
十
高忠節
公宅


北湖小志
卷首
十一
九龍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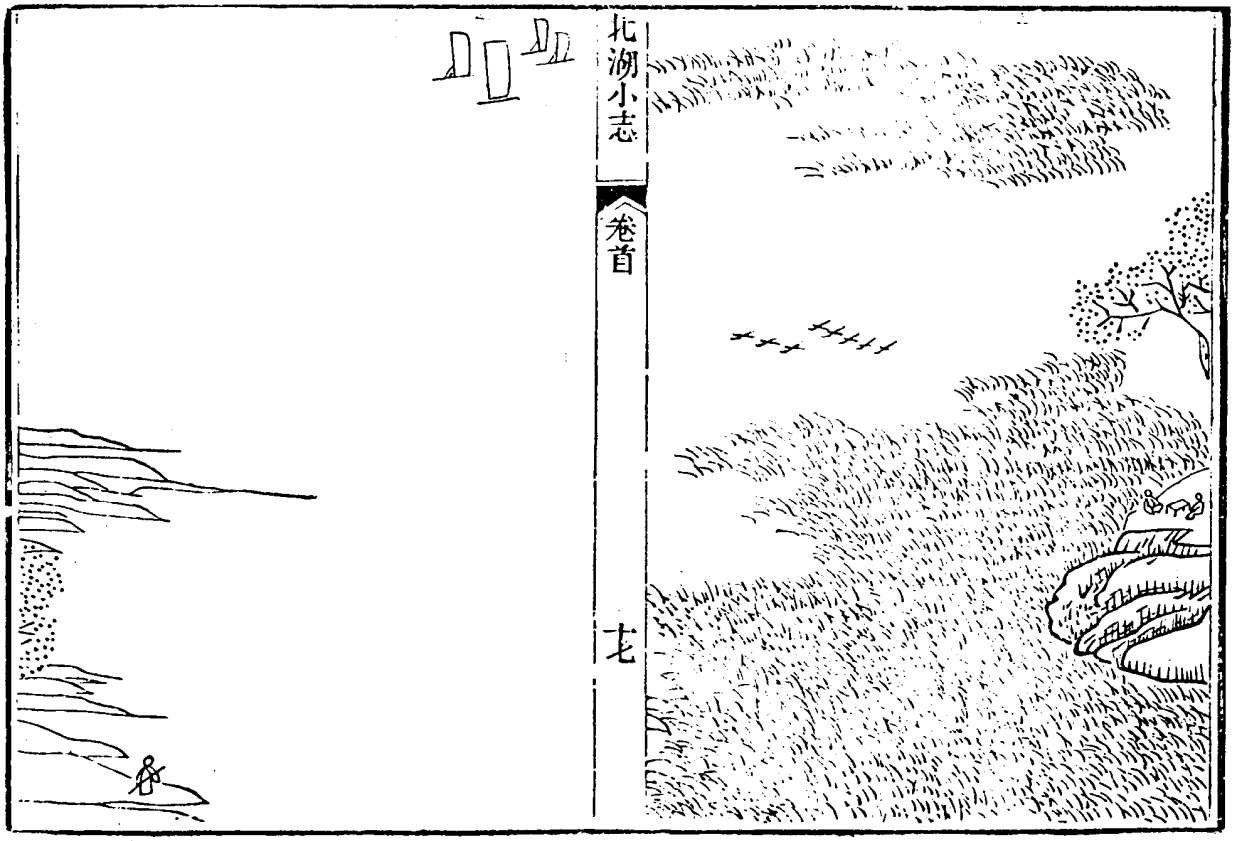

北湖小志
卷首
十二
釣魚臺
古開元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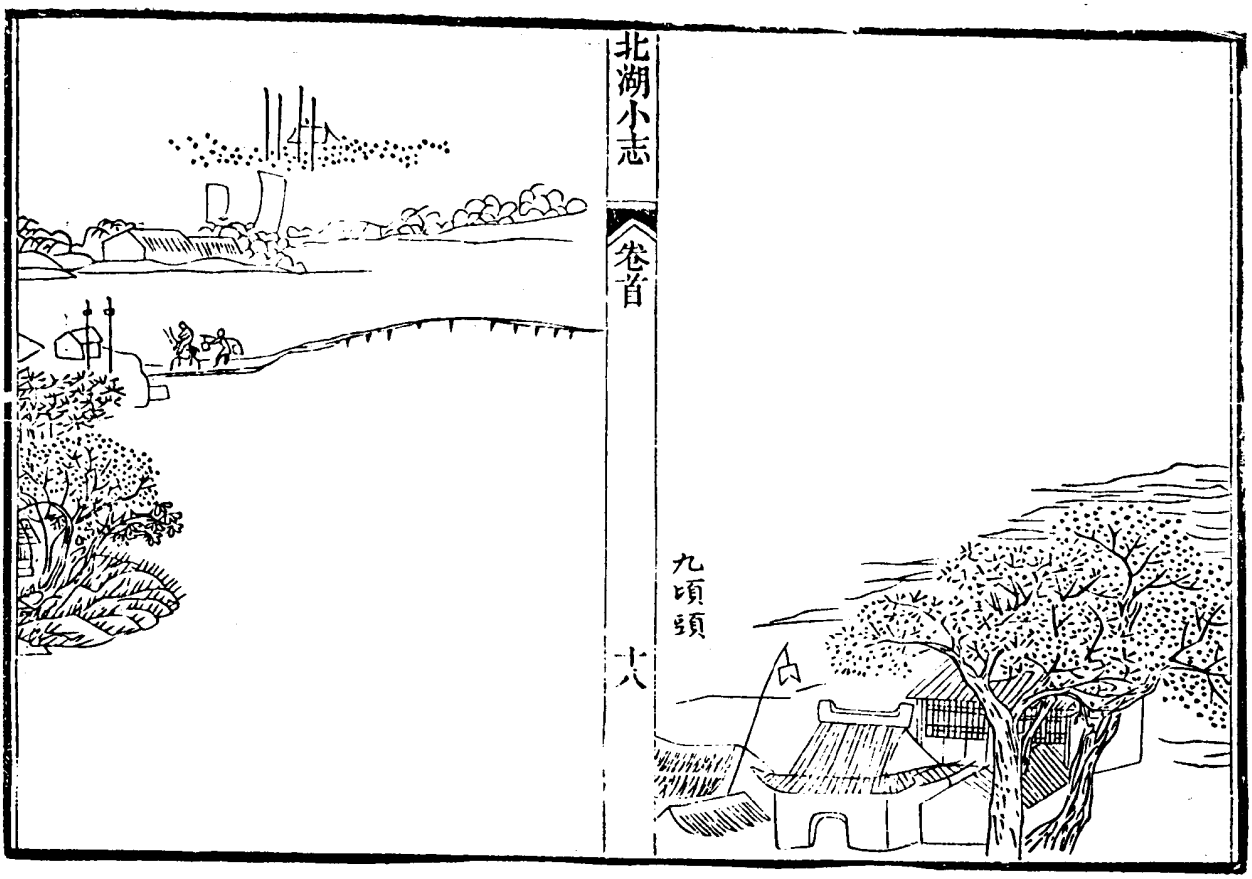

莊芳浦
北湖小志
卷首
十三


十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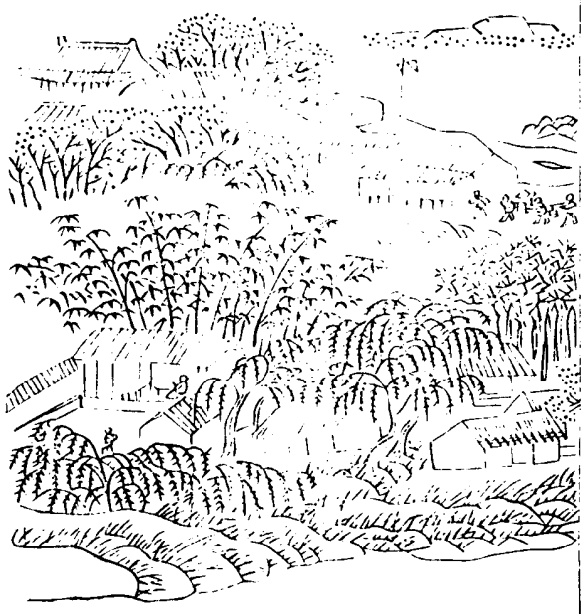

北湖小志
卷首
十五
珠湖草堂

北湖小志
卷首
十六
荒湖
沙香洲


北湖小志
卷首
七


北湖小志
卷首
九頃頭
十八

黃江橋市



敬告讀者

歷年來，本公司所整理出版古籍善本（孤本、珍本）皆一時精選絕版好書，經歷了數十年，甚至數百年木刻刷版，因彼時情景不同，致有好壞殊異，本欲重行排印，又恐泯滅原版價值，且手民校植錯誤難免，遺害更大，故仍其舊，深望仁人君子多所參攷，並乞見諒!!

新文豐出版公司　謹啓

北湖小志卷一

江都焦循著

敘水上第一

揚州之運河自寶應黃浦入界至瓜洲儀徵達於江河以東曰下河河以西曰上河上河皆湖也其在甘泉境者郡人謂之北湖東東於運隄西受西山諸水北受高郵湖水方三十里而灘隈隴阜錯落其中若爪若角若木之交枝非生長其間往往迷其棹焉自邵伯鎮之北五里由官河達於湖曰鰍魚口由鰍魚口而南湖水過老鵝嘴又西新河口之水入焉又西過許家橛又西嚴家淘之水入焉又西爲薄劉家嘴又西爲楊家渡釣魚臺之水入焉新橋之小水亦入焉又西北過李家嘴又歷孫家

嘴有錐淘又西過陸家嘴開元寺在其南謝家橋之水入焉又西過沈家嘴季家嘴率黃圩橋隄而北至眭家嘴澗陳壩之水由橋下入焉湖水繞鎮而北半里過裔家庄與季家嘴對湖相望里許又東半里至屠家嘴高家橋之小水入焉少東爲東嶽廟又東爲竇家嘴又東爲戴家窪湖水深入又東南爲董家嘴與沈家嘴南北相對其東有大隈亘於湖爲劉家嘴與李家嘴南北相望若門戶東則爲朱家湖湖水過劉家嘴而北彫胡淘之水入焉湖水又東北過火家洪畢家淘之水入焉淘側有紅廟紅廟之東北有地藏菴蓮花寺在其西北又北折其水如帶岸形若月爲湯家泮是地不生蠶相傳有術士過而禁之也由湯家泮折而西有郝家樓又西爲蔣家灘又西過馬家嘴又西繞薛家嘴龍灣淘之水入焉又北過崔家嘴又東北過南田家嘴橋之水入焉又東北爲北田家嘴又東北過土城口汪家淘之水來會又東北梁家巷之水入焉又北爲東庄嘴由東庄而北爲黃子湖由東庄而南爲邵伯湖龍灣淘之口有大小兩張家墩墩北當田家嘴東有灘長三四里作三角形在湖中爲管家尖管家尖之西北當汪家淘有老屋基基上鋪磚甓又稱李家庄河淮未合之先是爲陸地庄宅之形尚可驗矣昔時管家尖種藕夏月花開爲湖中大觀乾隆四十年大旱饑民掘食之盡因改爲橋田然在淘心稍溢則沒耳湖水繞東庄嘴而西過郭庄又西北有水如帶其北灘長五六里爲九頭頭其南有大帝寺今圮又西少南燒香港之水入焉又西過南王墩墩南

有治平寺寺南爲梁家巷有八角井傳爲唐時故蹟不可考少西大淘之水入焉湖水由大淘而西過周家嘴又西小淘之水入焉又西過王家嘴迤而南一灘銳而西出爲蔣麥尖又西廟灣之水入焉湖水西過廟灣口至馬家嘴有小水自秦家酒店來入焉又西爲張田家嘴又南有小水界之又南爲華家嘴又南界以小水其西南有避風菴自避風菴渡而北抵九龍岡公道橋之鎮在焉先是有湖口橋長半里橋久廢故改爲渡湖水繞鎮而東過窰東嘴又東北過陳家花園歐陽墩在其北又東至卜倉倉前有水如帶其東南爲窰灘窰灘與張田家嘴相對其東即黃子湖波濤壯矣由窰灘而東北過趙家嘴又西北爲陳家淘淘水抵雙塘東淘水又北過唐家嘴三官殿之水入焉

淘水又東過珠湖草堂又東爲倪家嘴有小水在嘴中淘水至倪家嘴會於湖淘水北過倪家嘴金家灣之水入焉又東北過顏家嘴與九墳頭相對爲門戶其西爲赤岸湖其東爲黃子湖

俊姑寺在其北湖水由俊姑寺西東行沙家尖長三四里橫亘

自東淘水繞沙家尖而西北橋頭之水入焉又北潘家墩之水入焉又東北繞林家嘴有淘界其北又西過華家嘴又西過宰家灘司徒廟在其南又西南過盛家嘴其西有柏家渡又南過王庄庄西有黃武廟王德橋之水入焉其西爲胡家渡其南爲西湖嘴嘴之西南有小張家渡又南紅蓮墩之水入焉又西北董家橋之水入焉又北李家橋之水入焉又北至徐家墩靖蜓橋之水入焉又北爲張家渡渡口有昔渡菴其北橋高郵白柏

家渡至小張家渡統曰野牛灣又曰野溝灣鰍魚口之東爲河隄隄以西皆湖有相墩在其北水中墩上有近湖草堂邵伯相氏之別業也墩北爲盧家嘴其西有馬家庄又西有樓子庄皆間以小水樓子庄與馬家泮一水相望而兩湖之頸也湖水沿東隄又北過瑞雲閣又北過荷花塘又西北過腰鋪又西北過露筋祠又北爲三十里鋪入高郵界

敘水下第二

其西北一水自井家庄來東北過范家墩又東北過楊家墩至廖陳家庄北一水自紀家山南來歷葛家酒店北過唐家營西與井家庄水合又一水自北來由張李家巷過田家小橋南折至廖陳家庄三水合流至草關帝廟南過宋家大橋橋之南有宋家橋鎮鎮有紫竹菴關帝廟橋北有壓鎮寺縻家橋之水自南來過茅家橋又北過馬家橋合四水爲京月灣迤東南過郭家集至張家渡繞丁家嘴入野牛灣

其西一水自黃泥窪來窪在大儀鎮東南流五里至田家小橋一水自段家墩東北來會又一水自鳳凰嶺東北來會繞至楊默醫墩墩南有關帝廟廟中牡丹數百年高丈許相傳有神又東北流至方家大橋一水自巴家墳來七里至黃家磚橋過寶女墩南至董家集尤家澗之水自南來會又東過茅勝橋橋北有茅勝菴又東北過劉家橋又東北至曹安寺小橋又北至方家小橋橋南有方家集鎮又東北過雙車蓬北徐家溝之水自南來會又北過文氏深柳堂西鷺灣溝之水來會又北過許家

巷折過建隆寺北方家大橋之水過徐家嘴東北至建隆寺北二水交會爲鵝頸項灣灣以南兩水環抱屈曲如菱花其間爲荒湖荒湖之中有高阜建隆寺在其上近阜以觀兩水如荒蛇蜒蜒而投焉荒湖者湖久淤農以爲田稍溢則仍成爲湖故未易湖之名云爾鵝頸項灣之水北過戒壇寺西長生橋之水入焉又過胡家嘴東入公道橋渡會於黃子湖

其西南一水自方家莊來過朱家大橋橋東南爲方家巷又北過秦家橋秦觀墓在其西又北至王家屯一水自桑家巷來巷在甘泉山東北里許又東北過天竺菴北又東北過房庄東南來會又北過雨亭橋舊名火燒橋關公墳在其東南一水西自石灰庄過老墩橋來會又東過誦芬庄南又東北過淵陳墩

一水自江家冲會於南一水自獺獺墳來會於北又東過郭葵心墓北焦氏祖塋南折而北過焦下庄東鯽魚塘之水會焉又北焦上庄之水會焉又北倒棱溝之水會焉又北過黃玨橋東南繞駐家嘴至三叉港入於白茆湖

其南一水自龔家冲來冲在邵城北十五里東流至龔家橋北折過南靳家橋一水自陳家大庄過北靳家橋來會二水合流東至周家橋又東至杜家橋賈家墳在其北東北有元通菴又有守貞菴又東過陳家橋橋東南有梅影菴又東北過楊林家橋又北過許家巷西又北至釣魚臺一水自胡家橋東過蔣家橋東又過耿家閘耿中丞墓在其北北有西來菴一水自陳家巷東北過龜月橋會焉兩水合流至釣魚臺與龔家冲水會又

北至姚家橋橋東有北方寺在高阜上一水自湯庄潘庄來東過徐家橋又東過錢家冲冲南有南觀音寺又東過紀家橋又東北過卜家橋房孝子墓在其南又東北過廖王家橋又東北與姚家橋水合又北爲楊家渡一水自鄭家庄東流入大塘稍又東過棺材跳又東北過桃花橋入楊家渡

其東南一水自皇墓墩東半里過高娘子橋一小水自馬郎家巷來會其北一里有吉家菴又東過祝家大廟南又北折爲陳家溝桑營在其南有龍王廟又北至蒲扇墩其南有相公廟又北過葛家大庄東其西南有福田菴又北合厶家港分二支西一支過尤家窪南又西北過孔家橋又北至新河口入於湖東一支北過七截橋又北過福壽茶菴東一水東至美棠橋來會又北至鰍魚口入於湖

黃玨橋北一水自錐墩來與石橋水合流東過周湯橋匯爲朱家汪一水北自安基寺來會東過崔家嘴南又東過戴家窪北又過趙家嘴西爲龍灣淘又北過張家墩與仮橋水合又東北過管家尖爲葫蘆淘入於邵伯湖

大淘之水一支自真武廟會於南一支自土城口會於東一支自錢家巷會於東南其間廣闊深浚北過周家嘴東兩嘴相束爲大淘口入於黃子湖

小淘之水自五車頭北來過談家橋又過王家嘴東入於黃子湖

黃玨橋西一水自羅家橋東北流繞堰橋嘴一水南自塌磯頭

來入焉又一水自鶴公橋東合二小水屈曲來會又北過薛家嘴西孫家園東爲孫家渡一水自錐墩北轉魚墩來過大竹墩西與城隍廟南小水合又北過廟頭鎮鎮南鎮北兩小水入焉又北過司徒廟西五車頭北合二小水來會至都天廟南入孫家渡又北過劉家嘴東又北過蕎麥尖入於黃子湖水深曲雖赤旱不竭統稱曰廟灣

公道橋之水一自阮千戶墓南過陳家橋至九龍岡入於湖一自康營來過朱公廟又東過孔家橋又東過于家墩又東至胡家嘴入於荒湖

赤岸湖之水一自三官殿北東流過姚家跳入金家灣一自金莊入金家灣一自橋頭東過徐家廠又東北至沙家尖入於湖

一自潘家壩東流過談明橋又東北繞林家嘴入於湖一水自東嶽廟西江倉南過曲過王德橋合王氏上下兩庄水西又一水南自燕庄來合其大胡家渡一水自三里橋東北至周蠻子橋又北過紅蓮壩一小水自東來合爲小張家渡一水自董家橋東北流至小張家渡入野牛湖

敘地第三

黃玨橋在郡城北三十里橋以南有三里菴去橋三里菴北二里有破司徒廟又一里至橋橋之隄半里昔樹以柳橋之北有市自茶菴至於火星廟約半里形如弧裝湖而立焉自火星廟東北八里至湯家洋兩岸舒爪若葉中一幾如脊南爲朱家湖北爲鄧伯湖東嶽廟扼其根廟東戴家窪僅廣數武而已自火

星廟北行三里爲廟頭鎮又一里爲新集由新集而西二里爲都天廟廟西西孫家渡之水環焉由新集而東爲崔家嘴爲南北二田家蒲蒲嘴支水中若掌然由丑家嘴渡湖則爲荷花塘新集北行貢武廟由廟而北三里爲周家嘴由廟而東北五里至錢家巷其左爲大淘右爲汪家淘兩淘之間亦數武是爲土城日過此地圍如鏡治平寺在焉由寺而東一角長三里爲東莊嘴由寺而北長六七里爲九頭頭黃玨橋之北盡於此自火星廟北至治平寺總曰北落枝由黃玨橋西北行五里爲鴛鴦塘其魁高水溢不及其北二里爲壩磯頭壩磯頭之東北二里爲薛家嘴與都天廟隔水相望焉由鴛鴦塘而西一里爲羅家橋橋北二里爲張橋嘴由羅家橋而北六里爲張田家嘴其形亦弧馬家嘴劉家嘴孫家園排其左韋家嘴避風菴列其右其狀亦如掌焉諸地之脉皆從甘泉山來黃玨橋至公道橋八里渡一里公道橋之東北爲赤岸湖地自公道橋七里至雙塘又八里至橋頭鎮又五里至宰家灘灘以東華家嘴林家嘴沙家尖顏家嘴倪家嘴趙家嘴如獸牙之張墜灘以西爲柏家渡胡家渡小張家渡如斧鉞之層疊其雙塘界兩水之間亦如湯象泮之有戴家窪焉由公道橋而西則西山故其脉自橫山來阮中丞云甘泉山脉自古井寺來古井寺脉自陳家集來陳家集脉自橫山來橫山之脉自冶山來公道橋九龍岡之地脉自大儀鎮北來大儀雖爲鎮集而地極高實一山頭也大儀之脉自陳家集東北來陳家集脉自橫山來蓋與黃玨橋之脉同發源

於橫冶山者元家高祖之墓在九龍岡西陳家橋自子視之所謂樂哉假邱者也循案湖地爲市八曰黃玨橋鎮曰公道橋鎮曰橋頭鎮曰廟頭鎮曰高家集曰方家集曰楊獸醫壩曰宋家橋鎮自公道橋至宋家橋十五里自黃玨橋至高家集五里至方家集又五里至楊獸醫壩又五里

敘農第四

湖濱之田宜稻居民多力農其田自下下以至上上相去二三丈爲等六七最下者爲湖蕩草場種菱種菱草或長丈三稜至旱之歲亦栽稻次之爲灘田栽旱色稻極卑歸四十子兩種再上爲圩田栽五十子再上爲高圩田栽六十子及望江南又上則爲車田又上爲中車田又上爲高車田俱栽大頭和再上

則圍田圍田去水遠運水多無人力每任其萊車田者其水可
瞰車而至也湖水之支港停泊處設車篷四柱如亭架四阿謂
之戗日茭以菅植木於中爲心斜四木以繫輪謂之釣輪輪周
圍之圍圍上商謂之擬所以運擬謂之槌齒所以升水者謂之
鶴所以受鶴者謂之簡場歸歲歲間一童子驅牛運之湖水上
漲侯滿篷而四戗功畢便起其栽種較山農爲早始栽曰開秧
門秧畢以麥煎併勞疆以傭力之人共鄰里戚友互餽以酒食
曰洗泥五六月間剪紙爲旗插滿田中擊鼓鳴鐃舁社神行阡
陌間謂之青苗會立秋處暑之交各早色稻俱陸續收割八月
刈稗九月刈糯糴穀得錢歡飲於市冬月插柳織草爲簾以禦
風農戶納課側客算租釀酒擊鼓紛紛衡論初春取湖泥沃田

二月菜花滿陸柳梯如商汲泥之舟旁午苦織湖蕩間各有泥
塘貯泥其中俟少堅分運於畝擔泥之夫如蚍蜉螘子邪許相
和聲應遠邇山農無是也惟湖居運河之西高堰之東五壩開
而漕隄鋼水激逆奔浪高於屋自釣魚臺以北荒湖以東一片
汪洋直連樊良蒲社數百里爲一海向者背腴之產已付波臣
屋隨風去人偕牛殪彼山農者又有以敝之矣

敘漁第五

湖中人多業漁其大者有三一曰風兜用大船蒲兜便於大者
繫船後風浪大作時鼓於湖心往來如奔馬所得亦多三
曰絲結繩爲之銳其末沈水中張口當急流所獲亦可百餘斤
其次曰籠罩一人以罟繫植木五置水中一人以竹篙擣之魚
驚上竄升其罟以受魚得魚亞於罾曰旋網一人立船頭兩手
撒網平鋪水面網之周背鐵脚沈入水底徐收其中繩則鐵脚
斂而魚包其中曰大索以索布水面魚之性見索則不前一人
立船上以罩沿索取之每得大魚其下曰抹灘兩人持網端裸
行水中力牽而行其人云水唯八月最寒能於是月行水中雖
冰雪不畏也曰張卡以線牽水面用竹簽銳其兩端屈曲嵌於
線上鏈以麥便誘以麥魚貪麥則口爲簽困漁之巧者莫如此
所獲多鯽味最鮮曰張丫子剖竹編如人字形置淺水中黃鯉
泥鰌入無他魚或亦得蛇曰叉以短竹置四刃矛於末一人左
右手各持一沿湖溝或溪澗取之曰花盤編竹如簡狀梅雨時

置圩田中俟魚逆流而上每旅入不能出曰打避風繫一網於
兩船間各用木擊船作聲以迫魚入曰跳白用小船粉堊其板
月下行湖中以誘魚曰張尨用兩尨合之置柳根或茭草中虎
蟹以爲果滿晨舉之每尨中可得雙曰推板湖淺時一人左手
持長竿竿端午以板推水中右手持罩魚瞰板躍以罩罩之曰
哇船養鵝鴨十餘以繩束其頸放水中得魚不能吞以手哇之
然臭惡魚味最下取蟹之法有五一曰籬編竹爲棱蔽水中由
南岸以及北岸間三四步曲其勢作門門內多岐覆以簡空一
隅置竹匣形圓而銳上謂之老人頭高出籬上天光透入蟹阻
于籬遇門而入漸狹且黑不可退見天光上就之遂困于匣二
曰薰索用大索粗如盂瓊薰以穢草斜絙於湖蟹惡穢不肯過

索乃沿索行至端有網陷入不得出三日釣以長竹曲其首垂向水置餌於末所得蟹必肥四曰採春二三月蟹居穴沿水濱以手探穴取之必有得五曰拾秋末蟹肥夜吹沫飛空中性喜火見光則就三更以火照之誘其墜而拾焉取鰕之法有二曰拉拖繫罟於竹竿之行間之鰕拖曰張簡編竹爲之長尺許形如貝立水中標以竿鰕自其縫入此外又有取野鴨章雞雜水鳥之法或以網或以推排以網者繫網於地置餌及媒寒天無食下就餌牽而蒙之推排以小船載土插柳枝如林浮水上人畏牛革臥水中推之俟其集也擊以銃銃所及甚濶可得鴨四五隻或七八隻不等各鎮市設魚肆每晨諸漁以魚集牙儈平其價販者兌之運於都城及他所其運魚者行如飛自湖至城

遠者六七十里辰巳之時必至謂之中魚挑每蟹時斷戶積蟹於倉或以簡圍之囷於野狼戾滿地不少惜日以蟹爲糧家人厭之市儈引販者就其家架大衡稱之載以船多往京口京口人能辨其爲湖蟹也魚之出高寶湖者色黑蟹味腥惟黃子湖之鯽色白而味甘蟹厚而脂足出廟灣者白毛尤佳春月湖中出小魚腹大而頭縮味若河豚其肝亦美食之無毒里人稱斑子魚又有麪條魚里人賤之城中人貴之鎮之小者曰鮒鯉魚至大僅五六寸狗頭羅漢身狹味鮮美用以作羹別具野逸之趣菱之類美者曰垂角青野生者曰葱管子曰鬼叉叉每七八月菱葉如盤菱花吐白種菱者乘小舟以竹竿於水而往來揮拂所以逐蟲也實既成采摘入市亦投魚肆牧鴨之人買乳鴨於蘇常至秋復販於蘇常賣焉以太湖之種蓄於黃子諸湖食魚稻肥厚異常謂之湖鴨一小舟牽千百舉竹一揮貼然不亂馴物之性固有道邪至於夏月雨中磯頭橋尾有擕罾垂釣以爲樂者是則酒人詞客聊爾寄懷非業魚者類矣

敘舊俗第六

循家歲時之薦用酒琖四枚置諸席之四隅徐以酒盈之幼時問其義於先君子先君子曰舊俗也康熙以前凡鄉人宴客每席止用酒琖一自首席以至末席次第飲之人攜一巾飲畢以巾拭其餘雖遞相授受酬酢交錯皆此一琖而已蓋古禮之遺意猶存於鄉者如此既而增爲四置四隅兩而一焉視乎用一琖者已不古矣乃近則人設一琖視四隅之設又變祭薦用四

琖於四隅存舊俗也不用一琖者吾生之初薦已用四不敢增亦不敢損也余後聞明經楊先生蔚書言亦然楊先生又云昔時農家不飲酒有醉於市者其家人衆咻之農給之曰酒非美物天罰我使飲非得已也明日以醋和臧沮水貽其家人皆攢眉蹙頞曰酒誠非美物也遂以爲誠族父焦時若云向時里人履皆婦女自爲不用紵無買於市者偶一人素往來郡城歸著紵履入市居人羣誚之面赤急易布履而出冬月衣裘者惟一二作官之家然止一裘非慶賀之事弗衣也余幼年見鄉人歲時飲宴酒皆家釀饌不過魚肉菘韭而已無用海味者盛席用四小柈盛果蔬四中柈盛乾肉醃魚之類四大柈盛鮮魚湖鴨之類謂之四喜不知有八簋十六碟之繁也婚喪之事務求其

實嫁娶多製布衣棺木必取堅斂無繁文無費物每歲祀土神則有社祀厲神則有社人醵百錢備酒殺雞歡飲以爲好其有農事則鄉鄰互助爲力除完糧外不多入城農夫漁戶聞巡檢司即生畏心爭鬬訴訟尋即自解曰不可令官聞也二十年來蓋亦反乎是矣

北湖小志卷二

江都焦循著

開元寺記第一

開元寺在白茆湖之南去黃玨橋三里相傳起於唐開元時安吉會要天授元年十月二十九日兩京及天下諸州各置大雲寺一所開元二十六年六月一日並改爲開元寺唐詩人劉長卿盧綸羅隱遊揚州開元寺皆有詩未知即此寺否也康熙初高郵孫虞橋吏部葬其夫人形家言寺基吉遂遷寺於西偏而以古寺之基爲墓既而寺毀於水寺之僧募而修之吾族曾祖衛水公及郭進士嗣徐孫舍人濩孫爲之立石記事舍人即虞橋吏部之孫也虞橋官京師風節甚著既歸里以治河忤河帥

適奸民以事誣告遂被逮卒於揚州獄中事詳虞山錢陸燦所撰墓志銘葬師曰寺基於法中刑殺宜寺不宜墓故既墓而禍作信佛者曰地故吉驅佛以便己神弗福也故降以禍至今里人猶神寺之感應以爲貴至吏部且素賢一奪寺地而禍不旋踵況下此者乎寺瀕湖屢毀於水屢修起之而修寺者田穀多豐穫於是寺益盛於前嗚呼其然也哉余聞李相國春芳句陳塘墓王尚書軏雷塘墓皆奪寺廟爲之而禍不降吏部營此墳後世孫曾科第不絕又烏得謂地不吉哉孫步堂曰穴在佛座下方掘時得一鐘上鐫潘六二字孫夫人行六母家潘氏然則改寺爲墓固有前定云

畲芳社記第二

社在廟頭鎮司徒廟南康熙間湖中多隱君子詩酒盤桓一時之盛也於是徐畢范施四姓共立社曰畲芳隱四姓之偏旁也社中植花樹起樓閣亭榭每聚會皆在其中四方詩人或聞風而至焉四姓子孫多能詩習祖父之風槩嗣而續之者尚數十年范有女嫁於謝爲余母謝孺人嫂善鼓琴多記軼事言社中有老槐離地五六尺作二岐蜿蜒而上如龍蛇又余族姑爲范珉仲婦以一石印遺余印上畲芳社三字社中物也又一印兩面刻一刻鋪敬烟霞一刻元西閣閣亦社中屋四姓既中落社乃圮余幼時所見已蔡莠雜生無復片瓦而其形勢尚可見已而爲演劇場已而墾爲稻田其左右畢氏范氏之宅亦無存者所存惟福水司徒廟而已施氏之裔有名詮者字在寬以詩名

其後不知所存而莊宅在五車頭爲彭姓農所有余每過其地爲太息久之

梓潼祠記第三

公道橋鎮西有梓潼祠阮世衡創造先是鎮中呂氏建議而不果世衡慨然起而承之荐年工竣陳霆發作碑記記曰湖濱阮氏家敦古處兄弟不異火而居其子弟絕去輕薄佻巧之習而世衡尤讀書識道理又曰湖濱田肥美畝穫稻數鍾菱蒲菱芡魚鼈鰕蟹之屬數十里爲敝民居沃土得毋貪冒汩於利有操豚蹄而禱是祠者乎是則可羞也世衡育以張仲參宿之說尊之使知與於忠孝不得已告以魁斗文昌之說民猶或懼功之不立無以爲進爵地而驕蹇不法淫亂敗度之風庶幾可息豈

非神之願哉余謂此說尚未盡然士之子恒爲士農之子恒爲農工商之子恒爲工商各安其業各守其常斯風俗之淳也佃望其穫漁祝其多販夫販婦期其有餘財何可羞之有文昌進爵士禱可耳豈例之農夫哉吾聞世衡父樞敎生三子玉衡世衡詮衡有僕李姓者名元經營商賈利十倍悉舉而歸之主家主分給不受久之遂爲僧諸院以爲義立此祠居之所以報也族有豪俠者李每泣諫既而嘗鬻與市兒角勝負注千金弟兄憂之莫能救止詮衡一日晨出俯長跪聽事不起驚問故曰小人發願放生主以鶉施我則起否則跪至死矣豪者黙然謝咎竟以鶉與之鳴可有僕若此誠足以興起忠孝而化騎蹇侈次之習惜陳君碑記不及此也世衡生應武以武舉入官德州衛

守備應武生承勲字磨堯太學生婦翁也故得聞立祠之詳

誦芬庄記第四

誦芬庄在黃垣橋西南三里莊西爲大名道楊公懋緒墓莊其丙舍也懋緒字令鴻號簡齋敏壯公提長子以蔭授戶部員外郎進工部郎中歷浙江分巡溫處僉事陝西涼莊僉事陞漳南參議遷大名參議所至有善政嘗爾且之役制府薦理糧務出塞有功凱旋卒於大名官署初敏壯公自以爲武人子孫宜知書每延師以千金聘入學之日資案作高臺兩力士持師坐臺上壯敏率諸子孫盛衣冠羅拜於下故後世無不能文章通經術懋緒無子以弟之子鑄嗣鑄官至右北口總兵以撻旗入五哥致縊死罷歸生三子景震景達景素達陝西波羅協副將素直隸總督震字繼伯號武功晚年又號餘齋幼隨父鎮南陽柳林縱觀山川形勝古今遺蹟著爲詩歌雍正六年以蔭補刑部主事十年

世宗憲皇帝御門諸臣奏事未當

上意震越次奏

世宗大奇之即授浙江衢州府知府遇嘉興破吏議落職守軍臺震生四子長元仲次炯次勲次炳方震下獄家產籍沒炯奉母遲恭人莊居未幾丁母喪時震在臺需用又有分賠官帑銀不可緩炯既葬乃以刀筆佐人至於伴人獄中得束修資以供父勲爲馬客馳逐塞垣三出張家口走沙漠間得廐餘馳送臺上嘗驅馬傷股用甚不少挫炯居莊聚書千卷沿溪植柳數

百株間以桃李莊左舊有北觀音寺寺多老樹古拐市長莊成勝地甲戌震放歸既縱遊浙閩湘楚間遂退隱莊中蒔名酒庭前雜植花樹花月良辰與鄉人飲飲必盡歡暇時詩書不輟有詩云長風巨浪尋常事雨笠烟蓑自在身時年七十餘矣後終於郡城炯字在田官直隸安平縣典史遷福建興糧通判卒於官勲字次筠號退菴餞而壽連鬢而疎身不過五尺與人言喑啞逼人莊居時鄉人以是非就質慨斷之無不折服或遠遊歸則謁者滿門雖田夫野老僧人道士老校退卒無不與之親以屢出塞雪氣刺目目爲之翳以蔭發江南督標署太湖副將日疾告歸亦卒於郡城炯無子勲以子大壯爲兄後大壯字葆貞號竹廬蔭爲輕車都尉授徽州營參將署安慶協副將

以疾歸莊爲其幼年棲托之所因廣拓之環以長廊通以曲榭增植梅花芍藥補種松千株青翠交蔭水月蘊涵竹廬每半年居此讀書窮弧三角天元一算術鉤深索隱倦則飲酒賦詩相羊於溪聲山影間後人傳之亦里中佳話也

錐墩記第五

邵伯湖之西有龍灣淘其水風曲萬狀或寬或狹輪囷夭矯約三里許近岸處有墩墩之西有塔塔銳如錐里人以其狀名之且以名墩雖高七尺作六觚面南欵以磚磚上鐫志偈志云劉門韓氏生三子三女夫早逝孀居守節四十餘年持齋奉佛年八十有七萬歷丙申仲春四日子時自身三昧真火焚化歸空偈云靈光一點亮堂堂四大分張不覆藏衆戒參空全體見十

方七戒盡倘佯撰者書者無姓名其詳不可考泰州宮偉鎔記僧行修火化事言火自兩耳出如孔鸞尾又述安豐場一僧向人討棺示期火化王心齋就而斥之然則火化之事誠有之矣余謂木之老者若楊柳銀杏柞櫟往往火自中出焚燒至盡木爲火母其焚也固然人有衰木氣多者又茹素無血肉之味以滋之上燥而水枯發爲內火是亦一道也桑維翰之縊噓其氣再三每一噓皆有火出其光赫然又相傳有久病者偶欠發自口出鬚髭盡焚此豈奉佛使然邪且人之病淋者或溺石病腫者多化水石水可生火亦可生也究爲病而已矣里人誦志偈怪其語近誕余思其理如是錄而存之傳其節不傳其火化也

黃玨橋東獄廟記第六

湖中東獄廟有三一在赤岸湖一在公道橋一在黃玨橋東一里在黃玨橋者與高忠節公莊宅爲隣廟有鐘康熙三年忠節子聖鑄西壁有碑忠節兄子晓立其文云湖之西偏有廟祀東獄其鬼宇湫隘不知何昉晓於順治辛丑春延老僧古顏上人名海蓮者焚修其中僧一日入定彷彿見神衣綠袍自座降語曰地有厄將及矣汝可謀之高君急遷吾宇又數日鼓不枹自鳴僧驚異以告晓晓買裔姓田二畝遷焉是年周橋翟壩決舊廟並遂沒水中癸卯夏晓從兄昕鑄鐵鑪一置田四畝越十餘年晓又同兄曉彥昕重修兩廡塑地獄變相廟貌既盛神愈靈威鄉民祈祀報賽歷百數十年不替已而高氏中落廟之修葺鄉人公醵金爲之嘉慶初有縣隸聶兆和冶稱道士攜妻子據

於廟以誦經或入田農男女奔走若狂而聶實不敬神以神殿爲蓄豬牧牛之所糞汙滿地香火頓稀丙寅除日鐘鼓自鳴猶不懲丁卯二月又以誦經引致男女坊甲稟縣縣陳於府太守伊公秉綬杖聶逐之先是水溢四年廟壁頹毀神像殘落里人惡聶不樂與修至是聶逐民大悅值余病寒誤服藥僵臥不知人弟律倣及友人沈長年門人謝文英蠲戒禱於廟若有所感余遂甦乃與弟鳩工修之阮中丞元爲作碑記敘其事嗚呼神真靈感已哉

傲姑寺記第七

寺以傲姑名甚奇里人云靈筋祠祀其姑傲姑寺祀其嫂昔姑嫂避亂湖干夜若蚊嫂投旁舍宿姑不肯遂死於蚊論者真姑

而醜嫂之嫂之貞實與姑等有爲嫂白其枉者建寺以傲姑名是說也不可以爲典要雖然吾有感焉姑潔身遠嫌其名顯嫂不爲矯情以沽譽其聲惡旁舍豈必强恭露處豈不可汙夫姑之行曾國男子之行也嫂之行顏叔子孫下惠之行也各行其志矣何傲爲寺在赤岸湖東俯湖水橫瀾沙嘴錯綜夜黑風起舟子不知所適舍於溺背人於寺側樹高竿懸紅燈以指舟之迷寺僧設湯粥以濟舟人之寒饑故寺之立所關甚鉅而不可廢或曰姑音近湖爲傲湖之譌謂有寺以避風濤則湖失其險或曰傲姑者始建寺之人然皆不可考也嗚呼露筋者驛名也或作露涇或作鹿筋或作路金或謂蚊嘬鹿或謂蚊嚙醉人今隈岸草間有宿者不聞其殺於蚊且古今同此蚊蚊嚙人何

至血滴筋露則姑之事且不可知而嫂之事又何深辨乎惟水溢寺圮燈竿久廢舟中之迷莫有指者吾願里之君子重修以濟可也

沙香洲記第八

沙香洲者既上人名其所棲息之地也在黃玨橋北二里環於水中橋如舟形故以洲名俗謂之大竹墩其北半里又有小竹墩皆范氏業明季江都學生姜生齊棄儒而逃於禪不欲居城市又不欲與僧居故與范石城交石城以此地處之結屋墩上架梁於水名其屋曰如是菴名其墩曰沙香洲生齊字雪蒼一字雪賜既薙染名上悟號既時人稱曰既公亦曰既上人好苦吟詩多奇氣有既上人詩集一卷相傳有野雲和尚者結菴竹墩上僧有異術嘗以紙梏鼠頸人問之曰鼠嚙吾經典及帽故懲之時湖中諸文士看荷於黃子湖偶天雨著葛衫盡緇則野雲遲罡水所致也已而不知所之十數年後湖中人應省試者渡江遇風浪於蘆中見之速至其菴舍信宿而別約歸棹復訪之及歸迷其處並菴舍不可見其說頗荒誕似小說家言意者野雲即雪蒼人見其奇固奇不諧於俗遂傅會爲是說邪雪蒼有檄鼠文設食窖與鬬宣而告之仿韓子鱷魚之祭斯又梏鼠之說所由來與乃坦菴且謠明有贈野雲道人詞一闋云脩然四海任雲浮五月尚披裘中山學醉華山學睡幾日蓬頭兩眉鬬似猴山鶴又解替人愁咸陽古道一腔漁鼓只唱歸休則當時自有野雲矣將雪蒼居大竹墩而野雲居小竹墩與范荃

弔雪蒼詩有一片野雲聚散之句以野雲既雪蒼其偶然與時又有胡老爺者亦有奇術爲人治病以手撫之則愈湖中某宅有老木垂百年胡撫一岐幹曰此樹可惜吾止能救此耳明日雷擊樹悉碎胡所撫幹獨存湖中范某者向胡乞曰君有神術奈何不令我有子胡頷之已而生女范又語之胡曰吾某日送一子一女君受女而卻子無咎我也范憶是日夢有持兩筐來者却其一其神異多類此後化於鳳子嶺草菴中肉軀尚存今里人稱胡老爺菴是固彰彰可證者而野雲亦其類也兩竹墩今無復有屋亦莫知其爲沙香洲小竹墩水味甘香品水者謂在第五泉之上惜乎其晦而不彰也可勝慨哉

珠湖草堂記第九

珠湖草堂在公道橋東北八里許倪家嘴之西爲阮招勇將軍釣遊之處將軍子光祿公建亭於草堂之後曰三十六陂亭環莊大衆曰漁棄亭西高邱曰黃烏隅隅下小池曰龜蓮沼田外木草交處曰菱藻小舟曰射鴨船其門上有樓曰湖光山色樓將軍孫中丞公所題也一時名人多爲八詠焉湖中罕見山色草堂之樓前臨湖水空濶無所蔽甘泉山色最近每當晴霽隔江京口諸山及西南橫冷金牛諸山皆脈然可見東望露筋祠岸風帆漁棹往來不絕余每乘小艇出廟灣泛於黃子赤岸之間衍草堂中登樓而歌相羊不肯去草堂舊有一石碑高及人肩寬二尺許厚不盈尺首有穿兩面皆剝落無一字似非近代物也

六湖記第十

甘泉之湖在官河上岸者六曰邵伯湖曰黃子湖曰赤岸湖曰朱家湖曰白茆湖曰新城湖今里人以在南者爲朱家湖在北者爲黃子湖在南北兩湖之間者曰邵伯湖以黃子湖中高阜爲赤岸湖問白茆新城之名莫有能舉者矣舊志謂赤岸湖在黃子湖西然則近官河而在九頃頭以東者爲黃子湖其九頃頭以西爲赤岸湖統名之爲黃子湖耳高阜也而湖云乎哉舊志云黃玨橋在黃子湖南白茆湖北然則白茆湖在黃玨橋南矣黃玨橋至鰍魚口十五里紅廟半之今呼紅廟以東爲朱家湖然則紅廟以西爲白茆湖矣今按其地自北而南有劉家嘴橫亘水中其南有李家嘴自西南指於東北其東有老鶴嘴自東南指於西北三嘴相奏界爲三湖由劉家嘴而西爲白茆湖由李家嘴而南爲新城湖故舊志云邵伯湖西接白茆南連新城也晉書言謝安出鎮廣陵之步邱築壘曰新城又築壘於城北後人追思之名爲邵伯壘以新城名湖必其地當新城以邵伯名湖必其地當邵伯壘邵伯湖在邵伯鎮北十餘里而邵伯鎮恰當新城湖然則邵伯鎮晉之新城古之步邱也邵伯湖側古邵伯壘所在也明陸弼江都志云浮城岡在城北二十八里豐樂鄉新城湖中高二丈周四十餘丈舊有新城基余詢之里人無浮城岡有蕪城墩俗名蕭扇墩在東西灣離邵伯鎮六七里余特泛舟至其地岡上有廟曰文峰禪院登而望之去湖甚遠弼之所指恐非謂此其所謂新城基在湖中者果何地與舊

圖邵伯湖之南有董家湖規其所在蓋即白茆新城朱家三湖今劉家嘴以西有董家嘴其所當之湖即白茆湖之東然則所稱董家湖者將謂是耶而志書又謂白茆湖有斗門橋官河水洞引湖水以濟運是又通朱家湖爲白茆矣今定之白茆湖在黃玨橋之東南其東爲朱家湖朱家湖之南爲新城湖朱家湖之北越湯家泮爲邵伯湖邵伯湖繞東庄嘴而北東抵露筋祠爲黃子湖黃子湖之西至公道橋渡口爲赤岸湖是爲甘泉上河六湖朱家湖或謂之珠璣湖黃玨橋舊志作黃角橋或曰於湖中掘出雙玉故以玨名是傳會焉云爾

北湖小志卷三

江都焦循著

王銓部傳第一

湖中文學盛於王銓部納諫納諫字聖俞號觀濤其先江西人父思恒字念齋官某學訓導納諫生明嘉靖間承文氣卑弱之後奮然有爲以六經爲本而濟以心思時陶望齡董其昌並以文振動一時納諫同董非陶匹乃學陶久而與之爲一神且越爲萬厤癸卯陶主試應天命題康誥曰克明德一章張榜者以文名一時自以爲必得解元預題燈曰癸卯科解元八月十五夜走文德橋聞有誦文者張聽之頓足立毀其燈曰吾不及此掛而叩之則納諫也納諫以康誥周書太甲商書堯典虞書由

周而商由商而虞篇內以遡言立義卓然得未曾有榜發納諫果得元時同考官山陰王思任得卷上之於陶陶方搆思作程文不就見此卷大詫以爲一字一句皆已所欲出而代言之曰此天下士也宜取以振文運敦士習遂得元丁未成進士授行人出使榮藩辭樂郊傀榮世子敬禮之以疾假歸家居三載吏部司官缺人爭營之某尚書曰吾知有下帷著書不干進者王君可任也起爲吏部主事五閱月歷四司復以疾歸而月而逝所著書有會心言三卷其書鉤論理致納諫自謂倣子雲法言如云言傳耳則溢書傳本則鴻莫神於不忒而怪奇爲下百工有異巧而觀者舞悅造物尤異巧而觀者相忘悅之以其淺忘之以其深聽開竅於耳視開竅於目聰明之體不容不達是以決離隱密而見其章光亦猶花欲放蕊自破草欲生土自穿擲瓦於地四五分裂是沒也非道也梅之花五出雪之花六出終古如斯是道也非沒也緐氣爲蟲精氣爲人一語出淮南子緐氣爲葉精氣爲花花必五出葉則無算人有禮義物則採雜鑽核之李不生瘕卵之雞不成均之乎殘其天者也天道如車轂往則自返人情如奔駒逸則不還鑽木得火敲石得火未鑽未敲火復何有或謂火無自體非也芒刺入體甚者成創創久氣復必出其刺蓋非吾體者自拒而不納也見多慧老多忘見多樂老多悲知器不知化譬以石之堅乖水之流禽之刮在氣竹雞鳥聲能使白蟻化爲水非以齒牙爪角侵及之也氣足奪之也道勝不祥於此可悟其理水體不頓進亦不頓涸火體則不然燼可倏

熾熾可倏燼陰有方而陽不測也擊楫而生波戛於水也搖姜而得風戛於氣也人七尺身居丈室不存其一鴨在天下能爲有無精者載之形本貞靜附氣而動氣本屢遷附形而疑氣雖無知斂於百慮余食魚見魚之脊肉縝理而堅其腹肉疏理而柔腹脊相接有一線痕判若刀書不相涉入因歎氣化分際如此截然如樹之結果自蒂以下是樹分際自蒂以上是果分際故或樹槁而果不知或果落而樹不知自刃如林入而不傷其身者在生分際不與死會也失火四隣爲燼而蹔然以其室獨存者在吉分際不與凶會也老莊貴無吾道貴初何言乎貴初也曰訂譌書者返其初本天道主始令終則俟之人雪白必汙花馨必萎紛披狼籍不復惜者靈奇能發不能固也觀一樹

生意莫如初苗之芽觀一莖生意莫如初蕚之花飫不如嘗成不如將染髮不可以延歲强笑不可以怡神度物者以丈尺度天者以矩表矩表者通乎丈尺之所窮也易以象教爲言教有窮耳虛以通乎實之窮律有短長而氣與之應象有奇偶而道與之存律中度然後氣應禮中節然後神格神如火光鬼如火燼不穆穆不足以見天地之大也不漠漠不足以寄天道之神也騶虞與虎狼並生而不妨天地之仁渾淪殽雜者乃所以爲靈奇博大也龍奮以春蜩鳴以秋材之微鉅至爲不侔然各當其時則伸不當其時則詘天道大矣有詘伸無是非人情恡執故貪生怖死造化以日新爲德迭用生死大定者不小遷命之制也秋霜殺物不別芝艾天予人半不與人全予以智慮足以

就利避害而又予以不可避就予以精英足以殫見洽聞而又予以不可聞見天之福常人也逸之福非常人也勞之醫之逸不如目之勞也眉無功而上於目心有智而下於首皆各得其分天不名一巧故算寒暑者有憑占雨暘者不驗水隨地而制平聖隨物而制正枝去樹則葉萎命系於彼也果去樹則種存性足於此也皆腥腐者味之譌好貨色者性之譌寒氣清肅譌而爲慘慄暑氣融冶譌而爲鬱蒸故夫洩冶之危言譌而爲狐咺之哭國而皆忠之譌豫讓之報仇譌而爲荆軻之刼刺而皆義之譌扶牀而立烏知其非痿也扶杖而行烏知其非跛也治痿痺者灼之而知痛則喜以其生脉之猶存也人未有自致者也必也覩喪乎此灼之知痛之類也處女之烈最決孺子之慕最情山叟之愚最愿惡無心謂之過善無跡謂之文野人之陋客也捉其帶而强之酒士大夫則揖讓而已非士大夫愛客顧不若野人也亦微著之謂也物欲浸微則浸減以微爲不足以著爲有餘道心愈微則愈精以著爲不足以微爲有餘故用微則物欲日去道心日存至德不妨受垢至明不妨受欺狐潔德之下也確猜明之傷也魚脫於網不脫於淵兎逃於罝不逃於林小智恡惜大道無外以智鬬智則智日熾以無智容有智則智日亡至孝問無可表至洽史無可書才之所盡亦道之所止視能見不能隔垣見也故君子不務能其所不能而務能其所能唯不能其所能是誠不能自無適有謂之新自有適有謂之塵瀟灑日夕勝活千齡好名尚勝自得之訛人神躁則欲離其

形交趨炎則欲棄其故成法拚智師心破學臆而得之鑿鑿如也其味淺學而得之融融如也其味長江東於峽其流峻士束於窮其學審與智者言可以悟與愚者言可以習衣既垢不復護其染也器既敗不復防其摧也故君子慎初人盡爲鳳孰爲之雞醫消否過半則止更投平緩之劑聽其自消恐併傷元氣也故凡攻伐克治者得半者也法太巧則衆不能行旨太深則庸不能喻湖大風多事大變多人明我暗以暗距明其恚猶淺我明人暗以暗激明其恚更深欲人我相安也雖明勿孰權應乎天非徇乎人聽於無情不聽於有情更宜其民猶固宜其馬

又著周易奠注三卷四書翼注六卷初日齋集七卷評選之書有左國腴古文啟秀蘇文小品若干卷

焦循曰循聞諸先君子云銓部少貧授徒某氏館人餽以粽且讀且嚙誤染粽於硯朱墨盈唇吻間不知也又在京師與諸同年生謁座師周某堂上列壽屏文甚佳默誦良久衆人哂以迂數年後周於廣座中偶及此屏銓部誦之不遺一字銓部自序云余幼師廷用張先生先生嗜先秦漢魏家言余竊得其崖略已而應童子試輒蹶或誚之先生曰否否是遠到術也余事先生久窶而得卒業困而得須時徵先生之力不及此嗚呼學者談科目輒稱銓部而篤志好學乃如此也里之君子亦法銓部焉可矣

忠節高僉事傳第二 晛 晫 文蘭

高忠節公名邦佐字以道號畏白本山西襄陵人祖鏜臨清州

吏目父溱沂州府同知先世中盛淮南故公以襄陵籍居江都宅在黃玨橋東北里許公以兵備參政分巡廣寧明天啟元年死於難初撫臣王化貞與經臣熊廷弼議不合化貞用孫得功計與

王師戰於平陽橋得功敗降於我謀縛化貞宣言

大軍已薄城化貞駭極棄廣寧遁廣寧之人亦從而遁公禁止之不可急馳闔陽乞師於廷弼不得請時二僕高永高厚千總盧科從說公曰公有母朝廷已俞公歸養即去誰咎公者且公之位孰與王熊若且走矣公曰不可一日未去官一日爲廣寧守將何之夜秉燭作家書授兩僕以印綬自縊死永乃誚厚曰主人死地下無從者我死爾以屍歸且得傳主人死狀厚與爭死永不可曰爾無負我言死不死一也亦縊死盧科曰廣寧破吾家十二口皆死我以公在未即死也乃與厚詣廷弼乞殮公不許曰爾主不欲生入關肯死入關乎焚其署而遁厚年十九乞馬不可得乃步行由廣寧入京師由京師至於揚艱難盡瘁皮骨僅存得以書達公母科狀魁梧多力厚所以得達者科之力也明廷聞公狀賜祭葬贈太僕卿謚忠節世蔭一子錦衣百戶公葬麻甲午舉人乙未進士初任山東壽光縣知縣擢戶部主事轉員外郎出守永平進副使備兵天津擢陝西參政丁嫡母憂服除備兵薊州所至政績皆卓然有聲載在明史及公之子瞪所爲行狀公兄弟六人公居末生六子長曜縣學生次瞪以蔭爲錦衣衛指揮僉事在職每論大事多平反數與中貴人

忤中貴人將故入人瞪持不可因罷歸方中貴人怒不可測或危之瞪之子文瀾方十齡揚言曰吾家故不怖死猶有鬼神豈獨遺於公禍乎瞪既歸湖以文章課子弟不復問朝事乙酉王師破揚州城中人有死者事定瞪入城弔死問傷市間暴骨多賴以殮先是與鄭職方元勳交善高傑之亂職方死之家日替瞪聘其女爲文瀾婦瞪字孔昭康熙間卒於弟晫徽州署中文瀾字湖從號澹園初名堅例當廕襲部臣以聞思宗覽狀泣然曰此松山死難高僉事孫邪詔改今名瞪嘗與言忠節事謂是時廷弼固守右屯俾化貞入關共收餘燼尚足以支公且可以無死文瀾曰

王師天授非廷弼所能拒公終必死也瞪大奇之相與泣下

本朝補揚州府學生厥制舉文不欲僕僕就督學試援例爲太學生年八十與湖干老友乘舟爲烟水之遊時人慕之曁弟曦天啟乙未進士陝西寶雞縣知縣曦弟昕縣學生昕弟晫順治戊戌進士蘇州府知府凡西人中鹽者於揚州設商籍或歸試故高氏自忠節以下有籍平陽有籍揚州也晫字蒼巖與城中桑子仲謂子交好月一至城相與論文爲歌詩酬飲和之始仕爲雲南曲靖縣推官時滇省初定士用於役公痛哭請於當事避其用且疏其征輸士有破衣冠者解己衣冠贈之士民多感泣者滇遊草一卷遷福州府同知決疑獄擒獲盜魁大吏稱其能既而知蘇州建育嬰堂請減浮糧吳中饑爲食於路以餉餓者時軍興羽檄紛馳委建戊防兵舍千間晫首倡捐俸得不厲

民造義塚晫孫木洞庭身陷泥淖不憚勞苦用是成病吳中醫習爲輕淡不知峻補臨沒時呼吾甘甚寒須大劑而醫終不聽也哀哉公幼以孝弟稱母病刲股以療居喪盡禮曦令寶雞縣劇盤錯公間關走數千里代爲理治曦卒於戍署棺槨之美哭泣之哀力竭腐心無有遺憾送葬百里乃還沒之日敝籠止圖書數十卷斂以薄棺君子曰晫事親孝事兄悌居官忠以廉不愧爲忠節子也晫子文洊入揚州商籍官萊州府知府洊子士琮府學生琮弟士珣珣子相州官廣惠府知府昕子文雲雲子爲棟棟子煒煒子基世請書爲諸生

焦循曰嗚呼基之子鍒近居余莊嘗從余弟季蕃遊讀書余家問以忠節事不能知也其於忠節第六世孫耳循幼年隨家君省墓泛舟湖中過高家橋家君每指高氏莊宅說忠節事高氏余戚也亦嘗往來其宅間今三十年宅屋爲水嚙半圮其存者且易姓焉是可慨夫

忠臣梁佚光傳第三

梁于渙字佚光號谷菴江都人族居北湖之梁家巷明時湖中巨姓惟孫梁最顯兩族多讀書人于渙少以詩名與鄭元勳李大年姚本言鄭爲亟梁應昕閻汝哲徐性之强惟良姜承宗顧而邁高五聚爲竹西續社中崇禎庚午科舉人癸未與元勳爲虹王王藻同登進士第後爲虹死於仙霞關之難元勳說高傑以救邵人爲奸民所戕王藻棄印綬佯狂不仕故者以東陵粟里比之于渙盡節萬安尤爲忠烈一榜中得忠義四人皆籍江

都可謂盛矣明史云叛將白之裔入萬安江西巡撫曠昭破執知縣梁于渙死之殉節錄云白之裔入萬安于渙正衣冠投水死舊江都志云馬士英忌于渙能除爲萬安令未數月兵猝至城下公死守力盡乃束燭北面拜自經家人救之不死遂見執時家屬居郭外勒寫書招之否則屠其鄉于渙曰國破家亡妻孥何恤忍殃及於民邪即招至投江不死絕粒三日不死繫南昌獄主帥使勸慰之于渙指髻眉示曰此豈覥顏避禍者哉遂不言死獄中其僕殉死者五人梁善杜忠冀明張聰聰妻徐氏甘泉志云投江時爲邏者所獲囚南昌獄中布袍談笑賦一詩自經死詩曰但知生富貴誰識死功名到頭成箇是方見有人情所著有谷菴集若干卷孫嘉稷字五桑嘗從姜青藜將軍客

演南縱覽蒼山海之盛著瀟陵山人萬里遊草

焦循曰謝九成湖居譜敘云我祖父慕川公與梁飲光先生爲中表兄弟先生嘗勸我祖睦本族修祖墓今中街一宅即券買梁公之業九成兄九皐爲循嫡母謝孺人之祖父梁公之宅循外祖天寥居之與吳重光宅連牆合宇疑重光宅亦梁氏業今吳宅售於樊而循外祖之宅傳子及於孫曾未徙也谷菴集求之不得而詩之刻於鄭氏影閣集中者尚多郭自瞻縣學形勢處六梁飲光先生同徐石鐘於學宮前起巽樓開南窻收江南山水秀氣今巽樓故在過其地者鮮知爲先生之遺也讀五柔館墓詩有所謂蜿蜒甘泉山爲我祖父墓則先生葬處於此彷彿得之惜乎松楸蔓草之間終莫可蹤跡云

王螺山傳第四方岐　方琥

循幼年至表叔王容若家見其所藏螺山公像不冠帶而科頭容若曰公自浙歸隱於農遭命不冠而殮故畫像如之也詢以在浙之事本末容若不能言乾隆乙卯循在浙福闈浙西諸志書僅慈谿縣志稍及公之名氏事蹟仍不詳嘉慶辛酉始得見全太史祖望鮚埼集寫本詳載螺山公事略題曰明兵科給事中前知慈谿縣江都王公其畧曰王公諱玉藻字螺山南直隸揚州府江都縣人司勳郎納諫之子崇禎癸未進士釋褐知浙之慈谿縣事子長和平民不擾而事集未期年北都亡故少詹頊煜以從逆亡命來慈之馮公元颺與公皆出其門馮氏匿之夾田橋之別業慈之義民不容撲而渰之橋下公不問明人重

闇諱或以公爲過公曰吾不能爲向雄之待鍾會哉夫君臣之與師友果孰重閩者聳然乙酉夏大江以南盡附浙中百城守令或棄官去否則降而公與沈公宸荃起兵晉御史仍知縣事公募義勇請赴江上自効乃解縣事以兵科都給事往軍前任事邁往壯氣勃勃而江上諸帥惡之先不予以餉公曰是將制刃於我也乃力請還朝其在垣中雅持正議又不爲諸臣所喜乃力求罷歸太常元辰留之丙戌夏浙東再破公黃冠行遯於剡溪不肯歸久而資糧俱盡慈民及浙東之義士時時周之妻收遺來子拾墮穗不以爲苦窮阨至老不衰每臨流讀所作詩激厲慷慨仰天起舞辛卯以後始歸故鄉卒以窮死又云前此寧之父老嘗爲之祀今亦廢矣問之揚人無知公者問之寧人亦無知公者嗚呼公歸而隱隱而死人無知之者不亦宜哉生二子長方岐次方魏

方岐字武徵號蒙谷承父志不求仕與李宗孔汪懋麟吳綺訂聞聞社三君既貴乃與鄭璁菴汪祝濤彭退菴李松崖湯若仙宗響山徐裳山宗頤麗梁素菴爲竹西十逸徐元美記其事范蠡作傳而貴之著蒙齋文集十六卷詩八卷法塵錄袁談若干卷方岐沒同里吏焰作文以祭之云吁嗟乎予身之將老值此乾文之六亡不得與數晨夕考德修業以相羊而樂桑麻不得質疑問難上下今古以指示夫疵瑕是以賜一日而九廻居則忽忽如或過差憶昔我友敦其若樸曠其若谷吐爲文章灼灼其華攬六代唐宋之精英闢曲徑而收百家胡爲乎惟飲邪水

以樂饑未嘗建旗鼓而驅屯雲之車予故惆悵而凱齒俛首而嬰啞

方魏字大名號蕭城螺山在浙方魏與兄方岐從之鼎革後隨父歸湖遂不出時祖父之門生故人半在仕途以書招之堅拒不答閉戶著書四十年不入郡城不授徒不遊不酒食往來渾渾隱淪以全其天情研易理著周易廣義十卷纂周易解一卷廣義危於火纂解分太極兩儀四象圖書卦義爻義凡六篇其說太極云太者大之義即大哉乾元極者至之義即至哉坤元又云卯中包含黃白內黃爲陽外白爲陰草木之實核以藏仁人物之胞胎血以裹氣是時陽在內生機業已亨毒陰在外意象猶然春冥太極之象也周子太極圖中分黑白而又黑交於

白白交於黑此則太極已剖非復陰含陽之象太極以陽爲主故其體圓其數一凡爻近陽者利遠陽者窮向陽者榮背陽者辱承陽輔陽者吉乘陽蹈陽者凶書法有朱釋十七帖一部里人重其人得其所書至今珍之玉藻墓在城西雙墩方岐祔方魏墓在蒲芬庄石數十步嘉慶十年有私毀其塋域者衍告諸縣君陳公觀國得改正明年奈太史恩復楊都尉大壯阮中丞元重葺其墓立碑石曰大清處士大名王君之墓

焦循曰郡縣志以螺山傳入文苑而稱其高栗里之節作絕命詩以逝又不詳其詩與事之本末及閱范荃竹隱居隨筆載螺山絕筆詩云半生辛苦泣孤臣賸得乾乾凈凈身四大既崩神識散這篇草稿付誰人嗚呼其志可悲矣公字質夫螺山其號也

陳歐村傳第五 卓 廷相 元度

陳昇字邦顯號歐村本浙江餘姚人祖德避元亂居揚州北湖豐樂鄉之周家樓周太保光奇其貌以女善緣女焉德生禮禮生源源生昇昇善事其父兄父入城市昇執鞭徒步從曰不敢與尊者縣騎也積勤家日裕施田爲義冢以瘞札瘞骼胔者明嘉靖間歲饑加以師旅郡縣憂之昇命其子傾所蓄輸官以舒時急有司以爲義鄰戚之無依者居以廬飯以粟賻贈無所吝故有僧道橋橋圮昇以百金倡鄉人且躬督其成易名曰河口橋今稱公道橋是也又偏修雷塘諸橋自是民無病涉者性恬澹以經術課諸孫爲里中排難解紛有非相能者昇平心處之

各心服去有司以鄉飲徵辭弗就年七十七卒于嘉靖八年五月五日生二子琪瑤瑤歲貢生處州府同知孫銑歸安縣知縣紹思郡學生紹伊邑增廣生紹夔紹益歲貢生虹縣教諭曾孫世儁內閣中書世傑武泉湖州府總運匡世邵學生時濟魯王府教授時沒郡學生夔鶴郡學生夢日郡學生夢雷禮部儒士維世國子監生卓嘉誼並順治丙戌舉人嘉誼官冀州知州卓別見後

焦循曰余泛舟黃子湖每過所謂歐陽墩者相傳爲陳氏老墳而未悉其何如人閱明崔桐東洲續集載歐村陳君墓志其銘曰有墩歐陽千載所藏乃知陳氏老墳即歐村葬處也本東洲所志備錄于篇

卓字懋修順治丁亥進士由刑部郎遷楚藩參議四川提學叙事時蜀新定諸生文業荒廢卓出所攜經籍令傳寫轉相教授由是文風日振按試保寧府值劇賊劉文秀猝至卓乘城分守拒却之敘功擢陝西臨鞏道副使復官商分茶之法辨部民受逆囮僞劄者民感德之再擢湖廣上湖南道參政告歸卒祀鄉賢事見府志惜不詳也

紹直子輔世字德修號兒仙順治丁酉舉人辛丑進士觀政刑部生子廷佃字浩海一字百師邑增廣生康熙甲子

聖祖南巡廷相獻賦河干

召試御冊中賦詩揮毫立就一時朝貴頗慕以爲異才性倜儻不羈每科頭跣足吟嘯自得見者以爲狂裘于高爲忠節公女

孫與范石湖焦雲章倡和于湖西別業廷佃家黃子湖亦有別墅饒水竹之盛爲高人名士所往來者有湖干詩文合集若干卷墓在桑園生四子元煥元位元度元洽

元度字武岡號野堂康熙壬午舉人丙戌進士授直隸赤城令赤縣爲宣府九邊之地上將民勞西事方興軍需旁午宣郡每歲喂養駝五千餘隻赤應分喂五百有奇歲需草十數萬束向例每束官價三釐元度獨倍價給之日北監司荆門江公把臂謂曰人皆沿例君獨倍之民則蘇矣子毋乃困乎元度對曰與使一縣民困毋寧使吏一家困也州縣喂養駝例于次年之春運於陝北木鞍草屜荆筐等具需牛二百餘頭前官悉取諸民有牛之家無不立破百姓先期損價賣牛期免于難元度曰剝民之力以爲功義之所不敢出也坐視民顛而不爲之救心之所不忍安也於是先期傳示曰來春案駝赴陝之役不需民間一牛不費民間一錢其車輛運送之資余當解俸以備民其各安業無恐清俸不足濟以衣破首飾糞爲一空而百姓頓免於是廉能之聲播於上下鄰邑有疑案須覆鞫者上官輒檄元度會勘治赤十年無三月罰俸之遺雍正四年八月

上命部院大臣稽查各府縣倉糧同時解任者四十二員元度赴部引見

上問曰爾有虧空否元度奏曰臣無虧空復問有借糶否元度奏曰臣無借糶

上喜即命內地補用六年七月任河南郟縣令八年十月內擢

刑部湖廣清吏司主事家宰靜海廳公少司寇平江吳公謂元度能將以御史薦元度以年踰七旬老宜知止乃乞歸年八十三卒于家著有野堂集余嘗選璞集生二子長起唐河南陝汝道次起夏候選知縣起唐生鵬搏之綸應瑄鳳翥起夏生應詔應鼎運宏運之綸乾隆庚午舉人應瑄雲南元謀縣知縣應詔山東東阿縣知縣鵬搏生二子耀照

焦循曰余既爲陝村立傳陝村裔孫瑄字邑爲以京江張相國玉書所撰德公墓碑及野堂行狀寄余余通考之陝村以下凡九世瞭若列眉而科甲仕籍爲湖中最非陝村之德之遠哉崔東洲敘陝村孫八人銑紹虞紹思紹先紹伊紹齊銘紹譽曾孫五人時濟時汲時潤五十孝孫今從元度鄉會試硃卷履歷蓋

名有更易其異同之故不可考也附存于此以俟知者

徐悲菴李梅舟傳第六

徐宗蘇字悲菴一字惠菴中明天啟丁卯科武舉人崇禎庚辰成進士官杭州遊擊擢十六閫副將甲申後遂隱跨驢攜酒于西湖之上既歸隱於湖與湖中高士訂吟社沈酣于詩酒閒放而終有辭彼詩云天縱深林老樑樓驚有雲壑駐安車餐松只合潛穿谷飲澗何緣降鶴書好爵豈移泉石性幽情偏適薜蘿居餘生得遂巢山志小艇烟蓑獨釣魚

李潛昭字梅舟宋丞相庭芝十四世孫明府學生鼎革棄諸生隱居黃子湖之野牛灣築斗室以草木自娛足跡不入城市同學顧貴木嘗過一札素有謝癖善音律長于刻印著牛萬樓史

要論歷代世系紀范菴梁府印譜共若干卷

焦循曰舊傳有湖中三高士曰阮玉鉉曰葉爾廣曰張惟良余過七里瀧弔子陵祠堂見玉鉉所書天子故人扁於衆中最矯矯獨出而邵城諸石碑碣往往爲其手書爾廣字尊之明侍郎相族孫家沒於兵獨身隱於湖惟良字真長嘗於影園集中見其所爲詩今湖中多强姓務農牧鴨不知於惟良何如求三子之居莫可得也坦菴甦吟有雉後悼悲菴詞一闋注順治丙戌而范荃詩集中康熙甲寅有徐悲菴先生見過留飲詩蓋相去三十年其歸之歲月則不可考矣梅舟本末見海門李氏譜惜說之不詳而所著書又不可見然誦悲菴詩婉而決遠而不激誠高士之風與誠高士之風與

范石湖傳第七 羅聘 張元洪 黃酒園 舟

范荃本名恒美字德一號石湖其卒也自書墓石曰今之石湖石湖生於明季卒於

國朝康熙乙酉年七十三博學多文不應有司試同八勸石湖仕石湖以書答云閉門靜坐唳苔聽鶴與二三童子周旋外或沈酣史籍上下今古或商榷風雅考訂譌僞興之所至筆墨淋漓互字刻成千古立就真不知天高地厚樂境無窮安往而不得其爲我者何暇僕僕向海陵道上作旅人邪自撰盟鷗野老傳云野老湖上布衣也幼讀書苦疾疢藥裹書籤旅進旅退五歲即握秃筆作蠅窠字市就外傅能解四聲課以偶句應答如響八九歲輒搖筆作詩句父師嚴禁弗許然竈牆廁壁塗著皆

滿十七歲先大人見背弟兄析居惘惘胥瞀竟不能名一錢間貨租米得假銀以爲精鏹什襲藏之久識其僞擲同瓦礫其不善生計類如此胞妹遣嫁備物備禮其於親族往來不計報稱惟務豐腆間有以急難告者不辨真僞傾囊助之衣物器用悉與人共之數十食不十年折人子錢之手年三十去爲童子師環堵蕭然嘯歌自適不老母僅供菽水有偕隱之志所配爲名家子惟皆大布相得甚歡人謂有梁孟風人固不知野老野老亦不求人知也惟坦菴設汀爲志年交友赤城塢房濬園諸子年茜後先稱莫逆道諸若散亡老母殂逝其貧益甚五十始滿妻妾繼沒村居岑寂松岑招致家塾盤桓六七載書囊轉徙又及十年其

遊皆亡機之侶雖日處囂塵中而淡泊自甘不

欲以口腹累人佳時良日觀花聽鳥多從侶菴遊居烏衣巷日左右多素心人頻再良友其所從遊多士林時彥惠顧殷勤咸有依依之意惟引年周旋慰勞稍長如一日此又野老所倚爲終始者也野老性皆酒量不勝蕉葉老來雖空杯在手朐次若春雲益然微事搦詞達旦不倦一遇幾深技癢之人及名位薰灼百疾走避去故不諧於俗兩兒子亦不令讀書負販懋遷相給朝夕吟弄之興老而彌篤平意自娛不校工拙亦不欲流傳自適而已慕宋范文穆公詩詞印號其號曰盟鷗亦文昭軒名也年已七十矣故曰野老云贊曰一畝之宮能不我容十笏之室能不我即惟不容斯無營惟不即斯自得敲高履厚不蹈不跨履道坦坦無反無側雖不敢謂

聖世之逸民亦庶幾乎徐孺子之自食其力者讀史小識二卷竹隱居隨筆二卷文集四卷詩集五卷梅花詩一卷論語詩一卷其詩餘有春雨詞一卷秋唫一卷秋花雜詠一卷柳塘語語一卷今之石湖詞一卷劉隨州詩評一卷范氏家乘作官津梁若干卷門人郭嗣鈐題其畫像六先生生北湖之濱教授生徒由鄉里而邻因四方之士爭以出其門爲榮先生行履聖賢之中庸學極經史之精粹發爲詩文莫非中音旁及詞賦儷句皆流溢於自然門下士得其緒餘有聲譽序者甚衆而擢取科第者今甫四人如嗣章碌碌莫能大顯先生之學即於制舉一體稍窺門戶而他端又多能者終不能測其一二也先生既卒揚之稍知文義者念先生無不神往每於鉅麗之製則必同聲嘆曰惜先生已逝無能勝此者他家皆承襲陳因耳於先生自著其和曰詩人先生記僅詩人已哉娶王氏生一子頡妾生一子頴霞汀姓羅氏名煜字然倩其先欲入隱居北湖與坦菴石湖以詞相角者霞汀詩除一卷其論詩云世之耳食者輒謂大歷以後卑弱委靡不足取法而頗以盛唐爲正鵠不知盛唐之詩人自爲家調亦屢變少陵夔邱以後青蓮夜郎以遊一人之詩亦備四氣焉得而指之曰某某中晚某某初盛即欲字稱句比分年畫月又安知所謂初盛者不劣於中晚所謂中晚者不優於初盛邪中晚之詩法制悉備音節益諧其間特出之士真足鼓吹休明揚扢風雅余欲今之學者於此致意焉則金和玉節可協聲歌酌雅亭羅可裨文教寧爲真中晚不爲僞初盛也有

唐詩中晚詩鈔行世赤城瑤房兄弟也姓張氏瑤房名元珙論文以六經爲旨歸以先秦兩漢爲繩墨參之莊騷以鬯其肯涉之韓柳以肆其趣則以歲月沈酣歌笑然後眼高氣厲鵬雖恢拓所著瑤房詩一卷後遷居橋墅濟園姓黃氏名字不詳身後遺一子隨母他適沒於水又有喬江樵呂尊舟談子正陳浩海尊舟好禪學談先世多武功詩劵猶存其詳不可聞石湖弟子知名者謝九成郭嗣鈐郭德蓀郭繩其喬慎言喬慎行馬溶陳涵叔紀元鉽高翊徐喬藩謝余銓嗣鈐以文章教其子弟揚州之士翕然從之故揚之文開於郭氏郭氏之學則受之於荃荃不仕而以其學開揚士之先百數十年文學中於他郡荃實啟之荃不以文名遂無復有知荃者也

焦循　余幼年受業表兄秋帆范君范君嘗謂其族中有石湖者隱君子也不汲汲於名故其遺書多不傳而子孫亦無人矣後於里中徧訪問之僅得詩三四首文二三篇而已而所傳軼事亦無徵信丹徒王豫謂余云予向所稱范石湖者吾見其遺書存於城南陳氏乃訪之陳君素村慨然畀余皆石湖手跡也素村曰石湖之增蘇節臣藏之以授其子謙蘇氏微藏於蘇之戚簡氏家簡氏吾戚也其後又微故此稿歸於吾嗚呼人忠不足傳耳苟有其不可朽雖自晦之而終必彰如金埋泥中精氣之露可計也康熙邑志載范荃名寥寥數語續修邑志者竟刪去之故今邑邑書無石湖名石湖之傳亦微矣哉然當時科第顯奕仕宦巍巍屏峙可望十不存一而石湖之書歷百餘年之久轉徙數家完善猶如此余歎石湖之精氣不可沒而尤流連忻慕於素村之爲人素村又藏其遺像白鬚方面布巾繭袍坐竹牀牀上集書卷一几瓶花尊插秋花數枝一童子奉杖右一童子進杯茗左詩集中稱張際五畫云

孫梛庭傳第八

孫蘭字滋九一名梁冠自號曰梛庭晚年又號聰翁明季爲諸生屢困於場屋乃棄去於書無所不窺尤精九章六書之學順治初西洋人湯若望以太常少卿爲欽天監監正蘭從之授厤法遂盡通泰西推步之術退而言曰西儒以七克爲教似近乎孔門所謂克己復禮者也然接其人其言厤數制器尙象者甚精而所謂天堂地獄則異教也大抵西方之人皆好潔皆焚香

皆拜天神飲食起居皆有呪咒此風氣使然耳王心湛云梛庭通幾何原本之說而著書八卷曰理氣象數辨疑糾謬蓋其學有師承星官厤翁不能與校得失又以中國土地在大圜中才八十一分之一不推極之則狃於習聞習見而無以盡其變於是作格理推事外方考證四論以窮極天地之所以始終山川之所以流峙人所以生國所以建古今所以遞沿革人物所以治亂成古今凡三十二篇爲四卷洞乎其有源淵乎其不可測也又推三光之變謂象懸於天無與人事而彗孛盈縮出見皆有常度水旱地震亦有常經同時蓐帽山人史炤作論以破之曰日月之蝕自有常度雖禹湯文武有不能免故有伐鼓於朝退而自責之文不聞紀彗孛於其時也昔者周成王開金縢之冊而致反風子產修弭災之政而消再火至於揆桑死星退舍堯水而奏平成之績湯旱而有桑林之應皆遇災恐懼修明政令責諸己而應自天如滋九言則火不能止風不能反桑不可死水旱必終爲患熒惑必守其淩犯之度而山崩地裂不免於堯舜之朝也孔子曰君子終日言不過己憂終日行不過己患惟智者能之夫恐懼所以除患也敬謹所以越難也滋九是言非獨過己之憂患將遺於天下後世也漢文帝日食詔曰令至悉思朕之過失及思見知之所不及自以告朕而求賢良直言極諫之士光武時南陽地動下詔恤死者之家免其田租未始不以不明無德天降之災自引咎也夫堯舜禹湯其躬盛德而救災害固非後世可幾成王孝文明德亦未易及而子產以

小國之卿能挽之於天苟以爲無關於人事而莫之挽者皆有愧於子產者也余求孫氏遺書僅見輿地圖說四卷即王氏所言之三十二篇又見有梛庭人紀四十卷則論史之書也所爲天文常度之說則不可見豈因史氏之言而去之不傳邪其說孟子圭田云或以圭訓潔非也九章方田有圭田求廣縱法有直田截圭田法有圭田截小截大法凡容星不成井之田一以圭法量之圭者合二句股之形井田之外有圭田明繫容星不井者也作由河大地圖說一以赤道爲心一以北京天頂爲心明地圓之旨謂東西無定南北亦無定北極南極之下皆寒而無熱同爲水海幽都中國地界寒熱和平之交故出聖人賢人五印度西洋諸地亦然天地之內動極而如靜者北極也進退

而循環者日光也動靜不定游移而遠近者人跡也由天之度準地之里以天之三百六十知地之九萬里圓三徑一知地之厚三萬里折半知地心之一萬五千里人目高卑在地之面以面準心知目高於地心一萬五千里以地之二百五十里準天之一度知北極在天移一度人移在地二百五十里目南一度知地寒氣進二百五十里目北一度知地熱氣進二百五十里遞進遞退至熱極寒極知地面寒熱進退之里以餘寒餘熱相較知地面中和之里以兩極皆寒知地面寒極偏勝之里以日出日入知地面東西遠近之里以天文本法交成而總不出於算禹治洪水乃句股所由生郭守敬精算數測量地平分殺河勢開惠通通惠二河至今賴之其解禹排淮泗注江云淮水發源胎簪至桐柏流百里而伏溢爲二潭又見流千里會泗至清江浦入海揚州地勢散漫不能約束淮流禹則開清江一渠堰其下流入揚之處一自清江浦入海其餘波之流散不盡者又導之由盧州巢湖淝肥河以入江又導之由盱眙天長六合以入江所謂排淮泗者也後清江浦口久而益淤淮泗盡由之入海而入江之口遂淤今故河蹟猶存也或曰高堰之築始於陳登元則不然使禹開清江浦若不築堰以導淮入之則下流散漫而以入海蓋高堰創自神禹修補或登耳自有清江之河而淮泗清晏數千年無患故周宣王伐淮北之夷曰至彼淮浦王師之所幽王鼓鐘淮水之上曰淮有三洲然則淮浦可以駐師未聞有水患也惟黃河入淮而淮始病以今計之惟黃淮分流

則宰去而利全其策有二一放淮入江由古入江之口以洩淮勢盧州盱眙皆有古河水道之蹟各開濬設閘水大則開以洩水水小則閉以濟運而刷沙盡堵滚壩不使涓滴入高寶湖壞堤以埃民田一改運道不經清水潭邵伯驛竟闢河由瓜埠口而入以逆於淮考古河蹟自瓜埠以入六合至洪澤口以入淮有曾家岡張家岡王家壩胡家壩並東陽城觀音集曹家衝冶鋪橋亦不甚遠不過三百餘里由此行運東路可不用也康熙三十年河臣王條陳其議因恐淮水外洩不能刷沙運道阻塞議格不行然清口窄隘淮水橫流閉高梁澗施家溝周橋閘使水一意東下而高堰遂決不得已又開周橋以洩之而高郵江都之陸乃大決此滚水壩所由議開也然開滚水壩高郵以南

可以略甦水患高寶以北則如故即建立海口亦無救大患由水勢盈科而進其行極緩下河圩隄阻滯水草盤結水勢不能建瓴比水退已受其害矣所謂小舒目前之困而不能究極根原者也于是河臣靳輔請于滚壩造隄約水直入海口乃滚壩之下直洩水奔尚不容其橫溢況又約束之乎且兩隄抵海口而隄中之田一時不能洩水萬一客水橫發之際兼值天雨霖淫則圩中之田何計而出此策之必不能行者也惟所議夾隄高堰上口既設滚闌使流入諸湖更由東堤滚入下河不能禁上下兩河之不沒今設夾隄使高堰之水滚入夾堤更開淩草河使入於海此則分淮導黃之術也惜其從中壅誤垂行而止至於半途而廢也潘季馴主併淮以刷沙楊一魁主分黃以導

淮二公之計以余揆之北方諸水皆入於河河復帥之南入於淮又更益之以淌河之水區區一淮市克與爭分黃則其勢少弱淮方得出口然後閉周庄閘塞運河口其計始得行不然淮不敵黃則潰決南下黃尾其後亦必至決圩泗入湖而入江雲梯關擁塞如平地此固未然之慮然其勢必至於此也故治河之法分黃爲先導淮在後舊漕船過淮行黃河一百八十里入東口河流汎水險惡故於康熙二十五年開濟運中河截流而渡黃水亦分支入海不阻過淮流而淮得刷沙以入海誠上策也但草鞏口未經造閘而後徒過東不得承淮水清流而引濁水入運河頻年黃水入口由高寶過邵伯竟入江矣運河高埧四五尺兩岸偪仄此運事之可慮者也善書法於篆隸之間講貫尤精密謂古人一波一磔皆有至義非苟然者著字學者千卷課子以耕而不令學暇則手一編哦於清溪緣樹間時挐舟入城與二三知已劇談百日而後返素工詩善畫一入城則求者無虛日所畫梅竹松菊蘭水仙有古人法度詩多唐音不入宋派爲人題册子及識飲分賦援筆立就而詩題往往不署人姓字曰是何足入吾集年九十耳目聰察膚理融澤步於衢巷少年提足不及之問何能曰吾以正心爲宗主八脉爲功候非世俗所謂引導術者壽終於家子開疆孫震棻

焦循曰柳庭稱王心湛文似昌黎乞爲身後作傳心湛乃序其生平大略今載笛林文集中余得據爲藍本以考見柳庭之爲人笛林之力也孫家渡及治平寺西皆有孫家花園故址未知

就爲柳庭其裔孫允泰漁於湖得一磚以遺余上鐫篆書開字徑七八寸題里人孫蘭書筆力遒健未詳所用云

徐坦菴傳第九 元吳 元端

徐石麒字文陵自號坦菴其先爲浙之鄞人明初遷揚州父心繹字純之號金菉從浙安陳履祥授王心齋之學二年以父疾告歸居喪哀毀里閭爲之淚鼓樂宴飲者累月履祥弔而喜焉就苦塊間論檀弓二篇而去履祥字九龍心繹學既成九龍問曰子何所得對曰有之不怠不欺而已既歸每日書此四字於時憲書凡書三十餘本不倦石麒承父學精研名理隱居不應試好者書其自序有談經笥八卷在茲錄四十卷詞府集錄六十卷寶儉小言六卷敘書說二卷禽魄錄五卷天籟譜二卷倦

飛集四卷蘇吟四卷瓢聲四卷泰香集三卷壺天續筆二十卷文字賤十卷宮閨粧飾五卷指水遺編六卷詩餘定譜十卷轉注辨二卷訂正詞韻六卷談騷寤語四卷女鑑三卷吉凶影響錄八卷見於范石湖集中者有松芝集余所見者枕函待問編五卷爲析理講學之書多精實語趨庭訓述四卷述其父心澤之言亦語錄之流也訂正詞韻四卷謂平聲可通者上去入皆可通惟入聲通法人多不知蓋平聲三十韻入聲止十七韻毋不知所從故錯亂耳乃支微魚虞佳灰蕭肴豪歌麻尤十三韻原無入聲蒸韻無上聲字故上聲止二十九蒸亦無去聲去韻三十者泰卦分也十三元韻歷考宋人皆以前半元原等字入先韻似有確見庚青真文自是兩韻中州中原皆不通押侵覃鹽咸閉口音不得與真寒先通梅囤杯醅等字不與齊微同用人知之悔毋對退亦不可與尾味同用人輒不察由作詩者習用平韻上去不常用不免以上音混入耳蝸亭雜訂十卷爲考訂之書壺天暇筆十卷壺天續筆二十卷壺天肆筆十卷皆摘錄子史中語而辨其名實之同異古今青白眼三卷則刺取諸史說部中評騭人品之稱謂而列之雜纂錄類書貫古人所未有也花傭月令一卷記栽種花樹果蔬之書皆所試驗農家者流也三憶草四卷白石篇一卷皆詩坦菴瑣錄四卷雜錄簽銘語錄之類客齋餘話五卷推言陰陽名物之理以抉隱而辨惑蘇吟四卷且謠一卷皆詩餘尤精度曲入白仁甫關漢卿之室郭士璟謂其感憤之懷寄之詩歌滑稽之致寄之南北劇吾友

凌廷堪工詞曲能造於微最稱石麒謂其合於元人本色其散曲有泰香集三卷雜劇有大轉輪拈花笑買花錢九奇逢珊瑚顛辟寒釵胭脂虎范蠡浮西施諸種又有彩鸞集設爲男女贈答而絡以詩餘傳奇之變格也其詩餘又有睡餘癖佳二集未見邇言一卷間引於枕函待問編中亦明道訓俗之書也當時邑中著述之富未有能過之者府縣志僅載其趨庭訓述及天人升降圖贊圖贊乃坦菴瑣錄中之一篇也坦菴瑣錄載其家戶銘有享書堂有鱗有嗣堂有書房有吝齋有子孫學藝有園園中有濯纓亭有帶湖樓有書室有靜室有外軒有花廳有小樓有蒼塊堂有涼軒有小軒有小齋有暖室其濯纓亭銘云前有蓮後有竹庶不獨爲君子誦其詩讀其書於今可見古人高

屋銘云短垣不礙看山眼曲徑偏宜問竹心外戶銘云留塊白雲遮屋角借潺流水隔車塵草堂銘云倚石句清疎竹外看雲人靜落花中坦菴銘云道味閒方足書懷老更吸外軒銘云鳥語移詩律茶聲肅客談小樓銘云湖山空眼界風雨著吟懷暖室銘云從酒覓佳雖對書留好顏小齋銘云音律老方解詩篇躬後工涼軒銘云無心經史外有夢水雲間門銘云閉戶不知松樹老隔溪唯見落花多又用夢游仙調作湖居好十首袁子令慕其所爲曲訪之湖中演所爲珊瑚鞭以質之錢塘李漁來則默坐終日不一論詞曲王阮亭司理揚州招致境中名士高人吳嘉紀雷士俊邵晉皆爲所網羅而石麒獨不往見與兄子元美女元端家庭倡和以供笑樂性傲不與市人見攜客齋餘

話則就正於孫蘭古文集則乞范荃爲之序始與羅然倩劉子祉陳聖茹吳菡次宗鶴問交劉陳兵死與然倩把酒話舊悽然

吳生歌唐多令以解之作浣溪沙呈菡次云杖屨逍遙懶出山怕他風雨做驕寒半生經畫爲投閒按候自堯花九九迎春先埽徑三三此時應不在人間又作賀新凉云恐是愁來路借綏山白雲一塊補聯秋樹六折山橋三面水遠却桃花幾步穩著得閒鷗無數烟火不留林外照但蒼霞白石都堪煮歸去也豈無故門前只有浮槎渡問年來山中甲子未曾重數車馬欲通芳草信徧訪終南青主敢正被猿驚鶴誤不著胡麻流水遠更一竿乖向無名處誰信道有人住可想見其風概也子三元聲元祐元吉皆知名

元美字懿公號松岑石麒兄宗健子也生五歲不能言一日忽謂母曰蒲州八十三張姓翁兒前身也母驚訪諸蒲人誠有是翁舉家以爲奇從叔父石麒隱於湖濱石麒居水南元美居水北同以詞名有徐氏一家詞之刻既娶王氏生二子偶就村市星士問休咎星士推干支列宿指目睨曰死命也默算良久噫而呼曰子不死必及妻子未三旬妻及二子相繼沒元美憤甚遂爲出山計應童子試不售是時學使者例得於正考外大收拔二三人入洋然怒諸生鬨故嚴其令令曰立就五蔘者入不及數且笞諸童嚴愕散其半元美以五蔘拔第一順治丁酉舉於鄉主試事者爲怨家搆成獄

章皇帝震怒臨軒逮諸舉子試草茅士未嘗見

天子皆戰慄無人色又以詩賦古文非所習有不成一字者元美揮翰疾書若宿搆

欽定名數前於傍明年再試名益前授淮安府學教授初至見學宮頹狀慨然曰使神聖不蔽風雨尚何以集士葺之期年而廟新上益樂趨教府道監司皆賢之以儒官時與兵餉漕河諸大政淮水漲築隄夫役不能足議召諸生充之元美請曰諸生家止有蒼頭老奴或寡則役其子弟宜別之使作國門近地餉食易有司患部署已定元美曰此易也遣一健兒持檄檄軍民前一里則國門空矣如議諸生得不困於役擢國子監丞丞掌文書最爲要職元美以經史板多蠹爛首倡修刻以丁母艱歸

元美少孤母王若節亟四十餘年母既沒遂不仕性和易不露圭角力不勝酒頗喜召客與談至夜分不休邵縣有公事會紳士議其不便於民者必力爭有司亦徐以其言爲允年七十三卒葬西山瘦李村所著有艾言詩聲集葉菴詩餘湖上吟

元端字延香石麒女也十三能詩性慧通音律石麒每度曲對女歌之有不合元端爲之正拍爲印記自署染花莊閣著詩餘

繡閒集一卷王阮亭池北偶談云廣陵徐氏女子工填詞有入李易安之室者如珠簾捲處悽惻黃葉忽憶小亭人乍別正是重陽時節當初一段清秋平分兩地離愁試向西風寄問知他還似儂不起來慵向妝臺倚亂綰凌雲髻歸期曾說柳青時鎮日懨懨只是惱春遲小園昨夜西風劣笑落漫天雪侍兒佯笑捲簾紗却道玉梅已放滿枝花獨坐數歸期花影重重日影

低無計徘徊思好句支頤除却春愁夜箇題閒倚畫樓西芳草青青失舊隄猶記當時人去處依依紅杏花邊卓酒旗看西風吹起滿庭碎葉閉珠戶獨坐還怯窗外芭蕉點點做盡愁切禁不住芳心欲折殘燈挑盡隱隱半明半滅羅衾祇借香溫熱今夜裡這愁腸勝似離別寬褪了帶兒幾捐皆繡閒集中語

焦循曰坦菴蓋隱於詞曲者也元美稱其叔沈謐寡言門無雜賓四壁圖書終日閒坐余見其所著書推原經史探論道德豈屯田夢窗之流哉元美沒陳霆發銘其墓石文見何有軒集故出處之跡得而詳也范荃贈女甥徐延香詞有吾家宗老紅絲曾綴之語知爲范家婦而壻之名字莫能考見坦菴孫輩有徐棄疾徐元兩人皆善詞元號黍菴棄疾字學稼號矯園有閒情

偶寄一卷

二吳傳第十

吳綺字薗次守湖州罷歸康熙庚午居湖有歸湖詩五首一時名士和之時目盲自號目聽翁號其湖中居曰岸椇又曰快堂王武微方岐作吳湖州後傳云乙丑移居種字林以目眚杜門潛心宗鏡之旨又營數椽於黃子湖瓜田豆畦明農親稼花晨月夜與高人朗士扁舟湖流菰蒲蔽虧鳧鴨交亂一詠一歌皆足千古然余訪其所爲岸椇者不可得或曰在市北今爲冶者居或曰濱湖在黃玨橋市北六七里云

吳寅字秩三一字賓廬其履歷不可詳或曰曾在南書房亦未審何官也寅過湖聞謂書舉問何地曰黃玨橋喜曰此仁里可居也遂移家於湖亦作歸湖詩五首人和之者如綺之前事然著夢硯居詩集四卷壬午集韻詩一卷揚州書蹟詩一卷江都費錫璜爲之序云先生彰山逸人廣陵才士紅舷烏榜家鄰黃子之湖翠荇碧蘆住近蒼鷹之宅少微星從並麗文章太伯後見成工詞賦公叔嗜學每中食而忘餐孟浩爲詩常行吟而入竅搜諸子之精奧如叩洪鐘究九經之本源似探星宿揮洋洋之尺幅筆不能停摛灑灑之千言文未加點窮年賣賦萬昭明文選之樓鎮日過從同馬糞王家之巷愛女有蘭摧之痛堪憐病婦云亡乘龍非玉潤之才遂致家園盡破每臨文而興歎遂捷管以摛詞寶祐城邊種花藥者成市茶英灣北畜雁鶩者爲家痛大業之荒淫螢流故苑傷爭春之非舊草滿

荒園前此佚霞先生曾羅廣陵懷古之作聽翁太守亦多江都寄跡之篇得君百首相參真可三分並峙天驚石破峽中叫子夜之發蕩日搖空月下嘶高秋之馬長卿湘中雜詠同此芳妍李迪姑蘇諸詩媲前典麗矣

焦循曰薗次歸湖詩不載林蕉堂集附見禎圃河雄雄齋集中夢硯居詩余有其七律一卷所載歸湖詩僅四首而謝鶴堅和詩有存者其原韻尚可考也備錄之吳綺詩云老愛幽棲出郭行無多水涉與山程人留別館非無意天與滄州若有情黃鳥莫辭經日囀白鷗閒訂舊時盟青鞋布襪從今始欲共閒雲過此生黃花種得向東籬較取淵明我覺遲苦有虛名緣識字未忘結習尚貪詩藏公挈榼花深日王子停船雪滿時不是傷懷

遠親舊從來猿鶴是相知水雲深處未嫌孤欲寫鴟夷泛宅圖
一曲柳塘栽菡萏數間茅屋隱菰蒲且教女子歌秋水不向君
王乞鑑湖一葉輕舟蘆兩耳風光真稱白髭鬚牢落平生慚是
真春來七十二間身雜魚未敢忘前事牛馬何堪逐後塵乞得
寒梅能作伴借將修竹可爲鄰莫嗟冷寂非吾意眼底從來怕
熱人絕似牽船傍岸居罹籬竹屋計全疏閨中莫慮探空篋梁
上何曾愛破書一劍誰言迎陸賈千金幾見壽相如從教簑笠
無人識獨向黃陵號老漁傾國河集放翁詩次韻云喜挂高帆
浩蕩行舟行錢飄然雲水不論程嘯遇人道人尚嫌塵境妨幽致春寒
肯使秋豪有妄情宦道邨酒可除常痛飲縱遊歸野人有舊得尋
盟訪野老偶舟來往無窮樂冬夜夜湖中看月生東闕兩扇荆扉數

掩籬籬門外而歸並溪穿鳥毋歸遲遊客撐小艇招垂釣新製道衣示衣
工曾憐分題純賦詩小家竹哀絲真耳夢秋晚菊早非恰當時
蘸紅塵朝暮何時了此老醉眠初不知道室偶來徒倚草
亭孤江亭冬亭到處皆成一畫圖秋日雜詠壁壁沙痕留浦岸舟中作蕭蕭
秋意滿菰蒲小詞約涼意行舍北三叉路舍北行飯匙步門前萬頃湖題壯
窗聊舉一杯生耳熱夜坐醉中猶覽故人鬚夢與劉郎美夜飲五百年前
賀季真秋日天將開處著閒身閒居初冬作吾曹自欲期千載夜讀了翁
遺外物元和等一塵遺興錦雉白魚供野餉晚歸東村黃雞綠酒聚比
鄰日夏醉中即是逃名地閒遊本避浮名不避人題壁蕃頻拈枯筆賦
幽居幽居述事歸老林間計未疎職書偶見舊稿有感尚憶青山陪衆儁書懷不
論黃紙有除書酒牟鎮驛舍小酌壯心耿耿人誰識行脚髮茸茸漆不

如夏初湖村雜興閱盡蒼流身獨健立春後十二日命駕至郊外敢辭老境落樵漁
幽懷秦之俊和云不須惆悵重行行曾覓桃源幾問程世上浮名
多變態眼前舊雨最關情村舍近得東西舍沙鳥新邀泉石盟
莫謂投閒堪穩臥其如不出負蒼生卜鄰幸得近東籬步屧頻
過不厭遲瓦注金尊傾舊釀紙窗斑管賦新詩青山結伴從吾
好白首同歸復此時仕隱由來兩落落高懷未許俗人知閒吹
鐵笛海雲孤豈必南溟是壯圖秋水波時聞木葉夕陽斜處泛
菰蒲寒泉勿羨仙翁井夜月平分蹔社湖我欲從公數問字幾
回磁酒遣長鬚拂石眠雲傍水濱年華歷盡勝閒身三條裁製
山中服十斛先消酒上塵菡萏齊闌香到枕薜蘿挂壁綠爲鄰
蒲團靜息如枯木豈有肥癯作戰人丈室橫琴賦棠居交加竹

樹儘蕭疎譬棠屋蘸金壺墨煮石頻繙玉洞書脫略似君誰得
似羈愁如我復安如應知此地烟波闊不是磻溪亦可漁范蠡
和云擲郄塵纓自在行簡書寧復畏王程天池一息鯤鵬翼水
國還深魚鳥情菊更教今有主菰蒲原自未寒盟秦川不用
漁人引渺渺烟波入望生萬頃湖光面樺蘿春風一棹日遲遲
故人更有蘇門嘯謂孫滋九好客來吟谷口詩看竹不妨乘興日種
桃猶自憶前時溪翁園叟逢迎好不用埋名也自知湖山蹤跡
未云孤欲剪輕綃繪作圖春雨一犂耕苜蓿秋風滿棹采菱蒲
雞豚集散黃橋市蝦菜船回赤岸湖我愧半生虛度此漫敲詩
句苦撚鬚先生近卜幽棲地賤子空餘垂老身常數通家叨末
契敢言詞賦步芳塵不妨葦布存知己雅有漁樵結比鄰歸去

當爲余仲說依然逢披隊中人（蘭欣與家伯仲同賦采芹）莫向湖干賦蓼居
曠觀身世稱蕭疎傳家賸有長門賦報國何須封禪書三徑風
光應楚楚六時心地自如如子陵尚父終多事牢把長竿伴老
漁江湖和云爲謙蕭雜愛孤行不憚崎嶇隔幾程杭秫有無姑
莫問市朝遠近可關情朱幡在昔留佳話白社從今得主盟琴
鶴蕭蕭毋惟減還鄉仍是舊書生草堂竹閣樓爲籬買得魚磯
未是遲畢歲還消多少屐他年添却若干詩檢書每到更闌後
擁彼應忘日上時屬付兒童長閉戶姓名慢把外人知晚壽栗
里豈云孤圃圃溝塍總是圖網內有魚堪作鱠案頭無筆即編
蒲閒軒餘餘負三徑放艇村村是五湖歸到藥闌支步幢不教
風雨損花鬚蕊蘆桑柘漸相親贏得清閒未老身鉤啄外來門

有客嗤嗟立辦半無塵花村酒債終難免野寺詩僧許結鄰共
美先生眞有意從容洗眼看勞人幾時伏臘守村居話到人間
頗更疎不怕前賢求故錦獨疑造物妬藏書近連陽羨差相似
遠恐終南遜不如廊廟未曾忘舊德肯令容易老樵漁王誥和
詩僅存第三首云岸上牽船興不孤青山望似米家圖半犂春
雨驅黃犢一夜東風長綠蒲節杖扶花尋野寺竹弓射鴨蕩晴
湖何妨老去情懷勝雅有風光稱白髮王文範和云早駕籃輿
北郭行青鞋布襪趁山程數株垂柳藏高隱一路啼鶯戀別情
狂客自應耽野興吾徒誰與主詩盟依依雲樹愁無那欲放今
宵白髮生叢菊新栽市短籬陶潛歸去豈云遲東晉曠遠常舒
嘯流水清泠好賦詩霽月無雲頒酒夜青山微雨放舟時幅巾
到處無人識惟共閒鷗兩自知結得茆茨與不孤分明一幅浣
花圖閒憑驢背看紅樹辭傍漁舟泛綠蒲放眼偏能小天地忘
情惟許狎江湖田翁溪叟頻來往浮白狂呼笑捋髯吳興薄宦
從前事今日幽棲老此身茶譜酒經常自注竹籬茅舍不侵塵
時招野鶴因爲侶偶作孤松便作鄰莫謂晚年甘放達此生原
是謫仙人湖干我亦築幽居叢竹脩脩古木疎此地岸樟堪坐
詠吾家石屋有藏書雲容水態各居勝明月清風縱所如從此
頻偕棲遲去一溪春水槳耕漁時有劉半山者用其韻作感懷
詩以悼亡其詩不傳桑亭亦作感懷詩以和半山而不用其韻
亦佳話也吳寅詩云脩然俯仰此乾坤一室勞勞費討論地徧
埔除搜鼠婦籬加編葺護雞孫未聞東郭招還築却被劉伶笑

人禪市井臣來遷草莽太平田社沐秋恩宅里南濱黃子湖幽
偏果是野人居三重茅恰三間屋一寸陰堪一卷書馬氣既封
瞻閶闔牛衣昔臥泣窗虛蒼茫無著長貧者自顧何容料理疎
悠揚風動隔簾覓隱約青山媚遠姿發櫛何來幾兩屐胡牀改
罷數篇詩量晴課雨巡簷角放鳴觀魚到水涯不分喧卑箏笛
耳俺蹠樵唱獨歸遲迤邐井字接門閭眼界如今始放寬九折
不逢蟠板蠖百層初見拂青鸞烟生浦樹朝殊暮松蓋高空暑
亦寒褰舍水光無際碧淩將心跡付漁竿謝九成和云蔚藍天
影漾平湖信有高人賦卜居門外問奇三徑履室中佐酒一牀
書銀蟾皓魄留眞賞蒼狗浮雲幻太虛逆旅由來誰是主不妨
高臥與時疎誰道風塵與已闌襟懷磊落且教寬故山千里望

雲樹濱水一枝棲鳳鑾芝草環階原異俗狻猊活火不知寒勸
君莫綴垂綸手應有珊瑚拂釣竿霄漢何容一管窺偏於跡象
見仙姿隨風珠玉聆餘唾著筆雲霞成好詩磨劍石臨天下士
種花田接水之涯相逢三載多朕隔把臂論文莫恨遲丹崖千
仞蟲天半積翠北松鶴在巢物以古幽能辟險人應處淡念投
膠經年刺滅雖知已五柳風高不泛交最愛琳琅蟬四壁問誰
容易人堂坳居然斗室小乾坤來往陰晴總莫論國士無雙追
季子世家第一見公孫吾廬自愛惟容膝廣廈何人不處衆硯
兆四三曾人夢後來重幣拜君恩謝天霽和云甘泉爽氣拔晴
湖有客脩然此息居白板翠圖新竹樹烏衣錦照書閣書不堪
讀爾恭雙眼且聽滄桑幻六虛穩占一枝聊歇足何妨樵牧共

蹠疎籬地誅茆放藥闌數椽不礙往來寬孤懷自分隨鷗鷺麗
藻人驚吐鳳鑾蟬押三重花影靜戶臨九曲夜光寒等閒無個
能脩束高臥常時日幾竿落拓從人捩影窺肯將古榦作柔姿
松窗月挂閒閒嘯玉局棋敲慣賭詩歷歷風光欣有主蕭蕭野
興迴無涯瓜離豆架隨田父偃息經年任拙遲應笑書生多咄
咄惟尋深處結深巢黃鍾葉毀鳴嚦雷鳳喙銷沈遜蟄膠閉熟
政辭軒是客愉心更訂水雲交遷廬大嵬原如許都付珊瑚枕
一凹昂藏七尺老乾坤扁指茫茫誰與論茅屋又看留杜甫淄
川可復止公孫不嫌僻冷湖爲沼便任疎狂室作禪耿耿蕭懷
篆庶事會經營筆付延恩

江都焦循著

阮將軍傳第十一

將軍名玉堂字履庭號琢菴其先由江西遷淮安始祖嚴當明神宗時壁揚州生國祥國祥生文廣官榆林衛千戶文廣生秉謙秉謙四子樞敬樞長樞忠樞恭樞長生時衛將軍爲時衡子幼倜儻有志概長身健背行正偉岸與立者雖中人頂僅及胸能挽強馳射矢無虛發尤善讀書爲古文詞詩歌援筆立就中康熙辛卯科武舉人乙未成進士殿試三甲分纛藍旗教習等從

聖祖幸熱河以善射授藍翎侍衛雍正癸未授三等侍衛賞戴

花翎尋出爲都司管湖北撫標中軍遊擊左右營時撫標中軍改用參將大將軍岳鍾琪以將軍能保留之署參將印務改署九谿營遊擊乾隆五年五月湖南城步綏寧兩縣山內苗民數萬人盤踞山谷接辰州數百里肆出刼掠道路不通殺傷官兵鎮筸鎮總兵劉萬策討之將軍領九谿澧州洞庭常德四協營兵從萬策駐三界溪三界爲賊門戶賊悉精銳屯山口勢甚勍將軍度地勢偵探賊情六月六日進薄賊寨身倡士卒力戰賊大潰乘勝偕殺奪獲糧草器械無數賊退保各寨勢遂分六月四日攻八面寨克之追殺數里焚其巢七月攻長安營井口各寨飛毛坪龍家溪竹林諸寨諸寨地險隘林箐深密將軍率衆步行冒矢石敗其伏兵鼓銳而進一日五寨皆下當是時

上慮兵權未一命貴州總督張廣泗蒞湖南總制全軍知將軍謀勇深倚重之令督各營兵進勦酉山大善賊積木石斷山路兵不能入將軍佯攻其大道陰從間道夜率健卒五百人攀藤越嶺而入墜傷膝流血滿足腫縛以布進益力轉出賊後徐木石賊覺來拒烏槍繩火矜如飛蟲將軍令衆負險偃伏藤牌護前賊至槍齊發我兵寂不動賊易之久乃鳴一大礮鼓兵直下如雷霆賊潰散正道兵無木石阻亦大進夾勦之殺獲甚多搜獲龍彈刀槍刀標槍等器械前敗害巡檢司印一顆餘賊八百戶退據酉嶺糧盡不支間出數十人近營跪哭乞降將軍爲之請總制曰賊挫多詐汝能任其咎耶將軍以死任之明日率賊衆近大營跪乞降總制曰發三礮不叛去降乃誠乃發礮驚散十人衆股慄莫敢轉側始受降是時各山賊寨並破老幼退保大橫坡橫坡酉險地也正路不能攻破將軍率兵由左路登奮前奪殺突入賊寨槍礮所及賊精銳俱盡生擒男婦子女累三千餘人賊寨盡平總制將盡誅所擒以盡其種將軍諫不可請曰壯夫能決兵抗師者殺之其婦女及男子十六歲以下者宜免予不已乃許苗人環跪哭聲震山谷以功推陞河南衛輝營參將以操兵嚴巡撫幼之罷歸遂居城十六年

酉巡接駕奉

旨以都司錄用明年補放廣東羅定協都司二十一年陞欽州營游擊卒於官初江蘇巡撫張清恪公主武試爲將軍舉主公與總督和許奏解職居揚州館舍將軍處其有不測佩刀挾矢

謹左右同寢食數月不少離其報知已如此九谿有北山周數十里兵民所仰給豪姓者明季指揮之裔訟言山爲其家舊地將奪之將軍力爲申辨昌洞庭之波舟幾覆卒得請於制府兵民大悅謀立祠祀之不許後去任祠立迄今祀未已也所著有珠湖草堂詩集三卷琢菴詞一卷箭譜一卷陣法二卷乾隆元年授階招勇將軍生三子承德承義承信承德生兆麟高郵外委千總承信有隱德嘗拾遺金俟其人還之又以金贖士人女俾不失所時人稱之生子元今官浙江巡撫承義子亨監生

焦循曰將軍沒家日凋落有僕楊祿高苗人也祿中將軍敗育之至是令他適哭不肯去無已賣菜於市曰吾感將軍恩何忍事他主也尋復歸余聞某遊擊者勇力過人與將軍合兵攻

勦且交善然好殺以斬人爲快其後以刃自刺死子孫無與者吾觀將軍事有以信天道之可憑也

文施畢趙傳第十二

文命時名二訓以字行居荒湖東種柳千樹名其居爲深柳堂一時高士多從之遊命時善畫蘭時謂之文蘭張庚畫徵錄謂其瘦筆乾墨運以中鋒秀勁拔俗花蕊疎朗別具神韻展玩時令人有世外之思洵士人之高致也傳其法於子九皐及壻焦潤九皐字秋湖

施原自號曰牧民又號噓兒好驢蓄驢數十頭放於湖濱以自怡樂善畫亦以畫驢傳世以爲施驢者也

畢銳字穎君晚號山樵康熙甲辰科武進士貴州平壩衛守備嘗以軍事駐養龍坑坑中多藏書穎君故好形家言得異本數種歸而習之遂能精辨龍穴指點多奇中當時地師莫能測也

吐蕃帥騎恣有異志值平壩禾秀兩岐上官將以爲瑞責不獻穎君不可謬對曰平壩舊有此種非瑞也是年罷歸優游烟水間寄情於畫所作山水人物得者寶之年九十終於家

趙嗣夔字南平雍正己酉科武舉人指頭畫徑丈山水性簡傲不與富貴人往來晚年力田自給自號曰鋤夫竟窮死至於無棺斂時有孫畫者蘭之族孫畫工筆人物或惜其未超乎法也又有阮竹林以畫蟹名

焦循曰康熙間湖中能詩畫者不一人大都情致高逸不逐逐於塵俗居沽博突之氣頓是以稀也文命時施原性資高妙寄

托遙深豈貢役志於富門移神於長耳哉惜乎載筆無人歷年久遠間其風不復能訪其事而令其徒以畫名也穎君出身戎馬筆韻淵恬而平淡墨大呼不以干世即以畫論亦豈山人名士之流乎查士標字寓字伯菴所書偶落人間四字尚存居未久故不錄

郭詡常周張王傳第十三

杏隱先生姓郭氏名天奎字葵心故居城乙酉大兵破揚州母以驚死父縋城死兄之子七齡被虜去兄憂鬱病甚先生不忍避去於燻火鋒刃積屍亂骨中冒死營其兩親之殯葬甫畢慨曰兄之子不返兄死矣已而曰王師豈掠人者毅然往師間求之雪涕嗚咽丐食而前問者爲

之悲哀徧歷營伍幾罹危險卒得攜兄子歸以慰兄先生世醫父仰橋賣藥於南門街先生受其技至是居湖以醫濟人湖中人德之畫杏千樹坐先生其下比先生爲董奉而祝其長生也先生因以杏隱名

謝承貴字慕川子大才字燕山父子並以俠著名元末之亂揚無遺黎明太祖徙民以實此土於是謝氏自江右來始居桃花橋八傳至慕川當明季多故湖中之士皆閉戶咿唔不知時事慕川獨挾貲走四方與燕趙秦晉間豪傑遊冀規天下大計得一當以靖流賊嘗以千金貸臨洮令全其邑見其所爲知不克終遂棄貲他適既久於外數年無家信燕山隻身走數千里尋得之力勸歸隱乃歸爲農夫力耕之餘即以濟衆至下河買田

千畝攜家童百指牛隻耕具父子躬親課之粟大積以貸貧者見鄉曲有不順不義者叱而杖之莫敢侮亡友之冢其家式微或遠處春時自攜紙錢哭奠於地有大徭役衆畏縮不前則毅然以身任雷役奸人斂手而退鄉里小兒桀驁者有所爲不敢令慕川父子聞也高傑之亂潰兵肆掠有被創者數十人竄於湖濱偃臥不能去慕川令燕山昇之村寺中滌其血汙裹之以藥哺以糜粥周旋月餘俾得全活以去生平凡三致富皆散盡慕川年九十五以終燕山年八十二以終

常用中字衡一黃珏橋人父聖斂喜浮屠說不茹葷飲酒用中亦不茹葷飲酒人曰子幼年乃佞佛耶不答族老曰子之父蔬食者有所爲也子何所爲而亦蔬食用中徐私語曰人子不得以甘脆養其親可自食甘脆乎遂茹素終其身娶姊邵氏五年生二子恒楨而邵卒父以其盛年也令續娶以育兩子用中從容對曰恐未有性情如邵氏者轉爲兩子憂竟不復娶兄弟四人伯季早卒以楨爲伯後恤季姊延師教其孤事仲兄極恭年四十九卒病中旦夕惟呼仲兄不已他無所及郭嗣齡稱其孝與敬兄不皆利無食色好不競勝不沽名與吳寅爲作傳

周維藩字屏之一字藩卿孝友醇篤深于佛典歲時伏臘集高年數老諷經勸善壽踰八十鄉黨咸稱長者康熙戊子太常卿左公必蕃守揚州以扁表其門

張柯居廟頭本籍關中人善騎射重交遊有俠概爲武學生時邑令有墨宰邑民多賢同知朱公有曲直率就朱公訟令大恚

諸於制府制府故好令遂罷朱邑之民大不平日洶洶於街市聚數百人昇城隍神至令署傾水於堂曰洗堂令故健且恃制府南面坐閉門縛人於是人各鳥獸散有諸生藍一采湯西京楊掖駡汝小泉等十餘人被執令訊之問誰爲首者莫敢答時柯以他事入城聞是事往瞰之見令驕狀不可忍喟然相向曰張柯首事者令持筆曰何物苛者柯張目掀髯叱曰執柯以代柯之柯非爾之苛也爾有罪奈何訊人令不能詰繫柯等於獄而上其事制府制府怒令益肆屬獄卒置柯死卒以牛革拳柯腕痛徹心腑夜三鼓有呼於獄外者以金賂卒一奴掣刀出盡拳腕得緩其人謂諸卒曰獄猶未定宜善視諸君賈十二爲督學掾令請褫柯等衿賈痛哭訴諸人枉狀力爭得免已而令遷

去新令項公來張得釋明年應省試中武舉是爲康熙五十七年乙酉科越數年柯在京師遊郊外遇一人衣冠甚偉相視而笑曰曩者君故武斷然君義士也柯熟視憶即來獄中者指謝問以姓名不告而去

王仲騄字星駕居赤岸湖乾隆七年水溢愚民盜決隄有司擒治之或挾怨竄入仲騄父名逮甚急仲騄曰父老矣兒請代死慷慨就繫大吏廉得其枉曰爾貌不類犯法者騄匍匐泣涕請曰水溢六年矣隄決則死緩隄不決則死速隄決家一人死隄不決合家且死天將雨蟻知移垤而況人乎大吏曰然則爾決隄也仲騄曰因實不決隄然辯冤一人生蓋民隱則諸囚或生因不忍一人獨生而坐視諸囚之死也大吏惻然依仲騄供疏

請於

朝有

恩旨概不問

焦循曰謝燕山郭葵心王星駕挾雄桀之才舒父兄之難復能行其餘力濟衆及人孝弟爲仁之本不信然與張柯慷慨任愆隸眷短氣雖有歉于醇儒實無悖于義類也用中之行不出戶庭至性所鍾情欲忘焉是尤口譚詩禮者之所難與

王郭謝陳李常傳第十四 虞巍重 杜銘

王祖修字俊士方魏子康熙乙未歲貢生與郭嗣齡同時教授里中里中士分而從郭祖王守溪王宗陶石蕢不相下然皆以理勝者

郭嗣齡字引年一字述堂康熙乙未進士松江府學教授罷官歸華亭張榮述其槩云於乎述堂司鐸雲間將及六載誰復有知述堂者乎知之者祇有二三君子及門諸生而已述堂未第以前文名滿天下四方之負笈者固多既第以後一時之從遊者益衆俱不過專攻舉子業爲弋取科名之計若以行論知已良難即如從前家食時半生淪落能重述堂之高風欽述堂之道範者舍李厚菴仇滄柱胡京蒙而外寥寥何不少概見也後至雲間爾莫逆者亦止予與王範之兩人已耳述堂之事兩尊人也雖號節於外甘旨畢備異味必供冬裘夏葛經時預辦婉容愉色出自孺慕之誠流露於外其孝於親者若此又能體親之心推愛宗族鬻聚孤嫠生養死葬更能不私已有廣親之愛

肩旋姻亞濟困扶危寡婦孤兒賴以完全名節者蟬蟬若若無倦容無德色歲以爲常在官日不輕然諾不苟取予一塵不染胥吏苦之故其告致也有若或勸之又有若或擠之者予雖百計留之而述堂之去志決不可挽回矣述堂一生嚴氣正性動循禮法事親孝交友誠居官廉處家儉耻奔競立名節暗室勿欺衾影無愧真畢祖王官牆與陸稼書先生後先輝映誠如史靜菴所云行將以引年重科目不屑以科目重引年也名言哉初述堂師事范石湖盡受其時文法以王文恪爲祖輔以思泉震川堅以自課即以授徒適朗京蒙督學江南力正文體述堂之徒取拔殆盡已而張樸園督學延鄙南殷蔞五佐閱文蔞五於時文少許可得述堂卷大詫異言於樸園首拔之于是述堂

之名振於四方同時何焯焦袁熹方桑如皆引爲同志其弟彭齡猶子宓沅長源壻謝明庚相繼登科甲天下論舉子業者推江都郭氏一門著有古文偶存集玉山詩集印山堂諸制藝稿雍正癸卯浙江鄉試聘述堂人兼爲同考官時文體尚駢往往肩迕不切述堂得金澳卷力薦之主司若其文荒寒淡寂置第二人述堂大哭以爲非元不足以挽回風氣其以文自任如此高郵王心湛謂文始相牴牾繼而首肯以書報述堂云僕向謂守溪簡質後生學之恐少變化近得文湛持楊維斗二刻又得安溪前選總文三百三十餘篇凝神讀然後知不但前者之失言即僕數十年來所奉爲先輩者皆非真先輩也守溪之法推鶴灘荆川盡得之而猶遺其蕭疎淡遠一派宏正之間嘉

靖之初不失步趨亦間有錯綜變化之法而於守溪之妙實未之盡也降而隆萬蕩然矣舉一切洗剝傳注推廣大全之法而盡棄之舉一切實賓詮理字櫛句比之法而盡棄之舉一切靈奇幻妙似對不對不對而對之法又盡棄之第標驅兼數墨有朋數文而以爲守溪守溪云乎哉時師又振振焉取必讀本子中之降萬文而以號於人曰真先輩先輩云乎哉然守溪之不易知不但今日前輩中亦多鹵莽文楊之評强半皮相而不得其髓理楊子常蓋深知之而總序之外不見一語近惟安溪公實稱隻眼第評騭淡簡理奥旨遠後生卒難理會僕不憚老眼之昏細加評說得文一百五十餘首備目呈覽以從求誨並祈長兄指授生徒之目錄一紙見擲精加參訂則三百年祕密而藏者和盤托出矣

謝九成字鉉玉初名鼎後改今名號鶴墅蕪山子也幼時出就外傅與農賈之子雜處而九成獨錚錚鋏中適湖中諸名流聚而來覲村劇欲足師館見九成問所業曰解對句矣請君出尋常五字句應聲答之甚捷一乞乃觸所見出句難之曰雲裏紙鳶鳴赤日亦即指所見應聲曰簷前鋏馬戰西風諸君大驚又一乞嘗而擘其頂曰紙鳶對鋏馬鳴對戰已奇確何由而解赤對西乎九成肅容答曰五色安得不以五方對自是諸君歎奇絕遂號神童時時有過而試之者無不稱意以去且相與爲詩爲詞爲散雜韻語時諸老分美人十二題仿劉龍洲沁園春詞九成闔其二甚捷而工是時歲科並試大學額數至簡邑千餘

士苧盼三年惟十五人而十五人之朕人望者拔十未必得五故其父兄以應試難令投筆業賈九成不敢却夜起猛力誦讀日中第株守賈所不獨賈無所利而貌益迂滯父兄知其不克賈也還令讀書乃與郭嗣餘同師事范苍苍授以經史古文之學應學使試時學使不按揚邵者五年至此方隮試九成以村僻少年首拔 輒人方疑之乃出居於城與城中時彥登堂角技都人士多頫首遜服遂歸湖益自迅厲潛修力學不競名祿思傳學於來者於是四方願學之士就湖濱齋舍至不能容家絃戶誦聲相接也歲科試拾青衿如芥四五十年中文風甲於四郊自是始其宗人謝震居邵伯鎮慕九成之教延於家塾邵鎮之士翕然從之所著有鶴墅詩鈔二卷樂府學步吟二卷

湖上翁氏譜一卷以諸生終兄子旭字東寅旭弟天賚字觀南號愛園並能詩高風古道里人望而生敬湖中論文學者必推三翁東寅有遺間偶集一卷觀南有來青閣詩集一卷

陳儼字敬輿一字以莊乾隆庚申歲貢生以習負販爲布客一青衿與交易敬輿稱以先生其人怒批其頰叱曰爾若木豬目不知書何物奈何先生我敬輿大不平將報之人曰不可爾生意人敢與讀書人校乎敬輿憤曰讀書固尊若是與曰然曰吾不爲生意人矣請改而讀書遂師事翁鉉玉盡得其學鉉玉愛之妻以女嘗手寫七經誦之精於說理郭述堂以講學自負敬輿至必欽容以待謂人曰此生理致神駿妙悟勝人其論時文宜本先正理法尤宜合題位以肖神吻時盛傳王廣心緝蠻黃

鳥文敬輿擲諸地曰摩夢之音亂人心智且於大學引喻之旨果何與乎館於公道橋阮氏以歸胡之格授其門人阮鶴隨或牧其不利於試也時學使有提試之檄取七人試極嚴稍疎者莫敢往敬輿率鶴隨就江陰試得售而歸于是衆人乃大驚服既而館於黃蘆商也一布袍未嘗自怡甘泉令劉公復乾重其人爲序拆字新編刻以教後學至今里中習時文者無不以敬輿爲王泉廷年九十卒於家所著醒齋詩時文偶存草范公堤利病議子顯祖孫德瑛能世其學以教於鄉里德瑛卒遺書存

吳太學宗贊家

李裕滋字問山號釀園宋忠臣李庭芝之裔居高家橋與高淡園爲鄰和易善誨人學者親之著有釀園詩集子來鶴志鼎皆縣學生來鶴字孚中歲試得高等於次當補廩膳生無缺衆釀金爲之謀孚中拒不受不可及也

常鴻儀字象若用中子也家有別業在鴛鴦塘用中延李裕滋爲之師以吳祀陳儼爲之友其讀書其中剛切以成其學儼既老鴻儀授徒里中里中讀書之士半出其門若范華春楊長發周玉柱裔兆全者其選也精於易歲除久自卜知死期明年果卒同時有歷先生者名施直字良木嗜酒高吟不伍俗後生學者多從之遊後不知所終或曰沈于水其後有杜銘字容西居桃花橋以文藝教授生徒著有潭北庄詩鈔

焦循曰湖中時文之體獨能存先正風格其有牛鬼蛇神敗壞法度以求速化者一童子能笑之當是時士之貧者授徒以供

衣食其相集也非會文即談藝賦詩以市井角逐爲可耻偶涉佐酒居間則衆共遠之此風俗所由醇也自王郭以來師友講習之功不亦遠哉

吳千爲傳第十五 光

余幼年十三四時見吳宅迎

誥命焚黃墓間賀者觀者如蚍蜉蟻子里中老人曰吳千爲故善人此其報也時千爲子重光官代州知州其親戚族姓友朋附之者無不赫赫從事於衣裘僕馬之盛吾里中變惟魯爲聲華自是始也未幾代州罷友朋散族漸凋落二子相繼死里中宅賣於他姓湖之濱幾無吳之迹矣里中人或欷歔太息曰吳千爲故善人何如是報也歷年既遠里中後生莫知千爲爲何

如八千爲壻李君我士夢有千爲叔涵所撰千爲傳裴士爲余門人李本善族兄本善父道南又與重光爲同年生來得傳以示余其敘家世最詳而於千爲之善未能言也余聞之里人云千爲產不過中人而好施予每歲暮權其里中之貧者緩急多寡析白金作數等各畀以紙納懷中昏夜按門而投有知其所爲者就而謝之則答以不知也歲以爲常其親族賴以舉火者無論焉千爲名椿年一字秋崖其先敘溪南人業鹽於揚遂入江郡籍里于鳴遷居黃圩橋生三子長訥安次岷原次涵訥安生椿年椿年甫弱冠即佐理家政而委曲備至以求當其親心兩親沒哀毀不慾於禮與兩叔同居處生齒日繁一以至誠接之馭以公慎從無疾言厲色岷原病竭力調治藥餌之費不少

指及卒哀痛極篤涵曰余年來老憊不堪子又幼小而維持調護幸得優游歲月者侄之力也卒之日內外大小無不痛哭流涕蓋其慈祥惻怛之意始於骨肉廣以及人凡施藥施棺貸錢貸粟皆緣孝弟睦婣推而致之者也生三子長重光乾隆己卯科舉人次耿光縣學生次世光太學生重光字宣三一字岱泉號愛廬壬辰夏擢發山西始任太原縣知縣調陽曲署絳州丁酉引

見奏對稱

旨陞代州知州署朔平府知府事以崞縣民孟姓殺人事被吏議効力軍臺其幼子慶仁跋涉出關迎父歸時以孝稱耿光子慶祺語余曰岱泉公善治邑斷獄人稱神明太原去省四十里民多充上官胥隸公治之崇善黜惡無所顧忌民皆攝服有殊寄一顯官屬前令封禁業主不得開公勘訊斷如法有從兄弟爭水道不相能居間說合之人毆其兄死其人畏罪賄其弟頂認咎公察其狀有疑反覆究得實太原有劇盜久未獲公引市井無賴子常犯法在籍者察其材可任寬其既往開以自新衆感奮遍歷深山窮谷得之是日黃沙滿空大索無遺擒其渠魁通省諸刼掠案悉結在陽曲禁官錢止官當舊有七十二約支應馬草僅存其半皆渴敝瘠薄之村蓋其餘巧爲脫而倍增以累是也公盡復舊制時大興朱文正公爲布政使司謂公曰君此舉可謂仁明慈惠之政也河津縣豪矜妬奸殺人縣令故寬之公甫涖絳州提訊得實明治其罪丙申川師凱旋過翠巖檄

公署夏縣授以指令富戶助夫馬公不可自捐廉以應不累民前令案牘塵積民多上控公理一月皆息在代州復斗山書院按程課士甲乙皆出已手代之人文甲於晉由公之教育云

焦循曰岱泉承陳敬輿李問山後一變而爲臺閣冠冕之文遂自以之取鄉薦一時從遊者應府縣試多列解首可謂盛矣然先正典型淪於肌髓一加藻繢文采遂彰若第尚其文漸亡其質披錦繡於土木靈氣俱盡何以文爲王郭之學學者或鼎枯淡而遠之吾謂文勝者濟之以忠規矩者方圓之至也肉雖多不使勝食氣可矣

孝子傳第十六

房永興農家子也居崔家嘴目不知書而至性過人始母病孝

子刲股肉進之良已已而父病股肉不復可割乃破脅出肝以療父父又得愈未嘗使父母聞也創甚倦臥於牀母以其不力田也而責之强起擔麥隴上脅創裂枕藁而蹠血淋漓漬於乘乃共知孝子割肝事扶歸臥數日創合不死又數年以病卒里人陳儼作五言詩記其事甘泉令龔公鑑立石表墓墓在黃玨橋東南七里陳家衝田戶屋側

郭癡者郭庄人母死臥棺下三年不沐不櫛不茹葷飲酒不與婦人言人以癡目之故名郭癡其名不可詳郭庄在孚佑菴之北裔瑞符云

駐四亦農家子乾隆二十六年大水踣其屋其父棺故未葬四不肯去泣涕伏棺上浮沉波中胸肉盡脫骨露血涉涉然

焦循曰余於里中求所稱孝子者僅得三人而三人者皆田家不識字之人嗚呼豈誠然哉永興之墓有碑石人猶有知之者郭癡駐四之孝出諸天性其誰知之丙寅夏水大溢棺之漂於湖者不下數百或痕擊散或倒置灘澳間皆莫知其所從來久之亦無有來尋覓者農叟因道駐四事以爲其父骨之存賴有此兒余乃得聞其略不然四亦隱矣唯其隱吾益信其孝之誠然而如駐四者豈無人而莫有能傳之者耳而謂稱孝子者僅三人豈誠然哉

程翁傳第十七

程翁名維章其先泰州人世爲小兒醫尤精種痘之術與先君子交最深結廬湖中居相近每與相對默坐終日不發一語室中若無人也翁通儒書善歌時吹笛作甘凉之聲令聽者泣自翁居湖湖中人不知有痘之害山西某令不遠三千里以騾車迎翁去見其子曰聞翁之技然不敢試也能預以狀語我乎翁撫兒良久曰當得二十九粒見某某部已而果然翁之跡唯往來邵伯鎮主孝廉張容堂家乾隆乙巳先君子棄世翁乃去爲海上遊迄今不知所終余嘗閱顧頌經其下篇言治丹之法極詳疑古人於痘槩謂之丹耳錢乙始詳治法陳文中繼之而治法相反汪機本魏桂巖作理辨以參論錢陳兩家之得失此術乃以漸而精然未有如種法之善者也相傳宋王旦得諸蜀中老媼者不可考然非聖神之妙不能爲此余幼時出痘即翁所種後見翁治諸弟妹始以痂入鼻七日項下痛壅起如瘰癧翁

曰萃於此矣於是創著而壅失凡痘家所忌此則視爲常譬之荆楚虎狼之國也晉文公伐曹衛而致之於城濮故大挫之而莫予毒爲此術者誠通乎微合於聖人治未病之義而愚者必不肯爲此以待其毒之自發必挾寒暑乘疫癘兼鬼物其勢既熾然後議攻議補幸而勝之吾氣已奪何如消之於未萌而逐之於所及防也

裔烈娥傳第十八

楊升菴作孝烈婦唐貴梅傳歸熙甫書張貞女事皆不憚刺刺言之夫貴梅以府官毛旺受贓不獲雪而傳於升菴之文張貞女以張副使邱評事得賄將寢其事以熙甫之爭得白裔烈娥死事與張唐前後若合符節恭逢

盛世有賢太守爲之理而請旌於
朝一時紳士建祠祀之以視貴梅之遇毛旺張貞女之遇張副使邱評事幸不幸何嘗霑壤向嘗彙輯府詳志傳詩文爲二卷亦云備矣然傳聞之詳略異同恐後之人惑之也復爲書其事吾鄉黃玨橋之裔姓爲望族瀕湖而居曰裔庄無他族娥家獨貧父病將死亟覓壻爲媒誤許西門孫大成時娥年三十一終喪年二十四康熙辛丑冬十月適孫媒云孫銀鋪實則磨豆乳爲業姑魏有女二人長適陳所德次適凌九齡爾德迎父柩江西九齡父以婦不安於室控縣存案於是二女居母家有縣吏楊綏萬及孫成武與其母子通魏漸呼娥出娥扃戶自守明年正月呼益迫乃告夫約俱死碎鏡及梳具示不復爲人十三日

夜夫婦甫縊鄰覺救之不得死二月歸寧哭訴於母並告兄振遠但言有外人往來言之不明中夜持母袂泣臨去檢母篋中青白線各一縷曰兒必不玷辱祖宗是爲三月二十二日四月初三日成武綏萬相繼來宿十日不去十七日夜魏迫呼娥出娥不應魏憑牆之不應諸淫醉裸而譟窗下娥乃用青白線合上下裹衣縫紉至足更以青白線縊而死線斷墜地魏覺不救惟以婦縊縣吏去盡有其裝物以病死聞其母娥之舅祖郭遴上嗣齡曰母老憊兄皆鄉愚惟鄰人悲其慘嘉其烈平日以母家遠每遇非禮相遇必泣拜鄰謂將來務作證以白吾梁江都黃湄曰娥死鄰人鄉人途之人皆奔走歎息號泣拜屍下或詬侵魏魏反唇焉衆激而譁俄積數千百人愬諸府知府曲阜孔公親鞫之獄成徇諸淫如令設具親祭於柩前葬平山之右岡樹坊曰清白銘心撫軍吳公聞之給扁曰捐軀明志初娥死大成自刎不殊魏匿箱篋什物等金麗生家鳴坊報縣言娥積銀四錢將買布爲大成案去買豆以致自縊江都令不能察會衆鳴於府府筋儀徵縣令李昭治檢驗知娥事情實乃駁縣振遠供出凌姓休婦弔閱縣卷如所供孫家雇工名二子者亦供男女暇昧本末坊達又獲孫成武於金麗生家魏氏等不能諱獄乃具余聞諸振遠曰傷綏萬縣吏也故縣庇之府終以裸譟爲綏萬諱僅科以杖不罪其強逼也哀哉然太守獻語云人非甚不得已孰肯輕棄其生黃湄爲碣文云烈婦之縊諸淫逼之諸淫之逼姑嫂之夫非嫂之逼之亦何不得已之有儀徵方觀表

其墓云諸淫伺大成他往裸譟窗下而府詳則云是日大成與裔氏同處成武等自無窘辱之事因姦威逼之條自難向孫成武等比擬嗚呼大成在室其母雖淫能呼其婦出乎孔公賢太守也而庇一縣吏吾爲之惜矣乾隆丁未間有伶人朱三者縱其妻淫呼子婦迫汙之婦不肯以剪刀殺諸室中有爲之說者又略其父母家官乃不理吾友汪光曦作文以討之余亦撰樂府詞歌永其事惜不能如升菴熙甫之文足以傳婦雪婦用是思孔公之賢又何可多得也歲壬戌余在錢塘館阮撫軍署中見秀水章原姑死烈詳文先是原姑父坤元業屠姑與母居樓年十九縣隸張五者屬唐士方張勝林張麥禽父不肯而許北門楊姓五乃率其徒沈文英周高譟於門誣女嘗私與之盟姑

聞大泣是夜縊死辛酉九月二十日事也議者引鄉曲愚民隨日斥辱之例欲寬五之罪撫軍不許曰始而謀娶既而誣辱於門雖無字跡當用死律五卒議殺而姑請

旌或曰五縣隸也諱爲衣工欲寬者得毋以隸故邪余嘗錄其案於道聽錄中振遠與余爲中表親其年九十餘賣魚市中乾隆乙未夏六月縣隸陳猴者誣振遠抗魚稅繫其子辱之致其子投水死縣令王某亦以隸故不欲明其事給棺錢笞責而已振遠夫婦遂傷痛相繼死去娥死時五十三年

貞節傳第十九

陳嘉誼妻金氏本郭家橋人明萬厤己酉遷於黃玨橋市時嘉誼年二十金年十九生一子喬數月而嘉誼卒金處始遷之地

距母族遠日奉老姑內外無期功親陳氏之脉不絕如縷金氏上事姑得其歡心生養死葬不愆於則下撫孤子既遂其生復誨以義守節五十八年子一人孫四人曾孫七人元孫十八人其族遂盛

國朝乾隆二年追述請

旌立祠於鎮西街吳寅題其額云節賢堂

厲恭人者阮千戶子秉謙婦也千戶罷官後秉謙沒值明季兩鎮擁兵城中不可居恭人請於千戶宜避去乃懷金五十兩挈兩子奉翁出北門遇亂兵以刀傷鼻流血得免止於北湖公道橋教子皆克家勤儉所積用治田宅遂致富其第三子極忠中康熙庚戌武進士仕爲滁州衛守備恭人得

誥贈爲恭人君子曰事翁以禮孝也撫子有成慈也守貞數十年節也知變避兵得保其宗嗣也今北湖阮氏稱盛族實原於恭人恭人墓在千戶墓之北極忠副室辛氏年二十六守節至七十九歲卒乾隆癸卯科武舉人大武妻史氏年二十五守節至七十歲卒武學生諸武妻朱氏年二十六守節至七十四歲卒縣學生諸堂妻歐陽氏年二十五守節至七十三歲卒太學生升堂妻耿氏年二十七守節至七十四歲卒恭人後以節著者五人縣學生阮金堂副室張氏兩次刲股肉救夫一在乾隆戊戌一在乾隆己亥生二子長承春次鴻貪教子姑苦終身鄉黨以爲賢母也

焦循曰昔何生婦周割股愈何生病歸熙父爲文以弔之詞云

惟孝子之獨行兮世或議其爲奇苟毀身以全親兮又何非於民彝斯前世之所傳兮作人子固有之至于今而創見兮婦爲夫而自刲夫與父其一道兮夫孰謂其非宜余錄張孺人割股救夫事附焉恭人後已死而守之未死而救之其義一也

廟頭賈何子妻張氏鹽鹽溝張庄人生於康熙癸巳年乾隆庚申何子卒時張年二十八守節三十年乾隆丙申年卒

常與女弟嫁城中孔某爲婦適年高傑兵亂被掠常氏知不免豫藏利刃袖中至是大呼自刎死見康熙江都縣志惜載筆者不能詳述其事也

監生謝銑妻王氏年二十六而銑沒銑之父天資失怙早孤奉孀母依外家梁氏至是銑又卒王氏不欲依人織紝以給柴米

俾老姑溫飽娛樂不悲喪子守節六十年當明神宗時以於有司王氏生二子承富承貴承貴生五子大德大才士賓士賢士麟大才生五子九卿九棘九章九皐九成九皐生五子竹旭旌益壽旭生三子延年永年迎年延年早卒妻賈氏崩頭庠生賈汝梅女年二十三遺孤月桂甫周歲永年迎年亦相繼沒翁姑老年悲痛頻覓苦懇葬之撫月桂成立善生理家業康盛凡守節四十七年乾隆甲申請於有司得

旌表月桂生二子長灼長炳皆早卒灼妻歐陽氏同鎮歐陽永年女炳妻錢氏錢家衛錢九如女歐陽年三十八錢年二十七皆無子兩婦相輔持家和睦無間言撫族子埈爲灼後已而翁卒歐陽亦卒錢教埈讀書今已弱冠錢守節亦三十年矣埈從

余遊述其家事以語余謝氏自王至錢八世而有三節婦

楊烈女黃玨橋人許字程氏子未嫁夫沒喪過其門烈女號痛不食父母勸之女曰已許程爲程婦寧論嫁不嫁乎遂自縊事見康熙江都縣志惜夫及父並不書其名詢諸里人無有能言之者甚矣序事之文不可不詳也

赤岸湖農民貢成儀妻仇氏十五而嫁十九而孀生二子方襁褓翁姑憐其少孀之改適仇氏曰翁姑得子遲故娶媳早幸而有子媳去子誰與撫且媳即子也子死而媳存翁又何憂願矢死力田以育兩孤君子聞其事而高之甘泉志云

農民王京華妻黃氏亦赤岸湖人夫死撫幼子力田自守家民王姓者嗣其少聳華京族人强嫁之不先令黃氏聞鄰嫗悉其謀密以告黃氏大號哭抱子繞棺竟夜慟不絕聲强暴至則已縊於棺飲死矣湖中庠士潘人龍憤豪之橫而黃之寃鬻田授黃氏兄弟爲伸理資令恐於官豪挾以危言黃氏兄弟懼竟寢其事雍正江都志云

周鼎妻謝氏黃玨橋人謝象乾女年二十五而鼎沒時康熙二十四年也謝忍死奉舅姑撫二子又中卿長並成立又中卒妻潘痛不欲生謝婉慰之共撫遺孤鼎與生玉桂玉桂生屺岱皆世業儒謝年八十八卒於乾隆十三年守節六十三年事見當塗告祭周節婦文文中言江都陸公朝璣載入縣志今志中無此文故續修者闕去耶特錄之

常第授妻賈氏黃玨橋人年二十一歸常第授第授故尪弱多

疾賈調護維謹踰四年第授且死念其無出有所欲言而莫吐節婦惕矢聲指心以示即不食常既沒諸姒勸之賈曰吾非必欲以死殉者舅姑老吾夫不及事吾又無所出顧唯食不下咽耳乃强進粥以自活舅姑憐其少而勸也曰吾有他子婦一切服勞不汝煩節婦感之而勞苦如常立第授兄子是儀爲後愛之不啻所生毋提其手哭告於夫之靈曰夫有子矣自爲發婦凡歲時伏臘即昏姻至戚不得復見其面年六十四而卒守節三十九年里人陳儼作常節婦賈孺人傳亦云名列郡志而志亦無之

吳貞女父名冶臣業醫居黃玨橋市南貞女性端正不苟言笑幼受聘許氏子學海學海幼失父母依外家病瘵女痛許孤貧

義不可親往爲調攝乞父時爲之診視躬治藥餌使家人饋遺許病劇遷僧舍欲邀女一見謂冷臣曰死生夫復何言余所以依依者痛死無以爲繼而生無以爲歸也女聞即强起許遂卒時康熙五十六年五月五日也貞女甫十七臨棺成服葬許於許氏祖塋從此茹素去華飾有爲女重議婚者女即絕食求死誓曰生不同室死而同穴是吾志也父母憐其志不復議嫁守貞十九年病死復遺謂父母曰許子死兒即欲從以父母素愛兒兒不忍重傷父母心今死晚矣同穴之誓毋我違遂瞑年三十六時雍正十三年九月初五日也葬在黃玨橋西墩磯頭道旁葬之日里中文士數十人投以詩歌甘泉令龔公鑑表其墓曰玉潔冰堅今呼爲奚家老女兒墳

焦循曰余兒時每聞先母謝太孺人談奚貞女事未知著錄久而不記其夫名氏徧問人無知者個客吳六議貞女墳卣語余言十年前木坊尚存今圮矣然問其詳終莫能道也戊辰春里人張連偶於余族弟德玟家見余族祖敬齋先生所撰奚貞女傳草稿急語余余求得讀之錄如右嗚呼忠孝節義之氣鬼神必左右之不令磨沒而心之精誠不驗於是嗚呼可畏也夫

潘氏赤岸湖宰士璉妻也始適士璉見其貧亟典簪珥以供翁姑而勸璉習舉子業未四月璉病中死法與潘訣曰若將何爲潘曰妾之死生一視君君死妾焉得獨生今絕粒已幾日矣璉曰非也子死無益於我不如撫侄以後我則子不以我之死而死我且因子之存而存潘頷之璉卒潘一如所言家益貧日僅具一餐而令翁姑得飽食嗣子不饑寒皆女工紡績爲之也乾隆乙卯三院具題奉

旨旌門今宰家灘之南有宰節婦坊

沙林士妻常氏年二十三而婦貧苦幾不自存教其孤永福讀書入學有聲于庠序已而永福卒常年九十守節凡六十餘年

又宋鴻妻葛氏亦二十三而婦卒年八十二皆公道橋人

公道橋營卒金長齡妻許氏僅爲郡城富家爨婢得值以佐夫食連年水潦米昂貴許所得不足以濟旁慶十一年八月長齡以餓死許聞信大哭不食曰吾飽食而令夫死於餓也尚何以爲人是夜自縊死

焦循曰余既詳述奚烈娥本末又得貞節若干人錄於篇年未

三十而夫死守節三十年例得上於有司然非士大夫有力之家鮮有傳者匹夫匹婦生長村僻其血性所發本無所爲而爲而子孫宗族即有知表而彰之者又且阻於勢夫靈體塗足之夫誰克登檐星之門而詳述其事乎其湮沒而不彰可勝感哉

余家奴陶裕娶於杜十年而裕死里俗夫死妻自度不能守者則葬時不詣墓裕葬杜不往哭之亦不甚哀衆人方疑之時裕父榮及幼子福以余家中落忽颺去惟杜存先太孺人憐之恐其將他適人也呼令依母家杜垂涕泣抱其孤叩頭再拜去既依母遂與母共起居母死則依其寡姊面嚴若鐵心冷若冰數十年未嘗苟笑撫其子爲之娶婦今有孫矣竟不嫁先是夫之弟瘵死翁老死杜氏皆葬之翁之父母及妻厝淺土至是並深

葬歲時寒食以羹飯紙錢拜其冢余家有事則至任僕婦之役至今不衰余每戒余婦令善視之然杜氏固不知何者謂之節也裕死時杜年二十七今年五十八是亦仇氏之流附述於此以待採風者核焉

王夫人郭母傳第二十

劉向撰列女傳分曰七曰母儀曰賢明曰仁智曰貞順曰節義曰辯通曰孽嬖范蔚宗本之所載桓少君李法姊王霸妻之事皆不必褒嬖者節之流也余謂女之德有三於父宜孝於夫宜順於子宜慈貞節其變也惟變之是稱設有廉潔仁義之行教家裕後實足以爲甲鄰式而雞鳴昧旦偕老以終轉以其庸行也而忽之乎且吾見孤孀之族適寒素之家或至羅綺自矜恃

兄弟以偏夫業每依父母之日多而親舅姑之日寡風俗之一敝也至於嫁爲後母息有前兒嫌隙百生乖隱暗長或者婦有長舌上車而問驂入室而徙曰伯叔姨姊之間分張離異男雖不德婦實敝之夫之破家喪室小之喪名播惡尤令人仰天椎心而痛恨者也聞王夫人郭母之風庶乎其興起邪

王螺山夫人李氏明遼東巡撫李植女也生於華胄而自處若荆布幼知書明大義明末螺山在浙右躬履行間夫人脫簪珥以佐軍興謂螺山曰以身許國無以家爲念也螺山既放廢歸隱於湖湖中故有埇田一頃夫婦躬耕親負錢鏹刈禾於野與田夫田婦相比伍母家富盛邇在郡城夫人木牀蓍席衣緼食粗未嘗一顧嘗題其柱云羊求頭冷蓼事調梁孟心諧杵臼香

君子多其知義安貧能成夫志也

郭進士嗣齡母錢孺人父名嘉禮字儀五高隱不仕生一子三女孺人其孟也性婉靜而喜習勞稍長即佐其父母綜家政里閭中稱賢且能明季兒及仲妹被掠嘉禮死乃奉母及少妹僦居北湖時杏隱先生新喪配王遺一子一女於是續娶於錢時孺人年十七杏隱年三十八前妻子士震年亞於孺人孺人殫心操作處容惠周寬慈愛於嚴肅中因各得其性情家庭雍睦無間言越十二年而生嗣齡嗣齡生弱而多疾孺人雜參於乳哺剝魚剔雀以飼少長病吐血孺人百計求適兒意每雞鳴時親調糕餌至於再至於三既就外傅竭誠致恭於師師之家有餐急力爲之謀師感其意委心教導兒有妄動孺人輒懲戒之

不姑息已而嗣齡成進士知名於四方母教使之然也杏隱不善生事得賢婦而意益慊高吟坐獻樹杞豎茗暇與孺人鼓琴倡和偕隱湖中者五十年年八十八而卒孺人與叔姆李情好如姊妹李卒每思則泣爲士震娶於戴生子永祚無何戴卒士震旋亦卒孺人皆親處藥餌經理後事撫永祚及長爲娶於倪生本曾又爲之撫而教之本曾入學爲諸生爲娶於陳生西元爲少妹擇配於贊皇劉孝廉國裕生二女而卒又爲其長女擇配於謝明經世臣世臣客京師女又暴卒孺人自湖中入城撫其幼子朋庚俟世臣歸親付之以嗣齡女爲朋庚婦儀封張清恪公嘗稱孺人曰厚於伯氏終三代焉厚於女弟終三代焉如孺人者可謂賢婦人矣初嗣齡成進士

功令留京師教習三年按允先用嗣齡以母病告歸歸而貧甚授徒得修脯資以供菽甔時嗣齡年六十孺人年八十七里中戚友繪耆年戲綵圖歌詩題贈者盈篋又一年孺人卒

私傳第二十一

余六歲從表兄范先生學先生名徵麟字彬文號秋帆祖居廟頭賈滿范廟頭之望族也先生多識前言往行好爲詩日可得數十首與同里沈鳴謙泰州王聯爲莫逆交倡和獨多先生家赤貧授徒外不名一錢爲人謀不避嫌怨不恤勞苦時或笑以爲迂先生不顧也任天而動不雕不琢先生没湖中人未見有性情真篤如先生者也好遊山水嘗自負費篋步行上牛首夜臥於麻若蒸疾作不以爲病有所感觸輒爲題目署紙上置便袋中歸時徐徐吟詠之有秋帆詩稿十餘帙又所記載舊事軼聞及遊記余嘗求之而不可得今先生子金又没遺書盡失矣嗚呼是非循之罪與

余年十三學於舅氏謝君舅氏名聯芳字蕙田樓遂寡言笑古道君子也嘗曰讀書以能背誦精熟能解爲勝當時易其言久久繹之誠爲功實而爲用遠也

王居重字容若又字尊瞻螺山先生之元孫與先君子爲中表兄弟居余家五十年田租財貨出入其手未嘗私一錢與人言吶吶如不能出諸口而遇非禮非義毅然不可犯片楮寸鐵收而藏之往往得所用涉獵史鑑好舉忠孝節烈事向村媪童孺道之年七十三卒於余家葬諸庄北原上

阮承春字載陽余姻族父也儀徵學生世居公道橋讀書好博覽性厚重其推長者嘗輯子史類書中凡顏子之言及行事編爲顏子內外篇

周玉桂字丹如屏之元孫琨子余族父軒之壻也閉戶寫書自守如處子所輯有循吏傳四書考證大學中庸文滙

門人謝文英字景張年二十六而夭死惜哉生謹愿沈靜似鈍拙而有穎思余爲術算之學門人中鮮有好者生獨信從毋私問其要余授以九章三角弧矢之術不一月能推步而心知其義有志於經學嘗問余余以爲宜先習舉子業授以時文生之爲時文也好雅潔幽淡而不染浮豔之習見余爲古文私竊效之頗解序事法善書初習宋元余以波磔之義語之遂知上及晉唐余病生侍疾夜不臥者十餘日禱於神請損已之壽以益余余門人數十人未有篤信善學如生者也以兄子病夜行乞醫以勞受寒而死嗚呼生不死十年後湖中以文學名四方者

匪生其誰也惜哉

焦循曰傳不可以私也傳而私者何明其爲余之所私也余所私而實有其可傳則私而不私矣然余不敢自以爲不私也故私之語云剛毅木訥近仁又云巧言令色鮮矣仁由斯而衡或亦諒余之不私也夫

北湖小志卷五

江都焦循著

書人瑞第一

乾隆丙午夏六月有乘肩輿於市者一老人負囊從之囊中皆錢童子數十人繞其輿不能前輿中人怒責負囊老人老人唯唯已而入市肆飲盡肉半觴曰吾不耐輿矣步行去負囊老人隨之不及汗浹背輿中人姚姓仁和名是日值百歲誕日謁沿湖諸祠廟有之者其面孫負囊老人其子也年八十矣仁和髮尚黑聲之若六十許人精力健於子西山林樞言爲之治酒肉以待賓客有賦詩爲之壽者明年余省婦翁渡湖與仁和適同舟問其所謂曰將入城策蹇予曰步行觀其貌樸而厚類有道者然而農也先是里人將舉於有司又嗟商某欲張其事仁和叩頭謝曰我農人生平未敢自放故活至今日一旦妄爲非農人所宜且促我歲用是未舉於有司或曰丙午仁和已百有一歲至此百有三歲矣仁和堰橋人

荒村農人許子德見年九十歲生五子有祿有壽有茂有魁有福有祿見年六十七歲妻嚴氏生二子永林永發永林見年四十歲妻仇氏生二子聚山聚松聚山見年二十一歲妻李氏生子乳名毫子今四歲

書天時第二

中西之星名各有異蓋星本無定名隨所見之象以立名而記其度次耳湖間星名又各有異以參中三星橫斜若犁名曰犁星諺云犁星落地水成冰謂十二月夜半參宿西流也以昴七星相旅曰七撮星正月七日八日觀其在月之上下在上角豐在下角歉以尾上三星爲水車星平則晴倚則雨軫爲揣婆登帳星合心房鉤鍵東咸及下天輔從官等星爲老兒星畢爲叉星貫索爲荷包星天市亘之吳越齊中山九河趙魏等星爲船星北斗爲旗星以心宿爲挑燈草星荷鼓爲挑石頭星栽種收斂以諸星之伏見爲候

正月十三日於社廟前立一長竿絡以竹片懸燈百條簡視其色及驗年之豐歉至十九日乃已十五日懸大秤人就而衡之以驗晴之輕重增損婦女擇有松柏之地環繞而行謂之鑽松三月三日簪薺菜花以祓日疾四月一日插早莢樹枝立夏日

食豌豆芒種節爲交梅有草結小實似楊梅狀青色大如豆謂之渴睡果是日佩之立秋日食瓜八月十五日以麥作餅供月十月朔日食慈巴煮糯米和豆屑爲之十二月二十四日送竈以破瓦載飯奠於門外焚枯草作燄圃不生蟲且以占年也除夕貯水於瓶稱其輕重記之明年每月初一日十一日二十一日復等其輕重輕則雨少重則雨多

嘉慶甲子四月朔天氣嚴寒草葉戴霜甚濃黑色著白衣上如漆霜惟黃瓦橋東南里許舊時有蔣姓立貞節石坊立之久雷起震坊粉碎遂莫敢復立此乾隆初年事嘉慶七年七月有男女十數人於管家尖刈稻適陰雲四起黑不見人田畔有廬衆以將雨

也其趨入少頃雷起盧中擊殺一家夫婦幼子三人其婦脅下一孔其顯幼子方食乳其男子死又一處中有人間之有前夫子爲雷擊入水田中不死雷起時不甚雨既霽衆散方見屍橫於地也

書物異第三

南頭鎮四面皆水有大竹數叉溪水環之舟而後達康熙二十二年有虎蹲竹中人繞溪如觀之莫知所從來也居一日而不見亦莫知其所從去也

乾隆乙未四月飛蝗如雪竹林木葉皆盡甚至損人衣裳傷人肌膚相負渡水宵然若梁有老婦持刀詈之竟爲嚙死蝗之盛莫過此矣然是時小麥已熟皆敲落其穗浪屎滿田而不食於

是里中貧人攜筐擔籠拾而貯之日可得穗一石鰥寡孤獨廢疾者有養焉田主無租而窮民得食有祝蝗爲仁而拜之者亦一奇也

乾隆甲午秋有異蟲自南來形如小蟹長十餘寸盈几席牀帳間穢氣可厭春秋所謂蜚也不傷稻而去

乾隆甲寅三月至五月不雨六月六日大雨農喜若狂伏日無盛暑酷熱市井無裸露者七月苗秀長七八寸豐年可卜矣八月之初穗頴稿折及其時一望如雪白節以下青且澤節之旁有小穴黑瀋外浸折之有蟲黔首皓軀古書所云食節者蟹也災過於水旱不能與水旱同其災蝗害可捕而此蟲隱於節間不可捕書之以待格物者思所以治之也十數年前有黃蜻蜓數萬飛繞田間遺溺苗葉則頭結而萎衆以爲社神馬嘉慶丁卯七月雨後生蟋蟀晝伏夜出食蕎麥麻豆至於再三二者亦莫知所以治之

嘉慶甲子四月湖隈生蝗農甚恐已而化爲蚊大如秋蠅嚙人痛入肌膚而二麥竟免

乾隆乙巳大旱湖水涸窮民饑無食乃掘豬莩薺作屑賴以不死豬莩薺者三稜根也生湖灘圩田中高郵賈良璧有三稜賦其序云三稜者農夫所謂撒浪者也田中見之則五穀不生已未之秋邨氏大饑有閭戶自縊者忽老嫗令食此物遂家傳戶曉賴以全活者數萬乃記其事而爲之賦以告後人之饑饉而無從得食者然則乙巳之食此固有所授矣

湖中三稜有兩種其一爲豬莩薺其一爲草子所謂廣陵草葛者草子所織也有家野二種家者莖高五六尺枝葉皆以三爲率湖農三月種之既長揠起頓於一處而後分栽於畝秋刈而束之以灰漚坑中漚熟以刀刮去穢又剖之其表爲草皮用之繫物殺索其內暴乾析之成絲謂之草紗四五月紡績成布謂之草布硫黃熏之作白色以製夏衣勝於廠葛惟洗久則黑或經濕則易朽耳野者徧生湖溪間僅可絞繩不中績布

嘉慶丙寅六月水退其車田稻苗潰敗者生稻孫竟秀而實其下者種晚稻多變爲稗每石相半農家分別之晚稻石得米三斗稗亦然以稗米作粥民一冬頗賴以飽書之以見荑稗不可棄

丁卯湖水涸湖隈生龍古高七八尺民刈之頗獲利龍古盡掘土中茆根以爲食沿湖日數千人傴僂如蟻余令童子掘之其狀長二三寸有毛去其浮皮白嫩甘香可烹食是物惟白茆湖有之此湖之所由名耶詩云言采其蓫或即此乎又有剛耳蓴叢生如盤貧民亦采食

丁卯九月二十一日鴛鴦塘陳士連家牝就產一象半日而殤陳氏子持入市衆簇視之有三牙鼻長四五寸隨手伸縮謝姓者以三百錢買之保甲孫彭是日親見來語余

廟頭瞿姓者患病不能爲生理忽有大蜂帥萬餘小蜂飛繞梁間約半月成一塔高三尺徑六七寸爲七級每級有牕櫺可啟閉遠近往觀者人投一錢日醵錢數百一日蜂去瞿隨死所得

錢足供棺斂此乾隆壬子事

章雞至春變爲格致劉淵林注吳都賦云鷓鴣似鴨而雞足郭璞云一名章渠顏師古云今之水雞也然則章雞即鷓鴣與格致或即鵝鳴之轉聲禮記作盍旦

笑鮆大如鶴頸有肉囊可盛數斗口張則囊見漁人得之賣於市每日須飼魚數觔按此即鵜也笑鮆正鵜之緩聲

宋家橋出瓜大者如椀小者如杯皮薄而瓤紅味甘而醇近年少遜其人力之不齊與

書金石第四

桑營之農濟塘得一頭骨大如斗有二石農得其一而以頭骨爲燈槃余族人有訓蒙其地者偶見之令埋其骨索石歸余以二金買之置半九書塾中其文多殘缺首云十二年歲次乙亥閏二月壬辰五日其下缺次行云馬軍都指揮使金紫光祿大檢校其下缺三行云孟璠誌銘並序則撰文之人也考自漢文帝十四年乙亥至明崇禎八年乙亥凡次乙亥者三十一惟宋文帝元嘉十二年乙亥以此文考之非也朱梁末帝貞明元年淮南楊渥尚稱天祐十二年是年乙亥有閏二月天祐十二年即吳越之天寶八年十月春秋是年閏是石十二年三字上尚存祐字之大二月已亥王子自衣錦軍是石十二年三字上尚存祐字之大半族人云向出土有大唐二字爲鋤鍤所毀遂不可識容齋三筆記鄂州興隆寺鐘題誌云大唐天祐二年三月十五日新鑄金紫光祿大檢校尚書左僕射兼御史大陳知新銀青光祿大檢校尚書右僕射兼御史大楊琦大字下皆當有夫字劉原道

十國紀年楊行密之父名怤與夫同音故將佐爲諱之以此相較其例正同則爲淮南楊氏之臣信矣乃其銘云墮雁烏號斬蛟龍鍔一帶山河盡曾開拓定難金批擒兒鐵馬孝敬奉上恩威臨下又云君既傷僕臣惟洒血淮北江南流傳英烈則是淮南開國勳臣死君之難者方張顥徐溫之殺渥也其有義形於色寧以身殉如孔父仇牧其人者乎溫既殺顥以大逆歸之因奬從難之人而以禮葬之耶石文殘缺莫考其人書此以俟知者

誦芬庄掘溝得一古磚上有朱書字置水中隱約可見竹廬都尉曾以示余上有將軍云云時酒酣目眊不能細核明早都尉北行及其歸問之已爲佃客作磨刀用字皆磨去矣余族父九

和言此磚上有檀道濟三字都尉言無之惜未嘗細核也
仙竹顆孚佑菴一小銅鐘明洪武甲戌鑄無鑄者姓名
北方寺鐵鐘永樂十五年四月鑄鑄者姓名有李胄韓綠陳福
黃福永卜善富饒善靜張福閔福元口元福僧與吉
誦芬庄觀音寺鐘成化十九年鑄鑄者姓名有馬成焦原韓亮
魏誠魏福鮑宗秦福葛林陳能張龍陳四榮鮑寬陳裕陳成陳
龍王宏信李智交口春張甫段成孫富吉寬二十二人冠以信
官又吳太口問孟成王福蔣英閔忠李口鄧浩何海王貴賀春
王玘周貴李貴口口張剛張山趙名李海趙全劉能高明張林
徵正二十四人冠以信士主持北正圓口圓清募緣僧人圓勝
又信士馬仁同男馬口口主造匠石忠胡義後又鐫通州張家

灣大口關信士張福劉氏杭宗倪氏倪興仇瓛彭宗施興蕭貴
倪口于能鄭能吳口口旺夏旺周廣呂慶顧謹口同許俊榮宣
口鼎口口任華莫英董成郭通康福徐政莫文樊廣王亮陳正
吳氏莊貴王氏謝敬單敬單能曹瑄曹信李寅陳俊孟亮張名
黃景文宋玘李名隔十數行又有信士盛昭王氏口口許忠邵
能王名許鎮呂斌劉剛劉信許誠許能許潤向韋梅問呂眞卜
友劉通徐俊曹全楊福張原韋金衛俊劉福陳大名李泉薛仁
梁智宋名樊貴
戒壇寺鐘正德八年鑄
廟頭司徒廟有成化時鐘見范荃詩今不存
治平寺鐵鐘一口嘉靖二十九年十一月鑄鐫姓氏江鑰鑰妻
口氏桂鎰鎰妻吳氏桂字疑亦江字江洪洪弟江清江漢王希介曹鉞
鉞男曹芸曹芳孫瑤孫珙孫必捷孫必成梁萬王昇金鎮袁瓚
梁鏜毆和口口馬氏楊盛張氏吳氏寺僧明口又有石蓮花座
萬厤三十四年八月二十四日孫有威梁之升造
大帝寺鐵鑪一座萬厤二十八年十月鑄鐫字云揚州府江都
縣豐樂鄉永豐鎮各庄人氏梁承仁陳科梁孟春金賢梁承義
姜桂程有富孫敏梁承榮盧正梁口口于富梁承智劉勝梁堯
日程科姜承基聶學汪有能聶龍梁季春曾彩劉應賢聶口梁
可聘徐科梁可懷梁錦梁進科程昇周遇春孫正梁仲祿劉好
梁仲鶴曾和梁子遜梁春王宣劉科王天祿金立曹義張元劉
有禮彭文梁喜保周能張應奎大帝寺久地鑪在治平寺中其

地爲永豐鎮及孫梁諸姓尚可賴以考見
乾隆乙巳湖水涸漁人於黃子湖得一金梡醫士秦宏一以千
錢買之識者以爲金玭鋬也後被訟於縣爲縣隸取去今不知
所在

書詩話第五

許師六太史獵微閣集有題棲碧山堂詩云棲碧山堂數酒尊
爲尋舊跡洗苔痕半橋遠望諸村見三載題詩片石存直引水
光搖篙笱誰從花徑老兒孫何時高臥湖邊宅夜夜濤聲入夢
魂年年車控遠鄉塵老眼時逢赤岸春愁向天公占甲子喜看
人事勝庚申吹簫橋畔多遊冶賽鼓村家說鬼神獨惜故交中
壘後一椽茅屋臥湖濱（謂故人劉書秀）又有凌青閣及池塘生半陰處

兩詩又湖中詩云湖邊蓊鬱甚髣髴足幽棲四隔橫高樹千村獲短隄斷橋來客少斜日落潮低最喜田家叟驚心是馬蹄四望少烽烟湖村慣隱眠柳青纔到地水碧欲連天花鳥三春夢樵蘇萬古緣不須餐玉法象外說神仙赤岸松風好尋芳坐草堂細烟開窄徑老樹架危梁燕雀閒相狎山川不盡藏何堪勞智慧窮老理鎌綱小閣池邊立鈇崎石亂投雙屐橫水面一角露牆頭草木幽人意漁樵隱者儔纖纖風月好無事夢揚州棲碧山堂爲許氏別業在公道橋今祠堂尚存市中祠堂祀鄉賢許仲容及念修力臣仲容名明賢念修名承宗力臣名承宜康熙丙辰進士官至工科給事中師六名承家康熙乙丑進士官編修承宗承宜承家皆明賢子相傳許氏明季避地北湖故湖

中有其別業及祠墓然縣志載其避地金陵則未必居湖矣今第據師六詩記其別業於此不復爲諸許立傳別業所在不能詳故亦不專記如誦芬庄例也師六子昌齡亦有棲碧山堂詩見碧麓亭集

費滋衡姊嫁黃玨橋王敏士余見滋衡手書拜姊墓詩淒楚動人今錄之驅驅古北門道途多恍惚淒風刺人眼舊事驚慘戚雖同處鄉縣忽忽十載隔那無親弗思水陸異周折念昨壬戌年阿姊甫出室弟來視阿姊昌雨行空寂夜半至湖村滋泥雙脚赤吾姊隔屏呼驚喜見顏色人事不可量修短命所厄兩氏骨肉親展轉各棄擲今來問故道但信僕夫述其日風捲塵僵僵日色白舉策驅我驢驢瘦苦無力昔修新橋梁缺落幾鋸齒

有柳七株齊心記目不識十里淮子橋衢路迷難覓田塘一曲逕細尋亦不得道旁多殺樹秋深都結實槃若珍珠貫圓若珊瑚赤其他雜林數一一葬蕭瑟人心懷慘怛樹木皆鬱悒半途賈家墳結構暫憩息逢僧問去路前林指昏黑晚至黃玨橋舍曛步阡陌時恐改故蹊而又開新衢遥望是君家門閭今轉灰門前閒方塘仍其舊垣壁忽逢一老嫗見面若彷彿開口及姓氏擬度果不失卒道十年事迸淚沾胸臆瑣屑話生平語不厭倉卒嗟此隆家婦猶思阿姊德前行入其門呼應主人出上堂拜親母次第及他室王郎新娶婦兒女已歷歷見甥復呼姊歡與悲交集嚶如接枝花同根却異質婉轉留一宿中夜白樓堞幽明殊下蟲涼月照白壁夢覺平生事芒刺在背脊人生天地

間聚散總何益明且上姊墓逕荒迷不即遂巡隨人行一里至墳域野草何蕭蕭傍添新葬骨十載無封樹那求碑碣石亂草牛觸開古寶蛇穿入招呼守墳老後時至墓側斬藤乃下拜荻楮烟旋息平生最好勝一旦裹荆棘傷哉泉下人知今是何夕念此驚我魂嘔逆心不懌從此別爾去再來定何日范荃清明坐王敏士齋次作桃源憶故人詞云花光草色還如舊正是清明時候雨過若裝鋪繡屐商侵香蕊爲言上巳今朝又修竹茂林前後逸少風流俊秀夜秉能從否覩此敏士亦佳士也

江閬字辰六吳湖州壻也有至黃子湖訪外舅詩云扁舟四望水浸浸天地偏從曠野寬雉兎隨時供射獵魚蝦鎮歲足盤餐遠連暮靄村烟碧近接秋原木葉丹一事略爲筋力累風前月

下愛投竿又題外舅快堂詩云誰謂草堂臨悠然別一天小橋斜避樹清沼峭通泉野寺荒雲外漁舟夕照邊主人幽興熟卅訂與徵懽

吳穆字馨閣號侶菴其先山西襄陵人康熙甲寅乙卯間居湖大會賓客其東客詩有不用鳴鑼集之句用東坡湖上宴客事也是年東軒落成范荃題以詩云依舊平湖十里烟憑君收拾到堂前啣杯直吸波心月倚棹空摩鏡裡天鷗鷺別尋方外侶琴書賸結野人緣閒來一覺朝曦滿不管花堦過八磚後侶菴城居湖上別業屋宇垣牆多爲風雨所壞侶菴偶一至湖荃復以詩寄慨云別後愁無極空懷天地寬故人猶繾綣衰柳自闌珊蓬鬢秋風老絺衣夜月寒東來瞻馬首長憶路漫漫侶菴以

貢生考授鹽運使運判其本末不可詳別業亦莫知其處也

康熙間湖中文酒之集最盛如孫滋九之柳庭徐又陵之坦菴文命時之深柳堂高蒼巖之湖西別業皆饒水竹之趣高氏尤稱清遠范荃題湖西別業詩云湖西別業高君宅十載傳經坐此中滿沼荷香消夏日一簾柳絮撲春風人同咸藉饒真趣客盡鄉枚有素衷最愛東軒憑眺好水雲浩蕩帶飛鴻

郭士璟廣陵舊蹟詩詠六湖云六湖舊是桃源地問著關心總不知一自浪驚高堰後誰看雞犬入茅籬

余有寫本漪菴詩一卷得自姑夫范珉仲家卷中有隱居湖上答友人一首云偶爲逃囂隱一邱長卿老矣曠交遊愛陰每植堤邊柳寄樂時投水上鉤荒館圖書聊破寂閒門衣帶頗爲修不堪又與風塵近慚愧遲時到白頭詩有懷葉博之作又有弔葉佚光死節詩有交煙麗澤之語則生於明季矣惜名氏不傳僅此詩集且屬蟲蝕鼠嚙之餘幾不可讀錄數首于左以見其概立秋云昨夜梧桐葉墜柯商聲颯颯伏遊過蛩號細草增詩料寒令牀羅倡晚魔帥候已經隨髮改離騷劈覺到秋多火流瞬息衣將授太息炎涼余若何雪隱雜詠云楊柳知春色半含霏微雨雪痕堰底村茅陰樹樓荒書淮葉蘆流且結菴地上野蔬清鉤是怪中濁酒夢魂翻貧家瑣事皆詩意叔夜疎慵我不堪晚蓉湖十久照明雪銷牆角尚留清柳因久潤搖新綠鳥快初晴斧巧摩樂事可攜琴作友愁城能破酒爲兵年來自放三春去酷首風流努力爭涼秋云涼秋寂寞蒼荒樓市遠塵囂隔

水西兩影雪霜成老叟一牀風雨共抛妻澆愁叢蕊唯謀醉得句思鮮嫩覓題菊瘦無言陶令嘆紙窗漸漸助人凄五言云護菊閒驅虎敲鉤學釣魚樹多驚易暮亭敵覺先涼溪雲舒卷靜野柴短長肥瘠苦詩成市松枯貌近禪柳淚吹帆欲裕光沒月斜落紅憐砌冷掃綠贈窗清殘荷風欲響流水月難圓

姜雪蒼爲僧有祝髮詩今不傳錢塘潘雪帆問奇有題雪蒼祝髮詩刻拜鵑集中云三生石上脈華嚴火宅逢花尚可尋天下有緣都繡佛眼中何事不灰心酒旗歌扇人猶在管笠蓑鞋路已深禪院倘能攜我去一龕勤禮象王金

雪蒼有既上人詩一卷范荃謂其詩才清越筆致隱秀如舟入漳江出入石罅清淺如鑑細草小石歷歷可指兩岸壁立萬仞

如削蒼翠欲滴其篙師舵工非長年三老則觸石立碎以故舟中之人俯仰瞻盼應接不暇今錄數首於左歸湖云市喧難久住且久思湖陰布衲出城遠春光入我深風含慈母意草挾少年心自覺歸途直徐徐聽暖禽過范石城齋留壁云如此閒軒坐東風意若何自然來樹色忽復有禽歌天地故人少草茅元氣多前溪將結夏莫更懶相過獨坐月樵云君應開戶立漠漠野田空我亦橫襟坐茫茫水國東斜風雙鳥白細雨一花紅咫尺春無限自思何路通清明節云只此一枝柳年年折若何冷祠田父酒疎坎牧兒歌自愛爰仍出青雲變已多且拈花作供空色兩隨他林間候鶯語云黃鳥來何暮青春去已賒能無思故鄉亦恐見殘花嘖嘖撫多言紛紛蜂自譁好音終不遠芳

樹滿天涯沙青洲茅舍落成喜修慧師遠至云敗椽今始就竹樹繞溪回我但隨緣住君能為法來板橋支臥柳水鳥近香臺十八賢如會白花應再開院中蝶云低昂惟自影來去各無言不入蜂伍知為異草魂風多家未定雨暗夢何存青是繞花思交毫變水已歲暮七律云刺面風沙斷殘魂淨生只覺寡營尊樵枝爛是三冬火野雪深封十日門有客增梅先索偶與禽分粒各無言何須榾柮攢頃石朝夕鐘聲到四村雪中云板橋無蹟過荒汀玉樹橫溪倒影停蘋頭水禽方唧唧禿脣蔬甲漫惺惺能留火緒生晨爨竹作水聲入夜聽欲乞寒花供大士北山人去掩空庭月下與堆修山雨二師納涼云竹樹玲瓏月幾層娟娟螢火挂疎藤三分夜氣初降暑一片秋心已化冰屈便乍聞荒寺鼓溪回斜見遠村燈坐深若問無生事今日茶香且未能試燈夕坐如是菴感舊云殘雪千門晚乍晴居然簫鼓亂春聲莫教商女歌瓊樹忽聽何戡唱渭城烟市夜闌燈易散竹坻人靜月孤明詩復又是三年矣幾點寒花太瘦生答夏次功云偶與無聊慢酌衣敢將儀渴附歌薇風吹鳴鳥春何遠月落空溪夢已非天下士如君尚隱山中雲笑我遲歸肯來湖曲尋道社人在瀟瀟水竹園張赤城瑤房伯仲移居橋墅云我欲成茅君復移圖書雞犬一舟持何人於世得無累此日不貧翻可疑靖席尊嚴無道在山田饒將有秋遲獨憐煮水澄湖畔少却二難來誦詩又張無邃移居五言二首云不肯憐華綺翩然來卜居聲光生畎畝風味見詩書種秫將為酒垂綸豈在魚樵青

家自有龍錫更何如長統能全志田園可樂賓德公知遯跡妻子亦超塵何事宜今日如君類古人南溪有鐘磬且夕引為鄰無邃亦當時高士湖中人絕無知者賴此以見

梅衡瞻琇江都詩人也嘗往來湖中與陳浩海陸价人范石湖吕尊舟訂詩酒之社有寄陸价人詩云故人新歲見一倍語寒溫霜雪存肝膽江湖越愛魂水歡聊菽水養拙且柴門梅柳沙村路春風約酒尊刻其鴻堂詩稿中又有常兆熊招集詩云會著衝泥屐來尋大隱居柴門殘雪後蘭徑蕙風初紅縷吳江鱠青絲楚岸蔬邀權兼悵別把酒意躊躇

徐坦菴范石湖雖然倩為北湖三詞家坦菴詞集久行於世石湖嘗與徐松岑合刻諧聲集今不傳然余有其詞百餘首擬與

坦菴詞合刻別行唯然倩所著霞汀詩餘零落不多見僅得九首備錄之以存其梗概晚坐浣溪沙云斷岸頹橋瀉水痕淡烟濃樹倚孤村不須高手仿雲林幾點疎星行客夢一灣新月女兒心誰家搔首怨黃昏春閨卜筭子云日午怕梳頭不擬妝成黛才把青銅還又拋羞與儂相見頭欲理瑤編著指心先倦小語喃喃會鳥人輸與梁間燕漁父畫堂春云波光遠映蔚藍天朝來買有魚錢瓦盞擎處孤花偏醉了重眠不管秋風叢桂寧知天[illegible]

[illegible]見閒坐席帆前閒看雙鴛美人南柯子云瘦約[illegible]無[illegible]鴛含嗔臉頰嬌新詩幾字抵投桃試問三生石上怎生[illegible]仙云[illegible]海棠開徧矣朝來幾片飛英推窗問喚乳鶯流吟如有句殘夢未分明記得當年隄畔見流光屈指堪驚無端暮雨與朝晴檻花迎淚眼山鳥伴愁更鷓鴣天云破壁何堪風雨侵又兼門外水痕深持竿展畫開昏眼拾火烹茶候嫩音敲幾字敗雲林松風熟後坐簷陰酒家未解耽清玩不質螭頭水玉簪南鄉子云疎雨濕檐廊一片虛明在小牕睡起倚然無箇事蒼京幾點殘紅落硯旁何事恨偏長欲寫新詩怕愴傷一自玉人歸去也他鄉臨水登山總斷腸蝶戀花云漏無聲人語悄洗却胭脂一點唇見小鬟被春深寒尚峭情多只恨宵陰少百舌頻催悤易曉握手匆匆秣馬鳴芳草幾寸衣裳覓翹了憑誰寫去相思稿玉樓春云爲誰消瘦悲紈扇旅夢天涯尋欲遍遠書細寫紙條兒央及梁間飛乳燕支離不穩青絲算才

[illegible]心已倦誰家賣夜搗秋砧又送新愁來小院

[illegible]然倩詩集不可得有句云竹間偶坐尋苔跡花外閒行待酒人其高致可見

葉敬白華堂詩有麗大絕直從黃子湖寄書附示近詩兼惠佳味賦謝七律一首云吾愛風流麗士元湖光千疊到柴門緘題碧簡驚長夢潑刺銀鱗佐晚飧半尺烏絲分異錦十年青鬢隔金尊何當閒夜聯吟去捕蟹篝燈入水村

范荃哭黃濬園詩云衰病催君未老年多時余已重潸然看花忽敗前春興畏藥惟宜白晝眠橋市每聞傷鄰蜀城闉猶憶共流連可憐竟逐東風化聊聆泉臺買醉錢君去泉臺最可傷故人星散恨茫茫閒齋不復爲懸榻野肆何堪更舉觴地下有緣

尋勝侶天涯無路問家鄉遺孤未識懸誰托辜負青氈一脉香弔呂尊舟云三徑曾遊二仲遊霜庭剛報木瓜收吟酣絳蠟揮紈扇談濕青衫顧蒯緱俠氣尚留眉宇在禪心已共水雲浮故人未及生芻奠丹旐能爲范式留哭羅然倩云極目秋江泣斷雲蒼天何意喪斯文一春梅放傷朝雨五月榴開醉夕曛敝帙尚留新敗字荒山空見未成墳從今得句懸誰正破硯殘書擬盡焚江雲秋水慘鱗鱗結得霞汀去後身草色一庭留別恨蘋烟兩岸伴孤鄰月沈山曲添新冢風滿湖頭哭故人我欲招魂君至否水邊花裏薦清醇訪文秋翎五律云獨步秋郊晚行行入雁羣稻香留滯穗人影逐斜曛倚樹看紅葉臨流弄白雲醉容真可掬强半爲愁分偕郝騏生暨仲子雯生歸湖云與君攜

原缺

原缺

君子云范氏饒於財明季屢被盜一日寇至家人皆避去一童被執盜梏秸蓄所在童不言剖其腹血上噴壁間百餘年來其跡不滅又一日寇至家人皆避去令十數佃客守家盜明火利刃勢極凶熾一佃客云與閉門拒之不若開門禦之鼓勇率衆力鬬氣百倍盜潰棄械而遁明日視之其矛皆以枯魚縛竿首黑夜視之如刃然若童與佃客可謂能忠其主矣惜未問得姓名不克爲之立傳也康熙時有名士佳者居之士佳仕爲涼州府同知罷官後僦歸其族人德言德言於樓側種萱一畝築亭臨之花時鼓琴其中以娛樂其母既而爲沈氏倉嘉慶甲子始拆毀今無其跡

張志雲字際五號蔡魏其先鄞人也父以材武得官防禦多善績獲罪免官來居黃圩橋市而浮海賈貨以舟溺蕭然無一物存班見妻子不肯歸志雲少長既締昏郭氏市歲毅然棄家出尋父幼稚不慣行路又行李困敝更閱歲欣然奉其父歸問其狀始出茫然直渡錢塘歷天台雁蕩間所攜止筆墨素紙到處見山水花樹鳥獸皆握筆摹其似漸即所見人貌之稍異者畢收之紙上自覺此技可通於神既得父所父曰吾老矣歸何以食志雲曰兒筆可代耕也父疑之徧訪吳越間老畫師示以所作畫幅輒太息曰此天授非人力也志雲遂以畫名亦能詩與郡中諸名士月一會爭雄長焉

裔之爲氏惟湖中有之余聞諸先君子云明功臣徐馬兒之後也馬兒坐藍黨其子孫改易姓名逃匿湖中於今蓋五百年其先世神主內仍書徐某凡祭祀告神之文亦書徐湖中有裔家集裔家莊族甚蕃衍世以耕讀爲業今亦散處四方

湖中常氏相傳爲明開平王後在明季姓胡雍正間始復姓常改姓之由不可知也常之先賣藥於市其肆尚稱胡家藥店元末經張士誠之亂洪武定戶江都止存十八家其最著者有火郭　姻湖中火家洪郭家樓其聚族處也今二姓他徙無一存者尚稱其地爲火郭鄉相傳黃圩橋隄未築之先自陸家嘴設渡迄劉家嘴名三陳家渡今有渡船港者即其處也渡南陳姓最富有園亭樓榭名陳家樓渡北則火郭爲巨族自渡口而東有街市人烟輳集商旅往來河淮既合滙爲六湖市移而西是渡乃廢

前明孫梁二姓爲湖中望族有孫某與梁欽光同時爲縣令梁死難孫迎降迄今里中人有梁忠孫不忠之謠

裔翁富於財當明季河伯爲災上下河艱於疏理翁親赴邑中願輸家財以通水利於邵伯鎮北造閘一座隄之北水自上流而下隄之左右百里居民實利賴之因名裔家閘今改爲稽家閘翁之元孫德林字子懋事見謝九成祭子懋文惜翁名字不可得

陳敬菴幼失父母事王父母以孝稱王父疾篤刲左臂肉和藥以進事見常鴻儀祭敬菴文惜本末不詳又陳儼祭范翁文言其生八歲而孤事母以孝母有疾稽顙北辰求以身代割股肉和湯藥以進母沒哀毀踰禮又言生平言笑不苟遇人無貴賤

大小一待以誠實不欺敬惜字紙合藥濟人買禽魚放生種種善行不可枚舉篤學至老不倦經史子集外佛書醫卜之類靡不究心尤長于詩詞康熙癸未秋夢異僧來迎辛丑二月初七日易簀時亦稱有佛在座歿之日里人士無不墮淚草稿中不填寫名字遂莫究何人也錄於帙聞以俟知者

湖中文學舊推鶯鶯溝張氏一門張濩字二我康熙辛酉舉人子思武字韶闓雍正丙午舉人生三子長重基字學田縣學生仲重淑字儀一乾隆丙辰舉人季重培字自申雍正己酉舉人韶闓精青烏家言嘗擇地葬其先以爲必連得科第是科已中式發榜時以對策引佛經語被黜相墓再三曰誤矣亟改向果五年而得王孝廉

滿肯字青扶廟頭人少聰儁有儀容陳公宏謀守郡時極愛之曰揚州之士吾得滿謝兩生然滿以文勝不如謝以福勝謝謂少司寇蓉生也滿竟以諸生終

謝余詮題裔虔翁室扁云歲丁卯其先大人寢疾虔翁徧訪醫藥繼則刲股肉以進道戊戌季夏虔翁病令女少君亦剜股肉以進其爲父子足法矣閭門之間漸而鄉國風俗所由隆也虔翁名不詳

乾隆辛巳大水農人陳在甫乘舟於怒濤中鉤取器物遇其戚負一兒於背抱棟漂水中呼救陳攘其木而推戚於水所負兒遂死戚漂至金灣遇拯得活明日趨至陳家面唾而責之陳遂不齒於人陳死久矣家貲蕩盡其子爲竊賊戚以爲其父之報也書此爲鄉人戒

鄉里有醵錢搖勝會者獲之常敘五父常翁以敘五省試無資斧言於同會友請讓借適前搖者已有三十三點拒不背矜甚翁持盃仰天呼曰見若得鄉薦將軍佩印來搖之得點三十四凡五枚得六一枚得四俗謂之將軍印是科敘五登賢書阮丈遠陽說

余里中常翁名森南富於財如廁一白鏹在地俗以金銀之保露者爲不吉森南睹之曰爾無禮乃不衣冠見我耶不顧而去已而悔之曰余何不取然見之長久廁上不一人將他人有矣復往視之白鏹故在已風吹一紙覆之不更保露仍拾歸他人竟未見信亨得失之有數一錢且然況大於此乎

黃袁公首倡人草書人懷素之室每大書鵝字得者珍藏之

聖祖南巡袁年九十迎

鑾歐字貫大殺二疋

書賈夏老者浙江龍游人與湖上諸文人遊順治初遂居湖性戇直不好諛佞見不平輒攘臂爭是非動引古聖賢面折之晚年喜星家言爲人推衍星命必引福善禍淫之理委曲開喻贈貽不計多寡貧乏者不惟不取且隨力資給之既老而貧麥飯豆粥日得再食奕奕然自得非其道豪髮不肯妄干徐坦菴逝奔赴啼哭如嬰兒范荃撰夏老傳以弔之

歐陽復旦字爽谷號晴峯公道橋人善畫妙語言嘗遊城南秋雨菴菴僧竹溪以水請盟作禪語曰居士六根清淨請洗沐爽

谷沒其水咎曰六根既淨又焉用洗又嘗過山東青駝寺寺僧拉廚人虛爽谷故知醫蹇爲之診曰此證虛須人參吾行篋中有此當持贈僧頃立起情色極恭爽谷凝視良久謂僧曰才細察爾面色非眞虛參可不用矣題一詩於壁而去

書鬼神第七

族人焦建維居公道橋娶一營卒婦婦攜其前夫女來同居年十八矣嘉慶十二年女忽目直視僵臥氣絕但身溫軟不即殮良久甦曰適對簿來前生爲王林妻林業銀匠有幕客石先生者以金五十兩銀百兩令鎔作器林利之始令妻餌以色妻不肯復與妻謀殺之妻又不肯既而殺於某橋下埋其屍人無知者今石先生控於帝矣言已又僵而又甦如是者五日案已結

王林生六合縣富戶建至年十五六面白如粉衣飾鮮美項下有金鎖圈一訊而服以妻不同謀釋回而林已下舂磨獄始訊者有大老爺三老爺大老爺面東坐三老爺面南坐獄既定俟五老爺成之其始過一橋危不敢獨行有一人以手援之女怒斥曰吾女子豈可受爾援其人乃接以馬策曰我爾生父陳文節也無畏當護爾於是五次皆過橋皆以策援道渴甚見甌水欲飲之陳以策擊甌碎訊時梏兩手痛甚視兩手指果青腫其大老爺與一丸藥令吞甦時尚在喉若沙石飲以湯乃下嗚呼余觀搜神還冤等記以爲僞者之寓言然狐矣之御申生灌夫之守田蚡彰彰於經史者記皆虛論耶神道設教聖人誠有以通乎幽明之故其跡似怪其理實庸建維不諱其事而鄰里鄉黨罔不目覩而親見之特書於此以爲後人勸閱者勿以爲荒誕而忽之也

梁姓者東庄嘴人偶腹脹以刀割之腸出又自官呼郭姓者視之言餓郭飲以粥已而稱心若絞宛轉以死或曰梁嘗盜神像肚中物故有此報或曰有猶惡虞長春正月事裔德宏說

黃玉橋東嶽廟余既記其靈異於卷二而神之昭著非一事也廟本高氏建造高之裔有爲僧者住廟中不守戒律跡殊穢褻一日登案上爲神易衣神掌忽起擊其頰踣於地高懼甚徙他處

水災之後湖中人鬼相雜有宰姓婦居赤岸湖素愿弱且懷娛將免矣有神附之男子前導亦作神語導者躍幸婦綴步張拱

翼如毋至人家宅中南面立索茨紙錠或許以血食乃去然見土神祠則耳背至吾友王景升家其導者望門而唾曰好大火氣少時宰婦來景升稍稍折之亦自歛退余憶一說部書中記有獄神憑婦人者或詰之曰神正直何爲依婦人神語塞乃自白其爲鬼非眞獄神也宰婦小兵頰耳又有憑以至木工家者木工持斧大呼曰不退將斫爾其人竟去

書疑義第八

劉一清所請使行程記云德祐丙子三月初三日宿灣頭初四日過邵伯鎮徑行一堡子淵六十里北軍屯戍又有水寨屯軍甚多內有小堡子六十餘所波羅相公阿里右丞在內初五日過天長縣初六日渡天長河初七日過寶應軍按元史元兵屯

新城此言濶六十里則凡今北湖之地皆其屯所天長河蓋即今秦蘭河是時高郵以東尚爲宋有故自邵伯鎮迂天長而至寶應軍以今地推之或由楊家渡或由湯家泮西至楊獸醫壩而北一清謂蹄上屍骨如山則秦蘭以南邵伯鎮以西豈尚得容堵無恐余所居之地舊名倪萬二庄相傳爲宋元舊族余族自永樂時卜居於此倪萬已不復有人則盡於前此之兵荒可想而知也嘉靖維揚志舊圖於黃玨橋之東皆標水寨蓋南宋時地邇淮泗爲兵防戒嚴之地惟黃河北流既斷全力注淮漕隄東諸湖之水滙三十六陂而爲一昔時兵火之場悉組於湖故明中葉以後士大夫多棲息於此府縣志稱宋元人避地北湖是未深考耳

黃玨橋北十里有土城口其北有治平寺寺後有南王墩又稱南王墓耕田者嘗於墩上得鐵繩端自土中出按元世祖封脫歡爲鎮南王出鎮揚州世襲其爵自老章及脫不花孛羅不花皆爲之此其墓耶土城蓋亦宋元間堡寨之遺

舊志言九龍山在城西南十五里豐樂鄉下接湖水按九龍山即九龍岡當云去城北五十里若西南十五里無豐樂鄉亦無湖水也

宋真宗天禧間江淮發運使賈宗言歲漕自真陽入淮沂歷堰者五糧載煩於剝卸議開揚州古河繚城南接運渠毀龍舟新興茱萸三堰鑿近堰漕路以均水勢時王臻爲淮南轉運副使言揚州召伯堰實謝安爲之人思其功以比召伯不可廢也濬渠亦無所益坐異議降監察御史發運司卒濬渠薛奎傳亦言奎爲江淮制置發運使疏漕河廢三堰以便餉運按五堰者北神召伯茱萸新興龍舟也賈宗建議而薛奎行之而所毀者新興龍舟茱萸三堰召伯北神尚存其後殿直王乙請自召伯埭東至瓜州浚河百二十里以廢二埭江淮制置發運使以工大不可就止置牐召伯埭旁人以爲利然則雖置牐而埭在夢溪筆談言北神召伯諸埭相次廢革至今爲利則乙之後召伯埭終廢矣今之召伯鎮非古之召伯埭也王乙言召埭東濬河百二十里至瓜洲則當時埭在運河之西橫隔水中故有剝卸之煩且今召伯鎮至瓜洲止九十里此云一百二十里則召埭必非召鎮當新城湖之東而召伯湖在鎮北二十里湖名召伯

必召埭之所在竊疑湯家泮橫亘東西實界南北古之召埭或設於此是則埭在西而河在東與王乙之言合也

太平寰宇記引西征記以吳王釣臺在雷陂按今新城湖楊家渡之南有高阜阜上有松彭巷土人呼爲釣魚臺相傳即吳王釣臺此地去雷塘甚遠西征記作於戴祚其書最古所云雷陂果即今之雷塘邱廣陵故城在府北十八里今之雷塘在府北十里當漢時且在廣陵城南而廣陵城已近北湖名相襲而方已移故書之所記與故老之所傳兩存焉可也

家記云齊褚澄有遺書多言修養及醫藥事刻石十八片以爲郗時太清三年題曰有齊褚澄所歸後爲蕭廣所得遣命子淵復爲郗淵用石一片刻敘其上葬於廣陵城北三十五里陳源

橋久之亦被發書傳于世城北三十五里正在北湖陳源橋則不知所在

舊志鳳凰林在城北三十二里招賢鄉宋理宗紹定四年有鳳鳥至故名按今城北無鳳凰林地名惟楊獸醫壩西南有鳳子嶺疑即此也

黃圩橋南七八里西來菴之南有耿家閘閘南有耿王墳閘北亦有一墳碑上書少司馬大中丞青蔡耿公之墓康熙元年立詢之土人言數十年無省墓者郡縣志均無可考記于此以待知者

北湖小志卷六

江都焦循著

家述上

余村舊爲上下兩庄在黃玨橋西南半里許聚族而居屋瓦相接庄後種竹竹外老樹千餘株樹間有樓數里外見之人稱曰焦家樓乾隆間歲苦於水族漸他徙業既零落丁口亦稀兩庄所存之屋十之二三而已焦氏之先或云自山左來未有徵也伯高祖明遷始創湖上焦氏譜系僅以居揚州北湖者爲斷其他遂莫可考今因之以載於篇

焦氏明初居江都東鄉八港口有祖號望武素敬事眞武神最誠夢神促之行曰此地有大厄不可居乃遷於城北澗陳墩之

西未幾靖難兵南渡八港口竟罹於難於是吾族益敬事眞武神不祀名井吾族也望武生二子名字不傳分東西分東分生廣始遷下庄廣生有有生鼎鼎生遷遷有厚德舊譜云去世久遠聲名猶載口碑惜乎本末不能備也生四子長府沒於明季金溝河之役次庫幼卒次文科生四子次文舉生七子共十一房爲循高祖輩十一房生四十七房爲循曾祖輩四十七房生九十房爲循祖輩九十房生百二十房爲循父輩文科字仰湖其後爲西分文舉字少湖其後爲東分

西分四房明峻明暘明顯明德明峻生三子必茂必蕙必美必蕙生二子長復榮次亮亮嗣必茂生德潤德潤生彭壽絕明暘字震鳴循高王父也生四子長泰來次必萃次豫來次師來師來後改名源循曾王父也泰來字廣生縣學生生三子燦焰煐煐生鶴林嵩林鶴林生增必萃字拔之卒於順治丁亥十月娶樊孺人年十九姙遺腹孤才兩月孺人忍痛保身明年四月孤生名鑑孺人撫而教之既成立生子遐齡遐齡年三十而卒妻劉未三十也苦節終其身劉生三子廕侯爵侯又早卒妻蕭苦守十八年窮餓而死四世有三節婦惟樊孺人舉於有司樊孺人處妯娌間和婉藹然時而正色立言則霜氣逼人毛髮莫之敢近凡守節六十一年邑志云四十四年據舉於有司時也循曾祖母卞孺人父卞公無子憐女不令習女紅延師教以詩畫卞孺人遂工詩善畫山水花卉嫁時箱篋皆孺人自繪而題以詩循幼時尚見篋上詩嫡母謝孺人每抱循手指而誦之述其

爲卞孺人作也族間諸妯娌見奩厚多嫉之又笑其不能鍼也惟樊孺人相處而善若兄弟時曾祖入學爲學生索逋日迫田租所入不足給卞孺人乃焚奩筆硯曰此豈婦人事邪盡易簪珥衣裙以償逋課躬以力田親主爨汲每食粥飯茶蔬器重且熟孺人一一手掣之布於案然後呼力田者歸食力田者皆喜穫數倍孺人善治家量入爲出久而漸有贏餘向之嫉且笑者家日落孺人時以錢穀周卹不念舊憾生二子長炳次鏡鏡字鑑于孺先大父也炳後改名沛然字星若先師事王祖修不能售於有司復師事郭嗣齡益不售安溪李相國門人胡公督學江南得伯祖文深奇之取爲郡學生時年已四十目短視廣面鬚若戟胡公笑曰子之貌何不類儒伯祖厲聲曰孔子貌若供

儒何貌也聞者肅然甘泉令張公宏遷將穿溝引湖繞西山而南達於江不便民里人甚懼值令至湖伯祖往謁力陳不可令悲伯祖隨至縣庭反覆陳其不便狀先是里中奸民嗾令爲此將藉爲利令惑之既聞伯祖爭當於理自悔悟適大吏亦止之乃止伯祖樸誠不欺見義勇於爲鄉黨憚之有口角詬誶得伯祖一言即解舉爲約正每朔望集民教之婉曲善導一時訟爲之減宣化使者涂公逢震謂伯祖曰君百里才老於鄉官屈也晚年於宅後起書屋種竹植梧吟誦其中生一子蘭蘭生三子待得徹待無子以增之子廷福爲後豫來字樂生酷好吟日可數十首每遇戚友家几案垣壁題詠殆遍頗以取厭於人已而敗棺廢櫬亦書之曰吟即成句其從兄潤畫蘭每竊以詩題其

幅潤以爲汙不能改也明顯生瑞來耀來慶來慶來生鑣鑣生五子鶴來京亘雍來字聲依江都學生善詩古文循咎見放父騶手寫其古文稿及詩今求之不可得又聞有月令注一卷授其門人陳功士今亦不知所在是可惜也明德生必蕢

東外七房明達明道明選明遴明遇明通天楠明達字雲樓子藻字霞生縣學生尤徵君璋謂其以文行稱生二子錦僕僕字衡若生子璵縣學生霞生弟畹生生二子承露承霖承露字晉筠江都學生明道萬曆乙卯科武舉人舊譜云若友兼遴相國近人生七子必蘇必蕎必葱必榮必亮淳必亮字雲章與衡若晉筠同以詩名家有別墅與范石湖陳浩海高淡園爲文酒之交今其後人或晨或賈先世遺書遂莫可問淳字穆生康熙丁卯科武亞元時亦知名明選生賡泰賡泰生南俊南傑南吉三世皆諸書爲諸生賡泰字載歌幼聘貢生毘之秀女未娶而城破毘居坂請於之秀曰予處子恐不及死悔晚矣遂自縊賡泰篤學能文著述甚富有瀋園詩藏行世南傑生二子繹祖率祖繹祖字雜堂工騎射能文章倜儻多才智二十遊京師爲馬公齊所知薦於康親王府中王愛其才甚器使之數十年不得歸雍正初乞歸省墓王使四人隨之訖即促行明年卒於京師王召率祖往迎喪憫其兄將用其弟率祖臨喪即位而哭極哀不謁王已使人導之來率祖即頭謝曰王之恩沒世不敢忘但率祖今日爲兄來見王則不敬兄持兄喪而見王爲不敬王請以其日王聞而歎曰南人善謁秀才乃若是耶益以爲重賜金扇

扇上有王像諭曰有子弟入京持此扇來率祖再拜受卒不見率祖字履安天性誠篤承祖父之學安道守貧語默動靜未嘗稍溢規矩其迎兄喪不謁王時人或哂其迂先君子曰此徐孺子申屠子龍之風也吾族中可爲君子人矣以歲貢生選皖江縣訓導卒於官生一子汝驥字鳳來爲諸生有聲南吉生三子輝祖紹祖復祖輝祖字茵漢江都學生生二子汝翼汝弼明遴縣學生性嗜山水好遠遊著有南遊草湖上焦氏譜生五子悅來必英必菁必著吉生悅來縣學生生珩珩遊閩中遂卜居汀州府長汀縣小教場久不得歸思念祖墓繪揚州北湖圖自城至湖尺寸不失縣諸簽字每對之泣下在閩生子承烈康熙己亥赴京師道過揚珩以圖授之令按圖行即達故里承烈如其

言若瀕熟徑鳴呼所之志若矣然可爲輕去其鄉者戒也吉生縣學生生霈霈生步青字雲上善飲酒工文章開門受徒從學者先後數十人每酣醉文思湧發手指口說名理燦然數十萬半日而刪訂畢不醉時不能也生一子汝楫縣學生明遇生四子必芝必齡必莪必達洞通縣學生生六子溥演潤潼注渟溥武學生早卒妻郭氏苦節數十年教子九如讀書爲郡學生生三子芳芬蒲芳字時若善書法多識里中故事性謹愿無虞詐先君子重其爲人念其乏設悅來米行令時若當行牙時若以公平爲羅糴不知輕重出入以巧取利商賈不集又喪子竟老病以終哀哉演生福幅生灼甘泉學生潤字德安號仁亭江都學生爲文氏楷文命時以畫蘭之法傳之更工於竹石縱橫奇

逸發不知下筆處性耿介非其人求之千金不許也嘗有詭搆其畫者已成矣後知其人大悔於每幅蘭葉上作數驢而不署名字生三子麟士龍士遵祖潼生五子兆熊兆彪兆鼇慎兆能字學時號敬齋雍正丙午科武舉人著敬齋詩一卷生繼武繼轍皆縣學生繼轍字鑒前少貧易折資改而讀書年已二十矣卒爲通人善書法工於詩與詩人張輅交所著有晚翠集蕪城雜詠仿古雜記良友贈言共若干卷生開基福基福基太學生成五字性成太學生生棄武學生善射試泰州時白袍映日放弦貫的學使者以爲異人生夢梅甘泉學生兆彪太學生生繼轅繼彭繼軒繼轄兆鼇字倫士武學生勇力絕倫鄉里畏之生燠字炳文通經學尤深於易補甘泉廩膳生好聚書多異本皆手校之湖中學者有疑則就而問性溫恭醇慤聞父怒則跪受鄉黨宗族以孝稱年四十一而卒無子倫士公悲憤甚於傻下掘大坎然薪其中盡以所聚書投之燒三日莫敢諫止所著易注亦焚惜哉公而若虎努目而視見者却走而獨愛循每呼至其園亭看花酌酒歡笑累日未覺其可畏也嘗以一硯遺循今藏於篋燠尤深於醫于著一書名醫學指南繼輻故師事燠焚書時匿得之後遷居西山劉家集本此書治人輒效今不知其存矣天植字培之順治辛卯科副榜以文學名生七子濤瀾淇淮瀛浴湧濤字濯月瀾字漢水皆諸生濤生懌愉瀾生愔忱愔生驥忱生軒軒字進長縣學生淇字衛水太學生未弱冠應薩使魏公試首拔榜名下注云寸晷立就七藝精純暢達可

卜異日勁名於是文譽藻一時後去而從事貨殖家業日盛篤於倫理合族百餘家貧者養之富者教之推及姻親戚友無不各得其情久而不倦尤慷慨好施急人之難鄉鄰有口角詬誶就而質者輒輟於門骨肉夫婦之間賴公而全者不一其人或田宅貨財以增損爲齮齕公陰解囊以消息之賠累雖千金未嘗有吝色用是黃圩橋鎮四十年無一事質於公廷初有王姓者與里人訟公知之力勸其和既和王疑公之私於彼也指門而詈公不校亦不辨久之王知公無私且詬不息詈將及已於是感公甚後公樹門戟須在王屋中築一楔公戒不可王聞之趨至曰向詈公至今愧悔無以立人世幾成疾果築楔於室庶可釋吾愧而愈吾疾也公嘗獨力修黃圩橋及隄以正月初一

日卒是日湖中人不賀節不知姓名來哭於門者積香楮如邱烟燄出檐宇幾焚其茔先是有遠方兄弟爭財者過吾里聞公之風極愧悔歸而復合鄉鄰有鬬者惟恐公聞知村社市集愚農酗酗怒號毆詈之際主伯不能制其奴隸父兄令不行於子弟一聞公言閧然散去有合產背人矢志戒飲者施棺槥掩遺骼冬散繻袴暑給茶湯歲年水災解倉困以活饑人巡撫穆公以扁褒其門有老翁鶴髮虬髯策蹇至公門曰吾浙人官於北方解組者也偶遊淮南耳焦君之化耻當吾世而不識其人特相訪耳既見公不告姓名而去公之沒也哭寅弔以詩云淒其念載憶相從歷歷芳規實可宗賤子舜蒙青眼顧仙車寧料白雲封望廬人返思王烈作讚誰能比蔡邕曉向湖天雲黯處春風吹淚入波溶生四子憬熹烈杰憬字逢庚號醒齋雍正癸卯

科武舉人與徐芃徐棄疾爲詞友著醒齋詩餘一卷居親喪與兩弟廬於墓三年不宿內不一御酒肉睦婣任卹排難解紛君子以爲克承父德也生二子輪軾輪字蒲載軾字應瞻皆縣學生輪生汝敖太學生以詩名軾一字懋軒又號熊符工詩古文詞善雅讙書法入歐顏之室擘窠大字揮筆立成縱橫皆如鑄鐵長於六書一依許氏說文時郡人知說文者尚鮮也循嘗學詩於公爲公編詩文集爲懋軒遺筆二卷又著梅花詩謎百首每首隱一物兩面偏省奇作也生子汝成縣學生熹字效朱號定齋康熙壬辰科武進士任石匣中營守備陞居庸關都司諳授明威將軍將軍精槍法勇力敢爲不顧身命賊盜畏之如虎軍中號曰飢神及其挑筆爲小楷細若蠅頭秀韻絕俗時而吟詠則風雅過於文士有所佩刀長尺餘可削鐵陰雨時血光迸出鳴鏑有聲槍首長一尺色黑似鈍以撞物可穿木石初謁李官保衛於京師召之食謂曰聞君善槍能爲我試乎對曰諾方擎杯置酒席間索槍試試畢復舉杯飲神色不變顧盼自如官保極愛重之卒於官生二子駒驥駒郡學生生汝斌謹厚長者能詩驥生汝政汝徵恂字外舒太學生爲淮役幼以孝弟稱侍嗣母庄居生父母居鎮上每日定省雖風雨不輟仲兄明威將軍之卒于官也往以喪歸溽暑跋涉數千里不以爲勞其好施利物克承先德恒曰吾無他慮惟慮死無以見先人耳生子輯杰太學生生鼇輔輔武學生瀛字有登康熙己丑武進士生

五子愛魚怜伉兆麟愛生韙字麗左縣學生魚字龍門康熙丁酉科武舉人生騶字肩雅既入武學學使張公廷璐愛其文令棄武生改試文騶不可曰吾家世武不願文也善詩古文沐浴於左史漢魏中文士莫能及也兆麟武學生生志尹縣學生浴字沂水郡學生生懦字山起縣學生著有中山文稿湧字崑源縣學生

家述下

武進臧庸撰焦氏世德記云焦氏世居江都黃玉橋分縣爲甘泉人自明永樂間聚處湖濱上下里有舊樓爲嘉靖年廣搆遺以忠厚世其家已三百餘年矣有文科者掌江都刑掾未嘗妄受人一錢往往脫人於死其後積昌長房充是掾者有蓮先訓

子孫遂絕文科子明暘與諸弟已析產既而諸弟疑明暘之產獨厚索分之明暘曰此本先人之產也即如所欲予之明暘子源娶於卞卞家故饒且能詩工書甚時源與諸兄同居諸婦嫉卞之奩厚迫源析產而遣以先償源與卞躬耕自給卞并鬻其釵珥以償逋久之業復舊恤其兄之子不遺力源子鏡元旦遇無賴子於塗辱之毀其冠鏡退易冠而出逾日無賴子自愧造門謝鏡念其貧厚給之娶於王明吏部納諫之元孫女生子懋王氏世以易名家吏部之曾孫明經祖修以易教授懋爲明經外孫得聞王氏易說並熟焦氏易林郭璞葬法嘗一應童子試以咯血廢業補國子監生性好施與遣田八九百畝以是中落於孤子孀婦周之尤至有謝姓者皆夜叩門曰吾逋多將售所

居以償之他人皆利子錢子獨否是以竊告幸皆往取償遲則爲他人得矣則艴然曰子奈何輕棄祖宅我豈迫人賣屋錢耶卒勿取歲歉棄產以償貨適成有喪即分助之曰吾尚有產可棄不可俾吾親戚無所殯有爲人行其詐者人不忍欺舉以告則權辭以答之而不明其詐並慮詐者之自愧也戒家人勿使知性和易無疾言遽色橫逆來受而不報答至雖卑幼必加禮語不及義則正色謝之相者謂兩目如蠶眼法無子久之復遇相者曰蠶化爲紅色此陰德之徵當得子已而果然自笠將終取貧者之券焚之負人者盡償之曰不可俾吾子孫失忠厚也嘗謂曾子述顏子之行曰若無智若虛以能問於不能以多問於寡孟子述顏子之言曰舜何人也予何人也有爲者亦若是而孔子言慮以下人當仁不讓於師顏子語本此學顏子者貴學其虛心又貴學其立志三年之喪禮經所載儀節極詳而委曲繁重律之今人蓋未能一時行之也古人處已接物務正大光明耳語爲人鄙目語爲人疑不足立名亦不足保身矣魏胡質辭交於張遼曰古人取多知其不貪弄北知其不怯聞流言而不信故交可久武伯南身爲雅士將軍稱之不容於口今以暱昵乃爲嫌隙況質才薄豈能終好遼感其言與伯南如初交友者宜三復之張公藝九世同居力持忍字余謂骨肉當通以至誠疑則釋之猜可共見若久蓄而不化一旦發之必潰矣又曰爲善而使人不可受則厚反爲薄誠於善者必能曲達使彼之無慚陽善陽報之陰善陰報之好名名報之

世之稱君子者後或不昌稱小人者後或繁盛此其際微矣人與我爭名則自化其矜人與我爭利則自戒其貪不矜不貪將何所爭共事在能分謗己不受過而諉諸人人何以庇既不能全己之交又不能全人之交則市道也娶於謝年三十四無子謝請曰翁之喪無孫成服吾之咎也又曰姑年六十忍令不抱孫乎亟求宜子者因納殷並納陳殷生子三人長俊嘉慶辛酉舉人次律國子監生次後揚州府學生謝教子口授毛詩及古孝弟忠信事多置紙筆令學書夕則召殷共績麻枲或造鬼鏹而不作詩曰詩非婦人事也先祖姑卞孺人深於詩晚年以爲成淚性悉且多詐嫉殷揣數或諷殷以去殷曰婦人從一而終去將安之或勸謝逐陳殷又不可曰去人留已人謂我何乃避

之宅西屏華飾習農事諳其利病而能其勞苦謝以爲賢亟迎之歸謝病殷事之惟謹謝命婢啟笥出釵服曰此先翁姑所賜命吾爲婦者今授汝殷涕泣受之越二年謝卒殷設筍以向所受者爲歛曰昔者不辭重遠孺人意耳今仍歸諸孺人踊哭髮麻之節不異子婦之事以姑也循之子廷琥江都縣學生績學能紹其祖父業撫庸曰余讀里堂孝廉所撰佩士先生並謝殷兩孺人事略未嘗不肅然起敬歎令德之日昌不德之日促也上自高曾上逮孫子蓋七世三百年莫不以忠厚文學世其家而又代有賢母以爲內助知其祖宗以實詒謀深而積德遠矣佩士先生家學尤深遠明經得古聖賢精意蓋粹然有道之儒也孝廉根學治經生家言精天文算術著羣經宮室圖考里堂

學算記凡若干卷醴泉有源靈芝有根信矣孝廉不以庸爲不文乎持是冊乞言者尊庸深愧淺薄不足以發明其旨而竊喜焦氏之世以[illegible]曰[illegible]也因刻其言行之大者爲世德記並以自警其生卒年月子孫字號已詳墓表誌銘皆不復贅云嘉慶十二年歲次丁卯午日武進臧庸記於廣陵城南之淮海樓

敬告讀者

歷年來，本公司所整理出版古籍善本（孤本、珍本）皆一時精選絕版好書，經歷了數十年，甚至數百年木刻刷版，因彼時情景不同，致有好壞殊異，本欲重行排印，又恐泯滅原版價值，且手民校植錯誤難免，遺害更大，故仍其舊，深望仁人君子多所參攷，並乞見諒!!

新文豐出版公司　謹啟

蘿庵遊賞小志

清 李慈銘著

蘿庵遊賞小志

蘿庵游賞小志提要

此為古越李慈銘撰先生在同光時以詩文鳴海內茲篇雖小小結搆而氣息不凡一山一水一樹一石敘次莫不盡致昔人謂詩中有畫余謂文中亦何嘗無畫耶展卷三復為之神往

清 會稽李慈銘純客著

柯山下俯鑑湖湖之南有山特起高與柯等而土沃多桃李廣長俱不及半里特深秀濃致山半有石坌起人鑿級為路亘山之腹而坳焉有僧寺臨其上則蘿菴焉菴屋不過十餘間後有竹圃大數十畝竹之隙可以窺山後諸村寺僧喜種花牡丹高十餘尺山茶一樹可得百餘花皆大如椀寺門左覺大湖湖光直射寺石俯桃花林口值山之小峯林木蓊茂蓋最一山之勝者也予於咸豐甲寅之春養痾於菴之黃葉院山中之景之色之聲無不饜也朝美晴雨之變無不悉也是可以名平生之賞矣同治壬戌客居京師涕淚幽憂中間取昔來游賞之事一一志之冀假虛漚以沫枯魚設寓食以起餓隸後有覽者不其悲乎嗚呼自幼而壯游之事可盡也一石一水一樹一卉隨所記憶略詮次之名以蘿菴在予之遊賞惟蘿菴為可名也純老自序。

道光庚子予年十二歲秋日先司馬公挈之遊晷步吼山將入山竹樹蓊翳山石深鬱天光水色粘合一綠巨巖壓前森沮無路舟從林隙蛇曲而進數折則洞門豁然

若神啟焉舟劣得入數武有一奇石自山突起半空側蔭於水摩舟而過黑影新嶄嘆為險絕岩口登岸有樓翼然臨之前明陶文簡公讀書處也予時不知文簡為何如人登其樓跋敞軒舉天光朗然顧穆然有清風仰止之思焉先君子訏村公題詩壁間其一聯云雅有清名爭國本微嗟禪學累宗風抑揚蘊藉可讀盍石質一生矣惟記一寺在高處前有泉窪然一泓寒若古鑑司馬公手掬之以洗予目清涼沁人寺後有石柱二皆斧鑿所餘者削立百仞對起若峙其一有頭陀巢其顛飲食皆以修綆上下之聞其不出巢三十餘年矣午飲於巖下一廣軒中忽水際有聲粒粒逾項始定坐客或言魚躍或言石墜先君子賦詩云潭深匿石根空山響魚躍一坐嘆絕歸舟中司馬公紀游詩聲字韻云四山樹合添雲色半壁泉飛作雨聲先君子和云竹蹬陰時攙石氣雲梁斷處落鐘聲予追和云僧宿雲尖分鳥地鹿穿竹罅導泉聲咏花明禪院云一徑雲香鋤藥影半房山色誦經聲

庚子春日全家至木客山掃墓道出偏門外時春事正盛村落如繡見一人家屋宇極新好門前宅左皆臨湖宅後護青竹短籬籬內對植碧桃垂柳各一蒼艷絕塵適櫂人以事停舟先大母因命僕舁輦撫子及薛氏外妹往游焉叩蘿門入其家人皆

笑延之。俟登其堂。堂之左右兩廂。皆畫以紅欄。而流水繞之。水邊娟篠十餘竿。庭中鐵幹海棠。夜合花各十本。時馬纓花未作花。越中凡樹。從西府海棠頗少。予此次稽初見也。後十五年乙卯二月。相地塘南渚村。偶至一處村舍。殷湖。宛如曩地。而重門深閉。籬落竹樹不可復識。惟見牆缺綠陰一角。映帶湖光山色。而已因賦一絕云。重門寂寂鎖春風。隔手前游似夢中。恰是粉牆低處見。鴨頭竹裏試花紅。

幼時。每歲春中。全家至湞渚山掃墓。是日必先至亭山先王父殯宮。故西偏村落。環繞。殆偏錦。服細樂。徐行畫圖中。望者以為神仙中人。湞渚山多桃花。奴婢多折取之。一日。回舟至三山前。時薄暮。風雨料作。予所居舟。以有客須經偏門。因溯快閣直上。而他舟皆進鍾堰去。望之。烟雨空濛。畫船散綴。烏篷青幔。如在霧中。船頭桃花滿束。漸遠漸明。此景迄今二十餘年。思之猶在目前也。自壬寅大母見背後。戚屬漸散。上河風景非復曩觀矣。予撰秋風樂府有云。全家畫舸東風軟。及滴滴花兜團扇滿。雙雙燕繡生衣稿。又云。水裏青春。畫裏青山。回頭天上神仙眷。誦之。輒至低徊欲絕云。

辛丑八月。宣宗六旬萬壽。越中張燈特盛。時太平日久。海內富樂。越人漸習華侈。與蘇杭埒。極力繪日月之光。報功德之盛。城中江橋筆飛坊。至東昌坊大街。十里虛肆

鱗櫛。各出燈彩。以工巧相尚。鷺迴鶴聳。雲實日華。又盡出奇器寶物。青鼎綠彝。玉屏珠簾。以及古書名畫。珍禽異獸。瑰草奇花之屬。無不護以欄楯。夾道列觀。入夜則星火漸鬱。笙歌迭起。而各寺廟中。復結綵臺。舞榭。標雲蟲。霞數。金散絕。絳天百仞。繁曜綴空。游人多飾香車寶馬。一片光明錦繡中。釵鈿咽衢。徘徊薰麝。真謝康樂所謂路曜便娟。肆列窈窕者。予時與諸弟各以健僕一人肩之而游。每過一肆。主肆者輒抱入欄內。爭進茶果。至三更而歸。蓋吾越繁盛之觀。極於此矣。至九月。英夷陷寧波。犯餘姚。粵人倉皇四遁。久而始定。自後乙巳十月。孝和睿皇后七旬萬壽。慶節。鐙事已減。曩時。再至庚申六月。文宗三旬萬壽。則越中已為賊所據。烽火危急。不能復舉此議。而予亦已客京師矣。回首紅綫跳地之樂。曷勝泫然。

甲辰九月。司馬公挈予至州山吳氏園看菊花。主人吳百臺者。少極窶。販賣餅餌以為生。祠為關吏。備以勤謹為吏所愛。竟得代其職。積資幾百萬金。老而歸營居墅。園亭極其華美。喜賓客。延禮文士。蒔花釀酒。尤好種菊。畜園丁數人。專司之。購求佳種。不遠千里。花時則設重錦幔。許人縱觀。有能詩者。即出佳楮求品題。俏以美酒。是時年幾八十矣。長齋奉佛。間亦為五七字句。聞司馬公至。蹶履出迎。清談娓娓。園中廳事四面環合。其庭皆廣十餘畝。列花四庭中。重金臺。崇高出檐外。計至數十萬花。多罕覯之本。盆盎清潔。蔽以絳幔。圍以錦欄。地衣皆以紅錦。華麗絕塵。濃馥嗅鼻。如唐宋時洛陽人家賞牡丹也。爾時曾以二絕句紀之。久已刪去。不復記。丁未九月。再侍司馬公往訪。則主人已歿。菊種盡枯。破甕雜籬落間。無復問老圃秋色者矣。司馬公賦詩云。黃蘆人已遠。秋色為誰來。

甲辰十月。侍司馬公游蘭亭。山水秀發。朗然玉映。有王謝子弟清華蘊藉之觀。乃知右軍所取者。其風流相似也。其時亭館已地。竹圃亦就荒。惟林木脩條。拂風蔭水。猶覺昔人吐屬。去今不遠耳。予時賦詩云。佳禊未追三月事。名山如見六朝人。司馬公稱賞之。偏示坐客。下山時。司馬公見予騎驢迴巒。縈岌。有自得之趣。指謂客曰。此子在驢背上。頗有詩意。

丁未九月。再侍司馬公訪吳氏菊。花花既無存。主者導登其樓。四面皆近山環列。是日小雨。軟青沃翠。簾几皆鮮。山下臨溪。列種水楊柳。嵐氣濛合。欄陰轉明。蓋州山之得名者。以此地四山迴合。如一小州。為吾越之最勝處。而吳氏宅。又州山之最勝處也。下舟至秋湖。泊而飲酒。秋湖在州山柯山之間。左繞直步山。右通湖塘。紅樹滿隄

傍山圍繞。湖勢圓而水碧。如古鑑焉。雨聲漸緊。秋色益奇。蒼渾之中。彌見清艷。司馬公舉示坐客曰。吾輩城居。得山水之趣少。閒理游屐。必以好風日。絕不知山水雨中之趣。且春雨猶能領略。從無有賞秋雨者。今日此游。可不恨黃花落寞矣。因賦詩。有云。小艇紅菱攪雨氣。半山黃葉見風痕。秋深野店多酤酒。歲熟人家早閉門。并命予作詩。即呈二絕。有云。白舫青簾真不負。一尊秋賞雨中山。又云。翠滿湖菱紅滿樹。此行原不為花來。

丁未十月。從司馬公遊平水顯聖寺。是日微陰。山色澹然。紅葉未脫。繞寺竹陰。曲折幾一里許。青蘿白逕。暗泉徐鳴。最為佳境。寺門林影參差。萬山玉峙。鐘魚梵唄。悠颺入雲。寺中殿宇高潔。僧房俱極爽塏。殿左廂有塔。藏佛牙。相傳能放光云。

戊申十月。侍司馬公泛舟鑑湖。往來會稽三山間。午泊吉賣橋。飲。遂侍登岸。散步過畫橋。憩一村舍。田父漁叟。多相隨從。司馬公最愛紅樹。嘗賦一絕句云。鑑水家家多種柏。稽山處處盡栽楓。老來檢點閒風景。霜滿江天樹欲紅。越人多能誦之。晚年腰脚尚健。甚而不喜為。旬舉節屐之遊。多於江村浦舍間。紅綃青衫。悠然往返。而三山畫橋。尤近鄉住處。鴉柏最多。故每樂之。忘歸焉。陵放翁居會稽。（放翁家訓。言先太

傳在朝四十餘年。晚歸會稽。舊廬一椽。其游跡不出三山間。集中近游雜興諸詩。此處作也。杏賣橋。亦取放翁詩為名。然深巷明朝賣杏花。乃寓臨安時所作。不當以名越地。畫橋長數十丈。闊丈餘。兩邊白欄柱。刻畫精工。港漑周匝。村深隱紅樹萬行。遠近無際。湖中有山特起。曰龜山。形不甚高。廣僅百畝。上有石亭。賈之三山之東。為陵賀莊。亦傳為放翁居處。蓋其諸子分宅。今邑志訛為麓河莊。或曰綠荷。高宗南巡。嘗駐蹕其地。建爰宮焉。自三山西去。為壺觴村。亦曰湖雙。又曰湖桑。祁忠惠越中園亭記。以壺觴為村莊絕秀處。（忠惠著越郡名園記四卷。近年邑中杜徵君煦為之刊行。中有壺觴為山陰最佳處之語。）

己酉九月初旬。寓杭州游靈隱山。（即虎林山。唐時避諱。改為武林山。舊圖經皆然。有指杭城內一小山為武林者誤。）舟至金沙港登岸。有一禪院。院後水軒臨湖。繞岸皆旱夫容。花院僧壽篇粉絕佳。山路甚平。夾岸修竹古松。石徑嵯峨。約六七里。過南高峰北高峰。是日天氣晴和。鳥聲林影。如在春中。至靈隱寺門前。一溪涓涓。溪側冷泉亭。山霏溪淥。陰映如畫。小憩亭上。買素麪食之。寺前茶檣酒旆。飯戶餅家。皆治蔬筍待客。極香潔之味。交易於晨光鐘唱中。雖應接極忙。而無囂塵喧雜之苦。蓋山

林之韻勝之也。亭對飛來峰。蹲青躡翠。煮家不窮。烟霞之光。頃刻百變。因游一線天。呼徒洞。諸勝。惜峯石俱遭楊髡鐫鑿。胡佛鑿鑿。偏於洞壑。為可厭耳。冷泉亭。唐時在大溪中。今溪狹如帶。僅能隔峯吟馬。寺宇極高廣。歷游其羅漢殿。轉輪殿。寺僧將迎甚恭。於丈室進茶果。皆鮮美。出寺復游飛來峯。比下山。已見斜陽。帆影。雲棲。飲飯。僧歸矣。下舟。絕湖至對岸。飯於五柳居。喫醋燒魚。甚美。殆宋五嫂魚羹遺法也。予登冷泉亭賦詩。有山翠撲寺來。亭光適為接十字。全首已刪去。嗣於癸丑之春。更足成之。存甲集中。又效太白體。賦飛來峯七言古風一章。亦刪去。是月中旬。待司馬公泛西湖。至淨慈寺。岳王墳。蘇公祠。聖因寺諸處。又至湖心亭。及三潭印月。湖心亭。賞全湖之勝。四面皆窗。湖圓合如鏡。亭欄檻已敝。動梯亦危仄。三潭印月。則亭舍已空。欄柱間有存者。潭鼎峙湖中。刻畫天然。空明無底。芹藻交互。碧影若浮。惜不於月夜觀之。司馬公口占三絕云。老戀西湖水前游已十年。青山無限意。長侍故人船。面面環明鏡。湖亭幾度登。朱欄今亦老。猶許白頭憑。畫道湖如月。空明一翠溫。天心孤月在。多事著三潭。於中舉眼予曰。詩中理雖淺。要於老年得此。徵語。非口頭禪也。予亦有紀游五古五首。久刪去。

庚戌五月。泛舟由徐山。出麻波。達至柯山。所經村落。皆吾鄉西偏之深秀者。是日雨後。薄陰。重湖。猷明。曲港。導隱。樹陰夾岸。田水四流。梅里一尖翠出新稻。賦五律一章紀之。有云。隨村看稻葉。沿水聽蟬聲。詩久不存。近年補作二絕云。曲曲波湖雨後行。田居五月有餘清。稻苗風裏歌蓬坐。手春農書聽水聲。梅里山尖眉翠新。山前村落樹為鄰。綠陰夾岸林塘午。一路蟬聲不見人。（辛亥重九日。偕王孟調游臥龍山麓。遇周雪甌。與其儕數十人。飲詩巢。夕陽山翠間。相視大笑。亦可紀也。）

壬子二月。西郭昌安門外各村。社戲極盛。蓋自己酉庚戌連歲大水。庚戌兩遭夏秋之潦。較己酉更大而不成災。辛亥遂為樂歲。故民間盛為賽社以報之。予每於薄暮。請書之暇。蔬麥風起時。與羣從輩。小舟駛槳。出沒於橋梁船舫間。遇有佳劇。皆或駐觀。社酒村豚。逢者便喫。嘗賦五律四首紀之。亦都刪去。僅記一首結聯云。綠楊春一色。誰信有荒村。王孟調謂非放翁以下所能也。（是年壬子四月。司馬公見背。歲餘無游跡。至癸丑九月。始與孫子九周叔雲等舉社會於蘭亭。予之此匪破家。實始於此。自是論世日刻。請書日浮。競聲名。習非議。鄉之素望頓衰矣。附記於此。以戒後人。勿干禁以結社。勿違親以狥人也。）

甲寅二月二十日。予以羸疾。避靜於柯山。綠蘿僧院。三舍弟從焉。是日初時。予翠一童一僕。肩襆殺書麗上山。借寺之黃葉院以居。時湖南山桃李盛開。白雲春晴。時鳥學嘲。嘉樹拔沐。芳草荐新。晚立石橋。流水間。花光夕陽。艷映穠秋。竊以為神仙不過也。

三月十五日。友人邀赴武林。尋春西子湖。遂來裝。別蘿菴。時蘋陽下山。桃花淨盡。綠陰漸成。乳燕殘鶯。點綴山翠。能佃渡口。為悵惘者久之。賦買放塘以寄意云。便年年仙源依舊。天涯老盡崔護。亂紅都向風前。嫁憔悴空枝無主。難遣處。那樹上流鶯。分付他何處。傷情浸新。但嫩綠陰邊。雨絲繚繞。流水學人語。還記得鈿鏞釵黃盈路。枝頭紅萼齊吐。傷春只有花同我。回首都憐遲莫。嗟我誤。悔不勸啼鵑。暫為留春住。知花怨否。賸千萬垂楊。和愁和恨。泥我畫船渡塢。成時。坐黃蓬。鳴脚船。扣舷歌之。覺曉峯送恨。夕浦斂愁。時兩舍弟相從。遂與拏鼓吹笛而歸。山下居人。觀者。謂自李真放翁後。當不見此風調也。

三月二十二日。客錢塘。偕同輩兩人。步出錢塘門。游西湖。小憩斷橋。碧天芳晴。韶畫初永。靜水如語。薄雲不峯。寺至林陰。塔表烟際。四山圍暝。潮音在松。六橋截陰。湖光

亂柳。隨步櫂礎上涼綠畫人。殘紅過屐。至平湖秋月亭品茗。俯欄而語。水味魚沫。檻生霧。松仰面覘天。急雨已注。遂促步至聖因寺雇舟。僅留小舫兩三皆以迫暮不肯行。乃冒沐而歸。湖氣貫白巖。霏劃青村。暴盡飛浦。絮怨裏。旅滿萬葉。齊鳴樹間。樓閣千層。羊入雲裏。酒慢作波。梵鐘接暮。予笑謂友人曰。此所謂晴湖不如雨湖也。林漱納飯百十如鶯。瓜艇持繖。三兩若鷗。俄頃雨霽。整裝入城。

次日。再出湧金門。坐舟至聖因寺。茶於禪室。出寺往游孤山。歷放鶴亭。巢居閣。下山復喫茶於平湖秋月亭。遇舊友陶某。再過聖因寺。時湖事未闌。游人尚盛。暖笋細筍。寶馬香車。交織於山眉湖眼中。予與諸子坐寺殿蒲團上。新妝炫服。照耀琳宮。花叢錦叢。錯於禪僚。覺湖上春光盡在吳娘襟上矣。戲賦詩云。衣香鬢影佛篆。髻影滿經幢。次日。復出錢塘門。至望湖樓下看牡丹。登樓清話。湖水繞樓。如相答問。再游聖因寺。出詣高宗行宮。抵六一泉。覓歐公像不得。茂草一區。清流瀨瀨而已。

二十五日。返至蕭山。游江寺。抵圓寺。凌氏蘭園。江寺旁有夢筆橋。

二十七日。與社中諸子舉社會於州山吳氏園。談讌甚盛。予有句云。園林詩酒深春宴。絲竹湖山一代人。酒畢。返舟詣柯山。一路山色濃蔚。林米晶碧。夕陽晃晃。金翠萬

層。是吾鄉山水中。極者色畫也。

四月初一日。陰。家慈與孫氏從姊。償佛諸山巷寺。予與從弟楷。別舟從行。次晨抵西陵。旭日未出也。重霧不曉。淺河欲潮。烟柳兩行。接纜皆白。露嵐萬叠。黏天失青。早食後。將游湖湖。以道不便而止。乃湖下江行。午後返。經青化峯下。倚艇濯足。一路詠詩。亂山突青。曲水拗綠。橋錯仄港。時通落花。塔逐過颿。若挾高樹。危岸陡勒。輒作峯勢。長林滴轉。忽見村影。老柳支屋。漁舟在門。鳴機。韻花。春杵隔竹。俄而夕陽撰客。涼波晷天。已過夏。憑橋。鐘村。諸處。抵泛。塘泊舟。家慈將以詰朝登越王峥。此為水步也。拭脚。整襟。登岸。游矚。溪。狹。環。壑。峰。凹。受。江。晚。磬。忽。流。峽。柳。將。夢。花。氣。十。丈。釀。為。冥。烟。樓。陰。百。尋。絮。以。振。樹。褪。徊。久。之。而。返。

次晨。侍。板。輿。登。越。王。峥。謁。歐。兜。尊。者。道。場。平。地。行。三。里。許。梅。林。夾。道。綠。陰。如。畫。仰。行。約。丘。里。起。青。伏。翠。磴。繞。溪。環。兩。岸。高。松。古。柏。中。通。石。路。一。線。盤。陀。直。上。山。花。異。色。綴。滿。高。下。宿。露。未。晞。晨。旭。百。來。山。人。謂。予。此。地。奇。秀。不。可。名。狀。今。日。多。霧。惜。未。能。豁。眼。耳。歐。兜。尊。者。蜜。蜡。甚。美。有。短。竹。林。斷。尾。魚。皆。尊。者。生。時。每。食。所。棄。筍。膾。也。越。人。禱。于。尤。有。驗。予。生。時。大。母。曾。禱。於。此。故。賦。詩。云。丹。崢。千。尋。幽。眼。明。彩。霞。晴。拂。板。輿。行。清

溪。石。黛。扶。節。影。翠。磴。雲。花。踏。屐。聲。古。竹。鳥。啼。西。子。社。平。蕪。馬。跡。故。王。城。靈。山。來。證。墨。夢。佛。火。蒲。團。似。隔。生。山。中。有。盤。馬。岡。洗。劍。池。昔。句。踐。以。甲。循。五。千。栖。此。時。遺。迹。也。日。加。巳。偕。從。弟。各。采。松。花。斗。許。而。歸。

四月十二日。興教寺上人。澈。兄。舉。玉。版。會。同。社。赴。之。十。餘。人。丈。室。就。齋。畢。行。散。寺。後。竹。圃。時。夕。陽。在。山。返。映。叢。篁。綠。陰。晚。開。十。畝。如。鑑。諸。子。或。衣。紫。花。布。或。著。青。道。袍。倚。石。藉。草。好。風。徐。起。雅。枝。嫩。篠。娟。娟。拂。人。

更十日。稱天。紅。飣。陰。中。偕。孫。子。九。社。友。茅。畹。生。司。訓。程。子。實。秀。才。沈。廖。生。外。弟。游。登。項。里。山。平。地。行。二。里。許。四。山。環。繞。一。溪。盤。迤。平。野。中。松。樟。數。百。株。拔。翠。千。尺。與。羣。峰。相。錯。峙。舁。轝。行。其。下。衣。上。縷。縷。生。紫。翠。痕。度。溪。橋。經。竹。籬。長。僅。半。里。尤。碧。潤。翠。鮮。將。至。翠。微。寺。則。重。崗。隆。起。老。樹。交。互。未。至。寺。百。餘。武。兩。作。而。歸。經。項。王。祠。祠。前。古。僅。一。樹。大。數。百。圍。中。空。劣。容。三。兩。人。又。經。清。溪。十。八。橋。溪。水。淺。僅。蹄。汋。矣。雨。後。返。舟。至。壺。觴。村。樹。色。曖。曖。莫。能。景。狀。望。遠。近。山。景。與。雲。光。相。上。下。祁。忠。惠。公。越。中。園。名。記。以。壺。觴。為。山。陰。最。佳。處。予。謂。此。處。村。莊。固。秀。惜。太。散。漫。不。及。湖。塘。之。奮。最。州。山。之。盤。薑。喜。其。離。城。不。十。里。隱。而。不。僻。可。與。清。水。閘。並。爭。勝。會。耳。王。荊。公。詩。云。村。落。田。園。靜。人。家

竹。樹。幽。此。為。得。之。

七月十四日。偕王孟調泛舟東浦。湖中梅。後。梅。諸。村。暮。抵。柯。山。游。七。星。巖。不。到。此。兩月餘矣。風亭月館。漸有布置。便覺山水竹樹。亦次第改觀。固居人之好事。亦鄉土之承平。沈休文所謂不蓄壞閘水。髣髴林澤者也。回舟出村外看晚霞。抵丁港。已月上矣。至湖墟。大湖風起。颿行甚駛。出青甸湖。看月尤快。偕平子鼓棹。詠聲蘇。大江東去。水調歌頭兩闋。殊飄飄有吹臺遺世意也。

十月中。偕孫子九。游。滿。渚。寶。壽。山。欵。寶。壽。寺。寺在山之坳。因峯為址。竹樹綠紅。深翠若幕。佛殿霞蠹。僧廊霧蹤。山門清涼。聖境四字。明李孝節先生。余公增遠所題。筆法古秀。肖其高逸。按邑志。孝節先生有弟口國變後。居滿渚山。寺中為僧欲食。每深夜行荒山。鳴魚。高誦。或。慟哭。而歸。終。絕。於。虎。云。或即居此寺。故若水為之書榜。以誌因緣。歟。寺僧延入丈室。進茶果數十品。晦堂品乳。冬。籟。蕭。寥。過。寂。生。元。因。寒。悟。淡。空。山色相。豎。拂。了。然。寺。側。鐘。樓。高。及。百。尺。士。人。言。滿。宰。「。振。四。山。若。奔。故。百。年。來。空。懸。不。響。久。矣。晡。後。寺。僧。送。出。門。外。時。晚。陰。欲。雪。高。松。十。數。凜。凜。拂。天。古。碧。黝。然。若。非。人。境。予。九。能。徊。久。或。謂。極。似。武。林。韜。光。入。門。處。也。予。有。詩。紀。遊。云。凝。冬。入。幽。寺。人。與。山。氣

深崖啄動松梵磨跡明岩陰言偕晦堂侶證此清涼心經簾掩茶夢蕭寥生衆音拄杖一點背妙義誰能尋蒸飯雖能熟坐覺鐘魚沈出門雪將下悽慘空山林

四月初七日夜月甚好坐白華峰對閣下蒐八尺簟鼓曼生壺啜上窺新焙茶花陰滿席與家人談鄉里故事晚風餘至在若近若遠宛已夏景矣人生隨時知足守分待時何有居心不淨者耶

初十日薄暮偕弟姪烟戚數人詣村中酒樓小飲凭窗望西偏蘊峯森望諸山夜色隱現水聲潺潺過樓下若勸其飲酣者酒家燕巨燭進杯行數巡忽已若醉隱几少寐聞行舟雜軋聲亦鄉居樂事也予生近市廛頗以衣冠自處蹤跡不入屠沽家今日思使我有身後名不如即時一杯酒

十二日午卧大酣適時起因至門首閒眺時積雨嫩晴萬綠怒出覺山水村郭一片大地俱不足供其發洩因悟人生到極得意時方是可憐

十八日午後霽晴天無粒雲蒼涼清快忽覺盍為吾肺腑中所得急欲讀書以盡其趣時賓客滿座即起謝曰君輩可去佳日難得且各掩悼共追斯悟客或曰此等佳日一年中亦數得之何為自苦兼犯不情予曰佳日已難得所尤難得者吾今日之

心之閒耳君既不去聽我讀書

二十日邀同社七八人遊湖桑村清水閘堰礱村柯山寓山州山柯亭盍日而返舟中論山水予曰看暝色宜山看暝色宜水又論山陰會稽兩邑山水優劣予曰山陰如美人會稽如名士

六月初七日坐舟至魯墟大湖忽雲合風雨驟至泊於涼網橋下四望諸山驅走烟霾間熒滅萬狀砰訇所至惟見萬綠飛舞一白混茫而已頃許解維夕陽見西產沐齊出濕雲矣隊斷雨孤飛出青田湖則雲脚所屬石火隱隱莫名其處矣日崦嵫抵家

後二日傍晚偕兩弟及瘦生赴柯山舟山青田湖看山際落霞直射水底百丈上下晌轉錦采十里內外氣盡金光亘浦傳明接林散綺真奇觀也湖窮入小港一路樹多於山蟬多於樹環舟行送者天柱鵝鼻以下諸山歷歷見暝烟起伏處梅里一尖忽近忽遠與三十里為向背云

八月初二日客杭州下午雨霽偕魯容生徐芸臺諸子出錢塘門湖水方溢買舟至湖南淨慈寺塔影接波寺綠在樹望蘇堤柳烟濃霽如春裏湖諸山亦倦沐作態予了常論浙東山如嵇阮諸賢風神飄然塵坌之外或面目古拙彌覺絀媚浙西如王謝子弟塵拂擯車流麗自喜雖取質清雅亦由修整為多耳

後二日又至西子湖閘橋然豪奔騰下注如撞百石鐘心目為眩少停步入昭慶寺緣裏湖山下折行出段家橋飲於平湖秋月亭歷蘇公祠品茗於祠後曲室名瀛洲者故相阮文達所建也欄外荷花數百畝清芬掬人登望湖樓訪孤山放鶴亭山徑幽峭古綠盎然紅美就零遺艷獨絕傍晚復回至斷橋夕景忽明秋烟自媚湖葑洲樹沙鳥風驅蒼艷之中次第變滅遠山深際白氣如沍林宇隱然絕似吾鄉州山諸處也

八月十九日晴午出錢塘門入裏湖游石佛寺佛約數十丈就山石為之自頂及肩而止然莊嚴不及吾鄉下方寺高大不及柯山普照寺也寺亦荒圮有沁雪泉僧以泉煮茶酌客味不甚佳出登葛嶺過瑪瑙寺亦破屋數椽爻歌山翠中而已望葛仙寺在嶺半不及游下山買渡至西泠橋小飲於平湖秋月亭遂歷壁因寺六一泉至鳳林寺聽鐘聲吟詩擊木非徊久之寺鄰李文襄祠欲入不得謁鄂王墓及廟將詣花神祠諸峯隱已暝色動矣乃返游行宮小坐文瀾閣下出偕外湖歸紀以二絕

云破寺秋花瑪瑙泉湖光如雪塔如烟師臣戀蜂俱零落留得寒山寺葛仙小隊笙歌載酒從兩行書舫映芙蓉鳳林寺外斜陽路獨向松陰聽梵鐘

九月初一日甫自武林歸下午乘微雨後掉小舟訪蔡人於快閣出偏門山意親秋湖痕覺雨淋然一葉如見故人霜林疎疎已整頓雁天風景矣回首錢塘又不禁倡樓蕩歸之笑也

十一月十五日偕雪甌平子凌晨坐籃舁登富盛山折至寶山謁宋六陵古木刁蕭丹碧間出惟阜陵有享殿思陵崇陵茂陵尚繚以土垣其徽宗祐陵理宗穆陵度宗紹陵及孟后攢宮不復可辨去崇陵數武有土隆起斷石之碑者仆其前蓋亦弓欽處也是日朝暄山氣溫霽而俯仰之際萬象森溢蓋自采陵寢被禍之慘無如楊髡事者賢如顧仁遭呂雉之污德若寶慶惟五虎之殃而唐玉潛林霽山謝皋羽一流人其事與辭皆千古獨絕者予弔以短古一章平子讀之謂鬼語幽幽逼豎毛髮詩今存集中有云玉魚銀雁旨復朝米烏苦竹魂蕭蕭血淚一掬古不化夜夜風雨空山號尤為孟調所激賞者也

是日下午坐舟至瓦窰頭偕二子登岸行十餘里遡昌安門一路看會稽山恨若有

遠其步者過一村莽坐水檻看風尤有意致立危橋上四望陶山在夕陽中一髻嫣然紫翠縹起更遠更紅非畫工所能彷彿也入城聞戒珠寺鐘矣

丙辰正月十三日日下舂後步至荷花蕩蕩側數十武得一小橋左顧有僧菴修竹百本望夕陽中山雪還致融散至理內朗逾時始歸適魯容生孫蓮士至遂酌苦茗與談雪理名論互出入夜不竟

二月十五日午陰有小雨數點庭前凌霄花開未盈十數新種小桃一樹乃盛放春紅至千百朵謝之滿渚山人及柯山客俱云彼中桃李尚未含蕚也而此樹僅三尺綽約新枝已離離著花滿矣臨風獨艷撫之惘然遂設几其側書影茶香相為撫媚家人謂其有癡癖云

二十六日春晴初暖偕羣從泛舟至窩湖舟行烟浦村橋香深近傾西鳧鷖哥渚山氣如花發正春暄極麗時也日午泊舟風凰山側一村莽前飲微醉登岸度石橋至隔湖緣堤行百餘步路一小橋旁修竹數叢隱茅菴一椽路狹而窄往往逢人溪重敷子時側身過橋以留予坐卧地頹然自適煖風撲水夕陽接樹青簾畫舫點綴鷗鳧雞以簫鼓聲雜或不合節奏而悠揚波上自覺人物舟檝飄蕩有堪春態耳

三月十八日清晨放船至滿渚適山人春歡神閘溢一市因坐石橋觀之雜沓幢蓬幾周五里亦山鄉大觀也午飯後舁與上山杜鵑花蔓絡山半隨折一枝無不娟絕可愛時值春夏之交鮮翠萬狀行五六里返坐山家杜姓者曾大父守墓戶也進茶果為盡一器起行里許時正夕陽往來松陰中緣坡轉步輒入深際山下迎神者簫鼓時作往往見采旗出深綠間足為叢壑添色薄暮下山復至市中閱鐙里許返舟山人送晚飯魚肉鵝鴨各數盆并餉酒極醇飯畢坐山下人家門首看迎燈約三里許夜半開船抵家五更

次日濕陰小雨偕杭州李試鶴山人及沈瘦生游刑塘湖憩陳家墓湖狹而曲折繞至墓前圓轉若鏡重湖復映竹樹深翳傍有茅屋兩間縛二巨竹為橋通往來隱隱聞人笑語在水聲中水色深碧隔岸山倒影如綠玉一片不可剖禽聲魚呿宵若相接心神清懆坐不能久而去

十一月望前一日偕蓮士及東陽程子寶秀才僱船出西郭門四十里至湖塘已日崦嵫矣時天氣暄甚如三月初解重衣登岸路入深林勢與山起重陰密秀掩其疏何意行若冥暖翠可即十餘武登一小嶺石溜急景徑蟠曲塗松徑涼吹稍覺颯颯

有秋意下俛太湖鏡徹十里烟光起滅近遠不常隔岸鱗瓦萬家比若列雉人烟時樹涵於空明蓋所謂琉璃世界焉蓮士顧謂極似鴛湖烟雨樓前惟略少風帆點綴予謂秀州道上何處覓一石一山此殆非相賞意耳逾時下山望山下數家依一古寺修竹屏翳晚靄往來雞犬柴門深隱籬落為之佇立歎羨登舟不三里至三家村王姓家予近議賃廡地也時月出林際枳籬蝸牆映帶場圃竹陰霜果微明積畦入室清華水石參差廣延十畝盎盎皆新稻香主人欵賓雖柔芬膾食畢烹茶剝棗縱談田事二更始出門返舟月色如畫全湖景狀依約可盡仍迂道由柯橋湖感聖湖進西郭門至金斗橋上岸已聞清涼山寺暮鐘動矣同蓮士連臂踏月街陌晶晶光不可喚冬夜之月常苦為寒氣所蒙今夕竟霽徹霄表略無霜意蓋山水之勝非得佳月不足助其清發也

十八日侍家慈坐舟至湖塘看新宅回棹經柯山小泊即行是日有風自南來頗大而撲面和善僅能解纜行大湖中坐船頭吹笛吟詩猶有紫蓼少年意致自丁港至曹墟十里看夕陽未落山多稼收野闊鏡攝餘映天傾積光歸鳥行舟各極妍景而庫蓬五兩中弟妹相隨山水映發婢煎茶葉童采蘋花又可為閒居奉母人添一幅畫圖矣

丁巳二月既望後二日偕社友歡葦游南鎮時春事初盛正平生著展時矣午刻抵禹廟下小憩碑廡間靈蕤所區金碧森動走階肅象郝經攝觀即上會稽山謁鎮祠香火漸稀游跡蓋寡不禁相顧憮歎吾鄉山水富及寰中而民俗儉勤不事遊宴稍作點綴惟禹穴及蘭亭去城稍遠地亦稍僻游者罕及之禹廟既接武鎮祠又與蘭峰連壤稽大士者無不假道於此往往籃輿簇花寶馬擊鐙佩環節後錯雜於溪聲谷吹中觀放翁禹廟詩十里烟波明月夜萬人歌吹早鶯天花如上苑常成市酒似新烹不值錢蓋自唐宋已然矣二十年來漸即寥落然珠簾雀舫翠管銀罌自東郭南門直際覆舟山下奪路據津無間烟水而紅亭松竹間茶檣釀戶餅師膾娘列坐侍客下至陳百戲談九流賣寓花寓草寓人物者百貨盆湧地不容趾有衆中喟然搖首謂今昔頓殊者則一二白髮人也自烽烟滿江上聚軍百萬仰食浙人吾越遂承其敝加賦橫征殆無虛月又因之以旱蝗賊盜民力竭矣逢今勝地蕭寒囊觀闃寂農桑未起士女閉門而喟然今昔者俯仰之間已屬之我曹矣白塔朱樓之地其有滄桑相弔者乎

仲春之末居柯山為花事也。裙屐之出蓋無定時。二十七日。韶晝未滿。遲日媚晴。偕瘦生至湖南山。微雨夜過。碧泥軟鮮。穿桃塢數重。上竹坡。得李花數十株。玉映綺房。星數絳海。傳明比艷。翻絕當風亭午。返步至第五橋看水。屏山萬叠。盡作波光。蓊樹百重。助其色畫。傍晚至七星巖。穉樹作花。有中閨嬌女掠髮弄光之態。晚色上竹。下連石陰。翠暝鶴浮。愛不能釋。次日下午。薄陰多風。偕瘦生往蘿菴。取路至廟橋。吹帽落水。匆匆而返。二十九日。小雨留寒。午後略佳。復偕瘦生詣蘿菴。過橋雨作。疾趨湖南山。桃花在濯。晚晚益明。村屋巖腰。暈烟滴綺。將至菴。見隔溪數家。烟樹一曲。李花更多。夕霏雨光。若為遠近。隨叩菴扉。與退院老僧共坐蒲團。喫趙州茶。聽晚課而罷。三月三日。晨起密雨。已後忽晴。午飯畢。放舟溯柯山橋。至侯山。巖樓而上。尋小隱山園遺址。臨水起坡。磴道修曲。翠骨牙出。靈構化無。偏撫巖石。惟得小隱山及支雲共五字。而錢君倚一敘。已不可見。詢之里老。云斷碑纍纍。數十年前。頗有訪拓者。今皆封泥沒盡矣。山在鏡湖中。廣周一里。高不及十丈。形圓而瘦。勢纖若傾。登其巔。列峙環青。迤邐屏叠。湖流折縈。霏如練帶。林屋交扼。翳山成秀。方塘圓港。刻畫其間。川織釣遊。地交樵稼。鷁帆競景。犢笛緣風。上塚之時。彌繁綺矚。村莊向背。互出桃花。近郡

之區。斯最勝矣。山趾有前明相國錢文貞公父墓。墓左一碑。盡刻文貞自撿討至少保封誥。從文貞元璐。余忠節煌。姜高書逢元。三公所書。右一碑。則沒字矣。文貞為翰林時。佳譽蔚然。忤閹屏居。峻而不阿。洎晉揆席。清節彌勖。難進易退。可謂邦之正人。俎豆於莊烈孝子。有贈官而無謚。易名之典。補自江南思陵。闕政。蓋可知焉。相國少時。曾弦誦此地。丙舍之下。有所來矣。今華表以外。更無隙地。寢邱不守。黨及隴阡。文貞父名九疇。為儒學士。母傅氏。亦邑人所當知者。去墓數十武。為國朝湖南按察使贈巡撫傅公。父墓右一碑。刻嘉慶十二年。傅公官辰永沅靖道加按察使銜上諭。深褒其前疆勞績。末有傳公自述先德之言。傳公勤能以廉。尸祝湘服。振於既序。為國名臣。未五十年。子姓零替。予常求其重菴文集。不復可知。墓版題其父號。蕉雨。白楊侵。蹤宿草不除。道碑未立。無由徵名蹟。云有春日。溯柯山。至侯山。尋小隱園遺址。經明相國錢文貞公先塋。訪讀書處。不得。五古五首。存集中。

次日春陰。偕羣從。赴篤湖掃松。地有狀元檐。張文恭公所建。地。儒林峻規。遺愛桑梓。虹梁百尺。仰接素風。中闢而立。山靜水深。不勝淑人君子之思焉。午刻。泊舟鳳凰山側。一社廟前。廟題梅溪公祠。宋龍圖閣學士王忠文公也。往聯有萬年諫草傳全國三城文章。為鑑湖之語。鄉辟小村。得比名士。往公。今人歆。龍圖初仕。播芬越倅。朱邑桐鄉。故當不沫。廟中禁演荊釵。記予謂以忠文之蘊。豈管身後是非。自是里中父老。情深香火。愛惜衣冠。不令優倧輕褻耳。吾鄉有兩鳳凰山。一在城西六十五里。至小而具山形。此在城南七里許。亦僅部婁。與諸弟踞頂望之。春膝繡錯。晴川錄修。西菩破塘諸山。朗列目際。然較之侯山。妍靜略同。奮景為遜矣。

清明日下午。偕羣從泛舟。官清。本名工官。濃。越絕書謂句踐工官所居者也。水瀰百頃。魚羣散綴。如浮漚然。春綠蕩蕩。攬於一葦。平原修靜。田事尚閒。彌望樓宇連陰。竹樹帀光。紅牆朱楔。錯峙雲表。皆西郭外吾家園墅也。遂由支港出三家村。此在西郭外。又一三家村。與湖塘異。看玉茗班演戲。日莫。趁村舠至梅仙橋。一路看菜花而歸。次日夜三鼓。偕孫子九。僧澈。凡周敔耘等。赴雲門。登舟熟睡。翌晨耳畔聞水聲。遂醒。已至若耶溪口矣。淙淙四來。清滿一枕。蓬窗略啟。晏翠麼襟。睡曉所豁。綠合無蹟。榜人泊舟一古廟前。遂偕諸子起登岸。行數里。霏積烟浮。時亂衣色。將至顯聖寺。斜行田間。入村落。徑邃竹深。晚潤欲雨。旋登一小菊。短松夾路。溪聲狹幽。聽賞適時。返舟早飯。飯畢。進棹至平水。步上竹輿。行三十里。列峙紆暉。層巒貢景。或遇澄池方沼。崖

霏水色。相雜彌奇。下見竹渾。行溪涤中。落花碎鋪。時有往來。相度至化山。傳燈寺。峯勢忽開。喬松夫峙。砥塗交蓬。森彌一里。古平陽觀也。順治之末。為宏覺禪師敕建者。方丈不染和尚。治饌相款。傍晚。自傳燈寺步至忞公塔。晚鐘未歇。澗水徐鳴。過石橋。山徑斗起。巖翠益深。一路夕陽參差。異花滿地。紅紫百賦。香氣蓊勃。色觀香聞。殆絕思議。塔外翼以月垣。刻鏤工巧。緬其規製。稱乎紫衣矣。是夜宿不染房。松月在窗。時聞猿嘯。澗響四起。遂和鶴吟。瞑道之心。斯為樂焉。次日飯後。以肩輿游化山。陟嶺數重。環十餘里。秀延麗勝。愈習愈佳。回想葛仙翁釣石。拔地一卷。洞壑巖磴之屬。悉具古翠。斑剝。藤蘿糾蟠。舊在大溪中。故有釣石之號。今溪水涸盡。而台迹不枯焉。經盤古廟。至雲門寺。訪智永禪師墨池筆塚。及辨才塔。午飯於雲門方丈。又步出寺里許。謁雪嶠禪師塔。游廣孝寺。看經院。勝刹所結。靈氣不窮。丹霞映蔽翠霧互鮮。宜為逸客憑矜。羽流棲寄矣。傍晚。仍返傳燈寺宿。次日歸家。

七月二十六日。偕孫伯鏡人中書。秋舫臬掾。游柯山。宿雨初歇。山光樹色。綠逾初夏。一路惟聞放田水聲。而已。予嘗謂天地間。聲之至清也。泉聲太幽。溪聲太急。松濤聲太散。蕉雨聲太脆。簷溜聲太滯。茶鐺聲太嫩。鐘磬聲太迴。秋蟲聲太寒。落花聲太蕭

堀雪竹聲太碎細。惟田水最得中和之音。此陶泉明所以有過師丈人之歎也。出青田湖後港溆甚狹。秋菱太盛。擇擢而行。水實已饒。口腹可辦。傍午至七星巖。泥滑石澀。不便後齒。仍返舟小飲。復移就隔岸。詣離菴。霽景乍呈。山沐始理。日下春回舟。顧望諸峯。蒼翠涔涔。夕陽俱濕。

重九日。邀于九問寺。池沈氏。菊花未開。遂同訪湖上紅葉。行經卧龍山下。值古寺廢園。必能佃焉。吾鄉園亭勝蹟。多在此間。陽和張氏林墅尤盛。有所謂芸芝亭。霞外樓。嘯閣。砌園。蒼霞谷。萬玉山房。嫩花閣者。砌園有蘭香亭。壽花堂。霞爽軒。酣淑閣諸勝。萬玉山房內有融真堂。張文恭與朱羅兩文懿讀書處也。今皆不可復問。而古木蔽虧。老屋交扼。緬其曩撰。多據勝區。見一人家。流水繞階。背山而宅。機聲人影。魚鳥相因。覽圭蓽之地。有淒梁之風矣。出常禧門。至南塘道上。丹楓絳佃。正承曦景。奇采屬樹。上下通紅。近映屏山。俯臨鏡水。政如珊瑚寶聲。亂插高髻。蒼翠錯峙。以疎益妍。徧登孫氏湖樓。茶香菱熟。往往留連。一路看山。至鐘堰。愈媚愈清。常若不足。以夕照西墜。于九剔去。于自跨湖橋買舟歸。

十七日夜初更。自湖上快閣坐舟歸。雲斂月出。山疎水明。老木不霜。寒蟲微火。如讀王右丞輞川與裴秀才書也。

二十九日。至馬家步。登九里山。是月小盡。秋色已深。冬意未上。眺望之美。清絕人寰。以七言四語寫之云。霜樹紅疎連嶂雨。秋城綠抱一湖烟。寒陰茅屋家收稻。野水蘋花客倚船。可謂善於題目佳景矣。其全首存集中。然非幽情風勝。不能耐此清寒。子九常擬予云。王敬和好栖託。蓋知言也。

二十八日下午。進城。偶過光相寺。古西寺也。城中此寺為最古。間一日。復過寺。離郭門僅一里。連楹接廈。皆吾宗之第宅。故緇流依附。視同香火。菴其北連合真壇。壇祀斗宿。光大夫素奉道。常齋醮於此。寺外為光相橋。過橋則闤闠矣。寺門落照。古松偃然。鐘聲徐來。塵念頓息。常謂善游不在擇地。善悟不在深求。但得色觀稍清。靜根具足。隨緣止願。觸處安心。此寺境接囂塵。景皆夙習。今茲兩過。未嘗入門。而衰草盈階。暮爲相值。便覺禪機不遠。靈賞無窮。支竺參禪。至許接席矣。

十月五日。薄暮偕瘦生。坐七星巖卷石前芭蕉樹下。俯觀潭水。冥然若忘。大有樹下坐禪之意。

戊午二月十二日。置酒七星巖。招諸友看桃花。飲畢。客散。遂留居柯山。自去冬大雪。湖南山桃李。居人多斧作薪。花事遂寂。而七星巖新枝向日。居然代興。紛展烟霏。春盛洞半。地密景頭。亭榭相簇。較之湖南。雖計樹不侔。而得境為勝。西偏春事。移於此間矣。連日綺陰多雨。流連信宿。朝夕忘歸。清游之佳。畢據其最。時有社友尊春泥上。狹邪逮傳。適寄書來。誇烟花之勝。因作一牆谷之云。月之望日。拜手書。所悉道社無恙。甚善。別後浹月。無少著作。足以相告。顧念春事可懷。未能端坐屑屑米鹽。轉入俗障。良用悼快。迺券同人。各去巾轄。遂於春分後五日。置酒柯山。道谷畢集。是日微陰養晴。宿雨過潤。桃李競吐。若與為期。草綠茵柔。甚便後齒。湖山之秀。極於一醉。所恨阿戎不來。俗物敗意耳。酒闌花暝。游屐各散。鄙意惓惓。未忍言去。遂留山中者兩日。自朝至暮。時而在山之南。時而在山之北。或穿蘿竇。或隱竹藤。或隔溪看雲。或背花臨水。或聞鳥聲久坐。或偕柳陰獨行。每至夕陽墜樾。晚風在面。則携酒一壺。棋一局。求一能領者。相與躡蘿磴。坐藤崖下。視萊花萬斛。高下積黃。拔童行歌。各隨歸橈。當此之際。胸爲塵穢。洗滌殆盡。樂趣所及。無非天機。殊覺春融日長。巖豐物茂。悉充洽於方寸之地。沂水濠梁。去人不遠。又其地多老人。龐眉皓髮。時時往來。益信山林之中。其人多壽。得於雲烟供養也。惟是行樂及時。漢臣以為勸。俯仰陳迹。昔賢以

致悲。吾家元賡有言。一年春物。惟梅柳間意味最深。至鶯花爛漫時。則春已衰。遲使人無復新意。旨哉斯言。誰能賞之。足下樊川之夢。應尚未覺。然故鄉之樂。殊足相徼。寫以寄眎。始知鑑湖博士。自有替人。名士風流。故當不墜耳。計書到日。已及星春。枇杷花前發之。一笑不宣。

三月朔。至南門外。水天一色。菴觀龍舟競渡。是日重陰。而景薄。葆羊江。蔽翳失采。又人舫蟻聚。地不容楫。遂拔舟至李家溪。泊而飲。時遠風起。萬綠中。山水草木。黏天作油碧色。舟踞野廟古渡。旁有大樟樹二。蔭適十畝。時見釀社人歸。瓜皮擺渡。汎汎湖光橋影間。尚得夕陽細雨。當更添烟景耳。上岸徵步。得短竹一籬。陂池靜映。鵝兒數十。浴翠如空。日加申。解纜。雨斜斜作矣。

立夏日晡後。夕景豐開。綠淨如拭。欲作近游。苦不得侶。立門前久之。遂默然意行。至荷花塘。度村橋。看夕陽中諸山。復循野田細路。入一村落。流水曲折。穿行蘿間。瓦屋數椽。前匯方沼。老樹當門。前後掩閉。低蔭數畝。游鱗皆綠。時東風轉勁。夾徑茭麥葉葉飛舞。又顧見蠶豆滿畦。雜雜而實。前日柯山人送一籃來。雨夜煮而食之。味猶在齒舌間也。

二十四日。密雨如織。午後始止。傍晚送客出門。新漲灩灩。傍岸漸暝。片雲霏霏。粘樹猶濕。漁者三兩舟。以巨網網魚。遠持近部。烟水之觀。皆在其上。又有小舠五六。列載鷗鷺。乘水而行。生滑如溜。恨不即一試之耳。

二十六日。傍晚。偕程子實再過荷花塘。至塘南村人家。緣牆多種蘼蕪。花開如雪。香清而遠。俗名野薔薇。蓋牆蘼之轉訛也。細蕊叢生。沿風引馥。感雲菴而歸。晚蛙閣閣矣。春旬未終。已饒夏景。迭暑之苦。漸逼此聲。

六月十二日。炎夏中。忽得陰雨。遂呼妹婿鄭郎及羣從詣七星巖。巖中有飛雨。極軒窗欄檻。皆作舟形。登高望之。宛如溪中一舫。今村人環以竹籬。列植秋丹。夾之梧桐。雖髣髴田園。而牽船就岸之風。頓乎渺矣。下午返櫂。欲風送涼。益以霧霖。殊有蓬榜菱謳之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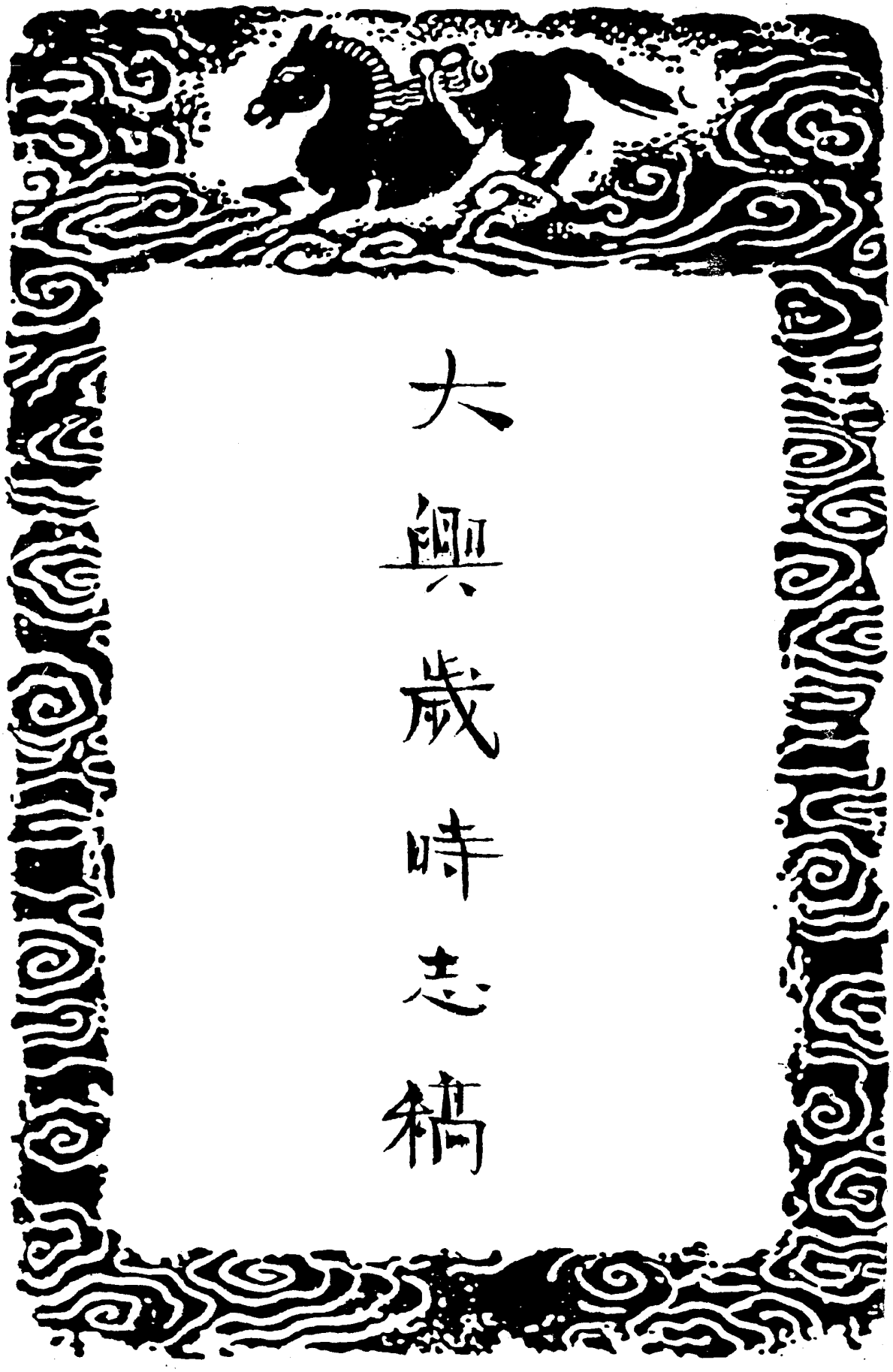
九月十六日。客杭州。出錢塘門。至湖樓下。喚船。渡六橋。登岸。歷白蘇祠。登望湖樓。經水仙王祠。陸宣公祠。喫茶於平湖秋月。至聖因寺。觀石幢所刻貫休畫十八阿羅漢像。貫休畫法。原於道子。故應真面目變相為多。然靜穩形觀。秀合佛慧。衣鍔之製。細入毫芒。古色離奇。固不類猙獰胡狀矣。返至段家橋。坐地看夕陽。不覺入晚。將人盡

散。撮其之影。約略湖烟疎柳間而已。

自後二十七日。二十九日。十月初二日。初四日。初十日。十七日。十八日。皆在湖上。短游寓目。所得皆奇。片賞在心。隨時可記。尤難忘者。二十九日。乘晚幽尋。裏湖之濱。樹色蒼黯。亭陰碧寒。山水互幽。淡然獨立。福景可語。元悟無同。出憩蘇祠。謁後至秦淮海像。煮茶於一半句留軒。檻外荷池。蓮葉已盡。不能少作秋聲。俯仰蕭寂而已。初十日日晡。後西風大起。出錢塘門。湖邊殆無一人。徑至蘇祠。坐右廂中。喫茶三碗。讀易一卷。塵慮盡消。清譚為贅。庶幾參任山之偈讖。攀雪堂之風流。晚菊寒泉。悠然色界。竹陰明月。長在人間。性情既忘。山水都寄。遂復溯風而返。松磵萬條。益濤吼谷。寒山夕磬。一響孤懸。已導人出林際矣。都茲兩事。非冷蝟煙鶴。不能共此廻襟也。

己未三月。一日。舟出杭州北新關。沿途翠竹白沙。江村如畫。直抵臨平。三十里皆桃花林也。時及清明。春暄極美。綺日養景。芳風引韶。浙西士庶。豐昌物力容物。農圃之隙。多務花樹。行旅所至。以為游觀。於是新水綠生。晴山黛展。羣蠶競浴。社燕初來。村屋桑麥。漁莊荻短。蠶豆方英。油菜出華。則雜桃萬株。坼芭迸蕚焉。予以川途甫啟。仙源忽迷。接陌暈光。沿流過影。青簾白舫。半綴胭脂。斜柵平橋。悉通畫畫。浦樓疊錦。江步連霞。松瀑虛亭。圍以香霧。茶灶古寺。合為綺陰。蓋至艤唱相緣。炊烟四起。花深日午。蜂蝶羣飛。往往枝入蓬窗。樹交帆席。艷稱人面。香醉客心。而皋亭之山。浮青聳翠。緣花向背。與春淺深。絳面迴峯。秀迤西嶺。溪童圍笠。時出烟稍。野老瘦壺。或懸風柳。宜乎白雲映帶。不乏隱居。翠羽往來。疑通仙窟矣。若夫孤花出屋。參差竹籬。落英散波。點洒柴籬。梨樹間白。岑畦覩青。酒韻風帘。茶香雨竈。田園人物。觸景窮妍。則又三吳之常觀。非稱半山之奇麗也。

雜菴游賞小志終



大興歲時志稿

本書承私立東海大學圖書館借用影印

謹此

致謝

新文豐出版公司　謹啟

大興歲時志稿

張茂節李開泰合編

東莞張江裁刊

周作人題

張茂節李開泰合編　　東莞張江裁次溪氏刊

正月

正月元日百官入朝慶賀民間亦焚香禮天地祀祖考拜尊長及姻友投刺互答曰拜年放爆竹點天燈簪綵勝立春前一日迎春於東郊次晨鞭土牛遣古送寒氣之意也具小芒神土牛官生舁獻曰進春八日至十七日商賈於市集燈花百貨珠石羅綺古今異物貴賤雜遝貿易曰燈市元宵前後賞燈夜飲金吾禁弛民間擊太平鼓跳百索婦女結伴遊行過津梁曰走百病以詩詞隱語粘於屋壁曰商燈謎夜以小盞點燈徧散井竈門戶曰散燈十九集白雲觀彈射走馬曰耍燕九二十五日大啖餅餌曰塡倉

二月

二月二日因薦韭之餘家各爲簞素餅餤以油煎而食之曰薰蟲兒十五日曰花期小青綴樹花信始傳所賣花出自窖藏已爛漫矣

三月

三月三日風和景麗載酒出野臨流醉歌有修禊流風焉清明日男女簪柳出掃墓擔尊榼掛楮錢既而尋芳擇地歡飲而歸二十八日太常寺致祭東嶽廟民間結會盛陳鼓樂旗幢前導者夾路

四月

四月一日至八日遊戒壇潭柘香山臥佛碧雲玉泉天寧寺諸名勝爲浴佛會也十日至十八日遊高粱橋西頂草橋之中頂弘仁橋里二泗孝嶨山

五月

五月五日懸蒲插艾幼女佩靈符簪榴花曰女兒節日午具角黍漬菖蒲酒閤家飲食之以雄黃塗耳鼻避蟲毒天壇墻下走馬爲戲金魚池草橋聚水渾皆有樹蔭可醵飲相望不絕

六月

六月六日曬鑾駕民間衣物悉曝之三伏日洗象鑾儀衛官以旗鼓迎象出宣武門浴

響閘象次第入河如蒼山之頹也額耳軒昂舒鼻吸噓水面矯若蛟龍象奴挽索據脊時時出沒觀者如堵浴未須臾象奴輒調御令起浴久則相雌雄致狂是月海淀蓮盛就蓮而飲者採蓮而市者絡繹交錯焉

七月

七月七日婦女曝水日中水膜生投以繡針則浮視水底針影巧則喜拙則嘆矣十五日諸寺建盂蘭會放燈度鬼祭掃如清明時

八月

八月十五日祭月其祭用果餅剖瓜瓣如蓮花設月光紙向月而拜焚紙撤供散家人

九月

九月九日載酒具茶鑪食榼尋園樹丘阜爲娛曰登高粔籹嵌蜜栗爲花糕父母家必迎女歸亦曰女兒節

十月

十月一日裁五色紙作男女衣曰寒衣修具祀其先持楮錠焚之曰送寒衣或有祀於墓者天始寒里中父老多捐資勸募就寺廟施粥施湯水施綿衣

十一月

十一月冬至日百官朝賀畢退祀其先具刺互拜如元旦儀俗畫梅一枝爲瓣八十有一日染一瓣瓣盡而九盡則春深矣

十二月

十二月八日先期鑿氷納窖中以豆果雜米爲粥供朝食曰臘八粥二十四日祀竈與古禮祀於夏者不同三十日懸先像拜祀長幼詣諸尊長家拜之曰辭歲立桃符貼春聯門神掛錢插芝麻稭燃松枝於庭撤祀餘閭家飲食之曰守歲

大興歲時志稿終

中華民國二十七年六月雙肇樓校印

宛平歲時志稿

本書承私立東海大學圖書館借用影印

謹此

致謝

新文豐出版公司　謹啟

王養濂李開泰合編

東莞張江裁刊

宛平歲時志稿

另梅趙元禮

宛平歲時志稿

王養濂李開泰合編　　東莞張江裁次溪氏刊

正月

正月元旦五鼓時百官入朝行慶賀禮民間亦盛服焚香禮天地祀祖考拜尊長及姻友投刺互答曰拜年比戶放爆竹徹晝夜竿標燈樓掲以松栢枝夜燃之曰點天燈市井男女以鬢穿烏紙畫綵爲鬧蛾兒簪之立春前一日迎春於東郊春場鼓吹旗幟前導次田家樂次勾芒神亭次春牛臺引以耆老師儒縣正佐官而兩京兆列儀從其後次晨鞭土牛遵古送寒氣之意也是日五鼓具數小芒神土牛官生昇獻大內諸宮曰進春八日至十六日商賈於市集燈花百貨珠石羅綺古今異物貴賤雜遝貿易曰燈市舊在東華門外燈市街今散置正陽門外及花兒市菜市琉璃廠店諸處惟猪市口南爲盛元宵前後金吾禁弛賞燈飲火樹飲花星橋鐵鎖殆古之遺風云民間擊太平鼓跳百索耍月明和尚男女率於是夕結伴遊行親隣相過從至城門下摸釘兒過津

梁曰走橋兒又曰走百病數日中有以詩詞隱語粘於屋壁令人破其謎曰商燈至夜各家以小盞點燈徧散井竈門戶砧石曰散燈十九集白雲觀彈射走馬曰耍燕九二十五日大啖餅餌曰塡倉

二月

二月二日曰龍擡頭因薦韭之餘家各爲葷素餅餻以油煎而食之曰薰蟲兒謂引龍以出且使百蟲伏藏也十五日曰花朝小青綴樹花信始傳騷人韻士唱和以詩

三月

三月三日風和景麗載酒出野臨流醉歌有古脩禊遺風焉清明日男女簪柳出掃墓擔樽榼掛紙錢拜者酹者哭者爲墓除草添土者以紙錢置墳巔既而趨芳樹擇園圃列坐餕餘而後歸二十八日東嶽誕辰太常寺致祭民間多結香會盛陳鼓樂旗幢前導亦有裝小兒爲故事名臺閣者以彰祭祀之儀觀者夾道

四月

四月一日至八日遊戒壇潭柘香山臥佛碧雲玉泉天寧諸名勝爲浴佛會也十日至

十八日遊高粱橋西頂草橋之中頂弘仁橋里二泗孝髻山爲碧霞元君誕也

五月

五月五日家懸五雷符揷門以艾幼女佩紙符簪榴花曰女兒節是日午具角黍菖蒲酒闔家飲食之以雄黃塗耳鼻取避蟲毒之義也天壇牆下走馬爲戲羣競觀焉金魚池草橋聚水潭皆有樹蔭可作醵飲相望不絕十一日都城隍誕太常寺預日致祭居民香火之盛不減於東嶽之祀十三日進刀馬於關帝廟刀以鐵重八十斤馬以紙高二丈許鞍韉繡文轡銜金色旗鼓前導之

六月

六月六日曬鑾駕民間衣物悉曝之三伏日洗象鑾儀衛官以旗鼓迎象出宣武門浴響閘象次第入河如蒼山之頹也額耳軒昂舒鼻噓吸水面矯若蛟龍象奴挽索據脊時時出沒兩岸觀者如堵浴未須臾象奴輒調御令起云浴久則相雌雄相雌雄則狂是月海淀蓮花盛就蓮而飲者採蓮而市於城者絡繹交錯焉

七月

七月七日之午浮巧針婦女曝水日中水膜生投以繡針則浮視水底針影巧則喜拙則嘆矣十五日諸寺建盂蘭會是夜於水陸放燈以度鬼祭掃如清明時

八月

八月十五日祭月其祭用果餅剖瓜瓣錯如蓮花設月光紙向月而拜焚紙撤供散家人必遍

九月

九月九日載酒具茶罏食榼尋園樹丘阜爲娛曰登高麪餅嵌棗粟爲花糕父母家必迎女歸亦曰女兒節

十月

十月一日裁五色紙作男女衣曰寒衣修具祀具先持楮錠焚之曰送寒衣或有祀於墓者天始寒里中父老多捐資勸募就寺廟施粥施湯水施綿衣

十一月

十一月冬至日百官朝賀畢退祀其先具刺互拜如元旦儀俗賣梅一枝爲瓣八十有一日染一瓣瓣盡而九盡則春深矣

十二月

十二月八日先期鑿冰方數尺納窖中封如阜是日循臘祭遺風以豆果雜米爲粥供朝食曰臘八二十四日祀竈與古禮祀於夏者不同二十日懸先亡像染五色葦架蔴花儼枝編竹罩諸果以祀長幼舉拜詣諸尊長家拜之曰辭歲立桃符貼春聯門神掛錢揷芝蔴穗燃松枝於庭薰蒼朮於室撤祀先之餘闔家飲食之曰守歲爆竹聲達旦

中華民國二十七年六月雙鑒樓校印

春明歲時瑣記

本書承私立東海大學圖書館借用影印

謹此

致謝

新文豐出版公司　謹啟

雙肇樓校印

春明歲時瑣記

天津趙元禮

春明歲時瑣記

東莞張江裁次溪氏刊

讓廉著

燕都正月初一日子時後家家長幼先詣神佛前焚香叩拜謂之接神次設奠於先人祠堂禮畢家長登堂衆人依序相率拜賀老幼互作慶祝詣婦女設酒菜鼓中長幼咸聚飯相慶亦有食素不御葷酒者自接神後凡刀剪箕帚之類皆忌用不吉之言不善之事口皆不道而糞土污水俱不得輕棄或以爲不祥耗財之義亦有如常而不戒忌者黎明人易新服以待賓客市中鋪肆無論大小皆陸續接神施放煙爆聯絡之聲至晝不斷或有貧者俟爆竹聲畢向鋪高聲作喜慶之歌詞韻可聽得錢數百始去其鋪肆即閉門罷市五日士商往來拜謁或登門投刺謂之拜年近日此禮亦懈往往多遣人代拜而不親往自此少年遊冶演習歌吹兒童鳴鑼擊家蹴球舞棒以及竹馬風箏不論晝夜隨意所之至十八日謂之殘燈末廟然後市井如常工人返肆商買各執其業至開印之期則學子攻書官兵執差如平日此半月餘德勝門外正覺寺遊人甚夥

內有大鐘相傳永樂時鑄沈度筆少師姚恭靖公監造名曰華嚴鐘擊之聲聞數十里鐘徑長丈二內外刻佛號彌陀法華諸品經蒲牢刻楞嚴咒銅質精好字畫整雋上懸樓梁下入地池最爲可觀俗曰大鐘寺蓋此鐘西方之鎮也西便門外白雲觀爲道衆聚會之所每年正月十九日致醮祠下謂之燕九節男女至觀焚香持齋徹夜達旦謂之會神仙或言十九日神仙必降此觀此風俗之不善也白雲觀元太極觀故墟中塑邱眞人像白皙無鬚眉本朝乾隆廿一年五十二年兩次敕修有聖祖暨高宗御書聯額并御製碑又眞人像前有木鉢一乃刳木瘦爲之上廣下狹可容五斗內塗以金恭刻高宗御製詩其中石座承之繞以朱欄正陽門外琉璃廠西直門內曹公觀等處陳設雜技鑼鼓聒耳俱於是月士女車馬蜂擁蟻聚闐塞街市立春之儀前一日順天府尹往西直門外一里地名春場迎春牛芒神入府署中搭蘆棚二東西各南向東設芒神西設春牛形像彩色皆按干支准令男女縱觀至立春時官吏皂役鼓樂送回春場以順天道衆役打焚故謂之打春正月初二日人家鋪肆咸祭財神或食餛飩謂之元寶遠近煙爆之聲盛於除夕以此可見祭財神之虔即貪利之心勝也初六日開市大

半祭神如元旦儀古之七日爲人日以占泰否今於初八日祭本星君以糯米爲麵裹糖果餡謂之元宵爲獻以其形肖星像也自此親友餽送以元宵爲新品至殘燈始止正月十五日爲上元節祭神以元宵爲獻俗謂之燈節三街大市前後張燈五夜其燈有大小高矮長短方圓等式有紗紙琉璃羊角西洋之別其繪人物則列國三國西遊封神水滸志異等圖花卉則蘭菊梅桂萱竹牡丹禽獸則鸞鳳龍虎以至馬牛貓犬與魚蝦蟲蟻等圖無不顏色鮮美妙態傳眞品目殊多頗難枚舉而最奇巧者爲冰鑑以冰琢成人物花鳥蟲獸等像冰以藥固之日久不消彫刻玲瓏觀者嘉賞而豪家富室演放花盒先是市中搭蘆棚於道側賣各色花盒爆竹堆掛如山形式名目指不勝屈其盒於晚間月下火燃機發則盒中人物花鳥墜落如掛歷歷分明移時始沒謂之一層大盒有至數層者其花則萬朶零落千燈四散新奇妙製殊難意會近日亦有洋式製造者尤變幻百出窮極精巧不可名狀又有好事者於燈月之下爲藏頭詩句任人猜揣謂之燈謎俗曰燈虎此五夜凡通衢委巷燈光星布珠懸皎如晝喧闐徹旦人家鋪肆筵樂歌吹市食則蜜食糖果花生瓜子諸品果蔬王孫貴客士女兒童傾城出

遊謂之逛燈車馬塞塗幾無寸隙茶樓則低唱高歌酒肆則飛觴醉月笙簧鼓樂喝采狂呼斯時聲音鼎沸月色燈光而人不覺爲夜也二十三日德勝門外土城關東北慈度寺俗呼黑寺黃衣番僧誦經送祟謂之打鬼城中男女出郭爭觀寺前敎場遊人蟻聚雲屯又有買賣趕趁香茶食菓及粧綵傀儡紙鳶竹馬串鼓蝴蝶瑣碎戲具以誘悅童曹者在在成市至時僧衆出寺裝扮牛頭鹿面星宿妖魔等相旗旛繖扇擁護如天神與鐘鼓法器之聲聒耳炫目其扮妖魔相者皆番僧年少者數人手執短柄長尾鞭奔於稠人中亂擊之無賴者謔語戲罵以激其怒而僧奔擊更急以博衆笑喧鬧移時黃衣歸寺則遊人星散紫陌飛塵輕車駟馬魚貫入城而日已近山矣其浪蕩之人或繙看打鬼爲名往往潛入青樓耳二月朔日唐後爲中和節今廢而不舉相傳爲太陽眞君生辰太陽宮等處修祟醮事人家向日焚香叩拜供夾糖糕如糕乾狀上簽麵作小雞或戳雞形於糕上謂之太陽糕亦有持齋誦太陽經者二日爲土地眞君生辰城內外土地神廟香火不絕遊人亦衆又有放花盒燈香供獻以酬神者俗謂此日爲龍擡頭此日飯食皆以龍名如餅謂之龍鱗飯謂之龍子條麵爲龍鬚扁食爲龍牙之類十九日爲觀音生辰僧寺建會誦經齋醮人家亦有食素晬經者三月三日相傳爲西王母蟠桃會之期東便門內太平宮俗呼蟠桃宮所居羽士修建佛事初一日至初三廟市士女拈香遊人齊衆輕浮紈袴之徒於郊野馳馬驅車往來衝跑以誇奇鬬勝爲樂清明從冬至數至一百五日卽其節也前兩日爲寒食節禁烟火等儀京皆不舉惟清明日婦女兒童有戴柳條者斯時柳芽將舒苞如桑椹謂之柳苟諺云清明不戴柳死後變黃狗其義殊不曉或曰清明不戴柳死在黃巢手蓋黃巢造反時以清明日爲期帶柳爲號故有是諺也是日傾城上塚九門城外自晨至暮處處飛灰其野店荒村酒食一罄或云此日有風則過四十五日始止諺云清明刮了墳上土大風刮到四十五農家猶多占驗三月十五日起朝陽門外東嶽廟日日士女拈香供獻放生還願等諸善事及各行工商建會亦於此廟酬神蓋此廟水陸諸天神像最全故酬神最易至二十八日爲東嶽齊天聖帝生辰特建擡塵等會其遊人與修善事者較平日稱爲更勝四月初一至十五日京西妙峯山娘娘廟男女答賽拈香者一路不斷由德勝門外迤西松林閘東搭蓋茶棚以達山上曲折三十里沿途茶棚凡十數處其棚內供奉神

像懸掛旗旛花紅綾綵外列牌棍旄鉞畫則施茶夜則施粥以備往來香客之飲燈燭香火日夜不休助善人等於焚香獻供時或八人成六人四人皆手提長繩大鑼約重數十斤以小棒擊之其音如鐘聲聞遠近在神前起站跪拜便捷自若其式同儀其音同節亦彼之小技也至於施粥茶之際數人同聲高唱虔誠太們落座喝茶喝粥等辭與鐘磬之聲遠聞數里以令香客知所憩息而香客多有裹糧登山不但粥茶憩息得所及遇風雨亦資休避其豪富者乘車至山下則易二人肩椅謂之爬山虎夜間燈籠火炬照耀山谷城內諸般歌舞之會必於此月登山酬賽謂之朝頂進香如開路秧歌太少獅五虎棍杠箱等會其開路以數人扮蓬頭塗面赤脊舞叉秧歌以數人扮陀頭漁翁樵夫漁婆公子等相配以腰鼓手鑼足皆登豎木謂之高脚秧歌太少獅以一人舉獅頭在前一人在後爲獅尾上遮闊布彩色絨線如獅背皮毛狀二人套彩裨作獅腿前直立後僂偃舞動如生有滾球戲水等名目五虎棍以數人扮宋祖鄭恩等相舞棍如飛分合中式其杠箱一人扮幞頭玉帶橫跨杠上以二人肩抬之好事者攔路問難則謔浪判語以致衆人歡笑凡此等會以曾經朝頂者爲貴外此則西直門外斗府

闡之萬壽寺五塔寺及西山中碧雲寺諸禪林名刹者亦同時拈香遊人麇集於山林本間實京都一鉅觀也二十二日城內宛平縣城隍神爲出巡之日官隸迎祭准令士女拈香縣役扮判官鬼卒拾神遊街故謂之出巡或枷鎖紅衣爲罪人者或露臂掛燈者或扮馬僮者還愿酬賽以答神庥者種種異常鼓樂笙簧喧振數武觀者轂頭揮汗如雨竟日始散二十九大興縣城隍神亦如此儀五月初一日爲端陽節又曰端午卽古天中節也人家舖肆買艾插於門傍貼畫虎蝎蝦蟆或天師等圖揭之楹間謂之神符道家亦有書符以送檀越者人家婦女以花紅綾線結成虎形葫蘆櫻桃桑椹及蒲艾瓜豆葱蒜之屬以綵絨貫之成串以細小者爲最綴於小兒辮背間或剪紙或鏤紙折紙作葫蘆蝙蝠卍字各式總謂之福兒雜五色彩紙以襯之總謂之曰葫蘆兒婦女買通草小虎彩絨福兒帶釵簪頭上至初五日惟神符福兒留之其葫蘆等物盡拋街巷謂之扔灾是日小兒額上以雄黃畫王字又雄黃塗小兒鼻耳之孔謂如此夏月能辟諸蟲亦有飲雄黃酒者此日食黑色桑椹或云夏月無食蠅之患富家買糕餅上有蝎蛇蝦蟆蜈蚣蝎虎之像謂之五毒餑餑餽送親友稱爲上品六月六日佛寺有曬經者自是出郭遊覽者亦衆城外一二里茶軒酒舍上罩蘆棚下舖闊蓆圍遮密樹遠護疎籬遊人納凉其中皆覺有趣而市中敲銅盞賣梅湯者與賣西瓜者鏗聒遠近或深樹坦腹者或柳陰垂釣者或浴於溪臥於林者蓋皆尋清涼而避炎熱也伏日人家有食盛饌異於平日者謂之貼伏臙或以此日起冱冰水者或有煎蘇葉藿葉甘草等湯於市中捨之謂之暑湯二十三日爲馬明王生辰二十四日爲關聖帝君生辰此兩日官府人家舖戶多焚香叩祭竟日立秋日人家亦有豐食者謂之貼秋臙亦有以大秤稱人記其輕重或以爲有益於人七月七夕人家多謎牛女渡河事或云是夜三更於葡萄架下靜聽能聞牛女隱隱哭聲而穿針乞巧今皆不舉惟六日晚間設水碗於花下七日午中婦女以細枝拋水中視其影形以占拙巧此亦乞巧之別義也七月十五日爲中元節俗傳地官赦罪之辰人家上塚奠先人如清明儀僧家建盂蘭盆會誦經齋醮焚化紙船謂之法船以爲渡幽冥孤獨之魂市中賣各種花燈皆以紙作蓮瓣攢成總謂之蓮花燈亦有賣帶梗荷葉者謂之荷葉燈晚間小兒三五成羣各舉蓮花荷葉之燈繞巷高聲云蓮花燈蓮花燈今天點了明日

扔或以短香遍粘蒿上或以大茄滿插短香謂之蒿子燈茄子燈等名目此燃香之燈於暗處如萬點螢光千星鬼火亦可觀也八月初三日爲竈君生辰厨行建竈君會人家舖肆酬神亦廣十五日謂之中秋節人家以月餅相遺取團圓之義前三五日通衢大市搭蓋蘆棚內設高案盒筐滿置鮮果瓜蔬如桃榴梨棗葡萄蘋果之類晚間燈下一望紅綠相間香氣襲人買果者高聲叫鬻一路不斷而日間市中以土塑兎兒像有頂盔束甲如將軍者有短衫擔物如小販者有坐立起舞如飲酒燕樂者大至數尺小不及寸名目形相指不勝數與彩畫土質人馬之類羅列高架而賣之以娛小兒號爲兎兒爺至望日於月下設鮮果月餅雞冠花黃豆枝等物人家婦女拈香先拜男子後拜以婦女爲屬陰故祭月以先之此乃取義之正也禮畢家中長幼咸集盛設瓜果酒殽於庭中聚飲謂之團圓酒重九日人家以花糕爲獻其糕以麥麵作雙餅中夾菓品上有雙羊像謂之重陽花糕亦有攜榼於城外高阜處御酒食肉者謂之登高亦古人之遺俗也霜降日或云是日必見氷蓋此日去初伏一百日也或於菜蔬上稍見氷凌卽爲證驗十月朔日人家奠先人於墳墓或剪彩紙如人衣狀及楮錢等物焚之謂之送寒衣諺云十月一送寒衣卽斯時也嚴寒將來送衣於祖考不忘本也十五日爲下元節俗傳水官解厄之辰或有持齋誦經者十一月立冬日或有食蕎麵等物謂能益人冬至日俗謂之屬九或畫紙爲八十一圈每日分陰晴塗一圈記陰晴多寡謂之九九消寒圖以占來年豐歉十二月八日人家煮雜米豆和胡桃榛松棗栗之類作粥盛碗中上鋪乾果色糖謂之臘八粥以獻神佛富室競侈其果糖皆極美飾盛以哥汝甕甌配以諸般糕點餽送親友僅供一啜而已黃衣僧寺亦多作粥施粥之廠加棗栗猶與平日不同是日以蒜瓣投醋中密封之俟除夕啟食其蒜青翠可愛醋味甚美謂之臘八醋十五日以後市中賣年貨者綦布星羅如桌几筆墨人叢作書則賣春聯者五色新鮮千張炷目則賣畫幅者以及蘆棚鱗次攤架相依則佛花供品杯盆杵臼凡祭神日用之物堆積滿道各處皆然人家舖肆擇日撣掃房屋整頓內外一切什物買蔴楷栢枝米麵菜蔬果品酒肉雞魚凡食用之物置辦一新以預過年二十前後官府封印學子離塾二十三日人家市肆祀竈謂之祭竈以膠牙糯米糖謂之關東糖胡蔴糖片胡蔴條及糯米細糖梨糕等糖總謂之南糖又糖瓜糖餅等糖爲獻方圓形相殊多

品目是日晚間於供桌設竈神紙像或有二像者謂之張竈李竈其一又曰燒竈祭竈時男子先拜婦女次之諺云男不拜月女不祭竈蓋竈神爲一家之主故以家長先拜亦禮之宜也祭畢焚像於燎爐或以所供之豆投於爐中次晨覔豆食之或云可祛牙痛自此街坊貨物雲屯商賈輻輳猶勝中旬人家換桃符門神鍾馗福祿天官和合及新樣子諸圖春聯春帖掛錢等物粘貼於門楹庭壁間無論天街僻巷皆點染年華光飾門戶僧道作交年疏異品素食以送施主醫家製益人藥物以送常所往來者富室親友競相厚餽除夕人家或有祀先或焚冥錢早晨官府有謁上司之儀謂之拜官年都人不論貧富俱多市食物晚間鋪肆燈火燭天爛如星布遊人接踵歡聲滿道人家盛新飯於盆中以儲之謂之年飯上簽栢枝柿餅龍眼荔枝棗栗謂之年飯果配金箔元寶以飾之家庭舉燕少長歡嬉兒女終夜博戲玩耍婦女治酒食其刀坫之聲遠近相聞門戶不閉雞犬相安或往親友家拜賀者謂之辭歲夜靜更深則爆竹之聲漸起是卽接神者而昇平之世於斯可見其概也余雖陋敢志京都一歲之遺俗如此也

春明歲時瑣記終

中華民國二十七年六月雙肇樓校印

瀛壖雜志

清 王韜著

瀛壖雜志

瀛壖雜志提要

清天南遯叟王韜氏著滬上一隅地屹然為東南重鎮海通以後交涉尤繁大局之更變商戰之劇烈有心人早引為杞憂王氏當咸同間作上海寓公新舊乘除身經目擊著為此書以警當途亦當日之有心人也

序一

今天下省府廳州縣咸有志此官書也又有一家言入於說部猶之正史之外有稗乘云爾其書冠以地如荊楚歲時記益都耆舊洛陽伽藍諸記傳是已要於人物利病習尚醨漓詳繹之不無少裨吾友王仲弢蘇產而僑於松之上海居久之乃著一書曰瀛壖雜志既成以示蔣子蔣子讀未終卷矍然起曰仲弢思深哉古有志之士雖佳卒伊鬱其胸中固已包并靈禀涕笑萬感弗局於承睫間也上海夙稱壯縣自開海禁估舶直達地益饒庶西人從數萬里外通商而至築室以居官斯土者輒參肥鶴飛去然殊州羣閑獷悍標疾都市女閭揖盜誨淫木生蠹石承霤盛衰倚伏之理有識者早憂之憂之無如何則作一書以示後庶少裨乎此仲弢之志也仲弢年甚富媚學弗倦充其養精其識其鄉人顧亭林貞士郡國利病一書可坐言起行也區區瀛壖云乎哉咸豐三年歲在癸丑律中林鐘之月寶山蔣敦復

序二

裒讀顧亭林所著書愛其揚搉古今羽翼經傳輒為心折恨不同時乃今得之王紫詮先生爾乃東吳月旦首屈橫雲西洛風流神傾如海講求在直經濟憂樂先關提倡在古文辭閎深是尚空疏陋習誰復恣其雌黃帖括末流不敢驕其青紫況以人中傑為海外游奇氣亘標大觀遥拓疆域壯遠藉攄襟期波濤混茫用開眼界太史公行游而後筆墨彌雄揚扢筆閱歷所經著述日富加之金戈鐵甲四野當兵燹之餘露布雲旂十載搆烽烟之變宜乎杰杰哀時之論蹕蹕風雷煌煌考道之篇昭彰日月劉黃下第新進為之汗顏杜牧談兵名公殷其說項先生獨杜門却聘閉戶著書洋灑千言牢籠萬態所刻弢園文集普法戰紀凡夫天文輿地國計民生盛衰治忽之機成敗利鈍之故莫不洞如犀照緯以鴻詞擷班馬之菁華融劉鄭之津液譬猶青萍結緣望氣識其寶光濫觴號鐘知音賞其勁響繼組作者掉鞅文壇夫何間焉邇者出其瀛壖雜志見示上探原委旁逮見聞萃一方闡闈之全作百年人物之志其中於奸民蹂躪外國居停備極周詳間參嘔噱以視宗懷荆楚常璩華陽匪特頡頏於古人尤資考據於來哲展卷靜對不啻卧游固宜紙貴一時書成萬本

浣徽敬誦拔藻揚分羣皆比以孫樵僕自慚夫元晏終年蠹簡難尋珠海之源永日鑾編未覺文瀾之岸浮沉於揮毫弄翰思為陸賈鈔書景仰於北斗泰山願效君苗焚硯猥承大匠不棄小巫龍許蛇依鴻求雁應領立說著書之意識撫時感事之心忠孝一生文章千古計謝公之出當在中年序洪氏之文敢辭不佞或者他時子鄰名國繡梓而傳難忘此日朋交請瀰識荆所自時則鄒夢南觀察具知人鑒嚮求友聲俾僕得識天下才慰胸中願知有與郡國利病書後先輝映者不使亭林專美於前也時

同治十三年甲戌仲秋下澣嶺南順德黃懷珍百拜謹序具於羊城望古軒

弁語

自古勝地名區毋因文人學士足跡所經詠歌之紀載之其地其人其事為之並傳吳郡王紫詮廣文博聞廣識著書等身茲以所撰瀛壖雜志六卷屬為弁語讀其書有張饒陽朝野僉載之詳而無東方曼倩十洲記之誕凡山川之秀麗文物之會萃寓公之往來風俗之好尚一一詳記瞭如指掌滬瀆為天下闡闠之區邇來奢侈日甚此書著錄可補志書所未載是可傳也前讀廣文弢園文錄則中興五論之流亞也讀普法戰紀則泊臺餘墨之勁敵也讀甕牖餘談則綏冠紀略之餘緒也世逕險巇浮華相尚塵海滾滾才人陸沈識廣文者當舉之於魚鹽版築間也甲戌臘月上澣侯官林慶銓拜識

瀛壖雜志題辭一

太著於滬城風景俗尚古蹟時事約而能該婉而多諷俯仰低徊如聽琴海上今人之意也消癸丑中原江駕鵬識

雜書所見似寄閒情却於風俗人心微寓勸懲可以備志乘採亦可自成一家言信著作才也乙卯臘月華亭弟筱峰張鴻卓呵凍識

讀瀛壖雜志滬之風土人情瞭如指掌即小以見大真經濟才也風塵中多奇士洵哉仲弦與蔣劍人李壬叔倘徉海上為詩酒交會當寫海天三友圖以識欽佩乙卯冬十二月於申江之看山讀畫樓秉燭讀畢并附數言橫雲山民胡公壽志

是書筆墨縟麗海濱風土畧盡之矣輔軒之採以俟異時邵陽魏彥讀志

善乎哉是書有心者所當留意數十年中滬城掌故賴以不墜洵可與石湖吳郡志并傳陽湖趙烈文拜讀

此縮本上海志也游客巾箱中得此奚啻獲珙璧哉亟命鈔胥繕錄副本以資談助

咸豐戊午冬日檇李秦光第李涵同讀於申江客次

褚華滬城備考世間刊本留傳甚少此書則專記近來數十年中事耳聞目見為得

其真毋讀一過輒作宗少文卧游想真覺既我不盡也咸豐己未冬日金陵孫文川

激之讀於申浦鳳齋

仲弦為人英爽濶達塵囂障海中遇之彌足為快讀此書於滬上土風之醇樸俗尚之好異物產之恢奇人文之瑰偉瞭然如掌上螺紋而仲弦之隨事隨在力於學問亦由此可知自來海上抗塵走俗幾幾乎抑鬱莫語矣覩此快士益信吾道之不孤薄識數語欣幸何極武進沐盦吳新銘

安得千百仲弦天下處處志之一室之間天下風土具焉則吾不勞矣辛酉正月湘鄉左桂讀志

瀛壖雜志題詞二

愁憂茫茫來無端摩挲老眼從頭看陸離光怪是何物珊瑚璉瑁金琅玕嗟哉王郎負奇氣出門不知行路難日給筆札坐揮霍土風人物紛摭攝職方輿地所未及稗官小說亦不刊結交況結天下士玉筍挺立仙根蟠壬叔交蔣劍人皆奇士李鶯花絲竹互游讌唐衢阮籍同沈湎浩然登樓念鄉里吳淞水接海天寬兵戈滿地流氛惡旅人心膽寒不寒春風桃李競嫵媚娟娟獨秀懷芳蘭我昔草元鄙楊子渠今饒舌成豐亨饑驅所謀惟菽水家有弱弟能承歡著書自信足傳後便為記室榮於官墨諸卷尾待來雁紈如街鼓燈花殘咸豐丙辰九月下旬新陽滌盦顧惺題於甫里天風草堂

物土民風繪筆工瀛壖一志記吳淞酒邊多少傷時淚都在豪華綺靡中秀水次公孫澂

陸機曾入洛中來地以人傳亦壯哉經濟文章同管樂風流詞賦比鄒枚閒從浩刼談金華著得奇書號玉杯萬卷讀餘行萬里英雄氣概大儒才

人物山川萃一編轉移風俗寓微權華陽著述談常璩岳瀆遨遊重史遷繡梓當逢流譽遠徙新曲突見幾先齒牙餘慧從君乞恨不摳衣早十年

愚姪鄒五雲拜題

清 長洲王韜紫詮甫

往余客居滬上偶有見聞隨筆記綴歲月既積篇帙遂多閱跡芟陬此事乃廢然享帚知珍懷璞自賞度藏敝篋不忍棄捐庚午春間還自泰西日長多暇搜諸故簏其舊猶存稍加編輯尚得盈四五卷因擬分次錄出并益以近事以公同好噫余自同治紀元至此忽忽將十年矣歲月不居頭顱如許邇來海上故人有招余作歸計者覺胸次頓有中原氣象回憶舊游迥如隔世則展覽斯編淚不禁涔涔下也辛未四月二十日天南遯叟識

上海居南吳盡境古為禹貢揚州之域春秋屬吳後屬越名不甚著旋入於楚戰國時相傳為楚春申君封邑秦置娄縣領於會稽郡漢改婁縣後漢以來屬吳郡梁省為信宜縣繼又析置崑山縣今縣當屬其南境唐隸華亭縣其東北華亭海即今縣治也宋末於其地設市舶提舉及榷貨場百貨輻輳構為雄鎮元時遂成壯縣郟亶水利書謂松江之南大浦十八有上海下海二浦縣得名以此城北十里滬瀆有晉盛淳禦寇壘故又名滬城大海環其東南閩粵瀋遼估舶畢達西人越七萬里而來亦以通商為利誠澤國之要津吳疆之險塹也

上海土隘民稠自一分於青浦再分於南滙三分於川沙疆域所存僅為保十二為圖二百十四而已四境所至東西廣六十六里南北袤八十四里分縣以後東至川沙界三十里西至青浦界三十六里南至南滙界七十二里北至寶山界十二里蓋視元代始立縣時不逮三之一矣自縣南至松江九十里西至蘇州二百四十四里北至江寧八百八十里至京師二千八百九十九里

上海雄峙一方為郡屏蔽雖三面環水足資控禦而黃浦以西所距嘉定青浦實為通衢設有冠警卷甲束馬疾趨半日可至其自江浙交界金山衛至者沿塘捷走迅於飛鳥同治壬戌粵賊疊陷金奉南川四城即由此入邑境浦東一隅悉遭蹂躪要之防海則重吳淞防陸則西北兩門以外為法華龍華柵橋虹橋皆當扼要而蒲之南路尤以金山衛為門戶無事則設汛置官有事則築堡屯兵以為邑保障焉

上海城垣建於明嘉靖三十二年從邑人顧從禮之請也時以數躪於倭寇乃建此議知府方廉任其事自是屢有增築咸豐癸丑閩粵亂黨戕官據城官軍穴地道轟攻崩毀數處事平邑人郁松年捐貲重修費約二十萬緡十年粵寇以數十萬衆紀

境乃借西兵為駐守法人以北門距其所居處遠出入良紓請於振武臺石闌小北門吳觀察曉帆許之同治五年應公敏齋方攝道篆添築月城其上敵樓翼然請命名於李節相乃名其門曰障川蓋取韓昌黎挽狂瀾障百川之語也

上海雖瀕海而國朝以來海防未設專員道光庚寅與西人定約通商沈司馬炳垣以蘇州督糧同知改官為松江府海防同知移駐上海專管通商於中西交涉事得受治焉其署本為李氏舊屋鳩工改構二十八年落成咸豐癸丑燬於寇乃以小東門舊察院為海防廳舊察院者前明都憲行臺國朝康熙年間改榷使署後為巡道榷關署尋廢以官價購為行轅然邑人猶呼察院也

上海城北連壹接棟昔日桑田今為廛市皆從亂後所成者（孫次公洋涇雜事詩云地下不知誰氏墓恩將白骨換黃金）烟火幾萬家幾為大聚落其間琛貨山錯靡一不備其自城北至城東逶迤相屬幾亘十餘里許自馬場街以至小娜環里皆新所命名者也而以寶善街最為熱鬧燈火輝煌自宵達旦凡有所求咄嗟立辦誠滬上之銷金鍋也

城南廿里為龍華浦多曲折諺曰龍華十八灣灣灣見龍華相傳松郡諸山蜿蜒南來至此而結脈港口有百步橋南北十丈凌空亘臥穹然如虹兩岸甃石衛以欄檻為滬邑鉅觀梅花源老梅百株花時游者頗盛吳梅村詩序極言不減鄧尉今日殊非昔比矣浮圖七級高矗雲漢頗為壯麗每當風清日朗天氣晴明登其絕頂遙望九峯山色近在几案間點黛凝烟歷歷如繪辛酉春初自雲間還維舟橋畔登塔一覽極數十里外殊豁眼界壁上多西書蛇蚓盤曲殆不可辨

南門外多野桃花亂紅墮水風景不啻武陵春時踏青者多有不至大境而至城外閒步於短牆曲巷間尋花而語剔饒逸趣桃熟時任客入園飽啖不瑣瑣較值也離其地里許有社公祠松柏蕭森即俗所呼迎春廟也每三月間演劇賽神士女麕至鈎玉街東為演武場彌望空濶有時決囚於其地哀草愁飯寒烟凝碧令人悽愴於懷人家三五零星雜居於此景頗蕭寂

蘆子渡在北郭十里外秋風一起叢葦蕭疎日落時洪瀾迴紫舊有東西二城盡蝕於江其旁即滬瀆墨表山松築以禦孫恩者今廢鄭元祐詩云東吳內史晉長城滬瀆千年壁壘平莫向月明悲往事即今滄海已塵生懷古傷時二十八字中有五十六點淚

吳會鎮在縣西南七十二里本名吳滙後人取指吳會於雲間語易以今名其地向

稱繁盛宋置酒庫於此地中往往得缾礫頗模陋有古致土人用以作軍持供花元嘗置鄒城巡檢久廢有塔廟即淨土寺也鎮今寥落已甚僅茅舍四五家而已

去北郭三十里有漁姬墩相傳以漁婦得名俗訛為野鷄墩而沈夢塘孝廉則曰不如直呼為虞姬墩尤雅其題虞姬墩詩云漢殿秋風雌雉鳴江東坏土拜虞兮項劉不是爭墩客誰把墩名誤野雞固知文人之筆無所不可或以文藻洲當之距浦較遠未之敢信今按野雞墩畔本有虞姬廟塑女神像廟前有大銀杏二株後江圮而廟毀道光二十七年里人張化麟捐貲重建咸豐十一年髮逆犯滬城廢由是遂廟竟燬於火是則夢塘之說固非無因已

滬自北舒福泉分隸青浦於是無山一分南滙再分川沙於是無海城外惟一黃浦其餘港汊潮退即涸城中河渠甚狹舟楫不通秋潮盛至水溢城闉然濁不堪飲隨處狹溝積水腥黑如墨一至酷暑穢惡上蒸殊不可耐邑人多鑿井而汲每值潮漲則取水於城外浦中如飲城河中水易生疾病潮退水涸猝遇鬱攸無可取揀余常謂撤岸廣河既嫌工繁而費鉅何不曰今小艇入城艘載淤泥疏通積滯使潮可流行是亦一法講求水利此贊有司之責也近聞葉固之大令製造鐵機小船專用以淘河運泥往來疏濬淤積民皆便其便政

陸彥章云城中土民麗雜苴礫雜投岸日拓河日狹久且建屋其上旱則涓滴無所容潦則溝澮無所洩穢則蒸癘火則延燒郡邑往來必由黃浦潮退則一芥可膠風橫則萬斛可覆其言深切利病亟當開濬淤塞重復故道使城內河渠可通舟楫城外可以取道小港則其利非淺嗚呼言之甚易而行之甚難何則凡民皆可與樂成難與圖始濬河之說貧富必以為不便沿岸之屋必稍撤則貧者有徙遷之慮而富者有毀除之費不知疏潮則水深而流急通舟則貨便運徙人便出入但計目前小損而不顧百世之利真愚者之見也

近城諸水則由分浜入城然河道甚狹逶迤曲折不足以達流僅潮至時一線相通無異溝渠小娘浜者今盡為民舍而每值霖潦街衢漲溢至於病涉城中舊有運糧河蓋在未立縣時築城像舊蹟斷續不可復識夫積水全賴大溝為宣洩未可任民侵佔以致填閼不通凡河之通潮汐者無不日淺必疏濬勤而始不至淤自咸豐五年至同治二年屢加疏鑿潮始暢流去惡蕩垢迥勝前時癸酉冬間葉固之大令疏浚邢實吳沖等支河於是浦西諸流無壅塞之患嗚呼其利民豈淺鮮哉

自來言水利者每慮沙漲之日深而不慮河面之日狹蓋以沙漲則水不能暢流而沙益積河狹則水必激湍而流益迅此唐宋以來濬河束堤其理有一定也吳淞江口為西人租界地凡遇浦濱升漲輒填以土而以石築堤岸於上栽植花木以為園囿浚河官董恐防水道因借熟悉水利之西人周歷浦江詳加勘驗如南岸灣折處水勢紆迴沙積日多若不填土築岸以窄河身使水勢急流則必時勞疏濬西人之講求水利者皆謂江口狹則水必受東而流急水既急流則沙必受刷而不淤填築功成實足以省將來浚濬之功而各處得灌溉之利有益於農田非淺按此即引淮刷黃之法原非西人創見言水利者亦可不知

黃浦徑二百五十里遶迤入海相傳為楚春申君所鑿明夏忠靖海忠介又從而濬之於是吳淞江東江之水皆滙於浦浦旁多植蘆葦沙因潮至歲久而淤遂成平塘遷流靡定故道漸更然波濤浩淼時多氾濫之虞國朝雍正時建石壩於旁水勢漸殺濁潮得以稍遏有益於民非淺

舊牌為康熙十四年所建即老牌市是也距城北三里今廢人家櫛比居然墟集雍正時所建者離舊牌二里許以石築頗稱堅整即今之新牌也水勢湍迅舟過如激箭必趁潮以出入每舟過牌輒輸數錢司啟閉者恃作利藪原制中洪為浮橋船過

槹之咸豐間西人易以板用鐵索抽挽

滬瀆去海七十里許秋潮最猛復多颶風每歲八月潮未退盡風作而潮又至謂之沓潮己酉秋杪泊舟黃浦夜半潮聲喧豗枕角時病小愈孤篷坐聽陡覺惝恍迷離驚心不寐淒然久之有輕去其鄉之感矣

洪北江云滬瀆城近海土人為言曾有蛟幻作人夜叩門者故相戒夜不啟扉北江滬上紀事詩有云一樓四面窗面面臨曠野老蛟能變人夜夜嚇居者即指此也余僑寓春申浦上幾十餘年未聞有是況余所居室在北關外乃昔時最荒寂處幾於門臨亂塚屋繞叢林並無一覩所謂詭異者其說怪誕恐不足信

距吳淞西南十里地號陰岡烟戶數十家頗不冷落其俗以夜中為市日中各處多閉戶高眠茶寮酒肆闃其無人掉臂游行闃闃間迄無一物一至上燈時候百事具舉販瓜賣菜者麕集擔頭各懸一燈為稱物數錢地百工技藝亦俱開市交易鄉人之抱布貿絲者絡繹而來貨畢則市酒肉而返時已夜闌矣每至秋初設盂蘭盆會時市肆櫺中多雜紙錢灰人以為鬼市地方官雖出示屢禁終不能變也斯其所以名陰岡歟

滬自西人未至以前北關最寥落迤西亦荒涼人跡罕至張秋渚滬城歲事衢歌云底事炎涼總不齊與君嗚咽話城西如何冷靜塵生金好向何人訴惻懷注謂西北半菜圃不能食力者幾不舉火予初至時城中尚有曠土可以植花木今構造日興絕無隙地洋涇一帶肩摩轂擊城西屋價漸奢僦居者月糜不貲食物踊貴數倍昔時物盛而衰恐難久耳

通商條約載北關外地任西人售之民間建屋築園無禁惟先農邑廟二壇係官地不售邑廟壇建自明洪武初年國朝屢經修葺相傳神為張睢陽舊時決囚於此自西人至後乃遷於南門外演武場先農壇建於雍正時每歲仲春觀察躬率屬員致祭親自籍田癸丑會匪據城城外版築頻興而二壇巋然並峙其餘則桑田華屋轉瞬已非自余至粵後二壇皆移建他處先農壇移建小南門外陸家浜南邑廟壇即以西門外社稷壇舊基改建而其地盡成衢市矣

東關外羊毛街左右閩粵游民羣聚於此賭館烟舍鱗次櫛比一有睚眦小憾輒興械鬬鄰家盡閉戶深菴雖有官長彈壓莫之能禁如有死傷則購一人以償其輕死罔法如此庚戌夏間余從虹橋僦屋其地目擊凶鋒謂隣右金姓曰此盜巢也可久居乎養癰之患將不可治癸丑秋八月小刀會事起賊官刼庫據邑作亂皆此輩也迨五年城復誅殛竄逃幾無噍類

滬城溯至日凡進退者再雖霪雨浹旬亦無水潦之虞以故戶口易豐亦易絀民貧商富中不足而外若有餘其為商者輒操奇贏致富然亦不能持久也苟能得保泰持盈之道則可保無患矣

滬之巨商不以積粟為富最豪者一家有海舶大小數十艘駛至關東運販油酒豆餅等貨每歲往返三四次偶失於風波家可立匱兵興以來軍餉之捐輸半賴船商接濟故所沾之利較前甚薄至民間食米均資隣邑運入米色取白若黃糙者便難下咽故富家從未見有廩囷者田主徵租祇取折價猝遇變端不過一月而糧盡矣吁可危哉

滬地百貨闐集中外貿易惟憑通事一言半皆粵人為之頃刻間千金赤手可致西人所購者以絲茶為大宗其利最溥其售於華者呢布羽毛等物消亦不細近年惟以貨抵貨而華民無所利益其片芥一物累箱捆載而來者皆毒痛中原吸膏敲髓也民生凋敝財力耗蠹此其一端

滬城內外近來設有絲茶專棧所以招徠遠客便有如歸之樂貨物到棧即有通事往覓售主貨售歸銀不煩客慮然有時棧主無錢即藉客資以供其揮霍通事於中亦有首尾遠客回時遂至所虧無算西商之精明強幹者亦復核計百出往往有貨已出口而銀尚未付向彼取銀則以貨低減價為酬商於滬者不可不察

閩粵大商多在東關外粵則從汕頭閩則從臺灣運糖至滬所售動以數百萬金於滬則收買木棉載回其地閩粵會館六七所類多宏敞壯麗最盛者閩為泉漳粵為惠潮皆擇其地紳士董司其事凡事曲直不定者咸就決之無不服焉近年來閩人生意大衰久於滬者且隸滬籍為土著矣粵人則多在北關外較昔更盛大半在西人處經紀通商事務

黃浦之利商賈主之每歲番舶雲集閩粵之人居多土著之遠涉重洋者不過十之一二皆於城東外列肆貯貨利最溥者為花糖行當秋深時木棉空野碾去花核者曰花衣行中代閩粵諸商賤值售之而運往外地近來西人自為采售花市更為繁盛

滬城多游民夏則提鬬啖茗亭榭納涼雕龍數十懸於西園望月軒側睨綿蠻不絕於耳田間多產鶺鴒百十成羣亦具慧性解人言滬人捕之以弋厚利荅曰菑鶺鴒者處以繡囊關以百計雖破產傾家弗惜也嗟乎一禽之微傷財若此風俗可知矣陳金浩衢歌有二首極道滬城游民惡習輕平蟋蟀重平銀結伴登場秋興新拋去花枝纔歇手提囊又約鬬鶺鴒不歸施肆不租田十市三鄉閒少年朝弄畫眉呼鶺子夜吹笛管撥箏絃

滬人喜梨園歌曲有聚芳集賢二局皆富室子弟為之競以豪奢相尚每當熏香剃面鵲立釋輸極排惻纏綿之致令觀者目炫神移嘗演思凡斷橋二劇盡態極妍合座為之傾倒某廣文惡其褻瀆也遂欲窮竟其事倩人多方哀籲僅而獲免歌舞未終憂患及之矣噫

滬人觀劇不喜崑腔而崑腔之在滬者以鴻福為領袖其次若寶和新劇亦高出一籌榮桂年十五六丰姿綽約絕似好女子盼其音雖雛燕嬌鶯不啻也有三多者纖腰婀娜態有餘妍其他諸伶皆擅絕技每發誠詣滿座為之頭沒杯案予在滬偶觀之聊抒幽緒若見弋陽等腔則掩耳走矣

滬自西人未來之前其禮已亡較之辛有所見殆有甚焉牛僧孺家倚博進錢為餬

口者不可勝紀片芥之毒靡人不嗜雖有一二守禮之儒亦難捄正今欲使其俗一變必先鋤外誘而後去內奸蓋滬雖偏隅久為藏垢納污之所茲斯土者當以擴清為急務

瀕海之民弇鄙近利尤好爭鬬久染閩粵之風比年陶於禮樂風氣稍變其俗喜夸詐尚奢靡與吳郡畧同僕隸與臺淩轢士類尊卑之等已紊自西人寄居於此閩粵之悍風愈熾刼奪打降擄人勒贖靡事不為而滬人之威燄矣海氛甚惡非可久居有識者當先幾以遠害焉

范叔子以滬邑風俗鄙陋故常倦游蓋海濱之民氣質剛勁舉止率鹵讀書子弟亦皆俗氣滿面絕無深識遠慮可與談者宜為其所譏也近時文物更爾寂寂杜門自大不與四方賢流相接甘囿於鄙亦可嘅已

近來風俗日趨華靡衣服僭侈上下無別而滬為尤甚洋涇浜負販之子猝有厚獲即御狐貉炫燿過市真所謂彼其之子不稱其服也廝養走卒稍足自贍即作橫鄉曲衙署隸役不著黑衣近直與縉紳交際酒食游戲徵逐恬不為怪此風不知何時可革

滬城類聚之民比物雜處時啟雀角之訟悍俗刁風不能遽化蓋此習自昔已然雲間據目抄云上海健訟視華青尤甚凡民間睚眦之仇必誣告人命今訟師輩出為幻如神要結寫吏呼吸相通衙中隸役多至千餘人魁其輩者則曰管班出入衆馬驕淫踰制噫是安得不病民

滬城青樓之盛不數揚州二分明月十里珠簾舞榭歌臺連甍接棟每重城向夕虹橋左側曲巷中燈火輝耀笙歌騰沸無不爭妍取憐弄姿逞媚門外鈿車駢溢飛塵散香裙屐少年洋舶大賈輒墜鞭留讌黃金擲盡衆歡思餘苟悟及此熱念自消蛟川姚梅伯孝廉著苦海航樂府百有八闋喚醒一切可作清夜鐘聲嗚呼迷香洞豈真能迷人哉人自迷耳

老婦傳粉謂之強媚邪女簪花謂之俗艷滬妓具此二者為多而登徒子趨之如水赴壑豈愛醜果有癖耶其間尤衆狂蒼者厥名為堂一堂中可三四十此務為眩惑以竭其財惟恐毫髮態不盡也自癸丑褚冠之亂城中野鴨鴛鴦一齊飛去雖事定復集而舊巢尚在故客漸稀久之乃移於城外環馬場側酒地花天別一世界女閭成市脂夜為妖風俗淫靡可謂極矣有心世道者其能力挽狂瀾乎

滬人之音重唇不逮吳趨柔脆方言間有相同第其聲濁耳且五方雜處音韻易淆今井里恒譚顧影少年漸作吳儂軟語一羣啞啞白項烏知免矣夫

滬城風俗元旦賀歲各家皆食膩羹菜頭小兒多擊鼓敲鉦以為樂俗以正月三日送家堂靈神五日例接財神必用鮮魚極活潑者為元寶魚先一日擔魚呼街巷有以紅繩扣馨踵門而來者謂送元寶十三日家人即竈卜流年事握秫穀投焦釜中爆之花而妍者吉名卜流花俗名爆孛婁元夕小户婦女輩率夜游有走三橋之語王叔燕詩云元宵踏月鬧春街同走三橋笑墜釵一路看燈歸去晚却嫌露濕牡丹鞋

城隍廟內園以及萃秀點春諸勝處每於朔望拔關縱人游覽正月初旬以來重門洞啟嬉春士女鞭絲帽影鈿韻衣香報往跋來幾於踵趾相錯肩背交摩上元之夕羅綺成羣管絃如沸火樹銀花異常璀璨園中茗寮重簷游人畢集斯時月明如晝蹀躞街前惟見往還者如織塵隨馬去影逐人來未足喻也遠近亭臺燈火多於繁星爆竹之聲纍纍如貫珠不絕藉以爭奇角勝若其稍作斷續聲者輒以為負胥闌興盡正不知漏箭之頻催也春原富貴國幾長春夜亦風流天真不夜北門管鑰亦自湯溝橋至北門迤邐半里許連甍列屋而居者皆江北流寓動以千百計每夜譙樓鼓動門外皆綴一燈從橋畔望之叢密如繁星每當夕陽西墜紅裙翠袖歷亂蹁然率皆牛鬼蛇神為樂又變相求於顰眉齲齒中畧可人意者渺不可得真所謂香粉地獄也蓋其地處下流鞭絲帽影固不屑勾留舞扇歌衫尤不甘俯就或有品評之者謂兩行紅粉消魂盡類鳩盤一百青銅阿芙蓉一百醯喜色每深褐毋可云醜詆不遺餘力而好事者作為品花牘語言曾見有翩若驚鴻矯如游龍者雖裙布荊釵而天然嫵媚是則粗頭亂服中豈無佳麗正如孔方皐相馬賞識於牝牡驪黃之外不可遽以花妖木賊訶之也嗚呼屠販中亦有英雄亦觀其遇不遇耳

洋涇橋畔多粵東女子靚粧炫服窄袖革履大足皆徑尺或赤而不韈膚圓光緻毋曳繡花高髻畧似滿粧挽椎髻著羅襌以錦帕裹首其中妍媸不一稍佳者膚白如雪眼明於波意即粵之蜑補來滬牟利者粵俗呼之為鹹水妹謂其棲宿海中以船為家也滬人遂訛稱鹹酸梅謂其別有風味能領略於鹹酸之外久之滬中黠嫗購貧家女效其粧束以媚遠客猝莫能辨也粵女多能謳急琯繁絃聲多噍殺或謂其靡靡之音足以動心蕩魄者則別一調耳

滬人之音重唇不逮吳趨柔脆方言間有相同第其聲濁耳且五方雜處音韻易淆今井里恒譚顧影少年漸作吳儂軟語一羣啞啞白項烏知免矣夫

滬城風俗元旦賀歲各家皆食膩羹菜頭小兒多擊鼓敲鉦以為樂俗以正月三日送家堂靈神五日例接財神必用鮮魚極活潑者為元寶魚先一日擔魚呼街巷有以紅繩扣馨踵門而來者謂送元寶十三日家人即竈卜流年事握秫穀投焦釜中爆之花而妍者吉名卜流花俗名爆孛婁元夕小户婦女輩率夜游有走三橋之語王叔燕詩云元宵踏月鬧春街同走三橋笑墜釵一路看燈歸去晚却嫌露濕牡丹鞋

城隍廟內園以及萃秀點春諸勝處每於朔望拔關縱人游覽正月初旬以來重門洞啟嬉春士女鞭絲帽影鈿韻衣香報往跋來幾於踵趾相錯肩背交摩上元之夕羅綺成羣管絃如沸火樹銀花異常璀璨園中茗寮重簷游人畢集斯時月明如晝蹀躞街前惟見往還者如織塵隨馬去影逐人來未足喻也遠近亭臺燈火多於繁星爆竹之聲纍纍如貫珠不絕藉以爭奇角勝若其稍作斷續聲者輒以為負胥闌興盡正不知漏箭之頻催也春原富貴國幾長春夜亦風流天真不夜北門管鑰亦

為竟夕不鏁殆所謂金吾不禁歟斯亦風月之餘情承平之樂事

滬人放燈每在上元節前後剪紙鏤花為七寶蓋中空可點燭此惟滬邑有之一燈之製經歲始成雖費數十金不惜張秋渚春華滬城歲事衢歌注云燈之盛於二月者為花神燈又名涼傘燈燈作傘形六角間有圓者鏤人物花卉珍禽異獸細於繭繅絡鬚帶無不精妙皆以五色錦綴緞成其工可謂精巧矣出燈多者至二三百盞間以五彩吳綾折枝花燈偶綴禽魚蟬蝶飛舞若生又或紮彩為亭高可三四丈間飾龍鳳以雲母石為鱗甲上下通明光照數丈或有以蠻童裝束作女子狀名曰臺閣與吳中採茶燈不同至夜簫鼓喧闐絲亘數里光耀若晝真如鼇摩天上油頭半臂遨游其間迄無停止月明星稀酒闌燈炮裏花簾內兒女聯觀雖風俗喜奢亦足見昇平氣象也自癸丑之秋經赭寇之亂久不見此樂矣

滬人於每年清明日七月望十月朔例以鼓樂奉城隍神出諸北郊壇祭無祀鬼魂儀仗輿從騈闐街巷馬至數百匹妓女椎髻蓬鬢身著赭衣銀鐺桎梏乘輿後從謂之償願間有徒步於市者輕薄少年指視追逐以為笑樂是非敬神直釀淫風矣噫三月二十三日為天后誕辰燈綵輝煌笙歌喧沸大小東門一帶為尤盛閩粵富商無不殫其財力以奉神沿街店鋪賭勝爭奇陳設彝鼎字畫精雅絕倫寶蠟光騰金爐篆繞所焚沈檀伽倫氤氳馥郁香徹數里於時航海帆檣遠近畢集滿載金鏡貽耳徹夜不絕二十八日為城隍夫人誕辰城中熱鬧無異於城外幾於傾邑若狂士女往觀者駢肩累踵雖宵漏已深而燈光如晝滬人稱為燈市自後海疆多故遂不及昔時之盛

每歲四月下旬西園有蘭花會萃閩產之佳者數百本羅列紫頭闘奇爭勝清晨薄暮滿屋芳馨醉醉襲人卓午來游者絡繹不絕溽暑蒸鬱看花之興味索然矣何如於紙窗竹屋中位置數盆風來月上花氣熏籬澹然相對之為愈耶

六月六日城隍廟東園有曬袍會合邑之衣工為之二十四日為雷祖誕進香者多於丹鳳樓之小宮蠟炬山堆香烟霧噴殿前宇下袂雲而汗雨者不可勝計自朔日至誕日茹素者謂之雷齋邑人幾十之八九屠門為之罷市按道經六月初六日為清暑日宜修清暑齋今人六月中多不茹葷或亦清暑之意歟

七月二十日俗傳棉花生日忌雨喜晴歲時瑣事亦載此說吳下諺語有云雨打七月念棉花弗上庄木棉結花時怕經風雨而滬城瀕海七八月間大風陡起一二晝夜不息名曰風潮萬竅怒號揚沙走石有時平地水深數尺元人詩云排空疑有鬼神戰對面不聞人語音慕繪酷肖吾吳蔡鐵耕吳歙云裂殘火纖作羅紋蕭颯聲來退暑篇又恐風潮壞棉稻東南莫起海沙雲

七月晦日街衢間並炷香燃燈以祝空王生日狀如不夜之城香篆繚繞游者蹇遂有翦燈作蓮花布地且有以茜草心編為花籃及瓶盆之屬名為地燈其前為中元節祭賽如清明時新涼初屆餘暑猶酷士女率以夜游從郭外繞西而北者為周涇神入城路必由此謂之看青苗護神輿者亦更深始歸每屆節期寺僧設盂蘭會經數晝夜登壇說法廣開法筵四明人多以紙箔為亭及船狀玻璃作窗燃燭如晝擁行市中輝耀一街是夕笙歌喧沸不減上元時候

中秋賞月禮斗燒斗香向以南園為盛比戶瓶花香蠟望空頂禮小兒女膜拜月下嬉戲燈前謂之齋月宮夜間婦女盛粧出游互相往還或隨喜園亭人靜更闌猶姿送月下謂之踏月有門戶者往往以為婦女戒前邑侯曾禁夜遊邇來此風少息矣

蔡鐵耕吳歙云木犀球麼鬢絲香雨雨三三姊妹行行冷不嫌羅袖薄路遥翻恨繡裙長

八月十八日俗傳為潮生日潮有江海之異海潮來時每為江水所截蓋長江出焦山口經福山南而趨南滙之陽山勢甚湍急至此適與潮遇於是江水隨潮為長退每年或有一二日鹹潮是為海潮盜入邑民戒弗汲八月間江潮最盛多往浦口觀潮

滬人都不好事弗解時花而藝菊者絕少重九登高滬人於是日多遊寺閣（寺閣指作登高而至大境閣丹鳳樓者尤盛）絡繹不絕持螯對酒醉後不能簪菊歸來深為恨事余昔僑居北關潘舍時每歲值菊船至必購異種花時環列几案間涼燈欲炮新月如珪殊覺瘦影蕭疏分外逸致惜其近市地狹不能自植壬子秋滬人葺綠陰堂而新之萃菊數百本為菊花會佳者殊鮮所集之人率皆市儈羅腥糟雞絲肉以誇讌賞淵明有知定當捧腹

滬人於霜降後多尚鬬鶉鶉畜養之徒綠繒作囊籠於袖中若捧珍寶鬬時角勝貼標頭分籌馬每鬬一次謂之一圍按鶉鶉為二無斑者為鶉有斑者為鶉但形狀相似俱黑色今人總名之曰鶉鶉多產於滬上田間

菊花會多在九月中旬近或設於萃秀堂門外瘦石疏苔曲廊小榭已覺蕭然有秋意繞湖石折而東北境地開朗遥見菊影婆娑畢呈眼底循迴欄而入則萬卉齊花

高低疏密羅列堂前。棐几湘簾。磁盆竹格。無不畫盛能極妍爭奇鬬勝。所有之花。先經識者品評。第其甲乙。凡區為三種。一曰新巧。二曰高貴。三曰珍異。名目之繁不可勝記。盆盎皆標列藝菊主人別字。殊令觀者神飛心醉。微風偶拂。清香徐來。如此盛集。亦足以點綴秋光矣。

滬俗於十月朔日。開鑪煮餅。獻於家祠。故亦稱鑪餅。至於祭厲壇祀祖者。則各處所同也。於時檀火斯改。飄風欲來。使人預備禦寒之具。謂之五風信。按是月有風。每五日至。故謂之五風信。土俗又以月旦之雨晴。占一冬寒暖。或云十月旦晴和。則少寒。實人候此知棉艱於售。

臘月八日。僧尼例以雜果煮雙弓米。遍餉檀越。謂之臘八粥。亦曰佛粥。此風由來舊矣。滬人往往有以湯餅菜羹和入者。殊失古意。按臘八粥。一名七寶粥。見於吳自牧夢粱錄。孟元老夢華錄本僧家清供。今則居室者亦為之矣。吳曼雲江鄉節物詞云。雙弓學得僧廚法。瓦鉢分盛和蔗脂。莫笑今年榛栗少。記曾畫粥斷齋來。

歲事將闌。僧寮之乞布施者。不絕於道。僧衆數人。持錫托鉢。而令人擔盒隨其後。自街市遞及村巷。依戶施以錢米。女尼以杧之圖綻者。熟而懸之風。爆之於釜。表裏皆

透。大倍於粒。而潔白如雪。名兜湯。饋之檀施。有厚賚。

時逼歲年。居民皆為度歲之需。入肆購置果實。謂之年市。家具般載為宿歲之儲。新年以餉戚友。謂之年物。滬人多劚取山筍作片。曝而乾之。嫩者為繡鞋底。至此漸漬於水。縷切之。與肉同煮。味清而腴。此他處所無也。

歲晚祭竈迎神。各處皆同。庖廚既具。聚家庭之老幼男女。團坐宴樂。名曰合家歡。除夕或有達旦不寐者。曰守歲。燈明眾寶。帖寫平安。罔不自視百事如願。樂施之家。登城觀萬家煙火。有不舉者。挈錢米和扉投之。不告所自。窶人子賴以卒歲。此風俗之最厚者也。

滬之物產。遠不遠閩浙。魚鹽之利。兩無所居。古所稱窮海也。然外至之貨。駢集市廛。亦足云富。水族則自遠而畢赴。植物則昔無而今有。加以西土奇珍。目所未覩。尤為他地所無。惟煮井為鹽。為南邑所獨擅耳。

河豚狀如蝌蚪。即吳都賦所謂鱆鮐也。味美而有毒。滬人最尚此品。每當蘆芽短嫩。爛煮登盤。腹極甘腴。故名西施乳。惟子不可食。煮之非法。殺人立斃。紅目紅翅者尤毒。中毒者即以橄欖汁灌之可解。然近來食者甚衆。鮮中毒事。范叔子云。近世人腸胃皆毒。如蛇蝎。非河魨所能傷。噫。其言亦過激矣。

陳金浩松江衢歌云。一部河豚典一秧。秋風低價四腮鱸。蓋謂春時河豚入席。三頭為一部。諺云得一部典一秧。甚言其值之昂也。人云其味百倍鱸魚。東坡酷嗜此。嘗曰。也直得那一死。予曾食於潘氏。未覺其佳。豈舌本木強乎。

石首魚。俗呼為黃魚。每於棟花開時。結隊趁潮而至。一網可得數百頭。漁者多放船候於山礁間。截竹為筒。每至則海風吹腥。江潮噴雪。網得者盛於淡水。沃以厲冰。可支數日。以最先得者為關尹午餼。四五月間。漁艘市冰以往。滿載進滸。小船插三角粉紅旗。鳴鑼集市。曰販冰鮮。吳俗最尚此魚。每嘗新時。不惜重價。故有典帳買黃魚之諺。

鱸魚。李時珍曰。鱸出吳中。松江尤甚。長僅數寸。狀微似鱖。而潔白過之。巨口細鱗。身有黑點。四五月方出。然鱸發於秋。因秋風起思及蓴羹鱸膾。張季鷹語可證也。白居易詩。水鱠松江鱸。韋應物詩。松江獻白鱸。皆指白鱸魚而言。一種黃碧色。身微扁。名鱖魚。俗呼為鬼鱸魚。味之鮮美。勝於白鱸。蘇軾所謂松江之鱸正指此。另有一種名四腮鱸。體黑腮紅。其狀不甚雅馴。長僅三四寸。頭大而尾細。肉肥膩無絲骨。冬月

以肉汁作羹湯。味極美。其肺尤佳。

蟹之肥大者。出橫沔鎮。產吳淞江者為清水蟹。虱蟹較蟛蜞更小。每二三月間隨海潮而至。近清明即無。俗謂怕紙錢灰氣也。沃以鹽醯。密貯甕中。越宿即可食。味殊鮮下酒。最宜。堪供大嚼。陳金浩松江衢歌云。西北諸鄉水繞廬。食單風物近何如。寒深甕醉金錢蟹。春淺盤供玉筯魚。金錢蟹即虱蟹也。玉筯魚。春時始多。亦為水鄉佳品。冬時有一種蛤蜊。下酒甚佳。云產自浙東。浙慈人呼為蚶子。種蚶有田。利倍禾稼。其地半皆斥鹵。不可耕植。五穀以生物血肉之品能破土而出。固知回俗種羊。亦未足為奇也。是物食之能補心血。以泥拌之。盛竹簍中。可以致遠。余率以之為佐壺觴上品。每當擘食之際。幾忘酬應。輒曰不知許事。且食蛤蜊。

蔬菜與他地略同。惟稱名稍異耳。芥菜一種細莖扁心者。名銀絲芥。亦名佛手芥。顧氏製為菹。稱於世。味經年不變。製菹之法。寸切之。勻醯醬入煮。勿令熟。貯於甕內。越一二日。啟食之。味芳烈。於酸鹹之外。得別趣。真江鄉佳品也。顧其種移植他處不榮。芥子可研為膏。盤舌芳辛。古稱芥膏陸佃云。望梅生津。食芥隱淚。即此也。

北郭外多西人菜圃。有一種不識其名。形如油菜。而葉差巨。青翠可人。脆嫩異常。冬

時以沸水漉之入以醯醬即可食味頗甘美海昌李君壬叔酷嗜之曰此異方清品非肉食者所能領略也蘿菜一種亦來自異域莖肥葉嫩以肉縷拌食別有風味每歲槎牙於夏至秋則老按蘿菜見晉嵇含南方草木狀蓋嶺表物也

白菜為蔬中上品唐人所謂濶葉菘是也陸佃埤雅云菘性凌冬不彫四時常見有松之操故曰菘滬中冬月有一種塌地而生者其形如盆葉多縐紋色深碧名盤科菜又名塌科菜一經濃霜則味甘如飴烹食最佳他處所無也

羅漢菜向惟嘉定鄉間有之近日滬地園圃中叢生甚衆市上亦復盈筐挑賣其菜於冬末春初遍產田野間細葉巨根至百餘瓣氣味辛芳滬人醃之為菹雜以青果裝瓶以貽遠客味甚美

桃實為吳鄉佳果其名目不一而尤以滬中水密桃為天下冠相傳係顧氏露香園遺種花色較淡實亦不甚大皮薄漿甘入口即化無一點酸味最佳者每遇一雷雨輒有紅暈其樹以秋分時剷枝接種非老本也五年後結實始美惜易蠹蝕七八年即萎在城西一帶者為真種移植他處則味減近年南門外數十里中皆種桃為業一望霞明如游武陵源裏顧其味則遠不及今遠商所買者皆南門桃也真種甚難

得且每逢垂熟官吏封圍胥吏從中漁利高其價以售之民一桃輒百錢貧士老饕頗難屬饜西瓜產於周浦者色白如玉味鬆脆甜潔暑中佳品也然自分邑後已不屬於滬矣

藝菊家盛於石筍里其雪鶴等佳種秘不傳茁若譜之粉裘姒等反不甚惜其於秋時盈船販售者則金閶虎阜種也索值較賤而間有佳品朱門巨室爭相購置菊之高大而瓣細者皆洋種花光飽滿數日不減其別種曰堂春花小而光內斂大抵滬地多有而園丁率能辨焉

法華牡丹甲四郡相傳自宋以來盛於吳下而法華李氏淞溪園尤多異種為雲間冠所植尤蕃茂有紫金球碧玉帶二種最為名貴色香俱勝其他雜色亦有數十種花時游賞者遠近畢至園主人必張筵宴請當道縉紳輩為雅集焉今李園已成廢礫藝花者亦少減每讀昔人詩買栽池館恐無地看到子孫能幾家之句屑然欲涕是處居人之業是者類皆植之田間花開貯諸盆盎擔入城市售賣價值亦甚賤色惟淡紅深紫二種為多黃白即僅見實皆芍藥所接來歲放花仍芍藥也

邑西北向有梅源市環植千百株花時晴雪千村暗香十里游者謂不減蘇臺鄧尉夏首春餘結實繁盛邑人取以販諸遠方今園林已廢梅實亦變多屬尋常風味惟浦東沈莊之蕭氏廢園有奇種花開香艷異常結子大逾常梅其色淡如水翠著物即碎味殊鮮潔入口立化名曰蕭梅所產不多甚為珍貴雖鄰邑亦未識其味每枚索錢六七枚真嘉品也

筍種類甚多皆生於春末夏初惟護居竹者為筍中第一燕筍燕來時所生形長細而味稍遜其在孵鷄時生者名孵雛筍色淡黃形短而肥諸筍雖佳細嚼則微苦惟此筍味甘而清質嫩無渣為邑中異品然有一種形色近似而味殊惡劣者名黃金鍋恰能亂真

華亭向以鶴稱其地有鶴窠村相傳為華亭侯陸遜豢鶴處旁有鶴坡沈括曰惟鶴窠村所出為得地瘞鶴銘亦云得之華亭鶴窠按其地即今之下沙也已分隸南滙鶴不至亦久矣顧傳記所載鶴產華亭亦非無故晉時嘗有白鶴一雙自東海飛來憩於鶴沙古柏久乃生雛相與冲霄而去後百餘年復來二鶴徘徊村落間或棲樹杪或宿墳園村民聚觀則延頸長鳴游行自若其聲嘹唳遠聞二十餘里羽毛似雪朱頂黑尾足高二尺餘數日後遂翩凌霄渺然逝滅疑即前之雛鶴也自後常有鶴

至故傳為雲間之產不然鶴窠一鄉村耳無深林幽谷安所棲集哉

瀛壖雜志卷一終

瀛壖雜志卷二

清　長洲王韜紫詮甫

滬上數十里間無山，既少岡阜之蜿蜒，並乏培塿之登陟，以是無叢林積莽，陰翳蔽虧，附近亦罕藪澤，故鳥獸無所孳生棲息，雉兎之屬，倖求之無所得，其與川沙青浦接境者，或間有之，每歲仲冬，西人出獵於外，逞其弋飛射走之豪，然多游於九峯三泖間，扁舟往還，率以為常，而滬地非其所樂也。

滬城濱海，浦水多濁，井水多鹹，不能釀酒，故絕少佳醞，其運自紹興者，率多贋品。城內外酒家，鱗比，著糟鼻禪者，浙慈之人居其半，邑廟旁世公酒壚，著名已久，每游西園，必往飲三爵，主人則周姓也，自鎮江徙此，已數十載，近已不親滌器，相傳周老以鬻花起家，有一女淑媚知畫，一適喬氏，亦滬城望族，遂分為南北酒壚，北則已非舊主，往在滬瀆時，偕二三良友，買醉黃公壚畔，酒券山積，不以為累，今日雲散風流，思之輒為腹痛。

館驛衙史國公酒肆，及東門外郎氏惠生堂，皆善製藥酒，味殊郁烈，不減公瑾醽醁，飲之可以療病。南門外姜氏以製造藥膏著名，其保珍膏尤善，洵能祛風遠濕，相傳姜賓遠得遇異人授以秘方，至今子孫尚食其利。

滬人食水多因潮至取汲，天雨時絕不用缸蓄瀦，故茶無真味，經宿即變黑色，若海潮盛至，鹹水雜入，多不可飲，而其年禾稼必損，所稱海邑名泉，如大成殿之張公井，綠雲洞之湧泉，瓶山道院之天移井，皆未得品嚐，或云六泉在浦底，味極甘洌，特取之不易，未識可與江心中冷泉相埒否也。

滬上地僅彈丸，而南北異物，遠莫能致者，皆備麋鹿金錢豹白鸚鵡鸚鵡鴛鴦孔雀，無不龍諸市中，待價而售。四五月間，粵東荔支入市，其紅如火，再後則北地葡萄，南中橙橘，無不鮮潤如新，此外草木魚鳥及外洋異品，奇形詭狀者殊多，目不能識，口不能名，偶詢之西人，其名輒至五六字，聱牙棘舌，亦不能以中國文字紀也。

滬肆諸物騰貴，談篆濮刀，著名已久，今皆失其初製，闤闠間所陳西洋奇器，俱因天地自然之理，瓶立新法，巧不可階，如觀星鏡，顯微鏡，寒暑針，風雨針，電器，秘機，火輪機器，自鳴蟲鳥，能行天地球之類，下至燈瓶盂碟，一切玩具，製甚精巧，亦他地所無。羊肆雖炎夏亦設，向惟白煮，戴九創為小炒，近更以糟者為佳，特麵色不甚潔白，徐三善煮梅霜猪脚，適來肆中，以鉢貯糟，入以猪耳腦舌及肝腸肺胃等，曰糟鉢頭，稱為美味，余見之攢眉不能下箸。

滬俗貯冥鏹多以草壜，其形如甕，圓方六角大小不一，埽墓祀鬼，皆用之，喪禮之異者，尸不停於堂前，任其偃曲於牀榻，至殮時始得著衣入棺，子孫必擇日易吉服，棺之前戶鏤刻花物極工，冥鏹堅緻，勝於他處，他如入殯停柩出殯卜葬，皆必以僧道七七，皆建道場，士大夫葬事，一聽諸地師，則又浙之所同也。

鮮荔支來自嶺南，從海舶攜至，極速亦須四五日，故色香味俱變，販者養以火酒，盛之桶中，沿途呼售，肉色已白，味雜酸甜，近來粵人販鬻者，收藏頗有善法，或懸諸當風，有如新摘於樹，紅羅玉液，色味香猶冠他果，黃天河咏荔支云：自有雙輪來碧海，不煩一騎走紅塵，其便速可喜也。他如甘蔗波羅之屬，率皆應時而至，其有逾時者，多失真味，不適於口。邇日闤闠間，粵品紛陳，幾無弗備，迥異向時矣。

滬上韈肆甚多，而製韈獨工，貧家女子，多以縫韈為生活，敏者日可得百錢，每夕向肆中還篝取值，較之吾邑摩纏，勞逸迥殊。女紅自紡織之外，粵精刺繡，稱是顧氏露香園遺製，摩絲為細縷，鍼細若毫，寫生如畫，所織之布，則有小布稀布，以丈尺之短長為別，其行遠者為樣布，閩陝齊魯諸地設局邑中，廣收之，販諸北方。

滬人素不戒食牛，無賴子遍地宰屠，莫之能禁。自西人來此，食牛者愈多，明目張膽陳於市肆，不為異也。酒家傭保，頗工烹煮之法，沽飲者無不嘗鼎一臠，按牛肉之禁由來已久，宣室志載，朱峴女戒食牛肉而免禍，則自唐已然，或曰所戒者，蓋惟耕牛耳，至太牢固不在禁例，若其動言破戒，踏破菜園，則世人譏之為迂儒，顧滬人既不惜物命，尤不惜物力，溝渠之間，粒米狼戾，恬不為怪，吁，暴殄甚矣，豈所以致福而召和也哉。

滬土性宜木棉，若植禾稻，收成較歉，故播種者因地以制宜，郊原高曠，川澤沃衍，有潮汐之利，以資灌溉，事半而功倍，惟八月風濤浸齧，亦能為害，相傳木棉一種，黃嫗得自崖州，從海舶攜歸，始教之藝，被其德者數百年，可謂遠且溥矣，宜邑民之報賽無虛日也。

木棉本產南番，一名吉貝，利倍絲枲，流入江南，始自宋末，自黃姑歸後，織紝器具大備，機杼之聲，比戶相聞，瀕海百里，數十萬賦稅實半賴之，昔完正課之外，尚有餘布，是以人民稱殷實焉。近者俗尚奢華，物力漸耗，生計稍絀，他處種植亦不少，桐鄉沈曉滄司馬炳垣有謁先棉祠詩，末云：北棉敷南工，生計一朝奪，蚕蚕抱布氓，將焉瞻

家室。是宜濟蠶桑。補救萬分一。已為滬民深慮而預籌之。徐文定公農民全書中。言之亦綦詳。奈滬民不能從也。近日沈仲復觀察。特為滬民補種桑樹數萬株。十年以後。蠶事以興。定可必也。

滬人生計在木棉。販輸遠及數省。今則且至泰西各國矣。在滬業農者。罕見種稻。自散種以及成布。男擔女織。其辛勤倍於未嫁。而利亦贏。鄉人稱木棉統謂之花。木棉有核。如梧子較大。每年登場後。取棉花之衣厚核重者藏之。至明歲春間。軋取花核。四月便宜鋤地種花。種法有二。一曰穴種。壅地作穴。每穴下四五核。間尺許為一穴。勻種之。一曰漫種。以手握核徧撒之。種後須得微雨。五月芒如荷錢。漸有枝葉。六月乃驟長。其枝層累而上。高者有四五尺。黃梅雨後。根苗漸長。而草雜其間。既晴必鋤去之。為脫花稍遲。則草益盛。花必受害。謂之草沒花。脫花多以女伴為之。初苞者為鮮花。色淡黃。間微紅。蒂生花實。謂花盤。有花無實者為雄花。既開。其下之圓而有角者。謂花鈴子。每鈴作四房。生五六鈴十餘鈴不等。花鈴喜晴。烘以烈日。則房拆而棉白如雪。逆溢鈴外。然初見每畝不過數朵耳。花有早晚二種。早花於七月望時。已可采取。晚花則在九月初旬。自花開至結實。須時月餘。婦稚捉花。自朝迄暮。十月望後。

花田中偶有一二晚鈴遺滯者。鄰近兒童拾之不禁。謂之捉野花。

花既登場。以木架展蘆簾於上。取木棉勻攤之。為曬花。必經數日。以乾燥為度。然後貯之。以包。務使堅滿。每兩包為一合。每合重百斤。兩口相承。其包用蒲束。以草索藏於高燥之處。如粟之登庾焉。田事既畢。女紅既興。取所藏木棉。盛之於篋。曉起天寒。挈女伴就南窗。揀其僵蠶。去其不潔。蠹之僵者實而未坼。或傷於雨。其絮如種。既揀乃就軋車。蓋棉裹核外。必去其核而後可用也。既軋而彈而搓而紡而織。乃成布。

軋車以木為之。三足二向內。一向外。高三尺許。上有板。厚約二寸。板左右有兩耳。空中納二軸。一木一鐵。鐵軸長出左耳外尺許。鐵軸盡處。承以槌狀。如枕而較長。絡繩於鐵軸。絡扱於繩之下垂處。以足踏之。則鐵軸內旋。而核墜於外。木軸長出右耳外二三寸。上綴以木。木長三寸餘。一端承軸。一端橫綴一圓木為之柄。亦長三寸許。以手運之。則木軸外轉。而棉出。軋車呷啞如櫓聲。

彈弓。彈花之具也。棉必彈之。使如輕雲。謂彈花衣。彈弓以木作圓桄。狀長四五尺。粗盈握。弓上端鏡薄板。方而斜縱橫四寸許。其下端於圓柱之末。刻使彎圓。而厚濶二寸餘。以弦施於兩端。絃之餘者繞於柱上。擊其絃者有木槌。長七八寸。高其兩端。極光潤。彈必坐。其所坐者如椅而矮。幾及地。名彈花凳。凳之背貫以竹竿。如釣魚者。而曲竿之極處懸繩。繩下著弓。以左手執弓。右手持槌。坐擊之。棉著絃而起。輕如柳絮。宜於無風處彈之。絃聲清越。聞及隣室。其弓絃以羊腸為之。

既彈之後。分作綿繩。削竹籤。搭其上。而納入器中。搓之。其器如桶。蓋方而長。以左手按竹籤。右手執蓋。向外推之。條條如玉詘。於是乃用紡車。紡法各處不同。他邑用兩指撚一紡。名手車。滬邑一手三紡。以足運輪。名脚車。人勞而工敏。其制以屈木之連屬者。鋸之。下如二脚。上如桄。約高二尺。豎二股於橫木。長不及二尺。木兩端之向內者。又橫卧二脚。長二尺有餘。股之盡處。以厚方木合屬之。柱端中空。而以紡車頭橫貫其內。形如半月。內外各一。相懸寸許。看有三齒。安小管於上。其所謂捉子者。即以橫綴管中。柱下二股交合處。橫圓木長半尺。木上着輪。另有一木。長四尺餘。銳其一端。竅輪而受之。其一端於合屬卧股之處。作齒承之。以兩足運旋。先於桄上繞紗數尺。黏於條子。隨輪飛動。紬繹而出。名曰紡紗。

紗既紡成。乃繞之於筒。其筒長六寸許。以石筆作。然後以輕車條理之。輕車形如算盤。表裏透漏。取筯分左右。勻列其中。於廣場植竹為架。以紗繞竹上。徑數十丈。負經車往復數

次。理其經綸。以交竹中分之。平如匹練。先以漿漬紗上。取竹帚刷之。使勻。烘以晴日。俾紗燥而不粘。則機口滑潤。紗不中絕。省接續之工。於是層棧於滴花。滴花乃織機。長二尺有餘。兩端有交。以便上機。布機與綢機大略相同。而布機頗省便。邊幅亦較狹。織者日可得一端。亦有竭日夜力而得兩端者。殊所僅見。織時以紫色拈經紗之邊為目。用以記數。交竹梗處為節。每六節則為一端。自種花至此。皆援取張春滿滬城歲事衢歌註中語。

水龍之製。云自倭人傳入中國。遍及各處。近日西人創行機器新法。不煩人力。其水之及也。有如驟雨灑空。滂沱四注。頓使祝融為之霽威。其有堅革蒙成者。輕而易舉。製亦精良。其皮管曰虹吸。長數十丈不等。置諸江中。水自能來。無勞人汲。中有恒升車。起落殊便。且能及遠。

蘇松田賦之重。一壞於賈似道之公田。再壞於明洪武之皇莊。三壞於吳門太守之以民田攤入官田。而民力竭矣。國朝雍正乾隆時。恩綸疊沛。邑中賦額較之昆新減十之三。惟近年折價愈增。而歲又不登。民間逋負紛積。以法繩之。則聚衆羣鬨。挾制官吏。撫之則益玩。急之則生變。人心不靖。江河日下。此賈生所為痛哭流涕者也。

我國家閭澤旁敷。尊恩廣被。自赭寇蹂躪後。皇上軫念民艱。迭加蠲緩。減賦輕徭。以

甦民困於是蘇郡之糧較前大相懸絕同治四年劉松巖中丞奏准永遠減定漕額著為恒例此從來未有之鴻施也凡在食毛踐土之倫皆當何如感激耶今計上海縣屬每畝原科白米一斗二升七合六勺零田今為每畝九升九合七勺零原科每畝一斗二升五合三勺零田今改為九升九合二勺零原科每畝九升八合二勺零下田今改為八升四合九勺零原科每畝八升五合六勺零下田今改為七升四合四勺零凡遞減漕米一萬四千八百八十八石五斗六升七勺此一邑減賦之大略也特臚列之

明代地廣於今三倍而版籍殷繁戶口之數不下五十餘萬分縣以來不逮其半至我朝之初分南滙也分縣在雍正四年僅四萬八千人耳幅員既狹生齒又寡迄乎嘉慶十五年生聚教訓驟增至五十二萬八千已如舊數自後孳生雖廣亦不外是統核男女凡五十四萬而已邑雖三經兵燹而比戶流亡無幾是以元氣未傷市廛益盛至今遂為天下重鎮係於東南全局此又地勢民風之一變也

自本朝分設南滙以來實存額田七千七百四十九頃六十六畝乾隆八年分設川沙實存額田六千八百九十四頃五十一畝道光十年重訂賦役全書凡計額田六千八百四十九頃七十二畝咸豐五年仍如前數同治四年額田四千八百五十二頃五十九畝實徵米六萬四千四百四十五石八斗有奇實徵銀七萬八千十六兩有奇我朝寬大為懷軫恤民隱均田均役立法至公而無弊生民樂業無事征徭邑中向有漁課酒稅諸名目自後悉為裁免惟牙行典肆領繳官帖按帖徵銀而已自興防鄉濬河諸大役一皆出於捐輸因時制宜而絕無橫徵苛派之煩盛德為不可及也

海運興於元代自浙西至京師不過旬日明初因元之舊終以風濤險惡海陸兼運永樂十三年會通河成遂罷我朝曾於道光五年試行之風帆穩利上下稱便自咸豐五年江浙漕米悉於上海交兌起運蘇以海防同知主其事浙則設局於小南門外由浙撫派員來滬遵守成規商情踴躍其運米之船有四曰沙船曰蛋船曰衛船曰閩船皆商為承攬均於仲冬集黃浦裝米赴津近年設立招商輪船局所有糧米半由輪船裝運北上

邑中所以廣積儲備賑濟者有常平倉社倉水次倉循例存七糶三出陳易新常平倉建於康熙二十二年歷來有穀一萬五千石有奇壬寅海警倉穀散失一空同治八年朱梧岡大令鳳翔發帑重建煥然一新規模倍敞社倉設於雍正二年選舉社長經理道光十六年邑人徐紫珊上舍集衆捐貲建義倉於城西北隅九畝地即露香園遺址也擬訂章程輸錢積穀壬寅用兵借設火藥局旋燬於火水次倉國初改建於小南門內咸豐三年諸冠據城毀焉亂後重建

江海大關設於康熙年間凡洋舶出入稅規悉於此議寨駐向為中丞所管後歸觀察兼理道光年間又增北關專司各國貿易事宜比年稅課愈盛遠勝粵海當為五口之最大關向在小東門外東北面浦咸豐十年粵逆犯境燬於火乃暫移於大東門外救生公局新關在北門外頭壩南面浦

舊關例用杭人司其事謂之總庫最為優缺非廉萬金不能得也一年稅餉所入不下數百萬然半侵漁於書吏之手至為關吏者家無不富其次閱貨檢艙弊竇不可枚舉苟得有力者一擴清之亦於國課軍糈少有所助

北關雖無侵漁之弊而偷漏甚多蓋中外言語不通而西人又桀黠狡詐往往以小艇運貨出口乘間揚帆而去不及譏詰即使及之而貨之貴賤多寡己不可稽華官又恂懦模糊了事而已故官此地者非精明強幹弗辦咸豐三年紅巾之亂北關幾

廢英國駐劄香港公使包伶以為例當輸納於是復設如初而延西人為司稅正副各一人關務頗有生色凡屬通商口岸悉一律辦理矣

滬上善堂林立而推同仁輔元為巨擘經費之裕也章程之善也而董理者尤能以實心行實事凡恤嫠瞻老施棺捨藥棲流救生以及孤幼殘疾無不有養咸豐癸丑寇陷金陵難民之南下者養活無算此外設有果育堂一切悉仿同仁之例而行之近與同仁分司稽察渡船之事其有撫教丐童留養老年殘廢男女則曰普育堂設於半段涇其初為應敏齋方伯所創其專捨醫藥施棺代葬者則曰保息局即設於縣治西北廣福寺初為蘇人公建以濟蘇人之避難來滬者厥後旁及他處不區畛域蘇垣既復而局分顧滬局仍如其舊其餘不及枚舉

邑中學校始於至元而大備於延佑顧如蕉石雲影酸寫止菴遺跡無存歷朝以來屢經修葺皆仍舊址其地在縣署東殿廷規模宏敞雲棧霧瓦碧梲丹楹稱於一時庭中翠栢蒼松森然鬱秀咸豐癸丑八月會匪陷縣城粵逆劉麗川踞為偽館城復悉燬於火乃移建於西門內即右營署廢基也經營一年而落成庚申粵寇犯境以屯協防之西兵遽撤防而損毀大半前後觀察蘇松者如丁雨生中丞應敏齋方伯

捐資修理內外一新方伯并為備祭器置樂舞焉

學中弟子員之著於籍者歲科兩試所取定額凡十有四名蓋比之列於中縣嗣後邑人郁泰峰別餼輸金修城奏廣學額十名同治四年以集團守城復加額四名廩增之缺各十有二歲貢四年一人拔貢則以南滙併考選拔武生定額九名後迭加廣十有三名川沙民籍之隸於縣境者亦就試於邑學以地分而學未分也

敬業書院初名申江書院本明潘恩故宅後為西人利瑪竇寓所中有觀星臺遺跡尚存相傳康熙年間嚴禁天主教遂毀其堂籍入官產改為書院經地方官屢行集資修建又倡捐以足經費然後規制乃宏諸生多來肄業在滬學教者素稱優缺每歲上游所薦山長不下十餘人其實督課者不過一二人餘皆廉地方官修脯而已官課道縣分主之師課則山長專主之惟課無定期與省中書院小異有時官長莅至藉作居停則與北路僻縣無行館者相似以講藝之地為息賓之所未免甚矣慶上矣同治乙丑法人索還書院以其本為天主堂故址也旋移建於縣東舊學宮基仍名敬業按邑志所載觀星臺高不過二三丈湖石疊成極玲瓏嵌空之致盤旋上之彌迂遠前鋪紫石為階刻黃赤道及經緯躔度乾隆間修院廢之今石砌猶有可識

蕊珠宮即蕊珠書院在縣治南內設監院一人司生童試卷及出納膏火是院創於道光八年時陳芝楣鑾方為觀察喜其水木清華得山川之秀遂葺為書院增建奎宿閣三層方壺一角海上釣鰲處諸勝陸夢坡方伯繼之增拓其規曲廊高閣蔚然可觀當院之初設也董其事者為邑中某孝廉倡言係本城紳富捐貲外邑人不得闌入今者為令甲試於院者悉滬城氏族即選敬業書院諸生三十六人月課於此取十八人為登瀛上舍夫書院之設本為切磋文藝於功名得失無關詢之他郡從無外邑人不許與試之例果爾則某孝廉隘甚宜其傳笑四方流為談柄也

南園珠來閣久不可考自改書院以來黃邑侯晃及陽金城汪忠增二觀察並捐俸千金與紳士集成課試經費并增課額七十二人先後董其事而克成之邑孝廉金君樹濤也道光十八年又售院旁民居拓建芹香仙館致道堂育德堂及左右兩廡為學舍而珠來閣得復其舊南園每至盛夏輒設茗肆游者遝至惟珠來閣則不許登閣左為山雨欲來風滿樓西向憑窗遠眺烟樹蒼然雉堞如畫欄下島荷萬柄納涼勝地無過於此

龍門書院建自同治四年丁雨生中丞在任時捐廉倡設而應敏齋方伯踵成之其地即李氏吾園廢址（按設時僅在南門之堪院中肄業諸生定額三十人每歲仲冬例由觀察甄別其課程以經史性理為主而輔以文藝尤以躬行為主院中諸生於行事讀書俱有日記各置一編蓋士先器識而後文藝固教育之正軌也先後所延山長皆品學素著者如平湖顧訪溪明經（名廣譽舉孝廉方正）興國萬清泉徵君（名斯盛）皆其選也

詁經精舍胡文忠（名林翼）公疏聚隱逸興化劉融齋中允（名熙載廣東學政）自同治十二年為沈仲復觀察所專設自分廉俸以給諸生膏火其嘉惠於士林實無窮也課士不尚詩文專講經史與龍門書院實相表裏滬自通商以來當南北要衝寄籍之士雲蒸霧沸即欲肄業龍門而額隘難容故觀察乃有此舉也精舍中廣儲書籍無一弗備俾士子得以枕葄其中昔太傅阮文達公振興文教提倡宗風於粵設學海堂於浙設詁經精舍皆以史論經解覘士之學識觀察浙人故以文達之惠浙者轉以惠滬謂非滬士之所深幸哉

淘沙場在邑廟西為元時學宮舊址王陛良構為素園旋改為清源書院院之西偏壘石為山建文昌閣於巔顧已歸然欲傾餘皆叢篠頹荊高壘亂礫而已道光丁未邑紳士割其址之東偏捐建陳忠愍公專祠每年五月初富商大賈鏗鏘歌舞以侑之戊申春初余從先君子游此瞻仰其像徘徊不忍去慨然若有所感堂撫三楹中奉忠愍公像右附殉難諸栗主其配享於左側者赫然一楊典史也吾吳貝子木明經嘗有滬瀆謁陳忠愍公祠詩云一戰南江口督臣死提臣走再戰吳淞口提臣死督臣走三戰乃及金陵城江濤寂靜噤不聲陳將軍後誰敢兵君不見走者棄諸市死者長如生長如生尸祝徧我海徼氓

袁公祠亦在淘沙場咸豐五年奉敕建有司歲祀從邑紳士所請也祠壁畫義犬四當公被害後邑人徐渭仁具棺斂之停殯署中舊畜犬四守棺不去皆餓死

城隍廟據一城之勝相傳神即邑人秦裕伯元末避亂海濱明祖嘗三聘之詔曰裕伯智謀之士天下已定伏處不出意欲何為乃懼而出為行省參議沒後廬顯奇靈保障一方堂下左右四石隸傳聞自水浮來亦一奇也廟有東西二園經營之費不貲吏民商賈各殫財力以奉神神之靈爽亦遠矣哉

先棉祠亦曰黃道婆祠相傳木棉一種黃嫗得自崖州從海舶攜歸始教之藝（道婆時邑鳥泥涇人自幼淪落崖州其地多木棉種紡織為生元末盍得其傳元貞間歸以是業授鄉里衣被海濱利及他省被其德者數百年邑民

多私祭之猶未列於祀典道光五年邑侯許榕皐大闢城西桃林數畝創建特祠遵部議從先棉例春秋崇祀規制廓增經畫其事者徐渭仁紫珊上舍也按通志及太常寺志先棉祠初在烏泥涇天啟間張所望另建於甯國寺西今在縣署西南梅溪衖者蓋其別祠顧或謂黃姑蓐係祀織女澤國紀聞云所奉乃少年女子非道婆也然則先棉與黃姑當別為二矣

閩粵海舶多駛往南洋較航日本者利數倍之舶中敬奉天妃甚至一有忤觸風濤立至祈求輒應捷若影響閩人乃於東關外建立天妃宮古稱順濟廟頗巍煥創自宋末成於元初海舶抵滬例必斬牲演劇香火之盛甲於一方三月二十三日為天妃誕市人敬禮倍至燈彩輝煌笙歌喧聒雖遠鄉僻處咸結隊往觀謂其地為宮前崇美飾華極稱宏敞咸豐三年冠亂廟燬紳士郁泰峰郭長祚捐貲重建庚申秋七月髮逆竄滬土木之功猶未畢也法人假助守為名附郭之屋盡付一炬火光燭天七晝夜不熄於是東門外地盡為法人所據與英劃界以居而天妃之宮亦遷矣相傳神為莆田縣湄州林氏女幼時照井有神出授銅符遂著神異性甚孝嘗拯父脫於海顧著靈爽今各處海隅無不為之立廟或曰妃之為言配也天一生水水為

天之妃故曰天妃而必欲求其人以實之不亦傎乎

三茅閣在北門外其側向有春申侯祠即邑志所謂延真觀也土人呼為長人司司神無可考證俗因以春申君當之春秋致祭維虔自楚至今已二千餘年而民奉之罔懈豈其功德之及人者深耶考黃歇仕楚臣節不純跡其生平事蹟無善可紀而世以四君並稱竊所未慊然其疏鑿黃浦滬民萬世食其利宜其血食弗替也三茅閣建自明永樂時重修於國朝乾隆時內祀三茅真君咸豐三年燬於兵西人並租其地邑人因移建於北門內專奉春申而三茅之祀遂廢

自象教西來招提蘭若徧天下而江浙為尤盛琳宮梵宇榱題相望金碧交輝緇流之輩接跡於道考其締造之初或托於神異或出自布施結構崢嶸麗雲煥日記洛陽之伽藍譯天竺之經典亦足以點綴山川輝煌名勝而生志乘光庚辛之間獨免冠氛不罹虐燄則又斯一隅之幸已

衲子所居曰寺羽流所住曰觀不知始自何時或以白馬馱經入中國命以鴻臚寺處之後遂以僧居為寺方士言仙人好樓居於是盛崇臺觀而觀之名以昉滬上寺觀有時緇黃迭居而地屬於官者免租賦或謂釋道日盛足為聖教患然釋道在今

曰其發已微粵賊蹂躪江浙古剎名祠多付一炬前朝遺跡蕩然無存此固由盛而衰之機也顧天下有此衰而彼盛者則今日士大夫之隱憂又在此而不在彼歟

靜安寺建自赤烏僧慧數衆苦行清修香火梵唄昔稱極盛每逢四月八日浴佛大會士女畢集施捨無算春時傳戒之期遠近聚觀者趾相錯也寺前有一泉晝夜騰沸俗呼沸井亦名湧泉為八景之一或曰下有硫磺或曰海眼也誅茅作亭亭圮井堙湮入港無有過而問者而泉之沸如故港之興廢不一明貢師泰詩中有云亭荒鳥雀聚水古虹霓腥初疑蟹眼沸復似冰花零可謂善狀景者矣庚申夏秋間余方奉上官檄督辦諸翟團事往來必取道經此寺外東西尚餘二井圍以木欄觀所謂沸泉者僅如魚之噓沫而已

余至城西南隅訪敵竹山房故趾父老有知者指謂余曰今鐸巷是矣巷本邑人張在簡讀書處康熙初曹綠嚴明府始改為巷有僧犀照從江石來卓錫於此插槿編籬塵加修葺菴旁固多隙地聚石鑿池構亭甃樹又無屋舍民居以遮游目春時溪橋花隱齋閣柳深修篁叢蔭間清磬遥聞殊覺城市而有山林之趣陸子卿遊鐸巷詩云招提隱西郭到此少塵氛滿逕堆黃葉開門對白雲住持者自僧犀照以文字

開山繼之者為鈍夫慧遠普澤上晏漏雲諸人皆精戒行而工翰墨漏雲圓寂後更無名僧掛褡今閱數十年圖林殿宇漸就荒圮寺僧將立願重構但不知何日落成耶

龍華教寺在黃浦西村離城十餘里近水迴環遠山遙拱寺建自赤烏十年吳地梵剎此為最古寺前浮圖七級高插雲表頗稱壯麗昔人都有題詠雲間志略云塔為文筆峰修之則邑中有科第相傳吳越忠懿王夜泊浦上見草莽中祥光燭天乃為大興土木宋治平間賜額曰空相嗣後屢圮屢修山門外有二井曰龍井一清一濁大旱不涸宋空相寺碑僅存殘石字跡不可辨識惟篆額尚存咸豐三年僧觀竺募資重建十年為賊燬旋有檀樾捨金葺修後殿及鐘樓煥然改觀每逢三月十五日焚香賽願者自遠畢集明時大內曾頒經賜敕倍極隆重今遠枕荒郊香火之盛遠不逮昔春時而外游跡甚稀惟曉雲殘月與波光塔影相參差耳甲戌夏間寺中住持觀竺由部領到藏經備儀仗迎之入覲從僧約百餘人兵燹之後象教日昌此其徵也

東華道院在虹橋南內祀武聖幾閱二百年道院為康熙間淅人除本送建壬子夏青樓中人忽從茅山舁一木偶曰金將軍者寄此院內於是傾城紛集償願報賽殆無虛日近聞羽

流創蓋殿宇。綽楔一新。噶金將軍何神耶。並不載於祀典。何此邦人士趨之若鶩也。滬多淫祀。如三茅真君祠。及虹橋施廟。勾欄中敬奉倍至。凡疫患窓瘍。輒往施廟斬牲設醮。俏以鼓樂而償之。云其靈如響。此外尚不下數十處。每歲楮帛費不貲。傷民財耗物力。莫此為甚。狄梁公涖江南。凡不載祀典者。悉汰之。有識哉。

一粟菴在縣署西南。本徐氏荒園。康熙七年。僧超濬自浙東來。購地建菴。為卓錫所。乞額於曹君綠巖。因取金雞解銜一粒粟義顏之。菴左右多隙地。竹石陰翳。古木參差。菴後有池。陳氏所鑿也。暗通潮汐。邑侯任待菴。自解官囊。買為放生池。乾隆間有僧大來住持是菴。不解文字。而戒行獨高。後有僧觀修繼其席。以殿宇凋落。募資重葺。嗣後來者皆不墜宗風。近如僧懷德。靜業自修。僧普海。辯才無礙。皆其矯矯者也。平時設齋祈度者不絕。輿蓋盈門。中表接席。凡法堂方丈。齋廚庫藏等。無不煥然一新。其蔬饌之精。庖廚之妙。真覺護世城中。別有風味。赭冠之亂江浙。淪陷四方。難僧麕集。伊蒲之膳。悉為供給。尤為不可得云。

青蓮菴。即顧氏露香園中青蓮座遺址也。僧啟峰建為菴。駐錫其中。仍以是名。逮我朝乾隆時。僧法恒築樓。曰不染。嘉慶時陳元錦建堂。曰海印。闢地疏泉。頗加修治。道咸間有僧自吳中來。褂褡馬。壬子仲夏。余與張鴻卓嘯峯廣文丁藏步洲上舍往游。庭前方塘如鏡。藕花開矣。寺僧謂予曰。今歲苦無雨。荷半枯死。老衲手灌甚勤。得此數柄耳。風送香來。鼻觀為之頓清。自經兵燹之餘。損毀殆半。住持僧清華見如重親。佛像。募資繕葺居之。

海陬僻壤。異境無多。選勝探幽。輒乖夙願。然當春物尚餘。夏景初麗。百卉俱香。重陰疊翠。雖之山林之趣。亦足以怡情。豁眉宇。杖策而往。載酒以遊。裙屐雅流。提攜挈鬻。洵一時之勝集已。

邑中游覽之地。以城隍廟東西兩園為冠。東園在廟中東偏。頗宏敞幽寂。西南隅一臺。高數仞。畫棟雕題。鉤心鬬角。俗所稱小靈臺是也。堂左闢一沼。清泉圍繞。中蓄玳瑁魚數十頭。吹萍噴雪。生趣盎然。地僻境靜。游踪罕至。每值令節。則啟之。餘則雙扉常鏁。幽草孤花。有心人益深遐想。

西園。即潘方伯允端豫園故址。在廟西北。廣袤半頃許。風亭月榭。位置宜人。鑿池廣數畝。潮汐暗通。中有一亭。翼然名湖心。即允端紀中所謂息佚之亭也。左右盤折。平卧水面者。為九曲橋。池植紅蓮。夏日盛開。曉起立橋上。面面皆花。絳霞暈目。水風送涼。真佳景也。自經壬寅西人之變。靡有遺堊。由九曲橋左旋而出。看雪堂在焉。奇石鼎峙。鐫曰玉華宣和花石綱漏網之玉玲瓏是已。咸豐三年。赭冠之亂。園中室廬為賊巢穴。凡閱十有八月。乙卯官軍入。遂燬於火。看雪堂為廢礎。而奇石巍然獨存。後雖重葺。而規模布置。迥不如前矣。惜哉。

園中茗肆十餘所。蓮子碧螺芬芳欲醉。夏日卓午。飲者雜遝。或來蕩婦與輕薄少年雜坐。繡袂成雲。粉汗如雨。何物褦襶子。掉臂其間。目成而去。以敬神之地而作桑間濮上。此整飭風紀者之責也。茶寮而外。設肆鬻物者。又百餘家。隙地雖多。絕無一卉一木。堪以怡情。園林幽趣。蕩然泯矣。庚申春間。兵事起。法國駐兵於此。後經丁觀察與法國清理。仍還舊觀。栽植花木。特標名勝。惟許設書畫筆墨骨董等鋪。以點綴景物。迥異向時之甚囂塵上矣。舉動風雅。自異俗吏。而經濟亦寓焉。

西園三穗堂。居園正面。巍然高聳。內極宏敞。紳士每於朝望宣講聖諭。令衆集聽。凡道縣朝賀萬歲。及有大事。皆以為公所。堂後累巨石作小山。奇峰攢峙。重巒錯疊。為西園勝觀。其上繡以瓦。平坦如砥。左右磴道紆折。盤旋曲赴。或石壁峭空。或石池下注。俄而洞口啥呀。俄而坡陀突兀。陟其巔。視及數里外。循徑而下。又轉一境。則垂柳千絲。平池十頃。橫通略彴。斜露亭臺。取景清幽。恍似別有一天。於此覺城市而有山林之趣。塵障為之一空。就池之東偏。則編蘺插檻。疏沼栽蓮。近水搆一小亭。中蓄一鶴。編羽蹁躚。點綴於紅花綠水間。亦殊可觀。然所惜者。少天然之致。無香草叢茸清泉滴瀝。地雖幽僻。石隱者無取焉。惟石細路曲。紆迴高下。差可喜耳。山旁本有精廬數楹。乙卯春盡。付一炬。後經有力者集資重築。增拓舊規。而求如向時之蒼幽。不可得矣。胸具邱壑。有幾人哉。

邑廟旁有點春堂。閩人所建。俗稱花糖公墅。閩人議事。必集於此。園亭軒敞。花木陰翳。虛檻對引。泉水潆洄。精廬數楹。流連不盡。循石磴曲折而上。有小榭。頗堪延爽。長夏曲師咸集。按節教歌。以為避暑之所。清謳檀板。聽者神移。其半設畫局。畫工下榻其間。亦有司茗者。非佳客至。不烹也。癸丑之亂。賊目陳二固閩人也。踞作偽館。乙卯城破。半燬於火。後雖重建。然殊遜舊觀。今人頓有昔是今非之感矣。

張家花園。不知建自何人。今屢易主矣。清曠幽邃。花木蕭疏。惜為伶人所居。半就毀圮。滬上雖稱繁華。然其時未有戲園。間於其中演劇。主席者設讌款客。任招歌者。以侑觴。略如吳門之例。其外有樓三楹。殊低隘。階石間荒草不雜。每至夏夕。聚蚊成市。

露坐納涼頗不可耐此由園丁治理不善兼以居者非雅流耳癸丑將售於他姓索價頗奢竟無問者後為郁氏別業游宦借居為行館畧芟無穢噫余嘗有買山之願滄浪亭主人真不易作況不止四萬錢耶

也是園在城南隅明天啟時喬燁所建即渡鶴樓遺址國初曹綠巖居之後為李氏所得遂改今名繼又改建益珠宮祀斗母文帝諸神外殿一扁署曰塵飛不到相傳為呂仙降箕所書輒輒有凌雲之想園中疊石鑿池曲檻雕闌蟬嫣相屬行者忘其度水池寬數畝多植紅渠花時遊賞者無虛日風清月白遠香四聞團扇輕移迎涼闌苕洵不減銷夏灣也池之前隆然而高若一小阜土多石少其旁精廬邃室別有洞天為邑士課藝之所遊人不得輒入有游宦至滬者即想此為行館勝地不冀得名賢而益彰哉

也是園亦名南園有古榆一株臨水勢極夭矯名榆龍黃霽青太守有題壁詩中云四壁竹三昧六窗燈九華樓高憑鶴渡樹老作龍拏寶山蔣敵復劍人茂才於壬子年獨游是園有南園題壁詩云長風吹海上而我釣鰲來此地一彈指高懷殊未開危亭當澗立仄徑忽峯回石壁留題字蒼然生古苔頗有磊落自負感慨今昔之意

梅伯詩萬片玉鱗已蛻十年鐵性成頑亦奇鑿

吾園李氏別業在城西隅本邢氏桃園也後得露香園桃種添植百數十本峰巒錯疊水木明瑟舊有紅雨樓帶鋤山館瀟灑臨溪屋清氣軒綠波池上鶴巢諸勝桃花開時遊人如蟻主人李筠嘉筍香光祿蓄雙鶴蹁躚其間於桃林中特搆一亭居之每歲生雛蓄之可嚼當道多公讌於此文酒流連嘉賓輻輳想見勝地名流遺逸之幸道光初割園之右偏以為黃道婆祠沈炳垣曉滄司馬獨游吾園詩中云繁華直轉載風雅久扶輪感舊懷知益愴然於昔時之盛旋為楊氏所得改名托園同治四年就其廢址創建龍門書院

宜園在化龍橋東本園全然別墅後歸於喬光烈有樂山堂蕙香閣吟詩月滿樓青玉舫快雪時晴琴臺歸雲岫宜亭諸勝喬重禧鷺洲學博為光烈四世孫繪有宜園讀書圖乞黃霽青太守題詞時海疆有警吳淞江口設兵增戍王夢湘觀察方籌防禦之策鷺州以一書生入參戎幕故霽青末句云貯看鯉鯊靖鯨波方見讀書真有益今宜園無恙花木依然而游息其中者已非故主為可慨也聞歸郁氏更名借園鷺州自歸道山後珍藏書畫後人不知愛護久化雲烟亦足惜矣

董園在城西南即汪頰山房思翁所築木石最為蒼古有池一泓思翁洗筆於此亭榭布置洒落可喜牆上舊有石刻溪山清賞四字明人祝允明所書也今為他人所得其地猶呼董家宅惜其主人不識風雅閉關謝客問諸滬人鮮有知者

日涉園在縣治南為明太僕卿陳所蘊別業後歸陸氏起鳳句有竹素堂友石軒五老堂嘯臺諸勝竹素堂為吳門周天球題三面臨流最為宏敞其孫秉笏增築傳經書屋耳山先生既貴多所葺建以總纂四庫書成蒙賜楊基淞南小隱圖因以園中傳經書屋改為松南小隱以敬奉之紀恩也此園垂二百餘年為陸氏世守今惟五老堂僅存

露香園在城西北隅明顧氏別業也今廢青蓮菴即其故址之一先是園建於明尚寶司丞顧應夫闢地穿池得舊石一方有露香池字為趙文敏跡園遂以名內有碧漪堂阜春山館積翠岡岡之陽有樓三楹曰露香閣閣之東為獨冤軒左偏有分鷗亭突兀岸外下瞰露香池池可十畝廣植紅蓮開時池水欲赤山盡有菴曰湖音供大士像菴左為青蓮座斜榱曲構皆依岸而成園大數十畝亭館崢嶸本擅一邑之勝逮後臺榭既圮園林就荒青蓮座以改作青蓮禪院僅存菴東偏為內演武場俗呼九畝地一望平遠芳草芊綿既暮則樹木陰翳鬼燐上下誦青風黑塞之句毛髮不覺森然

園址廢後尚有古石二三池水畝許道光丙申大吏檄州縣建置義倉長沙黃冕南城來攝是篆舉邑人徐渭仁紫珊上舍董其事擇演武場東隅鳩工庀材倉廒鱗列規模大備於倉西濬池為巨湫植菰蒲其中池上東繞築亭宏敞如廳事得復舊觀始為秋波亭後易名秋水亭闌影池光極為幽敞遊者彷彿在秫秫勝棋樓下嘉善黃霽青太守掌教敬業書院時曾讌游於此郁松年泰峰別駕於雨中招同霽青小集此亭即席有詩紀事今錄其首章云孤亭重結構空澗枕秋波為惜芳春老相看勝友多昏鴉歸遠樹雨燕集新荷好事非公等其如故蹟何

由秋水亭後西折而東曰萬竹山房綠筠當戶碧水環流為滬中游地之絕勝者亦係徐紫珊捐資葺成補舊蹟也蓋明時顧氏世居城西兄名儒為道州守弟名世為尚寶司丞名儒嘗築萬竹山房於城北之黑橋名世亦闢所居為露香園兩別墅相距不數武徐君恢復前規重加結構石臺隆起背竹面山軒檻通敞東有修廊曲折而下宜於新月初來於此小憩其旁尚有隙地道光十九年海疆有警即在彼設立

火藥局壬寅春間英人兵瞰吳淞徘徊未進局中晝忽失火天色陡晦隣屋多震圮附近居民焦頭爛額者無算今被毀餘跡尚存時偶義倉由火藥局積藥四萬五千餘斤火發局員庫大使張孔安死焉都司馮永乾亦傷額殘頭局丈死者二人兵役十餘人倉穀未燒者尚數百斛均作硫磺氣不可食噫外寇未至內變猝起保無有奸民為之先驅計三月初八日局燬五月十二日城陷相去兩月餘

大境在城西北隅傑閣三層附庸城堞中供關帝像其下樸雜茅屋古樹叢篁時於缺處望見危欄曲檻而即之則小澗平橋紆迴始達曠土數畝間植桃柳暮春花開朱碧相映時當祓禊士女如雲比日夭桃零落僅數十株着花矣然踏青者猶接跡也李善蘭壬叔從西冷來下榻於此余時往小憩閣上四壁多為游者亞詩所疥因命春帆鍊師呼望者至惡劇去之而後快嘗登閣納涼玩月煮酒縱談壬叔砉然長嘯松篁為之答響余謂壬叔是陳元龍一流人允宜高卧此百尺樓上

黃浦雜城雖近然登樓望之祇見帆檣林立而已並不見水也道光己丑濤生日平疇種瑤貳尹約同院長程邦憲竹菴太史沈曉滄司馬至大境閣觀潮及登巔下視則雉堞周遭竹樹翁鬱遠眺之目都為所騁因茶話而返當時沈樂菴補作大境圖曉滄長歌以紀有心之所注目轉失毋乃敗興嗤吾曹之句殊令人失笑然我輩為之自是雅事大境閣最宜於夏北窗遣暑真如羲皇上人來住客更多有僑居其地者曉滄有范長頤鶴村上舍招集大境閣詩起句云飛樓壓城坳雉堞屹環堵下臨竹千竿風來勢飛舞亦見是閣之勝概矣

天官牌樓凌氏故宅本名非園有四石古峭拔俗繼得明張電書五石山房額遂築室以顏其居或謂以太湖石五攢峙得名者非也舊有彳亍廊窗諸勝後為晴翠讀書樓頗高爽可以遠眺咸豐初年饋於校書愛寶下屬優伶以名流選勝之場為謌舞生涯所托足不亦園林之厄歟庚申辛酉間仁和湯衣谷湘鄉左孟星光復獻居其地時相過從文酒流連

瀛壖雜志卷三

清 長洲王韜紫詮甫

蘇郡瀕海諸邑鎮聚賈舶通海市始集於白茆繼盛於劉河後皆淤塞乃總滙於上海西人既來通商南北轉輸利溥中外地勢既殊情形迥異庚辛之間賊陷江浙州縣數十為墟而滬以一彈丸地獨得保全維持大局而後上游援師得以截江而來恢復樞機既繫於是以今視昔亦何常哉時艱甫定庶事勃興於是密防禦精器械講藝術一切西學無不具舉關向來未有之成規操百世自強之勝券駸駸乎馳域外之觀由前言之則地為之也由後言之則人為之也

製造局建於城南基廣四百餘畝四周繚以高垣其一為局房置機器左右夾室皆置小輪而以皮條聯於輪軸大輪既動而無數小輪從之旋轉凡鋸木截鐵鑽礪磨鑿之工靡不賴此局南為廳事頗宏敞用備宴客議事層樓聳峙正面黃浦可遠眺望其東為文案房總庫房畫圖房西北為洋鎗樓樓後續建測望臺拾級三層高觚煥日樓東隙地設電房釘鐶鑪配機器悉於此焉此外則有熟鐵廠生鐵廠揚槍廠木工廠鐫鑪廠大機器廠大汽錘廠攻治大礮製造輪船機器皆於此取成焉廠門外築直道以達黃浦開治平坦縱橫七十餘丈浦濱直木為柱高九丈上置轆轤西人名滑輪以起重直道之東為船塢廣十餘丈袤三十丈有奇旁有屋設蒸釜中置機掀運之以放納塢水又東為船廠塢西為木廠儲積材料東南隅洋房為西匠所樓止東北隅百餘楹鱗次櫛比則百工止息處也日操作者以千計總辦廠務者為馮觀察竹儒陳比部荔秋鄭太守玉軒其下分司各事者數十人誠以火器之制雖非刱自泰西而泰西自今日而獨精恢復江浙之役有資於西人火器之力居多因是合肥相國李公特購泰西機器命在滬設局鼓鑄初在浦北虹口旋經丁中丞奏請擴充乃移建今處局制於以大備蓋前後數公所以經營而學畫者不既遠矣哉

廣方言館向設於舊學宮之西偏樓閣房廊制極宏敞馮景亭中允擬定章程十二則今凡肄業文童以年十四歲以下資稟穎悟根器端靜者充選定額四十名延西士之學問充裕者為之教習而教以西國之文字語言兼課以算學以西人制器尚象之法皆從此出三閱月一行考覈拔其優者充博士弟子員或在通商衙門司理繙繹承辦洋務即可由此遴選果其才能出衆則督撫登諸薦牘調京察驗授以官職同治己巳應敏齋方伯於南門外製造局大拓地基自西南迤邐至東北以建書

院門外植竹萬竿。綠陰夾道。入則重樓傑閣。丹檻迴環。庚午春間。廣方言館移附於此。其後為繙譯館。人各一室。日事撰述。劣為刻書處。乃剞劂者所居。口譯之西士。則有傅蘭雅林樂知金楷理諸人。筆受者則為徐雪村華若汀諸人。自豪緯輿圖格致器藝兵法醫術。罔不搜羅畢備。誠為集西學之大觀。其已鋟木者約二十餘種。發縕探微。將來盡長技而操勝券者。當以此為嚆矢。

製造總局之外。則有火箭分廠。建於陳家涇。火藥局建於龍華。自製洋槍細藥及銅冑礮。引亦延西人為之指授。火箭多有向空反墜者。此獨直去不斜。則以製法有準也。繼又以西法造水雷。一用機器轟發。一用電線引燃。並臻絕妙。講海防者當以此為急務。嗚呼。惟能綢繆於先事。斯不至局促於臨時。謀國遠猷。固迥出於尋常矣。

滬上自二十年中。三經兵燹。道光壬寅也。咸豐癸丑也。同治壬戌也。壬寅海警。西兵無意踞城。僅作五日留。故不至過於蹂躪。惟城內外空屋。多付一炬。癸丑粵閩會匪戕官作亂。與官軍相持。十有八月。大小東門城外。悉成一片瓦礫場。賊去城空。官軍遂入。縱火焚燒。東南半城。頓為灰燼。咸豐庚申。金陵髮逆。迭陷蘇常。疾馳東下。自是年秋七月。至同治壬戌九月。松滬一帶。賊踪徧地。附城村落。為墟國家承平日久。文恬武嬉。遂使吳疆險塹。弱於藩籬。然而懷忠盡節者。不憚以身殉國。至今猶覺凜然生氣。赭冠之亂。變自內作。備位監司。形同木偶。其揭竿而起者。即其所謂爪牙心腹也。貌茲陸梁。頓兵城下。至於閱歲一周有半。嗚呼可謂難矣。江浙淪陷。惟滬以一隅僅存。上游濟師得以絕江而來。未及三年。東南底定。雖曰人事。蓋亦天也。

道光壬寅夏五月八日。海疆告警。總督以其師潰吳淞。陳忠愍公化成死之。武進士劉君國標。負公尸藏諸蘆葦中。越十二日事定。國標乃至蘆葦中負之出。膚體不改。顏色如生。嘉定令練君延璜。殮公於嘉定城中。得繪公像。流傳甚廣。國標後易字再蘆。公既殉難。傳者異詞。或詰死狀於再蘆。則曰噫。不忍言矣。按公字蓮峯。同安人。少投行伍。本隸壯烈伯李忠毅公麾下。積勳至提督。公於二十年。奏調江南防禦。三年營壘嚴整。布置精密。撫馭嚴而有恩。終歲居帳中。有為除館舍及設帳者。公弗入處。曰卒伍皆露宿。吾何忍即安。或餉酒食。曰麾下衆多。弗能給。獨享非所當也。卻不受。雖古名將。弗過是。故士樂為用。大小數十戰。未嘗挫衂。是役也。公守西礮臺。方指揮縱擊。而守東礮臺者。已先遁去。左翼既虛。敵得承間而入。公遂及於難。或云敵由東礮臺施放火箭。帷幕甲盾俱焚。日加午。公右脅被槍。左東旗督戰。曰爾毋畏。爾施槍礮。遂卒。雲間丁步洲上舍雷約軒茂才。廣徵諸士詩刊之。於木。名曰褒忠錄。亦儒者表章忠義之一端也。

陳忠愍授命後。寶山上海相繼陷。上海典史楊君慶恩。獨以殉節聞。君字尊庵。山陰上舍生。入資補是職。性正直。不以小官自薄。壬寅五月朔。敵艦麕集於吳淞口。距城八十里。監司縣令各買一舟。君聞之。求見監司不得。見縣令。諷以大義。令曰。諸洎吳淞失守。監司縣令各乘舟去。君頓足浩歎。作牘達上官。竟曰。吾亦從此逝矣。有長隨高升者。潛從君所之。見君倉黃出小東門。扁舟渡春申浦。探懷百錢。予舟子。至中流。君躍入水。舟子失聲。長隨遙指曰。此上海捕廳楊爺也。時已未日。辰加戌。敵人方華衆入城。癸亥乃去。高升偕君家人覓漁船溯流求之。於周家渡蘆叢見僵十餘番視。其一。則君衣履整整。斂之。返柩其家。事聞。卹贈如制。附祀於忠愍祠中。敵陷浙寧鎮定縣丞李向陽。典史全福。皆能殉難。上海城破。亦惟楊君一人。吾吳貝子木有詩云。唱徹臨江節士歌。歌聲流憤滿閶河。如何為國捐軀者。祇是聲丞醉尉多。

吳淞之役。從忠愍公死者。守備韋印福。以下八十一人。或謂時和議已決。浙撫劉韻珂謂須與江蘇同辦。故敵遂入犯。顧此亦臆測之詞也。吳淞陳亡。最著者為殉難六忠。一章君印福。上元人。豐頤巨腹。痘斑滿面。君素以趫勇好謀。處總督標下。有名。以獲匪人方棠升功。得奮武校尉。又以屢獲紅翎教匪。累升提標中營守備。忠愍公使領水師。專司防堵。及戰。君有死志。鬬方酣。君顧先沒於礮。二錢君金玉。字斐堂。江蘇華亭人。少入行伍。游補外委千總。嘉慶中。劇賊林清。糾黨騷擾三省。烏軍門叙君徐州防禦功。遷把總。又以緝私販。擢前營千總。勤慎歷署巡官。是役君為前衝。監礮而敵自船梳。遥施炸彈。或勸君避。君叱之曰。我年十六便食國餉。我馬避害。沒年五十有七。君偉幹巨足。里人稱錢大脚。以對范長頭云。三龔君齡垣。崇明人。官把總。行事未聞於時。四許君林。字揚德。華亭人。少浮沉市井中。其鄰姜明經國駿。偉其狀。贈衣屨。勸投提督標下。獲私梟罪人。授修武校尉。升左營外委千總。陳君察其忠勇。尤任焉。敢戰是其天性。故被創較酷。沒年三十有二。五許君攀桂。字瀛川。亦隸華亭籍。世多武功。君少投營。身豐而頎。以善運槍。拔萃於營中。叙巡海勞績。擢修武校尉。防吳淞三載。不辭勞瘁。得補前營外委千總。殞於飛砲。年甫壯。不獲展所長。為足傷也。六徐君大華。與二許同邑。方面白皙。隸提督標下。以發槍必中。得冠服。忠愍命守海塘西礮臺。司紅彝砲二十有四。及敵艦駛進海口。公令君施礮。多所中。俄而敵由東礮

臺登岸。擁而西。君力戰。手刃十餘人。以折足殞。嘉臺北。年三十有三。事聞。贈恤如制。皆配享於忠愍祠。

袁明府又村名祖德。浙江錢塘人。祖桉。以詩文雄海內。即世所稱為子才先生者也。君寄家金陵。以名祖父得徧交當世士大夫。家居好讀書。顧屢試場屋。不得售。乃入貲為丞。嘗丞寶山。不一歲去。既去而民思之。需次上海。當道知君才。輒委君以劇任。嘗攝巡檢。君弗辭。曰。秩雖卑。苟盡吾力。足以報國。咸豐三年春。前邑令姚君以漕事詿誤。遂以君代。履任甫五月。而會匪亂作。君遂及於難。先是君慮閩粵黨之構。與兵備商。思有以遣散之。顧未及行。八月初五日黎明。賊衆突入縣署。君聞變。出坐堂皇。開示禍福。衆少却。賊中有小禁子者。君嘗置之法。突前犯君。閩匪繼以刃進。君格以手。落一指。賊蟲進。遂遇害。事聞。詔加知府銜。入祀昭忠祠。卹蔭如例。旋以邑紳所請。准於死事地方。敕建專祠。崇祀。同時有提標右營李大鈞。躍馬呼殺賊。手無械。之兵。舍雖經死。

胡牧。字少文。寧波鄞縣人。候補同知。咸豐四年。募勇從軍。殺賊自效。駐兵虹口。設招撫局。解散逆黨脅從之衆。頗有歸之者。圍城既久。賊勢漸蹙。時吉撫軍已與英領事商築圍牆。胡君移營進逼城下。時難民之縋而出者。日以千計。十一月十八日。法人以城匪傷其教士。故舉礮攻東北門。兩胡君偕西兵由北門外築堵。登城。縱火焚積。善寺賊巢。至香花橋殺賊數十。後援不至。遂死於難。事聞。贈卹如例。附祀於吉公祠。

劉中丞松巖。名郇。豪。河南太康人。丁未進士。咸豐四年。署海防同知。八年任縣事。下車之始。即厲風裁。志在敦薄俗。黜浮侈。而以實政惠民。滬糧之弊。尤在折價。動由豪戶把持。君大為平減。而諭小戶自輸。貧民利賴焉。向遇命案檢驗。鄰右動以需索破家。君一切禁絕。且為倡捐擬費。明定章程。著之令甲。剖斷訟獄。明決無私。咸豐十年。粵逆既陷蘇松州縣相繼淪沒。賊騎四出。屢犯邊陲。滬以一彈丸危於旦夕。君獨建堅守之策。內籌軍餉。外結鄉團。人皆樂為之用。塘橋嚴炳。潛通逆匪。聚黨數千人。私造旗幟。謀為內應。君密遣人擒之。斬於署外。其黨洶洶圖報復。君日舞雙刀於堂上。陰為備。衆畏其神武。不敢犯。漸散去。粵西人余義政。匿跡城中。謀啟關納賊。君清查保甲。得其通賊狀。立誅之。七月賊屬至。逼城下。君授甲登陴。相持七晝夜。賊卒遁走。城賴以全。君時蹈賊隙。統兵出勦。往往身先士卒。衝冒矢石。屢有斬獲。辛酉冬。賊復大至。陷浦東。君率健兒數百。徑駐浦東。勢衆寡殊。轉戰浦濱。君慮為賊獲。躍馬赴洪

濤中。遇救獲免。明年。以剿賊全城功。特旨權江蘇臬。篆。幫辦軍事。尋署蘇藩司。護理撫篆。五年以丁母艱去官。母夙以賢明稱。嘗勗君曰。縣令造孽易。修福難。當上海會匪戕官據城時。君權篆。嘉定。母聞冠信。疾馳至署。曰。吾不來。人心不固。後獲賊訊知以是夜謀襲城。以有備不敢發。嘉人士作歌詩以誦母。君奉毀歸里。旋卒。督師李宮保奏請照軍營立功後病故例賜卹。十二年。邑紳請為建立專祠。

滬中人物。盛於乾隆時。如陸耳山。趙璞函。褚文淵。張策。時曹錫寶。皆名重當世。後稍淩替。然未嘗無人。但不能與先輩抗衡耳。江翼雲明經師。嘗謂予曰。滬雖偏隅。耆碩素來不少。文章如陸公之校理。秘書。節操如曹公之疏劾權豪。死事如趙公之臨難不避。以一邑人材。與海內並驅。可云盛矣。顧自嘉道間。已云中弱。至今益不自振。可稱絕無僅有矣。盛極而衰。其勢然也。

明董思白生上海之沙岡。少好書。以米芾為宗。後遂錯綜晉唐諸帖。而變化之。自成一家。名聞外國。其畫集宋元諸家之長。行以己意。瀟洒生動。非人力所及。凡四方金石之刻。得其制作手書。以為二絕。造請無虛日。尺素短札。流布人間。爭購寶之。尤精於品題。收藏家得片言隻字。為重。性和易。通禪理。蕭閒吐納。終日無俗語。人擬之米南宮。趙松雪云。今邑中猶多其墨跡。四方來購者。以臨本應之。幾不可辨。余舊得一冊。於冷攤。係公晚年手筆。蓋紅巾之亂。故家所藏。而流落市肆者。後為人攜至日本。

張文敏。昭。生浦東三林塘。後遷郡郊。隸籍華亭。工書。片帖短緘。人皆奉為墨寶。余從冷攤購得一幅。墨彩飛動。直造晉唐堂奧。邑中故族。多有其墨跡。第贋本流傳。轉掩匡廬之面。殊可惜也。按董張皆係邑人。而均以書名當世。沒後同謚文敏。亦一奇也。

陸文裕公著述最夥。約百餘卷。幼即具公輔器識。及仕於朝。疏劾不避權豪。屢主文柄。所甄拔多真才。賞鑑博雅。為詞臣冠。然性頗倨傲。士論以此少之。少與徐禎卿相切劘。為文章有聲於時。工書。仿李北海。趙松雪。今邑中石刻林立。然真跡不可多得矣。

嚴鳳樓名文杰。字敬章。本烏程人。其祖日宣。遷於滬。少負儁才。與兄丙章。敦行力學。鄉先輩有嚴氏雙璧之目。垂髫入里塾讀書。善於求問。嘗以疑義質其師。師不能剖。長工詩。清麗如謝康樂。而冲和淡遠。則又陶靖節之遺也。每當燈窗月夕。分題拈韻。得一佳句。輒相欣賞。戶外有竊聽者。往往詩未脫稿。而里中已傳誦矣。以故門多長

者車轍然鳳樓慎交游未嘗一至貴介之室砥節勵行貧而益堅體弱如不勝衣而肝膽流露性孝友幼失怙言及母即隕涕見沒哭之哀竟嬰嬰成疾卒年僅三十二著有鳳樓遺稿

徐書城兆魁言行篤實以諸生久困場屋棄舉業不為托長桑術以自晦嘗游嶺南探幽絕險窮極其勝性情恬澹而好奇嗜古所至有詩掌槎江書院時與諸子互相切劘昏朝罔倦將歸以詩送行者千計鄭海華裹糧擔囊踰嶺來訪偕遊度州名勝留題殆遍亦風雅之流也嘉慶辛酉欽賜副榜沒後門人李麐芸為刊其遺喜堂詩集行世

丁遠字自邇喬忠烈一琦門下士也擅丹青忠烈死滴水崖之難自邇圖其像携之行篋中每日奉以瓣香終身帶倦主事張青翁為之傳一死一生交情乃見亦可覘其風節矣

丁嶽峯名駿自邇之後人已見邑志文苑少孤家貧事母甚孝訓蒙里社以奉甘旨下筆洋洋數千言張少華見而異之結為刎頸交勉之就學待友肝膽照人讀書知人論世若身處其間常欲見用於世而試輒不售以歲貢入成均為人倜儻士論韙之嘗以酒後然諾為人走五千里曰駟不及舌也斯可云尾生之信已

喬檀園名鍾沂邑志附見其父光烈傳中惜未甚詳檀園肄業中江書院敝衣如寒士從宦陝西最久語樸奉音為人慷慨無他腸弟鵬材已成進士而檀園猶滯諸生每鄉試尤出人多傳誦以官生限於額輒見擯發憤至北闈亦倘得而失弟官知州贈以五品服遂絕意取進有幹濟才家居自監司而下皆造其廬閭民間疾苦檀園亦盡言無隱閭閻賴以庇陰從叔父官提督過家閭之大怒曰讀書專為科第耶第不第命耳豈可舍讀書與長吏交吾將杖之檀園聞而避去亦可以覘喬氏家風矣

檀園自後閉戶不敢交一人鬱鬱以殁殁後里人多思之所著有道冲堂稿

李宗袁字式凡號柳溪邑明經由刑曹出守蒼梧有惠政嘗攝鬱林牧鑿北流道中石筍四十里成坦途行旅稱便強仕之年即賦歸田性恬喜退不競名利承其尊人鶴洲遺訓樂善好施終身不倦鄉里交口譽之無間言卒年八十有一其子孫多登仕版人以為黒報不疚著有南軒雜詠

朱凝臺一字友梅名霞嘉慶邑志中已列文苑傳本姓蔡氏父喬工書號朱河蔡氏臺幼好書史乙酉貢成均考景山教習期滿官威縣丁外艱再官復嘉勤敏有賢聲

病將死其友潛山能賢泰往詢之出所愛七星硯為贈襟懷瀟灑視生死洞然且曰別三十年依然故我所增者惟一七星硯耳折腰長官輒逢其怒再引疾而民留留而不能盡其才者此獲嘉知縣非朱凝臺也所著有星硯齋遺詩能君序之謂骨氣清拔澹然而平盎然而和觀其詩可以知其治行矣

朱期仲上舍名文范為人方嚴語不合則怒形於色喜歌詩學長吉得其幽豔師蔡紫岳與潛山熊芸眉讀書一小樓中嘗應試金陵往訪芸眉寓未至有人謂熊曰適見一美男子衆環觀之頃至則期仲也或謂期仲如女子期仲怒芸眉解之曰端木大賢也文成漢之人傑也即帶假面具之蘭陵王號鐵面之李遵勗亦不失為名將何傷乎期仲沒詩竟不傳故人無知之者

李心衡字巽廷號湘帆府學諸生納粟為縣尉就選四川西昌縣縣丞後改升湖北棗陽縣著有金川鎖記嘉慶邑志僅附見於監貢表而著錄中未載是書豈偶忘之耶巽廷為式凡令子家門鼎盛昆弟六七人咸登仕版弱冠後隨任楚南繼又宦游西蜀前後幾二十年苗種猺卬之間足跡殆遍凡所謂弓頭之僚漢髮之區游屐無不至自乾隆甲辰至己酉攝篆綏靖者五載督理屯務熟於邊陲阨塞地居徼外本西南夷部落此時新入版圖習俗多異中土積久漸稔夷情政簡刑清民多頌之金川瑣記蓋即在官時筆墨也

陳澤泰字茹征號雲村工詩文風骨秀邁詞調清妍間作小詞亦復翩躚可愛出入秦七黃九間意氣磊落倜儻自負不凡所交多四方知名士為高才生三十載屢以詩受知學使者李鶴洲曹地山顧踏行省棘闈累十次未售後乃以貢入成均其學旁通九流諸子初習農家言兼攻形家言著有農桑輯要卜葬祛疑陰陽宅鏡等書晚年萃其詩文曰春柳堂集皆行於世雲村尤精青烏之術往來吳越間廣與士大夫交譽名藉甚身後猶稱道弗衰子昇字旭初乾隆己酉孝廉就職布政司經歷

王坤培字元宰號梅峴諸生性孝友好施與乾隆丙申春米踊貴獨平糶八百石市價以平坤培淹雅能文秋試屢薦不售於矮屋中賦詩云蓬髻依然絕世姿敢將新樣畫娥眉鴛鴦欲繡偏難繡腸斷迴針欲刺時用意深婉較之唐人貧女一詩更進一層自是遂絕意進取嘗往來於金陵鐵甕間以詩卷投隨園隨園亟稱之偏為之揄揚詩名滿大江南北嘉慶邑志軼其人不載又陳君龍岩與沈歸愚宗伯交善今國朝別裁中所選盧元昌詩即龍岩所搜輯者也二君在當時均見重於名流如此

乃迄今並無知之者也每數滬上前輩之能詩者從未屈指一及之為可慨矣滚滚黄塵無非牟利留心風雅者誰哉

陸紀泰字子卿諸生詩派雅近南宋著有笏齋吟詩時海上人才正盛如曹需人顧春洲皆與往來贈答以子卿廁其間如驂之靳游屐所至於金陵為最久錄其江城一詩云久住江城已慣經閒門雨板任常扃流光似水愁無賴好夢如雲悔易醒細雨輕寒春料峭孤燈薄醉客伶俜吾曹自分無能鬭小草新詩滿畫屏頗稱清穆常熟歸佩珊女史題其詩卷云風雅一家傳盛業蓋笏齋父子俱以詩名

曹樹翹字春林詞章典麗博學多才少從萍鄉劉金門游為入室弟子歷游司道幕由滇入都復客掾章所至輒有掌錄以殫治稱於時嘉慶戊寅沒於山左年四十有四生平著作極富多未付剞劂著有味經堂全集藏於家其他為滇南雜志二十四卷續滇考一卷滇小記十二卷於滇南掌故博采旁搜幾無或遺其考榷古今可補史乘之闕復有黔小記四卷苗疆合誌三卷弟樹珊字海林亦負才學聯鑣並起時人號為曹氏二姝雙丁雨到蓋不足多也悼亡時年未四十誓不再娶道光丁未以明經司訓荆溪六載乞養歸侍奉歷十五載於宗族中葺祠修譜皆獨力任之於邑

中諸善舉不憚勞怨庚申總辦團練積階至同知丙寅延理修志局校勘詳審丁卯委署昭文訓導適年以病卒余藏味經堂集未刻本中有三十生辰自述詩云少書不惜千番紙選勝常穿百尺嵐室有遺經客我讀時無俗累向人說青鬢十年悲夢彩白門三度聽秋聲文章有憤休言命富貴無緣莫繫情亦可覘其志趣矣

吳鈺字繩其以上舍生起家登仕版嘗宦廣西全州知州旋調養利內遷繼出為江西吉安府知府政尚簡易所至皆有稱而任吉安時尤著人皆稱吉安吳公云初知全州鋤去豪右數輩大吏頗不善之養利固在萬山中俗務械鬬大吏將中以吏法繩其按境期年無罪辟者會土結川土官不和其屬徵兵於猺所過焚掠將及養利公謂百姓無動自出諭猺猺竟引去其知吉安也值水災後民屢為盜公平反出獄者百人皆感泣為善民貧多溺女子公諭屬邑凡生育者予官銀五錢百日二百日如之滿週亦如之時有謠曰生我者窮父母育我者賢太守也其政績如此真無愧循吏矣邑志僅列其名於監貢表中而沒其事覽不為表彰殊惜其疎畧也

李筠嘉光祿字脩林號筍香工書媚學豪邁喜客家有慈雲樓積書數萬卷手自讐校皆精審可傳纂有藏書志未及付手民樓中吉金貞石碑帖書畫無不備不減倪迂清秘閣也有別業在城西南隅曰吾園當桃花最深處架紅雨樓以收勝景芳時今節名流觴詠之盛推海上冠友朋投贈之什刻為一編名曰香雪集今嗣子木上舍孫即卿少府並工詩畫即卿名鍾慶於畫理深有悟入喬鷺洲追輓筍香一律云卅載吹笙譜白華仙源裙屐麗情賒園編香雪詩人集樓倚慈雲孝子家金穴頻年傾郭況瑯環何地讀張華海天從此風流盡島柳斜陽噪暮鴉鷺洲謂光祿身後藏書盡已散佚然其孫即卿所藏書畫多佳本如小李將軍春江圖山谷老人書千文張擇端清明上塚圖諸卷皆世所罕覯似非不知風雅者其殆光祿手校之本亡耶

張文泓字王在號春齋本邑中望族幼習舉子業屢於有司旋棄去家不甚裕而慷慨好施周人緩急無德色其度量固迥越流俗性喜吟詠不束縛於對偶聲律間伸紙直書纍纍數千百言揚州明月嚴陵釣臺及鄧尉莫釐虎山獅林諸名勝罔不登陟留題以寄其興趣又好作字遊屐所及醉墨淋漓古錦一囊貯大江南北水光山色亦可謂倘徉肆志者矣工書法辦香率更兼參趙王諸體所著耕心堂詩集身後散佚過半其子靜巖明經蒐輯一二付之剞劂靜巖精岐黃術頗見稱於里人云

曹洪梁字雉山東承家學秀出輩行父錫蘭字菽園官員外郎博覽羣書淹通今古曾著碧鮮齋詩鈔傳於世惜年未三十沒於京師雉山於時尚幼隨母扶櫬南歸母氏王太宜人才而賢躬自督課九熊畫荻教誡綦嚴雉山因是得以涉獵經史肆力於古尤工韻語導流溯源深造前賢堂奧以諸生援例入北闈旋筮仕粵西需次桂林其地多佳山水所見雲垂水立沙起雷行凡瑰奇怪異之狀一一達於詩歌故能激滌萬有牢籠百態而詩益工久之以州佐借補按察司經歷攝天河縣事嘉慶乙丑通守桂林分駐龍勝萬山之中狪猺雜處讞獄捕盜無片晷暇地故多瘴體又素羸至任甫一年竟以勞勩卒於官所著有宜雅堂集從弟洪志字士心號淡持工帖括以明經北游京師為纂修館謄錄期滿議敘縣丞工畫山水為康孝廉起山高足雉山少即以詩文鳴博學洽聞為先輩所推重以為紆綰青紫刻畫金石在指顧間比再試南闈不得志乃入北雍就京兆試復屢薦不售會四庫館開考取謄錄乃應召以第一人錄取期滿議敘州同分發廣西粵地多烟瘴猺獞雜處夙稱難治曹毅然身任不辭於乾隆丙午挈眷赴粵需次桂林應官聽談一紀有餘嘉慶戊午始借補桂林府經歷明年以母夫人憂歸里辛酉服闋重赴咨補按察司經歷兼桂林府龍勝通判桂林故多佳山水曹君宦游所至於羅池樓浦閬歷尤多案牘之暇不廢筆墨每藉登臨以陶寫其性情客中吟詠頗得江山之助尤奇者為自紀夢游來賓

館一事。記云。丙午初夏。自都門南旋。行二程。日晴迷道。車馳轣轢。肢體殊憊。夢至一所。有女郎容華絕代。雲鬢霓裳。非時世物。邀之入室。明窗曲檻。甚幽致。几上設有文具諸玩器。非人間常有之物。方欲啟問。女郎即殷勤命坐。旁侍者以茗進。色綠味甘。為訴往事頗繁。皆非近代語。并賦索芍藥詩。正吟哦間。忽為馬嘶驚覺。髣髴猶記女郎所贈詩中有句云。移栽芍藥來賓館。已隔紅塵四百春。顧莫之能。醒時往來於懷。而不能去。暇考諸書。來賓館為遼朝士大夫晏會賓客之所。則女郎殆當時所眷耶。曹君以事涉荒唐。不敢述於人。後在桂林署中。偶為同僚言之。是夕復夢女郎來招曰。今將期子同歸。曹丐以緩期。女郎立二指示之。越二年果歸道山。然則言夢殆不祥歟。斯亦璚瑰之續矣。

張承熙。字鳴谷。詩文浩瀚。有奇氣。著有幼霞初集。晚年乃自訂為數存草。李學璞。字復軒。上舍生。為心耕子。學問淵博。為名場耆宿。著有筦測及枕善居詩賸。娶婦於虞山歸氏。曰佩珊。女史。夫婦俱工詩詞。閨中唱和。為里閭所豔稱。

陸旦華。孝廉。字煥虞。號曼卿。嘉慶癸酉舉於鄉。世居法華鎮。家有嘯園。結構頗雅。而所藝牡丹。尤多奇種。每至花時。折簡招呼近局。作軟脚會。巡環勸酒。不醉無歸。與賓

山沈。學淵。夢塘。孝廉。為至契。沈在都門。贈以詩云。六年前赴看花約。載酒春江款竹扉。苦憶旗亭重握手。燕山二月雪花飛。曼卿嗜學好古。考三江入海處。增訂禹貢疏中。性尤愷篤。於一切善事。無不力赴。如濬河散賑諸舉。咸樂贊其成。平生著述甚夥。皆未付手民。僅自刻牆東一笏吟廬詩鈔行世。死後貧甚。所遺書籍。斥賣殆盡。後嗣不振。能無泫然。

喬重禧。學博。字鷺洲。為光烈後人。滬之賞鑒家也。周鼎漢磚。法書名畫。入其目。真偽立辨。深沉淵博。學有根柢。往游京師。名公巨卿。折節與交。一時有才子之目。當塗尚書。新安太傅。先後延寫御製集六十萬字。嘗佐學使校文。兩出關門。往來燕代。經古戰場。弔郅支單于之舊跡。於關塞阨要。搜剔講論。著有滦水說及宣鎮二長城說。前人未有也。裘裘輩下十餘年。不能博一第。久之無聊。念老母春秋高。脫然南歸。養親衡門。家居日。所與投緘紵者。多海內名流。黃霽青太守。每至海上。必與唱和。精書法。從顏入手。尤得平原風骨。霽翁求其書來仙閣文會記。以詩索之云。衰齡腕弱怯書丹。片石磨礲。尚待刊。為愛平原風骨好。要留名跡鎮仙壇。其書法見重於前輩如此。鷺洲既精別金石。凡經其品題者。爭相寶貴。然卒以不遇。憔悴死。死之日。室停九喪。

徐君紫珊。為酥金埋之。其生平著述。隻文片紙。盡在他人篋笥。徐君為之多方購覓。獲其叢殘十數冊。刪煩去複。僅得二卷。急付手民刊之。曰陵南池館遺集。鷺洲身後所存。賴有此耳。徐君可謂不負死友矣。按鷺洲著述。載諸邑志者。有夢紅仙館集。陵南池館集。吟詩月滿樓集。惜皆不可得見。鷺洲詞章之學。具有深造。少為陳雲伯詩弟子。故其詩警才絕豔。俯視凡流。及入都後。得山川友朋之助。發其鬱勃奇瑰之氣。一變而詩近少陵。文近昌黎。邑中自趙損之少卿後。可謂僅見。毘陵李申耆。謂鷺洲詩文。合昌黎少陵香山眉山為一手。頤園侍郎。初見其詩。即曰時賢中多一作家。老夫讓出一頭地矣。其為通人所許如此。鷺洲沒後。其字頗為滬人所重。得其寸縑尺素。必付裝池。珍同珙璧。仁和錢學士東林贈以詩云。一壺雙笈費周旋。樵塢茶山醉即眠。夢到竹西歌吹地。不禁腸斷杜樊川。百回口念君平句。弟子重逢綴韻讀。正是落花時節到。樓臺金粉憶江南。頤道居士著有碧城仙館集。故詩中及之耳。

王壽康。字保之。號二如。幼即篤學。性醇謹。稟其尊人輯庭先生家範。樂善好施。長益自儆。從吾鄉石孫堂嚴撰游。詩文皆有矩度。尤工書。凡晉唐及宋元名跡。莫不心摹手追。晚年神似劉石菴相國。偏購遺墨而勒之石。為曙海樓帖四卷。相國精蘊萃焉。

平生不沾沾於吟詠。而偶然興會所觸。風格清遒。雅近中堂。編所為詩曰自鳴稿。略登一律。以見其概。陸家浜即景云。鼓棹返江城。風聲挾水聲。浪翻千騎疾。客坐一帆輕。小市漁燈閃。斜陽牧笛橫。蓬窗成獨賞。聊爾酌春醒。二如行誼篤摯。亦復雅近古人。上海節孝向無專祠。二如承其先志。獨力創建。勇於為善之風。可想見矣。晚年自號還獨老人。咸豐癸丑。避亂居南翔。卒年六十有五。二如長君慶勳。字叔彝。秉承家學。弱冠詩名已滿海上。所交多名流。觀察浙江廣司海運事。

瞿應紹。明經。字子冶。初號月壺。晚年自號瞿甫。又號老冶。循例為司馬。少年即與郡中賢士大夫游。名噪吳淞。善鑒別金石文字。能畫竹。疏密濃淡。錯落偃仰。無不有致。可為板橋別派。其畫蘭柳。雖極工媚。然弗逮竹也。詩亦直入南宋之室。家藏骨董甚夥。所居有香雪山房二十六花品廬。玉鑪三澗雪詞館。皆貯尊彝圖史。及古今人妙墨。酷嗜菖蒲。羅列瓶盆。位置精嚴。雲間馮少眉印識。謂其室中商彝周鼎。湘簾棐几。入者幾忘塵世。余於己酉杪秋。至滬。子冶尤好篆刻。精整入古。其刻茗壺。規摹吳生。製極精雅。甚為滬人所重。實之不啻拱璧。著有月壺草。其壺有粗細二種。粗沙者製特工緻。細沙者多畫竹。寒寒數筆。製

更古樸。字畫多有楊彭年鐫刻者。底有彭年手製圖章。郭祥伯謂宋時有周種者。亦工此技。擅名一時。但種非端人耳。子治所藏書畫古玩。死後零落過半。雲烟過眼。真達者之言哉。

子治故以寫生擅名。尤好為墨戲。而於畫竹工力最深。肆筆所至。縱逸自如。論者咸謂時下第一手。然常心折鐵舟七絕兩家。蓋不忘所自。平生搆思甚捷。悲旋即棄掃。並無存稿。所錄版者。僅月壺題畫詩而已。劉鴻甫為之序云。壬寅避亂。遺稾散佚。想或然歟。昭文蔣寶齡墨林今話。錄其題畫蘭一絕云。春寒惻惻殢羅屏。小有風來夢未醒。喚起湘人看湘月。一聲流水隔琴聽。遺貌取神。殊有言外風致。子兆鈺。字玉如。孫林。字牧孫。並能畫。

徐渭仁上舍。字文臺。號紫珊。天資警敏。於學靡不探討。篆隸行楷。悉有法度。少時及見山舟學士。繼與曼生司馬。椒畦典簿。叔未解元。暨沙君笠甫。韓君古香。為書畫金石友。佳搨古器。多所儲藏。嘗獲隋開皇時董美人碑。珍秘特甚。自號隋軒。繼又購得述菴少寇舊藏建昭雁足鐙。因顏其居曰西漢金鐙之室。邑宰黃君。創建義倉。囑紫珊為之佐理。得元時顧氏露香園遺址。有池一泓。營構之餘。復葺秋水亭。萬竹山房。

以芭堂徵君所摹石鼓文貯之。滬上遂增一名勝。惜未幾即燬於火。紫珊既精於書。年三十八。忽學為畫。初寫蘭竹。風條露葉。風致幽絕。旋去而作山水。閉關研求。夜以繼日。宋元各家無不窺其堂奧。後以索者坌集。不能遍應。遂輟而弗為。詩近宋賢。不屑屑以字句求工。為人勇於任事。交友有終始。初嘗學琴於韓古香。古香名桂武進人。從錢唐李玉峰學琴。得其秘。奧。偶載一曲。泠泠然有乘風之想。生平有所寶。宋琴一。沒後歸於湯雨生都憲。古香客死滬城。君為經紀其喪。其風義如此。徐君刻有春暉堂叢書。掇拾前賢詩文。得傳於世。其功亦不可沒也。

紀大偉。號半樵。世居邑西閔行鎮。工書法。篆刻。善山水。生平耿介。不事上交。隸書遠過金陵鄭簠。時無漁洋竹垞為之延譽。窮老荒江。人無知者。可惜也。好吟詠。日手一編。然其詩不盡可傳。而好之不輟。死之日。以叢殘遺稿。檢寄邑人徐君紫珊。若有所托。後徐君為刻其詠老十律於春暉堂叢書中。其詩詼諧嬉笑。頗極形容。亦足見其一斑云。

劉福。字星旋。號鴻甫。孝友愷篤。稱於士林。生平枕經胙史。好學弗倦。嘉慶癸酉。登賢書。考取咸安宮官學教習。得知縣。任福建安溪縣。時積盜謝蘭為行旅患。鴻甫立捕至。置諸法。並焚其巢。改福安縣。瀕海少文。修書院。置號舍。課邑之秀者。而資以膏火。民漸向學。時有海警。倡捐修復城垣礮臺。加知州銜。道光癸卯甲辰丙午三充同考官。舉卓異。尋引疾歸。首建宗祠。祭祀必敬。同堂兄弟之無後者。以子若孫分繼之。猶自教督。先後游庠者七人。所著有西澗舊廬詩稿。而以詩餘附焉。今藏於家。鴻甫手訂詩集分為三卷。一曰蟬餘草。二曰閒游草。三曰歸雲草。

劉汲。字際可。號書樵。登嘉慶戊辰副榜。九薦南北闈不售。旅食京華。十有三載。以獻賦行在。欽取二等。賞錦綺之賜。旋赴山西學使幕。佐校歷十餘年。方歸里門。祖居浦西之華涇。歸後移家滬城。教授生徒。掩關卻掃。以著述自娛。書樵才性高曠。於書無不涉。覽其學博而能約。殫見洽聞。一時有劉書麓之目。長於古文。癸甲亂後。遺稾無存。詩工近體。刻有書樵詩鈔。詩之僅存者。止正選次選二卷。皆辛訪卷評定。性靜訥。不涉外事。四方名流。罕見其面。與人辨論古今。口若懸河。皆有精義。晚年耳聾。不能對客清談。乃遁於禪。精究內典。焚香獨處。意致瀟灑。道光庚戌。重游泮宮。部選授廣西鬱林州判。已先卒。

按吾吳葉調生鷗陂漁話云。書樵齒已八十外。神明不衰。所作古文。頗有經術氣。逝後遺著盡失於滬城之變。古文亦為人攫去。僅得晉游詩一卷。才筆俊爽。堪接武趙璞函陸耳山諸公。今錄數首。以見一斑。蒲州道中云。天半奇峰合。排空萬笏朝。嶽雲開太華。嵐翠積中條。地劃河東濶。山連冀北遙。王宮懷舊憶。指點不堪招。登代州城樓云。落日滿城頭。登臨又代州。風煙連大漠。春色上南樓。舊憶干戈地。平添關塞愁。由來出名馬。我亦訪驊騮。宿廣武陘云。客裏清明過。邊城不見花。輪蹄消日月。面目老風沙。古戍留殘堞。荒村有幾家。關山愁絕處。伏枕聽鳴笳。立秋日至京晤同鄉諸君夜話云。單車六月渡滹沱。旅宿愁聞子夜歌。殘夢不知朝日上。晚晴無奈好山何。人緣久客風流盡。詩入中年感慨多。為問長安新舊雨。行藏幾箇不蹉跎。生涯雖肋數樓遲。惟有年年恨別離。雙鬢近從三晉改。一燈遙作九峰思。廉纖過雨雲尤好。庭院將秋樹已知。未到故鄉先握手。明珠仙露夜深時。

江翼雲明經師。名駕鵬。風裁峻整。而和易近人。性嗜酒。彌見天真。生平喜談程朱之學。每持陰隲一編。諄諄勸人。著苦口良藥以儆世。其書已付手民。雲階明經為之序。滬之士林中。品方行直者。當首推及之。壬子春。嘗從之游。時予好為綺語。儆冬郎溫李之體。翼雲師常戒之勿作。今結習尚不能儀除。泥犂之獄。其殆為吾輩設耶。猶憶甲寅春間。從圍城中寄詩問訊。今錄其一。不寐有懷云。畫角聲殘夜向晨。愁腸無計可通神。近郊多礮難成寐。荒壘無花。似像春。路絕危城空入夢。節驚寒食倍思親。祇憑經力慈航度。

乞解申江一大因。

郁泰峰都轉名松年。字萬枝。家擁鉅資。而性同寒素。以博士弟子員貢於成均。生平惟好讀書。出十萬金購宋元佳本。手自校讎。其中多係黃蕘圃舊藏。刻有宜稼堂叢書。而附以校勘記。類多精審可傳。癸丑赭寇據城。以守兄柩。兄名彭年。字竟封。號竹泉。才略優裕。有知人鑑。不忍獨去。而賊亦不加害。恢復後。捐輸二十萬金。修築墉堞。身後書多散佚。嗚呼。物多聚於所好。而散於所不好。造物者又從而厄之。則殊所不解已。

毛對山鹺尹名祥麟。以名諸生。有聞於時。性喜恬退。不樂仕進。工於六法。深得文待詔筆意。生平閉戶著書。不妄交遊。與齊玉谿為文字交。歷二十餘年如一日。所著有史乘探二十四卷。墨餘錄十六卷。其紀述海疆會匪粵寇顛末者。曰三略類編。蓋有心於時事者也。毛君又擅岐黃術。避兵所至。率行其技以自給。踵門求醫者如市。日活百人。以所見及者著一書。曰侍親一得。蓋亦欲希踪於張從正也。同邑侯君梅祿名敞。亦諸生中之矯矯者。世居浦西褚朱鎮。家有負郭田。頗足自贍。門前流水屋後叢花。殊有幽致。侯君專事耕讀。授經鄉塾。少即聰穎。舉業外。兼工詩古文詞。九流之書。無不涉歷。書畫並擅長。時人號為鄭虔三絕。其他弦琴彈碁。吹簫品曲。無藝不工。

然其為人質樸誠篤。不尚浮華。今之隱君子也。

陳少逸名常。諸生。諸翟鎮人。工於刀筆。恒為人理訟事。顧有時排難解紛。亦有足多者。其鄉風俗尤健訟。鄉人入城以訟事請者。輒謂之曰。訟則終凶。不可長也。鄉閭物望。以此歸之。後緣事繫獄。庚申粵賊竄陷江浙。屬犯邑境。諸翟最當其衝。義民結團自衛。禦賊於北莽山下。勝之。顧賊氛日逼。局事將散。沈心卿明經名葵。著有紫隄村志。謂予曰。苟得少逸統團。人心可以不渙。少逸亦從獄中貽書於余。謂我儕讀書有年。值此潢池雲擾。蒼生鼎沸。正當出身報效之秋。弟雖不才。既蒙大君子援手。則馬革裹尸。固分內事。斷不敢氣視禽顧。偷存延息於人間也。況刀鋸餘生。囹圄殘體。若得鼎刀達之觀察。脫身圜扉。荷戈殺賊。定當為鄉里諸君先。余乃商之於吳剡青廣文。袁伯襄少尉。剡青名。汝瀛。錫人。伯襄名賢勛。並陽湖人。時並客曉帆觀察幕中。並請之於曉帆吳觀察。乃令其擊賊自效。頗有斬獲。賊中有書其名招之者。謂不來。旦夕殺汝。君不為動。十二月四日。嘉青賊由黃渡南翔分犯諸翟。兵勇禦之。賊稍退。俄抄盛巷小路。建浮橋以渡。襲兵勇之背。死者枕藉。少逸方乘輿督隊。賊至。輿人棄之。遁。賊問曰。汝為陳常乎。曰。然。賊槊遂洞其腹。年五十四。

瀛壖雜志卷三終

清 長洲王韜紫詮甫

吾人束髮受書。無不重識字。而憂患即自此始。然為之不工。反不如一材一藝之足傳也。丹青列於六法。醫卜視為小道。技雖微。而精者難。歷來所傳。固少矯絕領袖之者。或有馳譽於生前。而銷聲於沒世。盛名難副。可不畏哉。邑志特設一門。以收專門名家之士。余謂事當舉其所重。古人不以文章掩勳業。此亦不得以藝術概詩詞。故所登較寡耳。

昔時滬上畫家。其著名藝苑者。屈指不過數人。今為備錄之。陸大木原名培玉。字用成。畫漁家樂圖。得其從祖桓又衣鉢。間作花卉禽蟲。亦復楚楚有致。周其永。字涵千。工真草書。得自家學。然劍拔弩張。時露怒張。習畫好為墨戲。竹石娟楚。小筆風流。尤足見長。俞宗禮。字人儀。號東帆。偏寫楓溪工山水。尤工白描人物。嘗畫耕織圖廿四幅。筆墨精細。為巨公所得。曾進御覽。生平古貌古心。索畫者不計酬。故役雖工。而家甚貧。陳和。字非同。一字不流。工畫山水。渲染迥異凡手。特蒼潤有餘。而變化不足。張煥文。字斐成。書得蘇米二家意。山水師法黃鶴山樵。其臨摹墨井本尤佳。至於點綴微

蟲。勾描小景。對客揮毫。隨意抒寫。剪伐可畦。天然朗秀。惜身後遺墨不多見云。董廷桂。字西西。善水墨花卉。曹培源。字浩修。為贅壻於婁東。工山水。得蘆臺之真傳。其作畫之地。曰同蘭館。結搆幽雅。頗擅泉石竹木之勝。錫唐城。字建封。從之學畫。嘗游息其中。畫筆亦酷似其舅。吳階升。字南吉。號芝田。工寫棧道。是數子者。皆一時之雋也。顧昉。字若周。號晚昇。幼時讀書能文。性獨好畫。見人家壁間畫。輒求而學之。初師嚴滄浪。閱一二年。心甚不然。其師後從巢雲入都。見石谷子畫。喜曰。此吾師也。石谷亦以為可造才。留之門下。與揚子鶴左右隨侍。時宋版業集名手。繪南巡圖。石谷總其事。昉遂盡得其秘。以藝稱於時。山水追踪元代四家。得董巨神髓。其畫有筆有墨。骨氣清雋。高厚洵為畫學正宗。嫡派曾至毋東當事大僚。俱頗折節與交。聲價日重。粵西陳文簡公。以客禮相待。王滋為贛南道。重聘延之去。遂終於王署。論者周之畫者。各有短長。不若東村所評為允。其言曰。若周畫工矣。惜為衣食之故。而成之以速。使其十日一水。五日一山。寧不造石谷耶。

滬上前輩畫家。以朱巨山康起山為巨擘。巨山畫山水花鳥人物。無不工。尤以荷花擅名。四方陳楷來索者無虛日。幾如宋之于清言。獨步一郡。馮金伯墨香居畫識云。

巨山嘗貽以一幅。用赭墨染花瓣。而以淡綠襯葉背。氣韻與尋常酬應備極絢爛者不同。年至八十餘。而猶神完氣健。終日作畫無倦色。尤喜作徑丈大松。其花鳥用古淡印。山水用長留天地間印者。皆得意筆也。

起山為邑名孝廉。詩文矢矯清健。俯視時流。書法歐虞。畫雖餘事。而尤工山水。自闢町畦。獨開門徑。揮毫落紙。便有雲霧霞蔚之觀。論者謂兼有思翁檀園勝趣。蓋靈秀獨抒。不謀而合。初未嘗規規於摹仿也。寫真得自家傳。能以白描取肖。詩在坡谷之間。時稱三絕。罕與抗手。為人風骨峻嶒。不諧世俗。嗜酒善謔。與褚文洲明經俱為隨園所賞。而亦偕文洲並客李味莊觀察幕下。所著有三硯齋吟草。今錄其題畫一絕云。颯颯疎疎澹澹山。小橋流水渺烟鬟。幽人自有尋吟處。斜照灘頭亭子灣。從子懋號濂溪。亦善山水工書。

平怪精醫術。善用秘方。疑難雜證。治之無不應手愈。以故得名。其名則布豫也。當時與劉公原沈介樹齊名。所著有經驗良方數卷。邑令李發枝極重之。為刊行世。倪克尚。名世式。以字行。善奕。邑中無與敵者。言奕者必推為一郡冠。所得即以布施乞丐。出行則摩丐隨其後。性甚介。有潔癖。聞人咳唾輒驚走。而衣垢不知澣。世號倪癡。此之羊曼鄧伯之流。吳裴章。閔行鎮人。幼即以奕名。逸倪一籌。然舍倪則為邑中巨擘矣。坦率無城府。不知人世有機械事。年垂半百。人尚以小兒呼之。故亦稱之曰吳獃。與倪癡並著云。

通來滬上殊少名醫。足以遠繼時珍。近追希豫。惟張君玉書。以善治傷寒。稱於一時。顧其投劑頗輕。故不能所至奏效。然求治者每日戶外塡滿。左者鄰家。聞招即赴。弟索酬也。貧者往往捨藥給錢。人以此多之。高足弟子顧惠卿。余僚壻行也。審證辨色。剖決疑滯。與其師埒。同治癸亥。上海疫癘流行。顧救治輒驗。而顧竟以傳染殞。張喜嗜河鮒。一日飽啖而出。僵於與中。斯包衙昌之續矣。

滬城女子。識字作詩者。諒有其人。余則未之見也。地產木棉。紡織亦非所習。世俗所重顧繡。相傳為露香園遺製。（相傳顧會海之姐人。對繡極工。所繡人物山水花卉大有生韻。字亦有法。得其手製者。無不珍襲之。學繡）抽繅肖物。如生。鍼刺若毫。工緻罕有其匹。今肆中售者。男子所繡居多。索價殊奢。富家仰給於十指者不少。然春秋佳日。不務遊觀。不似吳中陋俗。以聯袂曳裾。踏月尋芳為樂事也。地故無河。無簫鼓畫船諸冶習。是則風猶近古歟。

偶閱邑志。自國朝至今。所載節婦三百餘人。才婦寥寥無幾。然曹氏三女。皆工詞翰。閨秀萃於一門。今則無聞矣。豈靈氣所鍾。猶有待歟。茲就余所知者。聊錄一二。未始非藏風一毛。窺豹一斑也。

王紫霞。名毓。曾華亭人。邑中喬檀園室。為香雪先生之女。（名詩。華亭人。工寫蘭。性出自名族。嫻於吟咏。能調頤夫人所著浣香草。皆其所評定。詩宗南宋。以神韻勝。詩詞之外。特工六法。本於家學。能畫竹。風條露葉。嫣媚有致。其畫蘭尤盡婉娟之妙。澹宕饒韻。致瑣枝霞蕊。幸骨珊珊。人謂似明時王友雲。詩無專集。邑志逐佚之。洵哉懷才不如守節矣。（按紫霞女史。嘗於墨省為畫。同時有葉蘭錫者。亦以閨秀擅名。蘭錫字惠芬。吳門人。邑中趙仙槎之室人。長於繪事。尤善花卉。傳色妍治。風致婉娟。畫荷尤極精雅。惜姊深得朱巨山傳染之法。

張筠如女史。嫻松江人。且耕上舍女。邑中喬香岑室人也。工鈎染花鳥。殆合清於江香為一手。而兼擅其勝。嘗畫折枝牡丹小幀。露色風香。非凡手可擬。大見賞於昭文蔣子延。以是名噪一時。褚文洲明經題其畫冊云。絹素飛行五色霞。疎疎密密各成家。不題名字流傳本。認作瓯香館裏花。水廬濃淡暈輕烟。帶露含風萬種鮮。記得治春曾見過。虎山橋口馬塍邊。即詩見畫妍治可知。

黃承瀛。字玉華。李子木上舍之配也。伉儷並善寫蘭。玉華兼能花卉。下筆勁秀。尤擅巨幅。竹石蒼古。突過前人。子木之父筍香先祿。築蕙雲樓以養母。以孝稱於里中。子木夫婦亦能以翰墨娛親。人謂寒山趙氏不是過也。玉華畫不多作。中歲皈心淨業。梵誦不輟。郭僧伽明經題其畫竹一絕云。閨閣同酬翰墨勤。好從趙館證前聞。因知不弄閒脂拙。自拓文紗寫墨君。

趙婉卿。名棻。字儀姞。秉沖女。劍侯伯姑也。嫁湖州汪氏。亦望族。參軍延澤之配也。伉儷閒甚。相得。每值花香茶熟。互抽架上書冊。以疑義相詰難。顧未久夫以急病殞。所生惟一子。即謝城也。時方在襁褓中。守志撫孤。操逾冰雪。凡能畫秋。有歐母風。謝城年為名下士。負實學。馳聲於藝苑。閨皆其力也。先固才婦。亦節母也。母工詩。能古文。博習經史。性敏達。無巾幗俗態。有客來訪。謝城即出與談。高談雄辯。輒為折服。較之道韞施青紗步障為小郎解圍者。更高一籌。著有漱月軒初續集四卷。文集附馬集中佳句。如殘紅盡落啼鶯老。衆綠新生好雨多。五夜懷親空有夢。十年遣日只憑詩。春晚云。纔脫春衫換夾紗。東皇何事使思家。杜鵑聲裏斜陽暮。深閉幽窗避落花。俱娟妙可喜。謝城名曰楨。歸安茂才。通曉人家言。

歸懋儀字佩珊李復軒上舍之室人也工詩詞著有繡餘吟草續草三草及聽雪詞佩珊本出自李氏其母名心敬字一銘宗袁女心耕姊也最耽吟咏嫁歸氏後早卒著有蠹魚草心耕嘗合刻其姊與子婦之詩曰繡幕談遺其詩清婉縣麗斐然可誦與席佩蘭為閨中畏友互相唱和傳播藝林嘗題虢國早朝圖有馬馱香夢入宮門之句見賞於隨園晚年卜居滬上所居有復軒一燈雙管草堂請勝王叔夔題其遺稿云難得佳人能享壽相隨名士不妨貧亦可謂實錄矣

佩珊女史詩書書法並擅三絕曾在鶴沙為人作醉花圖題三絕句於上云休問黃粱夢短長人生快意最難忘等閒肯放青春過月地花天醉錢場衆香國裏任蟹行酒罍詞壇境界寬九十春光濃似錦名花最好醉中看花影朦朧月影涼醉鄉滋味淺深嘗紛紛桃李輕閑落好向春風種國香

崑山孫秋容女史子香茂才之姪女也嫁滬中曹氏工韻語所作輒隨手棄去鮮有存稿其弟吟秋偶於字麗中得其病起一絕云消磨歲月藥罏中繡幕慵開怯晚風病起不知春已去下階細數落花紅清脆嫻雅出自天授非學力所能至也滬中不獨才人此亦可屈一指耳

程味蘇能畫山水意致淡遠一洗閨閣鉛華之習縑素之投一時廣集顧非其人不肯輕作也亦工詩惜無刊本行世陸璞卿名惠幼即明慧並長詩畫吳江張春水室也距春水所居僅一牛鳴地時春水新喪偶讀其繡餘吟而善之遂倩冰人而妾禽焉由是巡簷索句刻燭聯吟殆無虛日春水編其閨中倡和諸作為雙聲合刻傳為藝林韻事春水晚年甚貧困偶書滬上無過而問者璞卿乃教授女弟子得脩脯以佐家食恒苦不得一飽卒以憂死璞卿幼年愛寫墨蘭雖無師承而娟秀中時露清挺之氣既歸春水出所藏名畫一意規摹時四方乞春水品題者充牣左右春水作山水璞卿則致力寫生不屑為時俗側媚習南田南沙一空依傍輒思抗手古大家屏脂粉而寫襟靈畫成或詩或詞或縱小跋久之積如束筍乃題曰甦香畫錄嘗見其寒食日感成一律云轉眼驚看歲序移陌頭芳草又離離抽來楊柳憐春晚落盡棠梨有夢知漸覺奕更新局面怕聽人道舊家基禁烟時節寒猶峭簾幙淒涼引步遲其所用小印曰文章知己惠難夫妻張春水陸璞卿合印亦詞場佳話也

何佩姐上海北門人年十九許字於同邑婚有期矣父早沒依寡母偕居順治二年五月避兵洋涇游騎適至匿蘆葦中污之不從遂見殺里中好義者紳金奠之乾隆十二年邑令王燕賞為之立碑建亭於路旁屢脩復毀陳君茹征更為勒石於墓且加誄詞焉誄云究其節殞其生何佩姐烈且貞是巾幗中奇男子心同月皎行比霜清

吳縣布衣陸鼎子調著有上海薛烈婦詩甚沈痛譬聞急為錄之以維風教詩云君不見飛而食肉虎而冠人亦有言蓋且寒爰徵厥詞諷鄉國孤士一讀推心肝吁嗟倒置三尺律寃獄夫沈婦飲血一死人倫泰岱高海邑風霜無六月塗人爭頌上官賜昭雪而夫再見天蟣蝨之餘脫三木歸拜阿母撫兒哭撫兒哭烈婦笑嗚呼殺身全其孝按烈婦印氏文瑩女上海高家行薛泗川妻為里惡誣陷沉獄烈婦痛夫寃罔伸棄子背姑夜經死仇家門時當盛暑曝烈日中顏色不少變鄉之士夫悲之作詩刺有司為闡幽集上吏風聞覆勘得實斥邑令出夫於獄旌表婦閭焉時嘉慶丁巳夏六月也詩見陸布衣所著梅葉閣詩鈔

蕙芳王氏女子原籍蘭陵父為貴萊傭遭亂挈家至滬貧不能自給時女年四歲鬻於城北王某王妻故隸樂籍搔頭弄姿頗非貞靜女至甚加鍾愛稍長丰姿秀麗嫻習女紅秉性幽靜而靈敏異常時得王某夫婦歡未幾王某病沒王妻再醮攜女偕

往女年已十餘歲心頗非之而不敢言所居近市女戲門隱影未嘗輕與外人通一語然無賴子覷女美多委涎者假父素有登徒子稱乘間輒挑之女夙夜防維守身如玉惟操梅之年議聘無人假父既居心不堪問而其母亦弗以為意女自念弱身墮於蓐網倘一旦強暴橫施其何以堪計不如早自裁決庶得保全一夕遂縊而死嗚呼生自小家而能以禮自持難矣矧居滬北淫泆之鄉而母氏所為又若此獨能潔然自守至以身殉其志亦足悲已如女者殆所謂出淤泥而不染者歟錄之以俟採風者

芳溪有農家婦送饁田間諸惡少見而豔之挑以游詞不答隨至僻處將迫淫之婦痛詈不從力拒以死顏色不少變死後猶握少年辮髮不釋待翁夫至始得擘之開是婦可謂烈矣然少年後卒逃於法外噫窮簷蔀屋中志操如此惜絕無表揚之者亦可嘅已此咸豐癸丑春間事也

邑中節孝貞烈婦女惠歸上海學洒婦局紳士採訪事實合例者書之於冊同治八年由修志局詳請奉旨旌表自國初至今凡百三十三人送入總祠春秋致祀其有自請專旌或逢憲案臨紳士代為呈請皆得給匾旌閭甚盛事也貞孝婦趙氏居城

中魚行橋及第。字於孝大年。卜吉有期。而夫亡。氏年僅二十一。矢志靡倦。誓以身殉。奔喪抱木主成婦禮。侍奉翁姑。援立嗣息。無何翁姑辭世。嗣息又殤。氏念夫家雖無可依。而母族猶不忍絕。爰以巴婦懷清之操。仍作嬰兒孝養之思。中間侍父疾而割股。送母終而泣血。篝燈五夜。以佐蘼鹽。春搗三冬。得安窀穸。此氏茹荼飲蘖之苦心也。同治癸酉。氏年七十。守節五十八年。誠有非尋常婦女所能及者矣。邑紳為之請於江蘇學憲彭君。給以孝竹貞松之匾。亦足見闡揚之微旨矣。導迎之日。以儒學銜牌儀從送至其家。所可異者。導迎前一夕。氏忽見一人拱坐奧隅。笑顏可掬。氏初歸李時。不及見夫面。不知拱坐者誰。亟呼夫姪辨之。則曰噫。是大年叔也。相與感泣下拜。而形旋隱。然則國家旌典實足以感格幽明。舉報節孝者。觀於此而可勿俛慎哉。

閨閣方外能以詩著者。最易得名。近時方外工詩者。殊乏其人。而於滬尤罕。顧苦行清修。實為梵旨之最先。文字禪特其末焉者耳。茲所載誠欲不拘於一格也。

釋寄塵。衡麓湖南湘鄉人。與竺虛齊名。工書法。善蘭竹。敗荷殘菊。縱筆輒佳。出語諧媚。無蔬筍氣。海內名流。樂識其面。時滄洲李味莊觀察。任蘇松太道。寄塵與江夏鐵舟同至滬城。有載將書畫到江南圖。一時題者如雲。駐錫滬城者數閱月。令西園楹榜有鶯鶯燕燕風風雨雨一聯。純以疊字集成者。即寄塵所撰。洵創格也。寄塵亦工詩。游長壽寺司云。淨壇風掃地。清課月為燈。隨園太史極賞之。吳江郭靈芬秀才。嘗與詩筒往來。稱其詩不肯作一凡語。浴風月而澡冰雪。已臻最上一乘。亦近時方外之不可多得者。同時有鐵舟上人。初亦寓滬中。自號木石山人。本江夏名家子。善鼓琴。工書法。尤擅寫竹石花卉。渡江而東。名噪吳越。自巨室富商。以至酒樓妓館。靡不乞其筆墨。潤筆既豐。得即以資揮霍。或贈寒素弗惜也。後示寂於吳門寓菴。了昱。卓錫龍華寺。潛修精進。不輕見人。形瘦骨立。類有道者。終日諷經枯坐。不妄言笑。亦不墜文字禪。以故人罕知名。曹君雉山贈以詩云。雲房方十笏。香龕小一粟。中有苦行僧。終年一瓢粥。後年老化去。滿室作旃檀香。三日不散。

漏雲。號靜峰。亦字明照。挂褡鐸庵。內典之外。兼工詩文。朗潔清超。了無俗韻。著有漏雲詩稿四卷。行於世。亦善書畫。然不多作。寫梅尤佳。所與游皆一時名士。時往來石筍里。與恆齋作世外賞音。與客談詩畫外。從未及時事。初畫禽魚花卉。擅徐熙筆意。後從金分司守春游。復工山水。清微淡遠。自成一家。尤愛藝花。秋來種菊成畦。掃榻賣茗。以供雅流賞玩。游屐追陪。殆無虛日。若遇俗子。則閉關寂坐。了不酬答。雉山曹

君與之為方外交。贈以詩云。我愛禪關靜。孝僧入遠林。板橋通徑曲。茅屋閉窗深。地僻人聲寂。庭閒草色陰。鐘魚消俗慮。出世見初心。漏雲從浙西飛錫來此。居鐸庵四十餘年。戒律清苦。本世家子。避難為僧者。或有識之者云。係年大將軍姜堯孫。此殆好事者之傳聞耳。杜漏雲本吳江人。翰林陳沂孫之子。當家難時。遁出侍戊覺禪師為僧。後住持鐸菴。其婿某持節浙中。遣之不往也。寄自署於門曰。往事已遙。無可悔。此身猶在敢忘倫。亦足以覘其志矣。其前有畫上人普澤。曾卓錫鐸庵。工畫山水花鳥。

湘煙。名聖。駐錫朱霞廠。廠在郭外稍東南。供真武像。故亦曰小武當。每歲三月三日。為真武誕辰。里巷懸燈。廟前搭臺演劇。湘煙畫工山水。意在法外。能彈琴。云得自異人所授。徐君紫珊嘗從之學。未得其精。獨處一室。翛然遠俗。有潔癖。至老彌甚。尤喜藝蘭。自闢一圃。畦畛間縱橫數十丈。皆浙產也。室中時列花卉。怪石矮几。小盎巨盆。皆佈置入雅。禪寮深邃。綠蔭蕭疏。多購異種。雖出重金。亦所不惜。是有花癖者。

滬雖非孔道。而近來名流至者。聯鑣接軫。特一至即去。如海鷗天雁。往稻粱鄉謀食。飽即飛去。顧往時來者。輒如所欲。近因捐賑頻聞。又值兵革之後。稍為減色。然猶較他處為優。蓋此間為人海。亦利藪耳。

賈於滬者。大抵皆無日者流耳。即欲攀附風雅。不惜重價購求書畫。亦徒震於其名。非有真賞也。故名士至此間者。輒以勢力為事。得當道一名柬。無求不獲。噫。提綱文剩三百為名利。如清操何在。竊為至滬之名士羞之。

沈曉滄司馬。名炳垣。浙江桐鄉人。嘉慶庚午登賢書。自幼即耽吟詠。超心鍊冶。不愧作家。以名孝廉需次省垣。牝鞾子帳。書史自娛。絕不作風塵俗吏態。其任縣事也。雖容鎮靜不苛擾民。故人皆樂其寬簡。歷官蘇州府督糧水利同知。壬寅和議既定。海市遂通。奏改松江府海防同知。移駐上海。時庶務初建。一切皆躬任其勞。旋以丁艱去任。而官橐如洗。後主敬業書院。聚振後進。如恐弗及。是以簡拔皆真才。一時奉為文章主臬。所著有八詠齋詩鈔。今為摘錄斷句。如鎮江云。岸高山比勢。地隘水為門。天津云。關鎖東西鎮。河流大小沽。舟泊京口云。大觀窮日月。孤勢出樓臺。卓河云。鷗情隨水遠。柳意得春先。揚州云。明月隨人過。淮浦暗潮帶雨入江城。過畏壘河云。遠水帆飛林影外。高樓人在雁聲中。皆可傳誦。

平種瑤。貳尹。名疇。字耕煙。山陰人。產於楚北。隨父宦遊湘漢間。弱冠即為人記室。元瑜搖藻。才調翩翩。稱於一時。所識多當代名公鉅卿。無不爭相引重。雖而致之幕下。種

瑤為人外亢而不卑。中虛而能受。囊中雖不名一錢。而結客論交。意氣慷慨。工詩嗜畫。而於大法尤有神會。偶爾落筆。便自不凡。少在楚中與黃穀原游。得其秘授。南還詣益精。遂以一官需次滬上。僑寓大境閣。應官聽鼓。無俗吏齷齪態。其詩氣骨清健。今錄五律二首。清娛閣云。閶門湖一曲。湖上是亭山。涼翠霑詩髮。秋林映酒顏。狎鷗心浩蕩。聽雁意蕭閑。坐憶劍南老。清風如可攀。月夜遊小雲棲云。夜色清於水。詩情澹入禪。樹空山轉月。波淨櫂飛烟。古佛偶慶棚。生柴煮石泉。年華未枯寂。冬翠積諸天。郭慶。字祥伯。號頻伽。吳江明經。一眉瑩然如雲。人皆以郭白眉呼之。著有靈芬館詩文集。於丙子冬。曾遊滬瀆。小住吾園。與筍香光祿往還唱和。其題筍香春渚曉吟圖云。係幼文為綠蕚。廣伯生憶紅酣。何似先生不出。年年風雨江南。阻風黃浦三日。有二絕句云。今日阻風黃歇浦。昨宵中酒閶闔城。人生何用生分別。不待潮平心已平。隨意滄洲坐渺然。惟想百事過幾年。不然便放扁舟去。自有人能遊水仙。

沈雲塘孝廉學淵。寶山人。弱冠登賢書。房師潘公朗齋。以國士期之。延纂蕭縣志。留署中者三年。與諸名士揚榷古今。研究經史。夢塘見人不作寒暄語。而雋永怙上。令接之者。客氣自消。所交多奇士。而與陸采臧尤莫逆。采臧服官於閩。招之往。夢塘固好遊。采臧築來夢亭居之。旋制軍孫平叔重倚省志。聞夢塘名。亟延之纂修。列牘奏聞。前後游閩八年。傾其士夫。後林文忠持節三吳。貽書促之歸。所詢鄉邦諸事。無不為之指陳利弊。而蓬蒿三徑。手自一編。絕不一詣公庭。小闕止雨莊。頗有泉石之勝。所著有桂留山房集。於滬上遊屐時至。輒有吟詠。今錄其滬瀆懷古一律云。海國蒼茫古壘空。春申遺蹟換衰公。東南烽火三軍扼。日夜濤聲萬馬雄。笑看水仙沈畫鷁。誓為厲鬼殺沙蟲。年來此地鯨鯢靜。猶有江花血點紅。

丁大椿。字小仙。山東諸生。落魄京口。效君平術以餬口。壬寅海警。牛制軍自金陵移鎮上洋。求奇才異能之士。有薦丁者。因延見。問平戎之策。丁謂敵人所恃以凌轢我者。不過火輪戰艦耳。破之之術。當用水輪船。烏龜船。以水制火。以小攻大。彼技已窮。何難滅此朝食。水輪船者。以人踏輪激浪而上。用以環攻敵船。烏龜船者。其體若龜。以八人踏轉為四脚。蒙牛皮為龜背。駛至輪船之旁。擬鑿其底。云其船式出自敵中參謀。丁大年所撓。其人固中國產也。制軍信之。乃以萬金設局造船。及成試之於黃浦。是日濁浪排空。洪濤撼嶽。水輪船竭五十人之力。莫克向前。烏龜船八艘徐出江心。竟沒於風浪中。船人盡死。無一生者。齊玉谿謂古名將破敵。如岳鄂王用腐草巨木以破楊公樓船。必有所藉以制勝。從無以船破船法。竟有之。近日來利堅製鐵甲戰艦以撞沉輪船是也。且敵船既入內地。水雷火攻。成法具在。皆可施行。獨余何當軸者情懵不知所用也。

張澹。字新之。號春水。居吳江盛澤鎮。幼力學。寒暑不輟。雖逢宵客。吟哦自若。嗜畫入骨。得錢西溪指授。中年妻死。塊獨無聊。遂槖筆游武林。一時才俊。傾襟攬佩。喝酬無虛日。馬秋藥。屠琴隱。魏春松諸君。咸與訂交。後入湯雨生都督幕。詩畫進而益上。生平篤於友誼。誠至悱惻。不後古人。與周浦計渤初未識面。見其詩幕之。寄贈云。憐才陸發遺珠嘆。竟有傾城在字幕。其傾倒如此。晚年往來於吳淞間。藉硯田以自給。顧所如輒不偶。嘗有輕薄子析其名號。嘲之云。其名則澹。其性實濃。雖呼春水專打秋風。後旅食滬城。卒以貧死。著有風雨茅堂詩文集。身後王叔藝為之鋟木。黑林令話云。春水志行胞篤。嘗手藝先世八幅。親死。廬墓內行如是。固不得僅以文人目之也。繡配陸璞。卿女史。亦能詩畫。雖老而食貧。然頗得倡隨之樂云。

秀水周石香茂才。名文鼎。咸豐壬子冬。從檇李來。下榻北關。自以天下有事。日隱於酒。未嘗三日醒。醉後輒作灌夫罵座。聽其言多憫時嫉俗。所遭其痛詈嚴斥者。皆當世士大夫也。余謂之曰。君非謫去酒星。因於天獄。則此病不易瘳也。石香曰。如是不如其勿醒也。連營糟邱。吾將老矣。余亦有翹楚之好。與石香遂為醉鄉知己。旋石香以不得志而歸。音問遂絕。聞以他事株連。大吏索之急。罪且不測。石香乃變服走投玉公雪軒。時方刺史杭垣。遂匿其署中。一夕夜半啟關出。不知所之。或得其雙履於西湖濕。遂以為死於水矣。然卒莫能詳也。自後一家零落殆盡。僅一仲子係此。亦可謂極文人之厄矣。

海昌李壬叔。茂才。名善蘭。一字秋紫。精曆人家言。為吳門陳碩甫先生高足弟子。咸豐壬子夏五月來滬。僑居大境傑閣。新涼之夕。珠露既零。桂月如畫。壬叔憑欄長嘯。林籟振蕩。行雲不流。余謂自稽康死後。此音絕矣。雖讀嘯旨十五章。不得其典。近有嘯翁足以嗣響。壬叔儻亦其流亞歟。此皆不得志於時。聊一發聲以宣鬱結耳。壬叔於天算之外。出其餘技為詩文。亦復卓然異人。在滬十年。著有續幾何原本。該天代數學。代微積拾級。重學。植物學等書。皆與西士從泰西算術中紬繹而出之者也。其所自著者。為則古昔齋算學各種。同治初元。曾滌生相國開府兩江。徵至幕中。自此蹤跡遂與滬絕矣。壬叔以同治戊辰入都為天文館總教習。

寶山蔣劍人茂才名敦復一字純甫曾作滬城感事詩云一城脂夜蕩花妖華屋春深燕雀居蓋憤時嫉俗思深慮遠之意也壬寅之變避仇為傳號鈇岸又慕寄廬之為人亦號妙廬後還初服為張小坡先生所識拔詩文自成一家嘗偕予至西園啜茗謂余曰滬中可與語者惟有玉華一片石耳被酒談兵以經濟才自負亦奇男子也癸丑五月亂黨將作難劍人上書某觀察言鄉勇火器二事切中時弊其言鄉勇曰閩廣悍不畏法本地惰而多詐近已小有門徑他日必有意外之虞後果如其說惜當時觀察不能用也所著憤言三篇戰守二策深明大畧留心時事者當為首肯同治六年卒於應敏齋廉訪幕中所著有獻古堂詩文集芬陀利室詞集其餘未刻者藏於家

蚊川姚梅伯孝廉名燮號野橋登道光甲午賢書於學無所不通著作等身風行海內其足以抗手六朝絕處一代者尤為駢儷文於本朝洪胡袁彭四家外別闢町畦詩詞亦已登峰造極近時所見詞章家當推為巨擘時游滬上工畫梅花興酣落筆媚態橫生人物花卉無不奇特字尤古峭拔俗晚年耳稍聾而性極瀟洒好作狹邪游所得潤筆資揮霍立盡於買書之外絕無所求於人所交多貴顯者亦絕不干以

私也其和而介如此移家寧波郡城頗有園亭池石之勝藏書數萬卷皆精審可傳所撰有大梅山館詩詞駢儷文權玉樞金籥兼精音律著有詞律勘誤及紅衫梅沁雪傳奇兩種皆已登木乙卯客海上最久與余往還頗密

華亭張嘯峰廣文名鴻卓工於詞所著有綠雪館詞鈔直閣花間之室孫麟趾月波明經廣選時人所作為入之於絕妙近詞中一時膾炙人口嘯峰好客善談翦燈煮茗可竟夕弗倦自雲間至滬上僅一水隔耳游屐時至輒作平原十日飲每喜於荒園蕭寺中作冷淡生活同郡如雷約軒茂才丁步洲上舍皆風雅士每至必與之偕

秀水于辛伯茂才名源稿李詩人也少受詩學於黃霽青太守太守亟賞之以為自此有替人矣詩派出入於南宋間清而不流於淺小而不入於纖於近人中可以別樹一幟喜作近遊有所得輒以供剞劂費所鈔不者有一粟廬詩一二三稿燈窗瑣語柳隱叢談雖藉以通聲氣廣游揚然搜集之勤亦不可沒也時來滬上與王叔奏觀察交最善辛酉冬問籍一顯者札往謁縣令先入非與語竟論賊諜寘諸囹圄幾惟不測後有為之辨者乃得釋同郡如秦次游孝廉以書著孫次公明經以詩鳴皆矯

矯者也秦君著有行軍法戒錄孫君著有始有廬詩同人詞選俱行於世

曲阜孔宥涵司馬名繼鎬於咸豐乙卯偕弦甫來滬上傾襟談藝投壺論兵流連浹旬臨行以詩集見貽宥涵耽於吟詠積稿裒然盈尺所刊僅得其半其詩以超俊之才運深沉之思學力氣韻直逼盛唐錄其五律二首以見一斑揚州襍詩廿載邗江路行吟動值秋客懷看月滅往夢與雲浮野竹山光寺清風文選樓旅游復何事飄泊問沙鷗藏用兩無補聰明百不能宦情曉岸月詩境雪山僧寥落川光玫羈栖夜氣璫又停江上棹來對驛樓殘是秋游武林遍探西湖諸勝屢過訪陸敬安廣文贈以詩云東山游釣暮雲邊經典傳家媿汝賢莫嘆無衣聊卒歲共憐有母傍餘年荒衙鮭菜新醯酪上國鶯花舊管絃廿載夢回江岸曉鷗波萬里接烽烟宥涵生平事母甚孝善武藝有膂力登山矯捷如飛鳥人莫能及自言目能見鬼神後殉難於揚營得邀恤典

黃韻珊孝廉憲清海鹽人才氣倜儻稱於一時戊午春間來游滬瀆作海上春樓詞三十首今僅記一絕云牓題豐海起高樓西人印書館供奉神仙李鄴侯謂王多恐私書人未見文章先鈔借牽牛謂印書事時壬叔方刊所譯天算諸書故詩中及此韻珊

工於小詞獨僥神韻嘗見其浪淘沙一闋云秋意入芭蕉不雨瀟瀟閒庭如此好涼宵月自纏綿花自嫣人自無聊別恨此時銷認取紅綃鳳箏音苦雁書遙醒著欲眠眠著醒燈也心焦清脆如哀梨并剪圓滑如燕舌鶯簧尤稱能手著有茂陵絃帝女華翼綸字逸秋居金匱之湯口登甲辰賢書山水師麓臺收藏極多其作畫也運筆如飛竟日可作大幅四五本元氣淋漓興會標舉其得意處直足上窺北苑性嗜酒交友處世一以率真子衡芳字若汀通天算之學同邑徐雪村有巧思於泰西機器之術能知其與同治初元設立廣方言館機器局延通於西學者紬繹各書若汀雪村應聘而往所譯者有防海新論汽機發軔皆有裨於實用者也雪村名壽有子建寅字仲虎能紹其學亦在局譯書三君著述幾至等身云

萬斛泉徵君字清泉湖北興國州人今之隱君子也生平研精程朱之學身體力行未嘗稍懈宋鼎鄒金粟其高足弟子也偕至山中臨流結茅讀書講道不求仕進時賊擾湖湘所居會當其衝一日賊大至徵君正襟端坐弦誦之聲淵淵如出金石賊為引退胡文忠公特為薦舉於朝奉旨賞七品頂帶級格也大吏贈以一聯云

絳帳一時培後輩。黃巾三舍避先生。臨桂倪雲癡。載之桐陰清話。謂此誠草野難副之盛名。亦國家非常之曠典。洵為不可及已。同治六年。延主龍門書院。士流奉為圭臬。此非山林中逸士哉。

何梅屋詠。上元人。工於詩詞。為幕府上客。惱辭技藻。名動諸侯。金陵既為賊窟。避居吳門。湘鄉左青峙太守。延之司筆札。主賓契合。比於苔岑。旋劉松巖大令。聘之至滬。上賭酒論詩。與予無日不相見。梅屋不能勝杯杓。而自言獨知酒味。嘗有詩調予云。王郎三十好青春。家在吳江住滬濱。大隱愛招三島客。小文神似六朝人。崑山片玉休論價。滄海遺珠豈合貧。我亦江湖來泛宅。願傾十萬買比鄰。余亦答以長歌。何郎才調古無敵。贈我新詩絕謝匹。縞以錦繩發光怪。挑燈一讀一擊節。讀罷拔劍斫地歌。當今滿地流氛多。囚鸞困鵠不得意。相逢海上悲如何。吁嗟厄運遭陽九。坎坷流離無不有。才人失職倍傷心。故土成煙黯回首。少時意氣輕風塵。胸中所有非詩人。今已無家嗟泛宅。約將傾囊買比鄰。東南一隅此樂土。挽輸千萬誠何補。誰說文臣不愛錢。到底將軍要好武。平生蹤跡湄君沽。猶存吾舌真非夫。幾回投筆思殺賊。母老敢許以馳驅。書生獻策既不用。庸奴富貴何足重。誤國誰完墮地醜。抹時孰是擎天棟。托身莽莽此乾坤。把袂樓頭與細論。休誇行篋詩千首。且盡當筵酒一樽。同時旅滬者有凌竹泉。竹泉名志珪。與梅屋同里。亦詩人也。垂老頹唐。竟以貧殞。傷已。

孫澂之學博。名文川。上元人。詩古文詞無不工。而尤喜經濟實學。生平精於賞鑑。人其齋中。吉金貞石。皆非秦漢以下物。多自為考訂以張之。在滬關司文牘。甚為當道所器重。與余往還頗密。余酒渴思飲。輒賜之。作東道主。蓋昔者元直訪水鏡而呼餐。固有古例可援也。嘗作二十八字向之索書通云。今朝又是花朝了。早起詩成酒未酤。偶憶孫郎多諾責。酒錢還肯送來無。詩去金至。并膳以梨花春二瓮。余亟作快語曰。孫郎可兒。金陵克復。襄辦善後事。以勞績保舉知府。

祝桐君司馬鳳喈。浦城人。宦於浙中。家富於貲。以好結納中落。生平篤於昆弟。摯於友朋。誠至懇惻。有足多者。精音律。善彈琴。著有與古齋琴譜。罷官後。移家海上。有終焉之志。所寶有秋聲琴。其凡生前之所愛玩也。餘姚周白山為之銘云。太冥孤桐。厥聲動心。鸞鴻翩迴。山川阻深。密親雲流。懷歸沈吟。清商振響。刁騷滿林。盛榮不常。驚霜墜襟。俯仰倚輝。惕在人琴。長孫安甫。能世其琴學。

同邑江弢叔湜。出先君子門下。家貧。授徒江邨。彌自刻厲。專肆力於古。先君子見其所作。嘆曰。子他日當以詩文名海內。然帖括不可廢也。顧自為諸生後。三踏槐黃而三見斥。遂絕意進取。飢驅謀食。之燕之齊。之閩之浙。北轍南轅。徬徨道路。學日進而詩益工。嘗至京師。依其戚彭相國。相國贈以俸錢五十萬。乃循例納粟為縣尉。需次杭垣。聊韡手版。聽鼓應官。棄詩人而為俗吏。聞者奇之。杭垣陷賊。弢叔脫身還蘇鄉儀。而吳門亦陷。四出焚掠。一家中雙親弱妹。同日殉難。弢叔先十日。挈弟穿賊營出。得達於浙。既遭奇慘。痛不欲生。旋復自浙至閩。友朋助以貲。刻其所著伏敔堂詩十三卷。而卒以憂憤殞其生。文人之厄。至弢叔而極矣。弢叔嘗偕嘯峰。步洲。至滬。流連攬勝。其蹤跡多在九峰三泖間。嗚呼。弢叔以詩名。犇走天下。所交多通人名士。盛相推許。而弢叔亦矯然自負。思以經濟才自見。不僅托之空文也。值世之窮。晦塞不遇。作客諸侯。刷身下吏。乃其末路耳。而天又從而摧殘抑挫之。正未知造物者之意何居也。

楊引傳延緒。以字行。號醒通。更難後。乃號魁補。少同里閈。初未相見。逮歸自蜀。始投縞紵。醒通刻苦於學。無所不通。而尤篤嗜詞章。生平作詩。殆盈數千首。痛自焚棄。僅存十之二三。編為獨悟盦集。葉文調生。采之入同人詩略中。余婦夢衡。醒通女弟也。病沒滬寓。聞信趨視。越日偕遊西園。落花鳥囀。耳目悽惻。庚申賊陷吳門。君卜五月十九日里中當有大厄。乃竟不先徙去。自罹於災。妻投於水。屋焚於火。二子擄於賊。身亦被斫幾殞。余馳書招之。未果來。余至粵後。聞其挈眷避居洋涇。噫。文人奇禍如醒通者。其尤哉。

葉調生廷琯。吳縣人。宋石林後也。吳門為人文淵藪。先生所交。皆一時俊彥。切磋既久。才譽藉甚。顧先生淡懷纓紱。肆志縹緗。鈞元閣微。好為樸遬之學。偶得一事。必窮其佐證。著有吹網錄。鶴陂餘話。沒後同人為之醵貲刊行。吳門淪陷。避地滬上。年已七十。而勤學好問不衰。性情和易近人。人多樂與之遊。生平交誼篤摯。嘗裒采諸家未刻詩。為同人詩略。凡百六十人。分存沒二集。此亦近日之文獻。盛時之鼓吹也。

馮景亭中允桂芬。字林一。吳縣人。道光庚子榜眼。長於曆算。鈎股之術。罷官後。究心西學。避兵至滬。當事延主敬業書院。士林奉為矜式。廣方言館既建。中允總司厥事。一切章程。皆所擬定。嘗見余致周弢甫書。極為嘆賞。以為近來談西務者。當以此為左券。蘇郡善後事宜。中允贊襄之力居多。學問文章。羣推為巨擘。固歸然一靈光矣。晚年乃卜居木瀆。

周白山。字雙庚。號四雪。餘姚人。詩文奇詭崛特。不作一凡語。工書法。善刻石。出姚梅伯門下。而不肯附弟子籍。時人目以為狂。嘗偕同邑趙益甫。刻其所作制藝。曰詰。遂肆力繩墨。時人又目以為怪。坐是奇窮。丐食滬瀆。倣西園一弓地。效君平妻廉。設卜肆。卒無顧而問者。余與壬叔偶與之談。歎為異才。招之下榻城外。供其饔飧。得以昕夕聚首。居半載。落落無所遇。乃謀歸計。後聞以冒試江南獲售。為士子攻訐被褫。因此抑鬱憤悒。夭其天年。嗚呼。科第倘來物耳。曾何足重。如僕庚者。有才而不善用其才者。與僕庚同郡人任竹君。工臨十三行楷法。精妙絕倫。徐金壘精寫篆隸。刻畫金石。數傾輩流。二君並名重一時。作滬上寓公者尤久。益甫名之謙。字撝。狂尤甚。於僕庚。而獨服膺江弢。此足見其心折名流矣。

吳縣貝青喬。字子木。工於詩。跌宕有奇氣。忠義激發。溢於言表。蓋辮香於老杜者。生平具幹濟才。遊食諸侯。足跡幾半天下。壯年嘗佐揚威奕將軍戎幕。不避艱險。冀有所樹立。顧卒無所成功。嘗於磨盾草檄之暇。著有咄咄吟二卷。具載當時軍中利病。識者以為不媿少陵詩史。從軍既罷。往游京師。既復之浙之歸。之滇之蜀。然皆落寞無所遇。而憔悴婉篤。一發之於詩。固深得於江山之助。非徒窮而後工也。著有半行

金詩存稾。錄其旅滬三詩。足覘其胸中所抱。滬城旅感云。喬市申江上。浮蹤滯十旬。壯心餘沸渤。蠻氣壓金銀。酒困牙郎夢。花明妓院春。輪囷猶有膽。撫劍獨逡巡。游西館歸憤而有作云。烽火光騰飛。母愁無端海。蜃結成樓。地分鵝鴨接。無定船走蜈蚣。毒愈流。和約萬年頒。錢糧邊防列。師固金鼇。鮫人蜑戶休相煽。會見中朝新墨。吳淞口云。江海此門戶。令誰保障堅。島夷開互市。捩卒廢屯田。猿鶴當年淚。風濤獨夜船。何堪重憶。獲。投筆學防邊。

劉太史融齋。名熙載。江蘇興化人。道光甲辰進士。官至翰林院編修。詹事府中允。以廣東學政引疾歸里。為經師設帳授徒。安貧樂道。怡然自得。著有昨非集。藝概兩書。秘諸篋衍。不出示人。同治丁卯。應敏齋觀察蘇松聘之主講上海龍門書院。時婺源齊玉谿方倘寓滬中。小駐於也是園湛華堂。屢相過從。嘗謂士人胸次。不可一日無光明磊落氣象。洵哉是言。足以覘劉君學養矣。

薛時雨。字慰農。全椒人。早歲甲科。歷守樺郡。才思超邁。長於詩章。妙解音律。其守杭垣也。值灰燼之餘。壹意撫綏閭閻。被其惠者無窮。同治乙丑冬。間解組歸里。往來於大江南北。問水尋山。與漁樵相問答。丙寅之秦淮。涉黃浦。偕滬上諸寓公流連詩酒。

啟視則齊子也。曰見此月色。最不成寐。能赴日間約乎。毛曰可。遂並踏月北行。漫步至園。園平橋九曲。登溪西一山。四望月皓如銀。上下明淨。山巔有小亭。於此少憩。繼至石梁。見有數丐偃卧欄邊。毛曰。此非先得我心者乎。齊子毛大並坐石上。誦所作舊游明月山詩。音響琅琅。若出金石。及歸東方欲白矣。此亦一段佳話。

張子祥。能。秀水人。自號篤湖外史。工花卉。生氣鬱勃。溢於毫端。縱逸如周服。卿。古媚似王忘菴。屏山巨幅。以尋丈計者。愈見力量。兼作人物山水。亦古雅絕俗。家有銀藤花館。位置精雅。四壁不著纖塵。喜填詞。尤擅長小令。並諳音律。嘗引喉度曲。抑揚宛轉。曲盡其妙。雖老樂工自嘆弗如。室人鍾氏。名惠。琛。號心如。工寫梅。作設色花卉。娟秀有致。亂後挈家寄滬。作寓公。有終焉之志。

林盍扶。外舅。名諫。晉。祖居同安。而寄籍臺灣。嘉慶癸酉登賢書。棄筆於津門幕府者。幾十有二年。試於禮部。屢薦不售。乃就挑為邑令。署安徽建平縣事。興廢舉墜。惠民多實政。戊子充江南同考官。官遊所及。北至燕齊。南至桂管。衡湘。西至黔蜀。足跡幾半天下。晚年偕寓滬上。宦囊蕭然。不名一錢。當已亥禁烟之令下。閩人在滬習貿遷術者。尤以此為大宗。勢洶洶且抗官。觀察亦部署營伍從事。變幾不測。賴君一言而尊前花底。頗有所屬。有謠雲慈君兩校書。尤所賞識。俱作小詞贈之。今錄其泮涇宴集一闋。調寄高陽臺。蒲柳傷秋。鶯花慰老。歐歌梅舞殷勤。黯黯閒愁。拚教付與真真。羊車慣引平康路。倩東風暗埽輕塵。話前因。酒熱香溫。誰主誰賓。天涯淪落何須怨。對挈渦一笑。倦眼迴春。海國江天。幾人似我閒身。看花但祝花長好。怕枝頭新綠如雲。趁微醺。譜按紅牙。題上紅巾。慰農觀察詞。亦有跌宕豪放者。純似辛稼軒一流。舟泊黃浦。調寄望海潮。浪擁江聲。雲浮海氣。奔流直下吳淞。巨壑騰蛟。危樓結蜃。遊天萬里。空濛。歊薄起魚龍。念蒼茫身世。寄與艨艟。濁酒孤鮮。銅絃高唱。大江東。八蠻重譯來同。算漢家長策。只是和戎。水驛馳輪。樓船激箭。海門百道能通。落日大旗紅。嘆蒲藤久撤。誰靖邊烽。聊把黃金買醉。歌舞向西風。慰農著有藤香館詞。江天歎乃。其一種也。二十年前所作日西湖觴唱。秀水孫淑次公。為之刻於同人詞選中。

齊玉谿。名學裘。婺源人。梅麓太守長公子也。能詩。遊北宋堂奧。書法尤工。性樂閒適。不求仕進。視極短窮蹙之力不及尋丈。出入一小童扶掖之。以為常。道光戊申。嘗來滬上。與毛君對山結文字交。一日偕游豫園。見石梁穹窿。跨水上。因約毛君乘月夜游。以潭清鏡澄境。必勝於晝也。是夕月白如水。漏三下。毛君已將就寢。忽聞扣門聲。

定。閩人至今德之。屢主泉漳會館董事。卒年七十。所著有吳中宦游草。先生無子。此生二女。長女沿沿即金。繼室也。繼余時年十有六。字之曰懷喬。

周弦甫比部。名騰虎。陽湖人。生平以經濟才自負。嘗署其門曰。有王來取法。無佛處稱尊。亦可覘其概矣。咸豐癸丑。偕湯果卿來滬。與余投縞紵。恨相見晚。宗稷辰居諫垣時。疏薦於朝。目之為策識深沈。才識邁衆。旋又見賞於湘鄉曾文正公。稱之為奇士。顧浮沉幕府中。屢徵不就。吳門未陷。徐中丞委之以城守事。募勇未集。而賊至。幾及於難。因走投曾營。乞師援滬。同治士戊。奉上官檄。勾當公事。時滬上方興疫癘。君竟惟其災。命不副才。良可惜已。兄公執少尉。名麼。上熟於史事。對客清談。往往背誦如流。自言少時有志於功名。從其先人遍歷四方。中間之楚之蜀之秦之燕趙。游蹤所至。輒有吟詠。嘗三十歲作暮春詩云。四季不堪三月暮。百年幾許少時身。哥慨深矣。別後聞其至粵補官。迄無所遇。弦甫長子世澄。字孟與。嫻學能文。金陵書局開。延司讐校。讀書頗能得間。亦後起之傑。

凌子與。名霞。字座遠。號病鶴。吳興人。明忠介公之裔孫。少有高尚之志。嘗偕七友結茗社。專在淬勵學行。令社中人或佐幕府。或建牙方面。而子與布衣草食。蕭然物

外。亂後避兵寓居滬瀆。敷門謝客。絕少往還。夙擅詩書畫三絕。下筆皆一卷淡遠迥異恢流。而尤嗜畫梅。顧子山方伯歎其絕無烟火氣。嘗謂人曰。世多狂。我甯狷耳。其立品如此。所著有天隱堂稿。歲歲刪之。十不存一。自云生平無一篇當意者。其於詩律可謂謹嚴矣。今為錄二律。題定圃廣文庚申紀事後。將軍驢背志如何。匝地驚烽障眼過。忠義幾人成鐵漢。東南半壁尚金戈。河山劫火歸詩史。木黍荒寒泣嘯歌。漫說廣文官獨冷。熱腸留貶淚痕多。六橋花柳已成塵。回首鄉關更愴神。烏戍秋風悲牧馬。白頭春夢獨懷人。三年家室常流轉。百首歌吟太苦辛。此日天涯同作客。團圞深喜結詩隣。

胡公轟雲閒人。名逸。以字行。自號橫雲山民。集試於有司不售。乃棄而學畫。蕭疏淡遠。不名一家。而於山水所造尤深。顧不肯輕易為人作也。書法通真大家。後又肆力於詩。人因號為橫雲三絕。與胡鼻山交最善。山人名霞。字不恐。當陽人。嗜金石。精篆刻。尤精究六書小學。入其室。屏幛几榻。皆漢碑宋軍持等物。生平好立崖岸。酒後輒謾罵人。人因目之為狂。同時客滬者有錢君叔蓋。精於鑒別碑板。而尤工摹印。性狷潔自好。獨負盛名。以節著。叔蓋名松。一字仲貴。家於杭。庚申歲破閶門死難。閒者偽之。近日吳江王秋言作書。極灑落。山水得北宋人法。花卉又似南田。人謂與橫雲山民異曲同工。

瀛壖雜志卷五

清 長洲王韜紫詮甫

宋小坡布戟。太倉人。為彭甘亭高足。垂老稍唐。賣字為活。奇窮日甚。饘粥幾至不給。所識多知名士。往來滬上者。輒以潤筆錢資之。嘗作笠屐小像。題者如林。梅伯有句云。死能埋我何妨醉。生不如人未敢狂。士叔亦有句云。一百青錢一首詩。小坡讀之淚下。余嘗在東園作消夏集。輒招之往。時有投贈之作。猶記一詩云。故人王仲宣。其才素傾倒。一別將月餘。足音何其杳。忽聞剝啄來。低頭向我道。咫尺使東園。迢著少炎暍。況又花木多。清流四圍繞。擕尊於其間。賦詩留鴻爪。

汪燕山。金陵人。以沈毅有武力稱於時。近有書燕山軼事。寄粵中者。讀之淚不覺涔涔下也。燕山余故友也。庚申之春。蘇垣陷賊。燕山避跡滬上。余一見如舊相識。時獲訂縞紵者。如湘鄉左孟辛。邵陽魏盧仲。陽湖趙惠甫。皆意氣激昂。高自期許。慨然以澄清天下為己任。每當酒酣耳熱。擊劍談兵。精悍之色現於眉間。惜以時無用之者。咸鬱鬱不得志。此兩年中幾於無日不相見。見必鼎飲達旦。孟辛酒膽輪囷。氣益豪邁。舉世無足以當其一盼者。而尤推重燕山。予亦謂以燕山之才。何難拔戟以成一

旟。斬將搴旗。立功於疆埸間。方今髮逆披猖。生民塗炭。正大丈夫馬革裹尸時耳。何乃久困於此也。曾幾何時。風流雲散。踪跡渺絕。余既窺廢退窩。甘為聖朝之棄物。而時懼以不祥名字掛人齒頰。故於諸君未嘗一字及之也。今覽其逸事。始知燕山赴蓉城之召者。殆十年矣。斯人不壽。天道何知。嗚呼。傷已。尚記在滬時。有贈燕山七古一篇。特追錄之。以見梗概。詩云。汪生矯矯稱奇特。健腕云有百鈞力。結髮從軍意氣豪。平生志早吞虜逆。倚馬草策獻軍門。欲使海內靖鋒鏑。一自從軍不得意。乃來滬地。溷踪跡。相逢忽在酒家樓。談兵酒半動頰色。吾謀不用氣沮喪。飄零市上無人識。東南一隅令重鎮。賢豪於此集裙屐。左家昆季俱好事。長者經濟尤無敵。一見汪倫盡傾倒。痛哭高歌傾一石。有時擊劍向後堂。裸身大叫劍光擲。士女寫出娟可憐。彊作腐儒弄筆墨。嗚呼。當今吳越苦烽烟。何不荷戈去殺賊。

左孟辛。名樞。其弟仲敏。名樾。湘鄉人。尊人青峙太守。補官震澤。隨宦吳中。僦居郡垣顧辟疆園。所藏史籍書畫甚夥。皆世所罕見本。稱為當壓家。亂後挈家避兵滬上。與余往還最密。載酒看花。剪燈話雨。殆無日不相見也。孟辛才氣縱橫。好談經濟。年僅二十餘。而詩文浩瀚卓犖。不可一世。洵天下才也。仲敏善畫。能刻石。辛酉冬。初附輪

舶至漢口。而由水道回湘南。余作詩三律送之云。君家好兄弟。與我最相親。離亂逢知己。艱難見性真。兵戈橫南北。天地正風塵。同有飄零感。栖栖到海濱。世尚攻文字。時方重將才。楚南兵可用。劍北釁誰開。報國康頗老。陳書賈誼哀。撫時堪一慟。欲別更徘徊。名父須承業。偏親尚在堂。天倉皇走吳越。豐稔念江鄉。何處無兵甲。當秋足稻粱。好為天下重。且復罄離觴。盂草臨別。以端溪紫肝硯為贈。并銘其上云。與子遊兮海之鑱。子之文兮海洋洋。贈子硯兮吾將別。吾心與海水兮俱長。別後余又寄以詩云。遭亂離憂百事灰。生平懷抱幾時開。萬言蓋學縱橫術。四海誰知經濟才。兄弟友朋皆至性。婦人醑酒有奇哀。湘雲吳樹參差裏。珍重江干報札來。後聞其從勞制軍至粵中。傲睨公卿。俯視流輩。頗遭物忌。既鬱不得志。乃上書郭中丞。欲還山讀書十年。然後出而用世。拂袖竟歸。卒以從戎陝甘。沒於軍營。命不副才。惜哉。

毘陵之學。遠出吾吳上。吳門文士。競趨時習。空疎鮮實。陽毘陵文士。則皆樸學媚古。彬彬述撰。登作者之堂。近所見趙君惠甫。其一也。惠甫一字能龍。名烈。文陽湖人。庚申春間。避亂來滬。時以文字相切劘。謂余作偶爾落筆。文彩便自斐然。特尚有欠追琢處。然正不必苛索耳。當讀漢書三過。均有劄記。尤喜覽釋氏書。同治初元。從軍於金陵。書局既開。延主校勘。近聞服官燕北。涖任易州。當道頗加器重。必能一展其抱負已。同邑吳沐盦茂才。名新鋤。為山子先生令孫。嗜酒。工詩詞。浮沈僚幕中。非其志也。

龔孝拱上舍。一字昌鮑。名公襄。仁和人。始名祫。繼改名楹。字太息。又字劉剌。名字奇特。皆出人意表。著元史。未刻。藏於家。孝拱先世藏書極富。甲於江浙。五燬於火。遂無子帙。隨宦居京師最久。能識滿洲蒙古字。常角獵城外。彎弓射雲。試馬蹋日。居然一健兒也。家傍西湖。湖山宛然在目。道光庚戌。林文鄉鈞。自京師回。道經杭垣。往訪之。孝拱持酒一壺。呼舟子同載。歷覽湖山勝景。遙望六橋烟柳。濯濯依人。不覺身行畫裏。偽寫滬上幾二十年。性好揮霍。友朋投贈。到手輒盡。於經通小學。胸次淵博無際。詩詞特其餘事。然為之輒工。書法直追晉魏。通來一切廢棄。專好天竺梵書。朝夕諷誦。亦當今之畸人哉。同邑湯少尉衣谷。名裕。乏性肥篤。內行醇備。以一官需次申浦。落落寡合。後為書局譽校。家於金陵。以樂善好施稱於時。

張歗山茂才。名文虎。南滙人。於學無不精造。而詩古文辭均無專集。生平喜為校勘之學。金山錢氏刻有守山閣叢書。小萬卷樓叢書。指海藝海珠塵。僅僅二集。其前八種。為吳有蘭所刊。

珠叢別錄。皆歗山為之讐訂。與余初未謀面。神交十年。而以一札通緘。紛亂後避兵來滬。始見之。令錄其來書。以誌苦冬之契。欽遲雅望。往尋有年。帶水盈盈。祇深引領。上月承手教先施。並惠頒秘籍。盥薇三誦。如錫百朋。感愧之私。非可言喻。虎賦質庸下。性復迂疏。學不足以希榮。才不足以逢世。負鉛學圃。抱甕灌畦。匪曰養高。聊自藏拙。二三良友。不寤其志。加以美稱。乃蒙過聽。不察虛實。藻飾適分。非所敢承。叩頭叩頭。執事產於元圃。瑀璵之品。望氣可知。使值昇平。假以六翮。承明金馬。未足為喻。何圖嚮鳳之采。閟跡荒陬。來游來歌。楚材音借。仲宣之依劉表。幼安之託公孫。其事可悲。其情可諒。來悔過自抑損。固見君子之用心。然如管李將郭。皆負殊才。同茲羈旅。人雖之感。庸復何傷。昔字文留金。撰成國志。鄭露從雲。輝嬛美者亦稱。並貽來世。以為不朽。執事藻采繽紛。鯨鯉日麗。率爾投簡。已賭一斑。記述所無。詎讓前哲。尤願執事亟為之也。虎鄙陋無聞。何足以益執事。盛意殷拳。敬誌襟佩。主臣主臣。春已過中。凝寒未解。惟為道珍攝。不宣。歗山後至金陵書局譽校。

管小異茂才。名嗣復。江甯人。異之先生哲嗣。異之先生為姚氏惜抱尚書外孫。著有內寄軒文集。嗣寓滬。小異隨身賊中。經歲始得脫。移家吳會。纏來滬上。主於英人令信。令信以刀圭擅名一時。小異亦雅好岐黃術。因譯成醫書三種。曰西醫略論。內科新說。婦嬰新說。風行海內。庚申春。應懷午橋太守聘。往客山陰。未幾而吳門失守。蘇鄉風鶴頻驚。小異奔走道路。竟以憂殞其生。在滬時。昕夕聚首。尚憶徐古春以海上賣藥圖求詩。余僅題二十八字云。病足三年倒篋箱。覺中尺牘宿春糧。平生嘗徧人間藥。要乞先生辟穀方。小異獨為七古一篇。頗能琢玦醫學源流。今追錄之。以見一斑。素靈古經真偽參軒岐。秘與誰其探。長沙太守傳湯液。百十七方珍玉函。金匱要略晚乃出。審察毫末稱奇術。六朝作者三四人。葛洪褚澄尤精實。李唐門選始大開。千金方論婉外臺。漸含康達趙陵性。蘭苣未免清蒿萊。此後危言紛莫數。方書汗牛竟何補。朱張劉李遂臆說。披沙揀金終無取。我朝藝術超漢唐。吾所服膺喻徐黃。通來略習泰西法。所論藏象殊精詳。吾聞醫師古有官。斟酌品味備溫寒。不知何代失職守。庸工操術為民患。徐君嗜古隱方技。日活數輩門如市。探囊饒有桐君錄。繪圖合與韓康比。此中源流吾所知。縱橫辯論人稱奇。昨者輕寒戮營衛。几案狼籍陳刀圭。君臣配合頗自喜。一飲僵卧煩欲死。談兵說劍空爾為。趙括陳亮真愚子。方今神州如沸羹。波濤掀翻逮蓬瀛。方壺圓嶠仙帝京。暴腮鼓鬣騰鯢鯨。藥能中物珍莫輕。持歗真宰親調烹。二

豈奔匿滄海清。從君遺逸歌昇平。小異於古文亦具有家法所作張初初傳葉文調生家入鷗波漁話余亦登之鷗隨餘談。

張南坪茂才。名福僖。歸安人。通天算之學。棄學使觀風拔冠一軍。名譽鵲起。卒以不工時文。不能列於前茅。生平布衣蔬食。居貧耐苦泊如也。索筆海上。時與西士紬繹疇人家言。然未有成書。徐君青中丞撫府吳中。徵之至幕下。庚申城陷。僅以身免。同治初元。湖郡被圍危急。南坪老母弱孀俱困圍城中。乃冒險往省。卒為賊所獲。疑為間諜。南坪大罵不屈。備諸酷刑。遂遇害。賊懸其首於竿。凡賊過其下。仰而視之。奮。輒病寒熱。於是營中驚為神明。以禮葬之。嗚呼。豈其忠義之氣蘊而不散。作厲鬼以殺賊歟。所著有彗星考。日月交食考。事定郡中紳士為之請卹典。贈國子監學正。或有詩弔之云。男兒斷頭死。未必非考終。仲子凡原下。魂魄毅且雄。平生性質直。頗有前賢風。廿年學天算。列宿橫心胸。書成彗星考。西法皆開通。攜來吳市上。傾倒撫部公。晚遊東海隅。回望炸煙紅。鰕蟹七十毋。葉折射虎畫。思量問道入。迎自千戈中。親朋走相送。黯淡無歡容。千言蠟凡書。密密衣間縫。茲行勉將士。內外期交攻。崢嶸賊壘滿。顧望山城空。歧途談投足。適與羣凶逢。羊羣更犬繫。試頸拔棱鋒。張目詈罵賊。吾血當成虹。誰能草間活。負此七尺躬。嗚呼。惟仲子。不愧孝與忠。魏魏趙觀察。大節堪追蹤。羣思牖下畫。祇與牛毛同。

滬上近當南北要衝。為人文淵藪。書畫名家。多星聚於此間。向或下榻西園。兵燹後僦居城外。並皆渲染丹青。刻畫金石。以爭長於三絕。求者得其片紙尺幅。以為榮。至其軒輊所在。未能遽定以品評。風雅之士。著有論書十二絕。論滬江書畫七絕。於滬上寓公。比諸管中窺豹。略見一斑。論書云。家法蘭亭族望尊。難兄難弟並馳名。獨能一洗書林習。不重錢神重酒兵。王竹齋王鐵史閒士清高號白雲。卅年聖教究心勤。滄桑以後談前輩。魯殿靈光只賸君。張雲士吳興擅伯魏羣林。用筆停勻世所推。閒說何郎曾賞識。至今清望冠書臺。湯伯勤敵應輸吳鞠潭。揮毫直欲起波瀾。學篆大字蠅頭楷。美女英雄一手攤。吳鞠潭雪香狂草走龍蛇。孝拱真書自一家。三百年來論怪體。還之應並板橋誇。王雪香養孝橫雲山民擅三絕。一縑倭國價連城。可憐書法空當代。竟被丹青掩盛名。謝公佩父於令楊補之。畫專山水重當時。偶將餘技酬知己。落紙雲煙自製詩。楊佩小楷還推莫直夫。羊裙班扇得時譽。曉風楊柳原超絕。石板桐琴稱也無。莫直夫金石名家刻畫工。臨池染翰興尤濃。性靈雖好清寒露。也似文章少正宗。錢衍生書到清凌洵有神。跳龍卧虎獨超倫。南江近事君知否。曾辭邪魔攝竊人。郭少若論絕世好風姿。王海鷗同金少芝。正似少遊吟芍藥。被人識是女郎詩。王海鷗金吉石妻露懸鉤久失傳。邯鄲聞聞得真詮。紛紛流俗專門戶。誰識簪花格自然。蘭生女史論滬江書畫云。滬上曾來何太史。廿年前是大書家。前輩而今老氣頹。唐基滿紙龍蛇信。筆鋒畫筆還推禮道人。王秋言折枝人物盡超倫。此中若再分優劣。人物新羅繼後塵。雙瑣齊名金保翁。閩中風雅映江東。翁禮山水人蘭生工畫平生賞鑑真成癖。豈獨區區壽世功。筆情漉肌胡公壽。花葉規模張子祥。若待當頭施棒喝。自然鼻觀木樨香。璉伯行書原活潑。鞠潭小楷亦精神。墨池南久三分黑。九轉丹成氣象新。任家昆季老蓮派。信長阜夫何不兼師松雪翁。更有伯年真嫡子。並皆佳妙本相同。直夫褚楷都循理。法度拘迂少獨能。若使此中有我在。定然妙合自神凝。莫直夫觀此於滬上書畫家。稱為專門名家者。畧具此矣。

吳淞口海灘相傳有神鐘一。不知自何處來。鐘身甚巨。在天后廟門外。半陷沙際。潮長則沒。潮落則見。聞諸故老言。道光二十四年。吳淞口海潮大漲。洶湧奔騰。異於往日。鐘為潮疾捲而至。約重二千餘觔。銅質斑然。惜不識其款識。時聞風雨作吼。同治甲戌六月朔日。忽失所在。疑為沙所埋。乃偏尋無迹。好事者輒謂鐘有神。仍挾風潮而去矣。其或然歟。

同治癸亥春。合肥爵相統軍抵滬。駐節城南。僱民夫掘塹為營。於土中得銅鏡一。圓徑尺。為土花侵蝕者半。青綠熒熒焉。背銘十字。楷法嚴整。頗似唐刻石經體。文曰壽比廣成子。貴如郭令公。掘得者憤之入城市。向骨董肆求售。肆翁以銅貴秦漢鏡為元物卻之。令豫撫錢公轉運在滬。聞獲是鏡。欲購求以獻。為爵相識。而其人已不知所往。桐華館主時亦為滬上寓公。曾一見之。乃凡銅耳。不足貴。惟銘文適為爵相令日識者。是不奇在鏡。而奇在銘。即不及生為珍玩。而適得於其立營之地。滬上之役實為合肥相國勳業始基。可知一物之微。亦非偶然。此亦滬上一段佳話也。

國初三吳壇坫最盛。滬上亦風流相尚。美人名士。文酒流連。殆無日無雅會也。時滬有名校書玉烟者。雪膚花貌。慧麗非常。張君宏軒最所眷愛也。宏軒名錫燦字悅九康熙乙未進士官至刺史。玉烟善飲酒。凡飲席必來典觴。且能使意之所屬。密為投意。令不苦飲。宏軒常舉以告人曰。如玉烟者。可稱傾城悅名士者矣。玉烟亦號玉娘。毛西河遯跡滬上時。曾於席間贈以小詞。謔之不容口。於是玉之聲價。震於一時。同時滬妓倩扶玉骨冰肌娟妙無匹。亦為宏軒所暱。一日雲間諸乾一董蒼水於重陽後。作神山之會。時喜東

吳梅村在坐。連覓女郎倩扶不能得。夜分宏軒從滬上來。投刺後吳命以己車迎入。使者傳覆需兩車。人頗訝之。及至則扶一衣冠少年。光艷照射。若薄雲籠月。人各起步立。不敢詢姓氏。及移燭燭之。則倩扶也。一座譁然。此亦風流之韻事。承平之佳話。扶鸞之戲。在在有之。近日莫盛於滬間。月一舉。入壇者無不畢至。其始在小蓬萊後有數處。箕仙與人談言微中。卜病決疑。亦頗有驗。然罕解休咎。惟勸人作善。遠因果以寓勸懲耳。亦有贈以詩詞偶語者。格言彝訓。盈司稟牘。神道設教。未始非沈湎之藥石。不知在壇者果能齋心祓慮以相從耶。

楊泖漏於吳淞濱建有小滄浪亭。以為玩月觀濤之所。騷人韻士。必於此勾留信宿。題詠詩篇。嘯傲景物。泖漏下世。亭亦就圮。遺址尚存。為八景之一。當時陳如征澤泰為之作記。謂楊子年尚富。可出而仕。乃伏處江濱。與琴師墨客。刻燭聯吟。得一佳句便欣然忘食。殆自全其天者耶。

余在滬城。無山可登。無景可玩。闤闠囂塵。桎梏若楚囚。不得已。輒與屠沽輩詣黃壚痛飲。醉後抵掌高歌。時與李君壬叔作蘇門長嘯。時人目為狂生。不屑意也。上海莫有三神山乎。烟波浩渺。余將褰裳從之已。

余居北關者。前後數年。秋高月明。忽聞遠聲出於牆外。幽怨淒厲。鄉心為碎。令人輒喚奈何。秦西女子瑲瑲。年十三。善撫琴。嗚咽愴惻。若斷若續。聽之殊不勝愁。西鄰有秦娘者。綺年玉貌。為西婦中翹楚。雅好操絃。而尤工歌曲。其聲清脆如裂帛。駐月停雲。未足方喻。歌闋餘韻繞梁。猶若盈耳。嘗偕周公執湯衣谷前往聽琴。秦娘為撫數弄。其聲抑揚高下。頃刻數變。滑如盤走珠。朗如瓶瀉水。雄壯如鐵騎千羣。銀濤萬頃。悲怨幽咽。如羈人戍客。髮婦思女。有不可告人之哀。真可搗腸人神志也。時祝公子安甫。柳君司馬之時祝滬上。亦呼僮抱琴而至。為奏平沙落雁一曲。音韻悠揚清越。真可為俗耳鎮砭。秦娘亟稱善。

向所稱滬城八景者。名人多有題詠。曰海天旭日。黃浦秋濤。龍華晚鐘。吳淞烟雨。石梁夜月。野渡蒼蒼。鳳樓遠眺。江皋雪霽。後覆君西塘亦創為吳淞八景。曰春江烟雨。斷岸潮聲。橫橋秋月。野渡蒼楊。滄浪遺址。古塚殘碑。茅菴遠火。遍徵士流題詠。積成卷帙。其所謂滄浪遺址者。楊泖漏曾築小滄浪亭於水濱。春秋佳日。招集賓朋。籍作勝遊。入死亭圮。遺址僅存。其曰古塚殘碑者。里民楊春妻顧氏為強暴所迫。氏與春共投江死。里人義之。為建墓立碑於江上。其曰茅菴遠火者。淨土菴在江口立燈竿於此。俾揚帆者識認汊口。晦夜行舟。一燈熒然。光照數里。

余始游滬城。道光戊申春間也。其時先君子授經北關外。留滬三宿。曾作滬城感事詩四章。頗謂不減唐衢痛哭也。其一。海上潮聲日夜流。浮雲殷壘古今愁。重洋門戶關全局。萬頃風濤接上遊。浩蕩東南開互市。轉輸西北供徵求。朝廷自為蒼生計。克出和戎第一籌。其二。蒼茫水國滯春寒。鯨鯢消餘晏海瀾。閭里共欣兵氣靜。江山始歎霸才難。殷憂漆室何時已。痛哭伊川此見端。遠近帆檣貫胡集。一城斗大枕奔流。其三。烽火當年話劫灰。金銀氣溢便為災。中朝魏絳紓機畫。窮海樓蘭積怠猜。但出羈縻原下策。能肩憂患始真才。於今籌國詎容誤。爛額焦頭總可哀。其四。海疆患氣未全舒。此後疇能防守疏。應有重臣膺管鑰。早來絕域會舟車。土風誰補蠻夷志。波畢令登貨殖書。千萬漏危何日塞。空談國計急邊儲。

余少有高尚之志。以雲烟為靈景。視榮貴若土苴。雖逐臭海濱。慕殖滬曲。究不易其初心。卜居北關。人跡罕至。老屋三椽。竹木蕭瑟。一日秋風已至。獨坐屏人。偶見一葉飄墜於地。靜中有覺。記之以詩。自憐早插紅塵鄉。帶水拖泥骨未仙。陡覺靜中微有悟。風吹一葉墜庭前。

余僦居北關外。庭中頗有隙地。因種梧桐數本。鴨脚桃十餘株。西風一起。便有蕭瑟意。離家已久。鄉思雜生。午夜讀書。燈影顯淡。坐愁不寐。寒月上窗。思及里中諸故人。往往傷心出涕。欲作唐衢之哭。而里中諸故人亦無一字相及者。殊可喟也。因作二十八字。寄通道人云。花開不見楊汝士。憶著家園興味孤。為裹去年強作別。今年書札一行無。

梅伯繪幟綺圖。成嘯茸城胡公壽題詩。思久未屬。乃倩壬叔提刀。壬叔曰。非得蔡韻卿捧硯不可。韻卿者滬之名妓。公壽所悅。不輕與人見也。壬叔既見韻卿。即與之爽。爽能進以冰桃雪藕。曰聊以洗滌詩腸也。韻卿因為磨墨拂箋。顧壬叔曰。請儻詩倩。壬叔援筆立題二絕句云。難了茫茫蘭絮因。劇憐清淨女兒身。盡教紅粉歸香界。大向花叢展法輪。幟綺何如不幟便。綺情深處即真禪。阿難不入摩登席。那得楞嚴第一篇。詩成為奏塞鴻之曲。聲調遒逸。是亦閨閣韻事也。

華亭雷鈞軒。於闤闠購得鐵壺一柄。質甚古雅。梅伯繪圖。劍人題詩云。鐵龍入海吟不起。跳向壺中鐵天地。日膏月汁造化鑪。鐵骨錚錚任陶鑄。浪沙淘洗千百年。物以無用形質全。石鼎不作軒轅去。且折梅花供雪天。鈞軒遂自號鐵壺外史。鐵壺一

微物當棄置市廛。輒加拂拭。偶得名流物色。而聲價頓增。光華遂著。物之遇不遇何如哉。

自元興海運之法。歷代間一行之。道光甲申河決高堰。朝議漕艘改由海運。彙集上海。用沙船蜑船等諸海船兌載開行。丙戌正月。各郡並集。自南及北五六里。密泊如林。幾無隙處。元夜萬艘齊燈。尋丈桅檣。高出水面。恍如晴霄星斗。回映波心。上下一色。誠鉅觀也。

豫園為前明潘充庵所建。時自四川布政龍官家居。出資營造。垂二十餘年。而成地約四十餘畝。極亭臺池沼之勝。迨我朝乾隆年間。潘氏子姓式微。園亦漸圮。徐書城有過潘氏廢園詩云。空林微雨落花紅。昔日繁華似夢中。依舊玲瓏一片石。更無人倚笑春風。甲第今來車馬稀。斷橋流水淡斜暉。可憐芳草萋萋綠。玉燕堂前鴉亂飛。亦足見其悲涼蒼莽矣。時申浦初通海舶。商賈雲集。潘氏急於謀售。家遂以賤值得之。歸邑廟為西園。分地修葺為各業公所。後遊人日盛。園中競設店鋪。竟成市集。凡四方之山人墨客。及江湖雜技。皆託足其中。迥非向時布置。固不必於亂後有滄桑之感矣。法國防兵。撤防後。距滬數隔。毀不可復識。斯亦園林之一厄。

城隍廟後園。地最空曠。放生之羊。不下百數。其羊老者毛拳無地。角長厚天。時於山石間三五成羣。相鬥為戲。負者輒逸去。旁多茶寮。嘯茗者每於晚間。喜觀羊鬥。其羊日日出遊城外。或渡黃浦。船至浦東。遊倦乃還。居民遊客。無敢害之者。有一三足羊甚奇。後二足而前一足居中。亦行走能行。已十餘年無恙。當紅巾踞城時。賊人乏食。或有烹羊果腹者。皆猝死。粵寇逼境時。法國防兵也駐園中。一法兵盜羊食之。亦斃。殆物久而有毒歟。

豫園後門左臨池五石。峻嶒錯峙。奇峭入古。相傳是王氏素園物。髯大士奎宿寒山拾得等狀。兵燹之後。僅存其一。按東西兩園奇石非少。西園一亭旁各石俯錯。偃仰自遠望之。畧具人形。或亦以五老呼之。法國屯兵其中。遂為所毀。湖心亭西。一峰獨踞。透漏玲瓏。高與玉華等。西園記中所謂奎星石是也。而今皆不可見矣。法兵既撤。園石荒涼。鮮多性異。池中有一巨龜。嘗夜出嚙人門戶。人有獨行過之者。數為其所咥。倍蛻入園。如逮。竟有灌足登流。躍入水深處者。法而呼之。則言所見殊非此處。亭榭樓廊。無絕處。凡人招之往遊。耳於是相傳。園雖有來。好事者。議築短垣一周。以禁之。閒。

癸丑。閩粵會匪戕官踞城。劍人避兵余家首尾二年。栖遲斗室中。一榻孤燈。苦吟午夜。亦無有心人過而問者。曾作草土餘生記。述其陷賊得出事。先是劍人以他事入城。官軍驟抵北關。外城閉。賊目素耳劍人名。欲強留之。以詭免禍於神前卜籤。易僧衣冠吉。昧夫賊啟城驅鄉人出。遂脫於險。劍人作滿江紅詞一闋。寄於圍城中徐君紫珊。海水浪漫彈不出古之懷抱。誰羈汝行空天馬。三升粥料。天下豈非吾輩事。河山悵望風雲奮。莫閒鷗心緒只閒愁。商量好棋敵侶。從相保。湖海士。空推倒。瀧西風男兒熱血。一腔難了。虎帳無人聞鬼哭。蜃樓有霧迷春曉。獅寶刀四顧忽茫然。英雄老。嗟乎劍人。自滬城亂後。避地無恨。礮火光中。浩歌此曲。不啻淵然出自金石中也。

余寓之南。都美國婦秦嬡者。國色也。家有西國縫衣奇器一具。運針之妙。巧捷罕倫。上有銅盤一。銜雙翅。針下置鐵輪。以足蹴木板。輪自轉。運手持綢盤。又細針密縫。頃刻而成。余偕孫次公往觀。次公口占二十八字貽之云。鵲口銜絲雙翅開。銅盤乍展鐵輪迴。摻摻容易縫裳好。親見針神手製來。近時器盛行。縫人每購一具。可抵女紅十人。

吳漁山與王石谷同邑。相友善。而畫亦相埒。惟漁山老年好用西洋法作畫。雲氣縣渺凌虛。迥異平日。或傳其晚年竟從西教。浮海不歸。張浦山畫徵錄。稱石谷因漁山借其所摹大癡畫不還。遂與絕交。人疑石谷友誼敦篤。未必因此細事遽爾割席。迨

觀徐紫珊所跋。始知漁山於後果入西教。則石谷之絕交。非無由也。紫珊跋楊西亭所寫漁山小像云。余嘗於邑之大南門外。所謂天主墳者。見卧碑有漁山字。因剔叢莽視之。乃知即道人埋骨處。命工扶植之。碑中間大字云。天學修士漁山吳公之墓。兩旁小書云。公諱歷聖。名西滿。常熟縣人。康熙二十一年入耶穌教會。二十七年登鐸德行教上海。疾卒於聖瑪第亞。瞻禮日。壽八十有七。康熙戊戌季夏。同會修士孟由義立碑。蓋道人入彼教久。嘗再至歐羅巴。故晚年作畫好用洋法。西亭此像作於辛酉。其時猶未入教也。然則據此漁山亦海上寓公之一耳。一入彼教。便爾齒冷。甚矣晚節末路之難也。

唐書藝文志。凡小說家書。無不採錄。獨不及應制之賦。試帖之詩。明史藝文志。不列名家時藝稿。蓋史例宜然也。今新修邑志。凡工於帖括者。亦得附錄。雖曰剏格。或於體例不無少乖。蓋邑乘固為史之支流也。且此等豈得言文。恐不屑以之覆瓿糊窗耳。

邑志藝文。雖經校補。尚有漏遺。特就所知摭拾如下。陳塏。字寧平。著片石山房集。黃師愚。字雖城。著有酒香山農集。蔡乙青。字明濠。著有藜堂詩鈔。沈瞻華。字鏡澗。著有

攬秀堂集。沈芝蘭。字安之。著有海日樓集。沈芝蓮。字晞之。著有希雅堂集。並足頡頏前哲。追逐時賢。而邑乘弗為登豈由未之見歟

趙謙士。名秉冲。未達時往遊京雒。羈旅中無曹邱生者。意將旋南。而遲滯未決。兄賓君觀察。以蔭官中書。逢純廟避暑熱河。賓君在扈從之列。因請與偕。一日上坐碧紗幬。謂某相國曰。此處須書畫各四幅。相國出商諸賓君。倉卒無以應。謙士請於兄敬寫。真草隸篆梅蘭竹菊以進。上嘉問誰所作。相國以秉淵對。召見。將有賜。秉淵對以出自臣弟秉冲。名遂上聞。反自熱河。適慈勤殿人員缺出。詞臣罕克充其選。急欲得人。相國以趙名上。惕惕恐格於例。上曰即熱河作書畫之趙某耶。立促召之。許以諸生掛朝珠入直。旋賜舉人。值上七旬萬壽。獻古希天子寶。後十年獻八臻耄念玉印。俱悅聖心。自中書洊擢卿貳。嘉慶初年。進少司空。誠十載一時之遇合也。此為前賢之軼事。海國之美談。而何以邑志遺之歟。

褚文洲明經。意致蕭疎。才情恣肆。不修邊幅。不事生產。婦家殷阜。外姑特為周恤。欲飯飯之。欲錢錢之。若覆育子弟。誠無以加。外姑沒。翁憎其管。禮意寖薄。褚固傲骨嶙峋。恥寄丈人峰下。乃益貧困。後逢高宗皇帝南巡。為人投刀獻賦行在。驟獲千金。因

置錢肆中收子金。為新水資。未幾。店發。諸力索之。店主人自縊。其子控之訟庭。後事雖白。而千金耗矣。書生福薄。其褚之謂歟。

說部載錢鶴皋女遇仙事。傳者異詞。毛對山斥其荒誕。不足據。固傲有識。然先後邑志都采之。則事非無因也。相傳錢女名蕙馨。姿容絕世。錢謀起事。生歷女於黃歇浦家。內造隧室。置三年糧。許以破賊即出。後鶴皋賊。香遂長埋。白楊衰草。無有過而問者。康熙壬辰。諸生陳佑經其地。見箭壘諸遺跡。訪之土人。知為鶴皋故墟。西北百步許。為女墳。登覽憑弔。詩以弔之。徘徊間眄。色籠烟矣。曾覩雕墻峻宇。在林影中。有傻鬟攜絳紗燈導。麗姝姍姍至。妝束濃豔。環佩璆然。邀至其室。既而設饌。水陸備陳。陳叩氏族。春山微蹙曰。頃蒙賜詩。潤及枯骨。使埋沒幽魂。得復昭然於化日光天之下。是以久子一盂相敬。祈無我讒。冥誣作山魈水魅。貽禍生人者。乃使綠衣女覓醆勸酬。又命紫衣女郎作迴風舞。長袖翩躚。幾欲凌飈仙去。舞畢。賦詩。有難得天台是阮郎句。陳意餘。次韻郝之。潸然淚下曰。妾非效桑間濮上也。特以郎君情重。不能相捨耳。固知不可玷君子。況三生石上無一笑緣。何陳遂起而辭別。攜手相送。至橋邊。吟短絕句云。蟹東籬環泣送君。依依難向小橋分。他年不斷情緣處。栢酒堤澆隴上雲。

珍重而別。行數武外。偶一迴頭。則荒草茫茫。月殘半轉。身在墓門亭角邊也。此出自青浦諸晦香明齋小識。與邑志少異。為得以盧充幽婚。污蠟貞魂。錄之以廣垂聞。並好作東坡之說鬼哉。

海鹽祝君。掌教敬業書院。學愛妾偕至。居相近。有待字之女。綺年玉貌。體能輕盈。能詩善繡。為芳閨良友。未幾。女適人。倡隨不萬。有彩鳳隨鴉。文鴛逐鴛之歎。願守空房。伴孤帳。謹持女紅。長齋禮佛。暇或詣祝。挑燈欵語。恒至兩夜。一夕忽於人定後。啟關齋出。不知所之。偵騎四發。冥搜無迹。後於尸浮於河。兩女猶縈相偎抱。體子冶明經為之作傳。備載端委。語多奇麗。可新耳目。

羅燾。字春淵。工填詞。裁花鏤玉。手奪春鮮。時有柳三變張三影稱。尤好冶遊。每至章臺。流連忘返。正如西域賈胡。到處輒止。既而牀頭金盡。移居千山之左。門逕幽深。與市廛遠隔。一夕盜至。母夫人趣婢。婢皆驚匿夾幔間。乃自起拒盜。暗中揮擊。一一仆地。盜盡辟易。此固巾幗而鬚眉也。武吃氏之技勇。恐亦選諸。羅母平日怯弱。如不勝衣。而臨變趨捷。雖白挺之徒。當之輒靡。談者以為奇事。

余嘗與毘陵吳沐盦茂才。觀荷南園。於時涼露初晞。清芬遠透。花光波影。摩蕩於喜

微朝霭間。殊覺會心不遠。余於葉底覓得並頭蓮雙朵。囑沐盦填詞記之。庶幾無負此花。沐盦於一食頃填念奴嬌二闋。詞旨佳妙。歎其敏捷。當時余謂之曰。古云慧音易好。其信然歟。此題作者宜是吉祥文字。乃四注旁射。觸緒紛來。詞人多感。斯言不我欺也。沐盦亦為失笑。令檢諸行篋。二詞尚在。具錄左方。偎紅倚翠。算凌波誰似栖香雙影。水珮風裳。惟夢好。同領曲池清景。柳綰同心。行牽長帶。鶴露何曾警。亭亭清蓋。眠香軟護。安穩。映水緣。鬢重重。鯉魚風裏。聚散憐蓮梗。野宿鴛鴦。知幾許。爭擬花宮文豔。憑趁。董風。舞衣未落。為祝團圞永。芙蓉江上。玉環芳約。誰有。綺裳翠珮。怪花工。何事生成佳耦。出水亭亭。泥不染。生小紅。挺相守。兩兩同心。盈盈並蒂。綠夢魂銷久。凌波。雙影。芳塘。一夜春。遠。幾許。等。閑尋。蓮。三生。佳約。好事。知。酬否。照。水。鴛鴦。三十六。芳思。可。能。同。剖。搖。曳。萍。波。棲。香。夢。穩。風。信。誰。傳。憔。悴。鷺。奉。花。底。應。羞。孤。影。銷。瘦。

城中巨室園池。多與黃浦潮通。每以潮來。獨高為祥異。化龍橋為喬氏世居。飽事前有小池。一夕潮忽至。直通堂上。高一二尺許。潮退。行藻浮萍。淋漓滿壁。莫不驚異。未幾。喬公光烈。為湖南巡撫。其弟照。為浙江提督。後三十年。陸氏竹素堂上小池。亦通潮。高於往日。陸耳山先生旋為工部侍郎。著四庫全書提要。名振海內。一時皆以為

休徵。是亦海陬嘉話。

癸丑會靈之亂。徐紫珊上舍陷於圍城中。余寄書力勸之出。紫珊會書往復。深自剖晰。且言在閩人會館定計復城。已有成謀。不料事忽中變。喋血倒地。當難初作。將君劍人往詮之。紫珊屬作哀公傳。且令詳敘殉難本末。哀公蓄有四犬。皆不食死。吏屬作義犬記。而為哀公成殮如禮。劍人將別啟篋贈金數笏。指其新居歎曰。此將為壙矣。言極沈痛。惟裹足不出城。是大失著處。即使名重通留。要可用計脫也。懇懇危地何為哉。卒至蜚語相誣。無以自白。平素知交。將其昔日詩文贈畫。悉行刪雜。則殊可喟也。紫珊生平為邑中籌辦公事。以能敵稱。惟功罪不相掩。故德怨亦時參半耳。紫珊來書為錄二通。特語多過激。斯其所以取禍歟。第一通云。就衰之年。時有小疾。閉門日多。與適人才士應接日少。即劍人兄雖心儀有年。去歲始纏綿交。非盡關球懶也。昨蒙惠書。見愛之真。相諒之切。雖未識面。可謂知己矣。渭仁以虛名老嗇。為地方祭酒。致遭羈縶。總之輕量而不智。夫復何言。當此人情向背。物議騰興。以有為無。以無為有。任人好惡也。切以區區朝不坐宴不與之人。獨能守義不回。頓遭逼勒。雖殞身碎首。喋血當前。而不顧。亦可謂不沒初心矣。不意飛語流之自上。究其故不過以此

大題。歷兒輩傾家助餉。而不知無家可傾者矣。破巢之卵。奔走無告。渭仁曾有詩云。潮頭空費三千弩。牆背虛傳第一人。豈有逆以斷免國是如此。尚可為耶。一九之地。使生民塗炭至於如此之極。天耶人耶。皆緣功名之念重。忠愛之心輕。我家司寇云。作官之日少。作人之日多。作人之日少。作鬼之日多。惜乎此輩未聞斯語也。屬書聯句附去。慈劣不足供一笑。臨書莫罄所言。第二通書云。忍死苟活。槁枯一室。家君來奉到手書。慷慨請之。想見酒酣耳熱。拔劍斫地時也。喪念之深。感入骨髓。時事何可言。我輩中羊犬豕雞。畢命於危廚而已。且閩厚小固人利己。設為方畧。以凌善類。東南元氣傷矣。當局者居此為奇。非為之不能。實能之而不為。必有槩然入告之文。斐延齡掩有為無。指無為有。陸宣公謂其愚弄朝廷。甚於趙高。而況趙高比比耶。他日烟沈潮息。有心人必有著述。恐見者以為偽書譫籙。蓋二千年史籍所未有也。國體官方。兵威士氣。掃地盡矣。當此家無餘糧。路有餓莩。雖欲保首領以沒。未知天定何如耳。不能盡言。手此奉報。紫珊於圍城中。寄其所作數誌。欲余傳之。以明其心。令為具錄左方。寫恨云。不信雄狸輩。能成彪虎姦。安危原有數。抱恨豈妻維。自注妻維適徙主曰。陛下忍數日每臣使社稷危而復安。日月幽而復明。癸丑八月五日。陛下余見觀緊斯云。至七日。事無成。將變。余在廣安會館。嘗血滿地。癸丑十二月二十五

日。紅巾數十人擁余至偽署。脅余出覓取筆書二十八字示之云。比戶排門括蓋藏。天教浩劫歷紅羊。寒家所有惟書卷。難餉軍中半日糧。二十七日賊以脅貲不遂。將斬余已脫衣矣。忽釋之。因於花神樓題壁上云。死為厲鬼助天兵。手縛狂屋戮駭鯨。可惜殺身非報國。自注殺身非報國。皆不與。他年圖史要分明。甲寅立春日。花神樓獨酌云。人日逢春不當春。拘樓空憶草堂人。昨宵入夢門多鬼。侵曉題詩筆有神。一路誰司深淺劫。三生誰識去來因。自注時余絕粒。忽傳好語催歸去。剩得尊前未殺身。甲寅八月五日致祭哀明府埋處云。披髮騎龍望神旌。經年鼙鼓未休兵。人間我豈常存者。世上君留不死名。怒控寒潮猶撼郭。魂歸來鳥已無城。可憐碧血餘雙淚。家祭何年慰太平。

平話始於柳敬亭。然皆鬚眉男子為之。近時如曹春江馬如飛。皆其矯矯傑出者。道咸以來。始尚女子。球喉玉貌。脆管么絃。能令聽者魂銷。向時多在城中土地堂雜神廟。日午宵初。聊為消遣。徐月娥汪雪卿皆以豔名噪一時。兵燹以後。都在城外。推為此中翹楚者。則如袁雲仙。吳素卿。朱幼香。俞翠娥。吳麗琴。並皆佳妙。令時繼起者。則又有朱麗卿。陸琴仙。陳芝香。金玉珍。張翠霞。吐屬雅雋。頡頏前秀。每一登場。滿座傾倒。其聲如百囀春鶯。醉心蕩魄。曲終人遠。猶覺餘音繞梁。此又於裙釵中別開生面

者矣。或為集句贈之云。玉臺閒咏新詩句。金屋難藏沒字碑。是猶不失為閨閣風雅蹟。其有盲女彈詞。則所不取。雙瞳既失。而猶以聲藝售。此則地獄之變相也。

黃浦中向有船姑。暑如蜑戶。日將暮。駛附海船。分宿各艙。其海船全身白堊。俗謂之白肚皮船。俱船浦心。船中所攜紅毛酒。貯以玻璃瓶。色紅味甘。辣如丁香。功勝媚藥。楊微男淞南樂府云。淞南好。海船塞江皋。羅袖爭春登白肚。琉瓶卜夜酹紅毛。身世總酕醄。令此風稍息。近虹口處。間有西洋妓艘。歲一二至。華人或易西國裝束以往。其有江干僦屋。獨處無郎。號稱西域葡萄者。邇來亦發盛。

向時浦中賈船停撓處。土人輒載衙院客。溯洄其間。春風上下。其聲曰唯。泊舟者聲相應。即攏舟送至。衾裯笙笛咸備。晨鐘初動。便來引去。於萍水中作魚水歡。恬不為怪。有某甲者。樂酒好內。不啻宜州山猫。一日泊舟浦濱。日入三商。叫聲盈耳。掀蓬瞻眺。意渫魂搖。因喻舫人和聲招之。須臾見彼妹。由後梢揚衡含笑而來。乃學居宮對食。夜半風催解纜。招妓船弗得。竟作夷光之舸。幸布颿無恙。迅駛如飛。土人未嘗游壻家鄉。無從追索。自後有舟防察。不虞球走。此亦可供笑談。

教坊演劇。俗呼為猫兒戲。相傳揚州某女子擅場此藝。教女徒。率詔年稚齒。嬰伊可

幪。以小字貓兒。故得此名。滬上北里工此者數家。每當粧束登場。戲鑼初響。喉聲嚦嚦。蟬鬢加冠。撲朔迷離。雌雄莫辨。淋漓酣暢。合座傾倒。纏頭之費。動至不貲。是亦銷金之鍋也。噫。邦上繁華。慘遭兵燹。吳東士女。猶喜笙歌。撫昔感今。能無腹痛。

滬上遺跡。以袁山松為最古。有崧澤村者。又曰崧宅。以袁山松故宅尚存。遂以名村。吳淞亘其北襟。以橫泖帶。以大盈地窪而土沃。明時市廛日闢。商販交通。文人韻士。多薈萃於斯。今久無人為問酒旗花與矣。有訪古而過者。祇見村烟數縷。布作里落間光景耳。足覘盛衰之無常已。或云山松有墓在周浦。（按崧宅屬於青浦。崧墓屬於南匯。自分邑後。皆非滬所有矣。）

黃浦渟泓浩瀚。直匯滄流。賈舶商艘。利集鱗萃。向時沿浦而居者多漁家。蘆葉蒼花。情致蕭瑟。今浦西為西人通商總集。金碧樓臺。凌空煥日。初至者從船中遙望之。髣髴在圖畫中。浦東一隅。則尚不失舊時熙攘也。陳雲邨有黃浦櫂歌四絕。今錄之。猶可想見往年風景也。葉葉風帆逐浪頭。白雲低處有沙洲。人家半住魚蝦市。茅屋蘆花萬照秋。小姑十五初上船。大姑十八蕩槳使。潮來打魚。潮去賣。安樂生涯年復年。牙檣旭日映瞳朧。估船新來日本東。血色荔枝椰子酒。賽神俱到聖妃宮。吉貝花開白似綿。條條買得上樓船。沿江不種桑麻樹。處處春深蒔木棉。徐渡涯亦有滬城雜詠。今錄其四。空濛海氣薄遲天。旭景分來若木顛。金碧爛然光四射。萬家樓閣最瞻烟。吳淞江水水連空。東去滄溟萬派通。最是迷離烟雨夜。白沙兩岸滿漁翁。結伴投壺坐石梁。夜寒零露濕衣裳。蕭聲起處愁多少。一片江波白月涼。秋波江上水滔滔。數浪江豚出地高。夜半何人還有恨。一時聲作子胥潮。（按黃浦廣不三里。而潮勢洶湧。逆流也。）向時滬上名妓。以鄭氏玉珍玉齡為魁。姊妹花來自吳門。僦屋於西城。天桃深處。弗與院中人等。楊柳樓臺。枇杷門巷。賓從如雲。而所與往來者。皆雅流名士也。紈袴雖苟。不屑邀其一盼。以是聲價愈高。春林書君。以風流蘊藉稱於時。尤與之昵。嘗於席上。贈以長歌。中有云。仙子詩逢郭璞。教坊錯認鄭櫻桃。枇杷花下桃源路。家在金閶門外住。燕子銜將春色來。天涯又種相思樹。一笑相逢掌上珍。趙家姊妹盡青春。尋常腸斷銷魂句。未許當筵贈玉人。曾君於桃花開時。輒作西月流連。一日往訪不遇。賞前詩韻寄之。中云。行行已過城西路。聞道美人於此住。未許裴航乞玉漿。無言空對桃千樹。是亦可謂深於情者已。

瀛壖雜志卷五終

瀛壖雜志卷六

清　長洲王韜紫詮甫

滬雖瀕海。而賈舶往來。多北至瀋遼。於東南洋諸島國。皆所未悉。洋艦西航。道經吳淞口外。僅知民物之富庶。市廛之繁盛。輒生豔羨心。道光中葉。間歲一至。地方官外則饋物加禮。以示羈縻。內則嚴禁漁舟。不得導之入口。然終未能絕也。其於水道之深淺。形勢之險夷。防禦之疎密。早已瞭然。一旦發難。易若摧枯。干請要求。期於必得。履霜堅冰。蓋非一朝夕矣。既據香港一隅為外府。而上海適介南北之中。最當衝要。故貿易之旺。非他處所能埒。雖由人事。亦地勢使然也。（道光十六年。有洋艘名夏荷。泊於吳淞口。三日而後行。粵人為通事。聲言至滬通商。先一日。粵督閩督皆文移諭寶山縣。勿令入口。然洋船徑抵縣臺下。兵不敢拏。蹤跡漁船。富先赴閩督許交通。亦不過具文耳。當時海防之疏早已微顯之矣。）

和議既定。海禁大開。刼火重圖。游蹤更盛。願文人學士之至此間者。登臨憑弔。每多感慨。今昔。把酒問天。拔劍斫地。殊不自覺其欷歔不已也。寶山蔣劍人有滬城感事詩四首。旁水于辛伯有滬上漫興詩四首。並為錄之。蔣詩云。斜陽古壘草蕭蕭。惟見風帆天際遙。萬里螺桑沉鬼國。一城脂夜盪花妖。橫江組練青龍艦。大將旌旗白馬潮。辛苦當年袁內史。水仙遺跡未全消。火宅都開杭上蓮。瓊膏日費熬龍黃。金有價真成土。碧落無情欲化烟。徧檢神方難續命。愁看長夜竟如年。東山若問閑絲竹。總為蒼生一悶然。焦頭爛額竟何如。薪突於今計莫疎。貨殖已開循吏傳。安危誰上徙戎書。金波地湧龍蛇宅。華屋春深燕雀居。獨倚高城一長嘯。欲攜霜鍔斬鯨魚。汀鷗沙雁自相呼。倦眼饑鋤眺綠蕪。海上樓臺聳蜃蛟。眼中人物笑蓬蒿。梅花不作銷魂賦。駿馬休描沒骨圖。惆悵所思隔芳樹。長烟漠漠滿江湖。于詩云。一指南鍼路不迷。樓船樓閣兩參差。中華禁已開鬻粟。外國風誰補竹枝。物象瓌奇神禹鼎。衣冠撲面武梁祠。上洋城北番人市。那似天涯與海涯。萬里戎王擅富強。獨將陰教治遐方。土風不數吾妻鏡。運會偏逢女主昌。信有生男應勿喜。從知卿婿亦何妨。胡天胡帝威儀肅。任繪新圖壓賈裝。浩瀚東南互市開。帆檣如織擁潮來。千箱鳳茗商初集。五月蚨絲汎又催。處處琉璃成世界。重重雲霧幻樓臺。似聞嶺海消烽火。氣短金銀付刼灰。別創琳宮大地中。皈依頂禮制尊崇。尅期七日占來復。演說重天渺太空。甲子紀年翻夏歷。癸辛襍識著冬烘。尸毘救世如相證。可與流沙象教通。

洋涇浜為西人通商總集。其間巨橋峻閣。華樓彩輪。天魔睹艷。海馬揚塵。琪花弄妍。

翠鳥啼蕙以及假手襲造之具。悅耳樂曼之音。淫思巧搆。靡物不奇。雖窮極奢欲。暴殄已甚。而文人雅士來作勾留者。正可以之佐談麈。拾詩料。適來竹枝柳枝之詞。述者甚多。秀水孫次公有洋涇雜事詩百絕。說者謂可與黃韻珊昼樓詞並傳。今錄數首。以見一斑。花冠羽帔坐深宮。握手君臣禮數崇。自是女蝸傳流遠。歌風不送大王雄。倦帆葉葉卸諸蠻。傍海新添第一關。從此共球來萬國。波斯黃賓不教還。洪口濤聲浪打圓。橫橋倒影卧斜暉。何來百尺沈江鎮。綰住長虹不敢飛。四海同文歷有年。伊誰繙譯事丹鉛。才人擱筆增惆悵。未識西方梵火篇。腰支瘦削貌如花。窄袖寬裳走鈿車。別有鰥鮪蒙素面。不教海國起風沙。玉勒銀鞍護雪駒。四輪車子駕雜娣。懷中添箇琵琶抱。一幅明妃出塞圖。橐橐行來鸞輦轉。錦裳八幅護雙蹄。倘將貼地金蓮比。佛國原開一丈花。頻年寶氣涌重洋。一餅銀成價倍昂。聞說近來新樣好。飛蚊多半化鷹揚。拆將重值買新線。營裏花開不算奇。中國財源如海大。要知潮去有來時。琥珀濃浮酒滿巵。信陵沈醉復何離。一瓶瘦聳渾如畫。留與晴窗供折枝。遼闊重樓丹碧新。繡衣襲地絕纖塵。洞天似惜無人守。長使烏龍卧錦茵。（注人多好吟寶匣玲瓏嵌翠鈿。八音並奏韻鏘然。泠泠響逐天風起。月夜初鳴廿五絃。趙來名士總無雙。月旦偏留在異鄉。廟堂未家書畫舫。拓開眼界住申江。按滬地雖屬偏隅。而四方名士接踵而至。次公常欲撰申江未舫錄。搜求羣賢誌一時之盛。故末首及之。

慈豁並汀氏有洋涇四詠。錄其二。地火云。活火然千柴。明星烱萬家。樓臺春不夜。風月浩無涯。欲奪銀蟾彩。真開鐵樹花。登高遙縱目。疑散赤城霞。電線云。電氣何由達。天機不易窺。縱橫萬里接。消息一時馳。竟編雷霆力。誰將線索操。從令通咫尺。不值鯉魚至。苦雲怨機客。亦有滬上小樂府四首云。歡愛碧桃花。儂歌白團扇。電線整海底。往來誰得見。琉璃莫作鏡。火油休熬燈。但照見郎面。不照見郎心。明月不長明。好花不長妖。怪殺輕氣毬。隨風會顛倒。昨夜錦上拖。令朝逢中棘。鐵廠生郎心。機械安可測。此則隨作一事一物。寫意抒情。旨深詞淺。亦子夜讀曲之遺也。

印江詞客。撰滬竹枝詞五十首。今為錄十四絕。吳淞口子犬牙排。防海當年築礮臺。一自通商都撤去。隨波輕送火輪來。萬里通商海禁開。十年荒塚幻樓臺。可憐酒地花天裏。夜有青燐泣草萊。連雲樓閣壓江頭。縹緲仙居接上游。十里洋涇開眼界。恍疑身作泰西遊。賭賽爭將上駟騙。當場攬轡各跚躕。寄奴百萬成孤注。拆付騂駒一躍輸。中外無非率土臣。殿周損益本相因。如何我亦忘正朔。禮拜隨人十指輪。豫園

令朝不醉不言歸。鏤橋雕窗面面空。果堪消遣是松風。微聞鄰澤來何處。隔座佳人笑語通。燕瘦環肥任品評。脂香粉膩總溫存。可憐蠟曲章臺柳。不遇情人枉斷魂。小拓晶窗近水樓。美人高座說風流。驚來不是生公法。頑石如何盡點頭。粧成墮馬髻。雲蟬。雜坐香車笑語歡。電掣雷轟一瞬。依稀花在霧中看。電火千枝鐵管連。最宜舞館與歌筵。紫明供奉令休羨。徹夜渾如不夜天。萬里長空一鏡磨。樓臺倒影入江波。此邦亦有清涼境。接首何人發浩歌。

滬上習尚奢華。儀文放廢。而洋涇尤不可問。禮法之士。至於不欲見聞。古淞梅花主人著有洋涇七念勾。痛快淋漓。道盡近來積弊。真令讀之者可以永息此念矣。具錄於下。德重才優。桃李春風次第收。師道尊無右。忠敬宜深厚。嗒膏膏薄雲。秋防先慮後。吁馬吁牛。眉眼誰甘受。因此把教讀洋涇一念勾。生計營求。術學陶朱雅。誼留真。貨公平售。價弗欺童叟。嗒虛偽日相投。鬼謀白晝。較盡錙銖。情面無親舊。因此把交易洋涇一念勾。綿綢綾綢。錦繡章身盡上流。品重衣宜美。下賤人難比。嗒僕隸偶盛餘。全忘法守。蠱服華冠。紳宜同行走。因此把服御洋涇一念勾。花底球喉。綠髻紅粧。買笑樓。溫柔嬌樣女。舊是消愁處。嗒脂粉假風流。奴僕僕偶。財少情疎。白眼旋相負。花會更翻新。士女嬉遊到點春。行過湖山橋几曲。彎環恰遇意中人。約伴燒香邑廟時。靈籤倘擲第三枝。暗將心事低頭訴。不怕神知怕人知。別有風光一洞天。好花香到舞樓前。笙歌夜譜霓裳曲。妬殺蟾宮女謫仙。小閣烹茶奚選當。宜興壺子碧磁杯。美媛也有盧全癖。狎坐何妨笑語陪。唱說彈詞號女先。姑蘇新到小嬋娟。琵琶半抱佯遮面。含笑低頭學簸錢。么二長三曲巷通。連蜂醉蝶總花叢。茶圍已散情難遣。絲管誰家樂正濃。渡波微步渡虹橋。倒影春潭水亦嬌。生怕來舟打嬌影。隔蓬人已喚停橈。堆盤衢橘與梓柑。新會黃橙別帶酸。生受玉人親手剖。為郎權耐指尖寒。燈球火樹鬧元宵。男女喧闐似湧潮。夜靜人稀斜月冷。誰家畫閣正吹簫。

近有創為滬北十景者。一曰桂園觀劇。二曰新樓選餉。三曰雲閣當煙。四曰醉樂飲酒。五曰松風品茶。六曰桂巷訪美。七曰層臺聽書。八曰飛車擁麗。九曰夜市燃燈。十曰浦濱步月。古月山房新翹氏作十咏以張之。今錄於左方。相傳鞠部最豪奢。不待登場萬口誇。一株梨園名子弟。來從京國更風華。酒侶吟朋任款邀。羊羹鴨臛好烹調。時新那厭更香喚。風味由來重六朝。環房曲室客爭趨。綜綢雲霞頗足嬌。不是酒家來卓女。冶遊人總覷當壚。烟窩酒戶兩忘機。浪說銜杯興欲飛。酒可解烟烟解酒。

因此把訪妓洋涇一念勾。玉盌金鍾。旨酒嘉肴逸興稠。醉月吟風地。一席酬豪友。咳。
淌濃炫珍羞。聲遠色誘。物價騰高。佳味何曾有。因此把飲酒洋涇一念勾。色藝名優
選妓徵歌。藉解愁。往事今重演。說法全身現。咳。新樣鬧京徽。絃絲雜奏。盜賊奸淫。
盡當場醜。因此把觀劇洋涇一念勾。覽勝尋幽。大道康莊得自由。尺土皆王有。矩步
人威守。咳。匪種日操矛。妄施鞭詐。狐假虎威。反作通逃藪。因此把閒步洋涇一念勾。
看鶴生客滬十載。有感於洋涇風俗之淫靡。人情之澆詐。特為海上十空曲。以警世。
調寄金絡索。是亦渡迷之寶筏也。青樓云。簾捲香風。著粉施朱。又照中。秋水雙波動。
勾引多情種。咳。酒綠與燈紅。請君入甕。帳卧銷金。直把金銷送。君看露水夫妻。恩情
總是空。游客云。浪蝶狂蜂。問柳尋花意興濃。靚面情偏重。乾濕殷勤奉。咳。仔細度巫
峰。將人斷送。擲盡黃金。驚覺凝兒夢。君看影裏情郎總是空。女烟館云。香霧漫空。折
桂頻教到月中。臺上仙來鳳。一笑烟槍奉。咳。彷彿入花叢。瓊漿菓送。約度巫峰。奈肉
屏風重。君看半截觀音總是空。女說書云。絃索爭鏗。作態登場顛轉。紅音韻悠揚。弄
選恕無迎送。咳。堂唱與尤濃。相思折種。無奈臺花一現。兜羅夢。君看一曲琵琶總是
空。戲館云。鑼鼓聲中。兒戲神旗。象雄。奇幻盤絲洞。藍治描金屏。咳。異曲同工。京徽

爭鬬。士女紛紜。錯坐幾無縫。君看優孟衣冠總是空。花鼓戲云。異曲求工。淫逞妖姬
狂逞。童。花鼓新腔送。賣眼春心動。咳。醜態一般同。貓兒虛弄。一樣排場。難把周郎哄。
君看輕薄桃花總是空。酒館云。舜韭堯葱。下著千錢。未足供。樓說慶興重。有餘。依時
奉。咳。處處一般同。嘉賓任共。行令猜拳。月影花梢動。君看饕餮成風總是空。茶館云。
鬧鼎松風。非陸非盧。興也濃。嘈雜人聲鬧。男女橫肱共。咳。麗水混魚龍。天開一洞。龍
井拓。只要兄方孔。君看調水分符總是空。花烟云。妝亦稱。紅。施本西家。忽住東。華
榻烟氣重。此膜真堪揍。咳。浪蝶游蜂。蒙調情。見空。袖得千錢。十匣欣然。奉。君看一陣
殘花總是空。燒香云。粧飾偏工。有女如雲。廟入紅。一瓣心香。奉。伴侶。虔誠共。咳。色廟
憶城中。閒來丹廟。稽首慈雲。早。鶴園園夢。君看色。相真。如總是空。
邇來洋涇一隅地。每值新年。尤為熱鬧。游女如雲。備極妖豔。釧聲釵影。盡態極妍。其
爭。僧風。願。手藝。辭香。偕。妹。至紅廟者。絡繹不絕。於道。名為禮佛。實恣遊春。而。秦樓
楚館中人。此風尤盛。一時裙屐美少年。隨行逐隊。於脂香粉澤之間。相與品花評柳。
以資笑謔。間有唐突了。不為怪。或有洋涇新年竹枝詞紀其盛。戲園中擠妓觀劇者
紛如也。翠袖紅裙。環坐幾無隙地。顧一曲未終。玉人已杳。衣香人影。未免太覺匆匆
耳。
庚辛之間。賊陷江浙。東南半壁。無一片乾淨土。而滬上繁華。遠邇皆日。諸名士避地
至此。來作寓公。賭酒論詩。幾忘兵燹。而所見所聞。殊有不值一哭者。鉢池山。崑。滬城
竹枝詞。今錄其四。滿天烽火照蘇州。獨有花枝不解愁。麗水臺高三十尺。隔窗清坐
看梳頭。吳淞樓櫓遶西洋。廿載華夷共一堂。憑仗荷錢遮蓋好。橫塘無數野鴛鴦。遠
宵歌舞倒金樽。曉起。飛輿競出門。士氣凌夷官氣滅。銅山當道市兒尊。錦衣公子性
奢淫。一點金閨禮佛心。看火共傳紅廟盛。靚妝華僕拜觀音。於時八郡難民。陸續麕
集於城外。貧者官置草舍。以芘風雨。人因號洋涇浜為流離世界。蓋租界中華堂大
廈。茶室酒樓。無不以五色玻璃為窗牖。而玻璃一名流離。出自西域。後乃鎔石肪造。
用者漸廣。故亦襲其名也。
洋涇一隅。別開人境。耳聞目見。迥異尋常。顧欲描摹於頰吻。講畫於口指。殊覺難於
形容。昨見嘗陵守真子由上海寄某翁書。可謂能狀一二矣。書云。昨偕某丈盤步江
濱。夕陽依山。暮色在樹。風景別有天地。鯨宮貝闕。異製而同巧。層樓海市。殊方而合
居。樹綠全脈。雲黃欲飛。凌波萬頃。佔檣雷掣而來。騰地一聲。羽蓋風馳而至。銅街鐵

橫。繡壤交錯。游人衆多。恨少士類。到肆盛設。時見姬姜。妍京錄。都之華。賦物為難。樓
山。範水之圖。寫形匪易。山經有所未詳。夏鼎尤多未鑄。輕裘霞舉。非列子而御風。雷
氣霄來。不長房而縮地。其制度之奇詭。服物之焜燿。恐離朱遇之而目眩。輸般當之
而巧奪也。洞海莫測。寶山空回。藉廣見聞。頗亦欣慰。
保安司徒廟。建於矸溝浦上。是廟未詳建於何時。已見於郟亶水利志。今名紅廟。內
供關帝觀音。鉛字紅牆。結搆幽敞。向時極為寥落。自會匪踞城後。香火日盛。然賽神酬
願者。皆青樓中人。每至觀音入道誕生之日。紗輿絡繹而至。或作紅廟燒香竹枝詞
云。紛紛車馬往來忙。粉黛叢中別樣妝。自是燒香爭早起。不教雲雨戀襄王。秦樓楚
館半崎嶇。也解皈依禮佛家。第一傾城顏色好。雲鬟斜畔插生花。深深合掌拜蓮臺。
願祝蓮花並蒂開。郎笑青樓多薄倖。慈悲空自說如來。
海市之設。由來已久。然海舶多在吳淞口外。數十里不敢直達黃浦。和局已定。海禁
大開。各國設領事官正副各一。繙譯官一。肆習繙譯官二。其中最著者。英法。喬。奧美
俄。唯意西荷葡等十餘國。小國不設領事官。有事隸英兼理。文移往來。皆用華字。稱
謂與華官敵體。延華人為幕友。司案牘。亦有門役及辦差。都華人。有事稟白。例用東

帖。漸致華風。以巨木桿懸旗於上者。即其衙署也。

浦北為虹口。近浦曰外虹口。較遠曰裏虹口。沿浦多以舢舨小艇渡人。操舵者皆閩浙無賴子也。雖至深夜喚渡無不應者。咸豐六年。西人建築鉅橋以通往來。而招招者跡稍稀矣。米利堅人教士。皆於其地建講堂。搆居屋。鱗次櫛比。庭前多賸土。橋梁修整。樹木蔥蒨。蔚然別一風景。米人見客多謙抑。亦奉耶穌。惟稱造物主曰真神。以別於儒家之上帝。而與英國教士之稱上帝者。各立門戶。其爭幾同水火。臆造名字。愈覺支離。其實道之真源。並不在此。適增談者噱耳。

吳淞口雖距滬數十里。而遡來水淺沙厚。巨船艱於出入。非潮盛至不敢迅駛。雙輪也。設閘淺處。非運載輕舟。歷二三日不得脫。故航海者幾視以為畏途。因請大憲開濬。或以為此天所設之險塹也。斷不可加以疏鑿。其請幾不行。西商於是謀築輪車鐵路。由滬直達吳淞。以便貨物之轉輸。人客之往來。或謂若能成此。亦中國之極樂也。然疏河之說。朝議卒許之。則築路其將未果行歟。

泰西諸國行商傳教於滬者。以英法美為巨擘。彼疆此界。區別截然。北門外洋涇浜以北。為英國界。東門外自東至北為法國界。凡三茅閣橋以南皆屬之。惟美國傳教士則多居虹口。行鋪則與英人錯處。統謂之租界。浦中估船商艅羽萃鱗集。英法美三國。歲中皆有兵艦駐泊。以資鎮守。藉為行商傳教之捍衛。行商則英為急。傳教則法為重。諸國均於租界中建立會堂。以行瞻禮。七日禮拜為安息期。凡月中逢房虛昴星者是也。是日西國行鋪停止貿易。

滬自髮逆回竄。乃於北門外設立會防局。單于敘順回紇助師。得收指臂之用。屢奏東南之捷。是局之設。實為全局一轉機。敘之者吾鄉潘玉泉觀察也。髮逆既平。則有會審衙門之建。蓋以租界中事變繁賾。中外交參。非設專員。不足以治之也。西人於是亦立巡捕房。稅華民有違事者。率先拘繫之於室中。然後解官。名曰工部局。英法各一。各理其界中事。無越畔焉。緝奸宄。平道路。皆其專責。西人別簡紳士為之董理云。

洋涇之濱。蕩漾之側。西人搆屋於此。居如櫛比。旭日初射。玻璃散彩。風景清絕。室外繚以短垣。華木珍果。列植庭下。覓地悉以花磚。雖泥雨不濺。入其內。則曲屏障風。圓門如月。氍毹為地。不著纖塵。璃戶重閉。悄然無聲。碧箔銀鉤。備極幽靜。繫鈴於門內。每呼僮僕。則曳之。客至則叩戶上銅環。如有人在室。亦必輕擊其扉而入。第室止數

椽。無曲折深邃之致。為可惜耳。

西人喜樓居。臺榭崇宏。可資遠眺。庭前小圃一畝。結豆棚。作花架。似離落間風景。有園丁專治花卉。灌溉甚勤。惜上無數仞之石。足以登涉。下無半畝之池。足以溯洄。殊為缺陷也。至於盆盎所列。皆泰西名種。異色奇香。莫能彷彿。秋深採子。亦可植於他處。

西人建講堂於城中。不下五六處。而聖會堂最高。聳登其巔。目極數十里外。江天風景。落我眼前。帆檣往來。歷歷可數。俯瞰井里。畫縱橫。類水田衣。然嘗偕同里醵道入。攬衣涉頂。塵襟洒然。眼界空濶。余曰滬城佳處。當以此境為勝。惟是烟樹蒼茫。不識故鄉何處。頓覺魂散魄越。目極心傷矣。

西人之教。明季已入中國。大旨以悔罪為宗。而歸其本於事天敬主。斥釋教為寂滅。鄙羽流為虛誕。崇信耶穌。終身不變。謂人世之福。如石火電光。不能恒久。宜修身立命。以躋明宮。則吾身之靈。庶幾常存不敝。顧同一奉耶穌也。而其教有新有舊。舊者曰加特力。即天主教也。新者曰波羅特。即耶穌教也。舊教盛事科儀。而教旨反昧。新教惟尚清修。而無一切拘攣陋習。尚近於儒。有新舊約兩書。為彼教中圭臬。舊約記載開闢以來遺聞往事。及古人訓世格言。然亦不過猶太一隅耳。新約純錄耶穌生平言行。及門弟子授受之詞。近日教士之來中土者。著書立說。出入儒經。大半華人為之粉飾。或有言耶穌並無其人。大抵由於西士之鑿空無稽。是亦謬矣。夫西域遠處海隅。數龐初變。悍厲成風。而耶穌一人。獨能使之遷善改過。以範圍而約束之。道垂於千百年。教訖於數萬里。嗚呼。謂非彼土之傑出者哉。

西人設有印書局數處。墨海其最著者。以鐵製印書車牀。長一丈數尺。廣三尺許。旁置有齒重輪二。一旁以二人司理印事。用斗旋轉推送。出入懸大空軸二。以皮條為之經。用以遮紙。每轉一過。則兩面皆印。甚簡而速。一日可印四萬餘紙。字用活板。以鉛澆製。墨用明膠煤油合攪煎成。印牀兩頭有墨槽。以鐵軸轉之。運墨於平板。旁則聯以數墨軸。相間排列。又揩平板之墨。運於字板。自無濃淡之異。墨勻則字跡清楚。乃非麻沙之本。印書車牀重約一斗之力。其所以用斗者。乃以代水火二氣之用耳。印書車牀製作甚奇。華士之往來墨海者。無不喜觀。人之吟咏。秀水孫次公洋涇浜雜詩云。車翻墨海轉輪圓。百種奇編字內傳。忙殺老牛渾未解。不耕禾隴種書田。海盬黃韻珊海上蜃樓詞云。榜題墨海起高樓。供奉神仙李鄴侯。多恐秘書人未見。文

章光談借牽牛黃詩中所云李鄴侯者蓋指壬叔其時正排印天算諸書也墨海後廢而美士江君別設美華書館於南門外造字製板悉以化學實為近今之新法按西國印書之器有大小二種大以牛運小以人挽人挽者亦殊便捷不過百金可得一具云

施醫院即今仁濟醫館也與墨海毗連專治華人疾病主其事者為西醫雒謨稱刀圭精手西人於醫學最巖必先於其國中考證無訛然後出試其技懼以疏屬殺人也雒君尤精於眼科藏有空青數枚光滑如彈卵搖之中有水聲他如癰疽惡瘍跌折損傷治之多立愈雒君後往京師繼之者不一人而推合信氏為巨擘合氏前時行醫於粵東著有全體新編講論脉絡臟腑殊為精詳其目擊多由於剖割雖逞於仁者之用心而審治較切或鮮至悞葉遂初封翁為之刊入海山仙館叢書中流傳最廣第書中不載治療方藥殊為憾事至滬後延金陵管君小異為師專事著述譯有西醫畧論醫科新說婦嬰新說三書然後西國醫學大明於中土合氏自信其術必得享盛名於百年後洵非虛也

西人治疾大半乞靈於器精妙奇闢不可思議不僅如華醫之用針灸已也即如治肺疾者有聽肺木亦曰審氣筒以一端抗病者胸前聽之隨聽隨移審其呼吸辨其部位即知病之所在而亦能察治妊婦各說顧其治華人傷寒內證往往不效且轉增劇其故因不講切脉專用補瀉二法蓋實者瀉之虛者補之祇就其人秉體強弱言之耳至於病之所在則有宜攻者有宜散者用藥又有寒涼溫熱之異原非一定苟執此以治鮮不蹶矣若其治西人驗而華人或不驗者究因臟腑厚薄之不同耳往見邱浩川傳海外牛痘種法治小兒痘症如神其術以割臂微破見血數點兩三日即出痘一二顆結痂甚易終身不再發余甚惜其言之不詳種痘並不用藥所取不過牛痘之漿耳牛痘之法隨時可種然究於春令為宜法用最薄犀利小刀割開臂上外皮將痘漿點入須令自乾且不可揩去三四日後即於所割處起泡發漿並不延及他處經數日即結靨脫落小兒並無所苦嬉笑如常并不必避風忌口真良法也予嘗問醫士雒頡曰牛痘之法固佳而聞近日西人至中國多有傳染時痘毒氣而再出者則此法不足恃也雒云漿必取新鮮粒務取明綻則後日可無此患故漿不過十日過十日則力薄不效又小兒每過二三年必再種一二次

嘗見南史祖冲之造千里船不因風水施機自運此其巧妙與西國輪船無異但純用機械不藉煤火制度稍殊耳其以千里命名迅捷可知又楊么之樓船激水駛輪其遠莫比此亦西國輪船之濫觴由是觀之可知器物之精中國已先西人而為之惟異巧絕能世不經見人死即復失傳世之人又不肯悉心講求畏難自域俾器與人同亡殊可惜已

西國所製火船有明輪暗輪之別無論風浪順逆俱可駛行速者一時可行六七十里遲亦約得五十餘里最懼海底礁石故以鉛砣測淺深必慎顧輪船涉海雖迅利而不可一日斷煤煤極重濡勢不能足兩月用是以西人於瀕海處皆設埔頭即海中小島亦設官置兵專司輪船往來煤火淡水之需以備不虞在滬有水營煤廠倉卒解纜取予無慮慮誠周密矣近有深究化學者謂能別創新法可以廢煤而用氣是說也余未之敢信貨船亦堅固異常利於涉遠其駕駛無論風之順逆俱可揚帆桅上繩索縱橫無慮數百頭舟子一一理之不少紊緣繩上升其捷如猿能直上桅杪以遠鏡瞻望西船近亦借於華商或出重價購之當事者似可如法製造為戰艦以之出洋搜盜勝於他船多矣

西人於近事日必刊刻傳播遐邇謂之新聞紙有似京師按日頒行之邸報特比官

辦彼則民自為之耳滬上設有專局非止一家亦聚鉛字成板皆係英文排印尤速同治初年字林印字館始設華文曰報（翻後繼起者一曰中國通信於同治十一年英人美查主之一曰昌言報偕於同治十三年英人蒲理主之皆華墨雜錄議論宏通而字林遜焉）每月有火輪郵船二自中土往來刻期而至雖甚風雨不爽時日必攜其國之日報信札接名給派故雖隔數萬里之遙而國中有事必知軍國急要事則由電線傳遞蓋視六合如一家四海同社席矣滬之北關外銀肆物鋪皆視西船出入為低昂實者率以得價為居奇然不過數日間其價即平

西人游玩之所曰環馬場每至夕陽將落男女聯鑣並乘而出飈車怒馬幾於聲轟雷而影閃電素衣霓裳風飄欲舉見者殆疑天仙化人離碧落而來紅塵也春秋佳日則以賽馬為樂其法各選駿馬立幟於數里外環馳三匝能先至幟下者即得優賚當賽時往觀者若堵牆士女如雲嘖嘖稱美又於環馬場中互賽健足飛行絕迹趨捷無倫不減高敖曹為地虎也馬路有打毬場一區專以擊球之高下角力之優劣蓋亦以練習筋骨亦猶陶侃運甓之意西人雖於游戲之中不忘武備如此

西人照像之法蓋即光學之一端而亦參以化學其法先為穴播藉日之光攝影入鏡中所用之藥大抵不外乎硝磺強水而已一照即可留影於玻璃久不脫落精於

術者不獨眉目分晰即纖悉之處無不畢現更能仿照書畫字跡逼真宛成縮本近時能於玻璃移於紙上印千百幅悉從此取給新法又能以玻璃作印板用墨搨出無殊印書其便捷之法殆無以復加法人如李閣郎華人如羅元祐皆在滬最先著名者或云近來格致之學漸悟攝影入鏡可以不用日光但聚空中電氣之光照之更勝於日故雖夜間亦可為之技至此疑其為神矣孫次公洋涇雜事詩云涂毫栩栩妙傳神藥物能靈影亦新鏡裏蛾眉如解語勝從壁上喚真真

西人以操舟為能事雖富商文士亦喜習之每於夏秋之交擇黃浦空闊處門舟為樂其舟皆取一葉小艇或以帆或以槳亦以先至者為勝出注甚豐或有賭至千金者門時數十舟齊駕並驅爭先競進來風破浪捷若飛鳧中國篙工槳師皆仰視愕眙驚為絕技自嘆弗如其有八人共駕一舟者旗角賽霞槳牙激雨尤為奇變百出視古之水嬉過之無弗及也歲一舉行以為常例頗入會者必先期告眾以是足見其視江水如平地歷風濤而弗聳故能縱橫於汪洋巨浸中而鮮失事也黃天河金壺逸墨云西人賽舟會舟式以八人打槳者為最大五采備具出沒於洪濤白浪間第見旌旆飛揚戈矛閃爍最足以駭悅心神亦有小舟用三人者馳鬥如飛捷於鳧

鷖得勝者踴躍奔騰波譎雲詭以快其奪標之興蓋賽舟有二種蘇格蘭人以眾勝英法美人以獨勝

西人工為戲劇如縱躍飛舞皆以女子為之短屐窄袖袒胸及肩衣裾四周悉綴寶珠雪膚花貌掩映於明燈之下與燭光相激射臺下奏樂者十餘人抑揚嘹嘵皆西國樂器也女子步武疾徐悉中音節別有女子尤善馳馬較北方之解馬更捷演劇時山河宮闕悉以畫圖遙望之幾於逼真凡此戲術皆從海外來偶至一演非時有也特價甚昂非如吳市之看西施僅捨一金錢已也其他尋常游戲亦有可觀如電氣之器能令暗中發光以數十人連環攜手執之無不震縮又影戲皆以玻璃片畫成而亦能變化無端西人於宴客時酒闌茶罷率一為之以供笑樂

西人頗喜為善其傳道講書者謂之牧師蓋即教士之尊稱也刊印書籍饋人立意亦勸人悔改惜秉筆者未能為之潤飾意鄙詞晦未甚雅馴故有朝頒於人而夕捐字麗者此外設施醫館搭藥餌至冬則有粥廠施淖廠以拯病餓或有言曰書館送書人未必讀醫院施藥疾未能廢施粥者苟善其章程行之不倦庶幾實惠耳

西邦女子姿質明瑩肌髮光細遠望之殆若神仙其服飾彷彿霓裳羽衣疑非人間所有出則以輕紗障面如秋雲之籠月胸乳間湘裙圍繞長可垂地步曳革履足不迫袜自覺纖柔多姿雲鬢則青絲覆額貫以玳瑁之簪其色微黃然年年以下女子間有黑如點漆者清瞳秋水纖指春美玉骨冰肌清秘無比江南固多佳麗如此者吾見亦罕殊令人有西方美人之思矣

西人好犬大者高三尺許項繫金環出必以隨呼貓曰巴西毛色純白者出波斯國善捕鼠過於張摶之千金也其富者羅致珍禽奇獸畜於園囿外以鐵絲為籠狀甚瑰偉皆非中國所產旅獒罷殘未足相方好奇者見之可一擴眼界即如前時荷蘭國所貢火雞能食火投然炭於地如啄粟米今此種雞西人多畜之不足為異

西人於學有實證可據然後筆諸書冊如天學必以遠鏡實測得此星醫學必細剖骨絡臟腑以窮其病之所在動植之學必先辨蟲魚草木之狀而以顯微鏡察其底裏苟有一毫未信不敢告人格致家新得一理則白諸公局有優賚焉工匠創造新奇之器亦必先告諸繁衙院許專其利相效成風羣以為恥故技藝之精甲天下

西人務為實學如天文算術地理水利等書頗皆精思苦詣窮極毫芒其傳教於中華者則皆著書立說以見長然不免蹤等而進教中所尤重者曰聖學他若六藝以

及雜技視為小道於會堂中尚無坐次揚子雲曰通天地謂之伎通天地人謂之儒與此意將毋同

西人火器最稱精利所以制勝威敵者皆恃此礮身長短有定率砲膛都以巨鑽鑽成常用磨治取其滑利久而不鏽礮凡外以鉛裹取其四周不能洩氣而藥力全注於彈鳥鎗製法亦寬窄得宜而新法可以一抄許發數十響絕不似內地鎗礮易於炸裂又難命中及遠蓋其平時講求甚切承辦得人絕無草率偷減諸弊故器具皆精無麤敗之物也我國果能延雇西匠設局仿造行之於各直省軍營何至威令下移嗚呼難矣此余於咸豐初元所言

西人於衢市中設立燈火遠近疎密相間其燈悉以六角玻璃為之遙望之燦若明星後則易之以煤氣更為皎徹蓋藉煤礦之氣聚而發焰故光遠而有耀耳煤氣有局各家欲燃是燈則告局為之製造其法抵地至深為土窟以鐵圍之廣約畝許高與樓齊外以鐵柱為架內設機器煙櫨高十丈有奇旁屋數椽中儲硫磺煤其內火門直達火窟洪爐既燒風輪迅鼓煙皆貫入鐵管管長丈餘圍五六寸斷處鎔鉛彌隙埋於土中聯接綿亘數里不絕其火皆由鐵管以達各家雖隔河小巷曲折上下

皆可遠衢闤闠立鐵柱。柱空其中。上置燈火。至晚燃之。照耀如晝。富貴家或多至數十盞。以小鐵管暗砌堂壁。令火迴環從上而下。宛如懸燈。每家於鐵管總處設立燈表。可測所用煤氣多寡。局人按月驗表以徵費。其人工之巧。幾於不可思議矣。

西人製電以通音信。名曰電報。其法以玻璃作室。聚電氣於中。而以銅線達之各處。雖數千里之程。頃刻可至。其電氣通標。水陸均可施用。於陸則排列木柱。相距三丈餘。而繫鐵線其上。以為聯絡。於水則以鐵線纏成巨索。外裹樹膠。沈之洪濤巨浸中。至於遠報之法。各有不同。或以鐵筆繫字於鈎。以藥水顯明字跡。此意大利人奧氏所創。或以針盤指字。盤列二十八字母。隨其針之所指。最便捷者內設秘機。而以活字板印於紙上。此為美國郝氏所造。滬上電報創自連那士。自英淞口滿東以達洋涇。轉瞬可至。圖勝於驛騎遠矣。

西人設有博物院。其中珍異書籍。鳥獸蟲魚。無不備。格致之士。皆得入而覽觀。凡象爐龍鼎。庠鏡鼓鐘。火齊木難。赤紋綠字。一切兼收並蓄。錦囊奮劍。錯紛陳光華四射。間有不可指狀而名識者。說性陸離。莫能遍視。所藏典籍。尤多秘笈琅函。任人於架上抽閱。惟不得攜出耳。近擬倡設宏文書院。專欲華士切磋於西學。先從格致入門。院中司其事者。象推英儒偉烈。亞力。偉烈君通天算之學。生平著述等身。而精勤惕厲。未嘗一日廢書不觀也。

西人多設義學。貧家子弟。願入學讀書者。衣食膏火。悉供自西人。後日學業有成。則至通商口岸。量材任事。如虹口文氏墨海書館所收及門最盛。惜後皆半達中廢。旋以肄習西國之語言文字者多。倡設英華書院。然限額僅二十五人。寠人子不得入焉。說者謂滬上居海濱之中。扼長江之口。貿遷之盛。甲於中土。尤須明諳西學之人。當仿香港中環大書院之例。廣為登收。宏加教育。俾有志之士。得以專心肄業。其中。凡於時政之得失。民俗之貞淫。物產之精粗。輿圖之沿革。兵額民數之多寡。風尚政教之異同。格致星算之淵微。機器製造之成法。在在皆資其講求。復使誦讀各國之史乘。借鏡於存亡興廢。其所以益人神智。豈淺哉。將見他日之儲材致用。折衝樽俎。輝耀敦槃者。無不由義塾中始。

近日崇尚西學。由廣方言館遴選幼童。出洋肄業。而別設總局於租界。延師課以西國之語言文字。拔列前茅者。得預焉。每次以三十人為額。獎以頭銜。請之官生。他日藝成而歸。量材擢用。其出洋肄業。則以美國為發軔。蓋以始事者為容純甫太守。向固讀書於美國學校者也。他日必當遍至英法普俄。集其大成。而非徒專取一隅之學術已也。

西人馬戲。備諸變態。凌虛絕迹。一片神行。誠令觀者目不及瞬。口不能狀。桐華館主有觀西國馬戲記。序次明晰。歷歷如繪。記云。日落氣清。傍黃浦江行。明星萬點。與波上下。與轎車輦。絡繹如織。渡浮橋而南。西國戲園在焉。支大幕為幔。高十丈許。廣袤數畝。中為馬場。其形正圓。植柱其中。是為支幕之極柱。懸煤氣燈數十。光明如晝。環場設座以待客。客入之道在東。場缺其南。為馳道。以通馬。馬之房則在幄外。馳道之左右臺。奏西國樂。樂再作而馬至。男女四人。錦衣繡服。各策馬驟入。環場交馳。以樂為節。樂少至。八馬對立。如雁翅。後有一人。炫服驟馬入。立其中。左之則馳而左。右之則馳而右。銜尾焉。比翼焉。周規折矩。參伍錯綜。方目眩神駭。幾不及數馬之多寡。臺上樂戛然一鳴。馬皆立如植。男行女行。犇然也。既罷。則間以雜戲。少頃。一人揚鞭導一白駒入。無銜轡。及場則環走如飛。既數周。呵之立。止人以鞭擊。輒作胡旋舞。再擊則再旋。卓鞭示之。輒人立以後足行。既又疾馳。使人張布當其道。馬輒躍過。初為參角而三張之。既復聚而張之。如畫乾卦。馬皆一一躍過。無留礙。又橫當以木欄。馬復連躍如前。忽有一人花面錦衣。狀如中國戲劇之丑者。手指口語。解者謂譬其馬。馬馳至閑所。果局促若不能過。其人怒。揮鞭連擊。馬輒蹄踢。竟不復躍。合座鼓掌。既復以一駒駕四輪車。入場繞馳。中道忽不行。力肆驕踢。當軾。故為添板。踢之有聲。與臺上樂節相應。車尾有若搖毬者。駒忽以前足立其上。首與御者並。意若依之推車。環場再周而下。繼導一馬入。錦鞍無鐙。一女窄衣短襖。赤露臂足。躍登其上。馬疾馳如矢。激女在馬上蹴踏跳躍。有時翹一足為商羊舞。或側身倒掛作欲傾跌狀。復使人張布當馬首。馬從布下馳過。女躍越之。仍立馬背。三躍三過。不爽分寸。觀者色奪。女自若也。又絡僂馬使並行。抱置一十歲許小兒其上。既上。則兩足分踏兩馬。縱轡疾馳。馬蹄風入。小兒故作欲墮狀。又若怖極欲啼者。一人以鞭擊地。催馬益馳。臺上樂益繁急。少馬馬止。小兒翩然下矣。又有一人錦衣馳馬。其婚捷作勢。與前女子畧同。使人手執巨圈。當之。馬自下馳。人輒貫圈躍登。自貫一圈至六圈。又有黑女子。蓋阿非利加洲人。立無鞍馬背而馳。後有一兒。視前兒尤小。瑩白如玉。繡衣錦袴。人為抱置馬項。女挈之起。兒即立馬背。揚手驅馬。女復當其腰橫擊之。兒伸足張手。嬉笑作態。旋四掌相抵。兒倒植女項。如蜻蜓。馬行如電。不少馳。既息。女抱兒下。人既奇女。彌復

嶙兒。又有兩馬不施銜勒。入場交馳。忽兩首相俄。一馬前進。一馬倒行。既周則進退互易如前狀。有一人揚鞭叱之。則帖耳搖尾。踏踏然歸矣。此馬殆不僅知人意。且能通人語也。桐華館主又作馬戲歌。亦具錄之。房星照夜海不流。驊騮蹴踏凌龜蠏。巨艑西來幾萬里。足不著地驟雲過。時清不復事馳騁。駿骨妍媚工婆娑。慶廷昔稱百獸舞。馬亦獻技由人和。中原芻秣勝首蓿。塞下饑倒單于鼾。由來耦力乃下駟。況復門巧尤殊科。申江之濱訏且樂。大開馬埒形圓過。高張廣幕延座客。冠釵履舄紛何多。中支極拄縱燈百。一一鐵穗開金荷。異方樂作任與昧。律呂和切音相摩。歘然突騎應聲出。錦服各控青絲編。迴旋往復參伍變。如鳥穿葉龍騰梅。一駒躍入學胡旋。作止赴節無纖訛。有時嶇強作人立。實聽人意憑揶詞。馬通人語人馬語。騶嘶矜寵知云何。凝脂點漆兩雛如。異姿同態喜鬟鬟。短裙窄袖赤臂足。風吹葉葉輕明羅。奮勇躍登馬背立。細骨不用雕鞍馱。馬如矢激人木梳。目未及瞬三周阿。商羊一足舞且蹈。忽若幺鳳緣危柯。舒張作態半起幻。半空彷彿來天魔。更看巨躍復曲踊。分寸不得將防蹉。胥詹小兒出文條。倒接女頂高巍峩。翩然一跌衆失色。乃躡馬頂呼嘛嘛。龍駒汗血尚未汗。人則含笑閒傻蛾。亦云勝矣且少憩。馬跳餘怒人微酌。動色摛神歎觀止。賺看北斗迴天河。刷燕秋越性雄直。似此驅使宣煩苛。豈知馬意亦殊得。何苦千里行逡巡。甘將材武作兒戲。不聽鼙鼓聽笙歌。豈無老驥久伏櫪。徒以就範成蹉跎。憮然太息拂衣起。歸逢牡尸以烟蘿。有車賽馬莫矜拙。轅中亦有連錢驊。

西人戲術若轅盤。若緣橦若登梯。若假面具迴巧獻技。不可殫名。而尤以術師瓦納所演為冠。場戲院頂圓如球。樓岑明燈十點。密於蓮房。其光倒映。朗徹如晝。至時泰西女女。寶馬香車。絡繹奔赴。須臾座客已滿。西人而外。粵國裙釵。蠻姬粉黛居多。臺上障以綾廬。樂作簫聞。中懸一八角圓紙牌。編列其上。術人出與客為禮。以指彈之。如飛絮落花。隨風飄墮。取牌六葉。置鑪中。機動鑪發。振地一聲。而牌仍在架。神斤鬼斧。不倚不偏。又借客之約指手巾。以炫其奇。約指則借客閉置盒中。手巾則紅白二幅。各剪一圓。暴一指揮。則紅白互補。形如滿月。又如敦射之鵠。頃刻還原。真如天衣無縫。暴無補綴痕。約指已挂臺上花枝。其變幻不可思議。術人取盒一具。內扁而外方。內置一表。倩客鎖閉。臺供一器。形類銅鐘。而有針旋轉。如臺上之針所指何方。則盒內亦然。塵漢不與累泰。最後取客一高冠。其中空無所有。術人手揉之。則取出衣一。中一。袴一。皮盒一。盒長五寸。盒中有盒。層出不窮。至十二具。疊疊推崑崙上。使復納入。則一盒都不能容。其巧妙實出言思擬議之外。又向冠中取出紙裹洋糖餉客。冠轉而糖出有若連星貫珠。座客食之。幾徧。旋將冠置臺表。忽冠中有聲如鎗。震冠為裂。火燄熒然。術人踏火使熄。冠扁。作愧赧狀。乃疊冠入一鉛管中。忽鎗發如震霆。冠懸於梁。梁高不可攀。鎗再震而冠已落地。舉以還客。俄而西國女童自幃陊珊珊而出。年約十數齡。一種秀曼之氣。如初出芙蓉。光彩四射。能作廣寒仙子。御風而立。又能作壽陽醉態。橫卧空中。其他畧如中國撇演戲劇。第妙手空空。絕不借於寸巾尺袱。所以為佳。其最驚心動魄者。則以匕首決人頭也。時繹篇。驟下。樂聲為烏。殊慘人耳。簫啟則術人短衣持鈴而立。旁一人與術人對峙。術人鏗然搖鈴作聲。其人即昏然如醉。術人引之挺卧桌上。出一劍。光鑒毫髮。甫下而頭落。血花直噴空際。術人盛首於盤。下臺遍示座客。頭猶溫暖。面色灰敗。有啟其唇以視。庫盡宛然。仍登臺還首於頸。喃喃有詞。少頃手足能動。瞬而起坐。與客為禮。恐俄師之技。未必有此神奇。泰西閨秀。至有不敢仰首正視者。此真可謂無跡象可尋者矣。

西人影戲。亦極變幻。五色絢爛。光怪陸離。深山大谷。密箐幽篁。變滅烟霞。繽紛雨雪。鳥獸蟲魚之飛鳴食宿。維妙維肖。人物則五官四體。運動如生。喜怒各形。描摹盡致。最奇者水色山光。別開境界。於時上下一碧。萬象當空。水容蕩漾。月影聯娟。與波光相輝映。又有危樓半壓。倒映斜陽。宮殿參差。見於雲表。春雨各國名勝處。皆有畫圖。恍疑身遊其地。最奇幻者。天地甫闢時。各種羽毛鱗介。異形瑰狀。不可名識。其在陸者為洋房被火。初則星星。繼而大燄。終至燎原。烟從中出。蓬勃如釜上氣。倏旋倏熄。倏而重築。錯落雜奇。不可思議。其在海者為帆船遇風。颱風撼地。波濤掀天。浪湧船顛。駭人魂魄。乘以聲鳥。鳥如萬鼓怒號。忽一輪船自銀濤雪浪中疾駛而至。前來救拯。最後如爛錦。如鮮花。又如天上朱霞。半空舒捲。影戲之妙至此。嘆為觀止。

滬北近多東洋戲劇。大抵以緣繩踏竿為長技。小兒能躡足高梯。在百尺竿頭飛舞。奇險莫名。球令觀者心眩目悸。有二少婦。圓領繡衣。風致翩翩。一善琵琶。雄壯悲涼。頃刻萬變。一碎紙作千百蝴蝶。上下飛翔。渾如身入花叢。他若於紙堆中出明燈數十盞。而傘十餘具。變幻侵忽。要亦不過撇演之術耳。其有一人仰卧於臺。以兩足承巨鼓。盤旋如飛。或疊置數十箱。狀若累碁。雖高而不墜。日本人呼之為股技。此則具有真實本領者也。

浦濱月色最可娛人。江中飄檣星火。銜尾相接。水氣迷濛。不可逼視。余常偕壬叔小

異中宵數步。涼颸徐至。清興轉豪。壬叔臨浦望月。者然長嘯。聲振迅湍。榜人驚起相問。余與壬叔大笑。有時祝司馬桐君攜琴踞石彈之。聲泠泠然有古意。而音殊不揚。桐君謂蕭下故耳。今小異桐君墓草已宿。而壬叔遠宦京師。余亦飄零粵嶠。未知滬上諸寓公能於廣囂塵惱中。有此清涼境界否也。

瀛壖雜志卷六終

跋

史家中之體裁。以志為難。芭乘外之簡編可傳絕少。齒牙琢麗則敏衍惜其紛繁。耳目未周則紀載嫌其脫略。詳方與而遺人物。既愧淹通。考士女而缺山川。亦識固陋。專收著述。搜搶者累牘連篇。務選誠諧。猥瑣者矜華門靡。故知徵文考獻。成一家言。問俗觀風。作千秋業。非易事也。吾師

王紫詮先生。品高山斗。學究天人。誦曼倩二十萬言。知夷吾七十二代。孫可之史才自命。李德林偉器交推。使得桂月分香。木天翔步。百藥之成晉史。秀發鴻文。子京之修唐書。光燦龍爛。又何至青氊坐困。黃卷虛鑽。慨下第於劉蕡。悵不逢於羅隱。英雄未老。即事著書。慷慨遠行。祇復豪筆。即不然。游窮朔漠。閱徧蚌蜆。家矣推羊。人思蕩彌。墨磨肩鼻。亦收出塞之勳。矢縱弓腰。詎僅燕山之業。顧乃作客九州。寓公十載。才如王猛。不事符堅。志擬魯連。猶尊周室。出其餘緒。作為文章。寄意於酷酒美人。託迹於稗官野史。在滬日撰瀛壖雜志八卷。條分縷析。殫見洽聞。纂組凡流。筆簧六藝。蓋名流小伍。深有意於風俗人心。賢者既行。尚難忘乎名區勝地也。滬自金陵兵燹。粵嶠戈鋋。蹂躪迭經。昌平無恙。每當春秋佳日。風月良宵。蘭舟之錦繡浸天。梨園之笙歌市地。樓臺燈火。謹誅寄彖之居。院落綺羅。金碧丹青之境。

先生詳為鋪敘。廣與搜羅。古意今情。都歸紀載。街談巷議。並入蟲編。凡一方中創造所存。百年來考證所在。罔不備陳端末。隱寓維持。殆所謂主文譎諫之流。切杜漸防微之意者歟。是故華陽九國。不足喻其精也。豫章三郡。不足擬其核也。況復石邦政之志。豐測未免冗無。馬文煒之志。安邱。尤多汎濫。俾茲作者。笑過前人。願從手與蕃蘇。讀將萬遍。早信鈔諸稽業。貴此三都。祇此豹斑。已足振翼發聾。若論鴻藻。請探史翅。經腴。謹湖新傳。用繼簡末。

光緒紀元孟秋之月。雙星渡河。日受業番禺鄒五雲拜跋

琉璃廠書肆記

本書承私立東海大學圖書館借用影印

謹此

致謝

新文豐出版公司　謹啟

雙聲樓校刊

琉璃廠書肆記

趙元禮題

琉璃廠書肆記

益都李文藻南澗著　　東莞張江裁次溪氏刊

乾隆己丑五月二十三日予以謁選至京師寓百順胡同九月二十五日籤選廣東之恩平縣十月初三日引見二十三日領憑十一月初七日出京此次居京師五月餘無甚應酬又性不喜觀劇茶園酒館足迹未嘗至惟日借書鈔之暇則步入琉璃廠觀書雖所買不多而書肆之不到者寡矣出京後逆旅長夜不能寐乃追憶各肆之名號及所市書之大略記之琉璃廠因琉璃瓦窯爲名東西可二里許未入廠東門路北一鋪曰聲遙堂皆殘破不完之書予徐其中買數種適有廣東新語或選恩平之兆也入門爲嵩門堂唐氏名盛堂李氏皆路北又西爲帶草堂鄭氏同陞閣李氏皆路南又西而路北者有宗學堂曾氏聖經堂李氏聚秀堂曾氏路南者有二酉堂文錦堂文綸堂寶田堂京兆堂榮錦堂經腰堂皆李氏宏文堂鄭氏英華堂徐氏文茂堂傅氏聚星堂曾氏瑞雲堂周氏其先後次第憶或不眞而在南在北則無誤也或曰二酉堂目前明即琉璃廠書肆記

有之謂之老二酉而其略有舊書者惟京兆積秀二家餘皆新書而其裝潢紙不佳而册薄又西而南轉沙土園北口路西有文粹堂金氏肆賈謝姓蘇州人頗深于書予所購鈔本如宋通鑑長編紀事本末蘆浦筆記麈史寓簡乾坤清氣滏水集呂敬夫詩集段氏二妙集禮學彙編建炎復辟記貢南湖集月屋漫稿王光庵集焦氏經籍志之屬刻本如長安志雞肋集胡雲峰集黃稼翁集江湖長翁集唐眉山集之屬皆于此肆又北轉至正街爲文華堂徐氏在路南而橋東之肆盡此矣橋居廠中間北與窯相對橋以東街狹多參以賣眼鏡煙筒日用雜物者橋以西街闊書肆外惟古董店及賣法帖裱字畫雕印章包寫書稟刻板鐫碑耳近橋左右則補牙補脣補眼及售房中之藥者遇廷試進場之具如試筆卷紙墨壺鎖紙弓棚疊褥備列焉橋西賣書者才七家先月樓李氏在路南多內板書又西爲寶名堂周氏在路北本賣仕籍及律例路程記今年忽購得果親王府書二千餘套列架而陳之其書裝潢精麗俱鈐圖記予于此得梁寅元史略揭文安集讀史方輿紀要等書皆鈔本自警編半部温公書儀一部皆宋槧本又方望溪所著書原稿往往有之又有鈔本册府元龜及明憲宗等實錄又西爲瑞錦

堂亦周氏在路南亦多舊書其他卽老韋之舊肆本名鑑古堂八年前韋氏書甚多又鄱陽人董姓同賣法帖其中吾友趙六吉精于法帖亦來此遂客沒其櫬至今未歸又西爲煥文堂亦周氏又西爲五柳居陶氏在路北近來始開而舊書甚多與文粹堂皆每年購書于蘇州載船而來五柳多璜川吳氏藏書嘉定錢先生云卽吳企晉舍人家物也其諸弟析產而得書遂不能守又西爲延慶堂劉氏在路北其肆賈卽老韋前開鑑古堂者也近來不能購書于江南矣夏間從內城買書數十部每部有棟亭曹印其上又有長白敷槎氏董齋昌齡圖書記蓋本曹氏而歸于昌齡者昌齡官至學士棟亭之甥也棟亭掌織造鹽政十餘年竭力以事鉛槧又交于朱竹垞曝書亭之書棟亭皆鈔有副本以予所見如石刻鋪敘宋朝通鑑長編紀事本末太平寰宇記春秋經傳闕疑三朝北盟會編後漢書年表崇禎長編諸書皆鈔本魏鶴山毛詩要義樓攻媿文集諸書皆宋槧本餘不可盡數韋頗曉事而好持高價查編修瑩李檢討鐸日游其中數年前予房師紀曉嵐先生買其書亦費數千金書肆中之曉事者惟五柳之陶文粹之謝及韋也韋湖州人陶謝皆蘇州人其餘不著何許人者皆江西金谿人也正陽門東

打磨廠亦有書肆數家盡金谿人賣新書者也內城隆福諸寺遇會期多有賣書者謂之趕廟散帙滿地往往不全而價低朱少卿豫堂日使子弟物色之積數十年蓄數十萬卷皆出不全而至于全蓋不全者多是人家奴婢竊出之物其全者固在日日待之而自至矣吾友周書昌遇不全者亦好買之書昌嘗見吳才老韻補爲他人買去怏怏不快老韋云召子湘韻略已盡來之書昌取視之果然老韋又嘗勸書昌讀魏鶴山古今攷以爲宋人深於經學無過鶴山惜其罕行于世世多不知采用書昌亦心折其言韋年七十餘矣面瘦如柴竟日奔走朝紳之門朝紳好書者韋一見諂其好何等書或經濟或辭章或掌故能各投所好得重値而少減輒不肯售人亦多恨之予好書幾與書昌同不及書昌能讀耳朝食後卽至廠手繙至晡或典衣買之而積秀堂有楊萬里洪盤洲二集鈔本索錢三十千庋數日仍還之而不能釋于念也延慶劉項生大癡人呼之劉噶嗟又西爲博古堂李氏在路南其西爲廠西門門外無鬻書者

琉璃廠書肆記終

中華民國二十七年六月雙肇樓校印

琉璃廠書肆後記

江陰繆荃孫筱珊　東莞張江裁次溪氏刊

益都李南澗大令書肆記成於乾隆己丑時四庫館開文士雲集四方書籍聚於輦下爲國朝極盛之時其中李氏所舉數十家久已不存余同治丁卯始上公車至光緒丙子通籍供職京師十九年甲午與掌院徐中堂不合投劾出都已亥購方柳橋書留一月未銷假宣統庚戌復應圖書館監督之徵留京一年而國變矣四十餘年暇輒與書估爲緣綜計前後爲琉璃廠書肆後記

廠東門外路北一鋪曰文光樓石氏丙子年頗有舊書余專搜其罕本得百餘册皆不經見之書也價亦極廉入門路南文寶堂曹氏路北寶文齋主人徐氏蒼厓年六十餘目錄之學甚熟猶及見徐星伯苗仙麓張碩舟何子貞子愚諸先生時說軼事藏舊志書最多六世祖定海縣志江陰蔡志陳志均購於是肆韓心源其徒也路南有善成堂饒氏大文堂劉氏皆江西人再西二酉堂聚星堂皆舊記之書肆聚星不久卽收二酉

或云卽前明之老二酉或云非是襲其名耳均未可知然皆無舊書再西則寶華堂修文堂均張姓均能鑒別良楷再西則翰文齋主人韓心源受徐蒼厓之傳先得益都李南澗藏書再得內城李勤伯藏書琳琅滿目自擺攤至開鋪自小鋪拓廣厦不過數年已與至大之書鋪鼎立余之宋元本大半韓爲搜得卽宋會要亦得之此肆不幸早世其子子源繼起亦有能名再西爲正文齋譚氏翰文之徒庚子亂後最有名藏不全宋本數十種種留一軼不售云將留之以敎生徒有心哉不幸早歿其徒劉能繼起旋亦化去路北有寶名齋主人李衷山山西人才具開展結交權貴爲御史李璠所糾發配天津漢陽葉氏藏書歸之裝潢最佳穆宗重裝天祿琳琅書由內務府發該肆舊面護葉予檢得不少饒有古香又西而南沙土園口有書業公所書賈租屋鱗集櫛比前有勤有堂楊氏維舟頗識舊書爲予購書極多再西路北則書業堂崔氏山西人門面極小明刻宰輔編年錄程史司馬元興志原石搨本得於此肆再西則肆雅堂肆主丁子固得崇雨舲之書先爲湖南方柳橋收購舊籍柳橋歿又捆載其書來京售之善裝潢與寶名同裝天祿琳琅者發張甚後因官事受責意氣熸矣再西爲廠橋橋之西路南

則萃文堂常氏文琳堂馬氏益文堂魏氏昔年常走河南予得其舊鈔書畫史會要元板禮記集說均極精再西酉山堂李氏會經堂劉氏文貴堂魏氏再西寶森堂主人李雨亭與徐蒼厓在廠肆爲前輩曾得姚文僖公王文簡公韓小亭李芝齡各家之書所謂宋甄元奬見而卽識蜀板閩板到眼不欺是陶五柳錢聽默一流嘗一日手國策與予閱曰此宋板否余愛其古雅而微嫌紙不舊渠笑曰此所謂捺印士禮居本也黃刻每葉有鐫工名字捺去之未印入以惑人通志堂經典釋文三禮圖亦有如此者裝潢索善價以備配禮送大老愼弗爲所惑也路北有舊書李時有零星善本有文華堂曾得彭文勤公之書再西路南有寶珍齋吳氏寶經堂魏氏同雅堂喬氏同好堂閻氏皆有舊書再西則廠西門書肆盡矣其中有搢紳鋪刻板鐫碑鋪骨董鋪法帖鋪裝潢書畫鋪南紙鋪三里長街他鋪甚少亦爲日下之盛事城內隆福寺街昔年有三槐堂王氏同立堂喬氏曾得介休楊氏書聚珍堂先名天繪閣劉氏寶書某氏至廟會書攤慈仁寺久已無之後護國寺隆福寺東西兩廟會雖無古書尙有小攤今則并攤俱無廠東門火神廟正月三日起至十六日廟會從前四大家一寶森堂一同立堂一三槐堂

一善成堂後各家均敗止有零星小攤無復牙籤錦軸留人尋玩矣舊友日日來廠者朱子淸孫銓伯黃再同沈子培子封徐梧生若盛伯希王廉生間或一至來則高車駟馬未及門而已知至潘翁諸老則耑候廠友之日送罕見蒞肆伯希辭官以後探得打磨廠興隆店外來書賈貨車萃焉五更開市各書陳列於地論堆估値廠友悉趨之伯希時時襆被往宿遂得宋本七十卷之禮記注疏杜詩黃鶴注舊鈔儒學警悟余因伯希而往亦得舊鈔武溪集類編長安志同日子培得馬天祿逸象原石榻本後余又得宋本范文正集元本柳道傳集正統本蘇平仲集價廉於廠肆近無此事店亦無矣

余辛亥出都遯跡海上憶昔太平盛世士大夫之樂趣有與世人異者因作琉璃廠書肆後記爲李南澗大令之繼甲寅秋日重作京華之行時時閱廠舊肆存者寥寥晨星有沒世者有閉歇者有易主者而繼起者亦甚衆則後記已可與李記同作宣南掌故矣因全錄書鋪名目以志今昔之感廠東門外路北有文光樓石氏舊鋪入門路南有弘遠堂趙氏主人名聘卿得正文齋譚氏殘餘據爲奇貨再西有修文堂黃氏曾有宋本徐節孝集三十卷絕精傳是樓舊藏也又文寶堂曹氏舊鋪路北有晉華書局孔氏爲譚正文之親串亦時時有譚氏書售出再西有文益書局張氏路南有有益堂丁氏榮錄堂丁氏松鶴閣劉氏槐蔭山房馬氏二酉齋傅氏舊鋪寶華堂張氏亦舊鋪文盛堂樓氏翰文齋韓氏韓子元書甚多兼售字畫再西則孔羣社張氏文友堂魏氏書最多余之明板二妙集五卷本說文篆韻補均于此肆得之肆雅堂丁氏舊鋪再西有直隸書局曾有宋本范忠宣集二十卷元本濂南遺老集四十五卷廠橋以東之書肆盡于此矣越橋而西路南有文琳堂馬氏萃文齋常氏均舊鋪又有弘道堂程氏來燕閣陳氏路北有維古山房崔氏路南有善成堂孫氏會經堂劉氏均舊肆文雅堂郭氏保古齋殷氏袁抱存得北宋本北山錄於此肆再西有同古堂張氏本爲墨盒鋪兼售舊書得曲阜孔氏濰縣郭氏兩家之書舊甄精鈔燦然盈架袁抱存之眞宋本白文八經得於此路北有修本堂岳氏路南有會文堂劉氏九經堂劉氏鴻寶閣崔氏再西路北有文英閣丁氏路南有鑑古堂郭氏余之陳拾遺集得於此又有述古堂于氏路北有玉生堂胡氏路南有文煥堂趙氏路北有敬業堂丁氏橋西之肆至此而止再西出廠西門同好堂閻氏舊肆仍在焉石印

本鉛字本天然墨觸目皆是世風之變日趨日下不知所止矣荃孫又記

中華民國二十七年六月雙肇樓校印

穆天子傳地理攷證

浙江圖書館叢書第二集

穆天子傳地理攷證

中華民國四年浙江圖書館校刊

浙江圖書館叢書第二集目錄

穆天子傳地理攷證六卷附中國人種所從來攷　穆天子傳紀日干支表

晉釋法顯佛國記地理攷證一卷

後魏宋雲西域求經記地理攷證一卷

唐釋辨機大唐西域記地理攷證一卷附錄一卷印度風俗總記一卷

唐杜環經行記地理攷證一卷

元耶律楚材西游錄地理攷證一卷

元祕史地理攷證十五卷附元祕史作者人名攷　元太祖成吉思汗編年大事記　元初漢北大勢論　元史特薛禪曷思麥里速不台郭寶玉等傳地理攷　郭侃傳辨

元聖武親征錄地理攷證一卷

元經世大典圖地理攷證三卷附元史地理志西北地附錄

元張參議耀卿紀行地理攷證一卷

元長春眞人西游記地理攷證一卷

元劉郁西使記地理攷證一卷

圖理琛異域錄地理攷證一卷

凡例

一讀是書當先知中國人種古時由西方遷徙而來故三代以前人多吝懷思故土之思此穆王西征之原因也（別有中國人種攷畧附後）

一讀是書當先知西王母爲西方大國其國上古時名加勒底炎黃時名巴比侖至於商周名亞西里亞中國人種西來之始當在加勒底時代而穆王至彼則亞西里亞時代也

一讀是書當先知西見王母始於黃帝帝堯繼之穆王不過遵循故轍儒生不察駭爲異事囿於所見故也

一讀是書當先知穆王西征之道即今日通行之大路就本書卷四之里數方向按圖以考雖地名不同而大致皆合方信古書所載皆屬實事

一讀是書當知禹貢積石實爲河源所從出非特傳中確有明文徵之他古書亦無一不合後來臆說盡可掃除

一讀是書當知穆王所升之崑崙墟即今和闐南山攷漢武帝時已詔定于闐山爲崑崙因太史公作爲疑辭後世聚訟紛紜遂無定論今觀此傳證以道里方位崑崙之在于闐毫無疑義自康熙間朝廷信西藏游僧之說指阿里之岡底斯山稱爲崑崙攷據家皆靡然從之不知此無稽之言也爾雅釋地河出崑崙墟後藏之地安得爲河所從出即此一語已不可通余別有攷坿漢書西域傳中茲不備列

一崑崙春山後人多混爲一惟此傳分析言之蓋崑崙指和闐南山春山則指葱嶺二山雖相連接然崑崙東西行春山南北行形勢不同漢書西域傳但云踰葱嶺不言踰崑崙以葱嶺爲西亞洲之通道崑崙非通道也本書穆王升崑崙邱後必還向北行以登春山而其往西王母邦必截春山以北即漢書所云南道西踰葱嶺出大月氏安息路也

一是書之註以郭璞爲最古然繼起無人近數十年前始有檀氏萃徐氏文靖陳氏逢衡洪氏頤煊翟氏云升等蒐爲

箋校惟自典制禮儀外一及地理便無足取蓋不獨見聞方隅而道里方向及上下文義均不之審但用對音之法曰某地即今某地某山即今某山欲其脗合無間得乎

一本書卷四里西土之數總計西征往返所行之道里方向以當時之人記當時之事蹟自必確鑿可據況核以今地一一相符不解從前註家何多未見及此

一讀是書須先以祁招之詩所謂形民之力無醉飽之心爲準的方知本傳六卷所載之事字字爲上二語寫影視爲鋪揚鴻烈潤色皇猷淺夫也而卷三又特載赤烏氏君丌憂心吟一首以點畫龍之睛良史苦心三千年後尚能見之但辭語過於隱祕閱者驟難索解致久慨沈薶耳

一卷五所載以作范宮事爲主要攷穆王元年正月卽作昭宮其冬又作祇宮九年作春宮十五年夏作范宮次年春復作重璧臺其役民之繁數甚矣諸宮制度雖無可攷而范宮之地設立十虞以備田獵南北五十里東西當不止是當時天下江漢以南屬蠻苗北方數州民力有幾而用之無度如此

一卷六專紀盛姬喪葬事穆王以一穉妾耗竭財力作此無益之事實爲古今所未見閱余閱此卷終於言外得三解焉一以見民生之憔悴當時喪儀卽踊者一端已三千人況台百官七萃及男女執事當不下數萬勞役以外一切費用亦必攤派於民黎庶困窮不問可知一以見周禮之

難行喪葬執事至數萬人皆與盛姬無絲毫之關係何自王子王女以下均能哭踊如儀周禮瑣縟不近人情已可概見秦漢以後廢而棄之宜也一以見專制威力之過强但穆王所行尚不過習於侈肆弗恤其民至法國之路易十四其侈肆無異穆王復縱任列侯剝削其下不留餘地迫民無生路不得不囂然群起快其反抗之心專制蹶而民政興殆事勢所必至乎

一孔子斥文過孟子惡逢君穆王之事遠矣而元人王漸者作此傳之序竟欲以諂佞伎倆上貢於數千年前之人主何其卑鄙無恥至於此極其序謂王與七萃之士巡行天下徒衛簡而徵求寡非如秦漢之千騎萬乘空國而出嗚呼如漸者不祇無廉恥亦且無眸子矣傳中屢言六師何盲不一見但云與七萃巡行以人人共見之書獨爲之勉强申辨其意何居攷周制二千五百人爲師六師之數已萬五千加以七萃親軍百官從士當不下二萬以二萬人行萬里路至少須備一年餉需每人日食米升須七萬餘石大車每輛載米十石須七千餘輛每輛牛馬六役夫二須增人一萬四千牛馬四萬餘頭合之六師七萃百官從士所乘之馬又不下萬頭所增人畜應需糧食芻料又須載若干車輛而器用衣服及賜予各物車輛之數尚不在內然則穆王西征謂之徒衛簡而徵求寡可乎王漸之徒欲爲穆王辨護微特無益止自供其淺陋而已

一穆王在位五十五年本書所載僅四年事然此四年中勞民費財當爲其一生之最周史官爲穆王作傳揭載祇此大有微旨左昭公七年傳言祭公謀父作祈招之詩以諫王王是以獲沒於祇宮意祭公諫後王稍微悟故二十四年命戎夫作記自知保位爲難五十一年作呂刑於疑罪論贖亦有慈祥之意但以獲沒於祇宮句推之知其前時侈肆不恤民艱在在有怨毒猝發之虞故以得終天年爲倖此可於言外得之

一竹書紀年與此傳同出汲冢取以對校得失皆可互見如十二年十月王北巡狩遂征犬戎知此傳卷首所載爲十二年事然由此歷數紀日干支至還入宗周實兩載餘則

在十四年十月無疑乃竹書紀於十三年冬是誤先一年因之十四十五等年奉連並誤如所言十四年四月畋於軍邱五月作范宮其時穆王尚未西歸誰畋之誰作之由是知竹書所紀十三年秋七月西戎來賓至王入於宗周均當作十四年十四年春王帥楚子伐徐至作虎牢均當作十五年十五年正月留昆氏來賓至封造父於趙均當作十六年而十七年之王西征崑崙邱見西王母明是錯簡當列於十三年次於陽紆之下此皆可因本傳以證竹書之誤者也至本傳卷五因晉時編排失序如畋於軍邱畢人告戎等七八條皆先後紊亂此皆可因竹書以證本傳之誤者也

一前人言周之宗廟立於豐京故稱宗周證以竹書如成王十九年王巡狩歸於宗周三十三年厲伯祈歸於宗周均指豐京固矣若穆王十三年（當作十四年）造父御王入於宗周證以本傳則確爲洛邑觀本傳卷四里西土之數曰自宗周遷水以西瀍水在洛陽城東宗周與瀍水並舉其指洛邑極爲顯明蓋洛邑亦有宗廟如洛誥載殷祀蒸祭可見故得通稱爲宗周也

一前人攷竹書紀年自始至終皆用建寅月爲歲首本傳紀穆王還入宗周爲孟冬月與竹書云十月正同則亦以建寅月爲歲首無可疑矣

一傳中有特別文法如卷二云天子西征至於赤烏氏之人丌又云辛巳入於曹奴之人戲以常法論當云至於赤烏赤烏之人丌入於曹奴曹奴之人戲今俱省去重文合爲一句爲他書所未有此類頗多姑舉其例

一傳中缺文不論字數若干均作一圈以間隔之然細審文義仍似多有脫佚未經標出者茲姑仍其舊

穆天子傳地理攷證卷一

古杭丁謙益甫氏纂

○飲天子蠲山之上戊寅天子北征乃絕漳水庚辰至于○蠲山無攷觀下北絕漳水知此山必在漳南今彰德府境○按自戊寅北絕漳水越二日庚辰以每日馳行百餘里計當可至柏鄉內邱界特不知果爲何地耳惟此下似脫壬午字蓋上距庚辰三日所謂觴天子奏廣樂當在今井陘縣地故即日至鈃山下載立不舍也

○觴天子于盤石之上天子乃奏廣樂載立不舍言立車上不下至于鈃山之下鈃山北堂書鈔作陘山癸未雨雪天子獵于鈃山之西阿於是得絕鈃山之隊北循虖沱之陽爾雅水北曰陽乙酉天子北升于○

鈃山即井陘山亦稱陘山在井陘縣北其西阿今險隘口地隊音遂郭璞註谷中險隘道也所謂絕鈃山之隊蓋自南而北截鈃山谷中行故再北即循虖沱之陽與今驛路出娘子關者異攷滹沱河上源環五臺山南北云天子北升者殆即升五臺山○按此節下當有脫文甚多與下北征犬戎不相連接

天子北征犬戎犬戎○胡觴天子于雷原作當誤水之陽天子乃樂○賜七萃之士戰庚寅北風雨雪天子以寒之故命王屬休顧康高舂秋大事表犬戎在鳳翔府境其本國今西甯府西北樹敦城是也穆王北征時犬戎必尚居西甯本部其地爲西域孔道故穆王即由此以至河宗昆崙據竹書紀年征犬戎爲十二年十月事與本節北風雨雪情景正合當水爲雷水之訛卷四言犬戎胡觴天子於雷水之阿可證此水蓋在犬戎南境今湟水也按國語以犬戎爲荒服漢書匈奴傳言戎之遠者也均可以西有畎戎逸周書孔注言犬戎西爲地在河湟之說賜七萃之士戰其下當脫一字如戰日戰馬之屬茲不能確定

犬戎樹惇攷

犬戎樹惇出於國語國語舊音此書唐無名氏著以樹惇爲城名云鄯州界外羌中現有此城宋庠作補音詆爲臆說余友陳倬雲焯力辨其非謂周書史甯傳樹惇賀眞二城是吐谷渾巢穴新唐書王難得傳從哥舒翰擊吐蕃拔樹敦城是吐谷渾舊都知樹敦本犬戎故居吐谷渾西徙亦居之今西甯徼外

青海東南曼頭山北地也余按國語韋註樹立也言犬戎立性惇樸所解殊牽强觀上文自大畢伯士之終犬戎以職來王又云吾聞犬戎樹惇帥舊德而守終純固則大畢伯士爲其先世君名樹惇爲當時君名明白無疑舊音指爲城名者蓋樹惇主國時建築此城即以其名名之歷北周至唐猶見史傳故陳君謂舊音非臆說也至以人名爲城名中西各國多有之惟歷史吐谷渾傳不見樹惇城名僅云拾寅始邑於伏羅川居擬王者夸呂都於伏俟城王難得傳稱爲舊都當指伏羅川之城伏羅川者湟水上源鄂刻地圖所謂博羅充克克河也犬戎故居在是故觴穆王於湟水北情形正合陳氏以爲曼頭山北恐無據

甲子天子西征乃絕隃之關隥己亥至于焉居禺知之平辛丑天子西征至于剛人河宗之子孫剛柏絜郭註伯爵絜名古伯字多从木且逆天子於智之○先豹皮十良馬二六天子使井利受之

按自犬戎地西行隃之關隥當即西甯邊外日雅拉山焉居禺知二山當即今多倫達壩地譯言七嶺見焦廉旅藏程紀略平者山間平岡也剛人爲河宗氏分封之國地在滲澤以北今土爾扈特西南二旗境

癸酉天子舍于漆澤乃西釣於河以觀○智之○甲辰天子獵于滲澤於是得白狐元貉焉以祭于河宗丙子天子飲于河水之阿天子屬六師之人于剛邦之南滲澤之上

漆澤今札遜泊故西南行即釣於河滲澤今敖羅海池在鄂

凌海東百餘里河水折而南流處見水道提綱或疑滲澤即漆澤之訛不知穆王既釣於河自必獵於近河處豈有北返漆澤之理屬六師于澤上蓋輕車簡從不欲以供應煩河宗國也

戊寅天子西征薦行至于陽紆之山河伯無夷之所都居是惟河宗氏河宗伯夭逆天子于燕然之山勞用束帛加璧先白○天子使鄭伯受之

河宗者河水之源中國境內足當河宗名稱者惟星宿海與羅布泊然攷本書卷四自宗周瀍水以西至河宗之邦陽紆之山三千四百里知河宗必指星宿海若羅布泊則太遠而里數不合無夷竹書作馮夷乃有夏帝芬時諸侯山海經作冰夷蓋河宗國伯夭之遠祖祀爲水神者也陽紆山山海經作陽汙云陽汙之山河出其中淮南子作陽盱云禹爲水以身請于陽盱之阿二條確是此地之山其他言陽紆者甚多與此無關故不泛引此山與河宗國近當即今鄂凌湖北馬尼都山山海經從極之淵深三百仞冰夷都焉即指鄂凌湖言燕然山當在陽紆西今札凌湖東北烏藍得什山二山名見東亞三國圖

癸丑天子大朝于燕然之山河水之阿乃命井利梁固聿將六師天子命吉日戊午天子大服冕黻帶搢笏夾佩奉璧南面立于寒下室西北隅爲寒解附卷末曾祝佐之宮人陳牲全五○具天子授河宗璧河宗伯夭受璧西向璧沈于河再拜稽首祝沈牛馬豕

羊河宗曰命于皇天子河伯號之帝曰穆滿女當永致享用賜事南向再拜河宗又號之帝曰穆滿示女春山之瑤詔女崑崙○舍四平泉七十乃至崑崙之邱以觀春山之瑤賜語晦言天帝賜語當隱晦不可宣洩舊註誤天子受命南向再拜

此節記穆王祭河宗事祭處在星宿海北故立云南面拜云南向命於皇天子猶言受命於天帝故下即傳天語以詔穆王郭註謂皇天子乃尊穆王之詞誤號之者大聲以詔也攷古時西方各國君皆聽命於神即假巫祝以傳其語觀本節所載亦漢族來自西方之一證春山崑崙詳後

己未天子大朝于黃之山乃披圖視典用觀天子之瑤器曰天子之瑤玉果璿珠燭銀黃金膏天子之瑤萬金○大夫瑤百金

士之瑤五十金庶人之瑤十金天子之弓射人步劍牛馬犀○器千金天子之馬走千里勝人猛獸天子之狗走百里執虎豹伯天曰征烏使翼日○烏鳶鵰雜飛八百里名獸使足○走千里狻猊○野馬走五百里邛邛距虛走百里麋○二十里曰伯夭皆致河典乘渠黃之乘爲天子先以極西土

此節記穆王披視河圖河典事黃山當在星宿海北惟不能確指所在河圖者自古相傳出於河中典則圖後附記之文蓋圖不可讀藉典以傳其意此圖典即黃帝所得爲河宗國世藏法物攷賈誼新書修政篇載黃帝入江內取綠圖而濟積石涉流沙登於崑崙又載堯身涉流沙地封獨山西見王母而軒轅黃帝傳亦載黃帝登崑崙立臺於沃人國北西王

母之山知穆王西征後世驚爲荒遠其實祇循黃帝與帝堯舊迹並非創舉觀以極西土句可見下文登崑崙越春山賓於西母紀迹於弇山皆恪遵河典命令而行與古事如出一轍也

乙丑天子西濟于河○爰有溫谷樂都河宗氏之所游居丙寅天子屬官效器乃命正公郊父受勅憲用申○八駿之乘以飲于枝涔之中積石之南河天子之駿赤驥盜驪白義踰輪山子渠黃華騮綠耳狗重工徹止蘧猥○黃南○來白天子之御造父三百耿翛芍及曰天子是與山○入藪田獵釣弋天子曰於乎予一人不盈於德而辨於樂後世亦追數吾過乎七萃之士○天子曰後世所望無失天常農工既得男女衣食百姓皆富

官人執事故天有時民○氏繩○何謀於樂何意之忘與民共利世以爲常也天子嘉之賜以左佩玉華也乃再拜稽首

西濟于河下當脫一源字蓋河之重源發於今西寧府西南境巴顏喀喇山東麓合二小支爲阿爾坦河譯言金河其地尚在星宿海西三百里與本句方位恰合溫谷樂都二地均當河源南故須濟而後至涔者小渚枝涔謂河源旁支流之小渚積石山在河源北大禹導河始此即今噶達蘇齊老山噶達蘇譯言北極星齊老譯言石蓋山嶺叢石成峯高四丈望之形如極星故俗稱落星石也攷見後昔黃帝取綠圖以濟積石穆王西征事事步趨黃帝故披河圖視河典後即西至河源以觀積石積石南河者指河源二小支中之南一支出於拉

瑪陀羅海山者拉瑪八也陀羅海頭也言山有八峯七萃之士下脫一人名其人進言於王云云故下文云天子嘉之○按竹書紀年載穆王十二年冬十月北征犬戎十三年春王西征次于陽紆即此卷所記諸事惟其下當接云王征崑崙邱見西王母乃竹書將此文誤次於十七年豈次于陽紆後仍返宗周至十七年又復西征耶不但與本傳違戾揆之情事亦必不然錯簡無疑

積石山攷

積石之山始見禹貢以禹治鉅火之水皆從發源處施工導河自積石猶導江自岷山導漾自嶓冢導淮自桐柏導渭自鳥鼠同穴也但岷山嶓冢桐柏鳥鼠同穴諸地均在域內其

見習聞初無異說獨積石遠在塞外人跡罕經異說斯興杜佑通典則始發難端者也杜氏謂禹貢積石今西平郡龍支縣界山是諸家多以此爲小積石別有大積石山去此尚千里其實禹施功之始卽此積石更無所謂大積石山自有此言人多奉爲不刊之典遂無一人知河源出處尚有所謂積石山在嗚呼以杜氏之博洽竟爲此武斷無據之詞何怪疏陋豎儒引此以說經註史紛紛沿襲以迄於今也豈知三代至唐古書之言積石者歷歷可攷如山海經言崑崙之虛河出東北隅而行其北西當作東入勃海卽鹽澤亦曰蒲昌海今羅布泊又出海外入禹所導積石山史記大宛傳于闐以東水東流注鹽澤潛行地下其南河源出焉漢書西域傳敘河之上源東注于

蒲昌海乃潛行地下南出于積石爲中國河淮南子墜形訓河水出東北陬貫勃海貫卽班氏潛行意入禹所導積石山桑欽水經河水屈從東南流入于勃海又出海外南至積石山下酈道元注河水重源發於西塞之外出於積石之山山海經郭璞注河水合而注泑澤卽鹽澤已復潛行南出於積石爲中國河唐張守節史記正義黃河源出大昆侖逕于闐入鹽澤東南潛行至吐谷渾界積石山又東北流至小積石山顏師古漢書注金城河關縣下云積石山在西南羌中按小積石卽水經注唐述山在河關東此云西南羌中非指小積石可知後漢書桓帝紀延熹二年燒當羌叛校尉段熲討之追出塞至積石山而還新唐書党項傳党項降後河首積石山而東皆爲中國地吐谷渾傳侯君集次星宿海柏海上望積石山覩河源統核諸書所載積石山其地點則河源重出處也方向則鹽澤之南也位置則塞外羌中也明析不移若此況淮南子言禹爲治水以身請於陽盱之阿禹旣遠禱至此則其導河必不始於龍支之小積石山明矣杜氏之言實全無價值若元都實西求河源僅至火敦腦兒卽星宿海而還故仍沿杜誤以小積石爲禹導河之積石山至齊召南著水道提綱又以河流九曲所經之大雪山指爲積石尤屬臆說總之諸立異者於河源重出之地點鹽澤以南之方向塞外羌中之位置無一相合也抑余更有說山海經載積石者四除海內西經言河出勃海外云云業見前引西次三經言積石之山下有石門亦無足異外其海外北經則

言禹所積石之山河水所入大荒北經則言其西有山名曰禹所積石夫山稱積石玩一積字已有人力所成之意而提綱記噶達蘇齊老僅高四丈正與人力所成情形相合況山海經兩言禹所積石是成於人力尤覺顯然其曰禹所導者蓋蒙上河水而言如後二條設或增入導字揆之句法字法詎可通乎意禹當時治水至此特於小山之巔砌石成峯以爲導河經始之標識猶今蒙古人積築巨石以分疆界名曰鄂博是已惟作代久遠土人不知古事故以落星石呼之然則噶達蘇齊老謂卽禹貢積石徵之古今群籍其地點其方向其位置殆無一不相合者敢特揭之以求正於博雅諸君子

穆天子傳地理攷證卷二

古杭丁謙益甫氏纂

○伯天○封膜晝于河水之陽以爲殷人主丁巳天子西南升○之所主居主居謂主宰居住與上卷無夷之所都居句法相同爰有大木碩草爰有野獸可以畋獵

按膜晝當是伯天子姓故分河水以北地請天子封之水道提綱河源西南有拉母陀羅海山穆王所升當即其地

戊午罔○之人居慮獻酒百○于天子天子已飲而行遂宿于昆崙之阿赤水之陽爰有鵸鳥之山天子三日舍于鵸鳥之山

按本傳卷四里西土之數自陽紆西至西夏氏二千五百里自西夏氏至珠余氏及河首襄山千五百里又西南至春山

珠澤昆崙邱七百里西夏珠余河首襄山均不見於此文當在本節以上脫簡中以今地核之穆王蓋由河源北行至柴達木又西北經羅布泊至庫勒爾城又西經庫車阿克蘇折西南經疏勒府東又南至和闐直隸州境再以道里核之西夏珠余當在庫車地河首襄山當在瑪喇巴什廳地昆崙山在和闐南專攷別有赤水今喀什噶爾河唐地志作赤河西域水道記作赫色勒河赫色勒回語赤也當時穆王欲至昆崙先經此水此水雖源出葱嶺而流行之地南近昆崙故冠以昆崙之阿且昆崙葱嶺本相連接亦可通稱故山海經言赤水出昆崙西北隅而東北流按此水所出及所流方向與今河恰合鵸鳥之山當在喀什噶爾東北

○吉日辛酉天子升于昆崙之邱以觀黃帝之宮而封豐隆之葬以詔後世癸亥天子具錦齊牲全以禋于昆崙之邱甲子天子北征舍於珠澤以釣于流水曰珠澤之藪方三十里爰有萑葦莞蒲茅蕑蒹葭乃獻白玉○隻○角之一三可以○沐乃進食○酒十○姑劓九○亦味中糜胃而滑因獻食馬三百牛羊三千天子○昆侖以守黃帝之宮南司赤水而北守春山之瑤天子乃○之人○吾黃金之環三五朱鞈貝飾三十工布之四○吾乃膜拜而受天子又與之黃牛二六以三十○人于昆崙邱

此節記穆王禋昆崙事按此山自西而東橫亘和闐南境約千餘里山海經言流沙之濱赤水之後黑水之前謂赤水南黑水北

有大山名昆崙之邱形勢膴合博雅高卓曰邱陸賈新語黃帝巡游四海登崑崙山起宮望於其上因黃帝有宮其上故升而觀之惟黃帝之宮至穆王時尚存非其地國君隨時修葺何以能然豐隆人名當是從黃帝西征而道卒者故葬於此珠澤山海經作稷澤今名伊斯庫里泊在和闐西北百餘里此泊西南有桑珠披雅爾滿二水流入之與傳言北征及釣於流水合

季夏丁卯天子北升于春山之上以望四野曰春山是唯天下之高山也孳木○華畏雪天子于是珩孳木華之實曰春山之澤清水出泉溫和無風飛鳥百獸之所飲食先王所謂懸圃天子於是得玉榮枝斯之英曰春山百獸之所聚也飛鳥之所棲

也爰有○獸食虎豹如麋而載骨盤○始如麏小頭大鼻爰有赤豹白虎熊羆豺狼野馬野牛山羊野豕爰有白鳥青鵰執犬羊食豕鹿曰天子五日觀于春山之上乃爲銘迹於懸圃之上以詔後世

此節紀穆王游春山事本傳不見書年當在卷首脫文中據竹書紀年征犬戎在十二年十月則此季夏爲十三年六月無疑春山一作春山山海經作邊春山言其山多慈又作鐘山云山有燭龍謂日光視晝瞑夜均指慈嶺而言慈嶺有一峯曰塔戛爾瑪其高度至二萬五千三百英尺穆王自珠澤北行蓋經咽瑪及頗斯坎穆等台溯澤勒普善河西上又折北以升是山曰北征舉其大略言之春山之澤即薩雷庫里湖

湖縱約九里橫約三十里水面高於平地萬四千二百尺左右之山又高於湖五千尺湖水西流爲阿母河源然其東面之水亦可通阿克蘇河唐元奘西域記言大龍池東西各一派即指此湖在慈嶺絕頂大帕米爾及瓦罕帕米爾中間四山圍繞故溫和無風先王所謂懸圃先王指黃帝以地高若懸又動植物繁盛有類園圃故以懸圃名之山海經黃帝取崑山之玉榮投之鍾山之陽此所得玉榮枝斯之英即黃帝所投物以穆王有六師從行故能徧搜山谷而得之也

壬申天子西征甲戌至于赤烏以文義言下當有赤烏二字然本傳類此者凡數見知非脫誤之人其當作獻酒千斛於天子食馬九百牛羊三千穄麥百載天子使祭父受之曰赤烏氏先出自周宗太王亶父之始作西土封其元子吳太伯於東吳詔以金刃之刑賄用周室之璧封其璧臣長季綽於春山之虱虱字無解或是原字之譌妻以元女詔以玉石之刑以爲周室主天子乃賜赤烏之人○其此句人下當脫丌字校者注其字於爰遂致誤入正文墨乘四黃金四十鎰貝帶五十朱三百裹丌乃膜拜而受曰○山是唯天下之良山也瑤玉之所在嘉穀生之草木碩美天子于是取嘉禾以歸樹於中國曰天子五日休于○山之下乃奏廣樂赤烏之人丌好獻二女於天子女聽女○列爲璧人曰赤烏氏美人之地也瑤玉之所在也

赤烏氏國據卷四里西土之數云在春山西三百里當爲今瓦罕部地攷瀛環志畧慈嶺以西因都庫士山南北諸部落均無水田惟瓦罕云田土膏腴故嘉穀生之此穀當爲特別美種故特移植於中國惟其地不聞產玉殆因東南與崑山

近採購俱易又以玉石爲刑故爲瑤玉所在天下良山當仍指春山言蓋赤烏亦春山地也故卷四直云赤烏氏春山

己卯天子北征趙義全趙行○舍庚辰濟于洋水辛巳入于曹奴之人戲觴天子于洋水之上乃獻食馬九百牛羊七千穄米百車天子使逢固受之天子乃賜曹奴之人戲○黃金之鹿銀鷹貝帶四十朱四百裹戲乃膜拜而受

按此北征當是東北行至小帕米爾地乃折而南至乾竺特部境即曹奴氏之所居今棍雜城也洋水即棍雜河山海經言洋水西南流注于醜塗之水今棍雜河發源因都庫士山南正西南流至幾勒幾城東南入印度河醜塗爲印度轉音醜塗水即印度河也

壬午天子北征東還（還仝旋謂北行東轉或作還返解誤）甲申至于黑水西膜所謂鴻鵠於是降雨七日天子留胥（胥待也原誤胥）六師之屬天子乃封長肱於黑水之西阿（原作河誤）是唯鴻鵠之上以爲周室主是曰留胥之邦

黑水今葉爾羌河又曰澤普勒善河土人稱喀喇烏蘇喀喇言黑烏蘇言水即黑水也其源有二西源出塔克敦巴什山東南穆王由曹奴國北征東還形勢正合其所至之處當即今塞勒庫勒城地長肱氏受封於此即漢依耐魏唐渴盤陀國境西膜種人名一作仙摩一作塞米的一作西米科特漢書所謂塞種是也亞西里亞國（即本傳西王母邦）爲其種人所建設當時葱嶺以西皆在此國勢力範圍之內故各國皆奉其禮

法如膜拜之類並遵其語言如鴻鵠茂苑木禾之類長肱人名當是其地酋長穆王因雨留居七日念其供應繁費故即其所居地封爲世守之君舊註以長肱爲長臂人非是

辛卯天子北征東還乃循黑水癸巳至於羣玉之山（容成氏容字原缺从御覽補）之所守曰羣玉田山○知阿平無險四徹中繩先王之所謂策府寡草木而無鳥獸爰有○木西膜之所謂○天子於是取玉三乘玉器服物於是載玉萬隻天子四日休於羣玉之山乃命邢侯待攻玉者

羣玉之山山海經作崇山今稱密爾岱山在葉爾羌西南庫克雅爾池克里克二莊之西漢書西夜子合國產玉石即其地西域水道記言密爾岱山凡三成上下皆石中一成瓊瑤函之彌望無際故曰玉山採者乘氂牛至其巔鑿之墜而後取往往重千萬斤又言托里布隆河（即葉爾羌河南源）東北流數百里逕密爾岱山北又東北與澤普勒善河會穆王由長肱氏國北征東還循黑水至羣玉山按之地圖（中俄交界圖）一一脗合

孟秋丁酉天子北征○之人潛時觴天子于羽陵之上乃獻良馬牛羊天子以其邦之攻玉石也不受其牢伯夭曰○氏檻○之後也天子乃賜之黃金之罍三六朱三百裹潛時乃膜拜而受

羣玉山在潛時邦內潛時爲其地主故於穆王北行時追而饑之羽陵地未詳當去羣玉山不遠

戊戌天子西征辛丑至于剞閭氏天子乃命剞閭氏供食六師

之人于鐵山之下壬寅天子登（北堂書鈔作祭）于鐵山乃徹祭器于剞閭之人溫歸乃膜拜而受天子已祭而行乃遂西征丙午至于鵶韓氏爰有樂野溫和穄麥之所草犬馬牛羊之所昌瑤玉之所○丁未天子大朝于平衍之中乃命六師之屬休己酉天子大享正公諸侯王吏七萃之士于平衍之中鵶韓之人無皋乃獻良馬百匹用牛三百良犬七十牧牛二百野馬三百牛羊二千穄麥三百車天子乃賜之黃金銀罍四七貝帶五十朱三百裹變○雕宮無皋上下乃膜拜而受庚戌天子西征至于元池天子三日休于元池之上乃奏廣樂三日而終是曰樂池天子乃樹之竹是曰竹林癸丑天子乃遂西征丙辰至于苦山西膜之所謂茂苑天子于是休獵于是食苦丁巳天子西征己未宿

于黃鼠之山西○乃遂西征癸亥至于西王母之邦

此節紀穆王自羣玉山至西王母邦事卷四里西土之數言截春山之北自羣玉山以西至西王母邦三千里觀截春山之北何知穆王所經行與今由新疆南路往西域之道正同上節既云北征蓋自玉山直北行至今英吉沙爾地由是折而西行上格茲山峽經小喀喇庫里湖又西踰格里塔嶺西稍南經爲善部地至達爾瓦斯部即傳劄闊氏所居鐵山在其東北完治河上游是山產鐵質極精純爲各部落所爭售見俄人康穆才甫游記以上所經即卷四所謂截春山之北也自此再西漸出葱嶺抵今布哈爾部地即傳鶉韓氏國其地田土肥沃而少山嶺故稱樂野又曰平衍元池今布哈爾

城西南有登吉斯湖地望相合且舍此別無他池由是西行所至苦山當在斜拉哈斯城西黃鼠山未詳當在今波斯西境故過此即至西王母邦西王母事載於古書甚夥如爾雅釋地山海經莊子列子洛書靈准聽河圖玉版見列子淮南子魚豢魏畧晉書地理宋書符瑞志等皆是其專紀西王母來獻者有尚書大傳大戴禮記竹書紀年瑞應圖世本而軒轅黃帝傳言黃帝登崑崙立臺於沃人國北西王母之山抱朴子引內經言黃帝與西王母會於王屋賈誼新書言帝堯西見王母焦氏易林言稷爲堯使西見王母淮南子言羿請不死藥於西王母可知中國與西王母邦交通最久穆王之往見並非創舉攷葱嶺以西諸國古史西歷前元二千三百年

來足以當西王母邦稱號者最先惟加勒底一名加爾特亞與黃帝同時繼之爲巴比侖與堯舜同時又繼之者爲亞西里亞與穆王同時此三國者皆興盛於底格力士幼發拉的兩河之間爲古代西亞各國之領袖中國人種即由其地遷徙而來朝聘相通固其宜已惟西王母之名諸說不一或謂國名則國統業經三易何其名相沿不改且彼地史書並無此名或謂西母即西膜轉音然加勒底爲思米爾人所建國非西膜種何唐虞以前西王母早見記載或謂西母即亞述所奉之女神然穆王所見明明是人非神且何以處加勒底巴比侖之不奉此神者更有以亞述王后西米拉美爲西王母者攷之亞述史記此后時代實在穆王後萬國史記葛國

通鑑西史綱目等所載后事均訛誤不足憑至於蓬髮戴勝豹尾虎齒似指偶像裝飾言若辭賦家所謂玉顏妙齒更屬想像之詞無足深論總之西王母之爲神名爲國名爲王名皆歷有可徵惟專執一說則左牴右牾必不可以相通竊謂西王母者古加勒底國之月神也軒轅黃帝傳言時有神人西王母太陰之精天帝之女可爲月神確證攷加勒底建都於幼發拉的河西濱名曰吾耳一作威而城有大月神宮殿窮極華美爲當時崇拜偶像之中心點見與國史譯又其國合諸小邦而成無統一之王外人但稱爲月神國以中國語意譯之則曰西王母即稱其國爲西王母國嗣並移而名其國之王而彼地史書實無此神名無此國名無此王名也自是國統雖

易中國人稱之如故如大夏本古國（與黃帝同時）後地爲希臘人所佔改名巴特里亞而史記漢書仍以大夏名之是其例矣茲以穆王所至西王母邦爲亞西里亞不但國勢同符即道里亦相脗合前人多謂西王母居崑崙山殆未見本傳自羣玉山西往西王母邦三千里語乎穆王見西王母處當即亞西里亞國都尼尼微城（年表作密尼儒）據舊約創世記此城爲古加勒底寧綠王所造至前元千一百三十年亞西里亞王帝臘皮思始建爲都舊約約拿書言城極廣大圍行四周三日始遍希臘史記言城長六十里濶亦幾四十里垣高十丈上可三馬車並行而興國史譚則言此城周六十英里人口四百萬爲太古時代之倫敦信宇內一大都會矣其國興盛若此

故本傳紀穆王賓于西王母竹書十七年紀西王母來見亦云賓于昭宮彼此均用賓禮與沿道各國接待賜予之儀文迥不相同也

穆天子傳地理攷證卷三

古杭丁謙益甫氏纂

吉日甲子天子賓于西王母乃執白圭元璧以見西王母好獻錦組百純○組三百純西王母再拜受之○乙丑天子觴西王母于瑤池之上西王母爲天子謠曰白雲在天山陵自出道里悠遠山川間之將子無死尚能復來天子答之曰予歸東土和治諸夏萬民平均吾顧見汝比及三年將復而野天子遂驅升于弇山乃紀丌迹于弇山之石而樹之槐眉曰西王母之山

瑤池當在其都內爲西王母館穆王處故穆王假之以行觴禮其地建築當極華美故後人以仙境目之西王母謠託興深微全在首二句蓋隱寓人種西來之意言白雲雖上升于

天然其初由山陵而出如中華誠爲大國溯厥祖先實來自彼邦所惜道里山川遙爲阻隔不能時相晤裏故深望繼此之得見也至穆王酬答之詞語氣亦相承一線苟其不然開于兩言先何所取義耶弇山本傳郭注云即弇茲山日所入也攷亞西里亞國轄境西至地中海海東北濱有阿馬那司山新約作亞馬奴山地圖作亞爾馬山阿馬那司急讀音如弇茲此山自北而南高約四百丈長二百五十里見猶太地理擇要奧倫斯河源出山東南流折而西入地中海山海經崦嵫之山苕水出焉西流注于海即此水也弇山西既臨海故古昔相傳爲日所入處又軒轅黃帝傳云帝立臺于沃人國北西王母之山曰軒轅臺山海經亦言有沃之國沃民是處沃民國蓋指巴比侖言

興國史譚巴比侖國土極肥饒種麥一粒可得百五十至三百粒海棗之屬生殖尤繁遠近稱爲沃國名與實符而阿馬那斯山正在其國北境黃帝立臺其地已稱爲西王母山穆王升此雖未見古臺遺跡而紀石之文亦曰西王母之山其踵武軒轅尤顯然可見矣

西王母之山還歸丌○世民作憂以當作心字之譌吟曰比徂西土爰居其野虎豹爲群於鵲與處嘉命不遷我惟帝天子大命而不可稱顧世民之恩流涕嘘唏吹笙鼓簧中心翔翔世民之子唯天之望丁未天子飲于溫山○考烏原注引竹書曰穆王見西王母西王母止之曰有鳥鵲人按今本紀年無

此記自弇山還至西王母邦事弇山既爲當時陸地盡處山

北小亞西亞地至穆王後三百年始開見亞述古史則河典所云以極西土穆王業履行之矣故從原道還丌即赤烏氏君從穆王西行者蓋此次弇山之行歷嘗艱苦感念隨征士衆皆有莫能告語之情故托爲詠吟寫其憂鬱比徂西土四句言近日往至弇山所經巴坦阿蘭諸地地在亞西里亞西境爲至弇山所必經昔羅馬西遷曾歷其地見舊約書指沙磧少人烟故惟與鳥獸爲侶嘉命不遷言君威難犯不敢違其命令我惟帝天子大命二句言我等處此惟有聽諸天命無可告語顧世民之恩二句恩當作思言回顧世民代爲之思遂流涕不能自止吹笙鼓簧四句言雖處樂境而心則飛翔不已所望者天心能轉休息此世民赤子耳此吟用意微遠猝不可曉余從蛛絲馬跡間察之始得其解實與祁招

之詩所云形民之力而無醉飽之心同一宗旨惟措詞格外謹慎恐稍露而觸禍也山海經註所引多與此異校者乃謂彼註當得其眞欲改而從之豈知彼註所引雖較明順但細核之意多舛背如首二句易比徂爲徂彼易野爲所已與情事不合若我惟帝女何彼世民又將去子等句辭氣更無著落至移其文於前云西王母又爲天子吟尤爲荒謬此必由郭氏率意妄改無疑溫山當卽尼尼微北馬西亞司山岡作亞爾熱羅什山此山爲東北至曠原必由之道考鳥義不可曉當闕疑惟山海經有鳥山辱水出焉語此考鳥或指鳥山言故下節接言飲于溽水上姑錄以備一說

己酉天子飲于溽水之上乃發憲命詔六師之人○其羽爰有

○鼓水澤爰有陵衍平陸碩鳥解羽六師之人畢至于曠原曰天子三月舍于曠原○天子大饗正公諸侯王吏七萃之士于羽琤之上乃奏廣樂○六師之人翔畋於曠原得獲無疆鳥獸絕群六師之人大畋九日乃駐于羽之○收皮效物積車受載天子于是載羽百車

此節紀穆王北至曠原居獵三月事溽水當卽尼尼微東北郭馬爾河卷四里西土之敗自西王母邦北當作東北至曠原之野飛鳥之所解其羽千九百里山海經大澤千里群鳥之所生及所解大澤者裏海也此曠野在裏海東今俄屬雜喀斯比斯省地羽琤非地名蓋羽積如山久遂腐而成土人可登陟故稱之曰羽琤

己亥天子東歸六師○起庚子至于○之山而休以待六師之人庚辰天子東征癸未至于戊○之山智氏之所處智氏往往見也天子于戊○之山勞用白驂二匹野馬野牛四十守犬七十乃獻食馬四百牛羊三千智氏○天子北游于鈴子之澤智氏之人獻酒百○于天子天子賜之狗琨采黃金之罍二九貝帶四十朱丹三百裏桂薑百○乃膜拜而受

此下均記穆王東歸事穆王行於己亥六師之人殆因行裝未備不克隨扈起上所脫必是未字故次日穆王休於某山以待越十二日方再行也戊○山爲智氏國境然行僅三日必距曠原不遠當卽今溪西衛亞城西之山鈴子澤在戊○山之北當卽札瑪拉湖

乙酉天子南征東還己丑至于獻水乃遂東征飲而行乃遂東南己亥至于瓜繿之山三周若城閼氏胡氏之所保天子乃遂東征南絕沙衍辛丑天子渴于沙衍求飲未至七萃之士高奔戎刺其左驂之頸取其清血以飲天子天子美之乃賜奔戎佩玉一隻奔戎再拜諾者天子乃遂南征甲辰至于積山之遵爰有蒡柏曰曷余之人命懷獻酒于天子天子賜之黃金之罍貝帶朱丹七十裏命懷乃膜拜而受乙巳○諸侯獻酒于天子天子賜之黃金之罍貝帶朱丹七十裏諸侯乃膜拜而受

穆王自鈴子澤南行轉東與今路形勢符合行凡七日核其地望所至獻水必卽謀夫城南木爾加布河瓜繿山今謀夫東庫克求別山三周若城言山形重疊環繞有類城郭其山

爲閼胡二氏所轄但其東阻於大河地鮮居民無船可渡不得已改道向南直穿戈壁行於無水之境按今通行之路由謀夫起程當傍木爾加布河而南至馬魯察克城然後折而東穆王當日蓋誤向東行致受沙衍之困積山原當爲今什貝爾昆城地城南之山殆即古時積山

穆天子傳地理攷證卷四

古杭丁謙益甫氏纂

庚辰至于滔水濁繇氏之所食辛巳天子東征癸未至于蘇谷骨衍氏之所衣被乃遂南征東還丙戌至于長洪重鬿氏之西疆丁亥天子升于長洪乃遂東征庚寅至于重鬿氏黑水之阿爰有野麥爰有蒼葷西膜之所謂木禾重鬿氏之所食爰有采石之山重鬿氏之所守曰枝斯瑰瑰珣瑤琅玕玲瑰无瓚玕珙徵尾凡好石之器于是出孟秋癸巳天子命重鬿氏共食天子之屬五日丁酉天子升于采石之山于是取采石焉天子使重鬿氏之民鑄以成器于黑水之上器服物佩好無疆曰天子一月休○秋癸亥當是仲秋天子觴重鬿之人猘獡乃賜之黃金之器

二九銀鳥一隻貝帶五十朱七百裹筒箭桂葦百苞絲繩雕宮猘獡乃膜拜而受乙丑天子東征猘獡送天子至于長沙之山○隻天子使柏天受之柏天曰重鬿氏之先三苗氏之○處以黃木鬿銀采翟氏云木鬿銀采疑與下銀木鬿同文此有缺誤○乃膜拜而受

滔水似即漢書嬀水今曰阿母河濁繇氏魚豢魏畧作屬繇今本山海經作居繇居亦屬字傳寫之譌國在河濱故食其利當爲今亞查克城等地蘇谷距滔水三程當在今撒馬兒罕城南山谷間基大普城地長洪殆指撒馬兒罕東北一帶砂磧地南征東還者按今由撒馬兒罕北渡雜拉敷山河經池列克摩科洛二城後其路漸折向南又東行也升長洪者登沙磧中小山也重鬿氏邦當在今俄屬塔什干費爾干等省地長洪乃其西界黑水即支納司河其上游名喀喇庫里札河喀喇譯言黑故稱黑水采石之山當在河北然是地今不聞產美石或採取已竭耶按馬哥游記言巴達克商產紅寶石其地當在重鬿氏境內所云采石之山或即指此長沙山必重鬿氏東界故送穆王至此此山當即特穆爾圖泊北崆郭阿拉陶山攷山海經長沙之山泚水出焉北流注於泑水又槐江之山邱時之水出焉北流注於泑水泚水蓋今庫圖爾河發源阿拉陶山陰北入巴爾哈什湖槐江山雖不知所在然下文云南望崑崙則必居崑崙北面可知今阿克蘇城北木素爾嶺正與和闐南山對峙而山陰所出之特克斯河亦北流入巴爾哈什湖是巴爾哈什湖爲古泑水無疑考據家混泑水爲泑澤謂即羅布泊不獨與

山海經所載山之方位水之流行俱不相合而以之釋本傳則下文山巨蒐兩國更無從安置矣重鬿氏地昔爲三苗所居知商周三苗國在此蓋自舜時竄於三危後漸徙居天山以西但重鬿氏既佔其地則三苗種人不知又徙何處無可考矣

本傳剞閭鶉韓諸地皆古大夏國境攷

慈嶺迤西有自古著名之國曰大夏其立國尚在黃帝以前黃帝遣伶倫至大夏西取嶰谷之竹爲簫可證殷商與周周書王會蕭及伊尹獻傳令均載其國名可證世幾二千年至周襄王十七年始爲馬太國所并見萬國史綱且穆王西行時其國尚存攷其疆界東自慈嶺西抵波斯凡三千里縛芻大河中境西流見大唐西域記以是觀之穆王西征所經如

鐵山樂野平衍樂池以至苦山歸程所經如獻水積山濁繇
滔水以至蘇谷長洙均當在大夏境內所稱剞闉鷄韓骨骭
重翟等氏非其分封之屬部即其守土之疆臣傳所以不言
大夏者以大夏都城巴克地亞在縛芻河南（即今阿母河）穆王當
時未經其地故耳鄙見所及用質高明

丙寅天子東征南還己巳至于文山西膜之所謂○觴天子于
文山西膜之人乃獻食馬三百牛羊二千穄米千車天子使畢
矩受之曰○天子三日游于文山于是取采石壬寅（當作壬申）天子
飲于文山之下文山之人歸遺乃獻良馬十駟用牛三百守狗
九十牧牛二百以行流沙天子賜之豪馬豪牛尨狗豪羊以三
十祭文山又賜之黃金之罍二九貝帶三十朱三百裹桂薑百

尚歸遺乃膜拜而受

穆王由長沙山東行轉南而至文山蓋東至今伊犁城折南
至特克斯河即漢烏孫地文山國爲西膜人所立西膜即塞
種漢書烏孫傳言烏孫本塞種大月氏西破走塞王攻塞王
失國在秦末穆王至此正西膜有國時此亦的確證據文山
者今木素爾嶺也

癸酉天子命駕八駿之乘右服驊騮（即華騮）而左綠耳右驂赤龍
（古驥字）而左白俄（古義字）天子主車造父爲御閎夭爲右次車之乘
右服渠黃而左踰輪右驂盜驪而左山子柏夭主車參百爲御
奔戎爲右天子乃遂東南翔行馳驅千里至於巨蒐之人獮奴
乃獻白鵠之血以飲天子因具牛羊之漿以洗天子之足及二
乘之人甲戌巨蒐之人獮奴觴天子于焚留之山乃獻馬三百
牛羊五千秋麥千車膜稷三十車天子使柏夭受之好獻枝斯
之石四十俳縮孱絕玹佩白隻琅玕四十鬼魁十篋天子使造
父受之○乃賜之銀木鞄采黃金之罍二九貝帶四十朱三百
裹桂薑百崮獮奴乃膜拜而受

此穆王自文山至巨蒐事蓋由文山東行踰那喇特嶺順裕
勒都斯河東南至今焉耆府地當即巨蒐國所在巨蒐古作
渠搜禹時與崑崙析枝同貢織皮崑崙以山名在和闐南析
枝漢西域傳作捷枝在輪臺東今洋薩爾台地三國接境相
距不遠皆隸新疆南路正禹貢雍州西界隋書以鏺汗爲渠
搜涼土異物誌謂渠搜在大宛北均太遠出禹域外不足據

焚留山無攷

乙亥天子南征陽紆之東尾乃遂絕慈薑之谷乙（原脫今補）巳至于
瓔璃河之水北阿爰有槃溲之○河伯之孫事皇天子之山有
模莖其葉是食明后天子嘉之賜以佩玉一隻柏夭再拜稽首
癸丑天子東征柏夭送天子至于蒯人蒯柏絜觴天子于澡澤
（即前滲澤）之上剡多之汭河水之所南還曰天子五日休于澡澤之
上以待六師之人戊午天子東征願命柏夭歸於丌邦天子曰
河宗正也柏夭再拜稽首天子南還（北堂書鈔有祭于宜軫之鄰句）升于長松
之陰孟冬壬戌至于雷首犬戎胡觴天子于雷水之阿乃獻食
馬四六（北堂書鈔作四匹）天子使孔牙受之曰雷水之平寒寡人具犬
馬牛羊爰有黑牛白角爰有黑羊白血

此穆王自巨蒐南行至河宗國東境事陽紆見前此但云南征陽紆東尾無至字者蓋遙向其地而行非已至也攷巨蒐南至陽紆相距甚遠因中皆沙磧荒野無地名可以標舉故云蹙晉之谷當即今庫勒爾城東遮留谷水經注所謂鐵谷關也𣲖璃河即今拜河地近陽紆故爲河伯之孫所居𣲖溲地未詳蒯人滲澤均見前水北曰汭𣲖多之汭當即指滲澤之水西流入河處而河水正於此折向南行形勢脗合觀此愈可見滲澤所在決不與漆澤同地長松之陞地未詳雷首者雷水上源之山當在犬戎西南蓋即今索爾古山郭註謂蒲坂之雷首山誤

癸亥天子南征升于髭之陞丙寅天子至于鈃山之隊東升于

三道之陞乃宿于二邊命毛班逢固先至於周以待天子之命癸酉天子命駕八駿之乘赤驥之駟造父爲御○南征翔行逕絕翟道升于太行南濟于河馳驅千里遂入于宗周官人進白鵠之血以飲天子以洗天子之足造父乃具羊之血以飲四馬之乘一

髭之陞在雷水南一程當即磁伯縣南境之山此鈃山隊爲太行西谷在今山西平定州東三道陞二邊均在其地按近出地圖從此南行有一捷路可通邢州其路南過沾水據趙氏水經注平定州樂平縣今縣廢駐州判東五十里有昔陽故城即春秋鼓子都鼓爲白翟種時直穿其地而行故曰逕絕翟道又東南踰太行山脊即今鶴度嶺口又東即邢州郭注謂翟道在隴西上下文義均不可通由是西南濟河入宗周均坦道便馳驅

庚辰天子大朝于宗周之廟乃里西土之數自宗周瀍水以西北至于河宗之邦陽紆之山三千有四百里自陽紆西至于西夏氏二千有五百里自西夏至于珠余氏及河首千有五百里自河首襄山以西南至于春山珠澤崑崙邱七百里自春山以西至于赤烏氏春山三百里東北還至于群玉之山截春山以北自群玉山以西至于西王母之邦三千里○自西王母之邦北至于曠原之野飛鳥之所解其羽千有九百里自宗周至于西北大曠原萬四千里乃還東南復至陽紆七千里還歸于周三千里各行兼數三萬有五千里吉日甲申天子祭于宗周之

廟乙酉天子○六師之人于洛水之上丁亥天子北濟于河○羝之隊以西北升于盟門九阿原作河誤之陞乃遂西南仲冬壬辰至桑山之上乃奏廣樂三日而終吉日丁酉天子入于南鄭

據此節所紀道里之數去爲萬四千里歸祇一萬里去路多四千里者以所行半山徑曲折不若歸路之逕直然穆王此行往還均不自宗周而迂繞至河北以踰鈃山迨抵陽紆又西行至河源積石其南則升崑崙邱既抵赤烏本可直向西行乃復東經曹奴又北行轉東至群玉山再北截春山往西王母邦既至其地更西向往返於弇山此皆不在當經道里數內故綜核兼數共三萬五千里也洛水源出澠池縣西北東流至鞏縣入河蓋西征凱旋之師於洛水上勞犒之也○

羝之隊地未詳當在孟縣西北境故由此以升九阿之隥盟門即孟津史記正義云在河陽縣南今爲孟縣西河陽堡九阿隥攷今濟源縣西一百五十里有十八盤坂爲西行至泰孔道當即古時九阿以東近孟津故冠以盟門字桑山西距南鄭三日程今芮縣西南有自西而東之山殆即桑山南鄭見下卷注

穆天子傳地理攷證卷五

古杭丁謙益甫氏纂

○寶處曰天子四日休于薮澤于是射鳥獵獸丁丑天子○雨乃至祭父自圃鄭來謁留昆歸玉百枚陵翟致賂良馬四駟歸畢之寶以詰其成陵翟于鬲胡○東牡見許男于洧上祭父以天子命辭曰去茲羔用玉帛見許男不敢辭還取東帛加璧○毛公舉幣玉是日也天子飲許男于洧上天子曰朕非許邦而恤百姓也咎氏宴飲毋有禮許男不敢辭升坐于由尊乃用宴樂天子賜許男駿馬十六許男降再拜空首乃升平坐及暮天子遣許男歸祭亥天子乘馬舟龍卒北堂書鈔卒亦作舟浮于大沼

薮澤郭註今平陽薮澤縣水經注泌水又南與薮澤水合又

東逕薮澤縣按薮澤故城在今澤州陽城縣西南二十里圃鄭郭註鄭有圃田後漢地理志中牟有圃田澤在今鄭州東北留昆國名竹書紀年十五年春留昆氏來賓但其地無攷陵翟路史作鄭子廣韻陵亭名在馮翊而地亦未詳畢國名郡縣志在京兆萬年縣西南二十八里今咸陽縣南境畢與陵近故被侵竹書殷王武乙二十四年周師曆伐程戰於畢克之文帝六年西伯初禽于畢三十一年西伯治兵于畢杜伯逆與畢王季初都之後畢公甘亭按下文畢人告戎一段當在此前陵翟懼討始歸寶求成此錯簡許國今許州地洧水在其北大沼似即洧淵在新鄭縣西南

夏孟夏庚午天子飲于洧上乃遣祭父如圃鄭用○諸侯辛未天子北還釣于漸澤食魚于桑野丁丑天子里圃田之路東至于房西至于○邱南至于桑野北盡經林煮○之藪南北五十○當是里字十虞東虞曰兔臺西虞曰櫟邱南虞曰○富邱北虞曰相其御虞曰○來十虞所○庚辰天子次于軍邱以畋于藪曰甲寅天子作居范宮以觀桑者乃飲于桑中天子命桑虞曰○桑者用禁暴人仲夏甲申天子○所庚寅天子西游乃宿于祭壬辰祭公飲天子酒乃歌謳天之詩天子命歌南山有蹏丁酉天子作臺以爲西居壬寅天子東至于雀梁甲辰浮于滎水乃奏廣樂

漸澤無攷桑野爲范宮地當在今鄭州南房在圃鄭東非春秋房子國地櫟邱郭註河南陽翟縣今禹州地兔臺史記正義云在河北今地未詳富邱攷竹書惠成王十六年邯鄲伐

衛取漆富邱城之水經注漆城在滑臺東南濮渠旁富邱當與相近余友陳君焯云北虞下當以曰相爲句相即殷河亶甲遷都地後世立爲相州今彰德府城軍邱之畋竹書在十四年當在十五年四月然地無攷桑中者桑虞之中非衛風桑中地祭爲祭公封邑國語註畿內之國春秋釋例祭城在河南上有敖倉爲今汜水縣北境與本文西游合一統志云在鄭州東北十五里乃鄭祭仲邑與此畢作臺爲西居即下卷重璧臺以時方興築故未有名雀梁在洛河東見水經黃雀溝注在今汜水縣境滎水在滎陽縣東

季夏庚戌休于范宮仲秋丁巳天子射鹿于林中乃飲于孟氏爰舞白鶴二八還宿于雀梁季秋天子司戎于○來虞人次御

孟冬鳥至王昌○弋仲冬丁酉天子射獸休于深藿得麋麈豕鹿四百有二十得二虎九狼乃祭于先王命庖人熟之戊戌天子西游射于中○方渚草木鮮（鮮蓋解字之訛）命虞人掠林除薮以爲百姓材是日也天子北入于邴與井公博三日而決辛丑塞至于臺乃大暑除天子居于臺以聽天下之○遠方之數而衆從之是以選扐乃載之神人○之能數也乃左右望之天子樂之命爲○而時○焉○其名曰○公去乘人○猶○有虎在乎葭中天子將至七萃之士高奔戎請生捕虎必全之乃生捕虎而獻之天子命爲之柙而畜之東虞是爲虎牢天子賜奔戎畋馬十駟歸之太牢奔戎再拜稽首丙辰天子北游于林中乃大受命而歸

孟氏邑未詳觀下還宿雀梁必地與相近當亦在汜水境深藿無攷郈郭註鄭邑公羊傳隱八年鄭來歸郈左傳作祊范守己豫譚謂即中牟縣地至于臺即至上文丁酉所作之臺虎牢在今鞏縣東然非東虞地漢地理志注後漢郡國志注俱引作東虢是也○按此節脫佚過甚又多舛誤如是日也至而衆從之當移入上文休于范宮下蓋皆夏日事也是以選扐至天子樂之當移入後文祭公占之下蓋皆卜筮事也而捕虎一段乃與上以爲百姓材接蓋皆冬狩事也

仲秋甲子天子東游次于雀梁○蠹書於羽林（蠹上當脫曝字）季秋○乃宿于昉畢人告戎曰陵翟來侵天子使孟愈如畢討戎霍侯舊告薨天子臨于軍邱狩于藪季冬甲戌天子東游飲于留祁射于麗虎讀書于葛邱○獻酒于天子乃奏廣樂天子遺其靈鼓乃化爲黃蛇是日天子鼓道其下而鳴乃樹之桐以爲鼓則神且鳴則利於戎以爲琴則利○于黃澤天子東游于黃澤宿于曲洛廢○使宮樂謠曰黃之池其馬歕沙皇人威儀黃之澤其馬歕玉皇人受穀

按陵翟侵畢竹書在十四年九月此錯簡當紀於陵翟致賂前蓋陵翟懼討始歸寶以求成也霍今山西霍州霍侯之薨竹書在十六年亦錯簡留祁麗虎均當在范宮東然地無攷葛邱漢黎陽縣今濬縣地黃澤攷水經注蕩水又東北至內黃縣入于黃澤即漢地理志所云內黃西北羑水出焉東流至羑城北積水成淵者是也今湯陰縣北羑河鎮地曲洛未詳

丙辰天子南游于黃室之邱以觀夏后啟之所居乃○於啟室天子筮獵苹澤其卦遇訟三三坎下乾上逢公占之曰訟之繇澤蒼蒼其中○宜其正公戎事則從祭祀則憙畋獵則獲乃飲逢公酒賜之駿馬十六絺紵三十篋逢公再拜稽首賜筮吏狐曰有陰雨夢神有事是謂重陰天子乃休日中大寒北風雨雪有凍人天子作詩三章以哀民曰戎徂黃竹○員閭寒帝收九行嗟我公侯百辟冢卿皇我萬民旦夕弗忘我徂黃竹○員閭寒帝收九行嗟我公侯百辟冢卿旦夕弗窮有皎者鴮翩翩其飛嗟我公侯○勿則遷居樂甚寡不如遷土禮樂其民天子曰余一人則淫不皇萬民○登乃宿于黃竹天子夢羿射于塗山祭

公占之疏○之○乃宿于曲山壬申天子西升于曲山○天子西征升于九阿南宿于丹黃戊寅天子升于藜邱之陽○過于靈○井公博乃駕鹿以游于山上爲之石主而○寶輪乃次于豆水之陽吉日丁亥天子入于南鄭

黃室之邱爲夏后啟故居竹書紀帝即位于夏邑下即云饗諸侯于鈞臺徐位三箋謂鈞臺在陽翟知即位之夏邑即陽翟也然以此傳觀之穆王所觀后啟居室當在山西安邑以前後所紀皆安邑旁近地也苹澤攷水經注澮涑之間陂池甚多如王澤董澤薔興澤等均去安邑不遠未知孰即苹澤竹書作獵於萍澤爲十四年事（當作十五年）賜策史狐謂逢公所得物轉賜掌筮之史名狐者夢神有事即下文所言夢羿射

于塗山也亦前後錯置黃竹地未詳帝收九行言雪後九衢塡塞似天帝將世間道路盡行收藏者然近人謂收當作牧云牧治九州果爾則上下文氣尚可通耶有皎者駱二句乃形容大雪情景惟細審詩旨所謂皇我萬民禱樂其民皆虎廓無實之言並無矜恤編氓眞意曰以哀民微辭也禹會諸侯之塗山左傳注在壽春東北地理今釋在濠州鍾離縣西九十五里山前有禹會村按今山在懷遠縣東南八里見一統志曲山未詳九阿見前丹黃地無攷藜邱即上葛邱寶輪左傳作顚輪水經注有東西絕澗中築成道謂之輪橋在今虞鄉縣南豆水郭注今涇津水經注河至宏農有涇津之名又言河北縣有涇水南入于河爲今汭縣地南鄭者穆王所都一作西鄭竹書附注穆王以下都于西鄭是也今陝西同州府

按此卷舛錯甚多攷竹書紀年畋于軍邱翟人侵畢（即本卷畢人告戎）蒐萍澤作虎牢均十四年事（當作十五年）留昆氏來賓作重璧臺（即本卷作臺以爲西居）觀于鹽澤均十五年事（當作十六年）而霍侯之薨亦在是年此皆前後錯亂又夢羿射于塗山宜列于曰有陰雨之先是以選扐載之神人二句似與祭公占之爲一事茲皆分裂數處致文義不貫普人奉勅校綴次第何同出汲冢之紀年亦不取以互證未免草率又按左傳昭四年言穆王有塗山之會竹書紀年言穆王三十九年王會諸侯於塗山未必非先因是夢後見諸實事

穆天子傳地理攷證卷六

古杭丁謙益甫氏纂

○之虛皇帝之閭乃○先王九觀以詔後世己巳天子○征舍于菹臺辛未獵菹之獸于是白鹿一遊乘逸出走天子乘渠黃之乘馳焉天子邱之是曰五鹿官人之○是邱○其皮是曰○皮○其脯是曰○脯天子飲于漯水之上官人膳鹿獻之天子天子美之是曰甘癸酉天子南祭白鹿于漯○乃西飲于草中大奏廣樂是曰樂人

按竹書築重璧臺在十六年春則此卷皆是年事菹臺地無攷五鹿左傳杜注在衛縣東衛縣今淇縣東之衛縣集漯水四書釋地補在東昌朝城縣惟水經注太平御覽引穆傳此

文天子飲於漯水句上俱有自五鹿三字宜補入

甲戌天子西北○姬姓也盛柏之子也天子賜之上姬之長是曰盛門天子乃爲臺是曰重璧之臺戊寅天子東田于澤中逢寒疾天子舍于澤中盛姬告病天子憐之○澤曰寒氏盛姬求飲天子命人取漿而給是曰壺轜天子西至于重璧之臺盛姬告病○天子哀之是曰哀次天子乃殯盛姬于穀邱之廟○壬寅天子命哭敬爲主祭父賓喪天子王女叔姬爲主天子○賓之命終喪禮于是殤祀而哭內史執策官人○丌職曾祝敬筵席設几盛饋具脯鹽羹胾脯棗醃醢魚腊糗韭百物乃陳腥俎十二乾豆九十鼎敦壺尊四十器曾祝祭食進肺鹽祭酒乃獻喪主伊扈伊扈拜受○祭女又獻女主叔姬叔姬拜受祭○祝

報祭觴大師乃哭即位畢哭內史○策而哭曾祝捧饋而哭御者○祈而哭抗者觴夕而哭佐者承斗而哭佐者衣衾佩○而哭樂人陳琴瑟○竽籥鐃鼓而哭百○眾官人各○其職事以哭曰士女錯踊九○乃終喪主伊扈哭出造舍父兄宗姓及在位者從之佐者哭且徹饋及壺鼎俎豆眾官人各以其職皆哭而出井利○事後出而收癸卯大哭殤祀而載

以下皆紀穆王喪葬盛姬事本節乃紀盛姬病卒後殯殮之禮按穆王殤一稱年龍妾喪葬之事乃侈靡無極爲古今所未有祁招之詩所云彤民之力無醉飽心眞描寫盡致盛伯姬姓國文王子叔武之後公羊莊八年傳成者何盛也盛國謂之成諱滅同姓也成左傳作郕知此盛國即春秋之郕故

郕城在山東汶上縣北二十里作重璧臺竹書在十五年春知此後所記均是年事臺地另有攷按此節盛姬病後穆王先歸於臺蓋欲整治室宇以備迎迓不意盛姬竟卒於是時不獲親見故穆王心傷倍至加重喪禮寄其哀思殆以此乎甲辰天子南葬盛姬于樂池之南天子乃命盛姬之喪視皇后之葬法亦不拜後於諸侯河濟之間其事葬穀黃城三邦之事葬喪七萃之士抗者即車何祝先喪大匠御棺日月之旗七星之文鼓鐘以葬龍旗以○爲以建鼓獸以建鐘龍以建旗曰喪之先後及哭踊者之間畢有鐘旗○百物喪器井利典之列于喪行靡有不備擊鼓以行喪畢旗以勒之擊鐘以止哭彌旗以節之曰○祀大哭九而終喪出於門喪主即位周室父兄子孫

倍之倍與陪同諸侯屬子王吏倍之外官王屬七萃之士倍之姬姓子弟倍之執職之人倍之百官衆人倍之哭者七倍之踊者三十行行萃百人女主即位嬖人群女倍之王邑姬姓之女倍之宮官人倍之宮賢庶妾倍之哭者五倍踊者次從曰天子命喪一里而擊鐘止哭曰匠人哭于車上曾祝哭于喪前七萃之士哭于喪所曰小哭錯踊三踊而行五里而次曰喪三舍至于哀次五舍至于重壁之臺乃休天子乃周姑繇之水以圍喪車是曰圍車曰殤祀之

此節紀盛姬之喪由轂邱之廟至重壁臺事喪行五舍以三十里曰舍計凡一百五十里樂池當在重壁臺南百五十里以下節喪行亦五舍也地當在禹州境濟爲北濟水河濟間

今懷慶府境韋即古豕韋國今滑縣南韋城鎮穀即轂邱見上節黃即春秋黃城漢書外黃縣在今杞縣東南太康縣地姑繇水在重壁臺旁下節言釣於河觀姑繇水知此水爲北流入河之小澠惟東漢時汴渠成後河南小水盡經導入渠舊跡無存矣

孟冬辛亥邢侯曹侯來弔內史將之以見天子天子告不豫而辭焉邢侯曹侯乃弔太子即伊太子哭出廟門以迎邢侯再拜勞之侯不答拜邢侯謁哭于廟太子先哭而入西向即位內史賓侯北向而立大哭九邢侯厝踊三而止太子送邢侯至廟門之外邢侯遂出太子再拜送之曹侯廟弔入哭太子送之亦如邢侯之禮壬子天子具官見邢侯曹侯天子還反邢侯曹侯執見拜天子之武一天子見之乃遣邢侯曹侯歸于其邦王官執禮其于二侯如故曰天子出憲以或禭賵癸丑大哭而甲寅殤祀大哭而行喪五舍于大次曰喪三日于大次殤祀如初辛酉大成百物皆備壬戌葬史錄繇鼓鐘以赤下棺七萃之士○士女錯踊九○喪下昧爽天子使嬖人賵用文錦明衣九領喪宗伊扈賵用變裳女主叔姬賵用茵組百嬖人官師畢賵井利乃藏報哭于大次祥祠○祝喪罷哭辭於遠人爲盛姬謚曰哀淑人天子名之是曰哀淑之邱乙丑天子東征舍于五鹿叔姬思哭是曰女姬之邱丁卯天子東征釣于漯水以祭淑人是曰祭邱己巳天子東征食馬于漯水之上乃樹原作鼓誤之棘是曰馬主癸酉天子南征至于河臺

此節紀盛姬喪自重壁臺至葬所事邢國今直隸邢台縣曹國今山東曹州曹縣河臺即重壁臺以築於河上故亦稱河臺穆王由漯水西南行至此曰南征方位亦合

仲冬甲戌天子西征至于因氏天子乃釣于河以觀姑繇之水按姑繇之水明載上文翟氏本改水爲木蓋因山海經有姑繇之木致誤丁丑天子北征戊寅舍于河上乃致父兄子弟王邑姬○祥祠畢哭終喪于嚳氏己卯天子西濟于河此下當有脫文嚳氏之遂庚辰舍於茅尺于是禋祀除喪始樂素服而歸是曰素氏天子遂西南癸未至於野王甲申天子升于大北之隧而降休于兩柏之下天子永念傷心乃思淑人盛姬于是流涕七萃之士莫豫上諫於天子曰自古有死有生豈獨淑人天子不樂出於永思永思有益莫忘其新天子哀

之乃又流涕是日輟己未二字衍文乙酉天子西絕鉼隥乃遂西南戊子至于鹽己丑天子南登于薄山竇輪之隥乃宿于虞庚寅天子南征吉日辛卯天子入于南鄭

因氏地在重壁臺東河南岸故下云釣於河觀姑繇之水以前盛姬之喪曾中道駐此乃觀之以寄其哀思嚳氏攷史記殷本紀仲丁遷於隞索隱隞亦作囂水經注濟水此北濟水東逕敖山東敖山在今汜水縣東北即嚳氏所居地茅尺今平陸縣東茅津鎮野王郭注河內縣今屬懷慶府然其地當在茅尺東北上文言西南恐有錯誤大北之隥當是井陘以北之山故後文西絕鉼隥以歸南鄭鹽郭注在河東解縣鹽即鹽也竹書十五年冬觀于鹽澤可證今爲解州鹽池左成六年鄆瑕地沃饒而近鹽注鄆瑕河東解縣西北知鹽池古稱爲鹽薄山在鹽池南攷水經注云鹽池水出東南薄山又云永樂澗水北出薄山南流入於河永樂澗在今芮城縣西南永樂鎮地薄山南即竇輪坂古虞城在今虞鄉縣南水經注輪橋東北有虞原原上有虞城是也

附重壁臺攷異

重壁臺爲穆王居盛姬處竹書載於十五年春與傳合惟穆王取盛姬即在是春作臺以居何成之速按上卷曾云天子作臺以爲西居是臺築已久時適竣工乃狀其形勢錫以重壁之名耳而臺在何地自來無攷大約處范宮西故有以爲西居之語但盛姬居此亦無多時即挈之東行以事畋獵而盛姬因病卒於畋所是時乃就近地殯於穀邱之廟穀邱即

穀邱春秋曹地當在今封邱縣境由此喪行五舍至重壁臺以舍三十里計當在今滎澤縣北濱河處觀以姑繇水圍喪車及釣於河觀姑繇水可見姑繇水爲重壁臺旁北流入河之小溪而臺之近河明矣以臺近於河故後又稱曰河臺

附錄杭州楊雲成譽龍解寒字書

承示穆天子傳有天子立于寒下句昨徧查寒字難得其解竊謂寒字之義似當於本義求之說文宀下云交覆深屋也象形寒字云凍也从人在宀下从茻上下爲覆依小徐本下有冬也夫宀爲交覆深屋而寒既从宀又从茻自上下爲覆之義則寒之名有關於宮室可知說文宀部宦養也室之東北隅宮戶樞聲也室之東南隅奧宛也室之西南隅此三字以類相次而獨不言西北隅今以意度之疑說文原本寒字當列於宦字之下其說解當云凍也室之西北隅今本次序錯亂又脫室之西北隅句遂致失其本義蓋古書言寒字者每於北言之亦於西北言之如呂覽有始淮南墜形並云北風曰寒風後漢書張衡傳注云北極之山曰寒門易說卦云乾西北之卦也又曰乾爲寒觀此諸文知西北本是寒方故室之西北隅曰寒穆傳寒字之義殆如是歟

楊君雲成錢唐名宿邃於經學著有行素室經說行世此書解寒字從說文無字句處尋出妙諦證以易說卦篇語彌見精確而於本傳立曰南面拜曰南向及河宗受璧西向等句情形均合不得以於古無徵議之

中國人種從來攷

中國史書皆始於盤古而三皇繼之伏羲神農黃帝又繼之並無言他處遷來之事然蔣觀雲氏言世界一事一物之發明必經若干人之心思若干紀之歲月此古今之通例也觀吾五帝時代文化之發生既驚其驟又多出於一世一人之手不能不生學者懷疑心以世間文化無此頓進之率也自光緒二十年（西歷一千八百九十四年）法人拉克伯里著支那太古文明西元論引據亞洲西方古文證中西事物法制之多同而彼間亦實有民族東遷之事於是中東學者翕然贊同初無異詞且搜采古書以證明其說如劉氏光漢之華夏篇思故國篇黃氏節之立國篇章氏太炎之種姓篇蔣氏觀雲之中國人種攷及日本人所著之興國史譚等雖各有主張要無不以人種西來之說爲可信茲不具述畧揭其大要於下

依西亞古史中國人種爲丟那尼安族其族分二派一思米爾一阿加遜皆起於亞洲中境思米爾人先入美索波達米（譯言兩河間）南境建立加勒底國阿加遜人後至沙峻山麓建都城於蘇薩稱曰南國（一作伊蘭譯言高地）其王廓特奈亨臺（一作尼科黃特）兼併加勒底諸部既乃率其種人遷入中華謂即黃帝以此王時代在西元前二千二百八十年間也但其說不確因此年數即彼土亦不衷一或謂在二十四世紀至二十七世紀據竹書所紀之年上推黃帝爲二千六百二十年與第一說不相應而與第二說差近但亦無實證不足爲憑攷黃帝事跡中國古籍記載頗詳其生也爲炎帝諸侯少典之子其立國也爲有熊在今河南新鄭縣地其有天下也以蚩尤迫逐炎帝起義勤王滅蚩尤以成帝業至其他逸事如登崑崙見西王母歸而平治天下但有由東而西無一由西而東之說果黃帝親從彼至何必汲汲然登崑崙見西王母耶西人言伏羲畫八卦即加勒底人楔形書並揭舉離卦之辭以證其說是伏羲時已傳西方文化則中國人種雖自西來其來也不特非黃帝並非伏羲神農可知按西史謂徙中國者爲巴克民族巴克乃盤古轉音中國人謂盤古氏開闢天地未免失實而盤古氏之爲中國始遷祖則固確有可攷矣粲沈約竹書附註載炎帝時諸侯夙沙氏叛不用命炎帝益修其德夙沙之民自攻其君而來歸夙沙即霸南國都城蘇薩西人謂我華人種由彼地來此更於中國書中得一實證惟細審情事似非始遷殆因彼地之人早入中華建爲大國故聞風續至耳暨陽蔣氏攷古代加勒底民族遷移當分前後二說前者爲塞米的人侵入之時後者爲廓特奈亨臺王興起之時余竊謂巴克民族之來當在前即自昔相傳之盤古是也夙沙人之來當在後即西人所指黃帝是也（按西人但知奈亨臺王率其種人遷入中國而不知彼國之民實自生叛亂攻滅其君乃歸附於中國不然奈亨臺王時代國勢正強何忽棄其安樂之故鄉於萬餘里外別求棲息地耶）

五大洲中立國最早者莫如埃及與加勒底埃及弗論而加勒底朝八十六代均在西元前二千三四百年以上是先於吾國五帝數千年矣故五帝之世所稱爲神聖創造之物無一非彼間所已有用是知中國人種由彼而來非同臆說今試分類攷之一曆法中國自伏羲作甲曆神農作曆日黃帝作甲子作蓋天及調曆謂爲推步之始而不知一年分三百六十五日分十二月分二十四節氣又分四季置閏月五星以配日十干十二支相循環且推躔度以知日月之薄蝕占星象以定人事之吉凶其法皆創自加勒底人尤足異者爾雅所載歲陽歲名月陽月名（即閼逢攝提格之名稱）至今亞洲西方尚沿用之此豈偶然暗合能如是

乎（按中國所用太陰曆由加勒底傳入而歐洲所用太陽曆則由埃及傳入始采用者漢時羅馬大酋該撒也可見加勒底埃及文化之遠又稍太先世以色列族亦由加勒底分出至今猶太人仍遵用太陰曆與中國同）二井田自黃帝畫井爲田唐虞三代相仍不改謂爲耕鑿之始而不知加勒底人先有河渠溝洫之法制土地饒沃農利勃興爲西方第一富國也三宮室有巢氏構木爲巢爲中國宮室之始然加勒底甯祿王時已有巴祇塔廟其後月神宮殿更以恢宏壯麗稱固不僅茅茨土階藉蔽風雨而已四冠服西方古史雖未言其制度然觀和爾客王甎壁所雕男女冠服均有文采以辨等威則冠服不始於中國矣五器用近人窮搜博訪覓得加勒底人舊物如煉甎如瓷棺如燈瓶盌甕以及舟楫布帛其精者且有器表有凸鏡人生日用所需大概畧備惟竹木諸器日久朽壞無可尋求則器用不始於中國矣（史言宮室衣服器用皆黃帝時作）至於文字之制圖畫之形鐫刻之技算術之原（巴比侖有自一至千尖體字石刻）均不得謂中國所獨創以是觀之中國人種來是西方理自可信所以拉克伯里之說一出研精古學者皆以爲然不聞有反對之言也

或謂盤古之後三皇繼之方及羲農似年代相距太遠不知三皇無事跡僅存其名中國先儒多以伏羲神農太昊分配之新學家則謂皆加勒底古代王名而緯書中亦有天皇十三頭（謂酋長十三分治下同）地皇十一頭人皇九頭之說且三皇以外尚有泰皇異說紛紛莫衷一是竊謂盤古之

下徑當直接羲農三皇有無不足深究即有亦當在盤古前若十三頭十一頭九頭云云頗與加勒底古史相合或我國人種當西來時三皇之名熟在人口遂流傳後世歟（按緯書尚書璇璣鈐言人皇始宅中州之土則東遷鼻祖當即人皇姑引以備一說）

穆天子傳紀日干支表

年月日者歷史家紀事之大綱也此傳體例亦歷史紀事之一種惜乎簡策損壞紀年之文既不可見紀月復寥寥數條其足資攷證者獨紀日之干支耳茲列爲表俾閱者可於離距之遠近推見當日情形雖然亦惟前四卷爲然後二卷以晉時編排失其次序整比爲難姑存而弗論云

卷一

戊寅 北征絕漳水據竹書紀年爲穆王十二年十月

庚辰 距前二日所至地名已脫佚

壬午 原文脫佚以行程核補 距前二日至鉅山下

癸未 距前一日絕鉅山之隊循虖沱之陽

乙酉 距前二日北升于○山

庚寅 當作庚戌距前二十五日蓋由虖沱上游西抵大戎境非五日所能至移後二十日情事方合是日觴于大戎南雷水之上以雨雪天寒休息

甲子 距庚戌十四日因雪留灌且大戎既服改議遠征自必增調軍旅籌備一切至是始得啟行西絕隃之關隧翟本作甲午

己亥 距前三十五日至馬居因軍旅糧芻須陸續運至故沿途留駐以待

辛丑 距前二日至蒯人

癸酉 距前三日舍漆澤西釣于河翟本作癸卯

甲辰 距前三十一日獵于滲澤

丙子 距前三十二日飲于河水之阿屬六師于滲澤之上攷竹書紀年十三年春祭公帥師從王西征此則前在大戎境時所增調者及是方至乃足六師之數留屯滲澤者因祭河宗後須還經此地乃赴西域且不欲煩擾河宗國人也翟本作丙午

戊寅 距前六日鶩行至陽紆山翟本作戊申

癸丑 距前三十五日在陽紆又停月餘者殆祭品未備故耶是日大朝于燕然之山

己未 距前一日大朝于黃山

戊午 距前五日祭于河宗

丙寅 距前一日飲八駿于積石之南河

乙丑 距前六日西濟于河源

卷二

丁巳 距前五十一日按此上脫文甚多蓋自河宗至崑崙赤水須經西夏珠余河首襄山諸地五十一日行四千里恰合

戊午 距前一日宿于赤水之陽

辛酉 距前三日升于崑崙之邱

癸亥 距前二日禮于崑崙

甲子 距前一日北舍于珠澤

季夏丁卯 距前三日北升于春山

壬申 距前五日西征

甲戌 距前二日至于赤烏

己卯 距前五日濟澤水入于曹奴氏

壬午 距前三日北征東還

甲申 距前二日至于黑水

辛卯 距前七日北征東還

癸巳 距前二日至于羣玉山

孟秋丁酉 距前四日北征觴于羽陵

戊戌 距前一日西征

辛丑 距前三日至于剡閭氏

壬寅 距前一日登于鐵山

丙午 距前四日至于鵲韓氏

丁未 距前一日大朝于平衍

庚戌 距前三日西征至于元池

癸丑 距前三日西征

丙辰 距前三日至于苦山

丁巳 距前一日

己未 距前二日宿于黃鼠山西阿

癸亥 距前四日至于西王母邦

卷三

甲子 距前一日賓于西王母

乙丑 距前一日觴西王母于瑤池

丁未 距前四十二日至弇山還飲于溫山弇山西濱地中海距尼尼微四百英里約中國一千三百餘里合往返游觀休息計之故

己酉 距前二日飲于潛水

己亥 距前一百十日蓋北赴曠原行程十餘日又休息三閱月大敗九日至是始東歸也

庚子 距前一日至○山以待六師

庚辰 距前四十一日待六師至乃行

癸未 距前二日至于戊○之山

乙酉 距前二日南征東還

己丑 距前四日至于獻水

己亥 距前十一日東南至于瓜嶠之山乃南絕沙衍

辛丑 距前二日渴于沙衍

甲辰 距前三日至于積山之原

乙巳 距前一日諸舒氏獻酒

卷四

庚辰 距前三十五日至于滔水因在積山原休息月餘至是方行也

辛巳 距前一日東征

癸未 距前二日至于蘇谷

丙戌 距前三日南征東還至于長淡

丁亥 距前一日升于長淡又東征

庚寅 距前三日至于重邋氏黑水

孟秋癸巳 距前三日命重邋氏共食五日

丁酉 距前四日升于采石之山命一月休

仲秋癸亥 距前二十六日鶴重邋氏

乙丑 距前二日東征至于長沙之山

丙寅 距前一日東征南還

己巳 距前三日至于文山

壬申 距前三日飲于文山之下原作壬寅誤蓋上明言三日游于文山且作壬寅是仲秋至孟冬有一百餘日矣核改壬申則五十九日兩皆密合

癸酉 距前一日東南馳行至于巨蒐

甲戌 距前一日鶴于焚留之山

乙亥 距前一日南征

乙巳 距前三十日至轘廚水之北阿巳字原文脫佚茲按行程核補

癸丑 距前八日越陽紆東尾至于剛人

戊午 距前五日東征南還升于長松之隥

孟冬壬戌 距前四日至犬戎南界雷首之地之南山之釘

癸亥 距前一日升于髭之隥

丙寅 距前三日至于釘山之陬按此時當得徐戎之叛耗故飛馳而還然由犬戎至釘山二千餘里雖有八駿究非三日能至仍當移下四日作庚午庶稍近情

癸酉 距庚午三日絕翟道升太行乃濟河入于宗周亦三日行千里

庚辰 距前七日大朝于宗周里西土之數

甲申 距前四日祭于宗周之廟

乙酉 距前一日休六師于洛水之上

丁亥 距前二日北旆于河升于盟門九阿之隥

丁酉 距前十日入于南鄭

卷五

丁丑 留昆歸玉陵翟致賂

癸亥 浮于大沼

孟夏庚午 飲于洧上

辛未 釣于漸澤

丁丑 里圃田之路

庚辰 畋于軍邱

甲寅 作居范宮

仲夏甲申

庚寅 西游宿于祭

壬辰 飲祭公酒

丁酉 作臺爲西居

壬寅 東至雀梁

甲辰 浮于滎水

季夏庚戌 休于范宮

仲秋丁巳 飲于孟氏還宿于雀梁

季秋辛巳 司戎于○東

孟冬 無且但云鳥至

仲冬丁酉 休于深翟

戊戌 西游○北

辛丑 至于臺大暑

丙辰 北游林中

仲秋甲戌 東游次于雀梁

季秋○○ 宿于厖畢人告戎翟侯舊薨

季冬甲戌 東游飲于留祁

丙辰 南游○室之邱

壬申 西升于曲山

戊寅 西升于陽○

丁亥 入于南鄭

卷六

己巳 舍于菹臺

辛未 飲于漯水之上

癸酉 祭白鹿于漯水

甲戌 西北征取盛姬

戊寅 東狩澤中

壬寅 盛姬卒

甲辰 以盛姬喪行至重璧臺

孟冬辛亥 邢侯曹侯來弔

壬子 見邢侯曹侯

癸丑 喪行至大次

辛酉 喪備物

壬戌 葬盛姬

乙丑 東征舍于五鹿

丁卯 釣于漯水

己巳食馬于漯水　癸酉南至河蘭

仲冬甲戌西至因氏　丁丑北征

戊寅舍于河上終袞于囂氏　己卯西濟于河

庚辰舍于茅尺　癸未至于野王

甲申升于大北之隧　乙酉絶釘山之隧

戊子至于鹽　己丑南登于薄山

庚申南征檀疏云當作庚寅　辛卯入于南鄭

按此傳前四卷皆紀穆王遠征事當分爲五段第一段自戊寅至乙酉計七日爲北巡狩事第二段自庚寅至癸酉計二十五日爲伐犬戎事第三段自甲子至己亥計四百六十九日爲征西域事第四段自庚子至癸酉計二百十四日爲西

域還至宗周事第五段自庚辰至丁酉計二十四日爲宗周西入南鄭事攷竹書紀年穆王十二年冬十月王北巡狩遂征犬戎至十三年冬十月造父御王入于宗周均前四卷所紀事今細核之自卷一戊寅至卷四癸酉爲日共七百十五實歷二歲零七日據竹書以北巡狩爲十二年十月則還入宗周當在十四年十月竹書云十三年十月者誤也且因此知竹書所紀十四十五兩年事牽連俱誤如徐戎侵洛據史記秦本紀穆王西巡樂而忘歸徐偃王作亂造父御王一日千里歸以救亂云樂而忘歸知西行之久云歸以救亂知距徐叛尚不甚遠則此事當在十四年秋不當在十三年秋明甚又王帥楚子伐徐戎克之亦當爲十五年事蓋王於十四年十月方入宗周十一月方還南鄭匆匆殘臘豈能出師遠征而紀於十四年可乎至於敗軍邱作范宮蒐萍澤作虎牢均當遞後一年情事始協不獨西征崑崙邱見西王母誤書於十七年也

所可異者以三千年前之古書不但山川道里漢魏人所不能知者今攷之皆歷歷堪徵即隨事所紀干支之細亦與歷法脗合彼翟云升氏信手改易縮短一百餘日直是毫無取義然原文小小舛戾亦不能免如卷二之季夏當作仲秋孟秋當作季秋此統核前後日數而知之若卷四之壬寅當作壬申前攷證中已詳言之卷六末庚申當作庚寅檀疏亦揭之

據傳言癸酉王入宗周假定十四年孟冬壬戌朔則癸酉爲十月十一日由是上推卷一戊寅當爲十二年十月初五日余不解算術又無長歷等書用資參攷恐有謬誤幸博雅君子教之

蕭山郁九齡
餘杭章箴同校

漢書匈奴傳地理攷證

西南夷兩粵朝鮮傳地理

攷證西域傳地理攷證

浙江圖書館叢書一集總目

漢書匈奴傳地理攷證二卷西南夷兩粵朝鮮傳地理攷證一卷西域傳地理攷證一卷

後漢書東夷傳地理攷證一卷南蠻西南夷傳地理攷證一卷西羌傳地理攷證一卷西域傳地理攷證一卷南匈奴傳地理攷證一卷烏桓鮮卑傳地理攷證一卷

三國志烏丸鮮卑東夷傳倭魚豢魏略西戎傳地理攷證一卷

晉書四夷傳地理攷證一卷

宋書夷貊傳地理攷證一卷

南齊書夷貊傳地理攷證一卷

梁書夷貊傳地理攷證一卷

魏書外國傳地理攷證一卷西域傳地理攷證一卷外國傳補地理攷證一卷

周書異域傳地理攷證一卷

隋書四夷傳地理攷證一卷

新唐書突厥傳地理攷證一卷吐蕃傳地理攷證一卷回紇等國傳地理攷證一卷沙陀傳地理攷證一卷北狄傳地理攷證一卷東夷傳地理攷證一卷南蠻傳地理攷證一卷新舊唐書西域傳地理攷證一卷

新五代史四夷附錄地理攷證一卷

宋史外國傳地理攷證一卷

遼史各外國地理攷證一卷

金史外國傳地理攷證一卷

元史外夷傳地理攷證一卷

明史外國傳地理攷證一卷西域傳地理攷證一卷

共十七種三十五卷

浙江圖書館叢書第一集

漢書各外國傳地理攷證

中華民國四年浙江圖書館校刊

蓬萊軒地理學叢書原敘

余典學越中受成之年古杭丁益甫廣文以象山司校來省因獻所著蓬萊軒地理學叢書其書主談邊裔爲世所難其目都二十七種自漢書西域傳地理攷證至國朝圖理琛異域錄地理攷證書成其自晉釋法顯佛國記地理攷證以下十六種書或垂成或未成吁功亦廑矣讀訖迺爲揚言曰著述之功之不易施也繹空理與治實際孰難則必曰實際難教以空理與教以實際孰爲有用亦必曰實際有用空理且滋惑也地理學者實用也雖然苟語弗詳擇弗精其惑又甚焉今如握蛇裹珠家自爲寶圖經富矣發其篋而胠之非不可衒鬻也其惑一章算亥步恍恍誦聞偶有所見曰得之矣是廣造也其惑二夫見弗

能遍知慮限之有賈世之心而不欲示樸是自瞀也其惑三山經海志則荒于古稗耳販目則病于新無昭擴之識與之抉徹是誣執也其惑四此亦古今皆作得失之林也廣文之言曰文章公器也是非所在無用迴護指予疑誤願拜厚貺此通博語蓋庶幾其無可惑也踐實效也中區之以空悟治世也自趙宋來日益甚矣國家廣厲學官登實用士競則國光及其敝也司校尤宜有碩慮大畜砥厲皇績思樂之詩曰載色載笑匪怒伊教謂儒不可戲也又曰順彼長道屈此羣醜謂稽古不可弗統天也自養士不以學學不適用功令月試八且夷而不舉遑問講體用明天人通天地古今之賾審中外彊柔之勢乎青衿之詩曰一日不見如三月兮謂禮敗樂廢士無正誼故思之深而

言之創也夫人才之不競沴氣之相乘宜亦司校者之所引爲大耻也廣文發憤著書其不以此乎范宣城造後漢自謂其六夷諸敘論實天下之奇作廣文所以從衡域外之觀者其亦自以爲奇乎故余既與廣文論天下世俗之所惑而姑不與期他日之事功觀其學于四裔將使百流歸儒之志則致足壯矣勉卒大業余之跂望政與廣文爲無窮也光緒癸卯侯官張亨嘉敘

蓬萊軒地理學叢書原敘

近代諸儒爲輿地學大氐無慮數十百家說禹貢漢志水經注者博古不通今郡邑志乘及游歷所記詳於今者又不合於古而於鄒衍所謂大九州往往存而不論視艾儒畧南懷仁所紀載等諸稗官家言求其合中外古今之說融會而貫通之蓋戛乎其難已自林文忠公譯西人四洲志邵陽魏默深光澤何願船因以考訂列史外國傳及佛國西域西游西使諸記爲海國圖志并及異域錄盧古塔紀畧諸書爲朔方備乘胡文忠撰讀史兵畧於西北國諸險要加詳焉在文襄據以戡定新疆我中國輿地之學駸駸乎翔實有用矣於是順慈李氏有西游錄注烏程沈氏有西游記釋會稽施氏有元祕史山川地名攷零星

掇拾遞相發明然未能融會貫通也仁和丁益甫先生秉鐸吾邑以實事求是之學課士多所成就暇日讀諸家書病其疏舛乃自班范西域傳以降取晉法顯魏惠生唐元奘元耶律楚材李志常劉郁以迄於圖理探吳振臣所撰有關於古今中外地理者爲一一疏通而證明之竝非諸儒所可幾及又從魏志裴注中刺取魚豢西戎傳天下郡國利病書中刺取張耀卿參議紀行則并爲諸家所未詳者也書成以示漢章命爲之敘漢章受讀數過何敢贊一辭惟念我中國軺傳之逾葱嶺自漢始軍府之逮濛池自唐始兵力之加歐洲自元始本朝通西北國有二道北道以庫倫恰克圖通魯西亞即拓跋氏推寅自烏落侯出匈奴故龍廷道也其南道以廣州通大小西洋即大秦王安

敦旨地中海出波斯海灣至南海道也百餘年來海禁大開中外交通或懵然於古今之故自先生之書出山川能說常變兼資我中國其不窮於因應也夫爰贅數言於後以諗當代之爲輿地學者光緒歲壬寅二月年家子象山陳漢章謹敘

蓬萊軒歷史外國傳凡例

一中國之史肇於馬遷匈奴傳一篇遂爲後來附紀外國之始然史記所載均已採入漢書且加詳焉故是編以漢書爲主

一後漢書成於劉宋時年代過遠又僻處南方見聞亦隘不及班書宜矣今亦無從搜補惟於舛誤處稍加辨正

一三國文多詳核特所記外國事過畧幸裴松之作注增入魚豢魏畧足資參究茲并錄入而攷證之

一晉初統一爲時無幾即成偏安當時四裔交涉寥寥紀載因之簡畧然亦賴此方得與南北諸史相接

一南北諸朝陳書北齊書均無外國傳斷代爲編不免缺漏

故敘述雖本原書而以南史北史總括之

一舊唐書外國傳不及新書之詳惟新書所敘全無體例既分北狄東夷西域南蠻爲四列傳何以突厥吐蕃回鶻沙陀另編於前殊屬不倫不類竊謂東突厥回鶻沙陀宜入北狄傳吐蕃西突厥宜入西域傳因繕錄已成移改不易姑仍其舊

一新舊五代史自以歐書爲佳惟敘契丹事以遼史校之失實者多蓋所採異國傳聞之語不盡足據也

一遼史無外國傳金史外國傳亦祇西夏高麗二國殊爲疏漏今各詳攷補列別爲二卷

一宋時國力不振西北兩境又爲金夏所隔故外國傳僅詳

南洋諸部與南史所載情形異同

一元代至强盛有亞洲全境並歐洲東北境歷立外國之傳甚多今但寥寥數則蓋亦有故一由明初史館諸人不明異域輿地二由成書太速不暇詳細搜求三由蒙古人雖通中文記載本少無可爲外國傳之原料故也

一明史外國列傳視宋元爲詳但當時諸臣俱不明絕域形勢如鐵木耳託貢獻之名玩弄中朝滿剌加牙東來自佛郎機稱號自來無識其欺詐者殊爲可哂

一歷史紀外國事最可記異者莫如宋書之倭國傳明史之撒馬兒罕傳此二國皆狎侮我邦若弄嬰兒於股掌之上其事備載本傳而千百年來竟無一人能指而出之者蓋

由不諳地學且自尊自大謂邊遠小夷無足措意故耳

一攷證之要大畧有八余初註元祕史曾揭明其意於跋中一曰揆地望二曰度情形三曰審方向四曰察遠近五曰核時日六曰攷道途七曰辨同異八曰闕疑似自後推及各史亦仍以此爲指歸（詳見元祕史跋）

一輿地之學最忌武斷前人撰述犯者頗多拙著此書當亦不能遽免然某山某水某國某城若未得有確徵類皆參以活筆曰當在今某處蓋姑標一地以俟博雅者正其是非即西人算術書所謂假定法也

一編中附錄攷辨諸作大概從諸書間隙中及無字句中會悟而出故多發前人所未發若拾人牙慧語自信無之

一地理非圖不明今每種必插入一圖或數圖惟圖僅能繪大畧不能精詳且圖中註字過多印刷恐難明析故圖後再附以說

坿丁君復本館書

自承台命從事地圖本期速即告成不意夏閒賤軀屢屢不適入秋以後又驕陽麗天炙人如火因致進行停頓憶自始研地學即謂非圖不明曾以此言列之凡例迨今實行此事乃覺多有困難蓋所註歷史及各書皆區域廣大跨列歐亞或并及非洲以圖稾言已紙幅匪小難入印本然詳書各地必至字迹攢促遠近方向不易分明其礙手者一若剖裂諸地各自成圖既苦測繪未嫻即勉成亦難使人通貫其礙手者二是必每幀之後坿之以說以爲補苴但全彙地名繁賾說亦不克盡登勢必摘錄其要於原書徒形複沓於閱者殊少補裨其礙手者三反覆審思輿地誠非圖不明所望閱拙著者購備精確詳細之圖三五種如胡刻一統圖中外地圖中俄交界圖及各專圖類庶隨時可以檢查若恃簡略之圖冀洞悉今古情形恐難辦到愚見不如舉此事竟作罷論節取鄙說入跋以明不復刻圖之原委未知卓識以爲何如

案本集凡例有每種必插入一圖或數圖之語二集大典圖攷證凡例亦有於原圖外別繪一圖之語而原稾實無一圖本館因函請丁君補繪以免與例不符茲得復書用亟登之俾閱者知不復刻圖之原委云本館坿識

敬告讀者

歷年來，本公司所整理出版古籍善本（孤本、珍本）皆一時精選絕版好書，經歷了數十年，甚至數百年木刻刷版，因彼時情景不同，致有好壞殊異，本欲重行排印，又恐泯滅原版價值，且手民校植錯誤難免，遺害更大，故仍其舊，深望仁人君子多所參攷，並乞見諒!!

新文豐出版公司　謹啓

漢書匈奴傳上地理攷證

仁和丁謙益甫氏學

匈奴其先夏后氏之苗裔曰淳維唐虞曰上有山戎獫允薰粥居於北邊隨草畜牧而轉移其畜之所多則馬牛羊其奇畜則橐佗驢贏駃騠駒駼騊駼奚逐水草遷徙無城郭常居耕田之業然亦各有分地無文書以言語爲約束兒能騎羊引弓射鳥鼠少長則射狐菟肉食士力能彎弓盡爲甲騎其俗寬則隨畜田獵禽獸爲生業急則人習戰攻以侵伐其天性也其長兵則弓矢短兵則刀鋋利則進不利則退不羞遁走苟利所在不知禮義自君王以下咸食畜肉衣其皮革被旃裘壯者食肥美老者飲食其餘貴壯健賤老弱父死妻其後母兄弟死皆取其妻妻

之其俗有名不諱而無字夏道衰公劉失稷官變於西戎其後戎狄攻太王亶父亶父走岐下作周邑至西伯昌伐畎夷武王放逐戎夷涇洛之北以時入貢名曰荒服周道衰穆王伐畎戎自是荒服不至懿王時戎狄交侵暴虐中國至王曾孫宣王伐獫允至於太原稱爲中興後畎戎攻殺幽王於驪山之下秦襄公救周於是周平王去酆鎬而東徙于雒邑當時秦襄公伐戎至郊始列爲諸侯後山戎伐燕齊桓公北伐走之及戎翟伐周周襄王出奔汜邑四年晉文公伐戎翟迎內襄王於洛邑是時秦晉爲強國晉文公攘戎翟居於西河圜水之間號曰赤翟白翟秦穆公得由余西戎八國服焉故隴以西有緜諸畎戎狄獂之戎而晉北有林胡樓煩之戎燕北有東胡山戎各分散谿谷自有君長莫能相壹迨趙韓魏分晉趙有代句注以北魏有西河上郡以西河上郡於秦至秦昭王時起兵滅義渠於是秦有隴西北地上郡築長城以距胡而趙武靈王亦變俗胡服習騎射北破林胡樓煩自代並陰山下至高闕爲塞而置雲中雁門代郡其後燕將秦開襲破東胡卻千餘里燕亦築長城自造陽至襄平置上谷漁陽右北平遼西遼東郡以距胡及秦滅六國始皇帝使蒙恬將數十萬之眾北擊胡悉收河南地因河爲塞築四十四縣城臨河徙適戍以充之而通直道自九原至雲陽因山險塹谿谷可繕者繕之起臨洮至遼東萬餘里又渡河據陽山北假中當是時東胡強而月氏盛匈奴單于曰頭曼頭曼不勝秦北徙十有餘年而蒙恬死諸

侯畔秦中國擾亂諸秦所徙適邊者皆復去於是匈奴復稍度河南與中國界於故塞單于有太子名曰冒頓後有愛閼氏生少子頭曼欲廢冒頓而立少子乃使冒頓質於月氏冒頓既質頭曼急擊月氏月氏欲殺冒頓冒頓盜其善馬騎亡歸頭曼以爲壯令將萬騎冒頓迺作鳴鏑習勒其騎射令曰鳴鏑所射而不悉射者斬行獵獸有不射鳴鏑所射輒斬之已而冒頓以鳴鏑自射善馬或莫敢射冒頓立斬之居頃之復以鳴鏑自射其愛妻左右或頗恐不敢射復斬之冒頓出獵以鳴鏑射單于善馬左右皆射之於是冒頓知其左右可用從其父頭曼獵以鳴鏑射頭曼其左右皆隨鳴鏑而射殺頭曼盡誅其後母與弟及大臣不聽從者於是自立爲單于冒頓既立時東胡強聞冒頓

殺父自立迺使使謂冒頓曰欲得頭曼時號千里馬冒頓問羣臣羣臣皆曰此匈奴寶馬也勿予冒頓曰奈何與人鄰國愛一馬乎遂予之頃之東胡以爲冒頓畏之使使謂冒頓曰欲得單于一閼氏冒頓復問左右左右皆怒曰東胡無道迺求閼氏請擊之冒頓曰奈何與人鄰國愛一女子乎遂取所愛閼氏予東胡東胡王愈驕西侵與匈奴中間有棄地莫居千餘里各居其邊爲甌脫東胡使使謂冒頓曰匈奴所與我界甌脫外棄地匈奴不能至也吾欲有之冒頓問羣臣或曰此棄地予之於是冒頓大怒曰地者國之本也奈何予人諸言予者皆斬之冒頓上馬令國中有後者斬遂東襲擊東胡東胡初輕冒頓不爲備及冒頓以兵至大破滅東胡王虜其民衆畜產既歸西擊走月氏

南并樓煩白羊河南王悉復收秦所奪匈奴故地與漢關故河南塞至朝那膚施遂侵燕代是時漢方與項羽相距中國罷於兵革以故冒頓得自强控弦之士三十餘萬自淳維以至頭曼千有餘歲時大時小別散分離尚矣其世傳不可得而次然至冒頓而匈奴最强大盡服從北夷而南與諸夏爲敵國其世姓官號可得而記云單于姓攣鞮氏其國稱之曰撑犁孤塗單于匈奴謂天爲撑犁謂子爲孤塗單于者廣大之貌也言其象天單于然也置左右賢王左右谷蠡王左右大將左右大都尉左右大當戶左右骨都侯匈奴謂賢曰屠耆故常以太子爲左屠耆自左右賢王以下至當戶大者萬餘騎小者數千凡二十四長立號曰萬騎其大臣皆世官呼衍氏蘭氏其後須卜氏此三

姓其貴種也諸左王將居東方直上谷以東接穢貉朝鮮右王將居西方直上郡以西接氐羌而單于庭直代雲中各行分地逐水草移徙而左右賢王左右谷蠡最大國左右骨都侯輔政諸二十四長亦各自置千長百長什長裨小王相都尉當戶且渠之屬歲正月諸長小會單于庭祠五月大會龍城祭其先天地鬼神秋馬肥大會蹛林課校人畜計其法拔刃尺者死生盜者沒人其家有罪小者軋大者死獄久者不滿十日一國之囚不過數人而單于朝出營拜日之始生夕拜月其坐長左而北向日上戊己其送死有棺槨金銀衣裳而無封樹喪服近倖臣妾從死者多至數十百人舉事常隨月盛壯以攻戰月虧則退兵其攻戰斬首虜賜一巵酒而所得鹵獲因以予之得人以爲

奴婢故其戰人人自爲趨利善爲誘兵以包敵故其逐利如鳥之集其困敗瓦解雲散矣戰而扶輦死者盡得死者家財後北服渾窳屈射丁零鬲昆龍新犂之國於是匈奴貴人大臣皆服以冒頓爲賢是時漢初定徙韓王信於代都馬邑匈奴大攻圍馬邑韓信降匈奴匈奴得信因引兵南踰句注攻太原至晉陽下高帝自將兵往擊之會冬大寒雨雪卒之墮指者十二三於是冒頓陽敗走誘漢匿其精兵見其羸弱漢悉步兵三十二萬北逐之高帝先至平城步兵未盡到冒頓縱精兵三十餘萬騎圍高帝於白登七日漢兵中外不得相救餉高帝迺使使閒厚遺閼氏閼氏迺謂冒頓曰兩主不相困今得漢地單于終非能居之且漢主有神單于察之冒頓與韓信將王黃趙利期而兵

久不來疑其與漢有謀亦取閼氏之言開圍一角於是帝令士皆持滿傅矢外鄉從解所直出得與大軍合冒頓遂引兵去漢使劉敬結和親之約是後韓信爲匈奴將反趙利王黃等數倍約侵盜代雁門雲中居無何陳豨反與韓信合謀擊代漢使樊噲等往擊之復取代雁門雲中郡縣不出塞時匈奴冒漢將數率衆往降故常侵盜代地高帝患之使劉敬奉宗室女翁主爲單于閼氏歲奉匈奴絮繒酒食物各有數約爲兄弟冒和親冒頓迺少止後燕王盧綰復反率萬人降匈奴往來上谷冒東終高祖世孝惠高后時冒頓寖驕目慢書遺高后后大怒議發兵擊之季布[illegible]止孝文即位復脩和親三年夏匈奴右賢王入居河南地爲孝文帝發車騎八萬詣高奴遣丞相灌嬰往擊

之右賢王走出塞時濟北王反因罷兵明年單于遺書復求和親許之頃之冒頓死子稽粥立號曰老上單于文帝復遣宗人女翁主爲單于閼氏使宦者中行說傅翁主說不欲行强使之說曰必我也爲漢患者既至因降單于單于愛幸之初單于好漢繒絮食物說曰匈奴人衆不能當漢一郡所以强者以衣食異無由於漢今若變俗好漢物漢物不過什二匈奴盡歸於漢矣以繒絮馳草棘中不如旃裘堅也得漢食物不如重酪之便美也於是教單于左右疏記以計識其人衆畜牧日夜教單于候利害處孝文十四年匈奴十四萬騎入朝那蕭關遂至彭陽燒回中宮候騎至雍甘泉於是文帝發十萬騎軍長安旁備寇又拜盧卿等五將軍大發車騎往擊胡單于留塞內月餘漢遂

出塞即還不能有所殺匈奴日以驕歲入邊殺掠人民雲中遼東最甚漢甚患之迺遺單于書單于亦報謝復和親後四年老上單于死子軍臣單于立歲餘復絕和親大入上郡雲中漢使三將軍屯北地句注飛狐口堅守以備寇又置三將軍軍長安西細柳渭北棘門灞上胡騎入代句注邊數月漢兵至邊匈奴亦遠塞兵罷歲餘景帝立趙王陰使於匈奴吳楚反欲與趙合謀入邊漢圍破趙匈奴亦止自後復與匈奴和親通關市給遺單于遺翁主如故約終景帝世無大寇武帝即位明和親約束厚遇關市饒給之匈奴自單于以下皆親漢往來長城下漢使人與匈奴交易陽爲賣馬邑城以誘單于單于信之以十萬騎入武州塞漢伏兵三十餘萬馬邑旁單于未至百餘里得亭尉

史知漢謀具告單于單于大驚引兵還自是匈奴絕和親入盜於邊然匈奴貪尚樂關市耆漢財物漢亦通關市不絕以中之後五歲漢使四將各萬騎擊句關市下將軍衛青出上谷至龍城得胡首虜七百人公孫賀出雲中無所得公孫敖出代郡爲胡所敗李廣出雁門敗匈奴生得廣廣道亡歸漢因敖廣均贖爲庶人其冬匈奴盜邊漢使韓安國屯漁陽備之明年秋匈奴二萬騎入塞殺遼西太守敗漁陽兵圍將軍安國會燕救至迺去又入雁門殺千餘人於是使衛青將三萬騎出雁門李息出代郡擊胡得首虜數千其明年衛青復出雲中以西至隴西擊胡樓煩白羊王於河南得首虜數千羊百餘萬於是漢遂取河南地築朔方復繕故秦時蒙恬所爲塞因河以爲固漢亦棄上

谷之斗辟縣造陽地以予胡是歲元朔二年也其後冬軍臣單于死其弟左谷蠡王伊稚斜自立爲單于攻敗軍臣太子於單於單亡降漢其夏匈奴數萬騎入代郡殺太守共友秋又入雁門明年又入代郡定襄上郡各殺掠數千人匈奴右賢王怨漢奪河南地而築朔方數寇盜邊明年春漢遣衛青將六將軍十餘萬人出朔方高闕右賢王以爲漢兵不能至飲酒醉漢兵出塞六七百里夜圍右賢王右賢王大驚脫身逃走精騎往往隨後去漢得右賢王人衆萬五千裨小王十餘人其秋匈奴萬騎入代郡殺都尉朱央明年春復遣大將軍衛青將六將軍十餘萬騎仍再出定襄數百里得首虜前後萬九千餘級而漢亦亡兩將軍三千餘騎右將軍建但以身脫而前將軍趙信降匈奴

趙信故小王降漢封翕侯與右將軍并軍介獨遇單于兵故盡沒單于既得翕侯以爲自次王用其姊妻之與謀漢信教單于益北絕幕以誘罷漢兵徼極而取之單于從之明年胡數萬騎入上谷明年春漢使票騎將軍去病將萬騎出隴西過焉耆山千餘里得胡首虜八千餘級得休屠王祭天金人其夏票騎將軍復與合騎侯數萬騎出隴西北地二千里過居延攻祁連山胡得首虜三萬餘級裨小王以下十餘人是時匈奴亦來入代郡雁門殺掠數百人漢使博望侯及李將軍廣出右北平擊匈奴左賢王左賢王圍李廣廣軍四千人死者過半殺虜亦過半會博望侯軍救至李將軍得脫盡亡其軍合騎侯後票騎將軍期及博望侯皆當死贖爲庶人其秋單于怒昆邪王休屠王居西方爲漢所殺虜數萬人欲召誅之昆邪休屠王恐謀降漢漢使票騎將軍迎之昆邪王殺休屠王并將其衆降漢凡四萬餘人號十萬於是漢已得昆邪則隴西北地河西益少胡寇徙關東貧民處所奪匈奴河南地新秦中以實之減北地以西戍卒半明年春匈奴入右北平定襄其年春漢謀以爲翕侯信爲匈奴計居幕北漢兵不能至乃粟馬發十萬騎私負從馬凡十四萬匹糧重不與焉令大將軍青票騎將軍去病中分軍大將軍出定襄票騎將軍出代咸約絕幕擊匈奴單于聞之遠其輜重以精兵待於幕北與漢大將軍接戰一日會暮大風起漢軍縱左右翼圍單于單于自度戰不能與漢兵遂獨與壯騎數百潰漢圍西北遁走漢兵夜追之不得行捕斬首虜凡萬九千級北

至寘顏山趙信城而還單于之走其兵往往與漢軍相亂而隨單于單于久不與其大衆相得右谷蠡以爲單于死迺自立及得眞單于始去號復其故位票騎之出代二千餘里與左王接戰漢兵得胡首虜凡七萬餘人左王將皆遁走票騎封於狼胥山禪姑衍臨翰海而還是後單于遠遁而幕南無王庭漢度河自朔方以西至令居往往通渠置田官吏卒五六萬人稍蠶食地接匈奴以北初漢兩將大出圍單于所殺虜八九萬而漢士物故者亦萬數漢馬死者十餘萬匹匈奴雖病遠去而漢馬亦少無以復往單于用趙信計遣使好辭請和親天子下其議或言和親或言遂臣之丞相長史任敞曰匈奴新困宜使爲外臣朝請於邊漢使敞使於單于單于聞敞計大怒留之不遣先是

漢亦有所降匈奴使者單于亦輒留漢使相當漢方復收士馬會票騎將軍去病死於是漢久不擊胡伊稚斜單于立十三年死子烏維立爲單于是歲元鼎三年也武帝始出巡狩郡縣其後漢方南誅兩越不擊匈奴匈奴亦不入邊烏維立三年漢已滅兩越遣故太僕公孫賀將萬五千騎出九原二千餘里至浮苴井從票侯趙破奴萬餘騎出令居數千里至匈奴河水皆不見匈奴一人而還是時天子巡邊親至朔方勒兵十八萬騎以見武節而使使風告單于單于留之不歸而終不肯爲寇於漢邊休養士馬習騎射數使使好詞甘言求和親是時漢東拔濊貉朝鮮以爲郡而西置酒泉郡以隔絕胡與羌通之路又西通月氏大夏以翁主妻烏孫王以分匈奴西方之援國又北益廣

田至眩雷爲塞而匈奴終不敢以爲言烏維立十歲死子儲師虞立年少號爲兒單于是歲元封六年也自後單于益西北左方兵直雲中右方兵直酒泉敦煌是歲漢使貳師將軍西伐大宛而令因杅將軍築受降城單于年少好殺伐國中多不安左大都尉欲殺單于使人告漢明年春使浞野侯破奴將二萬騎出朔方北二千餘里期至浚稽山而還至期事覺單于誅之發兵擊浞野侯浞野侯行捕首虜數千人還未至受降城四百里匈奴八萬騎圍之浞野侯夜出求水匈奴生得之因急擊其軍盡沒遣兵攻受降城不能下乃侵入邊而去明年單于欲自攻受降城未到病死兒單于立三年死子少匈奴乃立其季父句黎湖爲單于是歲太初三年也漢使光祿徐自爲出五原塞數百里遠者千里築城障列亭至盧朐使游擊將軍韓說長平侯衛伉屯其旁使强弩都尉路博德築居延澤上其秋匈奴大入雲中定襄五原朔方行殺光祿所築亭障又使右賢王入酒泉張掖會任文擊救盡復失其所得而去聞貳師將軍破大宛還單于欲遮之不敢其冬病死弟且鞮侯立爲單于漢既誅大宛威振外國天子意欲遂降胡明年浞野侯破奴亡歸又明年使貳師將軍將三萬騎出酒泉擊右賢王於天山得首虜萬級匈奴大圍貳師幾不得脫漢兵物故什六七漢又使因杅將軍出西河與强弩都尉會涿邪山亡所得使騎都尉李陵將步兵五千人出居延北千餘里與單于會合戰陵所殺傷萬餘人兵食盡欲歸單于圍陵陵降匈奴其兵得脫歸者四百人單于貴陵

以女妻之後二歲漢使貳師將軍六萬騎步兵七萬出朔方强弩將軍路博德將萬餘人與貳師會游擊將軍說步兵三萬人出五原因杅將軍敖將騎萬步兵三萬人出雁門單于聞悉遠其累重於余吾水北而單于以十萬待水南與貳師接戰貳師解而引歸與單于連鬬十餘日游擊亡所得因杅與左賢王戰不利引歸明年且鞮侯單于死長子立爲狐鹿姑單于是歲太始元年也初且鞮侯兩子長爲左賢王次爲左大將病且死言立左賢王未至而貴人以爲有病更立左大將左賢王聞之不敢進左大將使人召左賢王而讓位焉左賢王辭以病不聽謂曰即不幸死傳之於我左賢王許之狐鹿姑既立以左大將爲左賢王數年病死子先賢撣不得代更以爲日逐王日逐王者

賤於左賢王單于自以其子爲左賢王單于既立六年而匈奴入上谷五原其年復入五原酒泉殺兩都尉於是漢遣貳師將軍七萬人出五原御史大夫商丘成將三萬餘人出西河重合侯莽通將四萬騎出酒泉千餘里單于聞漢兵大出悉遣其輜重徙趙信城北邸郅居水左賢王驅其人民度余吾水六七百里居兜銜山單于自將精兵左安侯度姑且水御史大夫軍至追邪徑無所見而還匈奴使大將與李陵將三萬餘騎追漢軍至浚稽山合轉戰九日漢兵陷陳卻敵殺傷至衆至蒲奴水虜不利還去重合侯軍至天山匈奴使大將偃渠與左右呼知王將二萬餘騎要漢兵見漢兵强引去重合侯無所得失是時漢恐車師兵遮重合侯迺遣屬陵侯將兵刖圍車師盡得其王民衆而還貳師將軍將出塞匈奴使右大都尉與衛律將五千騎要擊漢軍於夫羊句山狹貳師遣屬國胡騎二千與戰虜兵壞散漢軍乘勝追北至范夫人城匈奴奔走莫敢距敵會貳師妻子坐巫蠱收聞之憂懼或說貳師曰夫人家室皆在吏若還不得意適與獄會郅居目北可復得見乎貳師由是狐疑欲深入要功遂北至郅居水上虜已去貳師遣護軍將二萬騎度郅居之水一日逢左賢王左大將二萬騎與漢軍合戰一日漢軍殺左大將虜死傷甚衆軍長史與決眭都尉輝渠侯謀曰將軍懷異志欲危衆求功恐必敗謀共執貳師貳師聞之斬長史引兵還至速邪烏燕然山單于知漢軍勞倦將五萬騎遮擊貳師相殺傷甚衆夜塹漢軍前深數尺從後急擊之軍大亂敗貳師降

單于素知其漢大將貴臣目女婿之尊寵在衛律上貳師在匈奴歲餘衛律害其寵會母閼氏病律飭胡巫言先單于怒謂胡故時祠兵常言得貳師目社今何故不用於是收貳師貳師罵曰我死必滅匈奴遂屠貳師目祠會連雨雪數月畜產死人民疫病穀稼不孰單于恐爲貳師立祠室自貳師沒漢新失大將軍士卒數萬人不復出兵三歲武帝崩前此者漢兵深入窮追二十餘年匈奴孕重墮殰罷極苦之自單于目下常有欲和親計後三年單于欲求和親會病死初單于有異母弟爲左大都尉賢國人鄉之母閼氏恐單于不立子而立左大都尉也迺私使殺之左大都尉同母兄怨遂不肯復會單于庭又單于病且死謂諸貴人我子少不能治國立弟右谷蠡王及單于死衛律與顓渠閼氏謀匿單于死詐矯單于令與諸貴人歃盟更立子左谷蠡王爲壺衍鞮單于是歲始元二年也單于既立風謂漢使者言欲和親左賢王右谷蠡王目不得立怨望率其衆欲南歸漢恐不能自致即脅盧屠王欲與西降烏孫謀擊匈奴盧屠王告之單于使人驗問右谷蠡王不服反目其罪罪盧屠王國人皆冤之於是二王去居其所未嘗肯會龍城後二年秋匈奴入代殺都尉單于年少初立母閼氏不正國內乖離常恐漢兵襲之衛律爲單于謀築城以守或曰胡人不能守城是遺漢糧也遂止更謀歸漢使不降者蘇武馬宏等欲目通善意明年匈奴發左右部二萬騎爲四隊並入邊爲寇漢兵追之斬首虜九千生得甌脫王漢無所失亡匈奴見甌脫王在漢恐目爲道擊

之郎西北遠去不敢南逐水草發人民屯甌脫明年復遣九千騎屯受降城目備漢北橋余吾令可度目備奔走是時衛律已死衛律在時常言和親之利匈奴不信及死後兵數困國益貧單于弟左谷蠡王思衛律言欲和親而恐漢不聽故不肯先言常使左右風漢使者然其侵盜益希遇漢使愈厚欲目漸致和親漢亦羈縻之其後左谷蠡王死單于使犁汙王窺邊言酒泉張掖兵益弱出兵試擊冀復得其地漢聞其計詔邊警備無何右賢王犁汙王四千騎分三隊入日勒屋蘭番和張掖太守屬國都尉發兵擊大破之得脫者數百人屬國騎士射殺犁汙王自後匈奴不敢入張掖明年匈奴三千餘騎入五原後數萬騎南傍塞獵是時漢邊郡烽火候望精明匈奴為邊寇者少利希

復犯塞漢復得匈奴降者言烏桓嘗發先單于冢匈奴怨之方發二萬騎擊烏桓大將軍霍光欲發兵要擊之目問護軍都尉趙充國充國曰烏桓數犯塞今匈奴擊之於漢便又匈奴希寇盜北邊幸無事蠻夷自相攻擊招寇生事非計也更問中郎將范明友明友言可擊於是拜明友為度遼將軍將三萬騎出遼東匈奴聞漢兵至引去初光誡明友兵不空出即後匈奴遂擊烏桓烏桓時新中匈奴兵明友因乘其敝擊之斬六千餘級獲三王首還封為平陵侯匈奴由是恐不能出兵即使使之烏孫欲求得漢公主擊烏孫取車延惡師地烏孫公主與昆彌連上書言為匈奴所侵願發國半精兵人馬五萬匹盡力敵匈奴唯天子出兵救公主本始二年漢大發關東輕銳吏士皆從軍遣御史大夫田廣明為祁連將軍出西河度遼將軍范明友三萬騎出張掖前將軍韓增三萬騎出雲中後將軍趙充國為蒲類將軍三萬騎出酒泉雲中太守田順為虎牙將軍三萬騎出五原凡五將軍兵十餘萬騎出塞各二千里及校尉常惠使護發烏孫五萬騎從西方入與五將軍兵凡二十餘萬騎匈奴聞漢兵大出老弱奔走歐畜產遠遁逃是目五將軍少所得度遼將軍出塞千餘里至蒲離侯水斬七百餘級鹵牛馬萬餘前將軍出塞千二百餘里至烏員斬首捕虜至候山百餘級鹵牛馬二千餘蒲類將軍當與烏孫合擊匈奴蒲類澤烏孫先期至而去漢兵不與相及蒲類將軍出塞千八百餘里西去候山得單于使者蒲陰王目下三百餘級鹵牛馬七千餘聞虜引去皆不至

期還天子薄其過寬而不罪祁連將軍出塞千六百里至雞秩山斬首虜十九級獲牛馬羊百餘逢漢使匈奴還者冉宏等言雞秩山西有虜眾祁連即戒宏使言無虜欲還兵御史屬公孫益壽諫目為不可祁連不聽遂引兵還虎牙將軍出塞八百餘里至丹余吾水上即止兵不進斬首虜千九百餘級鹵牛馬羊七萬餘引兵還上目虎牙不至期詐增鹵獲而祁連知虜在前逗遛不進皆下吏自殺擢公孫益壽為侍御史校尉常惠與烏孫兵至右谷蠡王庭獲單于父行及嫂居次名王犁汙都尉目下三萬九千餘級鹵馬牛羊驢騾橐駞七十餘萬漢封惠為長羅侯然匈奴民眾死傷及畜產遠移死者不可勝數於是匈奴遂虛耗怨烏孫其冬單于自將數萬騎擊烏孫頗得老弱欲還

會天大雨雪一日深丈餘人民畜產凍死還者不能什一於是丁令乘弱攻其北烏桓入其東烏孫擊其西凡三國所殺數萬級馬數萬匹牛羊甚眾又重以饑死人民死什三畜產什五匈奴大虛弱諸國羈屬者皆瓦解攻盜不能理其後漢出三千餘騎為三道並入匈奴捕得數千人還匈奴終不敢取當茲欲和親而邊境少事矣壺衍鞮單于立十七年死弟左賢王立為虛閭權渠單于是歲地節三年也單于立以左大將女為大閼氏而黜前單于所幸顓渠閼氏顓渠父左大且渠怨望是時匈奴不能為邊寇於是漢龍外城以休百姓單于聞之喜召貴人謀欲與漢和親左大且渠心害其事曰前漢使來兵隨其後今亦效漢發兵先使使者入迺自請與呼盧訾王各將萬騎南旁塞

獵相逢俱入行未到會三騎亡降漢言匈奴欲為寇天子詔發五千騎分三隊出塞各數百里捕首虜各數十人而還時匈奴亡三騎不敢入即引去是歲匈奴飢人民畜產死十六七又發兩屯各萬騎目備漢其秋匈奴前所得西嚮居左地者其君長目下皆驅畜產行與甌脫戰所戰殺傷甚眾遂南降漢其明年西域城郭共擊匈奴取車師國得其王及人民而去單于復以車師王弟兜莫為車師王收其餘民東徙不敢居故地而漢益遣屯士分屯車師地目實之明年匈奴怨諸國共擊車師遣左右大將各萬餘騎屯田右地欲目侵迫烏孫西域後二歲匈奴遣左右奧鍵各六千騎與左大將再擊漢之田車師者不能下其明年丁令比三歲入盜匈奴匈奴遣萬騎往擊無所得其明年單于將十餘萬騎旁塞獵欲入寇邊未至會有人降漢言狀漢遣將軍趙充國等四萬餘騎屯緣邊九郡備之月餘單于病歐血不敢入還去即罷兵遣使請和親未報單于死是歲神爵二年也虛閭權渠立九年死自始立而黜顓渠閼氏顓渠即與右賢王通右賢王會龍城而去顓渠語目單于病甚且弗還後數日單于死召諸王未至顓渠與其弟左大且渠都隆奇謀立右賢王屠耆堂為握衍朐鞮單于單于既立復脩和親遣弟伊酋若王勝之入漢獻見單于初立凶惡盡殺前單于用事貴人而任用都隆奇又盡免前單于子弟親近而自目其子弟代之虛閭權渠單于子稽侯狦既不得立亡歸妻父烏禪幕烏禪幕者本烏孫康居間小國數見侵暴率其眾數千人降匈奴狐鹿

姑單于目其弟子日逐王姊妻之使長其眾居右地日逐王先賢撣其父左賢王當為單于讓狐鹿姑狐鹿姑許立之日逐王素與握衍朐鞮有隙即率眾數萬騎歸漢漢封為歸德侯單于更立其從兄薄胥堂為日逐王明年又殺先賢撣兩弟烏禪幕請之不聽心恚其後左奧鍵王死單于自立其小子為奧鍵王留庭奧鍵貴人共立故奧鍵王子為王與俱東徙單于遣萬騎擊之不勝時單于已立二歲暴虐殺伐國人不附太子左賢王數讒左地貴人左地貴人皆怨其明年烏桓擊匈奴東邊姑夕王頗得人民單于怒姑夕王恐即與烏禪幕及左地貴人共立稽侯狦為呼韓邪單于發左地兵四五萬人西擊握衍朐鞮單于至姑且水北未戰握衍朐鞮兵敗走使人報其弟右賢王曰

匈奴共攻我若肯發兵助我乎右賢王曰若不愛人殺昆弟諸貴人其自死若處無來汚我握衍朐鞮恚自殺左大且渠都隆奇亡之右賢王所其民衆盡降呼韓邪是歲神爵四年也握衍朐鞮單于立三年而敗

漢代匈奴爲北方之大敵但推原種族實與塞外諸蕃迥不相同蓋其始祖淳維系出夏后周書王會篇有匈奴國名王會篇後附載成湯獻令正北之夷十有三亦有匈奴是匈奴有國遠在夏時確有明徵居然中國神明之裔與周之先世后稷封邰相距不遠惟稷之後雖不窋失官竄於戎狄而公劉亶父世守華風故日漸內遷至文武二王遂有天下淳維之後至殷北徙戎狄雜居竟與同化舍耕稼而事牧畜曠宮室而處穹廬去衣冠而服皮褐殆所謂用夷變夏者非耶

此傳之首備述三代以來諸戎狄之盛衰似與匈奴本事不相附麗然細按之實所以著匈奴勃興之所自蓋荒服諸部種類雖多皆力薄勢分初無與於中國之利害自戰國列王競事開疆諸部遂日漸淪亡特諸部亡而諸部之人民豈能盡滅當其時近東者多歸併於東胡近西者多歸併於月氏近北者多歸併於匈奴故嬴秦之世三部並强迨漢初匈奴冒頓以梟雄之質崛起朔方滅東胡破月氏遂統一大漠南北南面與中國相頡頏矣幽今邠州岐今岐山縣畎夷即犬戎部地在涇州西雒邑今河南洛陽縣酆鄗周故都今西安府西境地郊即岐山涇水發源平涼府西北入渭河洛水發源延安府西北入黃河古太原在今慶陽府南秦始封地即

今秦州山戎乃東胡部族在今直隸永平府境氾邑今河南襄城縣陸渾山名在河南洛陽縣西南衛今衛輝府西河者黃河以西即陝西東界地圖水師古注即銀水在米脂縣東北蓋圖水南洛水北皆西河郡地也隴西漢郡治狄道今狄道州林胡樓煩皆代地胡國林胡當在大同東北樓煩在朔州西南梁乃山名在邠州南漆水發源同官縣北句注山名在朔州東古代郡在今宣化府西南蔚州境上郡治膚施今陝西延安府北地今慶陽府本義渠故土陰山在河套東北吳喇特旗境今所稱布爾當圖山一帶皆是高闕據水經注言古黃河北流屈而東逕高闕南蓋山有兩峯對峙中成一峽如門闕然在今河套外阿爾布坦山東雲中今歸化城地

雁門秦郡漢治善無今朔平府地造陽在上谷東北今赤城縣地上谷即宣化府漁陽今直隸順義縣右北平在熱河東喀喇沁旗境遼西今永平府境遼東即奉天省城河南今河套地漢稱新秦中九原秦郡在古黃河折南處之東雲陽漢縣屬左馮翊今同州府地蓋南北直道自九原至此臨洮即今洮州陽山在高闕東陰山西北今稱翁金朔龍山北假者陰山以西陽山以南地也東胡部境在直隸關東北邊外今內蒙古諸旗地其人種出於鮮卑鮮卑山名在俄屬西伯利亞昂吉剌河南西人稱爲東姑斯人種甚確以昂吉剌河一名東姑斯河也詳塞北人種攷月氏亦西徼大部在今甘涼肅三州地隋書言康國王姓溫本月氏人始居祁連昭武城

按昭武漢縣屬張掖郡本書梁慬傳注昭武故城在張掖西北蓋即今高臺縣境甌脫者人不可居之地今沙漠是也沙漠無所產不可以居人猶瓶甌脫其底不可以盛物詳後甌脫攷白羊山名在大同府東廣靈縣境但此時白羊樓煩二部均居新秦中故稱河南王非舊日部地矣朝那漢縣屬安定在今平涼府西北鬲施今延安府肤縣左王將居東方爲今克魯倫河以東及內蒙古東四盟地右王將居西方爲今色楞格河以西至科布多及新疆等地此非臆度蓋蒙古地雖廣漠而有水草足資游牧者不外以上數處明於北徼情形者必知余言不謬單于庭在今賽音諾顏部塔米爾河北別有攷附後然其南當與寧夏相直曰代雲中未確因當時測算之術不精故耳龍城即後文龍祠攷單于庭南有泊曰台魯兒倭赫相傳爲龍所潛故於五月祀之并祭其先及天地鬼神也渾窟屈射丁零隔昆龍新犁皆漠北小部渾窟屈射無攷丁零一作丁令部地在今貝加爾湖古稱北海東南蘇武傳武居北海丁零盜其牛羊以地相鄰接故隔昆乃堅昆轉音部地在唐努烏梁海境龍新犁史記作薪犁無龍字攷周書王會篇載成湯時北夷有纖犁其龍與匈奴東胡並列後世合二國爲一故曰龍新犁惟部地未詳馬邑在朔州東今尚有馬邑鄉平城㵎水經注實即今大同府城白登山名在平城東十七里亦見水經注高奴漢縣在延安府高塞縣境漢志縣有洧水洧水今延水河蕭關在固原州東南彭陽安

定屬縣今延安府南有彭原鎮即其地回中宮在隴州飛狐谷名水經注代郡南四十里有飛狐關今廣昌縣北黑石嶺也飛狐關當在今蔚州南北峪口地前人謂在廣昌縣蓋舊爲廣昌地非廣昌縣城也細柳倉在長安縣西南棘門在咸陽縣東北灞上在新豐縣西衛青所至之龍城據讀史兵畧注在察哈爾左翼旗界非漠北單于建庭處衛青出高闕六七百里夜圍右賢王知其時右賢王駐地距河套西北不遠票騎將軍隴西之役載於本傳者較詳傳言去病率萬騎出隴西踰烏鞠討遨濮涉狐奴歷五王國轉戰六日過焉支山千有餘里合短兵鏖皋蘭下蓋票騎之軍由鞏昌狄道北進烏鞠山名即媪圍轉音水經河又東北過媪圍縣東故阯當在蘭州東北買子城地攷晉禿髮傉檀拒赫連欲從溫圍水北渡又晉馬隆討涼州鮮卑渡溫水其後拓跋氏伐沮渠李順謂自溫圍水至姑臧溫圍溫水溫圍均即媪圍轉音蓋古時由隴西至涼州其孔道皆由此渡黃河又唐書載憲宗八年初吐蕃欲作烏蘭橋先儲材河側朔方軍潛投之於河終不能成烏蘭亦烏鞠轉音遨濮部名當在烏鞠山北票騎軍由此道西行再過莊浪河當即所謂狐奴水五王皆休屠王屬部時休屠王駐涼州地五王所部當在平番迤北一帶焉支山即傳焉耆山唐地志涼州天寶縣有焉支山明地志山丹縣東南有焉支山在今山丹縣東南永昌縣西北俗稱大黃山皋蘭應劭云在隴西白石縣塞外河名也水經注灑水

又東北皋蘭山水注之灑水今大夏河皋蘭山水今洪水河知皋蘭山在河州西境查票騎軍已北過焉耆山千餘里何又鏖戰於此揆度情形必旋師時遇昆邪王邀其歸路故合短兵力破之也其夏票騎又出隴西北地本傳言涉鈞耆濟居延遂臻小月氏攻祁連山揚武於鰈得鈞耆水名即永昌水磨川居延水即甘州北山丹河鈞耆水小故曰涉居延水大故曰濟由此西南入祁連山攻昆邪王牧地蓋已截其北走之路故虜獲之眾數倍於前即此兩役去病用兵神妙已見一斑又按西域傳大月氏為匈奴所破遠徙西域不能去者保南山羌號小月氏南山即祁連山本羌地為月氏餘眾所寄居茲攻昆邪遂先至其部鰈得漢縣為張掖郡治今甘州府幕同漢絕幕擊匈奴謂橫穿沙磧以攻之寘顏山蓋杭愛山南面之一支趙信城在此山間票騎出代與左王將戰揆其地望當在克魯倫河境狼居胥山在寧夏西北沙漠間今尚有狼居胥山碑遺蹟姑衍亦山名未詳所在翰海一作瀚海沙磧地也俗稱戈壁如淳注謂北海名誤甚令居漢縣屬金城今平番縣地浮苴井當在杭愛山北匈奴水即塔米爾河以匈奴王庭在此水濱故名是役虜已先遁故不見一人眩雷塞當在歸化城西薩拉齊廳境地理志西河增山縣有道西通眩雷塞為北部都尉治服虔注謂在烏孫北大謬朔方漢郡水經注河水又北至三封縣東故城在西北套外騰格里泊南漢受降城在九原塞外今吳喇特旗北界浚稽

山在涿邪山東南今稱阿蘭察博克多山徐光祿所築亭障當從陰山北麓迤邐而西直至盧朐山止盧朐山必陽山北麓之名蓋築此亭障所以為九原朔方兩郡之外護也居延澤為居延水所歸在肅州北長城外今額濟納旗境定襄漢郡在雲中南今山西朔平府地五原郡在吳喇特旗西古黃河折向南流處酒泉郡今肅州張掖郡今甘州天山者慈嶺東北行之山脈斜亘二千餘里貳師擊右賢處當在新疆土魯番或哈密境涿邪沙磧之稱音轉為朱邪又為處月唐有處月部地在蒲類海今巴里坤湖東金婆山陽金婆山今名尼赤金山正在巴里坤湖東沙磧間然則尼赤金山即漢涿邪山無疑余吾水當即翁金河此河為漢南北衝要之途郅居水當即今哈綏河趙信城在其南兜銜山當在翁金河東北近左賢游牧處姑且水似即推河因塞北河水無多可據當日情形揣度而得也安侯河名見後書本傳即魏書頡根河今鄂爾坤河也左安侯度姑且水者言單于精兵由鄂爾坤河左岸西南渡推河蓋是役單于定計遠輜重匿精兵以避漢軍之鋒銳而橫截其歸路故御史大夫軍進至斜追徑初不見敵而還至浚稽山遂為所追及幸軍士力戰卻敵否敗沒矣斜追徑乃度斜車山之徑路斜車山見耶律鑄詩註地在和林川東南北距單于庭不遠師古注謂從捷道而追之實望文生義之談也蒲奴水當在浚稽山北似即今塔楚河夫羊句山狹為匈奴要擊貳師處蓋貳師進軍漠北必由之路

今固爾班塞坎特山西有一峽爲南北之孔道攷范昭遠從西紀畧言三十一二臺間有路盤旋山峽幾二十里仰見峭壁巖巖想卽此地在歸化城西北二千四百餘里道里正合狹與峽同范夫人城當在山北速邪烏燕然山速邪烏亦涿邪轉音與燕然山南北並峙沙漠中故速稱之曰速邪烏燕然山前人謂卽杭愛山南麓近是車延惡師二地當在烏孫北界蒲離候水距張掖千二百里當在今札薩克圖汗部境烏貝候山約距雲中千二三百里當在今土謝圖汗部境至蒲類將軍西至之候山當在巴里坤城西蓋匈奴遣人候漢軍動靜處均號爲候山非一地也雜秩山距西河千六百里當在歸化城西北丹余吾水距五原八百餘里當卽靄布哈

河嘗惠與烏孫軍至右谷蠡王庭知當日右谷蠡分地卽在蒲類澤左右今巴爾庫里湖濱地烏禪幕爲烏孫康居間小國攷烏孫與康居接界處在特穆爾圖泊西知烏禪幕舊牧地在此

甌脫舊解辨

本傳言甌脫者凡四一東胡與匈奴間有棄地莫居千餘里各居其邊爲甌脫一生得甌脫王一匈奴西北遠去發人民屯甌脫一匈奴降者言聞甌脫間皆殺之服虔注甌脫作土室以伺也師古注境上候望之處若今之伏宿處也余謂服顏二說不特誤會尤曹於塞外情形按傳既明言棄地莫居又言各居其邊爲甌脫則甌脫指棄地而言原極明析無待申說且細讀本文並無防守意義服顏二氏豈誤認各居其邊爲各守其邊耶抑知地亘千里何能偏守既無人居守之何爲況匈奴之俗同於蒙古隨水草牧畜移徙不常無室廬無城郭其邊境并無一定界限故彼國人民但習戰事勝則進敗則遁無所謂守也二氏漫以軍營斥候之法推測虜地用爲甌脫之解失之遠矣夫甌脫間地千里莫居是非可以居而故棄之明甚蓋塞外境土雖極廣漠而有水有草堪爲牧場者亦殊無多其天生棄地人難託足惟沙漠爲然攷東胡部境在奉天直隸邊外一帶匈奴部境在漠北外蒙古一帶兩國中間盡屬沙漠沙漠者古所謂瀚海今所謂戈壁是也此沙漠東北起黑龍江境西南至葉爾羌和闐境橫亘萬

里此云千餘里僅就東胡匈奴間言之舍此之外豈復有如許之棄地乎然則甌脫之義雖指棄地而棄地之實卽沙漠無可疑也或謂沙漠之地既無人居何以有甌脫王曰匈奴所稱爲王者自左右賢谷蠡奧鍵外餘皆隨意命名雖號甌脫王非實居甌脫地且甌脫間亦有一二可居之地如今內外蒙古各旗牧地每有在沙漠中者後此匈奴遠去仍發人民屯於甌脫藉以通受降城騎隊之聲息元初太宗於戈壁立驛站詡爲四善政之一此蓋其先導焉若夫谷吉被殺匈奴降者聞甌脫居人所言皆然知非虛妄要之甌脫二字爲當時方言今難確解然其大意不過謂不毛之地不足以居人猶脫底之甌不足以容物而已何所見而曰作土室以伺

又何所見而曰境上候望處耶

北方三大人種攷

泰西自科學盛行凡百事物皆別爲專門以資研究人種學其一也有白勒門拔克者實爲此學鼻祖其說定人類爲五種一高加索種二蒙古種三奧洲種四美利加種五馬來種後法人葛得雷法徐踵其說而小變之分人種爲三而以美利加及大洋洲土著爲雜色種近世人種學家則欲革除分類成見而以文明程度定其高下如弗雷得力辣彩耳輩是已外此又有以風俗人情爲辨者以所居之地爲斷者言人人異綜而論之皆摹擬想像之詞並無確據西人於政治法律教育諸學並崇重歷史獨言人種絕不之及良由西人立

國日淺文化驟進實在近時千餘年前除希臘羅馬外皆野蠻耳今觀英法俄德諸史所載者僅徙居歐洲後事上溯古昔不過曰來從東方而已而東方之爲何國不能知也東方之爲何族愈不能知也文獻無徵數典而忘其祖固無足怪然則西人雖競言人種其於本邦如此何論他邦本洲如此何論他洲本種如此更何論他種說之莫衷一是不其宜哉不其宜哉余著地理攷證徧讀自漢以來外國諸傳並參核西史始知歐洲人種皆出於亞洲北方而亞洲北方爲人種之始者有三

一爲匈奴人種匈奴始封之祖曰淳維系出夏后（見史記又管書載記見周書后氏之苗裔國稱大夏）本中國神明之胄由商歷周王會篇

傳國最久惟部地在北鄰於戎狄漸與同化遂成游牧之邦秦漢之交冒頓崛興稱强朔漠若非漢武雄才大畧以全力制之爲患幾無已時嗣後呼韓來朝郅支遠遁匈奴人種始徙康居迨後漢順帝時北虜爲竇憲擊破單于逃亡度金微山別建國於康居東北號曰悅般（四裔年表作曰匈奴）於是匈奴部族多赴西亞適大漠南北地入鮮卑匈奴遺黎因此逐漸西遷劉宋之初奪據悅般國地未幾仍爲悅般所收復其衆遂西侵波斯（上均見年表）而暫駐於烏拉山西南佛勒格河濱先是佛勒格河西黑海以北爲裴特阿里曼法蘭克薩克遜郎巴地凡大利阿蘭阿速等十餘部所分據至是均爲匈奴所逐潰敗西奔匈奴之勢遂强越六十餘年阿的拉爲王尤梟傑善

戰侵入歐洲腹地兵威所至莫敢抗行因據有多瑙河南境至今匈牙利羅馬尼塞爾維布加里等國皆其後也（上均見西史）至悅般一國自西徙後亦漸富强宋齊之間曾與波斯國戰又助立波斯王柯白（見年表）及梁武帝世悅般部衆偵得俄南空虛竟於西歷五百八年徙而據之俄羅斯史所謂斯拉夫民族者即係此種（詳見大典圖攷證）自此以後中國之北及於西域遂不聞有匈奴之蹤跡矣此匈奴人種之始末沿革也

一爲鮮卑人種攷魏書本紀謂其先出黃帝子昌意昌意少子受封北國有大鮮卑山因以爲號後歷六七十世至成帝始强又五世昌宣帝南遷大澤方千餘里厥土沮洳謀更遷未果又八世至聖武帝遂南移山谷高深九難八阻有神獸

導之歷年乃出居於匈奴故地此鮮卑人種所肇生也大鮮卑山在俄屬伊爾古斯科北通古斯河南今稱其地爲悉比里亞悉比卽鮮卑轉音以地皆此種人所居故泰西人種學家以鮮卑人爲通古斯種一作唐古希通古斯河南卽大鮮卑山之所在一以河爲標目一以山爲標目中西所攷若合符節大澤千餘里卽古之北海今之拜喀勒湖鮮卑遷此爲漢書所云丁零國無疑丁零在北海南蘇武傳可證夫鮮卑種人生於窮北天氣寒沍物產無多故自古以來卽散居各地西書謂悉比利亞東沿海而南及於中國之東三省皆通古斯種所居地余以烏桓鮮卑及慕容燕諸傳核之信然然不止此攷丁零一名狄歷一名勅勒三國時分部於金山南曰西丁令魏書稱

爲高車而狄歷又作鐵勒其部衆由獨洛河今土拉河歷伊吾今巴里坤金山而蔓延於西域最遠者並入俄之南境端河黑海等處蓋鐵勒傳之得凝海卽裏海所謂鞨三者卽今俄國喀山斯科人一作可薩又作克薩克或作哥薩克所謂索咽者卽魏書粟特西書粟特爲日耳曼之本名今德奧法西荷瑞各國均此部人籠促卽阿速時與阿蘭同居今地屬俄而薩忽卽薩克遜恩屈卽英革利又爲創立英國之祖知西史稱爲德意志人種者實皆鐵勒人種亦皆鮮卑人種也近日本人譯德意志曰獨逸尤與鐵勒音合若柔然之始雖云失其氏族但魏書蠕蠕傳阿那瓌自言先世源出大魏亦其同種可知突厥所自說雖不一余參觀之曰居西海則與鐵勒傳同其地曰狼所生則與高車傳同其事況突厥與狄歷勅勒鐵勒皆一音之轉其同出一族又何疑乎迨及唐時薛延陀回紇繼突厥而興而僕骨同羅都波結骨等部附之然諸國之名皆明見鐵勒傳回紇卽韋紇若拔野古骨利幹斛薛多濫大漠白霫等亦必爲一種所分析五代宋元以下如奚契丹遼金皆烏桓鮮卑苗裔蒙古本漠北小族元祕史載其始祖爲兩狼所生說雖小異要亦高車突厥之同類矣此鮮卑人種之始末沿革也按北史高車傳載匈奴單于生二女甚美欲配天神於國北無人地築臺置之適有老狼穴臺下不去其少女因下爲狼妻產子滋繁成國余謂此必拓跋氏人種所從出非匈奴時事國北無人地卽大鮮卑山魏初記載當有此說厥後刪去託爲黃帝支裔皆文士所潤色非其故也突厥蒙古皆其同種故所傳述均卽此事不過大同小異耳又西域史言蒙古之先有男女二人遁入深山僅一徑可通後世欲出舊徑已塞因以革筒鼓風熾火焚之乃闢

衢路與魏本紀九難八阻神獸導之歷年乃出亦同此一事而流傳各異者

一爲烏斯人種烏斯本漠北小部在唐努烏梁海北俄屬悉比里亞南界其地有烏斯河自東而西入也尼塞大河至今河濱尚有上烏斯下烏斯兩村堡按元史西北地附錄註乞兒吉思者初以漢地女四十人與烏斯人結婚取此義名地其俗每歲六月上旬刑白馬牛羊灑馬湩咸就烏斯沐漣沐漣河也以祭河神謂其始祖所從出也攷回紇語乞兒之義爲四十吉思之義爲女漢女四十崛興此部此古時烏斯人種之源種人在漢曰堅昆亦曰隔昆在魏曰紇骨亦曰護骨在唐曰黠戛斯亦曰紇扢斯又曰居勿曰結骨在五代曰轄戛在元曰乞兒吉思亦曰吉利吉思乞兒吉斯在今曰哈薩克居

俄地者則稱喀薩克亦曰可薩唐書黠戛斯傳言其人長大赤髮皙面綠瞳因其部人有特別之形狀故雖分徙四方亦可參攷而得最著者漢書之烏孫顏師古註云胡人青眼赤須狀類獼猴可知烏孫即烏斯所分而烏孫亦烏斯之轉音也此其人種確有可徵者一西史前元百十三年有深不爾或作金條頓或作德伯利二族侵入北伊大利其人皆藍睛紅髮卄悍無前嗣爲羅馬大將馬黎約擊破餘衆退居厄爾白河二部即後入白里登創立英國之盎格魯撒克遜人也至今英人多赤髮綠瞳此其人種確有可徵者二又唐書五識匿人碧瞳大唐西域記達摩悉鐵帝國民眼多碧綠異於諸國又言佉沙國人文身綠睛據魏書烏孫傳其國數爲蠕蠕所侵西徙葱嶺山中五識匿達摩悉鐵帝皆在葱嶺山中而佉沙亦接近葱嶺蓋皆烏孫遺裔此其人種確有可徵者三又明葛祿權衡所著庚申外史載朝廷聞紅軍起命樞密同知赫斯禿赤領阿速軍六千討之阿速者綠瞳回回也素號精悍善騎射觀此知俄南之阿速與烏斯同稱阿速部名亦即烏斯烏孫之轉音此其人種確有可徵者四當國初時俄用可薩部人開闢悉比里亞地轉戰而前至黑龍江境與駐防兵遇屢擊敗之後乃媾和而龍楊賓柳邊紀畧載其事言阿羅斯人深目碧瞳隆準虬髯是蓋誤以可薩人爲俄人然亦可見可薩部人實出於烏斯矣此其人種確有可徵者五或謂薛骨見魏書高車傳紇骨見隋書鐵勒傳高車鐵勒皆鮮卑種似乞

兒吉斯亦當出於鮮卑不知唐黠戛斯傳明言種雜丁零雜者兩種其居之謂益足見赤髮綠瞳之人自成一類非狼種人所能混淆惟鮮卑之種大於烏斯鮮卑所至烏斯人附之故史家列入高車鐵勒傳不復爲之分析耳此烏斯人種之始末沿革也

按近世歐人每自稱爲雅里安人種據英人李思倫白萬國通史言太古方言即有雅里安之目然雅里安之緣起既無古跡亦無古記攷證殊難特有多種相似之方言乃知太古實有此族之民如德人呼父曰伐德一作法德耳英曰發德希臘文曰巴體一作巴載耳拉丁文曰怕胎一作巴德耳印度文曰披他一作比達藉非同出一源何能相近如是嗚呼此眞無稽之談也勿論英德諸國同出鐵勒中西史籍既可互徵若以語音相同即可指爲同種天下詎有是理如中國人呼父曰爸曰爹或疊其音曰爸爸曰爹爹與上諸譯音皆同條其貫蓋黃白種人古時均由亞洲西境分出而加勒底巴比侖亞西里亞相繼興起以統一之故各地語音多同惟謂語音同即同種則武斷甚矣至其地理諸書則又指白色人爲高加索種此較雅里安說稍爲有據以鐵勒諸族徙入歐洲時實有一小部分首居其地即隋書所云拂菻東有恩屈阿蘭北褥九離伏嗢恩屈即盎格魯阿蘭與阿速同族皆烏斯種伏嗢西史作富恩昏即元史稿兒西史作狠尼皆匈奴種北褥九離無攷西史載亞法耳部亦德族初居高加索山後徙多惱河爲東羅馬所滅殆即隋書之北褥拂菻攷高加索山正在東羅馬國都今孔士但丁城見洪鈞拂菻攷

其東境但高加索山非人種發生之地西人亦自知之特其先來自何方彼皆不能知耳且此種雖據歐洲一二部而非其大多數謂白色人全出於此則不盡然矣

蕭山郁九齡
餘杭章箴 同校

漢書匈奴傳下地理攷證

仁和丁謙益甫氏學

呼韓邪單于歸庭數月罷兵使各歸故地乃收其兄呼屠吾斯在民間者立爲左谷蠡王使人告右賢貴人欲令殺右賢王其冬都隆奇與右賢王共立日逐王薄胥堂爲屠耆單于發兵數萬人東襲呼韓邪呼韓邪兵敗走屠耆單于還昌其長子都塗吾西爲左谷蠡王少子姑夷樓頭爲右谷蠡王留居單于庭明年秋屠耆單于使日逐王先賢撣兄右奥鍵王與烏藉都尉各二萬騎屯東方昌備呼韓邪是時西方呼揭王來與唯犁當戶謀共讒右賢王言欲自立爲烏藉單于屠耆單于殺右賢王父子後知其冤復殺唯犁當戶於是呼揭王恐遂畔去自立爲呼

揭單于右奥鍵王聞之即自立爲車犁單于烏藉都尉亦自立爲烏藉單于凡五單于屠耆單于自將兵東擊車犁使都隆奇擊烏藉烏藉車犁皆敗西北走與呼揭單于兵合爲四萬人烏藉呼揭皆去單于號其并力尊輔車犁單于屠耆聞之使四萬騎分屯東方備呼韓邪自將四萬騎西擊車犁車犁敗西北走屠耆即引西南留闐敦地明年呼韓邪單于遣弟右谷蠡王西襲屠耆殺畧萬餘人屠耆聞之即自將六萬騎擊呼韓邪行千里未至嗕姑地逢呼韓邪兵可四萬人合戰屠耆兵敗自殺都隆奇乃與屠耆少子姑夷樓頭亡歸漢車犁單于東降呼韓邪呼韓邪左大將烏厲屈與父呼邈累烏厲温敦皆見匈奴亂率其衆數萬人南降漢封烏厲屈爲新城侯烏厲温敦爲義陽侯

是時李陵子復立烏藉都尉爲單于呼韓邪捕斬之遂復都單于庭然衆裁數萬人屠耆從弟休旬王將五六百騎擊殺左大且渠并其兵至右地自立爲閏振單于在西邊後呼韓邪兄左賢王呼屠吾斯亦自立爲郅支骨都侯單于在東邊其後二年閏振單于率其衆東擊郅支郅支與戰殺之并其兵進攻呼韓邪呼韓邪破其兵走郅支都單于庭呼韓邪之敗也左伊秩訾王爲呼韓邪計勸令稱臣入朝事漢從漢求助如此匈奴乃定呼韓邪問諸大臣皆曰不可匈奴之俗本上氣力而下服從昌馬上戰鬬爲國故有威名於百蠻戰死壯士所有也今兄弟爭國不在兄則在弟雖死猶有威名子孫常長諸國漢雖强猶不能兼并匈奴奈何亂先古之制臣事於漢卑辱先單于爲諸國

所笑雖如是而安何昌復長百蠻左伊秩訾曰不然强弱有時今漢方盛烏孫城郭諸國皆爲臣妾自且鞮侯單于昌來匈奴日削不能取復雖屈强於此未嘗一日安也今事漢則安存不事則危亡計何以過此諸大人相難久之呼韓邪從其計引衆南近漢遣子右賢王銖婁渠堂入侍郅支亦遣右大將駒于利受入侍是歲甘露元年也明年呼韓邪單于款五原塞願朝三年正月漢遣車騎都尉韓昌迎發所過七郡郡二千騎爲陳道上單于正月朝天子於甘泉宮漢寵昌殊禮位在諸侯王上贊謁稱臣而不名賜昌冠帶衣裳黃金璽盭綬玉具劍佩刀弓一張矢四發棨戟十安車一乘鞍勒一具馬十五匹黃金二十斤錢二十萬衣被七十七襲錦繡綺縠雜帛八千匹絮六千斤禮

畢使使者道單于先行宿長平上自甘泉宿池陽宮上登長平詔單于毋謁其左右當戶羣臣皆得列觀及諸蠻君長王侯數萬咸迎於渭橋下夾道陳上登渭橋咸稱萬歲單于就邸留月餘遣歸國單于自請願留居光祿塞下有急保漢受降城漢遣長樂衞尉高昌侯董忠車騎都尉韓昌將騎六千又發邊郡士馬以千數送單于出朔方雞鹿塞詔忠等留衞單于助誅不服又轉邊穀米糒前後三萬四千斛給贍其食是歲郅支單于亦遣使奉獻漢遇之甚厚兩單于俱遣使朝獻漢待呼韓邪使有加明年呼韓邪復入朝禮賜如初加衣百十襲錦帛九千匹絮八千斤昌有屯兵故不復發騎爲送始郅支單于自爲呼韓邪兵弱降漢不能自還卽引其衆西欲攻定右地又屠耆單于小弟本侍呼韓邪亦亡之右地收兩兄餘兵得數千人自立爲伊犁目單于道逢郅支合戰郅支殺之并其兵五萬餘人聞漢出兵穀助呼韓邪卽遂留居右地自度力不足定匈奴乃益西近烏孫欲與并力遣使見小昆彌烏就屠烏就屠見呼韓邪爲漢所擁郅支亡虜欲攻之自稱漢乃殺其使發八千騎迎郅支郅支見烏孫兵多其使又不反勒兵逢擊烏孫破之因擊烏揭烏揭降發其兵西破堅昆北降丁令并三國數遣兵擊烏孫常勝之堅昆東去單于庭七千里南去車師五千里郅支留都之元帝初卽位呼韓邪復上書言民衆困乏漢詔雲中五原轉穀二萬斛自給焉郅支單于自自道遠又怨擁護呼韓邪遣使上書求侍子漢遣谷吉送之郅支殺吉漢不知吉音問而匈奴降者言聞甌脫皆殺之呼韓邪單于使來漢輙簿責之甚急明年漢遣車騎都尉韓昌光祿大夫張猛送呼韓邪侍子求問吉等因赦其罪勿令自疑昌猛見單于民衆益盛足以自衞不畏郅支聞其大臣多勸單于北歸者恐北去後難約束昌猛卽與爲盟約曰自今以來漢與匈奴合爲一家世世毋得相詐相攻有竊盜者相報行其誅償其物有寇發兵相助敢先背約者受天不祥令世世子孫盡如盟昌猛與單于及大臣俱登匈奴諾水東山刑白馬昌老上單于所破月氏王頭爲飲器者共飲血盟昌猛還奏事公卿議者曰昌猛擅與夷狄詛盟傷國威重宜解盟上薄其過詔昌贖論勿解盟後呼韓邪竟北歸庭人衆稍稍歸之國中遂定郅支既殺使者自知負漢又聞呼韓邪益强恐見襲擊欲遠去會康居王數爲烏孫所困與諸翕侯計迎郅支置東邊使合兵取烏孫昌立之可長無匈奴憂卽使使至堅昆郅支聞之大悅引兵而西康居亦遣貴人迎郅支郅支人衆中寒道死餘財三千人到康居其後都護甘延壽與副陳湯發兵卽康居誅斬郅支語在延壽湯傳郅支既誅呼韓邪且喜且懼上書願入朝見竟寧元年單于復入朝禮賜如初加衣服錦帛絮倍黃龍時單于自言願壻漢氏昌自親元帝以後宮良家子王嬙字昭君賜之單于驩喜上書願保塞上谷昌西至敦煌請罷邊吏士卒昌休天子人民下有司議議者皆曰爲便郎中侯應習邊事昌爲不可許上問狀應曰周秦昌來匈奴暴桀寇侵邊境漢興尤被其害臣聞北邊塞至遼東外有陰山東西千餘里

目頓單于依阻其中治作弓矢來出爲寇至孝武出師斥奪其地攘之幕北建塞徼起亭隧築外城設屯戍目守之然後邊境得用少安幕北地平少草木多大沙匈奴來寇少所蔽隱從塞目南徑深山谷往來差難邊長老言匈奴失陰山之後過之未嘗不哭也如罷備塞戍卒示夷狄之大利不可一也今聖德廣被匈奴蒙全活之恩稽首來臣夫夷狄之情困則卑順强則驕逆天性然也前目罷外城省亭隧今裁足目候望通烽火而已古者安不忘危不可復罷二也中國有禮義之教刑罰之誅愚民猶尙犯禁又況單于能必其衆不犯約哉三也自中國尙建關梁目制諸侯所目絶臣下之覬欲也設塞徼置屯戍非獨爲匈奴而已亦爲諸屬國降民本故匈奴之民恐其思舊逃亡四也近西羌保塞與漢人交通吏民貪利侵盜其畜產妻子目此怨恨起而背畔世世不絶今罷乘塞則生慢易分爭之漸五也往者從軍多沒不還子孫貧困一旦亡出從其親戚六也又邊人奴婢愁苦欲亡者多曰聞匈奴中樂無奈候望急何然時有亡出塞者七也盜賊桀黠羣輩犯法如其窘急亡走北出則不可制八也起塞目來百有餘年非皆以土垣也或因山巖石谿谷水門卒徒築治功費久遠不可勝計臣恐議者不深慮其終始欲目一切省繇戍十年之外百歲之內不可卒復九也如罷戍卒省臺候單于自目保塞守禦必深德漢請求無已小失其意則不可測開夷狄之隙虧中國之固十也非所目永持至安威制百蠻之長策也奏對詔勿議罷邊塞事使車騎將軍口諭

單于曰單于上書願罷北邊吏士屯戍子孫世世保塞單于鄉慕禮義所目爲民計者甚厚此長久之策也朕甚嘉之中國四方皆有關梁障塞非獨目備塞外也亦目備中國姦邪放縱出爲寇害故明法度目專衆心也敬諭單于之意朕無疑焉爲單于怪其不罷故使大司馬車騎將軍嘉曉單于單于謝曰愚不知大計天子幸使大臣告語甚厚王昭君號寧胡閼氏生一男伊屠智牙師爲右日逐王呼韓邪立二十八年建始二年死始呼韓邪嬖呼衍王女二人長女顓渠閼氏生二子長且莫車次囊知牙斯少女爲大閼氏生四子長雕陶莫皋次且麋胥皆長於且莫車少子咸樂皆小於囊知牙斯又他閼氏子十餘人顓渠閼氏貴且莫車愛呼韓邪病且死欲立且莫車其母曰匈奴亂十餘年賴漢力得復安今平定未久且莫車年少百姓未附恐復危國不如立雕陶莫皋大閼氏曰且莫車雖少大臣共持國事今舍貴立賤後世必亂單于卒立雕陶莫皋約令傳國與弟呼韓邪死雕陶莫皋立爲復株絫若鞮單于遣子入侍目且麋胥爲左賢王且莫車爲左谷蠡王囊知牙斯爲右賢王單于既立復妻王昭君生二女河平元年遣右皋林王奉獻朝正月明年單于上書願朝河平四年正月遂入朝加賜錦繡繒帛二萬匹絮二萬斤它如竟寧時復株絫單于立十歲鴻嘉元年死弟且麋胥立爲搜諧若鞮單于遣子朐留斯侯入侍目且莫車爲左賢王搜諧單于立八歲元延元年死弟且莫車立爲車牙若鞮單于遣子烏夷當入侍目囊知牙斯爲左賢王車牙單于

立四歲綏和元年死弟囊知牙斯立爲烏珠留若鞮單于自第二閼氏子樂爲左賢王第五閼氏子輿爲右賢王遣子烏鞮牙斯入侍漢遣中郎將夏侯藩副校尉韓容使匈奴時帝舅大司馬票騎將軍王根領尚書事或說根曰匈奴有斗入漢地直張掖郡生奇材木箭竿就羽就同鷲大鵰也如得之於邊甚饒根爲上言其利令藩說而求之藩說單于獻此地單于曰此溫偶駼王所居未曉其形狀所生請遣使問之藩等歸漢後復使匈奴而求地單于曰已問溫偶駼王匈奴西邊諸侯作穹廬及車皆仰此山材木且先父地不敢失也藩還單于上書自藩求地狀聞詔報曰藩擅稱詔從單于求地法當死更大赦二今徙藩濟南太守不令當匈奴明年侍子死復遣子稽留昆入侍至哀帝建平

二年烏孫庶子卑援疐人衆入匈奴界寇盜民畜單于遣左大當戶將五千騎擊烏孫卑援疐恐遣子趨遜爲質匈奴單于自聞漢遣使責讓單于令還質子單于受詔遣歸建平四年單于上書願朝時哀帝被疾或言自黃龍竟寧時單于朝中國輒有大故上由是難之自問公卿亦自爲可且弗許單于使辭去未發黃門郎楊雄上書諫曰臣聞六經之治貴於未亂兵家之勝貴於未戰二者皆微然而大事之本不可不察也今單于上書求朝國家不許而辭之臣愚自爲漢與匈奴從此隙矣本北地之狄五帝所不能臣三王所不能制其不可使隙甚明臣不敢遠稱請引秦自來明之自秦始皇之强蒙恬之威帶甲四十餘萬然不敢窺西河迺築長城自界之會漢初興自高祖之威靈三十萬衆困於平城士或七日不食時奇譎之士石畫之臣甚衆卒其所自脫者世莫得而言也又高皇后嘗忿匈奴羣臣廷議樊噲請自十萬衆橫行匈奴中季布曰噲可斬也妄阿順旨於是大臣權書遺之然後匈奴之結解中國之憂平及孝文時匈奴侵暴北邊候騎至雍甘泉京師大駭發三將軍屯細柳棘門霸上自備之數月迺罷孝武即位設馬邑之權欲誘匈奴使韓安國將三十萬衆徼於便隧匈奴覺之而去徒耗財勞師一虜不可得見況單于之面乎其後深惟社稷之計規恢萬載之策迺大興師數十萬使衛青霍去病操兵前後十餘年於是浮西河絕大幕破寘顏襲王庭窮極其地追奔逐北封狼居胥山禪於姑衍自臨翰海虜名王貴人自百數自是以後匈奴震怖

益求和親然而未肯稱臣也且夫前世豈樂傾無量之費役無罪之人快心於狼望之北哉自爲不壹勞者不久佚不暫費者不永寧是自忍百萬之師摧餓虎之喙運府庫之財塡盧山之壑而不悔也至本始之初匈奴有桀心掠烏孫侵公主迺發五將之師十五萬騎獵其南而長羅侯自烏孫五萬騎震其西皆至質而還時鮮有所獲徒奮揚威武明漢兵若雷風耳雖空行空反尚詠兩將軍故北狄不服中國未得高枕安寢也逮元康神爵之間大化神明鴻恩溥洽而匈奴內亂五單于爭立日逐呼韓邪攜國歸死扶伏稱臣然尚羈縻之計不顓制自此之後欲朝者不距不欲者不强何者外國天性忍鷙形容魁健負力怙氣難化自善易隸自惡其强難詘其和難得故未服之時勞

師遠攻傾國殫貨伏尸流血破堅拔敵如彼之難也既服之後慰薦撫循交接賂遺威儀俯仰如此之備也往時嘗屠大宛之城蹈烏桓之壘探姑繒之壁籍蕩姐之場艾朝鮮之旃拔兩越之旗近不過旬月之役遠不離二時之勞固已犂其庭掃其閭郡縣而置之雲徹席卷後無餘菑唯北狄爲不然直中國之堅敵也三垂比之懸矣前世重之滋甚未易可輕也今單于歸義懷款誠之心欲離其庭陳見於前此迺上世之遺策神靈所想望國家雖費不得已者也奈何距目來厭之詞疏目無日之期消往昔之恩開將來之隙夫款而隙之使有恨心負前言緣往辭歸怨於漢因自絕終無北面之心威之不可諭之不能焉得不爲大憂乎夫明者視於無形聰者聽於無聲誠先於未然

即蒙恬樊噲不復施棘門細柳不復備馬邑之策安所設衞霍之功何得用五將之威安所震不然壹有隙之後雖智者勞心於內辯者轂擊於外猶不若未然之時也且往者圍西域制車師置城郭都護三十六國費歲目大萬計者豈爲康居烏孫能踰白龍堆而寇西邊哉迺目制匈奴也夫百年勞之一日失之費十而愛一臣竊爲國不安也唯陛下少留意於未亂未戰目遏邊萌之禍書奏天子寤焉召還匈奴使者更報單于書而許之賜雄金帛單于未發會病復遣使願朝明年元壽二年單于來朝加賜衣三百七十襲錦繡繒帛三萬匹絮三萬斤它如河平時既罷遣中郎將韓況送單于出塞到休屯井北度車田盧水道里回遠況等乏食單于迺給其糧初帝遣稽留昆隨單于

去到國復遣左日逐王都與婦入侍是時漢平帝幼太皇太后稱制新都侯王莽秉政風示單于令遣王昭君女須卜居次云入侍太后賞賜甚厚會西域車師後王句姑去胡來王唐兜皆怨都護校尉將妻子人民亡降匈奴單于受置左谷蠡地遣使上書言狀詔遣中郎將韓隆等告單于西域內屬不當得受單于執二虜付還使者因請其罪有詔弗聽會西域諸國王斬目示之時莽奏令中國不得有二名因使使風單于宜上書慕化爲一名漢必加厚賞單于從之更名曰知莽大悅白太后遣使答諭厚賞賜焉王莽之篡位也建國元年遣五威將王駿等多齎金帛重遺單于曉諭以受命代漢狀因易單于故印故印文曰匈奴單于璽莽更曰新匈奴單于章單于由是怨恨明年西

域車師後王須置離謀降匈奴都護但欽誅斬之置離兄狐蘭支將人衆二千敵畜產舉國亡降匈奴單于受之與狐蘭支共入寇擊車師殺後成長傷都護司馬時戊己校尉史陳良終帶等見西域頗背畔聞匈奴欲大侵恐并死即謀刦畧吏卒數百人共殺戊己校尉刁護與匈奴相聞匈奴南將軍二千騎入西域迎良等良等盡脅畧戊己校尉吏士男女二千餘人入匈奴置人衆雩吾水上田居西域都護但欽上書言匈奴欲入寇莽於是大分匈奴爲十五單于遣中郎將蘭苞將萬騎齎珍寶至雲中塞下招誘呼韓邪諸子欲目次拜之迺誘右犂汗王咸咸子登助三人至則脅拜咸爲孝單于賜安車鼓吹各一黃金千斤及雜繒綵千匹戲戟十拜助爲順單于賜黃金五百斤單于

聞之怒曰先單于受漢帝恩不可負也今天子非漢帝子孫何
目得立遣兵入雲中益壽塞大殺吏民是歲建國三年也自後
單于歷告諸部入塞寇盜畧吏民畜產不可勝數緣邊虛耗莽
新即位怙府庫之富欲立威乃拜十二部將率發郡國勇士武
庫精兵委輸於邊議滿三十萬衆齎三百日糧同時十道並出
窮追匈奴內之於丁令因分其地立呼韓邪十五子莽將嚴尤
諫曰臣聞匈奴之爲害從來久矣未聞上世有必征之者也後
世三家周秦漢征之然皆未有得上策者也周得中策漢得下
策秦無策焉當周宣王時獫允內侵至於涇陽命將征之盡境
而還其視戎狄之侵譬猶蠶蝨之螫敺之而已故天下稱明是
爲中策漢武帝選將練兵約齎輕糧深入遠戍雖有克獲之功

胡輙報之兵連禍結三十餘年中國罷耗匈奴亦受創艾而天
下稱武是爲下策秦始皇不忍小恥而輕民力築長城之固延
袤萬里轉輸之行起於負海疆境既完中國內弱目喪社稷是
爲無策今天下遭陽九之阨比年饑饉西北尤甚發三十萬衆
具三百日糧東援海代南取江淮然後迺備計其道里一年尚
未集合兵先至者聚居暴露師老械弊勢不可用此一難也邊
既空虛不能奉軍糧內調郡國不相及屬此二難也計一人三
百日食用糒十八斛非牛力不能勝牛又當自齎食加二十斛
重矣胡地沙鹵之水草目往事揆之軍出未滿百日牛必物故
且盡餘糧尚多人不能負此三難也胡地秋冬甚寒春夏甚風
多齎脯糧薪炭重不可勝食糒飲水目歷四時師有疾疫之憂

是故前世伐胡不過百日非不欲久勢力不能此四難也輜重
自隨則輕銳者少不得疾行虜徐遁逃勢不能及幸而逢虜又
累輜重如遇險阻銜尾相隨虜要遮前後危殆不測此五難也
大用民力功不可必立臣伏憂之今既發兵宜縱先至者令臣
尤等深入震擊且目創艾胡虜莽不聽尤言轉兵穀如故天下
騷動咸既受莽孝單于之號馳出塞歸庭具目狀白單于單于
更目爲於粟置支侯匈奴賤官也後助病死莽以登代助爲順
單于時匈奴數寇邊皆云孝單于子莽遂斬咸子登於市初北
邊自宣帝目來數世不見煙火之警人民熾盛牛馬布野及莽
撓亂匈奴與之搆難邊民死亡係獲又十二部兵久屯不出數
年之間北邊虛空野有暴骨矣烏珠留單于立二十一歲建國

五年死匈奴用事大臣須卜當即王昭君之女伊墨居次云之
壻也云常欲與中國和親又素與咸厚善見咸前後爲莽所拜
故遂越與而立咸爲烏累若鞮單于目弟輿爲左谷蠡王烏珠
留子蘇屠胡本爲左賢王目弟屠耆闕氏子盧渾爲右賢王烏
珠留時左賢王數死目爲不祥更易左賢王曰護于護于最貴
次當爲單于故烏珠留授其長子欲傳目國咸怨烏珠留單于
貶賤已號及立貶護于爲左屠耆王云當遂勸咸和親天鳳元
年云當遣人至西河虎猛制虜塞下告塞吏曰欲見和親侯和
親侯王歙者王昭君兄子也莽遣歙偕弟展德侯颯使匈奴賀
單于初立賜黃金衣被繒帛因購求陳良終帶等單于盡收四
人及手殺刁護賊芝音等二十七人械付使者莽作焚如之刑

燒殺陳良等罷諸將率屯兵但置游擊都尉單于貪莽賂遺故不失漢故事然內利寇掠又使還知子登前死怨恨寇虜從左地入不絕使者問單于輙曰烏桓與匈奴無狀黠民其爲寇入塞譬中國有盜賊耳咸初立威信尚淺盡力禁止不敢有戎心天鳳二年莽遣使歸前侍子登及諸貴人從者喪多遺單于金珍因諭說改其號號匈奴曰恭奴單于曰善于單于貪莽金幣故曲聽之然寇盜如故單于咸立五歲天鳳五年死弟左賢王輿立爲呼都而尸道皋若鞮單于匈奴謂孝曰若鞮自呼韓邪後與漢親密見漢謚帝爲孝慕之故皆爲若鞮呼都而尸單于輿既立貪利賞賜遺大且渠奢與云女弟當戶居次子醯櫝王俱奉獻至長安莽遣和親侯歙與奢等俱至制虜塞下與云當

會因呂兵追奢將至長安云當小男得脫歸匈奴當至長安莽拜爲須卜單于欲出大兵呂輔立之兵調未合而匈奴愈怒並入北邊北邊由是潰敗會當病死莽呂庶女陸遜任妻後安公奢所呂尊寵之甚至終爲欲出兵立之者會漢兵誅莽云奢亦死更始二年漢遣中郎將歸德侯颯大司馬護軍陳遵使匈奴授單于漢舊制璽綬王侯呂下印綬因送云當餘親屬貴人從者單于驕謂遵颯曰匈奴本與漢約爲兄弟匈奴中亂孝宣皇帝輔立呼韓邪單于故稱臣呂尊漢今漢亦大亂爲王莽所篡匈奴亦出兵擊莽空其邊境令天下騷動思漢莽卒呂敗而漢復興亦我力也當復尊我遵與相掌距單于終持此言其明年夏遵會赤眉入長安更始敗

贊曰書戒蠻夷猾夏詩稱戎狄是膺春秋有道守在四夷久矣夷狄之爲患也故自漢興忠言嘉謀之臣曷嘗不運籌策相與爭於廟堂之上乎高祖時則劉敬呂后時樊噲季布孝文時賈誼鼂錯孝武時王恢韓安國朱買臣公孫宏董仲舒人持所見各有同異然總其要歸兩科而已縉紳之儒則守和親介冑之士則言征伐皆偏見一時之利害而未究匈奴之終始也自漢興以至於今曠世歷年多於春秋其與匈奴有脩文而和親之矣有用武而克伐之矣有卑下而承事之矣有威服而臣畜之矣詘伸異變強弱相反是故其詳可得而言也昔和親之論發於劉敬是時天下初定新遭平城之難故從其言約結和親賂遺單于冀以救安邊境孝惠高后時遵而不違匈奴寇盜不爲衰止單于反以加驕倨逮至孝文與通關市妻以漢女增厚其賂歲以千金而匈奴數背約束邊境屢被其害是以文帝中年赫然發憤遂躬戎服親御鞍馬從六郡良家材力之士馳射上林講習戰陳聚天下精兵軍於廣武顧問馮唐與論將帥喟然歎息思古名臣此則和親無益已然之明效也仲舒親見四世之事猶復欲守舊文頗增其約以爲義動君子利動貪人如匈奴者非可以仁義說也獨可說以厚利結之於天耳故與之厚利以沒其意與盟於天以堅其約質其愛子以累其心匈奴雖欲展轉奈失重利何奈欺上天何奈殺愛子何夫賦斂行賂不足以當三軍之費城郭之固無以異於貞士之約而使邊城守境之民父兄緩帶稚子咽哺胡馬不窺於長城而羽檄不行於

中國不亦便於天下乎察仲舒之論考諸行事迺知其未合於當時而有闕於後世也當孝武時雖征伐克獲而士馬物故亦畧相當雖開河南之野建朔方之郡亦棄造陽之北九百餘里匈奴人民每來降漢單于亦輒拘留漢使以相報復其桀驁尚如斯安肯以愛子而爲質乎此不合當時之言也若不置質空約和親是襲孝文既往之悔而長匈奴無已之詐也夫邊城不選守境武畧之臣脩障隧備塞之具厲長戟勁弩之械恃吾所以待邊寇而務賦斂於民遠行貨賂割剝百姓以奉寇讎信甘言守空約而幾胡馬之不窺不已過乎至孝宣之世承武帝奮擊之威值匈奴百年之運因其壞亂幾亡之隙權時施宜覆以威德然後單于稽首臣服遣子入侍二世稱藩賓於漢庭是時

邊城晏閉牛馬布野三世無犬吠之警殺庶亡干戈之役後六十餘載之間遭王莽篡位始開邊隙單于由是歸怨自絕莽遂斬其侍子邊境之禍搆矣故呼韓邪始朝於漢漢議其儀而蕭望之曰戎狄荒服言其來服荒忽無常時至時去宜待以客禮讓而不臣如其後嗣遂逃竄伏使於中國不爲叛臣及孝元時議罷守塞之備侯應以爲不可可謂盛不忘衰安必思危遠見識微之明矣至單于咸棄其愛子昧利不顧侵掠所獲歲鉅萬計而和親賂遺不過千金安在其不棄質而失重利也仲舒之言漏於是矣夫規事建議不圖萬世之固而媮恃一時之事者未可目經遠也若乃征伐之功秦漢行事嚴尤論之當矣故先王度土中立封畿分九州列五服物土貢制外內或脩刑政或昭文德遠近之執異也是以春秋內諸夏而外夷狄夷狄之人貪而好利被髮左衽人面獸心其與中國殊章服異習俗飲食不同言語不通辟居北垂寒露之野逐草隨畜射獵爲生隔以山谷雍以沙幕天地所以隔絕內外也是故聖王禽獸畜之不與約誓不就攻伐約之則費賂而見欺攻之則勞師而招寇其地不可耕而食也其民不可臣而畜也是以外而不內疏而不戚政教不及其人正朔不加其國來則懲而御之去則備而守之其慕義而貢獻則接之以禮讓羈縻不絕使曲在彼蓋聖王制御蠻夷之常道也

五單于爭立其根據何地傳未詳言茲先揭其大概使閱者知當時之形勢攷呼韓邪初立在東方破握衍後遂都舊庭

未幾爲屠耆所敗仍走東方次年襲滅屠耆復歸舊庭後爲其兄郅支所攻戰敗南走因降於漢屠耆初立於西方迨勝呼韓邪不留舊庭仍還於西未幾兵敗自殺烏揭本北方小國服屬匈奴傳云西方未確觀後郅支擊降烏揭發其兵西破堅昆北降丁令知其部地在堅昆東丁令南今土謝圖汗邊界恰克圖城北俄境中有烏的河其地正在堅昆東丁令南漢時烏揭居此水旁今河旁尚有烏丁斯科城至車犂烏藉立時本皆在東與屠耆戰敗走西北合於烏揭未幾又敗遂益走西北與之俱亡關頓當在新疆境嚕姑在關頓東千里當在賽音諾顏部境雞鹿塞攷地理志注朔方窳渾縣有道西北通雞鹿塞屠申澤在東屠申澤即今西套外騰格里

泊知雞鹿塞地必在阿爾布台山西北諾水東山師古注諾水即諾眞水按諾眞水一統志作濫眞水託紇臣水唐書作土護眞水即今朝陽縣北圖爾根河別有攷詳五代史此諾眞水名同地異在歸化城南今亦稱圖爾根河西流入黃河東山者河東面之山誅斬郅支事據陳湯傳湯等合漢胡兵四萬餘分二道一從南道踰葱嶺經大宛一自將發溫宿從北道入赤谷過烏孫至闐池西敗其游軍入康居東界趨郅支都城都賴水上攻拔之攷西域傳漢出西域有南北二道惟與此南北道異此所謂南道蓋從喀什噶爾北踰山至浩罕路實即西域傳之北道此所謂北道則由阿克蘇城即溫宿北行越木素爾達板至特克斯河南烏孫都赤谷城在此再西行經特穆爾圖

泊即闐池入俄屬七河省境郅支所居本康居舊都卑闐城都賴水今稱盧列塔河在俄希爾達利耶省東北一名塔拉斯河卑闐城築此水上當與元時訛打拉城相距不遠匈奴有斗入漢地近張掖郡當即今合黎山及亦不剌山等處以此外皆沙漠無生材木處也休屯井似即今翁金河東之阿騰井車田盧水當即推河兩地均在漠北故曰道里回遠後成長西域傳作後城即車師後部地在今新疆阜康縣東雩吾水未詳當在單于庭西南虎猛漢縣名屬西河郡制虜塞在其境

自漢至元漠北諸大部建庭處攷

中國列代建都之地論者皆以關中爲首推蓋關中者外有四塞之山河內有千里之沃野可戰可守制人而不制於人故由周歷漢至唐千數百年胥於是宅帝京焉不意大漠以北亦有形勢鞏固不讓關中爲自來單于可汗建立庭幕藉以統治各部者斯何地乎則外蒙古賽音諾顏汗所轄塔米爾河之流域是也塔米爾河流域經線在偏西十二度三分緯線在赤道北四十一度至四十三度其地西南東三面皆杭愛山所環抱北面又有杭愛支峯巴彥集魯及賽坎等山以爲屏障惟東北一隅爲塔米爾河流出之路河有兩源均發源於杭愛山麓西源綜小水十數滙爲台魯爾倭赫泊復出而東流南源今稱察罕鄂倫河即元和林河亦綜小水十數經元初故都和林城東北流兩水既合益東流會於鄂爾

坤河又東北流會色楞格河土拉河共入貝加爾大泊塔米爾河所經兩岸多平原土脈肥沃草木禽獸蕃植滋生宜耕耘宜畜牧以故如匈奴如拓跋氏如柔然如突厥如薛延陀如回紇下逮蒙古之初興余嘗攷之其庭幕皆建於此或謂諸部建庭處史無明文何以知在塔米爾河曰仍由歷史原文參證他書攷核精確之輿地圖志以得之

試先言匈奴匈奴單于所駐號爲龍庭班固燕然山銘所謂絕大漠踰涿邪乘燕然至龍庭是也又史記歲五月大會龍城後漢書會五月龍祠夫曰龍庭曰龍城曰龍祠名雖異而地則同實匈奴單于建庭處然以龍爲號必非若中國文臣頌揚藻飾之詞想其地故有龍蟄居立祠祀之因以名其城

名其庭耳攷元耶律鑄雙溪醉隱詩註龍庭和林西北地也又曰和林西百餘里有金蓮花甸金河界其中東滙爲龍渦龍渦即龍所蟄居地匈奴祭龍斷在於此金河在和林西百餘里即今塔米爾河西源無疑東滙爲龍渦今台魯爾倭赫泊也由是觀之匈奴庭幕當建於此且當建於台魯爾泊北何也後漢書載永光元年南單于求滅北庭遣將護其兵八千出雞鹿塞至涿邪山分兩道襲之左部過西海至河雲北右部從匈奴水繞天山南渡甘微河二軍俱合夜圍單于以今地徵之雞鹿塞在西套外阿爾布坦山西北從此越瀚海至涿邪山涿邪者沙磧之稱見耶律鑄詩注音轉爲朱邪又爲處月唐書有處月部在蒲類海東金婆山陽蒲類海今巴里坤湖

金婆山今尼赤金山此山正在沙磧中然則漢涿邪山爲今尼赤金無疑踰山有南流河二東曰推河西曰拜達里克河逆流而北均可至塔米爾河境是時左部蓋溯推河源過嶺再順塔米爾南源北行所云西海即台魯爾倭赫泊也河雲當是泊北地名其右部蓋溯拜達里克河源過嶺匈奴水指塔米爾西源以匈奴王庭在此水濱故以爲名繞天山南繞過杭愛山南麓也杭愛山古時通稱天山甘微河即前所云金河觀二軍一過西海一渡甘微始合圍單于知匈奴單于所駐在台魯爾泊北情形了然如繪

北匈奴既爲竇憲等所破走金山西刖立爲悅般國舊日庭幕遂墟適其時拓拔氏自大澤南遷大澤即貝加爾湖史雖未言建庭何處然曰居匈奴故地則亦在塔米爾河境矣惟拓拔氏居此僅及二代即又他徙故遺蹟刖無可攷

繼拓跋氏者柔然史言郁久閭社崙破匈奴餘衆於頡根河遂居匈奴故地頡根河今曰鄂爾坤河爲塔米爾河下游所會合柔然破匈奴餘衆於此遂居其故地則柔然庭幕仍在塔米爾河北明甚史又言魏太武帝大延四年親征柔然分三道進至浚稽山又分中軍爲二陳留王索從六澤向涿邪山車駕從浚稽北向天山西登于阜不見敵而還眞君四年又征柔然仍分三道車駕出中道至鹿渾谷敵遁追至頡根河擊敗之按此二役與後漢時兩道擊匈奴畧同浚稽山在涿邪山東南當即今阿爾察博克多山中軍分二道者蓋陳留王從浚稽北沿山陰西北行經六水泊即六澤二呼爾罕鄂倫泊二齊果音泊三奔察罕泊四鄂羅克泊五吉爾吉朗圖泊六察罕泊至涿邪山再溯拜達里克河進即後漢右部軍前行路車駕則從浚稽北溯翁金河直進天山指杭愛山登于阜登西庫倫城西北之山岡也後一役分三道必左軍進翁金河路右軍進拜達里克河路而車駕出中路則由推河進鹿渾谷當在推河發源之庫庫嶺間故自此北追擊敗柔然於鄂爾坤河也

至西魏末突厥肇興伊利可汗破滅柔然盡有匈奴地史言其可汗恒處都斤山都斤山即唐書薛延陀傳都尉揵山今稱都蘭哈喇山在土謝圖汗旗北境此雖稍移於鄂爾坤河東然曰恒處知塔米爾河亦必建有庭幕特居此時較多耳

突厥盛時轄境之廣倍於匈奴自鐵勒內叛建庭之地遂爲薛延陀所據唐書言薛延陀部樹牙鬱督軍山後稍移於都尉楗山蓋猶突厥可汗有東西二牙云

唐滅薛延陀漠北故地又爲回紇所有舊唐書回鶻傳牙帳東有平野西據烏德楗山南依嗢昆水北六七百里至仙俄河敘述形勢歷歷如數掌上紋至爲明析攷烏德楗卽鬱督軍轉音爲杭愛山南行之正幹西據此山則牙帳在東可知嗢昆卽鄂爾坤轉音但此嗢昆水實指塔米爾河以塔米爾河亦鄂爾坤之一支故以嗢昆統之否則鄂爾坤河東北斜行無南依之理仙俄河卽色楞格河在牙帳北六七百里地望卻合然則回紇建庭亦在塔米爾河尤確鑿可據矣

塔米爾河境有可敦城可敦猶言皇后城蓋唐憲宗女太和公主所築按公主於穆宗時嫁回紇毘伽崇德可汗稱可敦亦作可悚哈敦哈屯史言可敦亦自建牙此卽其牙城也初游牧舊俗雖大酋所駐亦不過聚集毳帳環以車輛畧備警衛而已見長春西游記無所謂城自太和公主建牙別居始從中國制築城故歷代可汗之牙均無形跡可覓惟可敦城流傳甚久元耶律鑄詩註和林西北七十里有苾伽可汗宮城遺阯宮城者中宮所居之城猶言可敦城也城在和林西北七十里以道里計之當在塔米爾河北近台魯爾泊處此城至遼改稱鎮州遼史載鎮州事蹟頗多且言其西有窩魯朵城蓋古所謂龍庭單于城也窩魯朵譯言行宮觀此可知回紇建牙實卽匈奴舊庭且在可敦城之西證據顯然

迨元太祖崛起北方於稱汗改元之十三年始定都於和林見詩有壬與元閣碑記和林者以水得名卽今塔米爾南源察罕和林河也自元史地理志誤以察罕和林河爲喀喇和林河致後來著述家不知和林之所在詳拙著和林攷太宗時乃築城置宮殿定宗憲宗因之雖其地視歷代建庭處稍移於南然亦塔米爾河地以是論之塔米爾河流域爲漠北之關中不信然哉不信然哉

蕭山郁九齡
餘杭章箴同校

漢書西南夷兩粵朝鮮傳地理攷證

仁和丁謙益甫氏學

南夷君長以十數夜郎最大其西靡莫之屬以十數滇最大自滇以北君長以十數邛都最大此皆椎結耕田有邑聚其外西自桐師北至葉榆名爲嶲昆明編髮隨畜移徙亡常處亡君長地方可數千里自嶲以東北君長以十數徙莋都最大自莋以東北君長以十數冉駹最大其俗或土著或移徙在蜀之西自駹以東北君長以十數白馬最大皆氐類也此皆巴蜀西南外蠻夷也始楚威王時使將軍莊蹻將兵循江上略巴黔中以西莊蹻者楚莊王苗裔也蹻至滇池方三百里旁平地肥饒數千里以兵威定屬楚欲歸報會秦擊奪楚巴黔中郡道塞不通迺

因以其衆王滇變服從其俗以長之秦時嘗破略通五尺道諸國頗置吏焉十餘歲秦滅漢興皆棄此國而關蜀故徼巴蜀民或竊出商賈取其莋馬僰僮旄牛以此巴蜀殷富建元六年王恢平東粵因兵威使番陽令唐蒙風曉南粵南粵食蒙蜀枸醬蒙問所從來曰道西北牂柯江江廣數里出番禺城下蒙歸至長安問蜀賈人獨蜀出枸醬多持竊出市夜郎夜郎者臨牂柯江江廣百餘步足以行船南粵以財物役屬夜郎然亦不能臣使也蒙迺上書曰南粵名爲外臣實一州主今以長沙豫章往水道多絕難行竊聞夜郎有兵十萬浮船牂柯出不意此制粵之一奇也上令蒙將兵從巴莋關入遂見夜郎侯多同厚賜約爲置吏皆聽約還報迺以爲犍爲郡發卒治道自僰道指牂柯江蜀人司馬相如亦言西夷邛莋可置郡使相如往諭皆如南夷爲置一都尉十餘縣屬蜀當是時巴蜀四郡通西南夷道數歲道不通士卒死甚衆夷又數反發兵興擊耗費亡功上使公孫宏往視報言不便後竟罷之及元狩元年博望侯張騫言使大夏時見邛竹杖問所從來曰從東南身毒國可數千里得蜀賈人市或聞邛西可二千里有身毒國騫因盛言大夏在漢西南慕中國患匈奴隔其道誠通蜀身毒國道能通又無害於是天子使王然于等十餘輩往西南夷指求身毒國至滇留四歲餘皆閉昆明莫能通滇王與漢使言漢孰與我大夜郎侯亦然及南粵反上使人因犍爲發南夷兵且蘭君遂與其衆反殺使者及犍爲太守迫南粵破行誅隔滇道者且蘭斬首數萬遂平

南夷爲牂柯郡夜郎侯迺入朝時誅且蘭并及邛君莋侯冉駹皆震恐請臣置吏以邛都爲越嶲郡莋都爲沈黎郡冉駹爲文山郡廣漢西白馬爲武都郡使王然于風諭滇王入朝滇王衆數萬其旁東北勞深靡莫皆同姓相仗未肯聽勞莫數侵犯使者吏卒元封二年發巴蜀兵擊滅勞深靡莫以臨滇滇王降請吏入朝以爲益州郡賜滇王印復長其民後二十三歲孝昭始元元年益州廉頭姑繒民反殺長吏牂柯談指同並等二十四邑三萬餘人皆反遣呂辟胡擊之反爲所敗明年復遣王平田廣明並進大破益州上以鉤町侯亡波擊反者有功立爲鉤町王後閒歲武都氐人反遣馬適建韓增與廣明擊之至成帝河平中夜郎王興與鉤町王禹漏卧侯俞更舉兵相攻遣大中大

夫張匡和解之不從大將軍王鳳薦金城司馬陳立爲牂柯太守立臨邛人前爲連然長不章令蠻夷畏之及至諭告夜郎王興興不從命立請誅之未報迺從數十人出行縣至興國且同亭召興至立數責斷其頭出曉士衆皆釋兵降鉤町王禹溺卧侯俞震恐入粟牛羊勞吏士立還歸郡興妻父翁指與子邪務收餘兵脅旁邑反至冬立奏募諸夷攻翁指等翁指據阨爲壘立絕其饟道縱反間誘其衆都尉萬年曰兵久不決費不可共引兵獨進敗趨還營立怒命戲下格之都尉復還戰立引兵救之時天大旱立攻絕其水道蠻夷共斬翁指持首出降遂平定西南夷

漢西南夷爲今四川南貴州西南及雲南全省地夜郎國在

今曲靖府境水經注溫水出牂柯夜郎縣溫水卽今八達江乃南盤江之上游源出曲靖西北知曲靖爲故夜郎縣滇國以滇池名今雲南昆明縣邛都今四川寧遠府桐師爲滇國西南邊界讀史兵略謂卽龍陵廳近是葉榆漢縣屬益州後隸永昌以葉榆水得名水卽元江上游源出今雲南縣北梁王山則縣爲雲南地無疑嶲昆明在葉榆桐師之閒當爲今永昌騰越順寧等地師古注謂嶲卽嶲州昆明在其東南卽南寧州殊誤徙國武帝時爲徙縣屬蜀郡後隸屬國都尉會典謂卽雅州府西天全州荏都漢爲蜀郡嚴道縣今曰清溪冉駹漢爲汶山縣今曰茂州白馬漢爲陰平道今階州成縣西南白馬關地巴漢巴郡今重慶府黔水名於義爲黑今曰烏江今烏江下游仍有黔江河之名古黔中郡卽漢武陵章懷注黔中故城在辰州沅陵縣西按辰州無黔水必郡雖置此其轄境均在烏江流域耳莊蹻伐滇事當以後漢書爲正余別有辨番陽地理志作鄱陽漢縣名屬豫章今爲九江府牂柯江今南盤江水經注稱爲溫水出雲南曲靖府北霑益州境南流至阿迷州東折東北流爲八達江俗稱混水河至羅平州東界轉東流過貴州興義府南又東與北盤江合卽水經注存水也南北二盤江會合始有牂柯江名蓋興義府地卽漢武帝所立之牂柯郡也故酈氏謂水逕牂柯郡且蘭縣謂之牂柯水知牂柯江當時專指牂柯郡南一帶而言其後方爲全江總名巴茬關未詳可由此至夜郎當在今東川府境僰道漢縣

爲犍爲郡治卽今敘州宜賓縣大夏身毒均見西域傳牂柯郡今貴州興義府境且蘭其首邑粵嶲郡卽邛都地見前沈黎文山白馬三郡武帝元鼎六年立後天漢四年省沈黎爲嚴道縣宣帝時又省文山爲汶江縣均屬蜀郡白馬郡後亦省故兩漢地理志均不載勞深靡莫爲滇東北與國當在今尋甸州境漢益州今雲南省城至三國時始以四川爲益州廉頭姑繒地理志不載未詳所在談指同並均漢縣屬牂柯地亦無攷鉤町牂柯屬縣地理志作句町注言有文象水東至增食縣入鬱文象水今曰西洋江爲鬱江上源知鉤町在滇東廣南府地漢金城郡今甘肅蘭州臨邛今邛州連然不章均益州屬縣連然今雲南安寧州不章今永昌保山縣

南粵王趙佗眞定人也秦并天下略定揚粵置桂林南海象郡
目適徙民與粵雜處十三歲至二世時南海尉任囂病且死召
龍川令趙佗語曰聞陳勝等作亂豪傑叛秦相立南海辟遠恐
盜兵侵此吾欲興兵絕新道自備待諸侯變會疾甚且番禺負
山險阻南北東西數千里頗有中國人相輔此亦一州之主可
爲國郡中長吏亡足與謀者故召公告之卽被佗書行南海尉
事囂死佗卽移檄告橫浦山陽湟溪關曰盜兵且至急絕道聚
兵自守因稍目法誅秦所置吏目其黨爲守假秦已滅佗卽擊
并桂林象郡自立爲南粵武王高帝已定天下爲中國勞苦故
釋佗不誅十一年遣陸賈立佗爲南粵王與剖符通使使和輯
百粵毋爲南邊害與長沙接境高后時有司請禁粵關市鐵器

佗曰此必長沙王計欲倚中國并南粵以自爲功也於是自尊
號爲南粵武帝發兵攻長沙邊敗數邑高后遣兵擊之會暑大
疫兵不能踰領歲餘高后崩罷兵佗因目兵威財物賂遣閩粵
西甌駱役屬爲文帝元年迺爲佗親冢在眞定置守邑奉祀召
其從昆弟尊官厚賜寵之復遣陸賈使粵賜佗書使去帝號佗
頓首謝願奉明詔長爲藩臣奉職貢至武帝建元四年佗孫胡
爲南粵王立三年閩粵王郢興兵南擊邊邑粵使人上書曰兩
粵俱稱藩臣毋相攻擊今東粵擅興兵侵臣臣不敢興兵唯天
子詔之天子多南粵義遣兩將軍討閩粵兵未踰領閩粵王弟
餘善殺郢目降於是罷兵使嚴助往諭意南粵王胡頓首謝遣
太子嬰齊入宿衛已卽具裝來朝後竟請病不入見十餘歲薨

嬰齊歸嗣立嬰齊在長安時取邯鄲摎氏女生子興及卽位上
書請立摎氏爲后興爲嗣嬰齊薨興嗣位其母爲太后太后未
爲嬰齊妻時嘗與灞陵安國少季通元鼎四年漢使安國少季
諭王及太后入朝王年少太后中國人安國少季復與私通國
人知之多不附太后太后恐亂起欲倚漢威勸王求內屬因上
書請比內諸侯三歲一朝除邊關天子許之其相呂嘉年長矣
相三王宗族多爲長吏粵人信之得衆心愈於王王之上書數
諫止王不聽有畔心王太后謀誅嘉使者狐疑不敢發嘉迺陰
謀作亂天子聞之罪使者怯遣韓千秋將二千人往入粵境呂
嘉遂反將卒攻殺王太后盡殺漢使者立前王長男建德爲王
擊千秋等滅之元鼎五年秋目路博德爲伏波將軍出桂陽下

湟水楊僕爲樓船將軍出豫章下橫浦故歸義粵侯二人爲戈
船下瀨將軍出零陵或下離水或抵蒼梧使馳義侯因巴蜀罪
人發夜郎兵下牂柯江咸會番禺六年樓船將精卒先陷尋陿
破石門得粵船粟因推而前挫粵鋒目待伏波伏波將罪人道
遠後期與樓船會迺有千餘人遂俱進至番禺樓船居東南面
伏波居西北面會暮樓船攻敗粵人縱火燒城粵素聞伏波不
知其兵多少伏波迺爲營遣使招降者賜印綬復縱令相招遲
旦城中皆降伏波呂嘉建德目夜亡入海伏波又問降者知其
所之追獲建德及嘉戈船下瀨兵及夜郎兵未下南粵已平遂
目其地爲儋耳珠崖南海蒼梧鬱林合浦交阯九眞日南九郡
自佗王凡五世九十五歲而亡

眞定今直隸正定府揚粵者揚州南境所屬百粵地也南海秦郡今廣東省城龍川漢縣今屬惠州番禺南海郡治橫浦今南雄州地卽水經注湞浦爲豫章入粵之孔道陽山漢縣今屬連州湟溪關在連州界卽湟水（今作隍水）發源處爲桂陽入粵之孔道桂陽州今隸湖南桂林郡秦置今廣西省地象郡亦秦置今越南北圻地零陵郡武帝時置今湖南永州府南蓋湖湘水之源以入灕水二水通連處在今廣西興安縣東南蒼梧今廣西梧州蓋戈船下瀨二軍會合於此再東進也尋陿卽湞陽峽在韶州英德縣南石門在廣州西北樓船待伏波當在佛岡廳北湞江與隍水相合處儋耳今儋州珠崖今瓊州府鬱林治布山今潯州府貴縣合浦今廉州交阯今

越南河內省地九眞今越南淸華省日南今越南乂安省

閩粵王無諸及粵東海王搖其先皆粵王句踐之後姓騶氏秦并天下廢爲君長呂其地爲閩中郡及諸侯畔秦無諸搖率粵歸番陽令吳芮所謂番君者也從諸侯滅秦當是時項王主命不王也目故不佐楚漢擊項籍無諸搖率粵人佐漢漢五年復立無諸爲閩粵王王閩中故地都冶孝惠帝三年舉高帝時粵功曰閩君搖功多其民便附迺立搖爲東海王都東甌世號曰東甌王孝景三年吳王濞反欲從閩粵閩粵不肯行獨東甌從及吳破東甌受漢購殺吳王丹徒目故得不誅吳王子駒亡走閩粵怨東甌殺其父常勸閩粵擊東甌建元元年閩粵圍東甌東甌告急天子大臣謂不足救惟嚴助言當救因遣助發會稽郡兵浮海往未至東甌請舉國徙中國迺悉與衆處江淮之閒六年閩粵擊南粵南粵守約不敢發兵目聞上遣大行王恢出豫章大司農韓安國出會稽兵未隃領閩粵王郢發兵距險其弟餘善與宗族謀曰漢兵衆强卽倖勝之後來益多滅國迺止今殺王目謝兵罷國完不聽迺力戰皆曰善卽殺王奉其頭致大行大行迺按兵馳報天子詔罷兩將軍兵目郢等首惡獨無諸孫繇君丑不與謀乃立丑爲繇王奉閩粵祀餘善目殺郢威行國中竊自立爲王繇王不能制上聞之爲不足復興師曰餘善誅郢師得不勞因立餘善爲東粵王與繇王並處元鼎五年南粵反餘善請目卒八千從樓船擊呂嘉等兵至揭陽目海風波爲解持兩端及破番禺樓船上書請擊東粵上目士卒勞不

許令諸校屯豫章梅領待命明年秋餘善聞其事遂發兵距漢道目入白沙武林梅領殺漢三校尉上遣橫海將軍韓說出句章浮海從東方往樓船將軍僕出武林中尉王溫舒出梅領粵侯爲戈船下瀨將軍出如邪白沙元封元年冬咸入東粵東粵使徇北將軍守武林敗樓船數校尉軍卒錢唐袁終古擊徇北斬之自兵未到故粵衍侯吳陽在漢漢使諭餘善不聽及橫海軍至陽目其邑二千人反攻粵軍與故粵建成侯敖繇王居股其斬餘善目其衆降於是天子曰東粵陿多阻閩粵悍數反覆詔軍吏皆將其民徙處江淮閒東粵地遂墟

閩粵今福建地東海今浙江南境地冶漢縣今曰侯官東甌今溫州府丹徒今鎭江府冶漢會稽郡治吳縣今蘇州府江

淮閒蓋揚州淮安等地豫章郡今江西省縣爲閩粵屬地未詳何在揭陽漢縣今屬潮州梅領在江西寧都州東北攷武帝本紀楊僕出豫章知白沙武林皆江西地白沙在鄱陽縣西武林卽餘干縣東之武陵山句章今浙江慈谿鎮海二縣地如邪卽若邪水名在會稽縣南此白沙則嶺名在溫州樂清縣北與上白沙不同地

朝鮮王滿燕人自始燕時嘗略屬眞番朝鮮爲置吏築障秦滅燕屬遼東外徼漢興爲遠難守復修遼東故塞至浿水爲界屬燕燕王盧綰反入匈奴滿亡命聚黨千餘人東走出塞度浿水居秦故地上下障稍役屬眞番朝鮮蠻夷及故燕齊亡在者王之都王險會孝惠高后天下初定遼東太守卽約滿爲外臣保塞外蠻夷毋使盜邊旨故滿得旨兵威財物侵降其旁小邑眞番臨屯皆來服屬方數千里傳子至孫右渠誘漢亡人滋多又未嘗入見眞番辰國欲上書見天子又雍閼弗通元封二年漢使涉河譙諭右渠終不奉詔何去至浿水使馭刺殺送何者朝鮮裨王長歸報天子拜何遼東東部都尉朝鮮怨何發兵攻殺何天子遣樓船將軍楊僕從齊浮勃海左將軍荀彘出遼東擊右渠右渠發兵距險左將軍率遼兵先縱敗還走樓船將齊兵七千先至王險右渠見其兵少卽出擊樓船敗走失其衆遁山中十餘日收散卒復聚左將軍擊朝鮮浿水西軍未能破天子爲兩將未有利乃使衞山因兵威往諭右渠頓首請降遣太子入謝人衆萬餘持兵方渡浿水使者及左將軍疑其詐令人毋

持兵太子亦疑使者詐遂不渡引歸左將軍破浿水上軍前至城下圍其西北樓船亦往會居城南右渠堅守數月不能下左將軍欲戰樓船欲約其降兩將不相得天子使濟南太守公孫遂往正之得便宜從事遂入左將軍言召執樓船并其軍左將軍卽急擊朝鮮朝鮮諸臣殺右渠降遂定朝鮮爲眞番臨屯樂浪元菟四郡

按朝鮮史相傳其國肇自檀君傳一千四十八年至周初箕子代興傳四十世爲燕人衞滿襲據其地班書記漢事故託始於滿眞番本朝鮮附屬番部七國時爲燕所略武帝破朝鮮改爲郡治雪縣在今奉天興京廳邊外東南至鴨綠江地浿水有二唐書高麗傳南涯浿水指大同江而此傳浿水均指鴨綠江今攷據家但知大同江爲浿水不知鴨綠江亦有浿水之名蓋大同江在平壤南衞滿所都王險城卽平壤滿渡浿水而後居此則水在平壤之北可知證一涉何諭右渠還朝必經浿水證二左將軍擊破浿水西軍方得至王險證三右渠太子入謝天子至浿水引歸證四觀此傳中浿水皆指鴨綠江明矣臨屯亦番部後爲郡治東暆今爲朝鮮江原道江陵府城辰國卽辰韓今慶尙道地勃海見禹貢一名黃海今直隸山東東面之海是也樂浪郡治王險今屬平安道元菟本置於朝鮮東沃沮國地後徙治高句驪縣縣卽古高句驪國在今盛京東北英額邊門外渾河發源處地理志言高句驪縣遼山遼水所出西南至遼隊入大遼河初疑此遼

水爲今東遼河及攷水經注見其水西南行經襄平遼隊方與大遼河會知必指渾河以襄平卽今奉天省城遼隊縣在今遼陽州西與東遼河情形不相合也

蕭山都九齡
餘杭章箴同校

漢書西域傳地理攷證

仁和丁謙益甫氏學

西域以孝武時始通本三十六國其後稍分至五十餘皆在匈奴之西烏孫之南南北有大山中央有河東西六千餘里南北千餘里東則接漢阨以玉門陽關西則限以葱嶺其南山東出金城與漢南山屬焉其河有兩原一出葱嶺山一出于闐于闐在南山下其河北流與葱嶺河合東注蒲昌海蒲昌海一名鹽澤者也去玉門陽關三百餘里廣袤三百里其水亭居冬夏不增減皆以爲潛行地下南出於積石爲中國河云自玉門陽關出西域有兩道從鄯善傍南山北波河（波傍也波河猶言循河）西行至莎車爲南道南道西踰葱嶺則出大月氏安息自車師前王庭隨北山波河西行至疏勒爲北道北道西踰葱嶺則出大宛康居奄蔡焉（俗本漢書焉字下有者字乃妄人所增焉者在疏勒東安得西出復有焉者攷景祐本無者字今從之）西域諸國大率土著有城郭田畜與匈奴烏孫異俗故皆役屬匈奴匈奴西邊日逐王置僮僕都尉使領西域常居焉善危須尉黎閒賦稅諸國取富給焉自周衰戎狄錯居涇渭之北及秦始皇攘卻戎狄築長城界中國然西不過臨洮漢興至於孝武事征四夷廣威德而張騫始開西域之跡其後驃騎將軍擊破匈奴右地降渾邪休屠王遂空其地始築令居以西初置酒泉郡後稍發徙民充實之分置武威張掖敦煌列四郡據兩關焉自貳師將軍伐大宛之後西域震懼多遣使來貢獻漢使西域者益得職於是自敦煌西至鹽澤往往起亭而輪臺渠犂皆有田

卒數百人置使者校尉領護以給使外國者至宣帝時遣衞司馬（即鄭吉吉傳以侍郎遷衞司馬）使護鄯善以西數國及破姑師未盡殄分以爲車師前後王及山北六國時漢獨護南道未能盡并北道也然匈奴不自安矣其後日逐王畔單于將衆來降護鄯善以西使者鄭吉迎之既至漢封日逐王爲歸德侯吉爲安遠侯是歲神爵三年也乃因使吉并護北道僮僕都尉由此罷匈奴益弱不得近西域於是徙屯田於北胥鞬披莎車之地（徐松攷莎車爲車師之訛）屯田校尉始屬都護（徐松注即下傳別田車師事）都護督察烏孫康居諸外國動靜有變以聞可安輯安輯之可擊擊之都護治烏壘城去陽關二千七百三十八里與渠犂田官相近土地肥饒於西域爲中故都護治焉至元帝時復置戊己校尉屯田車師前王庭是時匈奴東蒲類王茲力支將人衆千七百餘人降都護都護分車師後王之西爲烏貪訾離地以處之自宣元後單于稱藩臣西域服從其土地山川王侯戶數道里遠近翔實矣

中國內地諸山皆發脈於崑崙崑崙東西行今和闐南山是也塞北諸山皆發脈於葱嶺葱嶺南北行今喀喇闊爲穆山是也二山體勢相聯形如曲尺由崑崙迤而東北爲阿勒騰塔格山阿斯騰塔格山即班氏所謂南山由葱嶺迤而東北爲騰格里山博克達山即班氏所謂北山漢西域在南北山之閒故疊嶂外環平原中敞但平原內戈壁居其大半惟沿北山及南山近西處一帶溪流交匯土脈膏腴爲當時城郭諸國所錯處其山閒瘠壤不能耕植者始以游牧資其生焉

河之大源二其一出葱嶺凡合水三支卽今葉爾羌河喀什噶爾河及烏什河其一出于闐南山凡合水二支卽今哈喇哈什河玉龍哈什河二源相會名塔里木河東流迤南入蒲昌海蒲昌海一名鹽澤水經注作泑澤今曰羅布泊水經注云泑澤去玉門陽關千三百里此云三百餘里其上當脫千字此泊近年已分爲二東名羅布淖爾西名喀喇布朗湖兩泊相距約三十里羅布泊橫約一百五十餘里縱約四十餘里喀喇布朗湖縱與相等橫則半之然覈以水經注情形喀喇布朗湖古時當爲注賓河河身蓋河水東會阿耨達大水又東逕且末北通稱爲注賓河而注賓河又東逕鄯善北始入於泊酈氏所以稱水積鄯善東北也由此觀之古時泊水

必東南北三面視今泊各溢出百餘里故廣袤皆三百里云泊水潛行復出積石古說相傳已久惟西人不之信謂用實測法測得羅布泊高於海平綫二千六百尺鄂淩泊高一萬四千尺至潛源重出之噶達素齊老噶達素譯言北極星也齊老者石也蓋此處之山頂有大石高四丈許古積石山也後人所指積石山皆誤辨詳後穆天子傳攷證更高至一萬四千七百尺水卽能潛流千五百里之遠豈能上湧千數百丈之高此亦古今一大問題矣玉門陽關漢地理志均在敦煌郡龍勒縣境新唐書言河州壽昌縣西十里至陽關故城以今地攷之玉門在敦煌縣西北百餘里陽關在玉門南陽關故阯在今敦煌縣西一百二十里紅山嘴地南山東出金城與漢南山屬金城今甘肅省蘭州府治漢南山卽蘭州西之祁連山從鄯善傍南山北波河西行至莎車爲南道此道久閉不通今始重開蓋從羅布泊南逆車爾成河西南行經今車爾成莊卽漢精絕國境地克里雅莊卽漢和闐州卽漢于闐以至葉爾羌卽漢莎車城車爾成河一名卡牆河卽水經注阿耨達大水發源託古茲達阪山之北面曰烏魯克河西北流至車爾成莊乃名車爾成河轉東北流凡千餘里入羅布泊南道踰葱嶺出大月氏安息者則從葉爾羌西上格茲山峽度烏茲別里山口歷魯善巴達克山等部地抵布哈爾卽漢大月氏國再西渡阿母河至波斯境卽漢安息國也若自車師前庭隨北山波河西行至疏勒爲北道與今時驛路正同蓋自土魯番卽漢車師前庭西南經喀喇沙爾卽漢焉耆逆塔里木河西行歷庫車卽漢龜茲

阿克蘇卽漢溫宿以至喀什噶爾卽漢疏勒城北道踰葱嶺出大宛康居奄蔡者則從喀什噶爾北上察克瑪克越圖魯嘎爾特山口西北過古爾槎俄碹臺歷鄂什安集延二城以至浩罕卽漢大宛國再西北抵塔什干順錫爾河北行至鹹海卽漢康居國再西由裏海北至今俄國南黑海濱卽漢奄蔡國也○前許侍郎景澄著西北邊地攷證謂漢時天山南道本由羅布淖爾西達和闐自唐以後其道遂湮與余說正合惟謂車爾成地卽漢且末國按之本書及水經注均情形不符至謂卡牆河其上游經山北流卽阿耨達大水下游逕巴什仕里之北卽注賓河尤謬蓋由誤認且末地不得不任臆分配以求合於古書之所言耳

崑崙山攷

崑崙之名始見禹貢其他古籍敘述亦多如山海經爾雅穆天子傳莊子列子及尚書大傳禹受地說書遁甲開山圖河圖博雅史記賈誼新書淮南子等大都單詞偶及語焉弗詳若屈宋詞賦諸家其所徵引多玄虛縹渺後人遂以此山爲神仙窟宅則荒誕不經矣至問崑崙之山究在何地紛紛者更難折衷或據漢地志謂在臨羌縣西此蔡氏書傳說按漢地志但言臨羌西有崑崙山祠並不云山在其地郡國志言西有崑崙山疑脫失一祠字也或據唐書劉元鼎說見吐番傳謂卽湟水西南之紫山虜曰悶摩黎山或據元地志附錄卽謂朶甘思東北大雪山番名亦爾麻不莫剌其山至十六國春秋元和郡縣志輿地廣記太平寰宇記皆謂卽酒泉之

南山北江淇氏又謂卽新疆之天山類皆武斷無所依據其尤爲支離者如王氏書經稗疏謂臨洮胭脂山蘭州皐蘭山河州普贊山洮州雪山均足以當崑崙而一統志且謂西域自慈嶺以東至酒泉南山凡前人所指爲崑崙者實皆一山皆崑崙也攷據若此豈不貽笑羣倫總由見囿方隅又未得實測精圖參攷地位種種乖戾固其宜歟自康熙間命侍衛勝住偕唐古忒剌麻測繪兩藏青海地圖妄指阿里部岡底斯山稱爲崑崙遂爲崑崙增一新說無識者多深信之不知實爲番僧所愚攷古徵今全無根據者也按史記大宛傳漢使窮河源出于闐西漢時已有定論禹本紀云河出崑崙爾雅云河出崑崙虛山海經云昆侖之山河水出焉皆古圖書之尚存於今確鑿可據者不解晉唐後談崑崙者何以各出己見並不一徵古書今河水上源實出于闐國界若岡底斯山安有河源其證一也大荒西經載西海之南流沙之濱赤水之後黑水之前有大山名昆侖之邱攷新疆南路並無大水足當西海之目惟特穆爾圖泊雖隔冰嶺方位恰合和闐迤北盡係戈壁卽古流沙喀什噶爾河唐地志稱爲赤河流經和闐北界南山正在其後葉爾羌河土人稱哈喇烏蘇與哈喇哈什河皆黑水也並出和闐西南南山正在其前和闐南山之爲崑崙無一弗合彼岡底斯山地豈有是乎其證二也從古皆稱崑崙爲羣山之祖自必體勢高大脈絡緜長和闐南山實與相副岡底斯乃由此分出之一支詎足當祖山

徼號一統志岡底斯山周百四十餘里高五百五十餘丈若和闐南山周二千餘里其哈朗歸峯高千九百餘丈大小高下懸殊岡底斯之不稱祖山明甚其證三也且崑崙之譯義爲橫三史國語解昆都侖橫也崑崙卽昆都侖之省文和闐南山由西而東千餘里不斷爲回部與唐古忒天然界限正合橫字之義岡底斯山係由北而南適與橫字反其證四也又崑岡出玉自古著稱今和闐境中產玉之處既多且美見後于闐傳注阿里部地曾聞產玉乎其證五也近日西人所繪輿圖無一不確指和闐南山爲崑崙彼必有據卽證以中國典籍固一一符合矣若崑崙之西與慈嶺接連故慈嶺亦或稱爲崑崙西圖以慈嶺爲喀喇庫魯穆山而稱其山口曰喀喇闊隆皆崑崙之轉音特因山色青蒼近黑故以黑崑崙別之然二山雖可通稱而主名究有分析觀

穆天子傳辛酉升崑崙邱甲子北舍珠澤丁卯始北升春山春山卽慈嶺蓋穆王旣南至崑崙仍北旋由珠澤以升春山知慈嶺處崑崙西北與今地圖方位恰符固不獨一南北行一東西行山體截然不同也惟和闐南山華書名稱甚多或曰察克瑪克曲底山或曰尼莽依山又如近哈朗歸曰哈朗歸山近克里雅曰克里雅山而西人則通稱之曰崑崙山又曰託古茲達坂託古茲九也達坂嶺也以山有大嶺九故名抑更有說者唐元奘西域記康泰扶南傳皆謂阿耨達山卽中國之所謂崑崙今阿耨達大水見後且末國傳實出於託古茲達坂北麓則託古茲達坂卽阿耨達山亦卽所謂崑崙此於釋典中求崑崙亦確有明徵岡底斯僅阿耨達山之一支詎足以當崑崙之名哉

漢時西域南道久塞復通攷

漢書出西域有二道由鄯善且末精絕打彌以至于闐莎車稱爲南道後漢書及魏略仍而不改至魏書西域傳雖言出西域其道有四而漢時南道諸地絕不敍及知此道之亡實始是時揆厥所由蓋因漢末造鄯善逞强西并且末精絕迨北魏吐谷渾又并鄯善嗣後其主慕利延更西入于闐而殺其王彼時南道數兵燹以致人民離散土地荒蕪觀神龜初魏遣宋雲等往印度求經至左末城卽且末僅居民百家再西行一千二百七十五里絕無可紀之事洎抵末城捍麽城卽打彌始有居民佛寺道路荒涼已可想見又百餘年唐僧元奘自印度歸身經此道雖見有覩貨邏故城卽精絕沮末城卽且末均空曠無人煙自是攷古諸家遂不復知南道之所在或云闢展以南和闐以東周圍萬里皆星宿之海邈無人跡見西域聞錄或云漢時鄯善精絕等國今已淪入瀚海見漢西域圖攷或並曲爲之說謂班史所載於山有傍南山隨北山之別於河但曰波河不分南北明西域中間只有一河見漢西域傳補注臆說紛紛幾同夢囈蓋自水經注後中國圖籍不聞於塔里木東別有一河可循之以行也近洪侍郎鈞中俄交界圖始在羅布泊西南增入車爾成河證以水經注卽阿耨達大水無疑余因據此以攷定漢時南道然究未知洪圖果何所本頃讀俄人普舍瓦爾游記方得了然記云車爾成河地高四千五百尺

自中國乾隆年間有和闐克里雅喀什噶爾阿克蘇人次第徙此阿古柏安集延酋名同治初踞南入城時爲謫遣罪人之地現有居民六百戶約三千五百口皆傍河兩岸居住距車爾成西十五六里有廢城計長四里土人云此城距今已九百年相傳古時尚有一城二千年前早已淪沒自車爾成西至克里雅有二道一傍山行七百八十餘里一近沙漠行五百八十里觀此知此道開通之故始因乾隆之用兵繼因安夷之侵入遠近避亂者喜其地偏僻不通大道故遷徙漸多居民旣繁道路自闢迨至今日業於克里雅設立于闐縣治又於卡克里克圖作察爾哈雷克設立婼羌縣治羅布故城設立新平縣治而車爾成地適處其中東如塔爾塘巴什仕里塔特雷克等莊西

如揚吉阿雷克彥塔克庫都克哈喇木倫安特剌雅爾通古茲巴列克尼雅等莊皆有居民數百或數千炊煙櫛比隴畝蟬連一千八百餘里之荒沙遂成康莊大道此漢時南道所以久塞而復通也

出陽關自近者始曰婼羌婼羌國王號去胡來王去陽關千八百里去長安六千三百里辟在西南不當孔道戶四百五十口千七百五十勝兵者五百人西與且末接隨畜逐水草不田作仰鄯善且末穀山有鐵自作兵兵有弓矛服刀劒甲西北至鄯善乃當道云

出陽關不言玉門以諸國皆偏南故從近陽關之婼羌起按婼羌戶祇四百口祇千餘何小宛盧戎渠勒于闐諸國皆與

相接蓋婼羌者西域雜羌之總名也部落散處甚多今川滇邊外直至西藏所稱草地黑帳房番子皆是此特近陽關之一部診其地望當在柴達木郭斯特等處以地隔南山故辟不當道鄯善且末均在其西北故西與且末接西北至鄯善鄯善國本名樓蘭王治扜泥城去陽關千六百里去長安六千一百里戶千五百七十口萬四千一百勝兵二千九百十二人西北去都護治所千七百八十五里至山國千三百六十五里西北至車師千八百九十里地沙鹵少田寄田仰穀旁國國出玉多葭葦檉柳胡桐白草民隨畜牧逐水草有驢馬多橐駝能作兵與婼羌同國最在東垂近漢當白龍堆之水草國中有伊循城其地肥美漢遣吏田伊循以填撫之鄯善當漢道衝西通且末七百二十里自且末以往皆種五穀土地草木畜產作兵略與漢同有異乃記

鄯善國在今敦煌縣西羅布泊南所都扜泥城據水經注俗謂之東故城蓋以伊循爲新城也新唐書石城鎮卽漢樓蘭國在蒲昌海卽羅布泊南三百里攷中俄交界圖其國都當在今阿斯騰塔格山麓占布拉克地布拉克譯言泉因沙磧中非有水處人不能居故揆度情形當在此處隋地志鄯善郡治樓蘭城有蒲昌海鄯善水鄯善水殆卽此泉山國水經注作墨山國云西至尉犂二百四十里當在羅布泊北近薄斯騰泊處因鄯善至車師此爲捷徑故特詳言里數此與婼羌俗皆游牧隨畜逐水草惟婼羌全爲行國故無城鄯善則行國而兼城居者也伊循城唐書作伊脩

當在國之東北羅布泊南唐書言伊脩城又西八十里故樓蘭國水經注敦煌索勒將兵千人至樓蘭召鄯善焉耆龜茲兵各千橫斷注賓河屯田三年積粟百萬卽伊循城地也今羅布泊東南有庫爾干河從南來入之庫爾干譯言城必古時水旁有城因以爲名伊循城當在此河下游注賓河見上由玉門西行過此國卽入且末境故西通且末

且末國王治且末城去長安六千八百二十里戶二百三十口千六百一十勝兵三百二十人西北至都護治所二千二百五十八里北接尉犂南至小宛可三日行有蒲陶諸果西通精絕二千里

且末國伽藍記作左末大唐西域記作沮末又作折默那地

在羅布泊西南水經注載南河又東逕且末國北又東右會阿耨達大水即車爾庫河一作卡倫河其水北流逕且末南山又北逕沮末城西是且末城在塔里木河南車爾成河東岸無疑惟其地今已淪入喀喇布朗湖中蓋此地古時爲河水東流所經而阿耨達水由南入之本無湖也後以戈壁風沙壅於河身河流不暢遂於上游積水成泊且末城址漸沒入焉然攷水經注且末城東去鄯善七百二十里按以今圖當在湖之近西岸處

小宛國王治扜零城去長安七千二百一十里戶百五十勝兵二百人西北至都護治所二千五百五十八里東與婼羌接辟南不當道

小宛距且末祇三日行約不及三百里診其地望當在阿勒騰塔格山南故北與且末接東與婼羌接以隔阿勒騰塔格山故辟南不當道

精絕國王治精絕城去長安八千八百二十里戶四百八十口三千三百六十勝兵五百人北至都護治所二千七百二十三里南至戎盧四日行地阨陿西通扜彌四百六十里

精絕地在今車爾成西一帶唐地理志寧彌城東七百里有精絕國可攷故東北距且末近二千里西南與戎盧正西與扜彌皆相通此國北近戈壁南阻託古茲大山地形狹長故曰阨陿

戎盧國王治卑品城去長安八千三百里戶二百四十口千六百一十勝兵三百人東北去都護治所二千八百五十八里東與小宛南與婼羌西與渠勒接辟南不當道

戎盧當在今車爾成東南烏魯克河源處故東北與小宛正西與渠勒皆相接此婼羌蓋即今後藏北路番帳故南與之接也以國在山閒故辟不當道

扜彌國王治扜彌城去長安九千二百八十里戶三千三百四十口二萬四千勝兵三千五百四十人北至都護治所三千五百五十三里南與渠勒北與龜茲西北與姑墨接西通于闐三百九十里今名寧彌

扜彌國即史記大宛傳之扜采今克里雅地一作克勒底雅近置于闐縣於北唐地理志作寧彌城寧彌有建德力河即

克里雅河其地南面爲山渠勒在南山中故相接北面爲大戈壁雖與龜茲姑墨接界然道不能通也西至和闐今四百二十里

渠勒國王治鞬都城去長安九千九百五十里戶三百一十口千一百七十勝兵三百人東北至都護治所三千八百五十二里東與戎盧西與婼羌北與扜彌接

渠勒當在今和闐東南之波魯地與戎盧同在南山中故東與相接此婼羌蓋即今伊瑪木拉河南地阿里北境所屬番帳也故渠勒于闐南均與相接

于闐國王治西城新唐書作西山城此倒脫一山字去長安九千六百七十里戶三千三百口萬九千三百勝兵二千四百人東北至都護治

所三千九百四十七里南與婼羌接北與姑墨接于闐之西水皆西流注西海其東水東流注鹽澤河原出焉多玉石西通皮山三百八十里

于闐國卽今和闐直隸州地西山城當在今伊里齊城之南近山處故有此名于闐之西句下應有踰葱嶺三字方與水皆西流注西海相貫串否則于闐西尙多東北流之水不得云水皆西流也西海指裏海言蓋古時阿母河直入裏海至明時始改入鹹海耳其東水東流卽指車爾成河河原出焉謂車爾成河入羅布泊潛行地中至巴顏喀喇山復出爲中國之黃河也攷西域水道記和闐產玉處凡五曰哈喇哈什曰桑谷曰樹雅曰哈朗歸山而以玉隴哈什產者良桑谷樹雅均在

和闐西南又西域聞見錄和闐出玉石多於葉爾羌故曰多玉石

皮山國王治皮山城去長安萬五千里戶五百口三千五百勝兵五百人東北至都護治所四千二百九十二里西南至烏秅國千三百四十里南與天竺接北至姑墨千四百五十里西南當罽賓烏弋山離道西北通莎車三百八十里

皮山魏略作皮宂北魏書作蒲山國在莎車南于闐西今嗢馬臺西北有皮什南當卽其處現已增設皮山縣治於其近境皮山爲葱山異譯葱山見史記韓信傳言地依山也近人謂卽夏禹時貢皮之國附會可笑由其國西南薩納珠地入葱嶺度喀喇闊隆山口至烏秅爲往印度諸國之通道天竺卽天竺轉音罽賓烏弋北西二天竺地也○以上十國皆在漢南道閒除婼羌小宛戎盧渠勒四國辟不當道外凡出陽關而西先經鄯善次且末折南至精絕又西至扜彌至于闐至皮山然後歷烏秅罽賓天竺至烏弋山離爲西南踰葱嶺第一道若由莎車南行則不經皮山而歷西夜蒲犂難兜亦可至罽賓境爲第二道又由莎車西北歷依耐無雷而至大月氏安息爲第三道又由疏勒西北歷捐毒休循桃槐而至大宛康居爲第四道

烏秅國王治烏秅城去長安九千九百五十里戶四百九十口二千七百三十三勝兵七百四十人東北至都護治所四千八百九十二里北與子合蒲犂西與難兜接山居田石閒有白草累石爲室民接手飲出小步馬有驢無牛其西則有縣度去陽關五千八百八十八里去都護治所五千二十里縣度者石山也谿谷不通以繩索相引而度云

烏秅在皮山西南千三百餘里蓋今拉達克部地屬克什米爾又名賴攷康輶記行其地北至葉爾羌十八站則由皮山西往千三百餘里道里恰合子合蒲犂正在其北難兜當在其西北惟魏書言權于摩國卽烏秅恐誤權于摩伽藍記作於麾北距子合僅四日程與烏秅遠近懸殊不能牽合爲一此部居葱嶺西谷中所在皆石故山居田在石閒並疊石爲室也縣度俗名溜倘棧索河兩岸中貫竹筒繩曳而過川黔滇粵皆有之不僅西域爲然此在其國西蓋藉以渡新頭河至克什米爾等地卽罽賓傳所云放其使於縣度處與佛國記法顯所過之縣度在烏萇國界者似非一地

西夜國王號子合王治呼犍谷去長安萬二百五十里戶三百五十口四千勝兵千人東北至都護治所五千四十六里東與皮山西南與烏秅北與莎車西與蒲犂接蒲犂及依耐無雷國皆西夜類也西夜與胡異其種類羌氐行國隨畜逐水草往來而子合土地出玉石

西夜王號子合王者蓋其時西夜國王兼轄子合地也至後漢時始各自立王西夜當卽今綽洛克台地子合當卽今裕勒里克地故東南接皮山西南接烏秅北與莎車接西與蒲犂接方向適合西夜子合蒲犂依耐無雷等國皆處葱嶺山谷間無田可耕故其族以遊牧爲生有類羌氐西域水道記瑪爾瑚魯克所產玉青質黑暈若血沁然回民自裕勒里克

卡倫來葉城鬻之因名裕勒里克玉則子合出玉石確有可徵

蒲犂國王治蒲犂谷去長安九千五百五十里戶六百五十口五千勝兵二千人東北至都護治所五千三百九十六里東至莎車五百四十里北至疏勒五百五十里南與西夜子合接西至無雷五百四十里寄田莎車種俗與子合同

新疆近設蒲犂廳於莎車府西南塔什庫爾干城揆之本傳方向道里頗相符合惟南接西夜子合當作東南西至無雷五百四十里當作西北按此卽魏隋唐朅盤陀國地

依耐國王治去長安萬一百五十里戶一百二十五口六百七十勝兵三百五十人東北至都護治所二千七百三十里至莎車五百四十里北至疏勒六百五十里南與子合接俗與相同少穀寄田疏勒莎車

依耐東北至莎車北至疏勒南與子合接揆其地望當在今英吉莎爾城西南金關勒河源地會典以英吉莎爾城爲依耐則距疏勒太近形勢未確至此與難兜傳王治下不言某地王懷祖謂是闕文非也蓋游牧之俗移徙無恆不能指定一地爲其治所耳

無雷國王治盧城去長安九千九百五十里戶千口七千勝兵三千人東北至都護治所二千四百六十五里南至蒲犂五百四十里南與烏秅北與捐毒西與大月氏接衣服類烏孫俗與子合同

無雷國南爲烏秅北爲捐毒西爲大月氏診其地望當在今郎庫里西阿克蘇河地惟至蒲犂當云東南後書言莎車西經蒲犂無雷至大月氏此地道路適合

難兜國王治去長安萬一百五十里戶五千口三萬一千勝兵八千人東北至都護治所二千八百五十里西至無雷三百四十里西南至罽賓三百三十里南與婼羌北與休循西與大月氏接種五穀蒲陶諸果有銀銅鐵作兵與諸國同屬罽賓

難兜當卽今乾笠特部故無雷在其北罽賓在其西南所云三百四十里蓋至罽賓界非國都也南之婼羌卽魏書阿鉤羌在今巴勒提境此國人戶頗衆蒲犂以下四國勝兵每居人口之半蓋夷俗除婦女外人皆爲兵也地處河濱柴棍河故

可種五穀惟鄰近強大之罽賓故爲所役屬

罽賓國王治循鮮城去長安萬二千二百里不屬都護戶口勝兵多大國也東北至都護治所六千八百四十里東至烏秅國二千二百五十里東北至難兜國九日行西北與大月氏西南與烏弋山離接昔匈奴破大月氏大月氏西君大夏而塞王南君罽賓塞種分散往往爲數國自疏勒以西北休循捐毒之屬皆故塞種也罽賓地平溫和有目宿雜草奇木檀樠梓竹漆種五穀蒲陶諸果糞治園田地下溼生稻冬食生菜其民巧彫文刻鏤治宮室織罽刺文繡好治食有金銀銅錫以爲器市列以金銀爲錢文爲騎馬幕爲人面出封牛水牛象大狗沐猴孔爵珠璣珊瑚虎魄璧流離他畜與諸國同自武帝始通罽賓自以絕遠漢兵不能至其王烏頭勞數剽殺漢使烏頭勞死子代立遣使奉獻漢使關都尉文忠送其使王復欲害忠忠迺與容屈王子陰末赴其攻殺王立陰末赴爲王後軍候趙德使其國爲所四并殺副以下七十人遣使謝元帝第放其使於縣度絕不與通成帝時復貢獻謝罪漢欲遣使報送大將軍王鳳從杜欽議令使至皮山而還而罽賓實利賞賜賈市其使數歲而一至云

漢之罽賓東接烏秅東北接難兜西北接大月氏西南接烏弋山離揆其疆土凡印度河迤南迤東各地皆其所轄實有今克什米爾本齋本齋譯言五河一作本若兩部全地故曰大國塞王南君罽賓史雖未紀其年然攷史記匈奴傳冒頓單于破大月氏實在秦時大月氏西走逐塞王而據其地塞王始越縣度侵入北印度境核其時當在秦末漢初四裔年表前元二百六年漢高帝元年米納人在巴特里即大夏攷見下東境與印度接壤處爲王以中史證之此米納人必即塞王無疑蓋情事年代均符合也其云巴特里東境與印度接壤處即本齋地塞王南侵先入克什米爾再得本齋合成一國故距烏秅二千餘里距難兜九日行所都循鮮城唐書作修鮮今稱勒懷一作拉虎爾唐地理志修鮮都督府以罽賓國過紇城置過紇即勒懷拉虎之轉音元奘西域志作磔伽亦與過紇音合國境爲五河會合處故肥平下溼可種五穀又印度史載前元百八十一年高后七年至百六十一年文帝後元二年閒拔德利安王即巴特里發兵侵入本齋并及西南各地四裔年表前元百八十八年惠帝七年地米特屬巴特里王地米特即米納此塞王所踞之罽賓轉屬巴特里之證又印度史百二十六年武帝元朔三年韃靼人攻希臘所立拔德利安國逐之即大月氏臣大夏事未幾時復踰雪山征服本齋之拔德利安人即後漢貴霜王滅罽賓事也觀此塞王君罽賓不過二十餘年即爲巴特里所征服巴特里得罽賓亦不過四五十年復爲大月氏所兼并參合中印二史可以互補所未備云

烏弋山離國王去長安萬二千二百里不屬都護戶口勝兵多大國也東北至都護治所六十日行東與罽賓北與撲桃西與犂軒條支接行可百餘日乃至條支國臨西海暑溼田稻有大鳥卵如甕人衆甚多往往有小君長安息役屬之以爲外國烏

弋地暑熱莽平其草木畜產五穀果菜食飲宮室市列錢貨兵器金珠之屬皆與罽賓同而有桃拔獅子犀牛俗重妄殺其錢獨文爲人頭幕爲騎馬以金銀飾杖絕遠漢使希至自玉門陽關出南道歷鄯善而南行至烏弋山離南道極矣轉北而東得安息

烏弋山離卽今俾路芝國後漢書載烏弋山離時改排持排持卽俾路芝合音國在古波斯時爲吉德羅西亞省波斯亡屬希臘未幾希臘分裂烏弋遂乘機自立此國當時兼有今波斯東南地故曰大國犂靬卽西史羅馬漢時國勢正盛其東界直至猶太故烏弋西與相接撲桃後漢書作濮達魏書作薄羅乃其轉音爲大夏故都其地正居烏弋之北條支者

阿拉伯也國臨西海謂國之西面濱於紅海通史前編言阿拉伯自古皆游牧部落境中平地居三之一惟平原之外環以沙漠沙漠之外閒以高原故其地不相連屬遂各立小君長爲治史分其全地爲三在西北曰黑德倭斯在西南曰也門在中央曰內惹德亞拉伯志詳載古時部落稍著名而有史事可攷者凡十餘國惟國以分而見弱故每爲安息所役屬視之爲外夷也傳中因夾敘條支故下文重提烏弋以清眉目國地南近印度洋爲熱風所煽故暑熱但俗事游牧不勤種植安得田稻此史之誤境東西雖多山嶺而中閒亦多坦壤故莽平俗重妄殺者近天竺行佛教自度葱嶺歷罽賓至烏弋西界前阻波斯海灣及阿拉伯大漠故南道於此盡欲至安息必須轉北而東蓋其時安息所都在今波斯呼拉商省東北巴治斯坦城也

按此傳末轉北而東得安息句非僅爲安息傳作過文實爲以下七國作一絕大關捩蓋上文由皮山烏秅踰葱嶺而至罽賓烏弋皆自近以及遠下文由安息而月氏由月氏而康居由康居而大宛由大宛而桃槐休循捐毒皆自遠以及近班史脈絡深細如此後人每忽不及覺負作者苦心矣因特揭之以清眼目

安息國王治番兜城去長安萬一千六百里不屬都護北與康居東與烏弋山離西與條支接其屬大小數百城地方數千里最大國也臨嬀水商賈車船行旁國書革旁行爲書記武帝始遣使至安息王令將將二萬騎迎於東界東界去王都數千里行比至過數十城人民相屬因發使隨漢使者來觀漢地以大鳥卵及犂靬眩人獻於漢天子大悅安息東則大月氏

安息本古波斯地波斯爲馬基頓所滅未幾各地分裂有阿賽西者於西前元二百五十年秦孝文王元年起兵據波斯中境巴提亞省自立爲巴提亞國一作巴地耳一作帕而特一作巴爾的一作帕德利亞其王世世以阿賽西第幾爲號漢人誤王名爲國名稱爲安息安息者阿賽西轉音也番兜城西書稱帕而杜瓦蓋卽巴提轉音帕爾杜合音卽今波斯呼拉商省巴治斯坦城其國北與基窪地接基窪卽康居境烏弋山離當在其東南條支當在其西南東北至阿母河阿母河古稱嬀水國人善經商至中

國最早車船行旁國所不待言自其東境至國都當經過木鹿（即今謀夫）亞利安（即今黑拉特）富拉（即今非里哈）諸名城合之各小城自不下數十焉時大月氏境跨阿母河南北故東面均與相接

辨亞細亞即安息之誤

近見侯官嚴又陵復謂亞細亞即安息其說非是按亞細亞之名本於亞西里亞亞西里亞立國最古當在中國唐虞以前至周始爲美地亞所併末幾波斯古烈王起又併美地亞及巴比侖兼攻服地中海北黑海南之呂底亞以其地與亞西里亞相接遂號爲小亞細里亞此亞西亞小亞細亞稱名之所自西人載籍歷歷可徵至於安息乃漢時後起之國本名巴提亞此國之王世世以亞賽西爲名謂之亞賽西朝或

作阿薩又作阿息華書遂轉爲安息安息者亞賽西合音也其實西史並無此國名西史既無安息歐人豈有推廣其名以稱全洲之理又攷亞西里亞在底格里河與幼法拉河中間今土耳其東部所謂美索波達米者是巴提阿在今波斯國東境呼拉商給爾滿等處二地遠不相涉且安息盛時西境僅至地中海從未轄及小亞細亞若謂亞細亞即安息轉音彼小亞細亞之稱何自來乎

大月氏國治監氏城去長安萬一千六百里不屬都護戶十萬口四十萬勝兵十萬人東至都護治所四千七百四十里西至安息四十九日行南與罽賓接大月氏本行國也隨畜移徙與匈奴同俗控弦十餘萬故强輕匈奴本居敦煌祁連間至冒頓單于攻破月氏而老上單于殺月氏以其頭爲飲器月氏乃遠去過大宛西擊大夏而臣之都嬀水北爲王庭其餘小衆不能去者保南山羌號小月氏（小月氏見後漢書西羌傳末）大夏本無大君長城邑往往置小君長民弱畏戰故月氏徙來皆臣畜之其稟漢使者有五翕侯一曰休密翕侯治和墨城去都護二千八百四十一里二曰雙靡翕侯治雙靡城去都護三千七百四十一里三曰貴霜翕侯治護澡城去都護五千九百四十里四曰肸頓翕侯治薄茅城去都護五千九百六十二里五曰高附翕侯治高附城去都護六千四十一里凡五翕侯屬大月氏

大月氏自中國邊界徙居西域一時强盛無敵其國東起後阿賴山西至阿母河又跨河而南兼有今布哈爾及阿富汗

北境並葱嶺山中諸小部地以嬀水北爲王庭所謂監氏城史記作藍市即大夏故都今布哈爾城也月氏餘衆不能去者保南山羌號小月氏攷月氏本居祁連山北之昭武城即今甘州府高臺縣地南山即祁連山山中乃羌人所居故曰南山羌大夏舊時各城有小君長及臣大月氏大月氏亦因其制分遣翕侯鎮撫其地五翕侯中休密爲最東去無雷不及四百里無雷傳西與大月氏接即休密侯境也所治和墨城魏書稱爲伽倍云在莎車西人居山谷間診其地望當在今後阿賴山南大喀喇庫爾相近地其西爲雙靡雙靡城魏書稱爲折辟莫孫云在伽倍西人居山谷間診其地望當即今魯善部又西爲貴霜所治護澡城魏書稱爲鉗敦云在折

辟莫孫西人居山谷閒以地望準之當卽今卡什東山中雅克巴的地按新唐書史國或曰羯霜那鐵門山在其境內何國或曰屈霜你迦曰貴霜匿按羯霜那屈霜你迦貴霜匿實核之均卽漢之貴霜至唐乃分爲史何二國耳魏書謂皆康居後誤甚余別有攷若胷頓則在貴霜之南所治薄茅城魏書稱爲弗敵沙云在鉗敦西西當作南人居山谷閒以地望準之當卽今阿母河南薩爾達巴地薩達巴與弗敵沙音合又南爲高附魏書稱閣浮謁在弗敵沙南人居山谷閒高附卽喀布爾合音一作甲布瀛寰志略謂甲布卽布哈爾誤也

大夏國攷

大夏者太古以來名國也漢書律歷志黃帝使伶倫至大夏西崑崙之陰取嶰谷之竹以爲簫賈誼新書亦言帝堯教化訓及大夏渠搜而山海經則言白玉山在大夏東嗣是伊尹所作獻令及周書王會篇皆載其國名自後中國史書遂少概見徵之各國譯著始悉其本末如學部所印波斯志英人著云此國之興在西元前二千四百餘年中國黃帝時代與米塔侵入巴比侖同時國地跨疴克薩河卽阿母河其東土且出伊蘭高原外疆域非小文化亦有可觀所謂敗克缺拉帝國也又萬國史綱目日本人編云西元前一千年周穆王二年大夏人瑣羅斯的始倡新教大旨謂人之死生禍福皆正邪二神主之人當祈正神修善行爲要云云又言前六百三十五年周襄王十九年馬太王法拉屋的征服大夏知大夏立國在黃帝前歷唐虞夏商至東周襄王時始亡凡一千八九百年享國之長後世鮮有至敗克缺拉乃後大夏王以地名爲國名希臘史作巴格德利亞印度史作拔克利安四裔年表作巴特里萬國通鑑作巴克提阿蓋西人不知古有大夏國名因以漢時立國其地之巴格德利亞名名之中國史記漢書又不知此國已易名巴格德利亞而仍以古大夏國名名之然中西史文雖有不同而巴格德利亞地卽古大夏國地固毫無疑義也後大夏國自懼我朱都一作地侯度武司於前二百五十六年周赧王五十九年據土蘭以自立土蘭者鹹海南地總名以古有土蘭王立國於此也越六年遂與巴提耳卽安息相繼建國都阿母河南波爾克城未幾徙河北之藍市城後爲大月氏都其時國境西接安息東抵葱嶺南鄰烏弋山離北濱雜拉敷散河實有今布哈爾阿富汗

兩國全地攷唐書吐火羅傳言居葱嶺西古大夏國南北千餘里東西三千餘里東抵葱嶺西接波斯南大雪山北據鐵門縛芻大河中境西流此蓋指古大夏原境若後大夏則南北兩界多有展拓屢與西里亞巴地耳相戰爭互有勝負及漢文帝前元十二年又征服地米特人取北印度本齋地爲屬部地米特卽塞米的人漢書稱爲蠻種初地米特人於漢高帝元年在本齋地立國至是降於巴格德利漢書但紀其南君屬賓而轉爲大夏征服則未之及也此皆後大夏盛時事也迨武帝建元三年爲西里亞所敗其王被擒并奪其數省地國勢大衰及元光五年大月氏自東北來五六年閒阿母河北境盡失未幾遂爲安息所滅惟一王族尚保土蘭南界波達細亞地自立爲國卽前烏弋山離傳所云北與撲桃接者是已後漢書作濮達魏書作薄羅音之轉也今爲阿富汗西南菲拉哈城阿富汗志作法拉云北去格喇特

百六十四英里南去堪達哈爾二百三十六英里爲軍事上要地自巴格德利亞南遷濮達後歷百餘歲西漢末哀帝初年值大月氏別部之貴霜王兵力驃强南侵安息取高附進滅濮達復乘勝東渡印度河席捲巴格德利亞所立之罽賓屬部於是後大夏國亦亡

康居國王冬治樂越匿地到卑闐城去長安萬二千三百里不屬都護至樂越匿地馬行七日至王夏所居番內九千一百四里戶十二萬口六十萬勝兵十二萬人東至都護治所五千五百五十里與大月氏同俗東羈事匈奴宣帝時匈奴五單于並爭漢立呼韓邪而郅支怨望殺漢使西阻康居後甘延壽陳湯發兵至康居誅滅之至成帝時康居遣子侍漢貢獻然自以絕遠獨驕慢不肯與諸國相望都護郭舜數上言宜歸其侍子絕勿復使以章漢家不通無禮之國漢爲其新通重致遠人終羈縻而未絕其康居西北可二千里有奄蔡國控弦者十餘萬與康居同俗臨大澤無涯蓋北海云康居有小王五一曰蘇薤王治蘇薤城二曰附墨王治附墨城三曰窳匿王治窳匿城四曰罽王治罽城五曰奧鍵王治奧鍵城凡五王屬康居

康居爲西域游牧行國凡游牧者皆夏居北而冬居南俄屬游記言喀支司人春閒出覓水草自南而北夏日所駐地距冬幾二千里喀支司卽哈薩克實康居突厥之後是其俗至今未改卑闐城爲其國都築於都賴水上見甘延壽傳都賴水今名盧列阿塔河一名塔拉斯河卑闐城築於此河上當在今

盧列阿塔城南下大宛傳言北至康居卑闐城千五百十里與此地道里恰合盧列阿塔城一作奧利阿塔一作傲利耶達卽元時訛提拉爾然其國雖有都城王不常居惟冬往樂越匿時一至其地書西域傳補注康居都卑闐城其王冬夏皆不居之猶今哈薩克部以塔什干爲都會其汗王冬夏各有游牧之所惟死則反葬於塔什干也哈薩克部卽古康居此條證漢時康居情形甚的確卑闐城去長安萬二千餘里若由此城再至樂越匿須馬行七日約近千里若由長安至其王夏居番內地則九千餘里夏居地去長安轉近二千餘里者以夏居在東北與中國邊界連接故近冬居在西南去中國遠也何氏秋濤謂冬居與夏居相去九千餘里因以夏居番內地謂在今俄國墨斯科省實臆斷無據之談如所言則其王奔走南北每年須行萬八千餘里有是理乎奄蔡國洪侍郎鈞攷卽元之阿速地在黑海東北故臨大澤無涯去康居二千餘里道路亦符康居本行國除卑闐外不聞有他城因其後漸向南侵得鹹海東西城郭諸地遂分五小王居之攷晉書康居於武帝時來朝言其國移都蘇薤至魏書則康居改稱者舌夫康居遷都蘇薤後始稱者舌蓋以都名爲國名也唐書石國或曰柘支曰柘折曰赭時者舌卽柘支柘折赭時之轉音今爲塔什干城塔什譯言石干爲庫爾干省文乃城寨之義質言之猶曰石城然則蘇薤小王所治卽唐之石國今之塔什干無疑乃宋氏新唐書指石國爲窳匿史國爲蘇薤謬矣雖窳匿附墨與罽今爲何地已無可攷然總不出鹹海左右閒若宋氏以何國當附墨安國當罽實臆斷

無據之詞獨奧鍵小王地謂卽唐之火尋頗爲脗合新書言火尋或曰貨利習彌曰過利居烏滸水陽康居奧鍵城故地按貨利習彌元史太祖紀作玉龍傑赤西北地附錄作花剌子謨三史語解譯爲烏爾根齊此城遺阯尙存在今基華國都城北三百二十中里俄屬游記所謂苦尼亞爾眞治者是苦尼舊也亞爾眞治卽烏爾根齊烏滸水今稱阿母河以發源瓦罕部地又名瓦罕河烏滸乃瓦罕轉音古時此河西流入裏海正經奧鍵城北貨利習彌王建都時水北又築一城遂夾河水於中云

大宛國王治貴山城去長安萬二千五百五十里戶六萬口三十萬勝兵六萬人東至都護治所四千三十一里北至康居卑闐城千五百一十里西南至大月氏六百九十里北與康居南與大月氏接宛別邑七十餘城多善馬馬汗血言其先天馬子也自宛以西至安息國雖頗異言然大同自相知曉也

大宛國北魏號破洛那唐號東曹唐書言東曹或曰率都沙那蘇對沙那卻布咀那蘇都識匿凡四名居波悉山之陰波悉山卽阿賴山漢貳師城也前書李廣利傳期至貳師城取善馬故號貳師將軍今攷其地在伊犂西南喀什噶爾西北故浩罕國南境近爲俄人所併改設費爾干省地理新志作費爾加拉俄屬游記作費爾干那其地東南北三面環山惟西有平路可通他部納林河橫貫其中西人地理志謂河北高坡地皆名費爾加拉河南高坡地皆名蘇的亞納四裔年表作沙西阿那俄屬游記作唆西安那唐書率都沙那等四名皆蘇的亞納之異譯希臘史所謂索克地阿那國也貴山城貳師城均當在浩罕南境然其地今難確指○又史記大宛傳載宛西小國有驩潛及大益攷康居小王中有奧鍵一名火尋驩潛爲奧鍵火尋之轉音地詳前傳大益指阿剌伯人據洪氏西域補傳言古時阿剌伯人游牧於西里亞者西里亞人稱之曰大抑大抑卽大益此唐書大食國之名稱所由來也

桃槐國王去長安萬一千八十里戶七百口五千勝兵千人

桃槐亦葱嶺閒小部因未載四至不能確知所在惟以道里計與下二國皆自遠而近必大宛東南有一閒道歷桃槐等三國可達疏勒莎車也以是論之桃槐當在後阿賴山北距大宛國不甚遠

休循國王治飛烏谷原作國誤在葱嶺西去長安萬二百一十里戶三百五十八口千三十勝兵四百八十人東至都護治所三千一百二十一里至捐毒衍敦谷二百六十里西至大月氏千六百一十里民俗類烏孫因畜隨水草本故塞種也

捐毒國王治衍敦谷去長安九千八百六十里戶三百八十口千一百勝兵五百人東至都護治所二千八百六十一里至疏勒句首當脫東南字南與葱嶺屬無人民西上葱嶺則休循也西北至大宛千三十里北與烏孫接衣服類烏孫隨水草依葱嶺本塞種也

休循捐毒二傳敘次甚爲明析以俗皆游牧故第云王治某谷不言有城後言谷者準此兩國相距祇二百餘里蓋一在葱嶺山

巔一在葱嶺平原以西圖覈之當在喀什噶爾至霍罕道別休循爲蘇約克山口地捐毒爲察提爾湖西域水道記作圖古爾克託海邊地今額德格訥布魯特駐牧處也故西北至大宛東南至疏勒南與葱嶺相連屬山高氣寒故無人民北與烏孫相去雖遠而有徑道可通故云相接攷松筠公綏服紀略伊犂西南經布魯特游牧至喀什噶爾約二千里中有特穆爾圖泊巴爾渾山西圖作巴爾溫斯科山帖哩葉克達巴罕西圖作帖里克提山口捐毒即在巴爾渾西帖哩葉克北惟烏孫在其東北不在正北因古無實測圖方位不盡可憑

莎車國王治莎車城去長安九千九百五十里戶一千三百三十九口萬六千三百七十三勝兵三千四十九人東北至都護治所四千七百四十六里西至疏勒五百六十里西南至蒲犂七百四十里有鐵山出青玉

莎車即今葉爾羌攷會典馹道由西安至此恰九千九百五十里蓋其道先至喀什噶爾再至葉爾羌與漢時相同別有一道由阿克蘇徑至葉爾羌約近四百里至由此至喀什噶爾馹道亦不相懸蒲犂地據西域水道記在葉爾羌西南八百里

疏勒國王治疏勒城去長安九千三百五十里戶千五百一十口萬八千六百四十七勝兵二千人東至都護治所二千二百一十里南至莎車五百六十里有市列西當大月氏大宛康居道也

疏勒即今喀什噶爾前言莎車西至疏勒此言南至莎車蓋互文見義知疏勒實在莎車西北也諸國方向似此者多當善會之有市列者山外諸國皆至此互市至今猶然

尉頭國王治尉頭谷去長安八千六百五十里戶三百口二千三百勝兵八百人東至都護治所千四百四十一里當云西南南與疏勒接山道不通西至捐毒千三百一十四里徑道馬行二日田畜隨水草衣服類烏孫原本西域傳上

尉頭即今烏什疏勒在其西南山道不通者爲別留提山即額爾濟巴什嶺所隔西漢時路尚未闢也捐毒在其正西可溯塔烏什堪河而至其境惟山路迂曲故須千三百餘里若以徑直之烏道計馬行二日可矣此蓋約略之詞宜善會之田畜隨水草言俗兼農牧焉

烏孫國大昆彌治赤谷城去長安八千九百里戶十二萬口六十三萬勝兵十八萬八千八百人東至當云東南都護治所千七百二十一里西至康居番內地五千里地莽平多雨寒山多松樹不田作種樹隨畜逐水草與匈奴同俗國多馬富人至四五千匹民剛惡貪狠無信多寇盜最爲強國故服匈奴後盛大取羈屬不肯往朝會東與匈奴西北與康居西與大宛南與城郭諸國相接本塞種也大月氏西破走塞王塞王南越縣度大月氏居其地後烏孫昆莫擊破大月氏大月氏西徙臣大夏而烏孫昆莫居之故烏孫民有塞種大月氏種云始張騫言烏孫雖強大可厚賂招武帝即位令騫使烏孫烏孫昆莫因請尙公主元

封中以江都王女細君妻焉昆莫死孫岑陬立仍尚公主岑陬官號也名軍須靡昆莫王號也名獵驕靡後書昆彌云師古注昆取昆莫彌取獵驕靡彌即靡也余按昆莫昆彌乃譯音之轉非有他意班氏不知故從而爲之辭公主卒復以楚戊王孫解憂妻岑陬岑陬死立翁歸靡號肥王復尚楚主宣帝初公主昆彌上書言匈奴連發大兵侵取車延惡師地收人民去又使使脅求公主願發國半精兵盡力擊匈奴惟天子出兵以救公主漢發大兵十五萬騎五將軍分道並出遣校尉常惠持節護烏孫兵五萬從西方入至右谷蠡王庭獲名王以下四萬級馬牛七十萬是歲本始三年也翁歸靡死立岑陬子泥靡號狂王復尚楚主生一子不與公主和公主謀誅狂王不果會肥王胡婦子烏就屠襲殺狂王而自立漢出兵往討初楚主侍

者馮嫽能史書習事嘗持漢節爲公主使行賞城郭諸國咸敬信之號曰馮夫人爲烏孫右大將妻右大將與烏就屠相愛都護鄭吉使馮夫人說烏就屠降之宣帝徵馮夫人問狀遣謁者竺次期門甘延壽送馮夫人馮夫人錦車持節詔焉乃立元貴靡爲大昆彌烏就屠爲小昆彌又分別其人民地界大昆彌戶六萬餘小昆彌四萬餘自後兩昆彌每互相刺殺遂俱弱自烏孫分立漢用憂勞無寧歲

烏孫地在今伊犂河南特克斯河濱前人謂卽伊犂未確也唐地理志溫肅州西北度拔達嶺又五十里至頓多城烏孫所治赤山城也拔達嶺唐西域傳又作凌山卽今木素爾達巴罕木素爾譯言冰達巴罕譯言嶺冰嶺猶凌山也過此嶺又五十里當卽今沙圖阿滿台地水經注溫宿城北至烏孫赤谷六百一十里今自阿克蘇至沙圖阿滿台六百七十里道里亦相仿赤山與赤谷同義此烏孫都城之確有可徵者本書甘延壽傳郅支侵陵烏孫大宛如得二國北擊伊列云云伊列卽伊犂可知當時別自爲國不在烏孫轄境之內是烏孫北界之確有可徵者傳又云涉康居界至闐池西闐池卽特穆爾圖泊先涉康居界至闐池西可知兩國接壤處在此泊東邊是烏孫西界之確有可徵者至於凌山以南皆溫宿姑墨國地是烏孫之南必以木素爾嶺爲界矣夫本朝之平準噶爾也西路大軍實由烏魯木齊西額林哈畢爾罕入準語額林人也哈畢爾罕肋也謂山形如人肋漢時烏孫東

通車師前部以達於漢亦必當由此路則額林哈畢爾罕又天然東面之界限焉本境既明如匈奴之在東北康居之在西北城郭諸國之在南愈了然矣烏孫國境雖居四山之中然伊犂河南特克斯空格斯河濱不少坦夷之地故曰莽平以四面皆山故多雨而氣寒沿河之地本肥沃可種植因俗皆游牧故隨畜逐水草以多馬爲富也西域聞見錄謂準噶爾人兇猛頑獷以刦奪爲能不能作賊者不齒於人數一人能刦數人者謂之好男子則此傳所云其民剛惡貪狠無信多寇盜其風俗固數千年未嘗改矣塞種西書作西米特提民族凡葱嶺西北阿母河濱以及伊犂附近均此族所居塞卽西之轉音四裔年表米納人地米特人卽指塞種車延惡

師二地未詳意度之必烏孫北界與匈奴鄰近處似在今精河一帶右谷蠡王庭攷匈奴傳蒲類將軍當與烏孫合擊匈奴蒲類澤烏孫先期至知右谷蠡所居必在巴里坤湖東北

札薩克圖汗部境

姑墨國王治南城去長安八千一百五十里戶三千五百口二萬四千五百勝兵四千五百人東至都護治所千二百二十一里南至于闐馬行十五日北與烏孫接出銅鐵雌黃東通龜茲六百七十里王莽時姑墨王丞殺溫宿王并其國

姑墨魏書作姑默唐書作跋祿迦在今拜城縣地水經注言北河又東逕姑墨國南姑墨川水注之姑墨川唐稱撥換河即今阿爾巴特河也河東有哈喇格勒袞軍台西域水道記

謂即古姑墨國是所治之南城在此南至于闐馬行十五日蓋溯和闐河西岸行所經多沙漠不能詳其里數但以馬行計之北接烏孫者溯和色爾河由阿勒坦呼蘇山有間道可通也

溫宿國王治溫宿城去長安八千三百五十里戶二千二百口八千四百勝兵千五百人東至都護治所二千三百八十里西至尉頭三百里北至烏孫赤谷六百一十里東通姑墨二百七十里

溫宿今阿克蘇地西至烏什今二百四十里北踰木素爾嶺至沙滿台地今六百七十里東至哈喇裕勒袞台今一百六十里

龜茲國王治延城去長安七千四百八十里戶六千九百七十口八萬一千三百一十七勝兵二萬一千七十六人南與精絕東南與且末西南與扜彌北與烏孫西與姑墨接能冶鑄有鉛東至都護治所烏壘城三百五十里

龜茲唐書作邱茲一作屈茲西域記作屈支即今庫車地所治延城後漢班超傳注作居延城故址在今庫車東南其地水源輻輳土田膏腴村莊櫛比故漢時戶口之衆迥非屬都護諸國所能並衡南與精絕西南與扜彌中隔大漠雖相接而道不能通東南與且末本隔渠犂因時渠犂已滅故可直接北接烏孫者由庫克納克嶺有間道可達也

烏壘戶一百一十口千二百勝兵三百人與都護同治其南三百三十里至渠犂

烏壘下據水經注當有城字此城為漢都護所治當在庫爾勒即渠犂西策特爾台地今自庫爾勒西北至策特爾台正三百三十里漢屯田處皆在布古爾東至庫爾勒一帶游牧記謂漢輪臺在玉古爾即布古爾是矣近有日本僧著新疆探險記刊登日報云策特爾附近有烏壘國古城次日至輪臺地其南五十餘里有古輪臺城東西約三十米突南北約四十五米突

渠犂城戶百三十口千四百八十勝兵百五十人東北與尉犂東南與且末南與精絕接西有河至龜茲五百八十里自武帝初通西域置校尉屯田渠犂是時軍旅連出師行三十二年海內虛耗正和中貳師將軍李廣利降匈奴上既悔遠征伐而按粟都尉桑宏羊等奏言故輪臺以東捷枝渠犂皆故國地廣饒

水草有溉田五千頃土處温和田美可益通溝渠種五穀與中國同時熟其旁國少錐刀貴黄金綵繒可以易穀食宜給足不可乏臣謂可遣屯田卒詣故輪臺置校尉三人分護田一歲有積穀募民壯健詣田所益墾溉田稍築列亭連城而西自威西國輔烏孫上迺下詔深陳既往之悔由是不復出軍初貳師將軍李廣利擊大宛還過扜彌將其太子賴丹至京師昭帝以賴丹爲校尉將軍田輪臺輪臺與渠犂地皆相連也賴丹爲龜茲所殺漢未能征會長羅侯常惠使烏孫還便宜發諸國兵五萬人攻龜茲斬其王時烏孫公主女來京過龜茲龜茲前遣使至烏孫求公主女未還遂留女不遣使使報公主主許之後公主上書願令女比宗室入朝而龜茲王絳賓亦愛其夫人元康元

年遂來朝賀王及夫人皆賜印綬夫人號公主留一年厚贈送之後數來朝賀漢遇之亦甚親密東通尉犂六百五十里

渠犂本國名武帝紀天漢二年渠犂六國來獻可徵茲但言城者因李廣利初征大宛不肯給軍食二次出兵時遂滅之不復立王故桑宏羊言捷枝渠犂皆故國也惟輪臺之屠廣利傳明載之不及捷枝渠犂者以輪臺概之耳捷枝卽古析支國禹貢與崑崙渠搜並貢織皮今按崑崙在和闐南渠搜穆天子傳作巨蒐其地當在喀喇沙爾境（見穆傳攷證）捷枝處輪臺東當在洋薩爾附近三者皆隸今新疆南路禹時雍州西境也隋書以鏤汗爲渠搜唐書以黨項羌爲析支一過遠一過近均不確渠犂國攷水經注焉耆之水自西海逕尉犂國西出沙山鐵谷關西南流又屈而南而西逕渠犂國治按此西海指博斯騰泊焉耆水指由泊重出之下開都河沙山鐵谷關在今焉耆府西南兩山對峙成峽河流其中北峽口名大石嶺卽鐵谷關一作鐵門南口爲晉書遮留谷出此至庫爾勒城是渠犂之卽庫爾勒固無疑矣且末恰在東南若南與精絕分界處當在大漠中雖相接而路不能通須繞由且末往西有河至龜茲卽塔里木河今由庫勒爾驛路西至庫車實八百十里若溯塔里木河行更不止此語當有誤李廣利擊大宛還過扜彌者攷貳師再征大宛先屠輪臺其還乃過扜彌是其出師之道當經鄯善焉耆龜茲溫宿再由尉頭西北溯畢底爾河越喀拉喀音山又踰蘇約克山口以至今

俄屬費爾干省地其歸當循霍罕鄂什至喀什噶爾之道以抵疏勒歷莎車于闐以至扜彌也然則出由北道還由南道顯然可見余前攷漢之南道自羅布泊西南歷車爾成克勒底雅以至和闐者得一確證矣不然扜彌地處偏僻貳師還軍何必經過此國乎（又後書于闐傳言長史趙平病死于闐其子迎喪道經拘彌赴于闐先至拘彌亦出南道之一證）

尉犂國王治尉犂城去長安六千七百五十里戶千二百口九千六百勝兵二千人西至都護治所三百里南與鄯善且末接

尉犂國新疆識略謂卽庫爾勒非是庫爾勒乃漢渠犂尉犂尚在東北繹水經注知尉犂城當在博斯騰泊西南下開都河東岸惟古城遺址今已無存耳且末鄯善俱當在其東南

危須國王治危須城去長安七千二百九十里戶七百口四千九百勝兵二千人西至都護治所五百里至焉耆百里

危須地當在博斯騰泊北今烏沙克塔爾台地攷水經注薨敦之水二源俱導西源東流東源東南流俱逕焉耆之東導於危須國西又東南流注於薨敦之藪觀此可知危須國地在焉耆之東中隔裕勒都斯河也薨敦藪即博斯騰泊焉耆西至都護四百里此云五百里則危須在焉耆東百里也

焉耆國王治員渠城去長安七千三百里戶四千口三萬二千一百勝兵六千人西南至都護治所四百里南至尉犂百里北與烏孫接近海水多魚

焉耆即喀喇沙爾地員渠城後書作南河城水經注城居四

水之中是其城當在今喀喇沙爾東南開都河入博斯騰泊處古時開都河分兩支入泊見水經注故員渠城在水中閒後書班超傳言其國有葦橋之險必即開都河之橋唐郭孝恪傳言焉耆城四面皆水恃險不設備亦足證也國濱大泊故多魚北史言南去海十餘里多魚鹽蒲葦之饒可證尉犂在其西南烏孫在其西北蓋溯開都河踰嶺而西可通伊犂南境即烏孫國矣徐松氏言泊之西岸有故城雉堞猶存周九里許殆即員渠城乎

烏貪訾離國王治于婁谷去長安萬三百三十里戶四十一口二百三十一勝兵五十七人東與單桓南與且彌西與烏孫接

卑陸國王治天山東乾當谷谷原作國誤去長安八千六百八十里戶二百六十七口千三百八十七勝兵四百二十二人南至都護治所千二百八十七里

卑陸後國王治番渠類谷去長安八千七百一十里戶四百六十二口千一百三十七勝兵三百五十人東與郁立師北與匈奴西與剗國南與車師接

郁立師國王治內咄谷去長安八千八百三十里戶百九十口千四百四十五勝兵三百三十二人東與車師後城長西與卑陸北與匈奴接

單桓國王治單桓城去長安八千八百七十里戶三十七口百九十四勝兵四十五人

上五國皆游牧小部依棲山谷城郭寥寥故不能確指其遺迹所在但就其方向道里計之則烏貪訾離最西以意測之

當在今小裕勒都斯河地故去長安較焉耆甚遠西可與烏孫相接惟且彌國當在博克達山北不應烏貪訾離南與相接知且彌爲且末之訛此部戶口極少故後移東蒲類降衆千七百人以處之因其地饒水草且居四山中可避匈奴侵掠也游牧記謂烏貪訾離在今阜康縣地臆說無據由烏貪訾離東千四百六十里爲單桓國當在今阿爾渾河濱再東北爲卑陸二國均當在今迪化府境攷卑陸南去都護治于二百八十七里當在今昌吉縣地其後部相距僅三十里當在今羅克倫河濱其東爲郁立師當在今古牧地境故東與後城長西與卑陸北與匈奴相接

蒲類國王治天山西疏榆谷去長安八千三百六十里戶二百

二十五口二千三十三勝兵七百九十九人
蒲類後國王去長安八千六百三十里戶百口千七十勝兵三百三十四人
西且彌國王治天山東天大谷去長安八千六百七十里戶三百三十二口千九百二十六勝兵七百三十八人西南至都護治所千四百八十七里
東且彌國王治天山東兒虛谷去長安八千二百五十里戶百九十一口千九百四十八勝兵五百七十二人西南至都護治所千五百八十七里
封國王治天山東丹渠谷去長安八千五百七十里戶九十九口五百勝兵百一十五人西南至都護治所千四百八十七里

上五國亦游牧小部本傳敘云分姑師爲車師前後王及山北六國山北六國徐松氏補注謂蒲類前後且彌東西及卑陸前後余詳攷之卑陸之東尚有郁立師國其西尚有封國何獨於中摘取二國以入六國之數不確可知蓋山北六國指且彌東西卑陸前後及郁立師與封也無蒲類者後漢書明言蒲類本大國前漢西域屬匈奴故不之及按蒲類澤名今巴爾庫里湖一作巴里坤湖蒲類前後部當在湖之南北前國傍南山故所治在谷中後國在平野閒故不言谷且彌二國當在濟木薩城左右且彌西卽車師後王國爲今烏爾圖河地攷見下再西爲卑陸二國當在今迪化府地再西爲封國其地當在迪化府西昌吉縣境蓋山北六國皆與車師後部相聯絡山卽天山今博克達山也
狐胡國王治車師柳谷去長安八千二百里戶五十五口二百六十四勝兵四十五人西至都護治所千一百四十七里至焉耆七百七十里
狐胡後書及御覽皆作孤胡柳谷卽後漢書長史所居柳中地唐置柳中縣明史西域傳柳中縣一名魯城其地在車師前部之東卽今之魯克沁無疑今驛道自魯克沁至喀喇沙爾一千二十里
山國王去長安七千一百七十里戶四百五十口五千勝兵千人西至尉犂二百四十里西北至焉耆百六十里西至危須二百六十里東南與鄯善且末接山出鐵民山居寄田糴穀於焉

耆危須
山國一名墨山國水經注河水又東逕墨山國南是也此國當在博斯騰泊南呼爾圖克達山閒故尉犂在其西焉耆在其西北而危須則當在其正北云西者誤也國界博斯騰羅布兩泊之中故南接且末東南接鄯善民旣山居不能種植所以寄田糴穀於鄰國耳
車師前國王治交河城河水分流繞城下故號交河去長安八千一百五十里戶七百口六千五十勝兵千八百六十五人西南至都護治所千八百里至焉耆八百三十五里
車師前國卽今土爾番地唐置交河縣唐地理志交河縣有交河水源出縣北天山徐氏補注今廣安城西二十里雅兒

湖有故城周七里卽古交河城

車師後國王治務塗谷去長安八千九百五十里戶五百九十五口四千七百七十四勝兵千八百九十人西南至都護治所千二百三十七里

車師後國在今烏魯木齊東後漢書言白高昌壁北通金滿城五百里高昌壁卽前部金滿城卽後部惟前漢時後王所治尙在山谷間未築城也至唐始有浮屠城蓋卽以務塗谷得名新唐書貞觀十四年卽浮屠城置庭州知唐庭州卽漢車師後王務塗谷地其地在今阜康縣東二百里烏爾圖河濱烏圖者浮屠務塗之轉音也從前攷據家因濟木薩北護堡子地土人掘地得唐時殘碑一小片中有攝金滿縣令字

遽謂漢金滿城唐金滿縣在此殊誤余別有辨論附後

車師都尉國戶四十口三百三十三勝兵八十四人

車師後城長國戶百五十四口五百六十勝兵二百六十人武帝天漢二年始遣匈奴降者開陵侯擊車師以匈奴救不利征和四年復以開陵侯將六國兵圍之車師降服昭帝時匈奴使四千騎田車師宣帝卽位遣五將軍擊匈奴田者驚去車師復通漢後復畔地節二年遣侍郎鄭吉校尉司馬熹攻車師交河城破之時王在其北石城未得秋復攻石城車師因降於是始別田車師會匈奴來爭乃立故車師太子軍宿爲王盡徙國民居渠犂以故地予匈奴其後戊己校尉屯田車師故地元始中車師後王國有新道出五船通玉門關往來差近戊己校尉徐普欲開以省道里半避白龍堆之阨車師後王姑句心勿便也地又與匈奴接普欲分明其界召姑句證之不肯繫之姑句卽馳突出高昌壁入匈奴值王莽篡位易匈奴單于璽匈奴怒恨遂侵車師時戊己校尉刁護病命史陳良屯桓且谷備匈奴良等因畔殺都護脅略吏士男女二千餘人入匈奴天鳳三年五威將王駿又爲焉耆所誘殺都護李崇還保龜茲數年莽死西域遂絕西域最凡國五十佩漢印綬者三百七十六人而康居大月氏安息罽賓烏弋之屬皆以絕遠不在數中原本西域傳下

車師都尉及後城長均不載方向地至然觀上文郁立師傳言東與後城長接知此二部必在車師後王庭西今阜康縣地五船北新道通玉門關蓋卽今出嘉峪關經安西北抵哈

密道也徐氏補注言今小南道有小山五長各半里許頂上平而首尾截立或謂是五船小南道在安西州大道東白龍堆在鄯善北西圖稱庫穆塔格戈壁攷後漢書出玉門陽關涉鄯善北通伊吾千餘里自高昌壁北通車師後部千二百里伊吾卽今哈密知前時赴伊吾必西經鄯善再北越白龍堆戈壁而始至若東道開則其險可避矣車師北石城卽今嘉德城又名噶遜營俗稱達版城達版嶺也城在山嶺間爲其國險要處

漢車師後部唐北庭都護府元別失八里均在今新疆阜康縣東烏爾圖河地攷

兩漢書車師後部傳皆言居務塗谷後書西域傳敘始有後

部金滿城語唐書貞觀十四年郎浮屠城置庭州立金滿輪臺二縣嗣改北庭都護府治庭州金滿縣按浮屠卽務塗轉音知唐庭州卽漢務塗谷地迨元初改稱別失八里歐陽元高昌偰氏傳言北庭者今別失八里城知別失八里卽唐北庭都護府亦卽漢車師後王建庭處也是三者名雖異而地則同自徐松氏著西域水道記言其地在今濟木薩北二十里護堡子爾後攷據家翕然從之幾無異辭余則以爲誤也蓋徐氏之持此說以當時護堡子居人掘地得唐碑中有金滿縣字故但查此唐碑祇殘石二片高各八寸許文字泐缺不能明其立碑之故雖有攝金滿縣令五字相連而尋其文意與別行戶曹參軍果毅都尉昭武校尉等一例其爲題名上繫銜確鑿無疑此外更無地卽金滿縣實據若因碑有金滿字謂地卽金滿縣則次行尙有姑臧府字可云此卽姑臧府乎推之巴里坤南山漢裴岑碑幸而文全可讀倘或斷裂僅存敦煌太守字將謂漢敦煌郡卽在巴里坤境耶況護堡子又有造像碑末行云鳩集合營造上又有營主字則護堡子地乃唐庭州所屬一營汎而非金滿縣明矣凡此不必他證於徐書所載取其矛以攻其盾已足使徐氏無可置喙雖然護堡子固非金滿縣而漢之車師後部唐之庭州元之別失八里其地究在何處一時尙難詳析故拙著初印時姑取魏氏默深洪氏文卿之說以烏魯木齊當之迨近作經世大典圖攷證以道里核之始知其不確如大典圖別失八里西爲彰八里又西爲古塔巴又西爲仰吉八里今定仰吉八里在瑪納斯河東古塔巴卽呼圖壁則彰八里自當在昌吉縣境邱氏西游記由鱉思馬大城西行四日宿輪臺縣又四日至昌八剌今烏魯木齊迪化府距昌吉僅九十里縱安車徐行斷無需八日之程是別失八里當在烏魯木齊以東可知查今阜康縣所屬三台塘其西四十里有烏爾圖河蒙古語烏爾圖長也西圖作庫列圖川烏圖庫圖爲務塗浮屠之轉音此水從博克達山北面流出近山處則爲谷知漢時務塗谷唐時浮屠城均當在此河濱然則別失八里亦豈能舍此他求乎計自此河西至阜康二百里自阜康再西經迪化以至昌吉一百八十里緩行各四日程亦不相遠元太祖召邱眞人令使者扶持緩緩而來見西游記惟後漢書言高昌壁北通金滿城五百里高昌壁故地在今土魯番東南百里北至迪化六百里而迪化至烏爾圖河又近三百里情形似乎未合不知當日蓋別有一路越博克達山脊而行宋王延德使高昌記可證記云高昌王邀延德至北庭歷交河州凡六日至金嶺口又兩日至漢家砦當卽達坂城惟此後直上金嶺則爲越博克達山脊之路近人蕭雄西疆雜述詩注博克達山頂有小海海南一峯純乎雪色故曰有龍堂卽龍潭所謂小海也有積雪且過嶺一日便至北庭若由今路達坂城北既無大嶺且過嶺至迪化尙二百八十餘里又三百里方至烏爾圖河豈一日所能至乎至元史孝進傳載至元八年命屯田西域別失八里三十二年海都等軍至

洪水山進力戰軍潰被擒至操八里遁還和州洪水山卽迪化府城東之紅山口進軍蓋扼守於此戰敗被擒操八里卽彰八里一作昌八剌和州今喀喇和卓在土魯番境進至昌吉得脫南遁至此地勢正合以是觀之烏爾圖河爲漢車師後部唐北庭都護府元別失八里地點之所在固信而有徵矣

餘杭章箴蕭山郁九齡同校

後漢書東夷傳
南蠻西南夷傳
西羌傳西域傳地理攷證
南匈奴傳
烏桓鮮卑傳

浙江圖書館叢書第一集

後漢書各外國傳地理攷證

中華民國四年浙江圖書館校刊

後漢書東夷列傳地理攷證

仁和丁謙益甫氏學

夫餘國在元菟北千里南與高句驪東與挹婁西與鮮卑接北有弱水地方二千里本濊地也初北夷槀原誤索據三國志離在改正梁書作槀離國王出行其侍兒於後娠身王還欲殺之侍兒曰前見天上有氣大如雞子來降我因以有身王囚之後遂生男王令置於豕牢豕以氣噓之不死復徙於馬閑馬亦如之王以爲神乃聽母收養名曰東明東明長善射王忌其猛復欲殺之東明奔走南至掩淲水以弓擊水魚鼈皆聚浮水上東明乘之得度因至夫餘而王之焉國於東夷之域最爲平敞土宜五穀出名馬赤玉貂狗大珠其人粗大强勇而謹厚不爲盜鈔以六畜名官有馬

加牛加狗加邑落皆其主屬行人無晝夜歌聲不絕用刑嚴急盜一責十二男女淫皆殺之尤治惡妬婦殺而尸於山建武二十五年遣使來貢厚答之於是使命交通安帝永初五年侵樂浪後復歸附永寧元年遣嗣子貢獻順帝永和元年其王來朝延熹四年遣使朝貢永康元年王夫台將二萬人寇元菟太守公孫域擊破之靈帝熹平間復貢獻夫餘本屬元菟獻帝時求屬遼東

夫餘部地在今吉林以西凡長春府雙城五常寶州諸廳及伯都訥阿勒楚克等城皆是新唐書渤海傳以扶餘故地爲扶餘府遼史太祖平渤海次扶餘府有黃龍見城上更名黃龍府金史太祖克黃龍改濟州利涉軍貞祐初爲隆安府郎

今吉林農安縣地遼志通州本扶餘王城是也弱水今稱哈湯東三省樹木叢雜處曰烏稽（古有沃沮勿吉等部即烏稽轉音）烏稽之地必有哈湯蓋落葉層積雨水釀之遂爲極深之泥淖人行輒陷萬無生理故曰弱水非別有一河名弱水也其著名者有紅眼哈湯黑龍江外紀齊齊哈爾東北山中隔紅眼哈丹（即哈湯）人不敢過齊齊哈爾爲黑龍江省城其東北正夫餘北境

傳中弱水指此初北夷有槀離國一段實紀朝鮮高句驪開國之事自裴松之誤採魏略舊文繫於扶餘傳末而范氏遽纂入正傳誤而又誤矣然其所以致誤由不知至夫餘而王之夫餘乃城名非國名也攷夫餘在漢北境至於弱水安得復有槀離國在於其北況槀離即高句驪合音傳首明言南

與高句驪接何得又指爲北夷今查東國通鑑（朝鮮史東藩紀要及新出好大王碑所載略同）言太祖朱蒙（即傳中東明）避害南行度掩淲水至卒本夫餘沸流川上都焉國號高句驪按沸流國名卒本川在其境內故亦稱沸流川卒本夫餘猶言卒本川上之扶餘城與北方扶餘國毫不相涉此城遺址即今朝鮮平安道成川郡中此段事須刪去移入後文高句驪傳方合掩淲水魏略作施掩水疑刊刻倒誤梁書作掩滯水當即水經注馬訾水新唐書馬訾水出靺鞨長白山色若鴨淥號鴨淥江夫餘國地最平敞與今松花江左右情形甚合

挹婁古肅愼國也在夫餘東北千餘里東濱大海南與北沃沮接不知其北所極地多山險人形似夫餘而言語各異有五穀麻布出赤玉好貂無君長邑落各有大人處山林開氣極寒常穴居冒深爲貴大家至接九梯好養豕食肉衣皮冬冒其膏塗身禦寒氣夏裸袒冒尺布蔽前後其人穢不潔自漢以後臣屬夫餘種衆雖少而多勇力又善射弓長四尺用楛矢長一尺八寸青石爲鏃皆施毒人中即死便乘船好寇盜鄰國畏之卒不能服

挹婁古肅愼地肅愼周書王會篇作稷愼山海經大荒中小不咸山（今小白山）有肅愼之國竹書紀年虞舜十五年息愼氏來朝貢弓矢蓋三代以前東北徼外大國盡有今吉林省東諸地唐地理志附錄賈耽所記渤海王城臨忽汗海其西南三十里有古肅愼城攷此城在寧古塔西南八十五里上馬蓮

河畔遺址尚存惟漢之挹婁雖爲古肅愼國舊境而本部實在其西攷唐書渤海傳言高麗滅大氏保挹婁之東牟山與婁河其地在吉林東南敦化縣境與婁爲挹婁之轉音挹婁國名殆因此水又言以故挹婁地爲定理安邊二府此則奉天東南新設寬甸懷仁諸縣處（攷見唐書滿洲地誌）謂挹婁爲肅愼之一部極是傳言挹婁在扶餘東北千餘里按扶餘國都爲長春府之農安縣核其方位實居東南而非東北後金人置挹婁縣於遼河東今懿路驛地則因遼徙挹婁人居此而名攷據家竟指爲挹婁國大誤

高句驪在遼東之東千里南與朝鮮濊貊接東與沃沮北與扶餘接地方二千里多大山深谷人少田業力作不足自資故

其俗節飲食而好修宮室東夷相傳曰爲扶餘別種故言語多同凡有五族曰消奴部絕奴部順奴部灌奴部桂婁部本消奴部爲王後稍微弱桂婁部代之其置官有相加對盧沛者古鄒大加等九種武帝滅朝鮮以高句驪爲縣使屬元菟其俗淫然皆清潔自意好祭祀諸鬼神無牢獄有罪諸加評議卽殺之沒入妻子爲奴婢人性凶急有氣力習戰鬬沃沮東濊皆屬焉

高句驪立國最古周書王會篇有東夷嗛羊語注東夷東北夷高句驪也此古高句驪見於簡册之始本傳所載地至方位實古高句驪而非重立於朝鮮地之高句驪但古高句驪武帝元封間已夷爲郡縣作後漢書者不應列爲專傳但當敘其事爲後高句驪之緣起以後高句驪太祖朱蒙實古高

句驪王之養子前夫餘傳所言北夷槀離國卽指古高句驪查朱蒙建國在東漢元帝建昭二年距范蔚宗生於劉宋相去已三百餘年何以絕無聞見竟將朱蒙諸事錯列夫餘傳中又將朱蒙後王事錯列小水貊傳中遂致本傳正文反無一事可書豈非史學家一大話柄耶桑氏水經高句驪縣有遼山小遼水所出注縣故高句驪胡之國武帝元封三年平右渠朝鮮王名置元菟郡於此按小遼水卽今渾河源出奉省東北英額台門外八十里東近柳河溝地又遼史地理志云東京路韓州本槀離國治柳河縣此古高句驪國之確有可徵者若後高句驪則在朝鮮平安道西境攷見上二國一北一南絕不相蒙范氏未悉源流故牽混舛戾至此惟傳末沃沮濊皆屬焉確是後高句驪事據朝鮮史朱蒙既有國盡力攘斥挹婁後又擊荇人國在咸鏡道太白山東南及北沃沮威力大振故沃沮東濊皆爲所屬可證

句驪一名貊耳有別種依小水以居因名曰小水貊出好弓所謂貊弓是也王莽初發句驪兵以伐匈奴其人不欲行強迫遣之皆亡出塞爲寇盜莽將嚴尤誘句驪侯騶入塞斬之莽大悅更名高句驪王爲下句驪侯由是寇邊愈甚建武八年遣使朝貢光武復其王號二十五年春寇右北平漁陽上谷太原遼東太守祭肜以恩信招之皆復款塞後句驪王宮生而能視國人懷之及長壯勇數犯邊元興元年復入遼東太守耿夔擊破之永初五年遣人求屬元菟元初五年復與濊貊寇元菟建光二

年春幽州刺史馮煥元菟太守姚光遼東太守蔡諷等出塞擊斬濊貊渠帥宮遣子詐降潛攻元菟遼東發廣陽漁陽兵救之始去夏復與遼東鮮卑攻遼隊太守蔡諷追擊於新昌戰沒宮遂圍元菟夫餘王遣尉仇台將二萬人與州郡討破之是歲宮死子遂成立姚光上言欲因喪伐之尚書陳忠曰生不能討死乃擊之非義也宜遣使弔問取其後善從之明年遂成還漢生口詣元菟降遂成死子伯固立質桓之閒復犯遼東西安平建寧二年元菟太守耿臨討之伯固降服乞屬元菟云

小水貊依小水以居小水章懷注引魏晉春秋曰遼東郡西安平縣北有小水南流入海按西安平爲馬訾水入海處見前書地理志西蓋馬注馬訾水卽鴨綠江乃今九連城東北安平河瀕地小水發

源縣北則卽霫陽河無疑因中國往高句驪道必經此故陳壽魏志高句驪傳中附載其名按中國與朝鮮通道今由九連城渡鴨綠江入義州古時則在西安平渡江卽賈耽所謂泊汋口也金人置博索路於此以鎭高麗博索乃泊汋之轉音此部微末除出好弓外別無他事可紀其下所書仍是高句驪事范氏既本陳志爲高句驪傳又截取小水貊以下別爲一傳竟硬派高句驪事爲小水貊事眞所謂大謬而特謬者矣且句驪卽高句驪省音與唐書省高句麗爲高麗一例陳志本傳句麗二字仍指高句驪言並不以小水貊爲句麗陳志云句麗作國依大水似指鴨綠江而居句麗別種依小水而居因名之爲小水貊語意甚明乃本書竟取句驪二字强冠小水貊之首何讀書粗心操觚率爾至是況本書東沃沮傳濊傳均有句驪

語豈亦指小水貊耶若王莽初發句驪兵伐匈奴陳志句驪上明有高字此故去之以合己說然下文更名高句驪王爲下句驪侯二句何又仍而不改矛盾顯然攷朝鮮史此爲高句驪太祖東明王子琉璃王時事史云初漢王莽徵兵於高句麗琉璃王不應降於鮮卑而侵犯漢邊然則姑先應徵旋亡出塞者正用其聯合鮮卑之計乎惟嚴尤誘斬之句麗侯騶當是統兵之員又據東藩紀要高句麗王宮其國稱太祖王爲東明王後第五世遂成稱次大王爲第六世伯固稱新大王爲第七世凡此歷歷可徵之事能移於小水貊否耶遼隊漢縣屬遼東郡前書地理志注遼山遼水所出西南至遼隊入大遼水今渾河至盛京奉天府西南與遼河合知漢遼隊縣當在其地新昌亦遼東屬縣疑與遼隊相近

附高句驪國有二攷

高句驪國之在朝鮮人皆知之其地當居遼東東南余讀范氏後漢書乃云在遼東之東且云南與朝鮮接何也況高句驪卽高麗何夫餘國北又有所謂槀離國種種鶻突殊不可解及讀朝鮮史東藩紀要東國通鑑及高麗好大王碑并證以魏志南北史新舊唐等書始恍然於高句驪本有二國其在遼東之東南與朝鮮接者爲古高句驪卽地理志元菟郡所治高句驪縣地前漢元帝初古高句驪王有養子朱蒙避難南奔渡鴨綠江至朝鮮平安道成川郡地別建爲國而仍其故號此重立之高句驪也二國南北相距一千餘里無可

牽混蔚宗作後漢書其時古高句驪已夷爲郡縣不應立傳惟當於重立之高句驪傳紀其緣起可耳奈蔚宗未悉源流開首卽誤載古高句驪之地至又將新高句驪創業事跡竄入夫餘傳中並將東漢以來新高句驪與中國交涉應入正傳之事跡割隸小水貊傳中諸凡舛戾業於各條攷證中詳辨之矣然尙有應析之疑問三蓋朝鮮史東國通鑑好大王碑皆以朱蒙爲夫餘王之養子而梁書北魏書則謂出於槀離似乎兩歧不知古高句驪本夫餘同種亦夫餘國之分部觀朱蒙建業後號其國曰高句驪並號其都城曰夫餘以示不忘所從出如是則一疑析或謂武帝元封開既以高句驪爲縣至昭帝始元五年並移元菟郡治高句驪似朱蒙幼時

古高句驪已無立國地不知高句驪雖降漢爲郡縣高句驪王固自在也如牂柯既置郡仍有夜郎王益州既置郡仍有滇王可證如是則二疑析至朝鮮舊境漢屬樂浪後雖省臨屯而樂浪一郡直至漢末尚見史册朱蒙之至朝鮮不聞侵犯郡境復何甌脫容其立國不知漢開朝鮮不過就其平曠之處建城置邑其東北近山（卽蓋馬大山）諸地固仍爲土部所分據朱蒙之國蓋兼併土部而成其可攷者如建都之卒本川卽沸流王松讓故地也迨根據粗定又北攘挹婁東擊沃沮以廣其境惟終不敢西侵樂浪致招大敵且南史本傳言地多大山深谷民依以居食澗水無良田可知高句驪創立新國實在今平安道東界萬山之中確鑿有據如是則三疑亦

析夫朝鮮之高句驪立國於西漢之末不可謂不久乃歷東漢三國兩晉以至劉宋（范蔚宗宋時人）中國人竟無知其創建之本末者一切謬誤遂由此起其牽扯古高句驪混合不分又何怪哉

東沃沮在高句驪蓋馬大山東東濱大海北與挹婁夫餘南與濊貊接其地東西夾（同狹）南北長可折方千里土肥美背山向海宜五穀善田種有邑落長帥人性質直强勇便持矛步戰武帝滅朝鮮以沃沮爲元菟郡後爲夷貊所侵徙郡於高句驪西北更以沃沮爲縣屬樂浪東部都尉至光武罷都尉官後皆封其渠帥爲沃沮侯其土迫小介於大國間遂臣屬句驪句驪復置其中大人遂爲使者以相監領責其租稅食物發其妻女爲婢妾爲又有北沃沮一名置溝婁去南沃沮八百餘里界接挹婁挹婁人喜乘船寇鈔北沃沮畏之每夏輒藏巖穴至冬船道不通乃下居邑落

蓋馬大山卽朝鮮平安道與咸鏡道分界之山其山南北行千餘里連接不斷再南卽濊國傳所謂單大領也部地在咸鏡道東南濱海一帶故狹而長元菟郡本立於此其徙治古高句驪西北在昭帝五年正朱蒙開國後攘斥邊境沃沮與濊爲所役屬時傳云爲夷貊所侵實卽高句驪也北沃沮南距東沃沮八百餘里以地望核之當在圖門江南北

濊北與高句驪沃沮南與辰韓接東窮大海西至樂浪濊及沃沮句驪本朝鮮地也昔武王封箕子於朝鮮箕子教以禮義田

蠶又置八條之教其人終不相盜無門戶之閉婦人貞信飲食以籩豆其後四十餘世至朝鮮侯準自稱王漢初大亂燕齊趙人往避地者數萬口而燕人衛滿擊破準而自王傳至孫右渠元朔元年濊君南閭畔右渠率衆詣遼東內屬武帝以其地爲蒼海郡數年罷至元封三年滅朝鮮分置樂浪臨屯元菟眞番四郡昭帝始元五年罷臨屯眞番以并樂浪元菟元菟復徙居句驪自單大領以東沃沮濊貊悉屬樂浪後以境土廣遠復分領東七縣置樂浪東部都尉自內屬以後風俗稍薄法禁亦浸多至有六十餘條建武六年省都尉官遂棄領東地悉封其渠帥爲侯無大君長其官有侯邑君三者自謂與句驪同種人性愚愨少嗜欲多忌諱疾病死亡輒棄舊宅造新居知種麻養蠶

作棉布海出班魚使來皆獻之

濊亦古國周書王會篇有穢人前兒之文注穢東夷別種穢即濊也其舊都據文獻通攷在朝鮮江原道江陵府東單大領即江陵西面一帶南北行大山領東七縣攷前書地理志樂浪郡縣二十五至後書祇縣十八其所省之東暆不而蠶台華麗邪頭昧前莫夫租七縣必均在領東無疑又武帝紀注臨屯郡治東暆知濊地初立爲蒼海郡後重立爲臨屯而今之江陵府實漢東暆縣也至東部都尉治不而縣見地理志注今未知何地不而魏書作不耐城

韓有三種一曰馬韓二曰辰韓三曰弁辰馬韓在西有五十四國北與樂浪南與倭接辰韓在東十有二國其北與濊貊接弁

辰在辰韓之南亦十有二國其南亦與倭接凡七十八國伯濟是其一國爲大萬餘戶小數千各在山谷間地方四千餘里東西以海爲限皆古辰國也馬韓最大其立其種爲辰王都目支國盡王三韓之地其諸國王先皆是馬韓種人焉馬韓人知田蠶作棉布邑落雜居無城郭作土室如冢開戶其上人壯勇無男女長幼之別辰韓耆老自言秦之亡人避役適韓馬韓割東界地與之語有似秦或名之爲秦韓土地肥美宜五穀知蠶桑乘駕牛馬婚娶以禮行者讓路國出鐵他國從市之凡貿易以鐵爲貨俗憙歌舞兒生欲令其頭扁梓之以石弁辰與辰韓雜居城郭衣服同言語風俗異人長大美髮衣服清潔而刑法嚴峻初朝鮮王準爲衛滿所破將數千人走入海攻馬韓破之自立爲王準後滅絕馬韓人復自立爲王建武二十年韓廣廉斯人詣樂浪貢獻靈帝末韓濊並盛州縣不能制民多流亡入韓者馬韓西海島上有州胡國其人短小髡頭乘船往來貨市韓中

三韓以馬韓爲最大其地當有忠淸全羅二道及慶尙道之半辰韓及弁辰惟慶州一帶而已朝鮮史謂三韓雖曰分立實則辰弁二國僅爲馬韓所支配非勢均力敵也伯濟卽百濟其國與新羅高句驪均於西漢末先後迭興新羅百濟既立三韓之地均爲所併中國人因遠無聞歷三國兩晉直至南北二史始載其事跡范氏作此書時想已聞有伯濟國名故附及不知伯濟固馬韓五十四國之一而新羅亦弁辰十

二國之一且新羅有國先於伯濟四十一年范氏舉此遺彼疏矣至三韓七十八國名詳載三國志惟新羅作斯盧乃譯音之轉若馬韓西海島中州胡國卽今之濟州無疑

倭在韓東南大海中依山島爲居凡百餘國自武帝滅朝鮮使驛通漢者三十許國國皆稱王大倭王居邪馬台國其地大較在會稽東冶之東與朱崖儋耳相近土宜五穀氣溫暖冬夏生菜茹無牛馬虎豹羊鵲男皆黥面文身人性嗜酒多壽考至百餘歲者甚衆大人或四五妻女人不淫不妬少爭訟建武二年倭奴國奉貢朝賀使人自稱大夫倭之極南界也桓靈閒國大亂歷年無主有女子名卑彌呼事鬼神道以妖惑衆於是共立爲王國東度海千餘里至拘奴國南四千餘里至朱儒國人長

三四尺又東南船行一年至裸國黑齒國會稽海外有東鯷人分二十餘國又有夷洲及澶洲傳言秦始皇遣方士徐福將童男女數千入海求蓬萊神仙不得畏誅不敢還遂止此洲世世相承有數萬家時至會稽市

倭卽日本國地實在三韓東北在東南者不過薩摩島一隅而已其云在會稽東冶東與朱崖儋耳相近殊屬臆測會稽今江浙地東冶今福建地朱崖儋耳今廣東瓊州地諸處與日本方位均不相應攷日本國志神武天皇始定都大和之橿原大和國屬南海道橿原今葛上郡之柏原邨邪馬台卽倭音之大和也倭奴係其西南屬國據日本志卽筑前國怡土郡地今尙存有委奴王金印卑彌呼攷卽神功皇后氣長足姬其夫仲哀天皇薨后遂攝政時漢獻帝建安五年凡六十九年卒其子應神始得嗣位傳中國大亂歷年無主及呂妖惑衆等語皆傳聞之誤拘奴國卽北海道鰕夷島裸與黑齒今南洋島夷形狀皆然以地在熱帶故裸以日食檳榔故齒黑朱儒國據西書印度東南有安達曼島其土番身度恆不滿四尺爲世界人種中最短小者東鯷似卽琉球至日本史載孝美天皇時秦人徐福攜童男女三千人來居熊野浦熊野浦在太和南紀伊國境則夷洲澶洲卽此地矣

餘杭章箴同校
蕭山郁九齡

後漢書南蠻西南夷列傳地理攷證

仁和丁謙益甫氏學

昔高辛氏有犬戎之寇乃募天下有能得犬戎將吳將軍頭者金千鎰邑萬家又妻以少女時帝畜狗毛五采名槃瓠銜人頭造闕下羣診之吳將軍頭也帝大喜議有報未知所宜女聞之以爲帝令不可違信因請行帝不得已配之槃瓠得女負走入南山止石室中所處人不能至經三年生子十二六男六女槃瓠死因自相夫妻毋後歸白帝遂賜以名山廣澤其後滋蔓今長沙武陵蠻是也由唐虞至周時爲寇患楚武王時與羅子共敗楚師殺其將屈瑕莊王定伯乃服屬焉及吳起相悼王南并蠻越遂有洞庭蒼梧秦昭王使白起伐楚略取蠻夷置黔中郡

漢興改爲武陵光武中興武陵蠻夷特盛建武二十三年大寇郡縣將軍劉尚討之敗沒二十四年下攻臨沅馬成等擊之不勉明年伏波將軍馬援擊破之羣蠻遂平自後澧中蠻溪中蠻長沙蠻零陵蠻等屢畔旋即討平惟太守李進應奉能得其情和以恩信招誘之秦并天下始開嶺外置南海桂林象郡漢興尉佗自立爲南越王傳五世而滅武帝分置九郡交阯刺史領焉其珠崖儋耳二部在海洲上東西千里南北五百里武帝末其渠帥苦征調攻殺太守孫幸幸子豹討平之詔以爲太守威政大行後因中國貪取珍賂率數歲一反元帝初遂罷之交阯雖置郡縣而言語各異重譯乃通後徙罪人雜居其間乃稍知言語禮化光武中興以錫光任延守三郡乃教耕稼制冠履設媒娉使知婚娶建立學校導以禮義遠人多向化建武十六年女子徵側及妹徵貳反九眞日南合浦皆應之凡略六十五城自立爲王十八年遣馬援段志等發兵討破之殺徵側徵貳嶺表悉平元和二年蒼梧蠻反攻郡奉詔赦之皆降散永和二年日南象林蠻攻象林縣州郡致討多不利帝從李固議選勇略仁惠任將帥者爲刺史太守於是拜祝良爲九眞太守張喬爲交阯刺史招以威信嶺外復平建康元年日南蠻復反交阯刺史夏方開恩招誘皆降永壽三年居風令貪暴民蠻攻殺令太守戰死九眞都尉魏朗討破之衆轉强盛延熹三年復拜夏方爲刺史賊聞相率詣降建寧七年鬱林太守谷永以恩信降烏滸人十餘萬開置七縣光和元年交阯蠻反刺史朱儁擊破之

帝嚳高辛氏軒轅第四世孫禹之祖也在位七十八年犬戎事不見於史蠻生於犬猶突厥生於狼野人喜言符瑞不知鄙醜往往如此武陵漢郡爲今湖南常德府地洞庭蒼梧今湖南廣西二省秦黔中郡章懷注故城在辰州沅陵縣西臨沅漢縣屬武陵在常德東澧水名在常德北溆亦水名在澧水西南秦桂林郡今廣西省象郡在越南北境珠崖儋耳均今瓊州地交阯今越南河內省日南今越南順化省一名富春象林漢縣日南治也九眞今越南清化省居風漢縣屬九眞鬱林漢郡故秦桂林治布山今潯州府貴縣

巴郡南郡蠻本有五姓無君長以巴氏子務相爲衆所服共立爲廩君秦惠王并巴中仍以巴氏爲君長徵其賦稅漢興依秦

故事建武二十三年南郡蠻反討平之徙其種七千餘道江夏界今沔中蠻是也永元十三年巫蠻反叛遣兵討之久不能破後分道進攻蠻乃散走追降之悉徙江夏後江夏蠻數反均討破之

巴郡南郡蠻者由巴郡至南郡沿江一帶蠻族也巴郡今重慶府南郡今荆州府江夏今漢陽府沔中今沔陽州地巫今巫山縣屬夔州府

板楯蠻者秦昭襄王時有巴郡閬中夷人能作弩射殺白虎乃復其人頃田不稅十妻不算夷人安之至高祖爲漢王發夷人還伐三秦既定遣還復其渠帥七姓不輸租賦世號爲板楯蠻閬中有渝水其人多居水左右性勁勇初爲漢前鋒數陷陳桓

帝時反太守趙温昌恩信降服之靈帝光和三年復反發兵討之不尅帝從計吏程包言詔赦之卽皆降服至黃巾賊起板楯蠻又反司馬趙瑾討平之

閬中漢縣屬巴郡今四川保寧府三秦者項羽分秦地爲三章邯爲雍王都廢邱今西安府興平縣司馬欣爲塞王都櫟陽今臨潼縣東北地董翳爲翟王都高奴今延安府膚施縣

西渝水今稱嘉陵江

夜郎者初有女子浣於遯水有大竹三節流入足隕聞其中有聲剖視得男歸養之及長有才武自立爲夜郎侯邑竹爲姓武帝元鼎六年平南夷爲牂柯郡夜郎侯迎降賜王印綬後遂殺之夷獠求爲立後乃封其三子爲侯死配食其父所謂竹王三郎是也初楚頃襄王時遣將莊豪從沅水伐夜郎軍至且蘭椓船於岸而步戰既滅夜郎因留王滇地旦且蘭有椓船處乃改其名爲牂柯地多雨潦俗好巫鬼禁忌寡畜生又無蠶桑故郡最貧句町有桄榔木可爲麪百姓資之公孫述時保境爲漢光武嘉之桓帝時郡人尹珍從河南許愼受經書學成還鄉教授於是南域始有學焉珍官至荆州刺史

夜郎見前書遯水乃温水下游温水遯水皆南盤江別名水道提綱南盤江發源曲靖卽夜郎國也楚伐夜郎事見前書及史記莊豪卽莊蹻乃譯音之轉惟前書及史記均作楚威王時誤攷威王卒後歷懷王三十年至頃襄王二十二年秦昭襄王始遣兵攻楚取巫黔中郡相距已五十餘年時代不

合然則楚伐夜郎爲頃襄王事固毫無疑義也至從沅水往伐地理尤確桑水經沅水出牂柯且蘭縣至鐔成縣爲沅水今查沅水最遠之源爲貴州都勻府西南馬尾谿與浪水所出僅隔一谷浪水卽巴盤江水經謂浪水出鐔成縣北界沅水谷地形恰符知楚時所謂且蘭牂柯實在其地蓋沅水至此雖小舟不能復上莊豪椓船於岸督兵陸行向西南進攻勢所必然惟水經注言存水又東逕且蘭縣北又東南行存水今北盤江一名可渡河發源雲南宣威州境東流經漢且蘭縣北又繞而東南詳其形勢漢且蘭縣必在今興義府地無疑若謂沅水篇所言與此兩歧則又不然都勻者楚伐夜郎時椓船之且蘭也漢時牂柯郡所治之且蘭自在興義府

境至南盤江稱牂柯江又因其水經牂柯郡而得名并非莊氏椓船處矣夫地名隨時更改後人不察第沿牂柯江以求椓船之迹宜乎衆說紛紛迄無實據也又按漢地志牂柯郡有故且蘭縣注言沅水所出卽莊豪椓船處因後別立牂柯郡且蘭縣故以此爲故故者對新而言也然班志不別載且蘭豈當時以太守兼領縣事故耶

按近日攷據家多以平越州爲漢牂柯郡亦因沅水所出故不知凡論水源必以最遠者爲據都勻之水爲沅水最遠源齊氏提綱明言之矣且平越以南別無南流入鬱之浪水以水經證水經其說之不確已可概見

滇王者莊蹻之後也武帝以其地爲益州郡割牂柯越巂各數縣配之後數年復并昆明地皆以屬之此郡有池周圍二百餘

里水源深廣而末更淺狹有似倒流故謂之滇池河土平敞有魚鹽田漁之饒金銀畜產之富人俗豪恢居官者皆富及累世及王莽亂政益州夷反越巂姑復夷亦叛莽遣將討之不能尅吕文齊爲太守墾田畝修障塞降集羣夷甚得其和公孫述時齊固守其境封成義侯卒詔祀之建武十八年夷帥棟蠶與姑復楪榆㽔棟連然滇池建憐昆明諸種反叛十九年遣將軍劉尙討之稍定二十年連戰破之追至不韋斬棟蠶諸夷悉平元和中王追爲太守政化尤異始建學校漸遷其俗熹平五年諸夷又反叛拜李顒爲太守破平之顒卒復叛太守景毅討定之漸吕仁恩郡人豐樂

前傳莊豪此仍作蹻未免歧出益州今雲南省漢地志無昆明似卽昆澤昆澤縣以水經注溫水所經核之當爲今嵩明州其澤卽嘉利湖蓋溫水先逕昆澤後逕滇國故都之味縣也滇池今昆明湖姑復漢縣屬越巂今鹽源縣地前書地理志楪榆作葉榆㽔棟作弄棟建憐作建伶與連然滇池皆漢縣屬益州郡楪榆今雲南縣水經注葉榆水出其縣北界葉榆水卽元江上游白嚴江今其水正出雲南縣北故知雲南爲楪榆雲南通志謂弄棟卽姚州連然卽安寧州建伶卽呈貢未識確否

哀牢夷者其先有婦人居於牢山嘗捕魚水中觸沈木若有感懷娠生子十後沈木化爲龍出水見小子背坐因舐之其母鳥語謂背曰九謂坐曰隆因名之曰九隆及長而黠諸兄其推爲

王牢山下有人生十女兄弟皆娶爲妻後漸滋長九隆死世世相繼乃分小王散居谿谷未嘗交中國建元二十三年南侵附塞夷鹿多均敗沒二十七年王賢栗遂率種人詣越巂求內屬光武封爲君長自是歲朝貢永平十二年王柳貌率種人內屬吕其地置哀牢博南二縣割益州西部都尉所領六縣合爲永昌郡始通博南山度蘭倉水先是西部都尉鄭純爲政淸潔化行夷貊遷永昌太守凡十年卒官建初元年哀牢山王類牢與守令忿爭遂反叛攻巂唐城巂字上原有越字衍文蓋妄人所加刪之又攻博南乃發越巂益州永昌九千人討之明年邪龍縣昆明夷鹵承等應募率種人合諸軍擊類牢於博南破斬之封爲破虜旁邑侯永元六年徼外敦忍乙王遣使獻方物九年撣國王奉貢永初元

年僬僥夷內附永寧元年撣國復遣使朝貢獻樂及幻人能變化吐火自支解易牛馬頭又善跳丸至數千自言爲海西人卽大秦也撣國西南通大秦

哀牢山名在今永昌府鹿多地未詳哀牢縣當在今保山東境博南今永平縣博南山在永平西稍北山之西卽瀾滄江也蘭倉水卽瀾滄江發源甚遠在四川西北邊外行數千里由雲南至越南南境入海西部六縣爲不韋嶲唐比蘇楪榆邪龍雲南據雲南通志不韋卽保山嶲唐卽雲龍州比蘇卽雲州邪龍卽麗江楪榆見前雲南似卽今彌渡通判地敦忍乙部名無攷撣者種人之名今雲南廣西迤南皆其人所居部落甚多有東南西北四撣之稱僬僥見列子說文僬僥南

方短人國也人祇三尺惟地無可攷大秦國見西域傳後漢時大秦方盛其來中國蓋由地中海至埃及時屬大秦登陸行直由紅海過印度洋至緬甸南境再陸行北入撣人地所謂西南通大秦者此其道也

邛都夷者武帝所開爲邛都縣未幾地陷爲澤因名邛池南人以爲邛河後復叛元鼎六年漢兵自越嶲水伐之以爲越嶲郡其地平原有稻田青蛉縣禺同山有碧雞金馬光景時見豪帥放縱難制更始二年邛人長貴殺太守自立爲王光武卽封爲邛穀王十九年將軍劉尚平益州夷路由越嶲長貴懼謀要擊尚尚知之掩長貴誅之永平元年姑復夷叛討破之後太守張翕政化清平得夷人和在郡十七年卒夷人哀慕送喪至翕本縣安漢起墳祭祀詔爲立祠元初元年郡徼外夷大羊等三萬戶內屬五年夷叛殺遂久令明年永昌益州及蜀郡夷皆叛破壞二十餘縣詔益州太守張喬選從事楊竦將兵進擊盡平之後順桓閒馮顥爲太守政化尤多異迹云

邛都夷在今寧遠府地地陷爲澤卽寧遠南境邛河是也越嶲郡名因漢自越嶲水進兵而得非郡有越嶲水越嶲水發源今越嶲廳南東北流入大渡河若越嶲郡西之河乃水經注淹水今稱安寧河南流入金沙江與越嶲水無涉青蛉越嶲屬縣有青蛉水今稱打沖河東南流入繩水卽鴉礱江是青蛉縣地當在鹽源西北雲南永寧土府境前人以大姚爲青蛉大姚河爲青蛉水乃唐青蛉非漢青蛉也細核水經注若水

篇自知姑復漢縣屬越嶲水經注淹水至姑復北入繩水其地當在鹽源東南安漢巴郡屬縣遂久越嶲屬縣以水經注核之當在會理州西南

莋都夷者武帝開爲莋都縣元鼎六年以爲沈黎郡至天漢四年并蜀爲西部置兩都尉一居旄牛主外夷一居青衣主漢人永平中刺史朱輔在州數歲威懷遠夷自汶以西百餘國均奉貢稱臣安帝永初元年蜀郡三襄夷反攻蠶陵城二年青衣夷三十一萬內屬延光二年旄牛夷攻零關刺史張喬等擊破之於是置蜀郡屬國都尉領四縣如太守延熹三年三襄夷寇蠶陵四年犍爲屬國夷寇郡界刺史山昱擊破之靈帝時以蜀郡屬國爲漢嘉郡

莋都夷在今大渡河北境沈黎郡在雅州西南境旄牛漢縣屬蜀郡華陽國志旄牛地在邛徠山表邛徠山今飛越嶺縣址當在今泰寧鎮地青衣水名發源於丹棱縣西東南流至嘉定府樂山縣入江蠶陵漢縣屬蜀郡未詳所在零關地理志作靈關道在蒙山南今名山縣境蜀郡屬國領蒙山（今名山）徙（今天全州嚴道今清溪）旄牛四縣三襄夷無攷漢嘉郡地理志故青衣今嘉定樂山縣

冉駹夷亦武帝開元鼎六年已爲汶山郡地節三年省入巴蜀爲北部都尉土氣多寒夏不釋冰故夷人冬則入蜀爲傭夏返其邑衆皆依山居止累石爲室高者至十餘丈爲邛籠土惟生麥而宜畜牧有旄牛重千斤靈羊可療毒及麋麝諸獸有鹹土

煮爲鹽靈帝時復分蜀郡北部爲汶山郡云

汶山卽岷山爲岷江發源處郡城今茂州地邛籠亦名礫隋書附國傳其國無城柵近川谷傍山險壘石爲礫高者十餘丈下亦五六丈每級以木隔之基方三四步上方二三步狀如浮圖於下置級開小門從內上通又名碉舍新唐書驃國傳邛黎二州西有三王蠻部落壘甓而居名爲碉舍此皆今人所稱碉者是也自川西各土司直至西藏阿里所居皆碉房蓋仍數千年來舊制云

白馬氐者元鼎六年開分廣漢西部合以爲武都土地險阻有麻田出名馬牛漆蜜氐人勇敢抵冒貪貨死利居河池一名仇池方百頃四面斗絕數爲邊寇元封三年氐人反叛遣兵破之元鳳初復叛遣馬適建韓增等破之建武初氐人悉附隴蜀及隗囂滅乃降漢後囂族隗茂反氐大酋齊鍾留與郡兵破斬之後時爲寇盜郡縣討平之

白馬氐在今甘肅階州北境廣漢今潼川府武都今階州成縣仇池在其西北水道提綱西漢水西南流經西和縣北折東南過仇池山麓又水經注言西漢水屈逕瞿堆南瞿堆絕壁峭峙形若覆壺高二十餘里羊腸盤道三十六迴上有平田百頃因以百頃爲號山上並豐水泉清流湧沸潤氣上浮卽仇池山也華陽國志亦言仇池地方百頃據此知仇池乃山名非池名卽所謂百頃者亦指山上之田非池水方百頃也

餘杭章歲同校
蕭山郁九齡

後漢書西羌傳地理攷證

仁和丁謙益甫氏學

西羌之本出自三苗姜姓之別也其國近南岳舜流四凶徙之三危河關之西南羌地是也濱乎賜支至於河首緜地千里賜支者禹貢所謂析支者也南接蜀漢徼外蠻夷西北鄯善車師諸國所居無常依隨水草地少五穀以畜牧爲業其俗氏族無定或以父名母姓爲種號十二世後相與婚姻父沒妻後母兄亡納釐（同嫂）故國無鰥寡種類繁熾不立君臣無相長一强則分種爲酋豪弱則爲人附落更相鈔暴以力爲雄殺人償死無戈禁令其兵長在山谷短於平地不能持久而果於觸突以戰死爲吉利病終爲不祥堪耐寒苦同於禽獸雖婦人產子不避

風雪性堅剛勇猛得西方金行之氣焉

羌無弋爰劍者秦厲公時被執亡歸秦人追之藏巖穴中秦人焚之有景如虎爲其蔽得不死亡入三河閒三河者黃河賜支河湟河也諸羌以是推爰劍爲豪河湟閒少五穀多禽獸以射獵爲事爰劍教之田畜遂見敬信依之者衆羌人謂奴爲無弋以爰劍嘗爲秦奴隸因以名之其後世世爲豪至爰劍曾孫忍時其季父邛畏秦威將其種人出賜支河曲西數千里與衆羌絕遠不復交通後遂各自爲種或爲旄牛種越巂羌是也或爲白馬種廣漢羌是也或爲參狼種武都羌是也忍及弟舞獨留湟中多娶妻婦忍生九子爲九種舞生十七子爲十七種羌之興盛由此起矣及忍子研立至豪健羌中號爲研種十三世至燒當復豪健其子孫更以燒當爲種號滇良者燒當之元孫也更始赤眉之際羌乃放縱寇金城隴西隗囂不能討慰納其衆與漢相拒建武九年置護羌校尉自燒當至滇良世居河北大允谷種小人貧而先零卑湳並富强數侵犯之滇良憤怒集諸附落掩擊先零卑湳大破之奪居其地大榆中由是始强滇良子滇吾立常雄諸羌閒寇隴西諸將擊之多敗滇吾子東吾立謹愿自守諸弟迷吾等數爲寇盜歷任校尉不能制章和元年校尉張紆戰敗之迷吾降紆詐殺之其子迷唐走出塞永元元年東吾子東號立五年貫友爲校尉遣兵攻迷唐敗之乃夾逢留大河築城塢作大航造河橋欲渡兵進攻迷唐乃遠依賜支河曲八年貫友卒迷唐因寇隴西乘勝深入塞內羌與相應破

郡兵殺大夏長遣將軍劉尚等三萬人討之迷唐奔臨洮南倚等追破之後迷唐降未幾復叛然遂弱種衆不滿千人遠踰賜支河首依發羌居時西海及大小榆谷左右無復羌寇隃糜相費鳳上言西戎爲害前古所有建武以來其犯法者常從燒當種起所以然者以大小榆谷土地肥美又近塞內諸種易以爲非南有鍾存以廣其衆北阻大河因以爲固又有西海魚鹽之利故能强大招誘羌胡今者衰困餘衆不過數百逃亡棲竄宜及此時復建西海郡縣規固二榆廣設屯田隔塞羌胡交關之路以絕窺伺又殖穀富邊省委輸之役國家可以無西方之憂於是拜鳳金城西部都尉屯龍耆乃開歸義建威屯田二十七部東西邯屯田五部增留逢二部迷唐死有一子來降戶不滿

百

東號子麻奴立初隨父降居安定永初元年發金城隴西羌征西域迫促發遣羌懼不還到酒泉多叛散諸郡發兵邀遮或覆其廬落於是大豪東岸等同時奔潰麻奴兄弟因與種人大爲寇掠斷隴道郡縣不能制冬遣將軍鄧騭校尉任尚等五萬人討之俱爲所敗衆遂大盛東犯趙魏南入益州遂鈔三輔攻沒破羌臨洮寇褒中漢中太守鄭勤戰死於是徙金城居襄武並移隴西於襄武安定於美稷北地於池陽上郡則徙衙百姓隨道死亡漢陽人杜綺聚衆應羌刺殺之其後官軍與羌戰少勝多敗復遣任尚爲中郎將將兵屯三輔懷令虞詡說尚曰兵法弱不攻强走不逐飛今虜馬騎日數百里吕步追之勢不相及

莫如罷諸郡兵令各出鈔數千二十人各市一馬吕萬騎之衆追尾掩截其道自窮尚喜上言用其計由是所至破平嗣募羌刺殺諸羌酋諸羌瓦解三輔益州無復寇徼自叛十餘年間軍旅轉輸府帑空竭延及內郡邊民死者不可勝數并涼二州遂至虛耗嗣後羌屢叛皆討平之延光三年隴西郡始還狄道永建四年用僕射虞詡言復安定北地上郡遣使督促各歸舊縣繕城置驛激河溉渠爲屯田省內郡費歲一億計遂令安定北地上郡及隴西金城常儲粟令周數年永和元年武都白馬羌反明年燒當種那離等寇金城塞均爲馬賢所破及來機劉秉爲并涼二州刺史到州日多所擾發羌遂反叛攻金城大寇三輔將軍馬賢戰沒於是東西羌大合寇隴西關中諸將擊之多不利復徙安定居扶風北地居馮翊遣執金吾張喬將兵萬五千屯三輔漢安元年吕趙沖爲護羌校尉沖招懷叛羌多詣沖降惟燒當種據參戀北界沖追至建威鷗陰河渡未竟所將降羌復叛沖追遇伏戰歿然沖雖死前後多所斬獲羌由是衰耗永嘉元年校尉張貢左馮翊梁並稍吕恩信招誘羌遂降自永元羌叛至是十餘年費用八十餘億諸將多私自潤入吕珍貨賂左右上下放縱不恤軍事士卒不得其死者白骨相望迄於漢末羌叛不息自爰劍後子孫支分凡百五十種其九種在賜支河西及蜀漢徼北前史不載口數惟參狼在武都勝兵數千其五十二種衰少不能自立自餘八十九種惟鍾存最强盛兵十餘萬

西羌種類極多前書西域傳陽關西南有婼羌而戎盧國南渠勒國西難兜國南均與婼羌相接知婼羌部落自敦煌西南直蔓延至西藏阿里諸境本傳所載不過無弋爰劍之一支耳蓋羌俗無部分無文字無一定之居地又時易其種族之稱號以故歷年稍久遂不能識其支裔之所自今陝甘川滇徼外諸部概稱番子不知卽西羌之後否河關漢縣屬金城郡桑水經河水又東過河關縣北洮水從東南來注之觀此漢河關縣當在今巴燕戎格廳南積石關地賜支河卽水經注浩亹河今名大通河湟河在大通河南再南卽黃河三河皆在西寧府境越嶲廣漢武都均見前大允谷在西寧縣境水經注河水入塞又東逕允川歷大小榆谷北允川卽大

允谷所出之水在巴燕戎格廳西北大小榆谷在黃河南循化廳境賜支河曲在大通衞南爲大通河西來折向南流處故曰河曲隴西漢郡見前大夏隴西屬縣唐地志屬河州今河州西南大夏河濱有大夏堡是其地也賜支河首卽大通河發源處在嘉峪關西南大雪山中西海卽青海鍾存羌種名當居河州境龍耆章懷注卽龍支今鄯州縣攷唐地志上元三年鄯州沒吐番以龍支鄯城隸河州古鄯州在今西寧府東南龍支當更在東南歸義建威二堡名均當在西寧南黃河北東邯西邯二水名章懷注在廓州廓州今西寧南川土司地邯水卽今克羣河逢留河當卽大夏河蓋築城塢於黃河南大夏河東又作大航造河橋以通南北也安定治高

平今平涼府隆德縣地後徙臨涇今涇州崇信縣金城今蘭州隴西治狄道今狄道州漢陽治冀今伏羌縣酒泉今肅州隴道者秦州以西交通之道破羌漢縣屬金城地未詳臨洮縣屬漢陽今洮州褒中縣屬漢中今褒城襄武漢陽屬縣今鞏昌府美稷西河屬縣在河套鄂爾多斯左中旗境池陽屬左馮翊今同州府境甘涼今甘肅地并州今山西北境地右扶風今乾州以西地左馮翊今同州以北地參戀漢縣屬安定後屬北地地未詳河陽路屬漢陽今靜寧州鶉陰縣名屬安定後屬北地地未詳

湟中月氏胡大月氏之別也舊在張掖酒泉地月氏王爲匈奴冒頓所破餘衆分散西踰嶺其羸弱者南入山阻依羌居止與其婚姻及票騎將軍霍去病取西河地開湟中於是月氏來降與漢雜居勝兵九千餘分在湟中及令居又數百戶在張掖號義從胡中平元年與北宮伯玉反殺校尉冷徵等遂寇亂隴右爲

月氏胡卽前書大月氏傳所云小衆不能去者保南山羌號小月氏是也隋書康國傳言大月氏本居祁連北昭武城故址在張掖西北見梁僅傳注今高臺縣地正在張掖酒泉閒張掖今甘州酒泉今肅州湟中今西寧府境古湟中城據水經注當在丹噶爾廳西北和碩特南右後旗東境令居金城屬縣在蘭州西北今莊浪縣地

餘杭章箴
蕭山郁九齡同校

後漢書西域傳地理攷證

仁和丁謙益甫氏學

武帝時西域內屬有三十六國漢爲置使者校尉領護之宣帝改曰都護元帝又置戊己二校尉屯田於車師前王庭哀平閒自相分割爲五十五國王莽篡位貶易侯王由是西域怨畔與中國遂絕並復役屬匈奴匈奴斂稅重刻諸國不堪命建武中皆遣使求內屬願請都護光武以天下初定未遑外事竟不許之會匈奴衰弱莎車王賢誅滅諸國賢死之後遂更相攻伐小宛精絕戎盧且末爲鄯善所并渠勒皮山爲于闐所統悉有其地郁立單桓孤胡烏貪訾離爲車師所滅後其國並復立永平中北虜乃脅諸國共寇河西郡縣城門晝閉十六年明帝乃命

將帥北征匈奴取伊吾盧地置宜禾都尉以屯田遂通西域于闐諸國皆遣子入侍西域自絕六十五載乃復通焉明年始置都護戊己校尉及明帝崩焉耆龜茲攻都護陳睦悉覆其衆匈奴車師圍戊己校尉建初元年春酒泉太守陰彭耿恭傳作秦彭大破車師於交河城章帝不欲疲敝中國以事夷狄乃迎還戊己校尉按迎還戊己校尉卽耿恭事見耿弇附孫恭傳不復遣都護二年復罷屯田伊吾匈奴因遣兵守伊吾地時軍司馬班超留于闐綏集諸國和帝永元元年大將軍竇憲大破匈奴二年憲因遣副校尉閻槃將二千餘騎掩擊伊吾破之三年班超遂定西域因以超爲都護居龜茲復置戊己校尉領兵五百人居車師前部高昌壁又置戊部候居車師後部候城相去五百里六年班超復擊破焉耆於是五十餘國悉納質內屬其條支安息諸國至於海瀕四萬里外皆重譯貢獻九年班超遣掾甘英窮臨西海而還皆前世所不至山經所未詳莫不備其風土傳其珍怪焉於是遠國蒙奇兜勒皆來歸服遣使貢獻及孝和晏駕西域背叛安帝永初元年頻攻圍都護任尙段禧等朝廷以其險遠難相應赴詔罷都護自此遂棄西域北匈奴卽復收屬諸國共爲邊患十餘歲敦煌太守曹宗患其暴害元初元年乃上遣行長史索班將千餘人屯伊吾以招撫之於是車師前王及鄯善王來降數月北匈奴復率車師後部王共攻沒班等遂擊走其前王鄯善遍急求救於曹宗因此請出兵擊匈奴報索班之恥復欲進取西域鄧太后不許但令置護西域副校尉居敦煌復部營兵三百餘人

羈縻而已其後北虜連與車師入寇河西朝廷不能禁議欲閉玉門陽關以絕其患延光二年敦煌太守張璫上書陳三策以爲北虜呼衍王常展轉蒲類秦海之閒專制西域共爲寇鈔今以酒泉屬國吏士二千餘人集昆侖塞先擊呼衍王絕其根本因發鄯善五千人脅車師後部此上計也若不能出兵可置軍司馬將士五百人四郡供其犂牛穀食出據柳中此中計也如又不能則宜棄交河城收鄯善等悉使入塞此下計也朝廷下其議尙書陳忠上疏曰臣聞八蠻之寇莫甚北虜漢興高祖窘平城之圍太宗屈供奉之恥故孝武憤怒深惟久長之計命遣虎臣浮河絕漠窮破虜庭當斯之役黔首隕於狼望之地財幣糜於盧山之壑府庫單竭杼軸空虛算至舟車貲及六畜夫豈

不懷慮久故也遂開河西四郡以隔絕南羌收三十六國斷匈奴右臂是以單于孤特鼠竄遠藏至於宣元之世遂備藩臣關徼不閉羽檄不行由此察之戎狄可以威服難以化狎西域內附日久區區東望扣關者數矣此其不樂匈奴慕漢之效也今北虜已破車師勢必南攻鄯善棄而不救則諸國從矣若然則虜財賄益增膽勢益殖威臨南羌與之交連如此河西四郡危矣河西既危不得不救則百倍之役興不貲之費發矣議者但念西域絕遠郵之繁費不見先世苦心勤勞之意也方今邊境守禦不精內郡武衛之備不修敦煌孤危遠來告急復不輔助內無以慰勞吏民外無以威示百蠻蹙國減土經有明誡臣以爲敦煌宜置校尉案舊增四郡屯兵以西撫諸國庶幾折衝萬

里震怖匈奴帝納之乃以班勇爲西域長史將弛刑士五百人西屯柳中勇遂破平車師自建武至於元光西域三絕三通順帝永建二年勇復擊降焉耆於是龜茲疏勒于闐莎車等十七國皆來服從而烏孫葱嶺已西遂絕六年帝以伊吾舊膏腴之地傍近西域匈奴資之以爲鈔暴復令開屯田如永元時事置伊吾司馬一人自陽嘉以後朝威稍損諸國驕傲轉相陵伐元嘉二年長史王敬爲于闐所沒永興二年車師後王復反攻屯營雖有降首曾莫懲革自此寖以疏慢矣班固記諸國風土人俗皆已詳備前書今撰建武以後其事異於先者以爲西域傳皆安帝末班勇所記云

按後漢西域諸國與前漢無甚大異故惟取前書所遺或疆界事蹟不同者著之伊吾盧即今哈密地其土肥饒利於種植故置宜禾都尉以屯田焉蒙奇兜勒地未詳秦海當指烏魯木齊西北阿雅爾泊與蒲類澤相距不遠故呼衍王得展轉其閒李賢注謂大秦國在海西故曰秦海誤甚大秦在萬里外與蒲類並論無此文法也唐地理志北庭都護府下有西海縣即治此泊南地崑崙障前漢地理志敦煌郡廣至縣有崑崙障原注廣至故城在永州常樂縣東蓋今安西州西南地也柳中即前書狐胡國地唐置柳中縣明史西域傳柳城一名魯城蓋即今魯克沁地狼望盧山史記注皆匈奴中地名狼望或即狼居胥山

西域內屬諸國東西六千餘里南北千餘里東極玉門陽關西

至葱嶺其東北與匈奴烏孫相接南北有大山中央有河其南山東出金城與漢南山屬焉其河有兩源一出葱嶺東流一出于闐南山下北流與葱嶺河合東注蒲昌海蒲昌海一名鹽澤去玉門三百餘里自敦煌西出玉門陽關涉鄯善北通伊吾千餘里自伊吾北通車師前部高昌壁千二百里自高昌壁北通後部金滿城五百里此其西域之門戶也故戊己校尉更互屯焉伊吾地宜五穀桑麻蒲陶其北又有柳中皆膏腴之地故漢常與匈奴爭車師伊吾以制西域焉自鄯善踰葱嶺出西諸國有兩道傍南山北陂河西行至莎車爲南道南道踰葱嶺則出大月氏安息之國也自車師前王庭隨北山陂河西行至疏勒爲北道北道西踰葱嶺出大宛康居奄蔡焉出玉門經鄯善且

末精絕三千餘里至拘彌

涉鄯善北通伊吾蓋漢時出北路安西之道尚未開通須先西行抵鄯善然後直北行越白龍堆大磧始至伊吾屯田處也安西驛路卽元始中所議開未成之五船新道徐松補注言今小南路有小山五長各半里許頂上平而首尾截立或謂是五船也攷今安西至哈密共十一站計九百里小南路在驛路之東高昌壁在今土魯番東南喀喇和卓地

拘彌國居盌彌城去長史所居柳中四千九百里去洛陽萬二千八百里領戶二千一百七十三口七千二百五十一勝兵千七百六十人順帝永建四年于闐王放前殺拘彌王興自立其子爲拘彌王遣使貢獻敦煌太守徐由求討之帝赦于闐罪令

歸拘彌國放前不肯陽嘉元年徐由遣疏勒王臣槃發二萬人擊于闐破之更立興宗人成國爲拘彌王靈帝熹平四年于闐王安國攻拘彌殺其王戊己校尉西域長史各發兵輔拘彌侍子定興爲王時人衆裁有千口其國西接于闐三百九十里

拘彌卽前漢書扜彌拘卽扜字轉音史記作扞彌似誤于闐國居西城去長史所居五千三百里去洛陽萬一千七百里領戶三萬二千口八萬三千勝兵三萬餘人建武末莎車王賢强盛攻并于闐明帝永平中于闐將休莫霸破莎車自立爲于闐王死兄子廣德立遂滅莎車其國轉盛從精絕西北至疏勒十三國皆服從而鄯善王亦始强盛南道自葱嶺以東唯此二國爲大永建六年于闐王放前遣侍子貢獻元嘉元年長史趙評在于闐病癰死其子迎喪道經拘彌其王成國與于闐王建有隙乃語評子云于闐王遣醫持毒藥著瘡中致死評子還告敦煌太守馬達明年王敬代爲長史達令隱覈其事敬過拘彌成國復說云于闐人欲以我爲王今可因此誅建于闐必服矣敬貪立功名到于闐設供具請建坐定叱左右執之吏士無殺建意會成國主簿秦牧在會卽時斬建于闐侯將輸奭會兵攻斬敬欲自立國人殺之立建子安國漢竟不能出兵于闐遂驕後攻殺拘彌王見拘彌傳自于闐經皮山至西夜子合德若焉

于闐至後漢甚强與鄯善王稱南道二大國故其戶口勝兵皆視前漢時增十倍有餘

西夜國一名漂沙去洛陽萬四千四百里戶二千五百口萬餘

勝兵三千人地生白草有毒國人煎以爲藥傅箭鏃所中卽死漢書誤云西夜子合是一國今各自有王子合國居呼犍谷去疏勒千里領戶三百五十口四千勝兵千人按西夜卽魏書悉居半西域記作所句迦

按二國西夜大而子合小漢書所紀戶口勝兵乃子合之數非西夜之數故以爲誤且前則西夜王兼治子合至此始各自立王耳又子合居呼犍谷西夜所居不云何谷蓋在平地無疑

德若國領戶百餘口六百七十勝兵三百五十人東去長史居三千五百三十里去洛陽萬二千一百五十里與子合相接其俗皆同自皮山西南經烏秅涉縣度歷罽賓六十餘日行至烏

弋山離國地方數千里時改名排持復西南馬行百餘日至條支

德若國前書所無亦游牧小部云與子合接當在今果什帖咧克地接西夜子合德若三國乃莎車西南踰葱嶺之路如從于闐西行踰嶺則由皮山烏秅不必經此也烏弋山離改名排持排持卽俾路芝合音太西古史稱此國爲吉德羅西亞（希臘史略一作革德婁西亞萬國通鑑一作派灘塔地球說略則作皮路直坦要之皆排持轉音俾路芝本種人名其時蓋俾路芝人爲王故改而稱之惟當時事迹已無可攷

條支國城在山上周圍四十餘里臨西海海水曲環其南及東北三面路絕惟西北隅通陸道土地暑溼出獅子犀牛封牛孔雀大雀大雀其卵如甕轉北而東復馬行六十餘日至安息後役屬條支爲置大將監領諸小城焉

條支卽今阿拉伯地城在山上周圍四十餘里蓋指都城麥加言臨西海以下則指其全國疆域西海卽紅海因其國繁盛處皆在西面濱於紅海一帶海水曲環其南及東北者蓋南傍阿拉伯海東繞波斯海灣北帶地中海也三面皆海故陸道斷絕然東北連大陸而不能通者阻於大沙磧也如是欲抵條支舍西北一綫何道之從轉北而東至安息謂由條支赴安息必先直北至猶太境然後再東行踰幼百辣及底格里兩河再越大山方抵巴提爾國境約計六七千里卽馬行亦須兩月程後屬役條支謂安息盛時西併敘里亞部其

境與條支鄰接條支遂爲所屬役條支自古皆散部不相統一故安息得置大將以監領其諸小城也

又按條支卽唐書大食今之阿剌伯也或謂卽西里亞誤或又謂卽黑海北之半島尤誤蓋阿拉伯之種族波斯人稱之曰塔赤克條支者塔赤之轉音也西里亞人稱之曰大抑亦曰大希大抑大希遂轉音而爲大食攷亞拉伯志回教未興以前全境强國首推也門其後一二世紀北方始立喜拉葛山二部然亦也門王所統轄此傳所言城在山上周四十餘里卽指也門所都之薩那城蓋也門國地爲兩高原薩那據其南原當時此城與北方之大馬色革並稱雄大今雖極衰敗城中居民尚有數萬至海水曲環其南及其東北三面路絕惟西北隅通陸道形勢亦皆脗合西北之道蓋由黑札斯直北經猶太西里亞境再北而東渡幼發拉的河方入安息國地後漢安息已都底西分城以程途環曲故馬行須歷六十日也又喜拉王國志亦載曾認波斯爲其上國足證役屬之有據拙著初指城在山卽麥加尚不確以彼時麥加及麥地拏皆也門轄境並非都城

安息國居和櫝城去洛陽二萬五千里北與康居接南與烏弋山離接地方數千里小城數百戶口勝兵最爲殷盛其東界木鹿城號爲小安息去洛陽二萬里章帝章和元年遣使獻獅子符拔符拔形似麟而無角和帝永元九年都護班超遣甘英使大秦抵條支臨大海欲渡而安息西界船人謂英曰海水廣大

往來者逢善風三月乃得度若遇遲風亦有二歲者故入海人皆齎三歲糧海中善使人思土戀慕數有死亡者英聞之乃止十三年安息王滿屈復獻獅子及條支大鳥時謂之安息雀自安息西行三千四百里至阿蠻國從阿蠻西行三千六百里至斯賓國從斯賓南行度河又西南至于羅國九百六十里安息西界極矣自此南乘海乃通大秦其土多海西珍奇異物焉

前漢安息治番兒至是移治和櫝攷學部新譯波斯志巴息亞即安息初起時都巴捍城在哥剌森省北今名巴治斯坦後治伊斯巴亨至西元前四十五年奧魯地司王始西遷塞勒西亞與奈息芬按番兒當即巴治斯坦和櫝當即奈息芬奈息芬一作特息芬又作德西豐底西分大西分其故址在體格利河

東濱北距白格達城約二百餘里河西舊有西路加城即塞勒西亞一作西路基安息及後波斯時合兩城爲國都以故魏書波斯傳有城方十里河經其中南流之語歐羅巴通史前元百十四年羅馬帝脫拉耶攻陷安息都城高德西豐加一高字者蓋專指東城以近山地高故也木鹿即元史馬魯又作麻里兀今稱謀夫或稱蔑而甫在阿母河西安息東北大城也甘英抵條支臨大海蓋先經條支北境乃西至大海其欲渡處明言安息西界則此海爲地中海的確無疑攷西史元帝永光四年西前元四十年安息攻羅馬取西里亞地越七十餘年方仍爲羅馬所奪還甘英出使時地中海東濱正爲安息西界參核中西史書若合符節乃論者多指爲波斯海灣及紅海波斯海灣與紅海不得稱大海且非安息西界此不待辨而明者由地中海至羅馬海道五千餘里善風三月遲風二歲固實事並非設詞阿蠻即阿米尼亞由安息東境往三千餘里斯賓以地望揆之當即西里亞由阿米尼東境至此道里亦相等于羅即推羅爲古非尼基國通商大埠凡航歐洲之船聚泊於此由西里亞北境至此約九百餘里渡河者渡阿耶德河也時安息西境至于羅止故曰西界極矣

大秦國一名犂鞬以在海西亦云海西國地方數千里有四百餘城小國屬役者數十以石爲城郭列置郵亭皆垩塈之有松柏諸木百草人俗力田作多種樹蠶桑所居城邑周圍百餘里中有五宮相去各十里其王日遊一宮聽事五日而後徧常使

一人持囊隨王車人有言事者即以書投囊中王至宮發省理其枉直置三十六將會議國事其王無常人簡立賢者國有災異及風雨不時輒廢而更立受放者甘黜不怨其民長大平正有類中國故謂大秦土多金銀奇寶與安息天竺交市海中人質直市無二價穀食常賤國用富饒其王常欲通使於漢而安息欲以漢繒綵與之交市故遮閡不得自達至桓帝延熹九年大秦王安敦遣使自日南徼外獻象牙犀角瑇瑁始乃一通焉從安息陸道繞海北行出海西至大秦人庶連屬十里一亭三十里一置終無盜賊寇警而道多猛虎獅子遮害行旅不百餘人齎兵器輒爲所食又有飛橋數百里可度海北諸國所生奇異玉石諸物譎怪多不經故不記云

犂鞬之名前書僅附見於烏弋山離傳至桓帝延熹九年其王安敦羅馬志略作安特尼亞始通中國因得悉其國俗而爲之傳攷西人史書羅馬並無大秦犂鞬之稱以歐洲一統獨有羅馬故中國人取大秦以爲比非彼邦所自號也惟攷西曆延熹九年爲一百六十六年而羅馬王安敦卒於六十一年知其使在道閱五六年方至中國海道交通之難如是蓋是時安息方强與羅馬爲勍敵陸道被阻不通故耳至傳中所述王無常人簡立賢者國有災異廢而更立當是來使誇飾之詞核之彼史均非事實從安息陸道繞海北行者蓋由西里亞境繞地中海北岸歷基里家加帕多家加拉太庇推尼等地再渡海峽由庇三典城經德拉西馬基頓而西也出海西至

大秦者蓋由伊呂利西境航海達於義大利卽大秦本部矣大月氏國居藍氏城西接安息四十九日行東去長史所居六千五百三十七里去洛陽萬六千三百七十里戶十萬口四十萬勝兵十萬人初月氏爲匈奴所滅遂遷於大夏分其國爲休密雙靡貴霜肸頓都密凡五部翎侯後百餘歲貴霜翎侯邱就卻攻滅四翎侯自立爲王國號貴霜王侵安息取高附地又滅濮達罽賓悉有其國邱就卻年八十餘死子閻膏珍代爲王復滅天竺置將一人監領之月氏自此以後最爲富盛諸國稱之皆曰貴霜王漢本其故號言大月氏云

藍氏城前書作監氏史記言大夏都藍市月氏既逐大夏仍居於此所謂治媯水北爲王庭是也今布哈爾城地五翎侯中之休密前書所無此亦未言所在疑卽魏書之迷密迷密在悉萬斤東當爲今達爾瓦斯部地高附見後傳濮達前書烏弋傳作撲挑魏書作薄羅音之轉也攷希臘志略亞利散得王東征既於希拉德今黑勒特築一城稍南至波達細亞居二月波達細亞原注今名富拉地圖作非拉哈爲古波斯之一省或稱特倫其納又稱但其阿那在今阿富汗西界初巴特里國媯水北地雖爲月氏所奪而水南地尚自主迫西北之土蘭東南之高附又爲西里亞安息所侵僅餘濮達一隅而已歐羅巴通史謂有一王族保據南方以延殘喘者指此至西元之初貴霜王崛起先取高附因及濮達大夏始亡罽賓前書有傳時尚爲巴特里屬部於是貴霜乘勝席捲有之建

都於克什米爾印度志言其疆域北自牙干特俄國政俗通攷作哥干或作科干指故浩罕地古康馬哥游記作武康今帕米爾高原地南至亞格拉中印度地沁特卽信地西印度地加以高附濮達及媯水南北地誠一時之大國也又攷古教彙參載敢打固巴大征服北印度爲王有一子早世王卒孫哈蘇蛤嗣位敢打固巴大卽本傳邱就卻哈蘇蛤印度史作鉛尼希加或作康尼什克大唐西域記作迦色膩迦王卽本傳閻膏珍也惟言爲邱就卻孫稍異

高附國在大月氏西南亦大國也其俗似天竺而弱易服善賈販內富於財所屬無常天竺罽賓安息三國强則得之弱則失之而未嘗屬大月氏漢書以爲五翎侯數非其實也後屬安息及月氏破安息始得高附

高附見前書今爲阿富汗國都喀布爾地歐洲通史言大夏既衰月氏蠶食其北安息亦由西侵入此卽指得高附事惟不載何年然必在月氏臣大夏後以張騫至月氏時大夏猶居嬀水南也

天竺國一名身毒在月氏之東南數千里俗與月氏同而卑溼暑熱其國臨大水乘象而戰其人弱於月氏修浮圖道不殺伐遂以成俗從月氏高附國以西南至西海東至盤起國皆身毒之地身毒有別城數百城置長別國數十國置王雖各小異而俱以身毒爲名其時皆屬月氏月氏殺其王而置將令統其人和帝時數貢獻至西域反畔乃絕桓帝延熹四年頻從日南徼外來獻世傳明帝夢見金人長大頂有光明以問羣臣或曰西方有神名曰佛長丈六尺而黃金色於是遣使天竺問佛道法遂於中國圖形像焉後遂轉盛

天竺卽今印度天竺身毒皆印度轉音國臨大水卽恆河今稱殑伽河西海指印度河入海處言盤起魏略作盤越爲別國數十之一當在今孟加拉境惟天竺諸地均在月氏高附東南傳云西南誤月氏殺其王事見大月氏傳

東離國居沙奇城在天竺東南三千餘里大國也其土氣物類與天竺同列城數十皆稱王大月氏伐之遂臣服焉男女皆長八尺而佉弱乘象駱駝往來鄰國有寇乘象以戰

東離國據英人恭盎翰攷卽大唐西域記躭摩栗底佛國記作多摩梨帝地圖作達蒙德克波爾在孟加拉部加爾各搭

城西南然所都沙奇城似在恆河北卽佛國記之沙祇國今爲西北部沙遮亨普爾城蓋國境跨有恆河南北也

粟弋國屬康居出名馬牛羊蒲萄衆果其土水美故蒲萄酒特有名焉

粟弋西史作細地一作西提亞卽今日耳曼人其族有條頓深不爾等名與魏書粟特不同族粟特一作郭特或作粟特蓋粟弋爲烏孫乞兒吉思種按漢書烏孫傳師古注胡人青眼赤須狀類獼猴唐書黠戛斯傳人皆赤髮皆面綠瞳以黑髮爲不祥黑瞳者必李陵苗裔也而西史亦言迦頓深不爾人藍睛紅髮可知其種族所由來粟特則鐵勒種原出丁令高車余別有攷附魏書粟特傳西史言裏海以西黑海以北先有辛卑爾族居之蓋東方種類城郭而兼游牧者辛卑爾卽鮮卑魏本紀黃帝子昌意後封於北荒有大鮮卑山因以爲號商初伊尹獻令有穢犂國卽鮮卑也立國最久其後種人徙居於歐洲者殆遍厥後有粟特族越裏海北濱而西奪辛卑爾地按深不爾迦頓人於紀元前百十二年爲羅馬所破餘衆散居厄爾白河等處今英德荷奧諸國多其後裔然自我特流入歐洲粟弋粟特兩種已混合爲一不復可分矣

嚴國在奄蔡北屬康居出鼠皮以輸之

嚴國當在烏拉山南境俄游彙編疆域表載唯亞特喀省產灰鼠掃雪鼠又窩倮格達省產銀鼠掃雪鼠二地皆出鼠皮正居奄蔡之北漢之嚴國在此無疑然則後世加撒爾卽漢嚴國矣

奄蔡國改名阿蘭聊國居地城屬康居土氣溫和多楨松白草民俗衣服與康居同

奄蔡一名闔蘇見漢書甘延壽傳注史記正義同魏略云奄蔡一名阿蘭洪侍郎鈞攷西史載戰國時有耶仄亦族自東方來服屬於粟特居裏海西高喀斯山北多歷年所後稱阿蘭亦曰阿蘭尼亦曰阿蘭阿思耶仄亦爲奄蔡轉音阿蘭尼爲阿蘭聊轉音阿思爲阿速轉音阿蘭阿思見元史西北地附錄是漢奄蔡卽元阿速明史阿速城背山面川川南流入海正前書所謂臨大澤無涯今黑海北阿速海也又闔蘇卽阿速轉音阿速古城至今尙存在俄端斯喀省西南八十五俄里阿速海口當卽所謂地城今自端斯喀省南至高喀斯山一帶爲漢奄蔡國地明矣

莎車國西經蒲犂無雷至大月氏東去洛陽萬九百五十里東

北至疏勒匈奴因王莽之亂略有西域惟莎車王延最强不肯附屬天鳳五年子康立光武初卒傍國拒匈奴擁護故都護卽李崇吏士妻子千餘口建武五年河西竇融承制立康爲西域大都護五十五國皆屬焉九年卒弟賢立攻破拘彌西夜立其兄兩子爲王十四年與鄯善王安並遣使貢獻於是西域始通十七年遣使請都護帝賜賢西域都護印綬以裴遵言詔收還印綬賢由是始恨而猶詐稱大都護移書諸國諸國悉服屬號賢爲單于寖以驕橫重求賦稅數攻龜茲諸國諸國愁懼二十一年車師等十八國俱遣子入侍願得都護天子以中國初定北邊未服還其侍子二十二年賢知都護不至遣鄯善王安書令絕漢道安殺其使賢攻鄯善殺略千餘人而去復攻殺龜茲王兼其國於是鄯善車師復附匈奴賢又滅嬀塞王數歲龜茲國人殺賢所立王而請王於匈奴匈奴立身毒爲龜茲王龜茲由是屬匈奴賢又攻大宛降之後疑諸國欲畔召子闐拘彌姑墨子合王盡殺之遣將守其國莎車將君得在于闐暴虐爲國人都末所殺而大人休莫霸又殺都末自立爲于闐王賢發兵二萬擊之敗走復自將數萬人來攻霸復破之進圍莎車中矢死于闐立霸兄子廣德爲王時匈奴龜茲共攻莎車不能下廣德承其敝將兵攻賢賢遣使與廣德和先是廣德父拘在莎車至是歸其父而以女妻之明年莎車相且運等患賢驕暴密謀降于闐廣德乃將諸國兵三萬至莎車遂執賢殺之匈奴立侍子不居徵爲莎車王廣德又攻殺之更立其弟齊黎章帝元和三

年長史班超發諸國兵擊莎車大破之由是遂降漢

按前書言西至疏勒疏勒傳作南至莎車兩傳互證則當云西北至疏勒此作東北誤嬀塞國未詳所在莎車當因降漢故不書戶口兵數

疏勒國去長史所居五千里去洛陽萬三百里領戶二萬一千勝兵三萬餘人東北經尉頭溫宿姑墨龜茲至焉耆明帝永平十六年龜茲王建攻殺疏勒王成自立其左侯兜題爲王冬漢軍司馬班超劫縛兜題立成兄子忠爲王忠後畔超擊斬之安帝元初中王安國以舅臣磐有罪徙月氏安國死月氏以兵送臣磐還國人迎立爲王後莎車連畔于闐屬疏勒疏勒以强與龜茲于闐爲敵國永建陽嘉三使貢獻靈帝建寧元年王出獵

爲季父和得所射殺三年涼州刺史孟佗遣從事任涉司馬曹寬合兵三萬討之攻楨中城四十餘日不能下引去其後疏勒王連相殺害朝廷不能禁

疏勒人戶勝兵視前漢時均增十餘倍東北與尉頭前時山道不通至此路始開闢故可經其國境以抵焉耆也楨中城班超傳作損中未詳所在

焉耆國王居南河城北去長史所居八百里東去洛陽八千二百里戶萬五千口五萬二千勝兵二萬餘人其國四面皆大山與龜茲相連道險阨易守有海水曲入四山之內周市其城三十餘里永平末焉耆與龜茲共攻沒都護陳睦副校尉郭恂殺吏士二千餘人至永元六年都護班超發諸國討之斬焉耆尉

犂二王首立焉耆左侯元孟爲王尉犂危須山國皆更立王及安帝時西域背畔延光中超子勇爲西域長史復討定諸國元孟與尉犂危須不降勇擊破之元孟乃詣闕貢獻

焉耆視前漢時口增二萬戶與勝兵均增三倍四面大山者東庫穆什山即銀山北察罕通格山南呼爾圖克達山西庫勒爾山峽也山既周峙復有開都河及博斯騰泊環繞其城故險阨易守

蒲類國居天山西疏榆谷東南去長史所居千二百九十里去洛陽萬四百九十里戶八百餘口二千餘勝兵七百餘人廬帳而居逐水草頗知田作有牛馬駱駝羊畜能作弓矢國出好馬蒲類本大國也前西域屬匈奴而其王得罪單于單于怒徙蒲類人六千餘口內之匈奴右部阿惡地因號曰阿惡國南去車師後部馬行九十餘日人口貧羸逃亡山谷間故留爲國云

蒲類戶口勝兵與前書略同知前書所述已是逃亡之餘非盛時事也阿惡地南至車師後部馬行九十餘日當在今唐努山境攷元史地理志注謙河之源有巨浸二西南曰阿浦阿浦即阿惡轉音今烏布薩泊是也匈奴既遷蒲類人口遂以右谷蠡王鎮蒲類其後常惠等發烏孫軍襲破其王庭事詳前漢書烏孫傳

移支國居蒲類地戶千餘口三千餘勝兵千餘人其人勇猛敢戰以寇鈔爲事皆被髮隨畜逐水草不知田作所出皆與蒲類同

移支前書未載或即所云蒲類後國

東且彌國東去長史所居八百里去洛陽九千二百五十里戶三千餘口五千餘勝兵二千餘人廬帳居逐水草頗田作其所出有亦與蒲類同所居無常

東且彌視前漢時戶口增十餘倍勝兵增四倍

車師前王居交河城河水分流繞城故號交河去長史所居柳中八十里東去洛陽九千一百二十里領戶千五百餘口四千餘勝兵二千人

後王居務塗谷去長史所居五百里去洛陽九千六百二十里領戶四千餘口萬五千餘勝兵三千餘人前後部及東且彌卑陸蒲類移支是爲車師六國北與匈奴接前部西通焉耆北通

後部西通烏孫建武二十一年與鄯善焉耆遣子入侍光武還之乃屬匈奴明帝永平十六年漢取伊吾盧通西域車師始內屬嗣爲匈奴所懾復降之和帝永元二年大將軍竇憲破北匈奴車師前後王各遣子奉貢八年後部王涿鞮以事誅立弟農奇爲王永寧元年後王軍就畔殺後部司馬安帝延光四年長史班勇擊軍就破斬之順帝永建元年勇率後王子加特奴及八滑等發兵擊北虜呼衍王破之於是上立加特奴爲後王八滑爲親漢侯陽嘉三年後部司馬率加特奴等掩擊北匈奴斬獲甚衆四年春呼衍王侵後部令敦煌太守發兵救之漢軍不利秋呼衍王復攻後部破之桓帝元嘉元年呼衍王寇伊吾遂攻屯城敦煌太守司馬達將吏士四千至蒲類海虜引去永興

元年後王阿羅多反攻屯田且固城走投匈奴乃立故王軍就質子卑君爲王後阿羅多還與卑君爭國戊校尉閻詳慮招北寇許其復王阿羅多乃降於是更立阿羅多爲王將卑君還敦煌以後部人三百帳別屬役之食其稅帳者猶中國戶數也

車師前國戶口勝兵與前漢略同惟後國增十餘倍前書敘言分姑師爲車師前後王及山北六國至是諸小部多有合併故別稱車師六國蓋合天山南北言不僅指山北也且固城未詳所在○攷前書後王國治務塗谷至本書西域傳敘始言後部金滿城蓋前時後部僅游牧谷中及是方築爲城名金滿也又耿恭傳載恭爲戊己校尉屯金滿城原作金蒲城誤注謂金蒲城卽延州蒲昌縣尤誤按金滿卽車師後王庭亦卽戊己校尉駐處匈奴來攻不克恭以疏勒城傍有澗水可固乃引兵據之蓋疏勒能守卽以保金滿也是二城之相近可知蓋其城卽屯田吏士所築用以備匈奴者惟其城在車師後王境故漢發援兵會柳中必先拔前部交河城方能分兵由山北前進洪稚存謂卽安西州北疏勒泉地且謂金滿卽奇台西之古城柳中在哈密西十里見更生齋文甲集直聲人道黑白耳

餘杭章箴薰山郁九齡同校

後漢書南匈奴傳地理攷證

仁和丁謙益甫氏學

南匈奴醯落尸逐鞮單于比者呼韓邪之孫烏珠留若鞮之子也自呼韓邪後諸子昌次立至比季父單于輿時昌爲右奧鞬日逐王部領南邊及烏桓建武初彭寵反漁陽單于與連兵復權立盧芳使入居五原光武方平諸夏未遑外事時與通好而匈奴數與芳共侵北邊九年遣大司馬吳漢擊之經歲無功鈔暴日增十三年寇河東於是徙幽并邊人於常山居庸以東匈奴左部復轉居塞內朝廷患之增緣邊兵築亭候修烽火二十年寇上黨扶風天水二十一年復寇上谷中山北邊無寧歲初單于弟右谷蠡王伊屠知牙斯昌次當爲左賢王左賢王卽單

于儲副單于欲傳其子遂殺知牙斯比見知牙斯被誅出怨言曰昌兄弟言之右谷蠡當立昌子言之我前單于長子當立內懷猜懼庭會稀闊單于疑之遣兩骨都侯監領比所部兵二十二年單于輿死子烏達鞮侯立復死弟左賢王蒲奴立比不得立憤恨而匈奴連年旱蝗飢疫單于畏漢乘其敝遣使求和親帝使李茂報命比密遣漢人奉匈奴地圖求內附兩骨都侯知其意會五月龍祠白單于誅之時比弟在單于所馳昌報比比遂斂南邊八部卒四五萬人待兩骨都侯還欲殺之骨都輕騎亡去告單于遣萬騎擊比見比衆盛不敢進而還二十四年春八部大人共議立比爲呼韓邪單于昌其大父嘗依漢得安故欲襲其號於是款五原塞願永爲藩蔽扞禦北虜帝許之其冬比遂自立爲呼韓邪單于二十五年春遣弟左賢王莫將兵萬餘擊北單于弟奧鞬左賢王獲之并得其衆萬餘北單于卻地千里北部奧鞬骨都侯與右骨都侯衆三萬餘來歸南單于南單于復遣使詣闕稱臣求使者監護遣侍子修舊約二十六年遣使南單于立其庭去五原西部塞八十里使者反命詔聽南單于入居雲中夏南單于所獲北虜奧鞬左賢王及南部五骨都侯三萬八畔歸去北庭三百餘里共立奧鞬左賢王爲單于月餘更相攻擊五骨都侯皆死左賢王自殺諸骨都子擁兵自守秋南單于遣子入侍自後歲盡輒奏遣侍子漢亦遣送前侍子還賜予繒綵昌爲常匈奴俗歲有三龍祠常昌正月五月九月戊日祭天神會議國事其大臣貴者左賢王次左谷蠡王次

右賢王次右谷蠡王謂之四角次左右日逐王左右溫禺鞮王次左右斬將王是謂六角皆單于子弟次第當爲單于者也異姓大臣左右骨都侯次左右尸逐骨都侯其餘日逐且渠當戶諸官號各昌權力優劣部衆多少爲高下次第焉冬前畔五骨都侯子復將其衆三千人歸南部北單于使騎追擊悉獲其衆南單于遣兵拒之戰不利於是復詔單于徙居西河美稷使中郎將段郴等擁護之悉復緣邊八郡南單于既居西河亦列置諸部屯北地朔方五原雲中定襄雁門代郡等處北單于恐頗還所略漢人以示善意二十七年北單于遣使求和親廷議不決皇太子曰南單于新附北虜恐見伐故爭欲歸義今不能出兵而反交通北虜恐南單于將有二心北虜降者且不復來矣

帝然之告武威太守勿受其使二十八年北匈奴復來貢更乞和親帝下三府議酬答之宜司徒掾班彪曰臣聞孝宣皇帝勅邊守尉曰匈奴大國多變詐交接得其情則卻敵折衝應對失其道則反爲輕欺今北匈奴見南單于來附懼謀其國故數乞和親多所貢獻斯皆外示富强以相欺詐也其獻益重知其國益虛歸親愈數知其懼愈多然今既未能助南亦不宜絕北驅縻之義禮無不答謂宜頗加賞賜略與所獻相當明加曉告以前世呼韓邪郅支行事報答之辭令必有適今立稾并上曰單于不忘漢恩追念先祖舊約欲修和親以輔身安國計議甚高爲單于嘉之往者匈奴數有乖亂呼韓郅支自相讎隙並蒙孝宣皇帝垂恩救護故各遣侍子稱藩保塞其後郅支忿戾自絕

皇澤而呼韓親附忠孝彌著及漢滅郅支遂保國傳嗣子孫相繼今南單于攜衆向南欵塞歸命自以呼韓嫡長次第當立而侵奪失職猜疑相背數請兵將歸掃北庭策謀紛紜無所不至惟念斯言不可獨聽又以北單于比年貢獻欲修和親故拒而不許將以成單于忠孝之義漢秉威信總率萬國日月所照皆爲臣妾殊俗百蠻義無親疏服順者褒賞畔逆者誅伐善惡之效呼韓郅支是也今單于欲和親欵誠已達何嫌而欲率西域諸國俱來獻見西域屬匈奴與屬漢何異單于數遭兵亂國內虛耗貢物纔以通禮何必獻馬裘今齎襍繒綵五百匹弓鞬韇丸一矢四發遣遣單于單于前言先帝所賜呼韓邪竽瑟空侯皆敗願復裁賜念單于國尚未安方厲武節以攻戰爲務竽瑟之用不如良弓利劍故未以齎朕不愛小物於單于便宜所欲遣驛以聞帝悉從之單于比立九年薨弟左賢王莫立帝遣使弔祭慰賜後以此爲常單于莫立一年薨弟汗立爲單于二年薨單于比子適立永平五年冬北匈奴入五原塞遂寇雲中至原陽南單于擊卻之單于適立四年薨單于莫子蘇立數月復薨單于適弟長立時北匈奴猶盛數寇邊朝廷以爲憂會北單于欲合市遣使求和親帝許之八年遣鄭衆北使報命而南部須卜骨都侯等知漢通北虜懷嫌怨欲畔密因北使令遣兵迎之鄭衆出塞疑有異果得須卜使人乃上言宜防二虜交通由是始置度遼營以中郎將吳棠行度遼將軍事又遣將屯五原曼柏美稷其年秋北虜果遣騎欲迎南部畔者以有備引去復

寇鈔邊郡十六年遣諸將四道征北匈奴南單于遣左賢王信隨太僕祭彤及吳棠出朔方高闕攻皋林溫禺犢王於涿邪山虜聞漢兵來悉度漢去其年北匈奴入雲中至漁陽太守廉范擊卻之建初元年皋林溫禺犢王還居涿邪山南單于遣騎擊之多斬獲八年北匈奴三木樓訾大人稽留斯等率三萬八千人欵五原塞降元和元年北匈奴復願合市詔書慰納之北單于乃驅牛馬與漢賈客交易南單于遣輕騎鈔掠之時北虜衰耗黨衆多畔南部攻其前丁零寇其後鮮卑擊其左西域侵其右不復自立乃遠引而去單于長立二十三年薨單于汗子宣立元和二年也其歲南單于遣兵與溫禺犢王戰獲其首級而還冬南單于復掩擊北虜斬獲千餘人章和元年鮮卑入左地

擊北匈奴大破之北庭大亂屈蘭儲鼻胡都須等五十八部口二十萬勝兵八千詣雲中五原朔方北地降單于宣立三年薨單于長弟屯屠何立章和二年北虜降者前後至南單于將并北庭會肅宗崩竇太后臨朝單于上言臣因降者知北單于創刈南兵又畏丁零鮮卑遯逃遠去依安侯河西又兄弟爭立部衆離散宜及紛爭出兵討伐破北成南并爲一國令漢長無北念太后從之永元元年呂耿秉爲征西將軍與車騎將軍竇憲率騎八千與度遼及南單于兵三萬出朔方擊北虜大破之斬首虜二十餘萬人二年春南單于復求滅北庭於是遣左谷蠡王師子等將騎八千出雞鹿塞中郎將耿譚護之至涿邪山乃留輜重分爲二部各引輕兵兩道襲之左部過西海至河雲北

右部從匈奴河水西繞天山南度甘微河二軍俱會夜圍北單于單于被創墮馬復上將數十騎走免獲閼氏男女五人斬首八千級生虜數千口而還是時南部連尅納獲降衆最盛領戶三萬四千口二十三萬餘勝兵五萬餘三年北單于復爲右校尉耿夔所破逃亡不知所在其弟於除鞬自立爲單于將右溫禺鞮王骨都侯已下數千人止蒲類海遣使款塞大將軍竇憲上書立於除鞬爲北單于朝廷從之遣使授璽綬羽蓋如南單于故事方欲輔歸北庭會竇憲被誅五年於除鞬自畔還北帝遣王輔任尚其追誘將還破滅其衆南單于屯屠何立六年薨單于宣弟安國立安國初爲左賢王而無稱譽左谷蠡王師子勇黠多知前單于皆愛之天子亦加殊異是呂國中盡敬師子不附安國由是疾師子欲殺之其諸新降胡數爲師子所驅掠多怨之安國因與降者同謀議安國既立師子呂次轉爲左賢王覺其謀乃別居五原界每龍會議事輒稱病不往單于憤甚六年朱徽行度遼將軍事時單于與中郎將杜崇不相平上書告崇崇與朱徽上言南單于安國疏故胡親新降欲殺左賢王師子等又右部降者謀迫脅安國背畔請西河上郡安定徼備廷議令崇徽觀動靜如無他變可令崇等就安國會其左右大臣責其部衆橫暴爲邊患者其平罪誅不從則爲權時方略於是崇徽遂發兵造其庭安國聞漢兵至大驚棄帳去因舉兵欲誅師子師子先知悉將廬落入曼柏城安國至不得入引兵屯五原安國舅骨都侯喜爲等慮并誅乃殺安國安國立一年單

于適子師子立永元六年降胡五六百人夜襲師子戰破之於是新降胡遂相驚動十五部二十餘萬人皆反畔脅立屯屠何子逢侯爲單于殺略燔燒將軍向朔方欲度漠北於是遣車騎將軍鄧鴻等發郡國及烏桓鮮卑兵討之時南單于及杜崇屯牧師城逢侯將萬餘騎圍攻未下冬鄧鴻至美稷逢侯乃乘冰度隘向滿夷谷南單于及杜崇鄧鴻等追擊於大城塞斬獲萬餘校尉馮柱追別部亦斬四千級任尚率鮮卑烏桓要擊逢侯滿夷谷復大破之前後凡斬萬七千餘級七年正月單還馮柱留屯五原餘罷歸後帝知朱徽杜崇失胡和致反畔徽下獄死逢侯於塞外分二部自領右部屯涿邪山下左部屯朔方西北相去數百里八年冬左部胡自相疑畔還入朔方塞降慰納之

逢侯衆飢窮又爲鮮卑所擊無所歸逃入塞者不絕單于師子立四年薨單于長子檀立時永元十年也南單于比歲擊逢侯多斬獲逢侯轉困迫屢貢獻願和親永初三年南單于畔攻中郎將耿种於美稷遣兵擊之四年春檀寇常山中山行度遼將軍梁慬擊破之單于見諸軍並進恐怖乞降許之待遇如初元初四年逢侯爲鮮卑所破五年春將百餘騎亡還詣朔方降單于檀立二十七年薨弟拔延光三年立先是朔方以西障塞多不修復鮮卑因此數南侵單于憂恐上言求復障塞從之單于拔立四年薨弟休利立永建三年也永和五年夏南匈奴左部句龍王及吾斯車紐等畔寇西河復誘右賢王圍美稷度遼將軍馬續等發兵二萬餘人擊破之中郎將陳龜以單于不能制

下逼迫之單于自殺又欲徙單于近親於內郡降者更狐疑龜坐下獄死大將軍梁商以羌胡新反難以兵服宜用恩信招降從之於是右賢王等萬三千口降秋句龍吾斯等立句龍王車紐爲單于東引烏桓西收羌戎破京兆虎牙營遂寇并涼幽冀四州乃徙西河治離石上郡治夏陽朔方治五原冬遣中郎將張耽擊車紐等戰於馬邑破之車紐等乞降而吾斯猶與烏桓寇鈔六年春馬續以鮮卑騎到穀城擊之張耽性勇銳善撫士卒軍中皆用命遂繩索相懸上通天山大破烏桓悉斬其渠帥漢安元年秋吾斯等復掠并州二年漢立兜樓儲爲南單于冬中郎將馬寔募人刺殺句龍吾斯送首洛陽建康元年進擊餘黨斬千二百級烏桓七十萬口詣寔降單于兜樓儲立五年薨建和元年居車兒立爲單于至永壽元年匈奴左奥鞬臺耆等復畔寇美稷安定屬國都尉張奐擊破之延熹元年南單于諸部並畔與烏桓鮮卑寇緣邊九郡以張奐爲北中郎將討之諸部悉降奐目單于不能統理國事拘之詔以居車兒一心向化何罪而黜其還選單于居車兒立二十五年薨子某熹平元年立六年單于與中郎將臧旻出雁門擊鮮卑檀石槐敗還是歲單于薨子呼徵光和元年立二年爲中郎將張脩所殺脩亦抵罪單于羌渠立凡十年爲國人所殺子於扶羅中平五年立國人殺其父者遂畔立須卜骨都侯爲單于於扶羅詣闕自訟會靈帝崩天下大亂不能歸乃止河東須卜骨都侯立一年死南庭遂虛其位以老王行國事於扶羅立七年死弟呼厨泉立亦

不得歸國數爲鮮卑所鈔建安元年獻帝自長安東歸右賢王去卑與白波賊韓暹等侍衛天子拒擊李傕郭汜及車駕還洛陽又徙遷許然後歸國二十一年單于來朝曹操因留於鄴而遣去卑歸監其國焉

匈奴在前漢初最爲强盛北方郡縣屢被侵陵自武帝命將出師絕幕窮討部落寖以衰耗至五單于爭立呼韓邪款塞輸誠比於屬國東漢以來寬徙居邊內恃漢擁護方能自立雖漢北亦開庭幕史家謂南單于向化尤深故別爲標目而以北部事蹟附焉五原漢郡治九原在河套北與喇特旗東境水經注可證漁陽漢郡今直隸順義縣地河東漢郡今山西西南境漢幽州今爲直隸北境及奉天朝鮮地漢并州今

山西北境及河套以北地常山居庸兩關名常山關在井陘縣居庸關在昌平州西上黨扶風天水均漢郡上黨今山西潞安府扶風今陝西西安府西境天水今秦州西伏羌縣地後改漢陽上谷今直隸宣化縣五原西部塞攷地理志五原西部都尉治田辟城水經注河水屈南過西安陽縣南又東逕田辟城南蓋其地在古黃河北流東折又折而南處南單于庭初立於西八十里必在古黃河北將折而南行處入居雲中則今歸化城地也美稷漢縣屬西河郡水經注河水又左得滱水口水出西河美稷縣東南流入長城又東逕富昌縣南入河滱水即今榆林東北之屈野河其源出河套中名烏蘭木倫河則美稷故城當在鄂爾多斯部左翼中旗境緣

邊八郡謂上谷代郡雁門定襄雲中五原朔方北地也定襄今朔平府雁門今朔州水經注朔方郡治三封在河套西北騰格里湖南後徙臨戎在三封東北套內西濱黃河處北地今慶陽府原陽漢縣屬雲中水經注荒干水又南逕原陽故城荒干水即薩拉齊廳東克魯庫河則原陽當在薩拉齊東北境曼柏漢縣屬五原在今吳喇特旗境惟不能確定何處溫禺犢王前書作溫偶駼王上加皋林字者似分有數部也故下又有右溫禺犢王涿邪山見前書即今尼赤金山安侯河即魏書頡根河今稱鄂爾坤河觀下文南單于兵合圍北單于地在塔米爾河北與此依安侯河西地望適符西海河雲天山甘微河諸地均詳歷代漢北諸部建庭攷北單于逃亡不知所在按北史西域傳北匈奴爲竇憲所破度金微山西走康居別立爲悅般國金微山即今阿爾泰山其時北虜既遁西域不復東歸故部衆皆不知所在牧師城未詳當在美稷之北乘冰度隘蓋乘黃河冰合遁歸套北滿夷谷當是陰山間谷名大城塞大城前書地理志作大成漢縣屬西河郡地未詳離石漢縣後漢爲西河郡治即今山西永寧州夏陽漢縣屬左馮翊在今韓城縣境馬邑漢縣屬雁門今朔州東尚有馬邑鄉穀城地理志作穀成漢縣屬河南郡今河南新安縣東北有穀成山通天山未詳當與穀城相近

餘杭章箴蕭山郁九齡同校

後漢書烏桓鮮卑傳地理攷證

仁和丁謙益甫氏學

烏桓者本東胡也漢初匈奴冒頓滅其國餘類保烏桓山因目爲號焉俗善騎射弋獵禽獸爲事隨水草放牧居無常處目穹廬爲舍東開向日食肉飲酪目毛毳爲衣貴少賤老有勇健能決鬬訟者推爲大人無世業相繼邑落各有小帥百千落自爲一部大人有所呼召刻木爲信雖無文字部眾不敢違犯土地宜穄及東牆東牆似蓬草實如穄子十月熟俗貴兵死斂屍目棺至葬以一肥犬并死者所乘馬衣物燒而送之言使護死者神靈歸赤山赤山在遼東西北數千里如中國人死魂歸岱山也烏桓自爲冒頓所破眾孤弱常臣服匈奴及武帝遣票騎將

軍擊破匈奴左地因徙烏桓於上谷漁陽右北平遼東五郡塞外爲漢偵察匈奴其大人歲一朝見於是始置護烏桓校尉監領之使不得與匈奴交通昭帝時霍光遣范明友乘其爲匈奴所敗擊之雖多斬獲由是常寇鈔後稍降附及王莽篡位欲擊匈奴發其兵屯代郡烏桓懼久屯數求去莽不遣遂畔亡爲寇匈奴因誘其豪帥驅屬之光武初與南匈奴連兵寇代郡目東民被其害其在塞外白山者最强富建武二十一年遣馬援將三千騎出五阮關掩擊之不利二十二年匈奴國亂烏桓乘弱擊破之匈奴轉北徙數千里漠南地空帝目幣賜之二十五年烏桓大人九百餘人詣闕貢獻於是封其渠帥爲王侯君長以班彪言復置護烏桓校尉於上谷寧城歲時互市及明帝章和之世皆保塞無事安帝永初三年寇代郡上谷秋又寇五原與太守戰於九原高渠谷漢兵大敗乃遣將軍何熙梁慬等擊破之無何乞降後稍親附陽嘉四年冬寇雲中度遼將軍耿晔追擊不利又戰於沙南斬五百級烏桓遂圍晔於鬬池城又發三千人討之乃退永和五年烏桓大人與南匈奴左部句龍吾斯等畔中郎將張耽破斬之永壽中朔方烏桓畔中郎將張奐擊平之延熹九年烏桓復與鮮卑及南匈奴寇緣邊九郡張奐討之皆退走靈帝初烏桓大人難樓邱力居蘇僕延烏延皆自稱王中平四年前中山太守張純畔入邱力居號彌天安定王遂爲諸部帥寇掠青徐幽冀四州五年目劉虞爲幽州牧購斬純首北州乃定獻帝初平中邱力居死從子蹋頓有武略代立總

攝三部眾皆從其令建安初冀州牧袁紹與公孫瓚相持不決蹋頓助紹擊瓚破之紹矯制賜蹋頓難樓等單于印綬廣陽人閻柔少沒烏桓鮮卑中爲種人所歸信乃因其眾殺校尉邢舉而代之袁紹因寵慰柔目安北邊及紹子尚敗奔蹋頓時冀州吏民奔烏桓者十餘萬戶欲憑其力復圖中國會曹操平河北柔率烏桓鮮卑歸附操目爲校尉建安十二年操自征烏桓大破蹋頓於柳城斬之首虜二十餘萬人尚與樓班烏延等皆走遼東太守公孫康並斬送之餘眾萬餘落悉徙居中國云

烏桓因山得名烏桓者烏蘭之轉音也蒙古語紅曰烏蘭故傳中又稱爲赤山攷游牧記阿嚕科爾沁旗北至烏蘭峯與烏珠穆秦旗接界又云西北有烏遼山卽烏丸山知烏桓烏

蘭烏遼烏丸名雖小異實卽一山此山高大爲內興安嶺南行正幹所以部人東走時得據山以自保用是尊之爲神故有人死靈歸是山之語又遼史地理志烏州本烏丸地有遼河夜河烏丸川烏丸山遼河卽錫喇木倫河夜河卽哈喜爾河烏丸川卽烏爾渾河（烏爾渾亦烏丸轉音）而烏丸山居於三水之閒凡此皆烏桓部地在今阿嚕科爾沁之明徵傳云上谷漁陽右北平遼東句下當脫遼西二字不然止列四郡何以總言五郡且上谷至遼東無中閒獨缺遼西之理上谷白山卽今張家口北察罕陀羅海山察罕譯言白陀羅海譯言頭猶言白頭山亦稱白山五阮關章懷原注在代郡漢代郡在今宣化府西南則是關當設於懷安北境盛城卽地理志盛縣屬

上谷今爲萬全縣地九原漢縣屬五原卽秦九原郡治水經注河水又東逕九原故城又東過臨沃縣石門水注之石門水今坤都侖河又稱哈達馬爾河觀此知九原遺址在吳喇特旗東巴爾朱海城地高渠谷爲九原縣境當在今謨爾根嶺西沙南漢縣屬雲中水經注沙陵湖水西南入河河水又南入楨陵縣西北沙南縣東北二山之閒沙陵湖卽今圖爾根河入黃河處一小泊楨陵在湖之南今胡灘和朔地沙南故址當在河之西岸蘭池城無攷當與沙南縣相近廣陽前漢爲國後漢改爲郡治薊縣卽今薊州柳城漢縣屬遼西六朝後爲營州治今熱河朝陽縣也

鮮卑者亦東胡之支也別依鮮卑山故因號焉其言語習俗與烏桓同惟婚姻先髡頭以季春月大會於饒樂水上飲讌畢然後配合其禽獸異於中國者野馬原羊角端牛以角爲弓俗謂之角端弓又有貂豽鼲子皮毛柔輭天下以爲名裘漢初爲冒頓所破遠竄遼東塞外與烏桓相接未嘗與中國通光武初匈奴强盛率鮮卑烏桓寇鈔北邊及南單于附漢北虜孤弱建武二十五年始通使求自效因令擊北匈奴連歲出兵皆有斬獲輒詣遼東受賜三十年其大人於仇賣等詣闕朝貢慕義內屬因封爲王侯時漁陽赤山烏桓屢寇上谷永平元年祭彤賂其酋擊破之於是鮮卑大人皆來歸附和帝永元中大將軍竇憲遣右校尉耿夔擊破匈奴北單于逃走鮮卑因轉徙其地匈奴餘種留者十餘萬落皆自號鮮卑鮮卑由此漸盛九年遼東鮮

卑攻肥如縣十三年寇漁陽太守張顯追之戰沒安帝永初中鮮卑大人燕荔陽詣闕朝賀賜王印綬令居盛城下通胡市鮮卑百二十部各遣人至是後或降或畔與匈奴烏桓更相攻擊元初二年遼東鮮卑圍無慮縣因淸野無所得復攻扶黎城四年遼西鮮卑燒塞門入寇烏桓大人於秩居等與有宿怨其郡兵大破之五年秋代郡鮮卑入寇乃發兵屯上谷備之冬鮮卑入上谷攻居庸關復發緣邊兵二萬列屯衝要六年秋入馬邑塞度遼將軍鄧遵等率南單于兵大破之永寧元年遼西鮮卑降建光元年秋復畔寇居庸太守成嚴擊之敗沒於是圍烏桓校尉徐常於馬城將軍耿夔救之始解延光元年冬復寇雁門定襄進攻太原二年冬分數道攻南匈奴於曼柏三年秋復寇

高柳永建元年秋寇代郡太守李超戰死明年春中郎將張國率南單于兵萬餘出塞擊破之時遼東鮮卑亦寇遼東元菟爲校尉耿曄所敗於是鮮卑率衆三萬詣遼東降三年四年鮮卑頻寇漁陽朔方六年耿曄遣兵擊破之陽嘉元年耿曄遣烏桓衆王出塞擊鮮卑大獲而還鮮卑後寇遼東屬國耿曄移屯無慮城以拒之二年春中郎將趙稠等擊鮮卑破之秋鮮卑入馬城代郡太守擊之不克桓帝時鮮卑檀石槐者有智略異部大人鈔取其外家牛羊石槐單騎追擊所向無前悉還所亡由是部落畏服乃施法禁平曲直無敢犯者遂推以爲大人石槐乃立庭於彈汗山歠仇水上去高柳北三百餘里兵馬甚盛東西各部皆歸焉因南鈔緣邊北拒丁令東卻扶餘西擊烏孫盡據

匈奴故地東西萬四千餘里永壽三年秋檀石槐寇雲中延熹元年寇北邊冬使中郎將張奐擊之二年復入雁門六年夏寇遼東屬國朝廷患之遣使封檀石槐爲王欲與和親石槐不受乃自分其地爲三部從右北平以東至遼東接扶餘濊貊二十餘邑爲東部從右北平以西至上谷十餘邑爲中部從上谷以西至敦煌烏孫二十餘邑爲西部各置大人領之皆屬檀石槐靈帝立幽并涼三州緣邊諸郡無歲不被寇鈔熹平三年冬鮮卑入北地太守夏育追擊破之五年六年屢寇邊夏育上言請徵幽州諸郡兵出塞擊之帝遂遣育出高柳田晏出西平臧旻率南單于兵出雁門三道出塞二千餘里石槐命三部逆戰育等大敗冬鮮卑寇遼西光和元年又寇酒泉緣邊莫不被毒然虜衆日多田畜射獵不足自給石槐乃自循行見烏集秦水廣從數百里水停不流其中有魚不能得之聞倭人善網捕於是東擊倭人國得千餘人徙置秦水上令捕魚充糧食光和中檀石槐死子和連立才力不及父數爲寇鈔性貪淫斷法不平衆畔者半後攻北地廉人善弩射者中和連死子騫曼年小兄子魁頭立後騫曼長與爭國衆遂離散自石槐死諸大人遂世相襲

鮮卑與烏桓皆出東胡自東胡爲冒頓所破種人分遂遁走以延殘喘後遂分爲兩部前傳謂東胡餘種保烏桓山因以爲號是矣但此傳亦謂東胡之支別依鮮卑山故因號焉則不免臆說無據蓋遼東塞外別無鮮卑之山不知鮮卑者實

東胡氏族之名攷魏書本紀卷一言魏之先出自黃帝子昌意昌意少子受封北國有大鮮卑山因以爲號此鮮卑之種類所由來也鮮卑爲塞北三大種族之一（余別有攷）族派繁衍部落極多東胡僅其一支而已大鮮卑山在俄屬伊爾古斯克省北通姑斯河南今外蒙古以北之地西人皆稱爲悉比利亞悉比卽鮮卑轉音以其地皆鮮卑人種所分布故也西儒談人種學者以悉比利亞及東三省人爲通姑斯種通姑斯河卽大鮮卑山所在一以河爲標識一以山爲標識中西所攷若合符節然則鮮卑之名源出大鮮卑山而非由後來之更改彰彰明矣惟拓跋氏爲彼種貴族世爲君長其南遷也亦較後此傳鮮卑不過彼種中散姓分徙甚早（周書王會篇已有東胡之

名知逐漸南移尚在夏殷之世因其但有氏族不立部名故中國混以東胡目之自爲匈奴破後生息百年復成部落至前漢末方與中國有交涉此鮮卑入史之始遼東塞外卽今奉天以北科爾沁郭爾羅斯諸部境鮮卑因避匈奴之鋒遁居於此時烏桓所部在其西北故曰相接饒樂水魏書作弱洛水十六國春秋作饒洛水五代史契丹傳則作臯羅箇沒里臯羅卽饒樂轉音沒里卽木連轉音譯言河也金史則省稱樂河後轉老河今名老哈河張氏游牧記指爲英金河殊無據漁陽赤山卽今熱河赤峯縣以縣北十里有紅山故名匈奴留者皆自稱鮮卑攷漢初冒頓擊破東胡鮮卑種類本多爲所虜獲今匈奴敗遁故部衆不願行者率自附鮮卑爲之服屬焉肥如

漢縣屬遼西今永平府遷安縣地盛城卽地理志盛縣屬上谷水經注作小盛城縣蓋以廣盛爲大盛城今宣化縣西清水鋪地無慮遼東屬縣師古云卽醫巫閭誤醫巫閭山在遼河西今錦州廣盛縣北與遼東無涉扶黎城卽地理志交黎屬遼西後漢書作昌遼據水經注卽今建昌縣寶宇記在柳城東東當作西柳城今承德府朝陽縣也馬城代郡屬縣水經注于延水又東逕馬城縣北于延水今南洋河馬城故址據十三州志在高柳東二百四十里蓋在今懷安縣西北南洋河北東洋河南高柳漢縣屬代郡後漢代郡由桑乾縣徙治於此故水經注言高柳在平城東南六十七里平城據水經注灅水篇實在今山西大同府南自遼人立平城縣於陽高境後人

遂指陽高爲漢代之平城誤也元菟漢郡本治朝鮮東界之沃沮旋移治高句驪地理志注高句驪縣有遼山遼水所出此遼水卽今渾河源出盛京東北英額邊門外漢移元菟治此遼東屬國後漢時分遼西所設當在今錦州府西境檀石槐建庭處在高柳北三百餘里以地望核之所謂彈汗山必卽昭哈嶺歡仇水必卽昭哈河也按范書烏桓鮮卑二傳均本於晉人王沈魏書魏書載檀石槐按行烏候秦水中有魚不能得聞汗人善捕魚於是伐汗人國得千餘家云云烏候秦本傳作烏集秦乃譯音之轉其水隋書作託紇臣水唐書作土護眞水卽今熱河東北圖爾根河汗人國指朝鮮南境馬韓辰韓弁韓等部范氏改爲倭人謬甚倭今日本遠隔重

洋石槐雖強非所能至安得伐之

餘杭章箴
蕭山郁九齡同校

三國志烏丸鮮卑東夷傳

坿魚豢魏略西戎傳地理攷證一卷

浙江圖書館叢書第一集

三國志外國傳地理攷證

中華民國四年浙江圖書館校刊

三國志烏丸鮮卑東夷傳附魚豢魏略西戎傳地理攷證

仁和丁謙益甫氏學

書載蠻夷猾夏詩稱玁狁孔熾久矣其爲中國患也秦漢以來匈奴甚爲邊害孝武雖外事四夷東平兩粵朝鮮西討姑師大宛開邛苲夜郎之道然皆在荒服之外不能爲中國輕重而匈奴最逼於諸夏胡騎南侵則三邊受敵是以屢遣衞霍之將深入北伐窮追單于奪其饒衍之地後遂保塞稱藩世以衰弱建安中呼廚泉南單于入朝遂留內侍使右賢王撫其國而匈奴折節過於漢舊然烏丸鮮卑稍更强盛亦因漢末之亂中國多事不遑外討故得擅漠南之地寇暴城邑殺掠人民北邊仍受其困會袁紹兼河北乃撫有三郡烏丸寵其名王而收其精騎

其後尙熙又逃於蹋頓蹋頓又驍武邊長老皆比之冒頓恃其阻遠敢受亡命以控百蠻太祖潛師北伐出其不意一戰而定之夷狄懾服威振朔土遂引烏丸之衆服從征討而邊民得用安息後鮮卑大人軻比能復制御羣狄盡收匈奴故地自雲中五原以東抵遼水皆爲鮮卑庭數犯塞寇邊幽并苦之田豫有馬城之圍畢軌有陘北之敗靑龍中帝乃聽王雄遣劍客刺之然後種落離散互相侵伐强者遠遁弱者請服由是邊陲差安漢南少事雖時頗鈔盜不能復相煽動矣烏丸鮮卑卽古所謂東胡也其習俗前事撰漢記者已錄而載之矣故但舉漢末魏初以來以備四夷之變云

漢末烏丸大人遼西邱力居上谷難樓各稱王而遼東屬國蘇

僕延自稱峭王右北平烏延自稱汗魯王皆有計策勇健中山太守張純叛入邱力居衆中自號彌天安定王爲三郡烏丸元帥寇略青徐幽冀四州靈帝末以劉虞爲幽州牧募斬純首北州乃定後邱力居死子樓班年小從子蹋頓有武略代立總攝三王部衆皆從其教令袁紹與公孫瓚連戰不決蹋頓助紹擊瓚破之紹矯制賜蹋頓難峭王汗魯王印綬皆以爲單于廣陽閻柔少沒烏丸鮮卑中爲所歸信乃因其衆殺護校尉邢舉代之紹因寵尉以安北邊後袁尚敗奔蹋頓憑其勢力復圖冀州會太祖平河北柔率烏丸鮮卑歸附遂以柔爲校尉治廣寧如舊建安十一年太祖自征蹋頓於柳城潛軍詭道未至百餘里虜乃覺尚與蹋頓逆戰於凡城兵馬甚盛太祖登高望虜陣抑

軍未進觀其小動擊破其衆陣斬蹋頓餘衆皆降柔所統衆悉徙中國與從征伐由是三郡烏丸爲天下名騎

按陳氏烏丸鮮卑二傳皆從漢末敘起以前事已詳漢紀也裴松之作注復引晉王沈所撰魏書列於其前以備參攷惟魏書二傳事跡范蔚宗已採入後漢書茲不贅錄廣陽漢縣屬廣陽國謝承後漢書世祖出薊至廣陽欲南行其地當在薊州南香河寶坻境內廣寧上谷屬縣魏土地記去平城五十里當在山西天鎮縣北境柳城漢縣屬遼西昔慕容皝建都於黃龍城實在柳城北黃龍城爲今熱河朝陽縣治則柳城在朝陽南境無疑是役據武帝紀建安十二年夏（傳作十一年誤）北征三郡烏丸至無終大水傍海道不通乃引軍出盧龍塞經白檀歷平岡涉鮮卑庭東指柳城未至二百里虜知將數萬騎逆軍八月登白狼山卒與虜遇衆甚盛公望虜陣不整乃縱軍擊破之無終右北平屬縣傍海道卽今昌黎撫寧至山海關路既爲水阻故回軍別出盧龍盧龍塞在今永平府北白檀漁陽屬縣平岡卽漢地理志平剛右北平首縣與白檀均在盧龍塞北青龍河之流域鮮卑庭者後漢時鮮卑曾駐處也水經注白狼水出白狼縣東南北屈逕白鹿山白鹿山卽白狼山蒙古名布祐圖在今建昌縣南境（游牧記喀喇沁左翼旗東三十里有白狼山按卽今五道嶺山）按古白狼水卽今大凌河也凡城無攷疑丸城之誤以破烏丸於此故名實漢之白狼縣蓋曹公登白狼山猝遇虜卽擊破之其戰地必在山下正漢白狼縣地

鮮卑步度根既立其兄扶羅韓別擁衆爲大人建安中太祖平幽州步度根與軻比能等來貢獻後代郡烏丸能臣氐叛求屬扶羅韓扶羅韓將萬騎迎之到桑乾氐等別遣人呼軻比能共盟誓比能便於會上殺扶羅韓扶羅韓子泄歸泥及部衆悉屬比能比能善遇之步度根由是怨比能更相攻擊步度根衆稍衰弱乃將其衆保太原雁門郡使人招泄歸泥逃歸比能追不能及自後一心守邊不爲寇害而軻比能衆遂强盛明帝卽位並羈縻之青龍元年比能誘步度根和親步度根乃歸比能寇鈔并州帝遣將軍秦朗征之泄歸泥降拜歸義王居并州如故步度根後爲軻比能所殺

軻比能本小種鮮卑以勇健斷法平端不貪財物衆推爲大人

部落近塞自袁紹據河北中國人多亡歸之教作兵器文字故御勒部衆擬則中國出入弋獵建旌旄以鼓爲節建安中貢獻又助討田銀於河間破之後與代郡烏丸同叛太祖使鄢陵侯彰北征大破之比能走出塞復通貢獻延康中文帝立爲附義王黃初二年還居代郡後與東部鮮卑素利步度根相攻護烏丸校尉田豫和合之不從進擊敗之由是懷貳帝復使豫招納比能衆遂强盛控弦十餘萬騎均得其死力餘部亦敬憚之然猶未能及檀石槐也太和二年豫討其壻鬱築鞬部破之還至馬城被圍七日始解迫幽州刺史王雄撫以恩信遂款塞貢獻青龍元年比能誘步度根叛并州自率萬騎迎於陘北并州刺史畢軌遣將擊之戰於樓繁均沒三年雄遣人刺殺比能立其

三弟皆爲大人所部在遼西石北平漁陽邊外道遠初不爲害建安中太祖皆表以爲王

漢幽州今直隸北境地代郡治桑乾今直隸西盧縣地太原雁門均漢并州屬郡在今山西北境河間今直隸河間府馬城漢縣屬代郡據水經注當在今保安州西北陘北者井陘之北樓煩漢縣

自魏興公孫淵三世有遼東隔斷東夷不得通於諸夏景初中大興師旅誅淵又浮海收樂浪帶方之郡而後海表謐然其後高句麗背叛又遣將致討窮追極遠踰烏丸骨都過沃沮踐肅愼之庭東臨大海故撰次其國列其同異以接前史之所未備焉

按本書毋邱儉傳儉討高句麗東馬縣車以登丸都屠句麗所都攷丸都山名在高句麗都夫餘城北今陳氏衍丸都爲烏丸骨都謬甚蓋烏丸乃北狄部名骨都乃何奴官名與高句麗何涉又儉傳言儉遣王頎追之過沃沮千有餘里至肅愼南界則未入肅愼國境可知此云踐其庭亦失實

夫餘在長城之北去元菟千里南與高句麗東與挹婁西與鮮卑接北有弱水方可二千里戶八萬其民土著有宮室倉庫牢獄多山陵廣澤於東夷之域最平敞土宜五穀不生五果其人麤大性强勇謹厚不寇鈔國有王以六畜名官有馬加牛加豬加狗加諸加大者主數千家小者數百家食飲皆用俎豆揖讓升降以殷正月祭天國中大會在國衣尚白出國則繒繡錦罽

大人加狐狸狐白黑貂之裘以金銀飾帽夫餘本屬元菟漢末公孫度威服外夷因屬遼東歲歲遣使貢獻正始中毋邱儉討句麗使人詣夫餘王遣犬加郊迎供軍糧

按史記蒙恬傳秦築長城起臨洮至遼東知今奉天北境之柳條邊皆秦長城故址夫餘國在今吉林長春府地正古長城北也南之高句麗乃古高句麗非西漢之末新立於朝鮮北境之高句麗也古高句麗卽在元菟郡內見漢地理志及水經注余於後漢書夫餘傳中有辨

高句麗在遼東之東千里南與朝鮮濊貊東與沃沮北與夫餘接都於丸都之下方可二千里戶三萬多大山深谷無原澤隨山谷以爲居食澗水無良田雖力佃作不足以實口腹其俗節

食好治宮室人性凶急喜寇鈔國有王官有相加對盧沛者古雛加主簿優台丞使者皁衣先人尊卑各有等級東夷舊語以爲夫餘別種言語諸事多與夫餘同本有五族曰涓奴絕奴順奴灌奴桂婁本涓奴部爲王稍微弱今桂婁部代之王之宗族皆稱古雛加涓奴部主雖不稱王適統大人得稱古雛加絕奴部世與王婚亦加古雛之號國人有氣力習戰鬬沃沮東濊皆屬焉又有小水貊句麗作國依大水而居西安平縣北有小水南流入海句麗別種依小水作國因名之爲小水貊出好弓所謂貊弓是也王莽初發高句麗兵以伐胡不欲行强逼遣之皆亡出塞爲寇盜遼西大尹田譚追擊被殺莽詔嚴尤擊之尤誘期句麗侯騶至而斬之更名高句麗爲下句麗降爲侯國光武

帝八年遣使來朝始復稱王至殤安之間句麗王宮數寇遼東更及元菟二郡太守蔡風姚光興師伐之宮詐請和密遣兵攻元菟焚候城入遼隧後宮復犯遼東蔡風追討之敗沒宮死子伯固立順桓閒復犯遼東寇新安居鄉又攻西安平靈帝建寧二年元菟太守耿臨討之伯固降詔屬遼東嘉平中伯固乞屬元菟公孫度之雄海東也伯固遣兵助度擊富山賊破之伯固死長子拔奇不肖國人立小子伊夷模爲王自伯固時數寇遼東建安中公孫度出軍擊之破其國拔奇怨不得立與涓奴加各將三萬餘口詣康降遣住沸流水伊夷模乃更作新國今曰所在是也拔奇隨往遼東有子留句麗卽今古雛加駮位居是其後復寇元菟元菟與遼東合擊大破之伊夷模無子淫於絕奴部生子名位宮伊夷模死立以爲王其曾祖宮生能開目視今王生時亦然句麗呼相似爲位故名爲位宮景初二年太尉司馬宣王討公孫淵位宮遣數千人助軍正始三年寇西安平五年爲幽州刺史毋丘儉所破語在儉傳

按高句麗國有二一古高句麗在今奉天省城東北英額邊門外渾河發源處渾河卽地理志及水經注小遼河一新高句麗在今朝鮮北境平安道成川郡地陳氏未悉兩國源流牽混爲一如傳首在遼東之東千里及南接朝鮮濊貊等語乃古高句麗國境都於丸都之下則新高句麗國境此書既誤范蔚宗後漢書因之但范氏又將本傳後半分爲小水貊傳並將王莽後高句麗與中國交涉諸事盡入小水貊傳中則誤而又誤矣

余於後漢書攷證業詳辨之茲不復贅又朝鮮史載王莽伐匈奴徵其兵瑠璃王名類利東明王朱蒙子不應降於鮮卑而侵犯漢邊境知傳所云亡出塞爲寇盜實高句麗與鮮卑暗相句結而莽不知也嚴尤誘斬之句麗侯騶蓋卽彼國統兵之人句麗王宮據東藩紀要乃瑠璃王孫彼國稱太祖王又朝鮮史載宮年老讓位於弟遂成稱次大王以暴戾爲人所弒因立其弟伯國稱新大王卽傳中伯固傳言宮死子伯固立不獨脫卻遂成而以弟爲子亦誤伯固次子伊夷模東藩紀要云名男武稱故國川王伊夷模子位宮紀要云稱東川王惟東川王未立以前尚有山上王名延優爲伊夷模弟立於建安二年在位幾五十年東川王始立此又脫漏且攷位宮乃太

祖王宮孫並非曾孫又攷位宮爲毋丘儉所破始移都平壤朝鮮史與東藩紀要所載皆同作新國者指山上王築丸都山城之事西安平遼東屬縣爲今安東縣東北地小水在其北卽今鴨河候城遼隧均漢縣屬遼東郡漢地理志候城爲中部都尉所治惟不知爲今何地遼隧地理志作遼隊水經注遼水入塞逕襄平縣西又逕遼隧縣西入大遼水乃由安市入海襄平故城在今奉天省城西南遼隧當在其西南濱遼河處故公孫淵遣兵拒司馬懿於此蓋阻水以自固也新安居鄉富山均未詳沸流水在朝鮮成川郡卽其舊都卒本夫餘城所在新國指平壤城爲毋丘儉所破據儉本傳言正始中督軍出元菟討之句麗王宮軍沸流水上大戰於梁口

宮連破走儉遂登丸都屠句麗所都遣軍追過沃沮千餘里至肅愼南界而還梁口在成川郡城北卽沸流河津渡處丸都城在寧遠郡之劍山位宮父山上王始移都於此至是爲儉所破沃沮在朝鮮咸鏡道境肅愼南界蓋咸鏡道北之圖門江也肅愼卽本書挹婁

東沃沮在高句麗蓋馬大山之東濱大海而居其地形東北狹西南長可千里北與挹婁夫餘南與濊貊接戶五千無大君王邑落各有長帥漢初燕亡人衞滿王朝鮮沃沮屬焉武帝滅朝鮮分其地爲四郡以沃沮城爲元菟郡後爲夷貊所侵徙郡句麗西北今所謂元菟故府是也沃沮還屬樂浪以土地廣遠在單單大領之東分東部都尉治不耐城別主領東七縣時沃沮亦爲縣光武六年省邊郡都尉由此罷後皆以縣中渠帥爲縣侯不耐華麗沃沮諸縣皆爲侯國國小迫於大國之閒遂臣屬句麗句麗復置大人爲主者使相主領責其租賦又選其美女以爲婢妾其地肥美背山面海宜五穀人性質直强勇便步戰毋丘儉討句麗其王宮奔沃沮進師擊之邑落皆破宮奔北沃沮北沃沮一名置溝漊（溝漊城也猶言置城）去南沃沮八百餘里與挹婁接挹婁喜乘船寇鈔北沃沮畏之夏月恆在山巖深谷中爲守備冬月船道不通乃下居邨落

此卽後漢書沃沮傳之所本雖大略相同閒有微異後書言東西夾南北長此則東北狹西南長蓋當時國境僅有今咸鏡道東面傍海一帶自小白山以西皆高句麗地也故東北

狹而西南長至武帝所置元菟郡惟太守所治沃沮縣（漢地理志無沃沮夫租卽沃沮之訛）爲沃沮國地（卽本傳沃沮城今咸興府治）其餘七縣均在濊國界內故范蔚宗刪單單大領之東一段移入濊國傳位置較合單單大領後書作單大領今江原道中閒淮陽都以東所稱歙嶺朱嶺嶺大關嶺皆古單單大領不耐城漢地理志作不而領東七縣者不而吞列東䏰蠶台華麗邪頭昧前莫也蓋前漢樂浪郡所屬共二十五縣後書祇十八縣則除東䏰外不而等六縣均東部都尉所舊治無疑不耐城今爲江原道之江陵府本濊王都吞列以下均未詳餘見後漢書攷證

挹婁在夫餘東北千餘里濱大海南與北沃沮接未知其北所

極土地多山險人形似夫餘言語不同無大君長邑落各有大人處山林閒常穴居土氣寒於夫餘俗好養豬食肉衣皮冬以豬膏塗身以禦風寒夏則裸袒以尺布隱前後其弓長四尺矢用楛長尺八寸青石爲鏃古肅慎之國也漢以來屬夫餘黃初中叛夫餘數伐之以所在山險且畏其弓矢卒不能服也

挹婁攷證詳後漢書

濊南與辰韓北與高句麗沃沮接東窮大海今朝鮮之東皆其地也戶二萬昔箕子既適朝鮮作八條之教以教之無門戶之閉民不爲盜後四十餘世朝鮮侯淮僭號稱王時天下叛秦燕齊趙民避地朝鮮數萬口燕人衛滿復來王之武帝滅朝鮮分其地爲四郡自單單大領以西屬樂浪領以東七縣都尉主之

皆以濊爲民後省都尉封其渠帥爲侯今不耐濊皆其種也漢末更屬句麗正始六年樂浪帶方二郡興師伐之不耐侯等降

按濊國雖在朝鮮東而朝鮮東不獨一濊范氏改爲濊及沃沮句麗本朝鮮地較合餘詳後漢書攷證又上高句麗東沃沮傳並言濊貊今載濊而遺貊亦疏漏攷東藩紀要貊都在江原道春川府北十三里昭陽江北岸

韓在帶方之南東西以海爲限南與倭接方可四千里有三種一馬韓二辰韓三弁韓辰韓者古辰國也馬韓在西其民土著各有長帥散在山海閒無城郭有爰襄國牟水國桑外國小石索國大石索國優休牟涿國臣濆活國伯濟國（卽後日百濟）速盧不斯國日華國古誕者國古離國怒藍國月支國（卽辰王所都）咨離牟盧國素謂乾國古爰國莫盧國卑離國占離卑國臣釁國支侵國狗盧國卑彌國監奚卑離國古蒲國致利鞠國冉路國兒林國駟盧國內卑離國感奚國萬盧國辟卑離國日斯烏旦國一離國不彌國支半國狗素國捷盧國牟盧卑離國臣蘇塗國莫盧國古臘國臨素半國臣雲新國如來卑離國楚山塗卑離國一難國狗奚國不雲國不斯濆邪國爰池國乾馬國楚離國凡五十餘國大萬餘家小數千家總十餘萬戶辰王治月支國淮既僭號稱王爲燕亡人衛滿所攻奪將其左右宮人走入海居韓地自號韓王其後絕滅今韓人猶有奉其祭祀者漢時屬樂浪郡桓靈之末韓濊强盛郡縣不能制民多流入韓國建安中公孫康分屯有以南荒地爲帶方郡遣兵伐韓濊舊民稍出是

後倭韓遂屬帶方景初中明帝密遣帶方樂浪太守劉昕鮮于嗣越海定二郡賜諸韓酋邑君邑長印綬後因事叛攻帶方崎離營二郡遣兵伐之遂滅韓

三韓以馬韓爲大東藩紀要馬韓立國始朝鮮王箕淮在漢惠帝元年後爲百濟王溫祚所滅在新莽二年計傳國二百有三載辰韓弁韓不知始立何時後俱爲新羅王赫居世所滅在漢宣帝五鳳以後（赫居世稱王爲五鳳元年）是三韓有國均在西漢之世至東漢初三韓已亡何論曹魏陳氏此傳作於晉初乃仍言三韓事若不知有百濟新羅者何也余細核傳文參以朝鮮史知所云其後絕滅者卽滅於百濟也所云韓人猶有奉其祭祀者卽後漢書馬韓人復自立爲王也蓋百濟雖滅

馬韓而馬韓中尚有一二小部仍襲韓王之稱號傳紀桓靈末韓濊强盛建安後倭韓屬帶方及明帝時二郡滅韓皆指馬韓人自立之小部非三韓全境也但三韓舊時皆土番散部勢分力弱故樂浪可羈屬之迨百濟新羅崛興則地大兵强足與高句麗鼎峙斷非郡縣所能制馭何當時中國竟不聞不問漠然置之絕不道及其事豈以百濟本馬韓列國之一新羅亦弁辰列國之一雖兼併坐大可仍以三韓視之不必特爲之分析耶噫疏亦甚矣何怪晉書後漢書均承其誤而不覺乎帶方郡在樂浪南今朝鮮開城郡地別有攷附後箕淮之王馬韓也據朝鮮史言避衞滿之逼率衆奪金馬郡居之自稱武康王金馬卽本傳王所治月支國今爲全羅道

益山郡三韓疆域詳後漢書攷證百濟王溫祚者高句麗始祖東明王次子也朝鮮史言東明王薨太子類利立類利有二兄長沸流次溫祚類利既立二兄恐不能容相率南行沸流居彌鄒忽（原注今京畿道仁川府）溫祚居河南慰禮城（今忠淸道稷山縣）號曰百濟後徙都漢山城（今京畿道廣州）按百濟卽本傳伯濟國溫祚初居慰禮當是伯濟舊地故仍其號朝鮮史謂溫祚南行其臣十人相從及至慰禮以十濟名其國後歸服日衆乃改百濟又北史言百濟之國初以百家濟因號百濟此皆附會之談不足徵信屯有漢縣屬樂浪郡當在黃海道境今難確指崎離營未詳

附帶方郡攷

漢書地理志樂浪郡屬有帶方縣至東漢末公孫康始改爲郡郡治所在前人均未言及惟讀史兵略注謂在元菟西南亦不確指何地楊氏沿革險要圖列於樂浪西北殊謬蓋樂浪西北久爲內地屬縣羅列安得復有荒土可立新郡卽日本人所著支那沿革圖列帶方於黃海道境亦未盡合攷朝鮮史公孫氏據遼東割樂浪南境置帶方郡又漢地理志樂浪含資縣有帶水西至帶方入海黃海道雖在樂浪南但黃海道著名之水惟瑞興所出金淵江而其水實南行（鄂刻地圖作西行誤）與帶水之西行者不符查京畿道北境有江名臨津發源於江原道伊川郡北迤邐西行歷盜朔麻田坡州至開城西南入海此江正在樂浪之南再南卽百濟境以形勢揆之當

卽漢時帶水然則水源所出之伊川郡其漢之含資乎且魚豢魏略載王莽地皇時有辰韓渠帥廉斯鑡來降先詣含資縣縣乃言之於郡可知含資縣地實辰韓至樂浪孔道今伊川郡卻居平壤東南倩形尤協以此觀之臨津江於開城西南入海非卽帶方郡地之所在耶今定以開城郡爲帶方雖無顯證或亦相去不遠矣

又攷帶方立郡載於杜氏通典言後漢建安中公孫康分屯有昭明二縣以南荒地置按帶方本樂浪屬縣雖所治何地諸書未詳觀此云屯有昭明以南漢地志昭明爲南部都尉治屯有縱無攷然與昭明必同處樂浪南界以地望揆之昭明當在今黃州府境屯有當在今瑞興府境至晉地理志載

帶方郡轄七縣曰帶方列口長岑提奚含資海冥南新惟南新一縣爲置郡後添設餘皆樂浪舊境可知杜氏所云荒地不過地廣人稀特設郡治以便招募開墾俾臻繁庶非眞榛蕪未闢境也

辰韓在馬韓之東其耆老自言避秦役來此馬韓割其東界地與之有城柵言語不與馬韓同今有名之爲秦韓者始有六國稍分爲十二國

弁辰亦十二國又諸小別邑各有渠帥有已柢國不斯國弁辰彌離彌凍國弁辰接塗國勤耆國難彌離彌凍國弁辰古資彌凍國弁辰古淳是國冉奚國弁辰半路國弁樂奴國軍彌國弁軍彌國弁彌烏邪馬國如湛國弁辰甘路國戶路國州鮮國馬

延國弁辰狗邪國弁辰走漕馬國弁辰安邪國馬延國此國重複當有誤弁辰瀆盧國斯盧國即後之新羅優中國弁辰韓合二十四國大四五千家小六七百家總四五萬戶其十二國屬辰王辰王常用馬韓人作之世世相繼辰王不得自立爲王土地肥美宜種五穀曉蠶桑作縑布男女有別國出鐵韓濊倭皆從取之諸市買皆用鐵如中國用錢又以供給二郡俗喜歌舞飲酒兒生以石壓其頭使褊故人皆褊頭行者相逢皆住讓路

弁辰與辰韓雜居亦有城郭其瀆盧國與倭接界十二國亦有王人形長大衣服清潔亦作廣幅細布法特嚴峻

辰韓弁韓二國在今朝鮮東南慶州一帶大概辰韓居北弁韓居南中間兩種雜居不易分析故合稱弁辰查二十四國中以弁辰冠首者十有二當爲弁韓所屬其餘皆屬辰韓朝鮮人所著三國史指新羅高麗百濟言朝鮮遺民初居山谷間分爲六邨稱辰韓六部六部之名一曰閼川楊山二曰突山高墟三曰觜山珍支四曰茂山大樹五曰金山加利六曰明活山

高耶本傳所云始有六國者即此又朝鮮史新羅第二世南解王時有多婆那國地未詳金官國原注任那之伽耶此西漢末事及東漢初新羅西南有駕洛國或稱官祿或稱任耶內分五部曰阿遲伽耶今慶尚道咸安郡古寧伽耶今咸昌縣星山伽耶今新州小伽耶今固城府大伽耶今高靈縣至其北境又有悉督國江原道三涉府押督國慶尚道慶山縣等名與傳中二十四國譯音均不相協殊難參證若

新羅國初號徐羅伐後稱新羅或稱斯羅斯盧其始開國者

姓朴名赫居世朝鮮史言其父蘇公伐本辰韓六部之一嘗於楊山森林中獲大卵剖之得兒養以爲子即赫居世長而有德六部人咸歸之年十三立爲君稱居西干居西干譯言王也當時辨韓即弁韓作卞韓亦衰弱亦以國來降此辰弁二韓見併於新羅之始末也瀆盧國與倭接界瀆盧部地當即今慶尚道南巨濟島此島與日本之對馬島東西相距不遠故曰接界

又按三韓以後百濟開國於漢成帝鴻嘉三年歷三十王六百七十八年至唐高宗顯慶五年降於新羅新羅開國於漢宣帝五鳳元年歷三十八王九百九十二年至後唐明宗天成二年降於高麗二國皆始於前漢傳世久遠而中國之史

至宋書北魏書始載其事實距其創業已三百餘年矣不大可異哉

又按日本國志秦人弓月以應神十四年晉武帝太康四年自百濟來自言爲秦始皇後弓月祖卽扶蘇扶蘇被殺其子陰率徒屬渡遼遂君其地傳至弓月爲旁鄰侵掠屬於百濟遂率合部來歸此辰韓立國前逸事錄以備攷

倭人在帶方東南大海之中依山島爲國邑舊百餘國漢時有朝見者今使譯所通三十國從郡至倭循海岸水行歷韓國乍南乍東到其北岸狗邪韓國七千餘里始渡一海千餘里至對馬國所居絕島方可四百餘里有千餘戶無良田食海物自活又南渡一海千餘里名曰瀚海至一支國方可三百里有三千

許家差有田地猶不足食又渡一海千餘里至末盧國有四千餘戶濱山海居好捕魚鰒沈水取之東南陸行五百里到伊都國有千餘戶世有王統屬女王國東南至奴國百里有二萬餘戶東行至不彌國百里有千餘家南至投馬國水行二十日可五萬餘戶南至邪馬臺國女王之所都水行十日陸行一月可七萬餘戶自女王國以北有斯馬國有已百支國有伊邪國有都支國有彌奴國有好古都國有不呼國有姐奴國有對蘇國有蘇奴國有呼邑國有華奴蘇奴國有鬼國有爲吾國有鬼奴國有邪馬國有躬臣國有巴利國有支惟國有烏奴國有奴國此女王境界所盡其南有狗奴國男子爲王不屬女王倭地溫煖冬夏皆食生菜性嗜酒其人壽考或百年或八九十年大人皆四五婦下戶或二三婦婦人不淫不妒忌不盜竊少爭訟往年倭亂攻伐歷年乃共立一女子爲王名卑彌呼事鬼道能惑衆年長大無夫壻有男弟佐治國倭地在海中洲島上或絕或連周旋可五千餘里景初二年倭女王遣大夫難升米等詣郡求朝獻太守劉夏遣送京都優詔厚賜之正始元年太守弓遵遣校尉梯儁等奉詔書印綬詣倭國拜假倭王并齎賜金帛錦罽刀鏡采物倭王因遣使表謝四年又來朝獻八年女王死更立男王國中不服更相誅殺復立卑彌呼宗女壹與年十三爲王國中遂定

倭人卽日本其國史言神武天皇始建都於大和之橿原因號大和倭卽和之轉音帶方郡居朝鮮東境故往倭國須泛

海循東岸行乍南乍東者先南行後轉而東行狗邪國見上弁辰傳蓋卽今慶尙道極南金海郡地明史所謂釜山是也海道既轉而東此國卻當北岸由此南渡大洋至對馬島又南至一支島日本人稱壹岐又南乃入日本西海道境末盧國濱山海居當卽今佐世保海口地伊都國據日本國志天明四年筑前那珂郡人掘地得巨室中藏蛇紐金印一文曰漢委奴國王彼國學者攷那珂郡古爲怡土縣卽魏志所謂伊都國也上古分置國造其有百三十餘國在九州者十九在四海者十漢書地理志倭人分爲百餘國三國志倭人舊邑百餘國譯使所通三十國二書所謂百餘國與國造本記同所謂三十國與九州四海國數亦略同其地均在日本西南距朝

鮮最近是委奴國卽指伊都縣主非王室也本傳言伊都國世有王統屬於女王國與漢書云倭奴國倭國之極南界又云大倭王居邪馬臺國邪馬臺卽大和之譯音謂倭奴非其王室此語不誣至傳中所列諸國雖難確指今爲何地要不外九州四國二島閒也

附魚豢魏略西戎傳地理攷證

氐人有王所從來久矣自漢開益州置武都郡排其人種分竄山谷閒或在福祿或在汧隴左右其種非一稱槃瓠之後或號青氐或號白氐或號蚺氐蓋蠻之類而處中國人卽其服色而名之也建安中興國氐王阿貴白項氐王千萬各有部落萬餘十六年從馬超爲亂超破後部落皆降分徙其前

後兩端者置扶風美陽其太守留天水南安界今廣平魏郡是也此乃昔所謂西戎在街冀獂道者今雖統於郡國然故自有王侯又故武都地陰平街左右亦有萬餘落

氐人卽後漢書西南夷傳之白馬氐武都漢郡今爲甘肅階州福祿酒泉屬縣漢地理志作祿福注云呼蠶水出南羌中東北流呼蠶水今名洮賴河縣地當在肅州西南洮賴河濱汧今汧陽縣隴今隴州均鳳翔府屬美陽漢縣屬右扶風今岐山縣天水郡今秦州南安郡漢靈帝時以獂道縣置廣平魏郡在其東當爲今寧遠縣地街冀獂道漢地理志均天水屬縣街卽街泉縣後漢省縣爲亭諸葛亮傳作街亭今秦州南街子鎮也冀卽今伏羌縣獂道據水

經注證以今地當爲鞏昌府治之隴西縣陰平街漢志作陰平道屬廣漢郡在今階州文縣南

賨虜本匈奴也匈奴名奴婢爲賨始建武時匈奴衰分其奴婢亡匿在金城武威酒泉北黑水西河東西部落數萬其種非一有大胡有丁令或有羌雜處由本亡匈奴故也漢魏閒其大人有檀柘其支近在廣魏令居界有禿瑰來數反爲涼州所殺今有劭提或降或遁營爲西州道路患

賨貨財也匈奴以奴僕爲貨財可隨時市易故名然其人多由他部虜掠而來所以種類不一大胡卽東胡丁令見後金城今蘭州武威今涼州酒泉今肅州黑水在甘州西北西河謂黃河西今蘭州西北地廣魏在秦州東北卽晉

時略陽縣今秦安縣也令居漢縣屬金城郡今莊浪廳境敦煌西域之南山中從婼羌西至慈嶺數千里有月氏餘種慈茈羌白馬黃牛羌各有酋豪北與諸國接不知其道路廣狹傳聞黃牛羌孕六月生南與白馬羌鄰

敦煌南山爲今青海各地月氏餘種見後漢書慈茈白馬黃牛等羌並當在西寧府西與漢書白馬羌不同地

西域諸國漢初開其道時有三十六後分爲五十餘從建武以來更相吞滅於今有二十道從敦煌玉門關入西域前有二道今有三道從玉門關西出經婼羌轉西越慈嶺經縣度入大月氏爲南道從玉門關西出發都護井回三隴沙北頭經居盧倉從沙西井轉西北過龍堆到故樓蘭轉西詣龜茲

至葱嶺爲中道從玉門關西出經橫阬辟三隴沙及龍堆出五船北到車師界戊己校尉所治高昌轉西與中道合龜茲爲西道凡西域所出有前史已具詳今故略說南道西行且志國小宛國精絕國樓蘭國皆并屬鄯善也戎盧國扜彌國渠勒國皮山國皆并屬于闐罽賓國大夏國高附國天竺國皆并屬大月氏

婼羌猶言諸羌非一部之名且漢書明言辟不當道則非所當經此俱誤都護井三隴沙居盧倉均在玉門關西白龍堆東今無可攷白龍堆新疆人稱庫穆塔格戈壁橫阬當在安西州北五船道詳後漢書攷證卽今由安西州北出之小南路也且志卽且末皮山卽皮山

臨兜國浮屠經云其國王生浮屠浮屠太子也父曰屑頭邪母曰莫邪浮屠身服色黃髮青如青絲乳青毛蛉赤如銅始莫邪夢白象而孕及生從母左脇出墮地能行七步此國在天竺域中天竺又有神人名沙律苛漢哀帝元壽元年博士弟子景盧受大月氏王使伊存口受浮屠經曰復豆者其人也

浮屠卽釋迦文佛佛國記言迦維羅衞城有白淨王故宮佛生處也攷其地在故烏德國境內今爲英屬西北部哥拉普爾城復豆卽浮屠之轉音

車離國一名禮惟特一名沛隸在天竺東南三千餘里其地卑溼暑熱王治沙奇城有別城數十人民怯弱月氏天竺擊服之其地東西南北數千里人民男女皆長一丈八尺乘象橐駝以戰今月氏役稅之

此國據英人恭盛翰攷謂卽大唐西域記耽摩栗底國佛國記作多摩梨帝又作多摩梨軒今爲孟加拉部耽摩魯克城在加爾各搭南二百餘里海濱地圖作達蒙德哈但其所都沙奇城卽佛國記沙祇國在烏德部北境今所稱沙遮亨普爾者是可見當時國境甚大人民長一丈八尺殊近荒誕范蔚宗作後漢書刪去一丈字甚是今北印度人多長八尺餘卽其遺種

盤越國一名漢越王在天竺東南數千里與益部相近其人小與中國等蜀人賈似至焉

盤越後漢書作盤起言從月氏高附以西南至西海東至此國皆身毒地則其國當在東印度境今孟加拉部地與益部相近蓋當時臆度之語實則中隔藏衞諸地道里甚遠其人小與中國等謂略與華人相類蜀賈似至亦因張騫所言大夏人會市蜀物於天竺故疑有蜀賈至此耳

南道而西極轉東南盡矣中道西行尉黎國危須國山王國皆并屬焉耆姑墨國溫宿國尉頭國皆并屬龜茲也槓中國莎車國竭石國渠沙國西夜國依耐國滿黎國德若國榆令國捐毒國休修國琴國皆并屬疏勒

南道西極謂由鄯善于闐以至大月氏西行已極乃轉東南入天竺之臨兒車離盤越等國則其道盡矣以下更言

中道所經之國僅爲書蟲茲疏勒前時小國皆爲所并尉
黎卽尉犂山王卽山國休修卽休循楨中後漢班超傳作
損中本疏勒屬城當在喀什噶爾之西故月氏兵至先圍
此城渠沙卽漢莎車今葉爾羌城南地竭石滿黎榆令琴
國俱無攷餘見漢西域傳
自是以西大宛安息條支烏弋烏弋一名排持此四國皆次
在西本國也無增損前世謬以爲條支在大秦西今實在其
東前世又謬以爲强於安息今更復屬役號爲安息西界前
世又謬以爲弱水在條支西今弱水在大秦西前世又謬以
爲條支西行二百餘日近日所入今從大秦西近日所入
弱水本荒誕語今歐洲西境不聞有是水惟西史嘗言古
人航海皆在地中海四隅從不敢出大西洋以地中海西
口北有直布羅陀南有阿比拉兩石山故目此峽爲天柱
謂出峽卽天盡處舟往不能反弱水之說想由此起此峽
正在大秦西近日所入意亦猶是以古時不知地球爲圓
體也
大秦國一號犂軒在安息條支西大海之西從安息界安谷
城乘船直截海西遇風利二月到風遲或一歲無風或三歲
其國在海西故俗謂之海西國（原文脫國字）有河出其國西又有
大海海西有遲散城從國下直北至烏丹城西南又渡一河
乘船一日乃過西南又渡一河一日乃過凡有大都三
此大海在安息條支西則爲地中海無疑安谷卽安提阿

城攷新約書保羅三次傳道皆從安氏沃起程安氏沃合
讀卽安谷安提阿其轉音也他書或作安特克或作安提
古其城在地中海東濱安息自漢元帝永光五年攻取西
里亞地故西界至此從安提阿乘船至大秦直截海西知
中間並無陸地前人謂甘英臨海欲渡爲波斯海灣及紅
海其誤顯然有河出國西卽法蘭西南之羅尼河又有大
海意大利西面海也遲散城當卽漢時羅馬所攻努曼提
城努曼與遲散音合故址在西班牙北境自羅馬視之卻
在海西此下特敘往遲散城陸道蓋從羅馬直北當先至
米蘭城米蘭卽烏丹轉音再西越阿耳魄斯山渡羅尼河
再西南越比利尼斯山渡伊伯耳河再西卽遲散城三大
都者一米蘭一馬撒利亞（今法南馬撒兒海口）一達拉根皆羅馬盛
時著名大城也（見歐洲史略）
卻從安谷城陸道直北行之海北復直西行之海西復直南
行經烏遲散城渡一河乘船一日乃過周迴繞海凡當渡大
海六日乃到其國國有小城邑合四百餘東西南北數千里
其王治濱側河海以石爲城郭從安息繞海北到其國人民
相屬十里一亭三十里一置終無盜賊但有猛虎獅子爲害
行道不羣則不得過
安谷陸行至海北海北地中海北也復直西行至海西海
西卽孔士但丁城地不言過海者當時有橋故（卽下文所云飛橋）
復直南行謂沿馬海西岸而南過一河過黑布斯河也烏

遲散城當在此河東周迴繞海蓋由馬海南經羣島海北而出其西又踰陸地至阿得拉海東濱東西南北皆傍海行故曰周迴渡大海六日蓋由伊呂利國都亞波羅尼城西渡至意大利境須六日也大秦國都卽羅馬城其城築於泰庇斯河入海處濱側河海形勢脗合從安息西界來所經均羅馬屬部故人民亭置相連接惟行處大半山嶺盜賊雖無而虎獅之害仍不能免云

按從安谷城周迴繞海乃到大秦何秋濤謂海卽黑海海北卽俄國南境此由未見西史但按地圖而爲此臆度之詞也不知高加索山自古爲野番所居不通人行（俄人馴服山民乃道光初年事前此頑梗可知）安能越山至黑海北且黑海北漢時皆細地游牧人種所居（卽漢書粟弋）性喜鈔掠世與羅馬爲仇敵更不能通行旅又羅馬北界僅及多瑙河東漢時德拉旃帝雖得河北達爾西亞一省不久卽失（均見西史）終羅馬之世其聲教卒未訖於俄南觀此情形境外之地斷不能人民相屬十里一亭三十里一置終無盜賊概可知矣今詳覈中西史籍攷定此道庶無大謬

其別支封小國曰澤散王曰驢分王曰且蘭王曰賢督王曰氾復王曰于羅王其餘小王國甚多不能一一詳之也

攷羅馬盛時各省但有方伯並無分封王國之事及其末造丟革利典卽帝位鑒前此禁軍屢擅廢立之弊始變舊制分其國爲四立奧古斯都二立該撒二其下則有王國王國下則有屬郡屬郡下則有街邑但此事諸書不載祇西洋通史有之（此書本法人所譯日本人譯刊文筆拙劣又大半倭音極爲難讀）茲摘其大略詳攷地名以資印證如下

西方帝國羅馬統國宰所鎮國二一 以大利（此指意大利全境言）一

敖列（一作加利一作高里卽今法蘭西全境）

以大利封國四（此爲奧古斯都馬西密所轄治）

一以大利（此指意大利北境言）都眉蘭（卽米蘭一作密蘭）屬郡七 二羅馬（此指意大利南境言）都羅馬屬郡十 三倚例里（指意呂利西境言）都積私濱亞（今奧國南境喀斯特亞城）屬郡七 四亞弗利亞（卽阿非利亞北境地）都哥兒跡芰（今吐尼斯）屬郡六

敖列封國三（此爲該撒根斯丟所轄治）

一敖列都例恩（卽立塢一作里昂）屬郡十八 二西班牙都些刺巨崔（今薩拉厄撒）屬郡七 三蒲列太尼（卽比利敦島今英國地）都咀兒拘（地未詳）屬郡五

東方帝國孔士旦丁統國宰所鎮國二一 倚例里（指意呂利東境言）一東方國（指地中海以東地）

倚例里封國三（此爲該撒加利留所轄治）

一馱積（卽古塔拉西部一作塔雷多今土耳其西部地）都些兒芰圭（今息利斯特里阿）屬郡五 二麻嚯獨尼（卽馬基頓）都妮些路尼（卽帖撒羅尼亞）屬郡六

東方封國四（此奧古斯都丟革利典所自轄治）

一東方國（卽敘里亞辛處在地中海南濱）都安智隖崖（卽安提亞城）屬郡十五 二埃及都亞拉散得（馬基頓王所築）屬郡十六 三亞細亞（卽小

亞細亞都隈弊崔（即尼該亞一作尼哥米底屬郡十一四在庇推尼境今伊斯密城）噴多（一作奔多一作本都今稱巴統在黑海東南）都尼古黑支（今稱薩戈爾地屬郡十一）

以上二帝國各有一帝（即奧古斯都）二國宰所鎮國各有一國宰（即該撒）各封國內有府君各郡有執事各街邑有守衛吏其官職也此傳所謂驢分王當即亞細亞國且蘭王當即麻嵯獨尼國氾復王當即倚例里此外皆當在屬郡之列至甚多之小王國不過街邑而已故難一一詳之

按羅馬封建列國爲西歷二百九十六年即中國晉惠帝元康六年也事在晉初故魚氏得採之以入本書時代卻合其國名不符者以輾轉傳譯失其本音故耳

烏丸附傳攷證 三國 三十六

澤散王屬大秦其治在海中央北至驢分水行半歲風疾時一月到最與安息安谷城相近

澤散王治在海中央與安谷城最近則即居伯魯島無疑

驢分在其西北由海道往當繞小亞細亞西南二面故須行半歲

驢分王屬大秦其治去大秦都二千里從驢分城西之大秦渡海飛橋長二百三十里渡海道西南行繞海直西行

驢分在小亞細亞地四裔年表宋神宗元豐七年西土耳其人攻服小亞細亞建國曰羅恩一作羅捫西域補傳作羅姆羅恩羅捫羅姆皆驢分轉音蓋古時先有此國故土耳其人襲用其名也攷希臘史昔馬基頓王亞力三德征波斯入小亞細亞之殼爾提安城殼爾提安萬國通鑑作勾底恩今爲科達文省庫台雅城殼提安勾底恩科達文亦驢分轉音驢分國地當在此飛橋在孔士但丁城東他大尼海峽閒渡海先西南行較上文所謂之海西復直南行地勢較合繞海直西行亦較上文所謂周迴繞海更爲明析

且蘭王屬大秦從思陶國直南渡河乃直西行之且蘭三千里道出河南乃西行從且蘭復南行之氾復國六百里南道會氾復乃西南之賢督國賢督王屬大秦其治東北去氾復六百里

上文言經烏遲散城渡一河烏遲散城當即思陶國都蓋順黑布斯河東岸行至近海處始渡而西所謂直南渡河及道出河南乃西行也且蘭國以地望核之當即馬基頓惟驢分至大秦僅二千里思陶至且蘭不應反遠古書道里不盡可據皆此類氾復當即伊呂利此處爲渡海至大秦要津故東道及由希臘來之南道皆會於此賢督在氾復西南當即伊貝羅

氾復王屬大秦其治東北（北當作南）去于羅三百四十里渡海也于羅屬大秦其治在氾復東北（北當作南）渡河（河當作海）從于羅東北又渡河斯羅（下有東北又渡河五字文氣不貫刪之）斯羅屬安息與大秦接也

此節字句多訛誤難於直解蓋上文所敘皆由東而西之陸道此下由西而東若仍原路何必複衍況于羅去氾復

僅三百餘里何能與安息屬地接細心尋繹知此爲陸海兼行之道氾復東南云去于羅三百四十里渡海去往也謂由氾復陸行三百四十里渡海以至于羅也海中里數難確知故不詳記以此論之其渡海處當在倭林都西北海澳于羅卽推羅爲古非尼基首城地中海東大埠也斯羅舊約創世記作示拏撒母耳記作示羅示拏者兩河閒南境地總名卽古加勒底所轄之平原今幼法拉的河西岸尙有示拏城遺址蓋由推羅東行渡約但河可至其地故曰從于羅東北又渡河斯羅也是時斯羅迤西之猶太西北之小亞細亞皆屬大秦故相接

且蘭氾復直南乃有積石積石南乃有大海出珊瑚眞珠

且蘭氾復直南乃古希臘諸國地希臘境內大半石山曰積石象形也其南皆海故產珊瑚眞珠

且蘭氾復斯賓阿蠻北有一山東西行大秦海東西西原誤東各有一山皆南北行上兩段原文在且蘭王節下恐屬目不清移此以從厥類

且蘭氾復在今土耳其西部斯賓阿蠻在今土耳其東部斯賓卽哈里比阿蠻卽阿米尼亞其山之東西行者在西爲巴爾肯士山在東爲道羅斯山大秦海卽意大利西面之海其南北行山在東爲意大利中閒阿比奈士山在西爲西班牙中閒瓜達拉麻山

大秦西有海水海水西有河水河水西南北行有大山西有赤水赤水西有白玉山白玉山有西王母西王母西有修流沙流沙西有大夏國堅沙國屬繇國月氏國四國西有黑水所傳聞西之極矣

此段係本山海經之文而加以附會者海內東經云國在流沙中者琦端璽瞑卽漢于闐在昆侖虛東南國在流沙外者大夏豎沙居繇當作屬繇月氏之國按此以流沙分中外流沙中既在昆侖東南則流沙外必指葱嶺西地無疑大夏見史記及漢書其國在今阿富汗北境豎沙周書王會篇作數些此作堅沙乃傳寫之誤梁沈約竹書附注載炎帝時諸侯夙沙氏叛不用命炎帝乃益脩其德夙沙之民自攻其君而來歸卽此此爲波斯古都西書作蘇薩一作塑沙一作書山故城在體格利河東居繇亦屬繇之誤穆天子

傳滔水濁繇氏之所食濁繇卽屬繇滔水爲阿母河古名國在河濱故食其利今波爾克城境月氏事詳漢書以上四國均東距葱嶺不遠乃妄指大秦以西其餘如白玉山西王母修流沙及黑水皆任意牽扯蓋魚氏僅據傳聞書之不足辨也

大秦既從海北陸道又循海而南與交阯七郡外夷市市原誤北又有水道通益州永昌故永昌出異物前世但論有水道不知有陸道今其畧如此其人民戶數不能詳悉也自葱嶺西此國最大置諸小王甚多故錄其屬大者矣

陸道已詳上文循海而南與交阯市謂由埃及時屬羅馬入紅海越印度洋而至中國南洋又有水道通永昌益州卽緬

甸之伊拉瓦諦江也萬國通鑑載亞古斯都時羅馬人民約有萬萬居都城者約二百五十萬此人民戶數之可攷者第中國遙遠當時未及詳悉耳

新北道西行至東且彌國西且彌國單桓國畢陸國蒲陸國烏貪國皆并屬車師後部王王治于賴城魏時其王壹多雜守魏侍中號大都尉受魏王印轉西北則烏孫康居本國無增損也北烏伊別國在康居北又有柳國又有嚴國又有奄蔡國一名阿蘭皆與康居同俗西與大秦東南與康居接其國多名貂畜牧逐水草臨大澤故時羈屬康居今不屬也

新北道五船道也見上畢陸卽卑陸蒲陸卽蒲類烏貪卽烏貪訾均見漢書車師後王本治務塗谷此云治于賴城未詳北烏伊別國在康居北今俄烏拉爾省南有烏伊里斯科礇城當卽其地柳國未詳嚴國奄蔡均見後漢書

呼得國在慈嶺北烏孫原有西北二字衍文康居東北勝兵萬餘人隨畜牧出好馬有貂堅昆國在康居東原誤西北勝兵三萬人隨畜牧亦多貂出好馬丁令國在康居北勝兵六萬人隨畜牧出名鼠皮青昆子白昆子皮此上三國堅昆中央俱去匈奴單于庭安習水七千里南去車師六國五千里西南去康居界三千里西去康居王治八千里或以爲此丁令卽匈奴北丁令也而此丁令在烏孫北原誤西似其別種也又匈奴北有渾窳國有屈射國有丁令國有隔昆國有新梨國明北海之南自復有丁令非此烏孫北原誤西之丁令也

按上三國既以堅昆爲中央則呼得當居東丁令當居西不應堅昆在康居西北而丁令反居康居北知堅昆下西北字乃東北之誤堅昆居烏孫東北呼得必更在其東北則烏孫下西北二字亦衍觀下文合言三國西南去烏孫居界三千里西去康居王治八千里是三國均在康居東北明甚安得一節中自相牴牾至此故亟正之唐書黠戛斯傳言堅昆後訛曰結骨結骨轉爲黠戛斯黠戛斯居白山之旁山東有劍河攷白山卽唐努山北之汗騰格爾山黠戛斯居其東麓劍河一作謙河今稱大克穆河元於水旁置謙州元史地理志謙州在唐麓嶺北是也是堅昆國地在今唐努烏梁海境無疑呼得漢書匈奴傳作烏揭今恰克圖城北有烏的河西北流會色楞格河入拜噶爾湖呼得國地必在此河濱故匈奴既降烏揭北收丁令此北丁令西擊堅昆地勢瞭然傳云在慈嶺北蓋北徼中俄交界處大山古人通稱爲慈嶺也丁令此西丁令居堅昆西乃由北丁令分出之一部晉以後所稱高車國者卽此魏書高車傳自丁令徙居鹿渾海西北百餘里鹿渾海在阿爾泰山南卽今科布多城西南博洛爾託海一名布倫託海一名赫薩爾巴什泊西丁令國居此其在烏孫之北不在烏孫之西可知渾窳史記作渾庾屈射不知所在新梨史記作龍新犂逸周書王會篇附載伊尹所作獻令有纖犂其龍二國名新犂卽纖犂龍卽其龍今按纖犂新犂新梨皆鮮卑轉音地居匈奴極北卽元魏始祖

大鮮卑國在今俄屬伊爾古次克北境隔昆亦即堅昆轉音非別有一國也

餘杭章箴
蕭山郁九齡 同校

晉書四夷傳地理攷證

浙江圖書館叢書第一集

晉書四夷傳地理攷證

中華民國四年浙江圖書館校刊

晉書四夷傳地理攷證

仁和丁謙益甫氏學

夫恢恢乾德萬類之所資始蕩蕩坤儀九區之所均載攷羲軒於往統肇承天而理物訊炎昊於前辟爰制地而疏疆冀冠帶以辨諸華限要荒以殊遐裔區分中外其來尚矣九夷八狄被青野而亘玄方七戎六蠻繇西宇而橫南極繁種落異君長遇有道則時遵聲教鍾無妄則爭肆虔劉趨扇風塵蓋其性也詳求遐議歷選深謨莫不待以羈縻防其猾夏武帝受終衰魏廓境全吳威略既申招攜斯廣迷亂華之議矜來遠之名撫舊懷新歲時無怠凡四夷入貢者有二十三國既而惠皇失德中宗播遷凶徒分據天邑傾淪朝化所覃江外而已琛貢之禮於茲殆絕殊風異俗所未能詳故採其可知者爲之傳云北狄竊號中壤備於載記其在諸部種類今略書之

夫餘國在元菟北千餘里南接鮮卑北有弱水地方二千里戶八萬有城邑宮室地宜五穀其人强勇會同揖讓之儀有似中國自先世以來未嘗被破國中有穢城本穢貊之城也武帝時來朝貢至太康六年爲慕容廆所襲其王自殺子弟走保沃沮未幾護東夷校尉何龕遣督郵賈沈與廆戰大敗之始得復國

夫餘見後漢書及魏志國跨松花江盡有吉林西北境今農安縣其都城也云元菟北千里正合鮮卑慕容氏居遼水西當云西南與接弱水攷見後漢書穢貊二國在朝鮮東境此不過因穢人僑居因名其城國破子弟保沃沮知當時北沃

沮爲所役屬故可暫保惟復國後至晉末義熙六年爲高麗所滅見好大王碑

馬韓韓有三種一曰馬韓二曰辰韓三曰弁韓三原誤辰韓在帶方南東西以海爲限馬韓居山海之閒無城郭凡有小國五十六大者萬戶小者數千家太康元年入貢後頻至咸寧閒請內附

三韓均見後漢書三國志帶方郡漢末公孫康所增設爲朝鮮京畿道北地故三韓均在其南馬韓今之全羅道所都金馬城卽益山郡也

辰韓在馬韓之東自言秦人避役入韓韓割東界以居之立城柵以居言語類秦人謂之秦韓初有六國後稍分爲十二又有弁韓亦十二國合四五萬戶皆屬於辰韓辰韓常用馬韓人作主不得自立明其爲流移之人故爲馬韓所制也太康時三來朝貢

辰韓在馬韓東今慶尙道北部地所都卽慶州也弁韓在辰韓南今慶尙道南部東萊釜山等地

四夷傳攷證 晉 二

肅愼氏一名挹婁在不咸山北去扶餘可六十日行東濱大海西接寇漫汗北極弱水廣袤數千里居深山窮谷車馬不通武帝元帝時俱來貢獻

挹婁見後漢書及三國志魏志言在扶餘東北千里南與北沃沮接不咸山卽長白山惟既在山北又與北沃沮接則當云扶餘東南非東北矣寇漫汗卽後寇莫汗北史作豆莫婁攷此部爲北扶餘舊壤在今烏蘇里江一帶詳魏書攷證至云肅愼一名挹婁非是按肅愼爲虞夏以來著名之國挹婁稱號始見於後漢書言國無君長邑落各有大人是挹婁者不過肅愼境中一部族並不足以名國第因生齒繁衍分布各方而肅愼主權日就衰替不足以制馭之其人遂據地自擅互相雄長於是肅愼一國竟在若存若亡之閒以余攷之其國至晉實未嘗亡也挹婁本水名卽唐書渤海傳奧婁河今爲敦化縣境渤海立國以故挹婁地立定理安邊等府均在敦化以西至奉天之東南肅愼王城在寧古塔南以挹婁梗於中閒致肅愼與中國之交通遂阻故當時史籍但知有挹婁不知有肅愼因以爲挹婁古肅愼也而此更謂肅愼一

四夷傳攷證 晉 三

名挹婁則誤尤甚矣至晉時肅愼云未亡者史雖不載實有確證存焉據鴨綠江北出土高麗好大王碑言其踐阼之八年戊戌偏師出肅愼掠得某城地人民云云戊戌爲東晉安帝隆安二年是晉之末造國尙安然無恙迨後高麗益强肅愼挹婁始俱爲所併觀隋煬帝征高麗分二十四軍其右翼有肅愼道知其時地入高麗已久但不悉亡於何年高麗史志中當有載者

倭人在帶方東南大海中依山島爲國地多山林無良田食海物舊有百餘小國相接至魏時有三十六國戶七萬男子悉文身黥面自謂太伯之後漢末國亂乃立女子爲王名曰卑彌呼宣帝平公孫氏女王遣使至帶方朝見其後貢聘不絕

倭人亦見後漢書三國志攷日本國志景行天皇時親征叛臣於美濃命皇子征鰕夷又遣使巡察東北諸國知漢時日本尚有各國分據景行孫仲哀天皇出征卒於軍其妻神功皇后嗣其位凡七十年起於建安六年至晉武初尚存活也

晉武帝太始元年即神功皇后六十六年

裨離國在肅慎西北馬行可二百日領戶二萬養雲國去裨離馬行又五十日領戶二萬寇莫汗國去養雲國又百日領戶五萬餘一羣國去寇莫汗又百五十日計去肅慎五萬餘里其風俗土壤並未詳泰始三年各獻方物至太熙初復有牟奴國模盧國末利國蒲都國繩余國沙樓國各遣使詣東夷校尉何龕歸化

此十國除寇莫汗即北魏書之豆莫婁外其他均無可攷但大約總在黑龍江及俄屬阿模爾等省地所云馬行百日二百日及去肅慎五萬餘里殊不足信蓋由東三省至北冰海不過萬餘里馬行亦不過百日安得如傳所言耶

吐谷渾慕容廆之庶長兄也其父涉歸分部落千七百家以隸之及廆嗣位二部馬鬬廆怒曰先公分建有別何不遠離而令馬鬬吐谷渾曰馬鬬其性何怒於人乖別甚易當去汝於萬里外矣遂行廆悔遣長史史那樓馮等追還之渾曰先世卜筮之言當有二子克昌祚流後裔我是卑庶理無兩大今因馬而別殆天所啟諸君試驅馬令東馬若還東我當隨去樓馮遣從者擁馬令東行數百步即悲哀西走如是者十數皆曰此非人事遂止渾謂部落曰我兄弟俱當享國然廆及曾元可百餘年我元孫以後其始昌乎於是走附陰山永嘉時乃度隴而西後子孫據有西零甘松極乎白蘭數千里有城郭而不居逐水草居廬帳以肉酪為糧吐谷渾年七十二卒子六十八長吐延嗣吐延雄姿魁傑俶儻不羣然自負其智不能恤下為羌酋姜聰刺死子葉延嗣葉延性至孝年十歲父被刺每旦束草為鏁而射之母病五日不食葉延亦不食長沈毅好問涉獵書傳自謂公孫之子得以王父字為氏吾祖始自昌黎光宅於此今以吐谷渾為氏尊祖也卒子辟奚嗣辟奚性慈厚三弟皆專恣長史鍾惡地恐為國害不請命逕誅之辟奚素友愛因成疾遂令世子視連攝位年餘卒視連幼廉慎有志性以父憂卒不飲酒田獵

者七年卒子視羆嗣視羆英果有雄略虛懷撫納衆赴如歸乞伏乾歸遣使拜白蘭王視羆不受卒子幼傳位於弟烏紇堤烏紇堤耽酒色不卹國事與乞伏乾歸戰大敗走南涼死視羆子樹洛干立樹洛干既立率所部歸莫何川自稱大單于化行所部衆庶樂業沙漠雜種莫不歸附乞伏乾歸忌之率二萬騎攻之於赤水樹洛干敗降乾歸拜為平狄將軍後又為乞伏熾盤所破慚忿而卒子拾虔嗣

吐谷渾所部即今青海等地陰山在河套北吳刺特旗境西零即先零後漢書先零居榆中地在今西寧循化廳境見水經注白蘭在青海南今柴達木地莫何川在青海東南今稱謨和爾布拉克赤水在其東即烏蘭布拉克

焉耆國西去洛陽八千二百里南至尉犂北與烏孫接地方四百里四面有大山道險隘百人守之千人不過太康中王龍安遣子入侍安將卒謂世子會曰我嘗辱於龜茲汝能雪之乃吾子也及會立襲滅龜茲而據其國遣子熙歸王本邦會有膽氣籌略遂霸西胡葱嶺以東莫不率服然恃勇輕率卒爲龜茲人羅雲所殺後張駿遣沙州刺史楊宣經理西域部將張植敗熙於賁崙城進屯鐵門熙又率衆要之於遮留谷植知有伏先單騎嘗之伏果發植馳擊敗之進據尉犂熙遂降未幾呂光討西域復降於光

焉耆見前後漢書爲今喀喇沙爾城地尉犂在博斯騰泊西南下開都河東岸烏孫在伊犂南特克斯河濱賁崙城未詳

鐵門卽水經注鐵谷關今喀喇沙爾西南百餘里有兩山對峙成峽凡三十里河經其中其北口有大石嶺卽鐵門其南口卽遮留谷也進據尉犂此尉犂乃渠犂之誤蓋出遮留谷西爲今庫勒爾城庫勒爾卽漢渠犂若尉犂尙在東南非孔道所當經故知其誤○按晉書凡言西去某地其意謂在某地之西而語似倒置

龜茲國西去洛陽八千二百八十里有城郭其城三重中有佛塔廟千所人以田種畜牧爲業太康中遣子入侍惠懷末中國亂乃貢於張重華苻堅時其將呂光率衆討平之

龜茲見前後漢書卽庫車城地

大宛西去洛陽萬三千三百五十里南至大月氏北接康居大小七十餘城多善馬馬汗血人皆深目多鬚太康六年遣使拜其酋爲王王卒子立遣貢汗血馬

大宛見兩漢書卽故浩罕部地今爲俄屬費爾干省大月氏在其西南今布哈爾國也

康居國在大宛西北可二千里與粟弋伊列鄰其王居蘇薤城地和暖饒桐柳蒲萄多牛羊出好馬秦始中貢獻

康居見漢書在錫爾河及鹹海北境粟弋西史作西地晉時居俄南近黑海諸地伊列卽伊犂轉音蓋漢晉時伊犂河南爲烏孫國河北別有伊列國近時攷據家多謂烏孫在伊犂殊誤漢書甘延壽傳言郅支單于侵陵烏孫大宛如得二國北擊伊列可見伊列不在烏孫境內漢時康居國都爲卑闐

城築於都賴水上見甘延壽傳在今塔拉斯河濱至此南遷蘇薤城蘇薤漢書作蘇薤爲康居五小王之一卽今塔什干城塔什干爲唐石國新唐書言石國或曰柘枝曰柘折曰赭時故康居既遷此城遂改國號曰者舌者舌見魏書西域傳者舌者柘枝柘折赭時之轉音也惟塔什干東距大宛不過數百里傳云可二千里蓋仍指舊都卑闐城言非指新都蘇薤城也又攷當時康居東北之地已爲匈奴所據立國號曰悅般四裔年表稱爲白匈奴康居本游牧行國逐水草無定居今其王南徙蘇薤殆畏匈奴之强而避其鋒耶

大秦國一名犂鞬在西海之西其地東西南北各數千里有城邑其都周回百餘里王有五宮相去各十里其人長大類中國

武帝太康中遣使貢獻

大秦卽西史之羅馬其本部爲今意大利國當其盛時兼有歐南亞西非北三洲諸地迨漢之末國大紛亂內則軍士操立帝之權外則蠻族有侵陵之患自晉武太康五年地格利典爲帝始漸平定但未幾分國爲四軍啄之跋扈雖除而羅馬之不復統一實基於此此傳不過襲漢書舊文當時情形固無從詳悉也西海指地中海以國近地中海西界故曰在西海之西

林邑國本漢象林縣馬援鑄銅柱處也去南海三千里後漢時功曹區姓有子曰連殺令自立爲王子孫相承其後王嗣絕外孫范熊代立傳二世奴文篡位其國太康中始來貢後亦畔服不常

林邑卽越南所都富春地古爲越裳漢置日南郡象林縣晉改林邑

扶南去林邑三千餘里在大海灣中其境廣袤三千里有城邑宮室人皆醜黑拳髮倮身跣行性質直不爲寇盜以耕種爲務一歲種三歲穫好爲雕文刻鏤食器多以金銀爲之王本女子字葉柳有外國人混潰擊降之納以爲妻而據其國後裔衰微其將范尋復世王扶南矣武帝時頻來貢

扶南卽古狼牙脩國北史謂其國在林邑西南三千餘里方位較合蓋卽今暹羅國地無疑

匈奴之類總謂之北狄南接燕趙北暨沙漠東連九夷西距六戎自相君臣不奉正朔夏曰薰鬻殷曰鬼方周曰獫狁漢曰匈奴其強弱盛衰皆列前史前漢末五單于爭立呼韓邪入臣於漢漢割并州北界居之建安中分其衆爲五部左部居太原故茲氏縣萬餘落右部居祁縣南六千餘落南部居蒲子縣三千餘北部居新興縣四千餘中部居太陵縣六千餘武帝時復納泥黑雜等二萬餘落居河西故宜陽城下後復與晉人雜居於是平陽西河太原新興上黨樂平諸郡靡不有焉泰始七年謀叛遣何楨討平之嗣又爲邊患侍御史郭欽請及平吳之威徙之北方不聽惠帝元康以後北狄漸盛中國亂矣

匈奴事詳兩漢書東漢以後分南北二部北部於和帝永元初爲竇憲擊破度金山西走立國於康居東北境號曰悅般

事見北史卽四裔年表所謂白匈奴者是南部久依中國建安時五部所居之地均在今山西境郭欽徙戎之議棄而不聽遂兆五胡十六國之禍歷二百年而後定嗚呼非人謀不臧使然哉

餘杭章箴 蕭山郁九齡 同校

宋書夷貊傳地理攷證

浙江圖書館叢書第一集

宋書夷貊傳地理攷證

中華民國四年浙江圖書館校刊

仁和丁謙益甫氏學

吐谷渾阿柴虜者遼東鮮卑也自吐谷渾西行創業至孫葉延始以王父字爲氏號吐谷渾又六傳至阿豺拓土至龍涸平康少帝景平中遣使獻方物詔封澆河公太祖元嘉三年又加除命未至而阿豺死弟慕璝立七年詔封隴西公遣軍擊乞伏茂蔓走之而有其地是時赫連定爲索虜所破率戶口十餘萬西次罕开將向涼州璝拒擊大破之生擒定以與魏九年來貢獻并告捷詔進隴西王並授其弟慕延及兄樹洛干子拾寅等將軍慕璝死弟慕延立仍封隴西王十六年改封河南王十九年爲拓跋燾所破西奔白蘭因攻破于闐國慮虜復至表言若不

自固請入龍涸越嶲許之慕延死拾寅立封河南王東破索虜世祖大明五年獻善舞馬太宗泰始三年進征西大將軍五年表獻方物授其弟拾虔爲平西將軍金城公其國西有黃沙南北百二十里東西七十里不生草木屈眞川有鹽池甘谷嶺北有雀鼠同穴雀白鼠黃地生黃紫花草便有此穴國俗雖隨水草大抵治慕賀川

吐谷渾開創事詳晉魏諸書其國至阿豺始強故人稱爲阿柴虜阿柴卽阿豺也龍涸或作龍鶴龍鵠龍格北周於此置扶州攷水經注岷江發源東南流百餘里經此當在今松潘廳西北平康縣亦北周置隸松州見隋書當在松潘廳西甘松山南澆河西秦立縣今西寧府地乞伏茂蔓晉書載紀作

慕末西秦王熾磐子有其地者有河湟地也赫連定爲夏王勃勃子赫連昌弟索虜指北魏當時南人呼北爲索虜北人亦呼南爲島夷罕开國名方輿紀要在枹罕故城西枹罕今河州慕延魏書作慕利延云慕璝子誤白蘭在其國西南界今柴達木地越嶲見漢志晉書不載北周改嚴州今爲寧遠府若今越嶲廳則邛部及闌縣地拾虔爲拾寅弟此載甚明晉書以拾寅爲拾虔殊誤國西黃沙卽今噶斯泊一帶屈眞川卽明史安定衛傳阿眞川今青海南柴集河甘谷嶺在青海西今曰甘珠爾齊老山慕賀川卽晉書莫何川原作州誤在青海東南今稱謨和爾布拉克布拉克譯言泉水也

南夷林邑國高祖永初二年王范陽邁遣使貢獻太祖元嘉初

侵暴日南九德交州刺史杜宏文欲討之聞有代乃止八年以樓船百餘寇九德入四會浦口交州遣兵赴討攻區粟城不尅引還十年至十八年頻遣貢獻而寇盜不止二十三年使交州刺史檀和之及將軍宗慤等伐之進向區粟破其外援盡銳攻城五月克之斬其大帥范扶龍獲金銀雜物不可勝計乘勝追討卽尅林邑陽邁父子奔逃所獲尤多世祖孝建二年大明二年太宗泰豫元年均遣使貢獻方物

林邑始見晉書在故越南廣南省地梁書言其國縱橫可六百里蓋僅有中左右三圻境也日南漢郡今乂安省九德吳爲郡晉改爲縣今演州府在日安郡北區粟城據水經注卽日南郡治故西卷縣今乂安省德壽府首邑天祿縣也余謂其語未確按酈注明言盧容水逕區粟故城南盧容水卽今藍江地圖作孫關河乂安在江南區粟則在江北蓋卽瑛都府地四會浦口亦見水經注越南輿地圖說作雙魚海口又曰會統門在乂安宜春縣北俗稱乾海門

扶南國元嘉十一十二十五年王持黎跋摩三次奉獻

扶南亦始見晉書

西南夷訶羅陁國元嘉七年遣使奉表求通市易

呵羅單國治闍婆洲元嘉七年遣獻方物十一年王毗沙跋摩又進表後爲其子篡奪十三年表求市易軍械後二次來貢

訶羅陁未詳何在呵羅單都闍婆洲攷新唐書有哥羅迦在赤土東南有哥羅富沙羅在盤盤東南又有迦羅舍弗在惰

和羅北哥羅舍分在惰和羅西未知與訶羅陁呵羅單同地否闍婆當作瞻波爾事見佛書言昔有天女感靈而生四子各立一國皆名瞻波其國在中印度者一卽西域記所云瞻部洲都城之始者也在南洋者三卽林邑訶陵與驃國詳新唐書環王傳攷證呵羅單當卽訶陵轉音訶陵亦曰社婆在南海中北接眞臘據賈耽記卽今爪哇留巴島

婆皇國元嘉二十六年獻方物四十一種及孝建三年大明三年八年泰始二年均遣使朝貢

婆皇國地未詳

婆達國元嘉二十六年使獻方物二十八年復來朝

闍婆婆達國元嘉十二年國王師黎婆達奉表來朝

婆達闍婆婆達似一國誤分爲二蓋闍婆洲中一小部王名婆達故遂以名其國

師子國元嘉五年王剎利摩訶南奉表貢獻

師子國事詳梁書

天竺迦毗黎國元嘉五年王月愛遣使奉表獻金剛指環摩勒金環赤白鸚鵡等物泰始二年又入貢元嘉十八年蘇摩黎國獻方物孝建二年斤陁利國獻金銀寶器元徽元年婆黎國來貢凡此諸國皆事佛道佛道自漢明帝時始流傳自後稍廣然經訓深遠別爲一家之學

迦毗黎佛國記作嘉維羅衞大唐西域記作劫比羅伐在今東印度烏德部東百里蘇摩黎卽佛國記多摩黎帝西域記作耽摩栗底在加爾各搭城西南今稱耽摩魯克圖作達蒙德哈波爾斤陁利佛國記作乾陀衞西域記作健馱羅今阿富汗東干達馬克城婆黎卽佛國記波羅奈西域記作婆羅痆斯今西北部班拏勒斯城

東夷高句驪國今治漢之遼東郡晉末義熙九年王璉表獻赭白馬除高句驪王樂浪公高祖踐阼詔諭進爵遂遣使貢獻先是黃龍國馮跋子弘爲索虜所破奔走高句驪北豐城表求迎接太祖使王白駒等迎之璉不欲使弘南遣將孫漱等襲殺之白駒乃擒殺漱等璉以專殺奏上以遠國不欲違其意下白駒等於獄旋見原十六年上欲北討璉獻馬八百匹自是朝貢不絕

高句驪屢見後漢三國晉魏諸書此云今治漢遼東郡者攷遼東至晉久爲慕容燕所據迨後燕衰亂高驪遂乘勢而取其地馮弘據晉載記及十六國春秋皆云馮跋季弟此作子誤因屢爲魏人所攻遣使稱藩於宋江南人謂之黃龍國以所都黃龍城也北豐城見高麗好大王碑碑言至鹽水上旋駕過北豐鹽水卽漢地理志注鹽難水今佟佳江旋駕過此知北豐城當在鴨綠江北濱今輯安縣地

百濟國本與高驪俱在遼東之東千餘里其後高驪略有遼東百濟亦略有遼西謂之晉平郡晉平縣義熙十二年封其王餘映爲百濟王高祖踐阼進其位號景平二年遣使貢獻元嘉二年以後每歲表進方物

百濟卽伯濟本馬韓列國之一見三國志然其自立爲國兼併馬韓坐致强大尙在西漢之世中國史書至此始見其名異矣云與高驪俱在遼東之東千里地望亦誤晉平郡名爲百濟所自立故晉魏諸史皆不載似卽今錦州府地

倭國在高驪東南大海中世脩職貢高祖永初二年詔諭之元嘉二年遣獻方物王瓚死弟珍立又貢獻自稱使持節都督倭百濟任那新羅秦韓慕韓六國諸軍事安東大將軍倭國王表求除正詔除安東將軍倭國王二十年二十八年王濟遣使朝貢遂加使持節都督倭新羅任那加羅秦韓慕韓六國諸軍事濟死立子興興死弟武立孝武大明六年自稱都督倭百濟新羅任那加羅秦韓慕韓七國諸軍事明帝昇明二年遣使上表

言自昔祖禰躬操甲冑跋涉山川不遑寧處東征毛人五十五國西服衆夷六十六國渡海北九十五國王道融泰廓土遐畿累葉朝宗不愆於歲道經百濟裝飾船舫而句驪無道圖欲見吞臣亡考濟方欲大舉奄喪父兄使垂成之功不獲一簣今欲練兵申父兄之志竊自假開府儀同三司其餘咸假授以勵忠節詔除使持節都督倭新羅任那加羅秦韓慕韓六國諸軍事安東大將軍倭王

倭國見後漢三國及晉書其國自曹魏時貢獻中國歷晉至宋遣使尤勤所進表云累葉朝宗不愆於歲自是實錄最可異者其王自稱爲使持節都督六國諸軍事夫倭王都督其本國諸軍事宜也若百濟新羅任那秦韓慕韓五國其地均

在今朝鮮南境疆界不相接民族不相同遠隔重洋各君其土既非彼之郡邑亦非彼之屬邦何能都督其軍事卽使勢力所及足以統轄諸邦則自行統轄可矣又何爲請命於中國然則倭王此舉蓋深悉中國上下素昧外情特假貢獻虛名行其詭詐欺誣之術其視中國一如無知小兒可玩弄於股掌之上者攷倭國三島本分百餘土部前史所載略見一班迨統一以來日本史不載統一事跡若自古卽成爲大國也者亦虛妄不實之譏兵力强盛每垂涎於朝鮮半島欲肆鯨吞惟慮中國或相干涉因先舞弄文墨求予以都督之權一旦加兵既可稱奉命於中國又使中國無詞以爲救援之地其計畫誠狡矣哉向使劉宋君臣或有一二明於外邦輿地以正義相詰彼倭王其何辭以對惜當時僅知百濟一國自晉後屢使來朝而新羅任那秦韓慕韓均冒然莫知其所在故初雖慢重僅詔除安東將軍倭國王因嗣是疊來奉獻難卻其情遂如所自稱以爲除授惟於中刪去百濟增入加羅殊不知加羅卽任那疊架重牀聊飾觀聽以取盈六國之數洎後倭王自稱雖仍列入百濟而中國迄不肯加入除書也特是倭王所大欲豈第爭一百濟而已觀所上表且欲以圖吞貢舟爲詞翦滅高驪是則朝鮮半島彼直視若俎上之肉野心勃勃千載前事已如此矣幸彼國計畫一時未及實行故僅於史冊中留此一二痕迹設果遂所欲吾知中國君臣雖悟及昔日爲彼所欺而事勢至斯惟堅守蠻觸相爭天朝向不過問之宗旨而以弗聞弗

見了之矣嗚呼中國人廓然自大鄙夷狄爲不足措意豈知不足措意者卽受侮所由來此傳云云非簡冊中一大可恥之事哉奈何數千年來爲史學者徒評論人事之得失校正字句之異同絕無一人於此等處稍著眼光殊不可解加羅本名伽耶北史作迦羅一作駕洛一作迦落見朝鮮人所著駕洛國紀及文獻備攷後改官祿又曰金官地分五部曰古寧伽耶今咸昌縣碧珍伽耶今星州阿邏伽耶今咸安縣大伽耶今高靈郡小伽耶今固城縣均在慶尙道西境朝鮮史謂日人所謂任那國卽此秦韓卽辰韓慕韓卽馬韓新羅百濟既興均爲所併南北朝時久無二韓遺迹而倭王列入銜中豈其意欲朝鮮半島囊括無遺遂雜舉古今國名不必問其存在否耶但辰馬二韓載於前史宜爲

當時諸人所知殆因辰易爲秦馬易爲慕致受其欺皆熟視而無覩歟毛人卽鰕夷本彼國土著自倭人徙入鰕夷境地日蹙今惟北海道尙有其種然亦無多將來恐殄滅無遺西境六十六國卽三國志所載諸邦當在今西海山陽山陰等道地北境九十五國當在今東海東山畿內北陸等道地以倭人初起在海南之四國島也

荊雍二州蠻盤瓠之後也種落散布諸郡宋因晉制置蠻校尉於南雍州以領之在武陵者曰雄樠辰酉武五溪蠻而宜都天門巴東建平江北諸郡蠻所居皆重山深阻人跡罕至焉文帝元嘉以後沔中蠢動雖屢出軍討破之迄不能平至昭帝順帝世尤甚荊州爲之虛弊

宋世荊州轄今湖北西南及夔州府地南雍州轄今南陽襄陽二府地治襄陽武陵今湖南常德府五溪皆在辰州府境雄溪今容溪出酉陽州南樠溪今麻陽溪出貴州銅仁府西辰溪出溆浦縣東南酉溪出松桃廳西武溪水經注出武山在乾州廳西北或謂武溪卽無水誤無水乃沅江正源不應在五溪之列宜都縣在荊州東南天門縣在沔陽州北巴東縣在宜昌府西建平卽今施南府治

豫州蠻廩君後也西陽西有五水蠻歷來爲盜北接淮汝南極江漢地方數千里宋元嘉二十八年西陽蠻反攻城邑有亡命司馬黑石共爲寇盜刺史王元謨遣使諭令執送多就擒斬明帝初蠻田益之等起義助官軍攻克郢州遂錫以爵爵

宋豫州轄今河南陳汝光及安徽潁州等地治汝寧府西陽今光山縣五水均在信陽州境宋郢州今武昌府

略陽白馬氐楊氏秦漢以來世居隴右爲豪族漢末大帥楊騰子駒始徙仇池後漸强盛晉安帝隆安三年其酋楊盛始稱藩獻方物封仇池公高祖踐阼進武都王卒子玄嗣卒弟難當嗣元嘉十年難當叛襲梁州入葭萌刺史甄法護棄鎭奔洋州難當遂有漢中之地明年刺史蕭思話進討所向尅捷梁中復平難當奉表謝罪詔宥之仍還章節十三年難當自號大秦王然猶貢獻不絕十八年傾國南寇欲窺蜀土圍涪城不克引還十九年春遣將軍裴方明等會梁州刺史劉道眞進討五月道眞至武興分兵北向下辨道西取白水俱卽潰走方明至蘭皋破

難當軍追出塞峽又破其子和軍於修城於是難當奔魏其次子虎守陰平聞之北走下辨要獲殺之仇池平以胡崇之爲秦州刺史守仇池未至遇魏軍戰敗死之氐人起兵推楊文德爲主破走魏軍來獻捷詔封武都王戍茄蘆城二十五年復爲魏所破走漢中自後雖有除授均微弱不足以自立故略之

白馬氐始見後漢書仇池水道提綱言在西和縣東南詳後漢書攷證武都城今階州成縣梁州今漢中府葭萌漢縣屬廣漢郡卽今昭化縣洋州在漢中東今洋縣涪城今緜州下辨道卽木門道今秦州南木門鎭地白水漢縣屬廣漢郡水經注羌水東南至橋頭與白水合又東南去白水故縣九十里橋頭今文縣東玉壘關卽古所稱陰平橋頭白水城當在

今余山鋪地劉道眞分兵先占此二地者北以斷魏人援路西以斷羌人援路調度合法故能成功蘭皋戍名水經注蘭皋水東南歷祁山軍南入漢水此戍城當在西和縣北塞峽亦見水經注又在蘭皋北卽今由西和北通伏羌之路難當當由此奔魏修城縣魏地形志屬武都水經注言漢水東南逕修城道南與修水合修水今成縣南山家河城當在水北茄蘆城梁書作葭蘆戍水經注羌水東南逕武階城西南又東南逕葭蘆城西羌水今淸江武階卽階州葭蘆故城當在今陳家堡地

大且渠蒙遜張掖臨松盧水胡人匈奴有左右且渠之官蒙遜先世爲此職故以爲氏蒙遜有勇略多計謀爲諸胡所推服仕

呂光爲領軍安帝隆安三年因其叔羅仇爲光所殺聚萬餘人叛光與兄男成共推建康太守段業爲主稱涼州牧業以蒙遜守張掖三年酒泉太守王德叛蒙遜討斬之五年擧兵攻張掖斬段業自稱車騎大將軍義熙八年克姑臧據之自稱河西王十四年遣使奉表稱藩詔除涼州刺史太祖景平元年攻西涼滅之詔進蒙遜河西王元嘉八年赫連定至治城峽口欲渡河擊蒙遜爲吐谷渾所邀殺十四年蒙遜卒第三子茂虔嗣表聞詔授河西王十六年拓跋燾破涼州執茂虔其弟無諱儀德奔就從弟於敦煌還據酒泉十八年魏人陷酒泉無諱懼不自立遣弟安周伐鄯善未下十九年無諱棄敦煌率衆赴之適鄯善王比龍率四千家走且末遂據鄯善進襲高昌破之表獻方物詔仍授無諱河西王無諱卒弟安周立詔襲爵大明三年遣使獻方物

北涼沮渠氏事詳晉書載紀及十六國春秋此惟節錄其大略而傳末無諱安周據有鄯善高昌等事足爲魏書西域傳證補張掖今甘州府臨松郡前涼張天錫置見晉地理志隋志注張掖有臨松郡後周廢有甘峻山臨松山按甘峻山在今甘州正南百餘里臨松山當在其西郡蓋以山得名當在今孛羅城東境盧水盧黑色也卽今黑河酒泉今肅州建康郡前涼張駿所立亦見晉志唐地理志甘州西北一百九十里祁連山北有建康軍卽此郡故址以方位測之當在今上寨堡地姑臧郡今涼州府西涼國李暠據敦煌酒泉晉昌西

海玉門堪泉高昌等七郡至子歆爲蒙遜所滅治城峽口治城魏縣地形志建昌郡領縣三曰榆中治城蒙水水經注河水又東逕臨津城北白土城南卽十三州志所云緣河濟渡處也董方立攷晉地志載永寧中張軌分西平置晉興郡臨津縣屬焉魏地形志闕不知地形志之建昌郡卽晉興治城縣卽臨津雖魏志不詳治革觀所領有榆中縣及本傳渡河之文形勢顯然蓋其地自禿髮氏後陷於吐谷渾迨魏破吐谷渾遂改其郡縣舊名董氏未免失攷矣況本書吐谷渾傳言赫連定自罕开至此渡河罕开在枹罕西北今河州境路綫尤爲脗合云峽口者以北對唐述山（俗稱小積石山）夾岸連袤負險相望故秦州記有河峽之名上亦見水經注鄯善且末高

昌三國均魏書有傳惟無諱據鄯善未幾棄去其王爲魏所虜至沮渠氏王高昌始元嘉十九年至宋孝武大明四年滅於蠕蠕首尾凡十八年

餘杭章箴同校
蕭山郁九齡

南齊書夷貊傳地理攷證

第二九冊

浙江圖書館叢書第一集

南齊書夷貊傳地理攷證

中華民國四年浙江圖書館校刊

南齊書夷貊傳地理攷證

仁和丁謙益甫氏學

蠻之種類繁多言語不一咸依山谷布荊湘雍郢司等五州界宋世曾加封號太祖卽位進雜號將軍所封如故建元二年虜侵豫司蠻遂乘機攻掠荊州刺史遣將討之至當陽黃蠻文勉德降收其部落使戍汝陽汝陽本臨沮西界二百里中水陸迂狹魚貫而行而水白田肥桓温時割以置郡又武陵西溪蠻與黔陽蠻亦寇鈔巴東太守合兵破走之永明五年雍司二州蠻與虜通助荒人桓天生爲亂日後諸蠻仍時蠢動

後漢書始有巴郡南郡蠻及板楯蠻之稱其地皆在楚蜀邊境山內迨晉遭五胡之亂繼以南北剖分中州士民遷徙四散蠻族乘勢蔓延各方鈔掠頻聞殆無寧歲魏宋書詳載之矣蕭齊據位時日無多亦患害數驚以無關大局僅存其略

荊雍郢司四州已見宋書湘州今湖南地當陽縣在荊州西北臨沮以東臨沮水得名今荊門州遠安縣西汝陽故郡在臨沮西二百里當卽今竹山縣南白河口地巴東今爲縣屬宜昌府武陵今湖南常德府酉溪攷水經注酉水東流逕沅陵縣北南注沅水蓋此水爲酉陽州東南容溪之總名非但指辰州府西稍北一小水言也黔陽亦當指酉陽州北之黔江縣故爲巴東兵所破桓天生名誕乃桓温孫桓元子事詳魏書蠻夷傳

東夷高麗國西與魏虜接界宋末高麗王樂浪公高璉爲使持

節散騎常侍都督營平二州諸軍事車騎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太祖建元元年進驃騎大將軍三年遣使貢獻乘舶泛海使騎常通亦使魏虜然强盛不受制虜置諸國使邸齊使第一高麗次之高璉年百餘歲始卒隆昌元年子高雲襲爵位此下原文闕

高麗卽宋書高驪其國自晉太元末據有遼東故西與元魏接界

百濟國此傳首段原文闕王牟大奉表請封詔以行都督百濟諸軍事鎮東大將軍百濟王牟大襲亡祖父牟都爲百濟王是歲魏虜發騎數十萬入其界牟大遣將沙法名等率衆襲擊虜軍大破之建武二年上表告捷請除沙法名等官職詔可

百濟見前史奉表請封據南史爲永明中事其國在高麗西南與魏隔海非騎軍所能侵入惟宋書載晉太元末高驪略有遼東百濟亦據遼西晉興郡地傳云入其界者入其遼西之界也

加羅國三韓種也建元元年其王荷知遣使貢獻詔授輔國將軍本國王

加羅國地詳宋書倭國傳

倭國在帶方東南大海中土俗已見前史建元元年進新除使持節都督倭新羅任那加羅秦韓六國諸軍事安東大將軍倭王武號爲鎮東大將軍

倭王除授之可異業詳宋書惟加羅於是年入貢亦可稍稍察知其國不在倭王轄境中而進除倭王詔書仍塡入加羅

何耶至有秦韓無慕韓僅得五國乃云六國諸軍事其誤顯然

南夷林邑國在交州南海行三千里北連九德秦時故林邑縣也漢末稱王晉太康五年始貢獻宋元嘉二十二年交州刺史檀和之討破其國孝建七年始以林邑長史范龍跋爲揚武將軍未幾夷人范當根純篡奪其國永明九年貢獻金簟等物封爲林邑王建武二年王諸農入朝渡海溺死以其子文款爲王國人凶悍習山川善戰鬬四時暄暖無霜雪人皆裸露貴女賤男結姻先遣聘求壻嫁時婆羅門牽壻與婦握手相付遠方有靈鷲鳥知人將死集其家食死人肉盡乃去因取骨燒灰投海中自林邑西南三千餘里至扶南

林邑見晉宋書國爲九德郡所轄象林縣地作林邑縣誤

扶南國在日南之南大海西灣原作蠻誤中廣袤三千餘里有大江水西流入海其先有女人名柳葉爲王爲激國人混塡所征服因以爲妻王其國子孫相傳至吳晉時國亂別立大將范尋爲王自是時通職貢宋末其王姓僑陳如名闍耶跋摩永明二年遣使表獻方物并言有逃奴鳩酬羅破據林邑爲王求討之其使那伽仙言其國俗事摩醯首羅天神神常降於摩耽山國人性善不習戰常爲林邑所侵不得與交州通故其使罕至

扶南亦見晉宋書在日南郡南海西大灣中今通稱爲暹羅灣卽今暹羅及東埔寨地大江西流入海語似有誤南史作有大江廣十里從西流東入海方爲正確蓋此指湄公河發源於四

川西北土司境名瀾滄江歷雲南至老撾乃由暹羅北界東流至法屬西貢地入海激國卽吉蘭丹在馬來半島中逃奴鳩酬羅當卽前傳之范當根純摩醯首羅爲印度婆羅門人所奉天神見阿育王經摩耽山卽北史眞臘傳陵伽鉢婆山又赤土傳作陵伽鉢拔多洲今湄南河口南康達郎島

芮芮虜塞外雜胡也晉世什翼珪入塞內後芮芮盡有匈奴故庭威服西域衆殷盛常與魏虜爲敵昇明二年太祖輔政遣使尅期約其伐魏建元元年八月芮芮主發三十萬騎南侵去平城七百里魏虜拒守不敢戰芮芮主於燕然山下縱獵而歸時上初踐阼不遑出師也自芮芮居匈奴故庭數十年丁零胡又南攻芮芮得其故地芮芮稍南徙魏主元宏以其侵逼遣駕鹿

渾楊延等數十萬騎伐之大寒雪人馬多死先是益州刺史遣使至丁零道經鄯善于闐時鄯善爲丁零所破人民散盡于闐尤信佛法反命芮芮常由河南道而抵益州

芮芮卽隋書蠕蠕本名柔然魏太武以其無知比之蟲類故改稱爲蠕蠕音近蠻蠻遂轉爲芮芮什翼珪魏道武帝名其入居塞內在東晉孝武帝太元二十一年芮芮主社崙北破高車居匈奴故庭亦在其時建元元年南侵蠕蠕傳不載其事惟芮芮居匈奴故庭後至蕭齊有國時已八十餘年原作十年有脫字茲爲補之丁零卽高車一稱西丁零元宏者魏孝文帝也據蠕蠕傳和平五年皇興四年均紀南侵至太和十六年八月遣陽平王頤卽駕鹿渾等七萬餘騎北討豆崙適爲部下所殺卽傳中事益州遣使丁零不必道經于闐當時附記傳聞並非親歷河南道指吐谷渾國境宋齊皆封吐谷渾爲河南王故云

河南匈奴種也漢建武中匈奴奴婢亡匿在涼州界雜種數千人虜名奴婢爲貲一謂之貲虜鮮卑慕容廆庶兄吐谷渾爲氏王在益州西北地亘數千里其南界龍涸城去成都千餘里大戍有四一在清水川一在赤水一在澆河一在吐屈眞川皆子弟所治其王治慕駕川逐水草無城郭後稍爲宮室而人民猶居氊廬地常風寒平沙中行跡皆滅肥地有雀鼠同穴生黃紫花瘦地有瘴氣使人斷呼吸牛馬疲汗不能行宋世始受爵命以吐谷渾拾寅爲河南王建元元年進號驃騎大將軍三年拾

寅卒以其子易度侯爲河南王易度侯卒八年立其子休留茂爲河南王休留茂逼使者邱冠先拜冠先不屈死之

河南本非國名以劉宋時封吐谷渾爲河南王故以稱之其立國本末晉魏宋書均已詳載乃本傳既誤指爲貲虜又謬稱爲氏王不知貲虜出匈奴居甘涼等處見於魏略白馬氐別一族類所居仇池在吐谷渾南與鮮卑人種河湟地點毫不相及何得混而一之雖晉魏二書非蕭子顯所及見而沈約行輩在子顯先所著宋書亦不略加檢對殊不可解清水川卽湟水上源博羅克克河博羅者青色也隋書作伏羅川赤水在青海西今烏蘭烏蘇河烏蘭譯言赤烏蘇譯言水澆河郡據元和郡縣志南涼禿髮烏孤以西平河南地置東北

去西平二百二十里當在今貴德廳地吐屈眞川宋書作屈眞川吐字疑衍文明史安定衛傳作阿眞川宋書言川有鹽池今青海南有柴集河西流入鹽池卽此川也慕駕川駕爲賀字之譌宋書可證晉書作莫何川今青海東南謨和爾布拉克河

氏楊氏與苻氏同出略陽世居仇池號百頃漢建安中有百頃氏王晉世有楊茂搜轉强盛元嘉十九年將軍裴方明伐之克仇池後爲魏所攻據有楊難當從子文德據茄蘆傳僧嗣文慶廣香宋皆加以位號太祖建元初欲綏昇族授廣香河州刺史自是楊文弘楊集始皆叛服不常餘皆以官爵羈縻之

氏詳前史

宕昌羌種也各有豪酋領部衆汧隴中宋末封梁彌機爲宕昌王使持節督河涼二州安西將軍建元初進鎭西將軍又有羌王像舒彭封隴西公彌機卒以彌頡嗣爵卒以彌承嗣爵

宕昌亦見前史水經注羌水東南流逕宕昌城又東南逕武階武階卽今階州宕昌處其西北當卽階州州同所駐西固所城地部境距汧隴甚遠亦史家不明地學之故所督河涼二州皆就其地爲僑治觀梁書授西涼州刺史可見

餘杭章箴 蕭山郁九齡 同校

梁書夷貊傳地理攷證

浙江圖書館叢書第一集

梁書夷貊傳地理攷證

中華民國四年浙江圖書館校刊

仁和丁謙益甫氏學

林邑本漢日南郡象林縣古越裳界也伏波將軍馬援開南境置此縣其地從縱廣可六百里城去海可百二十里去日南南界四百餘里北接九德郡其南界水步道百餘里有西屠夷亦稱王馬援所植二銅柱表漢家威德也其國有金山石皆赤色中生金金夜則出飛如螢火又出瑇瑁貝齒古貝沈水香古貝者樹名也其花成時如鵝毳抽其緒紡之以爲布布與紵布不殊亦染織爲斑布沈水香者土人斫斷積歲月朽爛而心節獨在置水中則沈故名沈香次浮者棧香漢末大亂功曹區連殺縣令自立爲王數世後無嗣外甥范熊代立死子逸嗣晉成帝

咸康三年逸死奴文篡立文本日南夷帥范稚衆奴嘗牧牛於澗得鯉二化爲鐵因以鑄刀乃向石咒曰若斫石破者當王此國已而果然范稚嘗使商賈至林邑因教王作宮室兵車器械王寵任之後乃譎諸子各奔他國王死無嗣文僞於鄰國迓王子置毒殺之遂脅國人而自立林邑素無田土羨日南地沃會日南官吏貪殘侵刻文因民怨襲殺太守夏侯覽因留日南復攻殺日南戍將劉雄進寇九德遣使告交州願以日南北境橫山爲界不許文死子佛立猶屯田日南征西將軍桓溫遣將滕畯等討破之追至林邑佛乃請降安帝隆安三年佛孫須達復寇日南九德無歲不至交州遂致虛弱須達死國內亂大臣范諸農平之自立爲王死子陽邁立宋永初二年來貢封爲林邑

王死子咄立仍號陽邁其俗居處爲閣名干欄門戶北向書樹葉爲紙男女皆以橫幅繞腰下名干漫穿耳貫小環貴者革屣賤跣行自林邑扶南以南皆然其王著法服加瓔珞如佛像飾大姓號婆羅門元嘉初侵日南九德交州刺史遣兵攻區粟城不尅後雖貢獻而侵盜不已二十三年文帝使檀和之宗慤伐之破北界區粟城乘勝進尅林邑王遁走獲其珍寶并銷其金人得金數十萬斤迨孝武帝孝建二年林邑遣使奉貢其後貢獻不絕

林邑見晉宋齊書在越南順化都城南廣南省地當時所轄僅縱橫六百里蓋中左右三圻境也日南今乂安省九德吳爲郡晉改縣今爲演州府在日南郡之北馬援銅柱遺跡雖

湮然林邑記載建武十九年援樹銅柱二於象林縣南西屠國界上西屠北距林邑二百餘里在今南圻平定省境知所樹銅柱在廣義省南界古貝卽木棉本草綱目棉有二種似木者爲古貝似草者爲古終古貝或作吉貝誤橫山在河靜省與廣平省接界處其國恃爲險要區粟城趙氏水經注攷卽日南郡治故西卷縣今乂安德壽府首邑天祿縣也又安南史言林邑人尊信賣康之宗教國中多鑄教主金像祀之當杜慧度入其國時詳晉書攷證多掠奪金像致富惟宗慤克林邑獨不取之而宋書慤傳則言尅林邑收其珍異不可稱計慤一無所犯云又按自晉以後海南諸國佛教盛行其國王多印度人所爲如姓利氏釋氏舍利師黎等皆是因尊婆羅門爲大姓蓋印度類規人分四等婆羅門品居刹帝利上刹帝利譯言武士王及羣臣皆此族以其人博學敦行故國人特別敬禮之也

扶南國在日南郡之南海西大灣中去日南可七千里在林邑西南三千餘里城去海五百里有大江廣十里從西流東入海其國廣輪三千餘里土地洿下而平溽氣候風俗與林邑略同出五金諸香象犀孔翠五色鸚鵡其南三千餘里有頓遜國在海崎上地方千里城去海十里有五王並羈屬扶南頓遜之東界通交州諸賈人西界接天竺安息徼外諸國往還交易其市東西交會日有萬餘人珍物寶貨無所不有又有酒樹採其花汁停瓮中數日成酒頓遜外大海洲中又有毗騫國去扶南八千里傳其王身長丈二頭長三尺自古不死莫知其年王神聖

國中人善惡及將來事皆能知之無敢欺者有山出金露生石上無央限也國不受估客有往輒殺而噉之是以人不敢至王常樓居子孫生死如常人惟王不死扶南王數使予書報答嘗遣扶南王純金五十人食器王亦能作天竺書書可三千言說其宿命所由與佛經相似又傳扶南東界卽大漲海海中有大洲洲上有諸薄國國東有馬五洲復東行漲海千餘里至自然洲洲有樹生火中洲人取其皮作布以爲手巾色微青黑小垢污則投火中復更精絜或作燈炷用之不能盡扶南國俗本裸文身被髮不製衣裳以女人爲王號曰柳葉其南徼國有事鬼神者字混塡夢神錫之弓乘船入海晨起果得弓便乘船入海至扶南外邑柳葉人衆欲劫取之混塡張弓射之穿船一面及

其侍者柳葉懼舉衆降混塡塡乃教柳葉衣布貫頭形不復露遂君其國以柳葉爲妻生子分王七邑後王混盤況攻併之傳子盤盤委國事於大將范蔓盤盤死國人舉蔓爲王蔓勇健有權略以兵伐旁國咸服屬之乃作大船窮漲海開國十餘闢地五六千里蔓死國亂自相誅殺因爲大將范尋所奪晉武帝太康中尋始遣人貢獻後有憍陳如者本天竺婆羅門也聞神語應王扶南遂南至盤盤扶南人聞之舉國欣戴迎而立焉乃更制度用天竺法憍陳如死歷宋至梁其王常表獻方物其國有佛髮長丈二尺大同中曾遣使往迎之

扶南見晉宋齊書在日南郡南海西大灣中（今稱暹羅灣即今暹羅及柬埔寨地城去海五百里當時所都蓋在暹羅北境大江廣十里從西至東入海當指湄公河此水發源四川西北土司界名瀾滄江歷雲南入老撾乃由暹羅東北至法屬西貢境入海頓遜國在扶南南界海埼上東通交州賈人西接天竺安息（按蜀漢時安息已亡而後波斯與此特仍其故稱）其貿易爲東西所交會核其形勢當爲馬來半島中柔佛部地國有五王殆即盤盤狼牙脩赤土毗羅等部蓋此數國參證諸書其部地皆在馬來半島閒也所載毗騫國云云皆荒誕不足信因其國爲商賈所不敢至土人遂揑造無稽之說欺罔他國野蠻信鬼嗜奇謂爲實然本不足怪乃修史者竟從而記之鄙矣今地球大通南洋各島無處不有人跡試問有如此人種否有如此情事否至東界海中大洲似即婆羅島馬五洲似即西里百

島自然洲似即巴布亞島南之微國當是吉蘭丹自范蔓爲扶南王開疆闢土兼轄數十國勢極强盛其後憍陳如以印度婆羅門來王斯土佛教從此廣布一時海南諸國其王多刹利人刹利元奘西域記作刹帝利印度史作拉奇普德那爲武士之稱其人品次於婆羅門凡王侯百官及兵士皆此類人所爲史以爲姓非是蓋附近諸國皆由扶南分出扶南既重佛教諸國亦從而效之此印度人爲南洋諸國王及諸國改用佛教制度所由也（瀛寰志略謂毗騫即噶羅巴尤臆斷無據）

槃槃國元嘉孝建大明中並遣使貢獻梁普通元年六年又表送佛牙菩提國舍利及畫佛塔等物

槃槃北史新唐書均作盤盤唐書言國在南海曲北與環王南與狼牙脩接知其地當在暹羅西南與馬來半島鄰接處丹丹國中大通二年大同元年均來貢獻

丹丹唐書作單單北史婆利國傳言自交阯海南過赤土丹丹乃至其國按赤土在狼牙脩南而丹丹與赤土相接當即馬來半島中吉蘭丹部地吉蘭丹急讀之則爲丹丹

干陁利國在海南洲上俗與林邑扶南略同出斑布古貝檳榔宋孝武世遣使獻金銀寶器梁天監元年其王瞿曇脩跋陁羅夢至中國拜覲天子既覺異之王本工畫乃寫夢中所見帝容仍遣使并畫工表獻玉盤等物既至模帝形還國比之則符同焉十七年及普通元年均來貢

干陁利明史謂即三佛齊古名三佛齊在蘇門答剌東南境

蘇門答剌爲海南大島故稱之爲洲

狼牙脩國在南海中其界東西二十日行南北三十日行北去廣州一萬四千里土氣物產與扶南略同偏多棧香沈婆律香等累磚爲城國人言立國以來四百餘年後嗣衰弱王族有賢者王疑而執之其鎖自斷遂奔天竺天竺妻以女俄王死大臣迎還立之二十餘年死子婆伽達多立天監四年來貢

狼牙脩顧氏利病書謂卽錫蘭山誤也攷新唐書盤盤國與狼牙脩接而盤盤之北又與環王國接環王卽林邑是其國當在暹羅西南馬來半島北境距錫蘭甚遠況宋梁二書師子國與狼牙脩並列師子國卽錫蘭法顯佛國記元奘西域記均有明徵師子國旣爲錫蘭安得復以狼牙脩爲錫蘭乎

婆利國在廣州東南洲上東西五十日行南北二十日行有百三十六聚土氣炎熱如中國盛夏穀一歲再熟草木常榮自古不通中國天監十六年來獻金席普通三年又獻方物數十種

婆利在廣州東南洲上國境廣大爲今婆羅洲無疑北史言婆利者直環王東南自交州汎海南過赤土丹丹乃至其國蓋古之航海者多循岸行不敢直走大洋故由交阯南行抵馬來半島然後折東至婆羅洲地唐書盤盤傳云東南有拘蔞密海海南距婆利洲十日行又訶陵傳云東爲婆利形勢皆合惟唐書又云赤土西南入海得婆羅此婆羅必別爲一國揆其地望當在蘇門答剌島閒瀛寰志略謂蘇門答剌卽古婆利則又牽混無據

中天竺國在大月支東南數千里地方三萬里名爲身毒從月支高附西南至西海東至盤越列國數十皆身毒也漢時羈屬月支國臨大江名新陶源出崑崙分爲五江總名恆水西與大秦安息交市海中漢世數遣使貢獻魏晉絕不復通惟吳時扶南王范旃遣使蘇物從扶南發投拘利海口循海大灣中正西北入歷灣邊數國可一年餘到天竺江口逆水行七千里乃至天竺其王驚曰海濱極遠猶有此人乎卽令觀視國內仍差宋陳等二人以月支馬四匹報旃積四年方至其時吳遣郎中康泰使扶南見宋陳等且問天竺土俗云佛道所興國也人敦厖土饒沃其王號茂論所都城郭水泉分流繞於渠塹下注大江宮殿皆雕文鏤刻街曲市里百賈交會左右嘉維舍衛葉波等

十六大國去天竺或二三千里其尊奉之以爲在天地之中天監初遣使貢琉璃唾壺雜香古貝等物

中天竺卽唐書摩伽陀國都茶鏑和羅城在今英屬西北部科尼普爾西北一百四十里乾吉思河濱扶南投拘利海口卽湄公河入海處海大灣今稱暹羅海灣循此南行至新加坡折而西北出蘇門答剌海峽以抵印度洋灣邊數國指馬來半島閒狼牙脩赤土丹丹干陁利等部天竺江口卽恆河入海處逆恆河水西北行至中印度亦不過四千餘里云七千里未確至新陶河卽印度河一作新頭河與恆河各自爲派絕不相通中天竺並不臨新陶河此混合爲一其誤與水經注同佛道所興指古巴連弗城今曰巴達那在巴哈爾部

西北一百餘里黃楙材恆河攷巴連弗城是阿育王所治印度人言爲地之中心從古著名之區水陸輻輳商賈所萃與傳言相合嘉維佛國記作嘉維羅衛大唐西域記作劫比羅伐在今烏德部東百里舍衛西域記作室羅伐悉底在今西北部巴來支城東六十里葉波卽新唐書尼波羅今爲廓爾喀

師子國天竺旁國也其地和適無冬夏之異五穀隨人種不須時節其國舊無人鬼神及龍居之諸國商賈共來貿易不見人形但出珍寶顯所堪價商人依價取之諸國聞其土樂因此競至遂成大國晉義熙初來獻玉像經十年乃至像高四尺二寸玉色潔潤形制殊特殆非人工後爲東昏侯所毀宋元嘉梁大通時屢來貢獻

師子國見晉釋法顯佛國記元奘西域記作僧伽羅今印度南錫蘭島也因地與天竺不相連屬故曰旁國鬼神及龍居之語固不經卽佛典言有僧伽羅者偕衆泛海經商爲羅刹女誘惑獨以福慧得脫後率兵破平羅刹遂王其地因以名國荒誕亦同若西域記謂此國先時惟崇淫祀及佛涅槃後百年無憂王弟摩醯因陀羅至此宏宣正法自是俗始醇良此雖彼教之言尙近事實惟西書載錫蘭本土番部落周時有印度宗王名維柴者率兵南來娶土酋女開業成家安居於此日漸繁衍則翔實可信矣若顧氏郡國利病書云錫蘭山古狼牙脩殊爲臆斷

高句麗在遼東之東千里其先所出事詳北史地方可二千里有遼山遼水所出漢魏世南與朝鮮濊貊東與沃沮北與扶餘接其王都於丸都山下地多大山深谷無原澤百姓依之以居食澗水雖土著無良田故其俗節食好脩宮室其馬皆小便登山國人尙氣力便弓矢刀矛沃沮東濊皆屬焉晉安帝義熙九年王高璉遣使表獻赭白馬宋齊梁時屢來貢獻皆以官爵授之惟元嘉十五年馮弘爲魏所破奔高麗北豐城表求迎接文帝遣使王白駒諭其國迎之其王不欲弘南遣將孫漦等襲殺之白駒乃擒殺漦等璉每歲遣使朝貢歷宋至齊壽百餘歲死子雲立死子安立死子延立死子成立

高句麗見後漢書三國志及晉書但所載均多舛誤余既詳辯之矣此傳在遼東之東及南接朝鮮等語並沿前誤有遼山遼水所出二句亦誤引漢書地理志總由不知高句麗有先後二國遂致牽互雜糅不能分析也丸都山名在今平安道熙川縣北境詳唐書渤海傳攷東藩紀要其國山上王始都於此迫其子東川王時爲魏將毋丘儉所破移都平壤越五傳至故國原王復遷丸都又四傳至王璉仍移平壤此以前世所都入傳更失攷若地多大山深谷無原澤良田乃其始祖朱蒙初開國時情形至晉以後并有樂浪元菟兼及遼東國境恢擴豈畢路藍縷肇啟山林時比史家不明輿地之學動手輒誤復何足怪北豐城見好大王碑碑有至鹽水上旋駕過平道東城北豐等語鹽水卽漢地理志注鹽難水今佟佳江

好大王從鹽水南還核其地望北豐城當在鴨綠江濱王璉本名巨璉國人稱長壽王立於晉安帝義熙九年及齊武帝永明九年卒在位凡七十八年雲本名羅羅號文咨王安本名興安號安藏王延本名寶延號安原王成本名平城號陽原王

百濟者其先東夷有三韓國一馬韓二辰韓三弁韓弁韓辰韓各十二國馬韓五十四國大者萬餘家小數千家總十餘萬家百濟其一也後漸强大兼諸小國其國本與高句麗俱在遼東之東千餘里晉世高句麗既略有遼東百濟亦據有遼西晉平二郡地自置百濟郡晉義熙十三年封其王餘映爲百濟王宋初累進官爵亦每歲來貢歷齊梁不絕天監元年國爲高句麗

所破衰弱累年遷居南韓地至普通三年王餘隆奉表稱累破高麗今始與通好百濟乃更爲强國迨太清三年貢使至見城闕荒毀並號慟涕泣侯景怒囚執之景平乃得還國其王自餘映後曰餘毗曰慶曰牟都曰牟大曰隆曰明

百濟三國志作伯濟爲馬韓列國之一西漢成帝鴻嘉二年高句麗始祖朱蒙卒子瑠璃王類利立其兄沸流溫祚南奔馬韓溫祚據慰禮城（今忠清道稷山縣）自立爲百濟國未幾北徙漢山建立國都新莽二年南滅韓王（箕準之後）由是遂成大國國境在今朝鮮西南兼有京畿忠清全羅三道之地傳云與高句麗俱在遼東之東千餘里誤也其據有遼西二郡蓋乘後燕亂亡時由海道襲而得之按晉地志遼西郡置於今直隸永平府地晉平郡名無攷當即燕平州今爲熱河朝陽府地梁時與高麗爭戰及南遷事據朝鮮史百濟武寧王子曰聖王與高句麗文咨安藏陽原諸王互相攻擊又云聖王移都泗沘改國號曰南扶餘情事俱合泗沘今忠清道扶餘縣是地尚在馬韓北境云南韓稍誤王餘映攷東藩紀要即腆支王腆支王後爲久爾辛王毗有王蓋鹵王文周王三斤王東城王武寧王聖王傳中餘毗即毗有王然其前已脫落久爾辛王一代慶本名餘慶即蓋鹵王牟都即三斤王其前又脫去文周王一代牟大即東城王隆即餘隆號武寧王明即明禮號聖王

新羅其先事詳北史在百濟東南五千餘里其地東濱海南北

與高句麗百濟接魏時曰新盧宋時曰新羅或曰斯盧國小不能通聘使梁普通三年王慕泰遣使隨百濟獻方物俗呼城曰健牟羅邑在內曰啄評在外曰邑勒猶言郡縣也國有六啄評五十二邑勒土地肥美宜五穀多桑麻男女有別無文字刻木爲信語言待百濟而後通云

新羅本名斯盧爲辰韓十二國之一見三國志新羅開國在漢宣帝五鳳元年實先於高句麗百濟而中國史有傳託始於此可謂疏矣新羅始祖姓朴氏名赫居世以才德爲衆所推服遂統一辰韓之地而建都於慶州（今慶尚道首城）國境處百濟東南然兩國毗連以都城論相距亦僅五六百里安得五千餘里如傳所云耶且其地東南俱濱海北接高句麗百濟在

其西北云南北與高句麗百濟接不特形勢乖忤亦自相矛盾東藩紀要載新羅初稱徐羅伐後稱斯羅或稱斯盧脫解王時又改稱雞林迨至智證王始定國號曰新羅傳言尚未詳悉若當時疆土蓋有江原一道及慶尙道之大半（西爲伽羅雖）視高句麗百濟略遜而勢力足以鼎峙其不通使聘因爲二國所閒隔非國小故也王慕泰據東藩紀要卽智證王子法興王

倭者自云太伯之後去帶方郡萬二千餘里其王自魏晉以來貢聘不絕並受中國爵命高祖卽位進倭王武征東將軍其南有侏儒國人長三四尺又南有黑齒國裸國西南萬里有海人身白眼黑裸而醜其肉味美行者或射而食之

倭國見後漢三國晉宋齊書侏儒黑齒裸國亦見後漢書倭之人種相傳出於徐福而彼土不以爲然茲自云爲太伯後蓋欲託之古賢以榮其族類亦人情乎比因歐人驃强有日人著興國史譚竟竊附於亞里安遺裔以表異於黃種嗚呼何無恥如此豈知歐洲列强以余攷之無一不出黃種所謂亞里安人者特耶教中附會之談毫無實據者也海人卽航海家所稱海和尙徵之西書名曰河馬首圓如人口有長牙獸身而魚趾亦海中動物之一非眞人也

文身國在倭國北七千餘里物豐而賤行不齎糧有屋宇無城郭刑法禮教皆美惟人體有文如獸

大漢國在文身東五千餘里無兵戈不攻戰風俗與文身國同而言語異

扶桑國齊永元元年有沙門慧深來至荆州云扶桑在大漢東二萬餘里以土多扶桑木故以爲名扶桑葉似桐初生如筍國人食之績其皮爲衣亦可爲棉作板屋無城郭有文字以桑皮爲紙書之不事攻戰又東千餘里有女國色白髮長二三月閒入水卽孕胸無乳由項上毛孔出汁飼子

以上四國皆荒誕不足信今全球大通無處不有人攷察並無如此部族以方向道里核之文身當在俄屬岡札加境大漢扶桑當在美洲極北阿拉斯加境此等地常年冰雪草木不生土人率捕魚獸以爲糧壘冰塊以爲屋烏有所謂物豐而賤行不齎糧及刑法禮教文字如傳云云哉揆其說所由

來皆出於游僧慧深之口一時士夫爲其所愚遽行傳播毫徒不足責而修史者竟採以入傳不其陋歟

河南王者其先出鮮卑慕容氏有吐谷渾者避弟西徙上隴度枹罕出西涼州西南至赤水而居之地在河南故以爲號事詳北史其界東至扈州西鄰于闐北接高昌東北通秦嶺方千餘里以吐谷渾爲國號至末孫阿豺始通江左受官爵弟慕延自宋元嘉末自稱河南王死弟拾寅立死子度易侯立死子休留代立齊永明中以爲鎭軍將軍西秦河二州刺史梁興進征西將軍死子休運嚮襲位十三年遣使貢獻十五年獻赤舞龍駒及方物其使歲再三至普通元年死子阿羅眞立詔以爲寧西將軍西秦河二州刺史死子佛輔立其世子獻龍駒於皇太子

吐谷渾見晉魏宋齊諸書上隴謂度隴山而西枹罕今河州赤水在青海西今稱烏蘭烏蘇烏蘭赤色也烏蘇水也然謂吐谷渾始居處則無據稱河南者以晉封澆河公宋封隴西公澆河隴西地在黃河南非全部處河南也屬州攷水道提綱洮水章疊藏河出舊疊州南山東北流入洮河州爲北周時置在今洮州廳西南境阿豺通江左始於晉末宋齊梁因之慕延即慕利延休運籌殆伏連籌之誤

高昌國居車師故地南接河南東連敦煌西次龜茲北鄰勒勒置交河田地高寧臨川橫截柳婆河林新興由寧始昌篤進白刀等四十六鎮其地高燥築土爲城架木爲屋土覆其上寒暑與益州相似備種九穀人多噉麨及牛羊肉出良馬蒲萄酒石鹽有草實如繭絲如細纑名曰白疊子國人取織爲布甚輭白大同中獻方物

高昌即後漢書高昌壁其立國事跡詳於魏書在今土魯番地河南即吐谷渾勅勒即鐵勒時漠北多其種人所居故北與相鄰交河在廣安城西二十里田地即漢戊己校尉所屯之高昌壁今喀喇和卓地柳婆即漢柳中地今魯克沁台篤進城見唐僧元奘傳當在託克遜台西南餘難詳攷

滑國者車師之別種也漢永建元年八滑從班勇擊北虜有功勇上八滑爲後部親漢侯魏晉以來不通中國梁天監十五年始遣使獻方物普通間又二次來貢魏居代郡時滑猶小國屬蠕蠕後稍强大征其旁國波斯盤盤罽賓焉耆龜茲疏勒姑墨

于闐句盤等國闊地千餘里土地溫煖多山川少樹木有五穀國人以麨及羊肉爲糧善騎射著小袖長衣言語待河南人譯然後通

偏檢魏周隋書及北史並無與滑同音之國且其國征伐旁近地方千里甚爲强大不應史有脫失觀下渴盤陀傳謂西鄰滑國渴盤陀地在葱嶺絕頂則滑國當在葱嶺以西按其時葱嶺以西强大之國莫嚈噠若洛陽伽藍記言嚈噠在四夷中最强大南至牒羅北盡勅勒東被于闐西及波斯四十餘國皆來朝貢與本傳所載情形正同其作滑者殆指彼都城言攷魏書嚈噠傳言都烏許水南二百餘里即大唐西域記活國今阿母河即烏許水也南昆都斯城地也活與滑同音此

本嚈噠所都嚈噠衰亡突厥始入據之封其子弟爲王使轄鐵門以南諸部傳雖誤都名爲國名然滑國之即嚈噠固無可疑者至漢封八滑於車師後部與此無涉蓋八滑人名非國名攷車師後部地在天山北滑國東鄰於渴盤陀在葱嶺西方位既不相符且嚈噠乃大月氏改名並不興於魏初時代亦不相協而蠕蠕突厥中間各史具在未聞其地另有强大之部落情節尤爲鶻突此盤盤與前南蠻傳槃槃異地或即悅般之異稱句盤當即唐書之都盤

呵跋檀周古柯胡密丹等國並滑旁小國也衣服容貌皆與滑同普通元年隨滑使貢獻方物

上三部均滑旁小國呵跋檀似即魏書伽不單周古柯胡密

丹與西域記忽露摩胡寘健譯音稍近未知是否

白題國王姓支名史稽毅其先匈奴別種也漢灌嬰與匈奴戰斬白題騎一人卽此在滑國東去滑六日行西極波斯地出麥粟瓜果普通三年來獻方物

白題在滑國東六日程殆卽今巴勒提瀛環志略巴勒提一作巴爾替在博羅爾東南蓋葱嶺西小國也時噶嗟王行帳常居博羅爾境見伽藍記故東距六程道里亦合

龜茲者西域之舊國也自晉渡江不通中國梁普通二年奉表貢獻于闐亦西域舊國梁天監九年使獻方物後屢來貢

龜茲于闐均見兩漢書及魏略

渴盤陀于闐西小國也西鄰滑國南接罽賓北連沙勒國都在山谷中周十餘里王姓葛沙氏梁大同七年來獻方物

渴盤陀魏書作渴槃陀伽藍記作漢盤陀新唐書附入疏勒傳作喝盤陀或曰漢陀曰渴館壇曰渴羅陀其國在葱嶺絕頂徙多河唐書作徙多誤北源發處在其國西南境罽賓見漢書沙勒卽疏勒

末國漢世且末國也勝兵萬餘北與丁零東與白題西與波斯接土人翦髮著氈帽小袖衣多牛羊騾驢其王安末深盤普通五年遣使貢獻

漢且末國或作沮末或作左末從未有節去且字但稱末國者又其國三國時已爲鄯善所併宋初鄯善王比龍率四千家走且末仍屬役鄯善是且末不成爲國已久史有明徵安得復有勝兵萬餘於梁世入貢況下云東與白題西與波斯接白題波斯均在葱嶺以西視且末天各一方傳乃硬合爲一謬甚竊謂末者米之轉音也米國始見隋書爲安國王支庶所分封普通五年來獻當在初有國時米國在康國南百里爲今布哈爾東境基大普城地雖疆域狹小不能與白題波斯連而東西方向尚合至其北界錫爾河等地是時皆鐵勒所居鐵勒人種出於丁零故云北與丁零接

波斯國其先有波斯匿王子孫因爲國號國有城周三十二里城外多佛寺去城十五里有山連接甚遠山有鷲鳥噉羊土人以爲患國有優曇鉢花鮮華可愛出龍駒馬國西及南均婆羅門北與泛慄國接中大通二年遣使獻佛牙

此歷史中最荒謬者波斯匿乃印度古王名並非國名其國曰拘薩羅西域記作室羅伐悉底城周三十二里卽所都之舍衞城也其地在今英屬西北部巴來支城東六七十里西北距波斯國不下五六千里强合爲一可乎且所敘情形物產疆界均與佛國記同萬不能指爲波斯此等謬記新唐書竟採之入波斯傳瞽人相扶尤爲可笑西南均波羅門者時其國西南諸部俱行婆羅門教也泛慄國卽元奘西域記之弗慄恃在今廓爾喀南境馬各王不爾地恰當舍衞之北

宕昌國在河南王之東益州西北隴西之地西羌種也東晉孝武世始獻方物梁天監四年來獻甘草當歸詔以爲安西將軍河梁二州刺史隴西公大同七年復敕授官爵衣服風俗與河

南略同

宕昌攷水經注羌水出隴西羌道東南流經宕昌城東西北去天池五百餘里羌水卽今階州西清江宕昌故城當在階州西西固所城地清江發源處多池泊故土人稱爲天池白水

鄧至國居西涼州界羌別種也世號北平將軍西涼州刺史宋文帝時遣使獻馬至天監元年又獻方物及馬

鄧至在宕昌南今階州文縣西白水河上游地水經注漾水篇白水又東南至鄧至城南可證西涼州卽鄧至地所僑治武興國本仇池楊難當自立爲秦王宋文帝遣兵討之難當奔魏其兄子文德又聚衆葭蘆宋因授以爵位魏又攻之文德走

漢中從弟僧嗣又自立復戍葭蘆卒文德弟文度立以弟文洪爲白水太守屯武興宋以爲武興王武興之國始此自後分數部均受齊梁封爵其國東連秦嶺西接宕昌大姓有符姜梁三氏言語與中國同知書疏婚姻有禮地植五穀桑麻出綢絹布漆蠟椒等山有銅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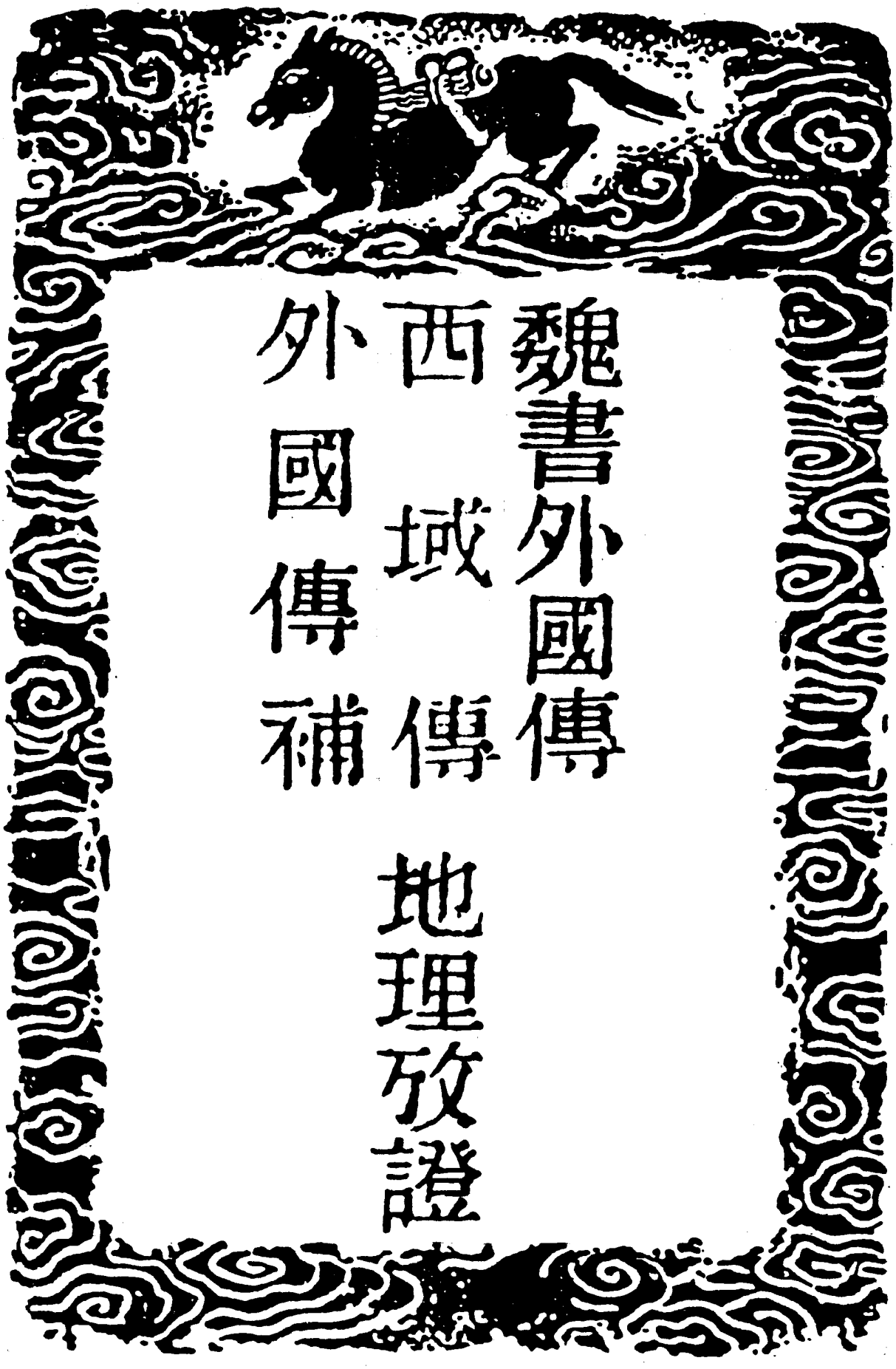
武興卽武都郡攷水經注漢武都郡在今階州成縣地唐時始置階州於今地仇池在成縣西北仇池山西詳後漢書攷證葭蘆攷水經注羌水經武階西南又東南逕葭蘆城西武階今階州故址當在階州東南陳家堡地按楊氏立國地爲秦蜀交通要道雖戶僅數千實扼南北之鎖鑰故宋齊梁三朝均羈縻之白水在階州文縣境秦嶺卽陝西南山東起潼關西抵鳳縣橫亘甚長

芮芮國匈奴別種魏晉世匈奴分爲數十百部各有名號芮芮其一也自元魏南遷因據其故地宋昇明中遣王洪軌使芮芮約其伐魏齊建元二年始至其國國王率三十萬騎出燕然山東南三千餘里魏閉關不敢戰後稍削弱永明間爲丁零所破因稍南徙至天監時始破丁零復其舊土乃築一城名木末城十四年遣使獻烏狐裘普通以後數歲一至獻方物

芮芮南齊書有傳其國本末詳隋書蠕蠕傳齊書謂爲塞外雜胡頗得其實蓋初本元魏逃奴聚集亡命爲盜馴致强盛並無眞正種類云出匈奴乃飾詞也至謂魏晉世匈奴分百十部芮芮其一尤屬臆造全無其事燕然山見後漢匈奴傳

丁零卽高車高車人種出於丁零故又名西丁零芮芮所居爲匈奴舊庭在今三音諾顏部塔米爾河北所築木末城當亦在其地惟他書無攷

餘杭章箴同校
蕭山郁九齡


魏書外國傳
西域傳
外國傳補
地理攷證

浙江圖書館叢書第一集

魏書各外國傳地理攷證

中華民國四年浙江圖書館校刊

魏書外國傳地理攷證

仁和丁謙益甫氏學

高句驪出於夫餘自言先祖朱蒙母河伯女爲夫餘王閉室中日光隨而照之因有孕生一大卵有一男破卵而出長字之曰朱蒙朱蒙者俗言善射也諸臣以其非人所生咸請殺之王不聽壯而從獵所獲獨多又請殺其母以告朱蒙東南走遇一大水不可越朱蒙曰我河伯外孫日之子也今有難追兵且及如何得度於是魚鼈積而成橋既度遂至紇升骨城建國號高句驪以高爲氏初朱蒙在夫餘妻懷孕逃後始生子子長知朱蒙爲王與母亡歸之名曰閭達委以國事朱蒙死閭達立死子如栗立死子莫來立乃并臣夫餘裔孫宮生而開目能視及長函

虐國人惡之曾孫位宮亦生而能視有勇力魏正始中入寇遼西安平爲毋丘儉所破毀所居丸都城其元孫乙弗利頻寇遼東子釗與慕容燕相攻建國四年慕容皝伐之入南陝戰於木底大破之毀丸都城大掠而回釗後爲百濟所殺晉太元末竟掠有遼東按此二句乃北史所增世祖時釗曾孫璉始遣使朝貢帝使李敖至其都平壤城詢訪國事云在遼東南一千餘里東至柵城南至小海北至舊夫餘東西二千里南北千餘里民皆土著隨山谷而居土田薄瘠農不足以自供故其人節飲食太和十五年璉死子雲立雲死子安立安死子延立延死子成立訖武定末貢使無歲不至

高句驪歷見前史此敘朱蒙事又是一說與諸書不同惟東

國通鑑大略相合總屬不經之談但一代帝王崛興例必先有符瑞中外如一固無足怪紇升骨城卽卒本夫餘城在平安道成川郡沸流江上東藩紀要作紇骨山城城石築周三千五百餘丈今尚存丸都城爲山上王所築遼志作桓都東藩紀要云在宣川縣劍山韓國沿革史在寧遠郡劍山他書多同母邱儉破丸都事見三國志自故國原王復都於此又爲慕容燕所破還居平壤建國者北魏昭成帝號其四年卽東晉成帝咸康六年攷十六國春秋慕容皝親率師入南陝別遣將王寓從北道進時高麗以精銳禦北以羸卒防南遂大敗於木底皝入丸都因北軍多沒毀丸都而去按南陝卽唐書高麗傳南蘇今順川縣地按南蘇水名卽大同江上游顏師古漢地志注言又有南蘇水經西北塞外可證惟注於元菟郡之高句驪縣下則大誤蓋燕師分道一由价川進爲南道一由寧邊東北進爲北道木底當在丸都山南又朝鮮史故國原王侵百濟百濟大舉攻平壤王禦之中矢死卽王釗爲百濟所殺事太元末略有遼東則廣開土王卽好大王時事攷十六國春秋後燕王慕容垂二年六月高句驪寇遼東敗燕援兵遼東元菟盡沒然是冬二郡仍爲慕容隆收復其終爲略有屬於何年諸書均無明文文獻通考亦僅渾言晉時高句驪略有遼東朝鮮沿革史言慕容方盛其國稱臣納貢後燕亂始脫其羈絆竊意遼東略有亦在其時惟未得實證茲據高麗好大王碑言扶餘舊是鄒牟王屬民中叛不貢廿年庚戌率軍討降之卽其事也鄒牟王指其始祖朱蒙

朱蒙系出扶餘故假以爲名以收遼東元菟等地不言取自鮮卑者以先世曾爲臣屬故諱之也好大王二十年爲東晉安帝義熙六年魏帝珪永興二年距後燕之亡已四年矣柵城見唐書渤海傳龍源府亦曰柵城今咸鏡道咸興府地小海開城府西南之海舊夫餘卽漢夫餘國今吉林農安縣地時高麗據有遼東故北界至此至歷代王名據東藩紀要朱蒙後爲類利稱琉璃王卽本傳閭達後爲無恤稱太武神王卽如栗後爲解邑朱稱閔中王卽莫來越二傳至太祖王卽宮又五傳至東川王卽位宮又四傳至美川王名乙弗卽乙弗利子故國原王卽釗又四傳至長壽王卽璉爲廣開土王子璉子羅雲稱文咨王卽雲雲子興安稱安藏王卽安安子寶延稱安原王卽延延子平成稱陽原王卽成

百濟國其先出自夫餘北去高句驪千餘里處小海之南其民土著地多下溼卒皆山居有五穀衣服飲食與高句驪同延興二年王餘慶始遣使表獻且訴高句驪侵陵詔優答之送其使由高句驪還被阻不得達又遣由海道還亦遇風不達

百濟立國在西漢成帝鴻嘉三年傳世已久至此方見史文又敘述簡略中國人闇於外情可見一斑延興爲魏孝文帝年號其二年卽宋明帝泰豫元年也

勿吉國在高句驪北舊肅愼國也邑落各有長不相總一其人勁悍於東國最强言語獨異常輕豆莫婁等國諸國亦患之去洛五千里自和龍北二百餘里有善玉山山北行十三日至祁

黎山又北行七日至如洛環水水廣里餘又北行十五日至太魯水又東北行十八日到其國國有大水濶三里餘名速末水其地下溼築城穴居屋形似塚開口於上以梯出入其國無牛有車馬有粟麥穄及菜鹽生樹上亦有鹽池延興中來貢馬其使言初發其國乘船溯難河西上至大涂河沈船於水南出陸行渡洛孤水從契丹西界達和龍九年十年復入貢並偕其傍大莫盧等十二國來獻方物後屢朝貢至於武定弗絕

勿吉即靺鞨周爲肅愼漢爲挹婁又爲沃沮晉書復稱肅愼蓋遼水東北大小森林土人呼爲窩集亦曰烏稽一作渥集國初有渥集部皆勿吉之轉音也今爲吉林省東南地和龍本名龍城慕容皝所都今熱河朝陽府善玉祁黎二山無攷如洛環

水即老哈河太魯水即陶爾河速末水即松花江至貢使所經路與上載略同難河本曰斡難河爲黑龍江上游茲統指黑龍江大涂河即太魯河洛孤水即如洛環水蓋由其國先順松花江至黑龍江又逆流而西入陶爾河遂舍船陸行南渡老哈河其時契丹居圖爾根河流域故經其西界乃至和龍按勿吉至和龍本可由遼東向西直行此特迂繞北境者以遼東爲高句驪所據故也大莫盧即豆莫婁詳後傳

失韋國在勿吉北千里去洛陽六千餘里路出和龍北入契丹國又北行十日至啜水又北三日有蓋水又北三日有犢了山其山高大周三百里有大水名屈利又北三日至刃水又北五日至其國有大水北來廣四里餘名捺水國土下溼夏城居冬逐水草多貂皮用角弓其箭尤長國無盜賊武定二年始貢方物後相尋不絕

失韋即室韋部落均在今黑龍江境實處契丹之北啜水在潢水北即霍勒河蓋水即桂勒爾河犢了山即達齊圖嶺爲索岳爾濟山東面分支屈利水即綽爾河刃水即濟沁河一作音河捺水即諾敏河以上行程當爲北室韋貢使所述蓋其時各部中通中國者惟北室韋而北室韋地正在諾敏河南也

附北史言室韋自魏末迄齊貢使相尋其後共五部不相統一曰南室韋北室韋鉢室韋深末怛室韋大室韋並無君長人貧弱突厥以三吐屯總領之南室韋在契丹北三千里有

貨勃欠對二山多草木饒禽獸又多蚊蚋人巢居以避之國無鐵取給高麗後漸分爲二十五部部有酋南室韋北行十一日至北室韋分九部繞吐紇山而居氣候寒冬雪沒馬人居土穴射獵及鑿冰取魚爲食又北行千里至鉢室韋依胡布山而居以樺皮蓋屋又西南行四日至深末怛室韋因水爲名冬穴居避寒又西北至大室韋徑路險阻言語不通尤多貂及青鼠北室韋時貢獻餘無至者

按此爲北史所增魏周隋三書均無之南室韋當在索岳爾濟山北呼哈烏爾山間至今尚有室韋山之名即唐書室韋和解部所居地貨勃山在其北今稱厄爾伯山欠對山當即其西之斡特該山吐紇山即土庫爾山在諾敏河南北室韋

居此地在北緯線四十九度半故甚寒胡布山又在其北今
格爾布爾山當嫩江發源處呼裕爾河北爲鉢室韋居深末
怛室韋處其西四日程厥部以水得名深末怛水卽諾敏河
源慶吉勒綽爾河也至大室韋部地傳雖未詳而新唐書言
其在大山外瀕於室建河大山卽伊勒呼里山大室韋在此
山外北近室建河河爲黑龍江上游觀此大室韋部在呼瑪
爾河境確然無疑室韋五部此其最遠尙不出黑龍江省界
乃何願船輩謂南室韋在車臣汗東北室韋在外興安嶺北
鉢室韋大室韋均在俄屬錫伯利亞境實無稽之談
豆莫婁國在勿吉北千里舊北夫餘也當室韋之東東至於海
方二千餘里其人土著有居室多山澤地宜五穀不生五果人

長大强勇謹厚不寇抄邑有豪帥以六畜名官衣類高麗
豆莫婁卽勿吉傳大莫盧唐書作達末婁爲北扶餘舊壤今
烏蘇里江以東地故東界至海此等處皆濟勒敏奇勒爾赫
哲費雅喀喇諸種人所居風俗謹厚至今猶然地氣雖寒五
穀均備見西伯利亞東偏紀要
地豆干國在失韋西千餘里多牛羊出名馬皮爲衣服無五穀
惟食肉酪延興二年遣使朝貢嗣又侵塞擊走之後仍朝貢不
絕
地豆干部當在南室韋西今烏珠穆沁旗觀其土產習俗全
與蒙古無異
烏洛侯國在地豆干北其地下溼多霧而寒夏居原隰冬穿地

爲室畜多豕有穀麥無大君長俗尙勇不爲姦竊野無盜賊其
國西北有完水東北流合於難水其小水皆注於難東入海又
西北二十日行有于巳尼大水所謂北海也世祖眞君四年來
朝稱其國西北有魏先帝石室南北九十步東西四十步高七
十尺因遣使祭告刊其祝文於石室之壁而還
烏洛侯唐書白霫傳作烏羅渾室韋傳作烏羅護所部在地
豆干北當爲今呼倫貝爾城境完水卽室建河舊唐書作望
建河言源出俱輪泊俱輪泊今曰呼倫湖水由泊東北流爲
額爾古訥河古完水也難水本曰斡難河爲黑龍江上源傳
中所言蓋以上源之名統稱其全江耳于巳尼大水卽俄屬
貝加爾湖烏洛侯西北二十日行道里正合史記漢書所稱

北海均指此湖魏先帝石室在湖南濱攷魏本紀載宣帝南
遷太澤方千餘里厥土昏冥沮洳蓋指此地卽漢時丁零國
也按烏洛侯部地尙在本朝疆域之內從前攷據家硬改侯
字爲侯謂俄羅斯轉音眞無知妄作
庫莫奚東部宇文之別種也初爲慕容皝所破竄匿松漠之間
俗善射好寇抄登國三年道武帝親討至弱洛水南大破之後
漸滋盛及開遼海置戍和龍遂各獻方物歲致名馬太和二十
年寇安州擊走之後復款附求入塞交易詔許之自是常朝貢
庫音舍作庫誤
奚與契丹同爲漢鮮卑部酋奇首可汗之後所居在圖爾根
河東北迫奇首之裔東部宇文爲慕容皝所破西竄松漠時

二部猶未分也魏登國初道武又討破之始與契丹離析各自爲部松漠閒謂松山西沙漠東中閒之地今克什克騰旗西南地也松山爲潢水發源處遼史所謂平地松林是也其山之西正多倫諾爾廳北磧鹵之地故曰松漠之閒剔洛水卽古饒樂水今稱老哈河或謂卽英金河不確魏安州隋爲安樂郡今順天府密雲縣也

契丹國在庫莫奚東異類同種俱竄於松漠之閒登國中又大破之遂逃迸與奚分背經數十年稍滋蔓有部落於和龍之北數百里多爲寇盜眞君以來每貢名馬太和三年高句驪與蠕蠕謀欲取地豆干分之契丹懼侵求內附率衆止於白狼水東自此歲常朝貢

契丹先世據遼史居潢河西土河北土河卽朝陽府北圖爾根河也白狼河卽大凌河上游在建昌縣境蓋魏以和龍爲重鎭契丹南徙居此蓋欲相依以自固也

氐者西夷之別種號曰白馬三代時世一朝見故詩稱自彼氐羌莫敢不來王秦漢後世居岐隴以南漢川以西自立豪帥漢武遣中郎將郭昌衛廣滅之以地爲武都郡然自汧渭至於巴蜀種類實繁建安中有楊騰者勇健多計略爲部落大帥始徙居仇池地方百頃四面斗絕高七里餘蟠道三十六回上有豐水泉煮土成鹽騰後有千萬者魏拜爲百頃氐王其孫飛龍漸强盛晉封平西將軍以外甥令狐茂搜爲子惠帝時茂搜自號右賢王愍帝以爲驃騎將軍左賢王死難敵立與弟堅頭分部一屯下辨一屯河池至咸安元年苻堅伐河池苻之徙其人於關中空百頃地難敵曾孫定仕苻堅堅死率衆奔隴西居歷城去仇池百二十里置倉儲於百頃自稱仇池公登國四年遂有秦州之地號隴西王後爲乞伏乾歸所殺弟子盛立分諸氐羌爲二十部名爲鎭戍仍稱藩於晉始光四年太武帝遣使拜盛子元爲刺史南秦王死弟難當立舉兵襲梁州破白馬遂有漢中之地尋爲宋蕭思話所破梁州復平難當復附宋後自立爲大秦王改元建義然猶貢獻於宋不絕未幾傾國南寇蜀土攻涪城伐巴西獲維州流人七千還仇池宋遣裴方明討之難當戰敗棄仇池奔上邽太武迎赴行宮其曾孫大眼自有傳自後叛服不常卒爲將軍傅豎眼所滅改其地爲武興鎭復立爲東益州魏末楊紹先復自立爲武興王

白馬氐見漢書西南夷傳後漢書始立專傳岐隴謂岐山隴西漢川卽漢水仇池據水道提綱在西和縣東南詳後漢書白馬氐傳下辨漢縣屬武都當在今徽縣境河池漢縣亦屬武都華陽國志云卽仇池歷城去仇池百廿里據水經注爲建安水所逕建安水在今禮縣西北永安鎭地魏梁州今漢中府白馬今成縣南白馬關地魏巴西卽今綿州維州在雜谷廳西涪城今龍安府上邽漢縣屬秦州攷水經渭水自冀縣又東過上邽縣冀縣今伏羌則上邽爲今秦州無疑按氐人根據僅階州一隅之地部境極小因當隴蜀之衝山川險阻用兵非易故屢次背叛南北兩朝皆優容而羈縻之蓋知

其種類依棲巖谷縱加搜討斷難滅絕故也

吐谷渾本遼東鮮卑徒河涉歸子也涉歸一名弈洛干有二子庶長曰吐谷渾少曰若洛廆涉歸死若洛廆代統其部別爲慕容氏涉歸之存也分戸千七百給吐谷渾後二部馬鬬若洛廆曰先公處分與兄異部何不相遠致馬有傷吐谷渾曰馬是畜耳春風發動而鬬鬬在馬而怒及人乖別甚易今當去之萬里外若洛廆悔遣使留之吐谷渾曰先公之世卜筮之言云有二子當享福祚並流子孫我是卑庶理無並大今以馬致乖殆天所啟諸君試驅馬令東馬若還者我當俱去卽令從騎擁馬回數百步欻然悲鳴突走而西聲若頹山如是十餘皆曰此非人事渾謂部落曰我兄弟子孫並應昌盛廆當傳子及曾元孫其

間可百餘年我及元孫始當顯耳於是遂西上隴止於枹罕暨甘松南界昂城龍涸從洮水南極白蘭數千里中逐水草庐帳而居以肉酪爲糧西北諸種謂之阿柴虜按吐谷渾至阿豺始强故有此稱阿柴卽豺阿吐谷渾有子六十人長吐延爲人刺死孫葉延少勇果事母至孝頗視書傳自謂曾祖弈洛干始封昌黎公吾爲公孫禮當以王父字爲氏遂號吐谷渾死子碎奚立死子視連立死弟視熊立死弟烏紇提立死兄子樹洛干立樹洛干自號車騎將軍時晉義熙初年也死弟阿豺立兼并氐羌地方數千里號爲强國嘗昇西强山視塹江源問於羣僚曰此水由何郡國入何水曰此水經仇池過晉壽出宕渠始號塹江至巴郡入江抵廣陵入海阿豺曰水尙知歸吾雖小國獨無所歸乎乃遣使通宋獻方物宋少帝封爲澆河公未拜而卒兄子慕璝立乃招流亡及羌戎雜夷衆至五六百落北交涼州及赫連部衆轉盛太武時奉表爲屬國旋計擒赫連定策拜大將軍西秦王死叔慕利延立改封西平王又通宋宋以爲河南王慕利延兄子緯代懼禍謀歸朝利延殺之緯代弟叱延等八人逃京師請討詔晉王伏羅征之斬五千級復遣高梁王那等進白蘭慕利延遂入于闐殺其王又南擊罽賓遣使於宋求援七年還舊土死樹洛干子拾寅立始邑於伏羅川起居擬王者雖脩職貢又受宋河南王之封後恃遠不恭命詔陽平王新成上黨王長孫觀等往討擊拾寅於曼頭山敗之嗣屢寇澆水命長孫觀督皮歡喜軍進征拾寅表求改過然仍戍洮陽涇和死子度易侯立死子伏連籌

立始遣子入朝後莫折念生反秦州河西路絕涼州人于萬普提應之囚刺史宋穎穎密求援伏連籌救之遂獲念生伏連籌死按梁書伏連籌死子阿羅眞立死子佛輔立以後方是夸呂此及周書均脫佚二代子夸呂立始自號可汗都伏俟城在青海西十五里雖有城郭而不居處穹廬隨水草畜牧其地東西三千里南北千餘里國無常賦須則稅富室商人以充用性貪婪忍殺好射獵亦種田有大麥粟豆然北界氣候多寒惟產蕪青大麥故貧多富少有青海周千餘里內有小山每冰合後以牝馬置此來春生駒號龍種世傳青海驄者是也土出犛牛多鸚鵡饒銅鐵朱砂地兼且末鄯善興和中蠕蠕既附夸呂請婚以宗室女廣業公主妻之自後貢獻不絕吐谷渾北有乙弗敵國國有屈海海周千餘里衆萬落俗與吐

谷渾同有契翰部風俗亦同白蘭北有阿蘭國土無所出戶萬餘不知戰見異人輒羣走體輕捷遂不可得白蘭西南二千五百里又度海四十里有女王國俗土著宜五穀譯使不至其傳云然

吐谷渾前事已詳晉書此與晉書頗有差異故備列之以便參攷碎奚晉書辟奚視熊晉書云視連子此作弟阿豺慕利延二世晉書不載此可補缺拾寅晉書作拾虔似均以此爲是徒河卽塗河一作土河今稱圖爾根河在熱河朝陽府北或指爲老哈河誤也別有專攷附五代史後慕容先世居於徒河故以稱之隴山在甘肅秦州境枹罕今河州甘松山名在松潘廳西北西秦時置州昇城未詳龍涸華陽國志作龍

鶴通鑑作龍鵠又作龍格北周以其地置扶州水經注江水自白馬嶺至龍涸今松潘北夷境白蘭在青海西南今柴達木河地西强山合西傾强臺二山爲名與岷山連接墊江者嘉陵江也嘉陵最遠源曰清江出强臺山東南仇池在成縣西北詳後漢書攷證晉壽攷晉地理志孝武時分梓潼於北界立晉壽郡今保寧府西境地宕渠晉郡今順慶府地巴郡今重慶府廣陵今揚州府南通蜀漢北交涼州赫連云云攷其時蜀爲譙縱涼爲禿髮僼檀赫連名勃勃稱夏王居河套南于闐罽賓見西域傳伏羅川者卽湟水上游博羅充克河也曼頭山新唐書作曼都山在青海東和碩特南右後旗澆河郡據水經注在西寧府西南循化廳境洮陽卽洮州塗河卽三國志侯和水經注作迷和在舊洮州南陶和河地伏俟城在青海西十五里今和碩特北前旗境青海生龍種駒考隋本紀開皇五年七月置馬牧於青海渚中以求龍種無效而止知此說出於傳聞不足深信諸史重疊登載可謂無識乙弗敵國當在今嘉峪關西北屈海卽玉門縣東北花海子因泊形屈曲故名隋書突厥傳令柱國馮昱屯乙弗泊卽此契翰部無攷阿蘭國在白蘭山西當卽今噶斯泊地女王國詳唐書東女國傳

宕昌羌其先三苗之裔周初與微盧庸蜀等八國從武王伐商漢有先零燒當等世爲邊患其地東接中華西通西域南北數千里以姓別爲部落各酋皆有分地不相統攝宕昌其一也俗

皆土著有屋宇以犛牛毛覆之國無法令又無徭役惟戰時相屯聚無文字以草木紀歲時有梁懃者世爲豪帥自稱爲王至孫彌忽表求內附太武拜爲宕昌王忽死孫彪子立其地自仇池以西東西千里廣水以南南北八百里多山阜人二萬餘落世脩職貢頗爲吐谷渾所隔絕獻文帝時彪子死彌治立彪子弟羊子先奔吐谷渾遣兵送羊子欲奪彌治位彌治請救詔發兵援之羊子退走彌治死子彌機立楊文度之叛圍武都彌機遣兵救武都破走文度後孝文遣使拜彌機征南大將軍宕昌王

宕昌攷水經注羌水俗謂之天池白水東南流逕宕昌城羌水今階州西北之清江亦曰白龍江城卽西固州同所治處

此部轄地皆羌水上游一帶故在仇池西牓水似指洮河故在其南姓別爲部今川西諸土司猶然

高昌者車師前王之故地也東西二千里南北五百里四面多大山其地漢時有高昌壘故以爲號漢西域長史戊己校尉並居於此晉立高昌郡張軌呂光沮渠蒙遜皆置太守以統之去敦煌十三日行國中八城皆有華人地多石磧氣候溫煖厥土良沃穀麥一歲再熟宜蠶多五果又饒漆有草名羊刺其上生蜜味甚佳引水溉田出赤鹽其味甚美復有白鹽其形如玉人取爲枕貢之中國多蒲萄酒俗事天神兼信佛法國中羊馬牧於隱僻非貴人不知其處北有赤石山又七十里有貪汙山夏有積雪山北鐵勒界也世祖時有闕爽者自爲高昌太守後沮

渠無諱襲據之和平元年爲蠕蠕所并蠕蠕立闕伯周爲高昌王其稱王自此始太和間高車立敦煌人張孟明爲王旋爲國人所殺立馬儒爲王儒請舉國內附高昌人不願東遷因殺儒立麴嘉爲王時焉耆爲嚈噠所破國人無主嘉遣二子爲焉耆王屢使貢獻正光中表請五經諸史并請助教劉燮爲博士許之死子堅立後關中亂使命遂絕

高昌國在今土魯番廳境東西二千里者兼所得焉耆地并計之也赤石山在國北七十里攷今吐魯番城北有烏蘭布拉克水烏蘭赤也布拉克泉也以赤泉爲名當卽出於赤石山此貪汙山卽指博克達山與唐書黠戛斯傳貪汙山異地山高故有積雪因地多砂石炎熱殊甚故有火州之稱穀麥再熟以此

鄧至者白水羌也因地爲名自亭街以東平武以西汶嶺以北宕昌以南土俗與宕昌同其酋內附高祖策拜龍驤將軍鄧至王遂貢獻不絕鄧至西有赫羊等二十國亦時入貢

鄧至爲白水羌水經注白水又東南逕鄧至城南又東南逕陰平故城南陰平今階州文縣其城當在文縣西鎭羌砦地亭街爲鄧至西界當在白水發源處平武指晉時所置陰平武都二郡非西魏所置平武郡也汶嶺卽岷山此山東西橫亘甚長白水以南之摩天嶺亦其東行之脈赫羊等二十部皆松潘廳北境番人

蠻之種類槃瓠後也江淮之間部落滋蔓東連壽春西通上洛

北接汝潁往往有焉其於魏氏不甚爲患至晉末稍繁昌漸爲寇暴劉石亂後諸蠻無所忌故其族得北徙陸渾以南滿於山谷宛洛略爲邱墟矣太祖既定中山威被河表泰常八年蠻王梅安來朝興光中蠻王文武龍請降均寵以官爵延興間大陽蠻酋桓誕以汝水北渥葉南八萬餘落來屬拜誕東荊州刺史襄陽王聽自選郡縣誕字天生桓元子也初元被殺誕時數歲流寓蠻中遂習其俗及長多智謀爲羣蠻所歸誕既降居朗陵嗣移潁陽十七年蠻首田益宗等降乃開南陽令有沔北之地蠻人安堵不爲寇十八年誕卒子暉襲爵景明初大陽蠻田育邱內附詔置四郡四十八縣三年舂陽蠻反命李崇討平之其後諸部多有反者永寧初東荊州太守桓叔興招撫大陽蠻萬

餘戶請置郡十六縣五十叔興暉之弟也延昌三年梁兵討江沔諸蠻蠻人自率二萬餘人請叔興爲之節度遂安並擊梁兵破之正光中叔興南叛諸蠻擾動汝水以南多被其害連年征討散而復合其暴滋甚又有冉向田三族部落尤盛屯據三峽斷荆蜀水路

蠻見後漢書有武陵長沙零陵巴郡板楯諸蠻之名大約均在大江南北而以荆州之域爲尤多故古有荆蠻之名稱東漢建武永元兩次徙蠻於江夏地後遂蔓延而北迨晉時更東連壽春北盡汝潁陸渾以南均成蠻境在昔匈奴南徙醸五胡之紛爭蠻之遺患中州亦復如是輕許外人雜居內地可以鑒矣壽春今安徽壽州上洛今陝西雒南縣地汝潁溫

葉四水均在河南陳州許州一帶陸渾山名在河南宜陽縣東南大陽今陳州境朗陵漢縣今汝寧府西南確山縣地潁陽今登封縣西有古潁陽城南陽今南陽府沔北者沔陽州以北地魯陽今魯山縣東荆州梁立在南陽府唐縣境三峽在四川巫山巴東二縣

獠者南蠻別種自漢中達邛莋川洞間皆有之無氏族名字以長幼次弟呼之如男稱阿蠻阿段婦稱阿夷阿等是也依樹積木以居其上名曰干欄大小隨家口之數每推一長者爲王不相統攝喜殺畏鬼建國中李勢在蜀獠始出山攻破郡國內外受敵以致於亡桓溫破蜀後亦不能制正始中宣武帝遣尚書邢巒鎮之始不爲寇後惟傳豎眼能施恩信大得獠心餘皆貪殘每致獠叛

獠爲蠻之別種漢書西南夷傳自嶲昌東北徙莋都最大自莋昌東北冉駹最大今按此傳獠所居地即在徙與莋都冉駹之間至後漢書始分其類曰蠻曰夷曰氐尚無所謂獠然云漢中至莋都亦即在巴郡蠻板楯蠻邛都夷莋都夷冉駹夷白馬氐之間蓋諸種土番本多雜處如猺獞黎僰㺸濮獠等名指不勝屈專舉一兩種反覺挂漏故范書之分蠻氐與北史之分蠻獠實不如班氏混稱之曰西南夷特爲賅括也故自後唐宋諸史遂無以獠爲專傳者漢中府今隸陝西邛即漢書邛都據水經注即四川寧遠府地莋即漢書莋都今清溪縣境建國魏昭帝年號獠攻郡國攻十六國春秋爲

桓溫伐蜀時事晉穆帝永和四年也蓋自李氏據蜀逾五十年蜀民亡散城邑空虛故獠人得乘隙而起云

蕭山郁九齡
餘杭章箴同校

魏書西域傳地理攷證

仁和丁謙益甫氏學

夏書稱西戎卽序班固云就而序之非盛威武致其貢物也漢氏初開西域有三十六國其後分立五十五王置校尉都護以撫之王莽篡位西域遂絕至於後漢班超所通者五十餘國西至西海東西萬里皆來朝貢復置都護校尉以相統攝其後或絕或通漢朝以爲勞敝中國其官時置時廢暨魏晉之後互相吞滅不可復詳記焉道武初經營中原未暇及於四表旣而西戎之貢不至有司奏依漢氏故事請通西域可以振威德於荒外又可以致奇貨於天府帝曰漢氏不保境安人乃遠開西域使海內虛耗何利之有今若通之前弊復加百姓矣遂不從歷

元明世竟不招納太延中魏德益以遠聞西域龜茲疏勒烏孫悅般渴槃陀鄯善焉耆車師粟特諸國王始遣使來獻太武以西域漢世雖通有求則卑辭而來無欲則驕慢王命此其自知絕遠大兵不可至故也若報使往來終無所益欲不遣使有司奏九國不憚遐險遠貢方物當與其進安可豫抑後來乃從之於是始遣行人王恩生許綱等西使恩生出流沙爲蠕蠕所執竟不果達又遣散騎侍郎董琬高明等多齎錦帛出鄯善招撫九國厚賜之初琬等受詔便道之國可往赴之琬過九國北行至烏孫國其王得魏賜拜受甚悅謂琬等曰傳聞破洛那者皆思魏德欲稱臣致貢但患其路無由耳今使君等旣到此可往二國副其慕仰之誠琬於是自向破洛那遣使者舌烏孫王爲發導譯達二國琬等宣詔慰賜之已而琬明東還烏孫破洛那之屬遣使與琬俱來貢獻者十有六國自後相繼而來不間於歲國使亦數十輩矣初太武每遣使西域常詔河西王沮渠牧犍令護送至姑臧牧犍恒發使導路出於流沙後使者自西域還至武威牧犍左右謂使者曰我君承蠕蠕吳提妄說云去歲魏天子自來伐我士馬疲死大敗而還我擒其長弟樂平王丕我君大喜宣言國中又聞吳提遣使告西域諸國魏已削弱今天下惟我爲強若使更有魏使勿復恭奉西域諸國亦有貳者牧犍事主稍以慢墮使還具以狀聞太武遂議討牧犍涼州旣平鄯善國以爲脣亡齒寒自然之道也今武威爲魏所滅次及我矣若通其使人知我國事取亡必近不如絕之可以支久

乃斷塞行路西域貢獻歷年不入後平鄯善行人復通始琬等使還京師具言凡所經見及傳聞傍國云西域自漢武時五十餘國後稍相併至太延中爲十六國分其地爲四域自葱嶺以東流沙以西爲一域葱嶺以西海曲以東爲一域者舌以南月氏以北爲一域兩海之間水澤以南爲一域內諸小渠長蓋以百數其出西域本有二道後更有四出自玉門度流沙西行二千里至鄯善爲一道自玉門度流沙北行二千二百里至車師爲一道從莎車西行一百里至葱嶺葱嶺西一千三百里至伽倍爲一道從莎車西南五百里葱嶺西南一千三百里至波路爲一道自琬所不傳而更有朝貢者紀其名不能詳其國俗也

西域自漢以後至魏太武帝時始與中國相通但爲時不久

又無都護以統屬之兵力以鎮攝之故所敘各國疆土民風大半得諸傳聞複沓舛譌自所不免龜茲疏勒烏孫鄯善焉者車師月氏罽賓均見漢書悅般國地在故康居境渴槃陀今葉爾羌西南塞勒庫爾城地罽賓特西書作嵇特破洛那即鐵汗後傳脫破字作洛那謂故大宛誤而又誤者舌本康居蘇薤小王國以蘇薤城有柘枝柘折名稱遂以名其國者舌者其轉音也沮渠牧犍爲蒙遜子時據河西稱西涼王武威本指涼州時沮渠氏號張掖曰涼州姑臧今涼州張掖今甘州葱嶺東流沙西此一域即今新疆回疆地葱嶺西海曲東海曲者波斯海灣也漢書言至烏弋南道盡蓋前阻波斯海灣也知海曲即波斯灣此一域即今五印度及阿富汗俾路芝等地者舌南月氏北此一域

即今俄屬土耳其斯坦費爾干錫爾達利耶等地兩海間水澤南兩海謂裏海及地中海水澤者黑海也此一域即今波斯阿拉伯與土耳其東部等地所分四道自玉門度流沙至鄯善即漢出西域故道其度流沙至車師即今安西抵土魯番道從莎車西至葱嶺即今葉爾羌至英吉沙爾上格茲山峽抵後阿賴山南即伽倍地北可往浩罕西可往布哈爾道自莎車入葱嶺至波路即今葉爾羌西南經塞勒庫爾抵博羅爾至阿富汗印度道伽倍爲漢大月氏休密翕侯地在葱嶺大喀喇庫里南波路即鉢盧勒今稱博羅爾攷漢書出西域分二道魏略增爲三此又增爲四然實按之自玉門至葱嶺祇二道漢經精絕至于闐道反亡之矣踰葱嶺而西亦祇二道皆漢魏所有漢疏勒北至大宛道又亡之矣蓋漢書雖言二道其實有三自皮山至罽賓烏弋道未數入此書雖言四道其實止二而已鄯善國都於扜泥城古之樓蘭國也去京師七千六百里所都城方一里地多沙鹵少水草北即白龍堆路至太延初始遣其弟素延奢入侍及太武平涼州沮渠牧犍弟無諱走燉煌無諱後謀渡流沙遣其弟安周擊鄯善王比龍恐懼欲降會魏使者自天竺罽賓還俱會鄯善勸比龍拒之遂與連戰安周不能尅退保東城後比龍懼率衆西奔且末其世子乃應安周鄯善人頗剽刼之令不得通太武詔散騎常侍成周公萬度歸乘傳發涼州兵討之度歸到燉煌留輜重以輕騎五千渡流沙至其境時鄯善人衆布野度歸勅吏卒不得有所侵掠邊守感之皆望

旗稽服王眞達面縛出降度歸釋其縛留軍屯守與眞達詣京師太武大悅厚待之是歲拜交阯公韓牧爲假節征西將軍領護西戎校尉鄯善王以鎮之賦役其人比之郡縣

且末國都且末城在鄯善西去代八千三百二十里眞君三年鄯善王比龍避沮渠安周之難率國人之半奔且末後役屬鄯善且末西北有流沙數百里夏日有熱風爲行旅之患風之所至唯老駝預知之即鳴而聚立埋其口鼻於沙中人每以爲候亦即將氈擁蔽口鼻其風迅駛斯須過盡若不防者必至危斃大統八年其兄鄯善米率衆內附

鄯善且末二國均見漢書且末國境四面皆流沙此獨言西北者蓋指白龍堆至高昌國一帶也按上二國魏時均爲吐谷渾滅

于闐國在且末西北北字誤當作南蔥嶺之北二百餘里東去鄯善千五百里南去女國三千里去朱俱波千里北去龜茲千四百里去代九千八百里其地方亘千里連山相次所都城方八九里部內有大城五小城數十于闐東三十里有首拔河中出玉石土宜五穀并桑麻山多美玉有好鳥駞騾城東二十里有大水北流號樹枝水卽黃河一名計式水城西十五里亦有大水名達利水與樹枝會俱北流太武帝時擊吐谷渾慕利延慕利延驅其部渡流沙西入于闐殺其王死者甚衆獻文末蠕蠕寇于闐請援公卿議言于闐去京師萬里蠕蠕之性能野掠不能攻城若爲害雖欲遣師勢無所及帝從之先是遣韓羊皮使波斯波斯使獻馴象及珍物過于闐其王留之羊皮言狀帝怒詔責

讓之自後常朝貢

此蔥嶺指和闐南山西人稱爲崑侖山脈與蔥嶺接故亦可云蔥嶺首拔河樹枝河均卽玉隴哈什河西域水道記河發源和闐東南分爲二支北流百餘里復合故一在城東三十里一在城東二十里其城西達利水今名哈喇哈什河

蒲山國故皮山國也居皮城在于闐南南字誤當作西去代萬二千里其國西南三里三字下當脫百字有凍凌山後役屬于闐

皮山見漢書凍凌山卽穆斯塔格嶺西之冰山有冰流出融爲烏帕朗河會葉爾羌河東北流見英人楊哈思班游記

悉居半國故西夜國也一名子合其王號曰子治呼犍當脫谷字在于闐西

西夜見漢書其王號曰子不成句攷漢書王曰子合王蓋西夜兼幡子合地故號曰子合王傳脫合王二字此國亦稱朱居波大唐西域記作斫句迦

權于摩國故烏秅國也其王居烏秅城在悉居半西南

權于摩佛國記作於麾但距子合僅四日程當在今沙昔都爾地若烏秅在蔥嶺西必非一地傳語似誤

渠沙國居故莎車城在子合西北

莎車見漢書惟其城實在子合正北

車師國一名前部王居交河城其地北接蠕蠕世祖初始遣使朝獻沮渠無諱渡流沙當破其國眞君十一年其王上言國爲無諱所攻人民無以自存今舍國奔焉耆東界詔開焉耆倉賑之正平後常朝貢

車師見漢書

且彌國都天山東于大谷在車師北

且彌見漢書

焉耆國在車師南都員渠城白山南七十里漢時舊國也其王姓龍名鳩尸畢那前涼張軌所封龍熙之胄都城方二里國內凡有九城國小人貧無綱紀法令南去海十餘里有魚鹽蒲葦之饒東去高昌九百里西去龜茲九百里皆沙磧東南去瓜州二千二百里恃地多險頗掠中國使太武怒詔萬度歸討之擊其邊守左迴尉犁二城拔之進圍員渠其王以四五萬人出城守險度歸募壯勇短兵再衝衆大潰盡虜之遂居其城諸戎盡

降服其王奔龜茲

焉耆見漢書白山即天山蓋山高時有積雪故名

龜茲國在尉犂西北白山之南一百七十里都延城漢時舊國也其南三百里有大河東流曰計戍水即黃河也東去焉耆九百里南去于闐一千四百里西去疏勒一千五百里北至突厥牙六百餘里東南去瓜州三千三百里其王姓白爲後涼呂光所立白震之後太武時萬度歸率騎千人擊之走其將烏羯目提斬二百餘級土多孔雀人取食如雞鶩西北大山中有膏流出成川入地如餅餅甚臭服之齒髮更生癘人皆愈

龜茲見漢書計戍水即上于闐傳計式水今名塔里木河此河相傳爲黃河上源故亦稱黃河按西域聞見錄庫車產硇砂出硇砂之山在城北山

多石洞春夏洞中皆火夜望如萬點燈光人不可近冬日極寒時火熄土人往取砂赤身而入砂產洞中如鍾乳形故爲雜得云云即此傳及悅般傳所言石流黃事惟彼以爲硇砂未知孰是

姑默國居南城在龜茲西役屬龜茲

姑默即漢姑墨

溫宿國居溫宿城在姑默西北役屬龜茲

尉頭國在溫宿北北當作西役屬龜茲

烏孫國居赤谷城在龜茲西北其國數爲蠕蠕所侵西徙葱嶺山中無城郭隨畜牧逐水草太延三年遣董琬等使其國後每朝貢疏勒國在姑默西白山南百餘里漢時舊國也都城方五里國內有大城十二小城數十人手足皆六指產子非六指者即不育勝兵二千人南有黃河西帶葱嶺東去龜茲千五百里西去鍛汗國千里南去朱居波八九百里東北至突厥牙千餘里東南去瓜州四千六百里

上四國俱見漢書烏孫數爲蠕蠕侵蓋東晉末蠕蠕主社崙強盛時事疏勒在白山南又西帶葱嶺蓋天山葱嶺之分界在此鍛汗即敘所言破洛那漢休循國地然在疏勒正北

悅般國在烏孫西北去代一萬九百三十里其先匈奴北單于之部落也爲漢竇憲所逐度金微山西走康居其羸弱不能去者住龜茲北地方數千里衆可二十餘萬涼州人猶謂之單于王其人清潔於胡俗日三澡漱然後飲食國南界有大山山傍石皆燋鎔流地數十里乃凝堅人取以爲藥即石流黃也與蠕蠕相仇數相征討眞君九年遣使獻幻人并治傷藥是歲再遣

朝貢求與官軍東西齊契討蠕蠕太武嘉其意爲出軍自後常朝貢

悅般爲北匈奴所立國攷後漢書和帝紀永元元二年連破北匈奴又竇憲傳言憲以北虜爲南匈奴所破勢微弱遂欲滅之明年遣耿夔趙博等將兵擊之於金微山大破之北單于逃走不知所之此爲立國緣起金微山即阿爾泰山國立於山西正漢時烏孫西北今中亞西亞地羸弱不能去者住龜茲北以下語多牽誤按北匈奴當屢敗之後傾國西走所餘羸弱至多不過數千斷無二十萬之理且龜茲北爲今裕勒都斯河境亦無數千里地可容二十萬衆蓋地方數千里衆二十萬仍指悅般國言非指留遺之餘衆也即與蠕蠕相

仇亦悅般國事見本書傳傳言蠕蠕既并高車其西有匈奴餘種國尤富强遣其部帥來伐逆戰敗之云云攷高車故地在今科布多境富强之匈奴尙在其西非卽悅般而何因誤會餘種二字謂卽鬼茲北小部皆不明地理故也南界大山有石流黃則又指鬼茲北小部非言悅般當與鬼茲傳參看

漢以後匈奴事跡攷

北匈奴自東漢和帝永元二年西歷八十八年爲竇憲所破踰金山西走康居立悅般國此後中國史冊除本書蠕蠕粟特二傳外不復見匈奴之名今參攷西書知悅般立國後日益强盛并有康居故地康居僅保南境之蘇薤城見晉書改名者舌蓋康居在漢地雖大而弱故羈事匈奴郅支單于至彼卽居其

所都卑闐城而不敢抗此時匈奴佔其全境其民被遍西徙爲粟特部匈奴國既强大西南與波斯爲隣遂成勁敵四裔年表稱此部曰白匈奴自四百三十年三十二年八十二年與波斯戰者凡三五十八年九十七年九十九年助波斯王得國者亦三新譯波斯志名其國曰赫撒列忒人惟與庫山混合爲一則誤庫山乃貴霜轉音漢時貴霜王號稱强盛然彼出月氏部地在阿母河南此出匈奴部地在錫爾河北種族疆界本截然不同特西人不能辨耳至梁武帝天監四年西五百八年年表載波斯設礮臺屯軍於北山以禦匈奴此爲悅般全部西徙俄境之証攷匈奴人種遷居歐洲當分前後兩時期前一期爲三百七十四年卽東晉孝武帝寧康二年匈奴由佛爾格河東突入黑海北境盡逐其地德族各部旋入歐洲腹地屢破羅馬其王阿的拉梟勇無敵雖其卒後國勢漸衰然至今匈牙利卽馬加等數部尙爲其後裔所轄後一期卽五百八年因前次匈奴驅各部至西南黑海以北地皆空虛無人過問悅般王乘此時機率匈奴種人直入而踞其地卽今俄史所謂斯拉夫族是也波斯設防於北山因匈奴全部西行慮其闌入國境北山卽高加索山也自此波斯史志均不復見白匈奴事則悅般之入俄情形適合按悅般本匈奴貴族世爲單于及王侯大將實中國夏后氏之遺裔西書稱爲匈奴別族及白匈奴者明與前入歐洲之匈牙利等種類不同因匈奴盛時兼併諸部諸部人均號爲匈奴且悅般既服

康居康居之衆亦必隨之西行故匈牙利等國皆匈奴雜合種惟斯拉夫人爲匈奴之眞種也又自悅般西徙閱三十餘年突厥驃强悅般舊疆均爲所據波斯志載五百四十六年至六十四年土耳其攻赫撒列忒人得阿母河右岸地卽其事也

者至拔都者至拔城在疏勒西其國東有潘賀那山出美鐵及師子

者至拔以地望揆之當卽達爾瓦斯部所屬完治河地其地出美鐵今尙有名見俄人康瑞才甫斯基帕米爾游記潘賀那山卽薩阿賴山迷密國都迷密城在者至拔西其國東有山名郁悉滿山出金玉亦多鐵

迷密當卽達爾瓦斯呼瑪地郁悉滿山當卽達爾瓦斯山悉萬斤國都悉萬斤城在迷密西其國南有山名伽色那山出師子

唐書言康者一曰薩末鞬亦曰颯秣建元魏所謂悉萬斤也按此卽今撒馬爾罕撒馬爾罕四裔年表又譯爲撒馬干薩馬根故與薩末鞬颯秣建悉萬斤音俱相通國南之山西人統名爲吉薩爾斯奇山山之西北有卡什城極著名卡什又作伽色那故以城名稱其山

忸密國都忸密城在悉萬斤西

唐書安者一曰布豁又曰捕喝元魏謂之忸密按此卽今布哈爾布豁捕喝皆布哈之轉音

洛那國故大宛國也都貴山城在疏勒西北太和三年遣使獻汗血馬自是每朝貢

洛那當作破洛那攷武帝紀太延三年及五年均書破洛那朝貢此外並無洛那國名則爲洛那上脫去破字無疑新唐書盜遠者本拔汗那或曰鏺汗元魏謂之破洛那是也國在疏勒北漢休循故地今爲沖巴噶什布魯特游牧處西距大宛五百餘里傳謂故大宛國誤且太延作太和亦誤

粟特國在葱嶺之西故名奄蔡一名溫那沙居於大澤在康居西北先是匈奴殺其王而有其國至王忽倪已三世矣其國商人先多詣涼土販貨及魏克姑臧悉見虜文成初粟特王遣使請贖之詔聽焉後無使至

粟特卽西史嵋特或作郭特又作克特與後漢書粟弋皆東方人種而部族不同蓋粟弋出於堅昆粟特則出於康居也攷見後粟特立國歐洲距葱嶺絕遠云在葱嶺西於地理殊不明析奄蔡見後漢書卽元時阿速雖與粟特牧地相鄰而種類攸殊云故奄蔡一名溫那沙均誤攷粟特分東西兩部一在黑海北一在黑海西皆傍大澤然與奄蔡之南臨阿速海者並不同地安得牽合爲一匈奴殺其王有其國據年表爲晉孝武帝盜康二年事（西三百七十四年）而魏入姑臧在劉宋元嘉十六年上溯其王見殺已六十四年又若干年遣使贖商約計逾七十年傳歷三世時事允符洪文卿以爲事多不合非也

歐羅巴洲人種從來攷

歐羅巴者亞細亞洲之西境也因亞細亞幅員過大勉强分畫稱爲二洲其實並無天然之界限綫且其地開闢較後故全洲人種無一不由亞洲分析而來而其遷徙之後先參證史籍均顯然有可指之迹象近人不察惑於黃種白種之謬說弗一推究所從來殊足嗤已大抵亞人至歐分爲兩大派第一派由南路而入始自地中海東岸洎埃及北境漸次西渡聚集而成希臘列國復由希臘各地漸次西渡久之竟造成羅馬一强大國顧羅馬盛時雖曾滅喀頗基據西班牙征服高盧（今法蘭西）白里登（今英吉利）及日耳曼西部而以上諸地皆先有土人居之此土人自別有來源非盡由羅馬人種所移殖

也明甚夫南路遷入之亞洲人種希臘羅馬古史已詳載之矣若第二路由北路而入之人種不特中國人素未論及即久居其地之歐人亦多爲俗說所囿不能搜求典籍確攷其先世之源流余合中西史文博觀互究核其時代詳其蹤跡始獲略知其大概蓋東方各族徙入歐洲北路者當分爲五時期近洪文卿作奄蔡攷引歐洲古史云裏海以西黑海以北先有星卑爾族居之原注距今千六百餘年此注當出元時人手蓋指商末周初時乃東方種類城郭而兼游牧者厥後有粟弋族原作粟特誤粟特即郭特魏書可證越裏海北濱自東而西奪星卑爾地在東周初四裔年表載之東漢時又有郭特族亦自東來粟弋乃潰散及晉郭特復爲匈奴所逐益竄而西別營基業此一段頗挈亞種西遷之綱要按星卑

爾諸書或作金伯利金麥耳深不爾基彌里中史稱爲鮮卑以國有大鮮卑山故名見魏本紀一即西書所稱通姑斯人種或稱偷通人種其本部在今東悉比利亞通姑斯河南境元魏祖國也此種人至歐最早當沿亞洲北陸而西踰烏拉山以入今俄羅斯國境魏本紀鮮卑有國數十傳至拓跋毛立統國三十六大姓九十九成振北方種人西遷當在此時又俄史言其國古時有佛列提西地亞斯拉夫三人種來自鮮卑者當即佛列提族再蔓延而南及於裏海黑海之間此亞人入歐之第一時期也今佛勒格河西尚存星比耳斯克城克雷穆半島尚存星飛里普爾城皆其遺跡粟弋見後漢西域傳四裔年表作西地亦作細地亞西人此名詞蓋統稱游牧種族雖指粟弋亦并星卑爾在內此部人多青眼赤髮與堅昆烏孫奄蔡等同種東周之初由中亞西亞沿鹹海裏海以至黑海北

境逐鮮卑人而有其地俄史紀古民三族南曰細地亞其明徵也粟弋既逐星卑爾星卑爾遠竄而粟弋亦追蹤而至以恣侵陵萬國史綱目言西元前六百三十二年有西翅的即粟弋金麥耳即辛卑爾二族在多瑙河亞速海間行國也嗣金麥耳爲西翅的所攻南走入呂底亞略小亞細亞而西翅的亦侵馬太轉西至猶太歷三十年僅得攘之即其事也而四裔年表既紀周平王二十四年後西地人侵入呂地耳即呂底亞米頭即馬太事又於同時紀其佔高里即高盧地三之一並佔白里登島惟年表均稱西地而不及辛卑爾以辛卑爾初雖四散未幾即併入西地遂不復可分析耳洪氏以竄入德法丹日專指辛卑爾人恐有未確以余覈之歐洲古族除希臘羅馬外

如德之下日耳曼日耳曼上下二部雖皆德族而言語風俗迥不相同蓋下部出於粟弋上部則出於鐵勒也法日之高盧西史言高盧爲薩爾特族薩爾特即粟弋轉音英之威尼斯英史亦言出薩爾特族以及荷蘭之巴達俄史言與德同族瑞典丹麥之斯干的維亞史稱諾爾蘭亦德族等支派雖多大率由粟弋人種所分析此亞人入歐之第二時期也若郭特即魏書之粟特西書稱爲峨特四裔年表漢桓帝建和二年西一百四十八年峨特始自北而南至於羅馬其後屢破羅馬羅馬王至納賂求和晉武帝太始五年西二百六十九年大舉攻小亞細亞爲羅馬所敗乃稍戢未幾佔達西亞地爲國此爲峨特漸強之事實惟其何時徙歐舊爲何部則無明文余按前漢時中亞大部莫如康居人口六十萬勝兵十餘萬自匈奴外無與爲比而後漢書不爲立傳僅

於粟弋奄蔡嚴國傳中俱云屬康居夫粟弋等部居歐境久矣至是乃盡爲所屬則必康居西徙後所征服可知（班書康居傳附紀奄蔡尙不云爲其所屬然則峨特族之出康居殆無可疑以其時東來人種舍康居更無他部足以當之也）親和帝永元初（西八十四年）匈奴西走立悅般國於康居境絕不聞康居之抗拒知其地空虛已久雖晉武帝初年蘇薩小王入貢仍冒康居之名然其所保守僅南方一隅非全境也惟峨特爲日耳曼全族之一而年表於漢宣帝神雀三年（西元前五十八年）已載羅馬討日耳曼事是其西徙當在西漢末年洪云東漢未確此亞人入歐之第三時期也至於匈奴本中國夏后氏苗裔因久處北方俗化游牧秦以後日益强盛洎東漢始爲中國所破其王西

踰金山別立爲悅般國由是漠北舊境迭爲拓跋氏及柔然高車所據匈奴遺衆無以自存盡入中部亞洲未久其國內亂種人分爲二黨目悅般爲白匈奴攻奪其國至宋文帝元嘉四年悅般王恢復故土匈奴別種遂流入歐洲破西部日耳曼勝渡多瑙河據其地以立國曰匈牙利（今馬加里羅馬尼等部皆其地）當是時也辛卑爾粟弋郭特諸族先後竄至歐西分創德法英日奧荷等國而黑海以北地轉空虛於是悅般國王覘此時機率其全部直入歐境據而有之此梁武帝天監七年事（西五百有八年）四裔年表載波斯設礮臺屯軍北山以禦匈奴即其西徙時事也今俄羅斯史所稱爲斯拉夫民族者即此此亞人入歐之第四第五時期也（洪氏所述僅第一次匈奴西徙事）夫種族之說辨析本難即如中國人種論者皆云出自黃帝問所根據不過因唐虞三代皆祀軒轅爲祖此說即確亦祇唐虞三代帝王宗派有然耳安能概及民族不觀古書之紀黃帝乎既平蚩尤遷其民於鄒屠是爲鄒氏屠氏知當時中國他族已滋故堯典分百姓黎民爲二其非一本所生明甚降及後世若元魏之改戎姓李唐之賜國姓益以遼金元清之入主內地種族淆雜悉數難終謂華民盡出黃帝可乎況地隔數萬里時隔數千年如歐洲人種者攷之不尤難歟善乎近人章氏之論種姓也言古民漁獵牧畜地無畛域自經戰爭更相俘虜屠處者衆馴致變遷故今世種同者古或異種異者古或同要以有史時爲限斷所謂歷史之民族也茲本

其意據歷史中陳迹以推究歐洲人種所從來雖或北或南兩途並進綜而計之固無一不自東來彼自稱爲亞里安人種高加索人種者實覈之皆無稽之談也然則歐羅巴者直謂爲亞細亞洲之殖民地可耳

歐洲德意志族出於鐵勒攷

歐洲人種統以三大族一拉丁二德意志三斯拉夫他如突厥等類不過附屬而已而三大族中又以德意志爲尤盛西史所載如東峨特西峨特撒克遜盎格魯阿蘭阿速及居俄地之喀山芬尼等皆其表著者也然溯所自始諸書紀載僅稱爲東來種族無有知其究出何部者即日耳曼史專紀德族事跡亦祇從還歐後敘起非好爲簡略由當時德意志族

但習游牧攻戰不知文字先世之事日久就湮敷典而忘固其所也獨怪我國文人譯述歐史不復詳加攷證惟隨聲附和曰白種曰亞里安種曰高加索種夫豈知從前歷史中固有載其部族甚詳且確者按隋書鐵勒傳云鐵勒種類甚多自西海指裏海以東依山據谷往往不絕凡與歐洲無涉者從畧其得凝海東西有蘇路羯三篾促索咽薩忽等八千餘拂菻東有恩屈阿蘭北稱九離伏嗢昏等近二萬人攷得凝海爲裏海古名洪攷古突厥人稱此爲若剌汗海得凝即答剌汗合音所列諸部惟蘇路不在歐境中亞游記土爾米尼亞部有薩羅薩蘆二族即蔡路其云羯三非德族居俄之喀山乎地理全志言喀山人爲普魯士種類其云索咽非漢書之粟弋魏書之粟特西書之峨特乎粟弋粟特種族不同此似混合爲一若篾促者阿速之都城也元史太宗紀十一年十一月蒙哥率師圍阿速篾怯思都城拔之昔里鈐部傳同篾怯思即篾促蓋以都名爲國名或爲種族之名亦未可知要之篾促即阿速無疑至薩忽當爲元史西北地附錄之撒吉剌一作薩吉利明史外國傳作沙哈魯言國在阿速西海島中今克雷穆半島地四洲記言俄南土番皆西庶唵族一作細地是亦索咽之一種也拂菻見唐書洪氏拂菻攷謂即東羅馬所都孔士但丁城其城之東蓋高加索山南北地恩屈者益格魯也一作安各羅爲今英吉利之祖國阿蘭本與阿速同居故西人並稱阿蘭阿速晉初匈奴西侵阿速降附居原地阿蘭遠徙至非北境因分散不復成部見歐羅巴通史伏嗢萬國通史作富恩露西亞通史作富因言俄國初興

曾與富因同襲畿輔洪氏拔都補傳有毛爾杜恩似其種類今其人尚居倭爾嗚河左昏即芬人一作狠尼又作芬尼或作溫尼元史忙哥撒兒傳作穩兒爲今俄國三大族之一見俄羅斯書惟北稱九離二部未詳以是觀之德意志諸族其表著者已備見傳中則德意志之出於鐵勒豈待問哉特隋書稱鐵勒爲匈奴苗裔則未確蓋匈奴盛時統轄漠北故漠北諸部多襲其名其實非同種也按唐書回紇傳言元魏時亦號高車或曰敕勒又作狄歷訛爲鐵勒隋書本傳有袁紇高車傳亦有袁紇可知同出一族袁紇即回紇是鐵勒即高車而高車之先又出丁令高車爲西丁令別稱然則德意志固鮮卑人種而非匈奴人種明甚今日本人譯德意志國名曰獨逸尤與鐵勒敕勒狄歷語音脗合可見德意志人固自稱爲鐵勒或敕勒或狄歷特年湮代遠輾轉相傳漸離本音遂由獨逸而成爲德意耳志字爲語雖然德意志固鮮卑人種其餘各部如篾促恩屈出自烏斯見北方三大人種攷伏嗢與昏出自匈奴與德均不同族而隋書以鐵勒統之者不過以大該小以强該弱云爾且諸部入歐或在周時或漢時或晉時亦參差不一因地與中國相距太遠前史未及載入至唐滅突厥始能悉其大凡而於隋書載之實非隋時事也○近時新學家每謂歐洲人爲白種亞洲人爲黃種又以白種爲亞里安族人皆屬無稽之謬說無論人之顏色多因天時地味及所操之執業爲轉移與種族絕不相關即如歐人自言與印度之婆羅門人同出亞里安族何以婆羅門人面色青黑

與歐洲白人迥殊稍一思維亦可識轉移之有故矣況所稱亞里安族者僅出於里老之傳聞並不見於記載西人搜求根據而不可得至藉一二語音相似爲同出一族之證亦可笑矣觀余以上所攷知歐洲人種無一不出自亞洲不特無黃種白種之分亦并無所謂亞里安族也

波斯國都宿利城在恆密西古條支國也去代二萬四千餘里城方十里戶十餘萬河經其中南流土地平正出金銀雜寶大珍珠金剛火齊銅鐵朱砂水銀綾錦諸香藥材等物氣候暑熱家自藏冰地多沙磧引水灌溉五穀鳥獸與中國略同惟無稻多名馬大驢及駝往往有日行七百里者又出白象獅子駝鳥王於國內別有小牙十餘所猶中國離宮每年四月出游十月乃還王即位擇諸子內賢者密書其名封於庫王死衆乃發視有名者立爲王餘子出就邊任兄弟更不相見俗事火神天神多以姊妹爲妻妾自餘婚合亦不擇尊卑以六月爲歲首神龜中遣使上書貢方物自此每朝貢

波斯爲古名國自周顯王二十九年爲馬基頓所滅未久國境分裂波斯故土爲巴地耳王亞賽西所據即漢書安息國也蜀漢建興四年波斯故王裔阿爾達士（一作安的巴昔）恢復境土重立波斯薩山朝宿利城周書作蘇利隋書作蘇闍新唐書作蘇剌薩儻那又作疾陵歐人記載作西路加蘇利蘇闍蘇剌疾陵西路皆宿利一音之轉此城建於體格里河西河之東濱又有一城曰特昔芬或曰底西芬又曰德西豐波斯合

兩城以爲國都故河經其中而南行也攷亞拉伯志回人戒波斯都城米丹亦名（武昔封知此城別有米丹之稱）波斯東西皆有大漠故地多沙磧國人嘗溝通體格里百辣二河以興水利所謂引水灌溉者指此古條支國也何煩爲後人所疑竊謂也字當是地字之訛蓋言宿利都城爲古條支人聚居之地條支即阿剌伯故至今土耳其尚稱其地爲阿剌伯省非波斯全國古皆隸條支也條支古皆散部漢後均役屬安息後漢書及魏略可證初無轄及波斯之事近洪侍郎反欲據此謂波斯地即古條支謬矣

又按波斯志載薩遜帝國起於失羅子之東第一王曰阿達歇爾初攻服給爾滿蘇西阿那與底格里河口諸地繼乃與巴地耳王三次大戰始覆其國此西歷二百二十四年事或云二十七年都於乙司巴罕然常居者仍在泰息豐（即特昔芬）及自建之阿達歇爾即西路加舊址也此段敘後波斯開創事頗詳核因附錄以備參證

伏盧尼國都伏盧尼城在波斯國北累石爲城東有大河南流中有鳥其形似人亦有如橐駝馬者皆有翼常居水中出水便死城北有云尼山出銀珊瑚琥珀多師子

伏盧尼國未詳波斯北南流大水惟馬什特省之德眞河人形異鳥今無所聞如橐駝馬者當即駝鳥一名馬雀然亦非生水中又裏海北有佛爾噶河南流正在波斯北與伏盧尼音亦相近惟地隣寒帶不得有師子駝鳥姑識以俟博攷

色知顯國都色知顯城在悉萬斤西北土平多五果

色知顯當在雜拉夫山河北未詳何地

伽色泥國都伽色泥城在悉萬斤西土出黑鹽多五果

伽色泥爲今布哈爾東卡什城西圖作加爾支卽明史渴石國實漢書貴霜翎侯地也後分爲史何二國

薄知國都薄知城在伽色泥南多五果

薄知當卽今卡什西南布爾達里克地

牟知國在忸密西南土平鳥獸草木類中國

牟知當在阿母河西南未詳何地

阿弗太汗國都阿弗太汗城在忸密西土平多五果

阿弗太卽唐書可薩亦作曷薩元史郭寶玉傳及耶律楚材西游錄並作可弗叉今所稱哈薩克者是也汗者其君之稱

號此部當在鹹海東及北直忸密部西北非正西也

呼似密國都呼似密城在阿弗太汗西土平出銀琥珀有師子多五果

呼似密當在阿弗太西南唐書火尋一曰貨利習彌呼似密卽貨利習彌合音唐書又作火辭彌音ㄅㄧㄢ元史西北地附錄作花剌子模花剌子模波斯語謂地低平與傳中地平正合此部爲今基華國地

諾色波羅國都波羅城在忸密西

諾色波羅唐書作那色波亦曰小史卽元西北地附錄那黑沙不城也今屬布哈爾西圖作雅克巴的

早伽至國都早伽至城在忸密西土平少田植取稻麥於隣國有五果

早伽至當在基窪境未詳何地

伽不單國都伽不單城在悉萬斤西北土平宜稻麥有五果

伽不單未詳今撒馬爾罕西北大漠間平地布瑪布特城或卽其處

者舌國故康居國在破洛那西北太延三年後遣使朝貢不絕

者舌本康居蘇薤小王國康居於東漢時已徙入歐洲惟蘇薤王保守封域因晉初遣使貢獻仍襲康居舊號故傳云故康居國蘇薤漢書作蘇薤卽唐石國地新唐書石國或曰柘枝曰柘折曰赭時者舌者柘枝柘折赭時之轉音也其地卽今俄屬錫爾達利亞省首郡塔什干城塔什譯言石干者城

寨之稱知者舌卽唐石國則漢康居小王蘇薤城地爲今塔什干無疑乃宋子京修唐書竟以石國爲窳匿小王地而別指史國爲蘇薤實爲臆斷無據至前分者舌以南爲一域蓋其南皆城郭之國北則爲游牧部落也

伽倍國故休密翎侯都和墨城在莎車西人居山谷間

折薛莫孫國故雙靡翎侯都雙靡城在伽倍西居山谷間

鉗敦國故貴霜翎侯都護澡城在折薛莫孫西居山谷間

弗敵沙國故胡頓翎侯都薄茅城在鉗敦西當作南居山谷間

閻浮謁國故高附翎侯都高附城在弗敵沙南居山谷間

休密等五國地理均見漢書當時雖併入貴霜一部至晉後月氏寄多羅王强盛重取五翎侯地分建宗支故伽倍諸國

名始見魏書也余別有攷

大月氏國都賸監氏城在弗敵沙西當作西北北與蠕蠕接數爲所侵遂西徙都薄羅城去弗敵沙西二千一百里其王寄多羅武勇遂興師越大山南侵北天竺自乾陁羅以北五國盡役屬之太武時其國人商販京師自云能鏞石爲五色瑠璃自此中國瑠璃遂賤

大月氏見漢書監氏城史記作藍市本大夏所都月氏亦居之其城在阿母河北嗣後徙於河南即下嚈噠傳所謂王都拔底延城是也厥地正在弗敵沙西今稱波爾克城賸監氏者賸當爲衍文一作盧亦轉傳寫之誤蠕蠕之侵月氏當在西四百年間社崙初强破高車并諸部時月氏既屢被侵

遂西徙以避之薄羅即濮達樸桃之轉音今阿富汗西南菲拉哈城也印度史載西四百七十年古晉塔王爲新來匈奴所征服即本傳寄多羅王南侵北天竺事波斯志亦言時大月氏有善戰之王曰克大拉或稱息大列的克踰與都庫什嶺取土加里地即吐火羅立國克大拉蓋寄多羅轉音阿富汗志稱此爲拓克哈拉司帝國宋雲求經時所見嚈噠王即寄多羅行帳駐處時正强盛故四十餘國均來朝貢乾陁羅見後傳

安息國在葱嶺西都蔚搜城北與康居西與波斯相接在大月氏西北周天和二年其王遣使朝貢

安息見漢書自蜀漢建興四年波斯復與安息遂亡然西史載巴而特即安息亡後尚有一小國在裏海南山中阿拉比人即大食先滅波斯後滅此國據此此安息國即唐書所謂陀拔斯單者是晉後安息藉以存留天和二年朝貢必其國無疑安息本在月氏西南此國濱近裏海故云在月氏西北蔚搜城當是今薩里城

條支國在安息西當作西南

條支見漢書

大秦國一名黎軒都安都城從條支西渡海曲一萬里其海旁出猶渤海也地方六千里居兩海之間其地平正人居星布其人端正長大衣服車旗擬議中國故外域謂之大秦

大秦見後漢書及魏略攷西史自東晉太元廿一年羅馬已

分東西至劉宋後廢帝元徽四年西羅馬亡則此大秦必指東羅馬無疑安都城即康司坦丁奴不爾從條支西渡海謂從推羅等埠航地中海西行又曲而北行入希臘灣又曲而東行入馬麻剌海故曰海曲馬麻剌爲大海中小海因以渤海爲比居兩海之間者北黑海南地中海也外域謂之大秦可知大秦非其國本號乃西域諸國稱之以對中國人者

阿鈎羌國在莎車西南國西有縣度山其間四百里中往往有棧道下臨不測之深人行以繩索相持而度因以名之土有五穀諸果

阿鈎者羌種故曰阿鈎羌人民散處山谷故不言都城其國當在拉達克西北巴拉提境漢書言難兜國南接婼羌指此

其地東傍葱嶺西臨印度河故國西四百里中有懸度有棧道懸度者懸鐵索渡人卽佛國記所謂蹠絙過河棧道者棧山爲道卽佛國記所謂旁梯是也

波路國在阿鉤羌西北其地溼熱有蜀馬土平物產國俗與阿鉤羌同類焉

波路卽鉢盧勒唐書大勃律或曰布露布露卽波路轉音又作鉢露羅瀛寰志所謂博羅爾是也西圖作巴爾庫拉特地在幾勒幾河一帶其國東爲鉢和西南爲波知賒彌烏萇

小月氏國都富樓沙城其王本大月氏王寄多羅子也寄多羅爲匈奴所逐西徙後令其子守此城因號小月氏焉在波路西南其城東有佛塔周三百五十步高八十丈自佛塔初建計至

武定八年八百四十二年所謂百丈佛塔也

富樓沙佛國記作弗樓沙西域記作跋虜沙今英屬白沙威爾城也一作丕叟瓦在印度河西岸再西卽阿富汗界寄多羅爲匈奴所逐卽大月氏傳見侵於蠕蠕事其後寄多羅南侵北天竺蓋由富樓沙地進兵城東佛塔事亦詳佛國記

罽賓國都善見城在波路西南其地居四山中東西八百里南北三百里地平溫和有苜蓿雜草奇木檀槐梓竹種五穀糞園田地下溼生稻冬食生菜其人工巧雕文刻鏤織罽金銀銅錫以爲器物市用錢他畜與諸國同每使朝貢

罽賓漢時大國兼有克什米爾及本齋地後爲月氏別部貴霜王所滅并侵有中西印度强盛冠一時越百餘年印度古舊塔王興於篤特漸收復本齋境於是貴霜後裔僅保克什米爾一部卽此傳所謂地在四山中東西八百里南北三百里者是也善見城卽克什米爾城此國至唐改稱箇失密箇失密卽克什米之轉音克什米爾雖居四山中然中間地頗平衍故可種五穀其沿革余別有攷克什米爾城又稱克令那加

吐呼羅國東至范陽西至波斯原作悉萬斤誤中間相去二千里南至連山不知名北至悉萬斤原作波斯誤中間相去一千原作萬誤里薄提城周匝六十里城南有西流大水名漢樓河土宜五穀有好馬駝騾其王曾遣使朝貢

吐呼羅卽隋唐二書吐火羅其境東起帕米爾西至阿富汗西界凡阿母河南北山間地皆其所轄故東西二千里南北

千里原文四至多誤稍移正之范陽未詳疑卽鏺汗南之連山當在堪達哈南僻遠故不知名薄提城卽寄多羅王舊都之薄羅在吐呼羅西南西流之漢樓河今曰塞伊斯坦河按吐呼羅本大夏故地自爲月氏所得西人稱爲土加里國土加里者吐呼羅之異譯也當時又稱爲嘛嗟王以王姓嘛嗟故名雖有三實則一國乃旣立大月氏傳又爲此及嘛嗟傳殆因入貢時稱名互異遂據之以入史謬矣此傳敘次尤多鶻突

副貨國東至阿富使且國西至沒誰國中間相去一千里南有連山不知名北至奇沙國相去一千五百里國中有副貨城周匝七十里

此國及相接之國均未詳所在

南天竺國有伏醜城周匝十里東三百里有拔賴城土宜五穀宣武時遣使獻駿馬黃金後每朝貢

南天竺不祇一國此不紀國名難以詳攷

疊伏羅國國中有勿悉城城北有鹽奇水西流

拔豆國東至多勿當國西至旃那國南至罽陵伽國北至那伏且國

疊伏羅及勿悉城鹽奇水拔豆及勿當旃那罽陵伽那伏且等國均未詳何地西域記有枳秣羅似即疊伏羅又有秣菟羅似即拔豆然未敢定也

嚈噠國大月氏之種類也或曰高車別種在于闐之西都烏許水南二百餘里其王都拔底延城蓋王舍城也城方十里餘多寺塔皆飾以金風俗與突厥略同兄弟共一妻眾可十萬無城邑依隨水草以氈為屋夏遷涼土冬逐煖處分其諸妻各在別所相去或二三百里王巡歷而行每月一處冬寒之時三月不徙王位不必傳子子弟堪者死便受之其國無車有與多駞馬用刑嚴急偷盜無多少皆要斬死者富者累石為藏貧人掘地埋之其人凶悍能戰鬬西域康居于闐沙勒安息及諸小國三十許皆役屬之號為大國與蠕蠕婚姻太安以後每使朝貢正光末獻師子熙平中明帝遣王伏子統宋雲沙門法力等使西域訪求佛經時有沙門慧生者與俱行正光中還所經諸國不能知其本末僅舉其略云

嚈噠為大月氏改名魏後修史者俱不明大月氏嚈噠吐火羅之沿革唐書始略言大月氏擊臣大夏大夏即吐火羅嚈噠王姓也後裔以姓為國訛為挹怛亦曰挹闐然以姓為國究在何時亦未能詳攷印度史紀元後三百十六年晉愍帝建興四年至四百七十年時宋明帝泰始六年古普塔王國為新來匈奴所征服新來匈奴即大月氏古普塔本中印度烏德部王前逐貴霜後裔而得北印度至是為寄多羅王所敗其地仍屬月氏月氏改號嚈噠當在是時故印度人以新來匈奴目之烏許水一作烏滸今曰阿母河月氏所都在水南二百餘里即西域記活國地今昆都斯城也其王別都之拔底延城則為西域記縛喝國縛喝在阿母河南濱西北地附錄作巴爾黑地圖作波爾克為自古著名大城城中佛寺最盛時有小王舍之稱傳中脫去小字直曰王舍城誤矣攷王舍城為中印度摩揭陀國舊都在恒河南月氏盛時雖據有北印度並未及恒河南境其王安得都之惟嚈噠俗同康居有城郭而不居觀伽藍記釋惠生所述由鉢和入嚈噠見其王地在今博羅爾境蓋行帳所偶駐也又伽藍記言國於四夷最為強大南至朅羅即西域記秣菟羅北盡勒勒東被于闐西及波斯四十餘國皆來朝貢與本傳所云正合而印度史謂五百三十五年間梁武帝大同元年匈奴為印度北境大國年代亦符

朱居波原脫波字國在于闐西其人山居有麥多林果咸事佛語與于闐相類役屬嚈噠

朱居波即悉居半一國誤分二傳由不明譯音故也

渴槃陀國在葱嶺東朱居波西河經其國東北流有高山夏積霜雪亦事佛道附於嚈噠

渴槃陀唐書作喝盤陀或曰漢陀曰喝館檀亦謂渴羅陀伽藍記作漢盤陀元奘西域記作羯盤陀此國前史未見以元奘歸程所經核之當即今薩雷庫勒高原塔什庫爾干城地河經其國東北流即阿克敦巴什河爲葉爾羌河北源之一葉爾羌河古稱徙多河唐書作徒多河誤高山夏積冰雪指喀喇庫魯穆山葱嶺之正脊也

鉢和國在渴槃陀西其土尤寒人畜同居穴地而處又有大雪山望若銀峰有二道一道西行向嚈噠一道西南趣烏萇亦爲嚈噠所統

鉢和在渴槃陀西即漢難兜國地今乾竺特部地瀛環志略言其地極寒人鑿山爲穴以居與傳正合南近喜瑪拉雅山喜瑪拉譯言雪西南至波路分二道一溯幾勒幾河西行至嚈噠王行帳駐處一順印度河西南行過懸度至烏萇舊都達麗羅川

波知國在鉢和西南土狹人貧依託山谷其王不能總攝有三池傳云大者有龍王次者有龍婦小者有龍子行人經之設祭乃得過不祭多遇風雪之困

波知在鉢和正西即今薩爾拉斯普爾地三龍池在其西南賒彌國在波知之南山居不信佛法亦附嚈噠東有鉢盧勒國路嶮緣鐵鎖而度下不見底熙平中宋雲等竟不能達

賒彌唐書作商彌在波知南即今喀里庫特地伽藍記所謂漸出葱嶺是其處也按鉢和至烏萇分二道一順印度河經鉢盧勒乃人所常行惟其間有懸度之險故宋雲等改從波知賒彌以往鉢盧勒即波路見上葱嶺道中懸度非一可攷者如漢書烏秺之懸度乃由拉達克至克什米爾所經鉢盧勒之懸度則往烏萇所經焉

烏萇國在賒彌南北有葱嶺南至天竺婆羅門胡爲其上族婆羅門多解天文吉凶之數其主動則訪決焉土多林果引水灌田豐稻麥諸寺塔極華麗

烏萇伽藍記作烏場西域記作烏仗那都薑揭離城鄒氏代

鈞攷在阿富汗刪部加非利斯坦境內薑揭離即今費哥拉西圖未見以經緯度計之當在今班底城地佛國記以此爲北印度印度教法以婆羅門爲最古其教分人類爲四界限甚嚴不通姻媾婆羅門自居第一類故曰上族印度史言此類人多讀書聰穎天算術數皆所擅長焉

乾陁國在烏萇西本名業波爲嚈噠所破因改焉其王本是勒勒臨國已二世矣好爭戰與罽賓鬬三年不罷人怨苦之所都城東南七里有佛塔高七十丈周三百步所謂雀離佛圖也按以上諸國俱見魏書

乾陁國佛國記作犍陀衛伽藍記作乾陀羅大唐西域記作健馱羅即今阿富汗國都東南乾陀彌城地圖作乾達馬克

所都名布路沙布邏在乾達馬克東北二十餘里今曰札拉拉巴得城又伽藍記言乾陀羅本名業波羅爲嚈噠所滅遂立勅懃爲王攷元耶律鑄詩註突厥語可汗子弟謂之特勒勅懃即特勒史傳多誤作特勒此從特勒更誤作勅勒一若王本鐵勒種人也者（鐵勒一作勅勒見晉書）失本意矣蓋乾陀羅王爲寄多羅之子故以特勒稱之與勅勒何涉雀離浮圖亦詳伽藍記以上魏書

按魏書西域傳已佚後人補以北史但魏西域傳止於乾陀國補者兼入康國且臆改大業中爲太延中以附會之不知康國建立在北周以後魏時康地尚稱悉萬斤也茲特正之

蕭山郁九齡
餘杭章箴同校

古杭丁謙益甫氏學

蠕蠕姓郁久閭氏始神元末騎掠得一奴髮始齊眉亡本姓名其主字之曰木骨閭木骨閭者首禿也木骨閭與郁久閭聲相近故以爲氏木骨閭既壯免奴爲騎卒穆帝時坐後期當斬亡匿廣漠溪谷間收合逋逃得百餘人依純突鄰部木骨閭死子車鹿會雄健始有部衆自號柔然後太武以其無知狀類於蟲改其號爲蠕蠕車鹿會既爲部帥歲貢馬畜貂皮冬則徙度漠南夏則還居漠北車鹿會死至元孫部分爲二長匹候跋居東邊其弟縕紇提居西邊及昭成帝崩縕紇提附劉衛辰而貳於魏登國中討之遁走追及磧南牀山下大破之虜其半部又遣

長孫嵩等追度磧至平望川斬其將屋擊又至涿邪山匹候跋請降以其宗黨百餘分配諸部後縕紇提子社崙奔匹候跋匹候跋處之南鄙旋叛襲執匹候跋社崙兇狡有權術乃釋匹候跋復襲而殺之懼魏討乃掠五原北度大漠侵高車深入其地遂并諸部兇勢益振北徙弱洛水始立軍法千人爲軍軍置將百人爲幢幢置率先登者賜以虜獲退懦者以石擊首殺之其西北有匈奴餘種國尤富强部帥日拔也稽舉兵擊社崙逆戰於頞根河大破之後卒爲社崙所併號爲强盛其西至焉耆其東至朝鮮北則度沙漠窮瀚海南則臨大磧常所會庭直敦煌張掖之北小國皆羈附之自號豆伐可汗可汗猶皇帝也道武謂尚書崔宏曰蠕蠕之人昔號頑闇今社崙學中國法置戰陣卒成邊患道家言聖人生大盜起信矣天興五年社崙聞道武征姚興遂犯塞入參合陂南至豺山及善無北澤後屢寇邊永興二年明元討之社崙走死衆立其弟斛律斛律畏威自守不敢南侵神瑞元年爲其下所執兄子步鹿眞立又爲社崙季父大檀所殺始光二年太武大舉征之五道並進長孫翰從黑漠長孫道生從黑白兩漠間車駕從中道娥青次西從栗園奚斤等西道從爾寒山抵漠南輕騎齎糧絕漠討之大檀驚北走神麚二年將襲大檀會江南使還稱宋文欲犯河南帝聞笑曰彼自救不暇何能爲就使能來若不先滅蠕蠕待寇至而腹背受敵非上策也於是車駕出東道向黑山長孫翰從西道向大娥山同會賊庭五月次漠南舍輜重至栗水大檀懼西奔莫知所

至遇其弟匹黎擊敗之太武緣栗水西行過漢將竇憲故壘六月車駕次於菟園水去平城三千七百里分軍搜討東至瀚海西接張掖北度燕然山收降衆三十餘萬八月太武聞東部高車屯于已尼陂去官軍千餘里遣將討之降者數十萬大檀部落衰弱因發病死子吳提立四年遣使朝獻延和三年以吳提尚西海公主又納其妹爲左昭儀吳提遣其兄來朝大延二年乃絕和犯塞四年車駕出征樂平王丕等出東道永昌王健等出西道車駕出中道至浚稽山分中道軍爲二一由六澤向涿邪車駕從浚稽向天山西登於阜刻石紀功不見蠕蠕而還五年親征沮渠牧犍以宜都王穆壽等居守長樂王稽敬等三萬人鎮漠南吳提果犯塞壽不設備京邑震駭司空長孫道生拒

之吐頹山初吳提留其兄乞列歸於北稽敬等破之於陰山北獲之斬萬餘級吳提聞而遁去眞君四年北伐分軍四道樂安王範出東道東平王丕出西道車駕出中道中山王辰爲後繼車駕至鹿渾谷遇賊吳提走追至頻根河擊破之北至石水而還吳提死子吐賀眞立十年正月又北伐高昌王那出東道略陽王羯兒出西道車駕自中道出涿邪山敵遁九月又北伐三路軍會於地弗池吐賀眞悉國精銳圍高昌王那數十重那掘長圍堅守數日敵挑戰不利又疑大軍將至率衆夜遁那軍追九日夜吐賀眞益懼踰穹隆山遁去那收其輜重而還略陽王盡獲其人畜百餘萬自是吐賀眞益單弱遠竄邊疆息警矣太安四年車駕北征度大漠降數千落太武征伐之後意存休息

蠕蠕亦不敢復南和平五年吐賀眞死子予成立又侵塞爲北鎭游軍所破皇興四年又南侵車駕出討分東西前後四軍會於女水之濱獻文親誓衆詔諸將曰用兵在奇不在衆也卿等但力戰方略已在朕心乃選精卒五千挑戰多設奇兵以惑之虜奔潰斬五萬級降者萬餘旬有九日往返六千里改女水曰武川遂作北征頌勒石紀功太和九年予成死子豆崙立十六年八月遣陽平王頤等七萬騎討豆崙豆崙適爲部下所殺立其叔那蓋死子伏圖立永平元年伏圖西征高車爲高車所殺子醜奴立壯健善用兵熙平四年征高車大破之國遂强後以事爲國人所殺弟阿那瓌立立十日其族兄示發率衆來伐阿那瓌戰敗南走歸魏明帝遣官迎之入朝謁見詔封朔方郡公

蠕蠕主辭還北帝厚賜之當阿那瓌來奔後其父兄俟力發婆羅門率數萬人入討示發破之示發走地豆干卻爲所殺衆推婆羅門爲可汗帝使諭迎阿那瓌迎者至阿那瓌懼不敢入表求還京會婆羅門爲高車所逐率十部落詣涼州降於是蠕蠕復迎阿那瓌詔使尚書門下博議十月錄尚書事高陽王雍等議阿那瓌宜置懷朔鎭北土名無結山吐若奚泉婆羅門宜置敦煌北西海郡各令總率部落以爲屏藩從之婆羅門尋與部衆叛投嚈噠仍爲州軍討禽之四年阿那瓌部衆大飢入塞寇鈔帝使左丞元孚諭之爲所執遂北遁詔李崇討之至瀚海不及而還五年沃野鎭人破六韓陵反孝昌元年阿那瓌奉詔討之從武川西向沃野頻戰尅捷永熙間孝文入關東西魏競結

婚好西魏文帝以宗女妻其弟又自納其女爲后阿那瓌遂侵東魏興和二年阿那瓌女死齊神武遣使說之阿那瓌因歸誠東魏詔以常山王騭妹妻其子菴羅辰神武特致隆厚阿那瓌喜請以孫女妻神武第九子湛並以已女致神武自此東魏邊塞無事馴至齊受禪歲時朝貢不絕天保三年阿那瓌爲突厥所破自殺其子菴羅辰等奔齊部中立鐵伐及登注爲主均爲人所殺復立庫提突厥攻之舉國奔齊文宣乃北伐突厥廢庫提立菴羅辰致之馬邑川五年菴羅辰叛文宣親討大破之四月寇肆州帝自晉陽討之至恒州黃瓜堆虜散走追擊之獲菴羅辰妻子及生口三萬餘六年六月又親征頓白道率輕騎頻破之遂至沃野大獲而還自是蠕蠕累爲突厥所破以西魏恭

帝三年率千餘家奔關中時突厥已强又與西魏和好請盡殺之周文許之遂收縛蠕蠕主以下三千餘人付突厥斬之

自後漠匈奴遠去塞北空虛鮮卑檀石槐盛時曾有漠南之地時拓跋氏亦自貝加爾湖南徙因居匈奴舊庭塔米爾河濱迨曹魏時更南遷盛樂今歸化城南漠北又空於是柔然種類乘隙而興降高車破匈奴餘種遂爲漠北大部南面與元魏相抗衡而元魏當時值累世驍雄兵威莫敵用全力擊而滅之此蠕蠕興亡之大略也漠南謂大磧之南蒙古游牧記吳喇特旗西北三百餘里有磧口又范昭遠從西紀略自第六台吳喇特之坤都倫河至十三台哈喇烏蘇譯言黑水臨瀚海凡四百廿里又五百三十餘里方抵漠北牀山據游牧記在旗

西北百八十里蒙古名席勒山平望川在漠北未詳何地涿邪山見漠書匈奴傳即今尼赤金山高車即魏略之西丁令部地在科布多南境弱洛水即獨洛水今曰土拉河匈奴餘種攷匈奴自後漢時爲竇憲所破踰金微山今阿爾泰山別立國於康居東北曰悅般詳本書西域傳攷證時蓋遣其部帥率兵東討圖復據舊日建庭地故戰於頡根河不意反爲所敗頡根河今曰鄂爾坤河焉耆漠舊國在今喀喇沙爾境朝鮮時早滅亡蓋合高麗百濟新羅三國而以舊地名統稱之耳其庭直張掖北覘漠書匈奴傳單于庭直代雲中爲確知測量之學精密多矣參合陂即今大同府北邊墻外之奇爾泊泊之北有伊瑪圖山伊瑪圖譯言蟠羊攷晉書後燕載記及

十六國春秋慕容寶伐魏軍還至參合陂東營蟠羊山南水上可爲確證惟泊爲三小河會合而成與他水均不相通而水經注將參合陂水混入漯水篇謂脩水即東洋河上游入之殊誤豺山當在參合陂西南長城外地善無漠縣爲雁門郡治今朔平府右玉縣其北澤即朔平東北代哈泊黑漠白漠爲當時度磧兩大道白漠即今由歸化城北行至庫倫驛路黑漠即今吳喇特旗西北至科布多驛路上所云漠南黑漠之南也栗園爾寒山均當在吳喇特旗西境黑山攷游牧記四子部落南百三十里有哈喇和碩山即黑山當時中道正當經此栗水當即翁金河故繇而西行于蒐園水當即推河今河西七十里有烏爾圖哈拉陀羅海台張掖今甘州府燕然山

即杭愛山南行之一支東部高車漠之丁令國也部地在俄境貝加爾湖南濱即所謂于已尼陂于已尼大水見前烏洛侯傳水畔地曰陂浚稽山見漠匈奴傳今爲阿蘭察博克多山六澤謂六水泊均在浚稽山北一呼爾罕鄂倫泊二齊果音泊三奔察罕泊四鄂羅克泊五吉爾吉朗圖泊六察罕泊詳漠北諸部建庭攷天山此指杭愛山吐頹山當在魏都平城北平城今陽高縣陰山在吳喇特旗北鹿渾谷在推河發源處庫庫嶺間石水見長春西游記今曰鄂羅河蓋東流入土拉河一小水魏軍由頡根河北追正當經此地弗池未詳以三路軍會合處測之當即推河所入錫拉布里都泊女水後改武川水即今坤都倫河水經注白道中谿水出武川北

塞中南流逕武川鎮城故知即坤都倫河張鵬翮奉使日記
由歸化城北行廿里踰坤都倫嶺又四十里駐昆都勒必納
即此必納譯言河懷朔鎮攷方輿紀要在武川鎮西通典自
石門障即光祿城城東北有懷朔鎮古城石門障即水經注
石門水所出石門水亦曰坤都倫河又曰哈達瑪爾河光祿
城在障北懷朔鎮又在光祿城東北揆其地望當在今錫拉
木倫河濱馬邑川水經注水出馬邑故城西馬邑故城在今
朔州東馬邑鄉地黃瓜堆水經注吉桑乾水又東逕黃瓜阜
又屈逕其堆南地在今山陰縣西北白道即出白漠之道在
歸化城北
匈奴宇文莫槐其先南單于之遠裔也世爲東部大人至莫槐

虐用其人爲部下所殺立其弟普撥爲大人死子邱不勤立死
子莫廆立遣兵攻慕容廆爲所敗又使別部伐之亦爲所敗時
莫廆强盛自稱單于諸部咸憚之死子遜昵延立率衆擊慕容
廆於棘城廆子翰先戍青山城遜昵延分騎數千襲翰翰聞之
詐爲段末波使者逆謂遜昵延曰翰數爲吾患久思除之今聞
來討甚善戒嚴相待請兼程早赴騎將信之長驅不備爲伏兵
所虜翰使告廆乘勝遂進廆亦盡銳應之遜昵延方逆戰翰已
火其營遜昵延單馬走還悉俘其衆遜昵延死子乞得歸立復
伐慕容廆廆拒之惠帝三年乞得歸屯澆水不戰遣兵襲廆子
仁於柏林仁逆擊斬其將廆遂乘勝合攻乞得歸克之長驅入
其國城徙資財人口數萬以歸乞得歸爲別部逸豆歸所殺建
國八年慕容皝伐逸豆歸破之其國遂滅
宇文氏與奚契丹同爲鮮卑種魏書厙莫奚傳其先東部宇
文別種也又十六國春秋宇文氏遼東鮮卑別部皆可證傳
謂匈奴南單于遠裔誤蓋匈奴鮮卑族類迥別詳漢北三大種族攷不
容牽混也至其部地據遼史先世奇首可汗分八部故壤在
潢河西土河北土河一名徒河即今圖爾根河爲大凌河北源而大凌河亦通稱爲徒河今奉天錦縣別稱徒河以在大凌河下游也至老哈河後人或加土河塗河之名最易淆惑非按切地勢詳覈情形不能辨之蓋今
朝陽縣北境奈曼敖漢二旗地棘城一曰大棘城爲慕容廆
所都十六國春秋慕容本出昌黎棘城後遷遼東北境至廆
立以遼東僻遠徙徒河之青山又以大棘城帝頊故墟所謂
紫濛之邑復移居之按昌黎郡曹魏時立即漢志遼西所屬

交黎縣水經注白狼水即大凌河南源東北逕昌黎故城西又東北
逕黃龍城黃龍城即今朝陽則昌黎爲今建昌縣地無疑棘
城爲其所屬而有紫濛之稱紫濛今朝陽縣南雲濛山小凌
河逕其山北城當在小凌河濱青山即青山嶺一名青巒嶺
元一統志興中州西至金源縣界青山嶺八十里游牧記攷
謂在今建昌縣與平泉州接界處是已澆水即澆樂水今老
哈河柏林十六國春秋作伯林攷慕容仁由平郭今鐵嶺縣率軍
至柏林乞得歸偵知往襲今土默特右翼東南七十里有柏
山正當遼東來路地望頗合國城即遼史所謂奇首故壤至
奚契丹傳並言爲慕容皝所破竄匿松漠之間與本傳其國
遂滅語情事尤符

徒何段就六眷出自遼西其伯祖曰陸眷被掠爲奴後爲將詣遼西招誘亡命遂强盛死子乞珍立死子務目塵立卽就六眷父也據遼西而臣於晉穆帝時幽州刺史王浚以段氏數爲己用德之表爲遼西公假大單于使將萬餘騎伐石勒於常山封龍山下大破之死子就六眷立就六眷與弟匹磾及從弟末波率五萬騎圍石勒於襄國末波爲勒所禽勒厚禮之盟而遣歸就六眷等遂攝軍還就六眷死子幼弱匹磾捲甲以往欲奪其國末波知而逆擊之匹磾走還薊懼劉琨禽己執殺之因與末波等自相攻擊部衆乖離徙保上谷平文帝陰爲之備匹磾懼南奔樂陵後降於石勒末波屯遼西死就六眷弟護遼立建國元年石季龍征遼西護遼奔平岡爲慕容皝所殺弟鬱蘭奔石

季龍使屯令支死子龕代冉閔時龕南據齊地慕容傷遣兵伐之於廣固執而殺之

徒何卽徒河段氏所據卽今順天東北以至錦州一帶以在遼河西故曰遼西封龍山在正定府元氏縣西北蓋軍沿大行山南下使猝不及備也襄國今順德府城薊卽薊州在順天東北二百里魏上谷郡在今宣化府懷來縣地樂陵縣在山東武定府西北平岡漢地理志作平剛爲右北平郡治三國志魏武帝紀北征烏丸出盧龍塞經白檀歷平岡盧龍塞卽今遷安縣東北桃林口白檀平岡均在口北今青龍河東令支今直隸永平府廣固今山東青州府

高車古赤狄餘種也初號爲狄歷北方以爲高車丁零其種有狄氏袁紇氏斛律氏解批氏護骨氏異奇斤氏俗云匈奴單于生二女姿容甚美國人皆以爲神單于曰吾有此女安可配人將以與天乃於國北無人之地築高臺置二女其上曰請天自迎之經三年其母欲迎之單于不可後一年有一老狼晝夜守臺嗥呼因穿臺下爲穴經時不去其小女曰吾父處我於此欲以與天而今狼來或是神物天使之然將下就之姊大驚阻之不從隨下爲狼妻而產子後遂滋繁成國故其人好引聲長歌似狼嗥部無統帥各有君長性麤猛羣類同心軍無行陣頭別衝突乍出乍入不能堅戰其畜產自有記別雖闌縱在野終無妄取其遷徙隨水草衣皮食肉盡與蠕蠕同惟車輪高大輻數至多徙於陸渾海西北百餘里部落强大常與蠕蠕爲敵亦每

侵魏魏道武襲之大破諸部後道武復波弱洛水西行至陸渾海西北虜獲生口牛羊二十餘萬又討其餘種於狼山大破之分命諸將爲東西兩道道武親從中道自駮髯水西北徇略諸部破三十餘落別軍絕漠千餘里復破其遺種七部於是高車大懼道武自牛川南引大校獵以高車爲圍騎遮列七百餘里聚雜畜於其中因驅至平城卽以高車衆起鹿苑南因陰山北拒長城東包白登之西山尋高車別部率九百餘落內附後有高車解批部復率三十餘落內附時蠕蠕社崙新破收合部落轉徙漠北侵入高車地斛律部帥倍侯利率衆掩擊入其國落高車眯利不顧後患分其廬室妻其婦女安寢不起社崙登高望見之乃集亡散千人晨掩殺之脫者十二三倍侯利遂奔魏

後太武征蠕蠕聞高車東部在于已尼陂距軍千餘里遣將安原等討之諸部降者數十萬落皆徙之漠南迨文成時五部高車衆至數萬孝文帝欲發其軍南討高車不願遂推袁紇樹者爲主相率北叛遣軍追之敗還又詔江陽王繼討之繼使人慰勞乃悔而降有剛伏羅部先爲蠕蠕役屬豆崙時蠕蠕亂離太和十一年豆崙犯塞其部帥阿伏至羅與弟窮奇固諫不從因率衆叛至前部西北自立爲王阿伏在北窮奇在南豆崙進討之頻爲所敗窮奇後爲嚈噠所殺虜其子彌俄突伊匐等部衆分散阿伏至羅亦殘暴爲其下所殺立其宗人跋利延歲餘嚈噠將納彌俄突國人因殺跋利延迎彌俄突而立之彌俄突尋與蠕蠕主伏圖戰於蒲類海北爲其所敗西走三百餘里伏圖

次於伊吾北山先是高昌麴嘉表求內徙宣武遣將孟威迎之至伊吾蠕蠕見威軍懼而走彌俄突追擊大破之殺伏圖於蒲類海北明帝初彌俄突與蠕蠕主醜奴戰被禽殺之嚈噠聽伊匐還主其國伊匐復大破蠕蠕蠕蠕主婆羅門走投涼州其後伊匐復爲蠕蠕所破弟越居殺之而自立天平中越居又爲蠕蠕所破伊匐子比適復殺越居自立與和中又破於蠕蠕越居子去梁自蠕蠕奔東魏

高車與魏同種族上古時由窮北之大鮮卑山南遷大澤方千餘里即今貝加爾湖漢書所謂北海本書所謂于已尼大水也未幾拓跋氏又南遷漠北旋至漠南其留居貝加爾湖濱者自號丁零後又分部西牧至堅昆之西陸渾海西北魚

參魏略載之時稱爲西丁令云高車者不過因車制之異從而呼之並非部名部人與元魏突厥蒙古皆鮮卑族故先世之事傳述雖異而其爲狼種則同魏本紀不載此說託爲黃帝支裔蓋經文士之刪潤非舊本也惟此傳謂匈奴單于則誤陸渾海即今科布多城西南博洛爾托海一名布倫托海牧地在海西北百餘里蓋沿額爾齊斯河一帶弱洛水與上奚傳名同地異一名獨洛水今稱土拉河狼山俟攷駮鼻水未詳牛川在直隸張家口北察哈爾正黃旗境平城拓跋魏所都諸書皆謂即大同府東北陽高縣地余以水經注核之實在今大同府東南御河之濱水經注言如渾水南流分爲二一逕平城縣南一逕白登山西至平城東合而南入於灅

如渾水即今御河灅水即今桑乾河平城白登既爲御河所經則其地在大同境不在陽高境明矣陰山起河套北迤邐而東歷山西直隸北境亘千餘里前部謂漢書車師前國今新疆土魯番地其西北今烏魯木齊境也嚈噠見本書西域傳蒲類海今巴爾庫爾泊一作巴里坤湖伊吾即漢書伊吾盧今哈密境其北山即科舍圖嶺

按此卷魏書目錄次於西域傳後而原文久佚茲據北史補之

蕭山郁九齡 餘杭章儼 同校

周書異域傳地理攷證

浙江圖書館叢書第一集

周書異域傳地理攷證

中華民國四年浙江圖書館校刊

周書異域傳地理攷證

仁和丁謙益甫氏學

高麗者其先出於夫餘自言始祖朱蒙乃河伯女感日影所生長有材略夫餘人惡而逐之至於紇斗骨城自號高句麗仍以高爲氐孫莫來漸强擊夫餘而臣之其裔孫璉始通使於後魏其地東至新羅西渡遼水二千里南接百濟北鄰靺鞨千餘里治平壤城其城東西六里南臨淇水又有國內城及漢城亦別都也土田瘠薄居處節儉尚容止多詐僞風俗好淫乃至同川而浴同室而寢婚娶不用財幣受者謂之賣婢俗甚恥之璉五世孫成大統十二年遣使獻方物成死子湯立建德六年又來貢高祖策拜爲遼陽王

高麗卽魏書高句驪省文其地東至新羅當作東南西渡遼水當作西北時高麗兼有遼東故以遼水爲西界也

百濟者其先蓋馬韓屬國夫餘之別種有仇台者始立國於帶方地界東極新羅北接高麗西南俱大海東西四百五十里南北九百餘里治固麻城王姓夫餘號於羅瑕民呼爲鞬吉支並言王也土田下濕氣候溫煖穀果菜酒藥品之屬多同內地自晉宋齊梁據江左魏宅中原並遣使稱藩受封拜齊擅東夏亦通使焉建德六年齊滅始獻方物宣政元年又來貢

百濟見魏書攷其立國始於王溫祚並非仇台且其地實在帶方之南非帶方郡境辨均詳隋書

蠻者槃瓠之後族類繁衍散處江淮汝豫世爲寇亂太祖定伊

洛蠻始向風有叛者立卽討定後有冉令賢向五子王等攻陷信州討不能克天和中詔開府陸騰水陸進攻騰先遣使諭之時令賢於江南立十城而自守水邏城騰集諸將謀咸議先取水邏騰曰彼扼險要我攻之不克更張其氣不如頓軍湯口先取江南然後進攻水邏此制勝之計也乃遣軍渡江旬日拔八城蠻黨奔散更募驍卒數道進水邏經石壁城險峻壁立惟一小路可梯而上騰被甲先登諸軍繼之因說降其酋水邏側又有石勝城亦天險令賢兄龍眞據之騰誘以利乃請降亟乘夜襲得之水邏遂潰時向五子王在石墨城其子寶勝據雙城招之不從騰遣將分屯險要乃令周圍立柵遏其走路賊大駭遂縱兵擊擒五子王父子蠻平信州舊治白帝城騰於劉備故宮

南八陣圖北臨江岸築城移治之又於巫縣信陵秭歸立戍建防以爲襟帶天和六年蠻冉祖憙等反討平之自後不復爲寇

蠻見魏書信州今四川夔州府湯口當在巫山縣江北地故南攻十城須渡江水邏城當在奉節縣境石壁石勝均在其東石墨雙城似均在大寧縣但無確據臨江岸城卽今夔州府治巫卽巫山信陵今湖北巴東縣秭歸卽歸州

獠者南蠻別種自漢中達邛笮均有之多恃險不賓周平梁益所在撫慰亦頗輸賦稅然天性暴亂旋致擾動每歲出兵討之獲生口充賤隸於是公卿達於庶人多有獠奴後仍屢反開府陸騰討之天和三年梁州桓稜獠叛總管長史趙文表討之至巴州軍吏請四面進攻文表曰彼無走路理當死拒如從一道便可以恩威獠中本有二路一平一險時有獠酋請爲鄉導文表曰此路寬平不須人引遣先歸慰諭計其設伏亟勒兵從險道進獠旣失計遂爭遁因頓軍大蓬山下示以禍福卽相率來歸撫而用之詔除文表蓬州刺史大得獠和然其種滋蔓依山據險弗可窮討又愚而無知諸夷中最難招懷者也

獠見魏書周平梁益在魏廢帝元二年梁州治漢中益州治成都巴州屬綏定府蓬州卽閬中府大蓬山在巴州西

宕昌羌自魏太武拜其酋彌忽爲宕昌王世脩職貢迨永熙末其酋仚定攻金城大統初又入寇詔行臺趙貴等擊破之仚定懼請罪太祖舍之以爲南洮州刺史後改洮州爲岷州仍授刺史七年仚定又入寇獨孤信討之仚定已爲下所殺破其餘衆

更立其弟彌定爲宕昌王後宋人獠甘襲奪其位詔大將軍宇文貴等平之納彌定而還保定初遣使獻方物四年後屢反大將軍田弘討滅之以其地爲宕州

宕昌見魏書金城今蘭州岷州在鞏昌西南宕州卽宕昌城在階州西北

鄧至者羌之別種有像舒治者世爲白水酋帥因自稱王其地北與宕昌相接風物亦同自舒治十一世孫檐桁於魏恭帝元年失國來奔太祖令章武公導率兵送復其位

鄧至見魏書

白蘭亦羌之別種其地東北接吐谷渾西北至利模徒南界郫鄂風物與宕昌同保定元年遣使獻犀甲鐵鎧

白蘭在吐谷渾西南核其部地當在今柴達木河流域利模徒郝鄂又見隋書附國傳然地均無攷

氐者西夷別種三代以來自有君長漢武帝滅之以爲武都郡然種類實繁漢末有楊駒始據仇池百頃最爲强族其後漸盛乃自稱王裔孫纂爲苻堅所滅堅敗其族人定又稱王定被殺從弟盛代有其國世受魏封亦通江左然種落分散叛服不常盛裔楊集魏封武興王其子紹先乃僭號魏將傅豎眼滅之以其地爲武興鎭魏亂紹先復稱王周太祖定秦隴紹先稱藩死子辟邪立大統四年南岐州氐苻安壽反陷武都詔侯莫陳順等討破之十一年於武興置東益州以辟邪爲刺史十五年安東氐叛郡守趙昶平之並破散其餘黨甚衆廢帝元年辟邪據

州反詔叱羅協與趙昶討定之後氐酋楊法深與其種人互攻乃分其部落更置州郡恭帝末武興氐又反圍利鳳二州固道氐應之大將軍豆盧寧討之而平世宗時氐酋羕多復與興州下辨氐叛爲趙昶所破斬而陰平盧北氐復屯聚與厨中氐相應昶出不意入厨中連破七柵誅其渠率遂降軍還復寇掠道儀同劉崇義等大破之斬多復於是羣氐盡平後沙州氐楊永安又據城反達奚儒平之

氐見魏書楊駒卽魏書楊騰武興鎭卽武都今階州成縣地南岐州魏置今兩當縣東益州魏置隋改順政郡今略陽安東未詳利州今保寧府鳳州今鳳縣固道漢書作故道屬武都魏爲固道郡隸南岐州據水經注在兩當縣東興州當在寧羌州境陰平今文縣盧北厨中均未詳沙州在嘉峪關西稽胡一曰步落稽匈奴別種劉元海五部之苗裔也或云赤狄之後自離石以西安定以東方七八百里居山谷間種落繁滋俗土著亦知種田少蠶桑衣麻布雖分統數縣列於編戶然輕其徭賦有異華人魏孝昌中有劉蠡升者居雲陽谷稱帝抄掠汾晉大統元年齊神武擊滅之居河西者多恃險不賓時周文方與齊爭未遑經略就安撫之五年黑水部胡先叛後上郡延州離石丹州綏州等處屢反皆討平之

自漢末收撫匈奴雜居內地遂肇五胡之禍稽胡其微末者耳其種人散居在今山陝以北甘肅以東等地然稽胡乃中國降虜本非別成部落卽屢有蠢動不過內地亂民之比特

爲立傳附於外國之後殊失史裁離石今山西永寧州安定漢郡初治高平今平涼府西隆德縣後徙臨涇今涇州崇信縣雲陽谷地未詳然必與汾晉相近故被抄略黑水在甘州境上郡漢地志治膚施今延安府延州今延川縣丹州在宜川縣境以南有丹水故名綏州今綏德州

厙莫奚鮮卑之別部也先爲慕容皝所破竄於松漠後漸盛分爲五部部置俟斤一人有阿會氏者最爲豪帥五部皆受其節度役屬於突厥數與契丹相攻大統五年遣使貢方物

厙莫奚部地詳於魏書

突厥者匈奴之別種姓阿史那氏別爲部落後爲隣國所破盡滅其族有一兒年且十歲兵不忍殺乃別足棄草澤中有牝狼

以肉飼之及長與狼合遂孕彼王聞兒尚在重遣殺之狼遂逃於高昌國北山山有穴內有平壤周數百里狼匿其中生十男十男各爲一姓阿史那其一也子孫蕃育至數百家經數世居金山之陽爲蠕蠕鐵工金山形似兜鍪俗謂兜鍪爲突厥因以爲號焉或云突厥之先出於索國在匈奴之北其部大人曰阿謗步兄弟十七人其一曰伊質泥師都狼所生也阿謗步等性並愚癡國遂被滅泥師都娶二妻一孕而生四男其一國於阿輔水劍水之間號契骨其一國於處折水其一居拔斯處折施山即大兒也山上有阿謗步種類其奉爲王號爲突厥即訥都六也訥都六有十妻生子皆從母姓阿史那其小妻之子也訥都六死十子欲擇立一人相率至大樹下約曰躍最高者推立之阿史那子年幼而躍最高遂奉爲王號阿賢設設爲君長之稱此說雖殊終狼種也其後土門部落稍盛始通中國西魏大統十一年周文帝遣使至其都國人相慶謂大國使至國將興也次年貢方物時鐵勒將伐蠕蠕土門邀擊破之降其衆五萬餘落乃求婚於蠕蠕主蠕蠕主阿那瓌大怒使人詈辱之土門亦怒殺其使而與之絕更求婚於魏周文以魏長樂公主妻之廢帝元年土門擊蠕蠕大破之於懷芒北阿那瓌自殺土門遂自號伊利可汗猶古之單于也號其妻爲可賀敦亦猶閼氏也土門死子科羅立又破蠕蠕鄧叔子於沃野北賴山病且死舍其子攝圖而立弟俟斤爲木杆可汗俟斤勇而多智又擊鄧叔子叔子奔西魏俟斤又西破嚈噠東走契丹北并契骨威服諸國其東

自遼海西至西海萬里南自沙漠北至北海五六千里皆屬焉後與魏伐齊至并州大官有業波次特勒原作特勒誤有唐太宗書闕特勒碑可證次俟利發次吐屯發及餘小官凡二十八等皆世爲之移徙無常各有分地可汗恆處於都斤山牙帳東開都斤西五百里有高山迴出謂爲地神恭帝三年擊吐谷渾破之後以女進周武爲后俟斤死復舍子大羅辨而立其弟爲他鉢可汗他鉢復以攝圖爲爾伏可汗統東面又以弟褥但爲步離可汗居西方自俟斤以來其國富强有陵轢中夏之志朝廷既與和親歲給優厚齊人懼寇鈔亦傾府藏給之他鉢爾驕遂大象元年他鉢復求和親帝冊趙王招女爲千金公主嫁之

突厥亦鮮卑種類與丁零高車鐵勒回紇蒙古同出一源傳謂匈奴別種誤按丁零別名狄歷又曰勅勒鐵勒爲轉音突厥又狄歷勅勒鐵勒之轉音以徧攷丁零高車鐵勒回紇蒙古所從來皆狼種也狼種之說諸部所述均同惟流傳既久又以臆見增飾而附會之遂致事蹟地名紛歧錯出不但傳首二說而已突厥興起在於魏末周初故周書始爲立傳高昌在新疆土魯番境金山今曰阿爾泰山其陽即高車所居陸渾海地可知突厥高車同出一種索國在匈奴北當即鮮卑本部古名魏本紀所謂受封北國有大鮮卑山因以爲號者是也然曰阿輔水劍水之間則又與乞兒吉思人種相混失其實矣阿輔水元地志註作阿浦水註云乞兒吉思西南有水曰阿浦東北有水曰玉須皆巨浸攷阿輔水即今烏布

薩泊玉須水即今庫蘇爾泊乞兒吉思部地正在兩巨浸間自來攷據家多於謙河旁近求阿浦玉須之所在雖勉强分配但巨浸二字終無著落而此傳言國於阿輔水劍水之間所述地形不及元地志之確劍水即謙河今稱烏魯克穆河在唐努烏梁海境契骨即高車傳護骨鐵勒傳紇骨皆漢書堅昆之轉音也唐書作黠戛斯元史作乞兒吉思處折水當指野尼塞河跋斯處折施山當即唐書黠戛斯傳之白山今曰汗騰格爾山在烏魯克穆河西北中俄分界處懷芒即懷荒爲魏置北邊六鎮之一方輿紀略云在大同府東北蓋今長城外豐鎮廳地沃野漢縣在套內北濱見水經注賴山在沃野北即古陽山今哈爾哈那山譯言狼山賴者狼之轉音

都斤山在鄂爾坤河東土謝圖汗旗北今曰都蘭哈拉山其西五百里高山迴出即杭愛山南行正幹東面山下塔米爾河北濱匈奴建庭處也

吐谷渾本遼東鮮卑慕容廆之庶兄初吐谷渾馬與廆馬鬬而廆馬傷廆遣使讓之吐谷渾怒率其部落去止於枹罕自爲君長及孫葉延頗視書傳見古有以王父字爲氏遂自稱吐谷渾氏自吐谷渾至伏連籌一十四世伏連籌死子夸呂立始自號可汗治伏俟城在青海西十五里大統中夸呂再使貢獻然猶寇抄不止魏廢帝二年太祖勒兵至姑臧夸呂震懼遣使貢方物是歲又通使於齊涼州刺史史寧覘知其還遣輕騎襲之於州西赤泉獲其僕射等二百餘人並牲物以萬計恭帝二年史寧又與突厥可汗襲擊夸呂破之虜其妻子財物武成初復寇涼州刺史是云寶戰沒詔賀蘭祥等討之破其兵夸呂遁走攻拔洮陽洪和二城置洮州而還保定中夸呂三獻方物天和初其龍涸王莫昌率衆降以其地爲扶州建德五年其國大亂詔皇太子征之渡青海至伏俟城夸呂走虜其餘衆而還明年再貢獻宣政初其趙王他婁屯來降自是遂絕

吐谷渾見前涼州赤泉攷唐地志涼州西二百里有赤水軍即其地洮陽即今洮州洪和城在其西今舊洮州境扶州在今松潘廳北番地間

高昌國東西三百里南北五百里有城十六官有令尹一人比中國丞相次交河公地田公皆王子又次八長史八司馬及侍

郎校書郎從事主簿等分掌諸事自麴嘉以來世脩職貢大統四年詔以世子元喜爲王恭帝二年又以地田公茂嗣立武成保定中常貢獻自燉煌向其國多沙磧道里不可準記惟以人畜骸骨及駝馬糞爲驗又有魍魎怪異故商旅往來多取伊吾路云

高昌國據魏書東西二千里茲云三百里蓋魏時兼轄焉者至是焉耆已自立故僅計其本境國本八城此已析爲十六想多築堡塞防寇抄耳交河其所都在今廣安城西二十里地田城即漢戊己校尉所駐高昌壁今喀喇和卓城由燉煌至彼必由鄯善北越白龍堆戈壁故極難行伊吾路即今由安西州經哈密抵吐魯番驛道也

鄯善古樓蘭國也所治城周一里地多沙鹵少水草北卽白龍堆路魏太武時爲沮渠安周所攻其王西奔且末西北有流沙數百里夏有熱風行旅患之風將至老駝能知卽鳴而聚立埋其口鼻於沙中人每以爲候卽將氊蔽口鼻其風迅速斯須過盡若不防必危斃大統八年王兄鄯善米率衆內附

鄯善詳前史白龍堆路卽唐書莫賀延磧今稱庫穆塔格戈壁此路唐時尙通行見元奘西域記今荒塞久矣西北流沙卽白龍堆接連之沙漠但何祇數百里本書不載且末蓋鄯善王旣奔且末卽并其地而自立矣

焉耆國在白山南七十里王龍姓卽前涼張軌所封龍熙之裔所治城方二里部內凡九城國小民貧無綱紀法令文字與婆羅門同俗事天神並信佛法氣候寒土田良沃有稻粟菽麥駝馬牛羊亦養蠶以充綿纊南去海十餘里有魚鹽之利保定四年來獻名馬

焉耆見前史白山卽天山正幹之一支今名察罕通格山察罕白也南濱之海卽博斯騰泊

龜茲國在白山南百七十里王姓白乃白震之後保定元年遣使來獻

龜茲詳前史

于闐國在葱嶺之北二百餘里治城方八九里部中大城五小城數十重佛法塔寺僧尼甚衆王尤信向城南五十里有贊摩寺建立覆盆浮屠辟支佛跡存焉城東南二十里有大水北流號樹枝水卽黃河也西十五里又有達利水亦北流與樹枝水會建德三年來獻馬

于闐詳前史惟魏書不載以其時爲吐谷渾王慕利延所破滅故也復國何年史無明文攷慕利延旣入于闐又擊罽賓然未久據卽還故土故于闐仍得自立特因地遠魏人未之悉耳此葱嶺指和闐南山卽古崑崙墟以西與葱嶺連接故得通稱葱嶺樹枝水今玉隴哈什河達利水今喀喇哈什河

嚈噠國大月氏之種類在于闐之西王治拔底延城蓋王舍城也城方十餘里風俗與突厥略同大統二年遣使獻方物廢帝二年明帝二年並來貢後爲突厥所破部落分散遂絕

嚈噠詳見魏書

粟特國在葱嶺西蓋古之奄蔡一名溫那沙治臨大澤在康居西北保定四年來貢

粟特詳魏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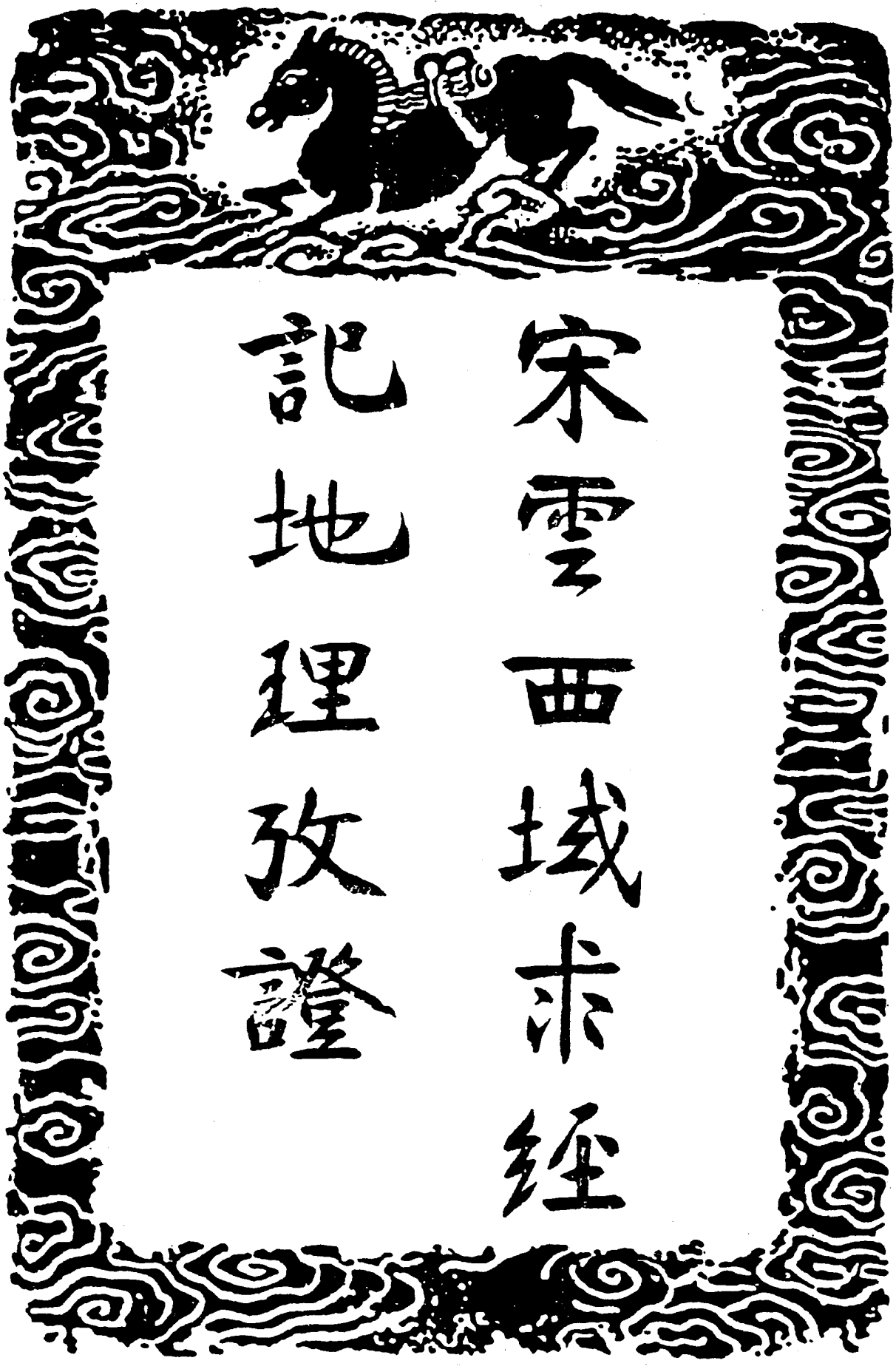
安息國在葱嶺西治蔚搜城北與康居西與波斯相接天和二年遣使貢獻

安息見魏書

波斯國大月氏之別種治蘇利城古條支國也都城方十餘里戶十餘萬魏廢帝二年遣使來獻方物

波斯歷見前史此乃自古名國並不與月支同種其云古條支國亦沿魏書之誤

蕭山郁九齡 餘杭章鑑 同校


宋雲西域求經
記地理攷證

浙江圖書館叢書第二集

宋雲西域求經記地理攷證

中華民國四年浙江圖書館校刊

後魏宋雲西域求經記地理攷證

古杭丁謙益甫氏纂

此由楊衒之洛陽伽藍記中摘出衒之跋云惠生行記事多不盡錄今以道藥傳宋雲家記並載按上三書藏經既未收入亦無他傳本蓋亡佚久矣尚賴此記存其涯畧亟加攷證以爲究心地學之助因記首有西域取經字卽以名篇

城北聞義里有燉煌人宋雲宅雲與惠生向西域取經得一百七十部皆大乘妙典初發京師西行四十日至赤嶺卽國之西疆也嶺無草木因以爲名其山有鳥鼠同穴鳥雄鼠雌共爲陰陽又西行二十三日渡流沙至吐谷渾國途中甚寒多風雪沙礫滿目惟吐谷渾城稍煖其國文字與漢同從西行三千五百里至鄯善國城主吐谷渾王第二子也又西行一千六百四十里至左末城居民可百家地無雨決水種麥從左末西行（當作西南）一千二百五十里至末城城旁花果似洛陽惟土屋平頭爲異從此西南行二十二里（當作五百二十里）至捍麽城城南一大寺有僧三百餘佛像高丈六儀容超絕面東向立懸綵幢萬計半出魏國從此西行八百七十八里至于闐國國境東西三千餘里初王不信佛有異國僧勸造佛塔王言使我見佛當卽從命忽空際果見眞容遂建精舍奉之神龜二年七月入朱駒波國人民山居五果甚豐食麥麩不屠殺風俗言語似于闐疆界可五日行遍八月初入漢盤陀界西行六日登葱嶺山復西三日至鉢

猛城三日至不可依山山冬夏積雪甚寒山中有池毒龍居之嘗殺商人漢盤陀王自向烏萇國學婆羅門咒四年善其術歸以咒龍龍變爲人向王悔過徙之葱嶺山去此二十餘里（當作二百餘里）即今國王十三世祖也自此以西山路欹側危坂千里懸崖萬仞絕天之阻實在於斯自發葱嶺步步漸高如此四日乃得至嶺依約中夏實半天矣漢盤陀國正在山頂嶺以西水皆西流入西海城東有孟津河東北流向沙勒葱嶺高峻不生草木是時八月天氣已寒飛雪千里九月中旬入鉢和國國王所住因山爲城人民皆服氊衣地土苦寒窟穴而居風雪勁切人畜相依國之南界有大雪山朝融夕結望若玉峯十月初旬入嚈噠國土田庶衍山澤彌望居無城郭游軍而居隨逐水草夏就涼冬就溫無文字少禮教不知歷法以十二月爲一歲受諸國貢獻南至牒羅北盡敕勒東被于闐西及波斯四十餘國皆來貢獻王居大氊帳方四十步著錦衣坐金牀妃亦錦衣垂地三尺使人擎之頭帶一角以五色飾其上四夷中最爲强大不信佛法十一月初入波知（原作波斯誤）國境甚狹七日行過人民山居資業窮乏風俗凶慢其國有水後山崩絕流變爲二池毒龍居之每致災異夏多暴風冬則積雪行路甚艱雪有白光照耀人眼令無所見十一月中旬入賒彌國漸出葱嶺土田磽确民多貧困峻路危道人馬僅通有一直道從鉢盧勒國向烏場鐵鎖爲橋懸虛而度下不見底旁無挽捉倏忽之間投軀萬仞是以行者聞風畏避十二月初入烏場國北接葱嶺南連天竺地方

數千里民物殷阜土田肥美殺果滋繁又饒異花冬夏相接採以供佛城外水東有如來曬衣處年久若新非直條理明現即細縷亦彰佛坐處及曬衣之所並有塔記城北十八里有如來履石之跡或長或短量之不定今立寺有陁羅寺浮圖高大國內沙門咸來雲集城東南山行八日有如來投身餓虎處其餘靈跡甚多至正光元年四月中旬入乾陀羅國地與烏場等本名葉波羅爲嚈噠所滅遂立敕懃爲王有國已經二世不信佛法好事鬼神與鬭賓爭境連兵劇戰今已三年王常停境上不歸宋雲詣軍通國書訖王曰卿等遠涉得無勞苦雲曰我皇深味大乘遠求經論道路雖險未敢告疲大王親總三軍遙臨邊境寒暑驟移不無有損王曰不能降服小國愧卿此言時跋提國送師子兒二至雲等見之意氣雄猛中國所畫莫肖其儀於是西行五日至如來捨頭施人處復西三日至辛頭大河又西行三日至佛伏沙城（原作佛伏沙誤）川原沃衍民戶殷多風俗醇善多佛寺城北有白象寺以前有白象樹得名此樹花葉似棗季冬始熟又西行一日乘船渡深水三百餘步復西南六十里至乾陀羅城東南七里有雀離浮圖國王迦尼色迦所造道藥傳云塔十三級上有鐵柱八十八尺金盤十三重去地七百尺塔內佛事悉金玉所成旭日始升金光晃朗微風漸發寶鐸和鳴西域浮圖此爲第一其南五十步有一石塔形正圓觸之能報吉凶吉則金鈴鳴應凶則否惠生既在遠國恐不能遍禮塔求驗以指觸之鈴即鳴應後果吉旋又西北行七日渡一大水至

如來救鴿處道藥傳云至那迦羅訶國有佛頂骨方圓四寸黃白色下有孔受八手指又一寺有佛袈裟錫杖那竭城中有佛牙及髮瞿羅羅鹿有佛影窟近以手摩惟有石壁漸漸卻行始見其相容儀挺特世所罕有窟西南有佛浣衣處窟北山下有佛手作浮圖高十丈惠生在烏場國二年正光二年二月始還天闕

按魏書嚈噠傳熙平中明帝遣王伏子統宋雲沙門法力等往西域訪求佛經時有沙門慧生者與偕行正光中還所經諸國不能具知本末僅舉其畧云又日本人著宋教一斑云梁武帝大通元年魏孝明帝遣宋雲等往印度求經雲等至北印度三年歸朝得佛經百七十部攷本記之首末書年月

但其下明載神龜二年七月從于闐入朱駒波上溯行程約二百日加以休息停止其初發京師當在神龜元年冬卽梁武帝天監十七年知一言熙平中一言大通元年殆俱誤王伏子統法力傳均不載魏京師卽洛陽赤嶺見唐地志注在西寧丹噶爾西南百三十里今曰日雅拉山又稱日月山烏鼠同穴漢地志水經注皆云在隴西首陽縣然烏鼠同穴西域甚多本記卽云赤嶺有此而宋書吐谷渾傳云甘谷嶺北亦有此又姚瑩康輶紀行言自裏塘巴塘至察木多一帶地方烏鼠皆同穴而處觀此知昔人不信其說因彙解禹貢謂烏鼠山名同穴別一山名眞少見多怪矣吐谷渾魏書有傳言王夸呂建都伏俟城在青海西十五里今布喀河南和碩特北前旗境鄯善古國在羅布泊東南其國初爲魏太武所滅後吐谷渾强盛遂爲所據故其時國主爲吐谷渾王子左末卽且末在羅布泊西濱魏書載鄯善王比龍失國率國人之半奔居此地時城中居民僅有百家衰微已極至唐初元奘經此遂空荒無人煙今其故阯且淪入湖中已末城卽梁書末國在且末西南千餘里乃漢精絕國地元奘西域記稱爲覩貨邏故國蓋魏周之世有吐火羅人徙居其地號爲末國但末久而亡唐初已湮嗚今漢時南道復通自羅布泊直至和闐沿路皆有居民是地爲中途衝要各處聚集者不下四五千人因立爲車爾成鎮嗣後益增繁衍意中事也捍麼城卽漢扜彌國今曰克里雅城近設于闐縣於此惟漢書言

精絕西至扜彌四百六十里元奘西域記亦言四百餘里原作二十二里誤于闐漢以來古國今和闐直隸州地朱駒波魏書作朱居波又作悉居半西域記作斫句迦漢西夜國地在今葉爾羌西南綽洛克朗吉爾台迤西山麓間自此溯澤普勒善河西上葱嶺皆當時漢盤陀國境鉢猛城當在今博勒根回莊處不可依山今爲池克里克山口山口嶺也漢盤陀唐書作渴盤陀西域記作朅盤陀今爲塔什庫爾干城近設蒲犁縣於此毒龍池卽薩雷庫里泊今此泊在葱嶺絕頂大帕米爾南故又名大帕米爾湖詳見戈登游記惟此泊古時本在漢盤陀境後始徙至葱嶺巔故塔什庫爾干一帶至今稱爲薩雷庫勒其傳說如此孟津河卽澤普勒善河上游沙勒

漢時爲莎車疏勒二國因疏勒王兼併莎車移都其地遂合二國爲名即西域記佉沙國也今爲葉爾羌城近改設莎車府鉢和即今乾竺特部一作坎巨提又曰喀楚特在塔什敦巴什山南轄棍維那戛爾二堡瀛環志畧言乾竺特地寒鑿山爲穴以居與本記情形脗合可爲確證南界大雪山即喜馬拉雅山脈最北處嚈噠見魏書即大月氏改名都城在阿母河南曰拔底延佛教頗盛時稱小王舍城今波爾克城也然游牧之俗有城郭而不居故其王終歲巡行吐火羅境即慈嶺以西山間地宋雲見其王在鉢和國西南今博羅爾部地魏書言西域康居于闐沙勒安息三十餘國皆屬役之與記相合蓋嚈噠此時正强盛也波知見魏書乃因都庫士山

南面小國原作波斯誤部境在博羅爾西今薩爾拉斯普爾城地魏書言國有三池傳言大者有龍王次有龍婦小有龍子西域記所謂阿波邏羅龍泉者是賒彌魏書作奢彌在波知南今喀里庫特城地自此皆順蘇瓦特西河下行故曰漸出慈嶺鉢盧勒即博羅爾有一直道向烏場乃晉釋法顯所經行者然須由鉢和西南分路非賒彌境內別有此道也烏場國佛國記作烏萇西域記作烏仗那惟唐書與東印度之烏茶混合爲一殊誤國都曰曹揭離恭寧翰攷爲今加非利斯坦東境曹哥拉城按地圖作班底西域記謂東北逆信度河行千餘里曰達麗羅川其舊都也法顯所游即其地至是已徙都曹揭離觀城外水東有如來曬衣處可知其概蓋新都餘蘇瓦特東河故水東有此古跡若舊都在印度河左東即懸度過河雖有一綫之路須輔以傍梯方可通行安得有勝地耶乾陀羅即佛國記犍陀衛西域記作健馱羅魏書作乾陀本部在阿富汗東境地圖之干達馬克城是也由烏場往當西南渡印度河今因王伐罽賓久駐軍中而其境土已拓至河東故宋雲等直南行即入其國界跋提即梁書白題瀛環志作巴勒提地圖作巴勒特斯坦乃慈嶺西山間小國以畏乾陀王兵盛故送獅子兒以通好如來施頭處據佛國記在竺刹尸羅國西域記作呾叉始羅恭攷即今拉烏爾奔特城宋雲由王軍西行三日至此可知乾陀王駐軍處當在今折蘭穆城地罽賓見漢書及諸史居本齋地本齋者譯言

五河間也瀛環志作本若一作奔札比地圖作旁遮普國於東漢初爲大月氏貴霜王所滅歷百餘年印度古普塔王收復之至是爲乾陀王所伐未幾竟滅事載印度史佛伏沙即佛國記佛樓沙魏書作富樓沙西域記作跋虜沙在印度河西地圖作白沙威爾此本乾陀羅屬城乾陀王爲王子時曾守此城魏書別列爲小月氏國誤從此西北行至乾陀羅國都約三百餘里佛國記言行四日正合此西行一日當是三日之誤那迦羅訶即佛國記那竭西域記作那揭羅曷在乾陀羅北稍東山內地圖作納直里城瞿羅羅鹿攷西域記國西南二十餘里至小石嶺石壁有洞穴瞿波羅龍所居佛留影於其中此有誤

佛國記地理攷證

浙江圖書館叢書第二集

佛國記地理攷證

中華民國四年浙江圖書館校刊

晉釋法顯佛國記地理攷證

古杭丁謙益甫氏纂

法顯昔在長安慨律藏殘缺遂以宏始二年歲在己亥與慧景道整慧應慧嵬等同契至天竺尋求戒律初發跡長安度隴至乾歸國夏坐夏坐訖前行至耨檀國度養樓山至張掖鎮張掖大亂道路不通張掖王懸勤遂留爲作檀越於是與智嚴慧簡僧紹寶雲僧景等相遇欣於同志便共夏坐夏坐訖復進至燉煌有塞東西可八十里南北四十里其停一月餘日法顯等五人隨使先發復與寶雲等別燉煌太守李浩供給度沙河沙河中多惡鬼熱風遇則無全上無飛鳥下無走獸遍望極目莫知所擬惟以死人枯骨爲標幟行十七日可千五百里得至鄯善

國其地崎嶇瘠薄人衣氈褐國王奉法有四千餘僧悉小乘學住一月日復西北行十五日到僞彝國亦有僧四千餘人皆小乘學然遇客甚薄智嚴慧簡慧嵬遂返高昌求行資法顯等蒙苻公孫供給得直進西南行路無居民涉行艱難在道一月五日得到于闐國其國豐樂人民殷盛衆僧數萬人多大乘學國民門前皆起小塔作四方僧房供給客僧王居法顯等於瞿摩帝伽藍是大乘寺三千僧食堂整肅器鉢無聲慧景道整慧達先發向竭叉國法顯等欲觀行像停三月日其國從四月一日城內灑掃道路城門上張大幃幕王及妃女皆位其中作四輪車高三丈餘狀如行殿七寶莊嚴像立車中二菩薩侍作諸天侍從皆金銀彫瑩懸於虛空像去門百步王脫冠易衣徒跣持

香出迎像入門時夫人采女搖散衆花紛紛而下一僧伽藍一日行像凡十四日乃訖城西七八里有王新寺作八十年經三王方成高二十五丈彫文刻鏤衆寶合成嚴麗整飾非言可盡既過行像僧紹隨胡道人向罽賓法顯等進向子合國在道二十五日便到其國國王精進有千餘僧多大乘學住十五日已南行四日到於麾國安居安居已行二十五日到竭叉國與慧景等合值國作五年大會沙門雲集如法供養或一月二月或三月多在春時王會已羣臣繼之並以車騎珍寶布施布施已還從僧贖其地山寒不生餘穀惟熟麥耳國有千餘僧盡小乘學國當葱嶺之中從此西行向北天竺在道一月得渡葱嶺嶺冬夏有雪彼土人即名雪山人度嶺已到北天竺始入其境有

一小國名陀歷衆僧皆小乘學昔有一彌勒像高八丈齋日常放光明諸國王競興供養今現在此順嶺西南行十五日崖岸險絕其山惟石壁立千仞臨之目眩投足無所下有水名新頭河昔人有鑿通路施旁梯者凡度七百梯已躡懸絙過河河兩岸相去減八十步訪問土人云自立彌勒像後便有天竺沙門賚經律過此河者過河便到烏萇國烏萇國正是北天竺也有五百僧伽藍皆小乘學有客比邱到悉供養三日傳言佛嘗至此國遺有足跡或長或短隨人心念至今猶爾及曬衣石度惡龍處亦悉現在慧景道整慧達先發向佛影那竭國法顯等住此夏坐坐訖南下宿訶多國其國佛法亦盛爲佛割肉貿鴿處從此東下五日行到犍陀衛國是阿育王子所治處佛曾於此以眼施人國人多小乘學自此東行七日有國曰竺剎尸羅竺剎尸羅漢言截頭也佛於此以頭施人故名復東行二日至佛投身餧虎處從犍陀衛南行四日到佛樓沙國有塔高四十餘丈所經塔廟壯麗都無此比乃罽賓胡伽王所作佛鉢亦在此國可容二斗許厚二分瑩徹光澤時慧達寶雲僧景遂還秦土慧景病亡法顯乃獨進西行十六由延至那竭國界醯羅城中有佛頂骨精舍骨黃白色方圓四寸其上隆起王及國人供養極誠從此北行一由延到那竭國城東南一由延有一谷入谷西行四日有佛僧伽梨國旱時出衣禮拜供養天即大雨城南半由延有石室博山西南向佛留影其中去十餘步觀之如佛真形金色炳著轉近轉微諸國王遣工模寫終莫能及住此冬

二月法顯等三人南度小雪山山冬夏積雪由山北陰中過大寒暴起人皆噤戰慧景口吐白沫語法顯云我不復活便可時去勿俱死遂終法顯悲號力前得過嶺南到羅彝國有三千僧兼大小乘住此夏坐坐訖南下行十日到跋那國亦有三千僧從此東行三日復渡新頭河兩岸皆平地過河有國名毗荼佛法興盛兼大小乘學知遠求佛法供給所須待之如法

此一段法顯自叙由長安西行出塞渡沙河踰葱嶺抵北印度及西印度邊界各國事按高僧神僧二傳法顯姓龔氏平陽武陽人有三兄並殤其父恐禍及顯三歲便度爲沙彌家居數年病篤欲死因送還寺信宿便瘥遂不復歸嘗與同學田中刈稻時有飢賊欲奪之衆皆走顯曰若欲須穀隨意所

取但君輩昔不布施故致飢貧今復奪人恐來世爾甚賊乃棄穀去及受大戒志行明敏儀軌整肅每慨經律外闕誓志尋求以晉隆安三年發長安云云與本記畧同及歸南造京師就佛陀跋陀禪師於道場寺譯出摩訶僧祇律方等泥洹經雜阿比曇心論百餘萬言既又出大泥洹經流布教化有一家失其姓名自寫一部讀誦供養室後被火資物皆盡惟此經具存卷色無改後至荆州卒於辛寺年八十六長安今陝西西安府時爲後秦姚興所據改元宏始其二年卽東晉安帝隆安三年也隴指隴山在秦州時乞伏乾歸在隴西稱西秦王夏坐卽安居西域記二每年五月十六至八月十五爲上安居六月十六至九月十五爲下安居云坐夏或坐臘

皆訛耨檀國卽南涼王禿髮耨檀時降秦爲涼州刺史鎭姑臧卽今涼州府養樓山在永昌縣西北與山丹縣接界處今曰大黃山卽唐地志天寶縣之焉支山也張掖今甘州首縣十六國春秋是年沮渠男成等叛呂光推段業爲主攻張掖克之張掖王卽段業也燉煌在嘉峪關外今爲縣屬安西州沙河卽黨河以河在沙磧中故名鄯善漢故國在羅布泊東南僞彝卽漢書焉耆西域記作阿耆尼原註舊曰烏彝今爲喀喇沙爾城近改設焉耆府于闐見漢書今和闐直隸州子合亦見漢書魏書悉居半故子合國又作朱駒波西域記作斫句迦今葉爾羌南綽洛克朗台地於麾魏書作權于摩訶故漢烏秅記言在子合南四日程當在今奇靈卡地竭叉居

慈嶺中以地望核之卽漢書依耐魏書渴槃陀伽藍記作漢盤陀今塔什庫爾干城地陀歷卽魏書鉢盧勒唐書大勃律居博羅爾南本治城地伽藍記言從鉢盧勒向烏場鐵鎖爲橋懸虛而度與本記正合是陀歷卽鉢盧勒之確證新頭河一作信度河今曰印度河烏萇伽藍記作烏場西域記作烏仗那言其國都嚫揭離城東北逆上信度河千餘里至達麗羅川乃其舊都觀本記情形正居舊都時也嚫揭離今阿富汗東加非利斯坦之班底城達麗羅川卽察赤山水其舊都地則罽爾格城是宿訶多在烏萇南當卽今塔科特城犍陀衛魏書作乾陀西域記作健馱羅今阿富汗國東千達馬克城竺刹尸羅西域記作怛叉始羅今北印度拉烏爾奔的城

弗樓沙卽魏書小月氏所都之富樓沙伽藍記作佛伏沙西域記作跋虜沙在印度河西今英屬白沙威爾城那竭國西域記作那揭羅曷在干達馬克西北今納直里城由延者印度里名一由延合中國十六里或作由旬西域記作踰繕那小雪山在阿富汗都城南今名白瓦里山口羅彝國名他書未見今白瓦里山南有國里城譯音相近當卽其地跋那國在羅彝南十日程當卽今哈爾奈城東距印度河三日亦合毗荼國在印度河東岸當卽今克爾普爾城

從此東南行減八十由延到一國名摩頭羅又經捕那河河左右有二十僧伽藍可三千僧從此以南名爲中國寒暑調和人民殷樂無戶籍官法惟耕王地者乃輸地稅去來任便國不用

刑有罪但罰其錢隨事輕重雖謀惡逆不過截右手而已舉國人民均不殺生不飲酒不食葱蒜自佛般泥洹後諸國王長者爲衆僧建精舍供給田宅園圃相傳無廢至今不絕衆僧住止房舍牀褥飲食衣服都無缺乏處處皆然客僧初到舊僧迎逆問服數次第得房舍卧具種種如法佛般泥洹以來衆僧威儀法則相承弗絕自渡新頭河至南天竺迄於南海四五萬里皆平坦無大山川止有河水從此東南行十八由延有國名僧伽施昔佛上忉利天爲母說法三月此其下來處阿育王於下起精舍有佛跡甚多皆作塔有一白耳龍與衆作檀越令雨澤以時國內豐熟其感其惠爲作龍舍設福食供養衆僧每夏坐訖龍輒化形作一小蛇兩耳邊白衆咸識之法顯在龍精舍夏坐

訖東南行七由延到罽饒彝城城接恒水去城西六七里恒水北岸爲佛與弟子說法處起塔猶在度恒水南行三由延到一林名訶梨亦佛說法處起塔從此東南行十由延到沙祇大國城東南佛嚼以楊枝刺土中即生長七尺或拔棄之續生如故從此南行八由延到拘薩羅國舍衞城波斯匿王所治也人民稀曠止二百餘家城南千二百餘步道西有精舍即所謂祇洹精舍也佛上忉利天爲母說法九十日波斯匿王思見之刻牛頭栴檀作像置佛坐處爲四部衆像之始後精舍火延燒俱盡謂像已毀闍四五日開東小精舍忽見本像衆大歡喜重建精舍處之西北四里有榛林曰得眼佛爲五百瞽人說法眼得復明處其餘佛跡茲不盡述城西五十里有邑名都維是迦葉佛本生及般泥洹處皆有塔從舍衞城東南行十二由延到一邑名那毗伽是拘樓秦佛生及泥洹處亦有僧伽藍與塔從此北行減一由延是拘那含牟尼佛本生與殁處從此東行減一由延到迦維羅衞國城中甚荒蕪只衆僧及民戶數十家而已有白淨王故宮作太子母形像凡太子初生及游嬉遁跡出家一切故址均起塔焉從此東行五由延有國名曰藍莫昔國王得佛舍利一升還歸起塔塔邊有池池有龍守護此塔阿育王嘗入龍宮觀其供具而還從此東行三由延是太子遣車匿白馬還國處復東行十二由延到拘彝那竭城城北雙樹間希連河邊世尊於此北首般泥洹自此東行十二由延到佛化深塹阻諸梨車欲逐佛般泥洹處自此東行五由延到毗舍離國城

北大林有佛住處及阿難半身塔又有千子放弓仗認母處及七百僧檢校律藏處從此東行四由延到五河合口昔阿難從摩竭國向毗舍離欲般泥洹適二國均率衆來迎遂於河中入火光三昧分身爲二各在一岸邊於是二國各得半身舍利還歸起塔渡河南下一由延到摩竭提國巴連弗邑邑是阿育王所治城中宮殿相傳爲役使鬼神所作今故現在阿育王弟得羅漢道住耆闍崛山王請於家供養特於城中作石山石室居之凡諸中國惟此國城邑爲大人民富盛競行仁義多作醫藥舍凡貧窮殘疾及病者皆詣之種種供給皆令得安瘥者自去昔阿育王壞七塔作八萬四千塔初作大塔在城南三里餘從此東南行九由延至一小孤山山頭有石室南向爲佛坐處諸

聖跡故在西南行一由延到那羅聚落舍利弗於此般泥洹即起塔今亦現在

此一段法顯敘游歷中印度自摩頭羅至摩竭提諸國事摩頭羅西域記作秣菟羅黃楙材恒河攷作秣得拉今爲英屬西北部馬特剌城蓋自克爾普爾東橫越剌日不得曠野至此八十由延約得千二百餘里正合捕那河西域記作閻牟那河黃氏恒河攷作延那河又曰遙奴河今稱朱木拿河中國者五印度之中即中印度也般泥洹西域記作般涅槃佛菩薩逝世之謂僧伽施一作僧伽舍西域記作劫比他英人恭寧翰攷即今西北部瑪普里城罽饒彝營是僧伽施爲邑在今佛普喀巴的城境恒水本印度中部諸水總稱其源有

五曰安治士曰延那曰殑伽曰幹普曰孫河此記所謂恒河則專指安治士河亦曰乾吉思河沙祇國今西北部沙遮亨普爾城後漢書東離國居沙奇城當亦此地拘薩羅西域記作室羅伐悉底國舍衛其都城也恭攷在西北部巴來支城東六七十里黃氏恒河攷謂即非薩巴城未知孰是都維距拘薩羅僅十餘里今無地名可指那毗伽當即泥泊爾南拿雅科城迦維羅衛西域記作劫比羅伐窣堵國恒河攷謂即哥祿普爾城圖作哥爾克波爾此二國爲佛本生及久住說法處遺跡最多因其國早亡晉唐以來已荒涼如此拘彝那竭國西域記作拘尸那揭羅恭攷在哥爾克波爾東百里希連河西域記作阿恃多伐底河即今公都克河發源泥泊爾國南流入哥格剌河又東南至五河合口毗舍離西域記作吠舍釐恭攷在孟加拉部摩蘇佛普爾城西稍南七十里與拘薩剌城相近地五河合口即恒河五源會合之處在拘薩爾城西南摩竭提即唐書摩揭陀一作摩伽陀巴連弗其都城也西域記作波吒釐子即今孟加拉部巴德拿城阿育王據西域記當作阿輸迦唐言無憂也

從此西行一由延到王舍新城城是阿闍世王所造城西三百步有阿闍世王得佛舍利一分所起塔高大嚴麗出城南四里入谷至五山裏五山周圍狀若城郭即莎王舊都城東西可五六里南北七八里中多古跡而無人住入谷搏山東南十五里到耆闍崛山未至三里有石窟南向佛於此坐禪西北三十

步復有一石窟阿難於中坐禪天魔波旬化鵰鷲恐阿難佛以神足力隔石舒手摩阿難肩怖即得止鳥跡手孔今悉存故曰鵰鷲窟山山峯秀嚴爲五山最高處法顯於石窟停一宿還向新城出舊城北三百餘步有迦蘭陀竹園精舍搏南山西行三百步有一石室佛常於此坐禪又西行五六里山陰有一石室爲五百阿羅漢結集經律處從此西行四由延到伽耶城城亦空荒復南行二十里到佛苦行六年處又西北數里佛入水浴及食糜處今悉在去此不遠爲過去諸佛成道處有貝多樹林今高減十丈從此高行三日到一山名雞足大迦葉隱身其中法顯還向巴連弗邑順恒水西行十由延得精舍名曠野是佛所住處復順恒水西行十二由延到迦尸國波羅捺城城東北

十里許爲仙人鹿野苑精舍世尊卽成道於此自此西北行十三由延有國名拘睒彌有瞿師羅園精舍佛昔住處其東八由延爲佛度惡鬼處從此南行二百由延有國名達嘝有迦葉佛伽藍穿大石山作之凡五重最下層作象形有五百間石室次獅形四百間次馬形三百間次牛形二百間最上鴿形百間相傳國人常見道人飛入此寺然道路艱難法顯竟不得往從波羅㨿東行還巴連弗法顯本求戒律而北天竺諸國皆師師口傳無本可寫是以遠至中天竺得摩訶僧祇衆律佛在世時大衆所行也復得薩婆多衆律抄本可七千偈得雜阿毗曇心可六千偈又經經二千五百偈又方等般泥洹經五千偈又得摩訶僧祇阿毗曇故法顯住此三年學梵書梵語寫律時道整見

中國沙門威儀法則觸事可觀遂停不歸法顯本心欲令戒律流通漢地於是獨還順恒水東下十八由延其南有瞻波大國又東行近五十由延到多摩梨帝國卽是海口其國有二十四僧伽藍佛法亦興法顯住此二年寫經畫像於是泛海西南行十四晝夜到師子國其國在大洲上東西五十由延南北三十由延左右小洲百數皆所統屬多珍寶珠璣有出牟尼珠地方可十里若有採者十稅其三其地本無居民以各國人聞其土樂悉復來集遂成大國城北有一佛跡起大塔高四十丈塔邊有僧伽藍居五千僧全國都五六萬僧法顯住此二年更求得彌沙塞律長阿含雜阿含復得一部雜藏悉漢土所無得此梵本已卽載商人大船東行二日便值大風晝夜十三日到一島邊補塞船漏於是復前凡九十日許乃到一國名耶婆提其國外道婆羅門興盛佛法不足言停此五月日復隨他商上船以四月十六日發東北行趣廣州一月餘日夜遇黑風暴雨客悉惶怖諸婆羅門謂載沙門不利議投法顯海島會有阻之者獲免時天氣連陰海師誤向經七十餘日糧食水漿欲盡商人議言常行可五十日便到廣州今已過日將無僻耶卽便西北行求岸又十二日到長廣郡界牢山南岸便得好水菜乃乘小船入浦竟人問之知爲青州長廣郡界遣人往見太守李嶷嶷聞有沙門持經像至將人迎歸郡治請法顯住一冬一夏夏坐訖遂便南下向京都就諸師出經律法顯發長安六年到中國停六年還三年達青州凡所游歷減三十國

是歲甲寅晉義熙十二年歲在壽星夏安居末迎法顯道人旣至留共冬齋因講集之際重問游歷其人恭順言必依實由是先所畧者勸令詳載顯復具叙始末自云顧尋所經不覺心動汗流所以乘危履險不惜此形者蓋自志有所存專其愚直故投命於不必全之地以達萬一之冀於是感歎斯人以爲古今罕有自大教東來未有忘身求法如顯之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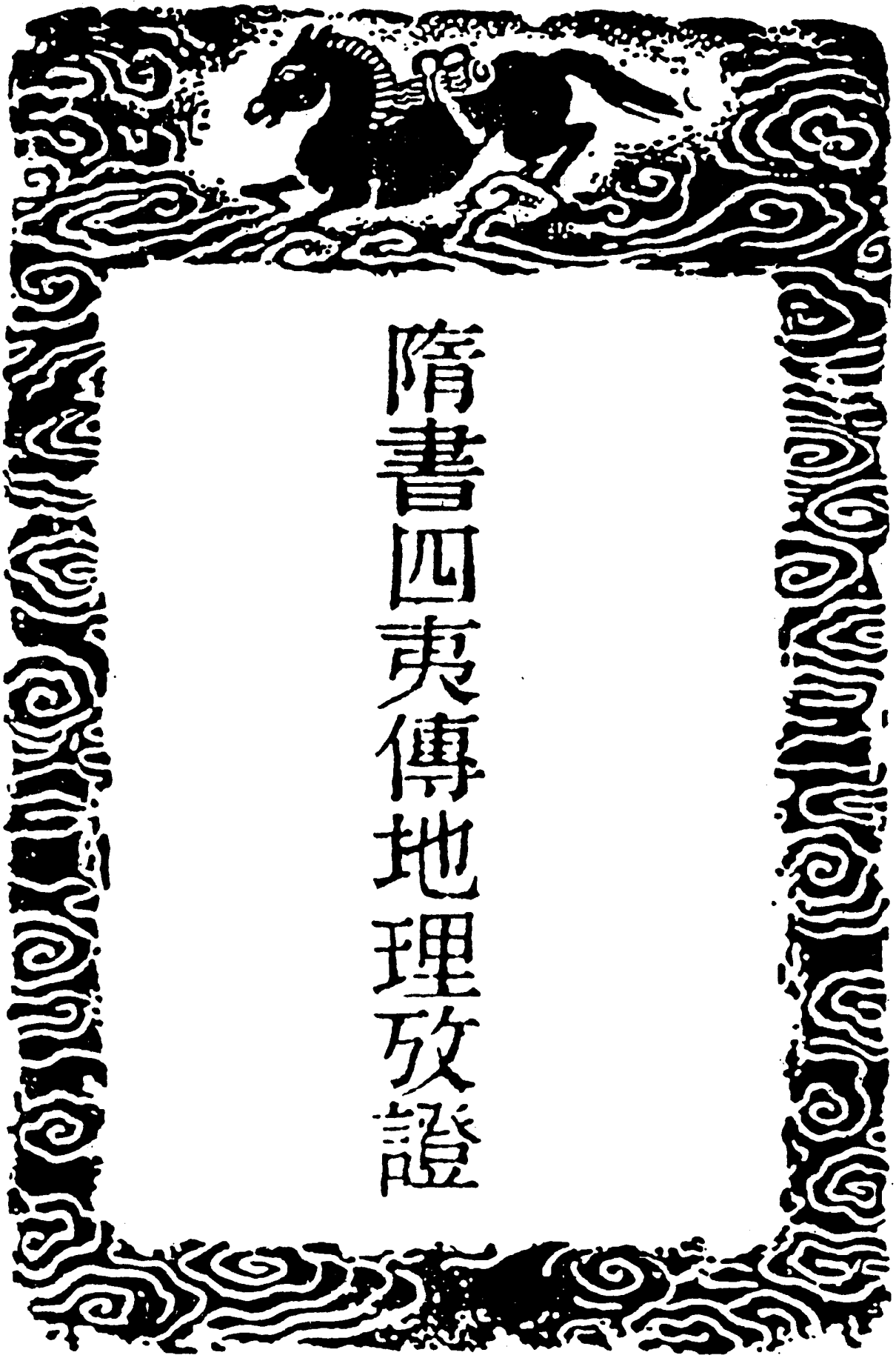
此一段法顯叙游王舍城諸地及自多摩梨帝航海還至青州事王舍新城西域記作曷羅閣姞泗在今孟加拉部巴哈爾城西南五十里薜沙王舊都卽上茅宮城西域記作矩奢羯羅補羅耆闍崛山卽鵰鷲崛山西域記作姞栗陀羅矩吒山按高僧傳載法顯宿耆闍崛山夜有三黑師子來蹲其前

顯誦經不輟並以手摩之曰若欲相害待我誦竟若見試者可以退矣師子良久乃去明晨還反逢一道人年可九十容服粗素而神氣傷遠顯雖欽其韻高不悟爲神人後又逢一少僧顧問向耆年者誰耶曰迦葉大弟子也顯方惋惬追至山所有橫石塞於室口遂不得入而去此二事頗神奇顧本記載神奇之跡不一何獨於已所親見反無一筆之及知此等事皆傳述附會之談不足信也釋典虛誕大率如此伽耶城地圖作加雅在巴德拿南一百七十里西域記言自巴連弗西南渡尼禪連河至此尼禪連河乃伽耶城西小河北流入恒水迦尸國波羅㮈城迦尸見唐書波羅㮈爲其都城西域記作婆羅痆斯地圖作班拿勒斯在巴德西約五百里云

順恒水西下攷恒水自西而東當云溯恒水西上方合拘睒彌西域記作憍賞彌其國在鉢邏那伽西南五百餘里道中有大林多惡獸野象非多人不能行攷鉢邏那伽卽今阿拉哈巴城恭氏謂在城西稍六七十里與記言五百里顯然不合詳核地望當在寶丙城境達嶺國其地未詳惟西域記載南印度馱那羯磔迦國東西兩山均有大僧伽藍鑿川通徑疏崖峙闊昔傳每歲安居僧皆證羅漢果以神通力凌虛而去似與本記所敘同一事而傳說各異者瞻波卽唐書瞻博西域記言在摩揭陀東七百餘里恭攷卽孟加拉部科爾岡城地圖作息克里戈利爲恒水東流折而南向處多摩梨帝西域記作耽摩栗底或作多摩梨軒今孟加拉首邑加爾各搭南達蒙德克波爾城也城南近印度洋故法顯由此航海南行師子國西域記作僧伽羅以昔有僧伽羅者能制伏師子故以人名名之又稱執師子國卽今錫蘭島也此島西人地志南北長七百七十里東西廣四百里記所言不確據西人攷島本土番部落周時有印度親王維柴率兵至此娶土酋之女開業成家漸致繁衍按印度親王卽摩揭陀無憂王一作阿育王弟摩醯因陀羅西域記謂其得六神通足步虛空來游此國宏宣正法風俗化醇亦釋子誇誕語非實錄也耶婆提由錫蘭島東百餘日行東北至廣州五十日行核其方位里程卽婆羅島無疑婆羅隋書作婆利與婆提音協上多一耶字音者殆梵音譯土語故耳長廣晉郡治不其縣今卽墨

縣地牢山卽勞山在縣南濱海東晉都楊州爲今江寧府城高僧傳言時有外國禪師居京師道場寺譯華嚴經法顯就之商榷譯出摩訶僧祇律及方等泥洹經雜阿毗曇心論凡百餘萬言後至荆州辛寺卒年八十六記後跋語不書名氏玩其語氣蓋出道場寺譯經僧手

蕭山郁九齡
餘杭章鈺同校



隋書四夷傳地理攷證

浙江圖書館叢書第一集

隋書四夷傳地理攷證

中華民國四年浙江圖書館校刊

仁和丁謙益甫氏學

高麗之先出自夫餘夫餘王得河伯女因閉於室日光隨而照之遂孕生一大卵有男子破殼而出名曰朱蒙夫餘之臣以其非人所生咸請殺之王不聽及長從獵所獲獨多又請殺之母以告朱蒙朱蒙東南走遇一大水深不可越朱蒙曰我河伯外孫日之子也今有難追兵且及如何得度於是魚鼈積而成橋遂度追不能及朱蒙因建國自號高句麗以高爲氏朱蒙死子閭達嗣至其孫莫來遂并夫餘裔孫位宮魏正始中寇西安平毋邱儉拒破之位宮元孫曰昭列爲慕容氏所破遂入丸都焚其宮室而還昭列後爲百濟所殺其曾孫璉始通使後魏又六

世孫湯遣使朝貢於周武帝以遼東王封之高祖受禪貢使詣闕進授大將軍高麗王歲使朝貢不絕國東西二千里南北千餘里都平壤城亦曰長安開皇初頻使入朝及平陳湯大懼治兵積穀爲固守計上賜書責之湯謝罪會病卒子元立仍冊爲王明年率靺鞨寇遼西營州總管韋沖擊走之帝怒欲興師元謝罪而罷大業七年煬帝親征至遼東敵拒守帝勅諸將若降者卽宜招納不得縱兵後城將陷賊輒言降比奏報至則又拒守如此再三帝不悟而宇文述等敗於薩水九軍皆沒乃班師九年復親征勅諸將便宜行事賊勢日蹙會楊元感反帝懼卽日並還十年又發天下兵時賊盜蜂起軍多失期迨至遼水高麗亦因因乞降帝受之仍徵元入朝竟不至帝更圖後舉以大

亂不克行

高麗卽高句驪省文首敘朱蒙事又一異說與諸書不同惟東國通鑑大略相合總屬不經之談蓋一代帝王崛興例必先有符瑞中外如一固無足怪位宮元孫昭列魏書周書均作釗彼國所稱故國原王也薩水在平壤北南流入大同江百濟國出自高麗其王有一侍婢忽懷孕王欲殺之婢云有物狀如雞子來感成孕王舍之生一男屢棄置之不死乃命收養名曰東明及長善射王忌之復欲殺東明遂南走至淹滯水以弓擊水魚鼈成橋乘之得渡至夫餘而王焉東明後有仇台者篤於仁義始立國於帶方故地漢遼東太守公孫度以女妻之乃漸昌盛爲東方强國初以百家濟海因號百濟國東西四百

五十里南北九百里東原作南誤接新羅北距高麗都曰居拔城魏周時均來貢獻隋開皇初遣貢方物平陳時有戰船一漂至海東耽牟羅國還經百濟王資送甚厚王昌死子夫餘璋立數貢獻並請討高麗大業七年帝親征高麗來請軍期然雖嚴兵於境實持兩端尋與新羅有隙每相戰爭後天下亂使命遂絕其南海行三月有耽牟羅國附庸於百濟西行三日至貊國千餘里

百濟三國志作伯濟本馬韓五十四國之一後併馬韓獨立爲强國則始於王溫祚溫祚者高麗始祖東明王少子也初東明王朱蒙未南奔時妻已孕及生子名類利朱蒙既爲王後妻又生子二曰沸流曰溫祚諸書言沸流溫祚爲類利兄者誤迨類利來歸立爲太子因嗣位沸流溫祚恐不能容遂南至馬韓沸流居彌鄒忽今仁川府溫祚居慰禮城今稷山縣因立國名百濟旋徙都於漢山城今廣州擊馬韓滅之此百濟開國之大略也傳首敘述極不明析且東明事當系於高句麗傳不當系於此傳非但重複並多矛盾揆厥所由蓋不知東明卽朱蒙並不知創與百濟卽高麗王子故也又溫祚並無仇台之稱攷東藩紀要溫祚後五傳有仇首王立於漢獻帝建安十五年與公孫康同時想必由此傳誤時距溫祚開國已百五十餘年矣其云立國於帶方故地尤誤按百濟國境實在馬韓之地其時帶方爲樂浪屬縣迨漢末始置爲郡且歷魏至晉均隸中國版圖始終未爲百濟佔據安得云然當云立國於帶方南地

方合至夫餘而王此夫餘卽卒本夫餘乃城名而非國名又云以百家濟因號百濟其附會不經已於後漢三國攷證中詳辯之矣帶方在樂浪南今黃海道開成府地居拔城當是漢山古名耽牟羅元史作耽羅卽全羅道南海中濟州島也朝鮮附近諸島此爲最大東西約四百里南北約三百里當時自爲一國末云西行三日至貊國千餘里語意不明按西行當是東行之誤蓋由耽羅東海行三日登岸向北陸行至貊國千餘里諸書皆滅貊並稱但後漢書三國志有滅傳而無貊傳故其部地多未能悉攷朝鮮人所著文獻備考貊國故都在春川府北十三里昭陽江上

新羅國在高麗東南居漢時樂浪之地或稱斯羅魏將毋丘儉

破高麗王奔沃沮後復歸國留者遂爲新羅其人雜有華夏高麗百濟兼有沃沮不耐韓濊之地王本百濟人自海逃入新羅遂王其國初附庸於百濟百濟征高麗不堪戰役民相率歸之因致强盛附庸於迦羅國云傳三十世至金眞平以開皇十四年貢方物文帝冊封爲王大業以來歲朝貢其國地多山險雖與百濟搆難百濟亦不能圖之也

新羅本名斯羅爲辰韓十二國之一見三國志其開國在漢宣帝五鳳元年實先於高麗二十一年先於百濟四十一年國勢亦相鼎峙並無附庸百濟之事迦羅卽迦耶亦稱駕洛官祿金官日本史作任那地在慶尙道西其國弱於新羅至陳文帝天嘉三年卒爲新羅所滅更不至附庸於彼攷東藩

紀要新羅始祖姓樸名赫居世凡十傳昔氏代之又八傳金氏代之又三十八傳至後唐明宗時方降於高麗而國亡其歷九百九十二年是新羅本辰韓舊國傳言高麗敗奔沃沮留者爲新羅又言其王本百濟人皆附會無稽之說不足據也至漢樂浪郡治王儉卽今平壤城其轄境亦不過平安黃海二道辰韓雖爲所屬而樂浪之地並不在新羅部中亦殊失攷

靺鞨在高麗北邑落俱有酋長不相統一凡七種一粟末與高麗接勝兵數千多驍武每寇高麗二伯咄在粟末北三安車骨在伯咄東北四拂涅在伯咄東五號室在拂涅東六黑水在安車骨北七白水在粟末東南勝兵並不過三千而黑水部尤勁健自拂涅以東矢皆石鏃卽古肅愼氏也渠帥曰大莫弗瞞咄開皇初相率遣使貢獻煬帝初與高麗戰頻敗其衆渠帥度地稽率衆降令居柳城悅中國風俗請被冠帶帝嘉賜之

靺鞨卽魏書勿吉粟末部依粟末水而居卽松花江也今烏拉街西北有古城址或卽其地伯咄唐書作汨咄在粟末北今爲伯都訥城境伯都訥本古驛名伯咄爲其合音安車骨在伯咄東北今爲阿勒楚喀阿楚喀卽安車骨之轉音拂涅唐書謂在安車骨益東方位尤合部地濱呼爾哈河一帶卽渤海時東平府境新修清會典言東平所領黑比二州在三姓城界伊蒙沱三州在寧古塔北分配雖無確據大致當是號室又在拂涅東當爲綏芬穆倫二河地黑水一部蓋以濱

臨黑龍江得名新唐書言室建河東合那河忽汗河又東貫黑水靺鞨室建河出俱倫泊本指額爾古訥河此則并黑龍江而言那河卽嫩江忽汗河卽呼爾哈河此則并松花江而言黑水部處諸水會合之東則在今新設之臨江縣地無疑南北皆其種人居之江流其中故曰貫其地土著至今皆黑斤人黑斤本曰赫哲赫哲者靺鞨之轉音也黑斤又爲赫哲之轉音白水部唐書作白山以居近長白山松花江發源之處故或以山稱或以水稱卽清初之納殷部也

流求國居海島中當建安郡東王姓歡斯不知所由來及其世數風土氣候與嶺南類大業三年遣使朱寬入海訪異俗至流求言語不通掠一人而返明年復往慰撫之不從遂使郎將陳

稜等率兵擊之自義安浮海至高華島又東行二日至龜鼈島又一日至其國遣使傳諭仍不從逆拒官軍稜擊走之進至其都數戰皆破焚其宮室而還後遂絕

流求之名始見於此隋建安郡今福建福州府義安今廣東潮州府攷由潮州往流求當先經八重山次經宮古島乃至那壩那壩彼國所都地也高華龜鼈殆即八重山與宮古島之古名歟

倭國在百濟新羅東南水陸三千里依海中山島而居魏時通中國者三十餘國皆自稱王其地東高西下居於邪摩堆即魏志所謂邪馬臺也漢光武時遣使入朝自稱大夫安帝時又來入貢謂之倭奴國靈帝時國亂立女子卑彌呼爲王歷魏晉宋齊梁朝聘不絕隋開皇二十年遣使詣闕令所司訪其風俗其國無城郭內官十二等外官有軍尼百二十人猶牧宰八十戶一伊尼翼猶里長氣候溫暖草木冬青土地肥腴水多陸少人性質直婦人不淫妬國多珍物新羅百濟皆仰之大業中遣裴清使其國度百濟行至竹島南望聃羅國經都斯麻國在大海中又東至一支國又至竹斯國又東至秦王國其人同於華夏以爲夷洲疑不能明也又經十餘國達於海岸自竹斯以東皆附庸於倭既至彼都王使人貢方物此後遂絕以上東夷

倭國即漢書地理志倭人然攷集韻倭吐猥切音隗弱也又篇海舊音安均不與倭字通此特以倭爲倭何也其國前事已載後漢三國晉書南史近賈氏日本志交隣篇紀之尤詳

竹島即珍島在朝鮮全羅道東南海中聃羅見上百濟傳都斯麻國當即對馬島一支國即壹岐島竹斯國以山得名即今筑紫山在西海道筑前郡境即魏志所謂伊都國地秦王國攷日本人所著韓國沿革史載辰韓言語似秦人故亦稱秦韓後其國爲新羅所滅國民相率歸化於日本由是日本遂有秦韓人種又攷日本國志載秦人弓月以應神帝十四年晉武帝太康四年自百濟來歸自言是始皇帝後弓月祖即太子扶蘇扶蘇被殺其子陰率徒屬渡遼君其地至弓月爲旁隣侵掠屬於百濟遂率合部來此按辰韓本部於西漢末已爲新羅所據何越百餘年至晉初方東徙日本當是新羅滅辰韓後仍留西境一二地爲其封邑至是更爲百濟所侵掠遂航海歸附日本日本人處之竹斯國東號秦王國揆其地望當在今豐前豐後之間夷洲見後漢書

林邑之先因漢末交阯女子徵側之亂功曹子區連殺縣令自立爲王無子甥范熊代立死子逸嗣日南人范文爲其僕極信任使將兵復得衆心逸死遂篡其位後王范佛爲晉將戴桓所破至宋交州刺史檀和之將兵擊之深入其境梁陳間亦通使命其國袤延數千里土多香木金寶以磚爲城戶東嚮人深目高鼻髮拳色黑足徒跣以幅巾圍身俗皆奉佛字同天竺高祖既平陳乃遣使獻方物後遂絕仁壽末遣大將軍劉方將兵擊之其王范志乘象而戰方軍不利乃多掘小坑草覆其上與戰僞北范志逐之象陷軍亂遂大破之入其都城獲其廟金主十

八而還范志得復故地即遣使謝罪於是朝貢不絕

林邑部地詳南史攷證

赤土國扶南之別種也在南海中其地土色多赤故名東波羅刺西婆羅娑南訶羅迦北距大海地方數千里王姓瞿曇居僧祇城人皆穿耳翦髮以香油塗身俗敬佛尤重婆羅門煬帝即位募能通絕域者大業三年主事常駿王君政等請使赤土其年十月駿等自南海郡乘舟晝夜二旬至焦石山過東南詣陵伽鉢拔多洲上有神祠西與林邑相對又南行至獅子石自茲島嶼連接又二三日西望見狼牙須國之山於是南達鷄籠島至赤土界其王以船三百來迎月餘至其都王敬禮甚至事竣隨遣使貢方物還入海見魚羣飛水上十餘日至林邑東南循

海岸山達於交阯六年春歸帝大悅授駿等官賞有差

按明史暹羅傳謂即古赤土國誤甚此傳明言國在南海中北距大海暹羅之北安得有大海況常駿等往使自南海郡今廣州府乘舟行二旬餘先望見狼牙須國山乃南達其國界而其還也浮海十餘日至林邑東南乃循岸北行達交阯揆度形勢其國當在馬來半島巴大年吉蘭丹丁噶奴等部地或謂赤土國既在南海中安知非蘇門荅剌爪哇諸島地曰否觀先見狼牙須國山然後至其國界知國在狼牙須南攷新唐書盤盤國傳南與狼牙脩接而其北接環王國即林邑是赤土北爲狼牙脩再北爲盤盤再北爲林邑雖在海中仍有陸地與林邑相連則爲馬來半島毫無疑義馬來半島地形迤斜其北面距海處惟巴大年等三部由是推之焦石山必湄公河口之山船至此暫停仍轉向東南經昆崙島即傳所謂陵伽鉢拔多洲又直南行抵獅子石必普林的安羣島之一故曰島嶼連接雞籠在其南則格特勒丹島也陵伽鉢拔多洲下眞臘傳作陵伽鉢婆山云山近眞臘都眞臘國都北去林邑一千餘里傳當云西與眞臘相對云林邑者誤且其還時海行十餘日至林邑東南亦當云眞臘東南蓋眞臘以北方有海岸可循以達交阯至云自其國界行月餘方至王都以意測之赤土所都當在今麻剌加地波羅剌即婆利今婆羅洲婆羅娑唐書作婆羅言赤土西南入海至其地國當在蘇門荅剌島中上二部但言東西不言相接以均隔海故

眞臘國在林邑西南本扶南屬國也去日南郡舟行六十日至南接車渠國西有朱江國王姓剎氏名質多斯那自其祖已漸強盛至王遂兼併扶南而有之死子奢那先立居伊奢那城有二萬餘家其國與參半朱江和親與林邑陀桓爭戰國北多山阜南有水澤地氣尤熱無霜雪饒瘴癘毒蟲土宜稻粱少黍粟果菜與九眞日南類近都城有陵伽鉢婆山上有神祠以兵守衛之人奉佛法尤信道士大業十二年來貢後遂絕

眞臘在越南西南今柬埔寨及法屬西貢六省地唐書云東距車渠此作南當以東爲是蓋眞臘南界已濱海無國可立東則廣和平順等地尚可以位置車渠朱江當在今暹羅東境南猛河濱參半又在其東當爲今老撾南境新唐書言扶

南與參半接可互證至眞臘兼有扶南據唐書扶南傳其國治特牧城俄爲眞臘所併益南徙那丹那城知隋時眞臘但侵佔其舊都及北境地未全滅也陀桓唐書作乾陀洹又作陀洹部地當在暹羅今都北陵伽鉢婆山卽前傳陵伽鉢拔多洲賈耽記作軍突弄山此山與眞臘都城相近卽今昆侖島無疑昆崙大小三島在湄公河口東南海中中外地圖作康道郎島康道郎者昆崙之轉音也

婆利國自交阯浮海南過赤土丹丹乃至其國國界東西四月行南北四十五日行王姓剎利邪那名護濫那婆俗類眞臘物產似林邑海生珊瑚有舍利鳥能解人語大業十二年遣使朝貢時丹丹盤盤亦獻方物以上南蠻

婆利始見梁書唐書作婆羅宋史作渤泥明史作浡尼皆譯音無定字故也梁書言在廣州東南洲上國境甚大東西五十日行南北二十日行與本傳雖未盡合其爲今婆羅島地無可疑者至謂自交阯浮海南過赤土丹丹方至其國蓋古時航海皆循岸行不敢直截大洋故須南經馬來半島然後轉而向東始能達其國境也丹丹在赤土南卽今吉蘭丹地盤盤宋書作槃槃梁書同部地在暹羅西稍南與馬來半島連接處

吐谷渾其主夸呂在周數爲邊患及開皇初侵弘州遣上柱國元諧擊之斬俘甚衆夸呂遠遁餘部落皆降上以高寧王移茲裒素得衆心封河南王以統其衆未幾夸呂復寇邊旭州刺史皮子信敗死總管梁遠擊斬千餘級俄又寇廓州擊走之平陳後夸呂始懼遣不敢爲寇十一年死子伏立十六年國人殺伏立其弟伏允煬帝時爲鐵勒所敗帝出兵掩之伏允南遁客於党項故地皆空自西平臨羌以西且末以東祁連以南雪山以北東西四千里南北二千里皆爲隋有置郡縣鎮戍徙輕罪以居之大業末天下亂伏允復其故地屢寇河右郡縣不能禦焉

吐谷渾屢見前史弘州在今河州境旭州今洮州西南舊洮州地廓州在西寧西南今貴德廳境西平卽西寧府臨羌漢縣屬金城郡據水經注在湟水上游今丹噶爾廳西境祁連山在甘州南雪山指川北岷山河右卽黃河西謂甘涼等州也

党項羌三苗之後也其種有宕昌白狼皆自稱獼猴種東接臨洮西平西距葉護南北數千里處山谷間每姓別爲部落大者五千餘騎小者千餘騎織犛牛尾羝氈毛以覆屋服裘褐披氊以爲上飾尚武力無法令各爲生業有戰陣則相屯聚無徭賦不相往來牧養犛牛羊豬以供食不知稼穡其俗婬穢蒸報於諸夷爲甚無文字候草木以紀歲時三年一聚會殺牛羊以祭天高祖爲丞相時中原多故因大寇掠開皇四五年有部衆內附十六年復寇會州發兵大破之自是朝貢不絕

党項羌在吐渾南卽漢時婼羌種類今四川松潘廳各土司皆其地也每姓各爲部落今尚有然如崇路川柘雙則熱當之類然一姓又有分數部者如撒路分爲二作革分爲三是

也會州攷隋地理志汶山郡開皇初改會州今爲茂州

高昌者車師前王之故地也東西三百里南北五百里四面多大山其地漢時有高昌壘故以爲號晉置高昌郡張軌呂光沮渠蒙遜據河西皆置太守以統之去燉煌十三日行國中十八城皆有華人都城周一千八百四十步國自蠕蠕立闞伯周爲王後張孟明馬儒繼之均爲國人所殺遂立麴嘉爲王時焉耆無主嘉遣第二子王焉耆由是始盛嘉死子堅立開皇十年突厥破其四城有二千人來歸中國堅死子伯雅立大業四年遣使貢獻帝厚待其使明年伯雅遂來朝從擊高麗還尚宗女華容公主八年冬遣歸伯雅先臣鐵勒鐵勒恒使重臣莅其國收其商稅是歲貢方物

高昌壘卽後漢書高昌壁赤石山在今勝金台東俗稱火焰山以徧山紅色故名貪汗山指北境博克達山與唐書黠戛斯傳之貪汗山名同地異博克達山極高峻故夏有積雪地多石磧氣候溫暖故俗稱火州

康國者康居之後也遷徙無常不恒故地自漢以來相承不絕其王本姓溫月氏人也舊居祁連山北昭武城被匈奴所破西踰葱嶺遂有其國支庶分王故康左右諸國並以昭武爲姓示不忘也王宇代失畢妻突厥可汗女都於薩寶水上阿祿迪城稱爲强國米史曹何那色波烏那曷穆國皆歸附之有國律置於祆祠決罰則取而斷之人皆深目高鼻多鬚髯善商賈諸夷交易多湊其國婚姻喪制與突厥同國立祖廟以六月祭之諸國皆來助祭俗奉佛氣候溫和宜五穀出駝馬騾驢黃金硇砂諸香皮錦多蒲萄酒富家致千石連年不敗大業中貢方物

唐書康一曰薩末鞬曰颯末建魏書作悉萬斤今薩馬爾罕也本漢大月氏地安得云康居之後唐脩隋史因漢時康居强於西域彼時無聞遂望文生義竟以康爲康居之後與以安爲卽漢安息同一謬妄遷徙無常四句亦臆增以實前言不知城郭之國與游牧之國風俗迥異豈能移彼就此況下明言王月氏人旣出月氏自不得復爲康居之後而所敘來歷亦與漢書大月氏傳同並無一字及於康居可知康居之後云云全無根據後有修史者出亟宜一筆抹去庶不至迷誤學人薩寶水卽安國傳那密水攷見下

安國漢時安息國也王姓昭武氏與康國王同族都那密水南城有五重環以流水煬帝遣從事杜行滿至其國得五色鹽而返國西百餘里有畢國可千餘家無君長安國統之大業五年來貢

安卽魏書悊密唐書安一曰布豁曰捕喝元史作蒲華今布哈爾國也地本漢時大月氏舊都監氏城與安息相距甚遠豈得因一安字遂謂卽漢安息攷大月氏自漢時大盛東晉後再盛至北周時爲突厥所破國勢大衰又值王族絕嗣凡宗姓鎮守各部者多據地自王如本齋分立漕國吐火羅全境分爲二十七小國阿毋河北分立康與安國皆是厥後從康再分米史曹何等國從安再分東安伐地等國此九姓昭

武建立之緣起也那密水今名雜拉敷散河譯言金河布哈爾城正在水南城五重環以流水以大夏大月氏遞爲都城故有此制城西南百餘里阿毋河西岸有一井泉地名畢喀拉當即畢國之所在

石國居於藥殺水都城大十餘里其王姓石名湼國城之東南立屋置座於中正月六日七月十五日以王父母燒餘之骨金甕盛之置於牀上巡繞而行散以香花雜果王率羣臣祭焉有粟麥多良馬其俗善戰曾爲突厥射匱可汗所滅令其特勤原作勒誤甸職攝其國政南去鐵汗六百里甸職以大業五年遣使朝貢

唐書石或曰柘支曰柘折曰赭時漢大宛北境也魏書曰者舌元史西北地附錄作察赤今稱塔什干塔什譯言石干爲庫爾干省文譯言城是石國之名至今猶存也藥殺水即今錫爾河洪氏攷西人言錫爾河古稱藥克殺藥克殺急讀即藥殺其王姓石唐書列昭武九姓中誤甚突厥射匱可汗見西突厥傳

女國在葱嶺南其國世以女子爲王王姓蘇毗字末羯其夫號金聚不知政事國內丈夫惟以征伐爲事山上爲城方五六里人有萬家王居九層之樓五日一聽政復有小女王共知國政其俗婦人輕丈夫而性不妬忌稅課無常氣候多寒以射獵爲業出鍮石朱砂麝香犛牛駿馬蜀馬尤多鹽恒向天竺與販亦數與天竺党項戰其女王死國中厚斂金錢求死者族中賢女二人一爲女王次爲小王有樹神歲初祭之有一鳥如雉來集掌上破其腹視有粟則年豐砂石則有災謂之鳥卜開皇六年遣使朝貢

女國唐書作東女以別於西女而言元奘西域記大雪山中有蘇伐剌拏瞿呾羅國生黃金即東女國近黃林材恒河攷安治士河其右源曰冷庚伽出德列國北境東南與被勒摩諸水合被勒摩居大山中界連西藏即東女國也又印度劄記德列部轄六郡其德列被勒眉慕那德巴皆繁盛著名之地被勒眉即被勒摩中外地圖作坡里布希特傳言人有萬家其繁盛古已然矣都地在後藏西界喜馬拉山西南喜馬拉山亦葱嶺南行之脈故以葱嶺統言之

馬耆國都白山之南七十里漢時舊國都城方二里共有九城勝兵千餘人國無綱紀俗奉佛頻婆羅門有魚鹽蒲葦之利東去高昌九百里西去龜茲亦九百里皆砂磧東南去瓜州二千二百里大業中貢方物

馬耆見前史

龜茲國都白山之南百七十里都城方六里勝兵數千土多稻麥菽粟饒銅鐵皮氈良馬封牛大業中貢方物

龜茲見前史

疏勒國都白山南百餘里漢時舊國都城方五里國有大城十二小城數十勝兵二千人土多稻粟銅鐵錦歲貢突厥南有黃河西帶葱嶺東去龜茲千五百里西去鐵汗千里南去朱俱波

八九百里東去突厥牙千餘里東北去瓜州四千六百里大業中入貢

疏勒見前史

于闐國都葱嶺北二百餘里都城方八九里國有大城五小城數十勝兵數千人俗奉佛多僧尼國無禮義多盜賊淫縱土多五穀五果山多美玉大業中頻使朝貢

于闐見前史

鐵汗國都葱嶺西五百里古渠搜國也王姓昭武字阿利柒都城方四里勝兵數千人東去疏勒千里西去蘇對沙那五百里西北去石五百里東北去突厥牙二千餘里東去瓜州五千五百里大業中遣使來貢

鐵汗唐書作盈遠本拔汗那又別作石汗那斫汗那即魏書破洛那也部地在今喀什噶爾山北大納林河旁正居葱嶺之巔云西五百里未確疏勒在其南不及千里蘇對沙那在故浩罕國南境詳漢書大宛傳

吐火羅國都葱嶺西五百里與挹怛雜居都城方二十（十字原脫今補）里勝兵十萬人皆習戰其俗奉佛兄弟同一妻而迭寢焉山穴中有神馬每歲牧牝馬於穴所必產名駒南去漕國千七百里東去瓜州五千八百里大業中遣使朝貢

吐火羅即魏書吐呼羅居葱嶺西麓叢山間古時大夏國地元奘西域記言覩貨邏國（即吐火羅）南北千餘里東西三千餘里縛芻大河（即阿母河）中境西流可賅括其全地形勢國爲嚈噠王所轄故土人與挹怛人雜居其都城即南史所謂滑國西域記作活國云都城周二十餘里故知傳文方二里有脫字此即今昆都斯城也勝兵十萬皆習戰蓋據嚈噠盛時而言自北周以來爲突厥所破各部分立情形異矣

挹怛國都烏滸水南二百餘里大月氏之種類也俗善戰先時國亂突厥遣通設字詰强領其國都城方二（此字原脫今補）十餘里多塔寺皆飾以金南去漕國千五百里東去瓜州六千五百里大業中貢方物

挹怛即嚈噠當與吐火羅合爲一傳由當時土酋分立入貢者或自稱吐火羅或自稱挹怛中國人未悉外情故誤分爲二也烏滸水南二百里之都城即西域記活國地時已爲突

厥所據傳言多塔寺之都城即魏書拔底延城攷見魏嚈噠傳突厥乘亂强領其國蓋自北周時爲突厥所敗又值王族絕嗣各酋自立勢分力弱不能制禦强敵故爲其所屬役通設突厥官名字詰其名也

米國都那密水西舊康居之地也無王其城主姓昭武康國王之支庶都城方二里西北去康國百里東去蘇對沙那五百里南去史國二百里東去瓜州六千四百里大業中入貢

唐書米或曰彌末曰弭末賀即今基大普地舊康居之地居字當易國字方合蓋米史曹何等國皆由康國分封故也下同那密水即康國傳薩寶水今曰雜拉敷散河

史國都獨莫水南十里舊康居之地也王姓昭武亦康國王支

庶都城方二里勝兵千餘人北去康國二百四十里東南去吐火羅五百里東（原作西誤）去那色波二百里東北去米國二百里東去瓜州六千五百里大業中入貢

按唐書史或曰佉沙曰羯霜那國有鐵門山此即明史渴石今曰卡什地圖作加爾支獨莫水發源於鐵門山西流過卡什瀦於沙亦名卡什河那色波唐書稱小史即元西北地附錄那黑沙不地圖作雅喀巴的在史國東境作西誤也

曹國都那密水南數里舊康居之地也國無主康國王令子烏建領之都城方三里勝兵千餘人國中有得悉神自西海以東諸國並敬事之每日以駝五頭馬十匹羊百口祭之千人食之不盡東南去康百里西去何百五十里東去瓜州六千六百里

大業中入貢

曹國北距那密水僅數里在康西北百里揆厥地望當在今喀喇蘇城境

何國都那密水南數里舊康居之地也王姓昭武亦康國王族都城方二里勝兵千八東去曹國百五十里西去小安三百里東去瓜州六千七百五十里大業中入貢

何在那密水南東去曹百五十里以地望揆之當在今撒喇布拉克境然唐書言何國或曰屈霜你那曰貴霜匿則爲今卡什西喀桑城地意者本居撒喇布拉克唐始遷至喀桑乎小安即東安或曰喝汗見新唐書今爲瑪里克城地故東去何三百里西南去大安四百里

烏那曷國都烏滸水西舊安息之地也王姓昭武亦康國種族都城方二里東北去安四百里西北去穆國二百餘里東去瓜州七千五百里大業中入貢

烏那曷部地在阿母河西今布哈爾國西南謀夫城東百餘里有井泉地名烏赤阿治者當即此國故址此爲漢安息東北境故云舊安息地

穆國都烏滸水西亦安息之故地與烏那曷爲鄰王姓昭武亦康國王族都城方三里勝兵二千八東北去安五百里東去烏那曷二百餘里西去波斯四千餘里東去瓜州七千七百里大業中入貢

穆國即今謀夫城本漢安息木鹿城又稱木富或蔑爾甫唐時伐地國也時波斯都體格里河濱相去四千餘里亦合惟當云西南

漕國在慈嶺南（原作北誤）漢罽賓國也王姓昭武康國王宗族都城方四里勝兵萬餘人國法嚴整殺人及賊盜皆死俗多淫祠土產稻粟豆麥饒象馬封牛金銀鑌鐵氍毹香料朱砂藥材北去帆延七百里東去刦國六百里東北去瓜州六千六百里大業中貢方物

漕國即北印度本齋省地瀛環志作本若地圖作旁遮普或作奔札比漢屬罽賓未幾爲月氏貴霜王所滅東漢時印度古普塔王興於烏德罽賓之地漸爲所侵貴霜後王僅保北境克什米爾一隅迨晉初大月氏王寄多羅自乾陀羅過印

度河進取罽賓並有恒河以北諸地因改號嚈噠建都於阿母河南濱小王舍城以其宗族名嚈噠者鎮撫罽賓至北周時嚈噠爲突厥所破部落分散本齊亦自立爲王惟其時貴霜後裔據克什米爾仍襲罽賓舊號故別名其國曰漕此漕國建立之緣起也都城方四里即漢罽賓所治之循鮮城西域記作奢羯羅城云周二十餘里此云方四里當有訛脫今拉烏爾城也帆延刦國均見唐書帆延在今阿富汗部北於漕爲西北刦國在今博羅爾境於漕爲東北

波斯國都達曷水之西蘇薤城即條支故地也都城方十餘里勝兵二十此字原脫萬餘人乘象而戰國無死刑或斷手刖足沒家財或剃其鬚或繫排於項以爲標異人年三歲以上出口錢四

文妻其姊妹人死棄屍於山持服一月突厥不能至其國亦羈縻之西去海數百里東去穆國四千餘里西北去拂菻四千五百里東去瓜州萬一千七百里煬帝遣雲騎尉李昱至其國隨貢方物

波斯見魏書達曷水即體格里河波斯在西域最强大勝兵何止二萬必二字下誤脫十字突厥不能至其國蓋北周時事攷新譯波斯志西歷五百五十六年西魏末至六十四年周文帝保定四年土耳其人新立帝國於北部平原此突厥在亞洲西境崛强之始又西史載六十九年周天和四年羅馬與他鉢可汗立約夾擊波斯七十一年天和六年突厥遂擾波斯適次年羅馬爲波斯所敗突厥亦無成功此突厥不能至其國之實事西

去海數百里者指地中海

附國者在蜀郡西北二千餘里漢西南夷也有嘉良夷即其部所居人無姓氏不相統一其國南北八百里東西二百五十里無城柵近川谷傍山險壘石爲碟高至十餘丈卑亦五六丈每級以木隔之基方三四步上方二三步狀似浮圖於下置級開小門從內上通夜則關閉以防盜賊大業四年遣使入朝明年又率嘉良夷朝貢嘉良有水濶六七十丈附國有水濶百餘丈並南流以皮爲船而濟有薄緣夷風俗亦同西有女國東北連山緜亘數千里接於党項諸羌有大小左對昔街葛延白狗向人望族林臺春桑利豆婢藥白蘭北利摸徒那鄂當迷渠步桑悟千碉並在深山窮谷無大君長役屬吐谷渾及附國大業中

來朝貢置諸總管以治之以上西域

附國部境蓋在四川打箭鑪邊外明正宣慰使所屬各土司地壘石爲碟詳其形制即後漢書冉駹傳所謂邛籠新唐書驃國傳所謂𢿱舍也今俗稱碉房凡川西諸土司直至西藏人民所居皆同此制碟即碉之轉音𢿱則碉之本字嘉良水當即鴉礱江附國水當即布壘楚河二水皆南流至雲南境合爲金沙江皮船渡水至今用之西有女國據唐書其東界及於茂州雅州邊外附國亦當爲其同種東北連山即岷山以西至巴彥喀喇一帶山脈薄緣夷未詳諸羌部除白蘭利摸徒那鄂已見周書外以衛藏通志攷之大小左對當即上下瞻對昔街當即昔枯在柴達木東北又明正土司所屬有格桑帕

桑白桑三部未知即迷桑春桑否餘無可攷

突厥之先平涼雜胡也姓阿史那氏後魏太武滅沮渠氏阿史那以五百家奔蠕蠕世居金山工於鐵作金山狀如兜鍪俗呼兜鍪爲突厥因以爲號或云西海有國爲鄰所滅僅遺一兒殘其肢棄澤中有牝狼食以肉得不死其後遂與狼交狼孕人見欲殺狼遁至高昌西北山穴產十男阿史那其一也云云語同周書其國自他鉢可汗强盛中國憚之周齊爭結姻好傾府庫以事之他鉢益驕曰我在南兩小兒常孝順何患貧也齊有沙門惠琳掠入其部勸以行佛法他鉢信之爲建一伽藍求淨名涅槃華嚴等經於齊躬自齋戒遶塔頂禮在位十年病且卒謂其子菴羅曰吾兒不親其子委位於吾我死汝當避大羅便及

卒國人以大羅便母賤仍立菴羅大羅便不得立每遣人詈菴羅菴羅不能制因以國讓攝圖號沙鉢略可汗居都斤山菴羅降居獨洛水大羅便曰我與爾俱可汗子爾今極尊我獨無位何也沙鉢略患之以爲阿波可汗還領所部沙鉢略勇而得衆北夷皆歸附之隋文受禪待之甚薄北夷大怨會高寶寧作亂沙鉢略與合軍攻陷臨渝鎮上飭修緣邊保障以備之沙鉢略妻千金公主傷宗社絕滅由是悉衆來寇上令馮昱屯乙弗泊李崇屯幽州達奚長孺據周槃俱爲所敗虜自木峽石門兩道進武威天水金城上郡弘化延安六畜俱盡上怒命河間王弘等出塞擊之沙鉢略拒戰敗走時虜飢疫死者極衆沙鉢略忌阿波驍悍襲擊大破之殺其母阿波西奔達頭可汗達頭者沙鉢略從父也舊爲西面可汗聞而大怒遣阿波率兵而東部落歸之者十萬遂與沙鉢略相攻又有貪汗可汗亦怒沙鉢略奔達頭時沙鉢略爲達頭所困又東畏契丹遣使告急請度漠南居白道川朝廷許之沙鉢略因西擊阿波破禽之而阿跋部復乘虛略其妻子官軍爲敗阿跋以所獲還之自是朝貢不絕七年沙鉢略死遺令立其弟處羅侯是爲葉護可汗處羅侯勇而有謀以隋所賜旗鼓西征阿波敵人以爲得隋兵助多來降附遂擒阿波後又西征中流矢死衆立雍虞閭時沙鉢略子染干號突利可汗居北方遣使求婚妻以宗女義安公主上欲離間北狄特厚其禮突利本居北方以尚主故南徙度斤舊鎮雍虞閭怒曰我大可汗反不如染干於是絕朝貢數爲邊寇十九年

遂舉兵攻染干殺其兄弟妻子染干以五騎歸朝六月拜染干爲啟民可汗於朔州築大利城居之時義安公主已卒又以宗女義成公主妻之部落歸者甚衆雍虞閭擊之上令入塞嗣遷河南夏勝二州間於是遣越國公楊素等四道征之未出塞雍虞閭爲其下所殺達頭自立爲步迦可汗國大亂遣史萬歲出朔州征之遇達頭於大斤山虜不戰而遁仁壽元年詔楊素等率啟民北征多所斬獲是歲西突厥泥利可汗與葉護俱爲鐵勒所敗步迦部落大亂奚霫等五部內徙步迦奔吐谷渾啟民遂有其衆大業三年帝幸榆州啟民及公主來朝帝優寵之嗣親巡雲中泝金河而東北幸啟民所居明年朝於東都禮賜益厚是歲卒子咄吉立是爲始畢可汗十一年來朝東都其夏帝

避暑汾陽宮始畢入寇圍帝於雁門援至解去由是朝貢始絕隋末離亂中國人歸之者無數遂大强盛

突厥出於狼種雖傳說各異大致皆同惟本傳首謂是平涼雜胡魏太武時始奔蠕蠕實屬不根之談既云平涼雜胡又云世居金山矛盾顯然獨洛河即今土拉河臨渝鎮即漢遼西臨渝縣今熱河建昌縣乙弗泊在乙弗敵國見魏書吐谷渾傳末幽州今順天府治周槃城在慶陽府北境木硤關在固原州西南爲隴山要口石門關在固原州北武威今涼州府天水今秦州金城今蘭州府隋上郡即今鄜州弘化今慶陽府延安今延安府白道川見水經注即今歸化城昆都侖河朔州魏正光六年以懷朔鎮改置地在今吳喇特旗東北

蘇拉木倫河濱大利城當距此不遠河南謂黃河以南今河套中地夏州在套南鄂爾多斯右前旗境勝州在套東北左前旗地大斤山即大青山在歸化城北由雲中泝金河北雲中即歸化城金河即錫喇木倫河錫喇黃也水色黃故稱金河以此揆之時敢民所居當在四子部落地奚霫五部奚爲厖莫奚見後本傳霫爲白霫見新唐書部地在潢河北阿嚕科爾沁旗汾陽宮在汾州府雁門今代州

西突厥者木杆可汗之子大羅便也木杆事見周書大羅便即阿波與沙鉢略有隙因分國爲二漸以强盛東距都斤西越金山龜茲鐵勒伊吾及西域諸胡皆附之大羅便爲處羅侯所執衆立泥利可汗泥利卒其子達漫立號泥撅處羅可汗居無恒處多在烏孫故地分統所部一在石國北以制諸胡一在龜茲北地名應婆大業初屢爲鐵勒所破帝遣使崔君肅說之遂來朝貢六年帝將西狩召使來朝不至適達頭孫射匱求婚帝召使者言處羅不順今射匱有好心吾將立爲大可汗令發兵誅處羅然後當爲婚也射匱聞而大喜以兵襲處羅處羅大敗東走至高昌東保時羅曼山帝令裴矩將處羅母向氏諭之遂入朝處羅從征高麗號曷薩那可汗賞賜甚厚十月以信義公主嫁焉從幸江都隨宇文化及至河北化及將敗奔還京師爲北番突厥所害

西突厥分部實始於達頭可汗事詳唐書傳言大羅便蓋當時未悉其情形也所言疆域四至亦不如唐書言東接突厥西雷翥海南疏勒北瀚海之確當烏孫故地指今伊犂河流

域石國北即唐書所言怛邏斯千泉等地龜茲北地名應婆唐書作鷹婆川即大裕勒都斯河時羅曼山在高昌東唐地理志注伊州伊吾縣有折羅漫山亦曰天山今哈密廳北科舍圖嶺也

鐵勒之先匈奴之苗裔也種類甚多自西海之東依山據谷往往不絕獨洛河北有僕骨同羅韋紇拔也古覆羅並號俟斤蒙陳吐如紇結斯斛薛等姓勝兵可二萬伊吾以西焉耆之北傍白山有契弊薄落職乙咥蘇婆那曷烏護紇骨也咥於尼護等勝兵可二萬金山西南有薛延陀咥勒兒十槃達契等一萬餘兵康國北傍阿得水則有訶咥曷截撥忽比千曷比悉何差蘇拔也末渴達等姓兵三萬許得疑海東西有蘇路羯三索咽茂

促薩忽等姓八千餘拂菻東則有恩屈阿蘭北稱九離伏嗢昏等近二萬人北海南則都波等雖姓氏不同總謂之鐵勒並無君長分屬東西突厥居無恒所隨水草流移性凶忍善騎射以寇掠爲生近西邊者頗爲藝植多牛少馬自突厥有國東西征討皆資其用以制北荒開皇末晉王廣北征納啟民破步迦可汗鐵勒於是分散大業元年突厥處羅可汗擊鐵勒諸部厚稅斂又忌薛延陀等恐爲變集其渠帥數百人盡殺之於是一時反叛以拒處羅別立部人爲莫何可汗居貪汗山復立薛延陀俟斤爲小可汗既敗突厥莫何始大莫何勇毅絕倫甚得衆心爲鄰國所憚伊吾高昌焉耆諸國皆附之其俗大概與突厥同大業三年遣使貢方物自是不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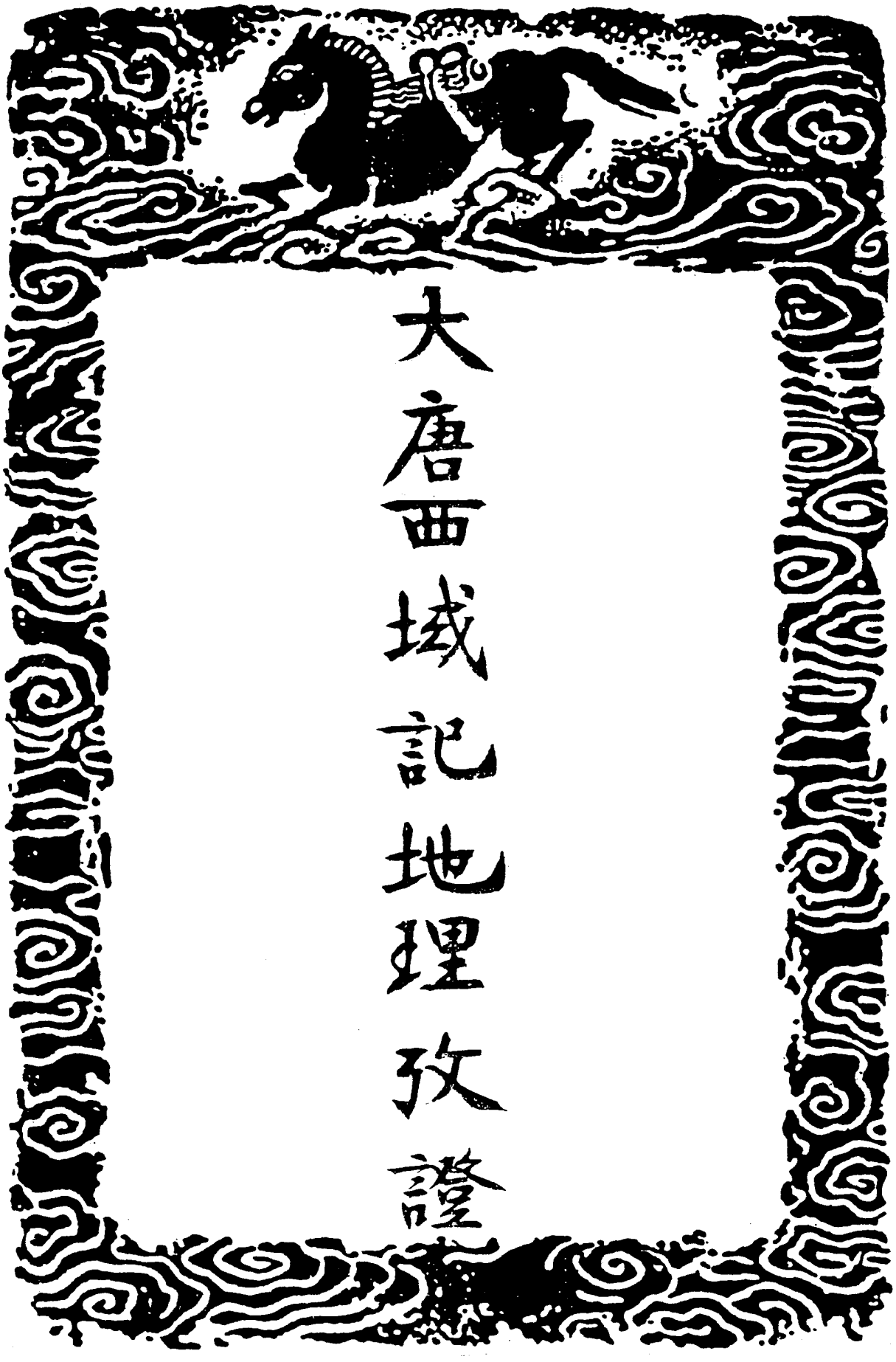
鐵勒諸族皆丁令高車堅昆所分實鮮卑人種唐書回紇傳言俗多高輪車元魏時號高車或曰勅勒訛爲鐵勒可證（堅昆詳三大人種攷）傳謂匈奴後裔誤也此部在漢居天山東者皆隸匈奴西者皆隸康居並蔓延今俄國南境迫匈奴西走立悅般國日漸强盛兼併康居東晉孝武帝寧康二年悅般西境別部匈奴盡逐俄南諸鐵勒而入歐州腹地據多瑙河北自立匈牙利國而鐵勒人種亦分處各地爲今德法英荷西瑞等國之祖傳首西海即後得疑海據傳所述鐵勒人種遠及海西不但西海之東也獨洛河即突厥傳弱洛水今曰土拉河在漠北土謝圖汗境僕骨亦曰僕固唐書謂在多覽葛東爲今土拉河北庫倫城地同羅以水得名即獨洛轉音在今土拉河與色楞格河會合處韋紇即回紇後稱回鶻唐書言居薛延陀北娑陵水上薛延陀初起居金山西南韋紇當在金山北娑陵水蓋即科布多河也拔也古唐書作拔野古言在僕骨東鄰於靺鞨漫散磧北地千里揆其地望在克魯倫河一帶無疑紇結斯即唐書黠戛斯部地在今唐努烏梁海境斛薛即高車傳斛律唐書言在多覽葛北當爲今色楞格河北額赫河地覆羅蒙陳吐如三部未詳伊吾今哈密焉耆今喀喇沙爾白山即天山契弊唐書作契苾言在焉耆西北鷹娑川見前傳乙咥即唐書思結云居薛延陀故牙蓋薛延陀初建牙於貪汗山即唐努山南麓也烏護見唐書回紇傳云袁紇者亦曰烏護曰烏紇至隋曰韋紇蓋回紇之族分居

二地者也也咥即唐書奚結在同羅北當爲今哈拉塔爾河地於尼護唐書作烏羅護一曰烏羅渾魏書作烏洛侯部地本在今呼倫貝爾城境茲與白山諸部並列蓋當時之分部西徙者其薄落職蘇婆那曷三部均無攷金山今阿爾泰山山之西南本高車所居陸渾海地薛延陀乃高車部中一族留居原地者十槃即悅槃轉音地在金山西本鐵勒人種所居匈奴西徙據以立國亦仍其舊號耳咥勒兒達契亦無攷康國傳見前阿得水即錫爾河華書所稱納林河也訶咥唐書作阿跌或曰跡跌貞觀二十一年阿跌來朝爲置雞田州僑治靈州之迴樂縣然其本部則遠在故浩罕國地阿跌即阿得轉音蓋以水得名也今爲錫爾河上游之雅色河曷截

以下九部亦無可攷得疑海爲裏海古名卽上所云西海傳所列五部惟蘇路在海東餘皆在西攷蘭士德中亞游記土耳米尼亞境裏海東種人名鐵克族中有薩慮薩羅等族鐵克卽鐵勒轉音薩慮薩羅卽蘇路轉音蓋此族人至今尙留居原地也羯三卽唐書可薩又作曷薩西書或作加三或作加森或作喀薩及加撒耳俄人稱爲喀薩克今烏拉山南喀山斯科其部地也索咽卽漢書粟弋魏書粟特西史作峨特又作克特時居黑海北後徙歐洲腹地爲法蘭西奧地里等國之祖蔑促爲阿速都城名亦卽阿速轉音元史太宗紀蒙哥率師圍阿速蔑怯思城蔑怯思卽蔑促部地在阿速海北端河流入處薩忽元史西北地附錄作撒吉剌明史作沙哈魯言其

地在阿速西海島中今爲克雷穆半島地拂菻兒唐書西域傳洪氏攷謂卽東羅馬國都康士旦諾不爾城其城之東爲高加索山南北地恩屈卽盎格魯一作安各羅今英吉利國之先世阿蘭本與阿速同部故西書並稱阿蘭阿速後匈奴西遷二部降附仍居故地嗣阿蘭偕隋伯凡大利等徙入西班牙尋又至非洲北境遂分散不復成部伏嗢萬國通史作富恩露西亞通史作富因言俄國初興曾與之南奠幾富惟所駐何地今無攷昏卽芬尼或作溫尼狠尼元史忙哥撒兒傳作穩兒爲俄三大族之一北褥九離未詳都波唐書作都播言其地北瀕小海又唐地理志言都播西距堅昆東去骨利幹南去回紇庭皆十三日行核其地望所瀕之小海爲庫蘇古爾泊無疑蓋此泊正居堅昆骨利幹之中南去回紇庭十三日里程亦合本傳謂北海南者誤也貪汗山唐書黠戛斯傳作貪漫山又言牢山亦曰睹滿黠戛斯阿熱可汗破回鶻後徙牙牢山之南蓋卽薛延陀舊庭也攷此山西圖作託罕山在唐努山陽特斯河發源處若本書高昌傳之貪汗山則名同而地異矣

蕭山郁九齡 餘杭章箴 同校



大唐西域記地理攷證

浙江圖書館叢書第二集

大唐西域記地理攷證

中華民國四年浙江圖書館校刊

大唐西域記地理攷證凡例

一此書與晉釋法顯魏釋惠生所記皆游歷印度紀行之最古者也但三書各有詳畧惠生僅至北印度法顯則自北印度歷西中東三印度航海而回惟元奘徧歷五印度前後凡十有七年仍由陸路還抵中國故其書尤爲攷求地理家所重余既爲佛國記印度求經記作攷證不得不並及此書

一此書傳本甚少除藏經外祇守山閣叢書中有之余求之十餘年均不能得所見惟節本而已至前歲始知常州天寧寺有重鐫單行本因託友人於勸業會購得之並獲唐慈恩寺三藏法師傳方得有所藉手以成攷證

一三藏法師傳爲辯機同時敕召譯經撰立法師著其書文筆簡潔宗旨一線勝於本記凡本記諸國方向道里之錯誤及奘師游跡之補載或遺漏或乖戾之處均得藉此以訂正之

一辯機後記云書行者親游踐也書至者傳聞記也此二語實爲全書綱領閱者亦當於書行書至處著眼記中間有自違其例者輒辨正之

一英人有恭寧翰者久居印度精心攷古著元奘游蹟圖將記中各國所在逐一註明今爲何城拙著攷證亦以此圖爲藍本惟圖所未及或確知其有誤者必詳加攷定以衷一是

一恭圖所無最難攷定者惟葱嶺以西大雪山內覩貨羅故地諸小國余因此易藁至七八次繼思疆域沿革今昔不同而山川道途必無大異遂先審察彼此之離距及方向即以今日通行之路線依次求之果然十得八九且與各鄰國疆界方位並皆符合即間有未敢自信者要當相去不遠

一此書本專記奘師游跡乃因奉敕編纂强附以大唐西域之名稱似地志而非地志似行記而非行記皆由辯機無識臆爲主張之故緣此紊亂原次致各國方向道里錯誤甚多然非法師本傳按圖細核不能知也

一前此法顯惠生等往游印度皆由于闐西踰葱嶺獨元奘

至屈支跋祿迦後即折北度凌山經熱海歷素葉千泉更南過大雪山以入印度繞道至數千里余初不解其故迨閱奘師傳始知當時途中所歷各國並爲西突厥所役屬不能不謁其王以求保護也

一奘師歸程自瞿薩旦那以東實即漢書之南道但當日除媲摩尼壤二城外如所稱覩貨羅故國折摩馱那納縛波等皆荒寂無人煙視惠生行記境象又異乃知南道廢塞當在魏隋之間近年新疆立省此道重開自羅布泊西南溯卡墻河至車爾成又經克里雅抵和闐凡二千餘里沿路皆有村堡漢時且末精絕扜彌于闐等國歷歷可指地運興衰固有不期然而然者歟

一印度稱城爲普爾或作波爾或作婆耳或作不耳或作波羅或作補羅或作波里或作波力或作普力又作古耳土耳各耳皆由譯人隨手塡寫故無一定之字實則二字均可從省惟攷證中仍照原書原圖繕寫特揭明於此以便鬼反○又按歐洲人稱城亦然如英之力弗普爾俄之西巴士特波爾德之盧森不尔厄俄之窩倫不尔厄等皆是至俄之彼得保羅保羅即波羅轉音土之孔士坦丁諾瀑耳孔士坦丁東羅馬王名諾爲連屬字猶中國之字瀑耳亦普爾波爾轉音不但此也如中國新疆有喀喇沙爾英吉沙爾等城蓋回紇語城爲沙爾仍即普爾不耳等轉音也

一印度里名踰繕那一作由延又作由旬據記言一踰繕那印度舊云四十里國俗云三十里而經典則云十六里知當時並無定論本記所載疆域行程當是從其國俗今以緯線一度爲二百里核算差違殊甚宜從佛經作十六里庶幾相合

按緯線一度爲二百里是以中國里核算而唐譯佛經以一由旬爲十六里亦以印里合中里故似可從

一本記卷二有五印度風俗制度總記以可資參攷節錄十餘則附後

一自晉至唐中國僧徒游歷印度者不下五六十人而學問之淵深識解之明達如奘師者實無與儔宜其高據論壇折服五千餘衆受各國王者之優禮此誠足爲吾國增光者也至其堅忍之心强毅之力不避險阻不辭勞瘁不畏

濡遲均可於所記想見之

一此書援引釋典較諸記爲詳以攷證所重惟在地理故不多採

大唐西域記地理攷證

仁和丁謙益甫氏纂

出高昌故地自近者始曰阿耆尼國東西六百餘里南北四百餘里都城周六七里四面據山道險易守泉流交帶引水爲田土宜糜黍宿麥香棗蒲萄梨柰諸果氣序和暢風俗質直文字取則印度徵有增損服飾氈毼斷髮無巾貨用金銀銅錢國無綱紀法不整肅從此西南行二百餘里踰一小山越二大河西得平川七百餘里至屈支國舊曰龜茲

按三藏法師傳言從高昌西行經阿父師泉泉在道南沙崖崖高數丈水自其半而出又經銀山山甚高廣皆是銀礦西國銀錢所從出也阿父師泉地未詳銀山今稱庫木什山庫

木什譯言銀也阿耆尼即漢書焉耆今爲喀喇沙爾城地近改設焉耆府四面據山謂東銀山北察罕通格山南呼爾克達山西庫勒爾山峽西南二百餘里踰小山即踰庫勒爾山峽水經注所謂沙山鐵谷關也越二大河嘗從傳云渡一大河爲是蓋庫勒爾西除開都河外餘皆不足稱大河渡河後行平川七百餘里與今至庫車城驛道相同

屈支國東西千餘里南北六百餘里都城周十七八里有糜麥粳稻出蒲萄石榴諸果產五金氣候和風俗質伎樂特善餘同

阿耆尼從此西行六百餘里經小沙磧至跋祿迦國舊曰姑墨又曰亟墨

屈支即今庫車直隸州近改設鳩茲府唐時舊城在府東南七十里東川河濱傳言師因凌山雪阻未開不得進發在此國淹停六十餘日

跋祿迦國東西六百餘里南北三百餘里都城周五六里土宜氣候人情風俗同屈支國國西北行三百餘里度石磧至凌山此慈嶺北原水多東流山谷積雪春夏含凍雖時消泮尋復結冰經途險阻寒風慘烈山行四百餘里至大清池或曰熱海周千餘里東西長南北狹四面負山眾流交湊色青味苦洪濤浩汗沿池西北行五百餘里至素葉水城城周六七里商胡雜居以西數十城皆屬突厥自素葉水城至羯霜那國地名窣利

跋祿迦即漢書姑墨唐書作亟墨在庫車西四站今拜城縣地凌山即今木素爾達巴罕木素爾冰也達巴罕嶺也由拜城西北度冰嶺蓋溯木咱喇河行與今阿克蘇城北所設驛

站異道以彼爲通衢此爲捷徑也奘師傳言凌山險峭峻極于天自開闢以來冰雪所聚積而爲凌春夏不解蹊徑崎嶇登陟艱阻懸釜而炊席冰而寢七日之後方始出山徒侶凍餒十死三四牛馬尤甚大清池即今特穆爾圖泊素葉水城唐地理注作細葉經行記作碎葉以城濱此水得名素葉水在泊西今曰大克賓河窣利即下文窣堵利瑟那省文爲古時阿母河迤北諸地之總稱故自素葉水城至羯霜那國皆有此名詳見後傳

素葉城西行四百餘里至千泉千泉者地方二百餘里南面雪山三垂平陸水土沃潤樹木扶疏暮春之初雜花若綺泉池千所故以名焉突厥可汗每來避暑

千泉一名屏聿地今無攷惟觀下文西距呾邏私城百四五十里計之當在今俄屬庫穆阿雷克地然自素葉至千泉斷不止四百餘里以地圖烏道測算相距約五度零當作千四百餘里方合

千泉西行百四五十里至呾邏私城城周八九里諸國商胡雜居南十餘里有小孤城三百餘戶爲突厥所掠中國人居之從此西南行二百餘里至白水城周六七里風土所宜勝呾邏私西南行二百餘里至恭御城原隰膏腴樹林蓊鬱從此南行四五十里至笯赤建國

呾邏私城唐書突厥傳作呾邏斯即西使記塔剌寺城以在塔拉斯河上得名今稱與利阿塔白水城在其西南今爲曼

特肯城城濱阿克蘇河阿克蘇譯言白水也恭御城未詳

笯赤建國周千餘里地沃備稼穡花果繁盛多蒲萄城邑百數各立君長總稱笯赤建國從此西南行二百餘里至赭時國唐言石國

笯赤建即西游記賽蘭西使記作賽藍中亞游記作車木干地圖察姆罕特城東有賽喇穆城即此

赭時國周千餘里西臨葉河東西狹南北長城邑數十各立君長役屬突厥從此東南千餘里至怖捍國周千餘里山周四境土膏腴宜羊馬氣候風寒人性剛勇語異諸國自數十年無大君長酋豪力競不相賓伏西千餘里至窣堵利瑟那國

赭時國即漢書康居小王蘇薤城地晉初康居南遷蘇薤後遂改名者舌赭時者者舌之轉音也隋時稱石國今爲俄屬錫爾河省所治塔什干城塔什譯言石干者城也怖捍即隋書鐵汗唐書稱寧遠國其地在喀什噶爾正北今沖巴噶什布爲特游牧地因山周四境故其地有大納林河數支之水均入損庫里湖無路流出此國非奚師行程所當經故從附記之例但云東南千餘里不書行字

窣堵利瑟那國周千四五百里東臨葉河葉河出葱嶺北原西北流浩汗漂急風俗土宜同赭時王附突厥從此西北入大沙磧絕無水草途路彌漫望大山尋遺骨以知所指行五百餘里至颯秣建國唐言康國

窣堵利瑟那唐書作東曹國言國有率都沙那蘇對沙那叔

布呾那蘇都識匿四名即希臘史所謂索克地阿那也此爲古代阿母河以北諸地總名國在今俄屬費爾干省內西浩罕部地本漢之大宛隋時爲曹國所轄西後又分三國遂以此屬東曹東曹因冒居窣堵利瑟那全地之名稱隋書雖無東曹傳然米國傳中言東去蘇對沙那五百里即東曹也葉河唐書作葉葉河即隋書藥殺水今曰錫爾河源出費爾干省所屬烏茲根城東南正葱嶺北原也西北入大沙磧攷錫爾河西北凡千餘里皆克茲庫穆戈壁地奚師由窣堵利瑟那西南渡河經霍占城西北行亦須越沙漠二百餘里曰行五百餘里至颯秣建蓋指赭時至颯秣建路程中間雖經窣堵利瑟那轄境不必至其都城也

颯秣建國周千六七百里東西長南北狹都城周二十餘里極險固多居人異方珍寶多聚此國土宜稼穡林木花果出善馬機巧之技特工氣候和暢風俗猛烈凡諸胡國此爲其中進退威儀遠近取則兵馬强盛戰無前敵從此東南至弭秣賀國唐言米國

颯秣建一作薩末鞬魏書作悉萬斤皆撒馬罕之轉音希臘史載索克地阿那都城馬耳坎達即此隋書言康國都薩寶水上阿祿迪城薩寶水即唐書那密水今曰雜拉夫山河阿祿迪城當是颯秣建薩末鞬之異譯

弭末賀國周四五百里據川中東西狹南北長土宜風俗同前從此北至刼布呾那國唐書曹國

唐書米或曰彌末曰弭末賀在康國東南實作正南百里爲今基大普城地無疑記云據川中東西狹南北長形勢亦極符合

刼布呾那國周千四五百里東西長南北狹從此西行三百餘里至屈霜你那國唐言何國

刼布呾那即隋書曹國唐書作西曹然唐書東曹傳並列蘇對沙那刼布呾那等四名觀隋書米國傳言東去蘇對沙那五百里知蘇對沙那專指東曹觀本傳知刼布呾那專指西曹唐書混列之殊誤國在那密水南東南距康百里以地望核之當爲今喀喇蘇城境從此西行三百餘里至屈霜你那行字衍文蓋本記通例親游踐者方加行字此與屈霜你那均非必由之路知衍行字無疑至隋書曹國傳明言西去何百五十里何國傳亦言東去曹百五十里此獨謂西三百餘里似有舛錯及攷三藏法師傳知所謂三百餘里者實由康至何之程途非由曹至何之程途辯機紊其次第致牽誤耳

屈霜你那國周千四五百里東西狹南北長土風同颯秣建從此國西二百餘里至喝捍國唐言東安

屈霜你那隋書作何國云都那密水南都城方二里東至曹國百五十里今爲卡什稍西北之喀桑城此即漢大月氏貴霜翎侯地故貞觀十五年以其地爲貴霜州授其君爲刺史乃宋氏新唐書指爲康居附墨故地謬甚

喝捍國周千餘里土風同颯秣建從此國西四百餘里至捕喝國唐言中安

喝捍唐書附安國傳言東安或曰小安曰喝汗在那密水陽東距何二百里許西南至大安四百里當即今哈札木博爾地

捕喝國周千六七百里東西長南北狹土風同颯秣建從此國西四百餘里至伐地國唐言西安

唐書安一曰布豁又曰捕喝元魏間所謂忸密者西瀕烏滸河治阿謚原作謚誤城阿謚即史記藍市漢書監氏大月氏故都也布豁捕喝皆布哈轉音今爲布哈爾國宋氏指爲康居小王爾城地尤謬

伐地國周四百餘里土風同前從此西北原作南誤五百餘里至貨利習彌伽國

伐地即隋書穆國漢安息東境木鹿城地今曰簽爾甫一作謀夫又作木富在阿毋河西唐書安國傳伐地亦曰簽斤顯慶時以爲木鹿州今本新唐書脫去伐地二字似亦曰簽斤句指東安而言不但失去一國且東安之地安得稱木鹿州乎惟貨利習彌伽居伐地西北以爲西南方位背矣且唐書明言火尋東南距伐地可互證

貨利習彌伽國順縛芻河兩岸東西二三十里南北五百餘里土宜風俗同前言語稍異

貨利習彌伽唐書火尋傳言火尋或曰貨利習彌曰過利居烏滸水陽東南六百里距伐地西南與波斯接西北抵突厥曷薩乃康居小王奧鍵城地按此即元史花剌子模今爲基

華國境自弭末賀以下七國均非裴師所親至所謂傳聞記也

從颯秣建國西南行三百餘里至羯霜那國周千四五百里土風同颯秣建從此西南行二百餘里入山崎嶇危險又少水草東南山行三百餘里入鐵門鐵門者左右帶山山極峭峻有狹徑兩旁石壁其色如鐵既設門扉加以鐵鋼遂以爲名出鐵門至覩貨邏國舊曰吐火羅誤其地南北千餘里東西三千餘里縛芻大河中境西流自數百年王族絕嗣酋豪力競依山據險分爲二十七國皆役屬於突厥順縛芻河下流至呾密國東西六百餘里南北四百餘里都城周二十餘里東西長南北狹東至赤鄂衍那國

羯霜那國名亦從漢貴霜出其地在屈霜你那南今名卡什地圖作加爾支即西游記之碣石明史之渴石也由颯秣建往先西南行入山後轉而東南方向恰合鐵門見元史及西游記圖作達爾般的中亞游記作得班達爾般得班皆譯言關隘與元史西北地附錄之得爾奔脫同義覩貨邏魏書作吐呼羅隋唐書均作吐火羅但此爲地名而非國名東自帕米爾高原西至黑剌特迤南諸山皆在其境記云南北千餘里東西三千餘里縛芻大河中境西流綜寫形勢最確縛芻河即阿毋河古名其地古屬大夏漢時隸大月氏後大月氏改號嚈噠其王仍居於此蓋月氏爲游牧種族不慣城居故以平原封建宗姓而以覩貨邏爲親轄之地魏周隋唐諸史

既有大月氏及嚈噠傳乃復立吐火羅傳殊爲複沓裴師游時嚈噠已衰分爲二十七國遂爲突厥所役屬即隋書所謂突厥乘亂强領其國是也突厥既遣子弟據活國地以統轄全境以活國本覩貨邏之舊都攷裴師傳言出鐵門數百里渡縛芻河至活國再由縛喝羅南行入揭職又東南入大雪山據此行程似宜先記活國以次及於揭職梵衍那迦畢試等國將呾密赤鄂衍那等附錄之國并入於歸程記敘次方有脈絡方成片段茲所記殊少法度呾密國在縛芻河下游即元史忒耳迷城地圖作基里非

赤鄂衍那國東西四百餘里南北五百餘里都城周十餘里少東至忽露摩國

赤鄂衍那在呾密東當即今加弗尼蘭城地

忽露摩國東西百餘里南北三百餘里都城周十餘里東至愉漫國

忽露摩地未詳

愉漫國東西四百餘里南北百餘里都城周十六七里西南臨縛芻河至鞠和衍那國其國東西二百餘里南北三百餘里都城周十餘里東至鑊沙國

愉漫鞠和衍那二國地均未詳

鑊沙國東西三百餘里南北五百餘里都城周十六七里東至珂咄羅國

鑊沙在珂咄羅西當即達爾瓦斯部所居呼瑪城地

珂咄羅國東西千餘里南北千餘里都城周二十餘里東接慈嶺至拘謎陀國拘謎陀東西二千餘里南北二百餘里據大慈嶺中都城周二十餘里西南鄰縛芻河南接尸棄尼國南渡縛芻河至達摩悉鐵帝國鉢鐸創那國涇薄健國屈浪拏國呬摩呾羅國鉢利曷國訖栗瑟摩國曷邏胡國阿利尼國普健國白活國東南至濶悉多國安呾羅縛國事在回記活國西南至縛伽浪國縛伽浪國東西五十餘里南北二百餘里都城周十餘里南至訖露悉泯健國

珂咄羅唐書作骨咄言王治思助建城多良馬赤豹有四大鹽山出烏鹽即今棍屯達利雅河南棍特城地棍特者珂咄骨咄之轉音也拘謎陀在珂咄羅東爲今阿克蘇河北郎庫里諸地正據慈嶺之中西南與阿母河爲鄰尸棄尼見唐書居帕米爾境恰在拘謎陀南達摩悉鐵帝則在其西南方位形勢俱脗合此節自尸棄尼以下至安呾羅縛凡十四國攷均見後縛伽浪在活國西南當即今普揚城地

訖露悉泯健國周千餘里都城十四五里西北至忽懷國忽懷國周八百餘里都城周五六里西至縛喝國

訖露悉泯健在縛伽浪南當爲今和雜畢縛庫沙城地忽懷在其西北當爲今哥里城地

縛喝國東西八百餘里南北四百餘里北臨縛芻河都城周二十餘里人稱小王舍城城雖固民人甚少土產諸物極多水陸花卉難以備舉城西北五十里有提謂城北四十里有波利城

從此西南入雪山阿至銳秣陀國

縛喝奘師傳作縛喝羅即今巴爾黑城地圖作波爾克縛喝者巴黑波克之轉音也此城自古著聞希臘史所謂巴克德利亞即其地也城中佛教甚盛隋書挹怛傳言都城多塔寺皆飾以金故當時有小王舍城之稱魏書言嚈噠王都拔底延城蓋王舍城也拔底延即縛喝惟徑指爲王舍殊誤此與活國皆嚈噠舊都茲並爲突厥所轄提謂今低瓦里城波利今塔列爾城從此西南入雪山蓋由撒里普爾南行也

銳秣陀國東西五六十里南北百餘里都城周十餘里西南至胡賓健國

銳秣陀當在撒里普爾東南札馬爾得城地札馬得即銳秣

陀轉音也

胡實健國東西五百餘里南北千餘里都城周二十餘里多山川出善馬西北至呾剌健國

胡實健唐書作護時健在銳秣陀西南當即今庫什克城

呾剌健國東西五百餘里南北五六十里都城周十餘里西接波剌斯界

呾剌健在胡實健西北當即得拉塔哈城地其地西北近黑剌特故與波斯界相接按以上三國前二國爲縛喝西南入大雪山道中應經之處後一國則特別附記以明覩貨邏極西之界然皆非奘師所親歷故不書行字

從縛喝國南行百餘里至揭職國國東西五百餘里南北三百

餘里都城周四五里土地磽确陵阜連屬少花果多菽麥氣序寒烈民風剛猛東南入大雪山山谷高深峰巒危險風雪相繼盛夏含凍積雪彌谷行六百餘里出覩貨邏境至梵衍那國

此爲奘師所行之道揭職在巴爾黑南百餘里即今得哈斯城東南入大雪山蓋由喀普爾尼東南小路進行較前一路爲近捷也

梵衍那國東西二千餘里南北三百餘里在雪山中人依山谷逐勢邑居都城據崖跨谷長六七里北背高巖有宿麥少花果宜畜牧多羊馬氣序寒烈多衣皮褐從此東行入雪山踰越黑嶺至迦畢試國

梵衍那唐書作帆延或曰望衍居斯卑莫運山旁西北與護時健接東南至罽賓西南至訶達羅支與吐火羅連境地寒入穴處王治羅爛城有大城四五水北流入烏滸河此即今阿富汗國都喀布爾西北巴曼城地羅爛蓋巴曼轉音斯卑莫運山今曰伊拉克斯奇山水北流入烏滸河即昆都斯河發源於其地此記與唐書所敘情形及他部接界方向無不脗合所攷當無疑義

迦畢試國周四千餘里北背雪山三垂黑嶺都城周十餘里宜穀麥多果木出善馬異方奇貨多聚於此氣候多寒服兼皮褐錢幣模範異於諸國王有智勇威懾鄰境統十餘國崇敬三寶自此東行六百餘里山谷接連峰巖峭峻越黑嶺入北印度境至濫波國北印度境

迦畢試在雪山南即阿富汗國喀布爾城地迦畢試者喀布爾轉音也此爲印度西北大國有屬部十餘乃新唐書不爲立傳轉錄健馱羅所屬婆羅覩羅之小邑疏謬甚矣

濫波國周千餘里北背雪山三垂黑嶺都城周十餘里國無大君長附屬迦畢試宜稻稻多甘蔗而少果實氣序漸溫微霜無雪國俗豐樂人性怯弱情懷詭詐動止輕躁從此東南行百餘里踰大嶺濟大河至那揭羅曷國北印度境

濫波國當指阿富汗東北加非利斯坦全境地故周千有餘里據奘師傳自其國南行至一小嶺嶺有塔以表佛跡又南二十餘里下嶺渡河至那揭羅曷國知其都城距那揭羅曷不遠以地圖核之當即法拉直汗城地法拉直汗始創建此

城之王名也

那揭羅曷國東西六百餘里南北二百餘里山周四境都城周二十餘里役屬迦畢試豐穀稼多花果氣候溫暑風俗醇質猛銳驍雄輕財好學崇敬佛法西南二十餘里有小石嶺深澗陷絕瀑布飛流東岸石壁有大洞穴爲龍所居旁有佛留影處城東南三十餘里有醯羅城周四五里堅峻險固有重閣畫棟花林池沼居人醇質正信從此東南山谷中行五百餘里至健馱邏國舊曰乾陀衞訛北印度境

那揭羅曷佛國記作那竭奚師傳作那揭羅喝即阿富汗所轄加非利斯坦西界納直里城納直里者那揭羅之轉音也

佛國記言那竭南半由延有石室博山山西南向佛留影其

中又言醯羅城北行一由延至那竭城均可與本傳相證

健馱邏國東西千餘里南北八百餘里東臨信度河都城號布路沙布邏周四十餘里役屬迦畢試邑里空荒居人稀少惟宮城一隅有千餘戶穀稼殷盛花果繁茂多甘蔗出石蜜氣候溫暑略無霜雪人性恇怯好習典藝多敬異道少信正法然無著菩薩世親菩薩脇尊者等本生於此國東南有跋虜沙城又東有烏鐸迦漢荼城周二十餘里南臨信度河居人富樂諸方珍異多集於此其西北二十餘里有婆羅覩邏邑從烏鐸迦漢荼城北踰山涉河行六百餘里至烏仗那國舊曰烏場烏荼訛北印度境

健馱邏魏書作乾陁佛國記作犍陀衞伽藍記作乾陀羅英人恭寧翰攷即阿富汗都東南乾陀彌城布路沙布邏即乾陀彌東北二十四里布路巴城按乾陀彌地圖作千達馬克布路巴今名札拉拉巴得此本阿富汗著名大城居人稀少者以地處衝要自厭嘩戾亂不能保守屢經兵燹故也跋虜沙即魏書小月氏國都富樓沙城佛國記作弗樓沙謂去乾陀衞四日程今白沙威爾城是也烏鐸迦漢荼在白沙威爾東核其前後所敘情形此城當在喀布爾河與信度河會合處之北濱今亞託克城西北地婆羅覩邏本一小邑以古時波爾尼製聲明論於此故奚師往游

烏仗那國周五千餘里山谷相屬土瘠少穀多蒲萄產金鐵林樹蓊鬱花果茂盛寒暑和平風雨順序人性怯懦而詭詐崇重佛法敬信大乘王治曹揭釐城周十六七里居人殷盛從此東

北行二百五六十里入大山至阿波邏羅龍泉即蘇槃伐窣堵河之源派流西南春夏飛雪曹揭釐南四百餘里至醯羅山谷水西派逆流東上雜花異果被澗緣崖曹揭釐東北踰山越谷逆上信度河途徑危險山谷杳冥或履絙索或牽鐵鎖棧道臨虛飛梁危構椽杙蹕隥行千餘里至達麗羅川即烏仗那舊都也多出黃金及鬱金香川中有慈氏菩薩金像即彌勒高百餘尺從此東行踰嶺越谷逆信度河飛梁棧道履危涉險五百餘里至鉢露羅國北印度境周四千餘里在大雪山南東西長南北狹多麥豆出金銀國用富饒時惟寒烈人性獷暴薄於仁義禮節從此復還烏鐸迦漢荼城南渡信度河河廣三四里西南流澄清皎鏡汩急漂流中有毒龍若持貴寶奇花異種及佛舍利渡者

船多飄沒渡河至呾叉始羅國北印度境

烏仗那魏書及佛國記均作烏萇伽藍記作烏場若烏荼則別爲一國在東印度境唐書羯合爲一殊謬曹揭釐恭攷即加非利斯坦境曹哥拉城今地圖無此城名惟據所言在赤道北三十四度五十六分京師西四十四度三分核之則即今班底城無疑班底殆曹揭釐之合音阿波邏羅龍泉即魏書波知國西南三龍池蘇槃伐率堵河奚師傳作蘇波河即今蘇瓦特河達麗羅川在曹揭釐東北逆信度河行千餘里又東行五百餘里方至鉢露羅以地望揆之達麗羅川當即今烏爾格河烏仗那舊都即烏爾格城佛國記載法顯出葱嶺後由陀歷國順嶺西南行十五日度旁梯七百蹟懸絙過

信度河便到烏萇即此舊都地觀法顯言其地立有彌勒菩薩像與本記正合知法顯至時其國都尚未南徙也鉢露羅魏書作波路又作鉢盧勒唐書言大勃律或曰布露佛國記陀歷即勃律之轉音也其所都爲今本治城地正在達麗羅川之東○按奚師傳言曹揭釐城東北聞說有人登越山谷可千餘里至達麗羅川又其下不載鉢露羅國事可知二地均屬傳聞並非親歷記中並書行字俾辯機之誤

呾叉始羅國周二千餘里都城周十餘里初屬迦畢試近附迦濕彌羅地稱沃壤稼穡殷盛氣序和暢風俗輕勇大城西北有瑟羅鉢呾邏龍池池南三十里有塔是如來斷頭施捨處從此東南行七百餘里至僧訶補羅國北印度境

呾叉始羅即佛國記竺刹尸羅記云竺刹尸羅者漢言截頭也佛爲菩薩時以頭施人於此故名呾叉始羅即竺刹尸羅轉音惟呾應作咀方與竺協此言由烏鐸迦漢荼南渡信度河至此不載去河若干里據奚師傳師歸程至此又西北行三日至信度大河揆厥地望當在今亞託克城東南境法顯自犍陀衛東行七日至此亦合

僧訶補羅國周三千餘里西臨信度河都城周十四五里依山據險堅峻險固氣序寒人性猛俗尚詭詐國無君主役屬迦濕彌羅從此復還呾叉始羅北界渡信度河東南行二百餘里度大石門又東行五十里至孤山又東南山行五百餘里至烏剌尸國北印度境

僧訶補羅恭攷即今折蘭穆城地望亦合惟與印度河相去千餘里安得云西臨以意測之國城當在折蘭穆河東境按地闊熱倫城西南有直長瓦剌城在折蘭河東僧訶補羅當在其地西臨者即折蘭河記以折蘭河通稱爲信度河耳與後文恒河旁支通稱爲恒河同例又據奚師傳呾叉始羅東南七百餘里有僧訶補羅國不書行字至字知奚師此時並未至其國無所謂復還道師歸程始由闊蘭達西行二十餘日至此再由此行二十餘日至呾叉始羅也若呾叉始羅北界所渡之河亦即折蘭河上游非印度河倘果爲印度河何其下又云東南行乎大石門孤山均無攷

烏剌尸國周二千餘里山阜連接田疇狹隘都城周七八里役

屬迦濕彌羅氣溫和微有霜雪人性剛猛多詭詐從此東南登山履險度鐵橋行一千餘里至迦濕彌羅國北印度境

烏剌尸國地未詳今假定之當在克什米爾西北維法耳阿巴得城境以至迦濕彌羅皆東南行也

迦濕彌羅國周七千餘里四境負山山極峭峻雖有門徑而復隘狹自古鄰敵無能攻伐都城西臨大河南北十二三里東西四五里宜稼穡多花果出龍種馬及鬱金火珠藥草氣序寒勁多雪少風人性輕僄怯懦地本龍池有阿羅漢居此龍隨願施其地僅於西北留一池為龍居周百餘里從此西南踰山陟險行七百餘里至半笯蹉國北印度境

迦濕彌羅唐書作箇失蜜印度史作卡希米今曰克什米爾

皆一音之轉漢為罽賓國地其沿革別有專攷昔健馱羅迦膩色迦王即後漢書大月氏傳閻珍書王結集大乘諸經於此故在北印度諸國佛教為最盛奘師傳言師為國王所優禮因留二年學諸經論唐書云王治撥邏勿邏布邏城西瀕彌那悉多河按王所治即今克什米爾城或稱色令那加一作思令內格又作斯里那戛耳彌那悉多河即今支勒姆河其河北流入烏拉爾湖即記言龍居之池也西南踰山陟險者度皮爾潘札里山口也

半笯蹉國周二千餘里山多田狹穀稼時播花木繁茂多甘蔗無蒲萄菴沒羅果烏談跋羅茂遮等果家植成林珍其味也氣序溫暑風俗勇烈人性質直篤信三寶無君長役屬迦濕彌羅從此東南行四百餘里至曷邏闍補羅國北印度境

半笯蹉在迦濕彌羅西南當即今喇札烏里城地

曷邏闍補羅國周四千餘里都城周十餘里極險固多山阜川原狹隘地利不豐土俗同半笯蹉役屬迦濕彌羅自濫波至此人多獷悍屬鄙乃邊裔曲俗非印度之正境從此東南下山渡水行七百餘里至傑伽國北印度境

曷邏闍補羅在半笯蹉東南當即今古者拉特城地

傑迦國周萬餘里東據毘播奢河西臨信度河都城周二十餘里宜稻粳多宿麥出金銀鍮石銅鐵氣候暑熱多風民俗暴急言詞鄙褻少信佛法大城西南十四五里至奢羯羅故城垣堵雖壞基址猶固周二十餘里其中更築小城周六七里居人富饒即此國之故都也從此東行五百餘里至至那僕底國北印度境

傑迦即漢書罽賓以迦讀如勒與賓協也瀛環志稱其地為本若一作烏斎又作弃札比圖作旁遮普均譯言五河間其稱悉克或塞哥者乃其種教之名毘播奢河即今拉微河其所都即今該省會垣拉合爾城一曰勞爾又曰拉烏耳奢羯羅城在其東南即漢時循鮮城唐書作修鮮地理志修鮮都督府以罽賓遏紇城置蓋已移其名於新都矣奘師傳載出曷邏闍補羅二日渡旃達羅婆伽河到闍耶補羅城乃至奢羯羅城旃達羅婆伽河今支納比河闍耶補羅未詳

至那僕底國周二千餘里都城周十餘里稼穡滋茂編戶安樂國用豐贍氣序溫暑風俗怯弱邪正兼信昔迦膩色迦王之御

宇也聲振鄰國河西藩維畏威送質特以此國爲質子冬居之所從此東北行百四五十里至闍爛達羅國北印度境

至那僕底當在傑伽國東南今亞立瓦爾城境故東北百餘里至闍爛達羅按至那一作支那指中國僕底爲巴得轉音西域諸城每繫以巴得阿巴得阿爾巴得之稱皆欣幸辭攷迦膩色迦王即後漢書大月氏傳之閻珍膏爲貴霜王邱就卻于其滅中印度而稱霸也正與東漢光武帝同時河西藩維當是質融融在河西中間隔於隴嶺不能與漢通連其勢頗孤或送質子以求外援亦未可知但融既心乎漢室且能外卻匈奴內保五郡頗足自立似不應出此當別有曲折惜史籍無可參證耳

闍爛達羅國東西千餘里南北八百餘里都城周十餘里宜稼穡多粳稻氣溫暑俗剛烈家室富饒從此東北踰嶺嶺經危途行七百餘里至屈露多國北印度境

闍爛達羅奘師傳作闍爛達那又作闍蘭達地圖作遮蘭達在拉合爾城東南

屈露多國周三千餘里山周四境都城周十四五里土宜稼穡花木滋榮既鄰雪山遂多珍藥出金銀赤銅火珠鍮石氣候稍寒霜雪微降人性剛勇尚義從此北路千八九百里踰山越谷至洛護羅國又北二千餘里經途艱阻寒風飛雪至秣羅娑國自屈露多南行七百餘里越山濟河至設多圖盧國北印度境

屈露多恭攷即今庫爾魯城惟此城地圖未載以所列緯線北三十一度及經線西三十九度廿六分核之當在薩特里日河上游蘇克特城東境洛護羅在其北近二千里殆即阿里西界澤布隆城秣羅娑則阿里西北楚米克拉摩城也此二國均附記所聞非奘師親歷故仍自屈露多南行至設多圖盧

設多圖盧國周二千餘里西臨大河都城周十七八里穀稼殷盛果實繁多出金銀珍珠衣服綺靡氣候暑熱風俗醇和敦信佛法從此西南行八百餘里至波理夜呾羅國中印度境

設多圖盧當在屈露多西南今貝剌斯城地故西臨薩特里日河恭氏謂森姆拉翁巴拉西林德等城皆在其境內

波理夜呾羅國周三千餘里都城周十餘里宜穀稼宿麥有異稻種六十日而穫多牛羊少花果氣暑熱俗剛猛從此東行五百餘里至秣菟羅國中印度境

波理夜呾羅在設多圖盧西南八百餘里恭攷即剌日不德部烏爾瓦西北之科德城烏爾瓦地圖作瑙瓦噶耳科德未載今中國南方有六十日早稻種當自此傳來

秣菟羅國周五千餘里都城周二十餘里土地膏腴稼穡是務花沒羅果家植成林出細斑氈及黃金氣候暑熱風俗善順從此東北行五百餘里至薩他泥濕伐羅國中印度境

秣菟羅在波理夜呾羅東黃氏恒河攷作秣得拉恭攷即西北部馬特剌城

薩他泥濕伐羅國周七千餘里都城周二十餘里地沃稼盛天

氣溫暑風俗澆薄家室富饒競爲奢侈深於幻術多逐利少務農諸國奇珍多聚其國從此東北行四百餘里至窣祿勒那國中印度境

薩他泥濕伐羅在秣菟羅東北當即今庫拉達巴的城地恭氏謂旁遮普部達內薩爾城恐未確不獨距馬特剌太遠即方位亦不相合

窣祿勒那國周六千餘里東臨殑伽河北背大山闍牟那河中境而流都城周二十餘里東臨闍牟那河荒蕪雖甚基址尚固人性純質宗信外道闍牟那河東行八百餘里至殑伽河源廣三四里東南流入海處廣十餘里水味甘美彼俗謂之福水渡河東岸至秣底補羅國中印度境

窣祿勒那國境東屆殑伽河源西越闍牟那河地形橫濶都城處闍牟那河西岸當即今喀納爾城實在薩他泥濕伐羅西北云東北行者蓋指其國境非都城奘師殆欲探福水之源故東北經其國境若都城非師所親歷也殑伽河據黃氏恒河攷本指哥格拉河本記乃以爲恒河之通稱恒河一名安治士河又名安頷河唐書稱迦毘黎河又作乾陀衛江今曰乾吉思河發源阿里大雪山陽西南流至此國北界折而南行師探河源然所見河流廣尚三四里則僅至其上游未窮厥濫觴處耳闍牟那河即遜奴河佛國記作捕那河地圖作朱木拿河

秣底補羅國周六千餘里都城周二十餘里宜穀麥多花果天氣和暢風俗醇質尚學藝嫻咒術其王戊陀羅種也從此北行三百餘里至槃羅吸摩補羅國北印度境

秣底補羅在闍牟那河東岸恭攷即西北部彌魯特城其北之摩蘇佛普爾西北之蘇哈隆普爾皆其屬地

槃羅吸摩補羅國周四千餘里山周四境都城周二十餘里居人殷盛家室富饒土宜稼穡出鍮石水晶氣候微寒風俗剛猛人多逐利學雜衺正此國北境大雪山中有蘇伐剌拏瞿呾邏國出上黃金東西長南北狹即東女國也世以女爲王其夫不知政事丈夫惟征伐田種而已宜宿麥多羊馬氣寒慄人躁暴東接土蕃國北接于闐國西接三波訶國從秣底補羅東南行四百餘里至瞿比霜那國中印度境

槃羅吸摩補羅在秣底補羅北恭攷即西北部庫馬汪城按庫馬汪圖作呼爾得瓦蘇伐剌拏瞿呾邏見唐書東女國傳近黃楙材恒河攷言德列部北境被勒摩城即東女國被勒摩地圖作坡里布希特國東與西藏接西藏唐之土蕃也其國當兼有今阿里部地故北接于闐西界三波訶即前秣羅娑按奘師游此後當仍還秣底補羅故復從秣底補羅東南行

瞿比霜那國周二千餘里都城周十餘里崇峻險固居人殷盛華林池沼往往相間氣序土宜同前風俗醇樸多信外道求現在福自此東南行四百餘里至聖醯掣呾邏國中印度境

瞿比霜那在秣底補羅東南恭攷即西北部蘭木普爾城按

此國奘師傳不載

堊醯掣呾邏國周三千餘里都城周十七八里依據險固宜穀麥多林泉氣序和暢風俗樸質玩道篤學多材博識自此南行二百六七十里渡殑伽河西至毘羅刪拏國中印度境

堊醯掣呾邏在瞿比霜那東南殑伽河西當爲今布達翁城地恭攷卽巴勒里城則與渡殑伽河西句不合又此所渡殑伽河乃恒水右源冷庚伽河非恒水正流也

毘羅刪拏國周二千餘里都城周十餘里氣序土宜同前風俗猛暴少敬佛法從此東南行二百餘里至刼比他國中印度境

毘羅刪拏奘師傳作毘羅那拏誤在堊醯掣呾邏西南恭攷卽西北部埃杜城按埃杜城當在佛魯喀巴得城西地圖未

載

刼比他國周二千餘里都城周二十餘里氣序土宜同前風俗醞和人多學藝從此西北行減二百里至羯若鞠闍國唐言曲女城中印度境

刼比他佛國記作僧伽施一作僧伽舍在毘羅刪拏東南恭攷卽西北部壩普里城

羯若鞠闍國周四千餘里都城西臨殑伽河長二十餘里廣四五里城隍堅固臺閣相望花林池沼光映澄澈異方奇貨多集於此居人豐樂家室富饒花果具繁稼穡時播氣序和協民風醞質容貌妍雅服飾鮮綺篤學游藝衣正兼習舊時王城號拘蘇磨補羅唐言花宮後更名曲女城今王尸羅阿迭多唐言戒日本吠奢種父亡兄嗣爲東印度羯羅拏蘇伐剌那國王所害設誓圖報六年之中果遂所願於是營福樹善忘寢與食時王在羯末嗢祇邏國召師赴會見日王勞苦已問曰自何國來對曰從大唐國來請求佛法王曰大唐在何方去斯遠近對曰當此東北數萬餘里卽印度所謂摩訶至那國是也王曰嘗聞摩訶至那國有秦王少而靈鑒長而神武昔先代喪亂率土分崩秦王平定海內風教遐被殊方異域慕法稱臣有秦王破陣樂聞之久矣大唐國者豈此是耶對曰然至那者前王之國號大唐者我君之國稱昔未襲位謂之秦王今已承統稱曰天子風猷大化難以備舉王曰盛哉彼土產生福感聖主時王將還國設大法會於是偕二國王從數十萬衆由殑伽河南北岸水陸並進經九

十日至曲女城先於河西建大伽藍別築行宮自仲春一日起至二十一日盛陳儀衛奏音樂以金銀珠寶供養三寶隨步四散時惟沙門二十餘人從饌食已訖集諸異教商權微言抑揚至理如是日送金像導從如初以至散日乃還都城此國多如來遺跡自此東南行六百餘里渡殑伽河南至阿踰陀國中印度境

羯若鞠闍爲唐初中天竺强國所都曲女城卽唐書茶鏑和羅城恭攷此城故址在西北部科尼普爾城西北一百四十里科尼普爾一作康普爾又作孔坡東北臨乾吉思河塌羅拏伐剌那國見後按奘師初至此國僅住跋達羅毘訶羅寺三月習學經典其與戒日王問答在徧游五印度將還國時支那非中國通稱辨

近日歐洲及日本人所著書每稱中國爲支那而中國士夫亦從而和之曰支那支那溯厥由來蓋始於辯機大唐西域記惟記中所謂支那者專指隋朝非通稱中國也豈意後世沿襲舊語絕不攷其本義若何斯足異矣按西域記戒日王問元奘來自何國對曰從大唐國來王曰大唐在何方對曰當此東北數萬餘里印度所謂摩訶至那國是也王曰嘗聞摩訶至那有秦王者少而靈鑒長而神武平定海內大唐國豈此是耶對曰然至那者前王之國號大唐者我君之國稱云云夫至那爲大唐以前國號是專指隋朝而非中國通稱明甚蓋其時李唐開國未久印度僻遠雖聞秦王威名猶未知易隋而爲唐故仍呼摩訶至那若至那爲中國通稱元奘

亦何必斷斷致辨耶至那即支那英語作齋那至支齋皆隋之轉音那者語尾詞摩訶大也質言之猶曰大隋洎新唐書天竺傳始有摩訶震旦語震旦譯言東方摩訶震旦方爲中國通稱然此乃槩括元奘問答之詞非竟以震旦代至那也近日洪氏鈞著元史譯文證補於太祖紀下有曰印度語稱乞觧即契丹指金人曰秦又曰摩訶秦猶曰大秦洪氏自注此拉施特增入之語可以考訂佛書支那之稱余謂此語斷非拉施特所增蓋多桑輩譯拉施特書時所增入也何也各國語言文字雖有各異其理則同名從主人天下之通義也中國政治統一雖始於秦但與契丹種類攸殊時代暌隔詎有毫末之關繫而印度人乃稱之曰秦曰大秦究何取義譬如今日印度對我國使臣不稱以大清而以大唐大宋稱之有是理乎有是事乎以是推之可知拉施特原文必曰印度稱乞觧曰金又曰摩訶金無可疑者查是書所云乞觧實指女眞女眞國號曰金遇金人而稱大金猶遇隋人而稱大隋事同一律特多桑輩譯述其書先有支那爲中國通稱之成見橫亘胸中遂疑摩訶金與摩訶支那同義輾轉比附以成其說彼洪氏者亦同此成見故承譌襲謬更從而爲之詞也今支那二字愈用愈廣竟有六州鑄鐵不復可以更正之勢雖然果有人焉取西域記之文細意誦讀一過或當有啞然自笑者乎

阿踰陀國周五千餘里都城周二十餘里禾稼豐盛花果繁茂

天時和暢民俗善順城中有世親菩薩製大小乘諸異論處城西五六里有無著菩薩著瑜伽師地論及莊嚴大乘經論中邊分別論處從此東行三百餘里渡殑伽河北至阿耶穆佉國中印度境

阿踰陀在羯若鞠闍東南六百餘里恒河南岸當在今佛德普爾城東南地

阿耶穆佉國周二千四五百里都城臨殑伽河周二十餘里土俗同前從此南行七百餘里渡殑伽河南闍牟那河北至鉢邏那伽國中印度境

阿耶穆佉在阿踰陀東殑伽河北當爲今蘇耳坦普爾城東南地

鉢邏那伽國周五千餘里都城據兩河交周二十餘里稼穡滋盛果木扶疏天時和平風俗善順多信外道大城東兩河交處廣十餘里土地爽塏細沙彌漫自古諸王凡有捨施莫不至止號大施場茲戒日王亦在此開會周施從此西南入大林中惡獸野象羣害行旅非多徒黨難以經涉行五百餘里至憍賞彌國（舊曰拘睒彌國譯中印度境）

鉢邏那伽斐師傳作鉢羅耶伽在阿耶穆佉南稍西恭攷即西北部阿拉哈巴城兩河交者朱木拿河於城東南與恒河會合也

憍賞彌國周六千餘里都城周三十餘里土沃多稻及甘蔗天暑熱俗剛猛好學典藝崇樹福善城東有世親菩薩作唯識

論處東菴沒羅林中有故基無著菩薩於此作顯揚聖教論從此北行百七八十里至鞞索迦國（中印度境）

憍賞彌佛國記作拘睒彌在鉢邏那伽西南五百餘里斐師傳云西南七日行佛國記則云由迦尸國波羅捺城西北行十三由延至此（約四百里）以兩書地望測之當在今中印度土部勒隈城境

鞞索迦國周四千餘里都城周十六里穀麥殷盛花果具繁氣序平和民俗醇質好學不倦從此東北行五百餘里至室羅伐悉底國（舊曰舍衛譯中印度境）

鞞索迦在憍賞彌北百七八十里國地未詳恭氏謂即烏德城道里之數不合

室羅伐悉底國周六千餘里都城周二十餘里荒圮無紀穀稼豐氣序和風俗醇質學好施此如來在世時鉢邏犀那恃多王（唐言勝軍舊曰波斯匿譯）所治國都也西南五六里有逝多林（唐言勝林）即如來在世時給孤獨園國中佛迹甚多從此東行五百餘里至刼比羅伐窣堵國（舊曰迦毘羅衛譯中印度境）

室羅伐悉底即佛國記拘薩羅國舍衛城恭攷在西北部巴來支城東六七十里黃氏恒河攷謂即距烏德五十里之非薩巴城未知孰是

刼比羅伐窣堵國周四千餘里空城十數荒蕪已甚其內宮城周十四五里基址峻固人跡久稀無大君長城各立主土地良沃稼穡時播氣序無愆風俗和暢宮城內有故基淨飯王正殿

也側有夫人寢殿佛初降生處其地佛跡多不勝書從此東行曠野荒林中二百餘里至藍摩國（中印度境）

藍摩國空荒歲久城邑邱墟居人稀曠東百餘里有太子出城易服剃髮諸故迹自此東北大林中行其路艱阻野獸羣盜多害行旅出林已至拘尸那揭羅國（中印度境）

藍摩佛國記作藍莫在刼比羅伐窣堵東二百餘里與佛國記去佛生處五由延合恭攷在西北部亞薩姆格爾城東北

五里南臨哥格拉河

拘尸那揭羅國城郭頹毀邑里蕭條故址周十餘里居人稀曠城西北三四里渡阿恃多伐底河西岸不遠有娑羅樹其樹類槲葉甚光潤有四樹特高如來寂滅之所也有精舍作如來涅槃時像北首而卧復大林中行五百餘里至婆羅痆斯國舊曰波羅奈譯中印度境

拘尸那揭羅佛國記作拘彌羅竭在藍摩東北恭攷國址在哥爾克波爾東百里阿恃多伐底河佛國記作希連河即哥爾克波爾西北一小水發源廓爾喀拿雅科城西南流入亞格拉河

婆羅痆斯國周四千餘里都城臨殑伽河長十八九里廣五六

里閭閻櫛比居人殷盛家多奇貨人性溫恭從此順殑伽河流東行三百餘里至戰主國中印度境

婆羅痆斯佛國記作加尸國波羅㮈城即今西北部班拿勒斯城

戰主國周二千餘里都城臨殑伽河周十餘里居人豐樂邑里相鄰土地膏腴稼穡時播氣和俗質從此北渡殑伽河行百四五十里至吠舍釐國舊曰毘舍離譯中印度境

戰主國在婆羅痆斯東三百餘里殑伽河南當即今招薩城地

吠舍釐國周五千餘里土沃茂花果菴沒羅茂遮二果既多且貴氣序和煦風俗質樸都城已頹故址周六七十里宮址周四五里少有居人然多佛迹從此東北行五百餘里至弗栗恃國北人謂三伐恃國北印度境

吠舍釐佛國記作毘舍離在戰主國北恭攷在孟加拉部摩蘇佛普爾西稍南七十里

弗栗恃國周四千餘里東西長南北狹土地膏腴花果茂盛氣序微寒人性躁急少敬佛法從此西北千四五百里至尼波羅國中印度境

弗栗恃在吠舍釐東北恭攷在廓爾喀國馬各王不爾城東南二百里按馬各王不爾中外圖未載西藏圖作馬克旺布爾在該國加得漫度都城東稍南

尼波羅國周四千餘里在雪山中都城周二十餘里山川連屬

宜穀稼多花果產赤銅犛牛天氣寒冽風俗險詖人性剛獷信義輕薄形貌醜弊邪正兼信城東南有池以火投之水即熖起更投餘物亦變爲火從此復還吠舍釐國南渡殑伽河至摩揭陀國舊曰摩伽陀摩揭譯中印度境

尼波羅唐書作尼婆羅明史作尼八剌西書作泥泊爾今廓爾喀國又曰巴勒布或稱白布都城名加得漫都官書作陽布惟記言距弗栗恃千四五百里蓋當時所都在其國西北境也

摩揭陀國周五千餘里城少居人邑多編戶土沃宜稼有異稻粒麤大香味殊勝俗稱供大人米土地墊暑邑尼高原孟夏之後仲秋之前平居流水可以泛舟風俗醇質尊敬佛法殑伽河

南有故城周七十餘里荒蕪雖久基址尚存號拘蘇摩補羅城唐言香花宮城王宮多花故以名焉後更名波吒釐子城舊曰巴連弗邑如來涅槃後百年有阿輸迦王唐言無憂舊曰阿育王自王舍城遷此重築外郭周於故城城西南三百里渡尼連禪河至伽耶城城險固少居人西南有伽耶山俗稱靈山東渡大河至鉢羅笈菩提山唐言前正覺如來將證正覺先登此山又西南十四五里有菩提樹甃甓為垣周五百步佛坐其下成等正覺處東渡莫訶河百里至屈屈吒播陀山唐言雞足山峻起三峯為大迦葉波寂滅處從此山東行百餘里至奢羯羅補羅城唐言上茅宮城在摩揭陀國正中前王所都以多出香茅故名崇山四周以為外郭西通峽徑北闢山門東西長南北狹周百五十餘里內城餘址周三十餘里東北十四五里有

姑栗陀羅矩吒山唐言鷲峯舊曰耆闍崛山訛如來在世多居於此又東北至曷羅闍姑利泗城唐言王舍亦前舊都無憂王既遷波吒釐城遂以此城施婆羅門從此東入大山林行二百餘里至伊爛拏鉢伐多國中印度境

摩揭陀佛國記作摩揭提為五印度自古名國國境正恒河南跨申河兩岸地波吒釐子佛國記作巴連弗為當時王都今巴德拿城也伽耶在巴德拿南百七十里地圖作加雅尼連禪河在伽耶西莫訶河在伽耶東皆北流入恒河之小水上茅宮城在今巴哈爾城西南六十里王舍城在上茅宮城北十餘里此國為如來成道處記中敘述遺迹甚多又有彌勒迦葉波舍利子及龍猛提婆馬鳴護法德慧諸菩薩遺迹不能備錄攷奘師傳言師至此國住那爛陀寺師事戒賢和尚學瑜伽師地論服正理論顯揚對法論及因明聲明集五諸論兼及婆羅門書印度梵書居寺凡經五載而行

伊爛拏鉢伐多國周三千餘里都城北濱殑伽河周二十餘里稼穡滋植花果繁多氣序和風俗質國西界殑伽河南至小孤山有溫泉六七所林多野象從此順殑伽河東行三百餘里至瞻波國中印度境

伊爛拏鉢伐多在摩揭陀東恭攷即孟加拉部蒙赫爾城奘師傳言國有二大德一如來密一師子忍俱菩薩婆多部師又停一年學毘婆沙順正理等論

瞻波國周四千餘里都城北背殑伽河周四十餘里土地低濕

禾稼茂盛氣序溫暑風俗醜質在昔刼初野居穴處後有天女游殑伽河感靈有娠生四子分王瞻部洲各擅區宇建築都邑畫分疆界此為一子之國瞻部洲諸城之首也從此東行四百餘里至羯朱嗢祇羅國中印度境

瞻波唐書作瞻博惟此國地居印度乃列入南蠻傳中誤在伊爛拏鉢伐多東恭攷即孟加拉部科爾岡城科爾岡圖未載當在蒙赫爾東按瞻波當作瞻波爾瞻即瞻部洲波爾者城也記云此一子之國其他三國不言何在余檢唐書南蠻傳並攷得之一環王國傳云本林邑也一曰占不勞亦曰占婆占婆即瞻波占不勞即瞻波爾轉音在故越南富春都城南廣南省地一訶陵國傳云訶陵亦曰社婆曰闍婆社婆闍

婆即嚩波也今爲喝羅巴島地一驃國傳云驃古朱波也自號突羅朱閣婆朱波閣婆均即嚩波突羅朱其族名耳觀此知佛典所載古蹟不盡荒渺無憑

羯朱嗢祇羅國周二千餘里土地卑濕稼穡豐盛天氣溫和風俗醇樸敦尚高才崇貴學藝近以王族絕嗣役屬鄰國城郭邱墟人居村邑戒日王游東印度於此築宮理諸國務至則茸茅爲宇去則焚之自此東渡殑伽河行六百餘里至奔那伐彈那國中印度境

羯朱嗢祇羅在贍波東恭攷即孟加拉部科喀普爾以東地科喀普爾國作貝哈穆普爾攷前羯若鞠闍傳此國之王曾殺戒日王兄戒日王因舉兵破滅之故王族絕嗣役屬於羯

若鞠闍也城郭邱墟亦以兵燹而然

奔那伐彈那國周四千餘里都城周三十餘里居人殷盛池館相間土地卑濕稼穡滋繁般援娑果雖多而貴其果大如冬瓜熟則黃赤剖之中有數十小果大如鶴卵又更破之其汁黃赤其味甘美或生樹枝或結樹根如茯苓然氣序調暢人性好學自此東行九百餘里渡大河至迦摩縷波國東印度境

奔那伐彈那在羯朱嗢祇羅東當即孟加拉部波格剌城地自此東行渡大河者渡布蘭瑪普拉河也

迦摩縷波國周萬餘里都城周三十餘里土地卑濕穀稼時播般援娑果那羅雞羅果其樹雖多彌復珍貴河流湖波交帶城邑氣序和暢風俗醇質人形卑小容貌黧黑性甚獷暴不信佛法王婆羅門種自有疆土已歷千世今王號拘摩羅好學不倦衆庶從化雖不信佛然敬多學沙門初聞至那僧在摩揭陀殷勤來請師未之從時有尸羅跋陀羅論師勸行遂往見焉國東山阜連接無大國都境接西南夷人類蠻獠詳問土俗又兩月行入蜀邊界然險阻沴瘴爲害滋甚國之東南野象羣暴故此國象軍特盛從此南行千二三百里至三摩呾吒國東印度境

迦摩縷波唐書作加沒路地在奔那伐彈那東北恭氏謂即孟加拉部庫洽貝哈城未確上條明言東行九百里渡大河至此則國境居布蘭瑪普拉河東無疑庫洽貝哈在大河西直普布拿正北形勢方位均不相符以地望核之當在阿薩密部西境加爾拉斯城地阿薩密東即狄夷怒夷諸野番境

再東入滇邊騰越州界云蜀邊者唐時滇隸於蜀也

三摩呾吒國周三千餘里濱近大海地遂卑濕都城周二十餘里稼穡滋植花木繁茂天氣和平風俗善順人性剛烈好學勤勵邪正兼信從此東北大海濱山谷中有室利差呾邏國次東南大海隅有迦摩浪迦國次東有墮羅鉢底國次東有伊賞那補羅國次東有摩訶瞻波國次西南有閻摩那洲國凡此六國山川道阻不入其境然風俗壤界聲聞可知自三摩呾吒國西行九百餘里至毗摩栗底國東印度境

三摩呾吒在迦摩縷波南千二三百里恭氏謂即孟加拉部加爾各搭以東地亦不確記言迦摩縷波南大海濱似當在布蘭瑪普拉河東布爾羅亞城地如恭說方位既不相符且

西南距躭摩栗底頗近安得云九百餘里至附記六國室利
差呾邏當在今折地港北境盧然城地迦摩浪迦當在今阿
剌干境墮羅鉢底見唐書單單國傳不言所在何地以本記
方位測之當在今緬甸國南境伊賞那補羅當在今暹羅國
境摩訶瞻波猶云大瞻波地見上瞻波條闍摩那洲在林邑
西南當即今蘇門答剌島
躭摩栗底國周千四五百里都城周十餘里濱近海陲土地卑
濕稼穡時播氣候溫暑人性躁烈邪正兼信自此西北行七百
餘里至羯羅拏蘇伐剌那國東印度境
躭摩栗底佛國記作多摩梨帝又作多摩梨軒恭攷即孟加
拉部躭摩魯克按躭摩魯克地圖作達蒙德哈波爾在加爾

各搭西南恭氏謂即後漢書東離國但東離爲當時大國疆
域甚廣所居沙奇城即佛國記沙祇國今沙遮亨普爾城此
不過南境邊界耳昔法顯游印度時至此附船航海回國
羯羅拏蘇伐剌那國周四千餘里都城周二十餘里居人殷盛
家室富饒土地卑濕宜于禾稼花木繁植氣序調和人尚學藝
邪正兼信從此西南行七百餘里至烏荼國東印度境
羯羅拏蘇伐剌那攷奘師傳師自奔那伐彈那東南行九百
餘里至此又由此東南行至三摩呾吒國是羯羅拏蘇伐剌
那在奔那伐彈那與三摩呾吒二國之間以地望揆之實處
躭摩栗底東北乃記云西北七百餘里至其國位置反背矣
據傳言此國當在波格剌東南達喀城地蓋由辨機作記時

自出臆見紊亂奘師行程之次第致此舛誤至恭攷謂即蘭
木格城其情形之不合更無待辨
烏荼國周七千餘里都城周二十餘里土地膏腴穀稼殷盛花
果繁多氣溫俗獷人貌魁梧多信佛法國東南境臨大海濱有
折利呾羅城周二十餘里海商遠旅往來停止自此西南大林
中行千二百餘里至恭御陀國東印度境
烏荼恭攷在孟加拉部庫台克城東北百七八十里地新唐
書以北印度之烏仗那與烏荼混爲一國誤甚折利呾羅當
在支爾開海灣地攷奘師傳師由躭摩栗底西南至此中間
並無他國可見記言從羯羅拏蘇伐剌那西南行之謬
恭御陀國周千餘里都城周二十餘里濱近海隅山阜噫嶙土

地卑濕稼穡時播氣候溫暑風俗勇烈形偉貌黑粗知禮義不
甚欺詐崇敬外道不信佛法從此西南入大荒野深林巨木千
餘畝日行千四五百里至羯餒伽國南印度境
恭御陀恭攷即麻打拉薩部根遮木城
羯餒伽國周五千餘里都城周二十餘里稼穡時播花果繁滋
林藪聯絲動數百里出青野象鄰國所稀氣序暑熱風俗躁暴
性多猖獗志存信義言語音調與中印度殊異自此西北山林
中行千八百餘里至憍薩羅國南印度境
羯餒伽在恭御陀西南恭攷謂即麻打拉薩部羯餒伽巴特
城按此城圖作喀林甲巴坦
憍薩羅國周六千餘里山嶺周繞林藪連接都城周四十餘里

土壤膏腴地利滋盛邑里相望人戶殷繁形偉色黑風俗剛猛王利帝利人崇信佛法伽藍百餘皆大乘法教國有龍猛提婆二菩薩遺蹟從此大林中南行九百餘里至案達羅國南印度境

憍薩羅在羯餞伽西北奘師傳作南憍薩羅當必尚有北國按北憍薩羅殆即前文之憍賞彌惟羅與彌當稍轉耳恭攷即中部之琛達城按此城在不薩赫塔河上游廟因其國佛教甚盛迂道往游又奘師傳言國有婆羅門善解因明師就停月餘日讀集量論

案達羅國周三千餘里都城周二十餘里號瓶耆羅土地沃潤禾稼豐盛氣序溫暑風俗猛悍國西南行二十餘里至孤山嶺有石塔陳那唐言龍援菩薩於此作因明論以宣暢慈氏菩薩即彌勒

西域記攷證

所製瑜伽師地論從此林野中南行千餘里至馱那羯磔迦國亦名大安達羅南印度境

案達羅在憍薩羅南恭攷即尼桑土部空蒙麥特城按此城地圖作空模美德

馱那羯磔伽國周六千餘里都城周四十餘里土地膏腴稼穡殷盛荒野多邑居少氣序溫暑人貌黧黑伽藍鱗次荒蕪已甚存者廿餘多習大乘部法南有大山為清辯論師身入巖壁待慈氏成佛處自此西南千餘里至珠利邪國南印度境

馱那羯磔伽在案達羅南恭攷即麻打拉薩部公土爾城按奘師傳言師在此國遇二名僧善解大眾部法因停數月學大眾根本阿毘達磨論彼亦就師學大乘諸論遂結志同行觀禮聖蹟

珠利邪國周二千四百里都城周十餘里居戶寡少羣盜公行國有提婆菩薩與阿羅漢論道處從此南行入林野中千五六百里至達羅毘荼國南印度境

珠利邪在馱那羯磔伽西南恭攷即麻打拉薩部克奴爾城

達羅毘荼國周六千餘里都城號建志補羅周三十餘里土地沃潤稼穡豐盈多花果出寶物氣序溫暑風俗勇烈深篤信義高尚博識僧徒萬餘並學上座部建志補羅為達磨波羅唐言護法本生之所自此南行三千餘里至秣羅矩吒國亦謂枳秣羅南印度境

達羅毘荼在珠利邪南恭攷即麻打拉薩部琛加爾普特城

琛加爾普特圖作琛加勒普爾在麻打拉薩城南按奘師傳言達羅毘荼南界三千餘里聞有秣羅矩吒國既居海側極豐異寶可知秣羅矩吒及僧伽羅二國均屬傳聞附記並非親歷本條自此南行三千餘里行字誤書當云自此而南方與總例相合

秣羅矩吒國周五千餘里都城周四十餘里土田瀉鹵地利不滋海渚請珍多聚此國氣候炎熱人多黧黑性志剛烈邪正兼崇不尚游藝惟善逐利國南濱海有秣剌邪山產旃檀爾婆樹狀類白檀性涼冷蛇多附之冬始可伐又有羯布羅香樹松身異葉初采未香乾後折之中有香狀似雲母色同冰雪即所謂龍腦香也山東有布呾洛伽山山頂有池其水澄鏡流出為河入於南海周諸土俗從此入海可三千餘里至僧伽羅國唐言執師

子非印度境

秣羅矩吒恭氏謂一本無枳秣羅但云達羅毘荼國都號志補羅按其譯音似即一地或本一國誤指爲達羅毘荼國都歟余按恭說誤甚本記明言秣羅矩吒亦謂枳秣羅並不言達羅毘荼有枳秣羅之名且秣羅矩吒在達羅毘荼南三千餘里安得謂本係一國又達羅毘荼國都號建志補羅非志補羅柴師傳同安得謂按其譯音似即一地耶本記所載甚爲明析不解此君何以疏忽如此此國當即麻打拉薩部極南邊境模拿保得城地東北一城可渡海至僧伽羅者今特里琛都爾城也恭氏謂此國即馬都剌城與上柴師傳云國居海側形勢亦不相符又攷鄒氏西征紀程言錫蘭島西北

隅與麻打拉薩之南嘴相距僅百餘里名巴克爾海峽峽內產珠甚夥居民多習採之此國東濱正值海峽故爲海渚諸珍所聚布咀洛迦山即普陀山爲觀自在菩薩所游舍相傳普陀有三一在中國東海一在西藏前藏首城曰布達拉即布咀洛迦一即此山

僧伽羅國周七千餘里都城周四十餘里土地肥沃氣序溫暑五穀花果具繁人戶殷盛家室富饒形黑性暴或謂國人皆師子遺種或謂有僧伽羅者平羅剎女得國爲王東南有駿迦山昔如來在此說駿迦經即楞伽經國南浮海數千里至那羅稽羅洲洲人卑小長餘三尺地無穀稼僅食椰子洲西浮海數千里孤島東崖有石佛像高百餘尺自達羅毘荼北入林野歷孤城過小邑行二千餘里至恭建那補羅國南印度境

僧伽羅梁書唐書佛國記均作師子國元史作僧伽耶明史始稱爲錫蘭山土人謂高山爲錫蘭島有高山故名全島作橢圓形西人稱之爲東海明珠地志載此島南北長七百七十里東西廣四百里民數共二百七十六萬五千地分六部以坎的城爲首郡西之可倫坡西南之唐加爾皆大商埠那羅稽羅洲即安達曼島西人記此島土番爲世界人類中最細小者統計此種人高度恒不滿四尺而性極凶惡刁頑但其地實在錫蘭東北非南也石佛島當即明鄭和所經之佛堂山惟不知其地所在

恭建那補羅國周五千餘里都城周三十餘里土地膏腴稼穡

豐茂天氣溫暑人性獷暴從此西北入大林行二千四五百里至摩訶剌佗國南印度境

恭建那補羅在達羅毘荼北二千餘里恭攷在尼桑土部模德古爾城東南百里模德古爾地圖作模得噶耳

摩訶剌佗國周六千餘里都城西臨大河周三十餘里土地沃潤禾稼滋豐氣序溫暑風俗醇質人形偉大其性傲逸恩仇必報忘身以濟將欲報怨必先告知各被堅甲然後爭鋒臨陣逐北不殺已降兵將失利無所刑罰賜以女服感激自死國養勇士決戰摧鋒復多羣象臨陣馳踐王剎帝利種也謀猷宏遠臣下盡忠今戒日王東征西伐遠近俱賓惟此國未服屢率眾往猶難克勝人知好學邪正兼崇自此西行千餘里渡耐秣陀河

至跋祿羯呫婆國南印度境

摩訶剌佗在恭建補羅西北二千餘里當即今北日不爾部中模都爾城地都西大河即耐沫陀河今曰奇雅得那河自此西行據奘師傳當作西北行蓋此國西逼近大海但能西北行不能西行也按此下十二國恭氏所攷均不足據蓋細核各國方位里程無一脗合也

跋祿羯呫婆國周二千四五百里都城周二十餘里土地鹹鹵草木稀疏煮海爲鹽恃以爲業氣序暑熱回風飈起土俗澆薄人性浮詐從此西北行二千餘里至摩臘婆國即南羅羅國南印度境

跋祿羯呫婆在摩訶剌佗西北當即班哥德城地西面濱海故以煮鹽爲業西北行至摩臘婆當作東北蓋國已臨海祇

西域記攷證

能順海岸線東北行不能西北也

摩臘婆國周六千餘里都城周三十餘里據莫訶河東南土地膏腴禾稼豐盛尤宜宿麥多食餅麨人性善順學藝優深五印度重學者兩國西南摩臘婆東北摩揭陀也惟此國所學邪正兼信自此西南入海交又西北行二千四五百里至阿吒釐國南印度境○按印度史攬要法拉及王立國於古杞麥勒拉及孟買西北各邑唐元奘入印時曾紀其國政民俗據此似摩臘婆以下六國皆法拉及王所轄地

摩臘婆即瀛環志馬盧薩印度史作麥勒華一作馬拉他此國古時所都即今捕拿城地莫訶河即奇斯得那河北源此國西面隔於崇山欲至阿吒釐須先西南踰嶺至平地然後西北沿海岸行海交者孟買海灣也

阿吒釐國周六千餘里都城周二十里居人殷盛珍寶盈積稼穡雖備貿販爲業土地沙鹵花果稀少產胡椒薰陸香氣熱多風貴才輕德從摩臘婆西北行三百餘里至契吒國南印度境

阿吒釐在摩臘婆西北二千餘里當即今孟買北烏墨爾吉木城地據奘師傳師自阿吒釐西北行三日至契吒國並不言還至摩臘婆再西北行此亦辯機之誤

契吒國周三千餘里都城周二十餘里人戶繁盛家室富饒無大君長役屬摩臘婆從此北行千餘里至伐臘毘國即北羅羅國南印度境

契吒國在阿吒釐西北當即今蘇拉特城地

西域記攷證

伐臘毘國周六千餘里都城周三十餘里土地風俗同摩臘婆家室富饒積財百億者乃有百餘遠方奇貨多聚於此自此西北行七百餘里至阿難陀補羅國西印度境

伐臘毘在契吒北當即今巴羅治城地國臨海灣故以商致富

阿難陀補羅國周二千餘里人戶殷盛家室富饒無大君長役屬摩臘婆土宜氣序亦同前從伐臘毘西行五百餘里至蘇剌陀國西印度境

阿難陀補羅在伐臘毘西北當即今巴羅達城地按奘師傳師至此國即自此西北行五百餘里至蘇剌陀無還伐臘毘再西行事

蘇剌陀國周四千餘里都城周三十餘里西據莫醯河居人繁盛家室富饒役屬伐臘毘土地鹹鹵花果稀少寒暑雖均風多不靜俗澆性躁不好學藝從伐臘毘北行千八百餘里至瞿折羅國西印度境

蘇剌陀在阿難陀補羅西北當即古直拉德部北巴特里城地莫醯河在古直拉德小海灣東按奘師傳師自此東北行千八百里至瞿折羅並非從伐臘毘行

瞿折羅國周五千餘里都城號毘羅摩羅周三十餘里土風同前人戶繁富從此東南行二千八百餘里至鄔闍衍那國南印度境

瞿折羅在蘇剌陀東北千八百里當即今中印度部西境拉特藍城地

鄔闍衍那國周六千餘里都城周三十餘里土風同前人戶繁富從此東北行千餘里至擲枳陀國南印度境

鄔闍衍那在瞿折羅東南二千八百里當即今馬盧磯部南荷中加巴爾城地

擲枳陀國周四千餘里都城周十五六里土沃稼繁宜菽麥多花果氣候調暢人性善順從此北行九百餘里至摩醯濕伐羅補羅國中印度境

擲枳陀在鄔闍衍那東北千餘里當即今中印度部琛逵里城地從此北行傳作東北行

摩醯濕伐羅補羅國周三千餘里都城周三十餘里土風同前從此還至瞿折羅國復北行荒野險磧經千九百餘里渡信度大河至信度國西印度境

摩醯濕伐羅補羅在擲枳陀東北九百餘里當在今占西城地按奘師傳師從此國西還蘇剌陀復西行至阿點婆翅羅又西行二千餘里至狼揭羅西北可至波剌斯從狼揭羅東北行七百餘里至僧多勢羅又東北行三百餘里至阿耨荼又東行七百餘里方至信度國與本記所載各國次第方位行程迴異細核之均以傳爲確當記文處處鶻突未足據也

信度國周七千餘里都城號毘苫婆補羅周三十餘里宜穀稼豐粟麥山金銀鍮石及牛羊獨峯駝驢馬之屬又出赤白黑鹽及白石鹽可以爲藥人性剛烈而質直學不好博深信佛法從此東行九百餘里渡信度河東岸至茂羅三部盧國西印度境

信度或作信地國境在印度河下游其實因河得名特稍異字音以別於全境之名耳今此部會城曰海達拉巴爲古希臘王亞歷山得所築然在河東此都城號毘苫婆補羅者則在河西今什克普爾城地故至茂羅三部盧須渡河而東據奘師傳在阿奢荼東七百餘里

茂羅三部盧國周四千餘里都城周三十餘里居人繁盛家多富饒役屬傑伽國土田良沃氣序調和風俗質直好學尚德少信佛法從此東北行七百餘里至鉢伐多國北印度境

茂羅三部盧在信度東七百餘里恭攷即旁遮普部木耳丹城按木耳丹闍作穆里坦或作慕爾坦在折蘭河南岸

鉢伐多國周五千餘里都城周二十餘里居戶殷繁役屬傑伽

國多旱稻宜菽麥氣序和適風俗質直人性躁急邪正兼信從信度國西南行千五六百里至阿點槃翅羅國西印度境

鉢伐多傳作鉢伐多羅在茂羅三部盧東北恭攷即旁遮普部舍阿特城舍阿特國作佛折遮馬特尼按奘師傳師停此國二年就學正量部根本阿毘達磨及攝正法論教實論等從此東南復還摩揭陀國施無厭寺無從此南至阿點槃翅羅事

阿點槃翅羅國周五千餘里都城號揭磨濕伐多周三十餘里僻在西境臨信度河鄰大海濱居宇莊嚴多行珍寶近無君長役屬信度地下濕土斥鹵田疇少墾穀稼雖備菽麥特豐氣序微寒風飈勁烈宜牛羊駝騾人性暴急敬重三寶從此西行滅

二千里至狼揭羅國西印度境

阿點槃翅羅據傳在蘇剌陀西以地望核之即今開治部境其都城當在開治海灣北濱疴加巴撤爾城地按此國之西二千里尚有狼揭羅國安得云僻在西境應去僻在二字下云西界信度河南鄰大海灣方合

狼揭羅國東西南北各數千里都城周三十餘里號窣菟黎濕伐羅土地沃潤稼穡豐茂氣候風俗同前居人殷盛多儲珍物臨大海濱入西女國之路也無大君長據地自立不相承命役屬波剌斯國自此西北至波剌斯國羅非印度路次增見

狼揭羅恭攷即信地部所屬喀剌直城喀剌直圖作喀剌鱼此爲印度西海口商埠惟國道既近海濱安得東西南北各數千里其西北至波剌斯亦海道而非陸路波剌斯本大國人善經商狼揭羅爲其國商所聚因有勢力遂爲所役屬

波剌斯國周數萬里都城號蘇剌薩儻那周四十餘里川土既廣氣序亦異大抵溫也引水爲田人戶富饒出金銀鍮石頗胝即玻璃水晶奇珍異寶工織大絺細褐氎毳之類多善馬橐駝貨用大銀錢人性躁暴國無禮義文字言語異於諸國無學藝多工伎凡諸造作鄰境所重婚姻雜亂死多棄尸人形偉大齊髮露頭衣皮褐服錦氎戶課賦稅人四銀錢東境有鶴秣城內城不廣外郭周六十里居人眾家室富西北接拂懍國境壤風俗同波剌斯形貌語言稍異多珍寶亦富饒拂懍國西南海島有西女國多女無男拂懍王歲遣丈夫配焉其俗產男皆不舉自

阿點槃翅羅北行七百里至臂多勢羅國西印度境

波剌斯即波斯魏周隋唐書俱有傳蘇剌薩儻那即魏書宿利周書作蘇利隋書作蘇薩唐書與記同又作疾陵西史作西路加皆蘇剌轉音薩儻那始譯言城本記後有弗栗恃薩儻那國義同此城在底格里河西河東又有一城名特昔芬波斯合兩城以爲國都故魏書有河經其中而南流焉鶴秣城在其東境攷唐時波斯東界至格剌特城鶴秣當即指此西女攷見下按奘師傳師從狼揭羅東北行七百餘里至臂多勢羅非由阿點槃翅羅北行記誤○余初讀此記頗疑奘師行程既由信地東北歷茂羅三部盧至北印度之鉢伐多國何忽折還信度復西南至阿點槃翅羅及狼揭羅二國道

得奘師本傳始知此記實誤紊當時之次第並參入臆見遂致道里方位處處舛戾不能脗合也

西女國攷

西女者對東女國而言也東女見唐書及本書槃羅吸摩補羅傳其部地在中印度喜瑪拉雅山間並後藏西阿里全境固確有可稽而西女究在何處向無明徵且東女有男子而不知政事猶屬近情若西女之多女無男則當立國時多數女子從何而來或因此國男子游經戰役死亡殆盡僅餘女子不得已結合成國但拂懍王既歲遣丈夫配合則國中男子漸多正可藉資生聚產男不舉又何爲乎種種不合事理故瀛環志疑之謂西女即西里亞之傳訛余初作唐書攷證

亦以此國在拂懍西南島中謂指西治里島言近闕西人記載則西女國竟實有其地實有其遺跡據言昔小亞細亞沿黑海岸跨塞爾孟尋河兩岸相傳有婦人所立之國歷史家稱爲阿馬森（譯言婦人保護之地）國中無一男子全以婦人能力組織而成其軍用器有一種特別之斧名爲阿馬森斧此事幾同虛構然攷當日記念標紀功碑等跡至今歷歷在人目按此則未詳出於何書惟女子世界報第十一期載之核其情形似非誕妄今攷小亞細亞北有奇悉耳伊馬克河即塞爾孟尋河其河東北流將入黑海處之東濱有三木森城三木森者阿馬森之轉音也是其國境固的實可據矣況又有記念標紀功碑等至今尚存乎第此國在拂懍東而非西南在黑海濱而非島中殆奘師所聞未盡確耳

臂多勢羅國周三千餘里都城周二十餘里居人繁盛無大君長役屬信度國土地沙鹵寒風悽勁多粟麥少花果風俗獷暴然知敦信從此東北行三百餘里至阿耆荼國（西印度境）

臂多勢羅據傳言在狼揭羅東北七百餘里當即今色渾城地恭氏謂即俾路芝方向道里均不相符且本註明言西印度境乃以不屬印度之地當之謬誤顯然

阿耆荼國周二千四五百里都城周二十餘里無大君長役屬信度國土宜稼穡栽麥特豐花果少草木疏氣候寒人性獷然信三寶從此北行九百餘里至伐剌拏國（西印度境）

阿耆荼恭氏無攷其國在臂多勢羅東北三百餘里當即今

拉罕拿城地據傳言從此東行七百餘里方至信度國又經茂羅三部盧鉢伐多羅復還摩揭陀此後游轍所經歸程所歷事跡甚多安得一概畧去遽云從此東北九百餘里至伐剌拏耶況伐剌拏國境在迦畢試南白阿耆荼往不下數千里又方位實處西北並非東北不解辯機何竟武斷如此茲將奘師傳文節錄於下本記謬誤自然顯見

據傳言師自鉢伐多羅還住摩揭陀那爛陀寺復至般若跋陀羅大德處停兩月諮決聲明因明疑義又往杖林山勝軍論師處首末二年學惟識決擇論意義理論成無畏論不住涅槃十二因緣論莊嚴經論及問瑜伽因明疑義仍還那爛陀寺折服師子光大德著會宗論三千頌又折服順世外道

著破惡見論時因迦摩縷波國拘摩羅王遣使來請遂往見之按師至此時始游迦摩縷波可見前記從奔那伐彈那至其國之誤適羯若鞠闍國戒日王征萁御陀還亦聞名來請遂與拘摩羅王同泝殑伽河至羯朱嗢祇羅國相見前記戒日王與師問答實在此時王特開大會於曲女城發敕告諸國及義解之徒並集聽至那法師之論因自冬初逆河而進至臘月方到會場五印度中到者國王十八諸知大小乘僧三千餘人婆羅門及外道二千餘人那爛陀寺僧千餘會所先營草殿二各可坐千餘人會日自王行宮儀衛擁金佛行至殿禮佛施食訖別設寶牀請法師坐爲論主稱揚大乘序作論意宣示大衆言其間有一字無理能難破者請斬首以謝如是至晚無一人敢言王歡喜還宮竟十八日

無人發論散夕各國王珍施巨萬師皆不受王乃莊嚴一大象施幢請法師乘巡衆告喝曰支那國法師立大乘義破諸異見十八日來無敢論者並宜知之西國立法凡論勝者如此散會後師辭欲還國王曰弟子在位三十餘年崇積財寶每五年爲七十五日無遮大施今欲作第六會何不暫往隨喜師諾之遂發引向鉢羅耶伽國就大施場殑伽河在北闊半那河在南二河會合處作大壇周十四五里時道俗到者五十餘萬人排日大施一月方遍至是府庫皆盡並在身衣飾無復留遺然後諸王各將財寶贖王所施衣飾等還以獻王始得服用如故法師乃辭行王與諸王厚相餞送以大象一頭金錢三千銀錢一萬供法師行費並遣重臣齎書於法師所經諸國令發乘遞送終至漢境自發鉢羅耶伽西南行七日到憍賞彌國復西北行月餘歷數國復西北行至毘羅邪那停兩月日復西北行月餘經數國至闍蘭達國停一月即前闍爛達羅又西行二十餘日至僧訶補羅又行二十餘日至呾叉尸羅即前呾叉始羅停七日又西北至信度河河廣五六里時迦畢試王在烏鐸迦漢荼城見前記聞而奉迎師因渡河失經五十夾寄停五十餘日更遣人至烏仗那抄寫事訖與王又西北行月餘至藍婆國境即前瀘波王遣太子往敕都人備儀衛迎候至迦畢試都城停一大乘寺時王亦爲七十五日無遮大施此後復正南行十五日至伐剌拏國

伐剌拏國周四千餘里都城周二十餘里居人繁盛役屬迦畢

試國地多山林稼穡時播氣序微寒風俗獷暴聞諸土俗此國之西與稽姜那接居大山川間無大君長多羊產善馬其形殊大鄰境所寶自此西北踰山涉川行二千餘里出印度境至漕矩吒國亦曰漕利

伐剌拏恭氏無攷據傳在迦畢試正南十五日行當即今烏爾根城地傳又謂由此西北行往阿薄健此國本記失載以地望揆之當即今沙爾模特城地一作沙爾喀赤至稽姜那在伐剌拏西南殆指科魯里等處若西北往漕矩吒傳未載道里若千然不過數百里記云二千餘里亦不足據

漕矩吒國周七千餘里都城號鶴悉那周三十餘里或都鶴薩羅城周亦三十餘里並堅峻險固山川嶙峋疇隴爽塏稼穡時

播宿麥滋豐草木扶疏花果茂盛產鬱金香出興罽草生羅
縻印度川鶴薩羅城中溯昇流派國人利之以溉田也氣序寒
慄霜雪繁多人性輕躁而多詭詐好學藝多技術日誦萬言然
多虛談少成實事從此北行五百餘里至弗栗恃薩儻那國
漕矩吒唐書作謝飓顯慶中稱訶達羅支今爲阿富汗西南
喀斯那城鶴悉那者喀斯那轉音也鶴薩羅唐書作阿婆爾
其地在喀斯那西南中外地圖作阿撤尼城旁有河水西南
流經堪達哈爾入格魯絲得河即記所謂羅摩印度川溉水
之利賴此此國在阿富汗中部高原之上天氣寒冷冰雪繁
多爲各地所著聞

弗栗恃薩儻那國東西二千餘里南北千餘里國都號護惹那

周二十餘里土風同漕矩吒語言有異氣序寒勁人性猛烈從
此東北踰山涉川越迦畢試邊城小邑凡數十所至大雪山婆
羅犀那大嶺嶺極崇峻蹊徑盤迂巖岫回互盛夏含凍鑿冰而
度行經三日方至嶺巔寒風悽慄積雪彌谷行旅經陟莫能佇
足飛隼翱翔不能越度下望諸山有若培塿瞻部洲中斯嶺特
高其巔無樹惟多石峯攢立叢倚森然若林又三日方得下嶺
至安呾羅縛國

弗栗恃薩儻那傳作弗栗恃國薩儻那國中一國字似衍所
都護惹那當今佛林札里城其東爲迦畢試北境師度雪山
行程以本傳所載爲詳傳云從弗栗恃東出至迦畢試境王
又爲七日大施又東北一踰繕那至瞿盧薩傍城始與王別

王遣百餘人送度雪山行七日至大山頂登陟艱辛含驛而
步復七日至一高嶺嶺下有村可百餘家遂止宿明發令村
人乘山駝引路俾免淪陷盡一日方度凌險明日至嶺底尋
盤道復登一嶺望之如雪及至皆白石也此嶺最高雖雲結
雪飛莫至其表日將昏方至山頂寒風悽慄莫能正立贍部
洲高山無過此者從西北下數里有小平地施帳而宿經五
六日下山至安呾羅縛婆國觀此知師入雪山凡越大嶺三
重經二十餘日始得通過攷奘師先至一大山頂即庫坦城
相近之山次登高嶺即謀爾瓦山日後度之最高嶺即哈瓦
克山日記所謂婆羅犀那大嶺也然記雖極意摹寫究屬虛
詞不若傳所敘述確實詳明

安呾羅縛國覩貨羅故地也周三千餘里都城周十餘里無大
君長役屬突厥山阜連屬川田狹隘氣序寒慄風雪悽勁人性
獷悍俗無綱紀從此西北入谷踰嶺度諸小城行四百餘里至
濶悉多國

安呾羅縛傳作安呾羅縛婆在雪山北面川谷中今音得爾
阿巴城也度諸小城即巴直甲阿木普得欣沙尼等

濶悉多國覩貨羅故地也周三千餘里都城周十餘里風俗同
前從此西北踰山越谷度諸城邑行三百餘里至活國

濶悉多在安呾羅縛西北即今喀列蓋城度諸城邑指哥里
撒里等處

活國覩貨羅故地也周三千餘里都城周二十餘里無別君長

役屬突厥土地平坦稼穡時播草木榮茂花果異繁氣序調和風俗醇質多信三寶其王突厥也管鐵門以南諸小國遷徙鳥居不常其邑從此東入葱嶺葱嶺者據贍部中南接大雪山北至熱海千泉西至活國東至烏鎩國東西南北各數千里崖嶺數百重幽谷險峻恒積冰雪寒風勁慄地多出蔥故云葱嶺或謂山巒葱翠遂以名焉東行百餘里至曹健國

活國傳作括國即梁書滑國滑括活同音昔嚈噠盛時統轄吐火羅全境建都於此魏書言王都在烏許水南二百餘里是也其地爲葱嶺以西大雪山北阿母河南狹長平麓間今昆都斯城地自嚈噠衰弱至北周時王族絕嗣各屬部據地自擅覩貨羅轄地遂分爲二十七小國適北方突厥崛興乘

西域記攷證 卷

勢南侵嚈噠諸小邦力不能禦皆爲所役服使歸役屬並遣王子至嚈噠薔都以鎮撫之此活國所由來也嚈噠突厥均游牧部族有城邑而不居故遷徙無恒自此以下諸國皆東度葱嶺所當經

曹健國覩貨羅故地也周四百餘里都城周十餘里風土同前無大君長役屬突厥北至阿利尼國

曹健在活國東百餘里當即今貼什勘城地貼什勘元史所謂塔里寒也

阿利尼國覩貨羅故地也帶縛芻河兩岸周三百餘里都城周十餘里土風同前東至曷邏胡國

阿利尼在曹健北部地跨阿母河南北岸當即今阿索里城地

曷邏胡國覩貨羅故地也北臨縛芻河周二百餘里都城周十餘里風土同前從曹健國東踰嶺越谷行三百餘里至訖立瑟摩國

曷邏胡在阿利尼東阿母河南當即今干達庫爾城地上二國均附記非行程所經

訖立瑟摩國覩貨羅故地也東西二百餘里南北三百餘里都城周十餘里風土同前惟人性暴惡東北至鉢利曷國

訖立瑟摩在曹健東當即今阿爾古城地

鉢利曷國覩貨羅故地也東西百餘里南北三百餘里都城周二十餘里風土同前從訖立瑟摩國東踰嶺越川行三百餘里

西域記攷證 諸

至泗摩呾羅國

鉢利曷在訖立瑟摩東北非行程所經地亦無攷

泗摩呾羅國覩貨羅故地也周三千餘里山川迤邐土地沃肥宜稼穡多宿麥卉果具繁氣序寒慄人性急暴先本強國爲突厥所侵僅守其境屬城數十均各自立從此東行二百餘里至鉢鐸創那國

泗摩呾羅在訖立瑟摩東當即今吉爾木城地吉爾木一作札爾穆此國之先蓋盡有科爾河城諸地故稱強國茲僅自保其本境而已泗摩呾羅譯言雪山下佛典載如來涅槃後六百年雪山下王曾襲破迦濕彌羅而據有其國亦其強盛之徵

鉢鐸創那國覩貨羅故地也周二千餘里都城據山崖上周六七里山川迴遶沙石彌漫土宜菽麥多果實天氣寒冷人性剛猛俗無禮法從此東南山谷中行二百餘里至淫薄健國

鉢鐸創那在泗摩呾羅東攷中俄交界闊札爾穆東北有一城未註名當即其地

淫薄健國覩貨羅故地也周千餘里都城周十餘里山嶺連屬川原狹隘餘均同前從此東南踰嶺越谷峽路危險行三百餘里至屈浪拏國

淫薄健傳作佉薄健在鉢鐸創那東南當即察哈南城地

屈浪拏國覩貨羅故地也周二千餘里土地風俗同前從此東北山行五百餘里至達摩悉鐵帝國

屈浪拏即唐書俱蘭或作俱羅弩別作俱爛那唐書言其國南大雪山北俱爛河俱爛河闍科蘭河又作可禮河科蘭可禮均俱爛轉音亦即屈浪俱羅俱爛轉音要之皆以河爲名而已今有結巴克城在是河發源處而西北流而達摩悉鐵帝正在其東北地望恰合

達摩悉鐵帝國在兩山間覩貨羅故地也東西千五六百里南北廣四五里狹處不逾一里臨縛芻河盤紆曲折堆阜高下沙石流漫寒風淒慄雖植豆麥少樹林乏花果多出善馬其形雖小而耐馳涉人性獷悍俗無禮義眼多碧綠異於諸國昏默多國之都也踰此國大山北至尼乘尼國周二千餘里都城周五六里山川連屬沙石徧野多菽麥少穀稼林樹稀疏花果寡少氣序寒慄風俗獷勇多盜賊無禮教越摩悉鐵帝大山之南至商彌國商彌國周二千餘里山川相間陵阜高下穀稼備植菽麥彌豐多蒲萄產雖黃氣候多寒人性樸質自達摩悉鐵帝東北踰山涉險行七百餘里至波謎羅川東西千餘里南北百餘里據兩雪山間寒風悽勁春夏飛雪地鹹鹵多礫石播植不滋草木稀少遂致空荒絕無人止波謎羅川中有大龍池當贍部洲中其地最高水乃清澄皎鏡莫測其深色帶青黑其味甘美池西派一大流西至達摩悉鐵帝國東界與縛芻河合而西流故此以右水皆西流池東派一大流東北至佉沙國西界與徒多河合而東流故此以左水皆東流波謎羅川南越山有鉢露羅國多金銀金色赤如火自此東南路無人烟登危履險惟多

冰雪行五百餘里至朅盤陀國

達摩悉鐵帝唐書作護蜜亦作護偑又作護蜜多穆天子傳赤烏氏國在春山西三百里即其地也其國南北皆高山惟沿瓦罕河一帶瓦罕河爲阿母河之上源唐書作烏滸河畧有田地故東西狹長唐書言護蜜王居寒迦密城又地理志言顯慶中以護蜜多國模達城爲烏飛都督府此記謂都城曰呾馱多名稱雖異大約即今瓦罕酋所居喀喇噴赤城無疑尸棄尼唐書作識匿或曰瑟匿居播密川山谷分爲五部名五識匿據高仙芝傳涉播密川遂頓特勒滿川爲五識匿國按特勒滿川今曰伊斯利格河即大龍池東流之一派此國當與波謎羅川合欽茲分爲二反致形勢不明商彌魏書作賒彌在今阿富汗

所屬加非里斯坦東北境克里庫特城地云大山南者因都庫士山南也波謎羅川唐書作播密川今曰帕米爾河以受諸帕米爾水得名或稱阿爾楚爾河大龍池今薩雷庫里湖又名大帕米爾湖在大帕米爾山南瓦罕帕米爾山北魏氏指後阿奈山南喀喇庫里湖及塔覃爾瑪山北小喀喇庫里湖爲奘師所經之大龍池皆誤西人稱帕米爾爲天下最高原故氣冷鮮生物人難久居今惟夏令有牧羊人至此秋深即下山避寒攷英人戈登帕米爾游記湖地高一萬四千二百尺東西約十英里南北約三英里湖中有溫泉水味不鹹湖西水流出處濶十二步深五尺湖東平地漸窄相距十二英里處地高於湖百餘尺有小河南來分兩岔一岔入湖一

西域記攷證 卷六 奘

岔東流爲阿克蘇河之源按水之流行因地高下尋常河湖斷無東西並出之理觀此游記方知奘師所謂池東一派乃另一水源由東流入池中非由池東流惟此水源中分一支東行爲伊斯利格河似乎東西並出其實非也至謂東派與徒多河合而東流尤誤攷本記池西一派即大帕米爾河西南流至喀喇噴赤與縛芻河合池東一派由伊斯利格河入阿格塔什河北行復折而西爲阿克蘇河仍合并於縛芻河蓋帕中諸河均隔於慈嶺正脊不能與嶺東之水相接當時奘師見池東西各有一河遂臆揣東派必與徒多河合而不知其謬也鉢露羅見前師自大龍池東南行蓋歷瓦罕帕米爾山小帕米爾山度慈嶺正脊之塔克敦巴什山故路無人烟惟多冰雪也

揭盤陀國周二千餘里都城基大石嶺背徒多河周二十餘里山嶺連屬川原隘狹稼穡儉少菽麥爲多林木稀疏城邑空曠人性驍勇能信佛法其王自言爲漢日天種昔波利斯王娶婦漢土迎歸至此因亂暫留有天神自日中來與之相會因而有娠遂不敢歸築室建城自立爲國國有伽藍爲尊者童受所居尊者呾叉始羅國人博學高行著論數十部並盛宣行經部本師也當是時東有馬鳴南有提婆西有龍猛北有童受號爲四日照世城東南三百餘里有大石崖崖間二石室各有羅漢入定其中已經七百餘年崖東北山行二百餘里至奔攘舍羅唐言福舍慈嶺東岡四山之中地方百餘頃正中低下冬夏積雪田隴

西域記攷證 卷六 奘

瀉鹵稼穡不滋商侶往來苦斯艱險有揭盤陀僧構立館舍儲積資財由是行人咸蒙賑給從此下慈嶺東岡冒寒歷險行八百餘里出慈嶺至烏鎖國

揭盤陀魏書作渴槃陀伽藍記作漢槃陀唐書言喝盤陀或曰漢陀曰渴館檀曰渴羅陀魏書言其國在慈嶺東朱居波西河經其國東北流核其地望即今薩雷庫勒之塔什庫爾干城無疑此即漢時依耐國地新疆識畧稱爲外藩總灑處有塔克敦巴什河自西南來至城北折而東流即葉爾羌河北源之一古所稱徒多河也傳載師在此國停二十餘日復東行五日途遇賊衆被逐溺死慈嶺東岡乃塔覃爾瑪山迤邐東出之一支奔攘舍羅在國東北當爲今中底北博勒根

莊地

烏鎩國周千餘里都城周十餘里南臨徙多河土地肥沃稼穡殷繁樹林鬱茂花果滋多產白玉黑玉青玉天氣溫和風雨順序人性剛獷多詭詐少廉恥從此北行山磧荒野五百餘里至佉沙國舊謂疏勒乃其城名

烏鎩國在葱嶺東岡將及平麓處當爲今葉爾羌西稍南阿爾帕雷克回莊地西南密爾岱山產玉甚多距此不遠即山海經所謂崟山穆天子傳所謂羣玉山也

佉沙國周五千餘里多沙磧少壤土稼穡頗盛花果亦繁出細氎氎氣和而暢風雨順序人性粗獷文身綵睛從此東南行五百餘里濟徙多河踰大沙嶺至斫句迦國舊曰俎渠

佉沙魏書作渠沙言居故莎車城唐書則言疏勒一曰佉沙蓋兩漢疏勒莎車二國至北魏時合併爲一本記上條末註云疏勒乃其城名因疏勒既滅莎車移居莎車故城改號佉沙疏勒舊都乃僅爲一城之名耳佉沙今葉爾羌城近改設莎車府疏勒今喀什噶爾城近亦改設疏勒府

斫句迦國周千餘里都城周十餘里堅峻險固人戶殷盛山阜連屬礫石彌漫臨帶兩河頗資耕植俗尚詭詐竊盜公行南有大山中多龕室印度沙門時來棲止今尚有三阿羅漢於巖穴間入滅心定此國多大乘經典十萬頌爲部者凡有十數佛法至處於斯爲盛從此東行八百餘里至瞿薩旦那國俗謂之瞿旦那何奴謂之于遁諸胡謂之豁旦印度謂之屈丹舊曰于闐訛也

斫句迦即魏書悉居半又作朱居波伽藍記作朱駒波漢西夜國也西夜兼轄子合故王稱子合王佛國記言子合王精進有千餘僧多大乘學與本記所載合其國在今葉爾羌南綽洛克台地一作托克喇克台兩河者北裕勒里克河南固瑪河也

瞿薩旦那國周四千餘里沙磧大半壤土隘狹宜穀麥多果果出氎氎細氎工織絁紬又產白玉黑玉天氣和暢人性溫恭眾庶富饒編戶安業儀容有禮崇尚佛法多習大乘西三百餘里有勃伽夷城王城東南百餘里有大河西北流國人利之用以溉田又城東三百餘里大荒澤中昔東國大兵來伐王軍敗被虜於此戰地東行三十餘里至媲摩城又過媲摩川東行入沙

磧二百餘里至尼壤城周三四里在大澤中澤地熱濕難行惟趨城乃得通路故往來由之從此東行入大流沙流漫隨風人行無迹遂多迷路因聚骸以爲記行四百餘里至覩貨羅故國久空曠城地荒蕪從此東行六百餘里至折摩馱那故國即沮末城也城郭巍然人烟斷絕復東北行千餘里至納縛波故國即樓蘭地也

瞿薩旦那即漢書于闐今和闐直隸州勃伽夷城在其西三百餘里當即布什雅回莊地西南大河今玉隴哈什河東國來伐事見魏書言吐谷渾王慕利延爲魏所敗遂入于闐殺其王死者數萬與記相合媲摩城今克里雅城近設于闐縣於此漢時扜彌國也媲摩川唐書作建德力河今爲克里雅

河尼壤城即今泥雅回莊又東四百餘里至覩貨羅故國攷吐火羅轄境均在葱嶺以西距此甚遠遍檢史籍亦無吐火羅人立國於此之事實係傳聞之誤新唐書作故多羅尤顯倒舛謬核其方位道里蓋即漢精絕國境無疑今此地有新立之堡曰車爾成近俄人曾舌瓦爾作游記云距車爾成西十餘里土人云古時有一城二千年前早已淪沒即此記故城精絕國遺址也車爾成旁有河東北流入羅布泊漢時南道即溯此河而行折摩馱那即沮末漢書作且末伽藍記作左末故城在羅布泊西車爾成河東濱今已淪陷入喀喇布朗湖矣納縛波即樓蘭漢書作鄯善唐地志云蒲昌海南岸三百里至石城鎮漢樓蘭國亦名鄯善今城址已失以地圖

核之當在占布拉克地按且末鄯善二國當隋滅吐谷渾時曾並立爲郡隋亂復爲吐谷渾所有貞觀九年詔李靖往討破其軍侯君集追至且末國西奚師於十七年過此蓋經兵燹未久故見人烟斷絕○附錄三藏法師傳云師還至于闐遣人上表畧謂奘自貞觀三年冒禁私往天竺歷覽周游一十七載今已還抵于闐爲大象溺死經本衆多未獲乘載以是少待不能馳謁軒陛無任延仰云云經七八月使還蒙恩命即速來都已敕各道諸國遣人護送並令燉煌官司迎接矣師遂進發自媲摩城至樓蘭故國展轉於本境既至沙州時帝在洛陽宮知法師漸近敕留守梁國公房元齡使有司迎待遂倍程而進以帝欲問罪遼濱也以貞觀十九年春正月達於京師

本記末辯機自記畧云元奘法師道風昭著德行高明學蘊三冬聲馳萬里印度學人咸仰盛德進以嶽稱或曰木叉提婆唐言解脫天或曰摩訶邪那提婆唐言大乘天於是歷覽山川詳記故事歲月遒邁返跡神京請得如來肉舍利一百五十粒金銀刻檀佛像七軀大乘經二百二十四部大乘論一百九十二部上座部經律論一十四部大衆部經律論一十五部三彌底部經律論一十五部彌沙塞部經律論二十二部迦葉臂邪部經律論一十七部法密部經律論四十二部說一切有部經律論六十七部因明論三十六部聲明論一十三部凡五百二十夾總六百五十七部肅承明詔載令宣譯辯機幸厠嘉會爰命庸才撰斯

方志學非博古詞豈能詳惟風土習俗之差封域物產之異性智區品節候炎涼備載斯編審存根實至於境路盤紆疆埸回互行次即書不在編比諸邦境壤散書國末諸書末詳明某印度畧指封圻書行者親遊踐也書至者傳聞記也或直詳其事或曲暢其文推而述之務從實錄

自晉至唐游歷印度諸僧攷

佛教創於印度自漢明帝使蔡愔等往印度訪求佛法遂挈攝摩騰竺法蘭二人至洛此印度僧人入中國之始而中國僧人之至印度者未之聞也洎三國時有朱士行者發雍州渡流沙抵于闐國得放光般若經而還晉廬山慧遠法師遣弟子法領往印度亦至于闐遇佛陀跋陀與之

偕還二人均欲赴印度未遂至也其眞至印度者當以長安僧法顯爲第一人嗣是而宋而魏而陳而唐游歷印度者接踵茲詳攷而備列如下

東晉安帝隆安四年（即姚泰弘始二年）長安僧法顯偕僧道整慧景慧應慧嵩智嚴慧簡慧達寶雲僧紹僧景等同往印度發長安至燉煌渡河經鄯善僞彝于闐於麾竭叉陀歷烏萇犍陀衛竺剎尸羅弗樓沙那竭羅彝跋那渡新頭河至毘荼摩頭羅渡捕那河抵僧伽施沙祇拘薩羅迦惟羅衛藍莫拘彝那竭吠舍離摩揭提伽耶迦尸拘睒彌贍波多摩梨帝師子等約三十國於義熙十二年由海道還中國前後凡十五年

晉安帝隆安六年　僧智猛偕比邱十五人由涼州出

陽關入流沙經鄯善龜茲于闐發葱嶺千七百里至波淪國（即鉢盧勒度雪山過辛頭河到罽賓西南千一百里至迦惟羅衛及華氏國（即摩揭陀）遺傳記所游歷又晉時有中山僧康法朗發張掖涉流沙徧游諸國而還見高僧傳

劉宋武帝永初元年黃龍僧曇無竭偕法雲曇朗由河南（即谷渾封號）海西郡（即伏俟城在青海西十五里）越流沙經高昌龜茲沙勒罽賓渡辛頭那提河至舍衛城過恒河至南天竺航海還廣州

北魏孝明帝神龜二年（即梁武帝天監十七年）遣燉煌人宋雲偕僧惠生法力王伏子統等赴西域求取佛經發京師踰赤嶺渡流沙經吐谷渾鄯善左末末城捍麼于闐朱駒波漢盤陀鉢和（即達波知原作波斯誤）賒彌鉢盧勒烏場乾陀羅那迦羅訶等國踰三年歸當時前往印度之僧又有道普法盛竺法雅僧表道泰法勇等均附著高僧傳中惟不能詳其年月及所歷之地法盛有傳四卷亦佚

陳宣帝大建六年　智周等十一人赴印度至大建十三年歸凡七年

唐太宗貞觀二年東都僧元奘徧游五印度至貞觀十九年還前後凡十七年事蹟詳見本記及慈恩三藏法師傳

唐高宗咸亨二年南海僧義淨至印度至武后聖歷元年東旋凡二十七年

唐元宗開元二十九年　僧不空游印度至天寶五年歸凡六年

計唐以前中國諸僧西游印度者不下五十餘人惟法顯曇無竭智嚴宋雲康法朗惠生元奘義淨不空有傳記可攷然著述存於今者僅法顯佛國記元奘西域記其宋雲家記及道藥傳均佚賴裔陽伽藍記摘錄其梗概而已至義淨之南海傳則日本有之未之見也

蕭山郁九齡
餘杭章箴同校

大唐西域記地理攷證附錄

仁和丁謙益甫氏纂

按大唐西域記一書開端處於奘師身世西游緣起及關內外程途概不敘及突云出高昌故地自近者始曰阿耆尼初讀深以爲異迨購得唐僧慧立所撰慈恩寺三藏法師傳方知師赴印度實冒禁私行故辯機奉敕作記時不敢顯陳前事但余著攷證不可不使閱者悉其原因特節錄傳文第一卷附列於編首

法師諱元奘俗姓陳陳留人以祖康仕齊食邑周南因家焉故又爲緱氏人父慧生四男師次第四幼聰穎不羣備通經典其第二兄先出家住東都淨土寺師亦旋度爲僧與兄同

止寺有景法師講涅槃經執卷服膺遂忘寢食又學嚴法師攝大乘論愛好愈劇再攬之後無復所遺衆咸驚異因令昇座覆述抑揚剖析備盡師宗時年十三芳聲遠播隋末遭亂從兄至長安遂由子午谷入蜀尋從諸大德游二三年間究通諸部年滿二十以武德五年於成都受具坐夏益部經論研綜既窮更思入京詢問殊旨爲兄留止乃私與商人結侶泛舟三峽至荆州天皇寺衆延說法復北至相州道休法師質難問疑又至趙州謁深法師學成實論又入長安就岳法師學俱舍論皆一遍盡其經旨時有常辯二大德爲上京法匠亟隨詢採所有深致亦一拾斯盡法師既遍謁衆師備識其說大都各擅宗途驗之聖典隱顯有異莫知適從乃言游

西方以啟所惑并取十七地論以釋衆疑即瑜伽師地論也貞觀三年秋八月將首塗適有秦州僧彥達在京學涅槃經功畢告還遂與俱去至秦州停一宿又隨伴至蘭州旋至涼州停月餘道俗請開講涅槃攝論及般若經西番商侶盛爲讚歎知欲西行求法無不預發歡心灑掃而待維時國政尚新禁約百姓不許出蕃其地有慧威法師重師志操密遣弟子二人竊送向西於是晝伏夜行得至瓜州時刺史獨孤達聞師至歡喜供奉因訪西路或云從此北行五十餘里有瓜廬河下廣上狹洄波甚急深不可渡上置玉門關路必由之西境之襟喉也關外西北又有五烽候望者居之各相去百里中無水草五烽之外即莫賀延磧伊吾國境於是偕一胡

人東裝夜發三更至河濱遙見玉門關去關上流十里許兩岸可濶丈餘旁有梧桐樹叢乃斬木布草驅馬而過既過胡人云前途險遠又無水草惟五烽下有水必須夜到偷水而過一處被覺即死遂辭還因是孑然孤游沙漠間惟望骨聚馬糞而漸進行八十餘里見第一烽乃隱伏沙溝至夜方發到烽西見水欲取已爲所見因隨之上烽見校尉王祥直陳來意祥喜止宿迨曉盛水及餅自送十餘里云從此路逕向第四烽守者與其同姓名曰伯隴亦有善心至彼可云弟子遣師來遂別夜到第四烽述祥言果歡喜留宿更施大皮囊及馬匹麥食等云師不須向第五烽此去百餘里有野馬泉更取水再去即莫賀延磧磧長八百餘里古曰沙河上無飛

烏下無走獸無水無草顧影獨進一心但念觀音菩薩及般若心經逢諸惡鬼發聲即散時行百餘里失道覓野馬泉不得飲饑欲飲失手覆之由是四夜五日無水沾喉口腹乾燋幾將殞絕不復能進遂卧沙中惟念菩薩救苦至第五夜半忽有涼風觸身冷快如沐日明體蘇馬亦能起得少睡眠夢一大神麾令强行因驚寤行可十里馬忽異路掣之不回經數里忽見青野數畝下馬恣食又得一池水甘澄澈下而就飲命得重全就此停息一日復盛水取草進發更二日方出流沙到伊吾國止一寺中王及胡僧悉來參謁並延至王所供養時高昌使人適在其國即歸告其王麴文泰發使來迎停十日使至辭不獲允遂行涉南磧經六日至高昌界白力

城日暮欲止使者請復進夜半至王城王即列炬迎入後閑引妃女相參自是盡禮供奉屢欲留師弗行師皆不許至絕飲食四日誓死以拒王始任師西行仍留師講仁王般若經一月製造法服給貲用馬匹及使人送信及禮物至葉護可汗衙請其護法并敕以西各國給烏落馬遞送出境又作書二十四封通屈支等二十四國發日王及國人傾城北送所經諸國王侯禮重皆此類也從此西行度無半城篤進城入阿耆尼國舊云鄯善也

此一卷詳述奘師家世及出家求學并西游發軔所歷關內外各地艱難困苦皆全書不可少之節目也陳留漢郡又縣唐屬汴州在今開封府東五十里緱氏唐縣在今河南府偃師縣東隋東都即今河南府城長安今陝西西安府城子午谷在西安西南爲入蜀徑道成都今四川省城三峽在夔州境曰灩澦曰瞿塘曰巫山皆長江險隘處荆州府在湖北相州今河南彰德府趙州屬直隸省秦州屬甘肅省涼州府在甘肅省城西北唐瓜州在今嘉峪關外安西州西南瓜廬河即今黨河在敦煌縣西古玉門關在黨河西濱又西之五烽以今所設卡倫地證之第一烽當即巴顏木倫地第二烽當即阿布圖烏魯蘇臺地第三烽當即噶順地第四烽當即阿集格色尔腾地第五烽當即納木哈烏蘇地蓋鹵磧中非有泉水處人不能居故古今屯戍之所不甚相遠也伊吾國據唐地理志貞觀六年改設伊州奘師於三年至彼尚自立爲

國今爲哈密廳地高昌國都交河城攷徐松西域傳補註故趾在今吐魯番廳西二十里雅爾湖濱白力城距其國半夜程即今廣安城地按唐初西突厥統葉護可汗方强西域諸小國皆爲所役屬奘師欲赴印度勢非藉其保護不可否則抵屈支後正可南行由疏勒以踰葱嶺今必繞道西北至千泉見其可汗者以此無半篤進二城地均無攷惟唐地志注西州交河郡西南有南平西安二城當即平高昌後無半篤進之改名鄯落馬駒言驛馬今西北台站所稱烏拉者是攷奘師在高昌感其王麴文泰相待之誠本願回時再經其國後竟不果者以師返在貞觀十七年而高昌國已於十四年爲侯君集討平收其地置州縣也

印度者唐言曰月謂聖賢繼軌如月照臨婆羅門人語也全境周九萬餘里三垂大海北背雪山北廣南狹區分七十餘國時特暑熱地多卑濕北乃山阜嶙峋邱原瀉鹵東則川野沃潤疇隴膏腴南方之草木榮敷西方之土地磽确其大概也道里之數曰踰繕那舊曰由旬曰由延皆訛一踰繕那舊傳爲四十里印度國俗云三十里聖教所載惟十六里印度僧徒依佛遺教歲雨安居或前三月或後三月前三月者當此五月十六日至八月十五日後三月者當此六月十六日至九月十五日前譯經者或云坐夏或云坐臘均非正音

居室之制城壘以甎甓諸墻壁或編竹木板屋平頂泥以石灰地塗牛糞斯其所異惟僧伽藍頗極奇制隅樓四起重閣三層榱棟彫鏤牖垣圖畫黎庶之居內多外儉門闢東方坐朝東面朝廷宮室瑩飾奇珍服貴鮮白輕視雜彩男則繞腰絡腋橫巾右袒女則襦衣下垂通肩總覆足多徒跣並染齒牙饌進先酒殘宿不再溲必澡灌身塗諸香

文字垂則四十七言遇物合成隨事轉用中印度音特爲詳正開蒙誘掖先十二章七歲以後漸授五明大論一聲明釋詁訓字二巧明伎術機關三醫方明藥石針艾四因明考定邪正五內明究宣妙理婆羅門學四吠陀論一曰壽養生繕性二曰祠享祭禱祈三曰平禮儀占卜兵法軍陣四曰術異能伎數禁呪醫方師必博究精微提撕善誘人年三十志立學成祿位既居

先酬師德訪道依仁不遠千里口腹之資巡匄以濟所貴知道不恥匱財凡是佛經講宣一部免僧知事二部加上房資具三部差侍者祇承四部給淨人役使五部則行乘象輿六部更導從周衛道德彌高旌命亦異若大族姓之殊有四一婆羅門淨行也二刹帝利王種也三曰吠奢商賈也四戍陀羅農人也凡茲四者清濁殊流姻媾不雜婦人一嫁終無再醮

國之戰士驍雄畢選子父傳業遂窮兵術居則宮廬周衛征則奮旅前鋒分爲四兵步馬車象象則被以堅甲牙施利距一將安乘授其節度兩卒左右爲之駕馭車乃駕以駟馬兵帥居乘列卒周衛挾轂扶輪馬軍散禦逐北追奔步軍輕捍勇敢充選大楯長戟弓矢刀劍凡此之類皆世習之

各俗大概性雖猛急志甚貞良財無苟得義有餘讓懼冥罪輕生事詭譎不行盟誓爲信政教尚質風俗多和背違國憲常幽囹圄悖逆倫紀則施肉刑餘皆輸贖理獄不加朴責案有所疑試以三事或投水或熾鐵或以毒藥飼之致敬之式其儀九等一慰問二俯首三高揖四合掌五屈膝六長跪七手膝據地八五輪俱屈九五體投地受其禮者必有慰詞或摩其頂或拊其背善言誨導以示親厚出家沙門既受敬儀惟加善願不止跪拜凡遭疾病絕粒七日或未痊愈方施醫藥臨喪哀哭服制無聞送死之法有三一曰火葬二曰水葬三曰野葬棄置山林

政教既寬機務亦簡戶不籍書人無徭課佃種王田六稅其一商賈逐利征稅亦輕國家營建不有虛勞鎮戍征行皆有資給

官僚大小分地有差俸給無庸自食封邑花草果木雜種異名見珍人世者有菴沒羅果菴弭羅果末杜迦果跋達羅果𣞤比他果阿末羅果鎮杜迦果烏曇跋羅果茂遮果那利薊羅果般榛娑果至於棗栗椑柿印度無聞梨柰桃杏蒲萄榴橘等往往間植田疇農務播植隨時土宜所出稻麥尤多蔬菜瓜匏膏酥乳酪兼以餅麵所常膳也豕犬羊牛例無啖食酒醴之差蒲萄甘蔗刹帝利飲也麴蘖醇醪吠舍等飲也沙門婆羅門惟飲蒲萄蔗漿而已食用一器眾味相調手指兼施畧無匕箸至於患病乃用銅匙

若夫金銀鍮石白玉火珠厥土所產彌復盈溢珍奇雜寶出自海隅商販轉輸易以求貨金錢銀錢貝珠小珠貨物假此交易

有無印度之境風尚之差粗陳梗概大畧在斯

按以上所述五印風俗本列於第二卷首但全書既以大唐西域命名記中諸國並不盡在印度境內核以著書體例此篇實無位置之處茲特節錄數條附於編末以備攷證

蕭山郁九齡
餘杭章箴同校

经行記地理攷證

浙江圖書館叢書第二集

經行記地理攷證

中華民國四年浙江圖書館校刊

唐杜環經行記地理攷證

仁和丁謙益甫氏纂

拔汗那國在怛邏斯南千里東隔山去疏勒二千餘里西去本國千餘里城有數十兵有數萬大唐天寶十年嫁義和公主於此國土有波羅林林下有毬場又有野鼠遍於山谷土宜蒲萄葡羅果香棗桃李從此國至西海盡居土室衣羊皮疊布男子婦人皆著韡婦人不飾金粉以青黛塗眼而已

按此記原本久佚從通典註中錄出蓋唐人遺著足以參證地理雖一鱗片甲自可寶也杜君卿自跋云族子環隨鎮西節使高仙芝西征天寶十載至西海寶應初因賈商船舶自廣州而回著經行記攷新唐書石國傳天寶初高仙芝詐俘

其王斬關下西域皆怨王子走大食乞兵攻怛邏斯城敗仙芝軍環蓋爲敵所虜流離異國凡十餘年始附商船航海而還耳怛邏斯城即西使記塔剌寺以在塔拉斯水上得名今爲俄屬奧列阿塔城元史俄提剌耳亦即是地從前談地學者以怛邏斯字音近鄂羅斯遂謂俄之立國實始於此且因其地與漢之烏孫相距不遠徑指俄羅斯爲烏孫部族似此鑿空臆說不值識者一笑而當世士夫尚奉其書爲地學標準不亦甚可怪哉拔汗那即新唐書寧遠國然又別出沛捍石汗那分一國爲三而不知其複可爲史界笑談是國在喀什噶爾北大納林河地疏勒即喀什噶爾實在拔汗那南且相去不及千里云東隔山去二千餘里均傳聞之誤

康國在米國西南三百餘里一名薩末建土沃人富國小有神祠名拔詣國事者本出於此

康國米國詳隋唐二書攷證康國今薩馬爾罕米國今基大普但米在康南百里今云康國在米國西南三百餘里殊誤

有神祠以下二句語意難解當有訛脫

師子國亦曰新檀又曰婆羅門即南天竺也國之北人盡胡貌秋夏炎旱國之南人盡獠面四時霖雨從此始有佛法寺舍人皆僧耳布裹腰

師子國西域記作僧伽羅即今錫蘭島新檀爲錫蘭轉音婆羅門乃印度上等種人之名非師子國名師子國雖附屬於南天竺今云即南天竺亦未核

拂菻國在苫國西隔山數千里亦曰大秦其人顏色紅白男子悉著素衣婦人皆服珠錦好飲酒尚乾餅多淫巧善織絡或有俘在諸國守死不改鄉風琉璃妙者天下莫比王城方八十里四面境土各數十里勝兵約有百萬常與大食相禦西枕西海南枕南海北接可薩突厥西海中有市客主同和我往則彼去彼來則我歸賣者陳之於前買者酬之於後皆以其直置諸物傍待領直然後收物名曰鬼市又聞西有女國感水而生又云摩隣國在秋薩羅國西南渡大磧行二千里至其國其人黑其俗獷少米麥無草木馬食乾魚人餐鵲莽鵲莽即波斯棗也癘特甚諸國陸行之所經山胡則一種法有數般有大食法有大秦法有尋尋法其尋尋烝報於諸夷狄中最甚常食不語其大食法者以弟子親戚而作判典縱有微過不至相累不食猪狗驢馬等肉不拜國王父母之尊不信鬼神祀天而已其俗每七日一假不買賣不出納唯飲酒謔浪終日其大秦善醫眼及痢或未病先見或開腦出蟲

拂菻即東羅馬國自劉宋元徽四年西羅馬滅亡東羅馬獨存王城方八十里即孔士但丁諸不爾城也西海指大西洋南海指地中海可薩突厥即今俄屬之哥薩克其人亦突厥一種故曰可薩突厥女國即唐書西女西域記言拂懍國西南海島有西女國拂菻國歲遣男子配焉按西人記載云此國在小亞西亞東北濱臨黑海處實拂菻東界作西南者誤攷見大唐西域記摩隣國似即非洲西北摩洛哥部秋薩羅爲千絲

臘轉音今西班牙也

波斯自被大食滅至天寶末已百餘年矣

按波斯爲阿剌伯人所滅爲唐高宗永徽三年至天寶末計一百有二年

石國其國城一名赭支一名大宛天寶中鎮西節度使高仙芝擒其王及妻子歸京師國中有二水一名真珠河一名質河並西北流土地平敞多果實出好大良馬又云碎葉國從安西西北千餘里有教達嶺嶺南是大唐北界嶺北是突厥突騎施南界西南至葱嶺二千餘里其水嶺南流者盡過中國而歸東海嶺北流者盡經胡境而入北海又北行數日度雪海其海在山中春夏常雨雪故曰雪海中有細道道旁往往有水孔嵌空萬

俱轉墮者莫知所在敎達嶺北行千餘里至碎葉川其川東頭有熱海茲地寒而不凍故曰熱海又有碎葉城天寶七年北庭節度使王正見薄伐城壁摧毀邑居零落昔交河公主所居止之處建大雲寺猶存其川西接石國約長千餘里川中有異姓部落有異姓突厥各有兵馬數萬城堡閭雜日尋干戈凡是農人皆擐甲冑專相虜掠以爲奴婢其川西頭有城名曰怛羅斯石國人鎮卽天寶十年高仙芝軍敗之地從此至西海以來自三月至九月天無雲雨皆以雪水種田宜大麥小麥稻禾豌豆畢豆飲蒲萄酒糜酒醋乳

石國詳隋唐二書卽今塔什干城大宛在石國東南故浩罕部地其時石國兼有大宛故曰二都眞珠河卽錫爾河中國稱納林河碎葉國在特穆爾圖西濱當時爲西突厥別部所據敎達嶺今阿克蘇北四百里穆素爾達坂雪海卽在嶺巔南流水會塔里木河入羅布泊世傳羅布泊爲黃河上源故云歸東海北流水爲特克斯河會伊犂河入巴爾喀什泊當時尚未知北海所在故以此泊爲北海碎葉川卽吹河熱海卽特穆爾圖泊西海者裏海也

大食一名亞俱羅其大食主號暮門都此處其士女瓌偉長大衣裳鮮潔容止閑麗女子出門必擁蔽其面無問貴賤一日五時禮天食肉作齋以殺生爲功德槃銀帶佩銀刀斷飲酒禁音樂人相爭者不至毆擊又有禮堂容數萬人每七日王出禮拜登高座爲衆說法曰人生甚難天道不易姦非刼竊細行謹言安己危人欺貧虐賤有一於此罪莫大焉凡有征戰爲敵所戮必得生天殺其敵人獲福無量率土稟化從之如流法唯從寬葬唯從儉鄯廓之內里閈之中土地所生無物不有四方輻輳萬貨豐贍錦繡珠貝滿於市肆駝馬驢騾充於街巷刻石蜜爲盧舍有似中國寶罌每至節日將獻貴人琉璃器皿鍮石瓶鉢蓋不可數算粳米白麪不異中華其果有楊桃又千年棗其蔓菁根大如斗而圓味甚美餘菜亦與諸國同蒲萄大者如雞子香油貴者有二一名耶塞漫一名沒匝女甲反師香草貴者有二一名查塞摹蒲孔反一名莫蘆麦綾絹機杼金銀匠畫匠漢匠作畫者京兆人樊淑劉泚織絡者河東人樂隱呂禮又以橐駝駕車其馬俗云西海濱龍與馬交所產也腹肚小脚腕長善

者日走千里其駝小而緊背有孤峰良者日馳千里又有駝鳥高四尺以上脚似駝蹄頸項勝得人騎行五六里其卵大如三升又有薺樹實如夏棗堪作油食除瘴其氣候溫土地無冰雪人多癘痢一年之內十中五死今吞滅四五十國皆爲所役屬多分其兵鎮守其境盡於西海焉又云朱俱國在亞梅國西南七百餘里胡姓朱者茲土人也其城方十五里用鐵爲城門城中有鹽池又有兩所佛寺其境東西百四十里南北百八十里村柵連接樹木交映四面合匝總是流沙南有大河流入其境分渠數百溉灌一州其土沃饒其人淨潔墻宇高厚市廛平正木既雕刻土亦繪畫又有細軟疊布羔羊皮裘估其上者値銀錢數百果有紅桃白榛遏白黃李瓜大者名尋支十餘人蠶一

顆輙足越瓜長四尺以上菜有蔓菁蘿蔔長蕊顆蕊芸臺胡荽葛藍單達茴香英薤瓠蘆尤多蒲萄又有黃牛野馬水鴨石雞俗以五月爲歲每歲以晝釭相獻有打毬節鞦韆節其大食東道使鎮於此從此至西海以來大食波斯參雜居止其俗禮天不食自死肉及宿肉以香油塗髮又云苫國在大食西界周迴數千里造屋兼瓦壘石爲壁米穀殊賤有大川東流入亞俱羅商客糴此糴彼往來相繼人多魁梧衣裳寬大有似儒服其苫國有五節度有兵馬一萬以上北接可薩突厥可薩北又有突厥足似牛蹄好噉人肉

大食詳唐書惟亞俱羅之名他書未見其國以大教師兼王職稱爲哈里法朱祿國後漢書安息東界木鹿城也朱祿其

轉音今稱謀夫亞梅國指阿母河元祕史作阿梅河北康史何米等小部其時皆依附大食故東道使駐朱祿以鎮懾之朱祿南大河今曰木爾阿布河朱祿在河下游故沙漠中獨成腴壤苫國亦見唐書在高加索山南今帖弗力斯埃利薩特等地大川東流即庫拉河入亞俱羅者河之下流由大食境以入裏海也

新唐書突厥傳 吐蕃傳
回紇 等國傳
沙陀傳 北狄傳 地理攷證
東夷傳 南蠻傳
新舊唐書西域傳

浙江圖書館叢書第一集

新唐書各外國傳地理攷證

中華民國四年浙江圖書館校刊

仁和丁謙益甫氏學

突厥阿史那氏蓋古匈奴北部也居金山之陽臣於蠕蠕種裔繁衍至吐門遂强大更號可汗猶單于也妻曰可敦其地三垂薄海南抵大漠其刑部典兵者曰設子弟曰特勤原作特勒誤今據唐元宗書闕特勤碑及穆楊衒之洛陽伽藍記元耶律鑄雙溪醉隱詩注將本書特勒字盡行更正大臣曰葉護曰屈律啜曰阿波曰俟利發曰吐屯曰俟斤曰閼洪達曰頡利發曰達干凡二十八等皆世官無員限可汗建廷都斤山牙門樹金狼頭纛坐常東向隋大業之亂始畢可汗咄吉嗣立華人多往依之契丹室韋吐谷渾高昌皆役屬之竇建德薛舉劉武周梁師都李軌王世充等亦臣事焉控弦百萬戎狄之盛古未有也高祖起太原遣司馬劉文靜往聘始畢以兵來會帝平京師遂恃功驕橫二年始畢自將度河至夏州與梁師都合又佐劉武周入句注將侵太原會病死立其弟俟利弗設爲處羅可汗復妻隋義成公主又潛通王世充復迎隋蕭皇后及齊王子正道於竇建德所因立正道爲隋王居定襄秦王之討武周也處羅以騎二千會并州多所虜掠明年謀取并州置楊正道卜之不吉而止處羅死以子弱更立其弟咄苾爲頡利可汗又妻義成以始畢子什鉢苾爲突利可汗使居東或說頡利宜立正道以報隋德頡利然之四年與苑君璋合寇雁門擊卻之由是侵代州畧河東犯原州定襄王李大恩敗沒至忻州爲李高遷所破頡利未得志乃率十五萬騎入雁門犯并州畧汾潞原靈於

是太子建成與秦王率諸將分道出擊頡利聞之引出塞王師亦還七年攻原朔二州八代地不勝更攻隴州及陰槃城分擾并地秦王與齊王元吉屯幽州以備八月頡利與突利兵悉起自原州連營而南所在震恐秦王軍次幽州可汗奄至衆失色秦王馳百騎掠陳以大義責之稍卻乃縱反間突利遂不欲戰頡利不能强因遣使請和八年頡利攻雲朔敗張瑾兵於大谷遂攻廣武爲任城王道宗所破九年寇原靈圍涼州進涇原李靖與戰於靈州虜引去將軍柴紹又破之秦州七月頡利自將十萬騎襲武功京師戒嚴尉遲敬德敗之於涇陽頡利遣謀臣執失思力入朝覘我太宗繫之門下省乃與六騎出元武門幸渭上與可汗隔水語且責其負約羣酋見帝皆驚下馬拜俄衆

軍至旗鎧光明部隊嚴整虜大駭帝與頡利按轡卽麾軍卻而陳蕭瑀以帝輕敵叩馬諫帝曰我思熟矣突厥掃地入寇以我新有內難謂不能師我若閉城彼且大掠吾境故我獨出示無所畏又盛兵使知必戰蓋我已沮其始謀彼既深入懼不能返故與戰則克與和則固制賊之命在此是日頡利果請和翌日刑白馬與盟於便橋而退蕭瑀曰頡利之來諸將多請與戰陛下不聽既而自退何也帝曰突厥衆而不整君臣惟利是視可汗在水西而酋帥皆來謁我我醉而縛之甚易又我敕長孫無忌李靖潛師幽原誤幽州以待若大軍躡其後伏邀諸前取之如反掌耳然我新卽位爲國要貴安靜一與戰殺傷必多彼敗未及亡懼而脩怨奈何今啗以玉帛其志必驕驕則亡之端也故曰將欲取之必固與之瑀再拜謝不及貞觀元年薛延陀回紇拔野古諸部皆叛使突利討之不勝而走頡利怒囚之突利由是怨望是歲大雪羊馬多凍死人饑懼王師乘其敝反引兵入朔州地聲言會獵議者請伐之帝不從明年突利自陳爲頡利所攻求救詔將軍周範壁太原經畧之時頡利委信華人趙德言斥遠宗族歲歲興師下不能堪又號令無常歲大饑斂稅苛重諸部愈貳又明年屬部薛延陀自稱可汗以使來詔尚書李靖擊虜馬邑頡利走九俟斤以衆降拔野古僕骨同羅霫奚諸部皆來朝於是詔李世勣等六總管師十餘萬分道出皆受靖節度以討之任城王道宗戰靈州俘獲萬計突利以下諸酋多來奔四年正月靖自馬邑進屯惡陽嶺夜襲定襄破之頡利驚

退牙磧口大酋康蘇蜜等以隋蕭后及楊正道降頡利窘走保鐵山遣使請內屬詔鴻臚卿唐儉等持節撫慰靖知儉在虜所虜必心安乃襲擊之盡覆其衆頡利走爲副總管張寶相所禽沙鉢羅蘇尼失等降其國遂亡思結部以四萬衆降伊吾城長舉七城來歸因以其地爲西伊州漠南地遂空自頡利亡其下或走薛延陀或入西域而來降者尚十餘萬帝主溫彥博議度朔方地自幽州屬靈州建順祐化畏四州爲都督府剖頡利故壤左置定襄都督右置靈州都督以統之擢豪酋爲將佐又以突利可汗爲順州都督率其下就部

突利初爲泥步設頡利之立以爲小可汗主契丹靺鞨等部樹牙南直幽州東方之衆皆屬焉突利斂取無法下不附故薛陀

陀突霫皆內屬頡利遣擊之又大敗頡利四捶之久乃釋突利嘗自結於太宗及頡利衰徵其兵不應因相攻突利遂入朝封北平郡王順州都督後入朝死道中子賀邏鶻嗣其弟結社率謀叛誅赦賀邏鶻投嶺外於是羣言處突厥於中國非是帝乃立阿史那思摩爲可汗樹牙河北悉徙突厥還故地

思摩頡利族人始啟民奔隋磧北諸部奉思摩爲可汗啟民歸國乃去其號性開敏善應對始畢處羅皆愛之武德初數以使來高祖封和順郡王及諸部納款思摩獨留與頡利俱禽太宗以爲忠授右武候大將軍化州都督統頡利故部居河南徙懷化郡王將行畏薛延陀不敢出塞帝遣使賜薛延陀書約磧以北延陀主之以南突厥主之思摩乃行十五年始度河牙於故

定襄城其地南大河北白道畜牧廣衍龍荒之最壤思摩居三年不能得其衆下多攜背思摩慙因入朝願留宿衛從伐遼還京師卒思摩既不能國衆遂南徙車鼻可汗乃盜有其地

按車鼻所根據在金山以北即今科布多鎮城地與雲中定襄相距五六千里不能盜而有之及其平後所降部衆安插於鬱督軍山在今賽音諾顏部境相距亦遠難以盜有若云盜有其地在爲小可汗時年代尤不相符總之宋氏不明地理好逞臆斷故動輒錯誤

車鼻亦阿史那族突利部人也世爲小可汗頡利敗投薛延陀爲人沈果有智數薛延陀畏逼將殺之乃率部遯去至金山北三垂斗絕惟一面可通行壤土夷博即據之稱可汗距長安萬里西蔦邏祿北結骨皆并統之時出掠薛延陀人畜延陀後衰車鼻勢益張二十一年遣子沙鉢羅獻方物且請入朝帝遣使往迎之至則偃然無入朝意使者謀其劫之爲所覺均死帝怒遣郎將高侃發回紇僕骨兵擊之其酋長皆降侃師攻阿息山部下不肯戰車鼻從數百騎走涓至金山獲之獻俘京師高宗釋而官之處其衆鬱督軍山詔建狼山都督府統之其子羯漫陀後亦降建新黎州領其衆於是突厥盡爲封疆之臣矣始置燕然都督府於古單于臺領六都督七州後改燕然爲瀚海都護府領回紇徙故瀚海府於古雲中城號雲中都護府磧以北薄州悉隸瀚海以南悉隸雲中稱單于大都護府凡三十年北方無戎馬警至調露初單于府大酋溫博奉議二部叛二十四

州應之詔蕭嗣業等討之反爲所敗更拜裴行儉爲大總管率諸將戰黑山破平之溫博餘衆立頡利子伏念爲可汗寇原慶二州復詔行儉往討行儉縱反間使自相貳因擊敗之伏念北走保金牙山行儉遣兵襲執之伏念既敗有骨咄祿者收亡散保總材山又治黑沙城自稱可汗寇畧并定嬀蔚諸州後入朔州爲黑齒常之擊敗於黃花堆遂遁過磧天授初死弟默啜稱可汗始攻靈州武后遣十八將軍討之無功而還會契丹反默啜請擊賊自效詔封可汗未命又叛自後盜邊無虛歲中宗初張仁愿爲朔方大總管始築三受降城於河外障絕寇路元宗時攻北庭都護郭虔瓘擊破之初景雲中默啜西滅娑葛遂役屬契丹因虐用其下既年老愈昏暴部衆怨畔款邊內附者不

絶虜勢寖衰默啜討九姓拔野古戰於獨樂河拔野古大敗默啜歸不爲備道大林中拔野古殘衆突出擊默啜斬之傳首京師骨咄祿子闕特勤合故部攻殺小可汗及宗室畧盡立其兄默棘連爲毘伽可汗

默棘連初爲小殺殺即設也性仁友以立非己功讓於闕特勤特勤不受遂嗣位時開元四年以闕特勤爲左賢王專制其兵召舊臣暾欲谷與謀國暾欲谷年七十餘衆尊畏之時命大總管王晙統拔悉蜜奚契丹軍分道進討默棘連懼暾欲谷曰拔悉蜜居北廷與東二部相距遠必不能合且晙與時相隙亦必不來夫拔悉蜜輕而好利當先至擊之可取也俄拔悉蜜果遇突厥牙知晙等不至乃引卻突厥欲擊之暾欲谷曰千里遠出士必

死鬬鋒不可當不如躡之邀便而取距北廷三百里分兵由它道襲其城即急擊破之走無所歸悉爲所禽於是掠涼州敗元澄軍突厥遂大振盡有默啜餘衆明年固求和許之會天子東巡泰山中書令張說謀邊備謂突厥雖請和恐難信且其汗仁而愛人下爲之用闕特勤善戰暾欲谷老而智李靖世勣流也如其乘隙何以禦兵部郎中裴光庭請召其大臣入衛乃遣使喻意默棘連遣大臣阿史德頡利發入獻遂從封禪自是比年遣大臣來朝十九年闕特勤卒遣使弔祭帝爲刻辭於碑仍立廟像圖其戰狀於壁默棘連屢請婚帝乃許之俄爲其下所殺國人立其子爲伊然可汗伊然立八年卒凡遣使朝者三其弟嗣立册爲登利可汗時可汗幼其母與小臣骨斯達干亂遂預

政登利從父分掌東西兵號左右殺可汗與母誘斬西殺奪其兵左殺懼攻登利殺之自後部內大亂連立五可汗均被殺其國遂爲回紇所有突厥有國始於西魏大統時至是滅其地盡入回紇初其族有分國於西者曰西突厥

西突厥其先訥都陸之孫吐務號大葉護長子曰土門伊利可汗次子曰室點蜜亦曰瑟帝米其子曰達頭可汗始與東突厥分烏孫之地而有之東接東突厥西雷翥海南疏勒北瀚海直京師北七千里由焉耆西北七日行得南廷又北八日行得北廷與都陸努失畢歌邏祿處月處蜜伊吾諸種相雜初東突厥木杆可汗死舍子大邏便立弟佗鉢可汗佗鉢可汗先戒其子菴羅必立大邏便國人因其母賤卒立菴羅菴羅後以讓木杆

兄子攝圖是爲沙鉢畧可汗而大邏便別爲阿波可汗自臣所部沙鉢畧襲擊之殺其母阿波西走達頭當是時達頭爲西面可汗即授兵阿波與東突厥戰而阿波竟爲沙鉢畧所禽後達頭亦敗奔吐谷渾歷泥利泥撅處羅二可汗至達頭孫射匱可汗建廷龜茲北三彌山玉門以西諸國多役屬與東突厥亢射匱死其弟統葉護可汗嗣

統葉護勇而有謀戰輒勝因并鐵勒下波斯尉質控弦數十萬徙廷石國北之千泉遂霸西域諸國悉授以頡利發而命一吐屯監統以督賦入然統葉護恃强不以恩結下衆多怨叛其諸父莫賀咄殺之自立爲屈利俟毘可汗時國人不附迎統葉護子咥力特勤於康國原作康居誤立爲乙毘鉢羅肆葉護可汗與俟

毘分主其地爭鬬不息貞觀四年俟毘請昏不許於是西域諸國悉叛歸肆葉護俟毘走保金山爲部下所殺乃奉肆葉護爲大可汗肆葉護既立即北討鐵勒薛延陀爲延陀所敗性復愎狹小可汗乙利者於國最有功聽讒夷殺之又忌泥孰莫賀設泥孰走焉耆未幾諸豪酋謀廢之肆葉護走康國死國人迎泥孰立之是爲咄陸可汗咄陸死弟同娥設立爲沙鉢羅咥利失可汗歲三使獻方物遂請昏帝未許可汗分其國爲十部部以一人主之號十設左爲五咄陸部置五大啜啜即上屈律啜省夾居碎葉東石爲五弩失畢部置五大俟斤居碎葉西號十姓部落咥利失不爲衆悅其部統吐屯以兵襲之不勝去咥利失與弟步利設弃馬焉耆會統吐屯被殺乃復故地後西部自立欲谷設爲乙

突厥傳攷證 唐 八

毘咄陸可汗與咥利失戰殺傷甚衆乃相約伊列河西咄陸主之其東咥利失主之自是西突厥又分爲二國矣咄陸建廷鏃曷山謂之北廷駁馬結骨諸國附之乃陰與咥利失部下吐屯以兵攻咥利失咥利失走拔汗那死國人立其子爲可汗踰年亦死弩失畢大酋迎畢賀咄陸葉護立之是爲乙毘沙鉢羅葉護可汗太宗遣使冊命建廷雖合水北謂之南廷東薄伊列河龜茲鄯善且末吐火羅焉耆石史何穆康等國皆隸焉是時咄陸寖盛與沙鉢羅葉護數戰會二部使來帝敕令罷兵咄陸不從遣石國吐屯攻葉護可汗殺之并其國弩失畢衆不附叛去咄陸擊吐火羅取之乃寇伊州安西都護郭孝恪以二千騎狙擊敗之咄陸以處月處蜜兵圍天山不克孝恪追拔處月俟斤城抵遏索山降處蜜部而還咄陸又攻康國襲史國破之虜獲不以與下部將胡屋祿舉兵襲咄陸國大亂咄陸度葉水及石國左右亡散乃保可賀敦城又爲屬部所敗因襲白水胡城以居弩失畢遣使請所立帝使舍人溫無隱持詔與其國大臣擇可汗子孫賢者授之乃立乙毘射匱可汗可汗既立遣兵攻白水胡城爲咄陸所敗咄陸因勝欲招其舊部皆曰戰千人存一人猶不從也咄陸自知衆怨乃走吐火羅未幾阿史那賀魯反乙毘射匱部落盡爲所得

賀魯者室點蜜五世孫初爲咄陸葉護居多邏斯川直西州北當作西千五百里統處月處蜜歌邏祿姑蘇弩失畢五姓之衆咄陸之走吐火羅也乙毘射匱以兵迫逐賀魯無常居部多散亡

突厥傳攷證 唐 九

有執舍地處木昆婆鼻三種人以賀魯無罪往請可汗可汗怒欲誅三種乃舉數千帳與賀魯皆內屬帝優撫之處其衆於廷州莫賀城因密招攏散方帝崩即謀取西廷二州會賀魯子咥運入宿衛高宗遣還勸引而西因取咄陸故地建牙於千泉遂統咄陸弩失畢十姓自號沙鉢羅可汗旋以咥運爲莫賀咄葉護寇廷州掠數千人去詔梁建方等兵三萬合回紇五萬騎討之廷州刺史駱弘義獻計曰安中國以信馭夷狄以權賀魯保一城方寒積雪謂唐兵必不來宜乘此一舉滅之遷延及春且生變縱不牽連諸國必遁迹遠去且兵本誅賀魯而處蜜處木昆等亦各欲自免若留不進彼與賀魯復合矣今雖嚴冬兵苦皷墮又不可久留費邊糧使賊得堅黨附賒死期也請寬處月

處蜜等罪專誅賀魯除禍務本不可先枝葉也願發射脾處月處蜜契苾等兵齎一月食急趨之大軍住憑洛水上爲之景助此驅戎狄攻豺狼也且戎人藉唐兵爲羽翼今胡騎出前唐兵躡後賀魯窮矣天子然其奏詔弘義佐建方經畧之處月朱邪孤注者引兵附賊據牢山建方攻之衆潰追五日斬之故不如弘義計永徽四年罷瑤池都督府卽處月置金滿州又遣程知節爲大總管率諸將進討是歲咄陸死子眞珠葉護請討賀魯自效爲賀魯所拒不得前明年知節擊歌邏祿處月破之副將周智度拔處木昆城前軍蘇定方擊鼠尼施於鷹娑川斬獲甚衆顯慶初擢定方伊麗道大總管與阿史那彌射步眞等分道進征定方至曳咥河西擊處木昆部破之賀魯以十萬騎來拒

定方以萬騎當之虜見兵少以騎繞官軍定方令步卒據原上自以騎陳於北賀魯先擊原上軍三犯軍不動定方縱騎乘之虜大潰斬三萬人明日躡北五弩失畢皆降五咄陸趨南道降步眞定方命蕭嗣業等直趨邪羅斯川會大雪軍中請待霽定方曰今晦冥凜冽虜謂我不能進掩其不備可也緩則遠矣於是晝夜進收所過人畜至雙河與彌射步眞合距賀魯牙二百里陳而行抵金牙山賀魯適獵遂破其牙賀魯跳度伊麗水嗣業次千泉彌射至伊麗處月處蜜諸部皆降次雙河賀魯部衆據柵戰彌射攻破之定方追賀魯至碎葉水盡收其衆賀魯將奔鼠耨設至石國蘇咄城爲城主執以獻西域平於是裂其地爲州縣以處木昆部爲匐延都督府突騎施索葛莫賀爲嗢鹿都督府突騎施阿利施爲黎水都督府胡屋祿闕部爲鹽泊都督府攝舍提暾部爲雙河都督府鼠尼施處半部爲鷹娑都督府又置崑陵濛池二都護府以統之其所役屬諸國皆置州西盡波斯並隸安西都護府封阿史那彌射步眞均爲可汗分領五咄陸五弩失畢部

阿史那彌射世爲莫賀葉護貞觀中遣使冊立爲奚利邲咄陸可汗族兄步眞謀殺之以自立彌射不能國舉所部處月處蜜等入朝步眞遂自立爲咄陸葉護衆不服去之亦來朝及平賀魯二人並爲可汗得補所部刺史以下是歲彌射擊眞珠葉護於雙河斬之然彌射步眞無綏御才下多怨於是思結都曼率疏勒朱俱波嗢槃陀三國叛擊破于闐詔蘇定方討之都曼降

龍朔二年彌射步眞以兵從總管蘇海政討龜茲步眞怨彌射欲并其所部乃誣以謀反海政不能察收斬之及步眞死以阿史那都支安輯其衆未幾叛爲裂行儉所執自後彌射步眞子孫亦多襲可汗之號然不能有所爲西突厥遂亡

突騎施烏質勒突厥別部也自賀魯破滅部中無主烏質勒能撫下有威信諸胡順附帳落寖盛乃置二十都督各七千人屯碎葉西北稍攻得碎葉卽徙居之謂爲大牙以弓月城伊麗水爲小牙聖曆二年來朝武后厚尉撫之神龍中封懷德郡王未幾死其子娑葛襲爵是時勝兵三十萬後爲默啜可汗所殺

突騎施別種車鼻施啜蘇祿者收合餘衆自立爲可汗蘇祿善撫循衆至二十萬於是復强西域開元五年來朝封順國公以

阿史那懷道女爲交河公主妻之初蘇祿愛治其人性勤約戰有所獲皆以予下故諸族悅附之其後費用日廣而無儲蓄晚愁窮窶鹵獲不復分下始貳矣又病攣不能事事部下莫賀達干都摩支爭權夜攻蘇祿殺之都摩支又自立蘇祿子吐火仙骨啜爲可汗居碎葉引黑姓爾微特勤保怛邏斯城詔磧西節度蓋嘉運和撫之達干與嘉運合擊碎葉敗之禽吐火仙並入怛邏斯曳建等城獻俘京師帝以阿史那懷道子昕爲十姓可汗遣兵護送昕至俱蘭城爲莫賀達干所殺達干自爲可汗安西都護夫蒙靈察討誅之至德間突騎施衰黃姓黑姓皆自立可汗相攻中國方多故不暇治也大曆以後葛邏祿盛二姓皆爲之役屬附於回鶻

突厥爲鮮卑人種上古時居西伯利亞通姑斯河畔故西人稱爲通姑斯種自後漸徙而南居貝加爾湖濱漢書稱北海爲漢丁零國嗣又徙至金山西南之陸渾海爲西丁零又稱高車丁零而丁零別名狄歷一名勅勒轉爲鐵勒突厥者亦狄歷勅勒鐵勒之轉音也蓋突厥與諸部不但同爲狼種而所云世居金山之陽即高車部地又云先世居西海之右亦鐵勒部地是突厥族類實由高車鐵勒分析而出情事顯然故元魏以前但有丁零高車鐵勒不見突厥之名惟突厥强盛在於周齊之世至隋已形衰弱因大業之亂北地羣雄多假其力以爲援助彼遂輕視中國日益驕橫而不知衆志乖離屬部背叛滅亡之兆已有明徵此太宗所以一舉而覆絕之也

至西突厥國勢已衰本不足以抗中國乃復自相屠戮初無已時其不能久存也宜矣金山今阿爾泰山在科布多西南都斤山即薛延陀傳都尉犍山今土謝圖汗旗北杜蘭喀拉山也竇建德薛舉劉武周梁師都李軌王世充皆隋末割據中原者竇據邢州今順德府稱夏王薛據金城今蘭州府稱西秦劉據馬邑今大同府稱定楊可汗梁據朔方在河套東北稱涼帝李據武威今涼州府稱涼王王據東都今洛陽稱鄭帝夏州在河套南鄂爾多斯右翼前旗境句注山名在朔州東太原今山西省城定襄漢郡在歸化城南今托克托城地并州今山西北境雁門在朔州東南唐代州即今州治河東今蒲州府境原州今固原直隸州忻州在太原府東北汾今汾州府潞今潞安府靈今

靈州朔今朔平府隴州在鳳翔府西北陰槃城據唐地志涇州潘原縣注陰槃天寶元年更名今涇州西北有潘原澗即其地豳州今作邠州雲州朔州均在山西北境大谷今太谷縣廣武在寧武府東北秦州今屬甘肅武功縣在鳳翔府東涇陽縣在西安府北便橋在西安府北渭河上惡陽嶺當在殺虎口北磧口據元和郡國志西受降城北至磧口三百里其地在套外陰山北游牧記茂明安旗西北一百四十里接瀚海界瀚海之口即磧口也鐵山亦在茂明安旗境攷歸化城西北驛路第八站曰特穆爾台特穆爾譯言鐵即鐵山所在伊吾即漢書伊吾盧今爲哈密廳地順祐化長四州均當在山陝二省邊外惟地難確指定襄雲中二都督府亦當在

其處河南謂黃河以南即河套地今隸鄂爾多斯旗白道在歸化城北坤都倫嶺南水經注有白道川即克魯庫河上源也　車鼻所據金山北三面斗絕一面通行地即今科布多城境阿惠山當是阿爾泰山北面之支麓鬱督軍山即回紇傳烏德犍山在今賽音諾顏部所轄塔米爾河西瀚海都督等地詳後回紇傳黑山游牧記茂明安旗東北五里有固爾班喀喇山固爾班三也喀喇黑也猶言三黑山慶州今慶陽府金牙山以地望揆之當在河套西北境然下賀魯傳亦有金牙山蓋虜酋牙帳所駐之山即號金牙本非定名故亦不能確指其處總材山黑沙城均未詳嬀州今直隸懷來縣蔚州在其西南黃花堆水經注作黃瓜堆鄂刻圖作黃花山在

山西左雲縣東南三受陘城地理志屬豐州以拂雲堆為中城與東城西城相去各四百餘里又一統志烏喇特旗西北一百九十里有堆蒙古名烏朱爾插漢疑即拂雲堆然則中城故阯當在古黃河折南處故九邊攷謂陰山在中受降城東北也由是推之東城當在今湖灘河朔地西城當在今阿爾坦河東地北庭都護所駐即庭州本漢車師後王故居務塗谷地太宗紀貞觀四年即浮屠城置庭州今新疆迪化府阜康縣東一百二十里有烏爾圖河烏圖即務塗浮屠轉音然則唐之庭州當在是矣娑葛見下突騎施烏質勒傳獨樂河魏書作弱洛水一稱同羅水今曰土拉河　西突厥達頭可汗始與東突厥分烏孫之地而有之此語隋書不載當亦宋氏臆說攷烏孫故土在今伊犁河南特克斯河一帶入於西突厥部中不過一隅與東突厥實遠不相接且烏孫於元魏初已為蠕蠕所逼南徙葱嶺山內舊地久失達頭之世又何從而分之又達頭可汗本東突厥分封屬部並非鄰敵安有與祖國分有邊地之理種種無據不足徵信雷翥海見水經注即今裏海近洪侍郎元史證補有攷南廷北廷詳下統葉護傳三彌山據本書西域傳龜茲國北倚阿羯田山亦曰白山魏書則言龜茲在白山南一百七十里三彌山當即指此今額什克巴什山也并鐵勒蓋并千泉石國以西諸部使歸已屬下波斯罽賓事迹未詳石國見西域傳今俄屬錫爾達里耶省會塔什干城千泉攷西域龜茲傳言素葉水城西

四百里至千泉地羸二百里南雪山三垂平陸多泉池故名西百餘里至怛邏私城攷怛邏私即今奧利阿塔城其東百餘里有地曰庫穆阿雷克當為千泉所在傳云石國北方位亦合碎葉水名即素葉水在特穆爾圖泊西北今稱大克賓河攷碎葉以東為漢烏孫故地其西沿吠河一帶則康居故地矣伊列河下作伊麗河今曰伊犁河鏃曷山似當作曷鏃亦作烏曷鏃山地未詳似即伊犁西北界阿拉陶山雖合水亦未詳當即焉耆西北之裕勒都斯河傳中康居均康國之誤蓋突厥初起康居已為所併故西至西海即裏海及西突厥時康居之亡久矣所以隋唐西域傳但有康國而無康居可證且攻康國並襲米破之其境界之相連明甚米國今為基大酋

城北距康國所都薩馬爾罕城僅一百里情形脗合若康居故都南距米國千餘里何能同時襲破之耶吐火羅詳西域傳伊州即上伊吾天山唐縣名地理志屬西州志言西州有天山軍自此西南百二十里至天山縣當即今吐魯番廳西巴斯塔克台地遏索山未詳當在迪化府西至伊犁驛道間葉水即西域石國傳素葉水與龜茲傳素葉水異今塔什干西南支納司河又曰尺爾尺克河賀可敦城地未詳白水城亦見龜茲傳云在怛邏私城西二百里今俄屬車木罕特東曼肯特城是也以此城臨阿克蘇河阿克蘇譯言白水故名多邏斯川後作邪羅斯川川上有怛邏斯城元史稱斡脫羅兒又作兀提剌耳又作訛答剌今曰阿里阿塔在千泉西北一百四十

里姑蘇部名少見未詳何地執舍地又作攝舍提等三部亦未詳莫賀城攷地理志庭州西六十里有沙鉢城守捉西域水道記言阜康縣東一百九十里爲唐沙鉢鎮即賀魯所處莫賀城也因賀魯後稱沙鉢羅可汗故云溶水今洛克倫河在迪化府西北牢山見黠戛斯傳惟處月所據牢山當與伊州相近非同地以處月部置金滿州攷處月即沙陀舊名沙陀傳言初居金娑山陽蒲類海東在今巴里坤城東北三百餘里尼赤金山南驛路間知金滿州即置其處與庭州所治金滿縣非同地處木昆城據蘇定方傳言至金山此金山即宋史王延德使高昌記之金嶺今北破處木昆部乃渡曳咥河曳咥河即地理志博克達山也注葉河今曰安集海河河之東四十里有唐清鎮軍城即處木昆部地鷹娑川隋書西突厥傳作應娑今爲喬府西北裕勒都斯河雙河距賀魯牙二百里攷地理志附錄自北庭至西域道言碎葉城東二里有賀獵城即賀魯出獵處知其時賀魯所居金牙山實在特穆爾圖泊北濱雙河又在東二百里揆度地望當即伊犁河西南所會之支流名撒勒克河者是此水東北流入伊犁河中間別有喀喇河自東南來會雙河之名當在兩山合處跳度伊麗水語蘇定方傳不載蓋亦宋氏臆增不知賀魯之牙本在伊麗水南敗後西走無待跳度也蘇咄爲石國屬城以情形測之當在石國東故浩罕部地蓋蘇定方追賀魯至碎葉其時千泉等地已爲蕭嗣業襲據西北大路早斷不得不向西越山而遁故知必出浩罕

舊境所置六都督地訶延雙河鷹娑已見前餘均無攷崑陵濛池亦未詳所在安西都護府本置於怛邏斯城後爲石國所破見杜環經行記遂移駐於漢輪臺地今回疆布古爾台處疏勒于闐龜茲詳西域傳朱俱波喝槃陀均附見疏勒傳中弓月城見地理志庭州注其地當在塔勒奇山峽南伊犁河北曳建城地理志附錄作得建城在怛邏斯城東

蕭山郁九齡
餘杭章箴同校

仁和丁謙益甫氏學

吐蕃本西羌屬蓋百有五十種散處於河湟江岷間有發羌唐旄等然未始與中國通居析支水西祖曰鶻提勃悉野健武多智稍并諸羌據其地蕃發聲近故其子孫曰吐蕃而姓勃窣野或曰南涼禿髮利鹿孤之後二子曰樊尼曰傉檀傉檀嗣爲乞佛熾盤所滅樊尼挈殘部臣沮渠蒙遜以爲臨松太守蒙遜滅樊尼率兵西濟河逾積石遂撫有羣羌云其俗謂强雄曰贊丈夫曰普故號其君長曰贊普贊普妻曰末蒙其官有大相副相各一人亦號大論小論又有都護內大相副相小相各一人整事副整事小整事等皆任國事地直京師西八千里距鄯善五百里勝兵數十萬國多霰雹風雪盛夏如中國春時山谷常冰其贊普居跋布川或邏娑川有城郭廬舍不肯處聯毳帳以居曰大拂廬部人處小拂廬衣氊韋以赭塗面婦人辮髮而縈之羹酪爲食酒漿以飲屋皆平上高至數丈無文字結繩齒木爲約俗重鬼右巫喜浮屠法習咒詛國政以桑門參決貴壯賤弱重兵死以敗懦爲辱其後君長有痕悉董摩陀土度揭利失若勃弄若詎素若論贊素而論贊素生棄宗弄贊亦名棄蘇農爲人慷慨才雄西域諸國其臣之太宗貞觀八年始遣使來朝旋遣使求昏帝不許使者還妄語曰天子遇我厚因吐谷渾來朝遂不許昏殆有以間我乎弄贊怒率羊同其擊吐谷渾吐谷渾不能亢走青海陰又攻党項白蘭羌破之入寇松州詔侯君集

執失思力等討之初弄贊東寇連歲不解至是始懼引去以使者來謝仍固請昏許之十五年妻以宗女文成公主弄贊率兵至柏海親迎歸國爲公主築一城以夸後世遂立宮室以居一切多效華風永徽初死遣使弔祠無子立其孫幼不事事故祿東贊相其國顯慶初吐谷渾內附東贊怨怒率兵擊之而吐谷渾大臣素和貴者奔吐蕃告以虛實故吐蕃能破其國帝遣兵定其亂並譙讓吐蕃吐蕃謂與吐谷渾平憾求赤水地牧馬不許會東贊死有四子曰欽陵贊婆悉多干勃論並當國自是歲入邊盡破諸羌羈縻十二州咸亨元年又殘羈縻十八州率于闐取龜茲撥換城於是安西四鎮並廢詔薛仁貴等討之至大非川爲欽陵所拒敗績遂滅吐谷渾盡有其地遣大臣仲琮入朝帝召問贊普孰與其祖賢對曰勇果善斷不能逮然勤以治國下無敢欺令主也且吐蕃居寒露之野物產寡薄烏海之陰盛夏積雪暑氐冬裘隨水草以牧但上下一力議事自下因人所利而行是以能久而强也帝韙其言上元三年攻鄯廓河芳疊扶等州及密恭丹嶺二縣久之復與西突厥攻安西詔李敬元往討戰於龍支敗之敬元率劉審禮進青海上審禮戰歿敬元爲所扼左領軍將軍黑齒常之率五百人夜斧其營虜驚引去儀鳳四年贊普死子器弩悉弄立欽陵復擅政明年贊婆等攻河源屯敬元戰湟川敗績黑齒常之以精騎夜擣其營贊婆懼而走遂擢常之爲河源軍經略大使乃嚴烽邏開屯田虜謀稍折初劍南茂州西築安戎城爲虜所取因并西洱河諸蠻盡

臣羊同党項諸羌其地東接松茂嶲南接婆羅門西取四鎮北抵突厥幅幀萬餘里漢魏諸戎所未有也永隆元年文成公主薨遣使弔祠贊普復入良非川常之擊走之永昌元二年兩發兵進討無功又明年詔王孝傑爲總管擊吐蕃大破其衆復取四鎮更置安西都護府於龜茲以兵鎮守虜來侵孝傑與戰冷泉敗之證聖元年攻臨洮孝傑與戰於素羅汗山敗還又攻涼州殺都督遣使請和約罷四鎮兵求分十姓地郭元振固言不可許從之欽陵專國久常居中制事諸弟皆領方面兵而贊婆專東境幾三十年爲邊患兄弟皆才略沈雄衆憚之器弩悉弄既長欲自治國乃與大臣等圖之時欽陵方提兵居外贊普託言出獵勒兵執其親黨二千餘人殺之因討欽陵欽陵兵潰自

殺贊婆擊兄子欵塞歸順封爲歸德郡王領所部戍河源死贈安西大都護時虜攻涼州詔魏元忠等討之斬二千級贊普自將攻悉州都督陳大慈四戰皆克明年虜南屬帳皆叛贊普自討死於軍諸子爭立國人立棄隸縛贊爲贊普年始七歲旋攻蜀漢並以鐵絙梁漾漾二水通西洱蠻築城戍之爲唐九徵所破建鐵柱於滇池以勒功中宗景龍初屢請昏乃以雍王守禮女爲金城公主妻之虜因求河西九曲爲公主湯沐詔予之自是敵益雄張易入寇開元初以兵十萬寇臨洮攻蘭渭掠監馬詔薛訥王晙等擊之晙等戰武階斬萬七千級又戰長子安豐虜大敗奔突不能去相枕藉死洮水爲之不流公主上書請和自是歲朝貢不犯邊十年攻小勃律國北廷都護張孝嵩遣將

救之與其王夾擊吐蕃斬殺數萬復九城故地十二年隴右王君㚟大破吐蕃兵後二年虜入大斗拔谷攻甘州君㚟避其銳不戰會大雪虜歸因野草盡燒馬死過半君㚟督軍追躡俘其輜重而還未幾陷瓜州攻玉門不能拔回寇安西副都護趙歐貞擊卻之刺史張守珪復城瓜州明年虜來攻破走之時諸將張志亮杜賓客連破之青海西及祁連城下又明年守珪復破虜大同軍信安王禕出隴西拔石堡城置振武軍遂議和以赤嶺爲界表以大碑刻約其上後吐蕃西擊勃律帝諭罷兵不聽竟殘其國明年或妄言虜無備可取帝命內豎按狀遂矯詔發兵襲吐蕃雖戰屢勝而王昱則大敗於劍南是歲金城公主薨明年爲發哀吐蕃請和不許遂襲鄯州陷石堡城天寶元年隴

右軍破虜大嶺又戰青海斬三萬級明年破洪濟城攻石堡城不克又明年哥舒翰拔石堡城更號神武軍十載哥舒翰破洪濟大莫門諸城收九曲故地於是置神策軍於臨洮西又置宛秀軍以實河曲後二年蘇毗子悉諾羅來降封懷義王賜姓李蘇毗强部也是歲贊普乞黎蘇龍臘贊死子挲悉龍臘贊立遣使來脩好詔崔光遠齎冊弔祠還而安祿山亂哥舒翰悉河隴兵守潼關邊候空虛故吐蕃得乘隙暴掠至德初陷鶴州入屯石堡明年陷鄜霸岷等州寶應元年陷臨洮取秦成渭等州明年入大震關取鄯河蘭洮等州於是隴右地盡亡進取涇州破邠州入奉天又以二十萬兵略武功諸將不能禦代宗幸陝虜入長安郭子儀等勤王虜留京師十五日而走天子還京然屯

原會威（原作成誤）渭間自如也是歲南入松維保三州劍南嚴武破其兵七萬會僕固懷恩反合吐蕃吐谷渾兵攻邠州不克子儀入奉天郭晞以銳士夜擣其營斬數千級始引去時嚴武拔鹽州又戰西山破其衆八萬虜乃陷涼州永泰元年懷恩與吐蕃衆二十萬至醴泉京師戒嚴諸將勤王者俱屯近畿渾日進力戰七日破賊萬斬五千級又數爲諸將所敗退至邠北復與回紇合還攻奉天會懷恩死回紇詣子儀請自效乃合兵攻吐蕃於靈臺西大破之永泰大歷間再使來聘詔宰相與盟然仍寇掠郡邑八年侵靈州渾瑊與戰不利馬璘掩擊敗之郭子儀復破其衆十萬德宗即位欲綏懷之遣使歸其俘虜是時乞立贊爲贊普吐蕃乃約和初盟於清水復盟於京師東郊朱泚之亂

吐蕃請助討因與約得長安以涇靈四州畀之會大疫虜引去及泚平以先約求地未予於是生怨侵涇隴邠寧李晟擊卻之轉攻鹽夏遂爲所據詔駱元光等進討之虜困餉饋請和言願還鹽夏詔渾瑊至平涼莅盟虜伏兵刦之瑊脫走從官多被執虜戍鹽夏至春大疫遂毀其廬舍城堞而去自後尚結贊屢略涇隴邠諸州居民蕩盡五年韋皋以劍南兵戰臺登殺其大將西南少安久之沙陀別部叛吐蕃因陷北廷都護府安西道絕獨西州人尚爲唐守八年寇靈州拒卻之又寇涇州嚴震破之於芳州自虜得鹽州塞防無障遏靈武單露鄜坊侵迫寇日以驕數入爲邊患帝復詔城之兼置戍焉當是時韋皋功最多破堡壁五十餘敗其元帥又與南詔破之於神川及鐵橋俘馘三萬貞元十一年尚結贊死明年贊普死子足之煎立十二年至十六年諸將及韋皋屢破賊惟麟州不能守時韋皋圍維州虜以十萬衆來援皋率南詔兵設伏大破之禽其大相獻京師二十年贊普死其弟嗣立憲宗初使來脩好後比年來朝然仍以五萬人圍鹽州刺史李文悅力拒三旬又出奇大破之始解去始沙州爲唐固守至是已十一年糧械皆竭不得已降於吐蕃穆宗立虜侵邊不得意乃遣使來朝且乞盟詔許之命劉元鼎等與盟於京師西郊明年請定疆候命元鼎就盟其國元鼎踰成紀武川抵河廣武梁故時城郭未隳蘭州地皆秔稻戶皆唐之豐州人也過石堡城崖壁峭豎道回屈右行數十里土石皆赤曰赤嶺蓋隴右故地也曰悶怛盧川直邏娑川南百里臧河

所流河之西南地如砥山多邱墓所葬皆虜貴人有戰功者度結悉羅嶺鑿石通車逆金城公主道也至麗谷就館臧河之北川贊普夏牙也盟畢而還虜帥館客於大夏川集東方列將以盟策曉之踰湟水至龍泉谷西北望殺胡川哥舒翰故壘多在湟水出蒙谷抵龍泉與河合河之上流由洪濟梁西南行二千里水益狹春可涉夏秋乃勝舟其南三百里三山中高四下曰紫山直大羊同國古所謂崑崙者也虜曰悶摩黎山河源東北直莫賀延磧尾磧自沙州西南入吐谷渾寖狹故稱磧尾元鼎所經見大略如此由是比歲貢獻寶歷至太和再遣使朝五年維州守將悉怛謀以城降李德裕受之時牛僧孺當國議還其城虜遂誅殺無遺禮贊普立幾三十年病不事事委任大臣故

不能抗中國死弟達磨嗣嗜酒喜內凶愎少恩政益亂會昌二年死無子以妃兄子乞離胡爲贊普大臣不服衆多叛別將尙恐熱起兵落門川至渭州敗其宰相尙思羅進松州禽殺之又攻鄯州爲守將尙婢婢所敗然拏鬬仍歲不解婢婢終爲所破走甘州西恐熱遂大略河西諸州然麾下皆怨欲圖之乃走歸唐求爲河渭節度帝不許因收散卒奔廓州於是諸將復清水復原州及石門等六關又取威州復蕭關收秦州初太宗平薛仁杲得隴上地虜李軌得涼州破吐谷渾高昌開四鎭元宗繼收黃河積石宛秀等軍中國無斥候警幾四十年乾元後隴右劍南西山及三州七關皆失之至是始復舊疆明年沙州首領張義潮奉瓜沙伊肅等十一州以獻其後虜河渭守將以國破

亡亦納欵遂收二州咸通二年義潮奉涼州來歸七年北廷回鶻取西州收諸部又斬恐熱傳首京師其後中原多故王命不及甘州爲回鶻所并歸義諸城多沒渾末渾末亦曰嗢末吐蕃奴部也虜法出師發豪室奴以從及恐熱亂無所歸其相嘯合數千人以嗢末爲號居甘肅瓜沙河渭岷廓舂宕間其近蕃牙者最勇而馬尤良云

吐蕃爲唐代最强之國本名土伯特一作圖伯特又名唐古忒攷蒙古源流載中印度額勒特珂克國烏迪雅納汗爲鄰部所滅棄國東走雪山至雅爾隆贊塘遂爲雅爾隆氏逾其季子生有異表爲衆所推戰勝四方始爲八十八萬土伯特國王是爲尼雅特贊博汗贊博即贊普博音越十五世特勒蘇隆贊汗益强盛與中國搆兵唐太宗以文成公主妻之云云按華人於外夷每稱曰蕃吐蕃者土伯特蕃之省文也史家不知源流妄以發羌唐旄及禿髮氏後裔推測而附會之皆無稽之說不足徵信額勒特珂克爲古中印度名國其國都城即今英屬西北部阿剌哈巴城雪山今稱喜馬拉雅山雅爾隆贊塘在前藏拉薩南三百餘里衞藏通志言藏王曲結松贊噶木布即本傳棄宗弄贊脩立大招寺赴雅爾隴等處於小海內建立廟宇按此即察木珠寺建於洋卓雍錯海中桑里山下可知雅爾隆贊塘即在其地跋布川據地理志注言贊普牙帳西南有拔布海即洋卓雍錯海一名牙木魯克海乃贊普冬日所居邏娑川今稱藏河拉薩城築於河上拉薩者邏娑之轉音也贊普正

牙在此羊同羌即今羊峒土司在四川松潘廳東境然據劉元鼎所記當日羊同部地蓋在青海西南黃河曲處松州即松潘廳柏海即今札陵泊赤水在青海西今稱烏蘭烏蘇烏蘭赤也烏蘇水也諸羌羈縻州載本書地理志下撥換城即漢姑墨國今庫車西拜城縣大非川攷地理志鄯城注載振武軍西南至大非川二百八十里以今西藏驛路核之振武軍即河拉庫營尉遲川即霍爾水苦拔海即錫尼諾爾米柵即貢噶諾爾莫離驛即鈕郭圖則大非川爲伊瑪圖河無疑近世攷據家謂大非川在青海西誤也烏海夏有積雪當指跋布海鄯州今西寧府廓州在鄯州西南今貴德廳境河州今仍舊名芳州據地理志注武德元年以叠州之常芬縣置叠州治合

川縣地理志鄯州注南百八十里有合川守捉城疊州所治在此當在今洮州西北境扶州在松潘廳東土司地密恭縣地理志屬臨川都督府丹嶺縣屬洮州均在今洮州境安西都護府治西州交河縣在今土魯番西二十里雅兒湖上龍支鄯州屬縣當在今西寧府東南青海在西寧西北徼外河源屯即地理志注河源軍在鄯城縣境今碾伯縣地湟川即湟河茂州今四川屬西洱河在雲南大理府北唐嶲州即今四川寧遠府婆羅門指印度四鎮爲龜茲毗沙焉耆疏勒四都督府見地理志注均在今新疆南路良非川未詳唐臨洮郡治洮陽在今洮河南濱素羅汗山地理志注作折羅漫山亦曰天山蓋即祁連山之轉音涼州府今甘肅屬十姓詳西

突厥傳悉州地理志注以當州之左封縣置攷當州爲松州所析地當與松潘廳相近蘭州今甘肅省城渭州今鞏昌府武州北周置在階州西北武都關地階即階州然二州唐地志均不載長子安豐二地均當在洮河之南小勃律見西域傳大斗拔谷在涼州西二百里見地理志注甘州在涼州西北瓜州故城在今安西州西南玉門縣在嘉峪關外二百九十里此安西乃洮州所屬安西府見地理志注非都護駐地祁連城地理志作祁連戍在肅州福祿縣東南百二十里大同軍地理志不載攷張守珪傳曾爲鄯州刺史當在其境赤嶺本書地理志注鄯城縣西南歷綏戎城至定戎城一百八十里又隔水七里至石堡城又西二十里至赤嶺綏戎城即今丹噶爾廳定戎城即今河拉庫營地隔水之石堡城當在阿什漢河南赤嶺即今日雅拉山又稱日月山大嶺未詳洪濟城地理志注廓州西南百四十里有洪濟橋城當在橋之東今貴德廳南地大莫門城地理志注作莫門軍隸洮州當在洪濟城南神策軍在洮州西八十里磨禪川上地均在黃河九曲東故曰以實九曲蘇毗國見西域傳霸州屬劍南道當在茂州西南岷今岷州秦今秦州成州今階州成縣大震關在秦州清水縣東十五里凡秦州以西唐時皆隴右道境至是盡亡於吐蕃矣涇今涇州邠今邠州奉天京兆屬縣即今西安府乾州武功縣在乾州西南六十里原今固原州會州今甘肅清遠縣威州今中衛縣此渭州與上異地即今平

涼府也松維保三州均屬劍南道松州見前維州在雜谷廳西保與維接當在今汶川縣地鹽川未詳攷地理志注維州舊有鹽溪縣鹽川當指此西山在維州西亦見地理志注即今雜谷廳西大雪山醴泉京兆屬縣在乾州東靈臺縣在涇州西靈州在寧夏府南寧州今延安府南彭原鎮地清水河在固原州西北今清水縣東赤沙鎮地地理志注縣西北五里有吐蕃會盟壇即渾瑊被劫處鹽州在靈州東今花馬池地夏州在河套南鄂爾多斯右前旗地臺登嶲州屬縣地理志注在州北百七十里蓋今冕寧縣境與漢臺登異地靈武二州名靈州見前武州在靈州南今平遠縣境鄜坊亦二州名唐鄜州治洛交在今鄜州南交口鎮地坊州今中部縣神

川未詳鐵橋見南詔傳在今大理府北洱水上後徙西北維西廳境麟州在河套內東北鄂爾多斯左前旗地唐豐州在套內西北鄂爾多斯右後旗地東與麟州對峙相距五百三十里沙州故城在嘉峪關外敦煌縣西南成紀秦州首縣廣武梁即今蘭州府河橋地理志注蘭州有二府曰金城曰廣武知廣武即蘭州悶恒盧山即今巴孜山唐古忒語巴峰也孜高也在前藏布達拉南二百里傳作百里誤臧河即藏江源出布達拉東北密迪卡泊西南流入雅魯藏布江結悉羅嶺即今察倉山地理志注所謂鶻莽驛也在哈喇烏蘇河北麋谷爲藏江北川在今拉康洞地一名夾藏壩此處有鐵索橋爲藏中大道所經大夏川在河州西南龍泉谷在湟水入

黃河處殺胡川未詳蒙谷爲湟水發源處攷湟水二源均出青海東北察漢鄂博圖山蒙谷當在此山間紫山爲積石之一支在星宿海東莫賀延磧即哈密土魯番以南至敦煌玉門沙漠此其尾耳落門川見水經渭水篇云源出落門山東北流入渭以今地核之即伏羌縣西南南谷河也石門及六關見地理志原州注蓋石門以外有木峽驛藏制勝石峽木峽六盤等關也三州爲原州威州秦州蕭關縣神龍初置屬武州瓜州故城在安西州西南敦煌縣東伊州今哈密廳西州今土魯番廳攷吐番自會昌間別立異姓後內亂蠭起各大酋皆據地自擅國勢衰頹由唐末歷五代與宋均與中國隔絕無交通事即蒙古源流亦僅敘尼雅博特汗七世孫色

爾特汗爲其臣隆納木所篡其子三人俱各出亡走入蒙古而其本國不復再述故自後沿革無從稽攷大約佛教既盛部民勇敢之氣逐漸消磨元明至今其地竟成僧國嗚呼豈一朝一夕之故哉

蕭山郁九齡餘杭章箴同校

仁和丁謙益甫氏學

回紇其先匈奴也俗多乘高輪車元魏時亦號高車部或曰敕勒訛爲鐵勒其部落曰袁紇薛延陀契苾羽都播骨利幹多覽葛僕骨拔野古同羅渾思結斛薛奚結阿跌白霫凡十有五種皆散處磧北袁紇者亦曰烏護曰烏紇至隋曰韋紇其人驍强初無酋長逐水草轉徙善騎射喜盜鈔臣於突厥突厥資其財力雄北荒大業中處羅可汗攻鐵勒部裒責其財既又恐其怨集渠豪數百悉阬之韋紇乃與僕骨同羅拔野古叛去自爲俟斤稱回紇姓藥羅葛氏居薛延陀北娑陵水上距京師七千里衆十萬勝兵半之有時健俟斤者衆推爲長子菩薩材勇有謀

戰以身先所向輒破時健死部民立之回紇由是寖强與薛延陀共攻突厥北邊頡利以十萬騎討之爲菩薩所破因與薛延陀相脣齒樹牙獨樂水上貞觀三年始來朝獻突厥既亡惟回紇與薛延陀爲最强菩薩死吐迷度立偕諸部攻薛延陀殘之并有其地遂南踰賀蘭山以河爲境遣使貢獻於是鐵勒十一部皆來言願歸命天子請置唐官明年復入朝乃以回紇爲瀚海多覽葛爲燕然僕骨爲金微拔野古爲幽陵同羅爲龜林思結爲盧山皆號都督府以渾部爲皋蘭州斛薛爲高闕州阿跌爲雞田州契苾羽爲榆溪州奚結爲雞鹿州思結爲蹛林州白霫爲寘顏州其西北結骨部爲堅昆府北骨利幹爲元闕州東北俱羅勃爲燭龍州皆以酋領爲都督刺史長史司馬即故單于臺置燕然都護府以統之未幾吐迷度爲兄子烏紇所殺帝誅烏紇立吐迷度子婆閏賀魯之叛婆閏將五萬騎助收北廷再從總管任雅相破賀魯金牙山又從討高麗有功死子比栗嗣死子獨解支嗣武后時突厥默啜方强取鐵勒故地回紇與契苾思結渾三部南徙甘涼間死子伏帝匐嗣助唐攻殺默啜死子承宗立爲都督王君奠所誣流瀘州死族子護輸殺君奠走死突厥子骨力裴羅立會突厥亂裴羅助拔悉蜜擊走烏蘇可汗後又襲拔悉蜜破之自稱骨咄祿毗伽闕可汗南居突厥故地徙牙帳西據烏德鞬山南依嗢昆水北六七百里至仙娥河烏德鞬山左右嗢昆河獨邏河皆屈曲東北流至牙帳東北五百里合流自西據烏德鞬山至此均攷從舊唐書 詔拜懷仁可汗明年又攻殺

突厥白眉可汗斥地愈廣東極室韋西金山南控大漠盡得古匈奴故地裴羅死子磨延啜立剽悍善用兵歲遣使入朝肅宗初請助討安祿山於是自將與郭子儀合破同羅諸蕃於河上又使其子葉護將四千騎來帝命廣平王約爲昆弟香積寺之戰前敗賊伏兵與官軍夾擊大破之收長安進至曲沃又殲谷中伏賊嗣子儀軍與賊戰新店不利回紇望見自南山襲賊後賊遂大潰乘東都渡河而北當是時回紇軍最有功朝廷禮之亦重然恃功恣橫至强郭子儀拜狼纛且邀求無厭均勉從之乾元元年請昏許之帝以幼女盜國公主下嫁未幾可汗死子葉護前得罪乃立幼子移地健是爲牟羽可汗代宗初以史朝義未滅復遣使結好請其兵寶應元年可汗兵至見州縣榛蕪

無守有輕唐色屢肆侮辱詔雍王爲元帥與回紇進收東都平河北於是益橫縱軍殺掠諸將因之爲暴汝鄭間無完廬永泰初僕固懷恩反誘回紇與吐蕃入寇俄懷恩死二虜爭長郭子儀親出見其首領遂與盟合擊吐蕃破之大歷三年入寇太原節度使鮑防與戰敗績都督張光晟擊破之乃走德宗初年欲悉師內犯宰相莫賀達諫不聽因擊殺可汗而自立遣使入朝詔冊爲武義可汗後三年請和親詔以咸安公主妻之乃改回紇爲回鶻言捷鷙猶鶻也貞元五年可汗死子多邏斯立時虜苛求無藝部下多怨故吐蕃因沙陀陷北廷後可汗被毒死幼子呵啜嗣擊吐蕃於北廷勝之十一年死國人立其相骨咄祿爲可汗永貞元年死冊所嗣爲可汗未幾又死仍冊所嗣爲保

義可汗穆宗初又死冊所嗣爲崇德可汗遣使請昏詔以憲宗女太和公主妻之公主亦自建牙敬宗寶歷元年可汗死冊其弟曷薩爲昭禮可汗文宗太和六年爲其下所殺冊從子胡爲彰信可汗開成四年國亂可汗自殺衆立盧駁特勤爲可汗武宗初黠戛斯以十萬騎攻回鶻城殺可汗焚其牙諸部皆潰其相駁職與厖特勤十五部奔葱邏祿殘衆入吐蕃安西別部奉烏介特勤爲可汗南保錯子山未幾亦敗亡時厖特勤居甘州自稱可汗有磧西諸城然卒不振惟時以玉馬與邊州相市云

回紇爲鮮卑種類云其先匈奴者誤攷魏書本紀一云先世出窮北大鮮卑山在今俄屬通姑斯河地所謂嗣南遷大澤即今貝西比里亞即鮮卑轉音也加爾湖爲漢丁零部亦名敕勒未幾又由丁零分徙至金山南鹿渾海濱號西丁零見魏又稱高車見北史其後分徒愈多直至得凝海即裏海見隋書鐵勒傳東西如傳中韋紇薛延陀等均鐵勒部族名亦即鮮卑部族名鮮卑爲狠種故傳有拜狠纛事與隋書突厥傳合回紇本部處薛延陀北娑陵水上攷薛延陀據燕末山爲阿爾泰山之一支娑陵水在其北當即今科布多城西北七十里沙果布拉克河獨樂水今土拉河賀蘭山在寧夏府西山東南即黃河故以河爲境六都督十府州欲知地在何所當先攷其爲何部所置便可了然朔方備乘所繪唐代地圖均出臆斷無一實據其謬妄尤甚者如寘顏州以白霫部置地在今內蒙古阿嚕科爾沁旗南與熱河境隣接寬列於西比里亞北境餘多類此俱羅勃在諸部東北

即烏羅渾無疑烏羅渾舊唐書本有傳魏書作烏洛侯舊書言貞觀六年來貢貂皮惟所載四至多舛誤不合其部地在今海拉爾城左近燭龍州地理志未載又此部乃東夷支裔與鐵勒無涉故舊書不列傳內故單于臺即單于都護府治雲中本魏道武故都在今歸化城南北廷金牙山均見突厥傳烏德鞬山即薛延陀傳鬱督軍山一統志謂是杭愛山甚確嗢昆水魏書作頞根河元史作斡魯渾河今稱鄂爾坤河但此傳實指塔米爾河以塔米爾河亦鄂爾坤河之一支故可統言之也仙娥河今曰色楞格河南距塔米爾河六七百里卻合獨邏河即上獨樂河然此蓋統哈拉哈河言之以哈拉哈河亦土拉河之一支也哈拉哈河與鄂爾坤河正出於

杭愛山左右云東北流至牙帳東北五百里相合形勢尤符按回紇牙帳在杭愛山南行正幹之東塔米爾河北當時築有兩城一爲太和公主所居（卽傳所云公主亦自建牙）一爲其可汗所居（卽傳所云之回鶻城）攷元耶律鑄雙溪醉隱詩註和林北有苾伽可汗宮城卽指公主牙城（詳拙著和林攷）以可汗牙城未久爲黠戛斯所焚毀惟公主牙城歷遼宋金元尚存遼史所載可敦城後改鎭州卽此兩牙城以今地核之均當在塔米爾河兩源會合處之北此段指陳地理精覈明瞭故特從舊書若新書所云徙牙烏德鞬山昆河之間南距西城（卽西受降城）千七百里北盡磧口三百里不特語意模糊而北盡磧口句尤背謬蓋烏德鞬山及昆河均在大磧之北何得謂北盡磧口宋子京不明

地學好採雜說羼入正史故舛戾處不勝指數室韋見後金山卽阿爾泰山在科布多西南云南控大漠益可證北盡磧口之誤香積寺在西安城南曲沃鎭在靈寶縣東二十里與山西之曲沃縣異地新店鎭在陝州西唐東都卽今河南府城汝今汝寧府鄭今鄭州太原今山西省城錯子山當在漠南地未詳甘州爲厖特勤所據卽五代以後所稱甘州回鶻也

薛延陀者先與薛種雜居後滅延陀部遂號薛延陀在鐵勒諸部最雄張俗與突厥略同隋末處羅可汗殺鐵勒諸酋部下俱叛推其酋乙失鉢爲可汗據燕末山近鬱督軍山者東附始畢可汗乙失鉢在金山西臣葉護可汗貞觀二年葉護國亂乙失鉢孫夷男率部帳七萬附頡利可汗後突厥衰夷男反攻弱之於是諸部共推爲主太宗因冊爲眞珠可汗樹牙鬱督軍山直京師西北六千里東靺鞨西葉護突厥南沙磧北俱倫泊地大衆附迨頡利滅夷男率其部稍東保都尉鞬山獨邏水之陰距京師僅三千里而贏東室韋西金山南突厥北瀚海蓋古匈奴地也勝兵二十萬以二子分將之號南北部太宗以突厥李思摩爲可汗牙於漠南夷男惡之勒兵二十萬南絕漠壁白道川擊思摩思摩走朔州言狀詔營州都督張儉統奚霫等部乘其東李勣等四總管經略之虜至長城會勣兵至遽走度青山勣率突騎經朕河趨白道虜知不能脫渡諾眞水陳以待先是薛延陀擊沙鉢羅及阿史那社爾皆以步戰勝至是卻騎不用率

五人爲伍四前鬬一執馬令曰勝則騎而逐負者籍沒以償戰士及戰突厥敗爲所逐勣救之乃以步士百人爲隊擣其隙虜潰部將薛萬徹率勁騎先收執馬者故敗不能走斬獲甚衆餘卒奔漠北道死十八遣使謝罪並請昏不許夷男卒次子殺其庶兄自立爲多彌可汗遂寇邊至則知有備乃去時訛言謂唐兵至部衆皆潰多彌以十餘騎走俄爲回紇所屠盡殲其宗衆五六萬奔西城立眞珠可汗子咄摩支爲可汗爲李勣擊破遂滅其國咄摩支降於是鐵勒十一部皆歸命請內屬以其地爲州縣北荒遂平

薛種者斛薛部中之一族此部初起據燕末山燕末山爲阿爾泰山之支別觀下云乙失鉢在金山可見其地當在今科

布多西南俱倫泊今稱呼倫諾爾在車臣汗部東境然實處
薛延陀東北非正北也鬱督軍山即回紇傳烏德鞬山蓋鬱
督軍烏德鞬爲一音之轉都尉鞬山即突厥傳都斤山今稱
都蘭哈拉山在土謝圖汗旗正北土拉河與鄂爾坤河中間
此山西距鬱督軍山樹牙處僅五六百里故曰稍東是南去
長安均不過三千餘里乃傳云都尉鞬山去京師三千里蘇
而於鬱督軍山則云直京師西北六千里足徵地學之疏地
理志附錄俱倫泊四面皆室韋前既云北俱倫泊此又謂東
室韋非自相矛盾乎北瀚海句尤謬瀚海即沙磧前既云南
沙磧則其北安得復有瀚海白道川見水經註即今歸化城
北克魯庫河臘河即圖爾根河在歸化城南諾眞水見後漢

書匈奴傳今曰露布哈河在茂明安旗西北
拔野古一曰拔野固拔曳固散漫磧北地千里直僕骨東鄰於
靺鞨戶六萬勝兵萬人產良馬精鐵俗嗜獵射有康干河斷松
投之三年輒化爲石節理猶在世謂康干石貞觀二年來朝二
十一年請內屬隸幽陵都督府顯慶時叛命將擊破之天寶間
復來朝
拔野古部散漫磧北千里核其地望當在今克魯倫海拉爾
兩河北境故處僕骨之東而與黑龍江境靺鞨諸部相鄰近
也康干河即黑龍江世傳江產石弩色青黑其堅如鐵可爲
箭鏃拔野古東北二面近黑龍江故有此石惟云斷松投江
三年即化則傳說之過非實事也

僕骨亦曰僕固在多覽葛東戶三萬地最北俗梗鷙始臣突厥
後附薛延陀薛延陀滅乃內屬以其地爲金微州
僕骨蓋以水得名即下葛邏祿傳僕固振水所部當先在彼
地後乃移於拔野古西多覽葛東今土拉河北庫倫城一帶
攷此部以北尚有鞠國大漠國駿馬國云地最北者誤
同羅在薛延陀北多覽葛東勝兵三萬貞觀二年遣使入朝嗣
請內屬置龜林都督府安祿山反刦其兵用之號曳落河曳落
河譯言健兒也
同羅亦以水得名即獨樂轉音今土拉河也部地當在土拉
河與鄂爾坤河相合處故在薛延陀北然當在多覽葛東北
而非正東

渾在諸部爲最南突厥頡利敗時其酋歆塞迨薛延陀滅因內
屬以其地爲皋蘭都督府旋分東西二州有渾釋之者性勇鷙
嗣爲刺史從哥舒翰拔石堡城有功復爲李光弼裨將保河陽
封郡王後死僕固懷恩之難子瑊自有傳
渾於諸部最南當在今涼州邊外楚渾山一帶故以渾名部
地理志皋蘭州隸涼州都督府亦一證
契苾亦曰契苾羽在焉耆西北鷹娑川多覽葛之南貞觀六年
來歸以地爲榆溪州永徽四年改賀蘭都督府隸燕然都護太
和中其種落附於振武
契苾隋書作契弊鷹娑川即今焉耆府西北裕勒都斯河榆
溪者裕勒溪也然地理志註又載鷹娑都督府以鼠尼施處

半部置蓋自西突厥興鐵勒諸部皆爲所并故契苾失其地迨西突厥滅遂以鼠施降衆別建爲府云

多覽葛亦曰多濫在薛延陀東濱同羅水勝兵萬延陀滅來朝以爲燕然都督府

多覽葛在薛延陀東時薛延陀居都尉鞬山山之東爲哈拉哈河水道提綱作喀爾武哈河哈拉哈河即土拉河上游之一支故通稱同羅水多覽葛部地當在哈拉哈河合土拉河處

阿跌亦曰訶咥或爲跌跌始與拔野古等部偕朝以其地爲雞田州後其部人光進光顏皆以戰功顯賜姓李氏皆自有傳

阿跌亦水名隋書鐵勒傳言康國北傍阿得水則有訶咥阿跌訶咥跌跌皆阿得之轉音阿得水即今錫爾達利雅上游

雅色河阿得又雅色之轉音知阿跌本部當在故浩罕國今爲俄屬費爾干省東南境烏斯兼城地後所部爲西突厥所并率衆來歸特置雞田州以處之地理志註雞田州僑治回樂回樂唐縣在今靈州北盛夏府境

葛邏祿本突厥族在北廷西北金山之西跨僕固振水包多怛嶺與車鼻部接分三族永徽初高偘滅車鼻皆內附置陰山大漠元池三都督府當東西突厥時附叛不常後稍南徙兵强能戰廷州以西諸部皆畏之天寶中與回紇拔悉蜜攻殺西突厥可汗又與回紇擊拔悉蜜酋於北廷走之屢來朝貢至德後與回紇爭强徙十姓故地盡有碎葉怛邏斯諸城然限回紇故朝會不能自達

葛邏祿即元史柯耳魯西人多桑地圖列其部於巴勒哈什泊東南今俄屬濶跋爾城地然在唐時當居金山迤西今塔爾巴哈台境後稍南徙方處巴勒哈泊東南僕固振水即塔爾巴哈台東濶布克河一作和博克河多怛嶺即塔爾巴哈台山蓋此部兼有僕固振水南北多怛嶺東西諸也故曰跨曰包碎葉城怛邏斯城均見前突厥傳本書西域傳附載弩室翔後爲葛邏祿所并知其西境直至塔什干北

拔悉蜜貞觀二十三年始來朝天寶初與回紇擊破突厥立其部酋爲可汗遣使入朝不三年爲葛邏祿回紇所敗奔北廷其地均入回紇

拔悉蜜隋書作拔悉彌一名弊剌云在廷州北海南結骨東

南依山散居戶二千餘人雄健善射獵恒以木馬冰上逐鹿居以樺皮爲屋按廷州北海當指迪化府北阿雅爾泊此部在阿雅爾泊南依山散居蓋今綏來縣東西一帶然實處結骨西南作東南誤

都播亦曰都波其地北瀕小海西堅昆南回紇分三部俗無歲時不知稼穡捕魚鳥獸食之貞觀時因骨利幹以通中國

都播隋書作都波言南去回紇十三日行本書地理志則言骨利幹西十三日行至都播又北六七日至堅昆據此道理詳核之傳中所謂北瀕小海必指唐努山東庫蘇古爾泊無可疑者而地理志又言都播骨利幹部落北有小海夫都播骨利幹東西相距十三日行安得於部落之北同瀕一小海

此等語未免遺誤後人矣

骨利幹處瀚海北勝兵五千產良馬首似橐駝筋骨壯健日馳數百里其地北距海去京師最遠又北渡海則晝長夜短日入烹羊胛熟東方已明蓋近日出處也既來朝乃以其地爲元闕州龍朔中更名余吾州

骨利幹北距之海卽今俄屬伊爾古斯科東貝加爾泊一作拜喀勒湖又稱白海自西南至東北長千餘里濶二三百里不等此部當在車臣汗北中俄接界處故北境距海非全部濱海而居也至渡海而北至通姑斯河一帶元史地理志西北地附錄注謂昂可剌地晝長夜短昂可剌河名卽通姑斯河也距北極僅二十餘度遇夏至節晝極長而夜極短正合傳中所云但近冬至則又晝短夜長與

傳言相反當時蓋祇知其一不知其二也他書每謂骨利幹晝長夜短則漏讀又北渡海句矣

白霫居鮮卑故地直京師東北五千里與同羅僕骨接避薛延陀保奧支水冷陘山南契丹北烏羅渾東靺鞨西拔野古地圖袤二千里山繚其外勝兵萬人業射獵其部有三曰居延曰無若沒曰潢水貞觀中來朝列其地爲賀蘭州

白霫故地當在土拉河南故與同羅僕骨接後避薛延陀乃東南徙居漢時鮮卑故地冷陘山在今內蒙古札嚕特右翼旗南蒙古人稱奎屯鄂拉奎屯冷也鄂拉山也奧支水卽今哈奇爾河在冷陘山南山繚其外指內興安嶺南行正幹如索岳爾濟蘇克蘇魯等山皆是潢水今稱錫喇木倫河在熱河北界所分三部無若沒潢水均當在札嚕特阿嚕科爾沁二旗境惟居延一部別處甘州北境攷遼史地理志中京大定府大定縣白霫故地則潢水一部當在錫喇木倫河南老哈河流域

斛薛處多覽葛北奚結處同羅北思結處薛延陀故牙三部各勝兵萬內屬後列其地爲州縣曰高闕州後改稽落曰雞鹿州曰蹛林州其太宗時來歸者又有烏羅渾或曰烏洛侯曰烏羅護直京師東北六千里東靺鞨西突厥南契丹北烏丸風俗與靺鞨同又有鞠部或曰䪥居拔野古東北五百里有木無草地多苔人豢鹿若牛馬以此爲食用以駕車有榆折者亦曰榆枅在鞠東十五日行地差大與拔野古同俗少羊馬多狼鼠有駁馬者

或曰曷剌原作弊剌誤曰遏羅支地近北海直突厥北去長安萬四千里土地嚴寒常積雪沒樹以馬耕田馬色皆駁故名有大漢者處鞠北饒羊馬人長大因以自稱與鞠部俱鄰於黠戛斯

斛薛處多覽葛北當在今額赫河地奚結處同羅北當在今哈拉塔爾河地思結處薛延陀故牙則當在阿爾泰山地烏羅渾魏書作烏洛侯在今呼倫貝爾城地故東靺鞨西突厥南契丹惟北烏丸句謬不獨當時久無烏丸卽烏丸故地亦在其南不在其北鞠部在拔野古東北五百里當在今俄屬尼布楚城境傳言豢鹿食苔以駕車卽今使鹿部情形榆折據地理志亦室韋部落地處鞠東十五日行當在今俄屬雅克薩城地駁馬亦稱曷剌突厥語曷剌者駁馬也按曷剌卽

昂吉剌合音部地蓋在俄屬昂吉剌河濱故近北海此北海實今北冰洋與漢書所謂北海異漢書北海即今貝加爾湖大漢在鞠部北當在今俄屬雜拜嘎爾省地但鞠部在拔野古東北不應西與黠戛斯鄰況大漢更在鞠北尤不應西南與黠戛斯鄰此皆傳聞之誤

黠戛斯古堅昆國也或曰居勿曰結骨其種雜丁零乃匈奴之西鄙匈奴封李陵爲右賢王駐此後世訛爲紇骨亦曰紇扢斯衆數十萬直回紇西北三千里南依貪漫山地夏沮洳冬積雪人長大赤髮皙面綠瞳以黑髮爲不祥黑睛者必曰陵苗裔也文字語言與回鶻同其君曰阿熱唐使至其國出天德軍右二百里抵西受降城又北三百里至鶻鵜泉又西北千五百里至

回鶻牙牙北六百里得仙娥河河東北有雪山地多水草青山之東有水曰劍河偶艇以度水悉東北流經其國合而北入於海其國東至骨利幹南吐蕃西南葛邏祿始隸薛延陀貞觀二十二年遣使奉方物其酋即身入朝太宗勞享之以其地爲堅昆府高宗朝再朝景龍中獻方物中宗勞使者曰爾國與我同宗非他部比至乾元間爲回紇所破回紇衰阿熱自稱可汗回紇伐之二十年不解後阿熱竟破殺回紇可汗焚其牙遂徙帳牢山之南牢山亦曰睹滿距回紇牙馬行十五日大中初冊阿熱爲可汗欲使取回鶻然卒無效

黠戛爲堅昆轉音所部地在今唐努烏梁海境傳文原有地當伊吾西焉耆北白山之旁三句實宋子京誤讀隋書鐵勒傳妄以契弊爲結骨故有此謬不知黠戛斯即鐵勒傳之扢結斯隋書明云扢結斯在獨洛河北與契弊各自爲部契弊即契苾何容牽混貪漫山薛延陀傳作貪汗山即下文所謂牢山亦曰睹滿山也蓋唐努山東南與杭愛山交接處之一峰西圖作託罕山在庫蘇古爾泊西南爲色楞格河上游德勒格爾河提綱作哈喇台爾河發源處天德軍本中受降城在河套北古黃河由西而東折南流處西受降城在套外西北阿爾坦河東鶻鵜泉西距磧口十里地理志又十里入磧在今茂明安旗西境回紇牙在漠北堵米爾河北濱仙娥河即色楞格河雪山指唐努山青山在唐努山北今曰騰格爾山阿熱牙帳在此劍河元史作謙河今曰烏魯克穆河此河正東北流經其牙帳之東

又北至俄境匯爲也尼塞河入北冰海東骨利幹南吐蕃西南葛邏祿方位均合中宗謂爾國與我同宗攷唐爲西涼李暠之後十六國春秋載暠始祖爲漢將軍李廣而廣之孫陵降匈奴封於堅昆世傳其國多陵苗裔此同宗之說所由來也其後徙帳牢山南蓋部地移色楞格河濱矣

紹興沈銘訓
餘杭章箴同校

新唐書沙陀傳地理攷證

仁和丁謙益甫氏學

沙陀西突厥別部處月種也始附東突厥後西突厥大酋乙毗咄陸建牙鏃曷山之西號北廷處月又隸屬之處月居金娑山之陽蒲類海東有大磧名沙陀故號沙陀突厥咄陸寇伊州引二部兵圍天山都護郭孝恪擊卻之拔處月俟斤之城未幾賀魯降徙其部於廷州莫賀城處月亦內屬永徽初賀魯反處月與連和引兵據牢山明年詔梁建方等討破之即處月地置金滿沙陀二州賀魯滅處月復來歸世領金滿州都督至德寶應間中國多故沙陀倚回紇然困於暴斂貞元中以七千帳附吐蕃其寇北廷陷之吐蕃徙其部於甘州久之回紇取涼州吐蕃

復疑其兩端欲更徙之河外其酋朱邪盡忠與朱邪執宜謀走蕭關以歸唐元和三年悉衆三萬落循烏德鞬山而東吐蕃追之行且戰傍洮水至石門部衆略盡盡忠死之執宜收殘衆二千騎七百欵靈州降詔處其部鹽州置陰山府以執宜爲使其殘衆自鳳翔與元太原振武來歸者皆還其部沙陀素健鬬太原節度范希朝料其勁騎千二百號沙陀軍後執宜從征鎮州及蔡州均有功累官代北招撫使死子赤心嗣復從伐回鶻平潞州皆冠諸軍初沙陀臣吐蕃吐蕃常倚其兵力及歸國吐蕃由此亦衰迨宣宗復三州七關西戎皆罷又從平龐勛進大同軍使賜姓李名國昌乾符三年代北軍亂推國昌子克用爲帥據雲州國昌亦叛詔發兵討之不能制至廣明元年始敗奔達

靼無何黃巢入京師乃赦國昌拜克用代州刺史使討賊爲諸鎮所遏不得前嗣王處存等傳詔招克用克用乃渡河次同州與賊戰梁田坡敗之進渭橋遂收京師功第一以國昌爲代北節度使克用河東節度使封隴西郡公四年黃巢與秦宗權寇河南克用率軍擊破之河南平進曹州汴將朱全忠留餐之伏兵攻其館部衆拒之會大震電克用得脫還營遂整軍歸太原後事均詳五代史本傳不復贅

處月即沙陀攷元邯律鑄雙溪醉隱詩註言處月磧鹵地也即漢書之涿邪後轉爲朱邪又轉爲處月唐書處月部居磧鹵之地故名後唐莊宗紀言其先本朱邪自號沙陀而以朱邪爲姓是也今突厥遺族猶呼磧鹵爲朱邪迨語訛音轉則

爲川闕云云觀此知突厥語之處月即中國語之沙陀無二解也金娑山在巴里坤城東北三百餘里西圖作尼赤金山蒲類海即巴爾庫里泊俗稱巴里坤湖湖之東山之陽地皆沙漠處月部居此故以沙陀自號伊州天山北廷莫賀城金滿州牢山均詳前突厥傳甘州涼州在甘肅省城西北蕭關在固原州東南烏德鞬山在漠北爲回紇建庭處未聞甘州之東有此山名靈州在寧夏府南稍東洮水在洮州境石門關名在今固原州境鳳翔今鳳翔府興元今漢中府太原今山西省城振武節度在河套北按此一段所敘地名核其方位多東西參錯余詳攷之知當日沙陀部衆由甘州歸唐實分兩道而行朱邪盡忠由祁連山而南經洮水爲追兵所覆

其殘眾或走鳳翔或走興元宋邪執宜則由亦不喇山而東經阿拉善山以抵靈州然在中途亦當爲追軍所敗故至者僅二千餘人而其殘眾或東南走太原或東北走振武必如此路線方爲脗合宋氏不明地學致所述事實亦皆乖戾也鹽州在靈州東潞州今潞安府蔡州今汝寧府雲州今大同府唐時達靼指契丹部同州府屬陝西梁田坡在同州西南通鑑載克用敗賊於沙苑即係此戰嗣又破之於零口零口在臨潼縣東渭橋在零口西河東節度駐太原府曹州府屬山東汴今河南開封府時朱溫據此

紹興沈銘訓
餘杭章箴同校

仁和丁謙益甫氏學

契丹本東胡種其先爲匈奴所破保鮮卑山魏青龍中部酋軻比能爲幽州王雄所殺衆逃潢水之南黃龍之北至元魏自號曰契丹直京師東北五千里東距高麗西奚南營州北靺鞨室韋阻冷陘以自固射獵居處無常其君大賀氏勝兵四萬析八部臣於突厥與奚不平每戰不勝輒遁保鮮卑山俗與突厥略同武德中始遣使來朝太宗伐高麗發其兵從征嗣舉部內屬乃置松漠都督府以其酋窟哥爲都督賜姓李並以達稽部爲峭落州紇便部爲彈汗州獨活部爲無逢州芬問部爲羽陵州突便部爲日連州芮奚部爲徒河州墜斤部爲萬丹州伏部爲正黎赤山二州俱隸松漠後窟哥孫盡忠反陷營州武后詔諸道兵討之敗績盡忠死其將萬榮陷冀州命王孝傑等兵十七萬往討又敗萬榮遂屠幽州復發兵二十萬始破之斬萬榮契丹不能自立乃附突厥開元二年其酋活失率部落復來歸詔仍爲松漠都督統八部以宗女妻之自是數來朝皆尙主禮之甚厚有可突于者擅其國柄恨宰相不之禮脅衆叛降突厥發兵擊破之明年又盜兵敗唐軍乃以張守珪爲經略購其黨刺殺可突于仍出兵討契丹破之天寶四載大酋李懷秀降而復叛范陽節度安祿山大發兵往討戰潢水南敗績由是相侵掠至安祿山反乃已自至德後藩鎭擅地務自安障戍斥候益謹不生事於邊契丹與奚亦鮮入寇自後希來朝咸通中部落寖

强奚室韋諸小部皆服屬之因寇幽薊爲劉仁恭所破又歲燒塞草牧馬多死又禽其大酋乃求和十年不近邊先是八部大人法三歲代時邪律阿保機建旗鼓爲一部不肯代自立爲王大賀氏遂亡

契丹爲鮮卑種源出西比里亞之大鮮卑山見魏書本紀商周南徙居東北塞外中國人概以東胡稱之自爲匈奴所破餘衆分爲二部一曰烏桓一曰鮮卑鮮卑本種族之名史家因烏桓部以保烏桓山得名遂類推以及鮮卑其實誤也辨詳後漢書攷證潢水今稱錫喇木倫河錫喇黃也木倫水也猶言黃水河惟中國既有黃河故別書爲潢在今熱河北界黃龍城見水經注卽慕容皝建都處今熱河朝陽縣地契丹所部據遼史言其始祖奇首可汗居潢河之西土河之北土河卽漢徒河今曰圖爾根河爲大淩河之北源其地正在潢水南朝陽北唐營州治柳城在朝陽縣南冷陘山見上白霫傳松漠蒙古游牧記翁牛特左翼旗北有唐松漠府故壘所置各州惟徒河卽圖爾根河赤山今曰紅山在赤峯縣東十里餘均無攷冀州在河間府西南幽州卽順天府薊州在順天府東北

奚亦東胡種元魏時自號庫莫奚居鮮卑故地直京師東北四千里其地東北接契丹西突厥南白狼河北白霫與突厥同族逐水草畜牧居氈廬聯車爲營善射獵稼多穄性善戰鬬分五部部一俟斤主之其國西抵大洛泊距回紇牙三千里多依土

護眞水至隋始去厖莫但號曰奚貞觀三年始來朝嗣從伐高麗有功帝爲置饒樂都督府以其酋可度爲使賜姓李並以阿會部爲弱水州處和部爲祁黎州奥史部爲洛環州度稽部爲大魯州元俟折部爲渴野州均隸饒樂顯慶五年叛詔發兵討之遂降武后時與契丹同反遣兵十二萬擊之戰冷陘敗績開元二年乞降詔封饒樂都督妻以宗女後屢叛服迨契丹强盛奚不能亢爲所役屬其酋去諸引別部內附保嬀州北山遂分爲東西奚

奚與契丹同爲東部宇文之後東部宇文即遼史所謂奇首可汗裔也居今圖爾根河北迨宇文爲慕容燕所破與契丹同竄松漠閒元魏登國中始與契丹分部契丹還依土護眞水奚則傍饒樂水而居傳謂多依土護眞水蓋誤以契丹所居之地爲奚所居之地也地理志薊州注奚王帳東北至土護眞河乞丹帳五百里足證此傳之誤大洛泊即達里泊在今多倫諾爾廳北阿巴哈納爾右翼地饒樂府據游牧記在今翁牛特左翼旗地祁黎山名見魏書勿吉傳言自和龍北至善玉山又北至祁黎山又北至洛環水洛環水今老哈河知祁黎山當在老哈河西南弱水亦指老哈河以古稱弱洛水也大魯亦水名魏書作太岳魯水遼史作他魯河今曰淘爾河惟渴野州無攷嬀州今宣化府東南延慶州其北山今大翮山也

室韋契丹別種丁零苗裔也地據黃龍北傍猛越河直京師東北七千里東黑水靺鞨西突厥南契丹北瀕海無君長大酋號莫賀咄小千戶大數千戶涣散川谷逐水草以居故雖猛悍不爲强國氣候多寒田穫甚少人善射每夏居貨勃次對二山山多草木鳥獸然苦飛蠭巢居以避部凡二十餘曰嶺西部山北部黃頭部均最强大如者部小如者部婆萬部訥北部駱丹部悉處柳城東北數千里最西有烏素固部與回紇接當俱倫泊之西南自泊而東有移塞沒部稍東有塞曷支部亦最强居嗢河之陰亦曰燕支河益東有和解部烏羅護部那禮部嶺西部直北曰訥北支部北有大山山外有大室韋瀕於室建河河出俱倫泊迤而東河南有蒙瓦部北落坦部水東合那河忽汗河又東貫黑水靺鞨部而東注於海猛越河東南亦與那河合其北有東室韋蓋烏丸東南鄙餘人也貞觀五年始來貢後再入

朝長樂二年叛將軍李多祚擊走之景龍初復朝獻請助討突厥開元至大歷凡二十一朝獻貞元四年與奚共寇振武後亦時來朝貢

室韋始見隋書云據黃龍北又云處柳城東北蓋隋以遼西郡爲東北邊徼遼西治柳城在黃龍稍南皆今熱河朝陽縣地但室韋諸部實在黃龍西北曰北曰東北俱誤猛越河即陀喇河或作陀羅河淘爾河洮兒河源出索岳爾濟山東流會嫩江入黑龍江北瀕海者瀕俱倫泊也貨勃山今稱厄伯爾山次對山隋書作欠對當即今斡特該山二山均在哈爾哈河東南此國隋分五部至是分部愈衆可攷者如嶺西部在內興安嶺南行正幹之西山北部當在次對山北哈爾哈

河濱地烏素固爲諸部最西與回紇相接當在今呼倫泊西南克魯倫河北車臣汗中前旗中左前旗地移塞沒部當在呼倫泊東北今額爾古訥河濱有室韋格特山卽其地塞曷支部處移塞沒稍東啜河之陰此啜河與隋書本傳之啜水異蓋彼在潢河北此在呼倫泊東南蓋卽今海拉爾河東來之一支水道提綱名查薩河一作札敦河部地蓋在此河之北和解部卽隋書南室韋在寒曷支南今厄伯爾嶺西南和解烏蘭山烏羅護卽魏書烏洛侯白鬚傳作烏羅渾當在和解部西北海拉爾城地訥北支當在嶺西部北攷和解烏蘭山東北一帶大嶺今俱稱室韋山者是北有大山卽內興安嶺大室韋在山外今爲呼瑪爾河流域地室建河卽額爾古

訥河故源出俱倫泊此河東北流與黑龍江上游敖嫩河合敖嫩河西出肯特山河之南卽蒙古族所居蒙瓦者蒙古之轉音也此蒙古入史傳之始落坦部在其北當在今貝加爾湖南境傳言水東南合那河忽汗河云云蓋附詳黑龍江下游所歸宿非皆室韋部地也那河今稱嫩江或作諾溫江腦溫江又作忽剌溫發源內興安嶺南經齊齊哈爾城東南會猛越河至伯都訥城北入混同江忽汗河或作胡里改河虎爾哈河又曰牡丹江今稱瑚爾哈河源出寧古塔東南北流注混同江東室韋在猛越河與那河相合處之北爲今郭爾羅斯後旗地

黑水靺鞨居肅愼地亦曰挹婁元魏曰勿吉東瀕海西突厥南高麗北室韋分數十部酋各自治其舊者曰粟末部南抵太白山亦曰徒太山與高麗接依粟末水以居水源出山西北注它漏河稍東北曰汨咄部又次曰安居骨部益東曰拂涅部安居骨西北曰黑水部粟末之東曰白山部部遠者三四百里近二百里白山本臣高麗王師取平壤衆多入唐汨咄安居骨等皆逝散寖微無聞焉餘人均入渤海惟黑水完强分部以南北稱人勁健善步戰喜射獵其矢石鏃長二寸無室廬富者坎地以居如邱塚然無牛羊有車馬土產粟麥多貂鼠鷹兎有鹽泉氣蒸薄鹽凝樹巔武德五年始來貢太宗伐高麗其北部附之戰輒居前帝破安市收其兵三千悉誅之開元閒其酋入朝詔置黑水部以部長爲都督後希朝獻初黑水西北又有思慕部又

北有郡利部又東北窟說部亦曰屈說稍東南莫曳皆部又有拂涅虞婁越喜鐵利等部其地南渤海北與東皆際海西室韋拂涅鐵利虞婁越喜時通中國迨渤海强盛靺鞨諸部皆役屬之不復與王會矣

靺鞨七部黑水最居東北以北對黑龍江口得名今臨江縣卽其部境自三姓城以東土著皆黑斤族黑斤本名黑哲卽靺鞨轉音又轉而爲黑斤臨江縣治設於拉哈蘇蘇黑斤語爲老屋亦舊部居此之證遼金有五國部均在境內粟末諸部攷見隋書汨咄卽伯咄安居骨卽安車骨白山卽白水惟安居骨實在汨咄東北白山則在粟末東南均當從隋書至安居骨東北曰黑水而傳作西北尤誤它漏河卽前傳猛越

河今稱淘爾河此河東合嫩江又東與粟末河會始曰混同江傳言粟末注它漏不合思慕郡利窟謀莫曳皆四部今難確攷但以方位核之自臨江迤東額圖地方有古城當爲思慕其北曰郡利當在混同江北岸不知何地又東北喜魯林境一古城當卽窟說其東南畢勒音河旁有古城對峙必莫曳皆也越喜鐵利詳下傳虞婁當卽渤海所保奧婁水地

渤海本粟末靺鞨附高麗者姓大氏高麗滅率衆保挹婁之東牟山直營州東二千里南北新羅以泥河爲界東際海西契丹築城郭以居高麗逋衆稍稍歸之萬歲通天中契丹盡忠反營州有舍利乞乞仲象者與靺鞨酋乞四比羽及高麗餘衆東走渡遼水保太白東北阻奧婁河自固武后封以官不受詔將軍

李楷固等討比羽斬之時仲象已死其子祚榮遁度天門嶺以拒楷固敗還祚榮卽并比羽之衆建號曰震國地方五千里盡得扶餘沃沮弁韓朝鮮海北諸國中宗時命使招尉乃遣子入侍詔拜祚榮渤海郡王置忽汗州使爲都督自是始去靺鞨號專稱渤海開元七年祚榮死子武藝立斥大土宇東北諸夷咸臣之詔冊襲王未幾黑水靺鞨使者入朝以其地爲黑水州置長史臨總武藝怒遣弟門藝往討門藝諫不聽將殺之門藝走歸朝死子欽茂立徙上京直舊國三百里忽汗河東詔進渤海國王貞元時南徙東京死子宏臨早世族弟元義嗣立一歲以猜虐爲國人所殺以宏臨子華璵繼立復還上京死欽茂少子嵩鄰立死子元瑜立死弟言義立死弟明忠立一歲死從父仁秀立討伐海北諸部開大境宇死孫彝震立死弟虔晃立初其國數遣諸生入太學識古今制度至是遂爲海東名國地有五京十五府六十二州以肅愼故地爲上京曰龍泉府領龍湖渤三州其南爲中京曰顯德府領盧顯鐵湯榮興六州貔貅故地爲東京曰龍原府亦曰柵城府領慶鹽穆賀四州沃沮故地爲南京曰南海府領沃晴椒三州高麗故地爲西京曰鴨淥府領神桓豐正四州曰長嶺府領瑕河二州扶餘故地爲扶餘府常屯勁兵扞契丹領扶仙二州鄚頡府領鄚高二州挹婁故地爲定理府領定潘二州安邊府領安瓊二州率賓故地爲率賓府領華益建三州拂涅故地爲東平府領伊蒙沱黑比五州鐵利故地爲鐵利府領廣汾蒲海義歸六州越喜故地爲懷遠府領

達越懷紀富美福邪芝九州安遠府領盧鄀慕常四州又以鄚銅涑三州爲獨奏州涑州近涑末江卽粟末水也龍原東南瀕海日本道也南海新羅道也鴨淥朝貢道也長嶺營州道也扶餘契丹道也

渤海大氏系出粟末靺鞨粟末水名卽今松花江東牟山爲長白山脈北行之一支圖稱老嶺舊曰塞齊烏稽者是也其國全境北有吉林省及奉天之東偏南有朝鮮咸鏡平安四道地泥河今大同江太白山爲長白之古名奧婁河在敦化縣北今稱鄂穆和羅河敦化城東二里有鄂多里古城卽其初建國處後號中京清太祖始居之建州亦卽其地天門嶺俗呼張廣才嶺山皆森林東西橫穿凡六十里見盛京古蹟紀略故可

設伏以敗敵茲將所置五京十五府及諸州詳攷如下諸地名舊唐書不載蓋宋氏偶得渤海人所著地志因採入之故頗確實可據

一上京龍泉府領龍湖渤三州郡縣未詳○按遼志載渤海諸地沿革雖多紕謬然郡縣之名必與新唐書同出一原故附以備攷古爲肅愼地後隸挹婁唐賈耽郡國縣道述云渤海王城臨忽汗海海又名鏡泊一曰畢爾騰湖以瑚爾哈河卽忽汗河流貫其中故亦稱忽汗海今盛古塔城西南八十里有古城址周四十里俗呼東京城卽渤海王上京以築城時渤海尙都中京城在其東故號東京後雖徙都於此改爲上京而俗名至今尙沿其舊也賈耽又言城西南三十里有古肅愼城故址亦至今猶存在上馬運河畔相距實二十餘里云

二中京顯德府領盧顯鐵湯榮興六州盧州置郡一曰杉盧又山陽杉盧漢陽白巖霜巖五縣顯州縣未詳鐵州置位城河端蒼山龍珍四縣湯州榮州均未詳興州置咸吉蒜山鐵山三縣亦古肅愼後挹婁地大氏始立國於此正當太白山東北奧婁河南今敦化縣東二里餘有鄂多里古城蓋卽其地清始祖亦起於此後渤海王欽茂乃由此東徙忽汗州遂目中京爲舊國傳謂直舊國三百里道里卻合

三東京龍原府亦曰柵城領慶鹽穆賀四州慶州置龍原永安烏山壁谷熊山白楊六縣鹽州置郡一龍河又海陽接海格川龍河四縣穆州置郡一會農又會農水岐順化美縣四縣賀州置郡一吉理又洪賀迭誠吉理石山四縣故濊貊地攷前淸一統志遼之開城府在朝鮮咸鏡道咸興府西北高麗爲慶州亦稱柵城東南瀕海可通日本故傳稱日本道卽今元山港也

四南京南海府領沃睛椒三州沃州置沃沮鷲巖龍山瀆睛海昇平靈泉六縣睛州置天睛神陽蓮池狼山仙巖五縣椒州置椒山貂嶺漱泉尖山巖淵五縣故沃沮地攷漢書武帝滅朝鮮置元菟郡於沃沮後雖徙郡仍立沃沮縣知其地實在朝鮮遼地志以海州今海城縣爲沃沮固屬荒謬卽光緒時新修會典以琿春城當之雖在上京南亦北沃沮境然琿春東距海岸尙遠安得稱南海府且無史事可徵詎足云確以形勢覈之此京當建於韓國圖們江口之慶興府正沃沮國境內位於上京正南又南方卻臨大海而所治首縣尙名沃沮與班書一一脗合今本漢書地理志樂浪郡屬縣有夫租實爲沃沮傳寫之譌後漢書無此縣以其仍隸土酋故也

五西京鴨淥府領神桓豐正四州神州置神鹿神化劍門三縣桓州置桓

都神鄉淇水三縣豐州置安豐渤恰硤石隰壤四縣正州置郡一沸流又東那一縣故高麗國地賈耽云自鴨淥江口至泊汋城又泝流五百里至丸山縣城卽桓都故高麗王都又東北二百里至神州按泊汋城在九連城東北安平河口又泝流者蓋由鴨淥入禿魯河再陸行可至丸都卽盛遠郡之劍山城也又東北二百里爲今甲山府當時建立西京以城濱鴨淥水上游故稱鴨淥府

六長嶺府領瑕河二州郡縣未詳亦高麗故地長嶺子山名滿洲語稱歌爾敏朱敦在奉天府東英額臺門外賈耽云自都護府漢襄平地今承德府西南東北經古新蓋牟城又經渤海長嶺府千五百里至其王城知長嶺府爲由遼東至其國都之要衝唐地志營州都督有汝羅懷遠巫閭襄平四守捉可見營州轄境

直抵襄平再東往渤海長嶺乃其必由之路故傳以爲營州道合以觀之則長嶺府在今海龍廳境無可疑者近吉林新設長嶺縣於農安縣北說者指爲渤海故府不特路綫不合核以當時事跡亦多相違蓋契丹既克扶餘果長嶺地在咫尺必急下之始敢遠襲人國何待兩月後乃往攻之況地平無險又何所恃而固守至五月餘乎

七扶餘府領扶仙二州扶州置扶餘布多顯義鶻川強帥新安漁谷七縣仙州置平富利佐慕肅愼永寧豐水扶羅永平八縣古扶餘國地後隸越喜今爲吉林西長春農安等境

八鄚頡府領鄚高二州郡縣未詳遼地理志韓州本棄離國舊治柳河縣高麗置鄚頡二州渤海立爲府按遼史載渤海諸地

至爲舛戾惟此條極精審據漢志元菟郡高句驪縣注遼山遼水所出西南至遼隊入大遼水水經注小遼水條同小遼水卽渾河出英額門外今柳河縣西古棄離國在此則鄚頡府治亦卽在此可知棄離本漢時扶餘分部故傳以爲故扶餘地

九定理府領定潘二州郡縣未詳此與安邊均在鄚頡府南鴨淥江北乃挹婁之西境漢地理志遼東郡有番汗縣注番汗二水西南入海朝鮮史載周末燕人攻西方滿潘汗地注鴨淥江以西水名潘番古字通三水卽今沙河及大小羊河此潘州地之可攷者定州雖未知所在但必非遼志之定州至遼志以潘州爲瀋州尤謬然則定理一府殆在鳳凰廳及岫巖

州境乎

十安邊府領安瓊二州郡縣未詳此當在定理府東南安州卽漢時西安平縣地賈耽云由襄平至鴨淥江泊汋城七百里故安平縣也今九連城東北寬甸縣南有安平河舊作安家溝河南流入江處爲安平縣及泊汋城所在渤海安邊府與所治之安州亦當在此惟瓊州地無攷又按遼滅渤海此與鄚頡定理等府同時往朝嗣以遼攻長嶺又相約同叛總由地相鄰接故也觀此則余上所攷雖難信爲盡確大致當不相遠定理安邊卽清初鴨淥江部地

十一率賓府領華益建三州郡縣未詳率賓國名於古無聞始見於此傳遼仍渤海舊名金史作恤品路率賓本水名卽今綏

芬河華益二州未知何在建州明初立爲衞其地本在盛古塔東南至清始祖方移治敦化縣境日本人著滿洲志亦言遼金元皆有建州然與渤海建州其地不同隸奴兒干都司

攷金史恤品路注西北至上京一千五百七十里東北至胡里改一千一百里西南至合懶一千二百里近舊廷烝謂率賓府故基卽今雙城子以各地方位核之頗合

十二東平府領伊蒙沱黑比五州其置十八縣名未詳自來攷此地者非沿誤於遼志卽任臆妄指無一可據要知此府爲拂涅故地據隋書靺鞨傳拂涅乃其七部之一地在伯咄安車骨東前清光緒閒新修會典謂其所轄黑比二州在三姓城境伊蒙沱三州在盛古塔之北境雖無實證地望頗合今盛古塔城北至三姓城瑚爾哈河兩岸古城基址甚多當卽東平府

所屬州縣特不知府置何地耳

十三鐵利府領廣汾蒲海義歸六州郡縣未詳鐵利越喜皆古扶餘地唐初爲黑水靺鞨西境之分部故其地皆近奉天北界遼史載廣州爲渤海鐵利郡金史瀋州章義縣遼爲廣州馬冠羣攷章義古城在承德府西南七十里遼志尚有海義歸三州均與鐵利無涉不錄按鐵利遼史屬國表作鐵驪遼太祖將征渤海首先入貢終遼世不絕知鐵驪並未被滅遼置廣州不過東征忽汗時中道掠得其民立此州以處之非渤海置府之故地也竊意鐵利府址當在越喜國東南今伊通州境爲遼征渤海所必經惜無實證

十四懷遠府領達越懷紀富美福邪芝九州富州置富蒜新興懷富三縣美州置安夷山河黑川麓川四縣福州置懷福豹山二縣餘州未詳此與安遠皆故越喜地遼志信州本越喜懷故城渤海置懷遠府蒙古游牧記信州故城在科爾沁左中旗東南三百八十里松漠紀聞由濟州今農安縣一百八十里至信州北全遼志開原東北至信州三百十里今有城一里門八土人猶呼信州城以各地道里核之曹廷烈氏謂卽今懷德縣治頗合余攷之史尙有二事可徵唐地志營州都督治柳城今朝陽縣有汝羅懷德巫閭襄平四守捉又通鑑載李世勣征遼東軍發柳城多張形勢若出懷遠鎭者而潛師趨甬道出高麗不意蓋懷遠雖越喜地而越喜隸屬營州故可立守捉鎭於其境迨渤海興始取之以置府也至遼志言信州地鄰高麗以前時高麗據有

遼東全境故信州南與相接亦爲一證

十五安遠府領寧郿慕常四州慕州置慕化崇平二縣餘州未詳此府必與懷遠鄰近以同爲越喜故地知之且必居渤海邊境以均稱爲遠知之遼志雖有寧慕二州核與該府無涉不足取徵又苦無他事可攷竊謂安遠所治之寧州當在今吉林烏拉境故遼末置寧江州於此蓋西距懷遠不過二百里故其隸於一國而其東北逼近黑水女眞人界與安遠名義亦符乃攷據家因遼志言慕州在滦州北遂以此府爲在朝鮮并謂郿州卽平安道之買州今平壤城其說殊爲可笑夫越喜本黑水靺鞨所屬之一部懷遠旣在盛京北界安遠亦屬越喜豈能南越奉省直入朝鮮乎亦不思之甚矣

郢州雖見遼志其地無攷

銅州當卽遼置之銅山縣屬咸州遼志言渤海銅山郡當在今鐵嶺縣境

涑州卽靺鞨傳之涑末部涑末水名今曰松花江州治當在吉林府南境

以上所攷在今奉天東及北者五府長嶺鄭頡定理安邊懷遠在吉林西者三府扶餘鐵利安遠東與南者四府龍泉率賓東平顯德在朝鮮地者三府南海龍原鴨淥渤海疆域大略可見遼地志載崇蓋集麓等州蹔無可附麗各縣必皆徙渤海民所增立也

讀新唐書渤海傳書後

渤海建國有數原因靺鞨種人一強習戰有創立國家之質

性觀後女眞滿洲可知一也唐太宗征遼東阬靺鞨降人三千激其憤怒二也六朝以來靺鞨諸部久屬高麗高麗雖亡因其地僻遠唐兵不暇往攻當時李勣奏言鴨綠江北尚有未降城邑十有一可徵三也兼之勣破高麗僅設安東都護於平壤其餘郡縣皆以其地酋長主之故大氏崛興全國響應不煩兵力四也計大氏始立國基於挹婁故地爲武后時歲通天年間上距高宗乾封二年高麗之滅祇二十八九年本傳開首至稍稍歸之一段如時文之有總冒下始追敘其緣起攷隋書靺鞨傳煬帝征高麗屢敗靺鞨之衆其酋遂降令居柳城時爲營州仲象比羽輩皆卽降衆後人追契丹李盡忠叛據營州慮爲其所牽累遂率高麗遺民東渡遼水別開基

業遼志誤解其文謂大氏先保東牟山後爲契丹所逼渡遼水自固見東京下不知東牟山本在遼水之東與阴與婁水自固實同一事如所言豈東牟山東復有遼水之可渡耶作遼志者讀書粗心如此其志中所列各地沿革謬戾百出固其宜矣

渤海建設京府地本難攷以僻處荒陬見於載籍者少依據遼志反足引入迷途幸本傳揭明某府故某國地故欲攷大氏舊域必先攷明古國在今何方歷挈領提綱不至茫無端緒

遼地志所指渤海京府各州如在奉天界內者十之八九是亦有故蓋遼祖東征既得扶餘卽風馳電掣首尾十一日行敵境千里襲破忽汗都城而虜其王用兵可謂神矣然太祖自知實力未充不足據此迢遙之廣土且志在窺伺中國邊鄙之區非意所存故特縮小其範圍盡遷東界人民以實遼瀋觀太祖封子突欲爲東丹王諭曰此地瀕海非可久居至天顯五年太宗遂徙東丹國於遼陽端倪可見倘撰遼志者能知其故何至舛戾若此滿洲源流攷見遼聖宗紀載十四年渤海侵鐵驪討之不克冊府元龜載後唐時與渤海使命往來而宋太祖時亦有賜渤海王詔直至徽宗猶有置戍登州防渤海之奏因疑遼初所得止忽汗數府故國人收合餘燼別立爲王至北宋末而尚存此雖詳人所略而於遼人吸取菁華棄其糟粕之本謀殊未能洞見也

由是推之凡國於荒曠地者率多貧弱以人民稀少故也遼太祖多掠他國人以立州縣清太祖時亦廣收各部之衆聚於滿洲均載歷史所謂英雄之見略同凡以增其實力而已范蠡謀越先求生聚蓋爲此也今東三省多設縣治招內地無業之民開墾邊荒實爲治本要策惜乎已落人後曩咸豐末割讓吉林東部厥地本無人煙俄人極力經營今東海濱省戶口已百萬有餘還觀吉林全境之民僅六十二萬可知謀畫經理之優劣爲今之計惟有多設墾務局令各省籌費凡願赴新地者官爲資送庶幾成效易收

自來中國大病在見小不知用財如前乾隆時開拓新疆始築伊犂省城報銷七千餘兩部議尚欲核減致至今不能振

興試觀西人來開一埠輒費數千餘萬規模宏大是以不數年卽成都會對鏡返觀可以得强弱之原因上溯漢逐匈奴魏殄柔然唐滅高麗突厥皆有破壞而乏建設因是一國旣蹶一國旋興推究其由各財而已攷乾隆帝自言當時庫款盈餘至七千餘萬使分十之一二綢繆所得地方豈不日新而月異乃以無謂之增兵消耗不可惜乎至於刱始規爲尤須遠大歐美諸國任至何地莫不街衢寬廣屋宇崇閎其制度實自羅馬開之我國反是卽欲更改爲力倍難所望新造之區亟須定制不使因陋以就簡雖在邊荒氣象閒已覺方興未艾矣

餘杭章箴紹興沈銘訓同校

仁和丁謙益甫氏學

高麗本扶餘別種也地東跨海距新羅南跨海距百濟西北度遼水與營州接北靺鞨其君居平壤城亦號長安漢樂浪郡也去京師五千里而蘇隨山屈繚爲郛南濊水王宮築其左又有國內城漢城號別都水有大遼少遼大遼出靺鞨西南山南歷安市城少遼出遼山西亦南流有梁水出塞外西行與之合此下應增再西會大遼水入海方合有馬訾水出靺鞨之白山色若鴨頭號鴨淥水歷國內城西與鹽難水合又西南至安市此安市乃西安平之誤入於海而平壤在鴨淥東南因恃以爲堅官有十二級最尊者曰大對盧州縣六十大城置傉薩比都督餘城置道使比刺史國分五

部曰內部卽漢桂婁部亦號黃部曰北部卽絕奴部曰東部卽順奴部曰南部卽灌奴部曰西部卽消奴部居依山谷以草茨屋惟王宮官府佛廬以瓦治以峭法繩下故少犯者隋末其王高元死異母弟建武嗣武德初再使入朝遣官冊封爲高麗國王太宗平突厥建武遣使者賀并上封域圖帝遣使臨瘞隋戰士毀高麗所立京觀建武懼乃築長城千里東北首扶餘西南屬之海有蓋蘇文者性忍暴父爲大對盧死蘇文當嗣國人惡之不得立乃頓首謝衆請攝職有不可雖廢無悔遂嗣位凶殘無道諸大臣與建武議誅之爲所覺乃悉召諸部云大閱兵請大臣臨視至則盡殺之馳入宮弒建武更立其弟子藏爲王自爲莫離支專國帝議討未果會新羅上書言高麗與百濟連和將伐其國來請救乃遣使讓高麗使止弗攻未至蓋蘇文取新羅二城使述詔旨弗從詔營州都督發兵會遼溢貞觀十九年帝親征以張亮爲平壤道行軍大總管兵四萬自萊州泛海進以李勣爲遼東道行軍大總管騎六萬合勢趨遼東四月勣濟遼水攻蓋牟城克之以其地爲蓋州亮遣將取沙卑城游兵鴨淥水上遂圍遼東帝次遼澤高麗發新城國內城騎四萬救遼東江夏王道宗擊破之帝度遼水撤橋以堅士心營馬首山與勣會適南風急縱火焚城乘之以登城遂潰以其地爲遼州進攻白崖城克之以其地爲巖州次安市於是高麗南北兩部傉薩高延壽高惠眞引兵及靺鞨衆十五萬來援帝曰彼若勒兵連安市據高山縱騎略吾牛羊攻之不可下此上策也拔城夜

去中策也與吾爭鋒則禽矣延壽進軍距安市四十里而屯帝曰虜在吾策中矣命阿史那社爾以突厥千騎嘗之時虜以靺鞨銳兵居前社爾兵接而北延壽曰唐易與耳進一舍倚山麓而陳帝夜召諸將使李勣率兵萬五千陳西嶺當賊長孫無忌等萬人出虜背帝以騎四千偃幟趨虜北山上令諸軍曰聞鼓聲而縱張幄朝堂曰明日日中納降虜於此旦日虜視勣兵少卽戰帝望無忌軍塵起命鼓兵幟四合虜惶惑將分兵禦衆已囂勣以步槊擊敗之無忌乘其後帝自山馳下虜大亂斬二萬級延壽收餘衆負山自固無忌勣合圍之徹梁斷路敵窮舉衆降上之克白崖也謂李勣曰吾聞安市地險兵精城主材勇莫離支之亂城守不服莫離支擊之不能下因而與之建安恃險

粟多而士少若出不意攻之不相救矣建安得則安市在吾腹中勣曰積粟遼東而西攻建安賊將梗吾歸路不如先攻安市帝從之攻不能下延壽惠眞獻計曰烏骨城傳薩已毫朝攻而夕可下烏骨拔則平壤舉矣羣臣亦言張亮軍在沙城召之即至若取烏骨渡鴨淥迫其腹心計之善者無忌曰天子行師不徼幸安市衆十萬在吾後不如先破之而後南萬全勢也乃止時張亮圍建安移攻安市遂全軍圍安市城頡賊死守不能進又三日仍不克遂詔班師二十年二十一年均命將出師戰勝而還永徽五年高麗伐契丹反爲所敗六年新羅訴高麗奪其邑三十六詔程名振討之至新城敗其兵引還顯慶五年百濟平乃以契苾何力蘇定方等率諸軍伐之明年八月定方破其

兵於浿江奪馬邑山遂圍平壤明年解歸乾封元年蓋蘇文死子男生嗣爲莫離支與弟男建男產相鬩男生據國內城求救詔契苾何力等進討男生以兵來會又命李勣爲大總管督諸軍明年正月次新城城爲賊西鄙攻拔之又進拔十六城郭待封以舟師濟海趨平壤勣拔扶餘城男建兵襲新城薛仁貴救之戰金山不勝高麗兵銳進仁貴橫擊大破之拔南蘇木底蒼巖三城引兵與勣會男建以兵五萬襲扶餘勣破之薩賀水上悉師圍平壤男建猶固守會內應啟門兵入執藏及男建等凱而還總章二年徙高麗民三萬於江淮山南大長鉗牟岑反詔高偘李謹行討之四年乃平始謹行留妻劉守伐奴城虜來攻劉擐甲勒兵守虜引去帝聞嘉之封燕郡夫人儀鳳三年授藏朝鮮郡王還安餘民藏謀反未發召還垂拱中以藏孫寶元爲朝鮮郡王聖歷初進忠誠王使還統舊部不行明年以藏子德武爲安東都督後稍能自立元和末遣使獻樂工

高麗爲高句麗省文其國與新羅百濟均在今朝鮮境新羅居其東南百濟居其西南傳中曰東曰南未合況高麗與二國陸地相連並不隔海曰東跨海南跨海尤謬渡遼與營州接蓋高麗自晉末以來據有遼東故西北界接營州唐營州治柳城今熱河東境朝陽縣地平壤箕子故都在今平安道南境大同江上此浿水即大同江與漢書朝鮮傳浿水名同地異國內城漢城平壤並稱三京語見隋書然朝鮮史志皆言舊京有五一平壤二卒本扶餘今成川郡三蔚那巖今義州四丸

都今宣川縣劍山五東黃城今平安道水瓦覓山與傳稱異漢城即漢陽府前屬百濟當是隋時所得國內城馬訾水經其西馬訾水即鴨淥江殆即指丸都而言大遼水發源熱河西北界當時爲契丹轄境謂出靺鞨西南山去之太遠又此水東南流至奉天界始折而南經今海城縣西再南入海安市漢遼東屬縣即今海城少遼水水經注作小遼今曰渾河源出奉天東北英額台門外此河實西南流而非南流梁水俗稱太子河源出奉天東南醋廠門南初北流後折西流經遼陽州北合渾河再西會大遼水入海馬訾水即鴨淥江爲中國朝鮮分界處水出長白山即傳白山南經朝鮮北境有鹽難水自北南流入之鹽難水今佟佳江也由是西南流至奉天新設之安東縣境

入海安東卽漢地理志西安平縣馬訾水至此入海漢地志注甚明此等大水宋氏尙不辨源委竟謂南至安市入海夫安市旣爲大遼入海處鴨淥北距大遼五百餘里豈能强使之合非史家笑柄乎又後漢書消奴絕奴等五部乃古高句驪氏族之名范氏明云五族與地之東南西北中無涉卽以地論唐初高麗視古高句驪形勢迥異古高句驪乃扶餘所分一小部僻居遼東之東唐初高麗早成大國北境兼有奉天吉林之全地乃以千年前古名任意分配悖謬甚矣況因其爲氏族故以消奴部爲王後乃代之以桂婁迨朱蒙南奔別開一國自此王統皆歸一族并無五部之名矣築長城千里東北負扶餘西南屬之海卽今奉天東面一帶邊塞遼溢漢地理

志作遼隊三國志水經注作遼隧在今牛莊城西北遼河濱地爲東西要津故公孫淵曾拒司馬懿於此而張儉等亦於此會師也蓋牟今蓋平縣沙卑城無攷遼澤當在遼河西故帝先至此後渡遼水遼東今遼陽州新城攷東藩紀要平安道有二新城一在安州境一在寧邊縣藥山觀下文言新城賊西鄙則指安州新城無疑城石築周四百十步高十二尺內有兵使營爲彼國北路屯重兵處馬首山今稱手山在遼陽州南白崖今岫巖廳建安金縣屬蓋州今耀州城烏骨城今連山關一名鴉鶻城烏骨乃其轉音沙城卽沙卑城今復州城近海北接蓋州故張亮軍由海道襲據此可召之以夾攻烏骨也扶餘城卽卒本扶餘金山當在安州東南木底見

十六國春秋慕容皝破木底兵入丸都木底蓋丸都南面要隘當在今价川縣境南戀蒼巖必更在南則順川殷山地皆由新城赴扶餘會兵所經路也薩賀水今成川江在平壤東伐奴城未詳安東都護府攷本書地理志治平壤後徙遼東又徙新城聖歷初改安東都督府其後更徙平州復徙遼西百濟扶餘別種也去京師東六千里濱海之陽西界越州南倭北高麗皆踰海乃至其東新羅也王居東西二城武德四年王扶餘璋始遣使獻馬自是數朝貢與新羅世仇數相侵帝詔使和解璋表謝然兵不止十五年死冊其子義慈爲王明年與高麗共伐新羅取四十餘城守之新羅告急帝遣使諭解仍連奪數十城顯慶五年詔蘇定方爲大總管發兵討之自城山濟海

百濟守熊津口定方縱擊大敗之師乘潮進趨眞都城虜悉兵拒復破之拔其城義慈走北鄙定方圍之城潰執義慈及其子隆平其國乃析置熊津馬韓等五都督府擢酋長治之命劉仁願守百濟城王文度爲熊津都督文度卒以劉仁軌代之璋從子福信據周留城反迎故王子扶餘豐於倭立爲王西部多應之引兵圍仁願龍朔元年仁軌發新羅兵往救賊壁熊津江仁軌與新羅兵夾擊破之二年七月仁願破賊熊津拔支羅城夜薄眞峴比明入之新羅餉道乃開仁願請濟師詔孫仁師發齊兵七千往自熊津江趨周留城豐衆屯白江口四戰皆克豐遁不知所在餘衆降諸城皆復仁願軍還留仁軌代守帝命扶餘隆與新羅盟隆畏衆攜散亦歸京師儀鳳間遣歸藩隆不敢入

國寄治高麗而死武后時以其孫敬襲王而其地已爲新羅渤海靺鞨所分百濟遂絕

百濟開創事已詳北史攷證其地居高麗西南西至越州南至倭境雖須踰海而北至高麗則陸地毘連云皆踰海乃至誤與前傳同王居東西二城東城卽公州爲當時國王陪都西城今扶餘縣自梁時明穠王已居於此城山一作成山在山東榮城縣東熊津江今曰錦江其出海之口在忠清道舒川縣西眞都卽扶餘城因北濱熊津江故乘潮可至北鄙之城卽溫祚建國所居慰禮城今爲稷山縣熊津今忠清道公州馬韓今全羅道益山郡周留城以傳中用兵形勢核之必卽清州府城蓋敵既據此卽順流西南以圍仁願及聞仁軌

由新羅來救又壁熊津以阻通運之江路至仁願破其江上之兵並乘勝迭克沿江二邑故餉道乃得無梗支羅今懷德縣眞峴今鎭岑縣一作珍岑白江口在金義縣西南卽東津江流入熊津江處其後百濟國地東多入於渤海西多入於新羅前渤海傳載東京龍原府故濊貊地卽得自百濟者若新羅所得如尙良康熊等九州詳後本傳惟靺鞨七部至武后時多爲渤海所并所餘僅北荒黑水一部安能與渤海新羅分有百濟之地此爲傳聞之誤無疑

新羅弁韓種也居漢樂浪故地橫千里縱三千里東距長人東南日本南瀕海北高麗王居金城初百濟伐高麗來請救悉兵往破之自是相攻不息後獲百濟王殺之怨滋結武德四年王金眞平遣使入朝詔答賚後三年冊爲新羅王眞平死立女善德爲王十七年爲百濟所攻來乞師會親征高麗詔率兵分虜勢善德以兵入高麗拔水口城二十一年死妹眞德襲王高宗永徽元年攻百濟破之五年死弟春秋立明年百濟高麗靺鞨共伐取其三十城帝命蘇定方往討遂平百濟龍朔元年死子法敏嗣咸亨五年納高麗叛衆略百濟地守之帝怒以其弟仁問爲新羅王詔劉仁軌等發兵窮討上元二年破其衆於七重城以靺鞨兵浮海掠其南境虜三戰皆北法敏遣使謝罪仁問乃辭王還然多取百濟地遂抵高麗南境置尙良康熊全武漢朔溟九州州統郡十或二十開耀以還常朝貢冊封會昌後始不復至

新羅本名斯盧爲辰韓十二國之一云弁韓種誤其王初爲朴氏名赫居世歷十傳昔氏代之八傳金氏又代之唐時爲王卽金氏裔國地皆辰弁二韓舊墟云漢樂浪地又誤漢樂浪郡僅有今平安黃海二道西面一帶東皆高句麗境未嘗及新羅界也又新羅之東盡濱大海並無餘地以爲長人立國本傳原文云長人者人高三丈鋸牙鉤爪黑毛覆身其國連山數十里有一峽以鐵爲門新羅常屯兵守之荒誕至此殊不足辨今屏不錄王所居卽慶州府曰金城者蓋誇飾之詞謂城堅如金非其本名水口城未詳攷高麗東南有伊川郡屬江原道爲臨津江所發源水口城或在其地七重城今積城縣在京畿道漢城北見東藩紀要取百濟地所置九州尙州今

尙州府隸慶尙道良州未詳康州今康津縣隸全羅道熊州
卽唐熊津道今曰公州全州今全州府隸全羅道武州今光
州亦隸全羅漢州今廣州隸京畿道朔州今朔寧縣隸京畿
道溟州今興海縣隸全羅道此傳末原附張保皐鄭年二人
逸事并爲之贊初閱頗可喜迨細核之知其採自小說全不
足據蓋所敘述於事理多相違戾今亦不錄

日本古倭奴國也直新羅東南居海中島國無城郭聯木爲柵
以草茨屋左右小島五十餘皆自名國而臣附之王姓阿每氏
自言初祖號天御中主傳三十二世皆以尊爲號自神武立更
號天皇徙治大和州次綏靖次安寧次懿德次孝昭次天安次
孝靈次孝元次開化次崇神次垂仁次景行次成務次仲哀仲

哀死以開化曾孫女神功爲主次應仁次仁德次履中次反正
次允恭次安康次雄略次清寧次顯宗次仁賢次武烈次繼體
次安閑次宣化次欽明欽明之十一年直梁承聖元年次海達
次用明直隋開皇末始與中國通次崇峻死欽明孫女推古立
次舒明次皇極太宗貞觀五年遣使入朝永徽初其王孝德立
來獻虎魄馬瑙死子天豐財立死子天智立明年使者與蝦夷
人偕朝蝦夷亦居海島中其使鬚長四尺許珥箭于首使人載
弧數十步外無不中天智後次天武次總持咸亨元年遣使賀
平高麗後稍習華音惡倭名更號日本以爲近日出云其國南
西盡海東北限大山其外卽毛人云長安元年王文武立遣使
粟田貢方物死子阿用立死子聖武立開元初粟田復朝請從

諸儒授經詔助教趙元默爲之師粟田悉賞物貿書以歸其副
朝臣仲滿慕華不肯去易姓名仲衡仕於中國久乃還自後朝
貢不絕聖武死女孝明立孝明後次大炊次聖武女高野姬貞
元末其王桓武次樂諾次嵯峨次淳和次仁明直開成四年次
文德次清和次陽成次光孝直光啟元年其東海嶼中又有邪
古波邪多尼三小王北距新羅西北百濟西南直越州

日本前史作倭人或稱倭國其國全境實處高麗新羅東北
直新羅東南者僅薩摩州一隅耳筑紫山名在西海道筑前
筑後二郡境倭人古時蓋居於此日本史神武天皇始建都
於大和之橿原因號大和倭卽和之轉音大和州今屬東海
道蝦夷卽毛人因其種類鬚髮甚長有似蝦形故名日本全

土本蝦夷地自爲倭人攘逐漸徙而北傳云東北限大山外
卽毛人知唐時北陸道地尙爲所有厥後又遁至北海道今
日本已於該道設立墾拓使極力開荒將來毛人棲身無所
恐不能有孑遺矣邪古等三小王地無攷

流鬼去京師萬五千里直黑水靺鞨東北少海之北三面皆阻
海其北莫知所窮人依嶼散居多沮澤有魚鹽之利地早寒多
霜雪以皮爲裘貞觀十五年其王遣子更三譯來朝龍朔初有
儋羅者遣使來朝居新羅武州南島上俗樸陋衣豕皮夏居草
屋冬則窟室地生五穀耕不用牛以鐵齒耙土初附百濟麟德
中來朝後附新羅開元十一年又有達末婁達姤二部來朝貢
達末婁自言北扶餘之裔高麗滅其國遺人渡那河因居之或

曰他漏河東北流入黑水達姤室韋種也在那河陰凍末河東西接黃頭室韋東北距達末婁

流鬼不見諸史以傳中所述地形核之必在俄屬岡札加境無疑少海即庫頁島西北鄂克斯科海岡札加地卻三面阻海北近冰洋人跡不到故莫知所窮儋羅北史作耽牟羅元史作耽羅今朝鮮南界海中濟州島也達末婁即魏書豆莫婁一作大莫盧那河今稱嫩江發源內興安嶺南流經墨爾根城齊齊哈爾城東南入黑龍江他漏河即淘爾河在那河西南牽合爲一誤甚蓋達末婁本居黑龍江東部呼蘭廳境自爲高麗所滅遺民逃遁渡黑龍江及那河而居於布特哈城之西境達姤即魏書地豆干其部亦在嫩江之西達末婁西南凍末河古名深末怛河魏書室韋傳有深末怛室韋部此即今諾敏河上源慶吉勒綽爾河也深末怛室韋當即黃頭室韋以是攷之達姤所部蓋居諾敏河南

蕭山郝九齡
餘杭章箴同校

仁和丁謙益甫氏學

南詔或曰鶴拓曰龍尾曰苴咩曰陽劍本哀牢夷後烏蠻別種也夷語以王爲詔其先渠率有六號六詔曰蒙嶲詔越析詔浪穹詔邆賧詔施浪詔蒙舍詔勢埒不能相統蜀諸葛亮討定之蒙舍詔在諸部南故稱南詔居永昌姚州間鐵橋之南東距爨東南屬交趾西摩伽陀西北與吐蕃接南女王西南驃北抵益州東北際巫黔王都羊苴咩城別都曰善闡府有清平官決國事猶宰相外有酋望等名有六節度使曰弄棟永昌銀生劍川柘東麗水有二都督府會川通海有十睑夷語睑如州曰雲南睑白崖睑亦曰勃弄睑品澹睑邆川睑蒙舍睑大釐睑苴咩睑亦曰蹋睑蒙秦睑矣和睑趙川睑祁鮮山之西多瘴歊地平冬草不枯自曲靖州至滇池人水耕食蠶以柘蠶生二旬而繭織錦縑精緻大和祁鮮以西人不蠶剖波羅樹實肰若絮紐縷而幅之多鹽井王姓蒙氏父子以名相屬自舍龙以來有譜次可攷五傳至皮邏閤開元末逐河蠻取大和城又襲大釐城守之因城龍口夷語山坡陀爲和故曰大和以處弟閤羅鳳詔賜皮邏閤名歸義當是時五詔微歸義獨强乃以厚利啖劍南節度王昱求合六詔爲一制曰可歸義已并羣蠻遂破吐蕃寖驕大入朝以破洱蠻功册封雲南王因徙治大和城七載歸義死閤羅鳳襲王後爲雲南太守張虔陀以事激變乃反攻虔陀殺之劍南節度鮮于仲通征之至白崖大敗引還閤羅鳳遂臣吐蕃

時楊國忠當國調兵十萬使李宓往討敗於大和會安祿山反虜因取嶲州據清溪關破越析降尋傳蠻及驃國大歷十四年閤羅鳳死孫異牟尋嗣其人有智數善撫眾悉軍二十萬入寇與吐蕃并力一趨茂州踰文川擾灌口一趨扶文掠方堆白塢一侵黎雅叩邛郲關德宗發禁衛及幽州軍與山南軍合大敗其眾異牟尋懼更徙羊苴咩城時吐蕃責賦重數悉奪其險立營索兵助防南詔苦之會劍南節度韋皐有威惠知其情遣諜遺吐蕃書以疑之後五年異牟尋乃遣使趨成都表降意皐令其屬崔佐時至羊苴咩城說之遂盟於點蒼山初吐蕃與回鶻戰敗徵兵南詔南詔以五千人行即自將數萬踵其後大破吐蕃於神川遂斷鐵橋溺死萬計明年册異牟尋南詔王復攻吐蕃取昆明城又破施蠻順蠻置白崖城因定磨些蠻隸昆山西爨故地破茫蠻掠弄棟蠻漢裳蠻以實雲南東北施蠻者在鐵橋西北順蠻本與施蠻雜居劍其諸川後徙鐵橋在劍睑西北四百里磨些二蠻與施順蠻俱烏蠻種居鐵橋大婆小婆三探覽昆池等川茫蠻在永昌南有六七種樓居無城郭弄棟白蠻種本居弄棟縣地後以事北走散居磨些江側漢裳蠻本漢人在鐵橋十五年異牟尋謀擊吐蕃韋皐策吐蕃未敢動勸緩皐兵嗣吐蕃進兵屯昆明將以十月圍嶲州韋皐南詔嚴備之虜無功還十七年皐與南詔襲吐蕃悉攝城大破之悉攝虜險要也後吐蕃攻鹽州破麟州詔皐深入分賊勢皐督諸將分出時回鶻太原等軍獵其北劍南等兵震其東鳳翔軍當其西蜀與

南詔深入克城七焚堡百五十斬獲萬計圍昆明維州不能下乃班師吐蕃因屯昆明神川納川以守元和三年異牟尋死子尋閤勸立至大和三年節度使杜元穎治無狀部障弛沓南詔率衆入邛戎嶲三州掠成都明年上表謝自後屢有蠢動會節度李福李師望竇滂等挑釁南詔咸通十年詔王酋龍以衆五萬侵嶲州攻清溪關陷嘉州入邛郲關圍雅州遂擊邛州進攻成都城中堅守屢毀其攻具會救至敗其衆始解圍走十四年復寇蜀擠大渡河陷黎州遂攻雅州入邛郲關成都閉城三日乃去詔高駢領西川節度駢至不淹月閱精騎五千逐蠻至大渡河收邛郲關復取黎州戍望星清溪等關南詔懼遣使結好駢使人往定盟而還駢結吐蕃築戎州馬湖沐源川三城列屯

拒險料壯卒爲平夷軍南詔奪氣後蠻益衰會中國亂不復通

南詔爲六詔之一本名蒙嶲詔因盡并五詔日漸强大與中國多交涉故其名獨著稱南詔者以故地在五詔之南也哀牢山名在今永昌府東北哀牢夷後漢書有傳越析詔居越析州惟州名地理志未載此部又稱磨些詔今劍州西南有彌沙井當卽其地浪穹詔在今浪穹州地邆賧詔在今鄧川州地施浪詔居石和城今麗江府西北有十和山卽其地蒙舍詔以蒙舍山得名在大理府東南南詔本部當在蒙化廳境所都羊苴咩城據地理志注在姚州西三百里又云雲南城西八十里至白崖城又百廿里至羊苴咩而元史地理志則言南詔徙治羊苴咩城地近龍尾鶴拓今鶴慶路萬戶府是也按白崖站蒙舍山均在今蒙化廳西則羊苴咩城當在大耳山相近地無疑元地理志云云殊爲未確善闡卽今雲南省城六節度二都督十州均南詔盛時所置弄棟唐縣今姚州地永昌今爲府銀生甸地在騰越州西屬緬甸境劍川見上柘東據賈耽記距安寧城八十里安寧今州柘東城當居其東南昆明州境麗水今麗江府會川地理志注在嶲州南今會理州通海今澂江府屬縣雲南白崖邆川蒙舍苴咩均見上品濟未詳大釐卽大理蒙秦矣和亦未詳趙川今趙州祁鮮山俟攷大和城據賈耽記東距蒙舍城九十里西距羊苴咩城二十五里當在今大理府南稍西茂州屬四川文川今汶川縣在茂州西南灌口今灌縣在汶川東南扶文唐扶州在今松潘廳東北文今文縣屬甘肅方堆白

垻未詳黎雅唐黎州在今清溪縣東雅今雅州府邛郲山名今曰大相嶺關地在滎經縣西點蒼山在大理西南神川當在維西廳境鐵橋在劍川州西北四百里當建於維西廳南瀾滄江上施順磨些弄棟諸蠻均居瀾滄江左右近鐵橋處惟茫蠻在永昌府南唐鹽州在靈州東唐麟州在河套內東北唐昆明縣屬嶲州在今寧遠西南維州在四川雜谷廳西邛州在雅州東北唐戎州治南溪今瀘州西南溪縣唐嶲州今寧遠府成都今四川省城清溪關當在清溪縣南大渡河在雅州南新津縣在成都西南望星關無攷馬湖在雷波廳北沐源地理志注嘉州有沐源鎮在今犍爲縣西南沐川河發源處

環王本林邑也一曰占不勞亦曰占婆直交州南海行三千里東西三百里嶺南北千里西距眞臘霧溫山南抵奔浪陀州其南大浦有五銅柱山形若倚蓋西重巖東濱海又有西屠夷蓋馬援南征留而不去者隋末孽衍至三百戶號馬留人與林邑分居南境其地冬溫多霧雨稻歲再熟王所居曰占城隋仁壽中遣劉芳伐之其王范梵志走以地爲三郡梵志集遺衆別建國邑武德中獻方物貞觀時與婆利羅刹二國俱貢十九年王爲人弒立其壻復廢更立王女亦不能定其國大臣迎立其姑子卽以王女妻之永徽至天寶三來獻至德後更號環王元和初不朝安南都護討破之婆利者直環王東南自交州汎海歷赤土丹丹諸國乃至地爲大洲袤長數千里多火珠大者如雞卵日中藉以艾能出火有古貝草也緝其花爲布粗曰貝精曰氎俗以夜爲市王姓刹利世居位其東卽羅刹也與婆利同俗貞觀二年入貢九年有甘棠國使者來朝國在海南十二年僧高武令迦乍鳩密四國同朝貢僧高直水眞臘西北其後鳩密與富那又來貢僧高等國永徽後爲眞臘所并

環王卽林邑部地已詳南史攷證占不勞占婆均當作瞻波爾波爾城也猶言瞻部洲中之城按釋辨機大唐西域記言瞻波國城北背殑伽河昔有天女來游殑伽河感靈生四子分瞻部洲中各擅區宇此則一子之國瞻部都城之始也據此知同名瞻波之國有四今尚可攷一在中印度卽佛國記及西域記所載二卽林邑三卽訶陵訶陵稱社婆闍婆亦卽

瞻波轉音四卽驃國以驃自號突羅朱閣婆也霧溫山賈耽記作霧溫嶺在驩州西南三日行卽越南西老過東南行之大山奔浪陀州當從賈耽作奔陀浪洲在環王國東海中占不勞山南四日半行蓋卽宋史之賓陀羅明史之賓童龍在越南平順省東中外地圖作倍達龍海角西屠夷在林邑南二百里見南史本傳攷證馬留爲南洋黑人種族之名或作馬來或作巫來由皆譯音之轉今云馬援所留實望文生義之談不足爲據婆利羅刹均在今婆羅洲惟一居西一居東婆羅者蓋合二國以爲名也赤土丹丹詳北南二史甘棠國無攷僧高等四國及富那國均當在柬埔寨境

盤盤在南海曲北距環王限少海與狼牙脩接自交州海行四十日乃至民瀕水居比木爲柵石爲矢鏃貞觀中再使來朝其東南有哥羅一曰箇羅亦曰哥羅富沙羅國東南有拘蔞密海行一月至南距婆利東距不述西北距文單

盤盤南史作槃槃南海曲少海均指今暹羅灣以傳中方位核之所部當在馬來半島北梅格龍及古夷地狼牙脩見南史地在盤盤南當在斜仔六坤境哥羅賈耽記作箇羅言自訶陵西出海峽三日至葛葛僧祇其北岸則箇羅國海峽卽麻六甲與蘇門答剌中間海道詳此形勢知哥羅部地當在麻六甲西北吉德沙剌我境拘蔞密海卽婆羅洲北面之海不述當卽納土納島文單爲眞臘別稱

扶南在日南南七千里地卑溼與環王同俗不爲寇盜田一種

三穫出剛金狀如石英生水底可刻玉扣以殺角乃碎治特牧城爲眞臘所奪乃南徙那弗那城武德貞觀間再朝獻與參半國接

扶南見前史本南洋大國自隋時眞臘與盛北境諸地均爲所并至唐初僅餘南界一小區那弗那城當在今暹羅國都左右參半見隋書眞臘傳亦當在暹羅境

眞臘一名吉蔑本扶南屬國東距車渠西屬驃南濱海北與道明接東北接驩州其王伊金那侵扶南有其地世與參半驃通好與環王乾陀洹數相攻自武德至聖歷凡四來朝神龍後分爲二北半多山號陸眞臘南半際海號水眞臘水眞臘王居婆羅提拔城陸眞臘或曰文單曰婆鏤開元天寶時其王來朝大

歷中副王及妻同來朝元和間水眞臘亦入貢文單西北屬國曾遣使朝道明亦其所屬

眞臘始見隋書本小部自侵并扶南遂成大國水眞臘卽今法屬西貢地陸眞臘卽柬埔寨地車渠當在越南平順省境道明當在老撾東南境乾陀洹卽下傳陀洹

訶陵亦曰社婆曰闍婆在南海中東距婆利西墮婆登南瀕海北眞臘以木爲城王居闍婆城其祖吉延東遷婆露伽斯城旁小國二十八皆臣服貞觀中與墮和羅墮婆登遣使入貢上元間國以女子爲王威令整肅道不拾遺大歷中使者三至元和後亦常入貢墮和羅亦曰獨和羅南距盤盤北迦邏舍弗西屬海東眞臘自廣州行五月乃至有二屬國曰曇陵曰陀洹曇陵在海洲中陀洹亦曰耨陀洹在環王南海中與墮和羅接王姓察失利地無蠶桑有稻麥麻豆俗喜樓居謂之干欄貞觀時並來朝墮婆登在環王南二月行東訶陵西迷黎車北屬海俗與訶陵同

訶陵亦瞻波四國之一在噶留巴島中賈耽記云自軍突弄山南海行五日至海峽又東行四五日至訶陵南海中洲之最大者軍突弄山在奔陀浪洲南二日行中外圖作康道耳瀛寰志略所謂崑崙島也據此訶陵在噶留巴固無疑義惟所居闍婆及婆露伽斯二城在島內何處已難確指墮和羅南距盤盤東距眞臘測其地望當在今英屬緬甸東南達歪埠地墮婆登居訶陵西當在今三佛齊境曇陵蓋暹羅南小

島陀洹隋書作陁桓卽上眞臘傳乾陀洹地當在墮和羅附近迷黎車當在蘇門答剌境

投和在眞臘南廣州西南王姓投和羅貞觀中以金函表獻方物

投和卽上墮和羅宋氏不解譯音通轉故致複出

瞻博或曰瞻婆北距兢伽河地多野象羣行顯慶中與婆岸干支弗舍跋若磨臘四國並遣使入朝干支弗在西南海中亦曰半支跋唐言五山也本南天竺屬國北距多摩莨又有哥羅舍分脩羅分甘畢三國貢方物甘畢在南海上東距環王哥羅舍分者在南海南東墮和羅脩羅分在海北東距眞臘風俗相似多摩莨東距婆鳳西多隆南千支弗北訶陵

瞻博瞻婆皆瞻波轉音此即瞻波四國之一在中印度者攷詳環王傳後此國當入西域傳不當入南蠻傳蓋以不明地理致誤國地在恒河南恭攷即孟加拉部科爾岡城圖作息克里戈利干支弗本南天竺屬似係印度洋中島國多摩萇在其北亦是一島惟多摩萇北安得復有訶陵當是傳訛哥羅舍分即訶陵傳之迦邏舍弗處憺和羅西當在緬甸朗宮埠東其餘諸國均無攷

室利佛逝一曰尸利佛誓過軍徒弄山二千里地東西千里南北四千里有城十四以二國分總西曰郎婆露斯咸亨至開元間數朝貢後又遣子來朝

室利佛逝賈耽記省稱佛逝言從軍突弄山五日行至海峽北岸爲羅越國南岸則佛逝國佛逝在海峽南則爲蘇門答剌無疑

名蔑東接眞陀桓西但游南屬海北波剌地有州三十龍朔初來貢

名蔑當在緬甸南稍東朗宮埠地眞陀桓即上乾陀洹但游在其西波剌即古剌今祕古省舊古剌國也

單單在振州西原作東誤南多羅磨西亦有州縣王姓剎利乾封總章時兩獻方物羅越者北距海西南哥谷羅商賈往來湊集俗與憺羅鉢底同歲乘船至廣州州必以聞

單單南北史均作丹丹即馬來半島中吉蘭丹國唐振州在今瓊南崖州境多羅磨末詳羅越據賈耽記在海峽北岸今麻六甲地當云南濱海不當云北距海哥谷羅賈耽記謂在箇羅西則當處羅越西北作西南亦誤憺羅鉢底見元柴西域記當在緬甸東南境

驃國古朱波也自號突羅朱闍婆在永昌南二千里東陸眞臘西接東天竺西南憺和羅南屬海北南詔地長三千里廣五千里東北袤長接羊苴咩城有屬國十八曰迦羅婆提曰摩禮烏特曰迦黎迦曰半地曰彌臣曰坤朗曰偈奴曰羅聿曰佛代曰渠論曰婆梨曰偈陀曰多歸曰摩曳餘即舍衛瞻婆闍婆也凡鎮城九部落二百九十八由彌臣至坤朗又有小崑崙部由坤朗至祿羽有大崑崙王國由崑崙小王所居半日行至磨地勃柵海行五月至佛代國有江支流三百六十土多異香北有市諸國估舶所湊越海即闍婆也十五日行踰二大山有國王名思利摩訶羅闍經多茸補邏川至闍婆八日行至婆賴迦盧國土熟植椰子檳榔仰不見日驃王姓困沒長青甓爲圍城周百六十里有十二門四隅作浮屠民皆居中鉛錫爲瓦明天文喜佛法俗惡殺有寺百地與波斯婆羅門接距西舍利城二十日行西舍利者中天竺也南詔以兵强地接常羈制之貞元中聞南詔歸唐有內附心異牟尋令驃國進樂人於是韋皋作南詔奉聖之樂

驃即緬甸觀自號突羅朱闍婆則亦瞻波四國之一無可疑者眞臘當在東南憺和羅當在南南詔則在東北十八屬國可攷者甚多偈陀當即摩揭陀與舍衛俱詳西域傳瞻婆即

前瞻博闍婆則訶陵也磨地勃柵爲其國出海口岸似卽今
仰光埠地西舍利佛國記作毗舍離大唐西域記作吠奢離
在英屬印度西北部摩蘇佛普爾城地餘均未詳
兩爨蠻自曲州靖州西南昆川曲軛晉寧喻獻安寧至龍和城
通謂之西爨白蠻自彌鹿升麻二川南至步頭謂之東爨烏蠻
西爨自謂安邑人七世祖晉南寧太守中國亂遂王蠻中梁元
帝時南寧州刺史徐文盛召詣荆州有爨瓚者據其地延袤二
千餘里既死子震翫分統其衆隋開皇中遣使朝貢太宗擊西
爨開青蛉弄棟爲縣又以其西地置五州隸郎州都督府白水
蠻地與青蛉弄棟接亦隸郎州後罷郎州隸戎州弄棟西有大
小勃弄二川蠻西與黃瓜葉榆西洱河接其衆完富與蜀埒時

爨歸王爲南寧都督居石城徙其範川元宗時以章仇兼瓊開
步頭路築安寧城西爨懼因作亂殺歸王詔蒙歸義討之諸蠻
離弱閤羅鳳遂以兵脅徙西爨戶二十餘萬於永昌城爨蠻西
有昆明蠻一曰昆彌以西洱河爲境卽葉榆河也武德中求內
屬自是歲與牂柯使偕來昆明東九百里卽牂柯國也開成初
內屬東距辰州二千四百里南千五百里卽交州土熟多雨稻
粱再熟無徭役戰乃屯聚武德三年以其地爲牂州擢其酋長
爲刺史開元末其酋趙國珍有方略授黔中都督護五溪十餘
年天下方亂其部獨寧西爨南有東謝蠻居黔西三百里南距
守宮獠西連夷子地方千里宜五穀爲畲田歲一易有謝氏世
爲酋長貞觀三年入朝東謝南有西趙蠻東距夷子西屬昆明
南西洱河也貞觀間內附其餘蠻獠部落衆多不可勝錄成都
西北二千餘里有附國其東部有嘉良夷地縱八百里橫四千
五百里居川谷疊石爲巢高十餘丈作狹戶自內通上地高涼
宜小麥嘉良有水廣三十步附國水廣五十步皆南流其南有
薄綠夷西接女國三濮者在雲南邊外千五百里曰文面濮赤
口濮黑僰濮西原蠻居廣容南邕桂西有甯氏相承爲豪所隸
有黃氏者後反叛討之累年不能克至大和中董昌齡爲經略
使始討平之
以上蠻夷各種其地多在滇東黔西蜀南及桂省西南界理
宜附入南詔傳後庶不失以大統小以類相從之義今附於
驃國傳後殊失位置曲州靖州地理志屬戎州都督今合爲

曲靖府昆川地理志昆州卽漢昆澤縣今爲嵩明州曲軛喻
獻均未詳晉寧今晉寧州安寧今安寧州龍和城當在龍川
江濱彌鹿川卽今彌勒河在彌勒縣東升麻川唐末置縣屬
南寧州見地理志羈縻州注其地當在路南州境步頭當在
安寧州南昆明州境晉南寧太守當作晉建寧太守近世出
土有晉建寧太守爨寶子碑可證寶子卽爨氏所稱七世祖
也後又有劉宋爨龍顏碑出陸涼州亦爨瓚之先代唐初所
開青蛉縣今大姚縣地弄棟縣今姚州地郎州爲南寧州改
名南寧治味縣攷水經注溫水逕昆澤縣南又逕味縣知漢
味縣在今宜良縣地南寧郎州亦當在此白水蠻當在姚州
西大小勃弄部又在其西黃瓜川俟攷疑在今賓川州地葉

榆河據水經注卽元江上游之白巖江西洱河卽今洱河在大理府東北石城共範川均當在南寧州境昆明唐縣屬嶲州卽今雲南縣地故其西以洱河爲境然謂西洱河卽葉榆河實非確論牂柯國卽漢牂柯郡地今爲貴州興義府見後漢書攷證辰州府今隸湖南交州爲越南西京河內府五溪在湖南武陵縣境東謝西趙二蠻地均未詳附國嘉良夷薄緣夷詳見北史三濮爲百濮中三種據近人調查騰越廳境尙有濮夷十餘種不祇三也西原蠻又別爲一種居今廣西境廣容指廣南府及容縣邕桂指南寧府及桂林府

蕭山郁九齡
餘杭章箴同校

新舊唐書西域傳地理攷證

古杭丁謙益甫氏學

泥婆羅直吐蕃之西樂陵川土多赤銅犛牛初王那陵提婆之父爲其叔所殺提婆出奔吐蕃納之遂臣吐蕃貞觀中遣使李義表到天竺道其國提婆大喜延使者觀阿耆婆弥池池廣數十丈水常溢沸水旱無耗溢投以物生烟釜其上少選可熟二十一年遣使獻波棱酢菜渾提慈永徽時又入貢

泥婆羅卽今廓爾喀一名泥泊爾明史作尼八剌西藏人稱爲畢棒子地分三部東界哲孟雄及孟加拉南界拜哈及烏德西界德列北界後藏長約二千里廣四五百里不等都城曰加得曼度一作卡曼度又名陽布又名巴勒布古白布國

也屬地在南者曰那力丹巴摩爾普爾哈利哈普爾在東者曰喀當札言普爾域丹支在西者曰馬谷得廓爾喀巴兒巴卡薩皆通商繁盛之區迤北峻峯層嶂緜亘數千里統謂之希瑪拉雅大雪山唐書首列此部當因助王元策有大功故然非史例而又不一及其事何也樂陵川卽今阿爾倫河一名帕里河發源後藏東南合蓬楚河聶拉木河南流入廓爾喀境經喀當森羅二城再南入東印度境會於恒河觀此知唐時吐蕃泥婆羅交界處與近世藏廓交界畧同唐會要波棱菜類紅藍花實似蒺藜酢菜狀如苣其葉濶味雖少苦久食益人渾提慈狀如慈而白辛臭此三物入中國之始

党項漢西羌別種魏晉以後微甚周滅宕昌鄧至而党項始强其地古析支也東距松州西葉護南春桑等羌北吐谷渾處山谷崎嶇約三千里以姓別爲部一姓又爲小部落大者萬騎小數千不能相統貞觀三年其酋細封步賴降以其地爲軌州卽授刺史後諸酋長悉內屬以其地爲嵯奉巖遣四州有拓拔赤辭助吐谷渾屯狼道抗王師廓州刺史久且洛生招之不從襲破之始降以其地爲懿嵯麟可三十二州以松州爲都督府擢赤辭西戎州都督賜姓李遂職貢不絕於是自河首積石山而東皆爲中國地後吐蕃寖盛拓拔畏逼請內徙地乃入吐蕃

党項羌始見隋書周滅宕昌鄧至置宕鄧二州宕州在今階州西鄧州在今文縣西自此內地羌族均遷聚於四川西北邊外故党項始强松州今松潘廳春桑未詳今大金川北有

松岡土司或卽其地

東女亦曰蘇伐剌拏瞿呾羅羌別種也西海亦有女國故以東別之東與吐蕃党項茂州接西屬三波訶北距于闐東南屬雅州羅女蠻白狼夷東西行盡九日南北行盡二十日有八十城以女爲君居康延川巖險四繚有弱水南流縫革爲船戶四萬勝兵萬人武德後常來朝後附吐蕃

東女卽隋書女國其都城今曰被勒摩地圖作坡里布希特在印度德列部北境大雪山間時屬地東至茂州雅州北至于闐是今西藏所轄各番族皆其種類漢書言戎盧渠勒于闐其南皆與婼羌相接者此也惟地處荒僻人跡罕至所載疆域道路均不足憑康延川卽冷庚伽河爲安治土河右源

高昌直京師西四千里橫八百里縱五百里凡二十一城王都交河城漢車師前王庭也田地城戊己校尉所治也勝兵萬人土沃禾麥皆再熟有草名白疊擷花可織爲布其王麴伯雅隋時嘗和親死子文泰立貞觀四年來朝後通西突厥掠貢獻又與西突厥破焉耆三城十四年命侯君集等發軍討罪披其地州縣之號西昌州嗣改西州

高昌今吐魯番交河城在其西均詳漢書攷證戊己校尉治

高昌壁爲今喀喇和卓地

吐谷渾隋末其王慕容伏允寇邊郡縣不能禦太宗初屢侵掠貞觀九年詔李靖侯君集率六總管討之破賊庫山伏允西走靖分軍爲二自與李大亮薛萬均趨北路出其右君集與任城

王道宗趨南路出其左靖率諸將戰曼都山牛心堆赤水源赤海皆破之次且末之西伏允走圖倫磧將託于闐會追及又破之伏允遂自殺君集登漢哭山戰烏海多斬獲行空荒二千里閱月次星宿川達柏海上望積石山觀河源兩軍遇會於大非川破遷眞谷餘衆盡降高宗時爲吐蕃所侵王師討之敗於大非川國地盡陷其酋內徙涼州又徙靈州帝爲置安樂州後復爲吐蕃所取吐谷渾自晉永嘉時有國至龍朔五年亡凡三百五十年

吐谷渾在今青海等處詳見魏書庫山在青海東北和碩特東上旂境青海境雖曠遼要路祇二一西北行經青海湖布喀河至沙爾泊再西順烏蘭烏蘇河至達布遜泊再西北經噶斯口迤邐至羅布泊此由西盛赴新疆之道一西南行自西盛邊外二百餘里過雅瑪圖河南行經都勒泊折西至札陵泊再西即河源此由西盛赴西藏之道李靖分軍爲二即遵此二道行曼都山在和碩特南右後旂境牛心堆見水經注在今丹噶爾廳西南赤水源即烏蘭烏蘇河發源處烏蘭紅也烏蘇水也赤海即達布遜泊此泊爲紅水河所歸故曰赤海且末故城在羅布泊西圖倫磧當在羅布泊南車爾成河濱蓋沿河有路可通和闐也漢哭山未詳烏海即都勒泊柏海即星宿川東之札陵湖札白也陵長也柏即札之轉音大非川唐地理志在鄯州西三百餘里則爲今雅瑪圖河無疑蓋此川爲鄯州入吐蕃必經之道故高宗時征吐蕃軍敗

於此前人攷是傳地名誤者甚多皆不明青海路徑故耳

焉耆國直京師西七千里而贏橫六百里縱四百里東高昌西龜茲南尉犁北烏孫逗渠溉田土宜黍蒲陶有魚鹽利俗祝髮氊衣戶四千勝兵二千常役屬西突厥貞觀六年其王始遣使來朝自隋亂磧路閉故西域朝貢皆道高昌至是請開大磧道便行人帝許之高昌怒侵之十二年處月處蜜與高昌攻陷其五城侯君集討高昌引兵佐唐高昌破歸所俘及城後叛附西突厥命安西都護郭孝恪出銀山道討之初焉耆都城四面有水恃不爲虞孝恪倍道絕水破其城自後迄天寶常朝貢

焉耆西域記作阿耆尼在今喀喇沙爾東南尉犁見漢書惟高昌當在東北尉犁當在西南烏孫當在西北逗渠溉田蓋

引開都河水以灌農田至今猶然開磧道者開博斯騰泊西南沿塔里木河經且末鄯善至陽關路也處月處蜜見本書沙陀傳其部地在今巴里坤烏魯木齊迤北一帶銀山在焉耆東四百里今庫穆什台地台在庫穆什山中庫穆什回語銀也唐時安西都護駐高昌之交河城進兵焉耆必經此山也所都周三十里即漢書貨渠城四面有水舊書甚確新書增四面大山句謬矣

龜茲一曰邱茲一曰屈茲京師西五千五百里自焉耆西南步二百里度小山經大河二又七百里乃至橫千里縱六百里土宜麻麥秔稻蒲陶出黃金王姓白氏居伊羅盧城北倚阿羯田山亦曰白山常有火唐初常朝貢後臣西突厥王師伐焉耆龜

茲遣兵援助貞觀二十一年詔阿史那社爾等五將軍討之去王城三百里大破其衆王棄城走窮追六百里王保撥換城圍月餘執以歸其相走西突厥以其兵來戰又連破擒之前後破大城五西域震懼乃移安西都護府於其國統于闐碎葉疏勒號四鎮儀鳳時吐蕃攻焉耆以西四鎮皆沒長壽元年武威道總管王孝傑破吐蕃復四鎮地仍置都護於龜茲以重兵鎮守焉自龜茲西六百餘里踰小沙磧有跋祿迦小國也一曰亟墨即漢姑墨國橫六百里縱三百里西北三百里度石磧至淩山葱嶺北原也春夏山谷積雪西北五百里至素葉水城城西四百里至千泉地嬴二百里南雪山三垂平陸多泉池故名西百餘里至咀邏私城南十餘里有小城戶三百皆華人爲突厥所掠者西二百餘里至白水城原闊鬱腴南五十里有笯赤建國廣千里地沃宜稼多蒲陶又二百里即石國後半條本西域記

龜茲即今庫車度小山者庫爾勒城東庫魯特山口也經大河二一苦水河一東川河今驛道自喀喇沙爾至庫車九百五十里與唐時不甚相遠伊羅盧城當即漢延城阿羯田山隋書作阿羯山今稱額什克巴什山即白山也此蓋古之火山故常有火今久熄矣撥換城唐地理志一曰威戎城又曰姑墨州在今拜城縣西境碎葉即下素葉水城傳後附錄語均本釋辨機大唐西域記跋祿迦亦即拜城西地踰小沙磧者自庫車至赫色勒台中有沙漠數十里也淩山即今木素爾嶺在拜城西北素葉水城在特穆爾圖泊西西域記言淩

山西北四百餘里至大清池即特穆爾圖泊又五百里至素葉水城今脫去山行四百餘里至大清池語則里數不合千泉地難確指以西距咀邏私城百四十里計之當在今庫穆阿拉克地惟自素葉至千泉斷不止四百里以經度測算相距約五度零並以路綫曲折當作千四百里庶幾近之咀邏私城即西使記塔拉寺以城建塔拉斯河上故名今俄人稱奧別阿塔城其南孤城無攷白水城今曰曼肯特城城濱阿克蘇河阿克蘇譯言白水也笯赤建即西使記賽藍西游記塞藍中亞游記沙拉堪地圖作沙喇普哈那石國見漢書大唐西域記作赭時國即晉書者舌之轉音今爲塔什干城塔什者石也干者堡寨之稱猶言石城

疏勒一曰佉沙距京九千三百里多沙磧少壤土俗尚詭詐王姓裴氏自號阿摩支居迦師城勝兵二千人貞觀後時朝貢朱俱波亦名朱俱槃漢子合國也并有西夜蒲犁依耐得若四種地直于闐西千里西距喝盤陀北九百里屬疏勒南三千里女國也勝兵二千人喝盤陀或曰漢陀曰渴館檀曰渴羅陀由疏勒西南入劍末谷不忍嶺六百里至其國直朱俱波西南距懸山北抵疏勒西護密西北判汗治葱嶺中都城負徙多河勝兵千人其王本疏勒人世相承西南即頭痛山葱嶺號稱疑極山環其國開元中破平其國置葱嶺守捉安西極邊戍也

疏勒見漢書魏書及魏書均作渠沙西域記作佉沙自後漢班超擊降莎車後其地爲疏勒所并因移都之故魏書言渠

沙居故莎車城也渠與疏沙與莎皆同音蓋合二國以爲名耳子合西夜蒲犁依耐得若均見兩漢書惟蒲犁依耐唐時爲喝盤陀地並未并入子合語誤喝盤陀魏書作渴盤陀在今葉爾羌西南塔什庫爾干城地城負徙多河指阿克敦巴什河爲葉爾羌河北源之一葉爾羌河古名徙多河本書作徙多誤劍末谷今英吉沙爾城西稍南阿格塔拉山峽不忍嶺今池吉里克山口唐地理志附錄劍末谷下尚有青山嶺青山嶺即喀斯喀蘇山口青嶺即托喇特山口懸山指喀喇庫穆穆山葱嶺正脊也護密判汗見後頭痛山即魏書鉢和國南大雪山乃印度喜瑪拉雅山之北友雪積不化望之頭痛故云

于闐或曰瞿薩旦那亦曰渙那曰屈丹北狄曰于遁諸胡曰瞿旦距京師九千七百里并有漢戎盧杆彌渠勒皮山四國地其居曰西山城勝兵四千人王常入朝上元時擊吐蕃有功至德初以兵入衛國東三百里有建德力河河之東有汗彌居建德力城亦曰拘彌即盛彌故城也又東七百里有精絕國

于闐見漢書今和闐州此國異譯甚多除此所列外如擴端鄂端鞠端五端兀丹忽炭阿端等皆因譯者土音不同文遂變易非其國本有諸名也建德力河即西域記媲摩川今克里雅河建德力城即西域記媲摩城今克里雅城惟其城實在河西奘師所記甚明此作東誤汗彌精絕云云蓋採賈耽語所增不知汗彌即杆彌并入于闐明載上文何得復書精絕在今車爾成莊地雖漢國亦久亡奘師經此且誤稱爲覩

貨羅故國荒廢可知矣

天竺國漢身毒也或曰摩伽陀曰婆羅門去京師九千六百里去都護治二千八百里居葱嶺南帽員三萬里分東西南北中五天竺皆城邑數百南天竺瀕海出師子豹獾橐它犀象火齊琅玕石蜜黑鹽北天竺距雪山圍抱如壁南有谷通爲國門東天竺際海與扶南林邑接西天竺與罽賓波斯接中天竺在四天竺之會都茶鏄和羅城濱迦毗黎河有別城數百皆置長別國數十皆置王曰舍衛曰迦沒路曰迦尸皆是迦尸或曰波羅奈亦曰波羅那斯中天竺王姓乞利唾氏亦曰剎利世有其國不篡殺土溽熱稻歲四熟禾之長者沒橐它以貝齒爲貨有金剛旃檀鬱金與大秦扶南交趾相貿易無簿籍耕王地者乃輸

稅以舐舌摩踵爲致敬家有樂倡伎死者燔灰無喪紀謀反者幽殺之小辠贖錢不孝斷手足劓耳鼻徙於邊有文字善步曆學悉曇章妄曰梵天法書貝多葉以紀事尚浮屠法不殺生飲酒國中處處指曰佛故迹也信盟誓傳禁咒能致龍起雲雨武德中王尸羅逸多征四竺皆臣之會唐浮屠元奘至其國王迎拜詔書遣使者隨入朝貞觀二十二年遣王元策使其國會王死國亂其臣阿羅那順自立發兵拒元策剽諸國貢物元策走吐蕃發其兵千二百人并泥婆羅七千騎並諸國兵二萬分部進至茶鏄和羅城戰三日大破之那順棄城走合衆復陳副使蔣師仁破擒之餘衆阻乾陀衛江又擊之大潰盡降其城五百八十其後五天竺皆來朝

天竺卽今印度摩伽陀見下婆羅門乃祭師爲其國上等人之稱均非印度總名北天竺今克什米爾地雪山卽希瑪拉雅山在其國東北南之國門今稱皮爾潛札里山口東天竺今孟加拉部地西天竺今孟買信度古直拉德等地南天竺今麻打拉薩部地舍衛釋迦佛生處佛國記作迦維羅衛西域記作賓羅伐悉底在今西北部巴來支城七十里迦沒路卽史國傳迦摩縷波今孟加拉阿薩密部西境加爾拉斯城地迦尸西域記作婆羅痆斯今爲西北部班那勒斯城茶鏄和羅乃中天竺都西域記作羯若鞠闍又名曲女城在英屬西北部科尼普爾一作康普爾又作孔坡西北百四十里迦毗黎河卽乾陀衛江一名殑伽河爲恒河五源之一剎利西域記作剎帝利卽印度史拉奇普德那爲武士通稱凡王及百官兵士皆此類人所爲故品次婆羅門非王姓也又印度史言喪葬音樂及婆蘭門人卽婆羅門天文律法文字多可與本書相參四裔年表載武德四年普路門爲印度王卽尸羅逸多西域記作尸羅阿迭多又稱戒日王印度史載中華入印之唐僧曾紀法拉皮王在位時國政民事是尸羅逸多乃法拉皮朝之一王年表又紀此王於貞觀二十二年溺死恒河與本傳王死國亂時事並合唐時用兵印度惟此及小勃律二役而此尤奇捷出於意外摩揭陀一曰摩伽陀本中天竺屬國王居拘闍揭羅布羅城或曰俱蘇摩補羅曰波吒釐子城北瀕殑伽河貞觀二十一年始通貢獻傳熬糖法那揭者亦屬國也貞觀二十年貢方物烏茶

一曰烏伏那亦曰烏萇直天竺南地廣五千里東距勃律六百里西距罽賓四百里有五城王居衛嚫羅利城一曰瞢揭釐城東北有達麗羅川卽烏萇舊地貞觀十六年遣使貢獻章求拔國或曰章揭拔本西羌種居悉立西南四山中後徙山西與東天竺接地袤八九百里勝兵二千人無城郭好鈔暴商旅患之貞觀二十年因悉立遣使入朝元策討中天竺發兵來赴有功由是職貢不絕悉立當吐蕃西南戶五萬城邑多旁澗谿常羈屬吐蕃

此條雜記印度諸小國曾通中國者摩揭陀既屬中天竺可知非印度別名在今乾吉思河南跨桑河兩岸地所都拘闍揭羅布羅佛國記作巴連弗今爲孟加拉部巴德那城那揭

佛國記作那竭云在弗樓沙西當作西北十六由延今白沙威西北山內拉喀爾城是烏萇據元奘所記爲東印度地在今孟加拉部庫台克東北一百七十里與烏萇各自爲國茲合爲一誤甚烏伏那自是烏仗那之訛伽藍記作烏場直天竺南句意不明方位不合直當作在南當作北地在今阿富汗加非利斯坦境內故大勃律在其東罽賓在其西南所都曹揭釐今曰曹哥拉城地圖作班底達麗羅川當即班底東北印度河西魯爾格河乃烏萇故都地也章求拔當是英屬大吉嶺地舊哲孟雄部故與東天竺接悉立在吐蕃西南即今布魯克巴國城邑多旁澗谿與濛賓志所稱土田肥沃河湖交貫相合

罽賓隋漕國也居葱嶺南距京師萬二千里而贏南距舍衛三千里王居修鮮城常役屬大月氏人皆乘象土宜秔稻俗信佛法隋煬帝引致西域三十餘國惟罽賓不至唐武德貞觀間三致貢獻太宗並遣使賜其國顯慶三年訪其國俗云王始祖馨孽至今曷擿支父子傳位已十二代因以其國爲修鮮都督府授其王爲都督自後常朝貢天寶四載冊其世子勃匐準襲罽賓及烏萇王

唐之罽賓即元奘西域記傑迦國記云東據毗播奢河西臨信度河城指所都拉烏爾城西南十四五里有奢羯羅故城其舊都也即漢循鮮城惟本書地理志注脩鮮都督府以罽賓過紇城置過紇爲拉烏轉音則已非漢時遺址矣舍衛國爲如來生時說法處故特記之然實在東南此國自東漢爲貴霜王所滅後遂屬月氏此云始祖馨孽至貞觀時歷十二世約計四百年是漕之開國當在晉初隋書言漕姓昭武康國王宗族蓋由月氏分封其地者冊立國王兼烏萇名號知當時烏萇屬於罽賓也

罽賓漕國箇失蜜分合沿革攷

自塞王南君罽賓漢書稱爲大國以其時兼轄本齋及克什米爾全地故也見漢書攷證後漢書載大月氏貴霜王滅罽賓三國至晉遂不見於史魏書有罽賓傳所敘疆域謂居四山之中東西八百里南北三百里則僅有克什米爾一部而已隋書漕國傳云即漢罽賓王姓昭武康國王宗族其所據地即

漢罽賓南部本齋省也至唐漕仍改稱罽賓見上本傳而別有箇失蜜傳即克什米爾自來讀史者多迷誤眩瞀不能詳其端緒余以西史參證之其情事始得昭析攷四裔年表言紀元前二百六年即漢高帝元年米納人在巴特里東境與印度接壤處爲王米納人指塞王巴特里即漢書大夏巴特里東與印度接壤處正謂本齋地也又言一百八十八年惠帝七年地米特即上米納屬巴特里王而印度史亦言一百八十一年高后七年至一百六十一間文帝後二年拔德利安王即巴特里發兵入本齋省並至窩特即烏德沁特即信地古杞即開治等處據此則塞王之南君罽賓不過歷二十餘年即轉臣於大夏是漢書所紀之罽賓已爲大夏屬部非塞王開創之舊境矣此一事實可補中國史書所未

及印度史又言一百二十六年武帝元朔三年韃靼人攻希臘所立之拔德利安國滅而逐之未幾時復踰雪山征服本齋省之拔德利安人至紀元初即漢平帝初年韃靼人已在北印度立一大國以卡希米即克什米爾為國都屬國甚多其轄境南至亞格拉即亞沁特北至耶根德印度志作牙干特即加拉沁特北至耶根德印度志作即浩罕部故地可根德即古康即馬哥游記之武康省今為帕米爾高原地此韃靼指大月氏前一段即漢書所云擊大夏而臣之事後二段即後漢書所云貴霜王邱就卻滅罽賓及其子閻珍膏滅天竺事又印度史言紀元後六十年明帝永平三年至二百五十三年蜀漢延熙十六年有古曾塔王立國於窩特及印度北境迨三百十六年晉愍帝建興三年至四百七十年時宋明帝泰始六年為新來之匈奴所征服據此知貴霜王後裔傳國

一百餘年自東漢以後南境諸地漸為印度土王所收復其所保守僅克什米爾一隅而已即魏書罽賓傳所敘之疆域是也云為新來匈奴征服者即魏書大月氏傳所言寄多羅王武勇興師越大山南侵北天竺事惟此事雖紀於魏書其實當在晉宋之間猶貴霜王之滅罽賓雖紀於後漢書其實當在西漢末葉向非參證各史何能了悉若此又寄多羅本大月氏王其後以姓為國改稱嚈噠印度史以新來匈奴目之蓋大月氏本匈奴別種且明與前之貴霜各自為派也寄多羅既破滅古薩塔王國並轉吐火羅及阿母河錫爾河上游諸地故疆域廣而屬國多傳至北周時始為突厥所破一時支庶皆據土自王此隋書昭武九國與漕國所從來也然

唐罽賓傳言自鞏擊至烏擿支傳位十二世知漕之有國當始於晉惟初僅奉命鎮守至是乃自稱王號耳攷漢罽賓都於循鮮實在本齋境內祇因克什米爾世襲罽賓舊號遂改名漕國洎唐初箇失蜜棄去舊號以地為名於是漕國乃復稱罽賓此罽賓漕國箇失蜜分合沿革之大略也至西域記以罽賓為傑迦不過譯音微異云

康者一曰薩末鞬亦曰颯秣建元魏所謂悉萬斤者其南距史百五十里西北距西曹百餘里東南屬米百里北中曹五十里在那密水南大城三十小堡三百君姓溫本月氏人始居祁連北昭武城為突厥所破稍南依葱嶺即有其地枝庶分王曰安曰曹曰石曰米曰何曰火尋曰戊地曰史世謂九姓皆氏昭武

土沃宜禾出善馬兵強諸國習旁行書善商賈好利丈夫年二十去旁國利所在無不至尚浮屠法祠祆神出機巧技隋時臣西突厥武德後常朝貢開元初與大食戰不勝來乞師不許乃請封其子為曹王詔許之

康國始見隋書魏書末有康國傳乃傳鈔之誤薩末鞬颯秣建悉萬斤皆撒馬罕之轉音元史尋思干亦即此地撒馬罕為今俄屬雜拉夫山省城那密水即雜拉夫山河譯言金河九姓之國本書惟戊地無傳攷西域記捕喝國西四百餘里至伐地國是戊地當作伐地隋稱穆國者是伐地今茂爾甫漢木鹿城也昭武縣漢地理志屬張掖郡又梁慧傳注昭武故城在張掖西北當即今高臺縣地

安者一曰布豁又曰捕喝元魏所謂忸蜜者東北至東安西南至畢皆百里西瀕烏滸河治阿濫謚城即康居小君長罽王故地大城四十小堡千餘募勇健者爲柘羯柘羯猶中國言戰士也武德貞觀兩使朝貢自言一姓相承二十二世云會東安國亦入獻言子姓相承十世東安或曰小安（原作國誤）曰喝汗在那密水之陽東距何二百里許西南至大安四百里治喝汗城伐地（二字原脫）亦曰獲斤大城二十小堡百顯慶時以阿濫謚爲安息州獲斤爲木鹿州皆以其王爲刺史後常貢獻

布豁捕喝皆布哈之轉音知安與忸蜜即今布哈爾無疑布哈爾西南百餘里有地名喀拉格當即所謂畢也阿濫謚城謚當作謚即史記之藍市漢書之監氏魏書之盧監氏本大

月氏故都乃臆斷爲康居罽王地蓋由隋書誤以康史等國爲康居後宋子京遂并以目安國且以罽地强派之也余別有攷一姓相承二十二世溯漢初大月氏徙此以後年代畧符東安在那密水陽即今哈札木博爾城地大安即安國以對小安言故曰大亦曰獲斤句上原脫伐地二字茲據西域記補觀顯慶時以爲木鹿州可知是伐地非東安以東安與木鹿不同地也詳見上條其以阿濫謚爲安息州亦承隋書指安爲安息國之誤

東曹或曰率都沙那蘇對沙那劫布咀那蘇都識匿凡四名居波悉山之陰漢貳師城地也西（原作東誤）北距俱戰提二百里北至石西至康東北盧遠皆四百里許南至吐火羅五百里武德中與康遣使入朝西曹者隋時曹也南接史及波覽治瑟底痕城東北有越于底城有得悉神祠國人事之常朝貢天寶時請討黑衣大食詔尉之不聽中曹居西曹東康之北王治迦底眞城其人長大工戰鬬

東曹居波悉山陰波悉山即前阿賴山其陰皆漢大宛國地也觀隋書米國傳知蘇對沙那實指東曹而蘇都識匿爲其轉音觀大唐西域記知劫布咀那實指西曹而率都沙那爲其轉音此以四名混列東曹下謬矣俱戰提今曰霍占蓋土人稱霍占爲忽氊特故轉爲俱戰提地在大宛西稍北作東北誤隋書言曹都那密水南東南去康百里西去何百五十里則瑟底痕城當在今喀喇蘇城地波覽及越于底城均無

攷中曹在西曹東康國北當在今雅尼庫爾干城地

石或曰柘支曰柘折曰赭時漢大宛北鄙也去京師九千里東北距西突厥西北波臘南二百里所抵俱戰提西南五百里康也圍千餘里右涯素葉河王姓石治柘折城故康居小王匿城地西南有藥殺水入中國謂之眞珠河亦曰質河東南有大山生瑟瑟俗善戰多良馬武德貞觀間數獻方物顯慶三年以瞰羯城爲大宛都督府授其王都督自高仙芝詐戮其王於是西域皆怨王子走投大食引其軍攻怛邏斯城敗仙芝軍自是臣大食寶應時始來貢

石國西域記作赭時即魏書者舌今爲塔什干城塔什干譯言石城是其名至今未改波臘未詳素葉河西域記無素字

即今支納司河一作尺爾尺克河石國既云漢大宛北鄙又謂康居小王窳匿城地自相矛盾極矣按此實漢康居小王蘇薤城地乃竟指爲窳匿城則無據藥殺水即錫爾河華書稱納林河入中國謂之眞珠河意以藥殺水上游入中國地別名爲眞珠河河在鐵汗國內其時鐵汗屬中國故云但眞珠河與藥殺水並不相通攷見下東南有大山即阿賴山按隋書石國曾爲西突厥所滅迨太宗滅西突厥石姓仍得爲王攻怛邏斯事據高仙芝傳天寶九載命討石國其王已降仙芝獻俘斬之西域皆不服遂引大食破仙芝軍

勃達嶺北突騎施南鄙也水南流者經中國入於海北流者經胡入於海北三日行度雪海春夏常雨雪自勃達嶺北行羸千

里得細葉川東曰熱海地寒不凍西有碎葉城又有怛邏斯城石國常分兵鎮之石東南千餘里有拂捍者山四環之地膏腴多馬羊西千里距窣（窣字原脫照西域記校補）堵利瑟那東臨葉葉水水出葱嶺北原色濁西北流入大磧無水草望大山尋道齒知所指五百餘里即康也（此條本杜環經行記）

此條與前後多複沓蓋宋氏雜採諸書隨手羼入故毫無次序也勃達嶺即龜茲傳附錄之淩山南流水今木咱拉特河入羅布泊爲黃河遠源北流水爲特克斯河入巴爾喀什泊雪海即在嶺北克噶察哈爾台地見西域聞見錄云三日程稍誤熱海西域記作大清池細葉碎葉皆素葉轉音拂捍即鐵汗下所云窳遠國也窣堵利瑟那爲蘇對沙那之異譯漢大宛唐東曹國也相距里數均不足據

米或曰彌末曰弭秣賀北百里距康治鉢息德城永徽時爲大食所破顯慶三年以其地爲南謐州授其君刺史自是朝貢不絕何或曰屈霜你迦曰貴霜匿即康居小王附墨城故地貞觀十五年遣使入朝後以其地爲貴霜州授其君刺史

米在康國南百里則鉢息德城爲今基大普無疑何即漢時大月氏貴霜翕侯地故後以爲貴霜州今撒馬爾罕西南曰喀桑者是也夫何國在漢既屬貴霜不得復爲康居附墨豈待辨而明乎

火尋或曰貨利習彌曰過利居烏滸水之陽東南六百里距戊地西南與波斯接西北抵突厥曷薩乃康居小王奧鞬城故地

治急多颶遮城諸胡惟其國有牛車（原作車牛似倒）商賈乘以行諸國天寶及寶應間來朝貢

火尋即元史西北地附錄之花剌子模所治急多颶遮城即元史玉龍傑赤今稱烏爾鞬赤洪氏鈞謂烏爾鞬赤與奧鞬音叶火尋亦奧鞬之變音是也過利即元史西北地附錄之柯提亦此國舊都宋子京以康居小五王分配各國惟此一條確有可徵其餘皆臆說耳東南伐地西南波斯均合曷薩即下波斯大食傳之可薩魏書謂之阿弗太元史謂之可弗又今哈薩克是也其人與突厥同類故曰突厥曷薩此部今已北徙俄境居端河濱魏隋唐時尚居裏海北故在火尋西北波斯正北也

史或曰佉沙曰羯霜那居獨莫水南康居小王蘇薤城故地東百五十里那色波北二百里米南四百里吐火羅也有鐵門山左右巉峭石色如鐵爲關以限二國以金錮關隋時始通中國號最强盛築乞史城地方數千里貞觀後常貢獻顯慶中以其地爲佉沙州授君爲刺史天寶中詔改爲來威國那色波亦曰小史爲史役屬居吐火羅故地吐火羅者四字原脫今補東阨葱嶺西接波剌斯南雪山循縛芻水北有俎蜜種亦自國東西六百里所又東踰四種有鏤沙者廣三百里長五百里東界骨咄接葱嶺有十八種南有揭職稍大幅員準千里陵阜連屬多菽麥氣寒烈東南抵雪山六百里道吐火羅又踰五種至婆羅覩邏北踰山行六百里得烏萇種東北行二百里至河波羅水水西南流春夏涸凍北歷十二種有婆羅吸摩補羅最大種縣地四千里山周其外土沃產鍮水精北大雪山即東女也歷十九種得摩揭陀又東過四種踰大河有迦摩縷波皆阪險地接西南夷人類蠻獠行二月即蜀南邊其東南野象羣暴故戰用象軍又南歷三十二種有狼揭羅者地大數千里其君治窣堵黎溼伐羅城西北即波剌斯傳言廣萬里王治蘇剌薩儻那城土溫溽引水爲田人富饒出金銀水精多工巧西北距拂菻西南際海島有西女種拂菻歲遣男子配焉又有臂多勢羅四種歷小城聚行二千里即謝颯也北五百里有弗栗恃薩儻那地橫二千里縱千里其君突厥種治護蔕那城東北大雪山盛夏常凍鑿冰乃可度下有安咀羅縛者地三千里西北踰嶺四百里

有濶悉多西北三百里有活種大二千里此三種皆吐火羅故地臣于突厥君亦突厥種主鐵門南諸戎遷徙不常又有七種南北峽道險甚無慮三百里得俱蘭東北山行五百里即護密北識匿也南有商彌地大二千里多蒲陶生雌黃鑿石乃得東北踰山七百里至波謎原作謎誤羅川東西千里南北百里春夏雨雪南有鉢露種多紫金行五百里有揭盤陀東行八百里出葱嶺又八百里至烏鎩環千里出白黠青三種玉屬揭盤陀北經磧曠野五百里得疏勒東南五百里濟徙多水踰大沙嶺有斫句迦種或曰沮渠地千里東踰嶺八百里即于闐也東有媯摩川度磧行二百里得尼壤城在大澤中地鹽泐蘆茨荒茂行者鑿道趣城通于闐于闐以爲東關又東行入大流沙人行無迹往返輒迷聚遺骸以識道無水草多熱風觸人及六畜皆迷仆四百里至故都邏又六百里至故折摩馱那古且末也又千里至故納縛波古樓蘭也自俎蜜以下相與羣聚華人皆以國名之初未與唐通傳記雜詭不可得而考然其地與諸國連屬粗序其名云

史國即西游記碣石明史作渴石今稱卡什西圖作加爾支佉沙羯霜那乞史均卡什之轉音也此亦漢貴霜翎侯地與蘇薤無涉那色波魏書作諾色波羅元西北地附錄作那黑沙不今布哈爾屬雅喀巴的城也地在卡什之東原文作西誤鐵門在卡什東三百餘里今達爾般的地俄屬游記作得班小史居吐火羅故地謂小史所居亦吐火羅地也此下宜

增吐火羅者四字攷西域記覩貨邏國其地南北千餘里東西三千餘里東扼葱嶺西接波剌斯南大雪山北據鐵門縛芻大河中境西流王族絕嗣分爲二十七國役屬突厥所敘甚爲明悉乃此段首脫去吐火羅者四字似東陬葱嶺云云指小史言矣誤甚順縛芻河北者言自吐火羅故地順阿母河北岸行也若上無吐火羅字順字從何說起咀蜜卽元史西北地附錄忒耳迷地圖作甚里非亦自國三字殊不成句鏤沙西域記作鑊沙其地東接骨咄骨咄東接葱嶺準其地望當卽今達爾瓦斯呼瑪城骨咄見後今爲棍特城職揭據西域記在縛喝南百餘里縛喝今巴爾黑城職揭當卽其南之哈得斯城此吐火羅西南由梵延入迦畢試之路迦畢試

今阿富汗都城喀布爾當時大國乃反刪去而錄跋虜沙屬邑婆羅覩邏可謂進退失據且踰雪山已出吐火羅境復曰道吐火羅尤謬婆羅覩邏在今白沙威爾西北烏蔑見前河波羅水卽西域記阿波邏羅龍泉在今塔里城西北婆羅吸摩補羅在今德里部東呼爾得瓦城地狼揭羅今信地部西南喀剌蚩城云西北至波剌斯卽波斯蓋海道非陸路也蘇剌薩儻那乃波斯古都魏書作宿利隋書作蘇闍西書作西路加在底格里河西濱薩儻那城也西女國別有攷附大唐西域記臂多勢羅在狼揭羅東北七百里今信地部境色渾城地恭盛翰謂卽俾路芝方位不合誤也謝颶後有傳弗栗恃薩儻那卽今佛林札里在喀布爾西北大雪山南安咀羅縛在大雪山北今音德爾阿巴城濶悉多今喀列蓋城活國梁書作滑國今昆都斯城此城爲南北樞要故突厥特遣親信主管鐵門以南諸部俱蘭識匿護密商彌均見後波謎羅川卽今帕米爾河東西千里南北百里乃西域記所敘護密國疆域茲列於帕米爾川下誤甚鉢露羅卽大小勃律揭盤陀見前烏鍛地當在今葉爾羌西斫句迦卽魏書悉居半又作朱駒波漢西夜國也今葉爾羌南綽洛克台地于闐見前媲摩川今克里雅河尼壤今尼雅村故都邏攷西域記作覩貨邏故國本不確此更訛脫倒誤其地卽漢精絕國今車爾成村也且末故城在羅布泊西樓蘭在其東南○按此傳採自西域記去取每多失宜其改國曰種尤謬攷葱嶺以西諸小部爲吐火

羅所分均大月氏種若活國本吐火羅舊都時爲突厥所據稱爲活種其可通乎

昭武諸國非康居之後辨

漢書載康居大月氏二國疆界極爲分明大宛傳云北與康居南與大月氏接大宛今浩罕故地康居在其西北則鹹海東西及北諸荒漠地皆是大月氏在其西南則雜拉敷散河南及阿母河南北諸城郭地皆是按圖以索二國一北一南不相毗連何容牽混牽混之始實惟隋書魏書西域傳久佚後人以北史補之康國一條乃鈔胥所誤入非本文蓋隋書修於唐初去漢已遠徒見漢書多載康居國事而自晉以後無聞遂疑康卽康居之後康居之後與以安卽安息國同一望文生義又見康國境土狹隘不足以當康居并史

曹何米四國均以爲康居地臆斷顯然乃宋氏修新唐書舊唐書祇載一康國益加附會並取康居小五王國任意分配中惟以火尋爲奧鞬不誤若石爲蘇薩王地本有明徵而云疏匿何據又史國今爲卡什卡什稍西北亦貴霜翎侯地而强派爲蘇薩何國今爲喀桑在卡什稍西北亦貴霜翎侯地而强派爲附墨安國今爲布哈爾卽漢大月氏所都監氏城地而强派爲罽賓歷史具在不聞大月氏并入康居何竟以康居小王納入大月氏境試問當時大月氏國將安頓於何地乎雖於康米曹三國不贅康居之後語不過求字句簡潔非必有特識也豈知康居一國後漢書已無專傳魏晷更弗提及攷西史東漢初有嚈特種人由東方來征服各族强盛冠一時吾謂此嚈特人

出於康居部族無疑史冊縱無明文第當時舍康居外實無他國足以當之故後漢書不爲康居傳而於粟弋奄蔡嚴國傳俱云屬康居粟弋等國遠處歐洲而爲康居屬卽康居徙入歐洲之證與嚈特征服各族事實亦符厥後匈奴爲漢所破刖立悅般國於康居境不聞康居有抵抗事其地之空虛可見迨晉初蘇薩小王入貢雖仍襲康居舊號觀不久改稱者舌僅以城名爲國名則非漢時原部了然矣況元魏之末突厥肇興其轄境直至西海卽裏海康居故壤席捲無遺自是至唐除鐵勒散居外久無康居國名更何有康居五小王國煩宋子京氏爲之畫蛇添足耶且新書康國傳明言君姓溫本月氏人世居祁連北昭武城爲突厥乃匈奴之誤所破稍南依葱嶺按漢書載月氏擊臣大夏其地在葱嶺西今云依葱嶺可見其不明地理卽有其地支庶分王世謂九姓皆氏昭武歷敘源委與漢大月氏傳毫髮無異並無一字涉及康居卽此一條已可悟隋書之謬乃不加訂正反從而增飾之豈眞欲張康居而抑大月氏哉由昧於域外之地輿故耳因復將昭武諸國一一攷得其所在則其出於月氏而不涉於康居益無待辨而明矣

昭武九國攷

本書康國傳謂昭武九姓者曰安曰曹曰石曰米曰何曰火尋曰伐地曰史并康而九此信手填湊之言不足據也按隋書康安曹米何史六國皆氏昭武此外尚有鈿汗烏那曷穆國漕國亦以昭武爲氏是昭武同姓共十一國不止曰九若

石國之王明云姓石火尋實康居小王奧鞬之後與昭武諸國既不同宗並不同地引入九姓內均爲不倫至伐地原作戊地誤稱爲西安原附安國傳中因鈔胥於亦曰籲斤句上偶脫伐地二字遂致國名無處尋檢今據大唐西域記補入惟伐地雖氏昭武實卽隋書穆國漕國則遠在北印度與諸昭武國不同域而居以是言之當時所稱九姓者蓋除去穆漕而指康安曹米何史鈿汗烏那曷伐地言也

窺遠舊本拔汗那或曰鈿汗元魏謂之破洛那去京師八千里居西鞬城在眞珠河之北有大城六小城百人多壽其王自魏晉相承不絕貞觀中王爲西突厥所殺阿瑟那卽阿史那鼠匿奪其城鼠匿死其子遏波之立前王兄子爲王治呼悶城遏波之治

渴塞城顯慶初朝貢以渴塞爲休循州自是歲朝貢開元廿七年其王助平吐火仙冊拜奉化王天寶間改國號盜邁賜王姓賀事唐最謹

拔汗那即魏書破洛那今本魏書有洛那傳無破洛那蓋誤脫一破字也隋書作鍵汗與前疏勒傳之判汗勒達嶺條之拂捍後謝颰傳之石汗那斫汗那雖譯音小殊實即一國宋氏不知譯音無定字雜採他書分列數處謬甚此國系出月氏爲九姓昭武之一至是爲西突厥征服尙得保其遺緒者倖也部地在喀什噶爾北天山之外大那林河流域爲漢休循捐毒故境今沖巴噶什等四部布魯特居之元經世大典圖列途魯吉國名於此地途魯吉即傳中突厥布魯特族其苗裔也眞珠河爲大那

林河古名河有東南西三源均瀦於損庫里湖與流經浩罕之那林河並不相通世以眞珠河爲那林河上源誤觀此傳其地唐時有大小城百餘至元察合台後王亦於其東南阿體八升山築有避暑行宮見耶律希亮傳俄人郭斯屯游記云地甚繁盛洪氏攷元史西北地附錄謂阿忒八失城當南臨阿忒八失河與本傳西鞬城在眞珠河之北合故盜邁故都西鞬城址當在其地阿忒八失河中俄交界圖作阿得巴什其水自東而西過阿得巴什山北又西北入大那林河惟盜邁本城郭國洎近代已變成游牧荒原故呼悶渴塞等城均無可攷

大勃律或曰布露直吐蕃西與小勃律接西鄰北天竺烏萇役屬吐蕃唐時累冊其王小勃律去京師九千里而嬴東少南三千里距吐蕃贊普牙西原作東誤八百里烏萇東南三百里大勃律南五百里箇失蜜北五百里爲護密之娑勒城王居孽多城臨娑夷水其西山巔有大城曰迦布羅開元初其王來朝以其地爲綏邁軍國近吐蕃數爲所困奪其九城因求救北廷節度張孝嵩遣其副張思禮率兵往合破吐蕃殺其眾數萬復九城詔冊爲王後爲吐蕃所誘妻以女西北二十餘國貢獻不入安西都護三討無功天寶六載詔副都護高仙芝伐之遣將席元慶馳千騎見其王請假道趨大勃律時城中大酋皆吐蕃腹心仙芝約元慶兵到彼必走山出詔書召慰賜綵綵縛酋領待我元慶如約仙芝至斬爲吐蕃者斷娑夷橋是暮吐蕃至不能救遂

平其國執其王歸於是拂菻大食七十二國咸歸附

大勃律或曰布露即魏書波路又作鉢盧勒西域記作鉢露羅佛國記別作陀歷西域水道記作博洛爾瀛寰志所謂博羅爾是也西圖作巴爾庫拉特巴爾庫拉特即鉢盧勒緩讀音與水道記乾竺特西四日程卻合蓋北自雅辛幾勒幾南至本治池拉斯一帶元魏後皆波路地至唐始分二國稱大小勃律耳小勃律孽多城當即雅辛大勃律在其東南當即本治故西烏萇南箇失蜜北護密之娑勒城娑勒城以娑勒川得名今稱赤特拉爾河城當在河北岸河南即連雲堡蓋唐兵既平小勃律使護密築城於此以控制之故爲小勃律北界今赤特拉爾城北別有沙里城雖同以此水得名但地稍偏西

非護密所屬之娑勒城也唐地理志烏飛都督府即護密領鉢和州以娑勒色訶城置即此娑夷水今名幾勒幾河雅辛城在河西故斷其橋吐蕃不能救迦布羅大城在其西當指今阿富汗國都喀布爾城

附高仙芝傳事實開元末爲安西副都護小勃律王爲吐蕃所誘妻以女故西北二十餘國皆羈屬吐蕃都護三討之皆無功天寶六載詔仙芝以步騎一萬出討仙芝乃自安西過撥換城入握瑟德經疏勒登葱嶺涉播蜜川遂頓特勒滿川行凡百日特勒滿川即五識匿國也仙芝分軍爲三使趙崇玭自北谷道賈崇瓘自赤佛道仙芝與監軍邊令誠自護蜜入約會連雲堡堡有兵千餘城南因山爲柵兵九千守之城下據娑原作婆誤勒川會川漲仙芝殺牲祭川遂得涉登山挑戰大破之拔其城留軍三千使守引師行三日過坦駒嶺嶺峻絕下四十里仙芝恐士憚險不敢進佯言某部胡來迎行三日阿弩越胡果來迎乃遣將軍席元慶以精騎一千先往其下畧同本傳觀此可知當日進兵之道以今地攷之唐安西都護所駐在庫車東布古爾莊地撥換城在拜城縣西握瑟德城唐地理志作據史德在渾河西南三百六十里赤河北岸渾河即渾巴什河赤河即從喀什噶爾東流之赫色勒河赫色勒回人語赤也疏勒即喀什噶爾自此登葱嶺蓋由英吉沙爾西格茲山峽進水道記作吉斯嶺經小喀喇庫里湖踰霍斯庫魯克嶺又經郎庫里湖折而東南溯阿克塔什河行即所謂播蜜川也再轉西入伊斯利格河即特勒滿川五識匿國王駐處北谷道赤佛道皆南踰因都庫士山脊之路護蜜國一名達摩悉鐵帝即今瓦罕部首城喀喇噴赤地娑勒川今因都庫士山南赤特拉爾河連雲堡據此河上游之南岸故須涉川方能攻之坦駒嶺即今達爾庫特山口踰此再南行乃至雅辛城即小勃律國都

吐火羅或曰土豁羅曰覩貨邏魏書作吐呼羅居葱嶺西烏滸河南古大夏地與挹怛雜處勝兵十萬國土著少女多男其王號葉護武德貞觀時再入獻永徽元年貢駝鳥顯慶中以阿緩城爲月氏都督府析小城爲二十四州後常朝貢以鄰胡謀引吐蕃來攻求助兵帝爲出師破之乾元初以西域九國兵爲天子討賊挹怛漢大月氏種大月氏爲烏孫所奪西過大宛擊大夏而臣之治藍氏城大夏即吐火羅也嚈噠王姓也後裔以姓爲國訛爲挹怛亦曰悒闐俗類突厥天寶中遣使朝貢

吐火羅爲大月氏南境地波斯志作土加里北周以後大月氏故疆分爲康安何史等諸小國惟吐火羅乃其王自領尙稱大國觀西域記所載覩貨邏國南北千餘里東西三千餘里東扼葱嶺西接波剌斯南大雪山北據鐵門縛芻大河中境西流吐火羅全境形勢瞭然以今地核之蓋東起帕米爾順阿克蘇河西入阿母河凡河北如吉薩爾山中地河南及西南如波爾克海拉巴特馬魯查克黑拉特及南面山間地

皆其轄境故所列四至如此惟此國至唐王族絕嗣分爲二十七小國詳元奘西域記傳中失載實大疏漏

大月氏吐火羅嚈噠及康史安曹米漕等國沿革攷

以上諸國史皆有傳然未詳敘源流至唐書始言吐火羅居古大夏地與挹怛雜處又言挹怛漢大月氏種嚈噠王姓也後裔以姓爲國訛爲挹怛是知吐火羅地先屬大夏大夏滅轉屬大月氏而嚈噠則大月氏別號但分合沿革猶未能詳今攷大月氏者匈奴別族世居祁連山北昭武城今甘州府高臺縣境自秦時爲匈奴王冒頓所破西走至伊犁河南逐塞王而據其地未久復爲烏孫所破遂遠過大宛擊大夏而臣之盡有嬀水今阿母河以北地此大月氏立國之所自也嗣是所屬貴霜

部兼并四翎侯侵滅高附濮達罽賓並中印度建立克什米爾爲都城此大月氏別部據有吐火羅濮達本大夏舊都前雖臣服月氏尚保嬀水南山間地至此吐火羅全境始屬大月氏矣及北中二印度之大略也是爲大月氏全盛之時計傳國百餘年至東漢明帝時又百八十餘年間南部阿格拉信地本齊等處逐漸爲印度烏德土王所收復貴霜後裔僅保守克什米爾一隅國乃日衰晉愍帝時大月氏王寄多羅者由濮達越大雪山逾印度河征服烏德古普塔王國再得北中二印度地是時國境東西南北各三四千里改號嚈噠建都於烏滸水南曰拔底延即今阿富汗北境波爾克城俗稱小王舍城然其王有城郭而不居常巡歷吐火羅山間各地詳魏書嚈噠傳及洛陽伽藍記此大月氏重得印度河北

諸地別改國名之大略也是爲大月氏再盛之時此後約二百年當北周時突厥北來嚈噠爲其所破鎮守南北諸宗姓多擁土自王國勢又衰兼值王族絕嗣吐火羅境分析爲二十七國見大唐西域記雖西突厥旋爲唐滅而大月氏不能復振矣初大月氏自立國後即裂土分封故漢時有五翎侯未幾爲貴霜侯所併但魏書載伽倍折莫孫等五部謂即五翎侯地可知諸國後仍續封迨九姓昭武之立雖未能確定何時觀周書嚈噠傳言明帝後爲突厥所破部落分散至隋書始有康史米安何曹等國名則諸部建立必在周隋之間明甚內獨安國貞觀中入貢自稱二十二世一姓相傳追溯厥初當始前漢蓋安國疆域即大月氏始都藍氏城地大月氏王雖

曾西遷薄羅繼居吐火羅而其故都當留宗支以資鎮守此傳世之所以獨久乎若夫東安伐地東曹西曹小史烏那曷鏺汗漕國等皆姓昭武蓋由以上諸國所遞分總之兩漢書有大月氏傳宜也晉魏以後當併大月氏入嚈噠傳吐火羅爲大月氏王親轄之地於嚈噠傳中敘明原委可耳豈得別立一傳使眉目混淆況康史何米諸傳並不知系出月氏妄逞臆說以爲康居之後豈非隋唐二書之大謬耶

俱蘭或曰俱羅弩曰屈浪拏與吐火羅接壤地三千里南大雪山北俱魯河出金精石貞觀時來獻劫者居葱嶺中西及南距賒彌西北挹怛也武德中來貢獻越底延南三千里至天竺西北千里至賒彌居辛頭水北

俱蘭後又作俱爛那部地在帕米爾西南科蘭河上游科蘭河即俱魯河圖又作可禮河科蘭可禮皆俱魯轉音而亦爲俱蘭俱羅俱爛及屈浪之轉音質言之則河名爲國名而已科蘭河濱今尚有哈蘭城中俄界圖作哈斯老仍即俱蘭變音俄人康穆才甫斯基帕米爾游記云得軍報阿富汗兵佔哈蘭注哈蘭在希瓦湖南此光緒十五年事此國不知始於何代但由康氏作記上溯李唐已千有餘年山中小部久存如此劫國當在今瑪斯圖齊地故居葱嶺中西南距賒彌北距挹怛也越底延即魏書嚈噠傳拔底延城本大月氏舊都西域記作縛喝今曰波爾克此條語多舛誤地在賒彌西北千里云西北千里至賒彌則方位倒置且城在阿母河南與辛頭河相

去甚遠

謝颩居吐火羅西南本曰漕矩吒或曰漕矩顯慶時稱訶達羅支武后改今號東距罽賓東北帆延皆四百里南婆羅門西波斯北護時健王居鶴悉那城地七千里亦治阿娑你城景雲初朝貢後臣罽賓帆延者或曰望衍曰梵衍那居斯卑莫運山之旁西北與護時健接東南至罽賓西南訶達羅支與吐火羅連境地寒人穴處王治羅爛城有大城四五水北流入烏滸河顯慶時以爲寫鳳都督府自是朝貢不絕石汗那或曰斫汗那自縛底野南入雪山行四百里得帆延東臨烏滸河開天時朝貢

漕矩吒見西域記所都鶴悉那即今阿富汗西南阿拉庫西亞省首城哈斯那阿娑你中俄界圖作阿撒尼在哈斯那西南婆羅門印度上族蓋其南界連印度也國有地七千里儼然大部而東屬罽賓者土皆荒瘠寒冷故耳帆延西域記作梵衍那在阿富汗北斯卑莫運山今曰伊拉克斯奇山所治羅爛城即今巴曼城護時健西域記作胡實健在帆延西北爲今庫什克城圖作庫格克縛底野即上越底延乃敘於石汗那下不但地各一方更使上下文義梗塞不通宋氏每採雜說任意附入各傳多有複沓舛戾若此條尤不倫不類石汗那一部前已錯列數處至是又作歇後語自來無此文法若縛底野南至帆延何止四百里西域記明有可攷且帆延東面所臨亦非烏滸水種種無一是處宋修此書自謂文減事增豈知所增者皆此類而已

識匿或曰尸棄尼曰瑟匿距京師九千里東五百里葱嶺守捉所南三百里護密西北五百里俱蜜初治苦汗城後散居山谷有大谷五酋長自爲治謂之五識匿地二千里無五穀人喜剽劫商賈播蜜川四谷稍不用王號令貞觀中偕似沒役槃來朝天寶六載王從討勃律戰死擢其子都督給祿居蕃似沒者北接石土俗與康同役槃亦與康鄰出良馬俱蜜者居山中在吐火羅東北南臨黑河其王突厥薛延陀種貞觀後常朝貢護密者達摩悉鐵帝國或曰鑊品元魏謂之鉢和距京師九千里贏橫千六百里縱狹四五里王居寒迦審城北臨烏滸河地寒沍堆阜曲折沙石漫流有豆麥宜木果出善馬人碧瞳顯慶時以其地爲烏飛州地當四鎮入吐火羅道開元後常朝貢

五識匿爲今諸帕米爾地帕米爾者波斯語平屋頂之稱諸帕居葱嶺絕頂地勢雖高而山形頗坦每帕皆兩旁有河中間之山斜迤而下可資耕牧故以平屋頂爲比苦汗城當在瓦罕帕米爾東北播蜜川卽帕米爾河亦稱阿克蘇河各帕米爾酋長自治不能統一至今猶然似沒北與石接當在霍占東北山中役槃與康鄰當在雜拉夫山河上游俱蜜在吐火羅東北當卽喀喇提錦部地南臨黑河穆克蘇河也達摩悉鐵帝國一名護密見西域記惟魏書鉢和在因都庫士山南與此異地觀佛藍記宋雲所經之道可見牽而爲一誤護密奚迦審城西域記作昏馱多卽今瓦罕所都喀喇噴亦是也橫廣縱狹形勢卻合烏滸河卽瓦罕河正在城北西域記言國南越大山

至商彌國卽賒彌東北七百里至波謎羅川卽播蜜川見上川中有大龍池卽薩雷庫里湖其地最高池西派一大流至國之東界與縛芻河合卽瓦罕河池東派一大流東北至佉沙國界卽疏勒與徒多河合而東流也此段敘識匿護密二國地形勢甚析故摘錄之惟未言東一水與徒多河合則奚師之誤蓋此水東北流至佉沙西界郎庫里帕米爾地仍向西流會帕米爾河并入縛芻河無東流之說也又五識匿人碧瞳與達摩悉鐵帝國同見西域記蓋皆烏孫人種魏書言烏孫數爲蠕蠕所侵西徙葱嶺山中此二部正葱嶺山中地也

箇失蜜或曰迦溼彌羅北距勃律五百里環地四千里山回繚之他國無能攻伐王治撥羅勿羅布羅城西瀕彌那悉多大河地宜稼多雪不風出火珠鬱金龍種馬俗衣毛褐世傳地本龍池龍徙水竭故往居之開元中來朝貢且言國有象馬步三種兵臣與中天竺王扼吐蕃五大道禁出入戰輒勝如天可汗兵至勃律雖眾二十萬能輸糧以助又國有摩訶波多龍池願爲天可汗建祠自是職貢有常其役屬五種有咀叉始羅東南七百里得僧訶補羅東南山行五百里得烏剌尸或作烏尸剌誤又由箇失蜜西南越險行七百里得半笯蹉又得曷邏闍補羅

箇失蜜卽克什米爾西域記言西境負山山極峭險門徑狹隘鄰國莫能攻伐可參證撥羅勿羅布羅城卽今克什米爾都城色令那加彌那悉多河有四源經城西者其南源也今河西濱一帶地盡沮洳傳是龍池頗似可信國東南界連阿

里唐時吐蕃西境故可扼吐蕃之道摩訶波多龍池今稱烏拉爾湖在國都西北咀叉始羅卽佛國竺剎尸羅當在今亞託克城東南境僧訶補羅恭盎翰攷卽今哲蘭穆城烏剌尸爲至迦濕彌羅通道當在今穆雜發爾城地半笯蹉在迦濕彌羅西南七百餘里當卽今喇札烏里城越險者越皮爾潘札里山口也曷邏闍補羅今爲古者拉特城上五國均詳見西域記注又按西域記言自僧訶補羅復還至咀叉始羅再東南方至烏剌尸今於僧訶補羅下卽云東南五百里得烏剌尸脫去復還一層則方向里數皆舛且記言從半笯蹉東南四百里至曷邏闍補羅今又脫去四百里字宋氏採奚師游記入史乃不細心校覈多致舛戾

骨咄或曰珂咄羅廣長皆千里王治思助建城多良馬赤豹有四大鹽山山出烏鹽開元後常來朝貢

骨咄即西域記訶咄羅記言東接葱嶺至拘謎陀國拘謎陀爲今帕米爾北阿克蘇河邊地骨咄在其西今棍特城是也棍特即骨咄轉音

蘇毗本西羌族爲吐蕃所并號孫波東與多彌接西距鵲莽硤戶三萬天寶中王欲內附爲吐蕃所殺子率衆奔隴右多彌亦西羌族役屬吐蕃號難磨濱犁牛河土多黃金貞觀六年朝貢伊吾城者漢宜禾都尉所治隋末置郡後復臣突厥頡利滅舉七城降以其地爲西伊州

蘇毗在今木魯烏蘇西南至喀喇烏蘇一帶凡西藏夷情章

京所轄各站地皆是有蘇魯克土司正在蘇毗境內鵲莽硤通典作鵲奔誤

唐地理志註言唐使至此公主每使人迎勞攷其地在喀喇烏蘇北今布穆薩錫里嶺一名察倉山當是蘇毗與吐蕃接界處多彌在蘇毗東北唐地理志注言渡黃河四百七十里又渡西月河二百十里至多彌國西界經犁牛河藤橋蓋自河源西至犁牛河皆多彌國地犁牛河爲今木魯烏蘇俗稱通天河是也烏蘇譯言河木魯烏蘇爲金沙江即場子江上游發源巴薩通拉木山巴薩通拉木譯言犁牛石故木魯烏蘇亦稱犁牛河水濱產金沙故又有金沙江之名伊吾城即今哈密廳地

師子國居西南海中延袤二千餘里有稜伽山多奇寶鄰國人稍往居之能馴養師子因以名國總章天寶間兩遣使來獻

師子國西域記作僧伽羅注云唐言執師子國即今印度南錫蘭島據西人記載周時有印度親王名柴維者率兵至此娶土酋之女開業立基日漸繁盛遂以成國若釋典所言事跡均荒誕不足信稜伽山西域作駿迦即佛說楞伽經處國西北有巴克爾峽爲產珠極盛地民皆習水取之故云多奇寶

波斯居達遏水西距京師萬五千三百里東與吐火羅康此字衍文接北鄰突厥可薩部西北羸四千里拂菻也正西及南俱臨大海戶數十萬王居有二城復有大城十餘氣候暑熱土地寬平知耕種多畜牧有鳥形如橐駝飛不能高食草及肉又多白馬

駿犬今所謂波斯犬也出大驢師子白象珊瑚琥珀瑪瑙火珠玻璃及藥料桃棗隋末西突厥擊破其國王庫薩和爲所殺其子施利立突厥使部帥監統其國突厥葉護死監統因自擅施利立一年卒乃立前王女爲王突厥又殺之時施利子奔拂菻國人迎立之是爲伊恒支二年卒兄子伊嗣俟立爲人懦弱國人逐之奔吐火羅求至大食殺之子卑路斯又投吐火羅獲免遣使告難詔以疾陵城爲波斯都督府後其國竟爲大食所滅惟西部獨存陀拔斯單者或曰陀拔薩憚其國三面阻山北瀕小海居婆當作娑里城世爲波斯東大將波斯滅不肯臣大食天寶五載遣使入朝封歸信王後八年亦爲黑衣大食所滅按傳中原有其先波斯匿王大月氏別裔王因以爲姓又爲國號等語舊書所無不但承梁書之誤且加以杜撰附會宋氏之荒謬如此

辨不勝辨故刪去之

波斯自蜀漢建興四年立國至唐永徽三年滅於大食凡四百廿六年達遏水即體格力河吐火羅境西至黑拉特故與波斯接若康乃小國地在阿母河北與波斯何涉故知爲衍文可薩即上文火尋傳曷薩正西臨地中海南臨印度洋及波斯灣王居有二城蓋東爲底西分西爲西路加也波斯西域大國戶數十萬新書改爲人數十萬非也攷四裔年表陳宣帝大建三年土耳其擾害其國土耳其即突厥傳言隋末乃約畧之詞當以年表爲正又載隋文帝開皇十年國人作亂王耗米大第二被逐卒長子者司羅立賊白海拉又逐之者司羅奔羅馬次年羅馬來討賊敗走之王復位按此所謂

國人作亂當即監統自擅事耗米大第二即施利者司羅即伊怛支其奔羅馬及復位均與傳合又載唐太宗貞觀二年王爲羅馬所敗出奔尋遇害二子西米大削及西羅阿爭立次年國中內亂又三年愛司地及爲王又七年沙蘭生來伐王禦之敗降至高宗永徽三年阿拉伯人誘執波斯王盡併其地國亡西米大削即伊嗣侯愛司地及即卑路斯沙蘭王阿剌伯皆指大食情事亦畧相符魏書波斯都宿利城疾陵即宿利轉音西部獨存即陀拔斯單陀拔斯單本波斯北面省名一作達拔里斯單又作達巴利斯丹娑里城即元大典圖之撒里牙今圖作薩里爲馬三德蘭屬邑三面阻山德馬溫山也小海即裏海正在其北黑衣大食詳下

拂菻居西海上一曰海西國在苫西北直突厥可薩部東南與波斯接地方萬餘里列城連屬勝兵百萬都城疊石爲之有十餘萬戶南臨大海貞觀十七年王波多力遣使來獻大食強盛乃遣大將摩栰伐其都城因約和好每歲請輸金帛遂臣屬大食焉乾封大足開元間屢來朝貢按此傳新書多雜入魏畧大秦傳語與唐時形情不合故從舊書其繁冗語皆不錄

羅馬國自東晉孝武帝末年分爲東西至宋後廢帝元徽四年西羅馬滅獨存東羅馬中國史書每以大秦拂菻相牽合蓋未悉羅馬分東西故也近洪氏鈞攷云拂菻之名始見唐書其國都城名康思灘丁諾潑里斯上四字王名潑里斯猶言城諾爲連屬字猶華文之字今省文稱諾潑爾東羅馬本

國之書則稱康思灘丁諾潑凝其地土人省文惟稱潑凝急讀之音如潑菻阿剌比人即大食稱之曰拂菻本城名假爲國號唐時阿剌比人滅波斯侵印度環葱嶺地悉歸役屬方言流播遂入中華此唐書拂菻所由來也居西海上謂所都在黑海馬海之西故曰海西國苫國詳後上波斯傳云西北贏四千里拂菻正指康思灘丁城言都城南臨大海馬麻剌海也四裔年表唐高宗咸亨七年阿剌伯將軍沙弗因及王子伊昔圍攻東羅馬都城七年未下沙弗因即摩栰惟其後水陸俱敗兩次立約納貢羅馬始罷兵此反言羅馬臣屬蓋大食告中國諱飾之詞

大食國本在波斯之西此句新書改爲本波斯地誤矣大業中有波斯胡人牧

駝於俱紛摩地那之山忽有師子人語謂之曰山西有三穴穴中有利器并黑石白文得之者王走視如言於是糾合亡命渡恒曷水劫奪商旅其衆漸盛遂割據波斯西境自立爲王移黑石寘之於國波斯拂菻遣兵討之皆爲所敗於是遂强滅波斯破拂菻南侵婆羅門并諸國勝兵至四十萬康石皆往臣之地廣萬里東距突騎施西南屬海永徽二年王微密莫末膩始遣使朝貢自言王大食氏有國三十四年傳二世開元中兩使來獻或曰大食族中有孤列種世爲酋長孤列種中又有兩姓一曰盆尼末換一曰奚深有摩訶末者勇健多智衆立爲主闢地三千里兼克夏臘一名鈔城傳十四世至末換殺其兄自立復殘忍其下怨之有呼羅珊木鹿人並波悉林舉義兵應者悉令

著黑衣旬月衆至數萬擒末換殺之求奚深種阿蒲羅拔立之末換前謂之白衣大食自此更號黑衣大食王卒弟阿蒲恭拂立至德初朝貢代宗取其兵平兩京恭拂死子迷地立死弟訶論立貞元間與吐蕃相攻吐蕃歲西師故鮮盜邊

大食即漢條支然西史皆稱阿剌伯並無條支大食之名洪氏鈞攷波斯等地人稱阿拉比曰塔赤克塔赤正與條支音叶又西里亞等地人稱之曰大抑又曰大希大抑大希皆唐書大食所本胡人牧駝以下云云蓋大食使人傳述之詞史官載之而不知其附會失實也摩地那山在今麥地拿滅波斯破拂菻均見上婆羅門指印度并諸胡國即報達補傳所載如西里亞脫里潑利即的黎波里埃及曰斯巴尼亞昔義斯單喀不爾昔利齊突而基斯單即石國撒馬爾干即康國等皆是微密莫末膩據洪攷即奥自蠻微密莫末膩阿拉比語作敢密莫末盜言信從之願蓋稱號非名也自開國至此卻第三世或曰下當從他書錄入所言較爲詳確孤列種即報達補傳之柯勒奚深即奚施末換即末而換摩訶末爲奚深派人傳五世有倭馬亞人奪其位即末換派也摩訶末本名阿蒲而喀謨罕默德則阿剌比人贊美之詞夏臘當即麥加蓋摩訶末生時除所據麥地拿城外惟兼有麥加而已未聞克他地也呼羅珊即今呼拉商部一作哥拉生木鹿城見漢書今稱謀夫在呼羅珊東南四裔年表天寶九年始建阿白司朝即阿蒲羅拔別稱黑衣大食事也波悉林西書作阿布墨斯林乃阿

蒲羅拔將領蓋首先起義者附攷大食初都麥加嗣遷大馬色城又遷苦法後始定都於報達傳六百年至元初旭烈兀西征而亡

西域無回回國回回教攷

回回之名始見於遼史元明二史因之回回者回紇回鶻之轉音亦韋紇隋書袁紇烏護烏紇均唐書之轉音本無足異所可異者摩哈默特教概稱爲回回教凡奉摩哈默特教之國概稱爲回回國耳不知自來西域並無所謂回回教更無所謂回回國安得以本無之名强指之且徧加之此數百年來莫大之誤不可不辨也夫回紇列傳載於唐書攷其始終部地在漠南北及新疆而止無出天山西者即其人民亦未立有

宗教徒以唐元和時始進摩尼（摩尼即回教師觀唐八舒元與崇嚴寺碑以摩尼與大秦祆神並列其指摩哈默特教甚明）當時未悉源流因其來自回紇遂以回回教稱之然一時之誤猶可言也乃相襲相沿變本加厲初無一人焉起而正之弗可解矣昔五印度同奉佛教內地僧眾每以佛國相稱（晉釋法顯有佛國記）以本有佛教之名也若摩哈默特所創之教以敬仰言則曰天方以區域言則曰伊蘭統轄之者曰哈里發服從之者曰沙蘭生絕不聞有回教之號所居之國中史稱為大食西史稱為阿拉伯屬境甚多均不聞有回國之名何我邦紀載竟取相距萬里之回回移而名其教移而名其國并移而名其奉教之各國是何說也恐自有史以來其紕繆未有甚於此者故特揭之

大食之西有苦亦自國北距突厥可薩部地數千里有五節度勝兵萬人土多禾有大川東流入亞俱羅商賈往來相望云自大食西十五日行得都盤西距羅利支十五日南即大食二十五日行北勃達一月行勃達西南（原誤之東）距大食二月行西抵岐蘭二十日行南都盤北怛滿（原作大食誤）皆一月行岐蘭西（原誤東）南二十日行得阿沒或曰阿昧東南距陀拔斯十五日行南沙蘭一月行北距海二日行居你訶溫多城宜羊馬俗寬柔故大食常游牧於此沙蘭東距羅利支北怛滿皆二十日行西即大食二十五日行羅利支東距都盤北陀拔斯皆十五日行西沙蘭二十日行南大食二十五日行怛滿或曰怛沒東陀拔斯南大食皆一月行北岐蘭二十日行西即大食一月行（此處脫一國名）居烏

滸河北平川中獸多師子西北與史接以鐵關為限天寶六載都盤等六國皆遣使來朝乃封都盤勃達阿沒沙蘭羅利支怛滿諸酋為王

此段與賈耽所記互有詳畧牴牾處甚多頗難核定姑就苦與勃達岐蘭阿沒羅利支陀拔斯可攷之六國地為主再以方向行程推及他國庶大致不謬苦國北與突厥可薩接其地當在高加索山之南蓋亞洲西境東流大川惟庫拉河此外無足言大川者亞俱羅為大食別稱見杜環經行記因此河下游流入大食轄境故云大食西十五日行得都盤蓋從中國往入大食界西行十五日得都盤國非自大食都城報達再西行也若自報達西行以下諸國皆無位置之處都盤無攷今以西人假定之法定為波斯之給爾滿故西距羅利支十五日行羅利支即今魯利斯丹南即大食二十五日行此大食則指其都城報達言惟南字當作西南方合勃達即漢書撲桃後漢書濮達今為阿富汗西北菲拉哈城詳漢書大夏攷正在都盤之北若勃達視大食則在西南原文曰東固知其誤岐蘭今曰義蘭在裏海西南濱自勃達西行二十日至此亦合怛滿無攷今波斯西界有塔滿沙部譯音相符惟在勃達西北非正北也阿沒即阿米尼亞立國甚古本在岐蘭西北以當時都城言亦可云西南原作東南則誤陀拔斯宜作陀拔斯單在裏海南今稱達拔利斯單正在阿沒東南沙蘭國名亦無攷惟西人稱阿剌比種族曰沙蘭生今波

斯海灣迦北巴索拉等處皆阿剌比人所居故名其地曰以辣阿剌比沙蘭國當指此以阿沒視之卻在其南北距海口二日行者謂阿沒北界去黑海祇二日程也你訶溫多即元史西北地附錄之那哈完的在波斯以辣亞日迷部西境糸馬哈城南圖作丙哈溫地本在古阿米尼亞界外時乃都此則國境較大矣沙蘭東距羅利支北怛滿均合獨西大食二十五日行當指大食本境麥加城言羅利支東距都盤北陀拔斯西沙蘭南大食怛滿東距陀拔斯南大食北岐蘭方位並約畧相符惟若干日行今難盡覈按唐時大食方强轄地極廣以上諸國大都皆其附庸故錯居境內疆界多與連接居烏滸河南一段乃別敘一國不與怛滿相屬核其情形似

指吐火羅必居字上脫落某某國字不然怛滿在裏海西南安得云居烏滸河南且安得云與史國接又安得云有鐵關之限哉總之宋子貞喜錄雜說入正史既不明地理又不解譯音故動輒致誤舛漏復沓縷指難終云

貞觀後遣小國君遣使來朝獻有司未嘗參攷本末者今附之左方曰火辭彌與波斯接貞觀十八年與摩羅游使者偕朝二十一年有健達王獻佛與土茶龍朔元年多福王遣使來朝總章元年有末陀提王開元五年有習阿薩般王並遣使朝貢七年訶毗施王因吐火羅獻師子鸚鵡天寶時來朝者曰俱爛那曰舍摩曰威達曰蘇吉利發屋蘭曰蘇利悉單曰建城曰新城曰俱位凡八國俱位或曰商彌治阿賒颺師多城在大雪山勃律河北地寒有五穀蒲陶若榴冬窟室新城在石國東北百里有弩室羯城亦曰小石國後爲葛邏祿所并此條本附波斯傳後今移卷末

火辭彌魏書作呼似密即本書火尋傳之貨利習彌在今基華國境摩羅游游當作那語尾助音即漢安息木鹿城今曰謀夫在火辭彌南健達魏書作乾陁今阿富汗東干達馬克城末陀提西域記作秣菟羅今朱木那河東馬特剌城訶毗施即阿比西亞在紅海南非洲境故有師子鸚鵡俱爛那即俱蘭見上傳舍摩爲薩摩轉音島國名在小亞細亞西海中蘇利悉單今阿富汗東南有瓦悉利斯坦省或即其地俱位爲商彌別稱在阿富汗加非利省東北喀里庫特城地詳宋雲求經記新城亦名小石國弩室羯城西域記作笯赤建在今塔什干

東北琛姆罕特城東境勃律河在大小勃律國西今蘇瓦特河也葛邏祿自有傳多福習阿薩般威達蘇吉利發屋蘭建城五國俱無攷

紹興沈銘訓 餘杭章箴 同校

新五代史四夷地理攷證

浙江圖書館叢書第一集

新五代史四夷附錄地理攷證

中華民國四年浙江圖書館校刊

仁和丁謙益甫氏學

契丹自後魏以來名見中國或曰與庫莫奚同類異種其居曰梟羅箇沒里沒里者河也是爲潢水之南黃龍之北得鮮卑之故地故又以爲鮮卑遺種唐時其地北接室韋東鄰高麗西界奚國而南至營州部族之大者曰大賀氏後分八部部之長號大人常推一大人以統八部劉仁恭據幽州數出兵攻之燒其野草契丹馬多死時大人曰遙輦衆以爲不任事推阿保機代之阿保機多智勇善騎射值劉守光殘暴幽涿之人多亡入契丹阿保機置城以居之漢人教之曰中國王無代立者由是阿保機威制諸部而不肯代立九年諸部責詢之始不得已傳其旗鼓乃謂諸部曰吾所得漢人多矣欲自爲一部以治漢城可乎衆許之漢城在炭山東南濕河上有鹽鐵之利地可種五穀漢人安之阿保機知衆可用用其妻述律策召諸大人會鹽池而盡殺之遂不復代梁將篡唐晉王李克用與保機約爲兄弟期共擊梁既而背約稱臣於梁以求冊封圍晉將周德威於幽州莊宗遣李嗣源等救之乃解去阿保機自僭稱天皇王以所居地名爲姓曰世里譯者謂之耶律以所居爲上京起樓其間號西樓於其東千里起東樓北三百里起北樓南木葉山起南樓往來射獵其間莊宗討張文禮圍鎮州定州王處直懼及己遣子說契丹使入塞阿保機遂空國入寇攻幽州不克陷涿州又攻中山渡沙河莊宗自將擊敗之阿保機退去自此頗有窺

中國之志患女眞渤海在其後欲擊渤海先通好於唐乃攻渤海取扶餘城以爲東丹國封其長子突欲爲東丹王已而阿保機死國人立其次子德光突欲不得立遂自扶餘泛海奔於唐定州王都反唐遣王晏球討之德光遣將救之晏球敗之於曲陽又敗之於唐河距幽州北七百里有榆關關東臨海北有兎耳覆舟等山皆斗絕並海東北有路狹僅通車其旁地可耕植唐時置戍以扼契丹自唐末幽薊割據戍兵廢散契丹因得出陷平營而幽薊歲苦寇鈔自涿至幽人跡斷絕轉餉常以兵護莊宗末趙德鈞鎮幽州於鹽溝置良鄉縣又於幽州東五十里築城皆戍以兵又於其東置三河縣由是幽薊之人始得耕牧輸餉可通德光乃西徙居擦剌泊出寇雲朔之間明宗患之以

石敬瑭鎮河東總四鎮兵禦之敬瑭反求救德光德光赴之破張敬達兵敬達退保晉安寨德光圍之唐遣趙德鈞往救而德鈞父子按兵不赴德光乃立敬瑭爲帝敬瑭入洛乃北還契丹當莊宗時攻陷營平二州及已立晉又得雁門以北合十六州乃以幽州爲燕京改元會同更國號曰遼置百官參用中國人初敬瑭奉契丹甚謹及出帝卽位德光怒其不先告而又不稱臣而稱孫數遣使責問而大臣景延廣語不遜德光益怒會楊光遠反青州招之開運元年春遂大舉入寇西出雁門攻并州爲劉知遠所敗東陷博州以應光遠德光自攻下貝州屯元城兵及黎陽與晉相距於河月餘戰於戚城殺傷相半德光引兵還二年九月復傾國入寇圍鎮州下鼓城等九縣南掠邢洺磁至於安陽河帝遣軍拒之乃引去契丹已北聞帝下詔親征復引而南戰於陽城衛村晉軍奮擊大敗之三年七月寇鎮州杜重威屯中渡與德光夾水而軍德光分兵並西山出晉軍後破欒城重威被圍糧絕遂舉軍降四年正月德光入京師封出帝爲負義侯遷於黃龍府漢高祖起太原所在州鎮多殺契丹守將歸漢德光大懼又時已熱乃以蕭翰爲宣武軍節度使守汴乃北歸行至欒城得疾卒於殺胡林契丹破腹實以鹽載之而去晉人謂之帝耙永康王兀欲立兀欲東丹王突欲子也突欲奔於唐兀欲留不從號永康王德光滅晉兀欲從至京師德光死欒城兀欲在鎮州稱德光遺制卽皇帝位使人報其祖母述律述律怒率兵迎兀欲將廢之相拒於石橋述律兵多亡歸兀

欲遂幽述律於祖州阿保機墓所兀欲更名阮號天授帝漢乾祐五年兀欲攻邢州陷內邱以死傷多引退後復謀入寇諸部皆不欲兀欲强之遂殺兀欲德光子述律立遂不復南周世宗顯德六年北征瓦橋淤口關瀛莫二州皆降乃置雄州於瓦橋關霸州於益津關而還述律聞之曰此本漢地今以還漢又何惜耶述律後爲庖人所殺

嗚呼自古夷狄服叛雖不繫中國之盛衰而中國之制夷狄則必因其强弱予讀周日歷見世宗取瀛莫定三關兵不血刃而史官譏其以王者之師馳千里而襲人輕萬乘之重於萑葦之間以僥倖一勝夫兵法決機因勢有不可失之時世宗南平淮甸北伐契丹乘其勝威擊其昏殆世徒見周師之出何速而不

知述律有可取之機也是時述律以爲周之所取皆漢故地不足顧也然則十四州之故地皆可指麾而取矣不幸世宗遇疾功志不就然瀛莫三關遂得復爲中國之八而十四州之俗至今陷於夷狄彼其爲志豈不可惜而其功不亦壯哉夫兵之變化屈伸豈區區守常談者所可識也初蕭翰北歸有郃陽縣令胡嶠爲翰掌書記隨入契丹而翰妻爭妬告翰謀反翰見殺嶠居虜中七年亡還中國略能道其所見云自幽州西北入居庸關明日又西北入石門關關路險狹又三日至可汗州又三日至新武州西北五十里有雞鳴山明日入永定關此唐故關也又四日至歸化州又三日登天嶺嶺東西連亘有路北下又行三四日至黑榆林時七月寒如深冬明日入斜谷谷長五十里崖谷高峻寒尤甚出谷得平地稍溫又二日渡湟水明日渡黑水又二日至湯城淀地氣最溫又二日至儀坤州渡灞香河又二日至赤崖翰與兀欲相及遂及述律戰於沙河述律兵敗被囚又三日至上京所謂西樓也（按遼地理志明載西樓在祖州此謂上京即西樓殊誤）自上京東去四十里至眞珠寨明日東行地勢漸高西望平地松林鬱然數十里遂入平州又東行至裏潭遂入大山十餘日而出至一大林時兀欲卓帳於此會葬德光自此西南行日六七十里凡七日至大山南兩高山相去一里有屋室碑石曰陵所也嶠所目見因述律葬德光事與中國所記差異已而翰得罪被鎖嶠與部曲東之福州即翰所治也東行過十三山又東行數日過衞州嶠至福州契丹多憐嶠敎其逃歸因得其諸國種

類遠近云距契丹國東至海有鐵甸又東女眞善射人無定居又東南渤海又東遼國皆與契丹略同又南奚又南至於榆關矣西南儒州故漢地西則突厥回紇西北至嬀厥律其人長大水出大魚契丹仰食人最勇鄰國不敢侵又西轄戛又北單于突厥又北黑車子又北牛蹄突厥人身牛足地尤寒水曰葫蘆河東北至韃劫子尤善射契丹等國皆畏之其國三面皆室韋一室韋二黃頭室韋三獸室韋地多銅鐵金銀人工巧善制器織毛錦又北狗國人身狗首語爲犬嗥蓋契丹嘗遣人齎糧北行窮其所見如此嶠歸錄以爲陷虜記云

契丹之名始見魏書北齊書隋書新唐書因之攷遼史契丹之先曰奇首可汗生八子後分八部大賀氏前清官書稱爲達瑚爾曾載入滿洲姓氏錄今俄屬貝加爾湖以東尚有此族人居住當與東三省達瑚爾人同種唐開元時大賀氏既微遙輦氏部中自立可汗即傳所云常舉一人以統八部者也太祖先世爲迭剌部不在八部之列至是始代遙輦氏爲可汗惟遼史又言太祖有帝王之度三一代遙輦氏尊九帳於御帳上知太祖即位待遙輦族厚傳謂召諸大人會鹽池盡殺之恐中土傳聞不足爲據（此宋無名氏著遼志中誤歐公誤採之也）至契丹舊地據遼史部族志云始祖奇首可汗居潢河西土河北及元魏末莫弗賀子畏高麗蠕蠕侵逼始去奇首故壤居白狼水東北未幾爲齊文宣所破部落離散至隋初內附許還居白狼水後部衆漸盛乃北徙依吐紇臣水而居攷土河漢以

來稱徒河今曰圖爾根河爲大凌河之北源奇首所居當在今奈曼敖漢二旗境但本傳言潢水南遼志則云潢河西雖似兩岐實則潢水西來經其部北卽折而東南流故可言南亦可言西且合兩說核之其故部所在益瞭然可指曰狼水卽大凌河當時徙居河東北者欲倚中國以自保吐紇臣水卽土河本名蓋又由大凌河境稍徙而北矣本傳所謂梟羅箇沒里據遼地志武安州有梟羅水箇沒里水梟羅與箇係兩水名按梟羅者饒樂之轉音卽今老哈河箇者土之轉音卽今圖爾根河武安州當在老哈河東故轄境東抵土河西抵饒樂契丹自隋以後依吐紇臣水而居故在此二河閒非奇首時故壤也奇首故壤尙在東北潢水胡嶠記作湟水今稱錫喇木

倫河在熱河北界黃龍一名和龍乃慕容燕都城今朝陽縣境室韋諸部皆在黑龍江境故北與相接唐初高麗據有遼東全地故東與相鄰奚部在老哈河西故西與相界唐營州治柳城在朝陽縣南近小凌河處遼太祖所築漢城卽臨潢府遼地志言天贊初南攻燕薊以所俘人戶散居潢水北縣臨潢水故名卽今阿魯科爾沁旗南波羅城也攷見下炭山遼地理志不載以漢城在其東南揆之當指慶州西之黑山因山黑如炭故俗以炭山稱之西樓在臨潢西南三十里祖州地南樓據遼地志言永州本南樓地東潢河南土河有木葉山上建始祖奇首可汗廟又有高淀山柳林淀亦曰馬淀按此條必有舛訛殆誤以東樓之地爲南樓也東潢河南土河正奇首所居土河北潢河西之對文以奇首故居故建廟於此遼志謂東樓在龍化州卽今奈曼旗牧境實潢土二河中閒地遼太祖紀天復二年九月城龍化州於潢河南可證自本條採東都事略無稽俗說謂昔有神人浮土河而東又有神女泛潢河而下至木葉山二水合流處相遇配偶生八子後遂分八部云云著述家始確指老哈河爲土河謂木葉山卽在合流地不知土河潢河源流各異並不相通且建始祖廟不於始祖居地乃信傳聞移之老哈河潢河合處謬矣又況蒙古游牧記明載木葉山高淀山柳林淀馬淀等均在克什克騰旗境內距老哈河潢河合處甚遠知當日所置永州及南樓實在其地無疑至傳云北三百里起北樓地在何處史無明文惟地理志言懷州有清涼殿爲行幸避暑之所與胡嶠記上京西北二百餘里有涼淀在饅頭山南正合卽北樓也饅頭山當卽阿嚕科爾沁旗庫魯默特山鎮州今直隸正定府定州在正定東北百餘里幽州今順天府涿州在順天西南百四十里中山卽定州沙河在順德府南女眞金人舊部在吉林阿勒楚喀城南渤海國見後扶餘城今吉林農安縣治曲陽縣在正定北唐河在曲陽東北榆關卽今山海關平州今永平府昌黎縣在順天西南七十里幽州東五十里所築之城當在今通州境三河縣在通州東北察剌泊近雲朔二州當卽今代哈泊雲州今大同府朔州在其西南晉所割十六州者幽薊順檀瀛莫涿儒武媯新蔚雲朔應寰

也幽今順天府薊今薊州順今順義縣檀今密雲縣瀛今河
間府莫今任邱縣地涿今涿州儒今萬全縣地武今宣化縣
地金地理志宣德州晉爲武州可證或云在朔州西誤嬀今延慶州新今新保安鎮儒武
新三州均據水經注及定方輿紀要及京東攷古錄均誤蔚今蔚州雲今大同府朔今朔
州應今應州寰今朔州東馬邑鄉地青州府在山東雁門關
在山西博州今山東東昌府貝州今山東清平縣元城縣今
大名府治黎陽今河南濬縣戚城春秋衞邑杜預注在頓邱
衞縣西頓邱今衞輝府淇縣古城址在淇縣東北今衞縣鎮
地鼓城今直隸晉州邢今順德府邢臺縣洺今廣平府治磁
州在廣平府西安陽河在河南彰德府境武强縣屬深州欒
城縣屬正定西山卽太行山黃龍府卽扶餘城與契丹南境

之黃龍異地石橋者潢水橋也在巴林旗境今尚存祖州在
巴林旗北本遼右八部世沒里地爲阿保機先代所居故名
太祖於此建西樓歿卽葬此有太祖陵廟或云阿保機死葬
木葉山誤木葉山乃其始祖之廟非自葬處也內邱縣在順
德府北瓦橋淤水二關均在雄縣南瀛州莫州均見前霸州
在雄縣東居庸關在昌平州西南石門關卽八達嶺一名居
庸上關可汗州金地志曰嬀州唐爲懷戎縣更名懷來以本
記道里核之當在今懷來縣西遼史太祖紀神冊元年改武州爲歸化州嬀州爲可汗州
新武州卽新州今新保安鎮雞鳴山在懷來西北九十里永
定關唐地志屬嬀川郡記云距雞鳴一日程當在宣化府地
歸化州卽金宣德州當在今宣化縣北天山者察罕陀羅海

嶺也黑榆林斜谷攷游牧記克什克騰旗南三十九里有巴
爾嶺又四十里有高柳谷又口北三廳志木石峽在多倫諾
爾東北克什克騰部境山甚陡峻多榆柳松檜卽傳所謂黑
榆林及斜谷湟水見前黑水在湟水北今稱喀喇木倫河湯
城淀當在黑河發源處之北儀坤州遼地志屬上京路在湯
城淀東爲述律太后生處故名麝香河當又在東蓋發源赤
山南入黑河之一小支流赤崖卽赤山遼地志在慶州似今
之一桃圖山沙河遼地志在臨潢府祖州西南當卽水道提
綱歌爾歌台河鄂圖作郭爾郭爾河此河東北至臨潢三日
程亦合惟胡嶠記兀欲與述律戰於沙河與傳言相拒於石
橋不合此何以故攷遼史世宗紀六月次南京今順天前鋒敗

敵於奚德泉地未詳閏七月次潢水與太后相拒於橫渡觀此
知兀欲蕭翰必分道而進兀欲統諸軍直北行故遇敵於橫
渡橫渡當卽潢水石橋地在今巴林旗境蕭翰領偏師由西
北路行故先過湟水方遇敵於沙河沙河在橫渡西北兩路
相逼述律遂難抵禦當時情形大略如此嶠自言因述律事
與中國所記小異蓋遼史謂其媾和或信彼文飾之詞也平
地松林在潢河發源處今克什克騰境遼史記太宗幸平地
松林觀潢源可證平州在上京東百餘里今無攷裏潭當卽
大布蘇圖泊入大山者入冷陘山也蒙古名奎屯阿拉但由
上京至此省東北行非正東行也大山門在祖州衞州福州
按遼地志無衞州當卽惠州地見上福州在原州北二十里

原州又在顯州東北三百里顯州今奉天廣寧縣北醫巫閭山地則福州當在內蒙古喀爾喀左翼東界其地與關東接壤故易逃歸鐵甸無攷遼國指遼東嫗厥律遼史百官志作于厥又作于厥里又地理志皮被河出回紇北東南經羽厥入臚朐河羽厥即嫗厥律臚朐河今克魯倫河皮被河東南流入之當即今噶拉泰河嫗厥律爲河所經其部地在今車臣汗旗西北轄戛即新唐書黠戛斯在今唐努烏梁海旗境黑車子地見後牛蹄突厥人身牛足與魏略馬脛國馬脛馬蹄同一荒誕蓋此種野番以牛蹄馬脛爲飾非形狀與人異也其地無攷韃劫子三面皆室韋而人尤善射核其地望當即索倫種人無疑室韋諸部詳魏隋唐書部地見上狗國指

使犬部凡黑龍江東北及俄屬西伯利亞等處部人引車載重皆用犬力故曰使犬有用鹿者則曰使鹿至今尚然人身狗首實附會之談不足信也

附遼上京臨潢府攷

遼史地理志遼上京本漢遼東郡西安平之地神冊三年城之天顯十三年更名上京府曰臨潢有淶流河自西北南流東入曲江其北東流爲按出河一統志按遼史臨潢府其前臨潢河又曰臨潢縣天贊開南攻燕薊以所俘人戶散居潢水之北縣臨潢水故以名之張石洲穆蒙古游牧記謂證以辯映所記道里自中京即大寧城在建昌縣西北至上京凡四百七十里而渡潢水又二百三十里而至臨潢中間須渡黑水即喀喇木倫河在巴林部地又東北一百五十里當烏爾圖綽農河即綽諾河會和歌圖綽農河即提綱布雅乃河係東入綽諾河一小水處有波羅城址周二十里內有三塔久毀疑即古之臨潢但史云淶流河繞京三面又疑古城當在和歌圖河之東巴林與阿嚕科爾沁接界處云云余按張氏以波羅城爲臨潢府本極的確乃又疑在和歌圖綽農河東濱則反無據蓋府名臨潢波羅城正在潢水以北一合也遼地志謂淶流河繞京三面今綽諾河發源西北南流至波羅城西又迤而北轉東南流正繞其城三面則淶流河即綽諾河無疑二合也此河從西北而南又由南迤而東北乃豬於沙稱爲曲江情形甚肖三合也綽諾河北有哈喜爾河自西而東與綽諾河會而同豬於沙哈喜

爾河鄂刻圖作哈奇爾河西圖作哈齊河哈喜哈奇哈齊皆按出轉音按出當讀如安砌卻由波羅城之北而東流四合也方輿紀要言潢河出平地松林經臨潢府南地望相符五合也遼志言上京臨潢府有潢河復有黑水今二河均與波羅城近六合也又攷富鄭公行程錄渡潢河石橋又渡黑水再一百八十里至上京臨潢府今道里之數更屬相符七合也且城址寬廣與都會相稱八合也遼地志上京城幅幀二十七里蓋張記二十里僅約計遼志則核實也若盛京通志謂遼臨潢府當在呼倫貝爾與車臣汗之間是以額爾古訥河爲淶流河矣近人曹廷烝又謂臨潢府即郭爾羅斯旗境錫伯古城是以陶爾河爲淶流河矣果如所言不獨臨潢命名均無

取義而核以下六條更無一可通其說之舛謬豈待辨而明哉至金史言臨潢府有金粟河金粟河當亦綽諾河之古名漢至唐宋歷史所載徒河託護眞水吐紇臣水土護臣水及土河皆卽今圖爾根河非老哈河攷

徒河之名始見漢書地理志遼西郡有徒河縣魏書作徒何又稱託護眞水隋書作吐紇臣水唐書作土護臣水遼史則作土河以余攷之均卽水經注之濫眞水今大淩河北源圖爾根河也漢志徒河雖未指明何地而晉書燕載記十六國春秋前燕錄並言慕容廆自遼東徙徒河之青山青山而冠以徒河則山在徒河縣地無疑蒙古游牧記土默特右翼旗東北百二十里有波羅溫都爾山波羅青也溫都爾高也猶

言青色之高山其地正在圖爾根河東是徒河卽圖爾根河證一魏書契丹傳言有部落於和龍北數百里和龍爲慕容氏都城卽今朝陽縣治又北數百里非圖爾根河流域乎證二隋書言魏末契丹畏高麗突厥之迫始去奇首故壤居白狼水東北倚中國自保後爲齊文宣所破部衆離散開皇初乃漸來歸遂依吐紇臣水以居在遼西正北二百里其地縱五百里橫三百里此條指陳尤爲明析隋遼西郡治柳城爲今朝陽南境吐紇臣水直郡正北二百里其卽圖爾根河地望更確證三新唐書契丹傳言居潢水南黃龍北新五代史語同皆與魏書相合證四證五至遼史謂契丹始祖奇首可汗奇首卽西漢末始立鮮卑部之首領歷後漢三國至晉惠時爲慕容皝所滅之東部宇文其後裔也故壤在

潢河西土河北蓋契丹初起居圖爾根河北今敖漢旗東南潢河由西而東過其部北卽折而東南流故言潢河南不如言潢河西情形尤合且因所居在潢河西則其南之土河爲今圖爾根河益無可移易證六又遼地志言永州本南樓地東潢河南土河按東潢河南土河正潢河西土河北之對文其地正在奇首故居之處故兩河方向略同遼志雖誤指東樓爲南樓言始祖地尚是證七且水經注載白狼水東北逕黃龍城又東北有濫眞水出西北塞外歷重山東南流入之夫濫眞水於黃龍東北入大淩河其爲圖爾根河何疑濫眞乃託護眞吐紇臣之異譯余疑濫眞上脫落一字故譯音不全證八最可異者遼地志於東潢河南土河下妄增二水合流四字遂致後來

有直稱老哈河爲土河之誤查圖爾根河南流入大淩河北與東皆距潢河百餘里萬無相合之理獨老哈河北流稍東與潢河合遼史成於元代史館諸人不知土河所在謬以老哈河當之此二水合流之說所自始也不獨自漢以來並無二水相合明文卽如所言遼置永州於此厥地實處東樓西北稱爲南樓可乎況二水合流其形恰如丁字是永州所在當云北潢河東土河不當云西潢河南土河以潢河自西而東但有南北絕無東西之可言也若夫老哈河古稱饒樂水後漢書唐書澆水晉書及十六國春秋弱洛水如洛瓌水均魏書其作樂河遼地志老河者省文也張氏游牧記謂饒樂水卽英金河亦無確據不足從前史具在從無指爲徒河土河及託護眞水吐紇臣水者自遼志有二水合

流語自後金史元史皆直稱老哈河爲塗河而徙河土河託護眞吐紇臣諸名盡移而屬之矣游牧記雖於柰曼旗南五十五里載有圖爾根河亦名土河出塔本陀羅海山（塔本五也陀羅海頭也）南流經土默特右旗（旗東北注亦載有圖爾根河）又南入大淩河惟張氏非但不證明此河卽古徙河反亟亟致辨謂其南建昌縣亦有土河或稱此河爲北土河（按老哈河在圖爾根河西並不在南）似惟恐閱者疑老哈河爲非土河也者矧今蒙古人又稱圖爾根河爲那拉特河（見鄂刻一統圖）此數百年來知徙河上河託護眞水吐紇臣水之所在者竟無其人也噫（今日本人所刻地圖將圖爾根河隔於山北不與大淩河相合誤也）

奚本匈奴別種當唐之末居陰涼川在營府之西幽州西南皆

數百里有二萬騎分五部後徙居琵琶川在幽州東北數百里契丹阿保機強盛奚人常爲守界而苦其苛虐其王去諸以別部西徙嬀州依北山射獵自別爲西奚而東奚在琵琶川者亦爲契丹所并不復能自見云

奚部始見魏書名庫莫奚至隋始去庫莫但稱奚本出東胡此云匈奴別種誤甚蓋匈奴與東胡種族不同歐公未之知也居陰涼川事唐書不載唐書所載惟開元間奚王李詩等降以其地爲歸順州拜詩都督置所部幽州之偏歸順州卽遼惠州在今平泉州境但時非唐末且詩等旋卽叛去並非久駐陰涼川卽金地志松山縣陰涼河今赤峯州西北春德布河也唐營州治柳城今朝陽府南境地陰涼川旣在營府西自當在幽州東北無反處西南之理種種鶻突皆由歐公採掇雜說而成故致此誤攷遼史先是契丹俘奚戶七千徙饒樂之淸河至後唐天復三年立十三縣使太祖統治之此卽徙琵琶川事遼地志利州阜俗縣有琵琶川阜俗爲利州治在今熱河建昌縣東大城子地琵琶川卽古榆河今建昌河也遼史又言太祖五年征西部奚所向輒下遂分兵討東部奚亦平之傳言爲契丹所併卽此

吐渾本號吐谷渾或曰乞伏乾歸之苗裔自後魏以來名見中國居於青海之上當唐至德中爲土番所攻部族分散其內附者唐處之河西其首領赫連鐸後爲晉王所破部族益微散處蔚州界中莊宗時有白承福者居中山北常朝貢晉高祖立割

雁門以北入契丹吐渾遂爲契丹役屬而苦其苛暴乃自五臺入處中國出帝時使居嵐石之間復謀亡出塞爲劉知遠所破遂微不復見

吐谷渾本鮮卑種爲前燕慕容廆之庶兄分部西徙居青海境晉魏隋唐諸史紀載甚詳博雅如歐公乃不翻檢前史竟採無稽之說謂爲乞伏乾歸苗裔殊足訝已青海在甘肅西寧府西北河西卽甘涼等州地蔚州在宣化府西南中山今定州雁門關在山西北境

達靼靺鞨之遺種本在奚契丹東北後爲契丹所攻部族分散或屬契丹或屬渤海別部居陰山者自號達靼唐末有每相溫者曾從朱耶赤心討龐勛後李國昌克用父子爲赫連鐸所敗

嘗亡入其部後從克用入關破黃巢由是居雲代之間其俗善騎射多駝馬嗣是常入貢至周顯德不絕

靺鞨見前史此其分出之一小部陰山在河套北達靼乃游牧人之總稱非部名也雲代二州在雁門關北

党項西羌遺種其國在禹貢析支之地東至松州西接葉護南界春桑北鄰吐渾有地三千餘里無城邑而有室屋唐德宗時諸部相率內附居慶州者號東山部居夏州者號平夏部皆無君長不相統一散處邠寧鄜延靈武河西東至麟府之間自同光後大姓强者各自來朝貢中國亦置場以市其馬周太祖時曾用兵討之軍將不通夷情來犒軍者反劫掠之乃爲所誘死傷甚衆太祖罪諸將選良吏爲慶州刺史以招撫之

党項始見隋書其地至亦詳新唐書唐之中葉故地盡入吐蕃故徙居慶夏二州慶州卽今慶陽府夏州在榆林府西南長城外邠寧等皆唐時藩鎭邠寧駐陝西邠州鄜延駐延安府靈武駐甘肅靈州河西駐涼州府麟府卽麟州在河套內東北境攷下于闐傳言沙嶺爲党項牙知五代時党項種人雖散居河西諸州而其酋長則居涼州東北之沙嶺卽今額拉善旗白湖以北一帶沙山是也

突厥國地部族均見於唐唐末爲諸夷所侵部族微散五代之際嘗四朝貢

突厥起於北周時隋及唐初大盛自爲唐滅部族遠徙居天山迤北唐末昭宗景福元年突厥侵踞波斯東境立爲色蠻尼朝建都於布哈爾城洎宋太祖建隆二年其種人阿伯特眞別立嘎自尼國在今阿富汗境屢侵印度稱强一時再後仁宗明道元年有別部酋長塞而柱克者起於鹹海東濱之氊的城歷三世遂奄有波斯全地立塞而柱克朝都於蔑而甫城迨寧嘉定十三年元太祖西征突厥遺種西徙小亞細亞道羅山中不數世寖以强盛明末時遂建土耳其國都於東羅馬舊京孔士但丁城傳國至今此五代以來突厥之歷史也余參攷西書附紀於此

吐蕃見於唐書矣至五代時已微弱前陷河西隴右諸地多爲回鶻党項所侵踞後唐天成以來數遣使來明宗嘗問其牙帳所居曰西去涇州二千里隱帝時猶來朝後不復至

吐蕃本國卽今西藏唐時最强唐末因立異姓子爲王上下不服國遂瓦解咸通季年瓜沙等州均爲渾末部所沒渾末一曰嗢末本吐蕃之奴從軍於外聞國亂亦據地自立本傳所載卽此種人非從前吐蕃國也牙帳在涇州西二千里卽青海西南土司境河西見前隴右謂秦州鞏昌等處

回鶻爲唐患尤甚其國本在娑陵水上後爲黠戛斯所侵徙天德振武之間又爲張仲武所破餘衆西徙役屬吐蕃是時吐蕃已陷河西隴右乃以回鶻散處之當五代時有居甘州西州者皆名見於中國唐莊宗晉高祖嘗冊其酋爲可汗其俗與回紇小異至周顯德時尚來獻

回鶻卽回紇乃譯音之轉非二種也此云俗與回紇小異誤

甚娶陵水卽今塔米爾河在外蒙古賽音諾顏部中黠戛斯
卽上轄戛天德軍在中受降城西二百里振武軍治西受降
城地均在河套北甘州府在甘肅西北境西州今土魯番地
于闐見唐書地去京師萬里西南近葱嶺與婆羅門爲鄰國相
去猶三千餘里南接吐蕃西北至疏勒晉天福三年來貢遣供
奉官張匡鄴等往冊封冬十二月自靈州行二歲至于闐至七
年乃還其副高居誨記曰自靈州過黃河行三十里始涉沙入
党項界曰細腰沙神樹沙至三公沙宿月支都督帳自此沙行
四百餘里至黑堡沙沙尤廣遂登沙嶺党項牙也渡白亭河至
涼州自涼州西行五百里至甘州回鶻牙也其南山百餘里漢
小月支故地有朱耶遺族居之自甘州西始涉磧磧無水載水

以行西北五百里至肅州渡金河西百里出天門關又西百里
出玉門關經吐蕃界西至瓜沙瓜州南十里有鳴沙山又東南
十里三危山其西渡都鄉河曰陽關沙州西有仲雲牙帳居胡
盧磧仲雲者小月支遺種也漢明帝時屯田伊胡盧卽其地匡
鄴等入仲雲界大屯城部酋遣宰相來接出仲雲界始涉鹽磧
無水掘地得溼沙置胸以止渴又西渡陷河伐檉置水中乃渡
不然則陷又西去紺州爲于闐所置去京師九千五百里矣又
行二日至安軍州遂至于闐俗以蒲桃爲酒青者紫者味尤美
喜鬼神尤好佛國東南曰銀州盧州湄州南有玉州河源所出
有三東曰白玉河西曰綠玉河又西曰烏玉河每歲秋水涸國
王撈玉於河然後國人得採

于闐爲自漢以來古國婆羅門卽印度高居誨等所往來卽
漢書之南道靈州在甘肅寧夏府南黃河以西所涉諸沙均
在蘭州北長城外阿拉善旗境黑堡沙尤廣卽今滕格里沙
地白亭河今石羊河金河今洮賴河天門關今嘉峪關玉門
關今玉門縣瓜州故城在今安西州西南沙州故城在今敦
煌縣東都鄉河今稱黨河古陽關在敦煌西南仲雲部所居
胡盧磧當在漢鄯善國境記謂卽漢伊胡盧誤伊胡盧在今
新疆巴里坤地此處沙磧無水何能屯田耶鹽磧在羅布泊
南水經注言河水東注泑澤卽蒲昌海也其地廣千里皆爲
鹽而剛堅行人所經皆布氈卧掘發其下有大鹽方如巨枕
以次相累按鹽在沙下故鹽浮於上因有鹽磧之名陷河在

羅布泊西南今稱察爾克拉克河紺州當卽克里雅今新設
之于闐縣治安軍州卽玉隴哈什城此城近和闐州故遂至
于闐銀盧湄三州當在今桑普爾哈喇努拉波魯等處玉州
當在哈朗歸地白玉河綠玉河均卽玉隴哈什河因上游分
爲二支一在于闐城東一在城西又北流百餘里復合爲一
烏玉河卽哈喇哈什河
高麗本扶餘別種國地君世見於唐其王姓高氏同光元年來
貢至長興三年權知國事王建遣使來貢明宗乃拜建高麗國
王後常來朝
高麗見前史
渤海本號靺鞨高麗之別種也唐高宗滅高麗武后時高麗別

種大乞乞仲象與靺鞨酋長走遼東分王高麗故地仲象死子祚榮立因并有諸部衆四十萬據挹婁臣於唐至中宗時遣忽汗州以祚榮爲都督封渤海王後世遂號渤海開平元年國王大諲譔遣使者來迄顯德常朝貢

渤海事詳新唐書挹婁今盛古塔地忽汗州卽渤海上京今盛古塔西訥訥赫古城是也忽汗爲呼爾哈轉音以城近呼爾哈泊故稱忽汗州

新羅弁韓之遺種也同光元年王金朴英遣使來朝長興開又來晉後不復至

新羅事詳新唐書

黑水靺鞨本號勿吉當魏時其國東至海南界高麗西接突厥北鄰室韋蓋肅愼氏之地也分十部黑水靺鞨最處其北同光三年來貢至長興三年來請封後不復見

靺鞨諸部唐以來均併入渤海惟黑水部在北尚存黑水者今黑龍江也部地當在今三姓城境

南詔蠻見於唐在漢故永昌郡東姚州西所居曰苴咩城同光三年郭崇韜破蜀遣使招之不納明宗時遣烏昭遠爲使亦不能達而還

南詔事見新唐書

牂牁蠻在辰州西千五百里天成開嘗一至

牂牁本漢郡地在今貴州西南境

昆明在黔州西南三千里外天成二年嘗一至

昆明卽漢滇地屬益州郡今雲南省治

占城在西南海上地方千里東至海西至雲南南鄰眞臘北抵驩州俗與大食同前世未嘗通中國顯德五年嘗遣使獻方物

占城卽新唐書環王國新書言本漢林邑一曰占不勞亦曰占婆王所居曰占城唐時屢貢獻乃云前世未嘗通中國何失檢乃爾其部地爲越南左右圻及南圻北三省地雲南卽昆明南詔眞臘今柬埔寨驩州今越南之乂安省

按薛氏舊史外國傳僅載契丹吐蕃回鶻高麗渤海靺鞨黑水靺鞨新羅党項昆明于闐占城牂牁等十二國中惟契丹吐蕃回鶻党項四傳較詳然皆新唐書及新五代史所有故不復採

餘杭章箴
蕭山郁九齡同校

宋史外國傳地理攷證

第
二
九
册

浙江圖書館叢書第一集

宋史外國傳地理攷證

中華民國四年浙江圖書館校刊

宋史外國傳地理攷證

仁和丁謙益甫氏學

昔唐承隋後隋承周齊上溯元魏西北之疆有漢晉正朔所不逮者然亦不過使介之相通貢聘之時至而已唐德既衰荒服不至五季迭興綱紀日紊遠人慕義無所適從宋祖受命諸國削平中邦清謐於是東若高麗渤海雖隔遼壤而航海遠來不憚跋涉西若天竺于闐回鶻大食高昌龜茲拂菻等國雖介遼夏之間筐篚亦至屢勤館人党項吐蕃唃厮囉董氈瞎征諸部夏國兵力之所必爭者也宋之盛德亦暨其地又開獲其助焉交阯占城眞臘蒲甘大理瀛海諸蕃自劉鋹陳洪進來歸接踵脩貢宋之待遇亦得其道厚其委積而不計其貢輸假之榮名

而不責以煩縟來則不拒去則不追邊圉相接時有侵軼命將致討服則舍之不黷以武先王柔遠之道豈復有加於是哉南渡以後朔漠不通東南之陬以及西鄙冠蓋猶有至者交人遠假爵命迄宋亡而後絕焉女直在宋初屢貢名馬他日强大脩怨於遼其索叛臣阿疏責還所掠宋詔猶知以通宋爲重及渝海上之盟尋搆大難宋遂爲所絀辱豈非自取之過乎前宋舊史有女直傳今既作金史義當削之夏國雖僞鄉不常而視金有閒故仍舊史所錄者存焉

夏國李彝興夏州人也本姓拓跋氏唐貞觀初有拓跋赤辭者歸唐賜姓李置靜邊等州以處之其後析居夏州者號平夏部唐末拓跋思恭鎮夏州統銀夏綏宥靜五州討黃巢有功復賜

李姓卒弟思諫代爲定難軍節度使卒奚昌嗣梁開平中遇害將士立其族叔仁福子彝興爲嗣事具五代史周時封西平王宋初加太尉北漢劉鈞來寇麟州禦卻之卒子克睿立卒子繼筠立太平興國五年卒弟繼捧立七年繼捧率族人入朝自陳願留京師授彰德節度使初繼捧之入也弟繼遷出奔地斤澤與其黨襲銀州據之又破金州朝廷命繼捧鎮撫之疏言繼遷悔過乃授以官渲化初與繼遷戰於安慶澤繼遷敗遁五年攻靈州夜襲繼捧走之咸平五年陷靈州以爲西平府六年春遂都於此夏圍麟州敗去遂攻西涼中流矢退還景德元年卒子德明立事中國頗謹城懷遠鎮爲興州以居卒子曩霄立曩霄本名元昊性雄毅多大略嘗以父臣宋爲非弱冠獨引兵襲破

回鶻奪甘州遂立爲太子既嗣位明號令以兵法勒諸部定官職分服色景祐元年掠環慶二年以兵攻嗚厮囉大敗歸三年破回鶻取肅瓜沙三州復攻蘭州諸羌於是悉有夏銀綏宥靜靈鹽會勝甘涼肅瓜沙等州而洪定威龍皆即堡鎮爲州阻河依賀蘭山爲固設十六司以綜庶務置十二監軍司分統其衆自河北至午臘嶺山七萬人以備契丹河南洪州白豹安鹽州羅洛天都惟精山等五萬人以備環慶鎮戎原州左廂宥州路五萬人以備鄜延麟府右廂甘州路三萬人以備西蕃回紇賀蘭駐兵五萬靈州五萬興州興慶府七萬爲鎮守總五十餘萬人而苦戰倚山訛山訛者橫山羌平夏兵不及也又選豪族善弓馬五千人分六班迭直鐵騎三千分十部元昊自制蕃書命野利仁榮演繹之成十二卷字形方整類八分教國人用以紀事遂僭位改元康定元年破金明諸砦圍延州慶歷元年攻渭州副使韓琦至高平發兵數萬人使任福等擊之福至好水川中伏敗歿關右震動秋又攻河東及麟府不能下轉攻豐州據之然元昊雖數勝死亡瘡痍財力不給國中怨之元昊乃請和二年復大入戰於定州宋師大敗至渭州焚掠而去三年又乞和廷議許封爲夏國王四年始上誓表而元昊帝其國中自若也是歲以納遼人夾山族遼兵十餘萬伐之元昊請和屢退以誘之退必赭其地遼馬無所食因返攻大破之慶歷八年卒子諒祚立卒子秉常立元豐四年聞夏王母梁氏奪秉常政幽之七月詔宦者李憲總熙河鄜延環慶涇原河東五路之師分道

進討九月李憲復蘭州冬高遵裕等圍靈山不克潰還明年命徐禧等城永樂名銀川砦夏人攻陷之元祐元年與夏國和七月秉常卒子乾順立卒子仁孝立卒子純佑立族弟安全廢之自立卒宗室遵頊立後傳其位於子德旺卒南平王睍立二年爲元所滅國亡夏之境土方二萬餘里州郡凡二十二河南之州九曰靈曰洪曰宥曰銀曰夏曰石曰鹽曰南威曰會河西之州九曰興曰定曰懷曰永曰涼曰甘曰肅曰瓜曰沙熙秦河外之州四曰西寧曰樂曰廓曰積石其民一家號一帳男年十五爲丁率二丁取正軍一人每負擔一人爲一鈔負擔者隨軍雜役也四丁爲二鈔餘號空丁願隸正軍者得射他丁爲負擔無則許射正軍之疲弱者爲之故壯者皆習戰鬬而得正軍爲多

論曰拓跋氏著於正史自赤辭納款於貞觀立功於天寶思恭以宥州著節於咸通夏雖未國而王其土久矣子孫歷王五代宋興卽西平王加彝典太尉德明在祥符閒已追帝於其國中迨元昊始顯稱帝厥後因之與金同亡槪其歷世二百五十八年雖嘗受冊封於宋未嘗有臣順之實也元昊用兵二十年無能折其强者乾順建國學弟子員三百立養賢務仁孝增至三千尊孔子爲帝設科取士又置官學自爲訓導觀其陳經立紀亦有足取者

夏之立國在今陝甘兩省北境靜邊卽銀州爲今榆林府夏州本赫連勃勃舊都統萬城在懷遠縣西長城外無定河上游北濱今尙存土城三重卽其地也綏卽綏德州宥州故城

在夏州西北三百里麟州在夏州東北五百里地斤澤在夏州東北三百里今稱巴彥淖爾會州在蘭州靖遠縣東北今廢安慶澤在夏州北今稱和伯淖爾靈州在盜夏府南西涼卽涼州興州卽盜夏府夏人立爲國都稱曰興慶嗣厮囉自有傳瓜沙二州在嘉峪關外安西州境肅州蘭州今同鹽州在靈州東今花馬池地勝州在河套內東北境洪州在盜夏北定州在盜夏東北故新渠縣地威州在中衛縣東南今威武堡龍州在靖邊縣東北今龍州堡賀蘭山在盜夏西阿拉善旗界午臘蘭山在河套北卽古陰山白豹安州未詳羅洛天都惟精三山當在今白於山蘆關嶺等處鎭戎在今海城縣南稍東原州卽固原州左廂右廂乃夏人所置軍名左廂當在固原西北右廂當在蘭州北橫山卽榆林以東延安慶陽以北橫亘數百里之大山金明砦在安塞縣境渭州今鞏昌府高平砦在鎭原縣北好水川在隆德縣東北豐州在河套內西北境定州砦在固原州北夾山在河套北吳喇特旗境有兩山夾峙故名卽漢時高闕也熙河指狄道州河州狄道卽宋熙州鄜延指鄜州延安環慶指環縣慶陽涇原指靜盜固原靜盜卽宋涇州河東今山西蒲州銀川砦在米脂縣西北石州卽石堡城在夏州東南威卽上威州懷州永州均未詳當在盜夏西西盜今爲府樂州卽古樂都今大通縣廓州今貴德廳積石今積石關在巴燕戎格廳南

高麗本曰高句驪禹別九州屬冀州之地周爲箕子之國漢元

菟郡也在遼東蓋扶餘之別種以平壤爲國邑漢魏以來常通職貢亦屢爲邊寇隋煬帝再舉兵唐太宗親伐之皆不克高宗命李勣征之遂拔其城分其地爲郡縣唐末中原多事遂自立君長後唐同光天成時其主高氏累奉職貢長興中權知國事王建承高氏之位遣使朝貢立爲元菟州都督封高麗國王晉開運二年卒子武襲位卒子昭權國事周廣順元年封王宋建隆二年遣使來貢進檢校太師封王如故自後朝貢甚謹國喜文學屢求佛經書籍并使國人就學於國子監淳化閒嘗賜其國進士王彬崔罕等及第授官遣還又有金行成者留仕中朝官至殿中丞又有康允者登進士第歷中外至京西轉運使以淸白幹力聞上章多所建白迨卒眞宗特以其子希齡爲太

常奉禮郎給俸終喪天聖後絕不通中國者四十三年熙寧二年移牒福建大吏言爲遼阻久違述職矣年復來貢宣和間求醫於朝詔二醫往留一年送歸王語之曰聞朝廷將用兵伐遼遼兄弟之國存之足爲邊捍女眞虎狼耳不可交也二醫歸奏已無及矣其國東西二千里南北才五百里王居開州蜀莫郡曰開成府依大山曰神嵩民居皆茅茨大止兩椽覆瓦者才十之二以新羅爲東州樂浪府號東京百濟爲金州金馬郡號南京平壤爲鎭州號西京西京最盛凡三京四府八牧郡百十八縣郡邑小者或止百家男女二百十萬口兵民僧各居其一地寒多山有秔黍麻麥而無秫以秔爲酒少絲蠶多衣麻紵自明州定海遇便風三日入洋又五日抵墨山入其境自過墨山島嶼詰曲礁石間行舟甚駛七日至禮成江江居兩山間東以石峽所謂急水門最險惡又三日抵岸由此登陸四十里乃至國都云

宋之高麗以中隔契丹故往來均由海道然不過通使命獻方物而已無大關係也與其國有關係者惟遼與金攷遼史太宗淳化五年遼人伐之王治請和遂奉遼正朔與宋中絕追康兆弒王治而立洵遼往討斬兆陷開城洵奔平州尋稱臣遼兵退乃築興鐵等六州遼怒求其地不許復伐之洵與女眞邀擊大破其衆復遣使於宋子欽時乘遼內亂置北邊關防起鴨綠江至靜邊和州袤延千里遼興宗責之復請和至王徽兩通宋遼大觀元年王俁大破女眞定疆界盡復古高麗舊地女眞連年來爭始議和還地於女眞尋金興屬之自楷以後權臣擅政國勢大衰矣余按高麗地方南北長東西狹以經緯綫約計南北近二千里東西不過五六百里史言里數殊不相合開州蜀莫郡今爲開城府在漢城西北神嵩山卽松岳山在開城北新羅樂浪郡本古辰韓國今慶尙道地非漢置之樂浪郡也漢樂浪治平壤東京卽慶州金州金馬郡今爲全羅道益山郡墨山島名在國境西南海中禮成江卽開城江發源江原道北界下游會臨津江入海平州據朝鮮史當云羅州在全羅道境興鐵六州朝鮮史作鐵州龜州龍州郭州諸城均近鴨綠江口鐵州今鐵山縣龜州今龜城縣龍州今龍川縣郭州今郭山縣靜邊今咸鏡道高原郡和州在高原西北今永興府朝鮮史言邊防自國內城至鴨綠江入海之地東跨朔州等十四州抵於和州袤千餘里以石爲之高厚各二十五尺云云較爲詳備

交阯本漢初南越地漢武帝平南越分其地爲交阯九眞日南三郡置交阯刺史以領之後漢至陳或爲交州或仍稱郡唐初改交州總管府至德中改安南都護府梁時爲土豪曲承美所據南漢劉隱伐而執之併有其地置節度使轄之後諸將競爭管內大亂驩州刺史丁部領討平之羣推爲王三年遜位於子璉宋平嶺表遂內附封交阯郡王太宗初年有大將黎桓擅權漸不可制太平興國五年詔孫全興等發兵討之大破賊衆六年春又破之白藤江口而全興畏怯不敢進會前軍將受紿被

殺遂班師因黎桓屢次貢獻乃不復討眞宗時子龍廷卒大校李公蘊奪其國凡傳八世二百四十餘年其酋無子以女嗣位國遂爲其壻陳日煚所有後常入貢

攷越南小志言越南通中國最早堯典已有宅南交之文周成王時越裳氏重九譯來獻白雉卽其地也秦時闢地極遠收之置日南交阯林邑象郡等郡秦末海內鼎沸南海尉趙佗擁衆自帝國號南粵實兼王其地漢武平南粵分其地爲儋耳珠崖南海蒼梧鬱林合浦交阯日南九眞凡九郡置交州刺史領之交阯日南九眞卽今越南也而刺史駐廣州屬焉後漢改稱交州黃巾之亂士大夫多避地往焉六朝復稱交阯郡唐武德中改交州總管府至德中改安南都護府卽

安南所由名也自唐以前世內屬爲郡縣與腹地等五季時土宇分崩祖國皆爲藩鎭所割據安南邊徼紛擾遂甚有楊廷藝紹洪等迭自署爲交阯節度使後廷藝以牙將丁公著權驩州刺史公著死子部領繼之盪平羣寇部民德焉乃推爲交州帥號曰大勝王時宋藝祖奪國於孤寡之手偷安無遠略以玉斧畫大渡河曰此外非我所有安望越南爲哉於是越南始離中國而獨立彼中所號爲丁先皇者卽公著之孫部領之子丁璉其人也自建國迄近時滅亡凡一千餘年一曰丁朝卽公著之後二曰前黎朝名桓三曰李朝名公蘊四曰陳朝名日煚五曰後黎朝名季犛六曰莫朝名登庸七曰阮朝名惠八曰後阮朝名福映此交阯沿革之大略也宋時交阯僅今越南國北圻十六省地漢交阯郡卽河內省漢九眞郡卽淸華省紹化府日南郡卽古越裳國今乂安省梁稱驩州白藤江在今荆門府明棠縣南北與海東府相近

大理國卽唐南詔熙寧九年遣使朝貢後不常至政和五年復遣使詣闕貢方物詔封其酋段和譽爲大理國王自是不復通閒一至黎州互市紹興後求入貢及售馬詔卻其貢惟市其馬以給軍用

大理今雲南大理府宋時段氏繼蒙氏之後據有滇南宋末爲蒙古所滅自此以後始入中國版圖黎州在四川雅州府西南

占城在中國西南東至海西至雲南南至眞臘國北至驩州界

汎海而南至三佛齊五日程陸行至賓陀羅國一月程其國隸占城東去麻逸國二日程蒲端國七日程北至廣州半月程東北至兩浙一月程西北至交州國兩日程陸行半月程其地東西七百里南北三千里南曰施備州西曰上源州北曰烏里州所統大小州三十八不盈三萬家無城郭有百餘村村戶三四百至七百亦有縣鎭名所出多香木藤臘吉貝花布白氎布金銀鐵錠等物五穀無麥而有秔粟豆麻鳥獸多孔雀犀牛畜有馬無驢人多乘象常來貢獻乾道閒嘗與眞臘戰有閩商教以騎射遂大捷淳熙四年以舟師襲眞臘傅其國都慶元以來貢臘大舉復仇俘其王歸國遂亡其地悉屬眞臘

占城在交阯之南今爲越南順化左右圻及南圻北三省地

雲南卽大理國驩州見前三佛齊自有傳賓陀羅明史作賓童龍蓋平和平順等省地今平和東尙有倍達龍海角倍達龍卽賓童龍賓陀羅轉音因此海角爲古賓陀羅地故名麻逸國卽馬力維列島在占城東北海中蒲端國當卽馬力維列西南蒲洛老特島施備州未詳攷占城舊界南至平順富安施備州當在其境上源州當在廣治西界其地爲靈江所出故曰上源烏里州今廣平省布政州

眞臘國亦名占臘其國在占城南東際海西接蒲甘南抵加羅希地方七千餘里政和六年來貢其屬邑有眞里富在西南隅東南接波斯蘭西南與登流眉爲鄰所部有六十邑

眞臘在占城南後併有占城故改稱占臘其本國西境直與

蒲甘爲界以當時暹羅尙未立國也加羅希似卽今河仙鎭地眞里富波斯蘭登流眉均當在今暹羅南境惟不能確指何處耳

蒲甘國崇寧五年遣使入貢詔禮秩如注輦尙書省言蒲甘大國不可視爲附庸小部當如交阯諸國禮從之

蒲甘爲緬甸國舊都在阿瓦城西南伊拉瓦諦江東岸但宋時已有緬甸國攷徽宗紀崇寧四年緬甸貢白象五年蒲甘入貢又高宗紹興間兩國俱貢想其時緬甸所轄爲國北境蒲甘所轄則國南境故東與眞臘相接魏氏海國圖志以眞臘之港口爲蒲甘臆斷甚矣按緬甸旣屢入貢不入此傳殊爲疏略

邈黎國元祐四年其國遣使齎于闐王及本國王表來貢有司請視于闐條式從之

邈黎國地未詳惟與于闐同貢必在于闐相近處可知

三佛齊國與占城爲鄰居眞臘闍婆之間所管有十五州汎海使風二十日可至廣州唐天祐元年來貢建隆以後屢貢獻方物

三佛齊明史謂古名干陀利宋梁二代嘗入貢其地爲蘇門答剌東南之一部與瓜哇島卽闍婆東西相對然占城則隔海頗遠云與爲鄰未確

闍婆國在南海中其國東至海一月汎海半月至昆崙國西至海四十五日南至海三日汎海五日至大食國北至海四日西

北汎海十五日至勃泥國又十五日至三佛齊又七日至古邏國又七日至柴歷亭抵交阯達廣州其地平坦宜種植產稻麻粟豆無麥劉宋元嘉十二年入貢後絕淳化三年獻方物其王與三佛齊有仇怨互相攻戰大觀中又貢建炎紹興時嘗加封號又有摩逸國太平興國七年嘗至廣州

攷郡國利病書瓜哇古訶陵國一曰闍婆又名莆家龍宋元嘉時始通中國後中絕唐宋均入貢元時始稱瓜哇是闍婆卽瓜哇甚明惟瓜哇全島東西約二千里南北二三百里所云東西南北至海若干日實當時誇誕之言不足信也昆崙卽瀛寰志昆崙島宜圖作康道耳羣島康道耳者昆崙轉音也在瀾滄江口海中然實瓜哇正北作東誤勃泥則在其東

云西北尤誤其云又十五日至三佛齊蓋從勃泥言若瓜哇至三佛齊則僅隔海峽耳至大食國即今波斯與南洋相距甚遠乃云南汎海五日至大食詎非夢夢（那國利病書以蘇門答剌爲古大食誤實由此）古邏即今滿剌加利病書云滿剌加古哥羅富沙地古邏即哥羅轉音地望亦正相合柴歷亭未詳摩逸即占城傳麻逸

南毗國在大海之西南南接三佛齊風颶月餘可至其國

南毗即明史南浡利南巫里瀛涯勝覽作喃勃里謝清高海錄科尼巴羣島中周爲開馬大島有市肆曰南庫里即此官本圖開馬大島作喀摩爾塔

勃泥國在西南大海中去闍婆四十五日程去占城與摩逸各

三十日程以版爲城居萬餘人所統十四州王所居屋覆以貝多葉民舍則覆以草前代未嘗朝貢故史籍不載太平興國二年始遣使獻方物

勃泥即梁書隋書之婆利唐爲婆羅國俱通貢獻謂史籍不載者非也他書或作蟠尼或作波尼阿或作保尼俄又轉爲般烏惟此島甚大土番分部而居有文萊馬神萬喇地閒等名此則其全島之稱也

注聲國東距海五里西至天竺千五百里南至羅蘭二千五百里北至頓田三千里自古不通中國水行至廣州約四十一萬一千四百里有城七重王居在第七重所統三十一部東南約二千五百里有悉蘭池國或相侵伐大中祥符八年遣使朝貢使者言自離本國舟行七十七晝夜歷那勿丹山婆里西蘭山至占賓國又行六十一晝夜歷伊麻羅里山至古羅國國有古羅山故名又行七十一晝夜歷加八山占不牢山舟寶龍山至三佛齊又行十八晝夜度蠻山水口歷天竺山至賓頭狼山望東西王母冢距舟所將百里又行二十晝夜度羊山九星山至廣州之琵琶洲離本國凡一千一百五十日至廣州焉

注聲國不載他書惟見於此國境西距天竺千五百里準其地望當在緬甸之西阿剌干等處羅蘭頓田二部未詳此國據印度洋東岸距中國本不相遠乃云至廣州四十一萬餘里則可繞地球五周矣誕妄之言在今日數歲小兒即知其謬而當時朝野信爲實然可笑悉蘭池亦未詳舟行所經地

可攷者如西蘭山即錫蘭島婆里國即明史瑣里今稱錫里占賓國即占碧城均在蘇門答剌中部古羅即闍婆傳古邏加八山在蘇門答剌東北海中今加斯巴島占不牢山據新唐書即占城國舟寶龍當即嘎羅巴中閒三寶壠埠天竺山即昆崙島兩旁東西竺島賓頭狼爲賓陀羅轉音羊山似即七洲洋九星山在香山縣東南琵琶洲在廣州府城東按此國入貢決非其王所遣蓋商舟乘便假託貢使希冀利益觀其所歷之地紆曲環繞多非來華正道且必沿途滯留故費若干月日至貢表之文采及使臣自署侍郎副使判官等職名其爲中國奸民假手代撰顯然可見歷史所載遐邦貢獻大率類此中國帝王侈然自大但以萬邦玉帛誇示來茲不

復實覈所從來誠足嗤也

丹眉流國東至占臘五十程南至羅越水路十五程西至西天三十五程北至程良六十程東北至羅斛二十五程東南至闍婆四十五程西南至程若十五程西北至洛華二十五程東北至廣州一百三十五程國以版爲屋無城郭咸平四年遣使來貢

丹眉流卽眞臘傳登流眉以四至核之當爲今暹羅湄公河西南地故羅斛在其東北羅斛者暹羅之南境也後與北境之暹并爲一國始稱暹羅西天指印度羅越程良程若洛華均未詳

天竺國舊名身毒俗宗浮屠道不飲酒食肉漢武帝遣使求之莫能通至明帝夢金人於是遣使天竺問佛道法其教傳於中國梁武帝及魏宣武時皆來貢獻隋煬帝志通西域諸國多至惟天竺不通唐貞觀後朝貢相繼乾德三年滄州僧道圓自西域還以佛舍利貝葉經來獻道圓晉天福中詣天竺在途十二年住五印度六年五印度卽天竺也四年僧行勤等一百五十七人上言願至西域求佛書許之其所歷焉耆龜茲于闐罽賓及布路沙加溼彌羅等國詔諭令人引導開寶後天竺僧持梵夾來獻者不絕太平興國七年益州僧光遠至自天竺以其王表來上帝令天竺僧施護譯之施護者烏塡曩國人其國屬北印度西行十二日至乾陀羅國又卌二日至誐惹曩國又西行至波斯國得西海自北印度南行百二十日至中印度中印度

西行三程至呵囉尾國又十二日至末曩囉國又十二日至鉢賴野迦國又六十日至迦囉拏俱惹國又二十日至摩囉尾國又二十日至烏然泥國又二十五日至囉囉國又四十日至蘇囉茶國又十一日至西海自中印度行六月至南印度又行九十日至供迦拏國又西行一月至海自南印度南行六月得南海皆施護所述三八年僧法遇自天竺取經回上優詔召之後將復至天竺表乞所經諸國敕書遂賜三佛齊王葛古羅王芒柯蘭王及西天王子書以遣之

天竺漢書別作天篤今稱印度身毒卽印度轉音焉耆龜茲于闐見漢唐諸史割祿卽唐書跋祿迦今拜城縣地布路沙大唐西域記作布路沙布邏爲乾陀羅國都今札拉拉巴得

城加溼彌羅見唐書卽今克什米爾烏塡曩卽佛國記烏萇西域記作烏仗那在克什米爾西鉢賴野迦西域記作鉢羅耶伽今西北部阿拉哈巴城呵囉尾卽佛國記伽毗羅衞在烏德國東百里摩囉尾佛國記作波羅捺西域記作婆羅痆斯今班拏勒斯城末曩囉卽佛國記毗舍羅西域記作吠舍離今摩蘇佛曹爾城迦囉拏俱惹卽西域記曷羅闍姞利泗佛國記稱王舍城今名巴哈爾供迦拏卽西域記恭建那補羅在尼泰國南今稱模德噶耳餘未詳至僧法遇之復往天竺乃由海道故經三佛齊等國葛古羅卽緬甸南境之祕古部圖作擺古或作白古又作祕辜在伊拉瓦諦江入海處芒柯蘭卽孟加剌榜葛剌轉音爲東印度總名西天者中印度

也

于闐國自漢至唐皆入貢中國嗣中絕晉天福中遣使來貢高祖冊封于闐國王去京師九千九百里西南抵慈嶺東接吐蕃西北至疏勒國城東有白玉河西有綠玉河次西有烏玉河乾德二年沙門道圓自西域還經于闐與其朝貢使同至後常來貢訖於宣和不絕

于闐爲西域古國詳載各史今爲和闐直隸州地證以魏書白玉河卽首拔河綠玉河卽樹枝河一名計式河烏玉河卽達利河首拔樹枝二河今稱玉龍哈什河達利河今稱喀喇哈什河惟白玉綠玉二河均當在城東此稍誤

高昌國漢車師前王地有高昌城取其地勢高敞人民昌盛以爲名爲後魏時始有王唐初侯君集平之以其地爲西州安史之亂其地陷沒乃復立國主者爲回鶻種故亦稱西州回鶻建隆三年來貢方物乾德及太平興國間並來獻太宗遣供奉官王延德殿前承旨白勛使高昌雍熙元年延德等還敘其行程云初自夏州歷玉亭鎮次歷黃羊平其地平產黃羊渡沙磧無水行人皆載水凡二日至都囉囉族漢使過者遺以財貨謂之打當次茅女喝子族族臨黃河以羊皮爲囊吹氣實之浮於水或以橐駝牽木栰而渡次茅女王子開道族行入六窠沙沙深三尺馬不能行行者皆乘橐駝不育五穀沙中生草名登相收之以食次樓子山無居人行沙磧中以日爲占旦則背日暮則向日夕行望月亦如之次臥梁勃特族地有都督山唐回鶻之

地次大蟲太子族族接契丹界人衣尚錦繡器用金銀馬乳釀酒飲之亦醉次屋地因族蓋達于于越王之子次至達于于越王子族次歷拽利王子族有合羅川唐回鶻公主所居之地城基尚在有湯泉池次阿墩族經馬駿山望鄉嶺嶺上石龕有李陵題字處次歷格囉美源西方百川所會極望無際鷗鷺鳧雁之類甚衆次託邊城亦名李僕射城城中首領號通天大王次小石川次伊州州將陳氏其先自唐開元二年領州凡數十世唐時詔敕尚在地有野蠶生苦參上可爲絲帛有羊尾大而不能走尾重者三斤小者一斤肉如熊白而甚美又有礪石剖之得寶鐵謂之喫鐵石又生胡桐樹經雨卽生胡桐律按當作瀝一作淚可入藥次益都次納職城城在大患鬼魅磧之東南望玉門關甚近

地無水草載糧以行凡三日至鬼谷口避風驛用本國法設祭出詔神禦風風乃息凡八日至澤田寺高昌聞使至遣人來迎次寶莊又歷六種乃至高昌高昌卽西州也其地南距于闐西南距大食波斯西距西天步路涉雪山慈嶺皆數千里地無雨雪而極熱每盛暑居人穿地爲穴以處飛鳥羣萃河濱或起飛卽爲日氣所爍墜而傷翼屋室覆以白堊雨及五寸卽廬舍多壞有水源出金嶺導之周圍國城以溉田圃作水磑地產五穀惟無蕎麥貴人食馬餘食羊及鬼雁出貂鼠白氎繡文花蕊布俗好騎射婦人戴油帽謂之蘇幕遮用開元七年曆以三月九日爲寒食餘二社冬至亦然以銀或瑜石爲筒貯水激以射或以水交潑爲戲謂之壓陽氣以去病好游賞行者必抱樂器佛

寺五十餘區皆唐朝所賜額寺中有大藏經唐韻玉篇經音等居民春月多羣聚遨樂於其間游者馬上持弓矢射諸物謂之禳災有敕書樓藏唐太宗明皇御札詔敕緘鎖甚謹復有摩尼寺波斯僧各持其法佛經所謂外道者也所統南北突厥天眾熨小眾熨樣磨割祿點戛司末蠻格哆族預龍族之名甚眾國中無貧民絕食者其賑之人多壽考率百餘歲絕無夭死時四月師子王避暑於北廷以其舅阿多于越守國先遣人致意於延德曰我王舅也使者拜我乎延德曰持朝命而來禮不當拜復問曰見王拜乎延德曰亦不當拜阿多于越復數日始相見然其禮頗恭師子王邀延德至其北廷歷交河州凡六日至金嶺口寶貨所出又二日至漢家砦又五日上金嶺過嶺即多雨

雪嶺上有龍堂刻石記云小雪山也嶺上有積雪行人皆服毛罽度嶺一日至北廷憩高臺寺其王烹羊馬以具膳尤豐潔地多馬王及王后太子各養馬放牧平川中彌亘百餘里以毛色分別為羣莫知其數北廷川長廣數千里鷹鷂鵰鶻之所生多美草不生花砂鼠大如鷃鷯禽捕食之其王遣人來言擇日以見使者願無訝其淹久至七日見其王及王子侍者皆東向拜受賜旁有持磬者擊以節拜王聞磬聲乃拜既而王之兒女親屬皆出羅拜以受賜遂張樂宴飲至暮明日汎舟池中池四面作鼓樂又明日遊佛寺曰應運大寧之寺貞觀十四年造北廷北山中出硇砂山中嘗有煙氣湧起無雲霧至夕光燄若火照見禽獸皆赤采者著木底鞵取之皮者即焦下有穴生青泥出穴外即變為砂石土人取以治皮城中多樓臺卉木人白皙端正性工巧善冶金銀銅鐵為器及攻玉善馬直絹一匹其駑馬充食纔直一丈貧者皆食肉西抵安西即唐之西境七月令延德先還其國其王九月始至亦聞有契丹使來謂其王云高昌本漢土漢使來覘視封域將有異圖王當察之延德偵知其語因謂王曰契丹素不順中國今乃反間我欲殺之王固勸乃止自六年五月離京師七年四月至高昌所歷以詔賜諸國君長襲衣金帶繒帛八年春與其謝恩使凡百餘人復循舊路而還雍熙元年四月至京師景德元年又來貢

高昌見魏周隋唐四史今土魯番地宋時已為回鶻所據所稱西州回鶻即此非別有高昌國也詳遼史附攷高昌條夏州在榆林府懷遠縣西河套

南鄂爾多斯右前旗境玉亭鎮黃羊平及都囉囉茅女喝等族均在套中第不能確指何地渡黃河處當在套北六窠沙樓子山均當在吳喇特旗轄境此路由北而西蓋與今歸化城至巴里坤同道都督山當即固爾班賽哈特山故東接契丹邊界卧梁刻特大蟲太子等族均在唐末沙陀部境合羅川當即圖古爾克河此處雖有城寨然謂唐回鶻公主所居則傳聞之誤攷唐公主所居在漠北塔米爾河濱不在此也格囉美源為西方百川所會必巴里坤湖無疑託邊城當在巴里坤地小石川疑即昭莫多河伊州今哈密益都納職二城據唐地理志伊州所屬有伊吾懷遠納職三縣益都為懷遠改名當即今阿斯塔克城納職當即今託和齊城大患鬼

魅磧鬼谷口避風驛均在今胡桐窩台西攷西疆雜述詩注自胡桐窩經十二閣房至七克騰木名風戈壁明史稱黑風川今改道出北山之麓遂無此患寶莊當即闊展城有水出金嶺周圍國城即今土魯番河城西二十里雅爾湖濱爲漢交河城即此傳交河州金嶺今稱博克達山漢家砦當即今達版城惟今由土魯番至迪化州驛道經達版城即下嶺西北行若唐宋以來之北廷則在今阜康縣東庫爾圖河地見大典圖攷證若由今驛路往迂繞太甚故至漢家砦後便向南直上博克達山山極高故常有積雪山頂有大湖東西廣數里南北長二十里龍堂蓋祀湖神處庫爾圖河即在山北故度嶺一日可至北廷川今稱葦湖凡博克達山北流諸水均入此

湖故汎濫甚廣師子王者以獅爲百獸之雄番族酋長多以自比史載諸番貢表每云某部王阿爾厮蘭阿爾厮蘭譯即師子蓋不獨高昌爲然也

回鶻本匈奴別裔在天德西北娑陵水上後魏號鐵勒唐初號特勒後稱回紇會昌中其國衰亂其相駁職擁外甥龐勒奔安西龐勒自稱可汗居甘沙西州無復昔時之盛矣歷梁至周皆遣使朝貢先是唐以公主下嫁故回鶻稱中朝爲舅中朝苦詔亦曰外甥五代因之建隆以後常來貢初回鶻西奔族種散處故甘州有可汗王西州有克韓王新復州有黑韓王皆其後也

回鶻事詳唐書天德軍在河套北吳喇特旗境娑陵水在漠北賽音諾顏部今稱塔米爾河安西州在嘉峪關外甘州今甘肅府名西州今新疆土魯番沙州見後可汗者外國君稱克韓黑韓皆可汗轉音當時不知此義强爲分析且下加王字尤誤

大食國本波斯別種隋大業中自立爲王據有波斯謂之白衣大食後又易爲黑衣大食乾德四年賜書招之開寶元年遣使朝貢自後屢獻方物至紹興以後不絕

大食詳見唐書其本部即今阿剌伯當其盛時奄有亞西全境自唐中葉大厚色法里色蠻尼蒲牙狄諸朝迭起報達哈里發僅擁虛位而已入宋以後衰亂尤甚開司尼朝塞爾柱克朝貨勒自彌朝接踵而興迨寧宗嘉定十六年元太祖平西域報達尚以一隅自存越三十五年旭烈兀滅報達大食

始亡計謨罕默特開國至此凡六百三十六年宋史爲元人所修並不攷其本末疏略甚矣

層檀國在南海傍城距海二十里熙寧四年入貢由海道經勿巡古林三佛齊國乃至廣州

層檀國未詳惟入貢之道須經三佛齊則其國當在緬甸西境所謂南海者印度洋也古林即前古邏古羅之轉音勿巡無攷

龜茲本回鶻別種國主自稱師子王自天聖至景祐入貢者五

龜茲本漢魏以來舊國至宋已爲回鶻所據曰回鶻別種者蓋西州回鶻之附庸也

沙州本漢敦煌郡地唐天寶末陷於西戎大中五年張義潮以

州歸順詔建爲歸義軍朱梁時張氏之後絕州人推曹義金爲帥卒子元忠嗣建隆三年由節度使進中書令後常來貢

沙州故城在今甘肅安西州敦煌縣西稍南有黨河發源南山經其城東古時玉門陽關均在其西境

拂菻國東南至滅力沙北至海皆四十程西至海三十程東自西大食及于闐回紇青唐乃抵中國歷代未嘗朝貢元豐四年始遣大首領來獻方物

拂菻始見唐書卽東羅馬都於孔士旦丁滅力沙在小亞細亞西境希臘志作弗呂家北至海爲黑海西至海爲阿得力阿海惟所云四十程三十程必來使誇誕之詞不足爲據且唐書載其國貢使屢至云歷代未嘗朝貢亦殊失攷

流求國在泉州東有海島曰彭湖煙火相望其國塹柵三重環以流水植棘爲藩無他奇貨商賈不通旁有毗舍邪國語言不通淳熙間國酋嘗至泉州村莊殺掠而去

此流求入史之始但略紀梗概至明時通貢乃得其詳彭湖與其國相距甚遠云煙火相望殊爲失實毗舍邪國今臺灣

定安國本馬韓之種爲契丹所攻破其酋帥糾合餘衆保於西鄙建國改元自稱定安開寶三年及太平興國間兩因女眞遣使入貢端拱淳化時又因女眞使表貢後不復至

馬韓故地在今朝鮮南全羅道境定安國名不見朝鮮史志所云西鄙不知何地然攷其貢表有高麗舊壤渤海遺黎保據方隅涉歷星紀又扶餘府昨背契丹並歸本國等語以形勢度之知其立國當在鴨綠江北奉天柳條邊東一帶故太宗欲其助討契丹也

渤海國本高麗別種唐萬歲通天中契丹攻陷營州高麗別種大祚榮走保遼東睿宗以爲急汗州都督封渤海郡王因自稱渤海國併有扶餘肅愼等十餘部歷唐梁後唐朝貢不絕後扶餘爲契丹所取遂隔絕不通太平興國四年太宗平晉陽移兵幽州其酋帥大欒河等來朝因賜其王詔命助討契丹

渤海立國詳見唐書新舊五代史除紀朝貢外無甚事實惟遼史太祖紀載天顯元年（後唐明宗天成元年）正月拔渤海扶餘城又圍忽汗城其主大諲譔降嗣又下安邊鄚頡南海定理長嶺等府似渤海已亡於後唐時然攷通鑑及冊府元龜知大諲

譔雖被俘其弟尙於是年冬襲攻扶餘又遼聖宗紀亦載十四年渤海侵鐵驪二十一年渤海來貢事又後唐長興淸泰間亦有使命往來蓋渤海土宇爲遼佔者固多其未被佔尙有東平安遠等六府大約國東北境猶能保守別自立王至宋尙存故宋史仍爲立傳迨後國滅究在何時已不可攷以地爲遼隔中國無從悉其情形耳

日本舊倭奴國也自以爲國近日出故以爲名其地東西南北各數千里西南至海東北隅隔以大山山外卽毛人國自後漢始朝貢歷魏晉宋隋皆來貢唐屢遣使入朝雍熙元年遣僧奢然獻方物並本國職員令王年代紀各一卷奢然善隸書不通華言問其風土但書以對云國王以王爲姓傳襲至今六十四

世前二十三世皆稱尊以後皆稱天皇畿內凡五州五十三郡東海道十四州百十六郡東山道八州百二十二郡北六道七州三十郡山陰道八州五十二郡小陽道八州六十九郡南海道六州四十八郡西海道九州九十三郡又有壹伎對馬多褥三島

宋時日本據倉爲然所述與今大略相同毛人國卽北海道地但隔以海不獨隔山而已壹伎今曰壹岐多褥今曰多勢党項古析支地漢西戎之別種後周時始强盛唐初內附元和後頗侵盜五代亦常入貢太祖建隆二年授十六府首領屈遇爲歸德將軍自後屢朝貢淳化中屢敗契丹又擊李繼遷敗之

党項羌始見隋書言其地東與臨洮西平相接爲今松潘徼外諸土司境宋時部衆散處內地所謂十六府者今甘肅省黃河迤南諸府州縣皆是

吐蕃本漢西羌地其種落莫知所出或云南涼禿髮利鹿孤之後子孫以禿髮爲國號語訛謂之吐蕃唐貞觀後常朝貢因安史之亂遂陷河西隴右之地唐末漸衰弱種族分散大者數千家小者百十家無復統一矣自儀渭涇原環慶鎮戎秦州暨于靈夏皆有之各有首領內屬者謂之熟戶餘謂之生戶涼州雖爲所隔其置牧守或請命於朝然自漢民陷沒外其餘皆吐蕃也建隆後諸族來貢有西涼六谷都首領潘羅支者願助討李繼遷至道六年繼遷入西涼殺知州羅支與諸族合擊大敗之繼遷中流矢走死

唃厮囉者緒出贊普之後河州人謂佛曰唃謂兒子曰厮囉貌秀偉種人尊立之其衆寖强居宗哥城更徙邈川有勝兵六七萬與趙德明抗希朝廷恩命大中祥符八年入貢宗哥東南至永寧九百十五里東北至西涼五百里西北至甘州五百里東至蘭州三百里南至河州四百十五里又東至龕谷五百五十里西南至青海四百里東至新渭州千八百九十里九年唃厮囉求內屬授愛州團練使徙居青唐景祐中進保順軍節度使元昊來侵兵臨河湟唃厮囉知不敵壁鄯州不出隱探虛實元昊已渡河插幟志其淺處厮囉使人潛移深處及戰元昊潰歸溺死八九又數以奇計破之後遂不敢犯其境及元昊取西涼部衆多歸厮囉又得回紇種人數萬厮囉居鄯州西有臨谷城通青海高昌諸國商人皆來貿易以致富强寶元七年奉詔出兵禦西涼以有備而還嘉祐三年部族有叛歸諒祚者諒祚乘之來攻厮囉戰敗之治平二年死三子董氊嗣董氊母喬氏有色爲唃厮囉三妻居歷精城所部可六七萬人號令嚴明人憚服之董氊少時擇酋長子年相若者與之游服食如一以此能附其衆董氊九歲父爲請於朝命爲會州刺史其二妻李氏生子瞎氊磨氊角磨氊角居宗哥撫有其衆補思州團練卒子瞎撒欺丁立嘉祐三年命爲順州刺史瞎氊居龕谷授澄州團練使先卒子木征居河州母弟瞎吳叱歸銀川厮囉地既分董氊最强獨有河北之地熙寧三年夏人寇環慶董氊乘虛入其境大克獲賜璽書奬激後夏人欲與通好氊拒絕之遣使來告帝

稱其盡心守圉蓋知邈川事力固不足與夏人抗但欲解散其謀使不與結和而已故終不能有大功氊本養子阿里骨嗣阿里骨卒子瞎征嗣又瞎氊子木征賜姓名趙思忠居河州後以洮河二州來降

吐蕃卽今西藏一名土伯特攷蒙古源流土伯特國爲額勒特珂克之分支初額勒特珂克王爲鄰國所敗棄其本國東走雪山至雅爾隆贊塘遂爲雅爾隆氏至其季子衆推爲汗云云額勒特珂克國卽今英屬印度西北部阿拉哈巴城是吐蕃王族出於印度明甚或謂禿髮利鹿孤後乃附會不經之談此傳所載非吐蕃本國事不過散居內地諸部長所述而已列之外國傳殊屬不倫儀渭今鞏昌府地涇原卽涇州

固原州環慶卽環縣慶陽鎮戎堡在固原州境秦州今仍爲州靈夏卽靈州寧夏宗哥城核其地望當在大通河與湟河相會處邈川當在碾伯縣地永寧在秦州北蘭州今甘肅省城河州在蘭州西南龕谷乃龕山之谷在金縣南鄯州卽青唐今西寧府臨谷歷精二城未詳銀川在河州西洮州在鞏昌府西

餘杭章箴同校
蕭山郁九齡